走向世界丛书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钟叔河主编

FROM EAST TO WEST

岳麓书社出版

471305

2 030 8946 0

走向世界丛书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钟叔河 杨 坚 整理

钟叔河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

伦敦与巴黎日记

郭 嵩 焘

责任编辑：杨向群

岳 麓 书 社 出 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70,000　印张：38.375

统一书号：11285·31

郭嵩焘（1818—1891）

郭嵩焘铜版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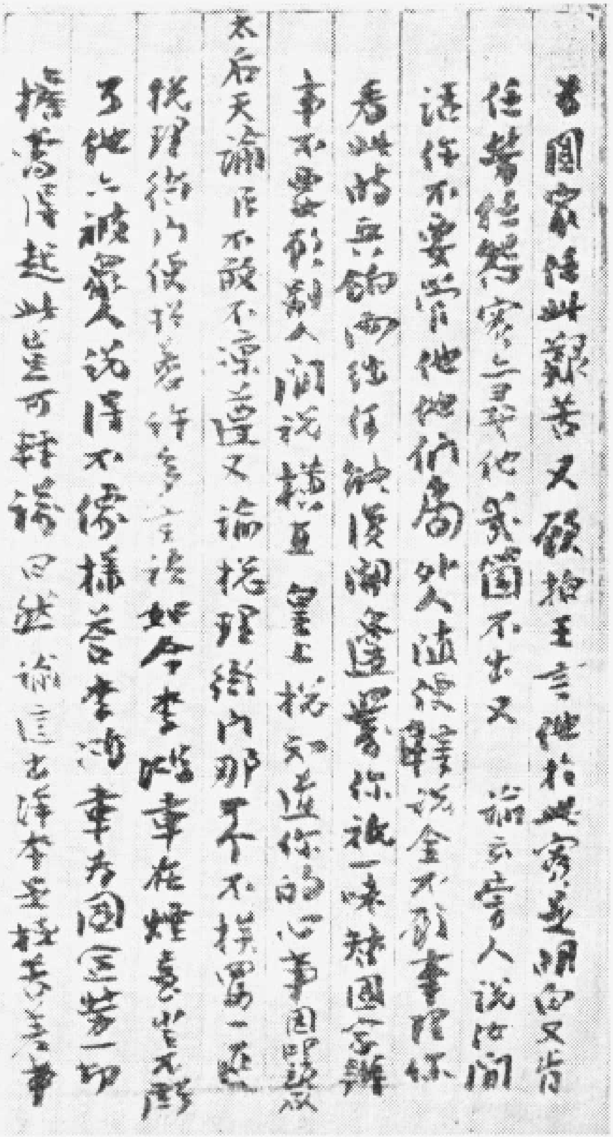
《玉池老人自述》卷首木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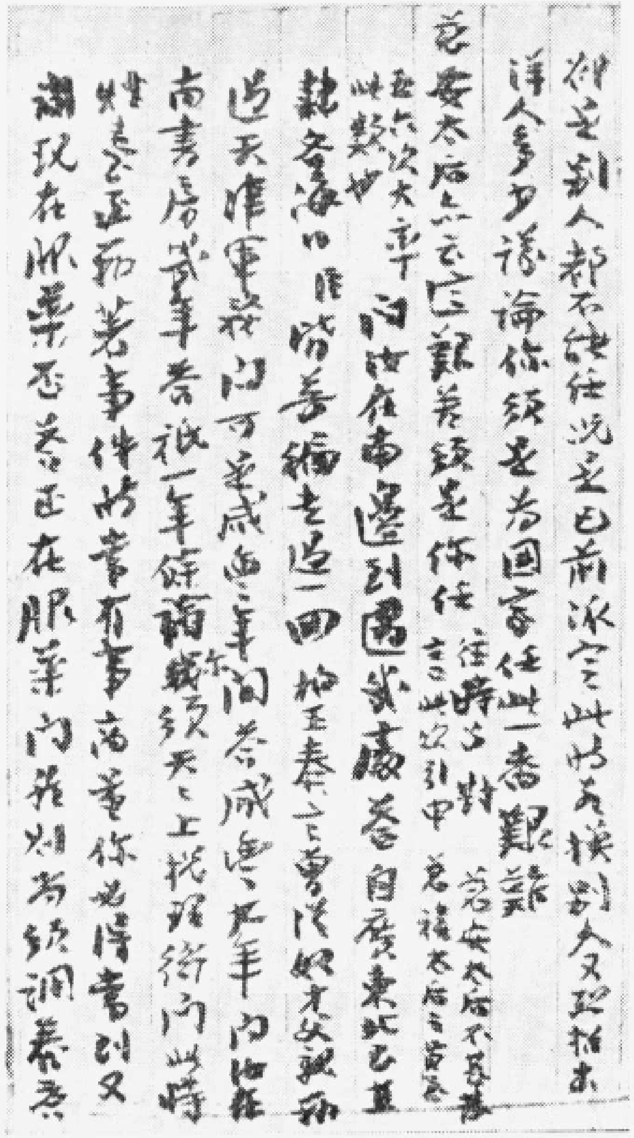
Madame Kwoh (wife of 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 in London) 〔郭夫人（中国第一任驻伦敦公使的妻子）〕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像（十九世纪的铜版画）

伦敦蜡人馆之莎士比亚像

日记中光绪三年七月初三、四年九月初一、四年十二月廿六等日有关于莎氏之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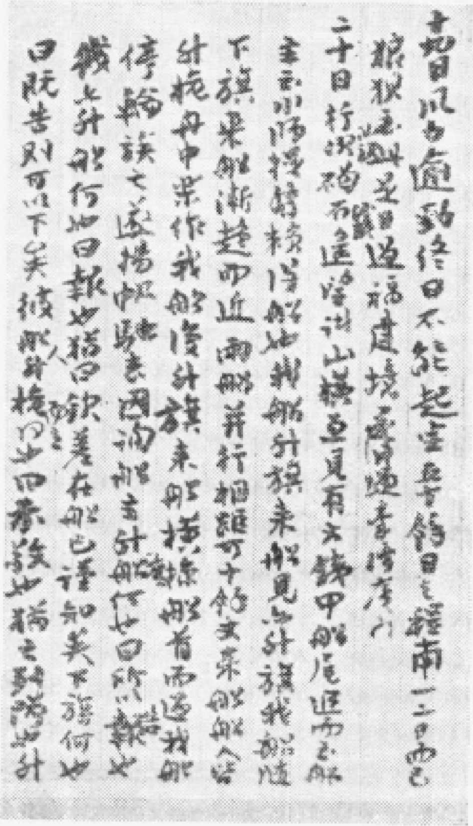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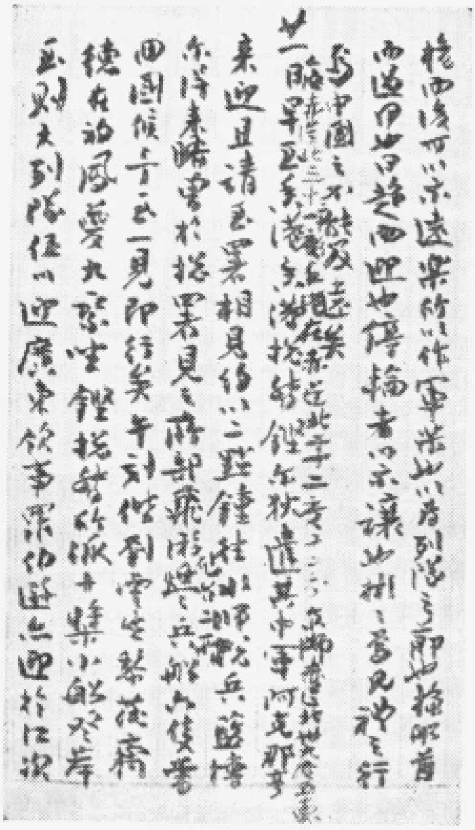
出使前请训时慈禧太后与郭氏之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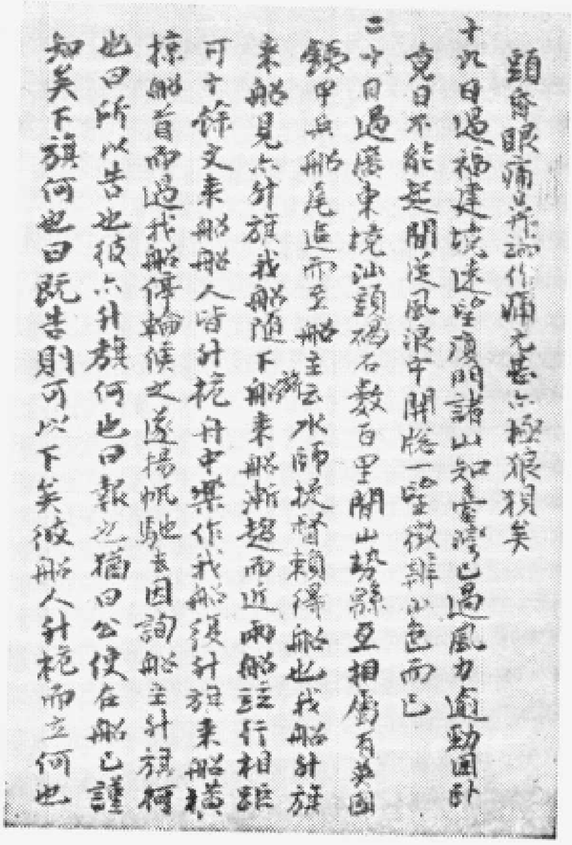
……「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往时召对，慈安太后不甚发言，此次引申慈禧太后之旨至五六次，大率此类也。）……

（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

日记手稿二十日最后一句为：「中国之不能及，远矣！」《使西纪程》手稿改为：「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







二十日過廣東境舳艫碣石數百里間山勢綿互相
屬有英國鐵甲兵船尾追而至船主云水師提督
賴得船也我船升旗來船見亦升旗我船隨下旗
來船漸趨而近兩船並行相距可十餘丈來船船
人皆升桅舟中樂作我船復升旗來船橫掠船首
而過我船停輪候之遂揚帆駛去因詢船主升旗
何也曰所以告也彼亦升旗何也曰報也猶曰公
使在船已謹知矣下旗何也曰既告則可以下矣
彼船人升桅而立何也曰示敬也猶之列隊也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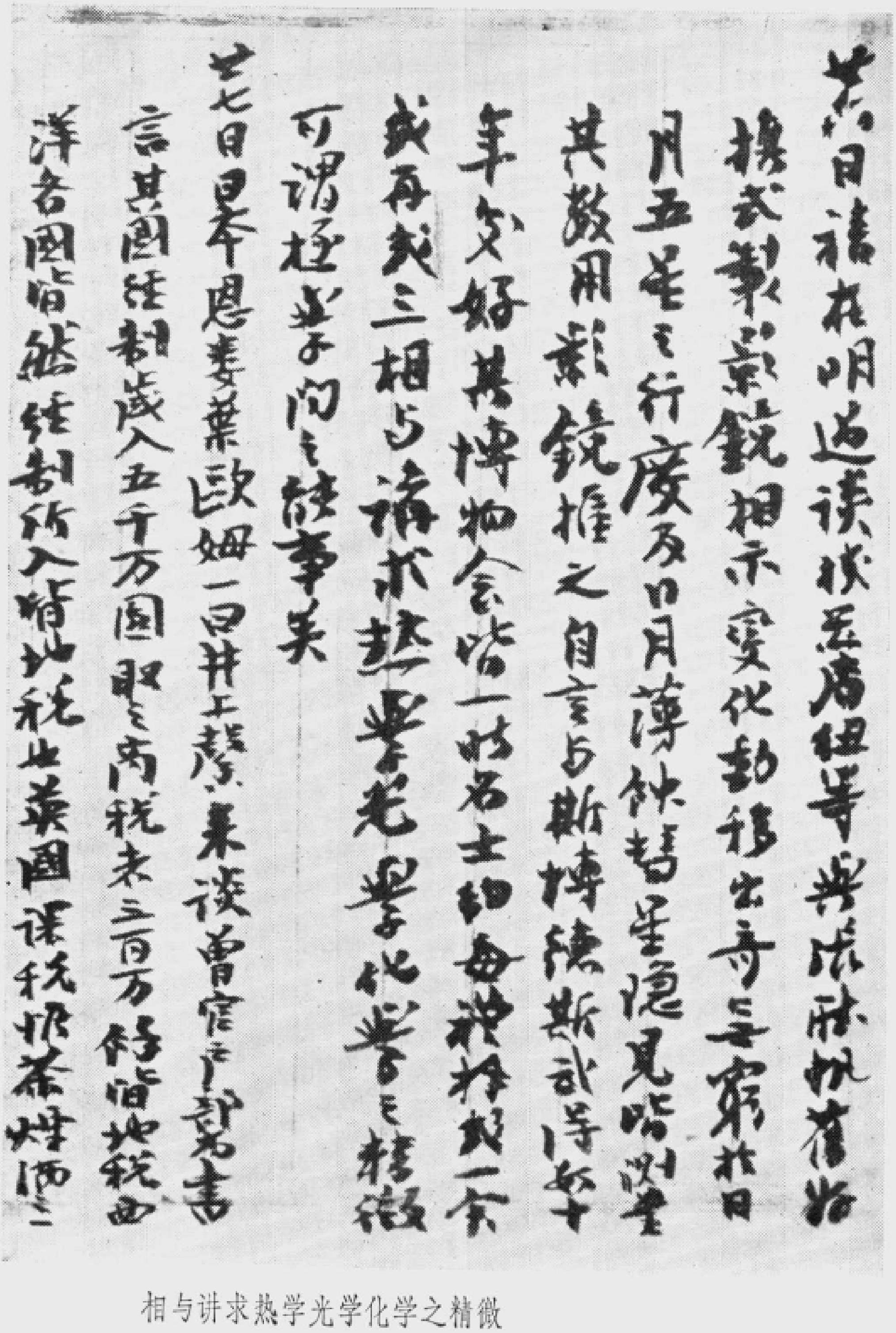
使西紀程 卷上 二

桅而後可以示遠樂所以作軍樂也以爲列隊之
節也掠船首而過何也曰趨而迎也停輪者以示
讓也彬彬然見禮讓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強之基
之非苟然也
二十一日至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觀上
海近九度有奇而炎燠逈異皆改著薄絺衣英國
水師總兵藍博爾得來晤晉至總署一見所部飛
游營兵船富國留候予至即行矣香港總督鏗
爾狄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以四人輿來迎偕劉副

使西紀程

使西紀程

左页上为郭氏光绪二年十月出国途中三天日记手稿。左页下为郭氏本人根据日记整理而成的《使西纪程》手稿。本页为《使西纪程》刻本书影。请注意三者文字的不同。《使西纪程》手稿「山势绵亘相属」，刻本误作「绵互相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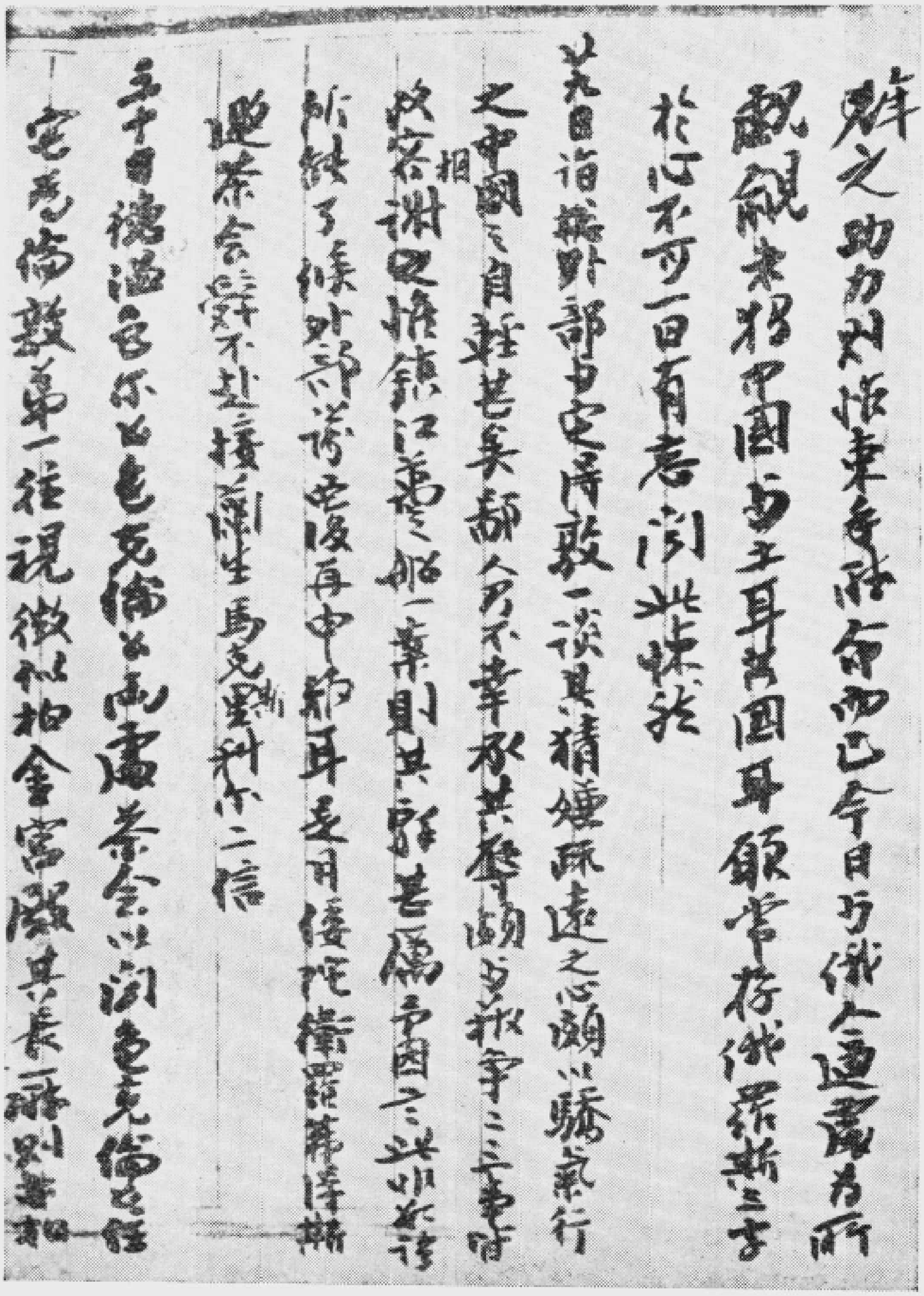

廿六日禧在明过谈状元居纽等与歇赉林
换式制气镜相示变化动移出奇无穷於日
月五星之行度及日月薄蚀彗星隐见皆以星
其数用气镜推之自言与斯博德斯武等八九十
年交好其博物会皆一时名士轮班择期一会
或再或三相与讲求热学光学化学之精微
可谓极学问之能事矣
廿七日日本恩娄叶欧姆一日井上馨来谈曾官户部尚书
言其国经制岁入五千万圆取之内税者三百万余皆地税西
洋各国皆然经制所入惟地税也英国课税取茶烟酒三

相与讲求热学光学化学之精微

（光绪三年二月廿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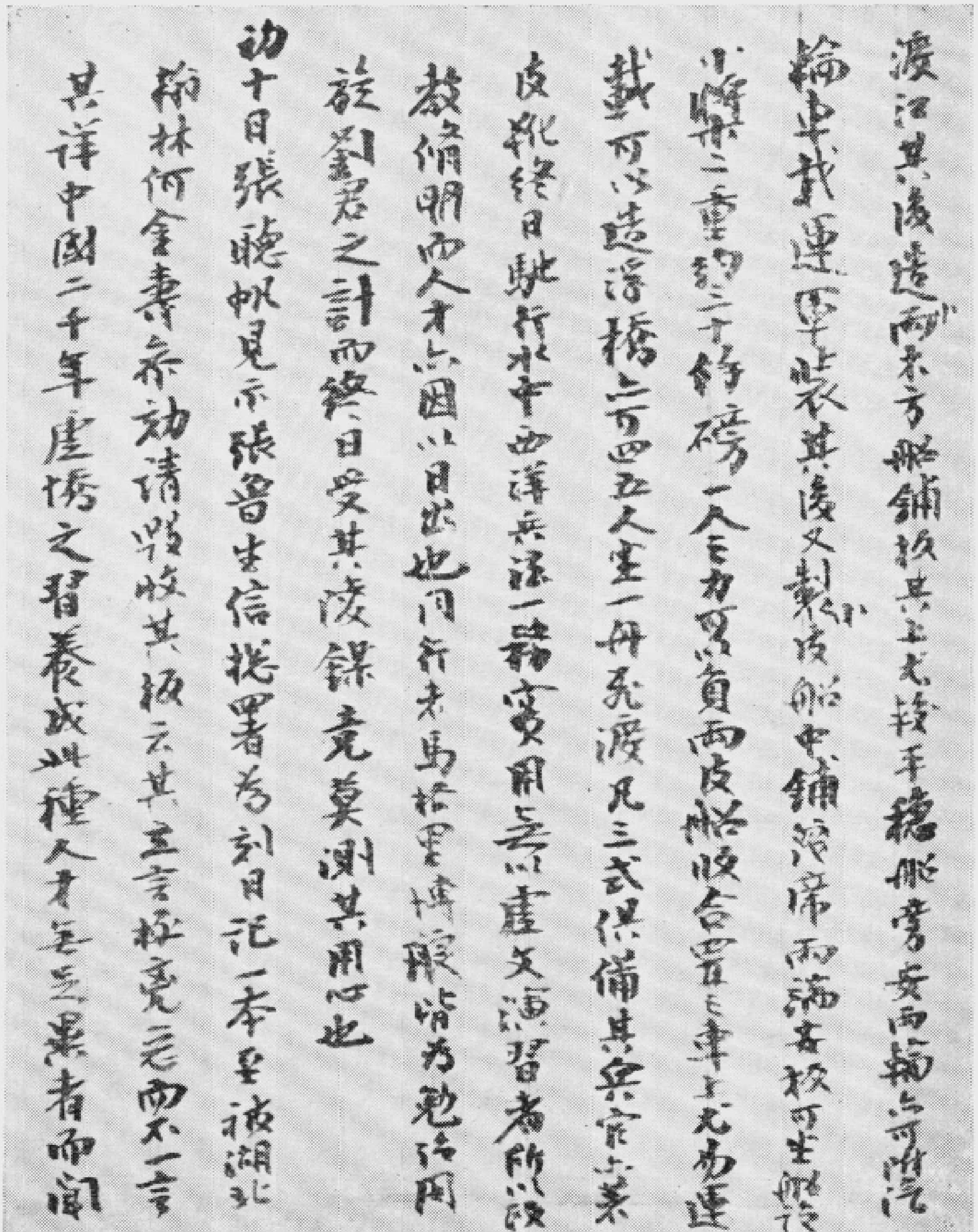
日本恩娄叶欧姆一日井上馨来谈

（光绪三年二月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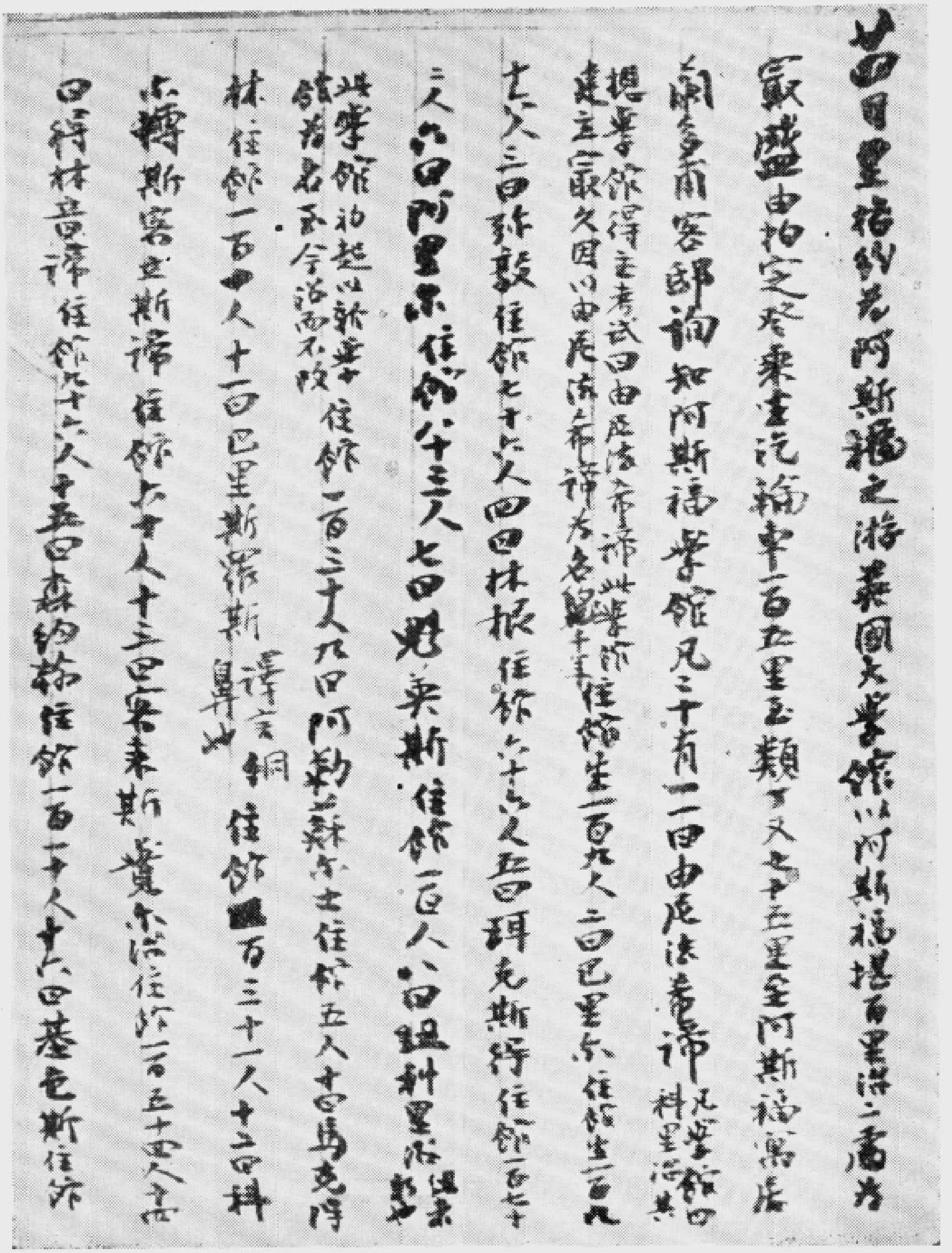
“诣外部与定得敦一谈。其猜嫌疏远之心，颇以骄气行之。中国之自轻甚矣，鄙人乃不幸承其辱。颇与辨争二三事，皆改容相谢。……”

（光绪三年五月廿九日）


渡江其後遂斷來方船鋪板其上无棱手穩非常安而輪亦可附汽
輪車載運軍裝其後又製小皮船中鋪氈席而編木板可坐臥
小帳棚二重約二十餘磅一人之力可以負而皮船收合置之車上亦易運
載可以造浮橋每六四五人坐一舟亦渡凡三式俱備其兵官亦兼
皮船終日馳行水中西洋兵法一轉變用之盡其演習者所以致
教備明而人才亦因以日出也同行者馬格里博郎皆為艷徐閑
談劉君之計而終日受其陵侮竟莫測其用心也
初十日張聽帆見示張魯生信總署為刻日記一本至被湖北
翰林何金壽參劾請毀收其板云其立言極凶惡而不一言
其詳中國二千年虛憍之習養成此種人才無足異者而聞

"……总署为刻日记一本，至被湖北翰林何金寿参劾，请毁收其板。云其立言极凶恶，而不一言其详。中国二千年虚骄之习，养成此种人才，无足异者。……"

（光绪三年七月初十日）



應里格約為阿斯福之游。英國大學館以阿斯福、堪布里治二處為

最盛。由柏定登乘汽輪車一百五里至類丁，又七十五里至阿斯福。寓居

蘭多爾客邸。詢知阿斯福學館凡二十有一。一曰由尼法希諦，凡學館四科里治其

總學館，得主考試。曰由尼法希諦，此學館建立最久，因以由尼法希諦為名，館士等住館生一百九人。二曰巴里爾，住館生一百九

十六人。三曰邪穀，住館七十六人。四曰林根，住館六十六人。五曰瑪克斯得，住館一百七十

二人。六曰阿里爾，住館八十三人。七曰鬼奧斯，住館一百人。八曰鹽科里治保來歇，

此學館初起以新學館為名，而今治而不改，住館一百三十人。九曰阿勒蘇爾士，住館五人。十曰馬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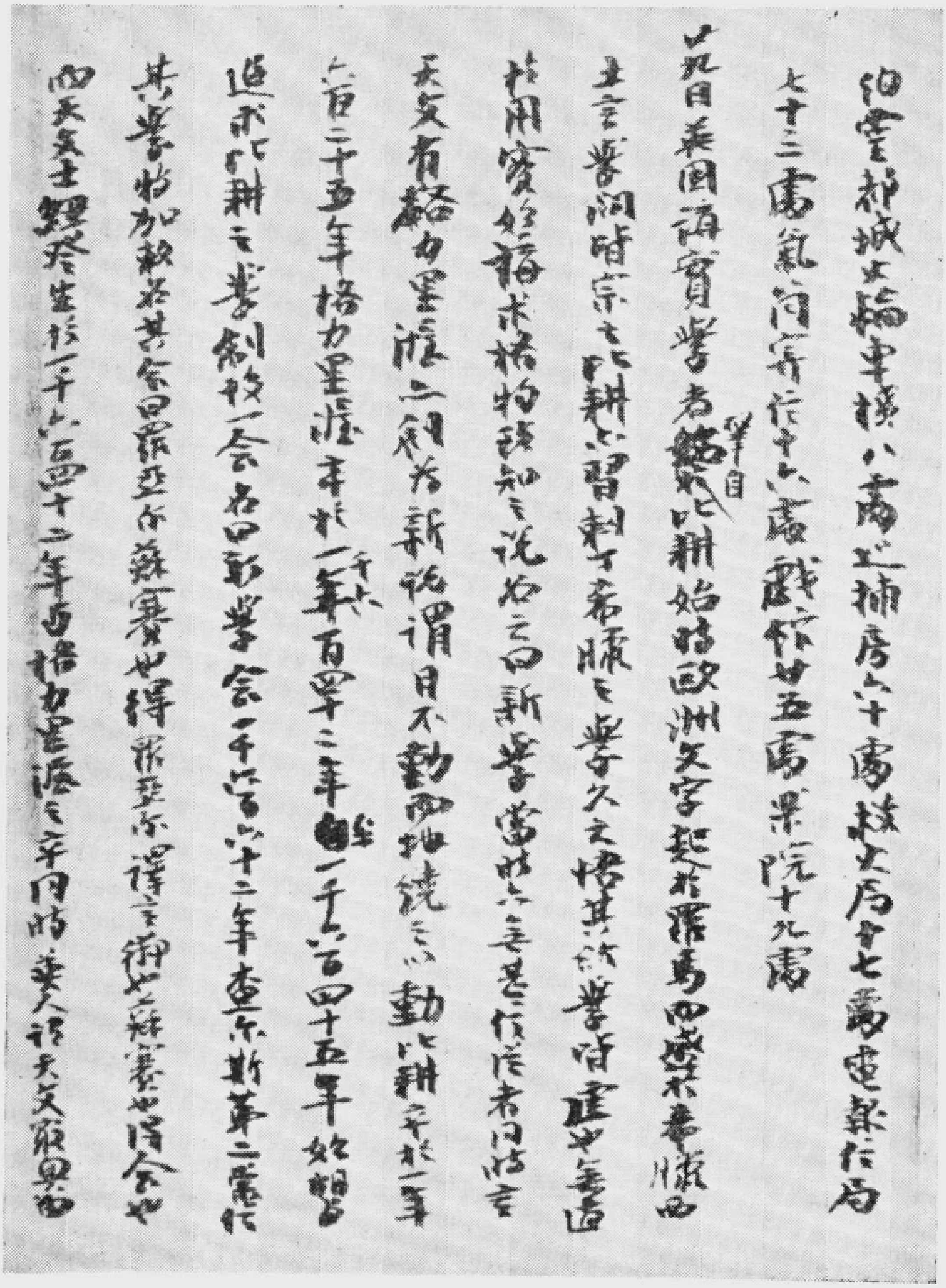
林，住館一百四十八人。十一曰巴里斯諾斯，譯言銅鼻也，住館[illegible]百三十一人。十二曰科

來轉斯客立斯諦，住館六十四人。十三曰寫來斯覺爾治，住館一百五十四人。十

四曰得林音諦，住館九十六人。十五曰森約翰，住館一百一十人。十六曰基督斯，住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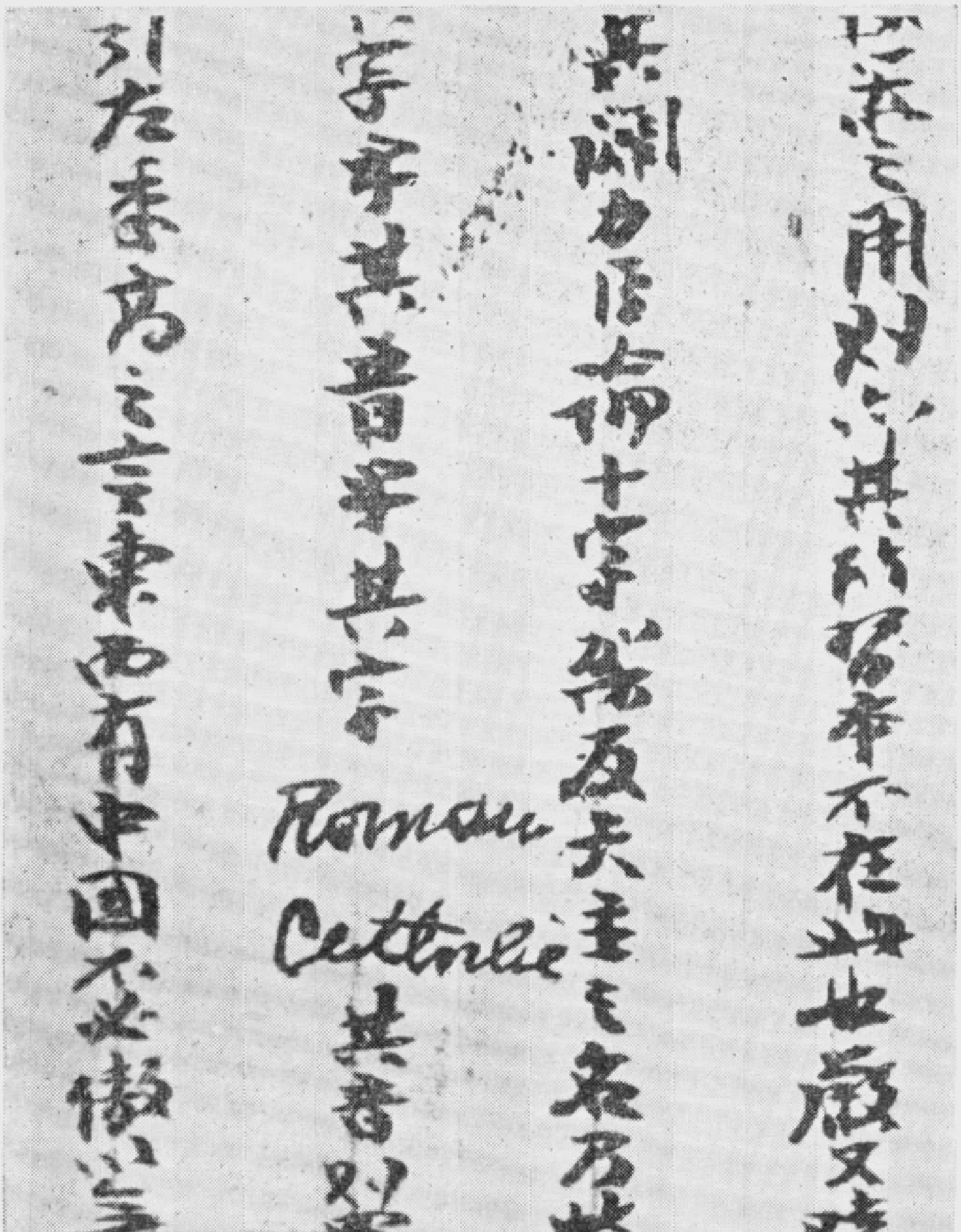
应里格（理雅各）邀请访问阿斯福（牛津）大学

（光绪三年十月廿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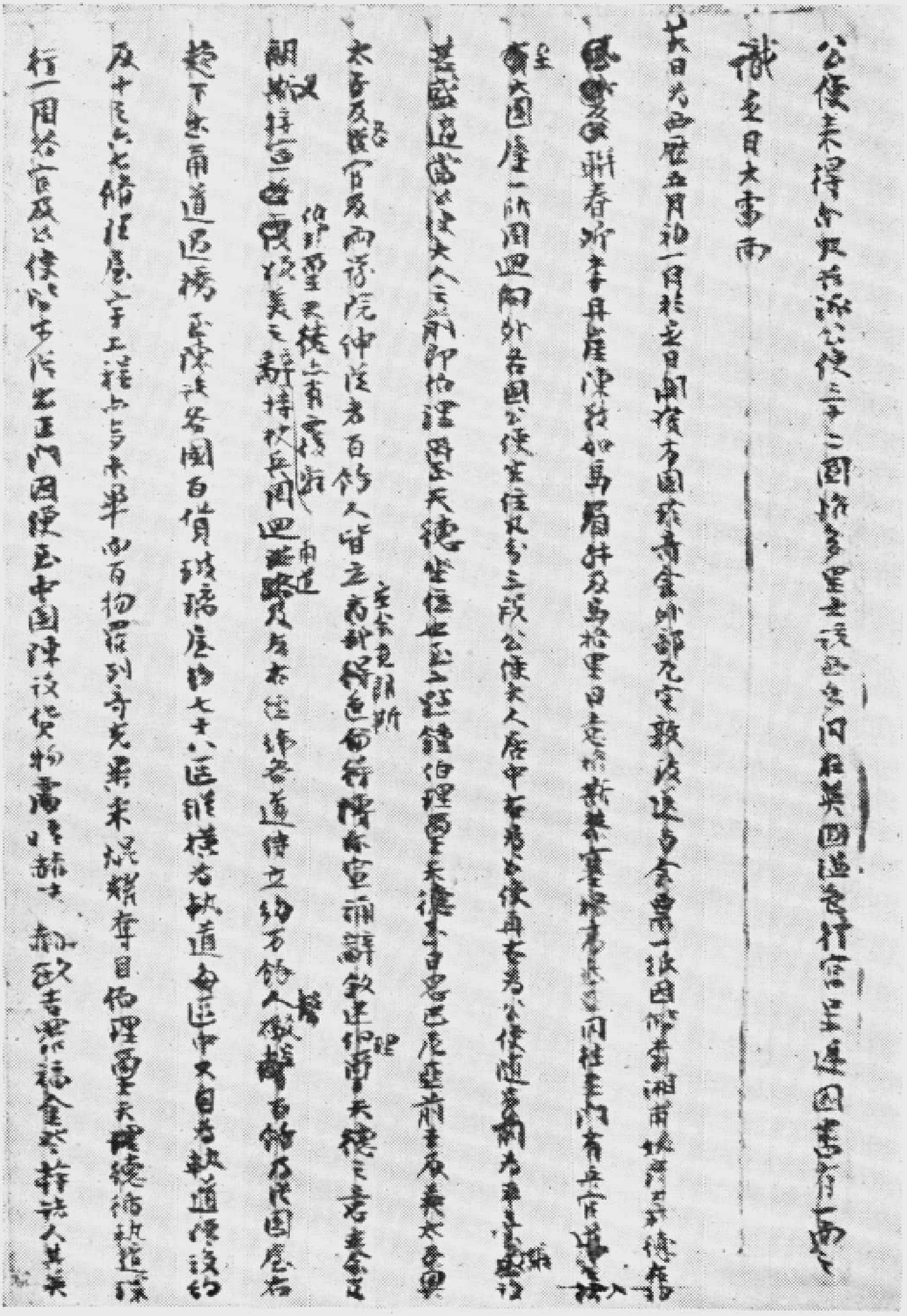


述英国实学（科学）肇自比耕（培根）而发扬光大于纽登（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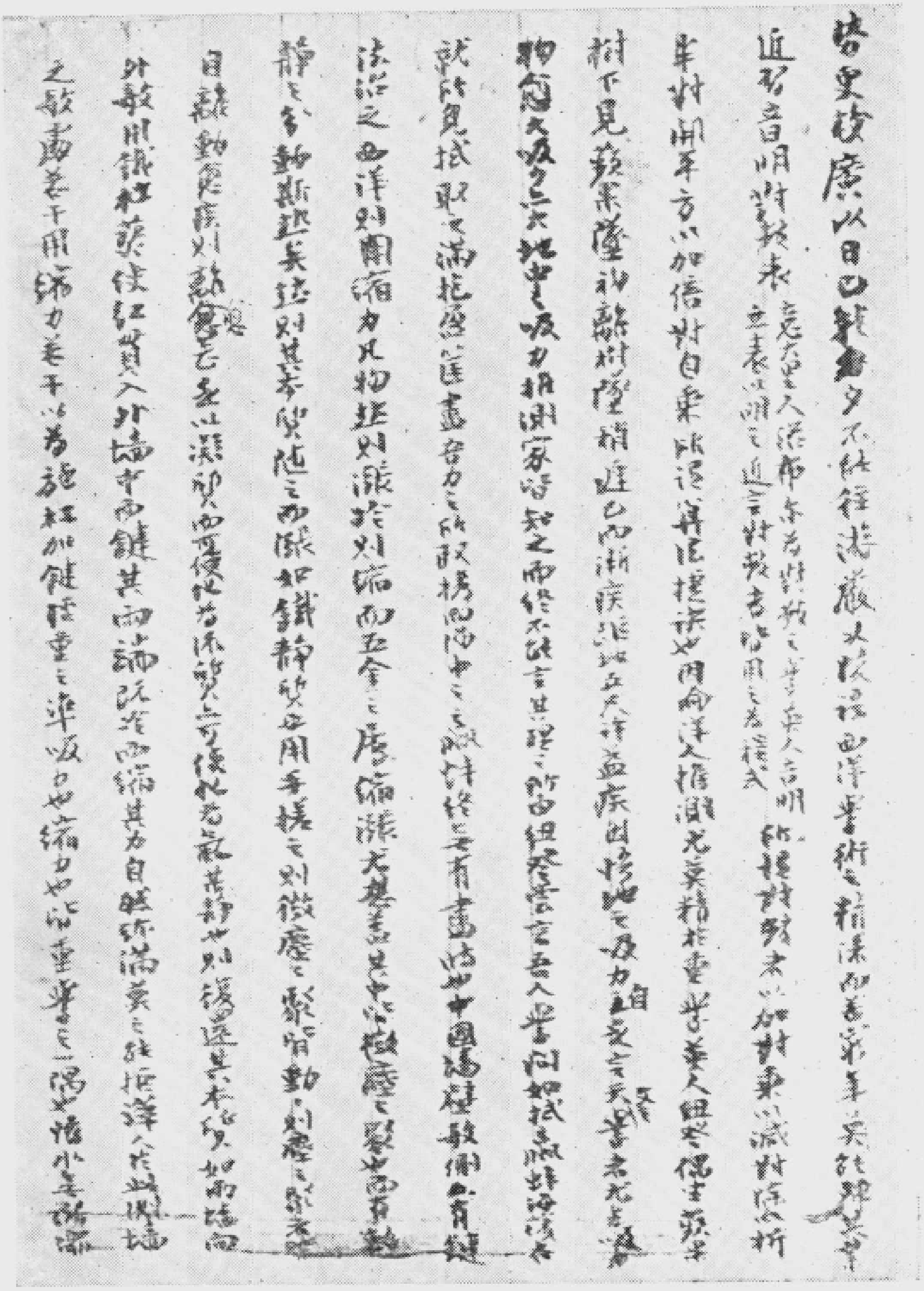
（光绪三年十月廿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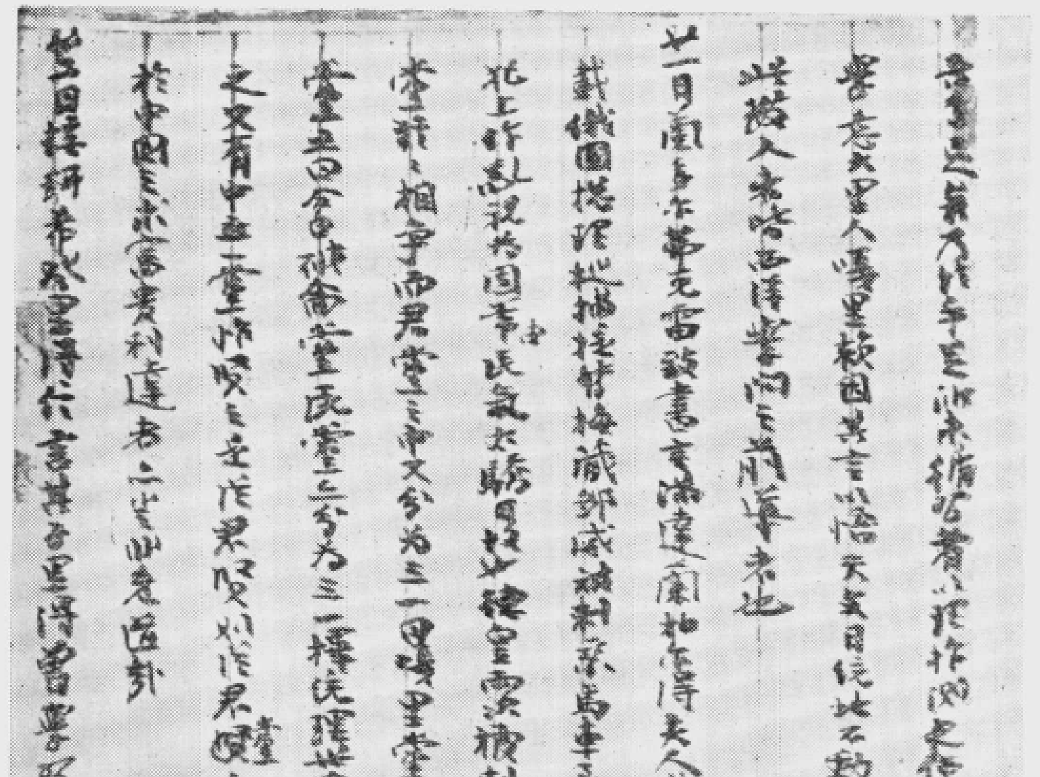
"Roman Cetlnlie"——郭氏日记手稿中仅有的两个英文字〔手稿局部〕　　　　（光绪四年二月九日）



1878.5.1在巴黎参加万国珍奇会（世界博览会）开幕式并到“中国陈设货物处”晤赫德诸人　　（光绪四年三月廿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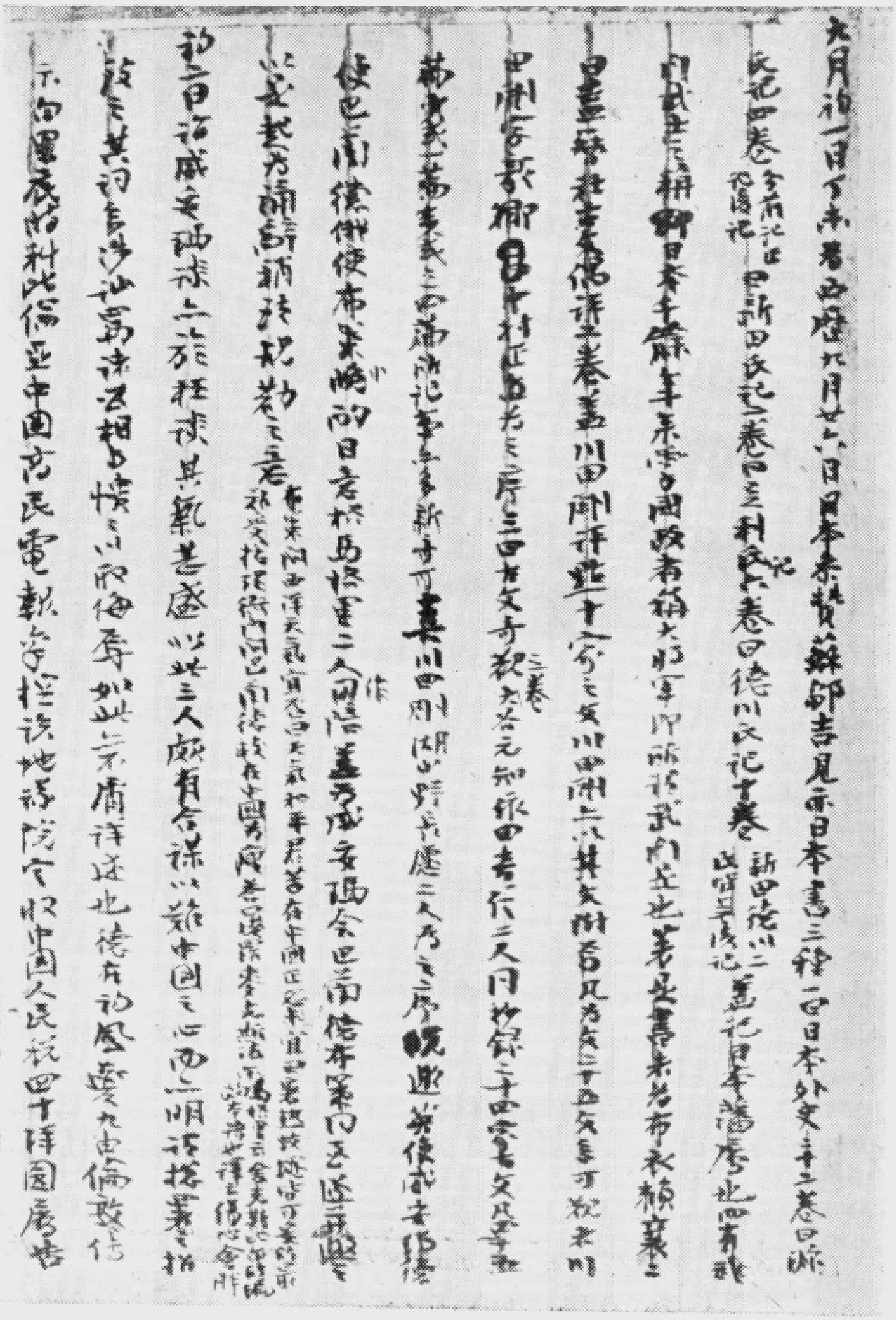


严又陵（复）谈西洋学术之精深及纽登（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地心吸力的故事　　　　（光绪四年四月廿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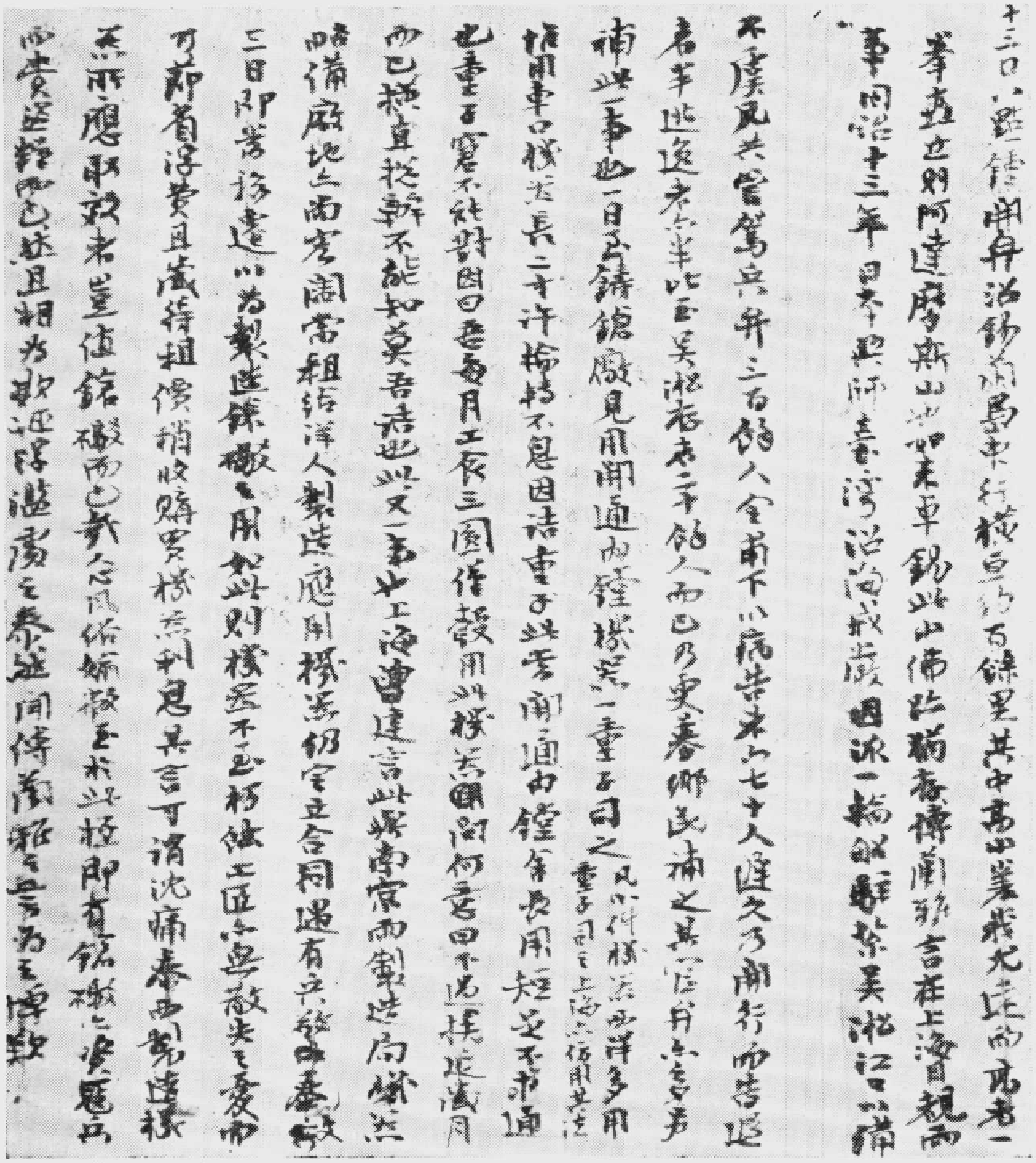
记俄国总理巡捕提督（警察总监）被刺及法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统贫富无分，金帛皆公用之”）　　（光绪四年七月廿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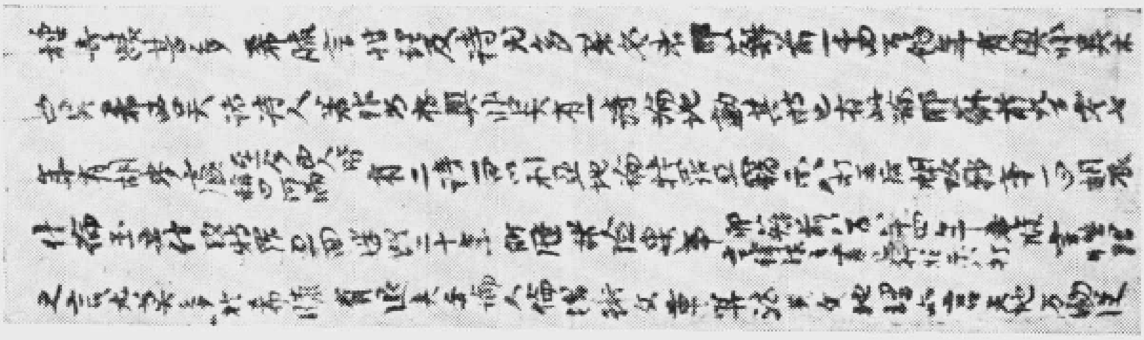
“……布策问：‘西洋天气宜否？’曰：‘天气和平。君等在中国，正恐未宜。’曰：‘暑热、蚊蝇皆可受，所最难受总理衙门。’问巴兰德：‘较在中国为瘦？’答曰：‘梭罗麦克斯法尔。’（马格里云：‘舍克斯比尔所编齣本语也，译云伤心会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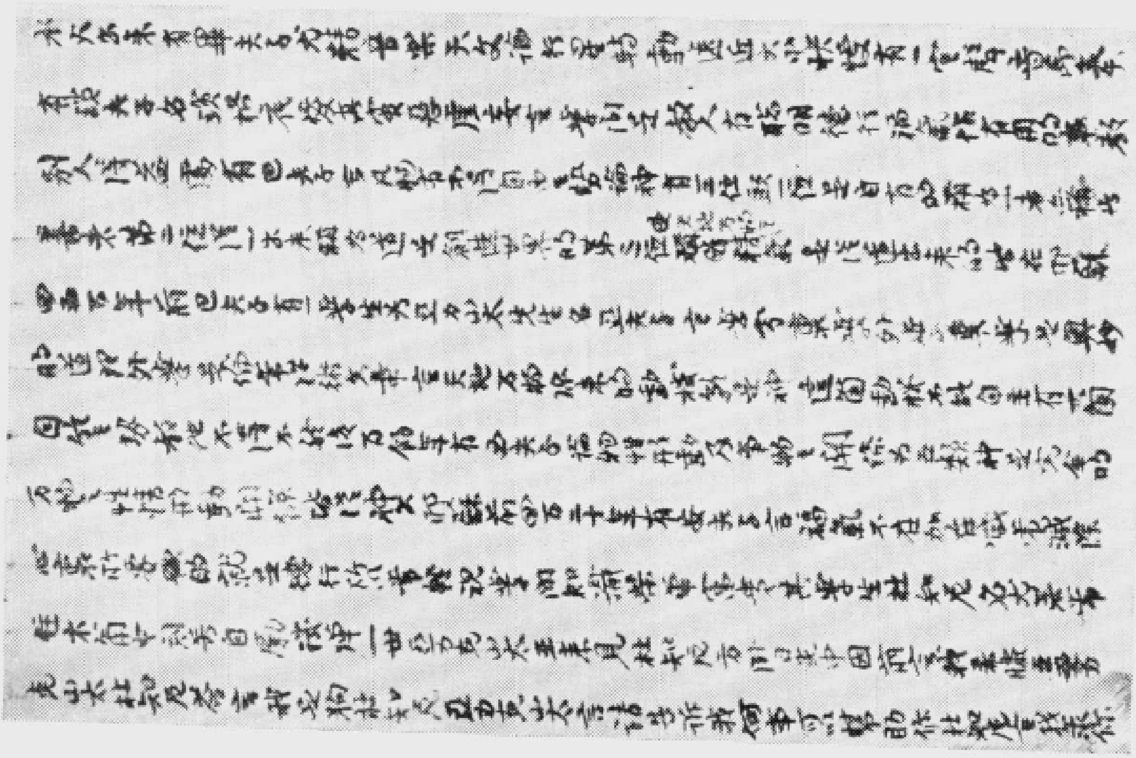
（光绪四年九月初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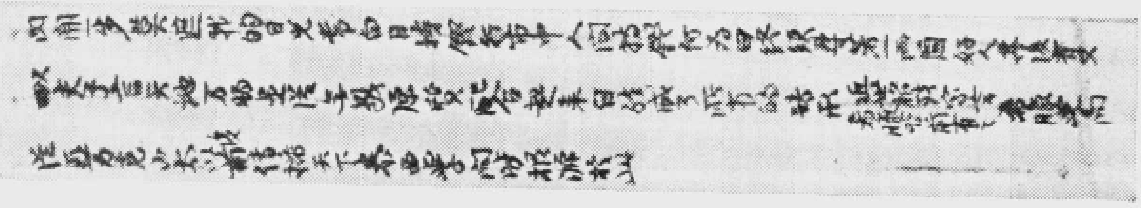


记傅兰雅言在上海目睹两事，充分揭露了洋务派所办“练兵制械”之类的“洋务”的腐朽性和欺骗性。“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值〔直〕枪炮而已哉？”

（光绪五年二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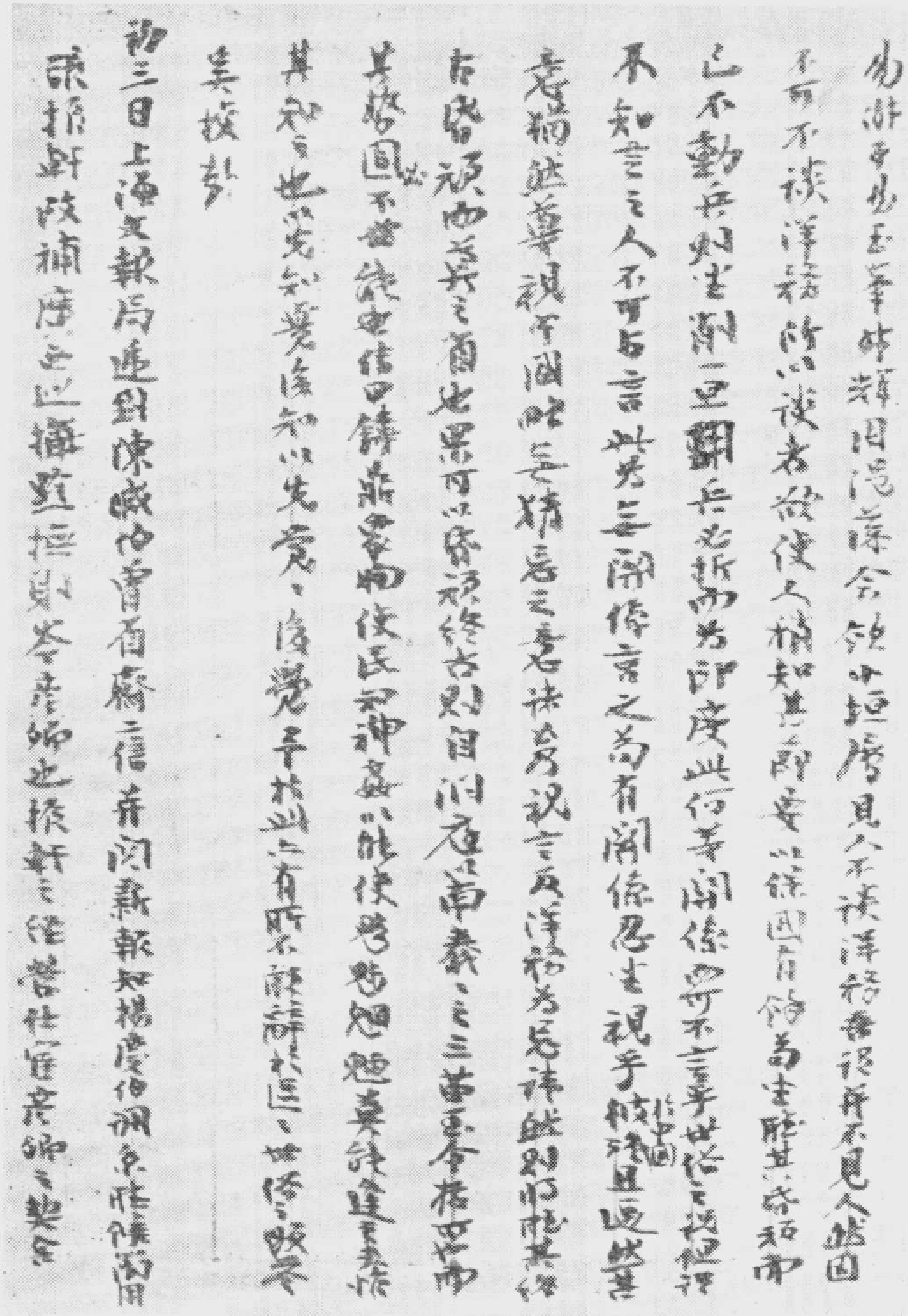






述及希腊诸先贤，胡麦庚即荷马，退夫子即泰勒斯，毕夫子即毕达哥拉斯，琐夫子即苏格拉底，巴夫子即柏拉图，亚夫子即亚里士多德，西夫子即芝诺，安夫子即安提西尼，杜知尼即第欧根尼，以夫子即伊壁鸠鲁。

（光绪五年二月十七日）



表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馀。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不言乎？”

（光绪五年四月初二日）

总 序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中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及《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可波罗、哥仑布等不朽的名字。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在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他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林则徐和魏源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

察，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在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清代中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都有其文化的内涵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总是要压迫剥削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间或流露的这类观点，编者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适当作些分析，供读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还需要不断发展、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钟叔河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定

叙　论

论郭嵩焘

·钟叔河·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马克思

(一)引言

1876年，“天朝帝国”派出了同“地上的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这位代表，便是本文准备加以讨论的郭嵩焘。

郭嵩焘于1876—1879年间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

兼使法国)，是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中国外交官。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缔结时，马克思曾在文章[2]中举出伦敦《每日电讯》的一句挖苦话，说是这样一来，“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

郭嵩焘并没有在英国报纸预先摹绘的这一出滑稽戏中露面，却因为走向“地上的世界”，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新世界的好话，而在他所属的“天朝帝国”里演出了一场悲剧。

梁启超在六十年前讲过下面的故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3]

这里所说的“一部游记”，便是郭嵩焘出使英国时从上海到伦敦五十天的日记。这由他本人整理后钞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刻板印行。谁知一本两万来字的小书，竟象一颗炸弹投入死水潭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可以从《越缦堂日记》中略见一斑：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钟按：何金寿原疏未见。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二日记：“何金寿本名何铸，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有诏申斥郭嵩焘，毁

其《使西纪程》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现在这五十天的日记和《使西纪程》的原稿具在，都一字不漏地印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里，显然不能成为“有二心于英国”的罪证。然而有诏申斥、传令毁板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据郭氏言，“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得何金寿一参，一切謝弃，不复编录”[4]。从此这部有价值的日记遂被埋没，直到今天才得以和世人见面。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起用。光绪十七年他病卒，疆臣援例奏上学行政绩，请予立传赐谥。奉旨：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又过了十年，到庚子年间捜杀“二毛子”时，还有京官上疏：“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5]。

郭嵩焘为什么会被“圣上”和京官们切齿痛恨到如此田地呢，主要是由于：

（一）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派，希望使中国保持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郭嵩焘却说，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6]，要隔绝也无从隔起；“而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7]，反对顽固派的主张。

(二)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洋务派”，认为用一点“羁縻之术”，买一点洋炮洋枪，学一点洋人技艺，便可以使旧中国保存下去；郭嵩焘却说，这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8]，盖“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之类的事情仅仅是“末中之一节”[9]；而所有这一切，“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10]，反对洋务派的做法。

(三)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是所谓“天朝上国”之“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优于“夷狄”（外国）的神话。郭嵩焘却认为：在清朝快要完了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英国“‘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适得其反”[11]，故而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12]，彻底揭穿了那种自欺欺人的神话。

反对派从来是不受欢迎的。郭嵩焘本身虽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一生都在统治阶级内部充当反对派的脚色。他既反对顽固派，又在很多做法上反对“洋务派”[13]，甚至还反对了统治阶级的某些根本观念。因此，他之引起士大夫的“公愤”，受到当权派的打击，也就无怪其然了。

尽管郭嵩焘在讥笑怒骂中度过了一生，他却从来未向环境屈服。光绪三年九月初三日，他在伦敦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朱克敬(香荪)道：

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14〕

晚岁《自题小像》诗云：

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他认为理性一定会纠正偏见，知识一定会克服愚昧，相信后人一定会公正地作出关于他的评价。作者躬自参加郭嵩焘日记的整理出版，深为郭氏孤独的先行者的精神所感动，谬托知己，辄撰本文。如有不当，着依《使西纪程》之例毁板可也。

(二)影响郭嵩焘思想的个人因素和地方历史文化背景

讨论郭嵩焘思想（包括他的洋务思想）的形成，研究他为什么会同统治阶级当权派(包括洋务运动中的主流派)在思想上发生如此深刻的分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个人因素，包括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学问渊源，以及作为一个近代的湖南人，社会环境特别是地方历史条件对他的影响。

(三)西方的影响。

郭嵩焘于1818年(嘉庆廿三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城，十七岁进学成秀才，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成进士，点翰林，完全是按照封建社会作育人才的程式而成为士大夫阶级上层人物的。

但是郭嵩焘却有一个异乎寻常封建士大夫的特点：就是没有传统的轻商思想。同治元年，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耻言；而汉武用孔僅、桑弘羊皆贾人，斯为英雄之大略"[15]。光绪八年退休还乡后，他还在省城禁烟会上讲演"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之义，致为王闿运等绅士所批评[16]。

郭嵩焘的这个表现，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郭家是湘阴有名的富室，致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营商业和利贷。从现有关于他的家族史的不多的材料来看：

他的曾祖父（号望湖)"善居积，富甲一邑"[17]。

祖父（字括矩)"然诺一语，千金不惜"，据说当时湘阴县的县令曾向他"贷重金"，以致无力偿还[18]。

父亲(字春坊)仍营借贷，"或日费数十万钱"；"他人相称贷，要君一言为质"；"岁中为人理宿逋，率三四役"[19]；但收取田租的土地，似乎并不很多[20]。

同时，这三代人虽然都读过书，但最多读到贡生（曾

祖)、秀才(祖父)打止，没有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

到十九世纪初，湘阴所在的洞庭湖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城镇已经集中了一定的居民和财富，借贷资本已经同商业资本一道在经济中出现并发挥作用。郭家的情形，与通常"耕读传家"(以地租为收入来源，以做官为发展方向)的地主不同[21]；其封建性可能较少，而具备着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条件。

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对郭嵩焘的思想发生影响。

郭嵩焘和他的弟弟崑焘、崙焘三人都"生而颖异"，家里决定让他们多读一些书。据《郭嵩焘先生年谱》记载，道光十一年嵩焘十四岁(年谱所记为虚岁，实岁为十三岁)时，有过这么一件事情：

一日暑甚，先生默坐斋中，钧台公(嵩焘之伯父)与二三执友纳凉阶下，相与言曰："龄儿遇事恂恂，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虽少，然观其意志，无幾微让人，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龄儿为先生乳名。先生窃闻所言，大喜过望。

这段短短的记述，勾画了一个有鲜明个性的读书少年的形象，其特征是：

(一)外貌温恂，但思想非常活跃，精神活动属于"进取型"("若猛兽鸷鸟之发")。

(二)好胜心强，"无幾微让人"。

(三)才识出群，但不免急于求名，过于自负。

另外崑焘曾说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

以难堪"[22]，说明他的脾气不好，在别人眼里就是傲慢。

封建社会里赋有如上性格的读书人，得志可能踔厉风发，纵横如意；不得志则往往入于狂狷者流，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象历史上的屈原贾生那样，在政治上或学术上成为反对派。郭嵩焘走的有点近乎第二条道路。

十八岁读书长沙岳麓书院时，郭嵩焘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23]、立志要建功立业的人物，郭的志向却与他们颇有不同。刘蓉曾在一封信中以曾国藩为榜样对他进行规劝：

> 涤兄（指曾国藩）迩日进学可畏，顷寄书论为学之方，体认殊深；他日建树，殆非科名之士所及。……吾弟（称郭嵩焘）词翰之美，将为文苑传人；顾某所以期于吾弟者，不在是也。[24]

二十二年之后，三人都早入中年，在李鸿章意欲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仍表示反对，说："筠公（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25]

"芬芳悱恻"是形容屈原词赋的用语。颇有知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已发现郭嵩焘的气质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乎屈贾之流，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任匡扶社稷的"繁剧"重任的材料。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这场暴风骤雨，成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地主阶级"在野"士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契机。湖南这块地方，也一变历史上长期沉寂、"少人多石"[26]的状态，出现了"楚境一隅，

经营天下”[27]的局面。

近代史上的湖南，在全国舞台上一直占有奇特而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以保守、“霸蛮”而出名，另一方面，又在各个时期都出了一些最大胆、最活跃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敌意的环境、尖锐的冲突里冒尖，以一种“异己”的精神面貌和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使得举国上下都为之侧目。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敌意的环境作育了不世出的才人，有如暗黑的冬夜将灿烂的明星反衬得更加夺目。

这种现象有它地域文化史上的原因。在古代，正如曾国藩所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28]，位于中原和江淮文化向岭南和苗僮地区传播的过渡地带，实际上已是“蛮荒”的边缘，保守色彩是十分浓厚的。近代洋人从广东入侵，湖南又首当其冲。新旧观念在这里互相冲突，新旧思想在这里激烈交锋。新形势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显得格外尖锐，旧制度固有的毛病在这里表现格外分明。对于大小事都十分认真而又容易走极端的“蛮气”，在这里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的身上又特别强烈。这就是湖南在十九世纪中叶突然由“少人多石”一变而为“惟楚有材”的历史背景。

在与曾、刘订交以后，青年郭嵩焘又陆续结识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诸人。这一批人的封建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他们在讲求“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时，却从宋明理学、乾嘉汉学和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的“经世致

用之学”中，广泛地吸收营养，形成了曾国藩借姚鼐的话称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而又特别注重现实政治研究和实践的所谓“经济之学”。时机一到，际会风云，这批人便发展成为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湘人(军)集团，替封建主义的坏殿颓楼充当了最后一排支柱。

郭嵩焘也是同“曾左彭胡”一同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他和曾、刘是换帖之交，和曾、左又是儿女亲家，关系不可谓不深。他的聪明才学，也决不在曾左之下。可是他后来的境遇，则不要说比不上“曾文正”、“左文襄”，就同廪生出身的曾国荃也远不能相比。1879年，他回忆自己1874年间与国荃（沅浦）一同被诏出山，结果是：

沅浦受山西艰剧之任，嵩焘得海西清逸之游；沅浦惠泽遍及亿万生灵，嵩焘骂名穷极九州四海；沅浦俎豆汾晋而秉德益谦，嵩焘尘秽湖湘而执词愈亢；沅浦功施社稷生民而无有暇豫，嵩焘身兼衰颓疾病而方幸退休。〔29〕

一个成了“国家柱石”，一个却成了山野逸民。此固由于他的气质“非繁剧之才”，但更重要的却是由于他的学问根源不完全是“曾左彭胡”一路。刘蓉嫌他偏重“词翰”，曾国藩评他“芬芳悱恻”，都带着几分客气；实际上是说他行不由径，不走正道。

翻阅咸丰六年的郭嵩焘日记，可以发现他对现实政治有许多尖锐批评，如：

天下受敝之由，必官吏先失其职，冤苦之积，戾气乘之，古今

一辙也。……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30〕

*

唐文宗之言，〔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予亦曰，肃清江路易，肃清官〔吏〕之路难。未有官吏之路不清而能勘定乱离者也。……今致乱之原，官耳，吏耳。不此之治，而又附益之，而曰“吾能弭乱”，吾不信也。〔31〕

当时清朝的政治腐败到了极点，官吏贪暴，人民怨怒，已经到了统治不下去的程度。“曾左彭胡”也熟悉民情，也深知这种情况；但他们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拚命去“戮力澄清”，其态度是儒家和法家的。郭嵩焘的根本立场虽然与他们并无二致，态度却颇有些近于异端。翻开同治年间的郭嵩焘日记，还可以发现他的这样一些观点：

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32〕

*

自秦任法吏骄虐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二千余年。节南山之诗曰：“俾民不迷”。王者之政，务此而已。〔33〕

*

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今出令如反汗，用贤如转石，去佞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汉唐以来，末流之世，覆辙相仍。宋明诸儒，崇奖言路，眩乱朝廷。能知此义者鲜矣。〔34〕

当然不能只凭几段日记，就说郭嵩焘“反法反儒”；但他的哲学思想的确接受了一些非正统的因素，有一些“异端”的气味。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孔孟之道”的

儒家，秦汉以来法家的专制主义理论也上升到统治地位。不得志的、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只能从杨墨佛老那里找寻精神上的出路。这种情况，到近代才发生变化。一种新的、能够拿来反对传统思想的精神武器，随着洋人洋货输入进来了，这就是“西学”。魏源、谭嗣同好谈佛学，王韬喜欢老庄，康有为认为耶稣近于墨子，都说明固有的反正统思想容易与“西学”相通，也说明“西学”容易为本来具有反正统思想的人所接受。这是近代思想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我们研究郭嵩焘的思想发展时也是不能忽视的。

在曾左诸人的所谓“中兴”事业中，郭嵩焘曾出过一些重要主意，如劝左出山佐张亮基幕，劝曾夺情出办团练（太平军起事时曾氏在籍居丧，诏命其不俟守制期满出来办事，这就叫做“夺情”），建议开厘捐筹军饷、办水师保交通，都是关系全局的大关键。但是，他的兴趣只限于出主意，对于实际的军事政治活动并不积极。留存至今的几封信札，颇能说明这一点。如江忠源咸丰三年三月从武昌写给他的信：

奉手教，……岂以为竖子不足与谋耶？兄纵不为弟出，独不为天下计耶？〔35〕

曾国藩咸丰四年七月廿七致诸弟的信中也说：

兵凶战危之地，……平日至交如冯树棠、郭云仙尚不肯来，则

其他更何论焉！〔36〕

湘军初出省时，郭嵩焘也曾帮带过几个月的兵，但很快就离队了。当时他有诗致江忠源：

觅得疲驴试短衣，尺书屡召敢频违？
此生戎马真非分，夜半星辰尚合围。〔37〕

把“戎马”、“合围”看成是“非分”之事，表示自己不想多干。

就这样，郭嵩焘在曾国藩集团中，始终只是个“著述之才”，只是个游离分子。功是别人在立，官当然也只好让别人去当。而他又不愿居人之下，除了曾国藩外对谁也不佩服，于是别人也就越来越不欢迎他。咸丰九年，他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赴山东查办事件，被僧弹劾，受到降三级处分，旋即告假回家。同治元年，经李鸿章保奏出任苏松粮道，翌年擢两淮运司，署（代理）广东巡抚，又与总督不合，被左宗棠纠参丢了官。到镇压太平军“大功告成”时，曾左诸人封侯授爵，一品封疆，他却还是个“赋闲三品”。

由于在统治集团中不得志，对政治现实不满意，郭嵩焘“行不由径”的思想和性格更加发展，这就使他有可能离开传统的“大经大法”，去探索一条摆脱封建制度危机和个人思想危机的新路。

（三）郭嵩焘对于洋务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

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为什么只有向西方去寻找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

郭嵩焘也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个代表人物。

也许有人会说，郭嵩焘不是"洋务派"吗？把"洋务派"说成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是不是有"拔高"之嫌呢？

"洋务派"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有特定涵义的历史名词。究竟什么人算"洋务派"，是办过洋务、谈过洋务的人就算是洋务派？还是主张投降卖国的人算洋务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赞成开放的人都算洋务派？还是只买洋器不谈西学的人算洋务派？对于这些重大的问题，作者缺乏修养，不敢信口雌黄，乱作结论，只能努力做一点微观研究，用事实说明郭嵩焘确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

郭嵩焘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这是指他1840—1842中英战争期间，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38]。奕经宁波战败后，他有诗云：

三年沧海有奔鲸，烽火喧阗彻夜惊。
复道金缯归浩劫，枉从狐鼠乞残生。
鲁连无语摧梁使，季布何心续虏盟。
欲袖铁椎椎晋鄙，从谁改将信陵兵。[39]

“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38]，但这只是对晋鄙式的边帅和用金缯乞盟的国耻表示悲愤，于“沧海奔鲸”的形势谈不到有什么了解。道光二十三年（1843）“馆辰州，见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辨正其得失”[38]。

战争失败使郭嵩焘开始思索“洋患”这个大问题。他是个中国的读书人，最初的思路是“读书观史”，从中国的历史中去推求处理“夷务”的得失。他认为“自南宋以来，议论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馀年”[40]，于是悉心考察“秦汉以来下讫于明边防战守之宜，著其得失”[41]。这个时期他读书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后来写成的《绥边徵实》一书里，而其精义则可见于以下一段日记中的议论：

> 故中外之相制，强则拓地千里，可以战，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汉之于匈奴，唐之于回纥、吐蕃是也。弱则一以和为主，南宋之犹赖以存是也；而终南宋之世二百馀年，亦未尝废战。……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者之运量而已。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42]

郭嵩焘主张根据力量对比、审度利害得失，来确定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问题，这是针对咸丰皇帝荒谬错乱的外交方针而发的。当英法两国按上年签订的条约入京换约时，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到大沽令僧格林沁（此时郭氏在他营中）于洋人进口时“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43]；

又在京中传旨“将夷酋或领事之首级枭其一二，以寒贼胆”[44]，这当然不可能不使事情被动。在大沽冲突之后的谈判中，咸丰又“荒谬地以为英法派到通州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是他们的‘谋主’，把他扣留下来就是一个大胜利”[45]，终至战局扩大，“一败而至通州，再败而遂远出古北口；二万余之兵，数百万之饷，一败无余”[46]。

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1]，所以当这种隔绝被外国的侵略粗暴地打破时，中国的抵抗难免“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47]。郭嵩焘在这方面比统治阶级中其他人（包括咸丰）要高明一些，他直截了当批评朝廷的外交方针道：

> 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夷）人尽强，〔当〕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48]

有人也许会反感，为什么不骂外国，反而骂中国呢？其实，怕、诈、蛮、蠢说的都是咸丰皇帝和执行皇帝旨意的僧格林沁之流，“中国”在这里不过是“皇上”的代名词而已。

郭嵩焘认为自己是既不怕、也不蠢的。他不怕和洋人接触，又知道有可能通过接触去“揣度”和“制伏”洋人。当1863年（同治二年）他到广东办过一些交涉事件（如阻止英商擅自到海南岛开矿，照会港英当局截留被卖出洋贫

民，引渡太平天国森王侯玉田）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加明确了。后来，他总结自己这一段认识过程道：

(咸丰年间)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癸亥（同治二年）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乃稍以自信[38]。

“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这便是郭嵩焘对“洋人”的基本看法。

既然知道“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通其情，达其理”。

比郭嵩焘大二十四岁但是同科（道光乙巳）进士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郭嵩焘对此极为赞赏，誉为“至论”[49]，并且身体力行，通过各种渠道去求“知”。在这方面，他的条件比魏源好，做得也比魏源多。

仅从咸丰六年游沪和咸丰八年初入值南书房两段不长时间的日记中，我们即可看到：他与友人“谈西洋测天之略”[50]；从李善兰处觅得西人所撰《数学启蒙》；从王韬（兰卿）处得到西人刊行之《遐迩贯珍》数部，“即所谓新闻报也”[51]；与何秋涛（愿船）讨论俄罗斯史地，索观其《朔方备乘》[52]；记《海国图志》近增一百卷及俞正燮《癸巳类稿》、邓复光《镜镜诠痴》，皆“多详西洋制器之法”[53]；记

俄罗斯"进呈"图书仪器共三百馀种，有《发明西洋各国通例》、《行兵战守论》、《管船事宜论》各书[54]；又与人讨论中外语文异同[55]；……求"知"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咸丰六年，郭嵩焘替湘军到浙江筹饷，因至沪上"观海并火轮船之奇，兼为涤公（曾国藩）觅洋器"[56]。他在上海拜访了英、法和大西洋国（葡萄牙）的领事，参观了"利名"、"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还访问了麦都事（即W·H·Medhurst，一译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会见了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以及在那里"助译"的王韬和李善兰。在墨海书馆见到机器印刷，云"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在途中遇见前数日所见洋人，与握手相款曲，云"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57]

同治初年，他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西人、西学。从与李鸿章"言军事战守方略"、"议论纵横"的英国军官身上，看到了"彼国有人"[58]；从英法军队"会攻嘉定，刻期下之"，感到洋人"兵精而器利，此可虑也"[59]；至"得利洋行"观火轮磨及"传书铁线"（电报），认为"直夺天地造化之巧"，"足以称雄中国"[60]。

应该看到，在咸同之际开始形成的所谓"洋务派"中，能够象郭嵩焘这样注意了解"洋情"的人是不多的。咸丰九年他曾指出："通市二百馀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61]。第二年他又说："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馀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

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62]。咸丰十一年底，在赋闲家居时，崑焘给他寄来了一些关于“内江洋务”的文件，他“阅之愤懑终日”，写道：

国家无人久矣！国体、事要、商情、地势四者无一能知，外人亦遂加之以愚弄。在事者徒知据为私利而已。……国家之无人，无一有人心者也！[63]

上述口气、神情，固然表现了郭嵩焘目无馀子的个人风格，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对国家利害的关心。洋（夷）务已经办了二十来年，办洋（夷）务的人却还“无一人通知夷情”，这难道还不是使国家不断吃亏上当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这便是郭嵩焘讨论洋务的出发点。

提倡“通情达理”，就是赞成开放，不赞成封闭；赞成交往，不赞成隔绝；赞成进步，不赞成保持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1]

郭嵩焘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能够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

（一）“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憍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38]

（二）“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7]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郭嵩焘提出了与当时“洋务派”的主导观点颇为不同的一整套主张。这些主张，集中体现在光绪元年（1875）他所写的《条议海防事宜》（以下简称《条议》）一文里。

先是，“洋务派”的总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译署”）“奏上海防六事”，即办洋务、谋自强的六项措施，曰练兵、制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奉旨“下各督抚详议”，实际上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组织一次关于洋务方针的大讨论。《条议》便是郭氏参加这场讨论的一份意见书。

“洋务派”把“船坚炮利”看成西洋强盛的主要因素，以为只要筹到大笔款项，买来坚船利炮，便可以巩固海防。《条议》迎头痛驳了这种主张，诘问道：

> 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而……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

那末怎么办呢？《条议》写道：“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这就是说，首先要学西方的政治和经济。

在具体措施上，《条议》主张扶植中国的资产阶级（郭嵩焘称之为“商贾”），让他们效法洋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使商民皆能制备轮船”。在

“急通官商之情”一条中，郭氏自陈：

嵩焘前署广东巡抚，与英领事罗伯逊筹商制造轮船之方。罗伯逊言：西洋机器，惟舟车外轮机器最巨，各国多者不过数具；国主不能备，则富商备之；国主兵船，亦多借商人机器用焉。丁韪良亦言：英人铁路通至缅甸，俄人铁路通至伊犁，皆商人为之。……

从扶植“商贾”的观点出发，《条议》很反对“洋务派”的做法——由封建国家垄断新式工业。他指出：官办企业办不好，“官督商办”也因“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通筹公私之利”一条提议：海运和外贸也应交由商办，“宜在各海口设市舶司，由商人公举，经营商船贸易”；因“洋人本以商贾之利与中国相交接，正当廓然处以大公而使商人应之，明示天下所以与洋人交接之意”。“急通官商之情”一条还强调：商人“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也就是说，只有商人才会认真学习外国资本家的长处，也才能真正把这些长处学到手。

郭氏的这些意见，肯定与他和罗伯逊（B·Robertson）、丁韪良（W·A·P·Mantin）的接触不无关系，亦即是他“通情达理”的结果。《条议》“兼顾水陆之防”一条特别强调“学”的重要：

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

《条议》将西洋的情形拿来和中国比较后，着重提出要“先明本末之序”，批评了“洋务派”本末倒置的不当。谓“必纪纲法度先弛于上，然后贤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此处明指政教用人为中国积弱之源，亦即为改革图强之本，一反十馀年船坚炮利之说，实为主张变法之先声，在当时可以说是发聋震聩。这个“本末之论”，他不厌反复，三致意焉，最重要的一段议论是：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制，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即吾所谓自治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馀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就这样，郭嵩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首先在封建庙堂上创议“循习西洋政教”，成为封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

（四）郭嵩焘对欧洲政治的考察和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郭嵩焘在广东被参，家居八年之后，由于文祥向恭亲

王奕䜣推荐[64]，于光绪元年元旦前奉诏入京，二月初授福建按察使。于按察使任上，因为上《条议》，他在京师的名气越来越大，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年春天，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在云南被杀，引起交涉，当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朝廷遂于七月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随后并令其"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但荐引他的文祥不久便去世，其馀总署大臣如沈桂芬、董恂诸人，都不愿意他插手洋务，"不免上下牴牾，必挤去之而后已"[65]。郭氏接受使命后，上疏主张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更被一般士大夫视为辱国。当时流传一首讽刺联语：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66]

便是骂这个"出类拔萃"的翰林公，不在"舜日尧天"底下享福，偏要远离"父母之邦"去跟"洋鬼子"打交道。湘籍人士，攻击尤多。刘坤一至谓郭氏"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67]。湖南乡试诸生竟在玉泉山集会，商议捣毁郭氏的住宅[68]。在京友人，多劝他辞谢使命。而他"意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69]。当然，出使可以进一步"通察洋情"、探究西学和西洋政教的真理，也应该是郭氏以望六之年多病之躯毅然命道的重要原因。友人之中惟有李鸿章称其"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慷"[65]；其他人则或叹惜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70]；或同情他"费力不讨好，亦苦命也"[71]；再

没有一个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郭氏系专为马嘉理案而赴英，1877.1.21抵伦敦，在4.30始补颁国书充驻英公使，7.21即被何金寿奏参，随后又有副使刘锡鸿密劾[72]，已知事不可为，1878.5.6自己奏请销差，8.25诏派曾纪泽继任，1879.1.31便离伦敦回国。在英时间仅仅两年，他在外交事务上的建树是不多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在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外交史上的价值。

郭嵩焘精通传统文化，熟悉封建政治，了解"洋务"内情。正因为具备这样的"条件"，当他走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以后，便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的货色和封建主义的货色进行比较，在逐步认识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同时，逐步看清封建主义的落后性。《伦敦和巴黎日记》以及郭氏出国期间的书札、奏稿等文字，对于研究近代文化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原因正在于此。

关于这一点，拟分以下几方面进行评述：

(一)郭嵩焘考察了以"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和"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为特徵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了解了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

在出国以前，郭嵩焘已经看到“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出国以后，他虽然也注意欧洲的技术文明，如与著名铁路专家斯谛文森（Sir Mac Donald Stephenson）接触[73]，至斯达佛（Stafford）访问煤铁各厂[74]之类，但是却更为关心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并且能够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比那些只知震骇于“泰西富甲天下”的观察者要高明得多。

还在赴欧途中，郭氏听禧在明（W.Hillier）谈到英人在澳洲、印度进行开发的情形后，即谓：

> 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75]

参观伦敦邮局后，又写道：

>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馀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76]

封建专制国家只求“富国”，资本主义国家却懂得先要“富民（资产阶级）”。郭嵩焘不仅发现了这个区别，而且还研究了产生这个区别的原因，对西方的经济理论很感兴趣。他到英国不久后，即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当读何书，得知阿达格斯密斯（刘锡鸿《英轺私记》作挨登思蔑士）的“威罗士痐弗宼顺士”（“Wealth of Nations”，即《国富论》，严复译作《原富》），钊蔑儿（James Mill，

詹姆士·密尔）的“播犁地加儿伊哥那密”（“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等经典著作[77]。后复与英、日学者及官员多次讨论，有“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78]；“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79]等记载。有次诸人讨论英国税法，知官吏“俸入三百磅以上，亦一例输税”，因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80]

这在当时算得是一个大胆的结论。

对于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情形，郭氏尤其注意研究，日记中有关的记载颇多，如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听议员阿定敦、阿葛尔得与兵部尚书哈尔谛辩论，“诘政府因循坐视，不能出一计、定一谋，其言颇强坐以无能”。十一月十六日记“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这里涉及到行政、立法分权和言论自由的问题。十二月十四日又讲到两党制度，谓专制政体“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十九日又同李丹崖（凤苞）评论英国的政治风气。李氏问道：两党的人平日相处很好，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以人多

为胜，败者“亦遂敛然退听，无挟气以相难者”，“不知其何以能然”？郭氏回答时，发表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指出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他说：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郭嵩焘认为这个保证比“君德”更靠得住一些。何以能如此呢？郭氏进而研究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有几天的日记长达数千言，实际上等于写了一章英国政治简史。其中特别提到“一千二百六十四年，令诸部各择二人，海口择四人入巴力门会，为今下议院所自始”；“一千一百八十年后，设立伦敦买阿尔衙门，令民自选”。结语云：

……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馀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81]

接着说明，限制君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争取民权却容易得到人民拥护：

……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就这样，郭嵩焘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衙门令民自选"，否定了"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的封建专制政体。这时侯（1877年），王韬虽然已经到过英国，但尚未来得及对英国政治进行深入研究[82]；孙中山还没有"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83]；康有为也要到两年之后，"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84]哩！

（二）郭嵩焘从欧洲看到了教育在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中的关键作用，言泰西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比中国专门崇尚"时文小楷"（八股文）的办法要优越得多，从而力主开办学校、多遣留学，象日本那样大规模向西方学习。

在出国之前，郭氏已知"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船过香港，仅留两天，他便"周历学堂数处"[85]。到英国后，参观各类学校，深感中国专以"时文小楷"取士之误，"学校之不修二千馀年，流极败坏，以至于今日"[86]。在阿斯福书院（Oxford，牛津）见到"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谓"此实中国三代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87]。在苏格兰某类里斯科里治（Ladies' College，女子学院），见到课堂满悬挂图，皆地理、植

物、动物、机器、工艺、数学、簿记各科教学内容，又不禁慨叹："乃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者也"[88]。

于是，他在伦敦写信给沈葆桢，力言当以教育为急务：

……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房屋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86]。

除了学校以外，博物馆、图书馆、各种学会、各种科学实验表演，都是他热心参观的地方。他对各种新知识都很有兴趣。初到英伦的光绪三年二、三月间，他即先后应物理学家斯博德斯武得（Spottiswoode）之约观看光电实验[89]；会见罗亚尔苏赛意地(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会员，其中包括珥勒客得利西地（electricity，电学）、马提麻地客斯(mathematics，数学)、锲密斯得里(chemistry、化学)、阿思得椿伦罗格尔(astronomy，天文学)、波丹尼(botany，植物学)、玛林来葬(marinelife，海洋生物)、海得洛喀剌非尔(水道测量)、波拍利喀赫尔斯(publichealth，公共卫生）等学科的学者[90]，在罗亚得英斯谛土申(Royal Institute，王家学院)听化学家定大（Professor Tyndal)讲学并作实验后，谓"此邦学问日新不已，实因勤求而乐施以告人，鼓舞振兴，使人不倦"[91]；又至罗亚尔久裒尔登(Royal Kew Garden，皇家植物园)，由植物学家虎克(Dr.Hooker)介绍各种植物及木材标本[92]；又应天文学家锉尔斯之约，到其处看显微镜（千里镜）及太阳

光谱，“黄者为铅，青者为铁，向日照之，知日中所产与地球略同”[93]；又到物理学家谛拿尔娄(Warren Delarue)的实验室，见“收贮电气八千八百瓶”，进行电学实验，深恨自己“于此等学问全不能知”，但仍详细纪录了实验过程和科学家的解说[94]。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他还在伦敦参观了爱谛森表演刚刚发明的留声机。

郭嵩焘在伦敦度过了他六十岁的生辰。这位年届“退休”的老人，在中国早有“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声誉，学位是翰林，官任少宗伯，等于教育部副部长，却能孜孜不倦地寻求新的知识，日记所得有时长达五六千言，都用毛笔作蝇头细字，看了真使人不能不肃然起敬。有次他在与一些英国科学家接触后写道：“所愧年老失学，诸事无所通晓，不能于此取益，有负多矣！”有时他又因自己不懂英语、译员亦不能胜任而深感痛苦。对于懂得外文的马建忠（眉叔）、罗丰禄（稷臣）等人[95]，以及通汉语的外国学者，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向他们请教，表现了一种学人虚受的风格。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郭嵩焘在伦敦和严复的交往。严复当时用严宗光的名字在英国留学海军，同学的还有方伯谦、萨镇冰等，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郭嵩焘对这些青年人十分关心，而特别赏识严复的才学。严复则不止一次向郭介绍西洋学术，还曾为郭抄录格林里治学馆考问课目，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和报纸评论。从严复的传记资料[96]中知道，郭氏曾与严“论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

休”。严曾入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出语郭曰：“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理在此一事。”郭深以为然[97]。郭曾告严：“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98]。可见这一老一少、年龄相差近四十岁、身份也相隔悬殊的中国人，由于同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是很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可惜郭嵩焘既被何金寿奏参，又怕刘锡鸿构陷，没有在日记中记下他们进行讨论的详细情况[99]。

当时中国在英国的留学生不过数人，全是学海军的，郭氏却已注意到：

>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幕（即井上馨），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6]

因而深深感到“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转念“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100]，不禁深为忧惧。

郭嵩焘认为推行西法，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法的人才；即使是象“洋务派”那样“办洋务”，也应该考虑到“事事须洋人为之，必不可常也，当先令中国人通晓其法”；否则，“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因此，他除了建议“通商口岸开设学馆”外，还建议“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

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他特别反对李鸿章迷信“坚甲利兵”，只许出洋学生学习军事的做法，“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学生改习相度（勘探）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100]。

结果李鸿章的答复是：开矿、筑路和“添洋学格致书院以造就人才”等事，“无人敢主持”，已经“绝口不谈矣”，“数百年积弊，未易一日更新”；“学生至英法，……未便遽改别图”；“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101]，从头到脚泼了郭嵩焘一盆冷水。

（三）作为杰出中国传统学人的郭嵩焘，第一个从中国到欧洲系统考察了西方的文化历史，并且第一个对中西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观念进行了比较的研究。因为他从旧垒中来，对封建的东西十分熟悉，如今又比较深入了解了西方的东西，拿了新的观念来批判旧的观念，自然比较中肯。

在郭氏以前亲历欧美并留有记述的人，樊守义（1707—1720）[102]、谢清高（?—1820?）[103]文化低，见闻有限；斌椿（1866）、志刚（1868）、张德彝（1866、1868、1871）是旗人，思想水平不高；容闳（1847—1854）出国虽早，但只通西学而不通中学[104]；王韬（1867—1870）也许是才学差可与郭氏比肩的人物，但是他“佣书”异国[105]，接触的范围和研究的条件亦远不如郭氏。这些人都谈不到对文化历史作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只有郭嵩焘才有可能开始这样做。

郭嵩焘看到了外国也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犹太、巴比伦尼亚、亚述利亚、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及中国凡八国，并立国数千万年”。其述希腊古贤人云：

有泰夫子〔Thalas，泰勒斯〕言天地万物从水火出来。有毕夫子〔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尤精音乐、天文，论行星转动远近、大小、快慢，有一定声音节奏。有琐夫子名琐格底〔Sokrater，苏格拉底〕，爱真实，恶虚妄，言学问是教人有聪明、德行、福气，作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有巴夫子〔Platon，柏拉图〕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巴夫子有一学生，为亚力山太先生，名亚夫子〔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言天地万物原来的动机就是神，这个动机不能自立，有一个自然之势，教他不得不然。……耶苏前四百二十年，有安夫子〔Antishenes，安提西尼〕，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Diogenes，第欧根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其后又有哎夫子〔Epikouros，伊壁鸠鲁〕，言天地万物是从无数原质配合起来，自然成了所有的诸形。——近世格致家言，希腊皆前有之。——希腊学问从亚力克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亚力山大大帝）以后传播天下，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106〕

国人译述古代希腊哲学，盖以此为嚆矢，文词亦复简洁明了，要言不烦，实在可以称为早期的西学文献。象这样述学纪史的文字，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是颇多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的观念已经是现代的观念。这种观念，四十多年以后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来时，被形象化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亦即是Democracy（民主）与Science（科学），——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区别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两大标志。郭嵩焘

通过“巴力门”和“买阿尔”，初步接受了西方民主的观念；又通过对文化学术的考察，初步接受了西方科学的观念。他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Bacon，培根)。始时，……亦习剌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实用，始讲求格物致知之说，名之曰新学。当时亦无甚信从者。同时言天文有格力里渥(Galileo，伽里略)，亦创为新说，谓日不动而地绕之以动。比耕卒于一千六百二十五年，格力里渥卒于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始相与追求比耕之学，创设一会名曰新学会。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查尔斯第二崇信其学，特加敕名其会曰罗亚尔苏赛也得(Royal Socity，皇家学会)。……而天文士纽登(Newton，牛顿)生于一千六百四十二年，与格力里渥之卒同时。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开之。此英国实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107〕

为了弄清欧洲实学（科学）的源流，郭氏听“瓜得利类非有”(“Quarterly Review”，《每季评论》)编辑卜刊颇斯讲过“刚莫特学问”(Comtism，孔德哲学)〔108〕；请马建忠（眉叔）讲过嘎尔代希恩(Rene' Descartes，笛卡儿)的哲学思想：

其言以为古人所言无可信者，当自信吾目之所及见，然后信之，当自信吾手足所涉历扪摩，然后信之。既自信吾目矣，乃于目所不及见，以理推测之，使与所见同；既自信吾手足矣，乃于手足所未循习者，以理推测之，使与所循习同。于是英人纽敦因其言以悟动学（力学），意大利人嘎里赖因其言以悟天文——日绕地不动而地自动，德人来意伯希克(Leibniz，莱布尼茨）又有性理之学。〔109〕

这些都是中国介绍欧洲科学哲学思想的最早材料。难得的

是郭嵩焘的认识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比如对笛卡儿的"系统的怀疑"方法的表述便相当准确具体，从中也可以看出宋明理学对他的影响。

郭嵩焘是精通中国传统学问的人，但他食古而不泥于古，本来就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旅欧期间，他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的同时，并有机会和外国学者讨论东方的文化。如法国立瀚（里昂）东方会堂（东方学会）即曾邀郭氏入会[110]，并请其准备论文，题目之一为"中国孔子之前何教？老子学问与今道士绝异，何以道士皆宗老子？"郭氏为此做了认真的准备[111]。这些接触，当然也有助于推动郭氏对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

西方的伦理观念是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与中国儒家伦理观念颇有差别。郭氏研究的结论是：

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即尼山诲人不倦，不过曰"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而已。佛氏之法，则舍身以度济天下，下及鸟兽，皆所不遗。西洋基督之教，佛氏之遗也。孟子之攻杨墨，以杨墨者，佛氏之先声也。而其言曰，"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儒"。以杨氏之为己，尤近于儒也。……圣贤不欲以兼爱乱人道之本，其道专于自守。而佛氏之流遗，至西洋而后畅其绪，其教且遍于天下，此又孔、孟之圣所不能测之今日者也。[112]

（耶稣）为教主于爱人，其言曰，"视人犹己"，即墨氏兼爱之旨也。因推而言之曰：……人之生世，继绍乎天以成其事业，实有继事述志之责。故其自视常若天之子；而凡同为人以并生于天地之间者，皆兄弟也。其旨亦近于《西铭》，……固不能逮佛氏之精微，而其言固切近而可深长思也。[113]

这里指出儒家思想“专于自守”，是内向的，保守的；基督教精神“主于爱人”，是外向的，进取的；后者“不足为师道也，而较之中国固差胜矣”[112]。这可以视为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尖锐批评。

在政治哲学的范畴内，郭嵩焘也作了同样的比较。他写道：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幾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已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112]

这里分析了“以一身为天下任劳”的专制政治和“公之臣庶”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专制政治即使有“明君贤相”进行治理，也只可能是一种随机的、偶然的现象；如果出现了如秦皇之君、如李斯之相，那就“竭天下以奉一人”，也填不满他们的“恣睢之欲”了。只有使政治“公之臣庶”，才会“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实际的效果，便是现在西洋日强，而“中国之受患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封建政治的最高理想是所谓“三代之治”，郭嵩焘却直指“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对封建君

主制批判的深刻，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黄梨洲和李卓吾[114]，这当然是因为他开始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拿来了新的思想武器的缘故。

（四）郭嵩焘强烈地反对当时封建士大夫“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115]，反对把外国看作“夷狄”的顽固排外思想。他主张开放，主张向西方学习，在这方面被误解受打击而无悔。

封建社会在本质上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社会。它极力维持马克思形容为“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1]。在延续千年之久的这种状态下形成的传统观念中长成的士大夫阶级，思想上一直认为中国就是整个的文明世界，而把辽远的边境以外的一切民族都称之为“蛮貊”和“夷狄”，一律给加上虫豸和犬部偏旁。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人，至少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到民国初年还被袁世凯聘为国史馆总裁的王闿运，便曾批评郭嵩焘道：

>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敝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116]

王闿运的老气横秋，正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阶级的典型性格。这是一种貌似自尊实为自卑、害怕竞争害怕开放的性格。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曰：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些在爱新觉罗氏初入关时忌讳过一阵子的“圣贤之言”，到了封建末世，又被搬了出来，一方面作为抵御外来影响的精神武器，一方面作为训诫臣民不得逾越的教条。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明明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禧太后召见时语）[117]，却被舆论斥为“下乔木而入于幽谷”、“不容于尧舜之世”的丑行。何金寿的奏参、《使西纪程》的毁板，都是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口号下发动的对于这个甘愿“事鬼”的异端的围剿。

郭嵩焘通过自己两年多的实际观察，深知对西洋各国决不能再以“夷狄”视之。拿大事来说，如与非洲达和米（奴隶制国家）酋长立约，“禁止其国贩卖黑奴出口”，“杀人祀神不得强各国商民往观”，可算“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118]。拿小事来说，如英国王宫“跳舞会动至达旦”，“以中国礼法论之，近于荒矣”，而“从未闻越礼犯常，正坐猜嫌计较之私实较少也”[119]。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进步，自然也比封建社会、奴隶社会更为文明。郭嵩焘敢于承认这个事实。他写道：

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文明的)，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laf-civilized，半开化的)。哈甫者，译言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伯比里安(barbarian，野蛮的)，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

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120〕

对于当时封建士大夫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情形，郭氏斥之为“井干之蛙，跃冶之金，非独所见小也，抑亦自甘于不祥”。他说：“秦汉以后之中国，失其道久矣”，“苟得其道，则固天心之所属也”，“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121〕

所谓“中国有道，夷狄无道”，不过是由“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造成的偏见。郭嵩焘批评持这种偏见的人们道：有道与无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茫茫四海，许多国家，进步快的则为得道，不进步的则为失道；中国只占整个世界的东方一隅，而且“失其道久矣”；古代“中国”和“夷狄”的概念现在已经颠倒过来，应该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了。这一认识，说明郭嵩焘的思想不止停留在墨子“兼爱”和佛家“平等”的观念上，已经在向社会进化的现代观念靠拢了。

（五）郭嵩焘对西洋事物进行实际考察以后，对当时“洋务派”所办“洋务”的虚伪性、落后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

在国内的时候，郭嵩焘的主张和“洋务派”的主导观

点即有很大不同；但那时他主要是以书生论政，最多参加过一些交涉事件，对“洋务派”津津乐道的“造船、制器、练兵”并没有很多实际了解。出国以后，他才知道“洋务派”办的“洋务”在真正洋人的眼里是些什么东西：

傅兰雅(J·Fryer)言，在上海目睹两事：同治十三年，日本兴师台湾，沿海戒严，因派一轮船驻扎吴淞江口，以备不虞。凡共管驾兵弁三百余人，令甫下，以病告者六七十人。迟久乃开行，而告退者半，逃逸者亦半。比至吴淞，存者二十余人而已。……

一日，至铸枪厂，见用开通内膛机器，一童子司之，惟用车口机器，长二寸许，轮转不息。因诘童子：“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曰：“不过挨延岁月而已，横直总办不能知，莫吾诘也。”〔122〕

郭嵩焘听了傅兰雅这番话，心情异常沉重，对“洋务派”的腐败作风痛心疾首。他说：

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直枪炮而已哉？人心风俗偷敝至于此极，即有枪炮，亦资寇兵而赍盗粮而已。然且相为欺诬浮滥，处之泰然。闻傅兰雅之言，为之悼叹。

“相为欺诬浮滥，处之泰然”的，不就是那些“办洋务，吃洋务”的“洋务派”吗？

出国之前，郭嵩焘虽不满绝大多数洋务官僚，却还把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看成“洋务派”中少有的明白人〔123〕。出国以后，他的看法渐渐不同了，光绪三年九月初五日在伦敦致书朱克敬云：

往常论近日考求洋务之人，合肥（李鸿章）能见其大，沈尚书（葆桢）能得其实，丁中丞（日昌）能致其精，吾无能为役，……（今）

体察各国之情伪，与其所见为利病避就者，……自信于此确有所得。——孟子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诚亦无所多让。〔14〕

这时沈葆桢向顽固派屈服，拆毁吴淞铁路，郭"两次寓书陈论"，沈"竟不一回报"〔124〕。至于李鸿章，如上所述，尽管郭劝他不要专门只注意买枪炮、买兵船，李却说他的职责是搞军事，不能不这样做。对于开设学堂之说，李认为"绝不能办，亦亦无用"〔101〕。甚至乾脆劝郭道：

以后此等文字，可以不作。阁枢(军机处)、译(总署)友人均嫌尊处条陈过多，直道之不行久矣。〔103〕

于是，郭嵩焘对李鸿章也不能不渐感失望。他在伦敦见到李氏评论英、德枪炮的摺件及丁日昌译刻枪炮图说后说：枪炮谈得再多，也是"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126〕。他在伦敦写给李的一封信中意味深长地说：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6〕

这些"办理洋务三十年"后还是"全无知晓"的"疆吏"，是把李鸿章、沈葆桢也不客气地包括进去了的。郭氏还记下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Wade)在伦敦对他讲的一段话：

中国地利很丰，人力很足，要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矣，而于百姓身上

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127]

这些“稍知讲求交接”，“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的人，当然也包括了李鸿章。

就这样，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道路的郭嵩焘，在他自己的思想上，已经与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的传统观念，与封建专制政治的指导思想，与他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级和“洋务派”集团，都开始发生裂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仅仅这一点也就是很有意义的了。

(五)郭嵩焘的悲剧

郭嵩焘对封建政治、文化及“洋务”的批判态度，决定了他的悲剧性结局。1879年的归国，便是他政治生命的结束。

受命出使后不久，荐引郭氏的军机兼总署大臣文祥病卒。其他几位大臣沈桂芬、景廉和李鸿藻，对郭氏早已侧目而视。他们不顾郭的反对，硬要派一个唱反调的刘锡鸿为副使。据说刘“在京师受命李兰生(鸿藻)，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摺件(准备奏劾郭氏)，亦出李兰生之意”[128]。出国之前，郭氏曾草疏条陈办理洋务机宜，“疏成，刘锡鸿守争三日，遮遏使不得上”[129]。

刘锡鸿这颗钉子，对制约郭嵩焘起了不小的作用。郭

氏在嘲骂声中出国，心情本已不好[130]。何金寿奏参、《纪程》毁板后，刘锡鸿立即向郭发起攻击，指数郭之“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一、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一、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131]

并在使馆同人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后又“密劾”郭氏“十款”，于“三大罪”之外又加上“藐玩朝廷”、“议论黄旗”、“违悖程朱”等罪名，还有一条是“怨谤”，说“以一运司而署巡抚，以一臬司而授侍郎，国家何负于郭某，而终日怨谤”？“第一险毒处”则是举英国蓝皮书所载郭氏一段议论，“据以为交通之实证”，“直欲见诬以逆谋”[132]。

郭嵩焘曾上疏为自己辩解，请求查处刘锡鸿、何金寿勾通构陷情形。但上谕反而责备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133]，京师士大夫也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疏称：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134]

在这样的形势下，郭嵩焘只好自行引退，奏请因病销差[135]。总署本拟将郭氏查办治罪，因李鸿章力持不可[136]，才算保住面子，宣布由曾纪泽接任。其时距郭氏到

任仅仅一年零七个月。

后来郭嵩焘在他写给黎庶昌的一封信中说到刘锡鸿这件事对他的影响：

……开端奉使西洋，颇谓朝廷用人为不虚，区区才力亦尚能堪之。而于其时力举一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傅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的，自负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龁龁。不独区区一生愿力无所施用，乃使仰天欷歔，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137〕

当然不是小小一个刘锡鸿整垮了郭嵩焘。在刘锡鸿的背后，有"枢府"，有"京师议论"，有封建朝廷，还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个精通"驭下"权术的主子，虽然在令郭嵩焘出国办事时满面春风，说什么：

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138〕

在派曾纪泽来接郭嵩焘的任时，还说：

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139〕

可是"严旨训诫"起来，却又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具在，不能屡邀宽宥也！〔140〕

于是郭嵩焘只得奏请销差，回国后又称病乞休，慈禧都立即诏允。后来湖南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陛见，慈禧命他留

意人才，刘即奏保江苏题补道洪汝奎，而附片奏称如郭嵩焘之才，“似未可投散置闲，可否召令入都，俾参末议”〔141〕，结果洪被任命，郭却迄无下落。富有统治经验的慈禧，对郭嵩焘其人是心中有数的。

郭嵩焘对慈禧也心中有数。郭氏在巴黎同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 Von Brandt)作私人谈话时，曾谈到中国的进步必须俟皇帝(光绪)亲政后始有办法——

巴问：此何故？

吾谓：中国……成法，遵行已三千余年，本不易言变通。而自天津定约至今二十年，并值圣躬幼弱，大臣无敢主事者。此须俟至十余年亲政后，能考求变通，始可望有前进之机。

…………

巴言：吾在中国久，粗谙其情状。如郭大人所言，直是一字不能加，一字不能减。

吾谓：……愿巴大人深谅此等情形，稍俟之，皇上亲政之后，从容劝导；勿遽以逼迫为之，反致无益有损。〔142〕

光绪皇帝当时还是一个小孩。郭嵩焘把中国“前进之机”寄托在皇帝身上，说明他对当朝的慈禧太后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当郭嵩焘乞休归里时，湖南守旧之风正盛。郭氏以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五日抵长沙，据当天日记：长善两县竟“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官员“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

但是，在这四围充满敌意的气氛中，郭嵩焘仍然要批评国事，批评洋务。光绪五年四月初二日记：

小垣犹见人不谈洋务，吾谓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馀。若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以不谈乎？……果可以昏顽终古，则自洞庭以南，蠢蠢之三苗，至今存可也，而其势固必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

这真是表现了一个先知先觉者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精神。光绪十年正月，他在与李鸿章书中，批评当时的"名为知洋务者"仍然不能分辨洋务的"本末"，提出了"夷狄之民，与吾民同"的著名论点。

"夷狄之民与吾民同"，这和"夷狄之人皆物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前者是现代人的观念，后者是中世纪的观念，二者是无法调和的。郭嵩焘以先知先觉自任并没有错，问题是当绝大多数人仍在坚持旧观念时，先知先觉者的日子并不会好过。结果打击和冷遇终郭嵩焘之一生，绝不止"区区毁誉"而已。

在继续当一个批评者的同时，郭嵩焘也曾想在故乡做一点推行"教化"的社会工作，但是亦无一不遭梗阻。光绪五年在省城组织"禁烟公社"，好不容易邀了十来位朋友参加，其中还有人"以女病不肯列名"，有人则"遣其子至，而自以病辞"，有人甚至"以禁烟为骚扰，谓合长沙一省城，烟馆三千有奇，一旦绝其生理，此三千馀之穷民激而称变，

何以御之”[143]？光绪十五年省河开行轮船事，他三上其议，卒不果行，反招来王闿运一场讥讽：“先生休矣！不如专攻郑康成、剽学黄山谷之横恣优游也”！[144]

而郭嵩焘却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他于光绪十五年写道：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145]

而对于“洋务派”的一些设施，他也始终坚持了批评的态度。在他去世前一年，张之洞在两湖开办煤铁，购置机器，筹设电线。郭氏论张“能有豪杰之风，而所行亦实切要便民”，但对企业一由政府垄断的效果则深致怀疑。他的基本论点是：

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4]

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道：

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国家有所举废，百姓皆与其议；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汽轮车之起，皆百姓之自为利也。自数十里数百里以达数千万里，遍及泰西十余国。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比倚，合而同之。民有利则归之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国常有余[146]。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却是：

在官来往上下，必以轮船，湘人仕外者亦然，而独严禁绅民制造。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147]

郭嵩焘的这些议论，依然是“吃洋务”的官老爷们所

不愿听的。在凄凉的晚景中，他的心情落寞，于去世当年春抱病撰成《玉池老人自叙·续记》，谓：

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距今十馀年，使命重叠，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谙知，不似从前之全无知晓。而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日积而不知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

这便是郭嵩焘对他自己大半生涉猎洋务的最后感想，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矣。

郭嵩焘死于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1891.7.18)。虽然王先谦等具呈，李鸿章代奏，讲了他为人与治学的许多好话，如“生平廉洁自矢，任运司时裁汰规费；出使三年，开报公款仅薪水、房租两事，其他皆自支销；归后家无馀赀，惟以书院修脯自给；文章学问为后进所宗，生平纂述甚富，所著《礼记质疑》四十九卷，业已成书，为海内通儒推重……”[148]慈禧太后还是不准给他立传赐谥，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一个思想背叛者的“原则性”。

虽然本文目的在于讨论郭嵩焘在近代思想史和洋务运动中的地位，不准备也没有可能对郭氏整个生平和事业作出叙述和论断。但仍有必要指出：郭嵩焘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上层人士，他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马克思所谓“隔绝状态”下的政治文化观念的批评，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所作的批评，代表着刚刚从封建阶级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郭嵩焘主张实行开放，主张向西方学习，都是

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的社会。这从使古老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看，可以认为有它的进步意义；但从反对一切剥削、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看，又是颇有问题的了。“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便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提出来的。

郭嵩焘从不隐瞒他轻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同治六年，总署就外交、洋务请地方大吏各抒所见，曾国藩曾有借民拒外之说，郭却大不以为然，对曾说：

> 据中国亿万小民与彼为仇立论，此正数十年来中外诸公所用以为藏身之秘术者。中国小民，何知远计哉？洋人弄而玩之，夺其利而散之；稍厚其资，受其雇役，靡然以从。据此为言，适为洋人所笑。而中外诸公至今无能省悟，惜哉，无是可也！〔62〕

在欧洲，郭氏对“君民同主国政”、“国政一与民共之”很感兴趣。但是这里所说的“民”都是“富民”，也就是资产阶级；而对于工人搞罢工、群众闹革命，他则极不以为然，例如说：

> 白兰萬尔得工匠数十年前纠众滋哄，减工加价。……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情形与此正同。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但接下去又说：“然用人行政一与民同，而议绅得制其柄，则又有可为程式者。”）〔149〕

在归国途中，郭氏听到一个法国“君党”大讲“法国改立民政”和美国“以民制君，纪纲倒置，为弊滋甚”，也就同意他的一些观点，如谓：“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德、意、西、俄屡有暗杀君主、大臣之事，

亦是泰西巨患"，"虽行民主，要须略存君主之意，而后人心定，国本乃以不摇"[150]。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民主观念的局限性。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野心和剥削本质，不能说郭嵩焘没有一点认识。据文廷式记郭氏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初九在寄禅和尚开的"碧湖吟社"会上说过：

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事当在二十年内……[151]

但他总觉得西方国家眼前的利益只在通商，军事进攻的危险并不十分迫切，所以在对外交涉上一贯反对言战。当然，象僧格林沁那样"将官兵去衣冠诈称乡勇""悄悄击之"的做法，和张佩纶[152]、李鸿藻等人"派兵东征登陆日本"的建议，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馀，加以反对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对左宗棠用兵新疆，彭玉麟主张抗法，他也曾经加以反对，那就很有问题了。连曾国荃也对郭责备左有"激怒之意，乐战之心"表示不满，驳他道：

必谓有激怒之意，乐战之心，未免求之过深。况彼之怒与否，初不系乎我之激不激，彼之战与否，亦不系乎我之乐不乐也。……我诚上下一心，百度修举，彼必持重而不轻发。如其不然，我虽兢兢焉惟惧生衅，彼且将激我之怒，以遂彼乐战之心，尚何待我之迫彼哉！[153]

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荃驳郭嵩焘驳得十分有理。

但也需要指出，尽管郭嵩焘在向国内建议时反对左宗棠用兵，甚至还讲过“喀什噶尔之地宜割与雅谷刊(Yakul Beg，即阿古柏)”[6]这样的错话，但在对外交涉中他却并未丧失立场。如光绪三年五月初五日(1877.6.15)照会英外相，指出“喀什噶尔本中国辖地”，“中国例应收复，并非无故构兵”[154]。后来英国以斡旋为名，劝中国与阿古柏“议和息兵”，郭氏曾据以入奏，建议接受调停。但他致函英国外相，仍只表示可将英外部照会报告朝廷，“本大臣奉使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理；一切由中国国家权衡，亦非本大臣所能与闻也”[155]。在入奏时，也申明：

> 臣以喀什噶尔应抚与否，宜由总理衙门请旨办理。其办理之法，必应由督兵大臣左宗棠审度情形，……如幸西路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摺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终止。[66]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批评郭嵩焘的主张错误，但也不能“求之过深”，说他有什么卖国的嫌疑。

尽管郭嵩焘有过不少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却无碍于他作为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的历史地位。

郭氏被任使事时，赫德(Robert Hart)从北京向英政府提供情报，称其“为一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156]。当郭氏离英归国，伦敦《泰晤士报》写道：“郭去曾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158]

《字林西报》也写道："凡熟悉欧洲政情者，均知郭氏对其政府确已尽职"。又云："郭氏已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与外国相处无损于其影响与威仪"〔159〕。这些就是当时西方人士对郭氏的印象。被马克思称之为"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的《每日电讯》原来准备让大家看"满清大官"出洋相，结果并没有能够看到。郭嵩焘虽然在"天朝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面前"不能屡邀宽宥"，却在"地上的世界"里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尊重。他并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在开放政策已被宣布为国策但又还在不断被干扰和误解的今天，对郭嵩焘这样的人物不实行"一刀切"，而是作一点实实在在的研究，恐怕是不但颇有趣味，而且也颇有意义的吧！

资料来源

〔1〕《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P.1—8。

〔2〕《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P.30—35。

〔3〕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原载《申报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4〕《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三《致李傅相》。

〔5〕《清鉴纲目》卷十五，光绪二十六年五月，郎中左绍佐奏。

〔6〕《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一《恰敦致伯相》。

〔7〕《清末外交史料》卷四，光绪元年十一月，《请将黔（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

〔8〕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记。

〔9〕《洋务运动》第一册P.136—144，《条议海防事宜》。

〔10〕光绪三年二月廿七日记。

〔11〕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记。

〔12〕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记。

〔1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十章第六节曾指出：郭嵩焘提出的主张与洋务派的主导观点的分歧，"带有本质意义"，郭氏"可以说是（洋务派遇到的）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反对者"。

〔14〕《中和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郭筠仙手札》。

〔15〕《养知书屋文集》卷十《致曾中堂》。

〔16〕《湘绮楼日记》第十一册，光绪八年九月朔。

〔17〕《养知书屋文集》卷廿六《书湘乡易龙长先生轶事》。

〔18〕《梓湖文录》卷七《郭氏家传》，《湘阴郭氏家谱》卷九《杂述》。

〔19〕《曾文正公文集》《湘阴郭府君墓志铭》。

〔20〕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9)《郭嵩焘先生年谱》，道光十一年辛卯："田租无所出，先生家往往不能举餐"。如果有很多土地，收成再差，也不至于到"不能举餐"的地步。

〔21〕郭氏1882年与赵焕联书称："以'太和'倒闭，积存一空。"这说的是他把积蓄投资于商号（或银号）的情形。他到1890年以遗言处分产业时，仍有存款一万两。均见《年谱》。

〔22〕《云卧山庄尺牍》卷八《致伯兄家书》。

〔23〕《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五《临终枕上诗》："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

〔24〕《养晦堂文集》卷三《复郭伯琛孝廉书》。

〔25〕《曾文正公书札》卷一八《复李少荃》。

〔26〕柳宗元《小石城山记》。

〔27〕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记，录自作《湘中竹枝词》注。

〔28〕《曾文正公文集》《湖南文徵序》。

〔29〕光绪五年五月初七日记。

〔30〕咸丰六年三月二十日记。

〔31〕咸丰六年四月廿九日记。

〔32〕同治五年八月初一日记。

〔33〕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记。

〔34〕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记。

〔35〕《江忠烈公遗集》卷一《致郭筠仙书》。

〔36〕《曾文正公家书》卷五。

〔37〕《养知书屋诗集》卷七《奉呈江廉使忠源三首》。

〔38〕《养知书屋文集》卷三《罪言存略小引》。

〔39〕《养知书屋诗集》卷二《丰乐镇题壁诗》。
〔40〕《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与陈懿叔》。
〔41〕《绥边徵实序》。
〔42〕咸丰十年八月初五日记。
〔43〕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记。
〔44〕《东华续录》咸丰卷六十四，八月丙子。
〔4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P．173。
〔46〕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九日记。
〔47〕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P．20。
〔48〕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记。
〔49〕《养知书屋文集》卷七《书〈海国图志〉后》。
〔50〕咸丰六年正月廿五日记。
〔51〕咸丰六年二月初九日记。
〔52〕咸丰八年八月初十、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七、初九、初十等日记。
〔53〕咸丰八年九月廿五日记。
〔54〕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七日记。
〔55〕咸丰八年十一月廿八日记。
〔56〕咸丰六年正月廿三日记。
〔57〕咸丰六年二月初七、初八、初九、初十等日记。
〔58〕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记。
〔59〕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记。
〔60〕同治二年二月初七日记。
〔61〕《四国新档》英国档P．854—855。
〔62〕《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郭嵩焘致曾国藩》。
〔63〕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记。
〔64〕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记："（恭王）以精透洋务相推许，至于数四"。
初十日又记云："此行由文相荐引无疑"。
〔65〕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五《复沈幼丹制军》。
〔66〕《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使英郭嵩焘奏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核办片》。
〔67〕《刘坤一遗集》书牍卷之六《复左中堂》。
〔68〕《湘绮楼日记》第五册。
〔69〕光绪二年二月初一、三月廿二、闰五月初二等日记。

〔70〕《枕花圣解庵日记》丁集第二集P.15。
〔71〕《湘乡曾氏文献》第九册P.5421。
〔72〕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记。
〔73〕光绪三年二月廿四日记。
〔74〕光绪三年七月十六、十七日记。
〔75〕《使西纪程》十一月初八日。
〔76〕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日记。
〔77〕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记。参看刘锡鸿《英轺私记》（《走向世界丛书》本）P.100《井上馨谈西学》一节。
〔78〕光绪四年二月廿九日记。
〔79〕光绪四年十月初八日记。
〔80〕光绪三年二月廿七日记。
〔81〕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记。
〔82〕王韬《漫游随录》只在《游览璅陈》一节中用一百来字记述英国"集议院""垣墉高峻，栋宇崇宏"的情况。
〔83〕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84〕《康南海自编年谱》。
〔85〕光绪二年十月廿一日记。
〔86〕《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一《致沈幼丹制军》。
〔87〕光绪三年十月廿四、廿五日记。
〔88〕光绪四年九月廿一日记。
〔89〕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记。
〔90〕光绪三年二月二十日记。
〔91〕光绪三年二月廿九日记。
〔92〕光绪三年三月初三日记。
〔93〕光绪三年三月十一日记。
〔94〕光绪三年三月十四日记。
〔95〕光绪三年十一月廿四日记："罗稷臣留谈化学，极可听"，以下详记化学原质（原素）六十二种及物质三态。光绪四年二月初七日记："严又陵议论纵横，因西洋光学、声学尚在电学之前"，而谈及某些物理原理。
〔96〕《碑传集补》卷末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

〔97〕严译《法意》卷十一第八页案语。

〔98〕严译《法意》卷十第五页案语。

〔99〕光绪四年六月十七日记云："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指刘锡鸿）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

〔100〕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记。

〔101〕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七《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

〔102〕樊守义，山西平阳人，康熙四十六年偕泰西教士艾约瑟往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五十九年回国，有《身见录》，残稿藏梵蒂冈。在此以前，生长北京的巴琐马（Bar Sauma）曾于元世祖时被伊儿汗派遣去罗马教廷。关于此事的记述原文为古波斯文，至今尚无中文译本，在中国并无影响。

〔103〕谢清高，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少时从贾人走海南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船"随贩"，十四年中遍历世界各地，后因盲目流寓澳门，曾将其海外见闻口述成《海录》一书。

〔104〕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自述其归国时"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予之汉文，乃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习者，为时不过四年，以习汉文，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走向世界丛书》本P.29）

〔105〕王韬《漫游随录》《新埠停桡》一节自述其出国原始云："余至香海，与西儒理君雅各译十三经，旋理君以事返国，临行约余往游泰西，佐辑群书。"

〔106〕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记。

〔107〕光绪三年十月廿九日记。

〔108〕光绪三年四月十九日记。

〔109〕光绪四年七月二十日记。

〔110〕光绪四年七月初八日记。

〔111〕据日记，郭氏曾就道家的历史、中国钞法、黄帝周公孔子、中国蚕业、古代中西交通等方面作了参加讨论的准备。

〔112〕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记。

〔113〕光绪四年二月十四日记。

〔114〕李贽最激烈的话是"人人皆可以为圣"，只反对了"天生圣人"的说法。黄宗羲强烈控诉了"后之人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罪过，认为"天下不能一人而治"，但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用

新的政治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

〔115〕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P.26。

〔116〕《湘绮楼日记》光绪六年二月初二日。

〔117〕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记。

〔118〕光绪三年十二月廿七日记。

〔119〕光绪四年四月廿二日记。

〔120〕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记。

〔121〕光绪五年二月廿六日记。

〔122〕光绪五年二月十四日记。

〔123〕《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郭筠仙来，其言欲天下皆开煤、铁，又欲中国皆造铁路。又云，方今洞悉洋务者止三人，李相国、沈葆桢、丁日昌也。"

〔124〕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记。

〔125〕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八《复郭筠仙星使》(光绪四年正月廿六日)。

〔126〕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记。

〔127〕光绪三年十月初七日记。

〔128〕《花随人圣庵摭忆》P.162录郭氏与沈葆桢书。

〔129〕《郭嵩焘先生年谱》P.532。

〔130〕郭氏于上海启程前复书沈葆桢云："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追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花随人圣庵摭忆》P.160)

〔131〕《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郭嵩焘来咨附粘片》。

〔132〕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记。

〔133〕《德宗实录》卷六十。

〔134〕《涧于集·奏议》卷一《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片》。

〔135〕《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一《复曾沅浦宫保》云："刘锡鸿之凶悖，译署稍能裁之以正，不过相假借，嵩焘老病馀生，捐弃海外，亦不至乞归。"

〔136〕光绪四年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致函总署周家楣："筠轩(仙)前信，深怪总署致书不少慰藉，谓似偏助云生者。其视官若敝屣然，即使认真查办，似不过褫职，而不应更加馀罪也。"

〔137〕《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三《致黎莼斋》。

〔138〕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记。

〔139〕曾纪泽《使西日记》(《走向世界丛书》本)P.6。

〔140〕《德宗实录》卷七三第九页。

〔141〕《刘坤一遗集》。

〔142〕光绪四年八月廿七日记。

〔143〕光绪五年九月初一及十一日记。

〔144〕《湘绮楼日记》第十五册，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八日。

〔145〕《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八《铁路议》。

〔146〕《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八《铁路后议》。

〔147〕《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三《与友人论行西法书》。

〔148〕《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郭嵩焘请付史馆摺》。

〔149〕光绪四年四月十八日记。

〔150〕光绪五年正月廿七、二月初一日记。

〔151〕《文廷式全集》第二册《志林》。

〔152〕就是这个张佩纶，后来在马尾战役中"闻炮声先遁"，丧师辱国，受到充军处分。

〔153〕《曾忠襄公文集》。

〔154〕General Correspondenc, F. O. 17/768, 1877, PP.60—63, 66, 附中文原本。

〔155〕General Correspondenc, F.O.17/768, 1877, PP.42—43, 附中文原本。

〔156〕Confidentiel Print, F. O.405—20 No.31, P34—35, Sir. T. Wade to the Eart of Derby, Pekig, Feb. 3, 1876.

〔157〕The Times, Oct, 3, 1878, P.7.

〔158〕The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4, 1879, P.291。

凡 例

一、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据郭氏手稿过录编次印行，包括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的日记约五十五万字；其中从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至五年三月初五日出国期间的日记约五十万字全录，二年出国前和五年归国后的日记则只节录与出使、洋务有关的部分。

二、手稿本无题签，亦未依年月分卷。此次将主要部分按月编次，加上出国之前、出国途中、归国途中、归国之后四段，共分为三十卷。各卷标题及《伦敦与巴黎日记》书名，均为编者所加。

三、为便利阅读，除加标点外，每天日记酌分段落，并在书口加小标题。

四、出国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郭氏曾加以整理，寄呈总署后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今将郭氏手定稿本与刊本对校，录出异文，用小五号宋体字逐日排于《卷二·出国途中》每天日记之后，供读者参看。

五、手稿文字未作任何改动，笔误亦保留原文，而在其后加方括弧，用五号楷体字着明正字，或作简单说明，个别情况下亦采用按语形式，如：

日本公使上野景贤〔範〕　　（五年正月初五日）

海口高出荷兰都城二十里〔？〕　　（四年六月初七日）

停止子口半口〔此口字衍〕税　　（四年六月三十日）

……宰相统理国政，库房其总汇也，其名曰怀得哈尔。怀得哈尔，译言“北堂”〔按：怀得哈尔（White Hall），当译作“白厅”。郭氏不懂英语，全凭传译。湖南人“白”、“北”不分，因而致误〕也，言〔犹〕中国言“南衙”、“东阁”。　　（三年十月初一日）

六、其他由编者补入的文字，亦用五号楷体加方括弧，以示区别，如：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　雨，致总署……

七、手稿原阙字用△表示，漶漫不能辨识之字用□表示。

八、手稿中的小字夹注、旁批，改为和正文一样的五号宋体字，但加圆括弧以别于正文，如“已刻到槟榔屿洋人名之碧澜”，今作：

已刻到槟榔屿（洋人名之碧澜）。（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但卑称所用小字则迳改大字，不加括弧，同时取消所有表示尊称的抬头和空格。

九、日记略加注释。注文用六号宋体字排于各卷卷尾。注释的范围，限于不通行之外国专名（绝大部分为郭氏用汉字对音写出之外国词语），如：

〔48〕哥斯建斗罗：Coast Castle，海岸堡，英国早期在西非沿海的拓殖地据点，位置在今加纳境内。（卷十六）

〔21〕恩娄萁欧姆：日文いのうえかずる之对音，即井上馨，当时任日本大藏卿，在英国考察财政。（卷五）

〔14〕挨尔膏尔：Oil Shale，油页岩。（卷十二）

〔8〕锉弗林斯法尔齐立法尔姆安得科谛费格林升阿甫英得纳升尔那：G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al Law，国际公法讨论会。（卷十一）

十、多次出现之专名（包括汉字对音记法不一的），只

在首见时加注，并列出异名，如：

以福建渣甸[10]事就沙逊一谈，渣甸即义〔怡〕和也。

（三年五月初八日）

嘉定（中国名之渣甸）、斯白里来见，均为保护吴淞铁路……

（三年六月十六日）

嘉甸偕克希克来见，言福建筹借洋款议单存威妥玛处。

（四年二月十一日）

只在首见时注作：

〔10〕渣甸：Robert Jardine，又作嘉定、嘉甸。（卷八）

说　明

(一)大事记系以年、月、日，行首阿拉伯数字为日记正文页码。

(二)内容主题索引，略依事物性质分类，以类相从。数字为正文页码。

(三)单位名称索引，各类单位均按日记正文中首次题名先后次序排列。外国名称之对音尽量还原，并加今译；无法还原及今译者暂阙。数字为正文页码。

(四)人名索引，中国人以姓氏笔划为序，外国人以字母排行为序。数字为正文页码。

(五)出版物索引，报刊及图书分别按日记正文中首次

题名先后次序排列。数字为正文页码。

(六)全书注释索引，按汉字笔划及笔顺（一丨丿丶乚）排列，行末数字为注释所在卷数。

(七)编者学识谫陋，有一些专名无法确定原文，有一些人物且不知其生卒年，各卷末的注释亦难免有错误和遗漏。深望海内外学者不吝指教，俾能于再版时补正。

目　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钟叔河 ·1—4

叙论：论郭嵩焘………………………………钟叔河 ·1—58

凡　例…………………………………………………………1—4

卷　一　出国之前（节录）………………………………1—26
卷　二　出国途中（附：使西纪程）……………………27—98
卷　三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起）…………………99—110
卷　四　光绪三年正月…………………………………111—130
卷　五　光绪三年二月…………………………………131—164
卷　六　光绪三年三月…………………………………165—194
卷　七　光绪三年四月…………………………………195—224
卷　八　光绪三年五月…………………………………225—250

卷　九　光绪三年六月……………………………251—270
卷　十　光绪三年七月……………………………271—296
卷十一　光绪三年八月……………………………297—318
卷十二　光绪三年九月……………………………319—354
卷十三　光绪三年十月……………………………355—388
卷十四　光绪三年十一月…………………………389—418
卷十五　光绪三年十二月…………………………419—448
卷十六　光绪四年正月……………………………449—488
卷十七　光绪四年二月……………………………485—522
卷十八　光绪四年三月……………………………523—560
卷十九　光绪四年四月……………………………561—592
卷二十　光绪四年五月……………………………593—634
卷廿一　光绪四年六月……………………………635—674
卷廿二　光绪四年七月……………………………675—702
卷廿三　光绪四年八月……………………………703—742
卷廿四　光绪四年九月……………………………743—776
卷廿五　光绪四年十月……………………………777—808
卷廿六　光绪四年十一月…………………………809—840
卷廿七　光绪四年十二月…………………………841—878
卷廿八　光绪五年正月（二十日止）………………879—902
卷廿九　归国途中…………………………………903—970
卷三十　归国之后（节录）………………………971-1022

索　引……………………………………………1 — 13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索引目录

(一)大事记 …………………………………… 1—12

(二)内容主题索引 ……………………………13—27

1. 使　事……………………………………………13

2. 重要观点………………………………………16

3. 洋　务……………………………………………17

4. 西学与洋情……………………………………20

(三)单位名称索引 ……………………………28—57

1. 国家机关………………………………………28

2. 社　团……………………………………………30

3. 学　校……………………………………………36
4. 企　业……………………………………………40
5. 其他单位…………………………………………48
6. 游观场所…………………………………………52

(四)人名索引 ……………………………………58—93
1. 中国人……………………………………………58
2. 外國人……………………………………………63
3. 泰西历史人物……………………………………71
4. 泰西君王…………………………………………84
5. 神话人物…………………………………………90

(五)出版物索引…………………………………94—107
1. 报　刊……………………………………………94
2. 西文及新学图书…………………………………97

(六)全书注释索引 ……………………………108—133

卷 一

出国之前(节录)

光绪二年，岁次丙子，春二月癸卯朔 入东华门听宣。下午诣陈筱航周荇农两前辈、潘伯寅谈。

伯寅处晤翁叔平，相与谈滇案始末。吾谓京师士大夫每议总署之过秘，亦未尝不欲求知洋情也。方今十八省与洋人交涉略少者，独湖南与山西耳。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洋情，不乐，诟毁之。然则士大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人皆知诟毁洋人，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冯展云劝却使命

冯展云前辈在福建，以明刻《庄子》相遗，意以却使命为劝。近取读之，颇有会悟。庄生于人世是非之情，说得极微妙。彼此各有是非，从何正之？置之弗辨焉可矣。

初二日　刘云生早过，留饭。经笙相国询及谢隐庄之为人，疑赫总税司[1]计谋皆所赞画。吾谓隐庄好事，而存心非为害者；赫总税司见解尽高，亦不至求助谢君。

初五日　上兵部及总理衙门。毖噜[2]公使爱勒谟尔将赴日本，约至总署话别，并往晤叙。英公使威妥玛[3]于闽、浙两省旧案，照会频仍。沿海各省，亦惟闽、浙两省处置多不得法，实与以寻衅之端。

初六日　英使遣翻译梅辉立[4]、俄使遣翻译柏百福，均以事诣总署相询，一往见之。夜苦插气及胸膈板胀。

占课大凶

初七日　陈筱航前辈为起一六壬课，占出洋吉凶。据云："大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朦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阅之浩叹而已。

初八日　上兵部及总署衙门。梅辉立来见，传威使之命，意图一邀酌。

太后首次召见

初九日　兵部值日，蒙召对，醇贝勒带见。问："日来总理衙门办理幾案？"对："德国福建西洋山劫案、英法两国夔州税案，日来正在办理。"问："各国公使可时常到署？"对："时常有公事来署会议。"问："威妥玛可时常到署？"对："威妥玛有公事亦时常来署会议。"问："近来可提起云南一案？"对："近来不曾提起。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从屏

安

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要在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经洋人一回要挟，中国亦伤一回元气。所以应付之法，在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

洋人意在通商为利而已

问：“他们只是得一步进一步？”对：“得步进步是洋人惯技，然要须是有隙可乘。若一处之以理，遇有争论，一以理折之，亦不至受其要挟。洋人性情在好胜，在办事快便，在辨论有断制。得此三层机要，未尝不可使受范围。”问：“京城办理洋务比外面为难？”对：“外面未尝不需索，总须随事以礼自处，使不至为所胁持。臣与洋人交涉久，颇谙悉其性情。大约凡事必争先一着，是办理洋务第一要义。”

问：“日本与高丽情形何如？”对：“日本遣其开拓使黑田由松花江出高丽之东。闻总税司赫德言，日本使入高丽境，高丽仍拒不纳，现尚未有动静。”问：“应怎么办法？”对：“臣等曾与日本公使言：高丽不愿通商，不应去找他。李鸿章亦如此驳斥他。渠言不求通商，但求使臣到高丽时一加接待。高丽却是负气不相接待。”

太后问日本与高丽情形

太后因与勒贝勒言高丽事甚悉。问“日本公使系何名？”对：“森有礼。”问：“森有礼闻极狡猾？”对：“威妥玛性情暴急，以刚胜；森有礼以柔胜。其坚强狠忍，遇事必要于成，却是相同。”问：“他们系简第一等坏人来中国作哄。”对：“日本向来负强，近来专意学习西法，意在兼并，高丽兵力恐不能敌。”问：“高丽逼近东三省，极是可虑。”对：“从前法、美各国兵船到高丽，高丽总是堵击。西洋通商，无处不到；

因高丽病弱，亦不甚属意。此次日本与高丽寻衅，诸国未尝不暗中怂恿。”

问：“洋务事可曾问文祥？”对：“一切仍是文祥主持，近来却是病。”问：“闻说病甚重？”又问勖贝勒赞其细心勤慎。对：“文祥实是国之元臣，病根却是深，可虑之甚。”

丁日昌办事极精核

十一日　风，寒。上兵部及总署衙门，见丁禹生中丞咨件，知已于正月十一日履任。在船政清厘各件，均极精核：

一、据日意格[5]请，调在英国高士堡学堂肄业生刘步蟾、林泰曾二名，派入英国战船学习驾驶。从前在船政学堂张成、吕翰，现在扬武轮船，前赴日本系由香港学堂调取，仍请饬知府唐廷枢、同知黄达权前赴香港学堂，选取肄业生学习有成者，以资应用。

一、劾管带福靖新后老后两营总兵王正道、帮带新后营参将李忠元操防不力。王正道革职，李忠元以守备降调。

一、奏报轮船操防情形。湄云、飞云、镇海各船均自北回南；万年青、济安、靖远、振威、福星各船会合操演。帆索枪炮以万年青、振威为优；操演舢板帆桨以济安为优；操演洋枪中靶以靖远、震〔振〕威为优；操演水雷以振〔镇〕海、振威为优。请派道员叶文澜、游击吴世惠出五虎门外合操，并察看吴世惠能否胜管带之任。

法国调查印支与中国边界情况

一、报法国现驻安南帅纲海口（英语谓之西贡，为法人所占安南第一要紧海口）之法总督派总兵七人前往安南内地及云南、四川、广西边界，并缅甸、南掌[6]、暹罗、印度，凡与中国交界处形胜、山川险要、地利物产各情形，

绘为图说，于川、滇二处言之尤详。始译出总说一卷，仅及百分之一。检阅之，益见西人用心之深。 西人用心之深

其言西藏，有五大江：曰怒江，曰伊拉乌抵江[7]，曰澜沧江，曰湄江，曰扬子江。有戏马来雅山[8]间阻江水，水从低山旁流；其高山一路，袤延广东之西江、东京之浩低江、暹罗之湄南江。扬子江西名蓝江，绵亘中国，为一大经流，逶迤屈曲而东而北出。怒江向西而东，至孟加拉，通于刚治河。

又言游览东印度向推葡萄牙为首。一千五百年间阜你斯人尼高拉地刚低、一年〔千〕六百年初鲍老纳人绿道肥格所载商务甚为明白，尤在葡萄牙之前。又言一千八百初年间，英势渐强于印度。一千七百十四至十八年，庞苏伟里特烈雷基斯摩绘云南省图，并搜索邻境实情。

末始云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探柬埔治[9]并盎高尔[10]旧迹之役。总其事者特拉格来，随带探员七名：都司晃西士加尼、守备特拉巴尔脱，以其熟悉本土人情也；医士舒裴，以其精通地学也；艺农务董士、三等医士到来尔，以其精通植物之学也；外务执事特格尔乃，以其明于交涉事宜也；通事帅根，以其通暹罗、安南语言也；柬人阿来克西斯凹姆，以其通柬、安两国语言也；亲密维持，则水部外委克削伯尼也。特拉巴尔脱主约束护勇；舒裴主探究地脉，查明矿产；到来尔主查考各地人畜草木气色；特格尔乃主记载方土民风。彼其人才之盛如此，用心之勤如此；中国一以伯言目论当之，安坐以肆其訾毁而已，此所以可惧也。 此所以可惧也

十三日　接丁禹生信。潘伯寅见之，谓其语语打入心坎，字字皆中窾要，称其为人杰。其上伯相书，论台事与鄙见若合符节，禹生乃尤言之恳切。披大郤，导大窾，是真健者。

十四日　上兵部及总理衙门。英翻译梅辉立、法翻译师克勤及总税务司赫德均来署会谈。同文馆教习丁韪良[11]见示《星轺指掌》译本（第四十九节、五十节尤多见道之言），因相就一谈，兼晤李壬叔。

十五日　总理衙门陈奏琼州口通商情形。

丁日昌翻译法国探员报告

十八日　雪。上兵部及总理衙门。见丁禹生翻译法国探员由安南至暹罗、南掌、缅甸各国情形。所历之河曰桑袍尔河（下南掌地名）、阿刀巴河（亦地名，登斯吞、阿刀巴两邑之河）、当里而巴河（省治地名），曰刚邦郎河（盎高尔各江之总汇，南有哈美尔旧迹）；曰囊呼河（从新康过河）；曰时根河（河源与湄南江发源地之山相对）；曰囊可河（本南掌地，今属缅甸）、囊波河、挡好河、囊冷河（以上发源东、澜两江间之湖潴）；曰囊麻依河、囊须河（为暹、甸〔缅〕两国分界处）；曰囊乌恩河、囊央河、囊横囊哈支河（并在缅甸境）。

上南掌都城曰郎拨拉彭[12]，下南掌都城曰排沙格[13]。排沙格王尚在，而弱小不能立国。上南掌王称郎王。其南掌地方如克线当、梦伦、克线坑、新掠泼杭，并有王及诸酋长（坑王驻扎之地曰梦游）。克线坑东北有城曰思茅，中国边境也。郎拨拉彭以上有三路通中国：一溯湄江而上经暹罗、缅甸两国相争蹂躏之地而出缅境，以通云南；一直北

循湄江右支褒呼河以通云南，一穿东京、安南两界中抵广西。柬埔治本大国，为暹罗所侵。排沙格为缅甸所侵。南掌境内曰乌棒，曰斯登吞，曰克线坤（已属缅甸），曰梦襄，曰梦央，曰梦游（坑王驻扎之地）。

法国首相曰加拉烘，驻安南总督曰特拉格郎提爱，总办探路大臣曰特拉格来。

有告言景廉有劾奏鄙人一摺，知其为左季高所劾，而逞志于其乡人，以图报复也。诣经笙相国询之，其言极为顽悖，等诸犬吠驴鸣之无知而已。

二十日 魏赓臣、谢隐庄枉过，述悉外间有联语相诮，余初未之闻也。此等谬悠之人言，盖早付之度外，不足以撄吾心也。 联语相诮

廿一日 上兵部及总理衙门。威妥玛、梅辉立、赫德并会谈。威使气焰殊甚，论及上海开修铁路，直谓渠原可分示停止，今中国所以相处如此，因历数现办各案情形，且曰台湾此两月内必有事，须小心看顾云云。诸公相与唯唯而已。与洋人交涉，不求所以自处，而安坐以听洋人之挟持，念此为之气短。而士大夫相与蚩蚩，横生议论。朝无大臣，遂使群口嚣然，莫有能禁遏者，所关殆非浅也。 威妥玛气焰殊甚

廿七日 上兵部及总理衙门。因陪经笙相国、锡卿大农至德国公使署。巴兰德[14]叙述安那船一案拟复一照会，其言极亢，大约言本国自行办理，持论与威使略同。而巴使与其翻译阿恩得立言极婉曲，意若惟恐与中国参差。而中国处理多不如法，惟鄙人能心知之而已。 至德国公使署交涉

黎召民在伦敦纽约设立行栈

廿九日　上兵部及总理衙门。见《申报》，知黎召民去岁议设立伦敦洋行，已经定议。洋行名曰“宏远”，分设香港、福州、上海三处；美国之牛约口[15]，亦分设行栈焉。

〔三月〕初四日　上恭邸一书，饬罗云汉〔翰〕往送，甫出门，遇橐驼阻道。云翰不善控制，从马上翻跌，伤焉。改饬刘升，行至街口而返。问其故，曰：“闻复有传唤。”盖家人辈误传也。书内所言，方谋引退，而歧误如此，亦未知其何祥也。然此次奉使，诚不免韩愈可惜之叹，固亦早知其不祥，一切更无烦推究也。

初五日　总署忽传经相之命，嘱入署与梅辉立会谈。比往，则威妥玛亦至，怒声遽色。人知其强狠，而不知其于此实具有苦心，非深于洋务者无从与言也。

求退

初六日　诣恭邸及沈经相，申述所以求退之旨，相与慰留。

初八日　桂午述所闻于鄂人之言，直以景廉为一时公论所自出。人心迷乱，至于此极；欲无召辱取侮，不可得矣！

初九日　上兵部及总理衙门。见筱荃、觐堂两钦使信，始知格维讷已于二月十一日抵滇，丁介藩甫与论及查办蛮允一案情形，尚未能定议也。

十二日　复孙琴西书，论洋务得失。

十三日　丁酉同年公饯孙琴西，万藕舲主其事；予以在告中，不能赴也。沈经笙相国过谈，属无庸续假。文博川亦遣使慰问。周桂坞过谈，言见宝佩蘅相国，专属致意，

勉为一留。此无他，以出使英国，无人肯承此役者，留为供此一差耳。潘伯寅枉诗，读之怃然。伯寅可谓有心人矣。

十五日　周荇农、李壬叔枉过。壬叔为述威妥玛照会总署：钦差不宜有二人。总署因答以许君另有差委。询问于何知之，曰："闻诸谢隐庄，隐庄闻诸赫乐斌。"果尔，是适以成就许君之名，而使吾无以自处。计此举必成之隐庄，所以为我累深矣。 钦差不宜有二人

二十日　萧屺山过谈，语悉景秋屏奏件，与所闻正合。并我所竭力维持，以求免总理之为难者，不谓竟以此避谤。此中国虚骄之气，所以不及外人也。

吴春帆辞行，不求一见。刘冰如、孙琴伯〔西？〕则并不辞行。得罪政府，遂为人所轻易如此。

廿二日　复合淝相国一信。潘伯寅过谈，相劝引退甚力，真能不作世俗周旋语者。威妥玛遣其翻译禧在明[16]枉过问疾。欲倩总署武弁往答，又恐启诸公之疑；欲径遣人往，许仲韬辈又将执此以为讥议。真觉无谓。 恐启诸公之疑

廿四日　魏赓臣过谈，知英使威公欲遣其医官卜君来视疾，以属许仲弢，仲弢又以属赓臣也。

廿八日　魏乃农、魏赓臣、师继瞻次第过谈，至今引退之心始决。

四月初一日壬戌　李果仙缄商摺稿，其言有可从者，因更请舒兰生改书之。

初二日　假期已满二十日，因具摺请假回籍调理。奉

请假　上谕："郭嵩焘着赏假一个月调理，无庸回籍。钦此。"因具摺谢恩。

〔五月〕初二日　再疏请回籍，奉上谕赏假两个月调理。

廿四日　英使威妥玛遣使辞行，然则总署情形可以推知。急以书告沈经笙相国，属其追留之。

廿八日　经笙中堂、韫卿司农早过，为总署邀留。吾实不善词令，苦无以答之。

廿九日　因经相及韫卿枉劝，各以一书致之，颇不免牢骚，实亦以得早归家为幸也。

威妥玛邀索八条　经相述及威使邀索八条：一、宽免李珍国以下处分；二、以后遇有案件，皆应派员观审；三、出示晓谕；四、案结后即派员出洋；五、宜章〔昌〕通商，派员驻扎夔州；腾越通商，派员驻扎大理；六、赔银二十万；七、即速派员先开云南口岸并宜章〔昌〕口岸；八、添口岸十三处。江西省城并湖南岳州皆准通商矣。

三十日　潘伯寅告言威使已由天津南行，因请周筱棠来商，三日竟不至也。

闰月初一日辛酉　周筱棠来言总署情事，为之怃然。因属言之经笙相国，必遣人追及威使与议。廿四日威使出京时，亦前有信商之，所谓早一日有一日之益。虽至今日，不能外此言也。崇地山、成竹坪足当此差，并以书告之。

初二日　吴春海、谢隐庄、魏赓臣次第过谈。赓臣力

劝以弗发一议，弗出一谋。我意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苟有所见，岂可不言？然而末世之人心盖亦可知矣。无益而徒取尤，无谓也。 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

初三日　函询周筱棠，以初一日所上一议，能照行否？始知合肥已有书商及派部堂一员诣英使致谢之议，总署方属合肥奏请。直是一意使人承其事，而固不如鄙人所议派员商办之为正大也。

初五日　张晦甫、魏赓臣过谈。晦甫并递到其尊人力臣方伯一信，谈洋务精透，京师诸公无其比也。

初十日　魏赓臣来谈，知合肥所商，已自派许仲韬赴上海。盖总署要其一奏，强使任之；合肥又别出一意，不欲效鄙人之愚也。

土尔其方与德、法二国构衅，英人方谋助之，兵力不能远及。威使亦亟欲得一转旋之法。仲韬此去，必有成议。鄙人或可接续乞假以行矣。

十六日　李果臣、苏菊生、彭菊生、谢隐庄、夏宝生次第过谈，而一日之力毕矣。

隐庄交到《格物探源》一部，韦廉臣[17]所著，而艾约琴〔瑟〕[18]转托隐庄见给者。洋人所著书多假格物为名。程子以物无不格为义，初不意有今日洋人之格物，乃适与此义合也。 艾约瑟送格物探源

十八日　张鲁生、听帆昆仲自上海来，带到意城、子瀞及王少樵三信。鲁生、听帆以船政保举，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察，亦一奇也。

廿五日　晚过潘伯寅、周荇兄商议进退之宜，所见各别。而伯寅言词悚切，不能不怀戒心，径思策蹇出都门矣。接王夔石一信，又接冯竹儒、唐景星二信。

刘锡鸿　廿六日　刘云生、高篙渔过谈。云生于洋务颇有见地，而于世事多未谙悉（旁注：具摺示之，乃至愤切以争），盖所见原自高人一等也。

廿七日　邀高篙渔、朱石翘、裕时卿、周桂坞、李果仙、刘云生、魏赓臣、俞竹君早酌，商酌出处之宜，仍是各持一见，无所折衷也。

廿九日　唐斐泉过谈。佩蘅、经笙两相国遣总署章京成端甫来问销假事宜，颇无以应之。晚过刘云生谈相，两心相印处，正索解人不得也。

六月初一日庚寅　致经笙相国一信，力陈乞归之旨。

初二日　请再续假一月缄告经笙相国，得其回信，仍以出洋为词。其视此事过轻，视嵩焘亦太简矣。

朱石翘过谈。是夕奉旨：准开署缺，仍留京听候出洋。

初七日　夏宝生、萧屺山次第来谈，述及近事，言诸公方谋以陆战制胜。群相与处于醉梦之中，久而不悟，真为可虑。

初八日　钮家铁函知上海又有击毙火轮车局洋总管一案，云得之洋商吉福，殆非虚语也。

十二日　魏赓臣、张晦甫过谈。赓臣述悉王孝奉疏论合淝，渠闻而往索其人〔稿〕观之，所言倾泻无馀。所谓

书生不知天下大计而讦直敢言，尤为害事者也。

廿三日　张力臣《瀛海论》后又添问答一篇，至为精博。诣芝岑、晦甫处，属其再抄一分。又值外出，为之惘然。

廿四日　总署与军机大臣会奏，议覆合淝赴烟台预筹三款：

一、优待驻京大臣。去年七月原议优待大臣四条：一随时觐见；一钦派王公与之接晤；一禁地准其游历；一与六部堂官往来。当时议准末一条，嗣以仍未能优待，屡向总署饶舌。五月内遂有照会，声称四条内优待是否全行照办，或由本国启议，或会同各国办理，不在现议八条之内。应如何优待之处须预议。 优待外国驻京大臣

一、赔兵费。

一、滇案提京质讯。

会议以并未用兵，不能遽索兵费，听从于二十万外别立名目，给予赔费；滇案提京，只可提及革员，不能提及滇抚。仍请饬合淝一切酌量办理。此即廿一日六百里驰奏之件也。

廿七日　总署抄滇案始末凡十馀帙，偶检查一二要紧照会，则皆隐之。不谓人心变幻如此，亦不解总署章京之果何意也。

〔七月〕初五日　具疏请开署缺差使，盖乞假已逾四月，至是以全力求退，当乞假时此志已早决也。午刻，兵部笔帖式庆阅抄示上谕："着准开兵部左侍郎署缺，其原派出使大臣差使，仍着届期前往。"经筵相国相为侮弄，竟至于此。 全力求退疏请开缺

当具摺谢恩。属庆君少候。而刘敏斋抄誊过漫，适舒兰生至，乃属一书之。

沈经笙居心险狠

初六日　具摺谢开署缺恩，并具呈总署请假三月回籍。周桂伍过谈，甚言经相居心之险狠。其同年金少白（曰修）在小军机处与经相共事一年，毅然求去曰："此公得用，倾人之国有馀矣。"问其故，曰："阴险似温乌程，而深稳过之。三四年后，有识者当思吾言。"金君可谓有识，其行谊亦绝高，不可及也。

初七日　由总署发还原呈。

初十日　恭邸专函慰留，以前与经相所言，并属吴蕙吟转达之语，渠亦有不能自适者也。

赫德劝速遣使赴英

十一日　方右民奉恭邸命，持示李相烟台来书，中云赫德言速遣使臣至本国会议，或不至遽兴师。于是诸君据此相要，属无遽请假。处此真属万难。

十六日　经笙相国来言，乞假疏留中，而传旨谕令十九日预备召见。乞病召见，从无此事。诸君以此相留难，朝廷一切委己听之，而迫我以不敢辞之势，亦可谓神奇矣。

十八日　总署递示合肥烟台二书。与威使议论仍尚无端绪，而合肥信言此亦殊迫切矣。

太后二次召见

十九日　寅初入东华门，至九卿朝房小坐候起。魏赓臣已前至枉候。已而传柏王带见，进入月华门。卯正，军机大臣始下。从柏王至养心殿东暖阁跪安毕，问："李鸿章烟台三次来信，见否？"曰："皆已见得。"曰："此事怎么样？"

答:“李鸿章信言威妥玛议有章程，数日即可定局，想此数日必有信。”问:“威妥玛实是难说话。”答:“据臣愚见，滇南正案必与一了。正案了，则凡所要挟皆可据理以折之。正案不了，即要挟多端，终久据此为口实，永无了期。”曰:“然。”问:“所要挟实在有不能答应者。”答:“要挟最大者，无过口岸。给与一口岸，便已跨越千数百里。而所得口岸租地，至小亦须十馀里，都化为洋地矣。此重要挟为最大。”

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 臣往尝问之：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 赫德言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臣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 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国人也。可见他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问:“威妥玛、梅辉立两人本领如何?”答:“威妥玛负气，却是阳分人；梅辉立更是深沉。” 问赫德为中国办事用心否

问:“汝病势如何?”答:“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覆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孤负天恩，不敢不先辞。”问:“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顾柏王言:“他于此实是明白，又肯任劳任怨，实亦寻他几个不出。”又谕云:“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 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 慈禧太后多方劝勉

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因叩头：“承太后天谕，臣不敢不凛遵。”

又谕：“总理衙门那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鸿章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答：“李鸿章为国宣劳，一切担当得起，此岂可轻议。”曰：“然。”谕：“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往时召对，慈安太后不甚发言。此次引申慈禧太后之旨至五六次，大率此类也。）

慈安太后跟着慈禧太后说话

问：“汝在南边到过几处？”答：“自广东北至直隶各海口，臣皆普遍走过一回。”柏王奏言：“曾从奴才父亲办过天津军务。”问：“可是咸丰年间？”答：“咸丰九年。”问：“汝在南书房几年？”答：“只一年馀。”谕：“尔须天天上总理衙门。此时烟台正办着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常到。”又问：“现在服药否？”答：“正在服药。”问：“然则尚须调养？”答：“正在调养。”曰：“如此你便间一两日一至总理衙门，于调养亦不相碍，却是得常去。”大致如此。然所以慰藉之，反覆申明，有重述四五次之多者。在家安排面辞之言，竟是不能说，惟能感激懔遵而已。

因诣恭王、柏王、治贝勒、宝中堂、沈中堂、毛煦初、董韫卿、崇地山、翁叔平、夏子松、黄恕皆。过总署一饭。又诣李壬叔、丁冠西谈。韫卿约明日仍至总署，答言：“谨遵谕旨，三两日一至。”因以兵律一则，属急商之沈中堂，

函复合淝相国照办。

廿二日　以总署传知合淝有烟台信，属往会商复函。至则烟台事已了，各款俱平允，有减无加。合肥亦谓事出望外。由威使邀集各国公使同会烟台，合淝十二日大开筵宴，一款接之。威使是夕即自转旋。明日各使多告辞回京，德国巴使乃力允言之威使，相与转圜。一席之为功如此，合淝未经指出，诸人亦无知者。 烟台事了

廿四日　魏赓臣、丁冠西过谈。

廿九日　总署知会合淝烟台报至，驰往视之。一如京师所初允者，京师未允则亦不提。合肥为功伟矣，其机关只坐一会饮耳。苦无人知此义，终古愦愦而已。

〔八月〕初二日　奉上谕署理恕皆前辈礼部左堂缺。总署传恭邸之谕，属往会议，并接见德使巴兰德、法使白来尼。

初三日　具摺谢恩。

初四日　至总署，会同经笙相国、董韫卿、崇地山诣俄使布策[19]，奥使施福礼、翻译柏百福，法使白来尼、翻译师克勤，又有赫翻译、法翻译。法年甚轻，询之，始廿三耳，名法兰亨，初至中国两月耳。其中国语言文字，则习之本国者也。

初八日　威使与其国二等提督赖、三等提督蓝及从游者十馀辈来署见恭邸，而威使先至。议诸照会事，遂尽一日之力。

初九日　是日值总署奏事，由国子监进东华门，时犹

未交三点钟也。赴总署，适威使约遣梅辉立来署议事，威使亦旋至，至一点钟始散。

初十日　午刻，偕恭邸及毛煦初、成竹坪、夏伯英回拜威使及赖、蓝两提督，及傅、尼两参赞，禧、梅两翻译。恭邸并邀卜大夫治视耳疾。

商派出洋官学生

十二日　至总署早饭，与丁冠西商派出洋官学生。旋偕沈经笙相国、董韫卿司农、崇地山少司马诣德使巴兰德、米使西华回拜。

十四日　总署传沈经笙相国之命，令往会议事件，虚劳往返而已。威使与禧在明枉谈。

十六日　田清臣持合淝相国信枉谈。

总署约会：二点钟会晤法使白兰尼威龙卜达来、提督部格来嘎夜德、翻译师克勤、法兰亭及提督随带多人，与恭邸会晤。陈俪秋、刘云生并至。

十八日　诣礼部验四川藩司印，交委员翁午芬领回。

因总署知会威使未刻来署，陪同诸堂一见。何子峨才奉出使之命，便补授侍讲；召对方两日，又蒙召见。吴江特显手段如此，吾不可久任仕宦矣。

约刘锡鸿同诣威使

十九日　约刘云生同诣威妥玛。傅、林两参赞，璧、禧两翻译同见。归遇大雨。

廿二日　礼部加班奏事，入东华门，至传心殿小坐。米使西华偕其水师提督任君至总署谒恭邸，诸公并会。适陈俪秋、唐景星、陈瑞南(桂士)、黄平甫(达权)并移居总署，相就一谈。又有陈茇卿(树棠)现在天津，亦约同出洋

者。俪秋得人盛矣。而兆民所恃为开办宏远公司局者，亦只在此数君，使人健羡。俪秋荐平甫之子曰黄泳清，在英国学馆多年，然询其笔墨，固远不逮蔡锡勇也。 羡陈兰彬之得人

廿五日　午邀陈俪秋、何子峨、唐景星、黄平甫、陈瑞南、刘云生、许竹篔小叙。竹篔已乞假回籍矣。子峨于洋务竟能通晓，悔从前不甚知也。

〔九月〕初二日　美国参赞卫廉士[20]以老乞归，来总署告辞。同人各以一扇馈之，而予与董韫卿各为一诗。韫卿诗云："濒行向我索题诗，不唱骊驹送别词；记取中华好风景，重来把酒慰离思。"予诗乃切实为之，所以不及董君也。 诗赠美国参赞回国

初六日　日意格、李丹崖、陈敬如、吴寿芝、杨维新次第来见。因礼部知会高丽来咨日本通商事，一往视之。便回日意格拜，兼送卫廉士行。过经笙相国处谈。

初七日　威使见过。邀同李丹崖早饭。先至总署回拜许仲韬，便过董韫卿谈。

初八日　德使巴君、英参赞傅磊斯[21]次第至总署。傅磊斯传威使之意，过相逼迫。不谓此行之颠沛，乃至于此。

初九日　闻何小宋到京，一往见之。便过威妥玛，竟以出洋期限相逼促，厉色加之。乃知滇案移罪区区之身，陈小舫课语验矣。朱石翘邀同刘云生、吴子登、裕时卿、周桂伍、魏赓臣、张晦生、李峻斋会饮龙爪槐。 威妥玛催逼出洋

初十日　日意格、李丹崖、陈敬如、严小雅、吴寿芝

问至一饭。总署知会：威使仍来相嬲，属至署面商。此有何可商者！遣发人员不听停留，以此受制外人，王夷甫诸人岂能辞咎！

十一日　料理书籍一日。汪翼新过谈，约定其弟建新相随出洋。

致丝笙相国、韫卿司农信。心绪恶劣，不堪名状，生平此景，亦云至矣。

心绪恶劣

十二日　接家信，八月廿三日发。专与上林寺僧西枝为难，而至以藏匿西枝榜予门首，狂悖已极。闻三书院人为多也。

十三日　稍稍料检行李，头绪繁多，心甚苦之。董韫卿又相过久谈。

十四日　云生至，述所应调人员，若刘孚翊、李凤翎之属。时摺已缮就，不及改书。所调各员，不必能皆应召。约俟上海定局后，再发一摺，并咨总署存案。乃相与定议。

十五日　具摺请训，并保举出洋随员：参赞二人：张自牧、黎庶昌；翻译二人：德明、凤仪；文案四人：汪树堂、张斯栒、李荆门、罗世琨；其英人马格理[22]及曾恒忠、舒文标、张咏清、罗照沧应行咨调各员不另开列。

出洋随员

已蒙召对，六额驸景寿带见。太后问："何日启程？"对："约以十日为期，不出廿五日。"问："几时可到？"对："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始放大洋，计期四十五日可抵英国。"问："此事当为国家任劳任怨。"对："谨遵圣旨。"问："汝二人须要和衷。"对："是。"问："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对："英

太后三次召见

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紧事。”问：“所调各人，想皆系所素知？”对：“是。”问：“随人须要约束，不可滋事。”对：“所调各员，大率是谨饬一路，然亦不可不防其滋事。”问：“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对：“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太后复加抚慰，遂与云生各跪安而退。

“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周荇农前辈约过黄酒馆谈。便过何小宋、宝佩相、沈经相、恭邸、崇地山、毛煦初、董韫卿诸公。随至总署见陈俪秋、许仲弢、李壬叔、丁冠西诸人。又过魏赓臣谈。

十七日　潘梅园、刘石臣、汪翼新过谈。梅园述及杨仲初之为人，留心西学而有幹事才，惟家业甚优，其子又不得力，势不能出洋，今已往天津矣。

十八日　威使邀饭，便过美国西使、俄国布使、德国巴使、法国白使辞行。美国驻英者名白尔奔，俄国名舒巴图，德国拍尔，法国为阿士卜理，皆一等公使也。美国驻法公使名华是本，驻德者德，亦皆一等公使。

便过王孝荃、徐荫轩、李兰生。兰生相见一谈，所言多中肯綮。政府自分门户，而以兰生辈不谙洋务，一切不使与闻，实亦使人难堪也。接丁禹生、吴春帆、黎召民三信。禹生又复以病乞退，所谓老子犹龙，见首不见尾者也。

十九日　赶天早入城。毛煦初、董韫卿两公均派覆试阅卷，仍不获一见。诣崇地山、翁叔平、裕时卿、景星樵谈。便过总署及赫乐斌谈。是日颁发国书，由总署送至。

颁发国书

二十日　周荇农、何地山、李子和、何小宋、林颖叔、

方子箴、曹芗溪、袁小午八君子约至龙爪槐饯行。此行太无意绪，凡诸称饯者皆谨辞之，不意乃有斯举也。

廿一日　法使白兰尼来见，留酌。张鲁生、听帆、许次欧、李小珊、吴寿芝来久坐。刘云生、李壬叔继至。馀日亦无幾矣。

俄使德使均来送行

廿二日　宝佩蘅、沈经笙两相国过谈。俄使布策、德使巴兰德亦次第来送行。成竹坪、赵伯陶、萧屺山、魏赓臣、陈伯平至者十馀辈，遂尽一日之力。留别者十馀处：程覃叔、吴子登、李俊斋、钱篪仙、周荔樵、黄杭生、王石杉、李芋、舒兰生、孙君诒、拈花寺僧隆法、喻小冈、杜梅舫、周子佩女公子、张叔平、裕时卿、朱石翘、蔡梅庵、易汉乔、杨次麟、俞竹君，所费已六百馀金矣。

是日由总署颁发印信。巳刻立冬。

廿三日　此行颠沛倥偬，不赴各处辞行，惟一诣周荇兄处而已。便过李子和、何小宋。以陈小舫约饭，已辞之矣，晚次便就一谈，则石翘、云生两君初入坐，仍留叙饮。

廿四日　料检行李，并送各处别敬。其言以为此行无力为别，而有六百馀金之费；其意非为别也，为假中频赐临存，以天下所同诟病之人，而慰问不遗，心实感之，聊以志不忘耳。其稍丰馀若周荇兄辈，又不敢轻致献，以本无力为别故也。

力辞嗜鸦片之随员

调汪建新办文案，而闻其嗜洋烟，因力辞之，而致别敬百金。并函告翼新、建新、植新昆季，属其努力自玉，

以承先人之志业。晚次，何小宋、周荇见、周桂伍过谈，语及云生所以致怨之词，使人茫然，莫知所以自处，处世真大难也。 刘某致憾

廿五日　天未曙，料理启行，而裕时卿已至，潘伯寅继至，钱籛仙、易汉乔、舒兰生诸客并集，相与送上车，竟不暇至房中料视一切。周荔樵送至东便门外。舒兰生、许次欧送至通州。总理诸公遣弁追至半途相送。英鄂田观察、文彬如副戎、高星槎刺史、祥瑞生都阃均迎至西关外，并预备公馆。极力辞之，径由车登舟。 出京

廿六日　遣车马还京。是日行百二十里，泊苏家庄。

廿七日　行百四十里，至木庄(在河西务下十八里)。河道纡回，北风过大，五鼓开行，夜久始收泊。

廿八日　行七十里，至杨村。王仁庵来见，其马队一营，驻此七年矣。又六十里，泊北塘。黎召民、马松岩遣人来迎，距天津尚三十里也。

廿九日　何心茹、文毅夫来见，因留心茹早饭。代理天津县武申山来报伯国已至虹桥，率文武官请安毕，遂诣中堂处，曾栗诚亦在。旋过黎兆民、唐景星谈。晚乃回船。朱石翘、魏赓臣、王鼎臣、黄泽生、何心茹、曾栗诚、任芝田谈至三鼓始散。回陈鹤云一信。 天津见李鸿章

三十日　回拜各处，诣李铁梅师久谈。伯相邀早饭，同席唐景星、魏赓臣、曾劼刚。酒罢回船，送者云集，乃放船至紫竹林。宋吉堂带领恰和行卑比其来至一谈，知为英国人而寓居蒲桃牙[23]，旦夕将回国，特来一见，到英国 怡和洋行卑比其来

后尚可一相照拂也。致刘荫渠、曾沅甫。又为曹瑞安致荫渠一信，为刘勋安致沅甫一信。

十月初一日戊子　由紫竹林开行，至大塘候潮。管事陈仪亭。同舟沈子梅、马眉叔来谈。船主安帖乐，合肥相国赏有金牌。

初二日　辰刻抵烟台，风浪俱息，而以添载货物耽延竟日。午后风大作，为之懊恼，皆蹇运所致也。

初三日　风雪交作。船窗为风所侵，寒透寝衾，彻夜作恶，遂至呕吐。家人辈皆困惫不支。赖龚振之一人照料，忽忽竟日。起坐，怪天渐就昏黑，询之，已日夕矣。

抵吴淞口　初四日　晴。申刻抵吴淞口。同舟黄小宋，为河南知县，省墓粤东，枉赠七律一首。

初五日　徐裕之、陈茇南、莫善徵来见。裕之、茇南陪同乘坐小轮船，泊怡和洋行马头。至广肇公所。冯竹儒枉谈。致沈幼丹制军、梅小岩方伯二信，并寄意城一信。

初六日　回拜各处，惟见竹儒及刘融斋前辈，馀均未见也。晚归而张听帆至。威使及税务司吉乐福来见。

初七日　各国领事来见。法国总领事葛笃最为贤雅。晚邀徐裕之、陈茇南、沈子梅、马眉叔、李勉林、郑玉轩、张听帆小酌。

初八日　刘云生、金眉生及意城并至。晚邀眉生及周瀛士、黄小宋、左仲勉、周范丞、张芝岑、欧阳伯元小酌。

初九日　马格里陪同看英、法两国公司船（公司行司

事郭研溪偕行），方邀金眉生诸人宴叙，亦不暇陪也。晚赴冯竹儒之召，同席刘云生、刘融斋、吴桐云、李勉林、黄小宋。其地为竹儒所修葺，名也是园，旧志所谓潘氏南园也。

初十日　为慈安皇太后寿辰，诣万寿宫行庆贺礼。

十一日　为曾文正公生辰，李勉林、郑玉轩邀同行礼，遂留宴叙。随赴吴桐云之召，同席金眉生及意城四人（陈宝渠厨工治席绝佳。）

十二日　眉生与刘融斋同约游一粟庵，因过城隍庙，为豫园之游。有内园、外园之分，外园土山甚佳。晚饮雅宜楼，同席刘云生、严伯雅、意城及子瀞侄。志城自家来送，因辞还寓。 意城志城自家来送

十三日　瑞典国葛领事来见。方子听欲邀为徐园之游，竟不暇一往。

十四日　晚邀方子听小酌。致翁玉甫、王夔石、崇星阶、夏芝岑、惠莲舫各信。

十五日　志城五十生辰，治席款客。会者周瀛士、金眉生、方子听、朱子畬、刘△△、汪△△、周范丞诸君。

十六日　雨。怡和行马公司约看火轮开车，适和国[24]领事海鹏来见，未暇往。晚邀管才叔、盛杏生小酌。

注　释

〔1〕赫总税司：Robert Hart，华名赫德，号乐斌。

〔2〕必嚕：Peru，秘鲁。

〔3〕威妥玛：Thomas F. Wade，时任英国驻华公使。
〔4〕海辉立：W.F.Mayers.
〔5〕日意格：Propler Marie Giquel。
〔6〕南掌：Laos，老挝。
〔7〕伊拉乌抵江：伊洛瓦底江。
〔8〕戏马米雅山：喜马拉雅山。
〔9〕柬埔治：Cambodia，柬埔寨。
〔10〕庵高尔：Angkor，吴哥。
〔11〕丁韪良：W.A.P.Martin之华名，号冠西。
〔12〕郎拨拉彭：Luangprabang，琅勃拉邦。
〔13〕排沙格：Pakse，巴色。
〔14〕巴兰德：M. Von Brandt 时任德国驻华公使。
〔15〕牛约口：Port New York，纽约港。
〔16〕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爱尔兰人，后奉派同郭氏前往英国。
〔17〕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英国教士。
〔18〕艾约瑟：Joseph Edkins，英国教士。
〔19〕布策：Eugène de Butzow.
〔20〕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原为教士，来华四十三年，任使事十九年，返美后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
〔21〕傅磊斯：Hugh Fraser.
〔22〕马格理：Holliday Macartney，原为英国军官，李鸿章聘任淮军教习。此次随郭氏出使，充英文参赞。
〔23〕蒲桃牙：Portugal，葡萄牙。
〔24〕和国：荷兰。

卷 二

出国途中（附：使西纪程）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　雨。致总署及恭邸、宝佩蘅沈经笙两相国、董韫卿、毛煦初、崇地山、成竹坪、夏伯英、合肥相国、沈幼丹各信。拜发奏摺三件。又其〔因〕杨瑞堂回南之便，寄裴越岑、黄海华、朱香荪各信。又复朱宇恬、秦鹿笙各信。精力亦惫矣。晚为洋人所促，冒雨登舟。李勉林派小轮船相送。是夕开行。（船主柏里斯。） 1876.12.2.启程

〔按：以下用小字排印的为《使西纪程》写定稿。〕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甲辰　麦华陀〔1〕告知，所定大礬廓尔〔2〕公司船十八日子刻开行，二点钟开至洪口，属早登舟。适宾客坌集，公私料理，备极匆皇。管才叔、周瀛士数百里枉送，竟不及一答拜。未刻，由驿四百里拜发奏报〔刊本无"奏报"二字〕出洋日期一摺，

并开用关防及派招商局员黄惠和转递文报二片，咨总理衙门、南北洋大员（刊本“员”作“臣”）。风雨并作，至晚尤甚。李勉林、郑玉轩派小火轮船送至洪口，宾客送者十馀人，时已十点钟矣。船主名巴拉得。

十八日　雨，风。舟行甚颠簸。家人皆呕吐。吾亦不能安食，勉强一坐而已。是日过浙江境舟山。

十八日　雨。子正开行。过浙江境。大风颠顿，随行人等皆至呕吐。其能支持者，刘云生、黎莼斋、德在初、刘鹤伯四人而已。予虽勉强起坐，而头昏眼痛，鼻端作痛尤甚，亦极狼狈矣。

十九日　风力逾劲，终日不能起坐。五十馀日之程，甫一二日而已狼狈至此。是日过福建境台湾、厦门。

十九日　过福建境。远望厦门诸山，知台湾已过。风力逾劲，困卧竟日不能起。间从风浪中开窗一望，微辨山色而已。

二十日　行次汕头、碣石，遥望诸山横亘。见有大铁甲船尾追而至，船主云，水师提督赖得[3]船也。我船升旗，来船见亦升旗。我船随下旗。来船渐趋而近，两船并行，相距可十馀丈。来船船人皆升桅，舟中乐作。我船复升旗。来船横掠船首而过，我船停轮俟之，遂扬帆驰去。因询船主："升旗何也?"曰："所以告也。""彼亦升船〔旗〕何也?"曰："报也。犹曰钦差在船，已谨知矣。""下旗何也？"曰："既告，则可以下矣。""彼船人升桅而立，何也？"曰："示敬也，犹之列队也。升桅而后可以示远。乐，所以作军乐也，以为列队之节也。""掠船首而过，何也？"曰："趋而迎也。停轮者，以示让也。"彬彬焉见礼之行焉。中国之

彬彬焉见礼之行焉

不能及，远矣。

二十日　过广东境。汕头、碣石数百里间，山势绵亘相属。有英国铁甲兵船尾追而至，船主云，水师提督赖得船也。我船升旗，来船见，亦升旗。我船随下旗。来船渐趋而近，两船并行，相距可十馀丈。来船船人皆升桅，舟中乐作。我船复升旗。来船横掠船首而过，我船停轮候之，遂扬帆驰〔刊本“驰”作“驶”〕去。因询船主：“升旗何也？”曰：“所以告也。”“彼亦升旗何也？”曰：“报也。犹曰公使在船，已谨知矣。”“下旗何也？”曰：“既告，则可以下矣。”“彼船人升桅而立，何也？”曰：“示敬也，犹之列队也。升桅而后可以示远。乐，所以作军乐也，以为列队之节也。”“掠船首而过，何也？”曰：“趋而迎也。停轮者，以示让也。”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 富强之基非苟然也

廿一日　早至香港。（上海，赤道北三十一度三十分；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京师，赤道北卅九度五十四分。）香港总督铿尔狄[4]遣其中军阿克那亨来迎，且请至署相见。约以二点钟往。水师总兵蓝博尔得来晤，曾于总署见之。所部飞游营（炮台二所）兵船六只当回国，候予至一见即行矣。

午刻，偕刘云生、黎莼斋、德在初、凤夔九乘坐铿总督所派十桨小船登岸。至则大列队伍以迎。广东领事罗伯逊[5]亦迎于江次，为叙寒暄。遂乘四人舆至总督署。水师提督赖得、副提督阔伦布、按察司斯美尔斯皆集，其馀大小文武官约二十馀人。铿总督述及学馆训课凡四百馀人，因请一往视之。斯按察又述及化学馆之盛。酒罢，遂诣学馆。 港督接待

总教习斯爵尔得，副教习法那、铿尔陪同周历学堂五

香港学堂 处。每堂可坐百人，一教习主之。课中国《五经》《四书》及时文者三堂，课洋文者一堂，洋人子弟课《五经》《四书》者一堂。课《五经》《四书》者，中国教习也；课洋文者，西洋教习也。其课诗文，则名为小课，皆限有期日。规模固宏远矣。以江次列队相候已久，不及一赴化学馆。中军阿克那亨又陪送至舟次。

致丁禹生、冯竹儒、唐景星、徐雨之及上海税司吉罗福信凡四缄。附寄家信二函，一托之冯竹儒，一托之唐景星。附寄朱香荪及志城二信，又寄笙陔叔一信。

是夕有英商轮船入泊，直撞船艄，声如震霆，尾窗多坏。一小船悬挂船尾，遂成两橛。梦中惊醒，移时神始定也。（香港居民十三万馀人，西洋约六千人，在中国居住人数，以此为最多。）

廿一日　至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视上海近九度有奇，而寒燠迥异，皆改着薄绵衣。英国水师总兵蓝博尔得来晤，曾至总署一见；所部飞游营兵船当回国，留候予至即行矣。香港总督铿尔狄遣其中军阿克那亨以四人舆来迎，偕刘副使、黎参赞及翻译官乘坐所派十桨小船登岸。炮台声炮十五，大列队伍，作军乐以迎。广东领事罗伯逊，旧识也，亦迎于岸次，为叙寒暄。遂乘舆至总督署。文武官集者二十馀人，通名姓者：水师提督赖得、副提督阔伦布、按察司斯美尔斯。询及学馆，适其地大学馆总教习斯爵尔得在坐，约陪同一游。

酒罢，遂适学馆，并见其副教习法那、铿尔（刊本"尔"作"而"）两君，皆总司学事者也。凡分五堂：课中国《五经》《四书》及时文三堂，课洋文一堂，洋人子弟课《五经》《四书》者一堂。每堂百人，一

教习主之。课《五经》《四书》者，中国教习也；课洋文者，西洋教习也。堂分十列而空其前。每列设长案，容坐十许人；以次向后，层累而高。其前，则教习正坐相对。亦有教习中坐，而左右各分五列者。要使耳目所及，无一能遁饰。其课《五经》《四书》，皆有期限；而于诗文五日一课，谓之小课。犹曰此术艺之小者，五日一及之可也。其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为之慨然。〔刊本无以上十五字。〕闻别有一化学馆，方拟往视，而阿克那亨告言："岸次列队相送，已候久矣。"因即回船。铁甲兵船复声炮十五，作军乐相款接。法国兵船亦作乐以和之。 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

记咸丰癸亥由海道赴广东巡抚之任，所见香港房屋，仅及今三分之一。十数年间，街衢纵横，楼阁相望，遂成西洋〔刊本无"西洋"二字〕一大都会。居民十三万馀人，西洋人户六千。东西炮台各一。铁甲兵船二：一曰奥大喜阿斯；一曰飞多尔日曼奴尔，意大利君名也，英人尊之，取以名船。是夕，有英商轮船入泊，直撞船艄，声如震霆，坏后窗一〔刊本"一"作"丈许"〕。有小船悬挂船尾，遂成两橛。后窗稍高，不及水；使当船身，危矣。

廿二日　以修船耽延一日。香港总督铿尔狄及罗伯逊、阿克那亨来船回拜。因语及学馆，云皆国家经费也，嫌其规模尚小，尚欲另立一馆，扩而大之。此皆为各人读书识字自赡身家之计，学习一二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谋生，所以能有成立者少也。英国学馆通计，所教课者三百馀万人。语及出使，曰："此邦交之常。待人与所以自处，无所歧视。此间监牢，收系各国人民之有罪者皆然，惜不得一往观。"因告以今日不能开行，但思一往观也。乃仍约派肩舆来接。台湾领事柏卓安来见，京居十馀年，容貌语言，略似中国人。

参观监牢

申刻，罗伯逊、阿克那亨陪游监牢。设正副监督，正督以事他适，出迎者监牢副监督达摩森也。屋凡三层，皆有铁栅扃锁之，罪犯重者在上层。下层一人一房，上层三人一房。被褥、盥盆之属毕具。毡毯日叠板上，整齐如一，不如式者减其食。所收系有西洋人，有吕宋及印度人，通计三十馀名，而中国至四百七十四人。当日犯赌博者又四十人，另有罚款二百元至四五元不等。（人饭一盂，小鱼四头。收系久者肉食，饭亦精。）收系久者七年、五年，少或五日，亦有终身禁锢者。办法亦略分三等：有锢闭者，有久羁课以织毡毯者，有运石及铁球者。运铁球者三处：一西洋人，一吕宋人，一中国人，皆以兵法部勒之，或五人为队，或十人为队，每日以两时为度。运石者一处，则所犯较重者也。别有女囚一处，皆人一房。

达摩森导令遍游各监牢及运石及铁球处，有至百馀人布列一处者，举手示之，皆趋就行列，或至三列，立处截然齐一，皆举手额角以为礼。即禁锢室中，启外牢门扬声喝之，皆起立，当门垂手外向，节度整齐可观。牢外设浴室一。中设礼拜教堂一，囚人环立听讲。设病犯就医牢一，又收检病故人犯堂一，所至皆以松香涂地板，不独无秽恶之气，并人气亦清淡，不使人作逆也。禧在明云：“从前人犯皆课令出外工作，如筑垣、修路之属。铿总督乃始禁锢之不令工作，运石、运铁球，皆所以苦之。”其禁闭者，房设一铁轴，令手运之，日万馀周（日运万四千转，有表为记，不如数者减其食），亦所以劳其筋骨，导其血脉，使不至积

郁生病，规模尤可观也。其刑具有锁有杻，皆以械足者；有鞭，用绳为之，五十鞭则皮裂矣。其变诈反复乱风俗者，则刺其颈为“○”，驱而逐之，不得至香港。亦有用刀削其“○”，以膏涂之，疮愈而成斑，亦经巡捕查获，执而囚禁之者。所以不可及，在罚当其罪，而法有所必行而已。有法必行 罚当其罪

香港英国铁甲兵船二，提督赖得、副提督阔伦布领之，亦以驻扎三年为期。一名奥大喜阿斯，一名飞多尔日曼奴尔。飞多尔日曼奴尔为意大利皇帝之名，英人尊之，取以名船。法国铁甲兵船一，美国兵船一，又有英国小兵船一。马格里言，英国副提督名洼尔尊，属往拜之。比回拜，则仍阔伦布也。所坐公司船名大礬廓尔，船主名拍罗(巴拉)得。(前云柏里斯，误。)

王春晓镇军、杨春林、宋△△、李香陔、丁子俊、蔡默斋均来见。俞吉甫亦遣其门人刘子垣来见，亦一书复之。

廿二日 以修船耽延一日。香港总督铿尔狄及罗伯逊来报见。语及学馆规模之盛，叹曰：“是皆贫人子弟，学习二三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谋生，所以能有成者少也。”因论西洋法度，务在公平，无所歧视；此间监牢收系各国人民之有罪者，亦一体视之。问可一往观乎，欣然曰：“可。”即顾阿克那亨以肩舆来迎，而属罗伯逊陪行。

其监牢设正副监督，至则副监督达摩森导以入。屋凡三层，罪犯重者在上层。下层一人一房，上层三人一房，禁锢者扃其门。每屋一区，或自为一行，或相对两行，皆设铁栅扃钥之。房设小木榻当中，如人数，衾褥、毡毯、巾帚、盘盂毕具。日叠衾毯榻上，整齐如一，不如式者减其食。其所收系，有西洋人，有吕宋(刊本有一“人”字)及印度人，通计三十馀名，中国至五百一十四人，别有 囚禁华人五百馀

罚款二百元至四五元不等。收系久者五年、七年，少至〔刊本"至"作"或"〕五日，亦有禁锢终身者。办法亦略分三等：有锢闭者，有久羁课以织毡毯者，有运石及铁弹者。运铁弹者三处：一西洋人，一吕宋人，一中国人，皆以兵法部勒之，或五人为队，或十人为队，每日以两时为度。运石者一处，则所犯较重者也。其禁锢者，房设一铁轴，令手运之，每日万四千转，有表为记，不如数者减其食。人日两食，饭一盂，小鱼四头。收系久者，肉食，饭亦精。别有女囚一处，皆人一房。

达摩森导令遍游各监牢及运石及〔刊本有一"运"字〕铁弹处。有至百馀人环立一院中，举手示之，皆趋就行列，或三列四列，立处截然齐一，举手加额以〔刊本无"以"字〕为礼。即禁锢室中，启外牢扬声喝之，皆起立，当门垂手向外，节度整齐可观。牢外设浴堂一，人日一就浴。中设礼拜堂一，七日礼拜，囚人环立听讲。病馆一，以处病者，一医士掌之。又收敛病故人犯堂一。所至洒濯精洁，以松香涂地，不独无秽恶之气，即人气亦清淡，忘其为录囚处也。禧在明云："从前人犯皆督令工作，筑垣墉，修补道路。铿总督乃始禁锢之不令工作。运石若铁弹及转铁轴，皆所以苦之，亦以劳其筋骨，导其血脉，使不至积郁生病。"其刑具有锁有杻，皆以械足者；有鞭，用绳为之，五十鞭即皮裂矣。其变诈反复乱风俗者，则剌其颈为"〇"，驱而逐之，不准留香港。亦有用刀削其"〇"，以膏涂之，疮愈而成斑，亦经巡捕查获，执而囚禁之。所以不可及〔刊本无以上五字〕，在罚当其罪，而法有所必行而已。

每点钟行三十四里

廿三日　早开行，至午行百九十五里。（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伦敦东一百十三度三十七分。）船主以沙漏定每时分数，而系尖木板于绳，则辘轳转绳而投尖木板海中，计绳之丈尺。每沙漏尽，则引绳觇其丈尺，以辨所行之里数。据云：每一点钟行三十四里，日以午正总计所行之里数。

海中遥见捕鱼船数十，张帆一葉，随波上下。过驴耳山，知距广东北海一带为近也。

廿三日　卯刻开行。午正，行百〔刊本脱“百”字〕九十五里，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船主以沙漏定每时分数，而系尖木板于绳，用辘轳转绳而投尖木板海中，计绳之丈尺〔刊本“丈尺”作“尺丈”〕。每沙漏尽，则引绳觇其丈尺，以辨所行之里数。据云：每一点钟行三十四里，日以午正总计所行之里数，而以量日机器测赤道远近，每日一牌示。遥见捕鱼船数十，张帆一葉，随波上下，知距琼南万州一带为近也。

廿四日　午刻，共行八百三十一里。船主云在赤道北十七度半（伦敦之东百一十度零四十九分），计当在琼州南百馀里，船人名之“斋纳细”，犹言中国海也。海多飞鱼，约长尺计〔许〕，跃而上腾，至丈许乃下。左近拍拉苏岛[6]，出海参，亦产珊瑚而不甚佳，中国属岛也。系荒岛，无居民。 过西沙群岛，中国属岛也

马格里为予书片纸系藤几上云：二客思伦喜[7]。询其名义，云：“尊称之辞，亦可译作‘大臣’字，使见者不敢妄坐也。”

英人有名拍得斯里西得里者，方绕地球一周，附船回国；询知专为游历，盖亦英国之富民也。

是夕雨而热如夏，竟不能盖被。烦躁万状，不能成寐。

廿四日　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计当在琼南二三百里，船人名之“斋纳细”，犹言中国海也。海多飞鱼，约长数尺，跃而上腾，至丈许乃下。左近拍拉苏岛，出海参，亦产

珊瑚而不甚佳，中国属岛也。系荒岛，无居民。同舟英人拍得斯里西得里〔刊本无"里"字〕，方绕地球一周，附船回国，询知专为游历，盖亦英国之富民也。是夕雨，而热如盛夏，不能盖被。

廿五日　微雨。午正，行八百五十二里，在赤道北一十三度(伦敦东一百零九度三十五分)，计当安南北境。(过瓦蕾拉山，安南东南境也。)

香港岁入及用费

马格理出示英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经制所入，即中国之乙亥年也。伦敦约二万一千馀万；印度约一万六千馀万；澳大利洲约一千馀万，英人谓之新金山也；新嘉坡三处所入约百馀万；惟香港所入十八万馀，而用费十九万馀。

廿五日　雨。午正，行八百五十二里，在赤道北一十三度。过瓦蕾拉山，安南东南境也，海名七洲洋。马格里出示英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经制所入，中历之乙亥年也：伦敦约二万一千馀万；印度约一万六千馀万；澳大利洲约一千馀万，英人谓之新金山也；新嘉坡三处所入约百馀万；惟香港所入十八万馀，而用费至十九万馀。

廿六日　微雨。午正，行九百三十九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伦敦东一百零八度二十四分)，距西贡南四百五十里。西贡者，法人所踞安南大埔头也。自香港南行，天气日热，而雨亦多。上海寒暑表在热度五十三分，至香港六十五分，今则八十一分矣。不能着绵，舟人皆单衣，食案悬风扇，视湖南五月杪天气为近。

廿六日　雨。午正，行九百三十九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距西贡南四百五十里。西贡者，法人所踞安南埔头，隶安南之嘉定府，为澜沧江入海口，古真腊地也。自香港南行，天气日热，而雨亦多。

上海寒暑表五十三分，至香港六十五分，今则入热度八十一分矣。不能着绵，舟人皆单衣。

廿七日　微雨。午正，行八百三十五〔脱“里”字〕，在赤道北四度三分（伦敦东百零五度三十九分），计当暹罗外海。

意大里人阿拉多尼同舟，询知在伦敦开设洋行，由美利加至日本，历中国各海口，复回伦敦。其在本国为世爵，得受一等宝星。西洋风俗以营商为重，即此可见。其同行人英拿吉哥，亦意大里人，盖先至中国，而相约同回伦敦。

西洋风俗以营商为重

廿七日　雨。午正，行八百三十五里，在赤道北四度三分，计当暹罗外海。意大里人阿拉多尼同舟，询知在伦敦开设洋行，亦由美利加至日本，历中国各海口，绕地球一周。其在本国为世爵，得受一等宝星。西洋风俗以营商为重，即此可见。同行英拿吉哥，亦意大里人。

廿八日　雨。午至新嘉坡，行七里〔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过一岛曰好斯白尔，有一灯楼。好斯白尔，大西洋始寻地来中土之人名也。）蔡瑞庵（国祥）月卿（国喜）兄弟管驾扬武兵船，适先数日至，偕黄浦人胡璇泽[8]来见。其地英国总督哲威里〔斯〕[9]遣兵官就问何时上岸，示以三点钟。该兵官传总督之命，言上岸必派队迎接，请改订四点钟。而所派马车四辆已至，乃约先至胡璇泽处，相其花园风景。

胡璇泽

因偕云生、莼斋、在初、夔九及马格里先至胡氏花园。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器物，多所未见。所陈设

有鹳鹤卵十馀，皆大如碗；有染成灰蓝色，用银厢之，作

胡家花园

供具者。蛇卵四，皆大如鹅卵。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外羚羊角、野牛角、犀牛角、麂角各一对；鹿角长幾三尺。又鱼鬚一，长七尺许，色如象牙骨而盘结瘦削。鱼腮一。白马蚁二，用玻璃瓶贮水养之，长约二寸；有两石卵藏之，上凿一孔通饮食，剖卵乃得之，谓之白蚁王也。其馀东洋石器为多。有石山一，云为日本富紫〔士〕山。鸟有彩鸾四，青鸾二。六脚龟一，长逾三尺。白壳龟二，背中高，紫花斑文，首足色亦白。狗熊一。豪猪一。袋鼠一，头及前二足似兔而大，腹及后身则大逾数倍，后二足膝向前跪，不能伸，然视前足犹长逾倍，尾长二尺，行则跃起如飞；云其腹下有袋，故谓之袋鼠。此其略可记者也。

新加坡总督哲威斯

旋至总督哲威斯署内，其意气视铿尔狄尤相亲也。因见其夫人及其二女。夫人亦贤明，慰问甚勤。其领队迎接者名摩里雅斯。归过其炮台，盖因山为垒，凡二重，其中将台一，兵房四，云可容五百人，现止一百三十人。家眷房二排（以居官及兵之有家眷者）。兵房后皆为厨房。藏兵器房二，饭堂一，习书堂一，治养病人堂一。大炮五六尊，皆有炮台，有火药库。小炮皆有架，置之墙端。千里镜一具，别为一屋，以便瞭望。其制度规模，与中国所名为洋炮台者绝异。(尽南处一山，尚有炮台一所。)兵头带炮兵者曰米噶尔斯，带步队者曰林芝，皆游击也。步队习洋枪以辅炮兵。(洋兵上等三日一洋元，每日三角三分，合银二钱四

分。次者四日一洋元，每日二角五分，合银一钱八分。将弁有家眷者，俸薪足以养之。兵有家眷者，洗衣缝纫，自食其力。）

廿八日　雨。午初，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至〔刊本"至"作"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早过一岛曰浩斯白尔，有灯楼。浩斯白尔，大西洋始寻地来中土者也。马格里告言：扬武轮船已前至新嘉坡。甫至，而蔡提督国祥与其弟国喜偕黄浦人胡旋泽来见。黎召民有信致胡君，遂以交之。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以二马车来迎，且请稍迟至四点钟，以凭传令各营列队。

乃约先诣胡氏园。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多未经见。玻璃巨匣函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野牛角、犀牛角、鹿角各二，鹿角长三尺许。鱼须一，长七尺许，色如象牙，盘结坚瘦。鱼腮一。白蚁二，用玻璃瓶贮水养之，长约二寸；有两石卵藏之，上凿一孔通饮食，剖卵乃得之，谓之白蚁王也。驼鸟卵十馀，大如斗。蛇卵如鹅卵者四。驼鸟二，彩鸾四，青鸾二。六脚龟一，长逾三尺。白壳龟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峰，头足色俱白。狗熊一。豪猪〔刊本"猪"作"狗"〕一。袋鼠一，头及前二足似兔，自腹至后二足则大逾数倍，后足膝后折，着地不能伸，然视前足犹高逾倍，尾长二尺，行则跃起如飞，腹下有袋，故谓之袋鼠。京师德国公使署曾见鸟兽异种图有此。　京师德使馆曾见鸟兽异种图

随偕刘副使、黎参赞至总督署见哲威里〔斯〕与其夫人并其二女，其意气视铿尔狄尤相亲也。夫人亦贤明，慰问甚勤。其领队兵官名摩里雅斯。归过其炮台，盖因山为垒，凡二重。其中将台一，兵房四，每房可容百馀人。家眷房二列，以处官及兵人之有家眷者。兵房后为厨房。藏兵器房二，饭堂一，习书堂一，治养病兵堂〔刊本"堂"作"房"〕一。大炮十尊，皆有炮台，有火药库。小炮置之墙端，皆有架。大千里镜一具。将台前墙最高处，别为一屋，以便瞭望。其制度规模，与中国炮台绝异。兵有炮兵，有步队。步队习洋枪以辅炮兵。带炮兵者曰米噶尔斯，带步队者曰林芝，其职皆视游击。兵分

二等：上者三日一洋元，合银二钱四分；次者四日一洋元，合银一钱八分。将官有家眷者，俸薪足以养之。兵人家眷，洗衣缝纫，自食其力。此为山北炮台，下临市肆。山南尚有炮台一。

中国兵船扬武号

廿九日　雨，雷。哲总督又派车来迎，并派其翻译必麒麟陪同游历。因先至扬武船回拜蔡瑞庵，兵皆升桅开炮。比登舟，始知司训练者，英兵官拉克斯摩也，指示一切甚详。并引至其学堂，训练闽广学生二十人。又为操试炮兵，转动至捷；又升桅开炮以相送，皆英兵官主之。

洪家花园

旋至洪家花园，盖闽广人公地也，花木鸟兽，尤多而奇。有虎一、豹二（一花文豹、一金钱豹），用铁圈笼之，外施铁网步障。狗熊一，山狗三。其豺狸、黄鼠、松鼠、山獭之属，各以铁网为屋，与鸟雀相间，周环约二十馀间。鹦鹉四种：一白，一灰色，一绿，一红，又有绿色而两羽红者。鹰三种：一白，一苍，一灰色。雉三种：一彩文，一苍，一棕黑色相间。鸽种甚多，最奇者翠鸽。异鸟如青鸾、山鸡（大冠，似家鸡）、山雀、水雀；一种彩文而头蓝色或红色者善鸣；一种似水凫，头有毛一丛，甚长而细。猿属多种，有红面者，有灰色者，甚驯，长短皆各不同。其一甚巨而犷，用铁圈笼之，黄毛长四寸许，则所谓金丝狨也，最不易得。

花木多不知名，开花或红或黄，有大如碗者，有小如蛾者，亦全不知为冬日也。葵蒲数十如张扇。罗汉松高数仞，盖地如钟，绝奇。藤萝如墙拔地立，或如九折屏风。巨松高入云际，距地尺许，横出五枝，悬针周匝如盘，每

尺许辄出数小枝，远望如数十级浮图罗列深林中，皆奇景也。又制铁盘如伞，引藤络其上，十年后必复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数者，皆人力为之，究不知何以能如此也。园甚大，有积水一泓极清，小舟四五，游泳其中。然并无一坐基，岂有待耶？

回过按察司署，任是官者棐里布，方踞堂皇听事。吾与云生列坐其旁，馀人皆立。堂高五六尺，如月台。其下列长案如弓，两造讼师及录供者、传语者，环坐向上。两旁设木阑二，云为词证者立其中。设小几八，待讯者坐候。外施阑干，以待人观听。规模亦甚清整。总督哲威斯约三点钟枉过，尚有大学馆一，小学馆五（内有女学馆一），不及一往观也。 按察司署

新嘉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不过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馀万〔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据胡璇泽云，广属人已约七万之多。总督所辖凡三处，再四〔西〕为麻剌甲；再西为槟榔屿，则海中之一岛也；由麻剌甲而西，稍北为威诺斯里[10]，与槟榔屿相对，亦英埔头也，并归其所辖属。新嘉坡有英国兵船二：一名儒那，总兵波兰管带；一名马古稗，副将安生管带。是日申刻开行。 新嘉坡人口总数

廿九日　雨，雷。哲总督又遣马车来迎，并派其翻译必麒麟陪同游历。先至扬武船，兵皆升桅声炮。初疑中国人训练亦能及此〔刊本无以上十一字〕，比登舟，始知〔刊本无“始知”二字〕司教习者〔刊本无“者”字〕英官拉克斯摩也〔刊本无“也”字〕，指示一切甚详。并引至其学堂，训练学生二十人。又为演试炮兵，指授阵法，仍升桅开炮以相送，皆英官主之〔刊本无以上五字〕。

必麒麟导至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消幽之致。有虎圈一、豹圈二，并张铁网为外障。狗熊二。山狗三。猿九，有灰色者，有红面者，身臂或长或短，其种各异。其一甚巨而狞，用铁圈笼之，黄毛长四寸许，则所谓金丝狨也。其豺狸、黄鼠、松鼠、山獭之属，则制铁网为屋，周环约三十馀所，与鸟雀〔刊本“鸟雀”作“雀鸟”〕相间。中植花木，五色缤纷。鹦鹉四种：一白，一灰色，一红，一绿，又有绿色而两羽红者。鹰三种：一白，一苍，一灰色。雉三种：一彩文，一苍，一棕黑色相间。鸽种甚繁，最奇者翠鸽。异鸟如青鸾、山雀、水雀。一种山鸡，彩文而头蓝色或红色，善鸣。一种似水凫，头有毛一丛，甚长而细。

而吾于其中得奇景三：一、罗汉松高数丈，覆地如钟；披视其中，松身合抱，枝皆盘曲而中空，条叶外护，乃极繁密。一、藤萝障天如巨屏，凡数所；有曲折如九叠屏风者；皆拔地直起，高数仞，四无凭倚，花叶周环扫地。一、长松高入云际，凡十馀株，距地尺许，横出五枝，悬针周匝如盘；每尺许辄出数小枝，远望如数十级浮图，罗列深林中，皆奇景也。又制铁盘如伞，引藤络其上，盖新种者，十年后必复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数者，皆人力为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至蒲葵张叶如巨扇植立，则此间所在有之。其诸花木来自各国及诸番者，皆插牌标记，足见此园魄力之大矣。前至香港，

奇景惬心 有导游花园者，谓当观览其实政，不以游赏为娱。今无意中得此奇景，亦殊惬心。

回过按察司署，任是官者紫里布，方踞堂皇听事。吾与云生列坐其旁。堂高五尺，如月台。其下列长案，如弓曲抱。两造讼师及录供者、传语者，环坐向上。两旁设木阑二，云为词证者立其中。设小几八，待讯者坐候。外施阑干，待人观听。无刑扑之威，而规模整齐严肃，不闻喧嚣。尚有大学馆一，小学馆五，内有女学馆一；以总督哲威里约三点钟答拜，不及往观。

新嘉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馀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据胡璇泽云，广属人已至七万之多。总督所辖凡三处：西为麻剌甲；再西为槟榔屿，则海中之一岛也；麻剌甲

之西，与槟榔屿隔海相望，为威诺斯里，并归其所辖属。新嘉坡有英国兵船二：一名儒那，总兵波兰管带；一名马古稗，副将安生管带。暂总督申初枉过，即时开行。

三十日 过麻剌甲，距新嘉坡二百一十里。以须一至槟榔屿，稍绕出西北。

禧在明见示伦敦戴模斯[11]日报（为西历十一月初十日，中历之九月廿五日也），为译出论滇案始末一段。其中叙英总兵勒尔斯探北极事，以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起（为中国之甲戌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内回国。言至北极之八十二度尚见土地，过此则皆冰海矣。其始舟行积冰中，测度冰之厚薄，有至十六丈者。再上则舟不能行，凿冰为道。凡两船三百馀人，牵倚以北，每日约行三里许。至北极八十三度二十五分，凡行两月馀，不见日者二十馀日，死者四人，因冻折足者数人。至是不复能前进，乃循来径而返。其初议寻北极，募能同行者，告奋勇七百馀人，遣医视其筋骨血脉强固能任寒者三百馀人，挈之以行，历二岁馀。君主下书褒嘉之，赏给勒尔斯头等宝星。

读泰晤士报

北极探险

三十日 新嘉坡西北行二百一十里，过麻剌甲，即西行出印度海。英国公司轮船取道槟榔屿，稍折而北，远至百馀里。船主以非西行正路，不牌示。

禧在明见示伦敦代谟斯日报，为西历十一月初十日，中历之九月廿五日也，正当京师启程之期。属德在初、凤夔九译出申论滇案一段。其中叙英总兵勒尔斯探北极事，以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起（为中国之甲戌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回国。言至北极之八十二度尚见地土，过此皆冰海矣。其始舟行积冰中，测度冰之厚薄，有

至十六丈者。再上则舟不能行，凿冰为道；凡两船三百馀人，牵傍以北，每日约行三里许。至北极〔刊本有一"高"字〕八十三度二十五分，凡行两月馀，不见日者一百四十馀日〔钟按：日记云二十馀日为是。一百四十馀日者，盖指其他常年不见日出之日数也。〕，死者四人，冻折足者数人。至是不复能前进，乃循来径而返。其初议寻北极，募能同行者，得七百馀人，遣医视其筋骨血脉强固能任寒者三百馀人，挈之以行，历二岁馀。君主下诏褒美，赏给勒尔斯头等宝星。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　巳刻至槟榔屿，（洋人名之碧澜），距麻剌甲九百三十三里，在〔脱"赤"字〕道北六度（伦敦〔脱"东"字〕一百度零二十分）。居民约十四万（闽广人十万有奇，馀为番人）。有副总督驻此，亦名安生。胡璇泽见示：王文庆（闽人）兼司招商局事。遣人问之，则挈其乡人七八辈来见，皆短衣番语。内有云南大理人江姓，以贩珠宝为业。以停船片时即开行，未暇一上岸。北岸为威诺斯里。约询地势，槟榔屿得见方英里一百零六（英里当中国三里，见方英里当中国九里），新嘉坡得见方英里二百三十六，麻剌甲得见方英里六百馀，至广大矣。威诺斯里地迤长而狭，得英里三百零五。其地山水明秀，南岸皆高山也，树木丛密。闻有瀑布，高十六丈，惜未一往观也。

至槟榔屿

华人皆短衣番语

槟榔屿兵官段熙奕附船归国，登舟时，居民鼓乐架小舟十馀相送，必稍有惠爱贻留者。申刻开行。是夕风。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　巳刻至槟榔屿（洋人名之碧澜），距麻剌甲九百三十三里，在赤道北六度。有副总督驻此，亦名安生。胡璇泽语知闽人王文庆经商槟榔屿，兼司招商局事。遣人问之，则挈其乡人六七辈来见，皆短衣番语，居此已数世矣。以停船片时即开行，未暇一登岸。询知居民十四万，闽广人十万有奇，馀皆番人。其地

山水明秀，逶南皆高山，树木丛密。闻有瀑布，高十馀丈，惜未一往观也。北岸为威诺斯里，其地袤长而狭，沿海约九百馀里。有兵官段熙奕，由威诺斯里附船归国，居民鼓乐驾小舟十馀，送之登舟，必稍有惠爱留贻者。申刻开行。是夕风。

初二日　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由槟榔屿折而南，相距赤度〔道〕约计九里。（伦敦东九十六度三十五分）。南望苏门答腊，相距约四十里，见大山绵亘，即所谓万古鲁山也。苏门答腊逶长二千馀里，起息力之南，横出槟榔屿西千馀里，中间小岛尚不可以数计。《瀛寰志略》图载槟榔屿于苏门答腊之西北，非也。近年荷兰衰弱，酋长之居苏门答腊者，抚绥无术，遂至畔乱。荷兰又不能以兵力胜之，方相与攻战未已也。是夕，风逾大。 过马六甲海峡

初二日　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南望苏门答腊，相距约四十里，见大山绵亘如画，即所谓万古鲁山也。苏门答腊逶长二千〔刊本作"二万"，误〕馀里，起息力之南，横出槟榔屿西千馀里，中间小岛不可纪数。荷兰踞此数百年。近年荷兰衰弱，酋长〔刊本"酋长"作"荷官"〕之居苏门答腊者，抚绥无术，遂至畔乱。荷兰不能以兵力胜之〔刊本无以上十三字〕，方相与攻战未已也。是夕，风逾〔刊本作"雨"〕大。

初三日　大风雨，雷。午正，行七百七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十六分（伦敦东九十二度十七分）。至是始出大海，所谓印度海也，俗名之小西洋。舟行向西微北。是日大南风，可以张帆。至晚，风逾劲，而帆不可收。船人上桅拽帆，坠伤者三人。

初三日　大风，雨，雷。午正，行七百七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十六分。至是始出大海，所谓印度洋也，俗名之小西洋。是夕风逾劲，船主见旋风起，急停轮避之，而方张帆以收风力，帆急不可下。船人上桅拽帆，坠伤者三人。旋风者，闽广人谓之台风，洋人谓之赛格栾〔13〕，风势盘旋而上，陆地亦有之，所谓羊角风也。巨海盘旋，或逾千里，或数百里，舟入其中，掀腾回薄，常至倾覆。洋船见旋风起，急以寒暑表之轻重制船之进退。气重而上升，则去风渐远，可以免患。马格里言：西洋诸大国皆设密的阿罗奇格阿非司〔14〕以觇风力。凡风起处，一点钟疾者行八十英里（每一英里当中国三里，凡二百四十里），而电报顷刻千里。如英国风起，即由电报通知德、法各国，俄国风起亦然。得报即通知各海口洋船准备，以为出入之节。阿非司者，译言官署也。

洋船之防风

初四日　大北风，雨。午正，行五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伦敦东八十九度十六分）。颠簸不可名状，同行诸君皆至困惫。是日稍凉，然稍加夹衣，便至挥汗如雨。自香港南行，日加郁热，夜不能寝者十馀日矣。

初四日　雨，风〔刊本作“风雨”〕。午正，行五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以先夕旋风停轮，又值逆风，不能依时计里。船主云：“行海三十年，未遇旋风如此，亦无若此行之多风者。”予笑曰：“以吾薄德，累及诸同行者。”船主改容谢之。从行诸君呕吐困惫，多至废食。而郁热加剧，夜卧颠顿，挥汗如雨，不成寐者十馀日矣。

初五日　大风雨。午正，行六百六十三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伦敦东八十六度五分）。柳树仁忽患病，头、手俱生红颗。洋人最忌痘症，相与惊疑。于是以我平日在船头小坐之房使之迁居，不令杂居舱内，以防传染，且约至

柳树仁患病被隔离

锡兰送赴医馆。此船亦须停泊二十日，俟其无传染也，而后开行，举舟皆归怨鄙人一身矣。运蹇时乖，致受仆夫之累，此行颠沛，直不堪设想。而一风至数日不息，助之以雨，此景亦实使人难受也。询之德在初、凤夔九，云三次出洋，未尝有此。岂非天耶？

初五日 雨，大风。午正，行六百六十三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厨夫柳树仁患病数日，手面忽见红颗，召洋医视之，曰痘也。洋船最忌病症，而痘尤甚。有患此者，悬黄旗，禁舟人往来上岸。医院延病者别居，必留二十日，俟其无传染也，而后舟人得上下自由。此去锡兰两日程，当换船，舟人皆恐。船头一小房，为予日间看书之所，船主令病者迁居，而闭其舱内所居之房，禁同舱不得出入，受累者多矣。蹇运所值，宜有然也〔刊本无以上八字〕。

初六日 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四十分（伦敦东八十一度十五分）。风力稍平。而洋医断柳树仁为痘症，禁锢极严。仆辈住中舱者，皆不得至后大舱照应伺候，仅留龚振之一人在后大舱照料，又不得至中舱及厨房照料饭食。并茶水一切亦不得自由矣。当悬病旗，以听锡兰处分。不谓全船受此一人之累，抑何运蹇至此！

是日又行二百一十九里，抵锡兰。有小舟来引路者，皆用圆木刳其中为舟，或刳成三四间不等，每间仅容一人，纳双足其中而坐其上，旁施横木，首尾各系树株，束之舟上，巨浪中亦无敧侧。 抵锡兰

其地按察司路司马力阔、总兵克拉尔克来舟，传总督之命，属预备公馆，已早部署完备，邀至岸小住。而船主

巴拉得约明日大早换船，十二钟后即日开行。乃辞路司马力阔，告以明日开船稍晚，即当一走候。

医院亦派医生来视柳树仁，即令前赴医馆，并陈裁缝

病者被留 递送茶水者亦应留此，候过两礼拜乃能放行。使刘和伯等为之解说，不能允从。尚赖钦使不能扣留，否则并船上须扣留两礼拜，船人齐受累矣。乃婉谕陈裁缝，令其宽心居此，亦甚费调处也。

锡兰出宝石，登舟索买者甚众，制造亦颇精也。

初六日　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四十分。又行二百一十九里，抵锡兰。其地按察司路斯马力阔、总兵克拉尔克传总督格雷戛里之命，约至公馆小住。以舟中一切须检理，辞之。泊〔刊本有一"船"字〕锡兰之南尽西处一海汊，地名高诺[15]。总督驻扎科伦布，相距二百四十里。

医院遣医来视柳树仁，即令前赴医馆，并递送茶水之陈炳祥一体扣留，以防传染。仆从无多，乃留二人。锡兰一应用费，议定由公司行垫付，俟抵伦敦归还。受累无可言者。

锡兰渡船皆刳木为舟，有至四五间者。每间仅容一人，纳足其中，而身坐其上。旁施横木，首尾各系树株，束之舟上，巨浪中亦无欹〔刊本作"歌"，误〕侧，盖犹上古刳舟之遗制也。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甲子　寄家信，并致冯竹儒、唐景星、朱宇恬及志城四信。辰刻过船，船名北夏窣尔[16]（云为印度极北省名，前船大礬廓尔则印度极南省名，西人名船多类此），船主怀得，视前船较大，而新造成甫二年也。

十一点钟上岸，户部司布莱司放船来迎。炮台响炮十

五，西洋所以待一等公使者也。按察司路司马力阔、总兵克拉尔克并迎于海次。询知地名高诺，总督格蕾戛理驻扎科伦布，距此二百四十里。锡兰岛周回千馀里，泊船处其形如臼，上岸不出遥南一角，至按察司寓处小坐。总督派中军谈布来此迎送，因陪游近地佛寺及按察司所管监牢，并派土司狄习拉瓦为之前导。

监牢不及香港规模，而清洁则同。大监八所，每所监十七人，日间督使工作。罪犯重者，禁锢别为一院，每房一人。女牢一院，凡二所，每所亦十七人。亦有病馆。

寺佛〔佛寺〕二所，一在山阜，稍盘而上，一则沙地。屋皆卑狭，中惟槊〔塑〕卧佛一尊、侍者二尊。僧施黄布以帷其身，而偏袒右臂。索经观之，皆贝叶为文，以绳贯其中，而用锦袱裹之。字皆作连"○"式。令寺僧诵之，微近剌麻梵音，而"南无"二字极明显。殿旁皆有白塔，前列石幢，树旛其旁。西洋并以释迦生长锡兰。疑释迦弟子迦葉、文殊、普贤皆谓别生一世界，或此岛迦葉所生，释迦自生印度。今东印度安额河，南东〔东南〕流出孟加拉，即佛书所谓恒河也。如来生长自当在东印度。而锡兰之崇信佛教，自是佛门弟子传流如此。 游佛寺

椰子遍地成林，寺僧剖椰子为茶以供客，云椰子充饮，馒头树结果充食，得此无忧饥渴。婆罗树、贝葉树所在有之。其沙地者，询其寺名，曰："瓦路喀拉马"。问此何义，曰："此谓沙地僧人建寺耳。"至此，行游半日，不见中国一人矣。（闻岛中亦尚有粤人贸易于此。） 不见中国一人矣

利如洋行商人来见

旋至按察司处午饭。有利如洋行商人毛里逊来见。路司马力阔亦告知其家住伦敦之堪普屯坊南威拉巷第十五号，其子方习讼师，可以往觅之。炮台一所，即克拉尔克所辖，兵凡四百人。泊高诺者，仅夹板商船十馀，无兵船。法国兵船一，云往来西贡者也。是日酉刻开行，大风。

初七日　辰刻过船，名北夏寳尔，视原船大逾倍，而新造成甫二年。船主怀德言："北夏寳尔、大礬廓尔，皆印度省名；一在极北，一在极南。"西洋名船多此类。船务监督布莱司放船来迎，路斯马力阔、克拉克尔迎于岸次。炮台声炮十五，西洋所以待头等公使者〔刊本无"者"字〕也。至按察司寓处，总督派中军谈布来此迎候，因陪游近地佛寺及按察司所管监牢，并派土司狄习拉瓦为之前导。

监牢不及香港规模，而精洁则同。大监八所，每所监十七人，日间督使工作。罪犯重者，禁锢别为一院，每房一人。女牢二所，亦为一院，每所亦十七人。亦有病馆。

佛寺二所，一在山阜，稍盘而上，一在沙地。屋皆卑狭，中供槊〔塑〕卧佛一尊、侍者二尊。僧施黄布以帷其身，而偏袒右臂。索经观之，皆贝叶文，以绳贯其中，而用锦袱裹之。文皆作连"○"式。令寺僧诵之，微近喇嘛梵音，而"南无"二字极明显。殿旁皆有白塔，前列石幢，树旛其旁。西洋并以释迦生长锡兰。疑释迦弟子文殊、普贤皆谓别生一世界，或此岛文殊、普贤所生，而释迦自生东印度。今安额河，东南流出孟加拉，即佛书所谓恒河也。如来生长固当在东印度。锡兰崇信佛教，自是佛门弟子流传如此。

椰子遍地成林，寺僧剖椰子为茶以供客，云椰子充饮，馒头树结果充食，得此无忧饥渴。其沙地者，问其寺名，曰："瓦路喀拉马。"问此何义，曰："谓此沙地僧人建寺耳。"

旋至按察司处午饭。有利如洋行商人毛里逊来见。

锡兰岛周回千馀里，高诺当其西尽处。有炮台一所，兵四百人，

王宫出售

克拉尔克所辖也。至此，行游半日，不见中国一人矣。狄习拉瓦指示一楼房曰："此故王宫也，近已鬻之商人。"问王宫何为出鬻，曰：

"以贫故耳。""何以与民居错杂?"曰:"英官管辖此地,其王无权,寄寓而已。"问其王安在,曰:"不知所往。"西洋之开辟藩部,意在坐收其利。一切以智力经营,囊括席卷,而不必覆人之宗以灭其国,故无专以兵力取者,此实前古未有之局也。是日酉刻开行。大风。

囊括席卷不恃兵力

初八日　午正,行六百二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四十九分(伦敦东七十六度四十八分)。自锡兰至亚丁,计程六千四百零二里,渐自南而趋西北,距赤道视锡兰一日程略远至度许。

与禧在明谈,询及荷兰在苏门答腊交战情形,云其酋塞勒敦苦荷兰之徵求,称兵拒之耳。因论及荷兰所据南洋各埔头,课税以济国用。英国不然,地租税课取之其地,即于其地用之。即印度、澳大利洲,岁入至千百万,亦只备用地方而已。如开河、修路及添设学馆,以本地之财,济本地之用,而使其人民共之,故无怨者。苏门答腊各小国,有乐以其地献之英人,而不愿附属荷兰,亦以此故。

荷兰与英国统治方法之差异

同舟段熙奕,为威诺斯里兵官,乞假回国。送者如云,鼓乐喧阗,制旗以旌之,题曰"忠勤正直",盖皆华商之流寓者。南洋自槟榔屿以东,闽广人率居十之七八,锡兰以北则寥寥矣。段熙奕在官亦一佳士也。又有俄里瓦者,在福建南台开设大茂洋行,曾充俄国领事官,早知予名,亦相就通殷勤。

初八日　午正,行六百二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四十九分。与禧在明谈及荷兰在苏门答腊交战情形,其酋塞勒敦苦荷兰之徵求,称兵拒之。因论及荷兰所踞南洋各埔头,专事苛敛,以济国用。英

国不然，地租税课取之其地，即于其地用之。即印度、澳大利洲岁入至逾万万，亦只备用地方而已。如开河、修路及添设学馆，以本地之财，济本地之用，而使其人民共之，故无怨者。苏门答腊各小国，乐以其地献之英人，而不愿附属荷兰，亦以此故。吾谓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荷兰小国〔刊本无“小国”二字〕，度支常苦不给，塞勒敦一叛〔刊本“叛”作“叶”〕，无能张皇大举，至久而不能定。视英人戡定印度德列诸部，固远逊焉，则亦国家强弱之势然也。

使人民与国家同利

初九日　午正，行七百五十里，在赤道北七度五十五分（伦敦东七十二度四十六分）。已入俾路芝回部地，在印度河之西，其地正当印度海也。是日礼拜，听讲者二十馀人，弹洋琴作歌以礼天神。洋妇韦理勤歌声清越，婉转悠扬。历一时许始散。

德国水师兵官拍森、格尔里默斯相就谈。询知凡二十一人游历南洋，推测天文、海道及行船之宜。兵头一人督率之，名阿尔阿塔。船费皆出自国家，仍月给脩金三磅。中国香港、闽广及澳大利亚一洲，各住至一月或两月，回国尚须过考，乃授官。因问其国君威烈雅摩第一[17]，年八十；丞相毕士马[18]，年六十四；将军穆尔克[19]，年七十五；兵部路得，年六十五。富国强兵，皆此四人为之。

锡兰有山名阿伦毕克，相传释迦从迦蓝屿来登此山。山下有寺，藏释迦涅槃真身及舍利子。明永乐中，太监郑和至其地，于此寺建立石碑，距高诺当在二百里外。

初九日　午正，行七百五十里，在赤道北七度五十五分。是日

礼拜，听讲者二十馀人，弹洋琴作歌以礼天神。洋妇韦理勤，歌声清越，婉转悠扬。历一时许始散。

德国水师兵官拍森及格尔里默及发柏尔三人就谈。询知凡二十一人游历南洋，推测天文、海道及行船之宜。兵头一人督率之，名阿尔阿塔。船费出自国家，仍月给辛力银三磅。香港、厦门及澳大利洲各住一月或两月，星度、海程，所至推验。回国须一过考，乃授官。因问其国君威烈雅摩第一，年八十；丞相毕士马，年六十四；将军莫尔克，年七十五；兵部路得，年六十五。富国强兵，皆此四人为之。

初十日　大雨。午正，行八百二十八里，在赤道北九度五秒(伦敦东六十八度十五分)。(俾路芝回部，地在印度河之西。)是日为西历十二月廿五日，相传耶稣降生日也。诵经与礼拜同，亦弹洋琴作歌。马格里以中土歌调属韦理勤依琴度之，尤清婉可听。德国兵官发柏尔就谈，亦廿一人中之人也。禧在明得西报于锡兰，令与刘和伯翻译之，中论烟台条约，所言利病，与当事所见绝远，非深悉洋情者不能辨知其得失也。　洋妇弹琴奏中土曲调

初十日　大雨。午正，行八百二十八里，在赤道北九度五秒。其地当值俾路芝回部，在印度河之西。是日为西历十二月廿五日，相传耶稣降生日也。诵经礼拜，亦弹洋琴作歌，为西洋大节日，饮馔加丰。禧在明得日报于锡兰，中论烟台条约一段，令与刘和伯翻译。　译读西报

十一日　午正，行八百一十四〔脱"里"字〕半，在赤道北十度十一分十二秒（伦敦东六十三度四十八分三十秒）。姚彦嘉见示美国林乐知[20]所著《中西关系论略》四卷，内载　读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

总署照会各国教案章程八条。承天津教案之后，正当会商各国妥议章程以为善后之计，乃其所议混合各国言之，而其所以示禁之意又无一扼要语，是非互淆，轻重倒置。美使镂斐迪已逐款驳之。川黔教案为祸之烈，久而益甚。失此机会，极为可惜。

马格里述及红海口外英国新置一岛，名萨克敦（禧在明谓之苏克得拉，即《瀛寰志略》之索哥德拉），距亚丁一千五百里。过亚丁，入红海口三百五十四里，有岛曰柏林[21]（禧在明谓之毕尔伶）。法使有至亚丁者，言其本国谋踞柏林岛，本海中荒土。英兵官驻亚丁，闻其语，夤夜遣所部将官率兵十馀，先至其地树旗。逾两日，法使乃至，已先为英有矣。新开河亦以四百万馀英磅得之埃及。于是径西直抵新嘉坡，口岸埔头一属之英，控有西洋全势。英人谋国之利，上下一心，宜其沛然以兴也。

英人抢占丕林岛

十一日　午正，行八百一十四里半，在赤道北十度十一分十二秒。姚彦嘉见示美国林乐知所著《中西〔刊本"西"作"国"，误〕关系论略》四卷，内载总署照会各国教案章程八条，亦严切，亦详明，读之慨叹。往与文文忠公论天主教为祸之烈，黔、蜀尤甚，实由地方官办理参差，动为所持，积久而风习成，遂至无可施治。承天津教案之后，会商各国妥议章程，以为善后之计，或犹可稍图补救。文忠公言："曾议数条，会商各国，皆置不理。"即此章程也。

论天主教之与中国

查天主教创自摩西，耶苏基督始立教名。数百年而阿剌伯回教兴。又千馀年，路得演立西教而耶苏教兴。希腊为西洋文字之祖，亦缘饰基督之教为希腊教。其原皆出于摩西。而天主与西教同祖耶苏，互相争胜。于是罗马教主阐明天主教之原始〔刊本无"始"字〕，专以行教为业，以示广大，积久而奉耶苏教者亦仿而行焉。西洋主

教，或君民共守之，或君民异教，各有所宗尚，不相傀越。

独中国圣人之教，广大精微，不立疆域；是以佛教、天主教、回教流行中国，礼信奉行，皆所不禁。唐初已有景教流行碑，所奉祆神，僧景净释以为天神，谓其教起于拂箖〔菻〕，则正摩西之遗也。碑言“悬十字以建极”。天主教建立十字架，其原如此。明万历中，利玛窦东来，徐光启舍家为天主堂，而其教遍行于天下，未为害也。

雍正初立法禁之，则亦禁之矣。近三十年，天主教之禁既开，而法兰西实祖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力以纵〔刊本脱“纵”字〕庇之。于是剽贼奸民，窟身其中，遂可以抗拒官法，而教士之势始张。道光、咸丰间，黔、蜀吏治败坏已甚，奸民骫法者众，教士乘之以逞，是以二省之为祸尤烈焉。宜及天津教案之后，会商各国，示以教堂纵庇教民，各省皆然，川、黔之民遂至困于水火。是以闻教士之名，莫不怀愤诟讥，乘便以求一逞。即各处教堂收纳奸民，作奸犯科，良民引以为耻，不独有失立教之本意，亦恐以此传示各国，辱莫甚焉〔刊本“焉”作“矣”〕。急宜出示晓谕，无论所习何教，但涉官事，即与平民一体处断。严饬各督抚责成州县，稍有出入，立与参办。但一平教民之势，诸事自不劳而理〔刊本“理”字下多一“也”字，下文均删〕，此可合各国之公论，以屈法人使听从者也。惜乎所议各条，通各国为言，防禁多端，以强其所难而自树之敌。美使镂斐迪已逐条驳之。失此机会，良为可惜。

对处理教案的意见

十二日　午正，行八百零七里，在赤道北十度五十五分（伦敦东五十九度十八分）。是日当略涉波斯里〔地〕。印度海泛入之海汉名阿勒富海〔22〕，东土耳其两河之水注焉。

与马格里论船主测量之精。因言西洋各国有商部大臣，有船政学馆。学既成，商部试之，得高等，乃令充当船主。其次分司各执事，皆有等第。以次历试之，或至再三。充船主者，必高等也。造船之家，无敢私请船主者。凡船出

记西洋船政

海口，商政大臣必视其船所载之货、所坐之人不至逾量否。货逾其船之数，人逾其房铺之数，皆禁制之，违者罚。凡造船，商政大臣亦视其工程坚固否，与所用之木良楛何如，必皆如式，而后定其行海年限，或十年至二十年。不如式者禁不得行海，违者罚。其行海所雇水手、所带食米，必使足数，以船身丈尺定人数多寡，不如数者禁不得出海。人日给米、盐、肉食，皆有程式，不如式者罚。船主出海，则船人赏罚皆假以行，一切听命焉，而日记其所行于册。

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

其有辩争，商部大臣据其所记处分之。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亦重，优于内地官人远矣。宜其富强莫与京也。

连日风，在船极不能适。是日风尤大。

十二日　午正，行八百七里，在赤道〔刊本有“北”字〕十度五十五分。其地当略涉波斯。印度海泛入之海汉名阿勒富海，土尔〔刊本“尔”作“耳”〕其两河之水注焉。波斯、阿剌伯夹海为国，亦名东红海。

人日给米、盐、肉食，皆有程式，不如式者罚。船主出海，则船人赏罚皆假以行，一切听命焉。而日记其所行于册，其有辨争，商部大臣据其所记处分之。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肃，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刊本无“内江”二字〕，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亦重。所以能致富强，非无本也。连日风，是日风尤大。

十三日　午正，行七百九十二里，在赤道北十一度二十六分(伦敦东五十四度五十一分)。地属阿剌伯回部，正当萨克敦岛之东境，相距约百里，不能望见。印度海至此分注阿勒富海、勒尔西海(即红海)，与阿非利加之亚德尔[23]相望，渐次入红海外口矣。

船主怀德见示船单，自西历本年正月起，英船出入海口，按期排定。北夏洼尔船以西历十二月廿五日自锡兰开行，今初七日，当西历十二月之廿二日，盖先三日程矣。

刘和伯言：京师谈洋务者，只见得一面道理。吾谓道理须是面面俱到，凡只得一面者，皆私见也，不可谓之道理。南宋以来，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不独汉唐以上规模不一讨论，直举国势之强弱、事机之得失，皆无足关其意。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君父于不顾；必使覆国忘〔亡〕家，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数百年竟无有能省悟者，则宋儒之乐持虚论而不务求实际，有以阶之厉也。铲除此等议论，而后人心风俗可幾于古。其去道理固远矣。所谓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未有若南宋以来之议论，蠲弃天下国家而

斥攘夷之论为宋儒空谈流毒

取快纷纷之口，若是之烈者也。宋之所以弱，明之所以亡，诸君子贸焉无所得于其心，乌足与言道理哉！

是日大风，天气稍凉，可以着小棉袄。

十三日　午正，行七百九十二里，在赤道北十一度二十六分。其地当属阿剌伯。马格里言："红海口外英国属岛名苏克得拉，距亚丁一千五百里，计程距此二百馀里。海道广阔，不能望见。"又言："入红海三百五十四里，有岛曰毕尔林。法使有〔刊本"有"作"其"〕至亚丁者，言其国人寻得此岛，犹荒土也。方谋踞其地开垦，亚丁以闻于孟买总督，驰檄所部将官，领兵十馀，竟夜至其地树旗。逾两日，法使至，见英国旗帜，废然而返。"英人谋国之利，上下一心，宜其沛然以兴也。

船主怀德见示船单。西历本年正月起，英船出入海口，按〔刊本"按"作"案"〕期排定。北夏洼尔船以西历十二月廿五日由锡兰开行，今初七日，当西历十二月之廿二日，盖先三日程矣。船凡数百，往来各国海口，其行度皆有期限，岁首汇次而标识之。以何月往何处，当附某船以往，按册稽之，无或爽者。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

是日大风，天气稍凉，可以着小棉袄。

十四日　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十二度十六分（伦敦东五十度一分）。英国教士法林斯，以病卒于舟次。船政应敛而投诸海。其妻以距亚丁近，乞葬之亚丁。船主以所居不在亚丁，则与投海无异，而徒为半日之耽延，不肯从其请，于是敛以棺而投之。

海葬

早见亚得非山，已入阿非利加北境矣。其北为阿剌伯，犹亚细亚地也。至是为亚细亚、阿非利加海道交分处。由此一折而入红海，已非复印度大洋矣。

马格理言：西洋交兵，不杀俘虏。其在官者　皆有文凭

佩之身；被俘出示文凭，则以官礼处之。饮食居处，以官为差。或与约不再任战，即纵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约，则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战事毕而后释归。或允不任战，及归，又请领兵，主兵者责其失信，常至罢黜。盖各国常视彼此所以相处之厚薄以为报，不欲失信于敌。既允不任战而又遣之战，则以后被俘者，敌人皆引为前鉴而不复纵遣之，而受其害者多矣。故于此常守信，不敢有违焉。即此足见西洋列国敦信明义之近古也。 西洋交兵不杀俘虏

十四日　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十二度十六分。早见亚得非山，已入阿非利加〔刊本有一“洲”字〕北境矣。至是为亚细亚、阿非利加海道交分〔刊本“分”作“界”〕处，由此一折而入红海。

马格理言：西洋交兵，不杀俘掳。其在官者，皆有文凭佩之身；被俘出示文凭，则以官礼处之。饮食居处，以官为差。或与约不任战事，即纵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约，则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战事毕释归。或允不任战，及归，又请领兵，主兵者责其失信，常至罢黜。盖各国常视彼此所以相处之厚薄以为报，不欲失信于敌。既允不任战而又遣之战，则以后被俘者，敌人皆引为前鉴而不复纵遣之，而承其害者多矣，而又有失信负约之名，故于此常不敢违。亦见西洋列〔刊本“列”作“各”〕国敦信明义之近古也。

英国教士法林斯，以病卒于舟次，船主为加棺敛而投之海。其妻以距亚丁近，乞葬之亚丁，船主不允，曰：“故事惟裹以衾，棺敛以示厚也。葬之土与葬之水，均也。”为持经诵赞而投之。

十五日　午正，行七百七十七里，在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八分（伦敦东四十五度三十五分）。又行一百四十五里半，抵亚丁。（船主云百十七里，与前六千四百二里，总数尚短 抵亚丁

廿八里）。亚丁与阿剌伯地相连，濒海一山皆石，英人建炮台山尽处。东西各为一山，横出海面相望，中广约十馀里，可以泊船。英人踞此，以为红海口外一形胜地也。洋人环东山为居。山后濒海设炮台，与海岸一炮台，并山尽处凡炮台三座。兵官亨德来舟，宣述孟买总督施乃德之意，知此亦辖于孟买总督。居民阿剌伯本籍八千馀人，印度六千馀人，阿非利加亦三四千人，西洋各国百馀人，粤民在此任工作者不过十人。而设兵至二千人，有炮兵及步兵、马兵之别，大率皆印度人。此地本隶阿剌伯，与其疆域相连。阿剌伯回教慓悍劫杀不可测，故设兵宜多。有兵船一，名伯尔德。管带兵船者，阿尔本也。外法国兵船一、土尔其兵船一，皆暂泊者。英国别有一小兵船，则由印度以公事来往者也。亚丁雨少晴多，询之亨德，居此六年，仅三见雨。沿山为小池，导山流纳而潴之以供饮。每雨，涓滴无遗弃者。地产驼鸟，伸颈可长丈六尺，卵容一升，羽毛供西洋妇人冠饰。

粤民在亚丁者十人

十五日　午正，行七百七十七里，在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八分。又行一百四十五里半，抵亚丁。亚丁与阿剌伯地势相连（《瀛寰志略》误为一岛），濒海一山皆石，英人建炮台山尽处。东西各为一山，横出海面，中广十馀里，可以泊舟。英人踞此，以为红海口外一形胜地也。洋人环东山为居。山后海水泛入，成一小荡，亦建炮台，凡炮台三座，海岸亦皆列炮。兵官亨德来舟，宣述孟买总督之意，此地亦孟买所辖也。居民阿剌伯八千馀人，印度六千〔刊本“千”作“于”，误〕馀人，阿非利加亦三四千人，西洋各国百馀人，粤民在此任工作者十人。而设兵至二千人，有炮兵、步兵、马兵之别，大

率皆〔刊本“皆”作“为”〕印度人。此地本隶阿剌伯，英人踞之，为往来海道停泊之所。阿剌伯回教剽悍劫杀不可测，故设兵宜多。有兵船一，名伯尔德。管带兵船者，阿尔本也。亚丁雨少晴多，询之亨德，居此六年，仅三见雨。沿山为小池，导山流纳而滀之以供饮，每雨，涓滴无遗弃者。地产驼鸟，升颈〔刊本“颈”作“劲”，误〕可长丈六尺，卵容一斗〔升〕，羽毛供西洋妇人冠饰。

十六日　丑刻开行。入红海，两岸见山皆赭色。过毕尔伶岛。午正，行四百二里，在赤道北十三度十分（伦敦东四十三度十一分）。正当阿剌伯之木甲[24]，为东岸海口最繁盛处。地产以加非为著，运贩英美诸国，其都城曰麦加，亦濒红海。其日礼拜，诵经作歌礼天神。西历以是日为十二月三十一日，为岁尽日，中土谓之除日也。 入红海

十六日　丑刻开行。午正，行四百二里，在赤道北十三度十分，正当阿剌伯之木甲，为东岸海口最繁盛处。地产加非，贩运英、美诸国。两岸山皆赭色，故以红海为名。阿剌伯都城曰麦加，回教所由起也，亦濒红海。是日礼拜，诵经作歌礼天神。西历以是日为十二月三十一日，为岁尽日，中土谓之除日也。

十七日　微雨。午正，行七百七十一里，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六分（伦敦东四十度四十八分）。阿剌伯所属，时见高山。海之西南为阿北西尼亚[25]，盖土番也。红海西岸皆回教，惟阿北西尼亚奉洋教，自为部落，亦不与各国通市。

是日为西洋元旦，亦无庆贺礼。惟闻印度以是日推崇英主为印度皇帝，各国或王或遣使，皆集会德列[26]城行庆 1877年元旦

贺礼。所辖地皆施放大炮，歌万年曲，放烟火。

印度种茶

同舟英商斯帝文生言在印度种茶三千馀亩。中国茶种每亩收百斤，印度茶种可至三倍。产茶处在北印度黑摩来里山南[27]。去岁出茶三千万磅，生植岁益加多。此近二十年事也。（地名阿三细，询之即孟加拉东北之阿萨密也。《瀛寰志略》称其产茶岁得二十馀万斤，今已逾百倍之多矣。）

英国报刊

禧在明言英国日报凡四：曰《代谟斯》，曰《得令纽斯》[28]，曰《斯丹得》[29]，曰《得勒格纳福》[30]。《代谟斯》为国政公议，《得令纽斯》则民政议院之旨也，《斯丹得》主守常，《得勒格纳福》主持异论。四者各有所持议论，而《代谟斯》为最要。又有七日新闻报凡三：曰《斯伯格对得》[31]，曰《撒得对尔日溜》[32]，曰《贝勒墨勒太至得》[33]。

十七日　雨午正，行七百七十一里，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六分，阿剌伯所属，时见高山。隔海为阿伯西尼亚，盖土番〔刊本"土番"作"番土"〕也。红海两岸皆回教，惟阿伯西尼亚奉洋教，自为部落，亦不与各国通市。顷年以拂禁英人，英人发兵征之，入其满克得林都城，其王搏战死，为别立王而还。主兵者勒比耳，即今奇巴答答[34]总督也。

英主即印度皇帝位

是日为西洋元旦，亦无庆贺礼。惟闻印度以是日推崇英主为印度皇帝，印度诸王皆集会北印度之德列城行庆贺礼。远至西域诸回部及布达拉、廓尔喀、布鲁克巴、克什米尔之奉佛教者，及南洋之暹罗，并遣使称贺，而布达拉王亲至。为印度一盛会，列象至千馀。所辖地皆施放大炮，歌万年曲，放烟火。

同舟英商斯谛文生言："在印度种茶三千馀亩。中国茶种每亩收百斤〔刊本作"二百斤"〕，印度可至三倍。生植岁益加多，近二十年岁出茶三千万磅。"询知种茶之地，即孟加拉东北之阿萨密也。《瀛寰志略》称其岁得茶二十馀万斤，今已逾百倍之多矣。

十八日　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三分（伦敦东三十八度五十八分）。阿非利加东北为阿伯西尼亚番部，计长二千三百馀里，而入努北阿[35]回部，麦西[36]兼辖之属国也。计此时已抵努伯阿境。海面阔五百馀里，时见岛屿。《瀛寰志略》于红海仅著马苏阿一岛，阿剌伯属地也。其间小岛未开垦者甚多，如毕尔伶岛，英人近年始得之，地无所属，西洋图说亦无从列其名也。

新嘉坡得《代谟斯》日报二纸（一、西历十一月初三日，实中国九月十八日。一、西历十一月初十，实中国九月二十五日也），锡兰得日报一纸（西历十一月廿五日，实中国十月十一日也），中论滇案事宜各数则，洋情、国势、事理，三者均有关系。乃属德在初、凤夔九、刘和伯与禧在明翻译，节其有犯忌讳者，录成三摺，谓即此可以推知洋务情形，而求得其办理之法。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竟无可以告语者。中国之无人久矣！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　译西报论滇案事

德在初开载各国旗式，略录其大概。如：美利坚旗，长方，横分十三层，六白七红，近杆处蓝地绣金星三十七，盖其国分三十七部，所以为旗识也；其合会同心旗长方正蓝，周列三十七星；水师提督长方正蓝，中列四金星；副将三金星，作钝角形，其下或蓝或红或白，中列二星或一星以为等差；水师船主四角列四金星，惟旗色正白者星色蓝；航海旗常挂者锐角长条，前半正蓝十一金星，后半上红下白。俄罗斯旗，长方，前半正白，斜横蓝十字，后半　各国旗式

横分白、蓝、红三色；水师提督正方白旗，横斜蓝十字。瑞典旗，正蓝，黄十字，右角近杆处另一十字，横黄、竖蓝、镶白边，一〔十〕字中空处又各分红、蓝二色；水师提督锐角形，下黄上蓝，近杆亦有花十字。日耳曼旗，长方正白，中横黑十字，每画又分五行，三黑二白，十字中心黑围内一金莺〔鹰〕，十字右边上半近杆处另横分黑、白、红三色，中心又一白边黑十字。丹国旗，长方正红，白十字，水师旗同，惟近杆处加一小白十字；其水师提督旗，十字中心又画金王帽一、黄王帽三。法兰西旗，长方，竖分三行，前蓝、后红、中白；水师提督平方；航海者三角长条。英吉利旗，长方正蓝，四分之一近杆上半加红色白边，横斜二十字，如六出花；水师旗长方正白，红十字，近杆上半角蓝地二红十字；其驻守各口者长方正白，中蓝，横斜二白边红十字。西班牙旗，长方，横分五行，三黄二红；水师提督正方，上下红，中黄，近杆画一金王帽，帽下径圆，左白右红，红边一金塔，白边一红狮。奥地利亚旗，长方，横分三行，上下红，中白，上行正中一金王帽，围以十二银星，中行正中另一方旗，亦上下红，中白，围以黄边；水师提督平方，近杆上角另添三横，二黑一黄。意大里旗，长方，竖分三行，中白、左红、右绿，中心另一红方，蓝边白十字；水师提督，近杆绿色边加三白圆光；副将二圆光；参将一圆光。葡萄牙旗，长方，左白右蓝，中一红地，画金王帽，帽下一小红方，黄边，上及左右七座小黄塔，当中又一小白方，中列五小蓝方，作十字形。

日耳曼旗画金鹰

比利时〔脱"旗"字〕，长方，竖分三行，中黄、左红、右黑，水师提督平方，于黑行近杆处加四白小圆方〔光〕；副将三白圆光；参将二白圆光。荷兰旗，长方，横分三行，中白，上黄、下蓝；水师提督于上行横四白圆光，副将三白光，参将二白光。希腊旗，长方，横分九行，四白五蓝，其上半近杆另成一方，蓝地白十字；水师船，十字中心加一金王帽。土耳其旗，长方正红，近杆上半另一长方，红地白边，中一白星；水师船中一星，旁立一月牙，皆白色。墨西哥旗，长方，竖分三行，中白、左红、右绿；水师提督平方，中一飞鹰，口含一蛇，爪踏枝葉。秘鲁旗，长方，竖分三行，中白、左右红。埃及旗，长方正绿，中立白月牙。波斯旗，长方，中白镶绿，中画一狮，黄色，前左爪举刀，蓝色，背荷日带金光。日本旗，长方正白，中一红日；海船，长条鱼尾，前后白，中黑。暹罗旗，长方正红，中一白象。瑞士旗，长方正红，中一粗白十字。罗马教皇旗，长方正白，中一大花，状如两钥匙交成十字；上架一蓝地金花帽，下一椭圆，金边，内分四钝角，二蓝地，金狮二，红白各二行上下左右相错；又下二枝花葉上湾〔弯〕，长及钥头，钥下有穗；帽与枝下亦有飘带，皆红色。此外商旗时有不同，诸小国及各国所属之部落，亦有旗帜异色者，以难于别晰，不详录。然要皆长方，横宽七八尺，竖长四五尺。其桅顶常挂之旗，或宽一尺，长至八九尺。杆竖则旗横，故以幅之长短为横宽，而以其正幅为直长。桅顶受风，宽一尺者仅用一幅布系之于杆，使不至为风缠绕也。

波斯黄狮
暹罗白象

各国兵船旗，有用长幅，末作两坌〔岔〕如鱼尾式者，有锐角者，有三角者，有三角之尖仍作两坌〔岔〕者。商船旗尤多用长幅，无用尖角旗者。有恶病则竖黄旗，各口候之即以医至，相戒禁舟人不令往来，行海各国皆同此例。中国旗式于此太为失考；其用尖角旗，亦自古无此制也。

有恶病则竖黄旗

十八日 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三分。船主云红海阔约五百里，时见岛屿而不著之图经。《瀛寰志略》仅著马苏阿一岛，阿剌伯属地也。近年英人复〔刊本无"复"字〕得毕尔林一岛。其间小岛未开垦者甚多，地无所属，西洋图说亦无从列其名也。

过亚丁后，天气渐凉，以距赤道日远之故。红海所以多热者，以南界阿非利加，皆沙漠无人居，日炙沙石燥烈，为南风所煽，薰蒸之气逼入红海；秋冬北风，其热自减。崇地山宫保以红海酷热深冬不解为言，似稍失考。

新嘉坡得《代谟斯》日报二纸，锡兰得日报一纸，论中西交涉事宜各数则，以属德在初、凤夔九与禧在明翻译，洋情、国势、事理三者均有关系，即此可以推知洋务情形，而得其办理之法。乃令刘和伯、张听帆、黄玉屏稍节其有犯忌讳者，录成三摺。

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程子大儒，论本朝五不可及，一曰至诚待夷狄。北宋以前规模广博，犹可想见。孟子固〔刊本"固"作"故"〕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而引汤事葛、文王事昆夷以为乐天。汉高祖一困平城而遣使和亲，唐太宗至屈尊突厥，开国英主，不以为讳。终唐之世，周旋回纥、吐蕃，隐忍含垢。王者保国安民，其道固〔刊本"固"作"故"〕应如此。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然而宋、明两朝之季，其效亦可睹矣。

耻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

西洋情形绝异辽金

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业业，克抑贬损，以安民保国为心。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

刘和伯言：谈洋务者只见得一面道理。吾谓道理须是面面俱到，凡只得一面者，皆私见也，不可谓之道理。所谓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得位者效其职，身任焉而不疑；不得位者明其理，心知焉而亦不敢恃。尊主庇民，大臣之责，胥天下而务气矜何为者？凡为气矜者，妄人也；匹夫挟以入世而人怒之，鬼神亦从而谴之，此足与言国是乎？如是而去道理滋远矣。区区愚忱，不惜大声争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愿与读书明理之君子，一共证之。 苦口言之以求一悟

十九日　午正，行七百五十六里，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七分（伦敦东三十六度三十五分）。过亚丁后，天气渐凉，以距赤道日远之故。红海所以多热者，以南界阿非利加，皆沙漠无人居，日炙沙石燥烈，为南风所逼，熏蒸之气皆入红海。秋冬北风，其热自减。崇地山乃以红海酷热、深冬不解为言，亦太失考。

云

数日服刘云生所带丸药，如理中丸、十全大补丸，乃反得怔忡，饮食少减。是夕又服暖肾丸，夜半颈背作麻，知所制丸附片浸洗未透，能毒人，当以陈茶解之，而苦不可得。已乃怔忡大作，几至昏眩。起坐呼家人辈取甘草橄榄二颗嚼食，竟夜为之不适。是早过麦加海滨，为阿剌伯都城，回教摩哈麦[37]所从出也。

十九日　午正，行七百五十六里，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七分。

早过麦加，距海尚一程，即阿剌伯都城也。南岸阿非利加已入努伯亚境，亦回部也，为麦西兼辖之属国。自新嘉坡近距赤道，日长如春、秋二分时。入红海北行，日长如故，子、午二时相为赢缩，视中国争差一时许。伦敦则差至两时有奇，盖当地球极西，见日宜稍迟也。

德在初查开各国旗式，略录其大概，如：美利坚旗，长方，横分十三层，六白七红，近杆处蓝地绣金星三十七，其国分三十七部，所以为旗识也；其会合同〔刊本“合同”作“同合”〕心旗，长方正蓝，周列三十七星。俄罗斯旗，长方，前半正白，斜横蓝十字，后半横分白、蓝、红三色。瑞典旗，正蓝，黄十字，右角近杆处另一十字，横黄、竖蓝、镶白边，十字中空处又各分红、蓝二色。日耳曼旗，长方正白，中横黑十字，每画又分五行，三黑二白，十字中心黑围内一金莺〔鹰〕，十字右边上半近杆处，另横分黑、白、红三色，中心又一白边黑十字。丹国旗，长方正红，白十字。法蓝〔刊本“蓝”作“兰”〕西旗，长方，竖分三行，前蓝、后红、中白。英吉利旗，长方正蓝，四分之一近杆上半加红色白边，横斜两十字，如六出花。西班牙旗，长方，横分五行，三黄二红。奥地利亚旗，长方，横分三行，上下红，中白，上行正中一金王帽，围以十二银星，中行正中另一方旗，亦上下红，中白，围以黄边。意大地〔刊本“地”作“理”〕旗，长方，竖分三行，中白、左红、右绿，中方另一红方，蓝边白十字。葡萄牙旗，长方，左白右蓝，中一红地，画〔刊本有一“一”字〕金王帽，帽下一小红方，黄边，上及左右七座小黄塔，当中又一白小方，中列五蓝小方，作十字形。比利时旗，长方，竖分三行，中黄、左红、右黑。荷兰旗，长方，横分三行，中白、上黄、下蓝。希腊旗，长方，横分九行，四白五蓝，其上半近杆另成一方，蓝地白十字。土耳其旗，长方正红，近杆上半另一长方，红地白边，中一白星。墨西哥旗，长方，竖分三行，中白、左红、右绿。秘鲁旗，长方，竖分三行，中白、左右红。埃及旗，长方，正绿，中立白月牙。波斯旗，长方，中白镶绿，中画一狮，黄色，前左爪举刀，蓝色，背荷日，带金光。日本旗，长方，正白，中一红日。暹罗旗，

葡萄牙旗画七座小黄塔

长方正红，中一白象。瑞士旗，长方，正红，中一粗白十字。罗马教皇旗，长方正白，中一大花，状如两钥匙交成十字，上架一蓝地金花帽；下一椭圆，金边，内分四钝角，二蓝地金狮，二红白各二行，上下左右相错；又下二枝花葉上湾〔弯〕，长及钥头，钥下有穗，帽与枝下亦有飘带，皆红色。 罗马教皇旗

其各国水师船旗、商船旗又各不同；水师亦视官品崇卑为画色多寡之等；诸小国及各国属部旗帜亦时有异同。以难于辨晰，不详录。然要皆长方，其长处为横，以杆竖则旗横，故横当幅之长短，而以其正幅为竖。横长约七八尺，竖四五尺。其桅顶常挂之旗，竖长而横缩，以桅顶受风，其长处系之于杆，使不至为风缠绕也。兵船旗或用长幅，末作两坌〔岔〕如鱼尾式，亦有锐角者，有三角者，有三角之尖仍作两坌〔岔〕者。旗身皆方，未尝用斜幅作尖角式。有恶病则竖黄旗，所至之海口，候之，即以医至，禁舟人不得上下，行海各国皆同此例。

因考《周礼》九旗，有通帛者，则一色者是也；有杂帛者，则错五色者是也。《尔雅》曰："长寻曰旐，继旐曰旆〔旆〕。"郑康成谓旐末为燕尾，则长幅末作两坌〔岔〕者是也。西洋不必师古，而天地自然之文，无中外一也。九旗之等，以丈尺为差，其制皆长方。古旗无用斜幅者。今〔刊本无"今"字〕惟令旗尖角，以便卷舒。国旗尖角，似不足式观瞻。窃意古旗皆有旒，而今无之；旒即所以为饰也。出使西洋，自当避其所忌。宜加红帛为旒，而仿古制为升龙降龙，绘二龙于旗。存此，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 考定旗式

二十日　午正，行七百六十二里，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二分（伦敦东三十四度二分）。海中岛屿三四，两岸山势罗列，知已入麦西境。红海尽处分两汊：东出曰阿喀巴，地属阿剌伯；西出曰苏尔士湾，地属麦西。两湾歧分，并宽数十里，中有大山曰赛乃，《瀛寰志略》谓之西奈山，相传为摩西以"十戒"立教之地，耶稣及摩哈麦立教源流

皆出于此。稍东即土耳其之犹太，唐书所谓拂箖〔菻〕国也，为摩西生长之地。西洋文物创始麦西，犹太又教祖所从出。东汉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条支，临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以海水广大止之。大秦即罗马国，今属意大里。安息，今波斯。条支，今阿剌伯也。所临之海当即今地中海。是此地为亚细亚洲尽处。自西汉时安息、条支已通中国。文教之兴于西土，造端在此，殆有得于中土文物之遗欤？

二十日　午正，行七百六十二里，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二分。至此海道渐狭，两岸山势罗列，时见岛屿，距岸咫尺，知已入麦西境，西洋人谓之挨〔刊本“挨”作“埃”〕及。海尽处分两汊：东出曰阿喀巴，地属阿剌伯；西出曰苏尔士湾，地属麦西。两湾歧分，各广数十里，中有大山曰西柰〔刊本作“西奈”〕山，相传为摩西以“十诫”立教之地。稍东即土耳其之犹太，唐书所谓拂箖〔菻〕也，为摩西生长之地。西洋文物创始麦西，犹太又教祖所从出。东汉《班超传》：遣掾〔刊本作“椽”，误〕甘英往通大秦，抵条支，临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以海水广大止之。大秦即罗马国，今属意大里。安息，今波斯。条支，今阿剌伯也。所临之海，即今地中海。是汉时此地属条支，而波斯西境直抵地中海。汉唐以前，西洋通中国者极罗马而止。而安息、条支自西汉初已通中土，文教开辟最先。声息之所及，其机先动，而文物随之以启。厄日多为西土文字之原，亦天地自然之机欤？

苏彝士

廿一日　卯刻，行五百一十三里，抵苏尔士湾口，距苏尔士八里，距苏赛江口六里。苏赛江即挨及之新开河也。地为亚细亚、阿非利加两洲一线相连处，广约三百里，介红海、地中海之间。同治初，法人赖赛朴以机器开河通舟楫，宽六丈，深不逾三丈，费至七八千万（同治三年兴工，

九年始竣，计七年之久），皆由各国商人醵金为之。以地属挨及，阏与三分之一。来往征船税，按成分收其利。同治十三年，挨及以千二百万金鬻之英人，于是英人合前所出公费，约得全股之半。

适有轮车赴苏尔士，偕刘云生、黎莼斋、刘和伯、张听帆、德在初、凤夔九诸君一试之。至苏尔士洋行小坐。行主特尔勒，亦英人也。洋楼及民居多土筑，屋皆平顶，远不如西洋各口埔头之繁盛。居民衣皆长衫而无襟，自下笼其首而衣之。妇人则冒其首，以前领当鼻，用藤联合之，着于鼻端，惟露两眼于外，沿街趋走，即乞丐亦然。饮水仅一井。法人于其地开造花园，而用机器引水，相距五里，未能一往。

因雇一小舟回湾口，见开河机器船二具，一登视之。其一两船相并，设机器其中，高三丈许。中为铁桥，广六七尺。两船相距，适足容桥。引桥上下，可入水丈许。取泥铁筐三十馀，环桥上下，辘轳转运，状如水车之龙骨。桥顶承以铁柜，旁设铁沟，约五六丈许，横出，承以铁柱。两旁为铁条，交午若疏眼篱。取泥转至桥顶，倾入铁柜，即从铁沟流出。亦取土机器之巨观也。其一一船中设机器，亦高三丈许，旁设铁枧，极宽而短。马格理云此专取沙，恐未然。疑两旁土不必远出者用之，盖两船相济以为用也。机器多已损坏，仍有数十人守之。 挖泥船

左近立一石人，高丈许，云二百年前法人名瓦跺汉者，始通两海相距之路，立石以记之也。红海以两岸皆红土，

山无草木得名。夕阳返照，见山色红紫辉映，如胭脂图画，亦一奇景也。

廿一日 卯刻，行五百一十三里，抵苏尔士湾口。地为亚细亚、阿非利加两洲一线相连处，广约三百里，介红海、地中海之间。同治三年，法人赖赛朴以机器开河通舟楫，广六丈，深不逾三丈。凡七年始成，费至七八千万，各国商人醵金为之；以地属挨及，岛与三分之一。往来征船税，按成分收其利。同治十三年，挨〔刊本“挨”作“埃”〕及以千二百万金鬻之英人。于是英人合官民所出公费，约得全股之半。

适有轮车赴苏尔士，为挨〔刊本“挨”作“埃”〕及一市镇，距湾口八里。偕刘云生、黎莼斋、刘和伯、张听帆、德在初、凤夔九一往试之。至苏尔士洋行小坐。行主特尔勒，亦英人也。洋楼及民居多土筑，屋皆平顶，远不逮西洋各口埔头之繁盛〔刊本有一“也”字〕。居民长衣无前襟，自下笼其首而衣之。妇人则冒其首，以前领当鼻，用藤纽合之，着于鼻端，惟露两眼于外，即乞丐亦然。饮水仅一井。法人于其地开造花园，而用机器引水，相距五里，未能一往。

妇女蒙头惟露两眼

随雇一〔刊本无“一”字〕小舟回湾口，见开河机器二具，登视之。其一两船相并，设机器其中，高三丈许。中为铁桥，广六七尺。两船相距，适足容桥。引桥上下，可入水丈许。取泥铁筐三十馀，环桥辘轳周〔刊本“周”作“用”，误〕转，如水车之龙骨。桥顶承以铁柜，旁设铁沟，约五六丈，横出，承以铁柱。两旁为铁条，交午若疏眼篱。取泥转至桥顶，倾入铁柜，即从铁沟流出。亦取土机器之巨观也。其一一船中设机器，亦高三丈许，旁设铁枧，极宽而短。马格里云此专取沙，恐未然。疑两旁土不必远出者用之，盖两船相济以为用也。

左近立一石人，高丈许，云二百年前法人名瓦聚汉者，始通两海相距之地〔刊本“地”作“远”〕，立石以记之也。红船〔刊本“船”作“海”〕以两岸皆红土为名。夕阳返照，见山色红紫辉映，如胭脂图画，亦一奇景也。

廿二日　孟买有船名卫尼哈船，十六日开行，与此北夏窝尔船自亚丁开行同日，约同抵苏尔士湾口过载。以孟买船但至阿勒山喀(《瀛寰志略》谓之亚物散得)[38]，赴伦敦者须过载也。昨日守候竟日，至今日巳刻始到。禧在明与段熙奕、俄里瓦及洋妇韦理勒〔前作韦理勤〕并须由火轮车路赴伦敦，皆各辞去。接伦敦公司船局电报，金登干[39]得赫乐宾信，已为租定波克伦伯里斯[40]房屋一所，需用器具一切皆备。当致一谢信，交禧在明面递。　　金登干在伦敦租定房屋

酉刻开行，入新开河，仅容一船。中有湖数所，来往船于此交互取道以行。沿江置计里牌以知行路之远近，而于江南岸安设电报。每十里许设木房一二间，皆司电报者。船东至，则报知西局，树牌江岸，以示东行者(悬球于竿，大于瓜，以为表识)，船过则落牌而转报前局，各择地便处以相避。船西至，亦报东局如前。是以江仅容船，而无拥塞喧嚷。是日行三十六里，泊小苦水湖。以新开江至夜必停船，停船必于湖荡稍宽处。皆依成例以行，无敢违者。　　过运河

廿二日　船主守候孟买卫尼哈船，巳刻始至。盖轮船行程皆有期限〔刊本"期限"作"限期"〕，卫尼哈船由孟买至亚勒散得，其附船至伦敦者于此过载，故须一守候。禧在明由轮车赴亚得〔刊本"得"作"勒"〕散得海口，附船渡海至意大里之伯林的西，由轮车三日程可抵伦敦，即时辞去。接伦敦公司船局电报，金登干得赫总税司信，已租定波克伦伯里司房屋一所，需用器具皆备。当付一信，交禧在明持递。

酉刻开行。由苏赛江口入新开河，仅容一船，中有湖数所，来往船于此交互取道以相避。沿江置计里牌以知行路之远近，而于江

南岸安设电报。每十里许设一木板屋，以处司电报者。江路侧处，或数里，或数十里，并于出入两口悬球于杆，大如瓜，以为表识。船东至，则报知西口，悬球以示东行者，择地便处，停轮俟之；船西至，亦报如前。禁止夜行。是以江仅容船，而无拥塞喧嚷。入夜停轮，必于湖荡宽处。皆依成例以行，无敢违者。是日行三十六里，泊小苦水湖。

廿三日　卯初开行，入大苦水湖，亦名盐湖。适报有船西至（船名那木坦），停轮待之。又过阿美大、赛拉宾诸湖，入剔木萨湖，又遇二船（一船名阿玛诺尔林，一名提格），湖次交首而过。湖旁亦有开河机器船停泊。至日斯麦里亚，适当新开江之中，轮车赴阿勒山喀牙亦由此道，市肆颇繁。又入小江口，有法王后宫。（同治九年新开河成，挨及王传报各国临视，意大里王、奥王皆至；法王遣其后至，而设行宫江次，今尚完好。）江路愈狭，两岸沙山高十馀丈，舟行距岸不逾数尺，又多作湾回之势。再过巴拉小湖，至满萨磊湖停舟。是日记〔计〕行二百二十里。

马格里及刘云生各购得挨及古迹图数幅，中有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41〕图两幅，盖一石柱，高七八丈，四方，方各七尺许。马格里得其前方，云生得其后、左二方。上有尖顶，每方各为鸟形三平列，其下为字三行，每行十馀字。字体大逾二尺，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属黄玉屏摹出之。

摹写古埃及文字

其中为“□”而中画繁重者颇多，有作 者，有作 者，有作 者，有作 者；而作 之字，正方至四五见。又有似鸟者，作 ；有似马者，作 ，亦有竟作马首者；有似眉眼者，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有似

爪者，作⋙。其竟类今篆者，如刚、仝、川、𠛎、𠃜、阝、罴、糿、山、㕣。其柱不知始何时。挨及自古有贤后克里阿卑拿。以此石柱顶尖，遂相颂赞，以为克里阿卑拿所用之针。尼得尔者，译言针也。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文字，与中国正同。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闻此石柱之文，植于阿勒山喀牙海岸者尚多有之。是日礼拜。

克娄巴特柱之针

廿三日　卯初开行，入大苦水湖，亦名盐湖。适报有船名那木担已入西口，停轮待之。又过阿美大、赛拉宾二湖。入剔木萨湖，又遇二船交首而过，一名阿玛诺尔林，一名提格。湖旁亦有开河机器船一具。午过日斯麦里亚，适当新开河之中，轮车赴亚勒散得亦由此道，市肆颇繁。入苏赛江口，募一引水者，至日斯麦里亚，当换一人，而不停轮。甫望见市肆，有小轮船迎至，即公司行所募之引水人也。又入小江口，有法王后宫。（同治九年，新开河成，挨〔刊本“挨”作“埃”〕及王传报各国临视，意大里王、奥王皆至。法王遣其后至，而设行宫江次，今尚完好。）江路愈狭，两岸沙山高十馀丈，舟行距岸不过数尺，又多作湾回之势。再过巴拉小湖，至满萨磊湖停舟。是日礼拜，行二百二十里。

廿四日　卯初开行，五十四里至波赛[42]。北岸有开河机器船一、压沙机器一。以须用石拦水，海岸不可得石，乃积沙压成之。长方约五六尺，拦出海口百馀丈，以防海潮涌沙，填塞新开江口。两岸如连长桥，远浮海面，而南岸长逾倍。南岸又有开河机器船二（共见开河机器五架）、取重机器一。波赛市洋楼鳞次，询知皆开河以后所新造者。

塞得港

江边见引水机器一，盖引尼罗江之水以供民食者。煤气机器一，市房夜灯取给于此。并为圆墩，置圆木红桶其上，围数丈，而煤气桶另造铁架覆其上。市尽濒海处，置灯楼一，高五六丈，形如方柱，夜燃灯以引海船。船主云，灯楼初建，直临海岸，今海潮积沙已至七百馀步，皆尼罗江流出之沙，为海潮所拥上者，南岸拦潮沙石堤所以不可少。

亚历山大港

停轮逾一时许，至未初开行，始入地中海，为亚细亚、阿非利加与欧罗巴三土交界处。自是尽地中海之地，北界欧罗巴，南界阿非利加，而土耳其中东二土逶西北二千里，遥与亚细亚西境相望。欧罗巴人于此一海分析三洲之地，亦天地之一大区限矣。晚见南岸海灯，知已抵阿勒散得海口，尼罗河所从入海也，为挨及第一埔头。（尼罗江分数口入海，薄暮已见灯房，曰达密也得，曰罗塞得。）

廿四日　卯初开行。五十四里至波赛。北岸有开河机器一、压沙机器一；南岸有开河机器二具、取重机器一。新开河故沙漠下游，尼罗江积沙上壅，岁淤数尺。船主云：海岸灯楼临海，今海潮积沙已至七百馀步。故于新开河入海处两岸累石为长堤，横截海面以拦沙。北岸约二百馀丈，南岸又数倍之，如连长桥，远浮海涛之中。以沙地不可得石，乃用机器积沙压成之，长方约七八尺，宽、厚二尺馀，并錾英文其上，以记累石里数，一皆以人力夺天工。

波赛市洋楼鳞次，询知开河以后所新造。江边引水机器一，南引尼罗江水以供民食者。煤气机器一〔刊本“一”作“以”，误〕，市楼夜灯取给于此。并为圆墩，置圆木红桶其上，围数丈，而煤气桶另制铁架覆之。市东山头见风磨一具，随风旋转如飞轮。市尽濒海处置灯楼一，高五六丈，形如方柱，夜燃灯以引海船。

有鬻挨〔刊本作“埃”〕及古迹图者，得数幅。中有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图两幅，盖一石柱高七八丈，四方，方各七尺许。马格里得其前方，刘云生得其后、左二方。上有尖顶〔刊本“顶”作“头”〕。每方上层刻为鸟形者三，其下为文三行，行十馀字。字体大逾二尺，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属黄玉屏摹出之。其中为筐围若石鼓文者颇多，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类。而作[illegible]之字，一方中至四五见。又有似鸟者，作[illegible]；有似马者，作[illegible]，亦有竟作马首者；有似眉眼者，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有似爪者，作[illegible]。其竟类今篆者，如[illegible]、[illegible]、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柱不知始何时。挨〔刊本作“埃”〕及流传古有贤后克里阿卑拿。以此石柱顶尖，相与颂赞，以为克里阿卑拿所用之针。尼得尔者，译言针也。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之文字，与中国正同。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但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此石柱距挨及加义〔刊本“义”作“意”〕罗都城不远。闻亚勒散得海口尚多有之，字体略同。

未初，开行入地中海，为亚细亚、欧罗巴、阿非利加三土交界处。自此尽地中海之境，北界欧罗巴，南界阿非利加，而土耳其中东二土透西北二千里，遥与亚细亚西境相望。欧罗巴人于此一海析分三洲之地，亦天地之一大区限矣。晚见南岸灯楼者再。尼罗江凡分三口入海，曰达密也得，曰罗塞得，曰阿勒散得。船主云：阿勒散得相距尚百馀里。

廿五日　午正，行七百八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二度五十一分(伦敦东二十七度三十九分)。雨，郁热，亦时见日。日西而虹东见，长数丈。距赤道视上海远至一度许，而了无冬意。北界土耳其，南界的黎波里，亦土耳其属国也。船主见示《波赛日报》，中言英、俄各国公使为土耳其会商塞也维[43]兵事。土主不允分国，而大改国政，一准西洋 论土耳其改国政
法度行之。如设立上下议政院，及官有专司，及民讼不准

逾日，凡数条。尤要者，用官不分别回人、土人；而民间习教，或回教，或耶稣、天主，一听其便，不为禁制。予谓："土国苏尔丹能有悔祸之心，乱其有豸乎？"马格里曰："亦视所行何如耳，非徒出一示，下一令以求悦于民，而遂足以已乱也。"其言亦殊可味。

苏丹能有悔祸之心

廿五日　午正，行七百八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二度五十一分。雨，郁热，亦时见日。日西而虹东见，长数丈。地距赤道视上海远至一度许，而了无冬意。船主见示《波赛日报》，中言英、俄各国公使为土耳其会商塞也维兵事。土主不允分国，而大改国政，一准西洋法度行之。如设立民会，置议政院，及官有专责，及民讼刻期听断，凡数条。尤要者，用官不分别回人、土人；而民间习教，或主教，或耶稣、天主，一听其便，不为禁制。予谓："土国苏尔丹能有悔祸之心，乱其有豸乎？"马格里曰："亦视所行何如耳，非徒出一示、下一令以求悦于民，而遂可以已乱也。"其言亦殊有味。自波赛西行，北界土耳其；南界的黎波里，亦土耳其属国。

廿六日　午正，行八百四十里，在赤道北三十四度四分（伦敦东二十二度十九分）。风不甚大，而波浪较巨，颠簸不可耐，以地中海岛屿回环，风浪相激薄洄漩而力逾劲也。

船主怀德言：英总兵勒尔斯寻北极至八十三度，凿冰行一千二百里，遇冰山矗立，无路可行。日或崎岖行一里许。凡二十馀日不见日，随行兵多病者，计穷而返。始知致病之由，以无从得水果，而咎兵部不多储水果汁瓶以行。仍定计再往探之，以穷竟冰海为期。言冰上亦有居民，凿冰为屋，以雪为门，入则封之，猎鱼兽为食，衣以鹿皮，

北极居民之生活

亦荐其皮以寝。其猎鱼，锤冰深至十馀丈，鱼得冰窍以嘘气，则群聚穴中；制铁为刃，累长竿钩取之。用鱼油为薪，夜则燃以为灯。其居逐冰窟迁徙，以凭猎取鱼兽，若蒙古之游牧然，亦穷荒之异闻矣。

是日经希腊而西。东土耳其之马海[44]，为亚细亚分界地。至是始抵欧罗〔脱"巴"字〕境。

廿六日　午正，行八百四十里，在赤道北三十四度四分。大风颠顿，至不可耐；地中海岛屿回环，风浪相激薄洄漩而力逾劲也。

船主怀德言：英总兵勒尔斯寻北极至八十三度，凿冰行一千二百里，遇冰山矗立，无路可通，或崎岖行一里许。凡一百四十馀日〔日记云二十馀日〕不见日。随行兵多病者，计穷而返。始知致病之由，以无从得水果，而咎兵部不多储水果汁以行。仍决计再往探之，以穷竟冰海为期。言冰上亦有居民，凿冰为屋，以雪为门，入则封之；猎鱼兽为食，衣以鹿皮，亦荐其皮以寝。其猎鱼，锤冰深至十馀丈，鱼得冰窍以嘘气，则群聚穴中；制铁为刃，累长竿钩取之。用鱼油为薪，夜则燃以为灯。其居逐冰窟迁徙，以凭猎取鱼兽，若蒙古之游牧然，亦穷荒之异闻矣。

是日经希腊而西。东土耳其之马海，为亚细亚分界地，希腊横出当其冲。至是始抵欧罗巴境。

廿七日　午正，行八百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五度二十四分（伦敦东十七度二分）。希腊之西以阿尼群岛[45]为英人所踞。其时希腊方属土耳其，困于土政，畔而交兵，英人乘间取之。其后英、法、俄三国保护希腊，听其自立为国。而以阿尼群岛逼近希腊，炮台环列，希腊不能安也。其地故非冲要，英人亦所不争，因并以还之希腊。 交还希腊领土

是日历诸岛而西，至意大里境。禧在明由阿勒散得而至意大里之伯林的西，由轮车至法都。伯林的西为那不勒斯之东埔头，计此时已由车路开行矣。

廿七日　午正，行八百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五度二十四分。希腊之西以阿尼群岛为英人所踞，其时希腊方属土耳其，困于土政，衅而交兵，英人乘间取之。其后英、法、俄三国保护希腊，听其自立为国。又历数年，以以阿尼群岛逼近希腊，炮台皆内向，希腊不能安也。其地固非冲要，英人亦所不争，因并以还之希腊。

是日历诸岛而西，至意大里境。

至马尔他登岸访问

廿八日　丑刻行三百八十四里至马里他[46]岛，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伦敦东十四度)。北为意大里所属之西治里[47]岛，其南正与的黎波里都城相值。是早，总督思得洛班喜遣其中军讷耳泗、多逊二人来请登岸，并遣马车来迎。过两重炮城，至总督署。局势雄阔，街市整齐洁净，楼房高至五层六层，栉比相望，迥非锡兰、亚丁等处气象。至则各官皆集，水师提督叠阿得、总兵葛兰达二人官为尊。思总督曾用兵广东，久处中国，其夫人亦贤。饭毕，陪游左近一炮台，共炮一百二十门（每炮一尊，前置炮子数百）。重十八吨者六尊（每吨千八百斤，计重三万二千四百斤），身围逾丈许。其中高炮台一座踞山顶，尚有巨炮三尊，不及往看（一重三十六吨，其二各重二十五吨）。

马里他岛形如“臼”字，其中别出一山，环列炮台十一所。所见者，左枝守口一炮台也。防兵共六千人。铁甲船三：一曰得法思得深，一曰合得思伯尔，一曰陆治耳得。

岛长五十四里，纵三十里，而横出枝脚泊船，湾曲四五。其中设有机器局并船厂，洋船修整皆于此岛，为英国地中海第一重镇。其岛初属法兰西，英人踞而有之。近因土耳其之乱，调兵防俄罗斯，铁甲船驻希腊之脑比里亚者凡二十有五。

总督署盘旋而上，规模绝大。有议事厅二：其一张镜；其一悬线制洋画，巨幅十六，每幅丈馀，绣狮象异兽皆如生。又一长厅藏古军器刀、剑、枪、杵之属，悬挂四壁。有始制大炮一尊，铁质而中有铜胎，用绳络之，加漆其上。馀小炮数十尊。其架枪四枝，状如抬枪，长丈许，熟铁为之，后门纳子，为军器之稍近者，然亦三百馀年矣，知西洋后镗枪已起于明之中叶。又古石炮子圆如斗者十馀。而中置玻璃罩五：一为阿剌伯回部初强时，与马里他番人战败所得刀斧；一为回人所用喇叭，可回旋者；一为七百年前教师所诵经；一为马里他王印绶及册文。其馀古磁器若瓶、若卷筒、若瓮者无数，皆作花纹，质粗而轻。自石级盘旋而上，历数厅，状如甬道，两旁槊〔塑〕古军士被甲执兵而立。藏军械厅亦然。中有石像，盖方柱而凿人首其上，法君拿破仑第一之像也。询问岛间大学馆二所，小学馆三十四所。监牢二所，其一专拘系兵人；以兵六千馀与土人错居，不能无争讼也。以船主催促甚急，不能往观。思总督云，此间古迹甚多，而无缘强留一二日相与一纵观，为歉然也。未刻，开行。 在总督署参观古物

廿八日　丑刻，行三百八十四里抵马尔他岛，在赤道北三十七

度。北界意大里之西治里岛，其南与的黎波里帮城正相值。地形如臼，中出一山，四周环拱之。长四十五里，纵三十里，横出枝脚泊船湾曲四五。中设机器局，环列炮台十一所，英国地中海第一重镇也。初属法兰西，英人踞而有之，各口兵船并于此修治。其地总督思得洛班喜，遣其中军讷尔泗、多逊二人以马车来迎。炮台声炮十五。过两重炮城，至总督署。局势雄阔，街市整齐洁净，楼房高至五层六层，栉比相望，迥非锡兰、亚丁等处气象。

至则各官皆集，水师提督鲁阿得、总兵葛兰达二人官为尊。思总督久处广东，年六十馀，鬓发浩〔皓〕白，其夫人亦贤，为留饭。陪游左近一炮台，共炮一百二十门，重十八吨者六尊（每吨千八百斤，计重三万二千四百斤），身围逾丈许。其中高炮台一座踞山顶，尚有巨炮三尊，不及往看（一重三十六吨，其二各重二十五吨）。每炮一尊，前置炮子数百，若将临敌者。防兵共六千人。铁甲船三：一曰得法思得深，一曰合得思伯尔，一曰陆拍尔得。近因土耳其之乱，调兵防俄罗斯，铁甲船驻希腊之脑比里亚者二十有五。

巨炮

总督署盘旋而上，规模绝大。有议事厅二：其一张镜；其一悬线制洋画，巨幅十六，每幅丈馀，绣狮象异兽皆如生。又一长厅藏古军器刀、剑、枪、杵之属，悬挂四壁。有始制大炮一尊，铁质而中有铜胎，用绳络之，加漆其上。馀小炮数十尊。其架枪四枝，状如抬枪，长丈许，熟铁为之，后门纳子，为军器之稍近者，然亦三百馀年矣，知西洋后镗枪已起于明之中叶。又古石炮圆如斗者十馀。而中置玻璃罩五：一为阿剌伯回部初强时，与马尔他番人战败所得刀斧；一为回人所用喇叭，可回旋者；一为七百年前教师所诵经；一为马尔他〔刊本有一"王"字〕印绶及册文。其馀古瓷器若瓶、若卷筒、若瓮者无数，皆作花纹，质粗而轻。自石级盘旋历数厅，状如甬道，两旁槊〔塑〕古军士被甲执兵而立。藏军械厅亦然。中有石像，为方柱而凿入首其上，法君拿破仑第一之像也。询问岛间大学馆二所，小学馆三十四所。监牢二，其一专拘系兵人；以兵六千馀与土人错居，不能无争讼也。船主催促甚急，不能往观。思总督云：此间古迹甚多，而无缘强留一二日相与一纵观，为歉然已。未刻，开

拿破仑的石像

行。

廿九日　雨，风。午正行六百九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二十八分（伦敦东十度十四分）。南岸山势迭起，为突尼斯国，亦土耳其属国也。地势突出地中海，境内一山横列海面。下有伏洲，仅中路可通巨舰。洋船过此，亦称险境。过此，北岸已近接佛郎西[48]矣。

廿九日　雨，风。午正行六百九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二十八分。南岸山势叠起，为突尼斯国，亦土尔其属国也。地势突出地中海，境内一山横列海面。下有伏洲，仅中路可通巨舰。洋船过此，亦称险境。过此，北岸已近接法兰西矣。

十二月初一日丁亥　午正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二十分（伦敦东五度十五分）。〔钟按：先一日午正船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二十八分、伦敦东十度十四分；后一日午正船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五十一分、伦敦东三十分；与马尔他至直布罗陀航线正合。循此航线，本日午正当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二十分、伦敦东五度十五分。此云赤道北三十一度二十分、伦敦东五度十五分，已是非洲大陆腹地，误。〕大风颠簸，夜不能寐，而郁热近春三月，视红海天气远逊。

船主言：土耳其与所属之塞也维构兵，俄人意在挑衅而坐收其利。英、法、德各国不利俄人之通海峡也，力谋所以保护之。英人尤所属心，调拨铁甲船至马海者二十五。俄人心慑英人之助，亦不敢求逞。近亦定议共平土耳其之乱，当不至使各国交战。自突尼斯以西，地势北出，连山相属，或远或近。海中亦时见岛屿。以地道〔图〕求之，北 英俄矛盾

界法兰西，南岸当已入阿尔及耳境，亦回国也，今为佛郎西属部。是日礼拜。

十二月初一日丁亥　午正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三十一〔七〕度二十分。大风颠顿，夜不能寐，而郁热乃近春三月。船主言："土耳其与所属之塞也维构兵，俄人意在挑衅而坐收其利。英、法、德各国不利俄人之通海峡也，力谋所以保护之。盖恃君士但丁都城扼黑海之冲，足以抵拒俄人。英人尤所属心，调拨〔刊本作"拨调"〕铁甲兵船至马海者二十馀。俄人心慑英人之助，亦不敢求逞；近亦定议共平土耳其之乱，当不至使各国交兵。自突尼斯以西，地势北出，连山相属，或远或近。海中亦时见岛屿。以地道〔图〕求之，北界法兰西，南岸当已入阿尔及耳境，亦回国也，今为法兰西属部。是日礼拜。

初二日　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五十一分（伦敦东三十分）。以纬〔经〕度计之，正与伦敦相值，

使人辨知其为何口。海口相连者，各为定式，以示别也。

初二日　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五十一分。(以纬〔当从刊本作“经”〕度计之，此地正与伦敦相值，中隔西班牙、葡萄牙二国，地势畸出大西洋海，伦敦转在其东。故由法国马赛车路赴伦敦，非独取道径直，实亦近数千里程也。)大风昏眩，日苦不支。上海十日，劳勚过甚。登舟后与病相守。顷忽患牙龈肿痛，牵及两耳；又胃脘气痛，头昏怔忡，百不能适。

远望一山隐约，船主指为西班牙。马格里云：山名西艾腊尼瓦大。其山尖峰叠起如锯，而积雪终年不消。西艾腊者，译言锯也；尼瓦大者，译言雪也。

同舟葡萄牙人墨克里阿附船回国，人颇文雅。询之，官阿非利加东土之莫三鼻给按察司。葡人于此分立七部，而设大酋莫三鼻给统辖之。

晚见北岸灯楼忽明忽暗，所过西班牙之加拉拿大，有二埔头：曰亚尔美里牙，曰马拉〔刊本“拉”作“里”〕牙。马格里云：灯楼之设有二义：一为海口引船，一为避险。避险率用红灯。其引船之灯，四面周转，或随暗随明，或稍停，皆以分数计之，使人辨知其为何口。海口相连者，各为定式，以示别也〔刊本作“以示区别”〕。

初三日　午刻行八百三十七里，抵奇巴答腊(《瀛寰志略》名海口曰巴拉尔大，亦曰直布罗陀，而名英人所建之城曰义人答答，皆此四字一音之转)，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七分，伦敦西五度二十一分。至是又绕出大西洋而越伦敦而西。有石山（英人谓之诺[50]，译言大石也）崛起，高一千四百馀丈，长约三里许，与西班牙之诡英阿非斯卑阴山相望咫尺。中隔一洲（为石山过脉处)，海水泛则别为一岛。瓜达尔几河绕其右，南与阿非利加之珥布斯赫德[51]（译言猴子头也）并横出海中，对峙成海峡，为地中海之门户。英人踞　直布罗陀

有其地，因山为炮台，号称奇构。其地总督勒比耳（近年攻阿北西尼亚，入其都城曰满克得林，因封满克得林男爵[52]）遣其中军卑勒斯以马车来迎（升炮十五及兵列队并如前）。因并晤其提督萨马斯德。询其额兵五千分七营：炮兵五营；又有守炮台兵五百，皆工匠为之；洋枪队步兵千五百。营各立学馆。又有大学馆一，藏书四万册。环山建城，临瓜达尔几河。居民万九千人。

参观炮城

勒比耳总督遣其统将狄隆陪游炮城，皆石为之，中加三合土，外护小城二重，以洋枪队拒敌之近攻者。炮城皆上施炮，下列兵房。每兵房一连，皆于其旁依山建楼房，以处兵人家属。炮大者亦十八吨，炮子重至四百磅。由炮城绕至奇巴答腊山西，观所谓山炮台者。盖穿石山为炮洞，上下凡三层，安炮皆三吨，各重五千四百斤。环山东西及北面曲折为石衖，围绕上下。其南面临海，壁立千仞，不设炮。所至山西一隅而已。闻其中凿石为议事厅，宽广十馀丈。又为石池一，收山雨潴之，足支炮兵一年汲饮。合炮城共千馀尊，今皆改制后镗炮，已安设者五百三十五尊而已，为地中海口重镇。陪游炮城者，将官莫尔干；陪游山炮台者，炮兵官非尔丁也。西艾腊山横亘如垣，弥望数百里。非尔丁指山阙处云密陀有古营垒，为加尔达额踞西班牙时，与罗马大将奔标[53]力战于此。

海湾泊有德国兵船一只。回船，其官喀伯来见。

酉刻开行。出海口，有灯楼。船主云，此海名得拉法尔根，英官威德林以兵船与法王拿破仑鏖战处也。

初三日　午刻行八百三十七里，抵奇巴答答，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七分。有石山翔起，高一千四百馀丈，长七里有奇。英人名之"诺"，译言大石也，与西班牙之诡美〔英〕阿非斯卑阴山相望咫尺。中隔一洲，海水泛，则别为一岛。瓜达尔几河绕其右，南与阿非利加之珥布斯赫德并横出海中，对峙成海峡，为地中海之门户。珥布斯赫德者，译言猴子头也。英人踞有奇巴腊答山地〔刊本作"英人踞有其地"〕，因山为炮台，号称奇构。其地总督勒比耳（近年攻阿伯西尼亚，入其都城曰满克得林，因封满克德林男爵），遣其中军卑勒斯以马车来迎。列队岸次，炮台声炮十五并如前。提督萨马斯德亦至，询其额兵五千分七营：炮兵五营；又有守炮台兵五百，皆工匠为之；洋枪队千五百人，别为步兵营。营各立学馆。又有大学馆一，藏书四万册。环山内一面建城，临瓜达尔几河。居民万九千人。

总督勒比耳遣其统将狄隆陪游炮城，皆石为之，中加三合土。外护小城二重，以洋枪队拒敌之近攻者。炮城环护山麓，上施炮，下列兵房。每兵房一连，皆于其旁依山建楼房，以处兵人家属。炮大者十八吨，子重至四百磅。（每吨一千八百斤，每磅十二两。）由炮城绕至奇巴答答山西一角，观所谓山炮台者。盖穿石为炮洞，上下凡三层，所置炮各重五千四百斤，子弹毕具。环山三面曲折为石衖〔刊本"石衖"作"衖石"〕，围绕上下。其南面临海，壁立千仞，不设炮。所至山西一隅而已。闻其中凿石为议事厅，宽广十馀丈。又为石池一，收山雨涵之，足支炮兵一年汲饮。合炮城列炮千数百，今皆改制新式后镗炮（不用），已安设者五百三十五尊，为英国地中海口重镇。（《瀛寰志略》名海口曰巴拉尔大，亦曰直布罗陀，而〔刊本无"而"字〕名英人所建之城曰义人答答，皆此奇巴腊答四字一音之转。）引游炮城者，将官莫尔干；引游山炮台者，炮兵官非尔丁也。非尔丁指西艾腊山缺处曰栾陀，有古营垒，为加非达额踞西班牙时，与罗马大将奔标力战于此。盖当西汉之初，距今二千馀年矣。　二千年前古战场

西艾腊山横亘如垣，弥望数百里。所见山势之雄阔，无及此者。有德国兵船停泊海口，其兵官喀伯来见。酉刻开行，出海口，有灯楼。船主云，此海名得拉法尔根，英官威德林以兵船与法王拿破仑

第三塞战处也。

出地中海入大西洋

初四日　午正行五百九十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十四分（伦敦西六度四分）。过奇巴答腊海口，即属葡萄牙地。至是抵星子文生[54]，是为葡萄牙南境，约计五百里。西洋人以山尽处为岋，水流当岋，两相激荡，浪益汹涌。星子文生当山尽处，过是则转而北，乃正入西洋大海矣。山石嵯峨，横截海面，舟行极为颠簸。而葡萄牙西境地势微削而向北，海水方南趋，为地势所遮遏，数十百里间腾涌汹沸，洋船以为至险。出星子文生大海，至英伦（敦）尚有五日程。洋人赴伦敦者皆由法国之马赛，由车站西行，不独省五六日之程，亦图免西洋海之险也。是日郁热过于红海。

初四日　午正行五百九十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十四分。过奇巴腊答海口，入葡萄牙境。南对阿非利加之摩洛哥，亦回部也。其地犹属地中海。至是抵星子文生，是为葡萄牙南境尽处，始出大西洋。海洋人以山尽处为岋，水流当岋，两相激荡，浪益汹涌。星子文生山石嵯峨，横截海面，舟行极为颠簸。而西班牙西境地势微削而向北，海方南趋，为地势所遮遏，数百里间，湍湃腾沸，洋船以为至险。晚见海口灯楼，船主云里斯玻亚[55]海口，葡萄牙国都也，为德人河入海之口。是日郁热尤甚。初闻红海炎酷，隆冬一如盛夏，心甚畏之。此行亚丁至苏尔士，尽红海六日程，天气晴和，风恬浪息，为海行最佳之景。其馀三万馀里，多在风涛震撼之中。至出大西洋，而郁蒸之气转甚。红海天时地气，固有不可意测者欤？

初五日　雨。午正行七百八十里，在赤道北四十一度三十分（伦敦西九度五十二分）。昼夜颠簸，至不可耐。先

夕见海口灯楼，船主云里斯玻亚海口，葡萄牙之国都也，为德人河入海之口。至是当近斗罗河，与西班牙西境相接。再北米虐河，则又入西班牙境矣。

计此行所历之国十八。曰安南，曰暹罗，曰俾路芝，曰波斯，曰阿剌伯，凡五国隶亚细亚。安南儒教，暹罗佛教，馀皆回教也。曰土耳其，曰希腊，曰意大里亚，曰佛兰西，曰西班牙，曰葡萄牙，凡六国隶欧罗巴。佛兰西、西班牙则地中海经其东南，出大西洋海又经其西一面。土耳其，回教；馀皆天主教也；而希腊自为希腊教，又天主教别派。曰阿北西尼亚，曰努北亚，曰挨及，曰的黎波里，曰突尼斯，曰阿尔及耳，曰摩洛哥，凡七国隶阿非利加，皆回教。阿尔及耳近为佛兰西属部。 历国十八

所历英国属部十四。在南洋者五：曰香港，曰新嘉坡，曰麻剌甲，曰威诺斯里，曰槟榔屿。麻剌甲与新嘉坡相连，威诺斯里与槟榔屿一岛相对，皆不停船。在印度洋者五：英人踞有印度全土，而濒海埔头凡三，皆所隶之大部也，曰孟加拉，曰麻打拉萨[56]，曰孟买；岛二，曰锡兰，曰苏克得拉[57]，停船者锡兰而已。麻打拉萨与锡兰岛相对，馀皆相距远，而一海径达，其地可指望也。在红海者二：曰亚丁，曰毕尔林；毕尔林亦不停船。在地中海者二：曰马里他，曰奇巴答腊。所在建耶稣堂，番民皆从其教。印度佛国，乃习回教，而孟加拉之诃利萨与锡兰皆宗佛教，以合掌为礼。孟买则波斯火教之遗犹有流传。

南洋群岛分隶西洋各国者：过琼州七洲洋与吕宋相

望，地属西班牙；再南过广南湾，西与西贡相望，佛兰西所踞安南海口也；东与文莱岛相望，地属荷兰；再南逶西过苏门答腊，地属荷兰。其附近小岛不记，相距远亦不记，各国海岛归所属者不记。

初五日　午正行七百八十里，在赤道北四十一度三十分。北过斗罗、米虐〔刊本“虐”作“虚”，误〕二河，为葡萄牙西北都会，兼两河为名。再北，又入西班牙西境。晚过盖波非尼士特〔58〕，远见灯楼，波涛汹涌倍甚。盖西班牙向北尽处，地势深入，汇成一大荡，与法兰西壤地相接；至罗亚尔江口又斜〔刊本“斜”作“衺”〕伸而出，中广千馀里，海水奔腾而下，驱入荡中，回薄湍激，乃始折出南趋。故此海洑千馀里，稍一见风，则汹涛激浪相助飞腾，尤以盖波非尼士特为至险。盖波者，译言尖处也；非尼士者，尽也；特者，地也。

途中病痛不已

风雨暝冥，颠危倾险，郁热尤剧，心气痛甚。此行上海患眼疾痛，登舟而鼻隼〔刊本“隼”作“準”〕痛至二十馀日，已而牙龈痛、耳痛，又苦心痛，尽五官之用而皆受患若此，异哉！

初六日　雨。午正行八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四十六度一分（伦敦西七度四十三分）。先夕过盖波非尼士特，远见灯楼，汹涌倍甚。盖西班牙向北尽处，地势深入为佛兰西，又邪伸而出，中成大荡，宽广千馀里。盖波者，译言尖处也；非尼士，尽也；特者，地也。海浪至此，奔腾湍激，舟行尤以为险。约历十六时乃越此荡，即为英、佛两国对峙之海岸。一海茫茫，风雨晦冥，颠簸万状，而郁热加剧，盖风兆也。西洋地气，乃与中国东大海乖异如此。

初六日　雨，风。午正行八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四十六度一分，纬〔当从刊本作“经”〕度距伦敦偏西至九度五十二分。出大西洋

折而北，稍迤东行，至是益东。

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而俄罗斯尽北漠之地，由兴安岭出黑龙江，悉括其东北地以达松花江，与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极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诸部，尽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设重兵驻之。比地度力，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辨，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使其为五胡之乱晋、辽金之构宋，则亦终为其吞噬而已〔刊本无以上二十二字〕。轻重缓急，无足深论。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得西洋之道足以保国

班固《匈奴传赞》有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引刊文本作"来则以礼接之，畔则以兵威之，而常使曲在彼。"〕未闻处夷狄必务以气陵之，使曲在我而后已者也。以强临弱，以全盛制边防，犹兢兢焉称情以处之，权量事势以慎行之，无敢或肆；又况逼处环伺，内据要害，所以挟持者尤大而其谋尤深者乎！〔自"未闻处夷狄"以下七十五字，刊本作："处今尤然，况其所挟持者尤大而其谋尤深者乎！"〕刘云生自谓能处洋务，至是亦自证其所知之浅，而曰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鄙人为时诟病多矣，姚彦嘉谬谓〔刊本"谓"作"以为"〕学识过人，吾何足言学识哉？宋、明史册具在，世人心思耳目为数百年虚骄之议论所夺，不一考求其事实耳。往闻何愿船谈洋务深中窾要，怪而问之。答曰："六经周秦古书，下逮儒先论著，准以历代之史，参考互证，显然明白。世俗议论，只自豪耳，何足为据！"此之谓学识。

惟有倾诚与各国相接

初七日　午正，行七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四十九度

十一分（伦敦西四度五十九分）。先夕过法兰西之罗亚尔，正当地势之邪伸入海处，波涛激荡尤甚，西人名之曰珥胜，有引路灯楼，过此即与伦敦之哥尔奴瓦里斯部隔海相望。至是始有寒意。

是日晚餐，坐间十馀人，捶胡桃为戏。有以额触之而碎者，于是群引额撞之，或碎或不碎，而皆轰击有声。或横一指其上，拳手击之立碎。或纳胡桃肘下，伸腕舒掌，拳一手拍掌上立碎，见之咋舌。日间常十馀人为投石超距之戏。一人曲腰立，其馀诸人相距十馀步，以次疾趋，按其腰，张两足一跃而过。继乃量地三尺，投石为记，不准纳足其中；渐增至五尺，则飞跃而过者两人而已，馀皆纳一足石限内。已而六七人曲腰立，相距各五尺，十馀人连跃而过，无一虚步。从容嬉笑，沛然有馀。其人皆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辍。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

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

初七日　午正，行七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四十九度十一分。过法兰西罗亚尔部，正当地势邪〔刊本“邪”作“斜”〕伸入海处，波涛激荡尤甚，西人名之曰珥胜，有引路灯楼，过此即与伦敦之哥尔奴瓦里斯部隔海相望。至是始稍有寒意。

是日晚餐，坐间十馀人，捶胡桃为戏。有以额触之而碎者，于是群引额撞之，或碎或不碎，而皆轰击有声。或横一指其上，引拳击之立碎。或纳胡桃肘下，伸腕舒掌，拳一手拍掌上立碎，见之咋舌。日间常十馀人为投石超距之戏。一人曲腰立，其馀诸人相距十馀步，以次疾趋，按其腰，张两足一跃而过。继乃量地三尺，投石为记，不准纳足其中。渐增至五尺，则飞跃而过者两人而已，馀皆纳一足石限内。已而六七人曲腰立，相距各五尺，十馀人连跃而过，无一虚步。从容嬉笑，沛然有馀。大率德国兵官也。其人白皙文雅，

终日读书不辍。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

船主出示船单：北夏洼尔船以西历十二月廿五日自锡兰开行，正月廿一日抵苏士阿母教海口。此次锡兰开行实先三日程，而云明日午正准至海口。以日计之，则正西历正月廿一日也。盖自入红海后，稍减机轮之力，以待孟买卫尼哈船。两船行度相值，中间稍有参差，而其终仍合也。

计此行所历之国十八。曰安南，曰暹罗，曰俾路芝，曰波斯，曰阿剌伯，凡五国隶亚细亚。安南儒教，暹罗佛教，馀皆回教也。曰土耳其，曰希腊，曰意大里亚，曰法兰西，曰西班牙，曰葡萄牙，凡六国隶欧罗巴。法兰西、西班牙则地中海绕其东南，出大洋海又经其西一面。土耳其回教，馀皆天主教也；希腊又自为教，为天主教别派。曰阿伯西尼亚，曰努伯亚，曰挨及，曰的黎玻里，曰突尼斯，曰阿尔及耳，曰摩洛哥，凡七国隶阿非利加，皆回教；阿伯西尼亚又自奉天主教。近年法兰西踞阿尔及耳为属部。

所历英国属部十五。〔刊本作"十四"，误〕在南洋者六：曰香港，曰拉布湾[59]，曰新嘉坡，曰麻剌甲，曰威诺斯里，曰槟榔屿。拉布湾在七星洲南，麻剌甲与新嘉坡相连，威诺斯里与槟榔屿一岛相对，皆不停船。在印度者五：英人踞有印度全土，而濒海大部凡三，曰孟加拉，曰麻打拉萨，曰孟买；岛二，曰锡兰，曰苏克得拉，停船者锡兰而已；麻打拉萨与锡兰岛相对，馀皆相距远，而一海径达，其地可指望也。在红海者二：曰亚丁，曰毕尔林；毕尔林亦不停船。在地中海者二，曰马尔他，曰奇巴腊答。所在建耶苏堂，番民皆习其教。印度佛国，乃习回教。而孟加拉之诃利萨与锡兰皆宗佛教，以合掌为礼。孟买则波斯火教之遗犹有流传。（西洋习教，各有宗主。波斯为回部所踞，禁其本教，于是习火教者皆避至孟买。） 英国属地

南洋群岛分隶各国者：过琼州七洲洋与吕宋相望，地属西班牙；再南过广南湾，西与西贡相望，法兰西所据安南嘉定省海口也；东与文莱岛相望，地属荷兰；再南迤西过苏门答腊，亦属荷兰。其附近小岛不记，相距远不记，各国海岛归所属者不记。

初八日　礼拜。船主议泊苏士阿母教[60]，计水路四百

九十五里，距伦敦尚二百五里（伦敦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三十分），可免一日水程。过波子伦敦[61]，有两灯房极奇丽，为英水师屯泊之地。又入尼罗司海口（距苏士安母敦埔头六十里），有岛曰阿路威得[62]，为君主消寒地，有行宫（宫名阿思本）在焉。适当海口，舟行搁浅，又值大雾，停轮。

1877.1.21.抵英 马格里从船主处得新闻报一纸，具载钦差随从人等廿一日抵苏士敦。西历廿一日，即中历之腊八日也。中述滇案一段，极有难处之势，鄙心固早忧之矣。申刻至苏士敦，禧在明、金登幹、璧迈伦均来接。税务司费力朴来，传外务府德尔比[63]丞相之意，云早奉德丞相檄饬：中国钦差即到，须免查税等语，特来告知。又哒噜国领事计罗慕、船务监督那坦、上海管理《字林日报》慕斯满次第来见。

住波特兰街54号 酉初登火轮车，历柏幸思多咯、窝多两处市镇。所至灯烛辉煌，光耀如昼。至伦敦换马车，仅历一时之久，戌刻至波克伦伯里斯寓宅（亦曰波儿得兰达柏来斯第四十五号）。行李车至丑刻始到。

初八日　未正，行四百九十五里，抵苏士阿母敦。过波子伦敦，有两灯楼极奇丽，为英水师屯泊之地。入尼罗司海口，有岛曰阿路威得，为君主消寒地，有行宫曰阿思本。舟行搁浅，又值大雾，潮信稍晚，故后一时许始至。

禧在明、金登幹枉接舟次。税务司费力朴来传外部德尔比丞相之意，云早奉德丞相檄饬：中国公使本日即到，应免查税。又哒〔刊本"哒"作"秘"〕鲁国领事计罗慕、船务监督那坦、上海管理《字林日报》慕斯满均来见。前天津领事璧迈伦，则所素识也。

酉刻，上轮车开行。以是日礼拜，仅早夜两次开行。历柏性思

多喀及窝多两处市镇。所过灯烛辉煌，光明如昼，近伦敦处尤盛。金登幹早为雇备马车相候道右。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换马车，历一时许，抵波克伦伯里斯寓宅。留金登幹晚酌。

对伦敦的第一印象

询知君主前赴温则行宫[64]，尚须由温则前赴阿思本行宫。其伦敦所居有二：一曰圣全恩燮斯巴雷司[65]，是为正朝。巴雷司者，译言宫殿也。一曰柏金葛恩巴雷司[66]，是为便殿。正朝必礼服，私朝常服可也。各国公使驻伦敦者三等，凡三十国。头等：俄国书瓦洛弗，法国达拉固，德国闵斯达尔，奥国傅斯达，土耳其国莫拉射司巴沙，凡五国。二等：美国施安克〔刊本"施安克"作"必洛尔"〕，日本国乌埜那欧戛真呐立[67]，西班牙国戛萨类各来西亚，瑞典木国贺什尺拉达，荷兰〔刊本"兰"作"南"〕国德必兰，波斯国那赛麻拉克木可汗王，比利时国索拉宛，丹国毕娄，葡萄牙国萨拉达哈，秘鲁国嘎拉卫司，巴西国佩呐兜，馀为南美利加及阿非利加诸小国，凡十八国。其署公使者七国，意大里国马悌那欧，亦以参赞署理者也。参赞或一员，或至三员四员，有以伯爵、男爵充参赞者。其外部德尔比丞相总理，副以侍郎四人：一定得敦[68]，一旁斯弗得，一立斯德，一得拉。而英国大政一总之丞相毕根士非尔得[69]，其权势视汉之丞相。而上、下议政院亦微分党相攻；居丞相之任曰特勒沩里[70]，必议政院附和者多，乃能安其位云。

各国驻英使节

上海兑银三万，得八千九百三十九磅。金洋一枚重二钱二分曰磅。磅易小银洋重一钱四分曰施令者二十枚，值银二两八钱而已，而所兑金洋抵库银三两三钱有奇，是已明耗二成矣。略记其等：金洋一磅曰色伍伦[71]，易小金洋二枚曰哈夫色伍伦；又易银洋二枚曰克洛恩[72]（另有一克洛恩易二枚者，曰哈夫克洛恩，不甚用）；又易小洋五枚曰施令（另有重二钱四分曰洛福伦[73]〔福洛伦〕者，易施令二枚）；又易次小洋二枚曰西盘司[74]；又易极小洋二枚曰萨力西盘司[75]；又易铜洋二枚曰佩泥[76]；又易中铜洋二枚曰海佩泥[77]；又易小铜洋二枚曰发尔宾[78]。凡金洋二等，银洋六等，铜洋三等。其钞票颁自国家，起金洋五枚，至千百

英国币制

方，曰班克比拉〔79〕。

注　释

〔1〕麦华陀：Water · H · Medhurst，英国驻上海领事。

〔2〕大攀廓尔：Travancore，船名，所属公司名P.&.O.Company.

〔3〕赖得：Admird Ryder.

〔4〕铿尔狄：Sir Arthur Kennedy.

〔5〕罗伯逊：B · Robertson.

〔6〕帕拉苏岛：Paracel Is. 西沙群岛。

〔7〕二客思伦斋：Excellency.

〔8〕胡璇泽：英文名Mr.Whampo，新加坡华人领袖。

〔9〕哲威里：William Jewois，当作哲威斯。

〔10〕威诺斯里：Wellesley，威斯利。

〔11〕戴模斯：Thimes，泰晤士（报）

〔12〕麻刺甲：Malacca，马六甲。

〔13〕赛格来：cyclone，旋风。

〔14〕密的阿罗奇格阿非司，Meteorological office，测候局。

〔15〕高诺：Galle，加勒。

〔16〕北夏窝尔：Perhawar，白沙瓦。

〔17〕威烈雅摩第一：Wilhelm I，威廉一世。

〔18〕毕士马：Otto Von Bismarck，俾斯麦，又作毕斯玛。

〔19〕穆尔克：Karl Moltke，毛奇，又作摩尔克。

〔20〕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美国教士，在华数十年，编著甚多。

〔21〕柏林（岛）：Perim Island，丕林岛。

〔22〕阿尉宣海：Arabian Sea，阿拉伯海。

〔23〕亚德尔：Aden，亚丁。

〔24〕木甲：Mokha，穆哈。

〔25〕阿北西尼亚：今译埃塞俄比亚。

〔26〕德列：Delhi，德里。

〔27〕黑摩来里山：即喜马拉雅山。

〔28〕得令细斯：Daily News，《每日新闻》。

〔29〕斯丹得，Standard，《旗帜报》。

〔30〕得勒格纳福：Telegraph，《电讯报》。
〔31〕斯伯格对得：Spectator，《观察报》。
〔32〕撒得对尔日溜，Saturday News，《周末报》。
〔33〕贝勒墨勒太至得：Parliamentary Test，《议院公报》。
〔34〕奇巴答答：Gibraltar，直布罗陀。
〔35〕努北阿：Nubia，努比亚，今苏丹东北一带。
〔36〕麦西：Misr，埃及古称。
〔37〕摩哈麦：Muhammad，穆罕默德。
〔38〕阿勒山喀：Alexandria，亚历山大，亦即下文之阿勒山喀牙。
〔39〕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在中国税务司服务之英员。
〔40〕波克伦伯里斯：Portland Place。
〔41〕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Cleopatra's Needle，克娄巴特拉之针，古埃及方尖碑之一。克娄巴特拉，古埃及女王名，后一作克里倭稗古拉。
〔42〕波赛：Port Said，赛得港。
〔43〕塞也维：Serbia，塞尔维亚。
〔44〕马海：Marmara Sea，马尔马拉海。
〔45〕以阿尼群岛：Ionian Is，爱奥尼亚群岛。
〔46〕马里他：Malta，马耳他。
〔47〕西治里：Sicily，西西里。
〔48〕佛朗西：France，法兰西。
〔49〕西艾腊尼瓦大：Sierra Nevada，内华达山脉。
〔50〕诺：Rock，岩礁。
〔51〕珥布斯赫德：Ape's Head。
〔52〕满克得林男爵：Lord Napier of Mekdala。
〔53〕奔标：Pompey，庞培。
〔54〕星子文生：(Cape) St. Vincent，圣文森特角。
〔55〕里斯玻亚：Lisbon，里斯本。
〔56〕麻打拉萨：Madras，马德拉斯。
〔57〕苏克得拉：Socotra I，索科特拉岛。
〔58〕盖波非尼士得：Cape Finisterre，菲尼斯特雷角。
〔59〕拉布湾：Labuan，拉布安。
〔60〕苏士阿母敦，Southampton，南安普敦。

〔61〕波子伦敦：当系Portsmouth，朴次茅斯。
〔62〕阿路威得：Isle of Wight，怀特岛。
〔63〕德尔比：Derby。
〔64〕温则行宫：Windsor Castle，温莎堡。
〔65〕圣全恩斐斯巴雷司，St.Jame's Palace，圣詹姆士宫。
〔66〕柏金葛恩巴雷司：Buckingham Palace，白金汉宫。
〔67〕乌叶那欧戛真呐立：日文うえのかげのり的对音，即上野景範。时任日本驻英公使。
〔68〕定得敦：Lord Tenterdan，又作丁达坦。
〔69〕毕根士非尔得：Beaconsfield，本为地名。时英国首相Benjamin Disrael受封为毕根士非尔得伯爵，郭氏即以此称之。
〔70〕特勒沟里：Treasury，义为财政部。英首相习称 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原义为财政部首席大臣。
〔71〕色伍伦：sovereign.
〔72〕克洛恩：crown，克朗。
〔73〕福洛伦：florin.
〔74〕西盘司：six pence.
〔75〕萨力西盘司：three pence。
〔76〕佩泥：penny，便士。
〔77〕海佩泥：halfpenny.
〔78〕发尔英：farthing.
〔79〕班克比拉：bank-bill，钞票。

卷 三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起）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威妥玛枉过。本饬德在初往约午刻走谈，而威公已先至，并传德丞相之意，亟欲一见。因以一信托禧在明往约一相见之时。禧在明先至其副罗[1]（“罗”为封爵之称，如中国之言爵也，德丞相亦称罗德比）定得教处，托其转达，始知君主已传德丞相至其温则行宫（名温则家苏。家苏者，炮台之名。四百年前曾于此立炮台也），今日尚不能归也。酉刻，与威公使晤谈。过森得哲谟斯[2]及海得[3]两花园，以天晚未入一游。昨日以晚至，今日出门亦以晚归。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闉阓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 到达英国后第一天

接总署公文一角，由黄泳清递到，并京报。

伍廷芳

初十日　新会伍秩庸（廷芳）来见，专以学律来此，为讼师已三年矣。其人尚文雅，为西洋装，而薙髮约长丈许〔尺许？〕，云为回家后尚可结辫也。黎召民曾语知其人。

见英外相

未刻，偕刘云生、德在初、马格里赴外政府见德尔比丞相，略叙寒暄。德云："中国派钦差驻扎各国，实自今日始，此后必能日加和好。西洋政令，无不优待使臣之理。"翻译为禧在明、朽勒尔（号雅芝），皆自中国归者，德比丞相特留以接待中国使臣。威妥玛与其副侍郎旁思福得并在。

使馆人员之五戒

晚与云生传集随待〔侍〕人等，谕以"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角喧嚷。摩西"十戒"为西洋立教之祖。予此"五戒"亦中国出使西洋立教之祖矣。（外部侍郎四人：一定得敦，一旁思弗得，一立思得，一得拉。是日惟旁思弗得一人至；外德比丞相从官二人：一三达逊，一巴令坦。）

十一日　金登幹约往纽加苏[4]视为合濉伯相所造铁甲船。询知往返须三日，遂辞之。威妥玛与克洛普机厂管事派利次第来谈。照会德比丞相，请示觐见君主之期。属马格理取兑票一千一百磅，支放各员薪水。

订阅报纸

十二日　阴，雨。属马格里定送新闻报四种：一、《代谟斯》，为持平之论；一、《得令纽斯》，专附时相毕士根〔毕根士〕[5]；一、《斯丹得》，则与毕士根〔毕根士〕为忤，而附前相格兰斯敦[6]者；一、《谟里普斯得》[7]，则若中国宫门抄之属，可以考知时要。因属张听帆一体翻译。

威妥玛夫人来见梁氏，并携其二稚子至。自上海以劳

至疾，途次百病交作。至伦敦三日，尤觉不支。深怀忧生之情，不独自伤老病而已。

英国用钱，名目颇多，略记其等则：金洋一磅名色五伦，可易小金洋二枚，名哈夫色五伦。一小金洋易二大洋钱（重七钱者），名克老恩（又一等重二钱四分者，名福洛伦，易施令二枚）；又易中洋二枚名哈夫克老恩；哈夫克老恩不甚重。其克老恩一枚易小洋五枚名施令（重一钱四分）；又易次小洋二枚名西盘司；又易极小洋二枚名萨力西盘司。一萨力西盘司易大铜钱三枚名佩泥；又易中铜钱二枚名海佩泥；又易小铜钱二枚名发尔英。凡金洋二等，银洋六等，铜洋三等。市用票钞颁自国家，自金洋五枚起以至千百万，名班克比拉。

十三日　威使来见，并开示前日外部所见各员名。询及德尔比丞相来函，属录示驻京文凭，云即国书也。因属黎莼斋偕同马格里至外部呈递国书副本及面奏之辞。是日头痛愈甚，病且不支矣。英国前驻京公使阿里格[8]携其夫人来拜。戈登[9]亦过谈，其意气远不逮在上海时之盛；云在埃及带兵多年，以假归省，仍即日赴埃及也。 戈登来见

十四日　马格里又购得《噶拉非咯新闻报》一帙，亦七日一报者，绘图甚多，并索予与云生小照登之新报，始知伦敦新闻报盖不下十馀家也。

此间国事分党甚于中国。现分两党，新执政毕根士非尔得（亦作比干思福义），旧执政噶拉斯敦。下议政院入毕党者四百馀人，入噶党者亦三百馀人，互相攻击争胜。而 分两党

视执政者出自何党，则所任事各部一皆用其党人，一切更张。其负气求胜，挈权比势，殆视中国尤甚矣。

君主宫二所：一曰圣全姆斯司巴雷司，是为正朝。巴雷司者，译言宫殿也。一曰柏金噶姆巴雷司，是为便殿私朝。正朝必朝服，私朝常服可也。

有三十国公使驻扎伦敦

十五日 马格里见示驻扎伦敦各公使单。俄国，伯爵书瓦洛弗，参赞三员；法国，伯爵达拉固，参赞四员；德国，伯爵闵斯达尔，参赞二员；土耳其国，莫拉射司巴沙，参赞三员；奥地里亚[10]，伯爵傅斯达，参赞三员：以上五国皆头等公使。日本，乌叶那欧戛真呐立，参赞二员；波斯，那赛木麻拉克木可汗王，参赞三员；西班牙，伯爵戛萨类各来西亚，参赞三员；瑞典，男爵贺什尺拉达，参赞一员（亦伯爵）；荷兰，伯爵德必兰，参赞一员；比利时，男爵索拉宛，参赞二员；美国，皮雷盘，参赞二员；丹国，总兵毕娄，参赞一员；葡萄牙，将军萨拉达哈公，参赞三员；秘鲁，嘎拉卫斯，参赞一员；阿真坦[11]民主国，阿拉卫尔，参赞一员；玻利非亚[12]国，奎栽娄，参赞一员；巴西国，佩内兜，参赞一员；智利国，嘎那，参赞二员；可伦比亚合众国[13]，萨巴塔，参赞一员；危地马拉国，提督呢格雷达；呢嘎拉卦[14]国，提督马尔扣来达（亦曰马阔来塔）；萨拉瓦多尔[15]国，提督呢格雷达（亦曰麦狄那）：以上十八国二等公使。克斯大立嘎[16]国，培拉拉塔署理公使；义奎多尔[17]国，提督萨拉萨尔驻扎大臣；意大里国，参赞马悌那欧署理公使；希腊国，参赞宅那悌阿司（留）署理公

使；海地国，韦立瓦来克斯署理公使：以上五国均署理，应列入三等。其多米呢喀[18]民主国、欢都拉斯[19]国，向有公使驻扎，现尚空缺，未经简派。大凡驻扎公使共三十国。

十六日　禧在明、杇勒尔、金登幹及赫总税司之弟赫政[20]先后过谈。金登幹现造铁甲船二只，约开至苏士阿母敦再行通知，一往相视。

马格里见示滇案兰〔蓝〕书[21]，内有赫德函报威使一书，述及鄙人评论赫德所议租界免捐及滇案及高丽国事宜；威使以函知德尔比丞相，遂由蓝书以登入《代谟斯》日报，闻之痗心。此行声名，殆亦〔疑当作"不"字〕复能自解矣。　蓝皮书登载郭氏言论

十七日　偕云生、在初与马格里往阿格里〔阿里格〕、金登幹、戈登三处回拜。阿君在中国充公使五年，语中华事甚悉。晚属莼斋、和伯往伍秩庸处，设法留之。其人所欲过奢，恐未易餍其心也。接张力臣一信并京报，由黄泳清递到。

十八日　英人柏麦持载生行补海师岱一信来见，而柏专敬之兄柏斯亦来见。马格里言，得御前大臣法兰西斯宜摩尔信，属向内府定开会堂日坐基，已定得公使位三坐，各国有名色人位二坐。禧在明传威使之命，约明日枉过。马格里亦传前兵部尚书加尔威诺之言，并约明日枉过。

十九日　刘和伯家人阎喜、张听帆家人张锡九同行于道，有洋人以杖击张锡九之首，亦不敢与校也。途人怒其无礼，执而交诸巡捕。遂有一绅士致刑院书曰："中国人初　家人被洋人杖击

至，无故而受欺凌，必得一示惩办。此事吾亲见之，可以为作见证。”于是刑院拟从重惩，吾尚不知也。比询得之，致威妥玛至，属其转托从轻办理，而寓书总理，以请免科罪为言。此间以礼自处如此，吾甚愧之。

威使以国书不列副使名，不能使之觐见。中国办事歧误非一端，无如何也。

前任兵部加得威诺与其夫人同至。加得威诺亦世爵也，名曰外刚得[22]，略如中国子爵。

二十日　致威使一书，属马格里面递。

英国世爵及政府机关

略考英文，世职亦分五等：一曰溜克[23]（妻曰得切斯），二曰马尔贵斯[24]（妻曰马尔申珥斯），三曰耳洛[25]（妻曰欧恩得斯），四曰外刚得（妻曰外空得斯），五曰巴伦[26]（妻曰巴伦珥斯）。其政府曰特勒restore里，外部曰法林阿非斯[27]，吏部曰和姆阿非斯[28]，户部珥克司哲克[29]，礼部曰马斯得赛勒摹里阿非斯[30]，兵部曰洼尔阿非斯[31]，水师总理曰阿里墨格得[32]，工部曰波尔得阿大威尔克斯[33]，理藩院曰科罗里阿非斯[34]，巡捕曰波里司[35]，理刑之地曰塞尔格得[36]。又有一种专管地方街道者，由民人主之，分段管理，曰阿得门[37]，总管曰梅得尔[38]。

兵官马尔铿来，久处中国，自言为英官五十二年矣。其职若八旗都统，有统兵之责而事较简，亦优其老也。

廿一日　回拜德尔比丞相及阿得威诺、马尔铿，及德国公使闵斯达，皆不晤。因一游海德花园，见君主所造博雅那像[39]。石级高数仞，中为亭，穷极华丽，槊〔塑〕像其

中，环亭槊〔塑〕古人物以数十百人计。亭外第二重石级四角各为石台，槊〔塑〕古人物之尤著者。第一重石级四角石台尤高大，亦槊〔塑〕古人物，而略寓四大洲之意：亚细亚人骑象；欧罗巴人骑牛，在亭前左右；阿非利加人骑橐驼，亚美利加人骑野牛，在亭后左右。石台四周人物亦无数，各肖一国之形。亚细亚有肖中国衣冠者，科头宽衣大袖，若今时僧服，盖犹古制也。一亭之费巨万。 四大洲人物塑象

晚归，利如洋行刊木多来见，询知在中国十五年，渐次为大管事。

廿二日　礼拜。金登幹夫人邀同侍人为万生园之游，予尚未至其地也。德使闵伯枉谈。张听帆购得伦敦游览图，标记其可游览之地凡数十。此来抑郁百端，竟不乐出门，实亦病不能支也。 梁夫人游动物园

廿三日　闻君主以是日由阿思本回伦敦，而迄无信息。遣梁氏回拜各处。夜梦俞竹君邀饮，并出数图索题，似系从军出塞之意。为题二绝句云：

名王系楼护，将士唱刀环。临老腰肢健，犹能一据鞍！

酒亦我所欲，诗更豪于酒，此腹空如瓠，枵然无一有。吟哦而醒，急起书之，以备遗忘。

廿四日　外部德尔比丞相知会，明日二点半钟觐见君主。适马格里外出，一切无从考究。君主自阿思本行宫回伦敦，闻明日一点钟始至，即已示定觐见之期。外国之礼，简而速如此。

廿五日　未正，偕云生诣柏金噶恩巴雷司。外设铁阑

门。门以外人如蚁聚，无敢入门者。再入一重门，其院落极大。又转入一重门下车。入门右转，上楼三重，至一长廊小坐。丞相德尔比及威妥玛咸在。候至申初，德尔比及御前大臣（英语言劳尔德禅伯尔勒恩[40]）鲜摩尔、恺木伦（亦曰开尔伦斯）前导，至一小屋。君主方立候（其公主毕阿得利斯旁立）。入门鞠躬，君主亦鞠躬。德在初递交国书，诵致通使之词；马格里接诵英文。君主言："此次远来，为通两国之谊，庶期永保和好。"朽勒尔转述君主之言。答曰："是。"因问中国大皇帝好。答曰："好。"又曰："既接收大皇帝国书，亦当有书回致。"答曰："是。"复鞠躬而退。因往拜俄使瓦、德使简〔闵〕、法使达、美使皮耆盘。三使皆有信，独法国〔使〕无信，而所见者法使达拉固一人而已。

呈递国书

廿六日　为西历二月初八日开会堂之期。午正，偕云生、莼斋、和伯三人同往。云生与予坐右手上层，三十馀国公使咸在。莼斋、和伯坐楼上左方。凡三方。楼上下皆妇人。其世爵等坐院中。中设长案，青长衣三人朝上据案坐。世爵集者皆披长毡，色红，用白羔皮镶其中，或二横，或三横、四横，亦有上半全披白羔皮者。（询知四横者公爵，三横者侯爵，二横者伯爵，一横者子爵，其红衣无横者男爵也。）上设宝座，前设大红墩一。少顷，太子与其妻至，坐宝座旁，其妻坐红墩向上。又少顷，君主至，侍卫兵数队，有捧磁瓶、杖、杵前导者。女侍卫二人。执长戟旁立者二人。坐定，启前门，宣下议政院人入，至前廊下，排立鞠躬。

参观上议院开会堂

于是宣读敕词（宣读者为铿恩司，亦伯爵，主君主册宝，分位最尊），大略言："土耳其与其属部塞也维战争未息，各国能不至动兵，乃所至望。而闻五印度去岁大荒，民食不足，心实忧之。其印度地方诸王子及民庶等，尊我为后帝，极所欢悦。又阿非利加之南亦有兵警，英国附近属部亦须防备，以保全其民人。现饬执政大臣料简一年用度，应得幾何，应从何取办，再行宣布，与国人共议之。"诵毕，君主出。

晤塞挪伯及威斯密斯侯之妻，极款曲。禧在明持其君主手册，起西历正月初一，每日所见之人皆令亲书于册，按各人生日书名其下。如我生三月初七，为西历四月廿日，则书于廿日之下。其君主之细密周到，亦可想见。

是日开会堂，其执政毕根士立而不坐，询知始封伯爵，此次初入上议政院，尚不得遽就坐也。其律法之严如此。

以昨日始呈递国书，应急具奏。本日又以会堂耽延一日，计抵伦敦二十日矣。是夕具奏稿二通，并致总署及潘伯寅、翁叔平、周荇农三函，外致合淝伯相、沈幼丹、冯竹儒、黄子寿、唐景星、黄泳清、莫善徵、李勉林、郑玉轩各函，并由上海分递者也。又致扬州魏赓臣、温云一函，家信丁字一号，及张力臣及西枝和尚及志城三信。

摺件已缮就矣。刘云生为其外部所持，不令随同呈递国书，经函致威妥玛，属其转致外部，乃得随同一见，而终以国书无名，不认作公使。乃为疏请补发国书。而嵩焘 刘锡鸿奏请裁撤

固正使也，亦无驻扎文凭，外部亦曾一问及之；以其意方欲得公使驻扎，不加深求也。故于疏内申明补颁充当公使驻扎文凭，兼列正副使名。云生忽自具一疏，请裁副使名目，持论极正。然其在京，方以鄙人派充参赞为憾，啧有烦言。嵩焘与言明：始拟派参赞由我，后派副使亦由我，大抵为公言之。云生不信也。此奏徒滋人疑而已。

向日本公使请教

廿七日　往拜各国公使。晤日本乌使，询问本爵各官应否通拜。乌使告以递国书日即应往拜，过三日则为不恭。于是急往拜丞相毕根士，馀皆不知其寓处也。屡属马格里探问，竟不得其要领。乌使意气如云，致〔至〕可感也。

廿八日　偕云生往照像。因往拜吏部尚书克罗斯、户部诺(罗)司克达(葛尔)、礼部墨里逊、兵部哈尔狄、商部阿大力(亦曰阿德尔赖)、海部倭顿达、信报局尚书马(满)讷斯、御前大臣开尔伦斯、内阁大臣李赤满、印度尚书索拉司福立、藩部尚书堪那瓦(亦曰布尔克)、外部侍郎丁达坦、柏尔先〔克〕(亦曰布尔克)、旁思甫得、立得斯及其司员三得逊，及补拜各国公使。晚归，奉十月十八日上海拜发摺件回批，并接恭邸及合肥伯相、毛煦初、董韫卿、沈经笙、唐景星、蔡瑞亭各信。

刘锡鸿能巧当政府之心

廿九日　礼拜。与黎纯斋商，前具奏疏，与顷见吴江相国书所见太远。而云生一函一奏，皆能巧当政府之心。初谓云生不能合时宜，至是益知其学步时趋，过鄙人远也。

三十日　为中国之除日。丹使毕娄来见，言各部侍郎亦必须一往拜，以属马格里补办。有新简香港总督赫里西

来见，以香港总督镲尔狄调赴新金山，往代其任也。言曾为拉布湾总督(在南洋)，又为巴尔比多斯[41]总督(在大西洋海)，近始调香港也。晚邀刘云生、黎莼斋、德在初、凤夔九、姚彦嘉、刘和伯、张听帆、黄玉屏、张玉堂及阿保及马格里，为团年之会。 团年会

注 释

〔1〕罗：Lord，勋爵。
〔2〕森得哲谟斯：St.James，圣詹姆士。
〔3〕海得：Hyde，海德。
〔4〕纽加苏：New Castle，纽卡斯尔。
〔5〕毕根士：即毕根士非尔得，又作毕根士由。
〔6〕格兰斯敦：William Ewart Gladstone，下文作噶拉斯敦。
〔7〕谟里普斯得：Morning Post，《晨邮报》。
〔8〕阿里格：Rutherford Alcock，一作阿尔科克。
〔9〕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0〕奥地里亚：Austria，奥地利。
〔11〕阿真坦：Argentine，阿根廷。
〔12〕玻利非亚：Bolivia，玻利维亚。
〔13〕可伦比亚合众国：今哥伦比亚的前身，当时还包括巴拿马等地。
〔14〕呢嘎拉卦：Nicaragua，尼加拉瓜。
〔15〕萨拉瓦多尔：Salvador，萨尔瓦多。
〔16〕克斯大立嘎：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
〔17〕义奎多尔：Ecuador，厄瓜多尔。
〔18〕多米呢喀：Dominica，多米尼加。
〔19〕欢都拉斯：Honduras，洪都拉斯。
〔20〕赫政：James Hart。
〔21〕蓝书：blue book，蓝皮书。
〔22〕外刚得：viscount，子爵。
〔23〕溜克：duke，公爵。

〔24〕马尔贵斯：marquis，侯爵。
〔25〕耳洛：earl，伯爵。
〔26〕巴伦：baron，男爵。
〔27〕法林阿非斯：Foreign Office，外交部。
〔28〕和姆阿非斯：Home Office，内政部。
〔29〕珥克司哲克：Exchequer，财政部。
〔30〕马斯得赛勒摹里阿非斯：Master of Ceremony Office，典礼长。
〔31〕挂尔阿非斯：War Office，陆军部。
〔32〕阿里墨格得：Admiralty，海军部。
〔33〕波尔得阿大威尔克斯：Board of Works，工程局。
〔34〕科罗里阿非斯：Colonial Office，殖民地部。
〔35〕波里司：police，警察。
〔36〕塞尔格得：Crown Court，刑事法庭。
〔37〕阿得门：alderman，市参议员，又作哈得门。
〔38〕梅得尔：mayor，市长，又称梅尔。
〔39〕博雅那像：维多利亚女王为她已故丈夫阿尔伯特所立纪念像。
〔40〕劳尔德禅伯尔勒恩：Lord Chamberlain。
〔41〕巴尔比多斯：Barbados，巴巴多斯。

卷　四

光绪三年正月

光绪三年正月初一日丁巳　元旦，偕刘云生率同黎纯斋、德在初、凤夔九、姚彦嘉、张听帆、刘和伯、黄玉屏行庆贺礼，并设茶点。议政院绅怀德、谛克斯来见。

游蜡人馆见林则徐像

以元日须一出游，偕云生以下至歪克斯独索，观所谓蜡人者。歪克斯，犹言蜡工也；独索者，其馆主之名也。馆凡两进，凡两大厅，四围及中厅塑人幾遍，或坐或立，或为高台平台。游者出入如云，与诸蜡人相混也。所塑皆有名人，各国主为多，最著者华盛顿也。林文忠亦塑一像坐门首，刘云生言，神貌皆酷肖也。又有法国一女将曰权阿尔克[1]，绝美而有英雄气。馀皆不暇详记。楼上为蜡人馆，楼下百货环市，奇玮夺目，交市者皆洋妇也。晚归，仍邀云生以

下诸君会饮。读《史记》一卷。是日微雨。

初二日　与刘云生、黎纯斋、刘和伯、凤夔九、黄玉屏为万生园之游。(英语云毓阿罗奇格尔家定司[2]，家定司者，译言苑囿也。)马格里、禧在明俱随行。园主巴得立得陪游。盖官园也，为国家驯养鸟兽之区。所见鸟兽数百馀种，多收之各国者。中土则四川之锦鸡、云南之孔雀、浙江之画眉鸟、江南之唐鹅(唐鹅数十，多产之本国，江南亦有之)、奉天之鹿、四川之虎及羊。

游动物园

虎豹及狮子为巨屋，铁栅为圈者十馀所。见狮子五，其二头及前身有深毛，后身无之，尾如牛尾而长；其三则状如虎而毛色如牛，皆稚狮也。豹七八，虎十馀；其太子一至印度，得之印度及苏门答腊及努伯西尼亚者为多。猿猴亦为巨屋，中为铁网大圈者四，前为窗，其三面为小圈者十馀，种类甚繁。其一大圈，大小十馀种而尾皆能钩挂；其中有身、尾似猴而头如犬，后两足如鸭掌者。犀牛亦为巨屋，约七八圈，形如牛而大，角生鼻端。有鼻端相连为二角者，有独犀者。其一独角犀鬻之印度，值千二百磅。海马亦为巨屋，凡三圈，每圈为深池一，日常伏池中。园丁持草呼出之，形如马而大，张口约二尺许，纳草一束其中，意犹未慊也。高脚鹿亦为巨屋，凡四圈，身长六七尺，足高八尺，颈长亦七八尺，头、身斑文皆如鹿。其牛、羊、鹿、豕来自各国者，或为圈，或为屋，皆各数十种。印度牛背负一肉囊甚巨，云味如驼峰，最鲜美。鹿有大如牛者，其身斑文及角长短，种类各别。野豕有平嘴者，有尖嘴者，

有头甚巨而湾〔弯〕折者，其大或逾巨牛。羊种尤繁，有两角盘曲者，有直挺者，有斜挺者，其角并尖如削刃；有盘折如结绳者，有寸寸出节如竹笋者，有明亮透光者，殆羚羊之属也。又有野驼、野马、野驴各数种。其一野驴，头、身皆如虎斑文。

鸟种百馀，多不能举其名。有身如野凫而颈细长，张两翅各作数花圈，五色斑斓如蛱蝶。有巨嘴短颈，头有长方板，色如黄蜡，其中亦有长方板尖出者。大如驼鸟，细如黄鹂，艳如孔雀，驯如鹁鸽，诡形异态，见之眩目。鹦鹉别为一屋，约数十种。白鹦鹉中有能为洋语，喃喃向人。其中有头毛一丛黄色，中土名之葵花鸟。有巨嘴如瓜，或红如砂，或黄如蜡，亦有作蓝色者，不知其何名也。又有一鸟状如鸡，冠、尾皆具，而长仅及二寸许，大可盈握，可爱玩。

有一巨池蓄江豚十馀头，中为石台，置两几其上；江豚跃出几上，向人拜而求食。又有一池，蓄水獭数头。袋鼠别为数栏。其左一小门，则养蛇所也，为十馀屋，外施玻璃，屋各畜蛇其中。有巨蟒三头，大逾尺许，长数丈。白花蛇数头，最狞毒，举头直立尺许，头以下宽而扁，色白，中作黑点，能食蛇。园丁云："每一礼拜饲以一蛇，所食二百馀头矣。"园丁弄巨蟒而翘其首，独此不敢近，于上凿一小孔，纳蛇以饲之而已。其中鼍龙数头，有头如龙而口巨者，有头扁如鼋者。又有穿山甲一头，并长不过一二尺。 江豚求食

每一巨室，或圈或栏相连，以一园丁司之，驯养鸟兽，狎扰玩弄：伸手探虎颔而搔其背；呼豹而出之；执草以招海马，令张其口；投葡萄以饲鸟，一投一啄无虚掷；又纳葡萄口中以示鸟，则徐伸嘴取而咽之。唐鹅嘴长尺馀，下嘴有巨袋，能藏鱼数头；园丁令张嘴而曳其下袋，纳拳其中。《周礼》："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于此始见其概。驯象六七头，有高丈六尺者，亦得之印度者也，其色皆如水牛。

园中一飞楼，一桥，小溪环之，树木葱郁，异花缤然，独无一亭堂可小憩者。

晚归，屠迈伦、位斯内并在寓坐候。屠迈伦为致金登幹之意，往苏士阿母敦校阅铁甲兵船。位斯内则水师提督何伯之亲戚，曾充下议政院会绅三十馀年者也。云生约同黎纯斋以下晚酌。

圣詹姆士宫朝会

初三日　为其君主召见各国公使及文武诸臣之期，遣其冢嗣行礼，在圣全姆斯司正朝。未刻，偕云生、纯斋、和伯、在初、夔九、听帆及马格里同往。先至其御前大臣宜摩斯处投递名帖，再转入数重门。各国公使咸集。询其次第，与美使皮蕾盘相次，因相随以进。入右角门，直上有宝座。其冢嗣立宝座下，旁侍数人。至其前一鞠躬，其相识者执手为礼。予以宜摩耳属令报此次初见者之名(其随同递国书者即为已见，不报名)，多此一重曲折，转至其前立，候本国文武诸臣皆相见毕，其冢嗣相向鞠躬，退出左角门回寓。其文武诸臣见者一不以官次，皆至其前投递名

帆〔帖〕，旁一人接收而唱其名；惟其品级尊者得转至其前立，馀则一鞠躬后即趋左角门出。其各部尚书先入，候冢嗣出，乃传各国公使入，而后文武官次之，世爵亦相参杂以入，亦其国之盛典也。晚次，威妥玛、禧在明枉过贺岁。

初四日　金登幹约赴苏士阿母敦看所造铁甲船，昨夜忽发电报阻止。随令马格里发一电报，告以晴日难得，恐过此日又为雨阻也。今日又来一电报，仍请改至明日。询之马格里，则造船之觉尔斯伦大与所约之医士马克里、日斯二人皆已约定礼拜六，中历之初五日也，可谓多此一层周折矣。

因与马格里语及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当咸丰十一年，俄人谋侵土耳其，英国以兵助土耳其。是时俄人造集兵船黑海，其地名细八士多波罗[3]，俄人制造军火处也，炮台环列，兵船棋布。英人以水师直出峡口，谋与俄人战于黑海。俄人闻，急沉其船以塞海口，已而并所造兵船悉沉之，盖知其水师兵力不足以敌英人，惧有挫衄，沉舟以避其锋，且示不欲战也。西洋之能权衡进退如此，此岂中国所及知哉！ 西洋能权衡进退

香港政务司士米斯来见，询知乞假回国，日内即赴香港也。因就便回拜蒂洛克、怀德、汉克（三君皆下议政院绅），及威妥玛、禧在明。复拜赫德莱尔得、潘生必非婴（两君皆宫官，主引见事宜）。过利如洋行，晤行主刊木多。并往拜伦敦大教士铿阿〔阿铿〕毕灼[4]（毕灼斯者，译言教士也；铿阿〔阿铿〕，犹言总司）及罗尔得梅尔[5]。梅尔，由

民举司都城民事者。刊木多相见，尚述及英人多乐温手击张锡九事，言伦敦人闻之，皆为不平，亦足见此邦民风之厚矣。是夕，就魁英园观齣。

赴朴次茅斯观订造铁甲小船

初五日　金登幹约至波斯莫斯[6]观所造铁甲小船。十点钟，由寓坐马车至轮船厂，蒓斋、在初与马格里偕行，医士马克里、进士勒色(现管新报局)、翻译屠迈伦及造铁甲船人林大，共坐一车房。经过怀立坦地方，历一大山约十许里，又历一小山，更过坤增、吉罗弗塔、立坡三村镇，又历一大山，更过娄兰喀斯、哈万两处地方。凡遇村镇，必小停车，以便附车人上下。

至波斯莫斯海口，其地水师提督珥里雅得派中火轮船一、小火轮船一，遣其中军葛拉迎迓。以所造铁甲船过小，须用小火轮船过船也。询之金登幹，前后所造四船，以洋文字母阿、必、西、地四字为记，用希腊语译之：一曰“阿拉伐”；二曰“北大”，已开至中国；三曰“麻戛〔戛麻〕”，派英官浪为美管带；四曰“代拉塔”，派英官静乐林管带。“浪”、“静”二字皆洋姓，取以为吉祥也。登“麻戛〔戛麻〕”船。所见海部侍郎曰司九阿，专管造船物料；曰柏艾司，专管炮务；皆谓之提督。(别有千总二人：一曰霍拉，一曰艾拉幸坦)。议政院绅曰塔雷布，曰雷佛一威，厦门税务司休士、同文馆教习额毕连皆在，中国假归者也。阿密斯冬[7]机器厂管事罗布尔及威勒斯里，则将应赫德之招赴中国者也。威勒斯里为威林登[8]之侄，英国将官之最著者。金登幹言：尚约有法国水师提督费拉内、随员布拉狄在。奥国

水师官司柏安，意大里国水师官萨狄亚努卜拉，西国水师官狄木塔，则皆未与相见。

船主浪为美为设酒食，演炮。炮重三十八吨（每吨千八百斤，计重六万八千四百斤），炮子三百五十磅，火药一百三十磅，皆用机器运转。安炮船首，外设炮墙护之，内复施墙，置机器。进退高低各设一机器，外推则进，内推则退，高低亦然。先推使退向内，低承前霤，而后转火药炮子以当炮口。前霤下复设机器，内推则机器直送入炮口，带水洗镗。次第送火药及炮子入，乃推置前霤下；乃复起炮使高，以度测之，而后推出炮墙外。又设电气线于机器墙内，引手按之，而声发子出，可及七千五百馀步。但得一人，运机器有馀，可云神妙。 演试舰炮

其“代拉塔”船亦开出海口，各演炮三，内演试群子一，船旁小炮及连环子炮皆历试之，亦生平之创见矣。复由小轮船至中轮船，船主拍拉执礼甚恭。仍坐轮车回伦敦，已逾十点钟矣。

波斯莫斯海口与苏士阿母敦海口同一海汉，拒〔距〕苏士阿母敦之东九十里。海口炮台罗列，皆因山势为之，海面小墩各为炮台，亦英国之要害地也。

初六日　马克里至，为予相病。询之，为赫德所聘请。凡调人之中国，皆令医士觇其血脉，相其筋骨，以观其耐劳耐水土否。英人选兵之法亦如此。马格里因言，英人莅温斯敦[9]初历阿非利加，涉沙漠经年，以病卒。恺木伦继之，为〔自？〕西径东，穷莅其境，取莅温斯敦遗榇以归。

朝廷为给宝星。今恺木伦尚在，初三接见太子，尚获一见之。

初七日　各国公使如美国毕雷盘、俄国瓦洛弗、德国阂斯达，皆带有信而不获一见。乃以十点钟赶早一见，竟皆已外出。幸马格里先至毕雷盘处与约定，始得一见。就便谐丹国毕娄、日本国乌叶那欧戛真讷立、土国莫拉射司巴沙，幸得一见。土使所土〔言？〕，亦多可听者。大抵欲连合中国以求自立，无为俄罗斯陵逼而已。

土使欲联中国以抗俄罗斯

询及回教遍亚细亚西北境，种类甚繁，其教亦有异同否？曰："回教无异同。惟自摩哈麦后，有叔侄二人，各以其教相高，一曰西亚[10]，一曰索尼[11]，至今分两族，各以所尚为贵族而已。其教则同，不若耶苏教之析分为二也。"

是日早毁一琉璃缸，晚毁一灯罩。夜梦至城西老屋，所居西室下房，宽敞逾倍，中设四榻，南向一榻为予卧榻。比入，则西清叔已寝其上，馀二榻不详何人。予撰得曾文正挽联诵示之，群相赞叹。（醒记二语曰："同生世上徒苦悲"、"独立天涯谁与偶"，各为上下联第二语也。）见西清叔卧榻在下方，因就之，相与易榻而卧。先光禄公持烛至门，予惊起，先公亦随去。予因展被卧诵曾文正挽联，瞥见床端置一灯，乃起置案上。问置灯者谁也，梁氏旁立自承。予怒曰："假一翻身，即油污被褥矣。"答曰："我虑君不复翻身。"予怒唾之曰："相从十馀年，竟夕展转，尚不知耶？"一怒而醒。西清叔丁丑生，今年适丁丑，易床而寝，其终矣乎？为之展转不成寐。

记梦

初八日　微雪，稍凉，已而大晴。偕云生往见其丞相毕根士犹，年七十馀矣，鬚髮俱黑，聪强矍铄才如四五十许人也。

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正月初九日乙丑　以公事须与外部丞相德尔比一商，至是得其复书，约礼拜五日，中历之十一日也。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其谨守例案，与办事者循资按序，委曲迟难，视中华亦有过之。如与外部约相见，必展至三日之久，其迟难如此。 文章礼乐不逮中华

镇江翻译官爱林来见，询之，曾从柏郎蛮允[12]。记去岁冯竹儒曾语及之，译曰阿仑格，殆即爱林二字转音也。

初十日　发电报至美利坚招伍秩庸回伦敦，得纽约信局回报云：已他往。其理事名费赤尔。伍秩庸实往金山容春圃(纯甫)所居，名乞富埔。刘和伯发电报纽约以冀其转递，其误甚矣。然要皆陈俪秋贻之累也。

土耳其黜其丞相密得巴沙于意大里，得《代谟斯》新闻录毕〔密〕得巴沙上土王书，为其获咎之由。书称："近改定章程，原期君民上下各依分量行之。即此三十年来所下号令，连章累牍，曾实行一二事否？吾固未之有也。其弊由于骄矜粉饰，上下相蒙，但有贡谀之言，未闻有一逆耳之语。凡所事事，全不一依分量行之。我于今直是要做到尽处，不尔，即甘求黜退，毋为混迹于此也。"土王怒而黜之。观其所言，深中中华自明以来五百馀年之弊。无怪威妥玛言："土国弊政无他，止是一切皆成具文，与中国如出一辙。" 土国弊政与中华如出一辙

谅哉言也，可为三叹。

十一日　外部德尔比丞相约二点半钟会晤，因偕德在初、马格里同往，适威妥玛、禧在明均先至枉候。为言三事：一、新嘉坡派胡璇泽充当领事。胡璇泽，黄浦人，西人名之"黄浦"，其名颇著。一、盐商周复顺盐船泊湖口，为太谷行[13]停倍撞沉，驻沪按察司断令赔偿，不听断而赴本国上控。经周复顺禀诉，应查明是否上控，并如何批发？一、德国值十年换约之期，苛索百端。查万国公法有与商情不便随时修改之条，从无刻期十年换约者，应与各国改归一例。所事未必能依行，在我固不能不一直切言之，仍当陆续照会办理也。

派驻新加坡领事

十二日　伦敦绅士哈什百里、魏娄弼来投刺。哈什白里住伯来登[14]地方，其地有哈特里亚园，中蓄海鱼百数十种，园主函请往观。哈什白里有屋在其左近，并云有图百三十幅，均宽不逾尺，用灯照之，可以展拓至二三丈，并约一宿其家，可以纵观。又有绅士斛米尔敦来见，并述毕根士幕府克（科）里之言，欲合两人作一公局，邀同一游，云一二日会商即相约也。

十三日　英律师坦文来见，即冯竹儒以上海轮车铁路属至英国理处者也。其人似有心计，亦颇嗜利。问以事，多匿不言。接志城十一月十五日〔脱"信"字〕（云系洋字二号，尚有一信由意城处转寄，至今未收到），叙述家事甚详，为之怃然。并接周瀛士、黄泳清二信。

十四日　为西历二月廿六日。君主令其家嗣再引见各

国公使并其百官，礼节一如初三日。本国官员见者仅及其三分之一。所见各国公使及沙尔斯百里侯[14]及旁思密魁英，略与一谈。久立一厅候见，既见，又转至前北向，候引见毕乃退，各国公使无敢先归者。此邦一切礼仪从简，独此为虐政。中国朝贺，亦无如此久立者。其冢嗣中左立一人，为御前大臣、伯爵赫尔弗尔得，主唱名。右立三人，一曰喀立斯的安，为其三公主驸马，一曰萨喀斯威马，一曰卜伦斯特克，皆日耳曼人。萨克斯之母为伦敦人，遂寄寓伦敦。卜伦斯者，译言太子也。回寓，赫尔弗尔斯来见。又利如洋行行主阿拉伯斯讷得、次行主柏恩斯。其行主亦名之尚书。又倭拉金色，亦入利如洋行股分，而别管船政，亦赐头等宝星。

十五日　往威妥玛，与议十年修约应行删除，竟被其诋斥百端，历数中国之失，愤气相向。吾亦以直言抵之，固知此来万无可自申之处也。 威妥玛愤气相向

随往拜冢嗣阿拉伯尔艾达倭尔（太子四人，此冢嗣也，其二现居摩尔得，三曰阿色尔，四曰栗欧普拉）、卜伦斯特克（为其第二公主曰阿麓斯之配。长公主出适德国太子，三曰路意斯，四曰毕阿士立斯）、喀立斯的安、萨克斯威马及堪卜伦斯公，并引见时侍主〔立？〕冢嗣旁者。

晚邀刘云生以下十二人为元宵之宴。夜梦六人同席，旁一人指示：首坐周濂溪，次张横渠，次张南轩，次韩持国，而韩稚珪坐席上方，与我相对，并古衣冠。予因问："濂溪、横渠具在，而二程子及朱子不至，何也？"众亦无应

者。醒时犹能辨其面貌，惟周子丰面，鬓不甚长，记忆为最清。

幻灯

十六日　阿什百里携带所游历照图约数十副〔幅〕来见，并宽三寸许，长二寸许。用灯照之，可展至二丈。西洋人一出游历，而能自出新奇如此。

王得胜等留学德国

接武弁王得胜等一禀。盖合淝伯相遣德人李迈协[15]携带武弁七人，至德国学习水陆兵法，因赴斯邦达营，隶前哨拖罗达。拖罗达者，巴兰得之婿也。内王得胜、卞长胜、朱耀彩三人不习营规，李迈协因携至博宏[16]机厂充当小工。李迈协系由克洛卜机厂荐至伯相处，而送此三人至博宏机厂，情形亦有可疑。当遣德在初一往查问。又接粤人唐德峻连名公呈，请禁鸦片烟。

十七日　屠迈伦来见。约德使闵斯达一晤，而展至三点钟。适其时令室人往见德尔比夫人，不能外出，改约十九日。此间通拜必先约期，否则十九不能见，约期必更展缓，亦习尚然也。

君主召见

十八日　为西历三月初二日。君主召见各国公使及其诸臣于柏金噶恩巴雷司。至则妇人居十之八。诸臣见君主，鞠躬而已，妇人则屈一膝。君主亦分三等款接：有执手亲脸者，有仅执手者，亦有立受者。其国戚下辈，或执君主之手，以嘴亲之。其冢嗣及其妃及三公主皆旁侍。惟君主着长衣。馀皆露两肩及胸背于外，而结束上衣于两乳垂处，紧约其腰，曳裙委地八九尺，盖此间妇人觐见之礼也。

十九日　以遣德在初赴德国斯邦达军营，诣德使闵斯

达求路票。闵斯达允给二信，较路票为佳。并询知克洛普、博洪两机厂，皆较百林[17]都城为近。

便过由乃的色尔维斯克勒普[18]，亦英国会馆之一也。由乃的，译言两相并，此会馆为武员公立，水陆两军相并也；色尔维斯，译言公司；克勒尔〔普〕者，会馆也。会馆司事乐宾生函告马格里，邀入会，因一往视之。其会馆尚书（一人总司会馆事，谓之尚书）道北尼水师提督，曾至南京议约；又水师总兵墨得、副将葛拉哈木（年老矣，亦曾至中国），陪款甚殷。询其原始，已开馆六十一年。其初五百人，立会馆后，渐增至一千五百五十人。房屋两层，极宽大。看书写字及击球为戏，皆有专地。又每日集新闻纸，听从观看，亦别为一堂。而看书写字凡六七处，纵横杂坐。每日约七十馀人集此，谓之会友。日供两餐，酒菜有定价，惟取便而已。英国冢嗣阿拉伯尔艾达倭尔亦在会中，盖亦曾任武员也。询问此等会堂，尚多有之；或文，或武，或文武兼之。朋友讲习谈论，规模气象，无不阔大。 退役军官俱乐部

二十日　雨。接唐景星、黄泳清十二月初五信，盖答锡兰所寄信也。札委德司官酌赴德国博洪机厂及斯邦达军营考察军营考察〔四字重出〕卡〔下〕长胜等情形。

马格里云：印度元日加英主尊号，克拉得王亲至行庆贺礼。以地图考之，盖俾路芝邻西印度之一部落也。英人于其国建立炮台以防俄人，岁给英洋一万磅；其地距机发[19]为近也。又称：美使西华与前上海工部局百尔敦书，以威妥玛烟台定约免租界厘捐与旧约参差，属言之外部，

翻驳此款。上海英商亦以为言。外部尚不能决。恐此款尚不免有议论。是日礼拜。

廿一日　雨。晚赴阿剌觧不剌戏馆听戏。绅士觧米尔敦、毕根士幕府满得玖科里及一武员法国生三人公请。专尚跳跃，视前次又一局面。久病实惮出门，又苦夜深，精力不支，勉强酬应而已。

廿二日　金登幹、伦理来见。伦理船厂约一往视，并云有汲水机器，每二点钟汲水至三千五百吨。马格里出示一镜，并各部大员小像，所示〔识〕毕根士由、德尔比，及吏部克罗斯、藩院洼得亨得、信部满剌斯五人而已。又言印度官萧尔赛斯曾奉印度总督命至喀什噶尔，其地情形至为熟悉。拟一往问之。

发京信及家信二号，凡致总署及经笙相国，及董韫卿、毛煦初、李兰生、晏秋坪，及合肥伯相，及李仲云、易海清、朱宇恬、张蔗泉、朱香荪，及志城，及笙陔以下公信，又专致意城一信，又致新嘉坡胡玉玑一信。京信、家信概托唐景星转递。

参观《泰晤士报》

廿三日　雪。往观《代模斯》新报馆。馆主马克敦罗陪同游历。日收新报编次之，而检字机器为多。初用机器制出铅字廿六字母，列入铁夹中，用机器转动之以成文。每新报一段成，送校对处校之，凡历数次，乃合编入大铁板中，用机器压之，其字皆影入纸上。再置一圆机器中，熔铅贯〔灌〕之，随纸高下成字。合四铅板成新闻报一张，置印文机器中。卷纸逾数百丈，若洋布然。印车动，随转随

印；至前截断其纸，而用扇板前后扇之。每车印两铅板，前后分异，无相混者。再转入一机器，折成四叠。七约检铅字及检〔校〕对之力为多。合成铅板以后，每日印刷新闻报七万纸，不过一点钟可以竣事。三佩宜得新闻报一纸，每纸二大张，表里两面各得四板，计十六板。凡一施令得新闻报四纸，七万纸抵一万七千五百佩宜，合金洋八百七十五磅。所用工力三百馀人，日间不过数十人，为英国报馆之最巨者。其俄、法、美、德新闻，用电报传递，旁设检字机器，随传随检成文句，用机器压成字，送校对处校勘。

是夕八点钟，德尔比丞相邀至外部集宴，男妇三十馀人。公使则法国达拉固、德国闵斯达尔、奥国傅斯达、土耳目〔其〕国莫拉射司巴沙、意大利国那布里亚，皆头等也。(俄国书瓦洛弗，已前赴法国)。其大堂官，所识者毕根士由、沙乃斯百里侯、克罗司、威妥玛及威使旧友厚布数人而已。十点钟，德尔比夫人又邀茶会，男女聚者三百馀人。

禁吸鸦片会首约见

廿四日　拍拉弗尔得伯来见，系先夕同席者，管君主马厂。其威诺斯里夫人，则管衣服者也。牛庄税务司满三德自苏格兰至伦敦，亦来一见。而英教士丹拿倡为禁吸鸦片烟会，和从者甚众。其总主名毕士，约今日来见；会病，遣其党三人来请另约一期，并递到桂浩亭一信。

精瓷多得之圆明园

廿五日　旁思密飞英邀看柏金哈恩宫殿，房思〔室？〕不甚多，而精致绝伦。瓷器尤多，以中国官窑为最。明窑上品，皆生平所未见。马格里云，多得之圆明园者。又至

宫旁养马苑，掌厩者柏拉弗尔得，时赴温则行宫，属其副密斯得罗敦陪同相视。马百二十匹，车十辆，有一辆微似中国之辇，馀皆常车也。

有类理[20]爱觉敦者，约为茶会。五十馀岁老妪也，在德尔比茶会中一见。是日函约再下一次礼拜一至其茶会。而美国女士赫色斯至，定三、四、五、六诸月每礼拜五一茶会。此间之喜聚会，亦可想见。由金登幹处寄赫乐宾一信。

游卜来登 廿六日 阿什白里邀至卜来登，由威多里亚换轮车，行三十里至喀拉济，为四路轮车交汇之地。先后电报探询，以凭各路远近互相避。又行二十里，过耒耕大山（约五里许），又连过两小山，再过杜务斯大山，即卜来登也，计共一百五十六里，为伦敦东海口。阿什白里先雇马车相候，至其家午饭。所邀客为卜来登梅尔，及同与卜来登会堂名树德，及沙逊、司葛得、斐来是非尔得、多发、勒罗克斯、四经尔得、喀来葛里、里德、葛塞得、舍利登、葛来，大率皆会堂人也，此外则宣摩尔。

饭罢，往视其故王行宫及阿贵里亚恩鱼馆，馆主斯谛参观鱼馆 文森导之。历视鱼池数十处。馆置海边，历下石级数十。前厅设玻璃罩，有獭骨二具，及海苔、海石之类。又海马数十，头如马，形似蝘蜓而小，色绿。鱼池皆为大屋，累石其中，若崖若洞，而铺小碎文石其下，引海水贯〔灌〕之，外施玻璃为墙。其中淡水鱼别贮淡水。大小各体鱼皆备。奇者：彩色鱼，状如金鲫，背红色，身兼黑、白、黄诸色，

竹签鱼，扁而长，黑白二色，节节相间，类蛇而实鱼体也；扁鱼，类龟而体薄，尾长于龟，贴沙上如苔石，馆丁用木钩拨起之则上浮，拍两腋为划翅。亦有圆长如鳝而身类白条鱼者；有长嘴狰恶而身类鳜者；又有鱼体而鸟形，尖嘴长足，张两翅飞水中，往来迅疾。其馀异形螺蚌之属，小大悉备。

又有异体，八足，头眼在背中，两旁及腹皆空，可藏小蟹三四只。张足转蟹，纳之腹中而徐吸食之。八足长软，盘旋伸缩，如群蛇相聚。足背色如虾蟆，而下为白点。每取蟹则足下白点皆能开阖，能钳制蟹足使不得动，盖八足中又得数十百足之用，亦一奇也。 章鱼

又有石华，生小石上，身如柱，圆白，黏石若菌，而上开花作淡红色。花心一小窍，鱼虾近其窍，则其旁花蕊悉收入，外边起而卷之如馒头。食讫后开，花蕊缤纷外垂。盖草本而含生质，能食鱼肉。其沙石不能食者，收合久之又吐出，其理有不可解者。 海葵

旁一石洞中凿小石屋，蓄鼋四头。又电气鱼二头，形如蛇。转入一洞，畜狗熊一头，竖立如人，甚驯。又入一洞，置吸水机器。馆主云：蓄鱼室中，吸水以蓄之，兼须吸气以养之，非气则不可生。其中有微似鲤，养至五六十年者。云此鱼最寿，可养至数百年，其大亦不逾尺也。又别为一院，上下凿二池，上池蓄海狮二头，下池蓄蝴蝶鱼，两翅大而圆，五色花纹如蝶。

男女游者如云。前为旁厅，设乐器。经过其处，乐工

皆立奏君主庆乐，以娱宾示敬。其于宾礼，可云周至矣。

回至阿什白里处晚饭。又至一公所观阿什白里游历各国图，皆小镜，长方不逾三寸。张布幔其前，用灯光射之，展至二丈许，人身皆视常人为长大矣。阿什白里立布幔旁指示一切。此邦好奇与众同之，不惮烦劳如此。凡得五百馀图，夜已逾半。又赴司葛得茶会，男女充聚，美女无数，近前致殷勤，持至鲜花一束。略询得数人：一曰密斯葛尔（密斯者，译言姑娘也），一曰伦得葛斯，一曰旁恩陆起（巴多鲁基），大抵以姓及其父之名名之。

沙逊洋行主人设饭

廿七日　赴沙逊[21]处早饭。沙逊为上海著名洋行，肴馔丰腆，器具精美。属予陪宣摩尔夫人，属云生陪树德夫人，挽手至席相并坐，陪饮甚款曲，此洋礼也。饭后一游乡村，兼至海边观阿什白里所置"药生"小轮船，曾用以赌胜者也。云与美人从纽约赌胜至伦敦，先至一点钟许。行海之速，无及此者。复归晚饭，添请博尔得、罗斯二人，皆马格里旧交也。九点钟由卜来登开行，到家才及子初。

白金汉宫见君主

廿八日　赴柏金哈恩斯宫接见君主。各国公使并至，而自参赞官以下皆无至者。所见亦数百人，立候至三点钟。其礼有跪一足捧君主之手，以嘴亲之。马格里云："此初见之礼。"大率武官为多，以所着红衣，武官之服也。又有跪一足，君主拔取侍卫所佩剑，先加之其右肩，次加其左肩。马格里云："初受宝星有此礼。始跪时犹称密思得[22]，一加宝剑其肩，起则名色克[23]。"密思得，译言先生，官人通词也。色克，犹中国之称大人。

归接去十一月廿八日家信及意城杭州信，又接总署十一月廿七日信，专言太谷洋行镇江疑船事。又咨行王夔石参张力臣一摺，中多相侵语。夔石居心倾险，屈意志城，思一倾之，亦于此摺露其端倪。吾此行运气太坏，痴心作恶，事事皆然。王夔石、左季高，并吾大运中之一劫星也。又接英人傅兰雅一信。

左季高为吾劫星

廿九日　回拜色尔娄各处。马克里宅中晤格尔，英国名医也，已得头等宝星。户部尚书罗斯葛尔夫人约初八、初十茶会，阅其发信之日，则本日也，为西历三月十三日，因属马格里往问之。又勒色[24]夫人亦约茶会。勒色前任宰相，年八十馀，日以著书为事。禁止洋烟会有夏弗斯白里，世爵也，勇于为善，亦与此会，函约二月朔来见。世爵色尔敦夫人与其女来，距此数家，隔街相望，询知为上议院人。

三十日　与云生赴柏金哈恩宫接见君主，至是三见矣。各国公使每见必至，先入后出。前立至三点钟，心甚苦之。自公使外，所见皆妇人也，男子不逮十分之一。询知百官一见而已。凡来见者，并前两次未及见者也。禧在明随同格维纳来见，云将奉派出使各国，不复回中国。日本公使上野景範偕其夫人并至，行西洋礼。

注　释

〔1〕权阿尔克，Joan of Arc，圣女贞德。

〔2〕毓阿罗奇格尔家定司，Zoological gardens，动物园。

〔3〕细八士多波罗：Sebastopol，塞瓦斯托波尔。
〔4〕阿铿毕灼：Archbishop，大主教。
〔5〕罗尔得梅尔：Lord Mayor，对伦敦市长的称呼。
〔6〕波斯莫斯：Portsmouth，朴次茅斯。
〔7〕阿密斯冬：Armstrong.
〔8〕威林登：Wellington.
〔9〕苙温斯敦：Livingstone，利文斯通，一作立文斯登。
〔10〕西亚：Shi·ah，什叶。
〔11〕索尼：Sunnites，逊尼。
〔12〕太谷行：Butterfield & swire，太古洋行。
〔13〕伯来登：Brighton，一作卜来登。
〔14〕沙尔斯百里侯：Marquis of Salisbury.
〔15〕李迈协：Lehmaye.
〔16〕博宏：Bochum.
〔17〕百林：Berlin，柏林。
〔18〕由乃的色尔维斯克勒普：United Service Club，联勤俱乐部。
〔19〕机发：Khiva，基发。
〔20〕类理：Lady，太太。
〔21〕沙逊：Sassoon.
〔22〕密思得：Mister.
〔23〕色克：Sir.
〔24〕勒色：Russell，罗素，一作鏖尔。

卷 五

光绪三年二月

〔光绪三年〕二月初一日丁亥 信部尚书满剌斯约赴波斯阿非司得利喀纳福[1]观电报。管电报者非舍得。凡分数堂：伦敦一堂，所辖各部二堂（分三岛辖部及沿海辖部），各国一堂，新闻报一堂。凡传电报，先至总司电报处，分别送归各堂，又分别何部何国海口。有电报一座隶一海口者，有数座隶一海口者，视事繁简为之。凡设电报数百千座，每座一人，垂髫女子至八百馀人。电报各异式，而总分三等。一设二十六字母，用指按之，此旧式也。一盘纸转而运之，以着点长短成文，而视其断续成句，此新式也。二者皆及见之。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其前为电报牌约千馀，视其座之数。 参观电报局

其下盘电线，皆用数目标记之。再下亦设牌，引电线入池，强水盒过电气者列其前，又一人司之。前堂左旁设送信气筒，纳信其中，顷该即得回信，大约不出伦敦数十百里间。又左旁一堂设送信气筒，专及本局，盖总司电报处用以分送各堂者。其下为机轮，收气桶中，引入铁管。用轴与为薄激。一嘘一吸，来则吸之，去则嘘之。而于气筒旁安设电报。每发信，先用电报止其来信，钟鸣牌出，互相通报。机轮火柜又在其前，所用煤亦安轮自行，转入柜中，停匀不断。机轮及火柜，各设一人司之。送信气筒，两堂共十馀具。每具一人，皆十二三龄童子也。

又至新闻报处。用一电报分递三处，问彼处天气阴晴。一曰匣倭尔铺拉[2]，回言天气甚好；一曰满车斯得[3]，回言阴晴有雾；一曰博明噶玛[4]，回言天气好。才问而三处回信齐至。用铁笔录之，一书得五六纸。叩其故，则用黑

见复写纸誉为神奇

纸一张为引，上铺白纸一张，下铺白纸二张，书其上，影入黑纸，即透下二层。再铺黑纸一张，又可透下二层。亦足以云神奇矣。并非舍得导之游览，而满剌斯及其副理得皆陪行。

是夕，至客来斯阿士布达洛学馆[5]观其晚餐。掌馆者阿剌博得。初谓小学生七百人，堂餐静肃，止矣。至则男妇观者数百人。阿剌博得正坐，旁立持绿竿者十馀人。前

参观学校

设食案十六，凡七百人，分列十六堂，堂共一食案。计设食案四行，每行相连四案，左右环坐三四十人。教士宣讲，鼓琴作歌以应之。歌三终，皆跽而持经，乃起坐就食。食

毕，教士复宣讲，鼓琴作歌如前，乃分堂而出。每堂一童子两手持二烛前导，一负食筐者继之，而后两两相并行。其前二人，一卷桌布挟之，一肘食篮，次第至掌馆前鞠躬为礼。皆着长衣，束腿，云此衣古制也。

此馆已设三百五十年，衣服礼制相传未改。持绿竿者，皆捐户也。五百磅以上给与一竿，得荐人入馆；并年十五以下者，大率世家贫无资、孤苦，则学馆收而教之。日三餐，衣履皆学馆给之。其学亦分天文、数学、兵法诸事。高等者给银印，缝之左肩，询之皆习兵法者。年十五以上，送入大学馆，衣食犹馆中资给。可谓盛举矣（每年用七千馀磅）。 收教贫寒孤苦子弟

持乐器者数十百人，亦两两相并，别为一队。询其所歌之辞，则先祝君主天佑，次及大太子，次及诸子及公主，次及百官，次及绅士，又次则云始创建此馆者，为渠等就学之源，其德不可忘也，愿天佑之。中国圣人所以教人，必先之以乐歌，所以宣志道情，以和人之心性。闻此歌辞，亦足使人忠爱之意油然以生。三代礼乐，无加于此矣。 三代礼乐无加于此

德在初自德国回，并带到其兵部夏美开、水部石多士、斯邦达兵官巴兰达及多罗塔各名片，所事幸已为料理，惟须函致石多士，令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改归水师。其袁雨春、杨德明、查连标、刘芳圃在斯邦达营学习，则皆已粗有成矣。

初二日 斯谛文森[6]来见，英国善造火轮车者，年七十矣，印度车路为所经始。出所绘图见示，为中国拟车路，

斯谛文森为中国设计铁路线

一纵二横，发端自云南。一由广西以达广东，越岭由湖南以至汉口，一由四川以会于汉口。是为东西两道。又由汉口以达镇江，南出杭州，北达京师，是为南北一道。上海格致书院有此图，至是始知为斯谛文森所经营者也，力劝中国行之。

廿八日柏金哈恩斯宫一见何伯，往拜未晤。马格里言，寻北冰海，士卒多病者，特命何伯查知其由。云总兵勒尔不听医士之言携带酸桔水，当时但以曳车冰上，不欲携带为累。医士云，尽去酒瓶而带酸桔水瓶，以酒可不需也。勒尔不从，至是当一任过。

接志城腊月初六日书。

英人所撰《汉文诗解》

初三日　威妥玛携带两人来见。一为罗合，曾充额尔金幕宾，咸丰十年为僧邸执送刑部（现官撒多岛巡抚，距海二百四十里）。一为药尔克，曾随二太子至京师，现充议政院绅士。又送致前任香港总督代威斯所撰《汉文诗解》一书，解释古诗。盖英人之通中学者，顷年八十馀矣。

禁鸦片会士绅

未刻（为西历三月十七日），议禁鸦片烟会堂[7]士绅集者五十馀人，夏弗斯白里[8]为之长，手持前递公函，立而诵之。其次马克斯究尔得，条列各款，发明其意，言之更详。又其次教士里格，又条列告〔各〕款诵之。凡诵言必起立，馀皆坐，主人、听者亦坐。其间通汉语者十馀人，以人数太繁，未及通名。

晚赴德尔比夫人茶会，见俄国遣赴土国钦差意角剌里额甫，云亦曾赴中国，似尚在普理雅亨后也。

初四日　礼拜。美国金山截止华人不准至其地。闻其地工夫以华人身价太廉，防〔妨〕其生计，至于械斗，华民死者四人，遂有此令。英国议堂讥之曰："美政衰矣，不足以制服其民，与土政等耳。"闻此，回念中国，只益怃然。 美国排华

初五日　爱觉敦夫人邀茶会，晤提督马尔铿、诗人白娄霖[9]。妇女集者尤多，皆相就问劳。曰马尔武得得格（此为双姓，得格亦姓也），善琴，为弹一曲，错杂异所常闻，盖高调也。曰裨里噶亨，自言其夫善诗，有名，亦议政院绅士。曰萨摩塞公夫人。曰巴格尔鬘（其名曰克色林，称呼皆从其夫之姓），有美名，问劳尤殷。馀皆不及询其名。又游击哲司林，为阿夫人引见一谈。 诗人白郎宁

初六日　粱姬为威妥玛夫人邀入织绣馆，盖皆世族之不能自给者，以织绣为业，凡三百馀人，所织皆大幅花卉。马尔他总督署所张织绣屏十六幅，皆出之此馆。此邦魄力之大，亦无奇不备矣。 梁夫人被邀入绣馆

麦华陀偕禧在明至，始自上海归，亦赏给二等宝星。

初七日　罗斯葛得邀赴茶会，晤满剌斯、厚布、抹客罗敦（厚布为威妥玛旧友，曾在德尔比丞相处同席。抹客罗敦为温吉斯得会绅，曾在苏士阿母敦一见）。其来就谈者，一、佛来斯，其先世久居广东之崖门，言中国事甚悉。一、觉尔斯刊木登，为罗亦刊木敦之弟。一、斯密斯，亦会绅也。一、剌斯哥梅尔。

梅尔最大者三处：一栗温浦，为通美国大海口，与纽约相对；一满吉斯得，为织造洋布之地；一剌斯哥[10]，

出煤、铁，旧有河深一二尺，以煤、铁须运出洋，凿其河深三丈许。三者皆市肆极繁之处也。

随赴哥尔斯密斯处听音乐，男女聚者数百人。宫室之美，园圃花木之盛，最为杰出。女工歌者二人，一曰思得令，一曰勒尔闻。每歌者工价皆逾百金。哥尔斯密斯之富，略可想见。

初八日　拜发论禁鸦片烟及教案事宜并本房承继事单名摺一件，兼致总署及合淝伯相二信，又致方子听、萧屺山及意城、志城、蟠西、绍希、虚堂、筒秋等信，兼家信第三号。

日本上野景範、西德二郎来见。西郎能汉文，兼通俄、法、英诸国文字。东西洋人才之盛，百倍中国，岂国运然耶？抑使人才各尽其用，而遂勃然以兴也？

人才之盛百倍中国

世爵克尔罗邀酌，同席罗克、定得坚、马克理、布妥玛、威妥玛，皆所识也。律师哈喀哈立士言，有博来客思登[11]，治律必需之书也。

初九日　克罗斯约游布利来斯妙西阿姆[12]书馆。克罗斯以事不至，遣其侍郎珥白尊、幕府密斯荆得照料。陪游者白尔叱、德罗巴斯。其管鸟兽者阿姆客刺得斯。威妥玛言，阿姆博物通神，得鸟兽一骨，可以揣知其情状。初时人不信，既而得其全骨合之，信然。

大英博物馆

其书馆藏书数十万册，皆分贮之。古书有在罗马先者，有刻本，有写本，分别各贮一屋。其馀书籍，列屋藏庋。有专论乐器者，有专为藏书目录者。其藏书目录，或新收

入，或移置他处，辄改记，亦十馀人司之。最后一圆屋，四围藏书六万卷。中高为圆座，司事者处其中。两旁为巨案曲抱，凡三。外皆设长横案，约可容千馀人。每日来此观书者六七百人。四围藏书分三层，下一层皆常用之书，听人自往取观；上二层则开具一条授司事者，司事者书其所取书于牌，分别门类，各向所掌取之。 圆形阅览室

其馀藏庋古器数十院，亦各分别门类。金石刻则皆来自麦西，罗马、希腊次之。所刻石像与石碑所刻像，与汉石阙刻像正同，其文亦与挨及石柱文同。有全取古墓左右石及上石刻文，并墓门嵌之壁上者。古碑有作剌丁文者，有作希腊文者，皆各为一院，英国博古之士多能辨识。又有石方柱，高尺许，四面各宽六尺许，皆有字，若中国篆文，可辨者甚多，如"王"字、"十"字之类，则篆文与楷书并同。而白尔叱独云此石柱字极难辨识。细阅之，似其石四面皆合成，不知其何用也。罗马石碑一方，字体又别。所刻石像，或高丈许，或高尺许，分别各国罗列，不可以数计。有为人首长髯而兽身者，高丈许，长亦称之，云罗马国王宫前所置也。石棺数具，皆有刻文，有裹、面并刻文者。其上盖为人形偃卧，效其尸，刻石有绝精者。有为两妇人，一坐，一斜卧而倚其身，衣纹摺叠并曲肖，而遗其首，亦自罗马来，皆数千年物也。 古物极多

其他金石、竹木、鸟兽虫鱼螺蚌，以及古磁瓦器，罗列数万种，各分数院贮之。中国玉器、磁器及古剑之属，亦多至数百件。石品奇者尤多，五色斑斓夺目。有粗石中忽

含小宝石一枚，或红或绿或异色；有一小石中含至三四枚者。或石中含树葉，有肖枇杷葉者，有肖海棠葉者，有肖芭蕉、棕榈及他竹木，及各种鱼及大虾、鼍龙，长或丈馀，盖海底遗骨，沙石淘荡，积久而凝结为石，含骨其中，与他小石之肖形者又异也。又有大巨粗石二，用玻璃罩之，馆人尤珍视，云此二石自天坠下，其旁碎石无算，皆收贮之。或曰火山爆石飞堕；或曰此星月中山崩，近距地球，受而承之。

其鸟、兽、虫、鱼、皆取其皮冒〔胃〕之而塞絮其中，一皆如生，大者盈丈，小者径寸。海狮、海马、犀牛、旄牛（旄毛〔牛〕出北冰海，皮毛皆作腥气）、野牛、野豕皆大逾丈，其若羊，若马，若犬，有小至二三寸者。小鸟若翠鹂，或长不及寸；鸩鹊有二三寸，张翅如蝴蝶者。蝴蝶、猿猴，种类尤多而奇。有鸟如鸦而花文，入夏两翅旁生毛若芦荻，高六七寸，以洋文求之，多至六七字，不暇译其名也。

各种化石

尤奇者，一兽骨高逾丈，嘴尖若橐驼，四蹄有爪，长七八寸，身旁巨骨，与石无异，云地中掘得之，不辨为何物。疑盘古未开辟时所有，限〔陷〕入地中近万年，骨皆化石。象牙并头骨无数，有长至八尺五寸者，伦敦城外二十里掘土得之。又印度掘得一具，南美利加掘得一具，牙皆变石，色灰黑。又一具上下齿俱全，如覆钟然，下唇垂二尺。两牙贴唇边下垂，长尺许，形尤异。阿姆云：“伦敦、印度、南美利加，考之古籍，从未云产象。象牙长八九尺，

尤所未闻。而牙骨皆与石黏合，必开辟以前有此，沦入土中。"其穿山甲一具，状如石缸，尾长二尺许，鳞甲皆已化石，则竟疑为盘古以前物矣。

竹木或根或叶，或截成板片。有长二三寸而枝叶盘拏如千年古干，有巨板大数围而木心坚细有文，较紫檀、花梨尤润，形色各异，不能辨其名。其一木板中起文如水波，叠至四百五十层。馆人云："一岁一层，木生四百五十年矣。"其小长方板或如象牙，或如紫漆，用以供纸镇绝佳。更有一板片，外包粗皮，中细文如黄杨，形近车轮，而盘旋如云之散布，并宽寸许，形状绝奇。又一种圆木而中心方，色黄，又一种中空有节如竹，皆生平所未见。枫球及松球有又〔大〕如斗者。松球尤多异形。又一种状如松球，外作包，每包中含子一颗，大如李，色黑，剖其中，得象牙一圆，可斲为小葫芦及杯、瓶以盛物。此皆《尔雅》所不载，西洋自为之名，无能得其义，未暇译也。 木材标本

古铜、古器，碎片亦收贮之。有铜人一尊，高尺许，价三千磅。有铜人首一具，甚巨，价七千磅。又小黑玉一件，大不逾寸，斲为人首，价五百。馆人云："非玉，乃玻璃也。"问此物有何异，云："底面有字，为罗马古字，已逾二千年矣。"中国官窑磁器最多。有古剑一口，青玉柄，剑端刻字二行，一云："龚室掌宫之剑"，一云："宫〔玄〕光"。疑"玄光"为剑名。"龚"为古黄字。黄室之名，或汉武帝时用公玊带之言建明堂，其中为太室，因有"黄室"之名耳。凡历三时许，未能遍游。每至一院，亦但流览及之。其藏中 中国古剑

国书籍，别为一屋，竟不及往观。

其地礼拜二、礼拜四两日禁止游人，馀日纵民人入观，以资其考览。博文稽古之士，亦可于所藏各古器，考知其年代远近，与其物流传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而所藏遍及四大部洲，巨石古铜，不惮数万里致之。魄力之大，亦实他国所不能及也。尤奇者，挨及掘得古石棺十馀具，中有尸骨完具者，皆用冒韬而袭之，头足俱可辨。盖岁久，练帛与骸骨相为黏合，略具人形而已，皆用玻璃盛之，列置左右为古玩。亦见古人袭尸之具，所用缁质經杀，远至麦西，其制亦略同也。又意大里掘得古城一座，由数千年前地陷所致，其中器具尚多完备。有玻璃镜十馀方，模糊斑驳，而人物形质如生；较之挨及石刻，绝有往古近今之别，知此城失陷在周秦以后也。其诸瓦器所模人形，则皆古制，以瓦器流传，较之玻璃及磁器尤远。

魄力之大实他国所不能及

馆藏书籍及凿石及古碑刻在楼下，馀皆在楼上。德克伦斯云：每年开支金洋十万磅，供此馆之用。盖收买各种古器，至今亦尚未已也。

与科学家的接触

初十日　斯博德斯武得[13]邀看电气光，盖即用两电气线含炭精以发其光。用尖角玻璃照之，其光分五色。云凡白光中皆含五色。以五色灰聚而和之，其色皆白，以白能含诸色故也。以三尖角玻璃平当电气光，则光斜出，为平面出光，两面斜处有伸缩，其光随之以射出平面也。所邀客有英国著名学问者：一曰定大[14]，博通光学、化学，为斯博德之师；一曰赫格斯里；一曰阿刺门；一曰哥尔登，多

识草木鸟兽，与阿姆齐名；一曰法郎格兰，通天文算学；一曰帝拿罗[15]，一曰罗克尔，并通天文。而帝拿罗、罗克尔两君皆未至。其相就一见，曰佛士敦，曰克罗威，皆议政院绅士；其一人为前任家部尚书，住威诺斯地方，所出煤铁尤精良，倾谈逾时而未询其名。其阿剌门则马格里之师也。

旋赴马尔锉茶会，晤格兰斯敦，为前宰相执国政者，与毕根士由分党，年七十馀，精神、议论不减少年。又有印度官，前年随从冢嗣游历印度，曰非尔剌。有伤手者，曰荷兰。有曾随征阿伯西尼亚者，为主人之弟，亦曰马尔锉。馀所见皆不能举其名矣。旋过布妥玛一谈。是日见拉木赛，能审山川形势而知煤产。又布陆斯，管理医院，曾赏给宝星，托代觅《本草》一部。此二人尚思一往谈也。 英国医生托购《本草》一部

十一日　礼拜。罗尔斯勒斯夫人约茶会。勒斯为三十年前宰相执国政者，年八十五，住里登门地方。所居室曰濆布洛得吡，一小结构，树木环抱，多数千百年古树。来陪者罗尔斯佛得思里。勒斯言约尔克海口有大教堂，为英国最著名者，不可不一往视。情意恳恳，自言今日读剌丁古文字书，年老而学犹勤也。孙二人，皆纯良文秀，小者四岁。问其年，曰："佛尔珥吡。"佛尔者，译言四也；珥吡者，年也。问其名，曰："白尔思兰阿克威林石。"问何以名字如此之多，始知其以三名合成文也，大率白尔思兰名其正名。

里登门地方有塔一座，此佛教流传，西洋所罕见也。距伦敦二十四里，过得模斯江西南行。德模斯江昨日斗船

会，为铿博德基[16]及阿思服[17]两年〔校〕船只，每年一斗胜。久闻知有此会，而未及一往观也。

向北京购买《图书集成》

十二日　德罗巴来见，始询知妙西阿姆掌管汉文书籍，以居中国久，能通汉文故也。现在京师购买《图书集成》，已出价五千金。据梅辉立信，须银八千。

马格里擅自编造答词

夏弗斯白里商禁鸦片烟一节，开示马格里应答之词，并告知德在初：或马格里言语稍有参差，即行纠正。讵是日马格里编造无数言语，而所开示之词，竟无一语及之。德在初、凤夔九不独不能纠正，相距十日之久，隐秘不言，至是见新闻报乃始知之。与刘云生言及，语言乃多怪诞，以为与副使无涉也。颇相与争辨。前生太无积累，凡所提挈之人，无不相背畔者。左季高三十年至交，一力提挈之，犹相与仇叛不止，何论其馀。云生直性，又兼怀牢骚抑郁之心，亦无怪其然也。

十三日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邀酌，同席波斯王那赛木麻拉克木、丹国公使毕娄、荷国公使德必兰、法国参赞戛瓦达外，所知者佛斯得（议政院绅士）及本馆英人费音，书记铃木金藏、西德二郎。酒罢，上野夫人瀹茗相款，略如武夷工夫茶，以小杯为饮具，意极珍重。又外部管理中国事务哈维，以科里调办土耳其事，新接办也。其非力勒斯、

日本勇效西洋，吾甚愧之

非士来夫人均相就问讯，而谛盘生母女尤殷勤。以是夕仿照洋礼，兼邀茶会。其户部派官至伦敦考求理财之政，勇于取效如此。吾甚愧之。

十四日　日本参赞百武安太郎、西德二郎来见，皆能汉

文，以笔谈，并留诗一首而去。

议禁鸦片烟公会教士丹拿来，传夏弗斯伯里言，以初三日马格里传言竟无一合者，恐补刊新闻纸，益使人疑。其中惟荷兰国本拟禁烟，而误为种烟，情节过为违悖，无以对荷兰人，必得改正。丹拿能为此言，马格里乃至尽反吾所指授之言而自发议论，顽然不顾，使人茫然不解其心意之所属。蹇运所值，到处荆榛，真无如何！

马格里传言尽反本意

十五日　利如洋行刊木多约往观铸钱、造票两银局。先至罗亚尔敏特[18]。罗亚尔，译言御制；敏特，译言鼓铸也。观所造佩宜铜洋，凡历数机器厂始成。初至熔铜炉，烧土成缸，置铜其中，加炭其上，入炉熔之，用机器提出。旁置倾熔铁沟，沟凡数十间。倾铜铁间内，用机器推之。顷刻铜尽，沟间皆满。遂成铜板长片，厚寸许。次入机器轮压之。每压一次，下轮二分许。四五过，厚如铜洋之数，即光如镜矣。

参观皇家造币厂

次入圆铁式机器，即成钱式。其机器分新旧二式：旧式，铜片用人力推之；新式则自运送，省力且速。再入洗钱机器，用水和沙入大圆桶，倾钱其中，机动而桶自转，借沙力荡之。倾出，再用糠屑搓洗。乃入车边机器，以铁面光而周围剪截之迹未化也。机器甚小，为长枧直溜而下。至枧口，左用铁圆曲限之，右为轮，一转而周围皆截齐，即随而下。约一分钟工夫车万〔？〕馀枚。

再入一小机器称其轻重。其机器绝奇：四面皆嵌玻璃，长尺许，宽五寸弱，上施铜板为高孔，置钱其中。每下一

钱，铜板下机器即推送至前；施立秤其中，过秤，复推送至桶中。桶下衔三齿，而立秤下有小机器若矛头，宽约二分。钱重则矛头当上齿而桶内倾，钱轻则矛头当下齿而桶外倾，轻重适均则桶平而当中齿。下置三厨，各随其轻重入厨中，毫厘不能爽也。稍有轻重，皆废不用。

至此乃入上下幂文机器。其机器亦有新旧二式。旧式如大磨，四周机器十馀具。旁为高孔，置钱其中约百馀枚。每钱下，即推入铁模压之，随坠入前窍中，顷刻而尽。新式则机器横出，不用压而而用合，故无声。馆人云："旧模压万七千枚即坏，须更换；新模可至三万馀枚。"旧模十馀架，新模才三四架；盖新得之，故所造无幾。其精益求精如此。其金洋及大小银洋并同此式（国家赏功银牌亦在此铸造）。而金银皆先过秤，秤可数千两，而丝毫加重即倾侧，视前针定其轻重，不施人力也。陪同相视者，曰非曼尔，曰赫拿。

参观英格兰银行

次至盘喀阿甫英兰[19]，即银局也，主洋票出入。其造票别为一纸局。造纸成，送局。由百万至五磅，各为机器印之。银数及图记及号数，凡历四五机器乃成一票。其机器与中国所用织布机具略同，而式较长。每机器一具，两端交互用四小儿司之，每端左右，一下票，一收票，皆有数。机旁置表一盘，中分四盘计数，累十而得百则百针移，累百而得千则千针移，累千而得万则万针移。阅其表针，即得所印票万千百十若干之数，一票二票不能隐匿也。

发票及收票皆分柜司之，而所收票日或万馀。询之，

是日发去金磅至一兆六万馀磅。收票即裂角，并凿一孔收藏之，逾五年乃销毁。凡有遗失，皆可查考，以所收票皆注明经手来历也。日置一箱而标记其数，凡用四大屋储之，深黑不可辨识。其已印成之票及金磅共存一屋，小柜百数十层累置之，凡存六十馀万兆。所收之钱，并入机器秤其轻重，凡机器十馀具。轻者别入一机器剪裂之，废不用；以年分稍久，分量渐轻，出入参差，不便民用也。所至金钱狼藉满室，从无盗取者。

入其金银二库。金为长方片，每片造金洋八百五十磅，二百片为一车，凡二十车。而德、法、俄、美及意大里、土耳其所用金钱，各为布袋盛之；分别各国，多者至五六十袋，每袋可数千磅。银库则木箱纵横罗列，尤若不甚经意。所制票及金洋、大小银洋，各处行使不同。如印度、新金山及香港等处，一皆分别制造。利权操之国家，远近权衡，略无旁溢。所用秤有前置罗盘，专视盘针所指以知其轻重者。其古今钱式，别为一屋储之。中国钱、刀、货、贝之属，亦至十馀种，皆用玻璃罩盛之。四旁为高柜，置其国千百年所用钱模，可谓好古不忘本矣。陪游者〔三字衍〕陪同相视者，曰奇伯斯，曰达尔佛，曰巴格。别有一大银局，定银价低昂者，经过其门，未入视也，其名曰罗亚尔珥喀斯詹叱[20]。 金库

回过日本公使，询知户部官来伦敦考求出入经制之宜，以制国用，名曰恩娄蕖欧姆[21]，就与一谈，甚畅。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22]，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23]。 井上馨介绍读亚当斯密等书

人才相距何止万里

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

十六日　为西历三月三十日，传为耶苏十字架被刑之日，名曰哥弗来兑[24]。是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初一日耶苏复苏，名曰依斯德生兑[25]。两日并西洋大节，而耶苏〔脱"复"字〕苏之日，必值礼拜之时，尤为庆典。是夕，阿什伯里约赴罗亚尔阿剌伯哈纳[26]乐器馆听音乐。阿剌伯[27]者，君主之夫。君主为建亭海德园之旁，槊〔塑〕铜像其中：阿剌伯梅摩里那尔[28]。梅摩里那尔，译言思念不忘也。乐馆正与此亭相对，亦借阿剌伯为名。

音乐会

是夕歌者数百人，聚听者万人。为圆堂四重楼，楼上每八十〔尺〕许为一间，上下数百间。院中正面为乐，正当四层楼之一面。中为屋置琴，为天下琴之最巨者，外旁列管数千，为门三，用机器吸气其中，其声如鼍鼓鲸钟相杂，殷殷然洋溢充塞庭院之中，亦乐歌之一巨观也。其列管名阿尔赓[29]。询知此乐馆亦英都之一会。凡会皆名苏赛意地[30]。前斯博得斯伍得处观电气灯，亦立一会，讲求实学，名罗亚尔苏赛意地[31]，其倡首主持亦名尚书。罗亚尔苏赛意地尚书亦名和伯，是日曾一见之。

因土耳其而叹中国

布妥玛来谈，语及土耳其政教与中国正同，而其兵力固强矣。问其弊安在，布妥玛言："居土国久，其政刑一切废弛。百官俸禄不足以养廉，皆务为贪私，恬然不以为非。虽有一二廉者，不胜其风俗之敝也。"闻此仿睹中国情形，相与慨叹无已。

十七日　英医士德亨来见。在京管理医院，曾服其药。吾方赴福建，德亨亦归，别二年矣。其居在苏格兰之剌斯葛地方，亦一大都会也，为造船厂所集，出煤铁，又善织线。德亨云："一月内外当回中国。"复傅兰雅一信，以前有信索小照，为上海格致书院附贱名其中也。 在北京之英国医生

十八日　张听帆处借得慕维廉所著《大英国志》一部，所论开国纪原，全不分明。又慕维廉故教士，尊所行教，奉之为宗主；以纪国事，皆据教为名，往往支离舛互、人名、地名又多异同牵混，甚不易读。是日礼拜。

十九日　偕云生、纯斋、和伯、在初、夔九游韬尔阿甫伦敦[32]，八百年故宫也，今为藏洋鸟枪、洋刀之所。其力查第三[33]弑其君义德瓦第五[34]处，及显理第八[35]杀其后数人，守者皆能指其处。（入第二重宫门，有楼极高。导行兵士指言：曾杀某君于此门外。及见《英国志》：查尔斯当明季，与民为仇，逃之苏格兰。叛党以金四十万鬻之苏将利文，弑之法台前。其宫名灰的好室[36]。王即位日，起居于此。是所言即查尔斯也。）其宫墙厚丈六尺，外环挡房，视今宫为壮阔。凡入门数重，至内宫，槊〔塑〕为骑马像，皆旧君及各名将。而藏古兵器有远至千馀年者。西班牙、土耳其旧王所着铠甲，及诸国留贻兜牟、甲铠、刀戟之属，罗列数屋。其铜炮有雕镂花纹，小枪有左右斜出子者，及他兵器，奇形异式，至近亦一二百年物也。其国所具刑具亦藏其中，皆旧式也。上楼二层，藏洋枪六万杆，洋刀称是。皆为木架，上有限，下有托，环树洋枪其 游伦敦塔

中。每架约百馀杆，约数十百架，辄空数尺为甬道，铁光眩目，而固整齐。其外城有一楼，中为小铁栏环之。守者云故王宫，收系大臣有罪者。显理第八杀其后，亦拘系于此。其后以刀刺其名于壁，至今字迹犹存。一千五百年后，其宫遂废，计在显理第八之后矣，又曾毁于火。藏古兵器内有琉璃架，藏石一方，斑驳陆离；云其宫被焚时刀剑宝石熔化，若石质天成。宫外楼房，今为兵房，居炮兵百五十人，洋枪兵七百人，其名曰克伦那地尔[37]。克伦那者，译言火弹也，旧时英人善用此器；以名兵，今仍其旧。伦敦置兵凡九营，此为第三营也。

归过达迷河地道，便往一观。凡置高梯九十五级，出达迷河之底，开火轮车道。

阿伯尔特尔过谈，前礼部尚书，亦世爵处上会堂者。

晚邀同事诸君至亨格勒尔色尔克斯观马戏，极天下之巨观。尤奇者，一六七龄童子立马上跳跃，不知何以造成此种伎俩。此地分外争奇，无所不有。园中晤英商白非利耻，自言在天津一见，不复能记忆。唐景云〔星〕谋在伦敦建设宏远洋行，托白非利耻为之照料也。

唐景星谋在伦敦设立商行

韬尔故宫始入内城门右侧有一屋，中置大玻璃罩，藏君主礼冠六及诸金器，有若金刚杵者，又若灯、若鼎、若敦〔兜〕牟之属十馀事。君主至今会堂，有二人执杵前导，即此。其冠，紫绒为之，上下四隅皆厢宝石及金刚钻为饰。其一上嵌金刚钻大如鸽卵，值二百万磅，君主亦常取以为佩。其冠则礼服用之。阿剌伯既卒，君主不御礼服，而自

初皆置之此屋。耶稣复生之次日，纵百姓休息，故宫礼物兵器亦得纵观，辄三十人一兵士领之入，更番出入。此邦一切君民相与为欢乐，无所私秘如此。

君民同乐无所私秘

二十日　斯博得斯武得开示其会友单，略记其人数。曰阿伯尔特尔，前任礼部尚书也；曰伯鲁，印度统领（洋语曰印度斯丹经尔纳尔[38]）；曰梅英，印度军机，洋语曰印的亚空斯尔[39]；曰阿玛宜，水师提督，洋语曰阿得迷拿尔[40]；曰布来喀阿剌斯敦；曰牛尔；曰拍来思得威叱；曰南莫希；曰罗伯尔叱；曰思葛得；曰华尔敦觉尔斯；曰茀剌威尔；曰斯刮得尔卜斯。其官阀曰明拍阿甫拍来森科非尔敏得[41]。科非尔敏得者，国家也；明拍者，官员也；阿甫，语词；拍来森，犹言现在也。洋语倒文，所谓"国家现在的官员"也。以上十三人，或仅举其名，或兼言官阀，所识者阿伯尔特尔一人而已。

曰阿丹司，学馆教习电学，洋语曰京科理叱[42]；曰茀斯得，工电学，洋语曰珥勒客得利西地[43]；曰克里茀尔得，曰哈尔栗科伯，曰勒塞，并工勾股算法，洋语曰马提麻地客斯[44]；曰定大，曰格来斯登，并工化学，洋语曰锴密斯得里[45]（定大为英国名人，无所不通，在中国已早闻之）；曰海英得，曰侯根斯，并工天文，洋语曰阿思得格伦罗梅尔[46]（阿思得洛，星也；罗梅尔，犹言名家）；曰赫屋得，讲求实学，洋语曰赛莫〔英〕斯[47]；曰盘，欧洲以东生植百物皆能讲求，洋语曰阿里恩塔尔斯葛拉[48]（阿里恩塔尔，译言东方也；斯葛拉尔，译言有学

各朴学者二十五人

问）；曰盘丹，曰虎喀，工花草学问，洋语曰波丹尼[49]；曰阿剌曼，曰赫喀斯里，并通海产，洋语曰玛林来弗[50]（玛林者，海也；来弗，谓一切生物）；曰耕得，充英国博物院官，洋语曰拍利地西妙西姆（拍利地西者，英国也，为希腊古语）；曰珥温斯，曰里加紫，并工海图，洋语曰海得洛喀剌非尔[51]（海得洛者，水也，喀剌非尔，谓图写之）；曰家尔登，工地理，洋语曰奇约喀剌非科尔苏赛意地[52]（奇约，地也；喀剌非尔，写也，谓图画；苏赛意地者，会也。英国凡学皆有会）；曰奇温斯，善言经济之学，洋语曰波里地科尔[53]；曰哈喀夏，善言工事，洋语曰西威尔英京意亚尔[54]，曰伯鲁斯，曰法尔，并善医，洋语曰来吉斯达阿甫伯尔斯安得台斯[55]（来吉斯达，犹言包写也；伯尔斯者，生也；安得台斯者，死也。洋语与中国绝异，惟以意会而已）；曰西瞒，精格物之学，居民或生疾病，皆能察知其由，洋语曰波拍利喀赫尔斯[56]（波拍利喀，译言众人也；赫尔斯，谓生病与否必问之，或居屋，或食物及水，有足生病者皆能知也）；又妇人通学问者一人，曰喀洛斯太太。以上二十五人，皆稍详其学问，亦极天下之盛矣。

看马戏

廿一日　黎莼斋诸人邀至威斯敏斯得尔江南岸桑尔斯戏馆看马戏，其神奇与亨格勒尔色尔克斯同；而弄丸及刀火，变幻百出，尤为绝伎。跳跃翻舞，上至数丈外，捷如猿猱，而一跃可逾十二马。其戏馆蓄八象、三虎、三狮。象能舞。虎、狮分置两铁槛中，一人启铁门入，虎左右驰，

用手拊循之而操其颔，如蓄犬然。入狮槛，见人即怒吼；鞭以铁椎，狮亦左右驰，张吻相向，齿长三寸许，其吼如雷；手小洋枪连发以敌之，徐启门而出。其胆气之壮，古未闻也。不知习练何法，出鬼入神，一至如此。

接桂浩亭信，由丹拿送至，皆仍蓄意在禁鸦片烟也。

国家画院

廿二日　出门回拜，便过画楼一观，洋语曰纳慎阿尔毕觉尔嘎剌里[67]。纳慎者，国家也；阿尔，语辞；毕觉尔，画也；嘎剌里，楼也。厅堂相接十馀所，莫辨东西。其中玻璃高厅四达，用意大里石为柱，围三尺许，高丈许，用三尺相接。上下皆四柱，方者二，围约五尺。共圆柱八、方柱四，色若於滇〔于阗〕菜玉。画皆装镜，张挂四壁。所收各国画，若意大里、荷兰、希腊、日士巴尼牙[58]、法兰西，皆各分屋悬挂，多至数千幅。纵百姓男妇临摹，所见亦数十百人，临摹皆工。

伦勃朗、拉斐尔及米开朗琪罗

英国画师得拿、格英斯伯剌二人，荷兰娄班斯[59]，意大里剌非尔[60]、买格尔安吉罗[61]二人，皆数百年人物，声名绝著，各得大幅画廿馀，目不暇给。其他知名者尚多。即一术艺之微，国家为收藏名迹，使习画者相就为模本，以各尽所长。人才之盛，有自来矣！

屠迈伦偕爱格尔来见，曾充厦门领事。

廿三日　克罗斯遣其侍郎溜意斯，及其幕府密得弗斯得，陪视芹敦威拉监牢。主监官色拉文伊毕逊。所收系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凡屋四区，上下五层。其下一层为黑狱。梗法不听约束者闭之黑狱中，减其食。自平地起为

四层，如花瓣四出，每区左右得屋七十二间(依地势为之，亦有多出数间者)。第一层织布，屋各置机一张，或成幅为衾，或度长短为巾而空其隙，或粗疏为絡。凡犯人亵衣、巾、被之属，皆自织之。第一〔二〕层织毯，屋各置一木架，张毯其上。第三层制造皮鞋，钉、钻、绳、板之属毕具。第四层析棕与毛分之，以供制毯之用。毯有供卧者，有供当门铺地者，其制皆粗。各署当门铺地皆取给于此。每层置一狱吏监之。

自工具外，屋各一床、一被、一毯、一几、一案。案小，倚门角张之，上置书数帙。而架板于壁，支诸器具。盘盂大者，则置诸地。黎明起，树床于门背，叠衾毯于架，盥洗毕就工。辰正饭，赴礼拜堂诵经；复就工，未初饭。每区后各有隙地，铺石为圆围。午饭毕，就圆围遑步，宣导其郁气。圆围或二或三，中为短墙间之。每围三层，层各逾三倍，间五六尺一人。约一点钟，复入就工，至夜复饭。日三饭，就工以六时为率。再后隙地右为圆屋一区，铁栅环之，筑墙为甬道。约甬道十馀，凶强不服约束，则令食后遑步其中，而狱吏坐圆屋中监之。

囚犯作工　中为数厂：一铁厂，铁工十馀人，冶铁为锅及大铁板(每区四层，铺地用之)；一白铁器具厂(即洋铁，制为壶、瓶、箱、匣)；一木厂，各有工木〔十〕馀制造器具，皆犯人也。盖凡入监，必考知其工艺，分厂充役。其无艺者，就其心力所能为，课使习之。制布、制毯及诸工作，入狱后学习，十常逾九。又有洗衣厂，犯人衣服分区记数，洗而

烘之叠之，皆分派供役，亦有吏监之。

左为病馆，医士一人经理，每房一人。衾被之属皆温洁。病重者置之楼上，亦每房一人。其一大厅，设卧榻十，则以处病重不能生者。

四区最下一层，中为厨房，置饭锅十座，引水气以治饭。前设大铁柜二，每柜四间，可容番薯数石，亦引水气蒸之。治面食一屋，则设一火柜，列面食烘之。犯人三饭皆面食。早佐以阿非茶。午为正餐：肉一方、汤一盂、番薯五枚。晚佐以小面粥。日治千五六百人食，亦皆犯人为之，而精洁无烟火气。惟别一屋置大木水沟洗涤盘盂，地砖稍见水湿而已。厨后水气机屋凡三：一火门，一机器，一汲水机器。井深四十尺，汲而上之。煮饭及沐浴、茶水，或引水气，或取水，皆以机气〔器〕运用。每房一间，皆设响铃，以备犯人或有急传唤；而响铃分区记数，每房门旁悬一牌，编列字号，铃响则牌自张，即知某房传唤。精妙微至，一至于此！ 犯人饮食皆精洁

主监官居前楹，右旁为礼拜堂。犯人日一诵经，礼拜日则再诵。以耶苏立教，专示改过，务使犯人领解此义。堂分左右二间，间有长几五十，凡容十人，两堂千人。前为教师诵经案，旁设琴一张，上施铜管十馀。因属一鼓之，始知琴旁皆设机器，鼓琴引其机器纳气管中，若笙若笛，若钟若铙，赴声应节，铿锵满屋。惟旁一人推引风箱，纳气入之琴房，以供其嘘吸。前十六夜阿剌伯哈纳乐器馆听琴，未能就视，尚不知其用之巧也。前设浴堂。犯人始至，

先就堂澡浴，更换衣服（衣裤棕色，即以所制毯为之，可以一望而别，知其为犯人也），其故衣服并发回其家。

色拉文伊毕逊云，伦敦监牢九处（据马格里所开监名：一曰每他娄拍欧立田，即京城监也，与此异名；二曰牛该；三曰西笛，华语谓之城中监也；四曰色力考安的；五曰句巴斯非拉达；六曰米拉斑克；七曰盘岛威拉；八曰毫司敖伍靠雷克慎[62]；九曰毫司敖伍狄坦慎[63]）。国家所设，此与密尔邦二监而已；收系五年以上，乃入其中。馀七处皆民建而设官司之，以系轻犯及须断遣者。内毫司敖伍靠雷克慎，收系幼童犯罪者；毫司敖伍狄坦慎，收系待审犯，则别一规模也。二监犯人有需发往波斯莫波〔斯〕、波尔兰两处海口充工作者，以满九月为期乃发行。行则须械系之，以防逃越。

其械具别置一屋，枪刀罗列，云防犯人或谋聚逞，即用以系之。有九尾鞭，用绳为之，凡九。犯人有殴辱所管狱官者，鞭之，鞭辄皮裂；非是，不轻用刑也。前楹上设望楼，四区屋道毕见，以凭瞭望，自第四层起凡百馀级乃上达。询知监牢一切工作皆犯人为之，亦一奇也。观其区处犯人，仁至义尽，勤施不倦，而议政院犹时寻思其得失，有所规正。此其规模气象，固宏远矣。（凡在其室工作，皆反楗其门，临食乃启门。食毕，诵经及后院散步毕，仍返室工作而楗其门。其在厂十馀人任工作，则一狱吏监之，散步亦监之，在厨司食皆监之，终无敢交一言。一监中狱吏数十人，询其职，当兵逾十年，诚实知事理，选充狱吏。

区处犯人仁至义尽

主监官色拉文伊毕逊，头等宝星，亦充下会堂绅士。西洋官职有等威、有阶级，而无所为资格也。)

廿四日　接斯谛文森信，力陈中国铁路宜开，为献三策："其一，宜邀立一会，须费二百万或三百万，以股分承之。国家为定息五分或三分，所得岁息不如数，赔补以公款。(或招洋人承办，绅士立一公会，耽延其息，办法亦同。)一、估费若干，动用国家公款，招洋人承办。一、由中国自行办理，招用洋人，给以薪水，以三年为期；俟中国能兴造铁路及自购办机器，渐次退除洋人。总之，中国铁路必得及早兴办，尤莫如多遣少年子弟赴西洋学习。往时挨及兴造铁路，亦遣人学习有成，然后开办，并不用西洋人，此尤计之善者。"其言至为明切，惜乎中国之不足以语此也！

斯谛文森力陈中国宜开铁路

廿五日　礼拜，以西洋地图考求英国属地。在北亚墨利加者：加拿他[64]七部，地方万里。在南亚墨利加[65]者：基阿那[66]，约千馀里。在阿非利加西者：塞拉略安宾[67]及巴黑尔斯[68]，八千馀里。在阿非利加南者：岌朴[69]哥罗[70]及那达尔[71]，约二千馀里。合之印度六千馀里、澳大利洲八千馀里及新加坡三部一千馀里，共得地三万馀里。中亚墨利加之西印度海湾群岛，曰安的列斯[72]，曰巴哈麻[73]，曰自尔幕大[74]，大小岛至数百。阿非利加之塞舌勒[75]、亚密兰[76]群岛四十馀。其他附近两洲及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各岛，西北至荷兰北海、东南至澳大利洲东海各岛，大或二三百里，小或一二十里，皆踞而有之。

沿海埔头，尚所不计。长驾远驭，亦自古所未闻者矣。

廿六日　禧在明过谈。机器店纽等与张听帆旧好，携式〔自？〕制影镜相示，变化动移，出奇无穷，于日月五星之行度，及日月薄蚀、彗星隐见，皆测量其数，用影镜推之。自言与斯博德斯武得数十年交好，其博物会皆一时名士，约每礼拜或一会，或再，或三，相与讲求热学、光学、化学之精微，可谓极学问之能事矣。

店主携自制影镜相示

廿七日　日本恩娄叶欧姆一曰井上馨来谈，曾官户部尚书，言其国经制，岁入五千万圆，取之商税者三百万，馀皆地税。西洋各国皆然；经制所入，皆地税也。英国课税惟茶、烟、酒三事，馀则听商人营运，无税则，而岁计各家所入，每金洋一磅纳佩宜三（约八十分之一）。或用兵，量加税则，以次递增至佩宜八（约三十分之一）。其用所得宝星及他表记勋之用器者有税，畜犬以上有税，并加入常税之内通计之。岁入三百磅以下不税，亦不得用表记。百官俸入三百磅以上，亦一例输税，盖皆计所馀为之税。茶、烟、酒非所恃以为生，及畜犬非必需，亦为之税。刘云生云："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此论至允。

君民兼主国政，故享国长久

廿八日　麦华陀先约赴波里得克尼克英斯谛土申〔77〕观机器，犹言格物局也。波里者，译言多也；得克尼克，译言受益也；英斯谛土申者，局也。凡局皆有公会，多或千馀人，少亦数十，而必签十馀人为总办，其名亦曰尚书，西语为得勒客多尔斯〔78〕。别签一人坐办，其名亦曰参赞，

西语为色克力达理[79]。此局坐办名侯尔。其专函来约者，约翰盘也。洋人皆以姓称，故专曰盘；欧洲以东生植百物皆博通。此次格物局愿捐机器充入上海格致书院，亦由盘一人劝合之力。

所约麦华陀及阿尔科克、威妥玛、巴尔弗尔[80]，专以其久居中国，约来一陪。阿君前充中国公使，巴君则始通商时充上海领事者也。斯谛文森亦至，皆素识者。其外则头等宝星特列发尔云，及其妹内里荷兰得。凡得宝星，其称皆曰塞尔。而皆以姓传；其名加之姓上，不以相称。如威使则曰塞尔达摩威妥玛，阿使则曰塞尔勒色弗尔得阿尔科克，所称但姓而已，不系以名也。以下则称密斯得，犹中国尊称曰先生。官及有学问者名之曰密斯得。是日约者六人，一曰约翰彭，工制机器；一曰沙模达，有造船厂；一曰曼皮；一曰占莫斯弗尔斯得，工制造；一曰端阿尔斯科里，火轮船行主；一约翰宜克森，有煤厂。皆称之密斯得。得宝星曰塞尔，世爵曰罗亚尔。

是日阅机器三具、光镜一具。云凡色以白为质，而五色自具其中；以分光镜区别之，五色自见。分光镜多用三角式或四角，边薄边[中]厚，其光斜射，而后五色备具。其用影镜照山水人物凡二处，亦戏具也，而其中皆具有学问，可以推知其由。光镜及机器三具皆允送入上海格致书院。别有戏人一具，上系二绳，前后摆荡则人自跳跃，或上或下或倒翻，竟不知所设机器如何转运。馆人云："此戏具，他处无有也，皆本局人以意造成之。" 送给上海格致书院的仪器

下凿一池，深丈许，悬铁钟，其旁四围嵌玻璃。钟上亦嵌玻璃，可以透光，内容四人。钟旁略施木板，可以纳足。浸入池中，两耳鼓气如雷鸣，入水中即耳痛甚。盖钟上一皮管透气入水中，鼓气入钟内，其力甚劲，年老气衰，不能受也。钟下见水奔腾，竟无涓滴泛入钟内。钟上铁绳并浸入水者三尺许。

试坐潜水钟

旋过马尔铿小坐，见所藏刀枪绝精。玉器、铜器、磁器，得自中国为多，皆奇珍也。有玉荷葉缸一具，经火毁，其色如瓦，极轻。又木器数具，皆已化石，其重亦如石。云出自印度一山中，遍山木皆化石，不知始何年也。马尔铿三世将家，有名于时，威林登公与其父尤交好。所得奇珍，多出师各国所收获也。年七十馀，而意气如云，出示各种，备致殷勤。

科学讲演并作实验

廿九日　斯博德斯武得函约赴罗亚得英斯谛土申[81]，听定大论热学。亦诸学者公建，专务实学。定大顷定礼拜四日一会讲，因往观之。集者数百人，坐次高下相环，而缺其前一面，设具〔巨〕案，左右遮护如柜。定大立其中，论火轮机器以热生力，亦可由力生热。设木上下相关，而贯曲铁圆柱其中，以手转之。上为圆孔，倾铅末其内，铁转愈病〔疾〕，则上孔热发而铅熔如汞。倾水其内，加盖则腾沸，其气上冲，盖偾起二三尺。又粗铁线一根，持铁椎疾椎之，铁线热发，可以引火。铁钻一具，引木板疾钻之，即火发。玻璃瓶贮水，颈粗盈握，握固而引机疾转之，其水内沸，上加木盖，亦偾起数尺，皆以力生热之意也。

又用玻璃罩置表其中，上安一巨针，若指南针然，置之柜外而系电气鏁〔线〕。其旁用铜器一具，上有圆围，中安小铜板，亦纳电气，而引电气线贯其端。另用一木杵，上施铜板，磨令热，引就铜器圆围中小铜板，则针右转。磨冰引冷气就之，则针左转。此则不知其何义也。亦有光镜一具，用小玻璃管贯水其中，色红，反照之。引入热气，则水上升，引入冰气，则水下坠，与指南针左右转同义，又用光学以明热学。

此邦学问日新不已，实因勤求而乐施以告人，鼓舞振兴，使人不倦，可谓难矣。便过阿什百里、威妥玛两处谈。 学问日新乐以告人

三十日　阿什百里邀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多研诘政府及各部。堂设正坐，若各署堂皇然。前有巨案，上方列坐三人，主记载；左右列长榻五行，上下施榻，容十许人；前廊亦设榻三行。是日集者四百馀人。有致诘各部院事，先指名知会，至则相与诘辨，而以土耳其一案为最著。有议院绅阿定敦，先知会政府毕根士由（毕根士由系上议院绅，是日亦至坐听），发论凡数千言。每有中肯綮处，则群高声赞诺。其兵部尚书哈尔谛辨驳其误，亦数千言，语尤畅朗。次议绅阿葛尔得复申阿定敦之说，亦数千言，徒诘政府因循坐视，不能出一计、定一谋，其言颇强坐以无能。 议院辩论

大抵英政分立两党，一主时政，为新政府毕根士由一党；一专攻驳时政，为旧政府格兰斯敦一党。其议政院坐位竟亦分列左右，右为新政府党，左为旧政府党，而列入新党者常多，亦权势所趋故也。其主议院事者，谓之斯毕 两党坐分左右

格[82]，坐正中堂皇。始就坐，斯毕格赞称静坐止言谈，即有应称起立，论所诘事。答者俟其语毕，起立申辨。其有要紧事件，斯毕格起传其名，令早自陈说。凡有言皆起立，其馀皆坐，语毕退就坐，乃继起应之，无敢儳言者。下议院，洋语曰好斯曷甫恪门斯[83]；上议院，洋语曰好斯曷甫乐尔知[84]。上议院斯毕格为克尔恩斯；下议院斯毕格为伯兰得。

是夜重至罗亚得英斯谛土申，赴斯博得斯武得之约，所演皆电学也。自云电学之理甚微。所造电气桶内，安电线六千馀里，为电气箱之最著者。电线转至数十百重，置铁条其中，引电气过，则铁条即变为吸铁[85]，既过则仍常铁也。若置钢铁其中，一过电气，即成吸铁。故曰电气能化吸气[86]，吸气亦能化电气也。

电磁转换

注 释

[1]波斯阿非司一得利喀纳福：Post Office—Telegraph，邮电局。

[2]厘倭尔铺拉：Liverpool，利物浦，下文作栗温浦。

[3]满车斯得：Manchester，曼彻斯特，下文作满吉斯得。

[4]博明嘴玛：Birmingham，伯明翰。

[5]客来斯阿士布达洛学馆：Christ Hospital.

[6]斯诺文森：Sir Mac Donald Stephenson，铁路工程师，同治二年曾来中国。

[7]议禁鸦片烟会堂：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8]叟弗斯百里：Earl Shaftesbury.

[9]白娄猱：Robert Browning，又作伯鲁林、卜娄宁，今译白朗宁。

[10]剌斯哥：Glasgow，格拉斯哥。

〔11〕博来客思登：William Blackstone，布莱克斯东。

〔12〕布利来斯妙西阿姆：British Museum，不列颠博物馆。

〔13〕斯溥德斯武得：Spottiswoode。

〔14〕定大：Professor Tyndal。

〔15〕帝拿罗：Warrende la Rue，一作谛拿尔娄。

〔16〕铿博德基：Cambridge，剑桥。

〔17〕阿思服：Oxford，牛津。

〔18〕罗亚尔敏特：Royal Mint，皇家造币厂。

〔19〕盘喀阿甫英兰：Bank of England，英格兰银行。

〔20〕罗亚尔珥喀斯詹叱：Royal Exchange，皇家交易所。

〔21〕恩娄某欧姆：日文いのうえかずる之对音，即井上馨，当时任日本大藏卿，在英国考察财政。

〔22〕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

〔23〕长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

〔24〕哥弗来兑：Good Friday，耶稣受难日。

〔25〕依斯德生兑：Easter Sunday，耶稣复活节。

〔26〕罗亚尔阿剌伯哈纳：Royal Albert Hall。

〔27〕阿剌伯：Albert，阿尔伯特。

〔28〕阿剌伯梅摩里那尔：Albert Memorial，阿尔伯特纪念碑。

〔29〕阿尔赓：Organ，风琴。

〔30〕苏赛意地：Society，会社。

〔31〕罗亚尔苏赛意地：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

〔32〕韬尔阿甫伦敦：Tower of London，伦敦塔。

〔33〕力查第三：Richard Ⅲ，理查三世。

〔34〕义德瓦第五：Edward Ⅴ，爱德华五世。

〔35〕显理第八：Henry Ⅷ，亨利八世。

〔36〕灰的好室：White House，白厅。

〔37〕克伦那地尔：Grenadier，近卫步军第一联队士兵。

〔38〕印度斯丹经尔纳尔：Hindustan General.

米⑧⑪月㉑日

〔42〕京科理叱：King's College，王家学院。
〔43〕珥勒客得利西地：electricity，电学。
〔44〕马提麻地客斯：mathematics，数学。
〔45〕镕密斯得里：chemistry，化学。
〔46〕阿思得格伦罗梅尔：astronomy，天文学。
〔47〕赛英斯：science，科学。
〔48〕阿里恩塔尔斯葛拉：Oriental scholar，东方学者。
〔49〕波丹尼：botany，植物学。
〔50〕玛林来弗：marine life，海洋生物。
〔51〕海得洛喀剌非尔：hydrography，水道测量学。
〔52〕奇约喀剌非科尔苏赛意地：Geographical Soceity，地理学会。
〔53〕波里地科尔：political，政治的；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
〔54〕西威尔英京意亚尔：civil engineer，土木工程师。
〔55〕来吉斯达阿甫伯尔斯 安得台斯：Register of Birth and Death，出生与死亡登记。
〔56〕波拍利喀赫尔斯：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
〔57〕纳慎阿尔毕觉尔嘎剌里：National Picture Gallery，国立画院。
〔58〕日士巴尼牙：Spain，西班牙。
〔59〕娄班斯：Rembrandt，Harmensz van Rijn，伦勃朗。
〔60〕剌非尔：Raffaello,Sanzio，拉斐尔。
〔61〕买格尔安吉罗：Michelanglo,Buonarroti，米开朗琪罗。
〔62〕毫司敷伍靠雷克慎：House of Correction，感化院。
〔63〕毫司敷伍狄坦慎：House of Detention，拘留所。
〔64〕加拿他：Canada，加拿大。
〔65〕南亚墨利加：South America，南美。
〔66〕圭阿那：Guiana，圭亚那。
〔67〕塞拉略安宾：Sierra Leone，塞拉利昂。
〔68〕巴黑尔斯：尼日利亚地区名。
〔69〕葛朴：Cape，开普。
〔70〕哥罗：Karroo，南非地区名，
〔71〕那达尔：Natal，纳塔尔。
〔72〕安的列斯：Antilies，安的列斯。
〔73〕巴哈麻：Bahamas，巴哈马。

〔74〕白尔幕大：Bermuda，百慕大。
〔75〕塞舌勒：Seychelles，塞舌尔。
〔76〕亚密兰：Amirante，阿米兰特。
〔77〕波里得克尼克英斯谛土申：Polytechnic Institution，工艺协会。
〔78〕得勒客多尔斯：directors，理事。
〔79〕色克力达理：secretary，书记。
〔80〕巴尔弗尔：George Balfour，1843年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
〔81〕罗亚得英斯谛土申：Royal Institution，皇家学院，张德彝《四述奇》称为"集经书院"。
〔82〕斯毕格：Speaker，议长。
〔83〕好斯葛甫格门斯：House of Commons，英国下院。
〔84〕好斯葛甫乐尔知：House of Lords，英国上院。
〔85〕吸铁：磁铁。
〔86〕吸气：磁力。

⑧⑪月㉑日 明

卷 六

光绪三年三月

〔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丁巳（西历四月十四日） 由威斯敏斯河至披必拉尔码头，观沙木大船厂为日本修造铁甲船。计程二十七里，过湾船大荡凡三：一曰森冕塞尔林，一曰伦敦，一曰威多里亚。披必拉尔尚在威多里亚上。造船者桑木达。其酌定船式，则里得也。两人并以造船有名于时。所造日本铁甲船名"扶桑"，取东方为名。日本镇山曰富士山，亦扶桑之转音也，其音读如扶苏，而书字作扶操，并误。船于是日下水，计长二十二丈，宽三丈六尺，高三丈八百〔尺〕，入水一丈九尺。炮十八吨者四尊，以木架盛之，凡三，下置溜板。船头向上，用绳系之，下置机器，左右各一。届时以酒一瓶擂击船首，瓶碎则群扬声赞诺，而以

日本在英造铁甲船

斧斩断其绳，皆上野景範夫人主之。绳动船移，左右转机器推撞，则急溜而下。

是日大会宾客，集者百六十人。桑木达、里得及水师提督贺拉各为赞语。予亦勉赞数语，令马格里翻译；又复改易吾言，为之茫然。所识者，马尔铿及进士金斯（亦有学问）、上海商人查尔沙数人而已。

日本留学生

询问日本在英国者约二百馀人，伦敦九十人，学律法者为多。此外粟温浦、苏士阿摩登及各海口皆有之。是日通名姓者：长冈良之助，前为诸侯，自治一国，今犹世爵也，亦在英国学律法；一领事南保；一伊贺阳太郎，亦学律法者。凡日本二十馀人，皆通英国语言，中国不如远矣。

初二日　接总署一信，并颁到光字一百三十五号关防，及崇地山、黄泳清二信。

铁路电报轮船小史

英国马车用铁路，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有约翰者，创行于西非尔地名〔方？〕（是为乾隆四十一年）。一千八百十三年，维廉海雷始创造火轮车（是为嘉庆十八年）。其电报起于一百〔千〕八百二十年，有安恩柏者初用指南针作之（是为嘉庆二十五年）。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惠子登又创作吸铁电报（是为道光十六年）。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摩西氏始创作点、画为号以记字母之电报机器（是为道光十七年）。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伦敦西铁路旁（是为道光十八年）。一千八百四十年，设电报白赖克华尔（是为道光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一年，设电报苏格兰之葛赖斯哥（是为道光二十一年）。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始由海通电报于法国（是为咸丰元年）。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始通至印度孟买（是为同治四年）。惟火轮船为最先：一千七百三十六年黑尔斯创为之（是为乾隆元年）。一千七百六十五年，华得另创一式（是为乾隆三十年）。一千八百零一年，始试之达迷斯江（是为嘉庆六年）。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始创为兵船（是为道光十八年），其时仅兵船数只耳。一千八百四十年，始派兵船二只赴中国，一名南美雷司，一名法雷洽东，各载三十二磅重弹子大炮两尊（是为道光二十一〔二十〕年）。甫修兵船，而即有粤东之役，亦机之微动者欤？是日礼拜。

初三日　往游罗亚尔久戛尔敦[1]。久者，地名；戛尔敦者，译言花园也。（有围墙成园者曰戛尔敦。野趣自然曰巴尔克，犹言天生园景。）旧名若尔日第三花园。马格里使中国回，言中国景物，若尔日悦之，因仿造中国房屋、桥、亭及宝塔一所。（虎克云，若尔日第四亦仿造中国房屋于卜来登，今名'斋尼斯巴非里恩'，却不类中国形式。而此皆依仿为之。视其宝塔砖造者，信然。斋尼司，中国也；巴非里恩者，亭也。）今惟塔存，房屋毁坏不治，皆拆去之。维多里亚即位，蠲以与民，仍岁给二万磅，资其修理（少或一万八千，多或二万二三千，岁有支消〔销〕），以总管一人经理之。今总管虎克[2]，英国博雅士也，陪同游历。

乔治三世仿造中国亭桥宝塔

园纵横皆约十里，所植树木，皆标记之。极亚细亚、阿尔〔非〕利加、亚墨利加、澳大利诸洲物产，皆罗致之，而出自新金山者尤多（即澳大利洲）。亚墨利加之巴西、智利诸国树植亦不少。松百馀种，各国产不一类。有每枝抽

长条若鞭者，有枝长数丈而细软拂地者，有矮小丛生、覆地若球者。所至玻璃屋四处。其一地坑内烘，极温热。其一铺铁板为空格，置铁管其中引火气，南洋热道花木皆置其中。粤产如霸王鞭、凤尾蕉、蒲葉、棕榈、南竹及盆景小花，凡数十种。其一中空为池，藤萝异种甚多。有红花累累然者，拆视之，葉也；每五六葉相聚如花，色浅红，而中出小花五六，色黄。其一地广数十亩，则以植各国温道之花木，以避寒气。盆花尤多，茶花亦十馀种。略视各花异样者折取之，竟累至二十馀种。虎克云：稍迟月馀，花开益繁，可往观。

玻璃温室

别一玻璃屋，置各国所得木板片，或黄如蜡，或黑如漆，或花纹如云涌水腾，或细纹如丝，或光滑如镜，累千百种。有圆围至丈馀者。有截圆木长二尺许，其文外见，繁细如缕。凡十馀种，种各异色。有截存枝干三尺许，状若铁梨，倚铁栏。其干嵌入铁栏寸许，而枝旁出，或抱裹铁栏，或出铁栏旁稍折如沟〔钩〕，并铁栏贮存之。亦有树高二丈而枯，树身仅圆尺许，有藤络其上，反粗于树。亦有树身外节如竹，下根数十条若茇自然。又有树皮围丈许，磊砢玲珑。又有圆大如巨筐，外如苔髮，而中纠结若虫窠；云亚墨利加海南荒地无树木，惟产此。皆奇观也。以园地太广，未能遍游。远见红墙屋一区，中藏论花木果草书四千馀帙，亦未能一往视也。

哈尔、马克里相继过谈。（哈尔年八十，嘉庆中从阿格尔斯得[3]求觐见仁宗。）

曾遇嘉庆之英人

初四日　开用关防。据总署咨：十二月初十日已由礼部移送总署。计九月中行知礼部，尚未逾三月也。礼部于此，可云至速。

马格里报言柳树仁、陈炳祥已抵达迷斯江，马格里因诣威多里亚船务〔坞〕迎取之。

光绪三年岁次丁丑三月初五日辛酉　兵部尚书格极恩赫尔德，约赴武里痴阿色拉尔[4]，观制造军火。阿色拉尔者，译言官局也，总管军火。刊伯尔实主其事，给票为验。其局总办雍赫斯本得导之历游各厂。

参观乌里治兵工厂

一、炼铁厂。由铁饼炼成条，长可二尺，用圆轮次第压之，至长丈许，大小以炮式为准。

一、围铁厂。铁炉长至十五丈，用圆铁机器曳铁条围之，遂成炮式。

一、压炮厂。置大机器一具，重四十吨，压力重至千吨。大铁炉一具，用铁钳机器钳置大机器下压之，每一压辄缩至寸许。

一、套炮兜厂。凡炮皆用钢铁为胎，由厚二分许至二三寸，外套熟铁为炮身。最后套铁兜：令炮身冷，以水沃之，入炮兜铁炉中，俟其红焰退，兜内热尚不可近，一套便合。雍赫斯本得云：炮身与兜相准，冷则缩，熟〔热〕则兜内稍宽，故但用机器转运，随所施而合也。

一、车炮厂。有车炮身，有车内膛，内膛四槽至三十槽，亦随炮大小为之。

一、炮车厂。有用之炮台及炮船者，则车盘也。有用

之陆战者，则炮车也。皆铁为之。

一、铸钉厂。钉或大或小，或两头皆圆顶，随机器单双合为之。

一、炮弹厂。由四磅至八百磅。又有攻炮台及攻铁甲船之分。攻炮台，火门在尖处，安设自来火，随所触而发。攻铁甲船，火门在下平处（火门为入火药之门，非以引火也），上尖用铁模，下半用沙模。铁模坚，能撞入铁甲。沙模质稍松，其坚处入铁甲不能即透也。火力未尽则反而激发火药，不用自来火而炸。

各种炮弹

一、倾铅厂，用以铸小枪子。倾铅入抛炉中，上施机器，其身如铁柱，盖炉口。俟铅冷，用水力机器一吸，则铅条从上孔出。用手曳之如绳，引成盘，以铁轮转之。两端施圆板，约转至板口则剪去之，复易一轮。

一、造小枪子厂。用铅条入机器即成尖弹。又入一机器，尖弹上成小围，或一层，或二层三层，式各不同。其铅弹又有实心，有空心，皆随机器为之。厂施玻璃为顶，每行设机器十五座，凡二十馀行。

大率一炮凡历十馀厂，小枪及弹子各历数厂。一日不能遍观，但观其大要而已。

一、架炮厂。凡架炮二十馀尊，大者十八吨，小者五百斤。厂内铸炮至八十吨者五六尊，皆尚未透光也。

往见洋炮皆后膛，炮身亦有方式者；自新嘉坡以西，所见新式炮皆大兜，炮身亦不甚长。询之雍赫斯本得，云：后膛惟施之小枪，小炮亦尚可用。炮身愈大则子力愈重，

后膛不能胜，即炮弹难以及远，而炮身亦伤。近六年改用大兜，于是各属部炮台皆易新式，后膛炮悉废不用。厂外隙地置旧式炮千馀尊，旧式圆弹堆积如山者无数。

旋坐小火轮车，仅容八人，赴江口演式〔试〕水雷。盖局地近距达摩斯江，引江水折入厂内，直长五六百丈，以便试放水雷。凡鱼水雷二架，其式如鱼，两端皆锐，略分三橛。后橛设气机，而于端末为曲扁葉以象鱼尾。气机发则曲扁葉旋转如风（历时一分，凡一千四百转，计行一里六十步），其力可及九里。中橛亦设气机，为浮沉之准，其机尤秘。外为圆孔环左右，由五尺至丈以下，分孔激其气，入水浅深，一随所施。前橛施棉花火药，其力加常火药五倍。棉花药百磅，即得五百磅之力。前端内设铜帽，而外安尖颖三以象鱼鬚。触其端锐处及尖颖，皆可直穿铜帽以激发火药，其制绝奇。 演试鱼雷

别为铁梘一具，就江口开长沟，设木架横跨沟上，纳铁梘其中。梘后有门，安杵若长柄，可以伸缩出入。引杵启其门，以入水雷，外施关键。架上设气管，纳气水雷，而后下铁梘水中约五尺。上设机器，引杵入铁梘，直冲水雷而激其气，使喷薄以出。其声谡谡然，平水一线，急波涌起，极望不可见。

次至演炮处，演试三十八吨巨炮。洗膛纳火药，炮弹重四百磅。前为沙山，弹入沙中不能逾丈，而于沙山前设电气线架一，中途亦设电气线架一，沙山后设屋安置电报机器凡二座，若张平〔屏？〕然。左右各设长短铅杵，兼用 测试炮弹速度

吸气以引电气。电气机器左右各安电气管门二，长杵在内以通中途电气，短杵在外以通沙山前电气。上设小关键，开则电气通，可以吸铅杵而悬之；闭则气隔，铅杵随下。长杵悬下，短杵悬上，而于短杵下层旁施横刃，杵坠则横刃旁冲而铲长杵，深入杪许。用关键阻隔其气，两杵同下，所铲处适平，左右皆然。旁施开炮电气线，引机则炮声随发，左右四杵同坠。而视所铲处，右一百四十六杪，左一百六十杪。问何以互异，曰："左右两线或松或紧，则杪数异，用显微镜视之乃能辨，以此验弹力迟速。"又于炮身开六七孔，为铁杵而空其前，纳圆铜其中，约长八分，上施盖，键之而锐其首，杵尾为螺纹关键。既纳火药及弹，筑之而后纳杵孔中，用机器转螺键固。炮发，则圆铜八分压至四分，而量其杪忽，或逾四分，或不及四分，以此验药力之赢绌。所争分杪之间，而考察不遗馀力。
弹力药力并至，即益求精；不至，则又变出一法。

一厂工人多至万人

厂中常役工七千，工多可至万人。每厂设官一人，武员充之；工头一人，武员及士绅有学识而工艺精者充之。是以西洋武员，其学艺多高出文员之上，为其体验深而讨论至也。询之雍赫斯本得，岁支销经费三百万磅，各官辛俸及工食约五十万磅，馀皆以给制造。

戈登家出示黄马褂

陪游者古得勒萧、沙妙尔、戈登，皆厂员也。戈登二兄并司厂事，尤极殷勤。邀至其家小酌，出示戈登小照及黄马褂及合淝伯相所赠银壶，其小照亦中国衣冠也。询其在挨及情形，云挨及与阿百西尼亚方有战事，挨及丐戈登

与为议和，亦尚未有成言也。

是日，坐火轮车二十四里，出伦敦地界不过十里。五里至森约翰（中过路兹删，地名，为英国出马地。伦敦北约尔克亦出马），过小山二处，一大山长约二里，过山为查尔登；又过小山三处，即武里痴也。

是夕，阿什百里邀饮。同席日本上野景范、波斯那赛木麻拉克木、巴西佩内兜、希腊署公使宅那狄阿斯及能拉克斯、阿满得、威妥玛、沙逊，皆所识也。能拉克斯为立基门公之弟，曾在卜来敦见之。又类立毕得门相就谈问。类立者，译言太太也。又续赴斯毕格伯兰得茶会，见水师提督密尔恩及克罗斯、布妥玛、色尔娄数人。

初六日　屠迈伦、威林斯里来见，适方谢客，而威林斯里告言：过礼拜一、二日即赴赫德之召，当往中国，殆新开各口以充税司也。刘云生以予六十生辰，治酒肴邀同事诸公宴叙，适禧在明至，亦邀入席。是夕，复约赴罗亚尔佛尔林塞斯戏馆。佛尔林塞斯，译言太子妃也。所演戏微寓感应劝戒之义。夜归，复承诸同事枉贺。六十之年，忽焉已至，感诸公勤勤之意，益怅然不可为怀也。在使馆过六十生辰

初七日　邀同事诸公早麵。威妥玛、马尔铿及总署德尔比、旁思苐得、定得坚、三多逊均枉贺。莼斋、和伯、在初、夔九、彦嘉、听帆、玉屏及马格里治席晚酌，极丰腆。铿尔斯见寄所居屋图，约至其家观所造千里镜。斯博得斯武得又荐谛拿尔娄，亦英国号称博学者，云其家天文仪器多可观。〔疑脱“得与”二字〕此间足学士大夫邀游，

自愧年老失学

良亦可喜。所愧年老失学，诸事无所通晓，不能于此取益，有负多矣。

初八日　雨。抵伦敦恰及三月，日日小雨，无一二日开霁者。初六日乃大晴，初七亦晴，今日复雨。出门谢寿，同事诸公邀至罗亚尔刊温达戛敦戏馆，以示祝寿之意，戏馆之最巨者，所费亦不赀也。

威勒斯里相就一见，云赫德邀赴中国相度煤产，即日启行，并荐珥里约得斯，以英国充开煤之选，无能及者。

初九日　接上海正月廿四日文报，并刘荫荫〔渠〕、冯竹儒及志城三信。《申报》载正月四日新城盛营兵变，掠静安、沧州而东，入山东乐陵县境，盖分扎小站开垦之营兵也。新城为周盛传驻扎，若为淮军，亦劲旅也。山东饥民充斥，恐更煽惑饥民以起，心甚忧之。是日礼拜。

采煤炼铁皆有学馆

初十日　威勒斯里言煤铁诸厂务皆有学馆，其名曰斯古洛阿甫买英斯[5]，可以一往观。斯古洛，译言学馆也；阿甫，语词；买英，犹言开藏，兼二事言之曰买英斯。煤厂曰科罗买英，铁厂曰爱约伦买英，银厂曰色尔弗尔买英，金厂曰哥尔得买英。威勒斯里所言学馆，则煤铁二者兼学也。麦华陀又言，别有一博古院，名曰卜尔谛斯铿兴敦妙西因[6]可以一往观。卜尔谛斯，犹言英国也。初时英、兰〔苏〕两国合并而各立王，罗马国总名之曰噶里得卜尔丹[7]。噶里得者，大也；卜尔丹者，国也。其后相沿呼英国都曰卜尔谛斯。妙西因者，犹言陈设也。两处并约一往观。

十一日　铿尔斯邀观显微镜及论天文。其言四十七倍月当一地球，一千三百地球当一土星，七十万兆地球当一太阳。月中两火山，山皆中空成洞，以火发石出故也。其中空处广四十里，深三里，山高九里，以用千里镜向明处照之，其一面暗，则山影也，以是测其高。又有山无水，亦无气；以水气蒸而为云，月中无云，故无水，无水则亦无气，以是测其寒。知凡星皆有人，惟月中无人，以寒不能生故也。其月〔室〕中悬五星图。又悬测光气各图，黄者为铅，青者为铁，向日照之，知日中所产与地球略同，以与其气相应也。

太阳光谱与地球同

又言日本近年开设电报信局，发信至廿五兆。英国一千零八兆为最多，法国次之，美国又次之，德国又次之，俄国又次之，日本第六。即此足见其贸易之广，事务之繁，与其人才学问之盛。惜不能通知语言，惟从马格里考求一二语而已，馀多不能悉也。

惜不能通知语言

是夕会中所识者，上野景范，费音利得数人而已。又哈布尔一人，回数〔教〕也，住英国三十年，谈论极快。

十二日　达摩森为梁姬照相，因言及铿尔斯处显微镜，有大如芝麻而照得百馀人小像。达摩森自言："前十五年想得此法，引大为小，反之亦可引小为大，今皆仿行之矣。"

梁姬照相

朱

兵部尚书哈尔谛邀茶会，所见三公主陆意斯及其夫罗尔林侯、毕根士由、沙乃斯伯里侯、罗斯葛得、石娄斯伯里（领侍御）、伯剌得莱尔斯（管马）及兵部侍郎刊布洛、水师提督赫尔斯。各国公使：闵斯达、莫斯苏勒斯巴沙、上野

景範及予四人而已。

十三日　禧在明友人哈栗斯邀观审案堂，凡四处。一

审案堂

曰林赓新[8]，其官曰罗尔觉斯谛斯[9]。觉斯谛斯者，译言公道也。承审四人：曰占模斯，曰噶里斯，曰结色拉，曰巴格里，而占模斯为之长。其幕府曰金锶斯，陪同指示。是日噶里斯以病未至，虚承审一席，占模斯即延予入坐。张案如弓，外抱稍高。其下列坐三四人，亦张案外抱，则小官之录供者。又下则小讼师之剩取案由者，坐皆外向，无案。再下列长案向上，其前三四层，皆讼师也。后为民人，亦列案数层。小坐即辞去。

其右为律堂，总管名司吉讷尔，藏书四万帙，学律者集处其中七百人。司吉讷尔告言：伍廷芳即在此学律，哈栗斯亦学律者。中有饭堂，有治事堂，有燕坐堂。过街为存案处（其名为豪亊阿甫黎颇布力喀雷阔尔斯[10]。豪亊，屋也；颇布力喀，译言公也；雷阔尔斯，译言案也。犹谓房屋所盛之公案也），主者结色拉，其副曰哈尔谛。列屋四层，层二十二屋，凡存旧案八十八屋，分地分年列号记之，而听人相就抄案，亦分数堂列坐其中。最后一层藏诸古迹，有巨册二，盛以琉璃匣，一千零八十五年所记英国田土册也，字皆剌丁文，相距八百年矣。又显理第七盖造宫殿与工人立约包工一册。又与法国立约一册，法王系以金印，大约五寸，厚八分许。又罗马教主给显理第八文册，系以金印，大约寸许。又今君主维多里亚始即位受戒教师[11]文册。（其文首列教师问："须发一誓，愿否？"答曰："愿。"因

女王即位之誓词

示戒曰："即位后一切按照英国法律，能否？"曰："能。"曰："一切当依公道以仁义行之，能否？"曰："能。"曰："宜保护耶稣，能否？"曰："能。"曰："凡教师世爵应享之利，并宜照旧，能否？"曰："能。"于是画押其下，而载当时所授官名于册，而以誓单黏其上。）

又登车至米达拉坦布拉[12]、应勒尔坦布拉[13]。米达拉者，中堂；应勒尔者，内堂；坦布拉，译言堂也。总管名安得森。中堂、内堂学律者各三四百人。而中堂由与西班牙战，海中掳得其船无数，取以建此堂也。其中一礼拜堂，圆屋可坐千馀人。又有一堂名格雷新[14]，相距二里许，亦有学律生。凡学律四处，悉统于林赓新。

二曰魁英斯班迟[15]，三曰艾克斯才克尔[16]，四曰阔尔大阿甫铿门普力斯[17]。三处审案堂别为一屋。所至魁英斯班迟一处，承审三人：曰科本恩，为律师之有名者，其官为罗尔基甫觉斯谛斯[18]（基甫者犹言总理也）。曰海洛尔，曰勒什哈栗斯。云此三堂皆依律断案者，律文与案情不能相准，乃移送林赓新以理准之。觉斯谛斯虽亦统于铿恩斯，而不归其管辖，岁时分巡各处，以平其讼。

晚至上议政院听其议论教堂葬地诵经事（晤吏部侍郎塞尔得意毕尊，亦旧识也）。亦有中坐一人，名曰罗尔得丈西洛[19]，为议院一堂之主，犹下议院之斯毕格。左右列坐，亦分两党。格兰斯敦党曰格兰非尔，毕根士由党曰沙乃斯白里。两人各持论数万言，而后教师铿得白里[20]起立言之。视下议院稍静谧。 到上议院旁听

是日发奏调伍廷芳及开用关防两摺（一摺一片），填写初六日期。并致总署公衙信，及合淝伯国，及周晓棠、萧屺山，及唐景星，及意城、志城及子敬侄，并家信第四号。

十四日　谛拿尔娄约至其家听讲电学。收贮电气八千八百瓶。略记其言电学精处：

电学实验

其一，以小铜丝分引电气，谓之"耽误"，可以"耽误"至万分。耽延愈多，则受电气之力愈微。制小木箱贮铜丝而插牌其中，由一分至万分，分牌记之。安设电报，中途有断处，亦可由分数以推知其里数，而知其断处当得幾万幾千幾里。

其一，张玻璃管引电气，而硝强[21]、磺强[22]、盐强[23]为色各异，入管内辄成小轮，或斜射如鱼骨，以气之纾疾为光之疏密，力愈弱则光愈散。

其一，引轻气以敌电气。张玻璃管吸取轻气纳入之，而引电气过其中，则成小圆轮，疏疏落落。用水银压之，吸轻气外出而光又聚。

其一，电气相接而过，稍空分秒则中断，尽引八千八百瓶之电气则力厚，穿空而过，可及三分寸之一。

其一，化水为气，以分数验之，气愈多则力愈紧。用两铜锥系金丝其端，鼓气以通电气，约历时一分半，双引电气至锥端，其声相薄如雷，而金线立化（白金丝化成一小粟，黄金丝则化入玻璃片，若界画然）。化气多少，其及〔力？〕可及若干万里，皆可以分数测之。

其一，电气之力化为吸气。安指南针于架，前后两轮，

约电气线数十重，引电气过而针自动移，亦视所引气多少为所移分数。

据谛拿尔娄言，与斯博得斯武得各有所入门径，而其归则同，彼此常互相证也。问所著书，皆未刻，而云言电学以莽斯克森为最佳。询以电气入玻璃管而成轮花，何也？答曰："此自然如此，其理尚未能格也。"

又出一木盒，有玻璃瓶十馀，装药其中，状如铅粉。向明处照之，摄入光气而成五色，置暗屋中，益明显，须臾而散。言照相镜惟成黑白二色，不能具五色，加入此药乃具五色，然不能久。再过数年，当有法使其色久而不变。吾于此等学问全不能知，姑记其所言如此。 试验彩色照相

十五日　密斯特盘、马克里过谈。密斯特盘言及威勒斯里通知地理之学，于开煤事非所谙也，赫德邀赴中国，恐无所益。因询威诺斯里所称珥里约得何如，曰："此稍优矣，亦非其至者。"问此间以何人为最，因举倪克生为英国最优者："栾大法里煤厂，其所开也。英国求善煤者必就倪克生，为能谙知煤性故也。阿伯得亚所住威尔斯，亦煤厂也，无不知倪克生者。"此邦学问无穷，未易更仆数也。

文报局递到郑陶斋、曹柳溪二信。柳溪老者并云至上海相送，而予已行矣。书皆不详时日，而阅《申报》已至二月初一日，则是二月初旬发递也。

十六日　礼拜。雨。与德在初步至金登幹处。出示去岁办理美国百年大会[24]，中国货物无虑数百千种，汇成巨册，如丝缎种类，异色已至百馀，药品尤多。即有考求博物者， 参加费城博览会的中国货物

尽收买其药品，分别种类，研考性情，以辨知中外用药异同之故。西洋人品学问，蒸蒸日上，非无故也。

税务局

金登幹并约至英兰敦类非纸[25]观制造各票。云其中略分三局：一信票，一税票，一存款票。信票以传递书信，税票以完税，存款票者即票本也，若盐务之有根窝。是以所造票由直一铜钱至累万万，国家别设一局制造，金登幹亦其中司事之一也。总办名克生，而统于户部尚书罗斯噶得。

十七日　回拜各处：世爵一人，曰赫色里（德在初翻音曰海沙利。海、赫，一音之转）；宝星三人，曰塞尔威烈莫何拉，曰塞尔特利弗尔罗林斯，曰塞尔亨得利荷兰（塞尔，尊称。以下其名。何拉、罗林斯、荷兰，则所称之姓也）；利如行总管三人，曰白英斯，曰洼金拉，曰阿尔博斯罗得；银局总管一人，曰基布斯；问案官一人，曰占模斯；兵部属官一人，曰鼓得纳弗（哈得谛派令同赴武里痴）；户部侍郎一人，曰塞尔温意伯尊；议院议绅二人，曰类得利（所居地曰罗逊伯伦），曰莽得（所居地曰满吉斯得）；绅士四人，曰达尔比格勒非斯（对门相望，中隔数家而已），曰类音（现在日本公使帮办），曰利得（造船有名者），曰沙逊。向时枉顾者必一往答，不考其为何人也。至是每出回拜，录其名姓职司以备查。

十八日　为西历五月初一日，赴柏金葛恩巴雷司召见。其二太子妃新自摹尔达回，及三太子阿色，及鲣百里痴公，皆旁侍。（大太子曰卜林斯阿甫威尔诺斯[26]。四太子利窝卜

斯，好学不外出。）大太子掌家曰卜罗宾，二太子掌家曰科尔非尔，亦相就一见。馀所见各国公使及德尔比、沙乃斯百里、赫得弗斯德、宣摩尔数人。

李湘甫自粤至，带到金逸亭、蔡砚农、冯竹儒、方柳桥、方小云、冒浙存、陈京甫、姚朵云、刘鹤侪、王春晓、李次青、许秋樵各信。柳桥、朵云、秋樵并惠食物。刘鹤侪者，柳桥刺史之婿也。

十九日　购得诸贤会议镜图一具，皆英国与闻政事者也。宰相毕根士由、家部克罗斯、户部罗斯噶得、兵部哈尔地、信部满剌斯、印度部沙乃斯百里、外部德尔比：所识者七人。御前兼上议院长铿恩斯、军机理计门、海部洼尔得亨得、藩部家尔拿尔芬、别部妈林斯百里：所不识者五人。

新闻报局善堂哈定敦邀席，辞之。以此间善堂繁多，应接不暇。新闻报善堂为管理新闻报者，或老病不能自给，敛费以善之也。其幕府色克得里以捐单来请，为捐吉宜三枚。

阿什百里约赴戛尔敦喀尔纠拉尔看赛花。戛尔敦，译言花园也；喀尔纠译言种花也。是日君主临幸，各家奇花异草，均送来园，罗列至数万盆。园主评骘其佳者，犒劳金牌或银牌，或银嵌金表识之。入门左行一厂，右行围绕连数厂。中有玻璃大厅，万花环绕尤盛。大抵玫瑰、绣球、月季、杜鹃、蘧麦四〔五〕种为多，而花色离奇，则亦中国所未有也。花叶及小草叶成花纹，或一圈，或两圈，或具五色，或蓝色着黄围，斑斓四映。其中国僧鞋菊、荷包菊 花会

二种，此间别是一种花，而肖形尤甚。荷包各色具备，有碎点杂五色者；僧鞋亦然，花旁出，两长带如履绚，葉尖而长。其馀花细如粟、葉小如沙者，种类甚繁。然若中国牡丹、芍药，丰艳秾富，则亦此间所无也。花园地尤宏敞，有桥，有池，有小港，激水使奔放，多伏机器为之，当为此城内一胜地。并设音乐其中，以娱游者。

织绣院 其织绣院一区，与花园并门而入，其名曰尼得尔窝尔克[27]。尼得尔，译言针也；窝尔克者，工也。犹中国之言针黹。多世家妇女贫者，以手工自食其力。国人醵金为院，使习艺其中。询之，妇女通计百五十人，分六院。其一专司绘写，大小异式，分送各院织绣。

晚赴达尔比勒格非斯、窝尔得亨得两处茶会，所见水师提督密尔谊，及罗尔得思得尔拿尔类得尼（在印度有大功，得赏世爵），及买克期〔斯〕威尔，及伯克鲁公（二君皆思葛兰人，约公会相邀一饭），及刊木登、布妥玛、意伯尊诸人，得一一叙谈。

二十日 雨，寒。又赴柏金葛恩巴雷司接见君主。相见太勤，鹄立廷中，俟接见毕乃返，极以为苦。晚赴赫勒斯茶会，所见马武得克、密斯得威克、密斯得罗斯，皆久谈。密斯得罗斯言：近地有病房，专治兵伤及折跌者，属往一观。自述所居在本街第二十九宅，随时可通知也。

两位密斯

廿一日 盘告言："费多尔斯最精机器，满吉斯得有机厂；其家住伦敦，亦藏有机器，可一往观。"威勒斯里告言："法克斯亦精煤学，其煤厂在得尔阿姆，距满吉斯得、栗温浦

皆不远，在伦敦之北。其西曰威尔斯，煤产最佳，可次第往观。”又达摩森函约赴阿尔什拍弗尔公班尼阿甫克罗塞[28]会叙。阿尔什拍弗尔，言尊贵也；公班尼，会也；克罗塞，犹言买卖。盖商会也。达摩森为其局马斯得，译言总办也；次曰洼尔登，犹言帮办。

晚赴赫克斯茶会，美国之富妇也。晤世爵二人，曰巴伦罗尔得，曰巴色斯；议政院二人，曰珥思定梅尔，曰吉尔得斯；绅士一人，曰吉尔伯尔，自云曾至中国；提督一人，曰英格尔非尔。其珥思敦梅尔，则其夫人约往一会也（在下议院司文案，英国之有文学者。其夫人约往一谈）。又类里一人，曰瑞斯得（甚美，亦约往一谈）。 美国富妇邀赴茶会

廿二日　夜梦为诗甚豪，醒记二语云：“一自彩云飞散后，十万骊驹惜别声。”不详其为何语也。二十年不乐为诗，从不以置怀，而梦中往往得句，何也？

马根、马克斯威诺枉过久谈。马根，镇江税务司帮办，与李湘甫同船西来者也。（马格里译言摩尔安。马与摩、根与安，皆音之转也。）马克斯威诺述伯克鲁公之意，约赴苏格兰公会，以马格里亦苏格兰人也。实苦仪节语言皆钝拙，不乐周旋，力辞之。而马君邀请勤勤，以中国人初至，以得一与会为佳话也。

廿三日　礼拜。接上海文报局二月初八日信（第十六号），内只唐景星信一件，告知旗昌轮船公司以银二百廿二万两归并招商局，正月十七付过银百廿万，馀按年摊付，其船栈已换用招商局旗矣。唐景星可谓有魄力者。 唐景星有魄力

廿四日　胜全恩燮斯巴雷司接见太公子〔大太子〕。

各国炮船及炮兵数

中外新报载各国炮船、炮兵：英国大小铁甲船五十八(内有铁炮台船，铁甲有十四寸及二十四寸厚者)，大铁木兵船八十，小铁木兵船二百八十六。(炮四千七百八十四尊，炮兵六万人。)法国大小铁甲船六十二，大铁木兵船七十七，小铁木兵船三百六十二。(炮三千五十四尊，炮兵二万八千人。)德国大小铁甲船十四，大铁木兵船八，小铁木兵船三十五。(炮七百尊，炮兵九千人。)俄国大小铁甲船二十五，小铁木兵船二百三十七。(炮一千五百八十五尊，炮兵万二百卅人。)美国大小铁甲船四十八，大铁木兵船五，小铁木兵船一百零五。(炮一千二百四十一尊，炮兵一万一千人。)奥国大小铁甲船九，大铁木兵船六，小铁木兵船四十。(炮五百十二尊，炮兵五千七百人。)土耳其大小铁甲船二十，大铁木兵船十，小铁木兵船七十四。(炮一千二百十八尊，炮兵三万四千人。)北那四利亚国[29]大小铁甲船二十，小铁木兵船五十二。(炮二百七十八尊，炮兵四千人。)智利国铁甲船二，小铁木兵船十。(炮五十二尊，炮兵一千七百五十三人。)丹国大小铁甲船七，木〔大〕铁木兵船四，小铁木兵船二十。(炮三百十四尊，炮兵一千七百人。)希腊大小铁甲船三，大铁木兵船一，小铁木兵船三十一。(炮一百三十七尊，炮兵一千五百七十八人。)意大利国大小铁甲船二十二，大铁木兵船十，小铁木兵船五十九。(炮七百九十八尊，炮兵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人。)荷兰国大小铁甲船十七，大铁木兵船四，小铁木兵船四十四。(炮五百七十四尊，

炮兵九千五百二人。）秘鲁大小铁甲船六，大铁木兵船一，小铁木兵船五。（炮九十四尊，炮兵二千人。）葡萄牙小铁木兵船四十七。（炮一百五十四尊，炮兵三千四百九十三人。）日斯巴尼亚大小铁甲船六，大铁木兵船二十，小铁木兵船一百二十三。（炮一千零九十三尊，炮兵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四人。）瑞典大小铁甲船十八，大铁木兵船五，小铁木兵船一百二十八。（炮六百二十三尊，炮兵一万二百二十人。）

英国新造铁甲船名“沙能”，铁甲厚九寸，船头二炮各重十八吨，左右及船尾炮七，兼用篷帆。又一名土国门都希野，铁甲厚十二寸，以内木厚亦十二寸，内旋铁皮厚寸半，长三百三十三尺，宽五十九尺，舱深四十尺，受重五千三百四十九吨，压水力九千吨，吃水二十四尺。船腰设炮台一座，长一百五十三尺，架阿母斯克郎炮十二尊，各重十一吨。舱面三炮，各六吨。船头两旁别设铁甲护之，下安巨铁锥拒触敌船号，马力一千二百匹，炮兵六百四十人，每点钟行三十九里。此大小二船载有图说，并记之。 最新式的铁甲船

廿五日　以德国兵政石多生许卞长胜等三人归水师学习，而久无信，托德使敏斯达一往询。便过罗得茶会。入门，见花文石柱六，而内堂旁为玻璃罩厅，广植各国花木，知其为巨富也。是夕邀威妥玛、马尔铿、阿什白里、麦华陀、马克理、金登幹、盘尔、禧在初〔明〕、马格理晚酌。

廿六日　麦华陀、盘尔邀游锵新登博物院。先过威多尔斯，观所制小机器。自云凡机器要紧处有二：一曰平；二曰丝厘杪忽分辨明析。所制铁圆盘，为三足木架盛之，上

下凡二架，中为孔，纳杵其中，两相合而摩荡之，即相粘合，盖平则能粘也。(云初为钢铁圆饼，磨使平，涂朱其中，用纸拓之。稍有圆颗或朱所不到，即就其处刮之。须先制三饼合之。以二饼合，不能辨其沙颗之或在上或在下也；故须中间一饼，次第合而验之。)

精密测量

为小机器，可析一寸为十万分。凿木为槽，长二尺许，架两铁杵其上。两端有轮，前轮可推其铁杵进退，后轮惟转动其杵心以定杪忽。两杵相对，其端不逮五分，光平如镜。如以一寸物衔其中，则推其前杵向外，距后杵一寸，以试一寸物相衔与否，而验其杪忽之差。恰相衔，两杵与物相抵，犹可以人力运取之。可纳而入，亦可抽而出也。稍宽一杪，则不能相衔；稍紧一杪以上则相衔，以次加固，而人力不能施。其大盘以一百分当一杪，积一百分而转动其小盘一齿，凡二十五齿则得二千五百分；又积二千五百分，复转动其小盘一齿，凡四十齿而加密得十万分。是以一寸之积，析至十万分，析〔杪〕忽分辨益微。言凡机器之相合而固者，由其分析微也。

又制一小轮，用钢铁为质，而胎柔木其中，毂与辐皆然。轮郭包柔木数分，外以钢覆之。云轮力柔，崎岖山径不忧震簸，初悟得此法，未试行也。

游肯辛顿博物馆

随至镫新登，其尚书名三弗，亦世爵，陪游厅院十馀处(凡院皆为玻璃罩以取明)。其前数院，凡各国所建之坊(俗谓之牌楼)，若石幢，若门楼，若亭，若石楼(形似塔，高峻有楼房)，奇丽宏壮者，皆仿为之。一火炉状如巨屋，上

有飞檐，左右护炉亦如巨壁，云意大里国王宫式也。一礼拜堂，石门楼，左右三门雕刻精奇。一铜门，匡及门高广皆逾丈，镂刻繁密，别一礼拜堂门也。一石幢，围丈馀，高十馀丈，皆琢为花卉人物，分造两段植院中。一麦西古王冢，亦仿其式为坟，皆砖为之，四面为牌楼，而别为牌楼植其旁，则依其丈尺为之。又为楼房一区，中为巨屋，四隅为飞桥，用阑围之，云阿非利加一国王听政所，屋四隅皆勋爵侍立处也。其他铜坊、铁楼及诸奇制，不可胜述。巨壁张画一幅，极四大部洲最高房屋罗绘其中，以礼拜堂为最，伦敦已有高至五十丈者。南京琉璃报恩塔，其高得半而已。

全世界最高的建筑

其金器、银器（多君主宫中所用。金盘有大至六七尺者。银桌、银盆，云皆印度国王器也，灭印度时得之，皆存于此）、古铜器、玉器、磁器，分屋贮之，所见已数万种。铜佛一尊，高丈许。铜钟四具，形制并同，上环乳五层，制造颇精，云皆购之日本者。其一钟刻有金刚经，云正德辛卯制，并僧衔署"临济正宗"，与三钟之为日本物同一形式，绝奇。铜鹰一具，作搏击势，羽毛皆张。亦云日本物，以千磅购得之。

其他磁盘一具，仅及五寸，购之百磅；磁塔一具，购之五百磅。其地博古者，能辨其为千馀年物也。（按中国磁器始自南唐，不及千年。佛塔缘自唐时，印度诸国已前有之，西洋无有也。印度磁器必不先于中国，此可疑。）磁器大小尤多，自中国、东洋以至泰西各国，并及阿非利加，

所有新旧磁器皆罗致之。即中国磁器，若巨盘，若瓶，大或数尺，小或二三寸玩具，皆绝精。其珍奇若琥珀缸及花树、玛瑙池缸、蓝晶紫晶瓶盘，参错玉器中，用玻璃巨罩盛之，所见已不下十馀处。

各国古乐器为一屋，大小刀、剑、矛、戟为一屋，错绣、针黹为一屋（中国蟒服亦皆有之），略亦流览，不能遍及。饭堂三处，游人饮食皆便；其堂壁柱，皆磁为之。最后楼上，贮藏磁器尤多。花草五色及翎毛，其光外浮者，皆英国所制也。磁质不能及中国，而此则过之。（各国磁器推中国第一。）

磁器推中国为第一

再入则画院。张画数屋，亦相就临摹。（书屋二区，亦多相就读。）而后设画馆二堂，一画师主人〔之〕。男女各为一堂，堂分十馀屋，屋皆列长案，亦有散置小几，纵横列架临摹者。其一堂为台，画师立台上，就台壁（以青石为壁）以粉笔纵横界之，为远近向背高下之势，以开示画理；而后列坐一屋，四壁悬挂泥槊〔塑〕人首，或一手一足，或花朵，亦有张镜画一草或一盘或一山，各随其心意所向摹之。凡数日，得其向背之势，乃分屋习之。水山〔山水〕则兼水石树木；人物则泥槊〔塑〕男女，或立或坐，或手持器具张望，或曲立回顾，亦各随其所好临摹之。数日得其形似，而后令习山水花卉者临摹古画；人物则雇一人高坐其中，诸画者或正向或侧向摹之，必肖其人之神，乃为有得。男妇学画者皆然。大率每日十点钟起，三点钟止，不逮三时之久，而各以其全神注之。是以西洋写真及山水，远近

画摸特儿

向背，曲尽其妙。询之三弗，此院岁支用款三十万磅；而画院教习男女三百人，及他学馆归此馆管属者尚有数处，岁消〔销〕约二百万磅，其中三十万磅则专支销此馆用费也。西洋专以教养人才为急务，安得不日盛〔脱“一”字〕日？

是夕，老儒会招饮，主持者德尔比。岁定会办八十人，威妥玛其一也，以是不能不一赴。其名曰类得拿里芬[30]。类得拿里者，译言有学问也；芬者，积存之款。盖专为积学者年老无以为生，醵金养之。会者二百人，公使六人：一奥使博斯达，一法使萨威尼業，一意大利使美那布里亚，一波斯使那赛木麻拉克木，一日本使上野景范，一危地马拉使尼格雷达。先数日传知签派说话者，令鄙人言各国学问。乃拟数语，丐威妥玛翻译，交给马格里。酒毕，一人传呼止喧。德尔比起立，颂扬君主，兼及其冢嗣并其亲属。于是列坐二百人皆起，高声赞诺，满饮一触〔觞〕。 老儒会招饮

次世爵乔木登起立，言英国兵法。（凡诵言者，皆先定一人揭其端，若相问答然，而其词意亦不必相贯属。大率签定某人说话，则诵言者末必及其人，稍加赞语。）而提督戈得林敦及水师提督海，次第起立，各言水陆军政大略。又次，德尔比起立，言各国钦差（略言在座公使在本国为大官者三人：一奥使，一法使，一中国公使；末乃归重奥使，言与为久交，亦所以揭其端也），而奥使博斯达起立酬答。次头等宝星安得森起立，言上下会堂（亦所以揭其端也），而上议院哈尔德维克、下议院伯利斯弗尔斯何柏次第起立，各言上下议院大略。（凡诵言者多杂以诙谐及琐语。伯利斯弗 次第演说

尔斯何拍诙谐尤甚，闻者皆大笑。）又次德尔比起立，言类得拿里芬老儒会（略言此会起已八十八年，君主每年捐百磅，在位四十年，足捐四千磅也；亦颇著有一书，是亦儒也），颂君主及言本会事，无酬答，惟群起赞诺，满饮，呼声震天。次次〔衍一“次”字〕罗得威尔起立，言英国学问，而勒格斯起立酬答。勒格斯者，英国之宿学也，能熟知古今事要（与定大等学问又别）。又次里弗斯言各国学问，而鄙人起立酬答。又次世爵达尔博德谛马拉赫的言游人学问，而德国石利曼起立酬答。石利曼能通知金石之学，所得古碑碣，能辨知其为何代，久居英国，最有名。又次，头等宝星斯得尔林墨克斯威诺起立，赞扬德尔比以结之，又群起赞诺满饮，凡三饮乃毕。

其设席，列长案一，德尔比居中，左右列坐三十六人。公使分列左右，而头等公使居首，以下稍相间。世爵居右为多，宝星居左为多。前方相接直下列案八，左右坐二十许人。凡起立诵言皆正坐。其坐下方直案者，勒格、罗得威尔、里弗三人而已。其诵言抑扬反复，辄至数刻，以文辞周旋相尚，颇有春秋列国之风。

致词推重泰西实学

鄙人始及中国学问流传三千馀人〔年〕，圣人立身行己、治民治国之方，备具于书，此所以崇尚至今。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太西各国者。二三百年前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先后来中国，最为有名。此次至伦敦，所见定大、谛拿娄、阿文[31]、虎克、斯博得斯武得谈论电学、化学、光学、热学之精微，益见英国学问人人

讲求云云。起立数语已毕。马格里以洋文译而诵之，亦不逮诸君所言四五分之一也。是日所见世爵后敦，有诗名；医士利加增，兼理老儒会医事。外部文案珥斯赓梅尔约往视所著书，海部尚书窝尔得亨得约茶会，均不及往，惟便道一往戛芬谛史奔定克茶会而已。

罗·马礼逊之子来见

廿七日 马理森来见，曾从额尔金[32]充当幕府，居中国数年。其父罗伯马理森[33]随阿墨尔斯得充使中国，觐见仁宗睿黄〔皇〕帝。上御便殿候之；礼部与争仪注当跪，阿墨尔斯得不允，遂驰去。罗伯因留粤数年，依《康熙字典》翻译西洋文字为字典，西人传诵之。其兄科勒弗登马理森亦久居中国。所居阿斯葛得，距伦敦六十里，亦因老儒会来伦敦，闻予诵言甚喜，相就一谈。言阿斯葛得跑马会，亦天下巨观，期以六月十一，凡四日始毕（中历四月廿八日后），约往一游；距温则宫二十八里，并可一往观也。

得物理学及电学书籍

廿八日 德在初开示德栗陆送来电气、格物书名二种。一曰佛尔格逊《电气学》。一曰德沙讷拉《格物学》，云爱倭来德所释，论光学、热学、电气、吸铁石凡四卷。前谛拿娄言电学以弗斯克森为最佳，在初所云佛尔格逊，殆即其人也。

廿九日 多里画馆、狄隆画馆均邀往观，而狄隆善画西洋景物，于是日开馆，因往一游。便至多里画馆。多里，法兰西人，善为人物，巨幅长丈二丈〔尺〕，画男妇百馀人，亦画中巨观也。而喜为杀戮凶悖之状。每画巨幅，必先摹数小本，悬挂满屋，工亦勤矣。旋赴得利弗尔罗林斯茶会，

设几听音乐，一人弹四弦，若中国胡琴，凡数阕，音调新奇可听。女讴作歌亦佳。

英抗议俄国对土用兵

马格里言：俄国外部寓书英国言："土国不听理喻，不得已一战，意在保全教民而已。各国亦无不心愿者，是以英国亦听用兵"。德尔比覆书，言俄国用兵极非宜，英国极不谓然，而云各国心愿，此语实为虚诬。土国主因使驻英公使莫拉射司诣外部致谢德尔比；法、奥、德、美诸国皆称颂德尔比之伉爽，为各国所不及。德尔比述"法前〔国〕百年前有公使驻英者曰达里兰，常言：'天生人口使善言，非以宣导其心之隐，乃欲使善隐蔽其心，使人不易测也。'此语颇极调侃。吾则不然，一切使此心宣著于外，惟期口与心相应而已。"其言如此，无愧良臣矣。

日使邀请观剧

是夕，乌葉娄戛真阿里邀至意大里阿伯拉观齣〔剧〕。生平不喜戏局，三十年未一临观。至伦敦以友朋邀请，五至戏馆。此邦君民相为嬉游，借此酬应，不能相拒，意甚苦之。其户部尚书恩娄葉藏〔欧〕里及费音夫妇咸至。驻德国公使未及一询其名。是日雨。

注 释

〔1〕罗亚尔久戛尔敦：Royal Kew Garden。

〔2〕虎克：Dr.Hooker。

〔3〕阿格尔斯得：Lord W·Amherst，又作阿墨尔斯得、阿美士得，1816年曾出使中国。

〔4〕武里痴阿色拉尔：Woolwich Arsenal，乌里治兵工厂。

〔5〕斯古洛阿甫买英斯：School of Mines，矿业学堂。

〔6〕卜尔谛斯镫兴敦妙西因，British Kensington Museum，不列颠肯辛顿博物馆。
〔7〕噶里得卜尔丹：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
〔8〕林廓新：Lincoln's Inn.
〔9〕罗尔觉斯谛斯：Royal Justice，皇家法官。
〔10〕豪事阿甫黎颇布力喀需阔尔斯：House of Public Records，档案馆。
〔11〕教师，此指大主教，有时亦泛指教士。
〔12〕米达拉坦布拉：Middle Temple，中院。
〔13〕应勅尔坦布拉：Inner Temple，内院。
〔14〕格雷新：Gray's Inn.
〔15〕魁英斯班迟：Queen's Bench，高等法院。
〔16〕艾克斯才克尔：Exchequer，由王室度支局产生的法庭。
〔17〕阔尔大阿甫镗门普力斯：Court of Common Pleas，民事诉讼法庭。
〔18〕罗尔基甫觉斯谛斯：Royal Chief Justice，皇家首席法官。
〔19〕罗尔得丈西洛：Lord Chancellor，上院议长。
〔20〕镫得白里：Canterbury，坎特伯雷(大主教)。
〔21〕硝强：硝酸。
〔22〕磺强：硫酸。
〔23〕盐强：盐酸。
〔24〕美国百年大会：1876年为庆祝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届博览会。
〔25〕英兰敦类非纽：Inland Revenue，内地税务局。
〔26〕卜林斯阿甫威尔浩斯：Prince of Wales，威尔斯亲王。
〔27〕尼德尔窝尔克：needlework，刺绣，缝纫。
〔28〕阿尔什拍弗尔公班尼阿甫克罗塞：Respectful Company of Grocer，杂货商同业公会。
〔29〕北那四利亚国：保加利亚。
〔30〕类德拿里芬：Litarery Fund，学者基金会。
〔31〕阿文，Owen，欧文。
〔32〕额尔金：James Btuce Elgin，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政府在华之全权代表。
〔33〕罗伯马理森：Robert Morrison，通译作马礼逊，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为新教来华传教之始，汉文造诣极深。

卷 七

光绪三年四月

〔光绪三年〕四月初一日丙戌　为西历五月十三日，礼拜之期。李丹崖带同陈敬如、马眉叔及罗君丰禄、日意格来见。携带学生十二人，将就波斯莫斯海滨小住。 李丹崖带来留学生

回人摩哈墨特来见，询知为布哈尔[1]人，地接阿富汗，住英国二十馀年。回教分二种。相传摩哈麦之后，叔侄各自为教：叔曰逊里（苏利），侄曰希亚，两教互相争胜。而自布哈尔至土耳其，皆逊里一教；波斯别为希亚一教，故相疑。以俄、土两国交战，波斯助俄罗斯，缘两教本自为冰炭故也。其回教流传中土者，苏利教为多，亦名之曰谟教，谟哈麦之遗也。 回教分为逊尼、什叶两派

初二日　金登幹约游英兰得类非纽。类非纽者，译言

税务也。尚书斯谛文森，其副赫里斯，幕府戛尔勒得。斯
税务局
谛文森以病，遣其副与幕府陪行。所造凡三种：一、税单；一、信票；一、产业及制造器物凭约，而各处汇单、汇票亦附焉。凡税课交纳于此，惟海关各就关所完纳。非但岁课而已，家业传付子孙及亲友，皆有约据，由国家颁给，而视其产之多少纳税，大约二十而取一分。或以风疾入风馆，亦简料其家，由官存贮而给契以俟其愈，按所存数还之。或制造新法，得专司其贸易，署名为记，亦由国家颁给而纳税焉。其造税票有地，完税有地，盖印有地。其盖印处列柜为之，各以数多寡分列。纳税盖印至五点钟止，则有一人就柜旁小木橱开钥视之，即得所盖印数。盖橱内四小孔，孔皆有牌记，凡四字周转，近柜一孔十转而第二孔始一转，以次为千百十之数。先日一千二百三十四，本日一千五百六十七，即知用印三百三十三颗，而得其所收税数，不爽锱铢。

别有一院，专试各物之真伪，则所讲皆化学也。其地
商品检验多用化学
总办名比尔罗。烟、酒、茶、铅、锡、颜料，下至牛乳皆送至，验其真伪而后消〔销〕售。如水果汁中有酸浆，所尚酸也，以水入之，化成蓝色；再以碱入之，化成赭色，则味转鹹而酸失矣；再加水，又成蓝色，其味仍酸。以此辨其加酸多寡之数。颜料各色，分合验之，本质若干，可以推测，无或爽者。烟末、茶叶，各以显微镜试之而得其本质，伪造者莫能混也。故凡化学自格物始。所用七百馀人，而幼学为多，亦天下之巨观也。

旋赴马尔锉茶会。阿尔该尔公、克色伦公两夫人并在。威妥玛带见一人，曰珥尔钩，英国铁路皆所修造，亦通电学。马格理带见二人：曰勒五屡斯，白鬓皤然；曰得客勒斯摩里，与所居衡宇相对，其意甚勤勤也。晚邀日意格、李丹崖、马眉叔、陈敬之、罗稷臣及马格里、李湘甫晚酌。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馀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如信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可云利国矣，而民实便之。顷见制造信票，每纸印票百馀，四周空处，一童子量其分杪，截齐其边幅，送至一机器处。每票不逾八分，四周凿成小孔，五纸一连，不失毫杪。为取用信票，必须剪截，得此四周小孔，随手即下，不恃刀剪之力。相传数十百年前，一人想得此法，献之朝廷，即时赏给二千磅，依其法行之。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论西洋富强由于国家行政务求便民

邮票

丹崖交到丁禹生一信。濒行至台湾，禹生面交带递者。

初三日　与法使达拉固约三点钟会晤，临时马格理忽一力阻止。予以为其信必约候回信乃前往也，决意前往诘其所以不回信之故，马格理又复搁置不理。比阅钟表，已逾四点钟矣。催促一往，达拉固留书门者，略云："相候至三点钟，以外部约四点钟会晤，不及候。"始知其书约往谈，并无候回信之文。怪问之，乃云："前书约德使敏斯达得其回信，以是推之，当得回信乃往也。"其谬如此。马格理诸

制定收发章程以防马格理专擅

事生疏，而喜持意见专擅，亦予大运中之一劫星也，心实苦之。乃传李湘甫、德在初商定收发洋文章程，一切归湘甫经管，冀稍以法制其悖乱也。便过日意格、李丹崖一谈。日意格随沈幼丹办事有年，一切体式优于马格理远矣。

晚赴阿立科克地理学馆茶会。有得安得者，专习地产金石之学。罗列各国所产金块及金沙宝石□出于江次者。有大金刚钻一具，略如卵黄，值十万磅。

初四日　以日意格事重诣法使达拉固，便回拜马克斯威拉（住苏格兰之格勒拉客林地方）、贺拉（与提督何伯同名。何伯、贺拉，一音之转，亦武员也）、阿士得尔（初办烟案至中国充当副使）、美尼亚客（怡和行主）、茀尔谛斯文（世爵，伯）、摩哈麦得墨尔沙（布哈尔人。墨尔沙者，犹中国之云王爵也）、罗得、得克拉斯摩里、立察尔增、觉尔得内拉、非斯维克拉摩、毕学伯、巴麦尔（以上七人并住本街为邻）。巴麦尔与色尔盘为亲族，色尔盘亦世爵也。

是夕，德尔比茶会，公使敏斯达、上野景範、尼格雷达及予四人而已。所见马尔铿、威妥玛、何耳、旁思茀得、珥伯尊、定尔敦、三得逊、密得茀斯得（能华语，曾充副使中国。与同名甚多）、树德（阿什百里同事）、毕德尔（有二女，均美）、谛盘生、斯丹利、卜尔得（按察司）、德尔比格非尔、沙逊。馀相识者亦多有之，然不能举其名也。

军火及钢铁厂商来见

初五日　瓦瓦瑣与茀立斯二人来见。瓦瓦瑣曾偕米斯得在京师一见。合淝伯相与沈幼丹均相就购其所造钢炮，而克罗布机厂贸易遂移之瓦瓦瑣。茀立斯在什非尔得[2]地方

开设钢铁厂。各厂所用钢铁，皆其所制也。因言及鱼水雷中段所用沉水机器，英人名怀得赫得者思得其法，英主以三千磅购得之。其法甚秘，武里吒厂知其法者不过一二人，民厂无知者。其后俄、法、德、美、奥、意大里、比利时皆购得其法，但以供国家之用而已。

巴麦、得拿二人相继来见。巴麦即载生洋行驻英办事者，抵伦敦后曾来一见。得拿有制造铸钱机器厂。询问铸洋银法，凡历十处机器乃成。一熔银机器，其三〔银〕须历三处机器乃成银片。犹恐有未匀也，再入压重机器而后凿成饼；又须加光；又须比较轻重；又须整齐其边，而后加印。印或不如法，又入一机器汰之。其用人工小机器尚有数套，每机器一局，日可得洋银五千。（据云用此机器一套，价三千磅。）正思谋之唐景星，上海应设一洋银局，当以商之。 载生洋行 上海应设一洋银局

得茀里兰得、刊克里甫二信。茀里兰得送所翻译书一部，大率醒世止分之意。刊克里甫陈论五条：一、禁止贩运鸦片烟；二、西洋待中国人应求公平；三、西洋人在中国者应各归地方约束，不宜专归领事；四、火轮车路应听中国人自办，不宜西人勉强，而引吴淞铁路为大戒，责以不可如此横行；五、西洋传教者，不宜过为保护，其有被戕，亦自取耳，中国圣人之道，道理完足，不应以他教乱之。其言全似中国人自张大，亦不测其为何意也。 一位为中国说话的英国人

初六日　内里爱觉斯信约茶会，云有卜林斯毕斯梅尔得在坐，属往一晤。卜林斯者，译言太子也；毕斯者，女

人，连卜林斯为言则公主也；梅尔得，其名也。是夕，立斯克邀看跳舞会，言其女初成立见客，为此会。思欲一往观，以苦晚，辞不赴。

阿古柏伪使至英

初七日　《代模斯》、《摩宁波斯得》两处新闻报并云：喀什噶尔有公使名赛阿德雅古布可汗[3]，翻译墨勒爱，于先夕抵伦敦。《代模斯》报谓其由巴里过布伦海口，是由布哈尔取道阿富汗以出红海者也。此于中国微有关系，当一考问之。

初八日　与云生步至里占得巴尔克[4]内波丹里尔戛尔敦[5]。凡有花木蕃植，谓之戛尔敦，犹中国花园也。树木成林，谓之巴尔克，犹言囿也。里占得犹言监国；英主若尔日第三多病，其子监国，始创是园，故以为名。波丹里加尔，译言花草也。其园参赞苏尔比陪游。历数玻璃厅，万花围绕。其树本一二尺而花开至八九寸者，多以人力为之，盖用巨花之蕊搀入本花心，令其结实一二，移种即大逾数倍。其草本花叶，多具五色及有花文者，奇离眩目，多以人力为之。

游植物园

粤东之罗威及仙人掌、仙人拳之属，此间种类变化至逾数十种，形状诡异。有刺颗小如豆，堆积盈盆；有覆如钟；有磊砢如石；有盘绕如云；有丛植如箸；有挺立如柱。其叶或小或大，或坚如铁石；或软厚如球；或扁如刀；如〔或〕顽厚如砖；又或如菌如球，或〔如〕各种瓜，穷于名状。有形如罗威而刺叶长至三四尺，中青而边若厢白者。苏尔比云："此种亦如罗威，有花，然至老始一开，开即萎矣。每

栽此，八十年始一花也。

又一玻璃厅，有池植荷花。其一种荷花叶大可逾丈，而背面出格文，深可数分，茎有刺二分许，叶常浮水面，其力能胜人；花如莲，而瓣较长而削，厚至七八层。又一琉璃厅，聚各国草木本可食及充药品者。金鸡刺树名新戈刺，其皮有霜，洋人名之乖宁[6]也，叶圆大。加非树叶光而尖。象皮树有数种，叶或五出，或大如枇杷叶，肥厚光润。有一树高丈许，抽条着叶，圆细而厚，周环条端，约五寸许乃着花，三四寸许又复着叶，叶花相间；其花蕊大如豆，每蕊抽红丝数十百，茎上着小黄粟，无瓣，周环如垂缨，亦有奇致。其馀花木多可观者，惜不能一一得其主名也。 王莲

每日有精习花木之学者来此讲授。别为一屋，药品、食品罗列满架。玻璃瓶贮诸果品，亦逾数百。其学师名奔得里。其精习金石之学者名敦兰得，即地理茶会所见，皆在金斯戈里叱分掌医务。金斯戈里叱者，英国医学馆也。奔得里日一至此，男妇就学者常数十百人。其间菩提叶可织丝若棉，设法令其白，又令其细，织布若番布。云皆以人工为之，欲制造一机器，尚未得其法也。

苏尔比邀至其家（本园中另置屋数间，亦极精雅），出示花草谱十五帙，云克尔谛斯原本，凡数十年集花草种类数千（万）种；虎哥继之，又数千（万）种，无有穷已也。其言花不分草木，而统分明、暗二种。暗花或含入叶内，或连茎而叶外护，非细审不可见，其种类至不可穷纪。此则中国人所未经考究及此者也。 植物分为显花隐花

李丹崖及日意格来谈。是日礼拜。

（园中有二石，为螺形而稍扁，石纹亦类螺之旋。云掘土得之，数万年前海螺沦入地中而化为石，其大如两檐臼也。又有六方石，大约尺六七寸，高七八寸，累五六石，略似柱，云出苏格兰北山中。其石相联合如花瓣，常累至数层。又有一石如蜡，高三尺许，磊砢离奇，云出波斯兰海口。皆有奇致。）

初九日　发总署及合淝伯相五次信，兼寄周荇农、金眉生、周瀛士、唐景星、郑陶斋，及家信第五号，及志城及蟠西及易淑子各信。

初十日　接黄泳清十八号信件，知正月四日发递一信，已于二月十八日递到，计行四十五日。此信由英公司机华轮船自上海二月廿二日开行，计行四十七日。而吾家十一月杪杨瑞堂抵家月馀后乃发一信，自是绝无书报，不解何故。

提督贺拉函约茶会，云有利音者悟出一法，可以用太阳光传递书信，并约至其家试之。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人心固无不有也。

与唐景星商办铸钱厂

十一日　寄唐景星信，交得拿带去，以商办铸钱厂所用机器。得拿设德尔明丰得里机厂，专制铸钱机器。德尔明，江名也，机厂在其旁。

诣哈尔该尔公、威妥玛，敏斯达。威妥玛昨有信与约，竟置不顾，亦一奇也。德尔比格非斯再邀茶会。是夕，赴伯鲁恩邀入善堂跳舞会，以贱名为之首，盖威勒斯里濒行时所约也。坐晤提督英格尔非尔，及阿尔勒里西、何麦斯、

特得里诸内里。特得里夫人，英国最为有名者。

十二日　水晶宫总办贝尔吡函约往游，洋语谓之克立斯登巴雷司。克立斯敦，译言水晶也。适莼斋、在初、夔九、和伯、彦嘉、听帆、湘甫及马格里公邀李丹崖、日意格一饭，并邀至水晶宫，予亦因入一分。 游水晶宫

由维多里亚地方乘坐轮车，过代模斯江桥至克拉奔，向东行至兰海，过两小山，车路适出水晶宫后。贝尔吡迎于车次。入门皆玻璃为屋，宏敞巨丽，张架为市，环列百馀。其前横列甬道，极望不可及。中列乐器堂，可容数万人列坐。(其右又一小乐器堂相对，亦容数百人，别为一院。)左为戏馆，就坐小憩。又绕出其左，为水晶宫正院。巨池中设一塔亭，高可数丈，吸水出其顶。旁为海神环立，所乘若龙，两眼吸水上喷，高约数尺，张口吐水，日夜滂湃。大树环列数十株，水晶宫最胜处也。

曲折相接为巨屋，模仿各国形式：一埃及，一希腊，一罗马。希腊、罗马两院中，列石为人约数百，皆至精细。而罗马大礼拜堂及他室屋，多为模张之石台上，铁栅环之。日思巴尼亚建造阿剌伯回教殿堂，尤为奇丽。刻立各国石人象，连屋累院，目不暇给。又下入地底，亦有养鱼虾海物玻璃屋十馀。有蟹形甚奇，身足皆带刺。凡环戏馆一周，转出甬道，向右亦有一院，为石池，置玻璃塔其中。树木颇繁密，石山曲折相连。每山坳槊〔塑〕番人数辈，或北墨利加，或南黑〔墨〕利加，或澳大利洲及阿非利加番人，有生而曳下唇使长至四五寸，或纳木杵其中，皆丑黑狰狞，

略具人形而已。又多为禽兽、树木，用玻璃巨匣盛之，形如一小屋，凡列十馀座。连画、张画数千，则用以求售者。别有一院为意大里模式。近年意大里掘地得古城一所，器物珍宝多存者，为图数十以纪异。小小玩具数十，及地中沙土，皆存贮之，亦嗜古之一端也。

转出一巨楼，向水晶堂前门稍左。贝尔吡以事他适，遣其副戛尔定勒尔陪游，云贝尔吡约是夕看烟火，即在其处。其外地敞数十里，横列四巨池，前一圆池尤巨。

回过织花机器厂，所织状如飘带，为人物花卉，比诸绣工之至精者。每一机器织十二幅，颜色各别，随所用线为之。经丝十二幅并同，机器之用全在纬丝。列屋为肆，百货具备，有专罗列中国器物者。

就馆为食。饭毕，戛尔定勒尔邀至前楼看烟火，贝尔吡、艾约立的吡均在此迎候。艾约立的吡为希腊人，以〔亦〕总办之一。询知水晶宫凡七千馀股，集费一千五百万构成此宫，其间有须收息者。近年制造修葺，费用日烦，息银多不时给。

看焰火

坐定，月出，极望数十里不见星火。俄而爆声发，直上如箭，约及数十百丈，散为五色繁点。而其下万火俱发，爆声四起，或散为五色繁点，而色相杂，又各不同。或如繁星；或如孤月直上；又如气球，随风横行至十馀里，其光转绿，转红，又转白，如日光射人，月明亦为所夺。已而光渐微，则一光圆中又裂为五色，圆光四出相激，又散为小圆光。其平地中万火俱发，有叠至四五层者，其光亦

数变，约刻许乃息。

忽爆声从地发，直冲而上，如万爆轰裂，现火牌楼一座。忽又爆声齐发，现宫殿一座，矗立山端，众树环之，言此温则行宫也。以君主明日生辰，方居温则行宫，用以志庆。忽又爆声齐发，现君主一像，颇酷肖之。忽又爆声连发，直上丈许，横出又丈许，成白色一道；忽奔腾而下，如瀑布之坠于崖端，火光四扬，远望之疑为水气之喷薄也。忽又爆声连发如转珠，少顷，现出五色花亭一座。忽又爆声连发，亦如转珠，现出五色大球一颗，腾空圆转不息，尤为奇绝。忽又爆声自地直冲而上，散为千万爆声，其光如金蛇万道腾跃。忽又爆声直冲而上，散为万点明星；方惊顾间，又冲而上，再散为万点明星。亦有冲上丈许，忽东出数尺，爆声随发，其光如月；又转而西出，爆声复发，其光亦同；往复六七次，如火龙之旋转，左右两座相为冲击，真奇观也。 烟火出现牌楼宫殿及君主像

最后数十道齐冲而上，或如月，或如星点，或散为五色繁点；而五池周围巨火齐发，红绿相间，其光屡变。池中水一线上冲，激高逾丈许，或四五道并激，心目交眩。已而巨火中各冲出五色圆颗，其大如月，高不过丈许，腾跃而出，络绎相间。五池相环，约千百圆颗，互相击并，亦逾刻许始息，仍上冲散为五色繁点。此间奇景绝多，尤无若此次烟火之诡变者。

仍由轮舟〔车〕回寓，已逾十二点钟矣。

十三日　威妥玛、禧在明来谈。接威斯敏斯得阿比[7]

教师斯丹雷信，约往观其教堂，盖亦教师中之有学问者。又蒲里兰得再送所著书，兼洋、汉文，自云代威、里克二人著书多是如此。其得克里斯摩尔（同街居住，右手已残废）、阿尔博思勒得（利如洋行行主）、摩尔得（君主掌马官）均以书来约赴会。精力衰颓，实苦酬应之繁也。

补兵部左侍郎

接胡玉玑信，并接上海《申报》，知二月十七日补授胡小泉兵部左侍郎一缺。上海十九号信，二月廿九日所发递者。

十四日　李丹崖、日意格来见。接总署信，由哲美森带到。其第五信正月廿二日发，第六信正月三十日发，外并图册各件。

推重赫德

赫德精核缜密，条理井然。中国求如此人才，固不可得矣！

十五日　礼拜，为西历五月廿七日。偕德在初诣金登幹，始知赫德另有议论，为总署图册所未及者。所持正论也，然而中国于此颠倒迷乱数十年，不能自昌其气久矣。益叹赫德心意中包罗百变，而中国之果为无人也！

为斛百里作"福"字

十六日　得拿述悉斛百里[8]来信，以新造一住屋，门首须作一"福"字，属为一书。斛百里久居上海，故有中国气习。又接贺尔、毕得、德尔比格非斯三内里信，均约茶会；教师斯丹雷及铿尔斯信，均约至其家相视。得克勒斯摩尔邀茶会，带见蒲郎克柏克兰，熟精养鱼法，亦设有会堂。戈尔立善音乐。

地理学会

晚赴阿立科克地理会宴，洋语曰奇约喀剌非尔苏赛意地[9]（奇约，地也；喀剌非尔，谓图写之；苏赛意地，会也），

即前赴老儒会处，设席亦同。酒毕，阿立科克起三酌（颂初君主，次颂太子及宗属，次颂各国钦差，而称鄙人曰："喜得老友来为中国第一次钦差，甚愿长住，以敦和好"）。

喜得老友出使英国

土耳其公使莫拉射司巴沙起立致词，大致谓土地以人为主。合天下计之，同一人也。何山何水，问焉不知，犹人之有田业而不能知其处也。地理会之设，所以最有功学者。然地理大端有二：一有常，山水原隰，有常者也；一无常，国界有分有合，有废有兴。因及俄人之谋侵占土地，立言颇极简当。次珥里斯发问探寻地道者二人：一勒尔斯，即前岁穷北冰海总兵。一本的达宁新，由印度穷西藏，尽摹其道里形胜，往来冰山，又为土人所窘，幾死。勒尔斯答言，而宁新未入宴，约尔代答。约尔者，即威妥玛同学旧友也。次地理会帮办发问舍利曼，善金石之学，掘得希腊古碑古器至多。次后教赞颂阿立科克，群起大诺，满饮，遂毕。

近年寻阿非利加中土地颇饶，有大湖潴水可资灌溉，而其俗专以掠买人口为事。英人颇思经理之，而大太子为之主，地理会出金洋五百磅〔?〕资其办理。英国之市惠无已，而志亦大矣。方之成汤使亳众为葛伯任耕，殆未有以加也。公使与会者：荷兰公使德必兰、波斯公使那赛木麻拉克木、日本公使上野景範；而喀什噶尔新至之赛阿德雅古布亦与会，馀多不能知也。

英人有志于非洲

十七日　敏斯达来谈。晚邀日本上野景範夫妇、井上馨夫妇、费音夫妇、那喀萨喀米、正賓里库奇基。日本土

豕
⑫月①朱

音较西洋尤烦累，上野景範、井上馨，并以中国字译释其音，非其本音也。外邀屠迈伦、马格里二人作陪。罢酒后，复偕云生诸人赴毕得茶会。

德尔比赛马日

十八日　耳白尊赛马会为英国第一胜日，俗谓之德尔比代[10]。代者，译言日也。德尔比伯以赛马著名，因以名日。偕莼斋、和伯、夔九、昕帆及马格里往观。先日雇马车驻围场旁，而坐轮车由维多里亚至耳白尊，过克拉攀，分路至密叉摩，望水晶宫正当其东，约行六十里。

赛马场宽约十馀丈，长十馀里，两旁树立木栅，观者数万人。马至者数百匹，分五场赛之。惟第二场十七匹为最多，馀不过数匹而已。马虽多，不敢赛也。第一场马四匹，所着衣冠各分五色以为表识。先齐马首平列，按辔徐行二十馀步乃驰。凡五里置一望楼，前树表杆，上为圆牌。一人坐望楼上，见杆前马首以定胜负，辨其衣冠，即知其何人何马。距杆约百馀步则大驰，往往从后一跃而前，而旁观者大诺。第一场世爵冷斯谛尔胜，马名秋里亚毕箴。第二场马十七匹为一大场，前胜者三人：首世爵华尔摩斯，马名锡勒飞欧；次英里斯，马名科伦阿尔得；又次马耕奇，马名罗比类。法国有马名沙莽者，极雄骏，群推第一，编列第二大场，竟不及与前三名之数。第三场马五匹，世爵杜恩胜，马名英森斯。第四场马八匹，武员马喀尔胜，马名盘里拉西。第五场武员洼谛娄胜，马名内里冷利。市买

举国若狂

玩具、食物及歌唱乞钱者络绎于道，几于举国若狂云。马车舆人酗酒，不知所往，候至日夕，仍附轮车回寓。

是夜再赴德尔比格非尔茶会，所见来逊斯（美国大兵官）、三多斯觉尔叱赫那（世爵，其父现官爱尔兰总督）、茀里兰得（曾与往返〔还〕，送所著书）、阿立拉克诸人。

（英国旧有赛马会，与会者常数千人，岁一赛马为戏，每以五六月之交第三礼拜行之，三四日乃已。国人用此为赌局。）

十九日　刊克里茀呈递所议五条（初五日先经寄示），列名者十馀人，其卜刊颉斯、哈利森二人，英国名有学问者。又比斯里，曾充下议院绅士，多持异议，人皆苦之。询知其来意，盖法人有名刚莫特[11]者，专辟教书，遂相沿以为刚莫特学问[12]。刊克里茀亦以辟耶稣天主教为名者也。卜刊颉斯曾著一书曰《瓜得利类非有》[13]。瓜得利者，言每三月一著论；类非有，考究已事为能通习古今者。其学专喜诋毁朝政、贬斥教士，亦处士之横议者也。此间苦少翻译，不能即时译。

英国的孔德主义者

有老教士师丹雷邀赴威斯敏斯得阿比一观。盖此教堂流传八九百年，中间凡数修，正堂已历六百年。教士凡分三等：最大者曰阿叱毕灼，次曰毕灼[14]，又次曰谛音[15]。师丹雷亦谛音也。而其教堂却为最古，规模亦极宏大，历代君王多葬堂中，功臣勋旧亦多入葬者。哈罗德第二、显理第八葬皆居中，谓皆有功教堂者。其馀可知者，曰维廉第二，墓前立双塔；曰义德瓦第五[16]，及其弟约克丢克，盖为格罗斯得[17]所杀者；曰女主以利沙伯；曰苏格兰女主马利，及其母马利介斯。马利者，为以利沙伯所戮，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后其子惹迷斯[18]代以利沙伯为英主，为之治墓云。

礼拜堂后有一几，已历数百年。每一君即位，必受教师戒于此堂，皆据几坐受。几下有一石，名曰斯宜[19]。苏格兰君即位，亦受教师戒。历代相传，皆坐此石。义德第三攻苏格兰，取此石以归。后惹迷斯以苏王兼嗣英王位，益贵重此石，相传已逾千年矣。斯丹雷指示甚详，惜不能通其言语，无从究问。

加冕石

旋过危地马拉公使及李丹崖(住车林克罗斯公馆)。兼至敦兰得处考问土石，得睹所藏石数千种(自云所藏六千馀种，不能遍观也)。又陪至京斯葛里叱医学馆，分堂教习共三十所，约千数百人。

矿物标本

敦兰得兼教习金石之学。所管石一百厨，厨或数十种，或数百种。厨上设大架，置诸巨石。(所藏石各国皆有之，金产则意大里、古巴及新旧金山及本国。)大约产金土石、产银土石及产铜、产铁、产铅(铅分黑白二种)、产硫磺、产水银、产砒各数十种，而产铁为多。敦兰得能分别所产成数，多至九成，少或二三成。其炼银者率至一吨土炼银十两，多至二十两，所以为贵重。金则多浮出于外，不待炼。炼铜土石皆绿色，为受养气而铜绿浮见。亦有紫铜、紫银，色同，以其质轻重辨之。西洋有紫银、白金，皆较常品为贵重也。铁质有带铜色者，其铁产尤佳，或深黑如漆，相粘若葡萄，大者若乳，长而细若柱，皆佳产，可出铁九成。有银矿、铁矿及水银三种，皆黑色，形质并同。问何以分辨？敦兰得曰："考求纯熟，即一望知之。"因述新

金山开矿，有深黑土若石，以为铁产也，炼之，无有。或曰铜也，如其法炼之，亦无有。乃取此石还英，求得博物者问之，曰：此水银也。用峻火炼之，则皆化为气上升，随烟所着处，仍成水银。因取寸管，炙炭于下吹之，水银溢出如泻。如是，此矿水银，岁常值数百万。

其他石或具五色，若赭石、滇黄、松绿；及若晶色白，而明暗百变；或若碎石丛聚；或若小冰柱；或如冰花，繁细如髮；或如小圆葉堆聚；或葉稍大而扁；或如鱼骨，节节相衔。其他五色花纹若青田、寿山图章石，种类至数百种。其五色宝石，有含入沙中者，有产石中者。亦有巨沙若石，中含小金刚钻，繁密如粟，有光。敦兰得能辨知各沙土与养气合则为何石，与炭气合为何石。硫磺入铁中则铁气薄，而产铁亦不佳。

又有各种石中含生物，大者若蟹，若龟，若鱼，若鳗，若蚌；蚌又分裏、面，皆具波皱文。小者若蝉，若虾，若蜣螂，若蟋蟀；亦有若蟹钳，若鱼齿、鱼骨一二节。亦有小管小虫，不辨其为何名。尤奇者，剖石一方，中小鱼长寸许，形状毕具，至数十百头。或衔小蚌数百，皆已化石，而蚌甲仍耸出，与石相离，随锯而解。亦有石中衔诸介虫，若螺，若蚌，剖石而本质尚未变者，大小亦数百种。又有巨石大如瓮，小螺蚌丛处其中，挑出辄成一小孔，有小如粟者，其未挑去者仍攒聚无数。 动物化石

又出示粗布一方，状若麻毯，曰火浣布也。其丝出石中，类绵而软，若带潮者，取试之火不化。因取一石出示， 石棉布

稍类石羔〔膏〕，若数层相叠，曳之则丝出如线。云今宝石若猫儿眼，其中皆出丝；水晶若中有物动荡者，皆丝也。又有石一片，椭长五寸许，高三寸许，状如水晶，取以照字，皆成两行。因画一“十”字照之，横竖皆两。昂其首照之，则竖者两而横一；用其椭处向上照之，则横者两而竖一。曰：“此分光石也，石灰与炭气合成此。”取以照诸石，随其高上〔下〕作五色。

分光石

其煤质坚如石，作花草纹，有若树者，有若草本者，亦有作诸虫鸟形者。有巨叶，一片或如蕉，或如蒲葵，或如圆；大叶有筋，其中含螺蚌者甚多。敦兰得云：“煤矿若得螺、蚌、龟、鱼，即煤尽矣。”盖数万年前江海深处，地既下陷，填塞海中，水族毕处其下，久皆化为煤。至见水族形，必在极下一层，此矿即宜封闭。亦有结石至数里，中衔诸物形者，殆不可以年数计也。又石如螺旋，节节成文，而盘若蚯蚓，不辨为何物，大小至数十，敦兰得掘地得此无算。盖盘古以前有此物，天地再辟，此物不复生。又有象齿，长逾丈，齿纹犹具，而半化为土石，质坚而形如朽木。胫骨一具，长若〔约〕五尺。云开辟以前，象形质当较巨也。于此颇多创闻。

各国语言文字之学

询其学馆三十堂有无异同？曰：“堂各一学，无有同者。”问：“安得如此之多？”曰：“如语言文字，在欧罗巴有德国、法国、希腊、犹太、西班牙等国，在亚细亚有中国，有印度，有东方诸国。”问：“何以无俄罗斯及美利加、阿非利加诸国？”曰：“各国皆有学问，而俄罗斯及阿非利加无之。

语言文字必兼学问，非是无可教者。美利加与英国同，奥大利与德国同，故不更立学。”

医学有草木，有生物，有人身体；身体又分形质、血脉二者。有内治法，有外治法及刀法，皆各专习一艺。其天文、地舆、电学、化学、算学、兵法、律法及工艺之属皆有学，备具于此堂。问：“岁费若干？”曰：“二万馀磅。”问：“此尚不为多。”曰：“各堂规条亦不同。如中国语言文学，则斯丹登久居中国，回英后特立此学以教幼学之习华文者，经费皆所捐办。斯丹登所教金石之学，则学者各备束脩来见。”其堂亦如音乐堂，为圆屋环抱，高下列坐六七层。教师为台坐讲，讲生操铅椠录其言，以资习炼〔练〕。 中国语言文学

敦兰得云：“十馀年前此堂藏石多于妙西恩博物院，今远不及矣。”予曰：“所见妙西恩金石不如此堂之多。”答曰：“公所见未遍，亦但观其所陈设者而已。其所藏岁有增加，每年添置各种以十馀万磅为率，收藏安得不富？”

又威斯敏斯得阿比教堂古迹尚多，有木棺一具，得自罗马，收藏已数百年，云一千六百年前物也。又有高亭一坐，与教习〔堂〕相连而畸出，四面嵌玻璃。斯丹雷云：“显理第三当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令民间择人入巴力门[20]会，与诸世爵议事可否，即下议政院所由始也。巴力门会即议院，初惟世爵主之，至是始增置民会。时未有教堂，就此亭议事，距今六百十二年矣。”四壁古画多剥落，其诸王陵寝不入此教堂者，别为图记之。前半遗此二端，补书于后。 巴力门故址

二十日 盘致书，极言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而

望中国开博览会

望中国加意振兴，宜仿照法、美大国开赛奇会，招徕各国机器，以广见闻，其言极详。盖盘专意成就上海格致书院，望中国为之主持也。

致德使敏斯达书，以傅洪厂武员三人改归水师学习，其海口泊船处名威力阿莫斯哈温，其师船名理娄恩。敏斯达允为之道达，为具一文托之。是日为西历六月初一日，而天气甚寒，犹着重棉，略似中国二月天气。

化学原素六十三种

廿一日　与马格理论敦兰得之学，因略及英国言化学，分别本质不变者凡六十三种。养气、炭〔淡〕气、轻气三者为之大纲。合金石，则化分而析之，而气之本质自在。其诸生物，本质不变。五金之属为多。如磺〔磷〕强水化银成自来火，用机器收出强水，即仍为银。中国言金木水火土五行，西国言地水火风四大。近言化学者，谓地、水、火皆无本质。养气与淡〔轻〕气合而成水。土、火尤杂诸气（如水乾之即不能还本质，养气与淡〔轻〕气合亦自生水，故无本质），与诸气合即化，分之仍还本质。惟金类为繁，金、银、铅、铁，种类极多。西学于铜类分列紫铜、白铜二种：紫铜曰科白尔[21]，白铜曰尼客尔[22]。紫铜合铅则为黄铜（黑白铅并同），合尼客尔则为云南白铜。铜合炭气变绿，合养气生绣〔锈〕，曰铜绿，能毒人。其五金之属，各有本质，而所用各别。略记数种：一曰色里西恩[23]，加养气为火石，名色里戛[24]。一曰马克西恩[25]，微似白铜，练〔炼〕成薄片可燃，加养气为石灰。一曰戛尔西恩[26]，加养气为石灰，炭一分、养气二分为炭气，又加炭气为石。

一曰博大西恩[27]，投水中变火，加养气为碱。西人于此推求化学，以辨五金之种类。

是日为英主生辰（英主生辰为西历五月廿五日，以有所忌避，改用是日），德尔比邀同各国公使及本国出使他国者共四十四人，会宴外部，因并邀茶会。所见克罗斯、满剌斯、旁斯密非音、定觉敦、旁斯弗得、三多逊、阿洛思敦（花白长鬚，在色尔娄处同席）、利叱非尔得毕尔（初至会堂曾相就一谈，利叱非尔得地方大教师也，距二百名登〔百耳名登〕不远，约一往观）、密尔（提督，曾自通名）、觉尔叱博野（议院绅士）。旋赴哈尔得弗尔得茶会，已至一点钟矣，宾客皆散，主人夫妇陪同酌饮一尊而已。 庆祝英主生辰

廿二日　礼拜。李丹崖、罗稷臣过谈。接文报局三月初一日第二十次信，惟上海道造报册一本而已。晚偕云生、湘甫过丹崖谈，以丹崖移居盘门得十四宅，距此为近也。郭斌随行而走出云生前，云生大怒，因发交湘甫戒饬。是日，天气清明竟日，为抵伦敦后第一佳日也。

廿三日　赫尔斯带同卜勒斯来见，曾官锡兰二十八年，与水师提督赖德、波兰皆旧交。连赴毕德、谛盘生茶会。谛盘生住园四围树生〔木〕环绕，与其妻兄格尔里住宅相间，于园中通往来。茶罢，相与步园中，同至格尔里住宅，观所收犹太古迹。两家马厂畜诸狗、马，有老马二十八岁而犹雄骏，毛色如油。又观抛球、钩钟之戏。抛球：用木钟槌九，置长木板端，板长约丈许，用铁球从板前端抛之，斜冲前钟槌左右，则九杵相连倾倒，谓之获彩。是日所抛 地滚球

球至冲七柞而止，其形如投壶壶式而微小。钩钟：削木如钟，上有环，小约寸许。用小木竿系丝约尺许，悬一小钩，持竿就钟环随意钩之。下书数目字由一至百，统以单双猜之以决胜，而视其数目多少为获彩。皆女郎戏具也，园中相偕为戏，以取笑乐。又晤伯尔夫人，云所居镫百里吒冈林绝佳，约往一游，而相距且及千里。据称往返两日，亦殊便也。晚赴镫拿尔得茶会（苏格兰名之镫尔雅得），宜摩尔为之转达者也。有戏齣，惟男女数人道白而已，并无歌曲，而预备宾友晚餐。洋人请晚餐以八点钟，名曰定拿；其茶会音乐，至一点钟上席，名曰色拍。

廿四日　威妥玛遣禧在明送到阿非里尼会堂[28]入会册，盖相与讲求实学者也，其司书记为威密斯得。卜勒斯来约看马会，其地为阿格里喀尔都拿尔伺尔[29]，译言农器堂也。两帖同至，而阿非里尼会堂帖上刻一像名米格法[30]，希腊人尊事之，以为主掌学问之神也（犹中昌〔国〕之崇事文昌）。是日往谢尔比、哈里噶克二处宴会，顺拜日恩巴尼亚参赞巴的阿尼，及喀兰萨喀斯、得兰洛斯二人（巴的阿尼系世爵充参赞者），又世爵赫得茀尔得（公爵，曾请茶会）、爱阿里（伯爵）、塞斯尔（伯爵，为沙赖斯百里侯亲戚）、马尔定珥得斯、巴结得、罗克斯、珥都洼尔吒（四君皆伦敦绅士，珥都洼尔吒曾充参赞者）、古登讷甫（陪游五里吒者）、茀里兰得各处。美国公使邀茶会。接见前伯理玺天德格兰斯[31]。人多于蚁，花簇如锦，亦盛会也。见赫克斯里，英国之有学问者，曾于斯博得斯武得茶会见之。以此达意，赫克斯里大

希腊掌学问之神

惊，以为善记，而予实早忘之，亦马格里诸人所指点也。外见教士马克多拿，约枉谈。

廿五日　阿尔该尔公邀茶会。其园景绝佳，所在设立茶棚，为茶会之最胜者。而风雨交作，未能尽兴。其子罗恩侯尚第三公主。阿尔该尔为苏格兰一部名。西洋封爵皆以地名，而不食其租入。如大太子威名斯〔名威斯〕，一名刊洼洛公；二太子名爱敦百里[32]公。爱敦百里，苏格兰都城名。其旧宫名河里路得。今君主消夏宫在爱敦百里之北，名巴尔斯拉尔。伦敦西北有巨镇名拉尔噶，繁盛过于满吉斯得、栗温浦，皆须一往游观者也。是日晤里茀斯，为老儒会发问各国学问者，相就一谈，而予已不复记忆，可云善忘。晚赴阿尔博斯勒得茶会，演奥大利亚音乐，男妇数人为田歌，老男皆着耳环。闻意大里男妇皆着环，不独中国苗、瑶然也。

廿六日　咨外部，为镇江趸船一案，转行总理公文。此事本极有理可据，而威妥玛持之甚力，恐其终至延搁也。赴圣全恩燮司宫接见大太子，以荷兰后新丧，宫中持服，得免朝衣。旁立鲜剌伯[33]王，为日耳曼一小国。德君既尊为皇帝，合日尔曼为一。鲜剌伯弃其国归伦敦，封锂伯伦公。　镇江趸船一案

以卜勒斯约，赴阿格里喀尔都拿尔河尔农器局看赛马会。堂中一巨坪，覆以玻璃，木栏环之。坪中堆草山，中开一道。前为池，长丈四五尺。编草为篱数十架。赛马时，草山两旁各设篱，外连木栏二三道相接续，高约四尺。一　看赛马

跃而过，相接二三道则连跃。最后取篱直〔置〕草山前，状如甬道。池前亦横障一篱。马从甬道飞腾，跃过一篱，篱前即池也。凡马十四匹，跃过池前者七八，跃入池心又腾而上者五六。过池马力过猛，骑者颠而下四人。随颠随起，又上马怒驰，有跃至五六次者，真神勇也。妇女五人，有骑乌骓者，凡三跃过池，横坐马上，若无事者。是日观者数万人，两旁楼房容数千人，坪前为门，门外平台容一二万人。凡驾车及耕田及人家畜马雄骏者，皆准至坪中，围草山驰骋，尽数时之久。而相与赛胜者，男妇十四匹而已。农器会堂，绅民所私设，而沙侯为之尚书。濒行与相见，因留茶饮。

约赴雅典俱乐部

廿七日 属马格里复威密斯得书，约下礼拜二赴阿森尼恩喀罗部。（阿森斯为希腊都城名。阿森尼恩，犹言希腊学问；克罗部者，译言集众力为之，犹云会堂也。）威密斯得为此会堂之塞客里大里（译言参赞，犹中国之言坐办也）。其入会堂者常数千人，通名门柏。岁选十二人为科密的（犹中国之言总办也）。各国钦差邀入者，名庵阿里门柏（犹言邀请入会者也）。其章程云，钦差入会以十三人为率。前入犹乃的塞尔维斯克罗部，会堂章程亦略相同。塞尔维斯会堂皆武员，此则讲求实学者也。

日光通讯

何尔邀茶会，并阅视太阳报，西人名之希利倭格拉夫[34]，可以传至一百英里（合中国三百里），每历时一分传十五字。其法惟用镜一面可照远者，中穿一小孔，安玻璃置架上。另用一架插标其上，中安小黑铁为粟。从小孔中

望标上小粟以定方向。镜背安小铁柱，机器按之，以发阳光。盖用此镜向日，其光射人〔入〕；每一按则光外射，可以及远。长按则成电报之"——"，短按则成电报之"—·"。一短射为衣〔E〕，两短射为挨〔I〕，一长射为地〔T〕，两长射为爱恩〔M〕，一短射一长射为爱〔A〕，一长射一短射为恩〔N〕，……共二十六字母，均以短长相间为记，有至四射成一字者。每一短射用一秒工夫，一长射用三秒工夫。五十英里内，光射处可以瞭望，不用窥测之器；五十里外则须用千里镜窥测矣。惟传信须两地最高处，中无障隔者，仍须定准方向，两两相望。现在伦敦最西之威尔司[35]一高山，名威诺斯〔司诺敦〕[36]，用此法射过海峡，至爱尔伦[37]之高山名司利茀脱拉尔得，复由彼处射过海峡，至伦敦〔叔河案：伦敦至爱尔兰海岸直线距离在二百五十英里以上，且伦敦以北亦无高山，此伦敦疑为朗达(Rhondda)之误〕之北一高山名司喀非尔，复由司喀非尔射回司诺敦，成三角形。由司诺敦至司利茀脱拉尔得计一百十一英里，次至司喀非尔计一百零八英里，复至司诺敦计一百零三英里。英国地中海奇巴腊答至阿非利加之莫洛哥，印度西之孟买至印度海岛，均用此法通信。日斯巴亚尼亦仿为之。阳光所不到处，则用镜二面收光反射。英人曼斯者管理印度电报局，思得此法，行之有效。(英人以为此法简便。海中诸岛，此岸与彼岸悬隔，骤遇大风，船只不能出口，可以通信。又如战阵时，两军为敌人所隔，或在围城，与外兵阻绝，抑或电气线为敌人所毁，用此通信，最为便捷。)距今七年，至今

廿六字母以短长射为记

岁携此报器具回国，其法始传。何尔所召试者名格㠯，人亦文雅。

是日，见摩尔得（武员会堂曾见之，并约看造船厂）、何克苏尔士（善修路及凿山通道）、格兰得（与已故之斯毕格同寻阿非利加中土，得大湖二处，知其中尚有沃土）。旋赴立德晚餐，同席类得舍利门、爱伦（其子名阿林，充福建翻译官）、舍林登（意大利人，其夫人善歌）、马尔的罗（夫人为巴西人，甚美。马尔的罗博通杂技，能歌，善画，亦异人也）、卜拉西（与哈什百里同游中国，绕地球一周，亦英之富人也）、铿布洛（官孟买十馀年，今已辞归，充议院绅士，其女甚美）。舍利门为德国人，寓居希腊，好古，所得希腊、俄罗斯金石甚多，其夫人亦有才学。初甚贫窭，贩鱼为生，而性嗜古，搜求甚富，每掘地得古器具及希腊古文，遂以显名，致富巨万。游历英国，英人皆崇尚之。是夕酒罢，立德之女鼓琴，舍林登夫人歌意大里曲，甚欢。立德又留坐，倩马尔的罗作画。凡画海船二幅，用水墨为之，顷〔须〕臾而就，用以相赠。伦敦赴席多矣，举坐男妇二十四人皆通姓名相识，无如此会者矣。

德国之古物收藏家

光绪三年丁丑四月廿八日癸丑　为西历六月初九日。为上海设立博物院，诣盘与商。盘言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阿洛伯献议开设赛奇会，集万国人民器物，设玻璃院海德巴园，以六阅月为期。于是各国珍奇毕至，房税已多。而所造玻璃屋，英人聚资购之，就城外隙地建置游观之所，即今水晶宫是也，国家获利甚厚。嗣是奥大意〔利〕、美利坚

商设上海博物院

相踵为之。明年法国复开此会。上海博物院略仿其意，不独有益中国学问，即国家亦必稍有所利。

因询问农田机器幾种？答云百馀种。问不应如是之多，曰：英国于农事颇勤心，如犁田一项，机器已多至数种。孟子所谓深耕，盖常至二三尺外，力省功多。每得善法，辄更制之。 农田机器有百馀种

便过爱觉敦、卜勒斯两处茶会。卜勒斯为赫勒斯亲戚，官锡兰久，所得乌木器具最多。圆桌一张，集三十六种木为菊花瓣，每瓣厢黑白两种木，作卍字形，外厢紫木加白木为线文，而用乌木雕花为框，亦天下之巨观也。其间一种木，色如黄蜡，作冰花纹。始知锡兰木产之繁富。晚又赴怀德茶会。

接文报局三月初八日第廿一号公文，内总署、沈幼丹制军、朱石翘都转及家信（第一号，二月廿八日发），及子敬侄信，共五件。

廿九日　礼拜。李丹崖过谈。密尔萨比尔巴克吐（布格什）偕来思沃丁阿密得（阿哈美达）来见。密尔萨比尔巴克吐为布哈尔（铁木耳）回人，人以回教祖摩汉密得之名称之，不知其自有本名也。来思沃丁阿密得为印度东北部人，在伦敦学习律法，亦习回教。又俄人密勒尔来见，于怀德茶会中遇之，在伦敦老城内为人司经纪，能习西洋各国语言。 两回人来见

刘和伯言昨赴赫林登马会，盖伦敦、苏格兰击球赌胜。两处人骑马分左右驰骋，各执曲柄长杆。抛球甬道中，在 马球

左者击使右，在右者击使左，便捷劲疾，争试手法。其地为一巨园，茶酒罗列成肆，为马会之最胜者。以约谐密斯盘，未及一往。

注释

〔1〕布哈尔：Bokhara，布哈拉，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境。
〔2〕什非尔得：Sheffield，设菲尔德。
〔3〕赛阿德雅古布可汗：Syad Yakub Khan。
〔4〕里占得巴尔克：Regent's Park，摄政公园。
〔5〕波丹里尔戛敦尔：Botanical Garden，植物园。
〔6〕乖宁：Quinine，奎宁。
〔7〕威斯敏斯得阿比：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特教堂。
〔8〕轩百里：Thomas Hanbary(1738—1822)。
〔9〕奇约喀剌非尔苏赛意地：Geographical Society，地理学会。
〔10〕德尔比代：Derby-day，德尔比赛马日。
〔11〕刚莫特：Auguste Comte (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现译作孔德、孔特。
〔12〕刚莫特学问：Comtism，孔特主义。
〔13〕瓜得利类非有：Quarterly Review，《每季评论》。
〔14〕毕灼：bishop，主教。
〔15〕谛音：dean，副主教。
〔16〕义德瓦第五：Edward V，爱德华五世。
〔17〕格罗斯得：Gloucester，1484年谋杀自己的侄子、十二岁的爱德华五世及其弟后，成为英国国王理查德三世，1485年战败被杀。
〔18〕差迷斯：James，詹姆士。
〔19〕(石名)斯宫：Stone of Scone，加冕石。
〔20〕巴力门：Parliament，议院。
〔21〕科白尔：copper，铜。
〔22〕尼客尔：nickel，镍。
〔23〕色里西恩：silicium，硅。
〔24〕色里戛：silica，硅石。

〔25〕马克西恩：magnesium，镁，又作麦克尼西恩。

〔26〕戛尔西恩：calcium，钙。

〔27〕博大西恩：potassium，钾。

〔28〕阿非里尼会堂：Athenian Club，雅典俱乐部，即下文之阿森尼恩喀罗部，又称阿西拉会堂。

〔29〕阿格里喀尔都拿尔何尔：Agricultural Hall，农业会堂。

〔30〕米格法：Minerva，即雅典娜（Athena）之罗马称呼，为智慧之神。

〔31〕伯理玺天德格兰斯：President Grant，格兰德总统。

〔32〕爱敦百里：Edinburgh，爱丁堡。

〔33〕轩剌伯：Humboldt，洪堡。

〔34〕希利倭格拉夫：Heliograph，日光通讯。

〔35〕威尔司：Wales，威尔士。

〔36〕司诺敦：Snowdon，威尔斯北部山峰名。

〔37〕爱尔伦：Ireland，爱尔兰。

卷　八

光绪三年五月

〔光绪三年〕五月初一日乙卯　为西历六月十一日。得喀勒斯约重游妙西恩博物院，观所藏中国书籍，兼晤伯尔吔。从外堂左一小门引入，内外两室，上有楼甚小。外室藏印度、日本两处书，内室及楼房亦间藏有日本书。中国书有目录，以廿六字母合音编次之，不分门类。所藏国朝著述为多，杂以小说、时文。所见《通典》、《通志》、《西清古鉴》，皆内廷本。洪适《隶辨》及《隶续》，板亦精雅。阮文达公所刻王复斋《钟鼎款识》，项子京题签，赵子昂书额四隶字绝佳（文敏隶书未经见）；古器五十九种，毕良史笺注十五种，秦熺所藏也；一德格天阁亦藏有数种；馀为刘炎、张诏、洪邃诸家所藏；后跋极多。万历十五年所刻《通志》，　藏中国书颇多精品

略近内廷本而较大，其板稍模糊矣。《御批通鉴》内廷本尤精，外间所未见也。书画卷册，则明永王妃母郑氏辑《古孝经》，仇十洲为图，文衡山分段书之，凡十八幅。又卞润甫山水。又乾隆中《平定台湾全图》。又《圣迹全图》。又日本人虫鸟花草画册极佳。所见佳者止此。内典《教外别传》一书，予求之数年不可得，亦于此见之。

平定台湾全图

利如行主阿尔博斯勒得邀往格立里叱会饮，云其地占天机器在焉，有数大学馆，尚可一游。

初二日　赴阿西拉会堂，以威密斯得为此堂塞克斯得里（犹言参赞），奉其科密的（犹言总办）之命，邀请入会也。威妥玛亦此堂会友。所晤蒋里兰得、马格类廓尔二人，及教士师丹雷谛音。马格类廓尔曾制小机轮船，遍历欧罗巴各江。此间考求山川源流，皆亲历得之，所云实学类如此。会友定一千二百人，岁由科密的保荐九人，并以积学著论一书为率，俟额缺补入之。各国公使及教士、毕灼、谛音，邀请入会，不在额内，而公使仍以邀至十五人为止。其堂藏书甚富。每月集各国新报，恣会中人观览。（《代模斯》自一千八百一十一年起，距今六十七年皆完备；其初起新报，与今绝异。）观书发信，听从其便。饮馔皆有定值，日就食者常六七十人，非会友不得与。威妥玛云：阿西拉为希腊旧学最有名者，会堂用此为名。（马格里云“阿森尼恩”。西洋语言文字皆借音，无常字，故互异如此。）蒋里兰得并导观厨屋、饭堂及内外诸室。

加入雅典俱乐部

初三日　苏格兰学馆公会名喀里多尼亚阿赛伦[1]，伯

克鲁公为之主，而马克斯威诺固邀入会，勉应之。伯克鲁公起颂君主及太子以下，因问水陆两军及民勇。宾门、阿宾折、马格林三人次第作答。次及中国钦差，嵩焘起作答。而学馆男女两班约数十人从外入，排列伯克鲁公后，伯克鲁公又起致祝祷之意。戛拉威伯起颂伯克鲁公。而后马克里格起询众宾，赫里得起答。罗颉斯继询众宾夫人，法国费洛里斯侯起答。是日奏苏格兰乐，音调又别。每一次语毕，乐歌并奏，亦盛会也。据所开会单，为第六十二次。 苏格兰学馆公会

旋赴沙赖斯百里茶会。是日阿尔该尔公、德尔比格非斯，及科罗尼亚尔恩斯得究得[2]（科罗尼亚尔，犹言其国所辖之属地也，归理藩部尚书）、罗亚尔苏赛意地（罗亚尔，犹言御前也，此会亦讲求博物之学，而借君主为之保护）两处会堂亦邀茶会，以赴苏格兰会，未能一往。

初四日　卜拉西邀看阿斯噶得赛马会。（其地设立围场，一名御园，以此会君主亦往观也。阿尔得维克伯爵主之。）刘云生前往，以为英国妇女盛会故也，吾以事不赴。竖白斯邀跳舞会。格尔里亲自约茶会。格尔里者，谛盘生之妻兄也。晚与彦嘉、在初步至日意格处，与丹崖一谈。

初五日　为端午日。邀日意格、李丹崖、罗稷臣、高谛尔、屠迈伦、禧在明、黎莼斋、马克里、姚彦嘉、刘和伯、李湘甫、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张玉堂共十七人会饮。随往拜美国前伯理玺天德、巴西恩伯洛尔[3]；恩伯洛尔者，译言国主也，来游英国。便回拜世爵伯克鲁公（谢苏格兰公会邀饮）、议院立德（谢邀饮），又世 拜会美前总统和巴西皇帝

爵厚敦、温得敦，议院宝星斯得林、牛近得，及恕斯得耳（其夫人为世爵得尔瓜尔之女）、窝得位嫩得尔、卜勒尔，及阿什百里。晚赴厚敦、哈尔谛、戛尔得尔三处茶会。所有〔见〕希腊教士阿尔格曼达来门，及舍利曼（本德国人，以搜寻希腊古碑因住希腊），及非尔伯曼（马加[4]国人，云亦其国之翰林，主教习博士；凡主教者十八人，博士二千馀人）、密拉（俄国人）及威烈恩（力门）蒂里格。其馀如威妥玛、阿里克、马克斯威诺、卜拉西，则皆旧识也。

参观轮船机器厂

初六日　贝林斯约游印度船务[5]，遣其幕府得拿以小船迎于上会堂江次。前适闻盘言，格林里吡[6]轮船机器厂相距不远。因约盘同行。先至格林里吡，尚在印度船务下数里。开厂者奔姓，即以奔名厂。其帮办功拍及奔陪行。所历刮磨柜马及转轴大机器一厂、刮磨小件机器一厂、制造泥模及熔铁一厂、捶炼熟铁一厂、铸〔锯〕木机器一厂（或铸〔锯〕成板，或凿成轮，或锯为曲饼，随木理为之，皆运用机器，至为迅捷），凡五厂。（又锯〔铸〕螺纹大小钢钉一厂，附刮磨大机器厂旁，并为一厂）。其刮磨机器皆用钢齿，用推盘送之使出，则钢齿一刮，又收之使入。收常速而出常迟，为钢齿着力处，机器运送略与舒迟。近威多得斯别制一机器，钢齿能自回合，出则钢齿向内，迎而刮之；入则钢齿复旋向外，迎而刮之；转送又较速，一机器可以当三。奔云：厂中新样新器，皆威多得斯所制也。询之，凡制造轮船机器凡二十厂，所游览四分之一而寸〔已〕。厂大七十亩，奔家世守此厂，已及百年。

复由小轮船回至船务，洋语曰印地安刀克[7]；印地安即印度也，刀克即船务。其地名狗洲，代模斯江环绕狗洲三面，此厂正当洲起处，左右皆通江。洋语呼狗曰道克，因以道克为厂名。船务总办威克南曼、包尔斯迎于江次。（西洋官局及私局皆设总办，而名其首曰尚书。威克南曼为前尚书，包尔斯则将代贝英斯者。）其船务凡横开三江，通名"西印度"。（初止二江：一卸货船务，一上货船务。后又添开一江，在南，并添设栈房，以备卸货。）其上稍东又开二江，名"东印度"。贝英斯云："七十年前，印度货船皆泊外江，河道为之壅塞，因开船务河，名印度船务。嗣因船至日益加多，分置东西两船务；其通合为一厂，五十四年矣。"其始开河设栈房，共费二百五十万磅。以百磅为一股，共二万五千股。所占地约十馀里。百货屯集栈房，绕船务江凡四道。中国及东洋货物亦多于此起卸。沿代模江船务凡四处，以此为最巨。 泰晤士河码头之一

初至北栈房，见所列货物样式，凡三百种（约分谷类如火麻、赤小豆之属；金石类如藤黄、赭石、铅、锡之属；草木类尤繁，有入药者，有入染者，有供食用者），其大宗则胡椒、红糖、棉花、羊毛、老姜、茶叶。而尤以酒为多，除屯贮数屋外，又开一地窖，藏至数万桶，每桶约五百斤，皆自印度来者。询之贝英斯，酒税至重，每桶值八十三磅而纳税乃至六十磅。酒至，起入栈房，报明关税司，籍其数。俟其交易得值，乃上税。其酒房，栈房与关税司各加锁为记。所藏数万桶，随出随入，无有屯至一年者。其由 货物以酒为最多

国家发给兵食者（兵人每日酒二两）皆加水。开池倾酒其中，引水和之，以五成为率，而用铜杵试之(用薄铜为杵，中设一球，其端倒入，亦安铜饼，验其浮沉，而以冷热表合之)，酒力胜则浮。为酒稞〔课〕重，故先交易后税，亦以恤商也。而船务之责，亦于是为重焉。

起货皆用机器

其起货皆用机器。楼房三层，皆用机器引上，人坐其中亦然。堆货小车亦用机器，左转则伸而上，右转则曲而下。机厂相距里许，设大轮转轴以激水，水筒高逾高〔疑有误〕，用铁圄桶压之，水满则铁圄桶浮而上升。各栈房所用水力机器，皆从厂中激水注之。而评量货物轻重，开地为方井，设木架其中，用小车引物置架上，足胜二百吨(计三十六万斤)；井旁设柜置秤，刻为分数，视其锤上下以辨轻重。糖桶则铸铁为沟而锐其首，穿桶取视之；铅、锡则引水力机器削视其裹而记注其成数，发之各行户，即以为式。贝英斯云:“口岸聚有万国货物者，惟英国为最盛。”然此船务货物，印度居十之九。其梨木、红木及诸木板，随处堆积为尤多。是日所见机器，尤以引重机器为最奇：铸铁为夹梁而曲其端，高可二丈，悬挂铁钩可胜四十吨；旁竖小铁管四，下有机关，一引钩高下，一移梁或左或右；稍一推之，而数十万斤之重，可以随意运动，故曰奇也。两处皆略观大意，就所及见者录存之。

起重机

初七日　礼拜。接文报局三月十五日第廿二号公文，内志城及朱香荪、张力臣、黄泳清四信。力臣、香荪及志城信并三月初四日发。(正月初四日一信，至此为第二信，

信面亦编第二号。而云正月廿八虎宜尚有带上海一信，何也？）

与博温[8]一谈，始知其每日携《安莫拉客得哥达》[9]就云生讲解。盖其书为德国所刻，各国官职、兵额及课税所入，详载其中，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西洋之通历也。云生得此一助，获益多矣。至是始知马格里之真为走卒才也。

刘锡鸿读哥达年鉴

初八日　以福建渣甸[10]事就沙逊一谈。据云，渣甸即义〔怡〕和[11]也。行主名罗伯尔渣甸，故以为名。其友人巴以德亦在，为苏格兰人，在卜来登曾见之。便过卜拉西、纽近得、梅觉尔、马里鄂得，及毕灼阿甫伦敦（为伦敦大教师，所居教堂曰南摩斯厚斯）。教士等级：曰阿叱毕灼，通国一人；次曰毕灼，每都会一人（开会堂日所见毕灼阿甫利叱比尔，利奇菲尔德主教，即利叱比尔地方教师）；次曰谛音；又次曰非格尔[12]，又次曰究勒得[13]。

怡和行主

教士等级

晚赴毕德、格里斯两处茶会，晤贝拉、谛盘生及都，都为阿非利加阿甫格斯里总督十五年。

初九日　接家信二号，并张力臣、朱香荪、易淑子、朱宇恬各信（文报局三月廿二日发递廿三号）。李丹崖、日意格邀赴里奇门斯达尔安得戛得酒馆会酒〔饮〕。高楼回廊，俯临代模斯江，树木蔚然，弥望无极，极为清雅。

便过虎克，贺其新得宝星。克尔谛斯辑花草谱成十五帙，号为奇搏；虎客继之，已得百馀帙。云将赴美国搜寻草木种类，辨其质性，方日求进不已也。国家亦赏其分别药性有功于人，因有宝星之赐。宝星本名巴思[14]；巴思者，译言澡洗

植物学家得宝星

也。故事：赏宝星者，皆先夕澡洗，着甲衣进见，国主以剑加其头而赐之，因以为名，盖专以奖武功也。其后凡有功于家国〔国家〕皆得赏。而自开辟印度以后，特表武功，易名曰印度星，其馀曰巴思。因印度星之名，译以华名曰宝星。

初十日　沙逊饬其伙颉茀斯来言："渣甸事当先与而议，而后令彼从中调处；若先往言，恐启同行相忌之嫌。"其言亦似有理，乃属在初同马格里先邀马克斯威诺一见渣甸议之。

赴阿尔该尔及卜拉西两处茶会。波斯夫人与阿尔密里亚夫人通问，并约相邀。未知阿尔密里亚究属何国。所见诗人伯鲁林、比里廓亨（其夫人屡见之，而比里廓亨终未及见）、密尔林、铿尔雅得（密尔林自通名为水师提督，铿尔亦武官也）、罗尔得斛门得（曾为照料珥伯尊看赛马会）、茀里南得、波尔得数人。

诗人白郎宁

晚赴罗亚尔科里叱阿甫非西升斯[15]茶会，译言御医馆也：罗亚尔，御也；科里叱，犹言大学馆；非西升斯者，医士也。尚书奔尔特陪视。各器具绝奇。有用木器如机，上为横木可低昂，其中悬丝，更系一横木，端竖铅笔，其末纵横交互。左右两足安铁饼其下，机动则左右两足交相推荡。用手按横木使低，悬丝随左右两足摆动，而铅笔就纸作圈，千态万状，如纱如縠，如回文锦。询其故，则以验音乐之调否也。铁饼匀则音调，一上一下则圈有疏密而音不调。又有铜架一具，尤小，中仅一足，其用则同。其

参观皇家医学院

五色宝石多不知名。有色似白石，向光处则中红绿点如粟，其光射目。金刚钻或大如枣，或小如粟，堆积满案。有淡白花文瑙玛〔玛瑙〕缸一具，高二丈〔尺〕许，大尺许，下有柱承之。皆巨观也。折光显微镜数十具，形制各异。所照皮血，皆医术也。足皮、肺膜及所患疮血无数。小虫大二分许，用水养之，盖水蛆之属也，四足，腹下有肉翅如悬乳。映水照之，血注如浆，萦洄不息。水草长数分，映水照之，随其筋脉有血灌输，如珠走隙中。体察入微而探讨入神，直穷于思议矣。

以显微镜观微生物

有一瞽目者，读书观图，用手扪之，知其所读何书、所观图何地。又用铜尺压板作书，皆取二十六字母，以点画横斜多少相别识；图则以起伏为山水之分。其学堂，阿密里吡主之，亦英国之善士也。言此法可行之中国，虽瞽而读书办事之功皆可不废。此邦格致之学，无奇不备，可以弥天地之憾矣。

盲人皆可读书写字

十一日　格兰斯敦邀早酌，同席锡兰、巴尔比多斯两总督，格兰非尔公两弟，及马尔铿、利得登（亦世爵，称罗尔得）。锡兰总督克利科里曾遣其中军相迎候，相就一谢之。

格兰斯敦学问颇深，有才辩。询以埃及古碑中有肖鸟形、肖马形，即是鸟字、马字否？答云："英国埃及学问深者百里吡（即妙西恩博物院中人也）。生平涉历苦浅，专以字义论之，其初制字之源，肖鸟者必鸟，肖马者必马。鸟飞迅疾，于是肖鸟者又可通作'快'字；马能服重行远，于

格兰斯敦谈文字学

是肖马者又可通作‘力量’字。中国六书之义，惟转注、假借二者其用尤广；虚实字推类取训，亦转注中之一义也。”即此，亦见格兰斯敦之学识矣。

罗尔得斯丹里来见，谈论哈什噶尔事极详尽，疑沙乃斯百里所遣，令探取鄙意者也。亦惟能正辞告之而已。

晚赴宣摩尔及美国公使茶会，为请大太子陪宴前伯理玺天德，又穷半夜之力。是日夏至，雨，凉。

就阿古柏事与英政府接触

十二日　威妥玛约往谈哈什噶尔事，似此间政府急求帮令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为其所遣使臣赛尔德雅布克通殷勤者屡矣。威妥玛尤数及之。因与之约四事：一、自认中国属藩；一、所据南八城，应献还数城，以为归诚之地；一、天山北路尚有未安静者，要之皆系回部，应同谕令息兵；一、须英国耽〔担〕承以后不再滋事。

旋赴美国希克斯茶会，为其国伯理玺天德邀见诸人。屋小而人数众多，甚苦不能容。

跳舞会

晚赴柏金宫殿看跳舞会。铿伯叱年七十（总督军政）、哈定敦及大太子及俄国公使及太子妃及各公主，各挟所知，相与跳跃而不为非。使中国有此，昏乱何如矣！

被邀入东方俱乐部

十三日　马里森送窝里恩达克罗伯[16]章程邀请入会。（窝里恩达，译言日出也。日入处名窝克希敦达尔[17]。此盖为印度以东在官有名迹者之会堂。）其塞克斯得里（犹言参赞）名赫尔伯尔得莆来。会友定额八百人，各国公使则邀请入会者也。至是三入会堂矣（一曰犹乃的塞尔维斯，一曰阿西拉，一曰窝里恩达），而喀里多尼亚（苏格兰旧名）

公会亦列入其中。惟弗里兰得邀入里茀尔门克罗伯[18]则谨辞之，以闻此会专与国家相抵牾，未宜入也。（土耳其故相密达得巴沙黜官寓居英国，其会堂乃邀之入会。） 拒入改革俱乐部

生毕达何斯毕达布里斯多[19]（布里斯多为海口地名，何斯毕达犹言收养病人处也）以所收养福建厦门人极思东归，而会堂章程但有收养，无资送之例，属鄙人任之。因为言之公司轮船行，令附船以行。行名侑宁苏拉安得窝里恩达斳谛默那维喀申铿白尼[20]。据其来信云，已附船开行矣。 资遣流落海口的厦门人归国

日意格、李丹崖过谈。

十四日 礼拜。密尔扎比尔布克施来谈，并约晚会。言土国尚书摩（密）尔达巴沙过谈，可以一晤，亦土国著名人也。知其意在邀赛尔德相见，于事为不宜，因辞之。而所言一以俄人兼并为忧，属中国善防之，并宜急求自立。愧谢而已。言及浩罕部各国多为俄人所据，所用不过三千人，各国无能抵拒者。欧罗巴气象日新，亚细亚全然衰退。俄、土两国兼有二洲之地，土国视亚细亚诸国兵力为独强矣，而不足当俄人。为俄人立国据有欧罗巴北境，得地为较多也。此亦事理之不可解者矣。 辞不与阿古柏伪使相见

十五日 日本哈基苏克来见，言就学阿思弗小学馆。凡共小学馆二十八处，其大学馆约二千人，馀皆二百人。问所学何艺？曰：史学、博物。问各学馆门类幾何？曰：律法、天文、地理、博物、化学、算学、史学。所谓史学，兼各国情形言之。大率不出此数者。 日本留学牛津学生来见

晚赴哈里多尼亚跳舞会（即苏格兰会）。马克斯威诺邀

请甚勤，勉一应之。伯尔斯为之主，所见亨得里、葬里南得、密得数人。巴西恩布洛夫妇并至会堂，学生列队作乐以迎之。恩布洛者，译言皇帝也。

上海博物院图

十六日　李丹崖、日意格、密斯盘来谈。密斯盘并绘送上海博物院图。发总署第六信（内信初十日，外信十五日），并合溉伯相、沈幼丹、丁禹生、梅小岩、崇地山，及朱香荪、易淑子，及意城、志城，及家信第六号，并于十五日封好，至是始交德在初送信局。是夕赴柏金宫殿音乐会。男妇歌者百馀人，凡歌十五叠。各国公使及诸部尚书皆集。听者数百人，妇人多于男子殆逾数倍。

十七日　赴柏金宫殿音乐会，归时天欲曙矣，误以十六日所记为是日上午事。是日铿新登花园善会，及斯博得斯武得、坚伯斯、阿尔该尔公、格非斯各处茶会，皆未赴。

十八日　屠迈伦来，谈及马格里情形，有极不可解者。劫星照命，举相从贤否皆化而为劫星，殆亦自然之数也。德在初外出，询知十五日一信尚未递送信局，因又补寄唐景星一信及复蔡瑞亭林国祥二信。（瑞亭军门管带扬武轮船。林国祥官都司，管带琛航轮船，荐其弟国祯充马来领事。）

陪巴西皇帝听音乐

法国公使邀陪巴西国主听音乐，坐定，始见门隙数人侧席而坐，巴西国主夫妇在焉，或时起就妇人谈。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无区别，巴西国主至舍其国遨游万馀里外，与齐民往还嬉戏，品花听乐，流荡忘返，亦中国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矣。

十九日　得客勒斯摩里为娄尔斯邀茶会。其花园形式

与阿尔该尔公略同，而玫瑰花之盛则尤巨观也。其右园地甚广，未能遍游。屋内铺张甚盛，花木尤繁，亦英国巨富也。所见类教、谛萨、阿尔马答谛马三人，皆英国著名画师。谛萨自述其园林之盛，别有逸趣，约一往游。外见诗人卜娄宁、类里觉克林、费勒卜斯。天气渐热，花园茶会，树阴小坐，玩花品茶，微有清致。还过布克施一谈，语俄、土战事，并赠地图一幅。晚赴巴西公使茶会，接见其恩布洛。晤赫德弗斯德侯、立德，略谈数语即告归。

二十日　赴斯丹雷谈，并回答所问回回教名。因询回教不食猪肉何义？云："此摩西已前言之：凡兽，蹄不分者不食，不反食者不食。牛羊食草后卧地，常若有所嚼啮者，反食也。马蹄不分，故不食。猪不反食，故亦不食。谟汗默立教，禁食者尚多：水族无鳞鱼若鳝鲜不食，出水常活若虾蟹之属不食，鸟以足攫食若鹰鹯〔鹞〕不食，兽食肉若犬若狸不食。以猪所常食者，故独著闻耳。"问耶苏教、回教孰胜？曰："回教胜。"问曰："何以言之？"曰："回教，一天而已；耶苏教有天父、天兄，是三也。回教终日守之；耶苏七日礼拜诵经，是馀日皆在教外也。且耶苏陈义过高，如人有怨及我，回教言如此能恕之，能不记存于心，则天必佑之；耶苏则直言须更喜爱，则陈义过高之说也。"问礼堂〔拜〕上耶苏堂否？曰："伦敦不上，乡居则上。以乡居为一乡耳目所属，人将效之，故不能立异也。"其言亦皆有见。 与斯丹雷谈回教及耶稣教

便拜百尔拿得、贝英斯两处。赴阿叱毕灼兰柏斯巴雷司、伦敦毕灼弗兰斯巴雷司两处茶会。阿叱毕灼，通英国

二人，一住堪德百里，一住约尔克。住伦敦者，即堪德百里阿吡毕灼也，通名为柏来默得阿甫阿拉英兰[21]。犹言英国第一主教者也。阿吡毕灼姓得（格）达，伦敦毕生〔灼〕姓嘎客生。伦敦毕灼则但为伦敦主教而已。伦敦天主教亦有主教一人，名柏密斯毕灼。英国国家不禁天主教，亦不认之为毕灼，而从天主教者自认之。两教堂皆有园，而伦敦毕灼园大三里许，多奇花异草，古树尤多。右邻代模江，沿江开沟为界，园景最为幽胜。

伦敦市政　晤阿尔得尔曼谛根，略谈阿得曼事，颇可听。伦敦一城，梅尔一人，阿得曼二十人。谛根亦管监狱二。岁收税二十万，凡三事：一煤、一酒、一牛羊市。凡梅尔所管街道一切事宜，用费取给于此。拟往一询其详也。

廿一日　为西历七月初一日，礼拜，雨。日意格言，是日法国大阅，与黎莼斋往观。天主教礼拜，往往举行盛典，稍停日行常事，而不废盛举。耶苏教始一例停止，此路得创立耶苏教之最胜处。既云七日礼拜，一与休息，而大事辄复行之，此何为也？谟汗默教则以耶苏礼拜五日为礼拜之期，其馀大抵多同。

访机器厂　廿二日　安生邀至意伯斯维吡[22]倭尔威尔倭克司观农田机器。意伯尊维吡〔意伯斯维吡〕距伦敦东北二百里，海口有江名倭尔威尔，安生机器厂适在江口，因以为名。倭克生〔司〕，译言工役也。由栗温浦斯得利坐轮车，卅八里，过郎恩茀，为伦敦苦酒作行，西人名之皮爱[23]。又百三十里，过噶吉斯得，为漫令噶里地方，遍地皆花，为方

长畦，五色辉映。询知栽花留子，城中富室花草皆出于此。又三十里，过司笃客山，约长一二里许。出山数十武，即意百里维叱〔意伯斯维叱〕也。厂副拉毕尔迎于轮车行预备车房，厂主安生赫德迎于噶吉斯得。先至农器所。盖厂数所，设席其中，并各小坐处，设音乐迎送。安生之弟，及额非利斯，及梅尔得拿，及议院科布洛，及有尔庚、谛拿二人，皆久居中国者，馀多未通名。（询问梅尔："此地监牢幾何？"曰："往时二所，今所用一所而已。"问何以故，曰："近年学馆日开，触法者日少，一所已有馀矣。"予宾然敬礼其言。）而安生为其地巨族。询问此厂原始安生之祖，凡四十馀万磅，共四大股分，安生兄弟居其二，其一则赫尔德额非利斯也。其管理机器厂为安生从弟。亦有弟别设机器厂于尺尔西，是日亦来会。

刈麦刈草犁田机器数种

观农田机器数种。一、刈麦机器：铁剪廿馀齿，就地刈之。上设四耙，飞转若轮。每一剪，则耙压至后板上而推之地。用两马曳之以行，每一点钟刈麦四亩。一、刈草机器：凡三具，皆用两马力。其一刈草而堆之地；其一数十长齿斜曲，掀草上腾，摊而晒之；其一数十长齿曲兜，聚草成束。一、犁田机器三种：用机轮者二，用马力者一。用机轮者为轮车二具，前后各一。开田为长丘，约百步，设犁车其中，两端各系以绳。前机轮舒绳而后轮收之，则犁之后端俯至地而前端仰；后机轮舒绳而前轮收之，则犁之前端俯至地而后端仰。前后相与迎送，惟移行左右而已。浅犁前后各九齿，深犁前后各三齿：浅犁掀土使起（即中

国之初犁），深犁始成畦。马犁亦三齿，一马则一齿。一、出麦机器：用火轮一坐（用草为薪，不用煤），转皮条以运机器。前置机器箱如木柜，后出麦，前出麦杆。一人坐后端，取麦束从中轮压下。旁有风轮（亦中国风车式），后悬麻袋三。中袋皆完善者，其压碎者出左袋，土石及麦壳出右袋。其草壳轻者皆由风轮扬使旁出，其麦杆则压入轮下，即从前板推转而出，堆于柜前。此机器尤佳。

乃回至厂，行江次，观吸水机器：一用木枧，一用皮条，略似上海所购水龙车，而机器较大。于是历观机厂七八处，锯木机器四厂，及〔与〕前格林里叱所观"奔"厂机器又各不同。又巨木围〔圆〕围七八尺，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铁厂亦四处。木轮外加铁围：开地为池，中设机轮浮于水面，置木轮其上；以其外围投火柜中烧使红，钳置木轮上。即套入，即压轮入水中，池水为之沸腾。铁围得水收敛，非人才〔力〕所能出入也。

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

管厂者亦名安生，又邀至其家小酌。设席长松下，花木围绕，极幽雅。骤雨忽至，又至其家小坐。是日主人到处张棚悬旗，款接极隆。居民观者万人，各免冠为礼，男妇相为依依，老怀亦为之增恋。其地亦有船务及各机厂，皆不能遍观。

廿三日　阿尔百斯洛得、贝英斯邀至格林里叱，赴格拉发尔戛尔会饮。其酒馆临代模斯江，极幽胜。盖利如行每岁七月一会，其主人尚有洼铿沙。因偕刘云生先至

罗亚尔阿伯色尔法多里[24]，伦敦观星台也（阿伯色尔法多里，译言观看也）。由车林噶罗司坐火轮车约半点钟，至格林里叱换车。其地有小山，星台在山颠，屋甚小，而山下馀地极宽，多古木。 格林威治天文台

先至观星显远镜，镜长丈六七尺（形如巨炮），旁设两轮，悬置一小屋中。镜下开深沟，以凭俯仰，左右前后上下皆设小梯。前开窗向南，右旁壁安显微镜十馀。壁凡二层，中空逾二尺许，悬灯其中。内壁为圆孔，安镜。外壁灯左右各安显微镜，斜向内壁。圆镜内轮，分秒细如髮。从显微镜窥之，每秒馀地容寸许，云可于一寸中析至数十万分秒。显远大镜上安电报，每测一星，即发电报通知左屋坐钟处。前安转轮，每一点钟分秒详注其上。电报至，则转轮上纸着一小孔，视其所值之分秒，即知每时若干分秒，当为何星南见，以辨其迟速秒度之差。

又一小屋悬钟，通电报于伦敦四境。每至一点钟，针力压电报法条，则钟应而四境之钟并应。其上为圆屋，植竿屋顶，悬十字架竿端。报钟则电气过，钟旁铁条下压，而铁架相枝拒者皆下，十字架亦随以下，四境亦皆应之。 授时

圆屋旁为测风圆屋二所。一定风向：置罗盘屋中，随针所指，以知风向。屋顶亦植竿，竿端一巨针，与罗盘内针相应。罗盘下横一铜尺，为细齿数百，内向。盘下一通条，外安刻齿小轮，以转盘内之针。屋顶风力吹针南向，盘内针随以南指，则轮转而铜尺所刻之齿亦随以转。尺下悬笔一枝，压纸一张，用乌纸界之。每格分向，以南、西、北、

东为次，盖针皆右转也。笔端向纸，值南格中即为南风。笔画不出格，则风力和平。出格多少，可以辨风力之柔劲。风力压物，以斤计之。约出格一分，即风力压至一斤。

一辨风力大小迟速：亦为圆屋，悬铜条其中，中安螺丝转机器。屋顶亦悬竿，竿端架十字转木，随风周转。风力愈劲，则转愈速，转急则内螺纹机器亦随以转，而铜条上伸。铜条上亦安笔一枝，压纸一张，画为小纵横格。横格计远近，每格当英里五十。直格计时辰，每格当一点钟，而分计其秒数。后设时辰表以验时。风力缓则率一二时乃行五十里。十字架转急，则内机器随转而伸，而行愈速。三竿皆出圆屋之上，当星台最高处，可以从远望之。

望远镜以水力运转

门左为三层楼，上为圆屋，亦设显远大镜，而架大转轮，随天右转。其中一层设水力机器以转轮，轮前当窗处亦设显微镜以视轮之秒数。其分秒亦细如髮，从镜窥之乃可辨。旁设煤气灯以照夜，观星率至夜间一点钟也。其圆屋四周皆为玻璃直板，高三丈许。上覆玻璃，亦为直板，一以机器开闭，而另设一机器推使周转。显远镜机转斜转仰窥俯测，一以水力机器运之。转轮旁安一铁管，上有螺丝转。外转则水机自激而行，内转则闭。观星者坐一椅，设木架转旋，可以随显远镜左右，其高下亦以机器推放。水力机器有巨轮转旋，旁植铁管。轮旁亦有铁管。由管内吸水入轮柱中，冲入轮围小管，则水直射外铁围，其力回激而轮自转。上安机器，推运显远镜大轮。

其下一层，则水师各营送时辰钟试验以取准，凡钟表

数百具。(水师钟表皆供国家之用，例应送验。钟表店制造诸器，不能送验也。徒以格林里叱时辰钟为伦敦各处所取准则者，其试验尤精。每得一钟表最准者，由格林里叱定其等差，即声价为之顿增。是以皆乐得其一言以取重，而相与出奇争胜，技艺亦因以日进。)其试验有热度寒度之不同，以得热气流动则行加速，得寒气凝滞则行加迟，须是寒热如一，行乃有准。其热柜贮热水其下，上置钟表数十具，加盖其上。寒柜置冰亦然。其钟屋下有大时辰钟一座，置之地中，以四时气适均，寒暑无所加损。格林里叱所以取准时刻分秒者，必以此钟为定。 标准钟

别至一高楼，列巨案十馀，则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为同治十三年甲戌十月某日）金星过日，此间至今推测未尽。所遣至中国及南北美利加、东至日本、南至澳大利洲，形状各别，皆为图说，盈数十巨册，所费已逾四万磅，尚须一二年工夫乃可毕事。其推法至八年后仍须一过日，此后则须逾百年之久。八年后当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惟北美利加一隅于金星入日度与出日度可以全见，馀地惟能一见而已，并先为图志之。其天文馆尚书为爱约里，遣其幕府克立斯谛陪同指点。 金星凌日的观测

旋过格林里叱阿斯毕达尔[25]，盖先为赡养老兵及伤废者病馆，已而改为此堂，院宇极为宏敞。惟至一巨厅，观所悬水师功臣像及绘具诸战迹，所知威林登公及陆森数人而已，馀处皆未能游，以雨，且须赴阿尔百斯洛得之召也。是日会者三十人，阿尔百斯洛得及贝英斯各起为颂祝之言，

予亦起应之，具言两国相为和好之意，并以致谢。所识惟威妥玛、阿里克、金登幹三人。

接文报局三月廿九日第廿四号包封，共冯竹儒、朱宇恬、黄泳清及葛振嵩四信。是日发电报告知招商局，仍住波得伦卜来思第四十五号。黄泳清实是不堪事，徒累人也。

温莎公爵园林广阔

廿四日　赴得温尺尔公茶会，地名折西格直，西南二十馀里，园林之广阔，世无有也。入外栅门，行三里许乃见房屋。屋后古木乔松，参天蔽日，数百年松树尤多奇致。杂树编篱，异花成田，园景百变。前行数百步，见一溪。沿溪行，有桥跨其上。石栏数十丈，出入深林中。约数里，复得一桥，园景终未能穷也。桥端晤多尔马叱新格类尔，亦议院绅士也，曾得头等宝星，极以鸦片烟流毒中国为大憾。得温尺尔公尚有园林在伦敦北，地名戛得威尔士，闻风景更胜。得温尺尔公远祖母，百馀年前美名为英国第一，有老画师格甫斯白拉为之写真，一时称为绝笔。近为人用刀划取之以去，英国称为异事。

花园灯会

晚赴罗亚尔开得密倭甫阿克斯[26]（连十馀屋悬画数千）、罗亚尔利成斯波丹里克戛尔得[27]两处茶会。一为画会，一为利成园花会。波丹里克，译言种植也。张幔为甬道，纵横交互，两旁悬灯，通计不可以万数也。花盛处辄张巨幔，置音乐其中，而以玻璃花屋为上乐。灯尤盛者二处：一环池为屋，悬灯三四层，掩映水中，一望无际；池旁烟火如炬如月，相为照映。一栽花满地，环绕五色玻璃灯缸，

后为土山；高下左右，灯缸罗列；前结灯缸为彩棚，广十馀丈，亦巨观也。彩棚左张幔为回廊，列案置玻璃小瓶及各种盆景花草，亦有编花为勒及床檐者。随土山右转为花池，累土为台，或圆或方，或曲抱，五色花光，护蔽其上，以千万计。

晤巴理生、哈得生二人。巴理生居中国二十馀年，能华语；哈得生亦英国老画师也。

廿五日　阿拉得尔力斯丹雷、多尔赛、奇伯逊三处茶会皆未赴。施密司邀看斯古得阿甫买英斯[28]。买英斯者，开土视所藏，西人谓之藏学；斯古得，译言学馆也。其郎君先抄示百尔西论中国情形一段，大致言中国煤产最富，五金皆有之，易以致富也。并得类里赫得一信。

廿六日　赴斯古得阿甫买英斯听施密司谈藏学，其帮办立格斯亦陪同指示。所见石数万种，略为铜产、铁产、煤产、锡产、黑白铅产及宝石，宝石亦有五金化者，而石灰〔炭〕化者为多（其紫色蓝色及冰纹水晶，多石炭所化者），及烧磁瓦各土，及异色石不入五金产者。集小方石为圆桌、长方桌。数石中有似藤黄、赭石及寿山、青田各石者；亦有似玛瑙者；亦有白石起水波；白石黑纹，如小菊花丛聚，施密司云此石珊瑚所化。有巨盘大八尺，状似茄色。玛瑙巨瓶高二尺许，青黑色，遍绕赭色蛇纹，而起丝如毛。施密司云："此石出伦敦之北，天下所无。"有赭石如云，及青石黄石可为柱者。有黑石可开薄片，覆屋以当瓦者。其他所见各石及石中含螺蚌虫鱼若草叶者，各处皆有之。象

矿业学校听讲地质学

牙长丈许，半化为石，云出自盘古前者，亦各处皆有之。尤奇者，石中含诸巨蚌全化为石，及螺纹盘屈如带。施密司云："此种当及二万年。"其杂虫及螺蚌形体不能全具，施密司云："此种洪荒无人时，但有虫鱼，当在七八万年前，不复可以推测也。"

其铜石有似古铜片，云可得铜九成二；其整绿起颗如珠，云可得铜八成；长方小铜块和土成球，云小铜块可得铜八成，合土计之，不过二三成矣。石带铜色如金及带绿色者，云不过一成。其辨析甚微。

地质及矿井模型

其英国全土，初作绛色约二丈，次浅青约丈许，次深青，次白约及百丈，次红，次浅白，凡测至二千六百馀尺。各处大致略同，而高下参差时有不齐，云地气有偏陷也。其纽开斯、朗喀什、科林洼尔各煤厂，皆凿石肖其山势，及开煤浅深层数，凡列数十处。

采煤方法

其开煤有四法：一、从上开一圆孔直下，必另开一孔以泄气。一、横出山腹开成小巷，纵横四达，而留中方如柱，使支地以不至倾陷；俟煤尽处，始渐次挖出中方，山势亦随以下陷，乃始尽煤之藏。亦有留长方柱者，所开煤道稍窄，地势下压，而煤道中土逼使上踊，则中方柱坚若铁石，不复能开挖。一、长方柱宽，煤道亦宽，则无下压之虞。凡此四式，皆经历试而始知之。

施密司管理大太子科林洼尔铜铅各厂，于藏学为至深。云此馆创建不及四十年，首发其议者谛拿贝斯，其后充尚书者，墨尔寄生为最著。其土石专为窑厂之用，不入五金

者别为一院。而收贮磁器亦数千万种，挨及、希腊古磁为最多，中国磁器亦有之。其初亦皆模仿中国之制，而不得其法。有威吡武得，以精思得之，所贻留瓶壶十馀事，光润精细，人物花卉皆浮起，真神迹也。 最初磁器模仿中国

所见机器三具。一、开孔机器：山石坚不可入，则横穿数十孔而后可施凿。一、施键机器：既穿孔，则施键以裂之，用水力机撞击。一、挖山：长方中轮，旁施开挖之具，亦用水力运动之。其馀机器式凡数十具。吸水机器三，皆以水力激轮使转，压铜管以吸取地中之水，可及数十丈。铜管式尤多，大小浅深，各为之式。其开孔出运土石，皆为木板屋，系长缆，用机器转轮以曳出之。有上下木板两层，每层可容四车。而或虞缆断下坠，两端各安一合笋机器以约绳。绳上升，机器亦仰而缩；绳坠，机器亦随以张，可以钳两旁之土，使不至直坠而下。又有深入数十丈不能施梯，用活梯递转而上下。其法以巨木相衔至数十丈，外用机器推而上下。每隔丈许施一木板；穴地至丈许，亦开一隙地使可容人。初坐第一层木板至隙处小立，转而第二层。不劳手足之力，而数十丈深阱出入可以自由。 矿山机器

凡为楼三层。其上二层皆藏各处各〔所〕得之土石。据称英国每年遣五十人分赴所属地土及各国考验土石，藏贮此馆中，亦三十馀年矣。其上一层，专贮图册。每开一山，出煤或五金，层数多寡，皆为图记之。通计所开山四千馀处，山藏已尽者四百馀处，凡藏图二千馀幅。以现开之山不能尽为图，而已尽之四百馀处其图皆备，以防后来之误 搜集各国地质资料

有中国沿海矿产图

开也。中国沿海产土〔土产〕亦有一图，起奉天至广东，煤及五金分别记之，而山东所记为最多，即产金亦数处也。管理图记者名亨德。(另有瑞士国一盐山，居民开挖至七八层，亦为一木式而空其中，用玻璃套成层数，而图其形式于上。亦有盐化石者，状如水晶及浅紫色水晶，及成冰柱纹者，并与石灰化者无异。而其味鹹甚，仍可以化盐。)

晚赴柏金宫殿音乐会，男妇歌者百馀人，凡歌十三阕，聚者四五百人。男女错杂而皆朝服听乐，酣歌沉湎，俾夜作昼，不知何所取义也。是日大雨。

七十年前驻华之商务总办

廿七日　有九十一岁老人伯尔鲁敦来见。七十年前驻扎中国，时由印度派员经理商务，称总办。会下鸦片烟之禁，遣义律[29]赴中国，谋以兵力劫取之。伯尔鲁敦于时驻中国二十七年，与华人相习，争之不能得，遂乞归，而代横斯[30]代为总办。及得香港地方，设立总督，因转为总督。言之娓娓，耳目聪强不减少年。

以事诣德尔比，而威妥玛一力阻遏，使不得尽其辞，为之闷闷。晚赴墨赛比尔波克斯及威拉得斯两处茶会。见安布洛温生，亦苏格兰人，工医。馀相识者颇多，相与植立移时，殊无谓也。

日本波斯土耳其公使言不能不学欧洲

廿八日　礼拜，雨。诣日本、波斯、土耳其三国公使，其人皆有学识，久习各国情形。具言欧罗巴制器之精，不能不以为法，而尤以电报为首务。三国所行竟皆同。土使言："五十年前，土国一无所知。电学始行，土国即仿为之，而后及机器局，而后及学馆，及兵法，而后及铁路，近更

及其政教，是以犹能与俄人一战。使非此二十馀年之功力，则惟束手听命而已。今日与俄人逼处，为所觊觎者，独中国与土耳其国耳。愿常存俄罗斯三字于心，不可一日有忘。"闻此悚然。

防俄之心不可无

廿九日　诣外部与定得敦一谈。其猜嫌疏远之心，颇以骄气行之。中国之自轻甚矣，鄙人乃不幸承其辱。颇与辩争二三事，皆改容相谢。惟镇江趸船一案，则其辞甚厉。予因言："此非数语所能了，候外部议覆再申辩耳。"

与英外相辩争

是日倭陀卫罗弗得斯邀茶会，辞不赴。接兰生、马克里(斯)科尔二信

三十日　德温色尔公、色克伦公两处茶会。以闻色克伦公住宅为伦敦第一，往视，微似柏金宫殿，其长厅则亦柏金宫殿所无也。所见勒色非尔拿百尔斯（苏格兰跳舞会带见巴西国主，亦世爵也）、西曼斯（五里吮开设电线局）。其为色克伦公总管者，名喀来。

注　释

〔1〕喀里多尼亚阿赛伦：Caledonian Asylum，苏格兰保育院。

〔2〕科罗尼亚尔恩斯得究得：Colonial Institute，殖民地会馆。

〔3〕恩伯洛尔：Emperor，皇帝。

〔4〕马加：Magyar，马札儿人，即匈牙利人。

〔5〕船务：船坞，码头。

〔6〕格林里吮：Greenwich，格林威治，又作格林里治。

〔7〕印地安刀克：Indian Dock，印度码头。

〔8〕博温：J.M.Bowne，亦作博朗、搏郎、柏卓安。

〔9〕安英拉客得哥达：Almanach de Gotha，《哥达年鉴》。

〔10〕渣甸：Jardine，又作嘉定、嘉甸。渣甸家族为怡和洋行之主要主持人和股东。郭氏所见者为罗伯特·渣甸(Robert Jardine)。

〔11〕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缩写为"EWO"。

〔12〕非格尔：vicar，教区牧师。

〔13〕究勒得：rector，教区长。

〔14〕巴思：Bath，爵位名，原义为沐浴。

〔15〕罗亚尔科里叱阿甫非西升斯：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皇家医学院。

〔16〕窝里恩达克罗伯：Oriental Club，东方俱乐部。

〔17〕窝克希敦达尔：Occidental，西方。

〔18〕里弗尔门克罗伯：Reform Club，改革俱乐部。

〔19〕生毕达何斯毕达布里斯多：St. Peter's Hospital, Bristol，布里斯托尔的圣彼得医院。

〔20〕伯宁苏拉安得窝里恩达斯谛默那维喀申铿白尼：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彼阿轮船公司。

〔21〕柏来默得阿甫阿拉英兰：Primate of all England，全英大主教。

〔22〕意伯斯维叱：Ipswich，伊普斯威奇。

〔23〕皮爱：beer，啤酒。

〔24〕罗亚尔阿伯色尔法多里：Royal Observatory，皇家天文台。

〔25〕格林里叱阿斯毕达尔：Greenwich Hospital，格林威治医院。

〔26〕罗亚尔开得密偻甫阿克斯：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美术学院。

〔27〕罗亚尔利成斯波丹里克戛尔得，Royal Regent's Botanical Garden，摄政公园植物园。

〔28〕斯古得阿甫买英斯：School of Mines，矿业学校。

〔29〕义律：Charles Elliot，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

〔30〕代模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通译作德庇时，1833年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1844年任驻华公使、香港总督。

卷 九

光绪三年六月

〔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乙酉　为西历七月十一日。德尔比格非斯招赴摩里茶会。罗尔斯为预备四马车，陪同前往侯恩斯洛地方，尚在里吉门西南二里许。所居园曰维登巴尔克，大逾二里。古木千章，有松百馀株，夭娇有奇致，视德温色尔公园松枝葉盘曲繁密微有不及，而大过之。有水一溪，环抱一小山，使人意远。英人呼松曰希得[1]。犹太有山曰类布兰[2]（向以古松著名。西人口语，凡物极高者，动曰类布兰希得），数十年前尚有松千馀株，今存者不过数十，不逮此园之多也。凡见异种树三：一、银松，葉兼青白色，似银，洋语曰赛尔费尔希得[3]；一、树高十馀丈，围三丈许，枝幹皆如筋络，三丈围中旁出四五如堵墙，亦

黎巴嫩之雪松

向所未见也，洋语曰拍布喇[4]；一、大幹如松，旁出数小枝，青白光润如桂，葉亦似桂而微薄，有毛，开花如粟，联络结实如豆，味苦，以饲豕，洋语曰玛滑格林阿喀[5]。玛滑格林，犹言长青也，其葉亦四时不凋。

所有〔见〕盘门得格立门（头等宝星，罗尔斯亲戚）、罗生格得。格得为阿叱毕灼之侄。里吉门有营盘，格得亦其营一小兵头也。

初二日　照覆外部调处喀什噶尔事，并加一信。

阿什百里邀赴伯鲁克斯茶会。所居海格得一园，名曰硁屋得套尔。园地百馀亩，屋宇亦清洁。晤苏士阿母登议院绅士白根斯（头等宝星）及赫敦。其园内是日赛花会，盖诸花园借用其地为此会者。格得布施所布置花草尤多。其花草奇形异色，光怪陆离，多目所未见。有小草，圆葉约三分许。葉端张两翅如蚌，上有鬚，蝇蚋入其中，则合而吸食之。又草本高二尺许，长葉如竹，葉端出茎，长数寸下垂。茎杪忽仰而向上，开花如吸水筒，上有盖，亦可开合。又有草本，并无花葉，其形如小缸，锋〔绛？〕色有花纹；后有檐，覆缸之半。又有细葉繁密，而枝茎如铁丝，类制成者（葉或圆细如粟，或中分两片，或有齿如菊葉而繁细，亦分数种）。其玫瑰及洋绣球皆分五色，煊耀夺目。其种类诡异，花色离奇，不可以胜纪也。

捕蝇草

晚赴意大利公使及坚伯斯跳舞会，晤格斯勒斯，亦世爵，在所住宅之右（对角），而迄未获一见。男女装束均极奇诡，亦风俗然也。

初三日　瓦瓦琐为江督铸钢炮四尊，邀往其伦敦阿得伦斯铿百里一观。其兄与其帮办堪尔陪同历视各厂。厂不甚大，盖专为刮磨机器，铸炮别有厂也。炮四尊，前门装弹二，后膛二。车膛作旋纹机器一，炮弹铜围压力水机器一，铸〔锯？〕木机器一。 瓦瓦琐的军火厂

别有制水雷机器厂，所见水雷数十具，大率分沉水雷、浮水雷二种，而用电气开放水雷，水雷发则电气机器自动。每水雷一尊，安一电线，用红、黑二饼为记。红、黑二饼均仰浮，用木盒盛之。凿孔当黑饼，水电〔雷〕放则黑饼下屈而红饼适当孔面。视盒内红、黑饼，可以验知某处水雷已放，某处水雷尚未放也。撞船水雷二种：一用木柄长三丈许，视敌船所泊处放小轮船，用人力撞之；一如石鱼形而扁，上安铁杵，用机器激使行水面。 水雷

旋至标尔爱斯铿百里[6]（标尔，译言清也；爱斯，冰也；铿百里，犹言局也。盖炼冰局也）。斯格音约往观其炼冰之法。帮办名特立门。亦用汽机压水气桶中，旁设木圆桶，中安铁管无数。管中装萨尔瓦得（萨尔，译言盐也；瓦得，水也。即盐水），管外盛意得[7]（意得，药名，类酒，寒冷如冰。西洋凡水十斤曰格伦。水桶中装意得四十格伦，盖四十〔百〕斤也）。意得气透入压水气桶中，水气受压热极，而意得气挟之以行，从铁管中送入一大木柜。柜内盛水，亦安铁管无数，管中装意得。水气挟热气入柜中，柜内水皆热，乃急放水使出墙外。旁凿一泉，复用暗机器吸泉水使入，放出之水仍入泉坎，自相灌输。热气入 制冷造冰

木柜中，一散便凉。内外意得气薄之，又从管中透入木桶，则寒气加甚，铁管外水气皆已结成冰。又激桶内铁管中盐水，从上铁管内转入外间造冰处。入屋则寒气逼人。凡设大方木桶前后相迭四，盐水铁管透入桶内，相隔六七寸许，间以洋铁墙一，宽不逮一寸，而灌盐水其中。桶内之水，为寒气所逼而成冰。然其寒气不能及远，故设木板寸许，用机器推行之，下安直杵无数，搅水使就寒气成冰，不过寸许。每结冰一层，相连再搅水一层，次第皆冰矣。其药名意得者，不知其制法云何，而其精思罔通造化矣！

再至该尔斯阿斯毕得[8]，为巴辉约往，盖一医馆也。其总理名斯谛拿，经理银钱名勒毕登。收养病者六百馀人，尚有闲空地，盖所容七八百人，大率外科为多，内科亦五分之一。外科分三种：一折断手足者；一生而残废；一骨髓内腐；其症皆深于疮毒。其次则眼症，别为一院；盖诸病者所居皆喜轩敞，而眼疾宜黑暗不见日光。内科则痰咳及腰背痛、头痛。外、内科妇女皆别为一屋。每屋皆两旁设榻，足相抵，而中馀丈许，约二十馀人，设一妇主持（贫户而为右族者充之），用女仆三人照料。其中幼孩亦最多。医药厅一，亦分内外科。诊视病者厅一，分内外室。外厅设广坐，坐候。医者在内厅，次第入视。轻者给药，重者留治。其留治者别送一厅，又有医者视其所患应归何屋，分别送入。每屋皆有洗沐处，及澡堂，及厕屋。外科宜洗净者，亦设磁盆，大、小、尖、扁，凡头足

医院情形

身臂，各有所宜。窗壁光华，床褥精洁，间以花草，红绿相映，或盛设古铜花磁，不知为病者所居也。

电气治病

又有用电气治病者：人手持电线，则电气从此手以达彼手。引手就之，则为之震动，伸指可以点灯。又有玻璃罩一铅器，中设车轮以当阳光，车轮旋转不息；用物障之，轮即停。斯谛拿云："此光力也，近年始试出之。或云热力，尚未能推知其所以然也。"

人体解剖

陈设人身骨体，及取出所患之病症，凡两院，统曰安那多米法尔妙西因[9]。妙西因者，陈设之意；安那谓裂取之；多米法尔则割截之谓也。学馆二处，以教学者。骨髓中有病，宜割截者，设一榻其中。学者环坐至六七层。病者卧榻上，关键其手足，用药迷之，而施刀锯之功。所用锯齿及大小刀，陈列一小室中。又有白金钻，用电气灼使红以代锯。云恐锯时血出太多，用白金钻烧断之，可以免血横溢。其截去手足及膝盖者甚多，由其骨已先腐故也。一病死者，剖视其腑脏及筋络所得病，亦环集学者，使见而知之。

询知每年用费二万馀磅。厨屋宏敞而尤清洁，每日食

良样

肖一像名伯鲁勒尔[13]，则以浚河修桥著名者，代模斯江底火轮车路亦所承修也。西洋相习为奇巧，其风尚有由来矣。

看赛洋枪 初四日　雨。欢格立夫（世爵，如伯）约赴温薄尔登看赛洋枪会，翟拿所为导意者也。地广十馀里，支帐房架百馀座，欢格立夫亦支帐房如巨宅。又有办事厅屋一，饭堂屋一，皆广数亩，用玻璃为之，亦巨观也。欢格立夫及武员费勒布斯，陪同观看演枪数处：一、削木为鹿，用机器推使左右用〔行〕。两旁各设大木白鹿一，两人坐地鬥枪法，各以十枪为度，以中当心红圈者为上。鹿左行则举红旗当左白鹿，以示所中处。（凡鬥枪，正〔中〕当心红圈以四成论，稍偏三成，中外轮二成，再远当一成。）鹿右行则指示右白鹿。一、卧地，四百步中垛，每发一人（由三百步至一千步，以次试之）。一、十垛平列，每发十人。一、三垛平列，每垛中黑、上下白，十人攒聚一处演放，每发三十人。询知赛枪者皆民兵也。

英国兵制 英国兵分三等：正兵九万馀人，团兵三四十万，民兵二十万。团兵者，乡村市镇各自为团，每岁官操三十日，给予口粮，一归武员管辖。民兵无官操，不归武员管辖，而军火一颁之官。翟拿管民兵千人，则官信局送信力夫之愿充民兵者（送信力夫四五千人，愿充民兵者千人）。自西历七月初起，以赛至十五日为度。其君主颁赏银瓶一座，各商及各镇亦制造银器充赏，每值二三百磅。（分类给赏，则尚书主之。）通以成数计之；或成数一二人适均，则加赛三次；又均，又加赛。而欢格立夫伯为赛枪会尚书。询知

赛会者不过七八百人，十馀日汰存六七十人。而经费所出，一以枪数计之，每枪一响捐一施令，而给予子药。通计收得二万馀磅，子药及盖造棚厂，外施木墙，内曳绳围，凡费万六千磅，所馀储以备下界〔届〕之不足。此间魄力之大，他处所未有也。

旋赴古摩屋得，应翟拿茶会。屋得者，译言林也。为铿伯里叱公林囿。翟拿屋当林麓，因以为名。其屋园林之盛，亦有清趣。听垂钟音乐，凡用摇钟若铃百一十具，大小分八等，以协五音，甚可乐。云此乐器兴自此二十年内，能此者不过数家。到英伦数月，始一闻此也。谛拿遣其营官合得生来迎，相陪竟日。其类里意尤勤，画笔亦佳。奔、定克怀得两处茶会，并以晚不赴。

初五日　礼拜。接文报局四月十四日第廿六次包封（由英公司"果利治"船递到。其廿五号由"眉江"船递寄，已沦大洋海矣），并接江督一咨，知云生奉派改充德国正使，加二品顶戴。此外周荔樵、林瑞符、张力臣及志城第三号信，知存与事已了。极有痗心处，使人竟日为之不怿。 刘锡鸿改充德使

初六日　雨，入伏。西洋无此名目，雨寒犹着重棉，亦不知有伏日也。威妥玛约早酌，与喀什噶尔赛尔德相见，同席佛赛斯及费克斯颉拿尔（沙乃斯百里侯派伴赛尔德者）。禧在明、马格里言及雅古波[14]已没，其子古里裨格袭位，遗令传位哈吉目刊都拉，辞不受。据赛尔德言，哈吉目刊都拉即张格尔之子，以为此新报为俄人谣传也。吾以威妥玛屡传英国家之命，邀同一见，勉强应之。 与阿古柏伪使相见

旋往拜瑞典公使裨伯尔（新到，充当公使）、伯鲁登（九十馀岁老人，久处中国者）、密尔尼，并赴马克里科尔、爱里斯（英人，充当波斯总领事）两处茶会。（马克里科尔三女与毕得四女皆美艳，英国茶会所见，未有能及者也）。接金眉生四月八日书，并寄示诗文稿。

初七日　雨，寒。马克里来谈。赴谛盘生、格尔尼、白尔拉尔得三处茶会。晤类里贝拉，始知其居左近，竟未一回拜，马格里贻误可笑。

谛盘生云西洋以七月十六日为森士瑞登日，一雨则下半年雨常不息，是为中国六月六日。中国以入伏日雨为无晒谷日，言雨多也。

尚有塞尔的一处茶会未赴。诣苐赛斯谈。晤斠百里，言吴淞铁路沈幼丹制军已定计毁折之，属为之关说。幼帅此举，实为无谓，然其意在邀流俗人一称誉而已。言之无益，徒速谤耳。

请劝沈葆桢勿折毁吴淞铁路

初八日　英国散布耶苏教书亦有公会，名布里地史安得苐尔林裨布洛苏赛雅得[15]（布里地史，英国旧名；苐尔林，犹言他国也；安得者，语词；裨布洛者，耶苏书也；苏赛尔得，会堂之名），尚书即夏苐斯百里，遣马克斯科尔（即曾制小船考求水道者）、伯尔恩（会堂参赞）、湛尔马克、阿尔塞尔、阿得经森五人送到汉文《约》书全部。赴阿吒毕灼、格斯拉斯伯两处茶会。其密斯爱姆斯、巴林两处茶会未赴。

圣经会送来汉文圣经

晤意斯得累克（类里，能通五国语言文字，英国以善

画闻，兼刻石)、阿尔得威诺(前兵部尚书，与戈登至交)、格斯拉斯处，言石刻半体人云："希腊二千五百年前有善刻石者二人，一曰费谛雅斯[16]，一曰布来喀斯意谛里斯[17]。近数十年从土中掘得石像，其遗刻也，两手及顶皆有损坏。意大里人名堪罗法[18]者，以刻石著闻。倩其完补，于是将其头顶及两手削平，反覆谛视数日，云其精工入神，万不能及，竟不敢补。其原石因存意大里，而相与摹刻其半段人。"亦殊有神味。又罗马古城掘得小石像一座，并奇品也。

卡诺瓦不敢补刻维娜斯像

接四月二日批摺一通，二月八日所发者。(因初十日一摺已封好，作为十一日奉到。)并接朱宇恬、朱香荪、张力臣，及意城、子敬，及家信第四号，四月十三日所发者(三号未接得，想附"眉江"船中沉矣)。上海包封廿七号，四月二十一日发。是晚卜拉西茶会，未赴。

初九日　斯博得斯武得约至所居古摹班克观光学，相距六十里。由车林克罗斯坐火轮车，行二十七里，过一山(约三里许)，即赤斯尔哈尔斯得，法主拿破仑后所居地也。又行十三里，罗尔斯塘。南行至苏尔斯塘，凡两山，中间两崖壁立，皆此一山相联属(约十馀里)，北曰罗尔，南曰苏尔。出山数里，地名赛文倭克斯(其地古有坚木树七株，因以为名。赛文者，七也；倭克为坚木名)。凡十五里至古摹班克。中间一小学馆，男女学生环立相迎，亦有张旗置茶箱、茶钟以为表识相迎劳者。斯博得斯武得遣其地[弟]迎于车林克罗斯，而自以马车迎于赛文倭克斯，亦

陈列茶具表示欢迎

可谓致敬尽礼矣。

演示光学

斯博得斯武得先邀看光学，皆用水晶及玻璃小片；用灯一座，置镜数具其前，照之皆成五色，变化离奇。其玻璃厚条，用人力紧压之即成五色；弛其力，则但现白光一条而已。其画光六片及花朵及山石者，照之皆五色，斑斓错杂；稍一推移，各色皆变。光学中亦兼热学，其理本相通也。

其园林之盛，约围十馀里。有古松一株，四人合抱，计围二丈馀，云一百五十年前物也。沿途田禾茂密，树木交阴，远山如画，弥望葱倩。希腊署公使宅罗谛阿斯云："观此气象，便知数百年不见兵戈之扰。"谅哉言也！

日本维新后所定官制

初十日　日本乌蘖公使来谈，因询其设官。近十年所定，凡分三院：一曰正院，政所以出也。设大政大臣一人，左大臣一人，右大臣一人，参议一人，皆一等官。二曰元老院，以议政者。其君选择致仕官及有声望者为之，凡二十人，亦名议官。三曰大审院，亦名法官，若中国之刑部，古廷尉职也。其正院所属凡分十省：一曰大藏省，二曰外务省，三曰内务省，四曰陆军省，五曰海军省，六曰司法省，七曰工部省，八曰宫内省，九曰文部省，十曰教部省。每省设卿一人，亦一等官；大辅一人，二等官；少辅一人，三等官。各省所属曰局，或七八局，或四五局。如大藏卿，犹唐尚书省之户部尚书，所属局曰出纳局，曰租税局，曰造币局。（凡分七八局，略记其三而已。）局设一官司之，司出纳者即名出纳头，四等官也。其宫内省管礼仪，

所属有式部头，即专司仪式者也。惟教部以神道为言，略仿西洋牧师、神甫之例，最尊曰阿叱毕灼；所司教则开辟东洋主教之人，其名曰天照皇大神，则全属渺茫无稽矣。所设学馆，则统于文部。大率官职皆仿西洋而略异其制。如西洋上下议院皆民举，东洋议官则君延举者也；西洋按察司官不甚尊而无统属，东洋别设一院尊之。其户部、工部及水陆兵政皆统于正院，又与西洋当国者一人、其馀部院各有专职而统归于当国者之党，制异而用意实用。其司法官亦分三等：曰大审院，一等官；曰上等裁判所，凡六人，二等官，亦谓之总理，如中国各省设立按察使司是也；曰中等裁判所，二十馀人，是为三等官，如国初之有各府司理官是也。各处设立管辖官，亦曰县令，其副曰参事，皆朝命为之；又与西洋设立梅尔及哈得门，一出民政者稍异。其分职曰官，曰位。位犹中国之品，《唐书》所谓阶者是也。此则尚援旧制，为西洋所无。

仿西洋而略异其制

十一日　卜拉西约往葛林海司观所修整汽轮船，名“生皮恩”，停泊处代模斯江近海处也。以刘云生往践其约，不敢偕行。接格尔尼信，传施密遂斯之言，约往观其武得格林新报局。局名卜拉底斯阿阁满，专为观善规恶之言，令贫民领取鬻买〔卖〕，其意甚美。属马格里回信允之。

不愿与刘锡鸿偕行

十二日　礼拜。日本人成山呈示诗稿，盖故为诸侯，来此学习律法者。其诗笔亦清健。《相州途上》云：“晓风残月五山碧，疏雨断云三浦帆。”《一谷怀古》云：“酒醒春梦随流水，花落青山空夕阳。”亦可诵也。

日本学生呈示汉诗

十三日　雨。意士伯尼阿尔福、喀尔得、巴尔克三类里来见。

阅俄土交战地图

阅土、俄交战地图，俄兵由丹牛浦江[19]东越巴拉堪[20]山，据有克斯登吉[21]城，进攻费里伯布立斯[22]。土京屏障恃阿得里阿拉铺拉炮台，而闻已无鬥志。俄军分两路，一薄土京，一由喀立柏里循海而南，土京盖岌岌矣。英国议院言礼拜四、五日派兵赴马尔多听调度，其实欲直入土国达特勒尔[23]南海峡，驻扎格立波里[24]城，以为救援土京之计。

十四日　拉毕尔来见。金登幹遣博郎来约赴纽开斯海口，以发京信，辞之。卜拉西重约赴生皮恩，观所整机器船，亦不能赴也。回拜哈尔得茀尔得（御前侯爵）、沙乃斯百里（侯）、色克伦（公）、爱尔芬司敦、德温彭尔（公）、司赖特尔布斯（商部尚书）、博赖脱（头等宝星，按察司）、希拉（总按察司）、赖参（统领）、摩里（游击）、赫明、威尔生、马克哈尔地、施密司（管理矿学）、波克利、马克赖蓝得、毕舍卜阿甫伦敦（大教士）十七处，请莼斋代劳。晚间博勒克邀茶会跳舞，辞不赴。

寄发英国调处喀什噶尔一摺

十五日　发上海包封，附法国公司船递寄。拜发初十日补陈禁烟事宜六条及英国调处喀什噶尔事宜六条两摺，附片一件，并抄照会一件。本约与刘云生谢恩摺同日拜递，因公司船初十日早已开行，各处信件未及缮就，迟至今日，闻法公司船十七日开行，以便明日送递法国之波赛也。附致总署一信，沈经笙相国、董韫卿、周筱棠、方右

民、吴蕙吟、黄新甫各信。及合淝伯相、沈幼丹、何小宋、曾沅甫、刘芝田、唐景星，及家信第七号，及朱宇恬、朱香荪、张力臣及志城各信。

十六日　嘉定（中国名之渣甸）、毕百里来见，均为保护吴淞铁路。始知集众力为之，而嘉定股分最多，约得十二分之一。倡始为嘉定及马干得鲁二人，铁工马克生实往经营。毕百里亦安友会人，洋人名之圭咯，专务行善，求各安无事。格尔尼、施密遂皆会友也。有会堂名阿克生三达巴雷司，亦尊耶苏教而节目不同，入礼拜堂及君主〔“君主”前疑有脱文〕，皆不免冠。

渣甸诸人求保吴淞铁路

十七日　赫得内里约四点钟枉顾，而卜拉西约看其“生皮恩”船，十一、十四两日皆未赴。至是专函来约，因诣车林葛罗斯，而轮车已开行。葛林海司江口相距约六十里，云两点钟可到，乃乘马车一往。过卜来克赫斯一山，凡过三点钟始至。坐客皆告归，仅卜拉西内里留候，是日又须赴席，令其两女相陪。阅视所购各国器具，并赴“气接斯得尔”兵船看操，盖皆收养幼童之无归者，使司管驾之法。凡二船，每船一百八十九人，总办洼尔得斯，帮办计意斯。询知每日五点半钟起梳洗；六点钟用饭；饭毕诵经，分段扫洗船板；九点钟分班读书操演，所演上桅曳绳及飞跃击刺之法，船旁用木架浮水面，四周以板拦之，以练习泅水；十二点钟午饭；一点钟分班读书操演如前，四点钟毕，或读书，或跳跃，听其自便。皆绅民集资为之。所坐兵船给自国家，仍帮给管教官薪水。不独以备水师之需，即民

在船上训练孤儿成为水手

船水手亦皆出其中。舟中衣鞋皆自为之，皮工、缝工择使学习。逾二十，艺成，当出受雇，仍给以衣服及粗布袋一具。此邦陶成人才，无微不至，国势方兴未艾也。

邀请中国参加整理刑法监牢国际会议

十八日　瑞典、挪威公使爱达华达摆柏函称："整理万国刑法监牢会[25]前在比利时白鲁赛尔[26]都城会议，定于明年八月在瑞典斯多克火恩[27]都城会议，先告各国国家来赴此会，愿中国亦遣官赴此会。"闻英国数十年前有名侯尔得，献议创修监狱以处罪人，无专困苦之。英国监牢立法之善，自侯尔得始。于是次第赴法、意、德、俄诸国，皆依其言行之，卒于俄国之南克尔生。诸国守其法至今。瑞典公使所云整理刑狱会者，当即侯尔得之遗也。

马安生约入会，会名倭连得，苐尔来谓"东方"也。曾历印度以东者，皆得入此会。参赞名苐来，往拜不晤。回拜夏苐斯百里、威妥玛、嘉定、谛拿娄、马克立戈尔（充当波斯总领事）、克藿（原充美国公使）、珥斯庚梅（下议院文案）、密尔恩（水师提督，屡见通名）、铿尔得（何伯亲戚）及威烈斯瞻斯登、克里売罗苐得、珥温斯罗恩、班得里（世爵，如伯）、哈林登、科敷恩（头等宝星）诸来通拜者。

关于阿古柏父子的舆论

十九日　礼拜，是日颇热。人言此邦八月常热，语殆不诬。布格什夫妇来见，力诵古里被格[28]之能，谓精于战事；且谓印度电报，中国已有议和之局，未知确否。《代模斯》新报叙述俄使博理法尔斯吉遍历喀什噶尔及前后藏，言喀什噶尔派员护送而猜妨〔防〕甚至，并诘以为中国转运粮餉之故。博理法尔斯吉有记载颇详，言喀什噶尔一路人民，

皆不能堪俄古柏之残暴也。

二十日　格尔尼为施密斯意斯邀往其二伦布洛地方茶会。先至阿里克三达巴雷司(地名武得格林，在伦敦之北)，其制略同水晶宫，而园地较广。参赞觉恩斯陪同游观。又晤罗伯鲁斯，亦园主之一也。(阿里克山达为大太子妃名，巴雷司犹宫殿也。)园地有球场、射圃及秋千架，及圆屋如伞，旁设木马木筐，用汽机激使环转如飞；男妇或跨马，或坐筐中为戏。前开三湖，树木丛密。(有栗树一株，广荫数亩，用铁栅环之，数百年物也。)又开一园，用日本板屋为一庄，有小庙一、小楼一，并去岁美国百年大会购之日本商人者。栽花满地，养鹰十馀、鹭鸶十馀，各设一座，絛系之。又买酒板屋一，购之瑞典国商人者，形制绝奇。旁设铁篱，养孔雀二、白雉二。前为音乐厅，甬道为铁阑相望，悬小玻璃盏灯。询之，园地周环约十里，又有试马场、鬥车场、演炮场。试马场有巨屋相联，以处观者。又有饭厅一、马戏圆厅一、意大里渔人木皮板屋一。最后乃至巴雷司正屋，玻厅〔璃〕大厅相连，杂植花木，中有巨池激水，略仿水晶宫式。画厅及卖买厅皆极繁盛。音乐厅二处，各容数千人。戏厅一，亦容数千。有美国夫妇二人，驾一小舟，长丈许，宽四尺馀，由美国牛约开至伦敦，约五十七日，遇暴风七次，抵伦敦才十馀日也。张布幔置船其中，夫妇二人皆在。询之，一水手也，其妇居兰格兰，以此游行大海中，亦一奇也。

游乐场

夫妇驾小船横渡大西洋

随至施密斯意斯宅，园地亦胜。设厂布席其中，会者

三四百人，而中为台，以坐吾与刘云生数人，执礼甚恭。设音乐，琴工达摩生，其君主乐部中之选也。施密斯意斯馈书数种，作歌祝祷中国万年安乐，意尤厚也。（卜雷斯威林亦馈《约》书，托施密斯转交。）

友爱会一和平会

至是，始知其会名安友会，洋语曰苏赛尔得阿甫费林得斯[29]（苏赛尔得，译言会馆也；费林得斯，译言友也），一曰毕斯苏赛尔得[30]。毕斯者，平安无事之义。其会创自二百年前，专意劝其国安辑民人，无相侵夺。英主嘉乐士恶之，相与逃至北美利加，就野人买地置屋，以垦山为生，所居曰奔色尔番意亚[31]（色尔番意亚者，希腊古音，林也；奔者，人名，劝其会友逃避者），又益开广土地，今为非拉得尔费亚[32]部（犹中国之一省）。其后国人知其为善也，乃稍归。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土交争，其会人径诣俄国献书，以侵夺为戒。施密斯意斯、格尔尼、郛百里皆其会中人也。

《英国工人报》

施密斯意斯开设新报局一，洋语曰卜利谛斯威尔克曼[33]，盖劝工人为善。又使持此书鬻之，以劝工作小民。另设一新报局，而于其家绘图镂板，连屋累柜，一以劝善为义，所馈书册皆此类也。接上海廿八号包封（英国开士卡公司轮船，四月廿八日发），内志城第四号（四月十五日发）。

廿一日　谛拿娄夫妇过谈。接上海廿九号包封（法国埃麦石公司轮船，五月初六日发），内仅黎莼斋家信。得莫善徵回书，由莼斋转交。后英公司船九日，而抵伦敦仅后一日而已。

廿二日　为西历八月初一日，回拜美国、希腊两公使，

及马尔铿、卜拉西、赫尔斯、内里贝拉、马费生（怡和总办，在中国三十年，年八十馀）、布克类尔（世爵）。晚就金登幹谈，并托发电报代询赫德以汇兑经费事。

廿三日　金登幹来谈，言议院有专司律例二人，亦分毕根士、格兰斯登两党。毕根士党二人，曰侯尔克尔，曰计法尔得。格兰斯党二人，曰占模斯，曰哈尔喀尔得。四君皆头等宝星。又有议绅一人，曰赫尔奢尔，亦深明律法，格兰斯登党也。金君又为伦敦斯摩尔阿尔摩斯刊木巴尼[34]（斯摩尔，译言小也；阿尔摩斯，译言军器；刊木巴尼者，行也）制造小军器（即来福枪）行主搬得约初九日往观；又为百珥名登（地名，在伦敦北）来得哈屋斯洼尔克斯[35]（来得哈屋斯，译言塔表也；洼尔克斯，译言作行也）行主瞻斯约十六日往观。 工厂主邀请参观

廿四日　接刘芗林托转递李丹崖二信。合淝相国此数月内无一书见寄，而惟饬递书信，其复刘云生信又别由马格里转递，真不晓所谓。

芗林考求西洋兵枪至悉。各国兵枪著名者六种：英国二种，曰亨利高〔马〕梯尼，曰为斯得理；德国二种，曰毛塞，曰得来斯；俄国一种，曰俾尔打纳；美国一种，曰中针林明登。英国亨利马梯尼枪，以有倒键者为佳（盖后膛所用，以固兜者）；其膛径有数种，机簧〔簧〕亦数有变通。所举英国枪厂凡三，曰乌理治官厂，曰里资地方格林活特巴德里厂，曰苏格兰咽颠巴显利厂。其英商经手者，狄韦生所开为三楞，枪头有倒键；亨利马梯尼璧德满所开为马 刘芗林考求洋枪

梯尼亨利来福枪。又云：乌理治官局博可斯爱尔所出子弹式，子壳用薄铜皮，铁底，与士乃得子弹制法相仿。近年子弹用厚铜作壳，压擅而成，可以重装，铜质佳者可至数十次。此则所未之前闻者也。

土耳其封阿古柏为埃米尔

廿五日　新报载：俄国兵官宛如勾穷历喀什噶尔之境，言俄古柏之起，土耳目〔其〕封为阿密尔[36]，布哈尔封为哈达里格尔西，皆以行教为名者也。

英国律书二种：一曰卜来客斯登，一曰密尔。又有罗沙西尼倭尔，亦密尔之类，而多附土耳其事。所载土耳其政教与中国略同。西洋人多谓回教必不能昌，为此也。

接李丹崖信，当以一信复之。

廿六日　礼拜，为刘云生生日，本约治酒为贺，以斋食辞。

曼斯来相视屋顶高处，以凭试验光报。光报起于曼斯，其帮办顾得曾于何尔处试之，而曼斯必一试之公馆，言此光报宜于两军相敌处也。意谓合淝伯相闻此，必可一售。

梁夫人出伦敦作客

廿七日　是为西历八月初六日，通国于此嬉游一日。格非斯夫人邀梁姬一至其家，相距百八十里，由柏定登附汽轮车至阿尔得尔马斯登，往返不过半日，闻其园景甚佳也。

廿八日　立秋，雨，凉。是日为万寿节，与刘云生率同各委员行礼，马格里亦屈一膝为礼。

俄、土交战，土师获胜于博里卫拉，俄兵伤亡五千余人，俄国电报亦云然。俄人欲取道色尔非亚，奥国先约俄兵无得出此，彼此议论尚相持也。

廿九日　斯谛文森重论开修铁路事宜，属德在初、凤夔九翻译，与马格理所言不甚符合，以属黎莼斋重翻。六七日无信，致合淝伯相书亦竟忘之。封书时每然。记忆往取，则莼斋、和伯、夔九均已外出，寻求半日，仍检得在初原稿封寄。偶检日记，得去岁二月初七日陈小舫评所占课云："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朦蔽欺陵，不能自申；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当时不甚介意也，至今见之，始服其神。然则彼负义者亦命数然耶？为之怃然，不能自已。

翻译不符

出洋前占课已应验矣

注　释

〔1〕希得：cedar，柏树，雪松。
〔2〕类布兰：Lebanon，黎巴嫩。
〔3〕赛尔费尔希得：silver cedar，银松。
〔4〕拍布喇：poplar，白杨。
〔5〕珥滑格林阿咯：evergreen oak，常绿橡树。
〔6〕标尔爱斯镂百里：Pure Ice Company，造冰厂。
〔7〕意得：ether，醚。
〔8〕该尔斯阿斯毕得：Guy's Hospital，该尔斯医院。
〔9〕安那多米法尔妙西因：Anatomical Museum，解剖陈列馆。
〔10〕该尔斯：Thomas Guy (1643—1724)。
〔11〕阿斯谛里古巴：Astley P. Cooper。
〔12〕白尔来：Barry。
〔13〕伯鲁勒尔：Brunel。
〔14〕雅古波：Yakal Beg，喀什噶尔叛乱首领，即阿古柏，又作俄古坡。
〔15〕布里地史安得弗尔林袆布洛苏赛雅得：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不列颠及国外圣经会。
〔16〕费谛雅斯：Phidias。

〔17〕布来喀斯意谛里斯：Praxiteles。
〔18〕填罗法：Canova，卡诺瓦。
〔19〕丹牛浦江：Danube R.多瑙河。
〔20〕巴拉堪：Balkan，巴尔干。
〔21〕克斯登吉：Kiustendil。
〔22〕费里伯布立斯：Philippopohs。
〔23〕达特勒尔：Dardanelles，达达尼尔。
〔24〕格立波里：Gallipoli，加利波利。
〔25〕整理万国刑法监牢会：Associ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
〔26〕白鲁塞尔：Brussels，布鲁塞尔。
〔27〕斯多克火恩：Stockholm，斯德哥尔摩。
〔28〕古里被栝：即本月初六日所记新疆叛酋雅古波之子古里禅臂，又作古里碑。
〔29〕苏赛尔得阿甫费林得斯：Society of Friends，即"友爱会"。
〔30〕毕斯苏赛尔得：Peace Society。
〔31〕奔色尔番意亚：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
〔32〕非拉得尔费亚：Philadelphia，即费城。
〔33〕卜利诺斯威尔克曼：British Workmen，《英国工人报》。
〔34〕伦敦斯摩尔阿尔摩斯刊木巴尼：London Small Arms Company，伦敦枪枝公司。
〔35〕来得哈屋斯洼尔克斯：Lighthouse Works，灯塔制造厂。
〔36〕阿密尔：Emir，埃米尔，回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

卷十

光绪三年七月

〔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甲寅　为西历八月初九日，拜发补兵部侍郎谢恩摺，并陈论纂辑《通商则例》及设新嘉坡领事及派员赴瑞典国整理刑禁会各摺片。便致总署，及周筱棠、方右民、吴蕙吟、董新甫，及合淝伯相、翁叔平、潘伯寅、沈幼丹、刘岘庄、刘芝田、胡玉玑、唐景星，及家信第八号，及意城、文思、蟠西各信。

金登幹约赴维多里亚巴尔克洋枪局，而遣博琅陪行。局名伦敦思摩尔阿尔密斯铿白尼（思摩尔，译言小也；阿尔密斯，译言军器），尚书巴尔勒得，帮办班得。费尔得及巴尔勒得之弟陪游。其枪杆皆由珥百里叱铸成，是以此局但有机器，不开炉。其膛径用倒键，膛内机簧〔簧〕及枪身、 金登幹约看洋枪局

钢托、钢环、钢束，大小十馀事，一以机器为之。内、外膛径及环、托皆炼钢（炼钢亦开小炉），用压力机器一压而成；而后施刮磨，经三四机器乃始光洁。枪身先车外壳数段，立木为架，植枪其中，上下有牡键之，中施圆围，倾松脂围内令胶固，而后入机器车其内膛。历数机器，光洁如式，乃车为螺丝纹。小如膛径、法条，及枪身所用小牡及螺丝转，皆用机器次第刮成之。枪身木壳及下曲木兜，皆治以机器。一枪之成，凡用机器二十馀。机器轮大小二座，大者五百马力，小者二百马力。其所用车轮小机器，亦皆自制。工匠身价为最昂（云能制造机器为上工，一礼拜工价二磅；此外皆下工也）。车膛及环围合笋处，皆有成式，嵌合不动。于机器旁别设一机器，纳入成式中，用相钳制。机器环转，不能逾成式之外。是以膛径机簧，万杆一例，无毫厘出入。

一以机器为之

其国家所制枪，由兵部派员一人，携带工役十馀，陈列机器成式。枪身大小、钢质，皆先以成式合之。即所用螺丝转，稍有牴牾，即饬更造。每试一器，辄钤一印；及枪成，钤印兜柄而始定。其出火机挑，以力重七磅为率。以机器试之，刻轻重分杪其端。力轻则出火太易，力重又虞爆裂。膛径、机簧、钢胎亦然：以锯试之而校其刚柔，以使适宜。其枪标以测远近高下，亦以机器试之，微其〔有〕偏削，皆斥去之；机器尤精，云其平不失微忽也。又派员一人演放初成枪杆。演放一次，用药五磅者，加七磅试之，而纳置柜中以防炸裂。既成，又试之，亦纳置柜中而后取去。连试十馀次，乃始收用。每一礼拜铸枪三百五十杆，

国家制枪检验极严

多或五百杆。兵部节节试之，无稍容隐。班德云："日前兵部忽提出十杆，至恩费尔得官局亦取十杆校之，尽二十杆并木兜、膛径拆散而交和之，随收并成枪，无一不合笋者。"此所以为精也。

枪名亨利马梯尼。亨利、马梯尼，二人名。亨利始为枪膛螺旋纹，即所谓来福枪也。后膛倒键则马梯尼为之。二人皆现在，每制一枪给与八先令。英人步兵用之，马兵则用"斯来得"枪施铜帽者。英国初用"恩费尔斯"枪（恩费尔斯，造枪地名），闻德国制造后膛枪，亦未知其利也。已而德国与奥国战而奥军败，其故由后膛枪施法便利。西洋诸国皆大恐，尽仿为之。而英国新制枪数十万杆，乃下令能出新法改为后膛枪者，赏银二万磅。于是各以所思得新法献之兵部。兵部校其法，斯来得为最善。其法盖截去枪兜，别造膛径火门，所费不过一磅，而施放合宜。于是英国所造后膛枪皆依其式，名斯来得枪。相距仅及十馀年，亨利继创为螺旋纹，马梯尼始改为今式。其枪口用六方者，则威多尔斯所创也。威多尔斯与阿密斯敦齐名，而罗布尔在兵部力护阿密斯登，遂为乌里叱总管。已而所铸大炮不良，因求退，自设炮局纽开斯。至今英国言枪炮者，以威多尔斯为最著云。 步枪发展小史

初二日　马格里告言：商会密格称，上海商人近寓书商会（怡和洋行瞻生主笔），请公呈外部，无允烟台条约。并云英国商人闻中国急开宜昌各口，无不愕然者。中国之无人久矣，至为洋商愚弄至此。并闻西班牙在台湾需索赔 中国为洋商愚弄至此

斥沈桂芬贻误国家

款，已允给寝事，鄙心实用抚然。吴江相国但极其心思以玩弄区区之一身，而贻误国家至此，吾且奈之何哉！接李璧城信，且求我为言之何小宋、丁禹生，真是各有闲愁数不清也。晚接刘岘庄一信。俄国卜立盘拉斯格专驻喀什噶尔探询军情，言大军收复土鲁番，喀什噶尔大震，喀拉沙回民逃窜，剩一空城，官兵日久尚未至也。

十馀年前达尔甫西节度印度，以存留北印度小国为藩卫，戒无侵扰，后人皆谨守之。昨日下议院格得兰得得甫询斛木尔登（沙乃斯伯里之帮办），以闻印度出师贵达，极西北克尔拉得国之属地也，西界阿富汗，将毋违变达尔甫西之遗意？斛木尔登未答，想别有说也。

防治科罗拉多甲虫

又议食藷薯小虫条例。虫名科罗拿多毕特尔[1]。科罗拿多，美国之一部也。虫始见于此，因以为名。毕特尔，犹言硬壳虫也。形似蜣螂，短足而微小，色黄，背有黑直纹十，遗卵化生至速，专为害藷薯。议院定制：栗温浦凡遇美国运到棉花包捆，一见此虫遗卵，即并包捆烧化，国家为偿其直。民间田亩见此虫，左右尽一亩之地皆沃以磺强水，并藷薯烧之，国家亦偿其直。有畜养此虫者科罪。各馆多削木为此虫式，令民人见者即烧除之。西洋防灾，不惮烦劳如此。

卡克斯登四百年祭

初三日　简多马约赴达克斯登塞尔里布来申[2]会。达克斯登生于一千四百七十七年〔叔河案：William Caxton 生于1422年顷，郭记有误〕始以活字板印刷书籍，历今四百年，国人创为此会。塞尔里布来申，犹言相与表章光

显之也。活字板创自日耳曼人古登伯尔克，英国用其法印书，则自达尔斯登始也。其会汇集印刷书籍种种机器，及以前所用诸法，及各国印书之法；又汇集三数百年书籍及古今所刻刷人物山水诸图书，及以前印书之著名者。斯博得斯武得亦列置古书一柜，约数十百种。询知斯博得斯武得世为其国家印工，至斯博得斯武得乃以学问著。

闻其最著名者，一为舍色斯毕尔[3]，为英国二百年前善谱齣者，与希腊诗人何满得[4]齐名。（何满得所著诗二种，一曰谛雅得[5]，一曰阿锡得[6]。）其时有买田契一纸，舍色斯毕尔签名其上，亦装饰悬挂之。其所谱齣一帙，以赶此会刻印五百本。一名毕尔庚[7]，亦二百年前人，与舍色斯毕尔同时。英国讲求实学自毕尔庚始。

莎士比亚与荷马齐名

讲求实学自培根始

其所列机器，有用煤气，有用风力，有用水力，出奇无穷。其机器有刷书，有叠纸，有制造字模，有排字，亦出奇无穷。其用电气排字者曰克罗斯，用机器排字者曰莫尔拉，曰戛斯登稗音，曰哈得尔百里，曰阿里琐蒴，曰色尼非尔曼，各出新意为之。亦有绘图兼刻石者，皆奇。

印刷机器出奇无穷

光绪三年七月初四日丁巳　礼拜，先日得上海第三十号包封，五月十三日由英国希地伦公司船递到。接总署及成竹坪、夏伯英、潘伯寅、魏赓臣各信，及第六号家信。其四号（四月十三）、五号（四月廿五）两信，至今未收到。合淝伯相咨天津道议禁洋药事宜，而无信。接李丹崖德国百林都城信，当以一信复之。

初五日　偕莼斋、在初及马格里观纽该脱监牢，盖隶

细读既监牢

之梅尔者。创建三百馀年，制度不甚宏敞，系囚百五十人，女囚五十人。房楼四层。其下一层有浴堂。囚始至就浴，即居下一层，遣医视之，有无恶疾，以凭异居，一宿乃转入上房。女囚别为一院。囚房前有屋数间，间设两椅。初至有所辨诉，准招讼师至，相对筹商，外人不能闻也，女囚亦然。旁设栅栏二重，亲友来视者立外重，狱吏处中监视之。外设礼拜堂一，饭后散步院二，分别上下两等人。罪重者缢之，轻者扑之，皆别为一屋。扑有木橱，关其手足；缢有皮围，键手于腰而锢其足。凡缢者敛而埋之一院中。问每岁录重囚幾何，曰："不过一二人。"拘禁一年以上者，录送莽敦威拉监牢，或锢禁，或分遣各海口充工，犹中国之发遣也。

梅尔所管狱凡二，一纽开脱，一阿罗威。近议院以梅尔所管狱科罪轻重不能划一，议归并国家遣官经理，云以明年西历二月为期。伦敦梅尔所属阿尔门二十六人，有理事厅二，梅尔、阿尔门日常就之听断。其下所属科门刊色尔曼[8]二百二十人，专理衙道，分别管辖。巡捕督办斯密斯出册求题，为书："此系囚处隶之梅尔，创造已三百馀年，

参观监狱后之题词

规制严谨，系囚无多。观其用心曲折，一主于劝戒，而若有甚不忍者，使人油然生其仁爱之心，亦足以见留贻之远且厚矣"。便过森波尔[9]教堂，其礼拜堂楼高六百二十级，伦敦第一高处也。

准备陈列中国绿茶

初六日　印度茶商白来罗函称："布利谛斯苏士尔申[10]今秋会于布利模斯，欲乞中国绿茶上品，陈列此会

中”。询知布利谛斯，英国旧名也；苏士尔申，译言会也，通英国言之，各种学艺及经纪，陈列品第，以资讨论，择贸易繁处，岁一为会。即此亦见英国学艺经纪之盛。布利模斯在伦敦东南，距苏士阿毋敦不远。

密格、日意格次第过谈。日意格言：法国律书曰《哥得拿破仑》[11]，其学馆专习国家律法曰珥戈尔珥宽罗密波罗谛克[12]。

湘甫言："刘云生编造日记，十日一寄沈经相、毛煦初尚书。"平时所以媒孽者，曲尽平生之技，吾坦然置之，不为妨〔防〕也，闻此乃怦然有动于心。以同行两月有馀，并未闻有日记，徒以蓄意倾轧，于此中巧加诬蔑，而借之以献殷勤。初但知其乖戾之气不可近，绝不意其险毒至于如此。王夔石谓我不知人，吾何辞哉！然如云生之负义，亦不能不使人心伤矣。 刘锡鸿编造日记巧加诬蔑

初七日　偕德在初、马格里步至郎哈恩之合黍拉公馆，就日意格谈。语及派赴水兵〔兵字衍〕师学习三人，分隶三船：一曰"密洛多"，一曰布来"卜林登"，一曰"德芬斯"，仍各授以色尔伦登南得[13]，其职视中国之守备。

英国以八月十四日为今年散会堂之期，当中历七月六日，今日得其谕文，属在初译出，略见此间君臣交相慰劳之意。

初八日　接李丹崖信。为具函德国公使闵斯达，托其为丹崖寓书德国外部，以俟谒见。金登幹、屠迈伦过谈。上海商会公函由密格交到，令在初、夔九翻译，语多不能 在初夔九翻译文词不能尽意

尽意，因属莼斋与屠迈伦重润色之。

接外部信，学习水师三员：刘步蟾应归“密讷欧道尔”船，林泰增应归“布拉克卜林斯”船，蒋超英应归“狄芬斯”船，并于二十日在德温包尔达上船。与日意格所述微有差参〔参差〕，由翻译语音之有变异也。

刘步蟾等上兵船实习

初九日　兵部洼得生知照，十点钟由维多里亚轮船行，往观甲敦[14]炮台。约行百四十里，至罗吉斯得，亦英京东南一部也。有耶稣堂，相传已八百年。古城临美得威江，过江为甲敦。又南为白罗莫敦，即旧所设炮台处也。炮台皆旧式，其地亦非冲要，今为教练兵丁之所。驻军四千，其为英诚里亚[15]一千六百人。英诚里亚者，充工役之兵，在炮兵上；百工之事皆精习之，如掘濠、开地道、造浮桥，大而造建一城，或厂屋，或攻城机器，或开修铁道，咤嗟立办，百物具备。其地统兵者名珥斯敦，掌管学堂者名斯多克斯。学堂教习兵法及交战、制造所需，及照相以察山川形势。五里治制造军器，亦有学堂，岁选学艺精者充甲敦学堂上舍生，大率皆兵官也，凡四五十人。亦择将弁精练各事十二人，分堂教之。有会讲堂一，可容二百馀人。书厨一，分间藏各国图，最下为中国及东洋图。随取数幅观之，有京城全图，有京城以南图，有由京城北达山海关图，皆有经纬线，图画颇极工细，凡数十百幅。

甲敦炮台

藏有中国京城等处地图

斯多克斯约先赴教场观所练兵，令建造房屋营副总管克白登马洽陪同坐车，而自骑马为前导。至教场，遥见红衣兵五队；队凡数百人，为方阵，植立不动。已而闻螺鸣

数声，五队分驰而下。总兵珥斯登与各兵官骑马居中队前，军乐数百人居中队后，铙铎并作，驰行数百武。又鸣螺数声，军乐各散分五队后。又鸣螺，每队分为二，折而东趋。居东者徐行，以次及居西者，疾折而环转，整队齐进至小辕门。军乐趋居前队，皆散分四人为一列入辕门，乃分归各营。

又至炮台对垒处，盖筑炮台为濠以拒敌，其敌亦掘濠开地道以毁炮台，枪炮互施。攻者蓄意夺隘，守者尽力堵濠。濠宽二丈许，深八九尺；其下为沟，深又数尺。每距丈许，垒土铺树枝，又垒土凡四五层，以防炸弹入濠中，仅伤及一段，不虞旁及。每岁秋练习月馀，攻守之具皆备，一若临敌然。左旁为大厂二，以备大雨时操习，其中亦各设攻守之具，而形式绝小，存其意而已。 工兵演习敌前作业

又至炮城外濠，观操棉花火药。树木为栅，宽厚五六寸，近护两旁若门楣，厚逾一尺。用棉花火药九磅，倚门置之木板端，引电气施放，轰然一声，所树木皆掀起，折成二三段。濠中安铁路一段，用棉花火药轰之，铁路冲起数丈。宽凡三寸许，中为沟，厚约五分，两旁护铁约寸五六分，折断约八九寸。云九磅之力抵常药五十磅。

斯多克斯邀至办事厅一饭。随坐小汽轮船至乌得防姆，相距约十六里，英诚里亚兵于此习造浮桥，亦每岁秋练习一月。旧式皆用圆铁筒长丈许，中空，浮水上，用铁链系其两端，而上施木板，可以列队渡江。其后造小木方船，铺板其上，尤较平稳。船旁安两轮，亦可附汽轮车载运军 习造浮桥

装。其后又制小皮船，中铺篾席，两端安板可坐。船设小桨二，重约三十馀磅，一人之力可以负两皮船。收合置之车上，尤易运载。可以造浮桥，亦可四五人坐一舟飞渡。凡三式俱备。其兵官亦着皮靴，终日驰行水中。

西洋兵法一务实用

西洋兵法一务实用，无以虚文演习者，所以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也。同行者马格里、博琅，皆为勉强周旋刘君之计，而终日受其陵铄，竟莫测其用心也。

总署为刻日记被何金寿参奏

初十日　张听帆见示张鲁生信。总署为刻日记一本，至被湖北翰林何金寿参劾，请毁收其板。云其立言极凶恶，而不一言其详。中国二千年虚骄之习，教成此种人才，无足异者。而闻旨意发交总理衙门，则不解枢府诸公系属何意。将自请处耶？抑将为我请处耶？直是极意奖藉一二无知者，以招徕其议论。何金寿得此，超迁有日矣，能无慨叹！

接招商局承办递送文报五月二十日第三十一号包封，内冯竹儒、刘芝田二信，及直隶总督咨文一角。

十一日　礼拜。密斯盘自拉斯噶回，开示所应游历各厂局，坐谈竟日，并商酌同游诸君。姚彦嘉为言已前定议，大约黎莼斋、张听帆、凤夔九四人，李湘甫、德在初留公馆照料。

十二日　复合淝伯相咨，驳斥天津道刘秉琳原详，并札上海道议定递送文报局章程，兼咨总署及南北洋。便寄总署及吴江相国、刘岘庄、冯竹儒、曾劼刚、刘芝田，及家信第九号。是日为慈禧皇太后寿辰，率参赞以下行礼。

十三日　接李丹崖信，知外部已派一官名和尔本迎候，

并带见其外部代办及海部尚书。以德京自其国主以下皆避暑外出，惟其海部先回白灵也。而两次寄信，函索德使敏斯达一信为之先容，徒取烦累而已。日意格由波斯慕斯开送赴格林里治官学生九人名衔。

十四日　禧在明、罗禅、赫得来见。赫得送吸水机器图，其力可及三里，用皮条十之一，而用铁管运送十之九。每一点钟引水九千格伦（十〔一〕格伦为一〔十〕磅）。可以烧煤，亦可烧稻草。罗禅开设机器厂林根地方，所制机器，开矿、打谷二种，送图三本，其总图尤精。并约一至其机器厂。 吸水机器

又容春圃自美国之哈富[16]递到一函，由美人那忒立送交，盖奉铿勒谛喀得[17]（美国之东一部名）总领命，历游英、法、德、意诸国，求种植之方者。因问："美国树植最盛，尚待赴各国考求乎？"答曰："美国树植之盛，由地旷人稀，天地自然生成之力。数十年后，地产尽矣，必有匮用之一日，急应先事谋之。种植之法有三利：一、备造船制器之用；一、公地不能开垦，无不可以种植；一、树木茂盛，收纳水气，可以引雨，种植繁者无忧旱。"因问何国种植为最，曰："二百十五年〔脱"前"字〕，英人有名塵珥费林者，著书言种植之利绝精，英国争效之。今宰相毕士根由〔毕根士由〕之父曰德塞拿尔力，著书言英国兵船之盛，其功当归之塵珥费林，以讲求种植之法自塵尔费林始也。英世爵有阿沙拉者，住苏格兰之北，手种树二十七万兆〔株〕。其家三世讲求种树，合计凡六十兆。所种皆拿尔叱[18]，法国及意大里之交有高山并产此，盖松别种也，瑞士亦有之。 美国至欧洲考察植树造林

阿沙拉专种此种松，云有三利：一、易长；一、坚结，即置之潮湿地亦不莓〔霉〕烂；一、随地可以种植，不问土之硗瘠，可以栽插小本，亦可种子。美国西部近年亦种之，三年长高一丈，十八年而成树，可以裁用。”西洋讲求种树之法，遍历各国以求之，其勤如此。

又威勒生来约，由苏格兰回伦敦，绕道至石非尔得，其地有陈列机器会，主会者名马斯得克得，当相邀一赴会。是日颇为人客周旋竟日，以致疲倦。

避刘锡鸿不与同游

十五日　为西历八月廿三日。金登幹本为占斯约赴百珥名登，因避刘云生之暴戾，一以让之，改就阿得里及赫尔里斯转致希斯之约，改赴斯多克。由西斯敦乘坐汽轮车，偕莼斋、彦嘉、听帆、夔九及马格理同行。凡历柏金哈恩、白尔喀舍、阿斯茀、洼尔里克、斯达法尔得五部（百珥名登隶洼尔里克部，斯多克隶斯达法尔得部）。阿得里初约窝尔里克之洛喀比地方枉候。汽轮车至此少停，因相与下车小步。得阿得里电报，约再北至丹摩尔斯上车。旋过立叱非尔，其地亦有大教师，所谓栗叱非尔毕灼也，开会堂时曾一见之。计行四百八十里至斯多克。希斯迎于车次，询知距所住宅尚三十六里。延至糯司四达福尔得何得尔。

预言人可上天铁可浮水

何得尔者即客馆，设席相款。语及一百馀年前有老妇名谛摩舍布登，颇具神机，称此后机智日出，有疑仙人出世者，人可上天，铁可浮水，舟无帆而可围行地球一周，车无马而可穿山透地。又云：“英、俄两国有大战，俄、土两国又有大战，老鹰儿要在狮子口边开窝。”其时电报、汽

机、汽球之属尚无端倪，英、俄亦相与交好。至七八十年后，一一与其言符合；而英、俄交战，数年乃定；今俄、土交战之言又验矣。俄人所尚者老鹰，英人所尚狮子也。俄人若据有土耳其，横塞地中海，直如狮子口边开窝矣。又云："一千八百八十年，一例消归乌有。"则未知其言之果云何也。

斯多克出伦敦北四百馀里，而寒暖迥异，是日已见霜矣。是夕亥初，月食既。晚睡不能合眼。念及刘云生始终相待情形，不能不心伤，无可相诉处也。 念及刘锡鸿而伤心

十六日 早致李湘甫信。希斯、阿得里陪游各矿厂。初至格尔林治铁矿。其地为世爵喀难非尔田土，希斯租以治矿。稍具冈岭起伏之势，而实平地也。开地若井，下深四十丈(视矿产厚薄，深者可及数百丈。此矿甫开六年，始及四十丈)。织铁为绳，系木架上，下容二车，用机器转而上下。又设一吸水机器，以引取矿中之水。凡设机器皆有屋，距矿井甚远。所见吸水机器二座，大率一矿井必有一吸井〔水〕机器也。询知所租地得十二见方英里（中国三里当英国一里，十二见方英里，合中国之地得横十二里，纵九里)，计所出铁纳租。约计十四年铁产将尽，始议所定租价为买地之费。 铁矿

问所租地横十二里、宽九里，能不旁溢乎？曰："上下皆有界限，不能逾越邻田，亦以时遣人入矿丈量。"问初开田耕种，何以辨知其为铁矿？曰："以四至之地准合之，如东西数里外有铁产，视其矿地高下，而审度其矿产层数， 与矿主之问答

或平出，或斜出，两相准合，其中矿产皆可推而知也。”又云：“斯达法尔得地形如锅，四围地皆高出，而矿产所出皆旁高，蜿蜒下折而中趋，故以为斯达法尔得为矿产所聚。”凡分南北两部，北部七区，南部较广，得十馀区，人谓之黑地，以矿产所聚，日夜烟气熏蒸致然也。问观山势土色，可以知矿产乎？曰：“此不易言，须是外出浮见，而视其脉理所趋，以知矿产远近厚薄，依类推求。所悟在虚处，而所徵验却只在实处，不能凭空推测也。”所取矿土皆黑光而半带黄色，云可出铁四成。治窑取土烧之，令硫磺气自行飞去。凡铁矿中多杂硫磺，硫磺多则铁质愈上〔下〕，亦脆而易折。故须先用火力逼出硫磺气，土铁相为和杂如炭，而铁质始净。

炼铁厂

次至福达格尔林，则冶铁厂也。其地为阿尔里田土，出煤，希斯租以冶铁治砖。为冶铁炉五座，高六丈，围三丈，外施铁为围，其上结砖为顶，旁开火门四，悬铁板障之，日夜烧煤八十吨，冶铁四十吨。倚炉为砖屋，左右皆空，各施木架一具，亦用机器转而上下。矿厂所烧土铁转运至此，并车置木架中，转至上层近炉处，铺铁板为道，推至所悬铁板前，倾入炉中。车为铁板所格，无虞火气冲出。凡倾煤一层，倾石灰石一层，然后倾土铁一层。煤与土铁分量相准，石灰石得三分之一。（每土铁八十吨，冶之得四十吨。）云石灰石所以分土铁，使不得和杂，无此，铁质亦不能净也。前设气筒，贯入五炉中。盖火力得风乃猛，压气贯入炉中，以助火力。炉旁设压力机器二座，压水气

贯入气筒以达炉中，又于气筒下治砖为屋收火气。各炉结顶其上，火气不能上腾。砖屋旁有吸气筒，吸炉中火气蓄而伏之，令其气冲入气筒。以虑气筒所收凉气，助火力稍弱，倒吸火力以助之，而其气始烈。皆由其心思悟得者也。

其下有门以出铁。每日夜出铁二次，乃成生铁条。运入一炉中，与火炉相连。旁设机气〔器〕，逼火入炉，则生铁消化如水。持铁杵搅之，久而渐浓，遂成熟铁。入重机器捶之成圆饼，又锻冶成块，入压力机器压成铁片。俟其冷，入截铁机器截成长方板。又连十馀板入炉锻之，再入压力机器，或为圆条如柱，或方长条，或为巨板，或为小圆条。圆条、长片则截去两端，巨板则四周皆截令平。小平〔秤〕一座，可量至数万斤。询之希斯："治铁何以不就铁矿?"曰："铁与煤分量适均，其运力同也。然生铁须再入炉乃成熟铁，又经数次炼治，或成长铁条，或铁板，或铁片。每铁一吨，用煤加至数倍。是以炼铁必就煤矿，不就铁矿，为所取用者便也。"

炼钢轧钢

米②11月30闻

次至毕达尔萧，就其办事处午饭。再至戈尔登铁厂，观冶铁炉出铁之法：划灰为横沟八九道，外旁为大直沟以通之。每横沟一道，连开小直沟十馀道，长约二尺许。地势皆后高而前下，距冶铁炉约丈许。通炉前出铁火门为巨沟，倒倾而下。其上为巨桥，旁施铁闸，以出煤土。开火门，则煤土与铁奔涌而出。煤土涌出铁桥。而铁自成水，直注下沟。红光一道，奔注大直沟中，穿入最下横沟。须

看高炉出铁

臾，各小直沟皆满，则推土堙塞其横沟，并堙前直沟，使贯入第二重横沟中。顷之，各横直沟皆满，而铁尽矣。盖每为沟，以二十吨为准（计铁三万六千斤）。仍封闭出铁火门。希斯云：铁厂规模略同，而出铁有时。所以毕达茀尔一饭乃来此者，专为一看出铁情形也。

其煤铁厂皆有书室，有图以记所开矿情形并其功程。

观矿图

其福达格尔林厂悬挂一图，取以相赠。则所记开矿深至四百丈，凡得六十一层，出铁者八层，出铜及杂石亦数层，馀皆煤也。深者三四尺，浅者尺馀，云其下层数尚未尽，惟不能辨知其多少耳。其所开矿工程，各为一图，以五色笔记之。每年开深若干尺，纵横若干尺，出煤铁若干，详注其旁。凡开四厂：铁矿一厂，煤矿、炼铁三厂。然煤中亦常出铁，铁中亦有煤，而铁矿馀地治砖及引水管数十窑，皆以供四厂造炉盖屋之用。而取矿中所出土治甬道数百丈，高出地丈馀，以行车马。二矿租之人；二矿自置之土。其以自置之土充矿者，得英地二千亩（每亩合中国六亩）。四厂役工五千人，附近数十村庄皆所役工。为专置一学馆，学生常二百馀人，并工役家子弟也。其矿地约值一千六百馀万磅，机器房屋不在此内。

矿主出身工人

其初在煤矿充工，出身甚微，以精能致富，惟能辨知矿产而已。因至其家晚饭，屋宇华美宏敞，亦所罕见。引入盥濯处，连房曲折十馀，皆设盆盂盈案，架张巾，柜置溺盂，以供客便旋。

其园林之盛，围十馀里，编树为墙，墙通数门，曲折

引人入胜。树木丛密，途径湾环，名为“中国园景”，西洋无此景也。垒枯木若太湖石，倚山盘旋参错。古树林中忽见怪石罗列，中开一池，朱栏环其一面，引水通桥。前为屋数楹，仿中国式为之，而加藻绘。屋后为深洞，转出洞，崖石障天，流水淙淙出石壁下，尤为园景之最深幽者。 中国园景

因前夕失眠，困倦不可名状。夜归，与莼斋谈及云生叛背之由，必有事端，莼斋故与款曲，谅能知之。莼斋言，常闻其怨怼之词，而不闻其徵引事实。所据为罪状者，谓得上海文报，私行开拆，并不一通知公同拆阅，其狂谬无知如此！稍一动气，又至竟夕不能成寐。 因刘锡鸿夜不成寐

十七日 早属马格里通报拉思葛、达林、百里等处，语以病状，而谋折回伦敦。惟彦嘉以为然，莼斋固强使前进，吾不敢从也。希斯、阿尔〔得〕里又陪游名登磁窑。窑主二人，一名堪柏尔，一名名登。陈列磁器，五色缤纷，而一瓶之值，动辄百馀金，竟不敢问价。旋引至提模、车磨、藻绘诸处，凡莅数十所，与中国制造磁器大略相同。洋人亦谓磁器原本中国，竟不能求胜也。其较便者用机器。造磁砖，用磺强水为一色花式（印模印出花样，贴之盘盂上，稍顷，用水洗之，纸去而花独存，盖用磺强水加印也），及用化学设色。初为一色，经火而五色备具，再经火而益鲜明，所用皆化学也。提模率用男妇二人，提出则妇人接之，安置巨板。藻绘则男妇杂为之，而妇人藻绘者连屋六七所，大率皆加色者也，一以人力为之，如中国烧窑。窑座皆在屋中，四周为大门，引火气入窑内，巨细磁具皆盛以 参观磁窑

泥筩，平置窑中。而当火门为火道，宽约寸许，以引火气。砖式形模数百种，以一〔一以〕机器为之。亦略见此间华靡之风矣。役工千八百人，而专治大小磁砖者又五百人。

希斯住宅所用砖，并由名登厂制造。因语及希斯住宅，毕得门所建也，以鬻之希斯。（其子毕得曼，在希斯处同饭。）园景皆所布置。别为一屋藏所得砖石，而附会耶苏六日造成天地之说，微分六段，安置壁上，以土石所化久远准合之。云第一日当得此石，以下诸日当得何石，亦可谓好奇矣。其夫人尤精雕刻。一小屋四壁装木，雕刻巧妙，并毕得曼夫人手迹也。

毕得曼夫人精雕刻

是日雨，回伦敦。接文报局五月廿七日第三十二号包封，由英嘉第公司船递至，内丁雨生、黄泳清及志城五月初十日第五号家信。

十八日　礼拜。令凤夔九作书，寄谢拉思噶梅尔贝音，并以小影寄之。以此次出游各处，梅尔皆有准备，而拉思噶梅尔贝音以书来约，并开示游历各机厂，前后电报亦五六次，甚觉无以对之。两日本太劳剧，至精神散漫不能支。亦由周发以小机智玩弄主人，其心不可问。濒行动气太过。旅中闻刘云生至白珥名登，瞻斯供张甚盛。念及云生相处，骄气横肆，全无人理，展转思之，遂至失眠。云生与周发之罪，并与谋害人命同科矣。

动气太过

十九日　得卫得洼尔得具柬来约石非尔得公会，其帮办威勒生早为通其意。会名马斯尔得喀得拉尔里[19]。喀得拉尔里，制造钢刀等类兵器之名。马斯尔得，犹言首领也。

自苏格兰回，宜经其地，今不复能往矣。属马格里以一书谢之。晚就莼斋、湘甫、在初一谈。

二十日　李丹崖自德国回，并致克洛布炮局之意，属此两礼拜内一往游览。简多马偕凯里来，致送《摩西五经指南》六帙，询知为解释《旧约》书之旨。《摩西五经指南》

廿一日　接任芝田天津信，马眉生〔叔〕巴黎信，并荐墨西哥统领洼尔戛来见。询知墨西〔脱"哥"字〕地长六千里，横一千五百里，人丁九十万，旧为西班牙属地；西班牙人六十万，隶土著者三十万。海滨沃土未开垦者甚多，拟募中国人开垦耕作，由其国家先备三千人一年食用并船费，令其择地开耕，以次推广，尚可招集数十万人。其数十万人经费则须另立一会，集富民为之。询其事，则尚未议行也。因属令先将现在办理情形开示，已费半日酬应之工。其翻译侯拉尔里，英人也。墨西哥拟招华人开垦

廿二日　收到总署拨款银六万两，咨复总署，兼致一信。并致毛煦初、丁禹生，及家信第十号及志城各信。夜与湘甫、彦嘉、在初谈，以云生赋性乖异，而吾不幸与之为缘，愧无知人之明，为所陵藉，即亦无辞。而必于七万里外附会京师议论，以相攻击。而其周旋洋人，酒食徵逐，实甚于我，一意逞其鸮张之性以相陵蔑而已，念之令人寒心。附会京师议论以相攻击

廿三日　接上海三十三号包封，六月初四日发，内惟何念乔（名文杞）一信，不知其何人也，而自陈请调用，并为之改名，可谓无因至前矣。

《代模斯》新报言：印度北喀什密尔报："雅古刊为哈吉

阿古柏死

目刊都拉刺死；前占踞叶尔羌之博苏尔克堪，为雅古刊所并。"哈吉目刊都拉，盖博茜之子也。又由金登幹递到广东鲍税司带到方柳桥、金眉生二信。

廿四日　为西历九月初一日。姚彦嘉以李湘甫生日，会同黎莼斋、张听帆、德在初、凤夔九，约至罗威尔阿魁尔里亚姆水族院夜游，邀同一行。又见异族一二种。一环出五指如佛手柑，色黄亦类柑，亦有灰纹色者。其下一面五指皆有边，中出短鬛，色白，微似葱头鬛。洋人名之星鱼，以其形圆，横出五指亦圆式，如星之光芒四出也。一

海洋生物

背如鳖甲而软，分两橛，上圆而下微椭，旁有齿，若龟甲背中有两眼，盖即以所负之背为首也。上甲含十二足，前二足甚短，其下十足皆长五六寸，形如虾足。下甲甚厚，含蘗八九层。仰行水中，十足齐动，下八蘗亦翻动如扇。听帆云："宁波有之，土人呼之厚鱼。"外池蓄一龟，大逾八尺，四足张如扇。又一池蓄鳄鱼四，头如鼍，身如蝘蜓，长约四五尺。

上下数层，并装皮毛为鸟兽形，抟土为鱼，各数百种。奇形诡状，一一如生，并用玻璃柜、匣装饰之。又有巨猴二，大者高六尺，云出阿非利加，其生年才三岁半。院中杂陈百戏及乐歌。白羊二、白犬二、猴四，羊、犬皆能跳圈缘梯。又为圆轮令羊立其上，轮转而羊亦随之以转。又为高柱，上安一盘，羊连合四足立盘中，周环围转。又令猴分骑羊、犬列队以驰。

已而二人挟二童子翻筋斗，神妙变化，不可端倪。两足立肩上，悬空一筋斗则立其头上；又悬空一筋斗，一人曲腰，立其腰上。或三人矗立，或三人骈立，或头与头相连，上下倒立。又三数人各骑独轮，纵横驰突。已而列灯数百，罗列台上，一人骑独轮车纵横灯火之中；已而收灯，挟三刀飞舞若流星，而独轮车骑行不辍；已而释刀，持三火炬飞舞如前；已而一人跃而上，一人跃而下，而独轮车骑行亦不辍；又或两人合骑，左右各踏一轮而驰，穷极变化。最后一妇人出，驰行空中，盖有铁丝在空中，亦绳技之类也。中悬一竹板，左右系绳悬屋顶。屋高六丈许，坐立竹板上飞动流转。或悬一足；或曲一肘；或仰卧竹板，手足皆下垂，左右摆荡丈许不稍停；或坐竹板，两手抱肩，随之摆荡。已而直缘至屋顶，解下其绳，在屋顶斗栱中悬足翻筋斗，真绝技也。已而倒跌而下，凡六丈，坠入布兜中，一跃而起。屋檐旁悬巨炮一尊，又踏铁丝入炮中，已而火药轰发，声如巨霆，此妇人者又冲入布兜中，一跃而起。盖炮中有法条，先解法条冲妇人出，火药乃随发也，真令人惊心动魄矣。询知此妇名瑞萨尔，其最精于幻戏者名马士格林，二人并有盛名。

杂技表演

空中飞人

廿五日　礼拜。马格里告言：先数日有嘎非尔者，由英浮海至法国，海峡宽六十里。去岁曾与喀布登威伯鬥胜，喀布登者，译言船主也。威伯一浮而过，嘎非尔仅及半途而力已绝（凡浮海皆有一船随行，力绝则船人曳出之，饮食亦置船中，半途给食），今岁乃浮过也。英人专意求胜乃

游泳过英法海峡

如此。因又言：美人威斯登善走，与人鬥胜，辄连一月半月，无能及者。近与爱尔兰人窝里烈赌胜行三千里。约每一点钟行三里，计日行七十二里；每点钟行三里半，可以少息；不准多行，亦不准前后挪移；约四十二日，乃满三千里之数。其法开场丈量，中设一屋，约周幾转乃得一里之数。两人相并行满三里，乃至屋一息，饮食偃息皆以三里之馀隙为之，昼夜不辍。两边各置彩，国人亦多置彩相助者。昼夜派人轮守，必尽四十二昼夜之力乃获彩，其不及者皆为负也。其置彩亦有公私之分，公者为胜者助喜，私者则两边亲友互相鼓励，胜以助之，不胜仍各取还，以两人皆尽四十二昼夜之力则两胜也。国人踊跃争胜，无所顾惜，竟成风俗矣。今岁窝里烈与威斯登赌行三千里，威斯登负屈。凡此小戏，亦奇闻也。

三千里竞走

廿六日　李丹崖、日意格由波斯莫斯来见，始知接办海部为施密斯。在此漫无考究，可知其衰颓矣。

《代模斯》新报据印度喀什克达电报：雅古刊为哈吉目刊都拉所杀，并杀其长子；其诸子犹在喀什噶尔，而哈吉目刊都拉已自称阿密尔。互相屠灭，内乱已成，中国收复之期有望矣。因饬在初急请金登幹发一电报，令赫德开送总署。金登幹尚未知此信，急诣印度部询之，始知喀拉克达电报为确信也。

叛部自相屠灭，中国收复有望

廿七日　格兰斯敦寓书希腊马克洛戈尔达底斯，劝其与俄罗斯会兵攻土耳其，以倾覆回人，绝其教之行于欧罗巴者。其语甚秘，而已传播于外。于是英人皆不直格兰斯

教，而尤不乐闻希腊之助俄也。希腊主为英国二太子妻兄。雅典〔希腊〕都城曰阿森斯。二太子往见其妻兄，英人闻即发电报，告以无入阿森斯，以引避嫌疑。二太子立刻回马尔他，不敢留也。

法国前主剔尔斯物故，其舁伯达民主，又为麦马曼所困。初谓麦马曼与众心违异，国人皆属意赫〔剔〕尔斯，至此局势又一变。而麦马曼执所见甚坚，尚未知所究竟。

墨西哥埃及均欲招华人

接墨西哥驻扎西班牙公使靠娄那为瓦尔嘎斯招工事属请与面商，及满吉斯得茀来明为挨及荒地献议招华人开垦（云挨及地八兆亩，已开垦者二百五十万亩而已），两信恰同一说，因属马格里各以一信复之。

刘云生自爱尔兰回，刘和伯枉见一谈。

廿八日　莽尔得示所制表数十百种，听帆能辨知之。莽尔得近为其地保充阿得曼，而为众阿得曼所拒，再保再拒。视其人，貌本不甚扬，而英人意见相持之坚固如此。

刘锡鸿厉色相向

刘云生相就辨领薪水请示一咨，厉色相向，至一诿过于姚彦嘉。吾谓彦嘉或随便言及之，容有误传。此次请示会衔与否，系奉吾命往询，岂能误传。要之，此次会衔与否，原不足校，以非有交涉出使英国事件，则固无关系也。而一委过于人，则不可。云生大怒，至叱我不应在此办事。不解其狂悖何以至此。即传黎莼斋、刘和伯、姚彦嘉三人一往质问之。

印度人谈婆罗门教

廿九日　印度马得拉斯人吉谛来见。询其教，曰：维希拉[20]。问何义，曰：是有三：一曰伯麻拉[21]，二曰维

希拉，三曰希发[22]；本一教也，而分析为三。伯麻拉，始造物者也；维希拉则保全此物；希发则毁坏此物者也。而各有所宗主。其经曰《米鲁》[23]，相传亦三千年，距维希拉时不远，所言皆条例也，立身、治国及刑罚皆具。其行教者曰伯拿明[24]，最尊。问即波斯火教乎？曰："非也。火教原始曰梭洛阿斯得[25]，皆起自佛以前。"问印度何以不尊佛教？曰："佛起东印度，维希拉教衍自西印度；印度两教并行，而维希拉源流更远，亦名印度教。"问其教异同，曰："不食牛肉、不饮酒同，馀皆异。自英国据有其地，开立学堂，所讲皆实学，印度人始悟其教虚言不足信，是以所立其教之神象三亦皆废。然其风俗至今不改。"

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

问风俗何如，曰："人民分党太严。如伯拿明党最尊，次则士，次则兵，其下百工技艺及执贱役奔走，皆各为类。结婚姻、交游，各于其党。非其党，食饮不相通。风俗流传数千年，不能尽改也。英人所禁者二事：一、人死火化，以其妻从（有三四妻，以正妻一人从）；一、将死置诸海岸，潮至拥下，以为登天，更相庆。英人立法严禁之，馀皆不禁。其法西不得过印度河，南不得出海，违者屏弃之。今惟此一端，人各自弛其禁，而衣服制度一听所便，而惟西洋高冠加其首，则以为忘本。于是二十年来游历西洋者，别立一教，曰伯麻拉苏马尔治，苏马尔治者，译言会也。仍存伯麻拉之名，而更立一会以宽其禁，结婚姻及交游可以从所便。"此教竟为自来所未闻。其妻曾再至英国，著书一帙，以叙所历风景之异。其女子皆知学，殆胜于中国也。

印度风俗阶级太严

女子知学胜于中国

注 释

〔1〕科罗拿多毕特尔：Colorado beetle，科罗拉多甲虫。

〔2〕达克斯登塞尔里布来申：Caxton Celebration，卡克斯顿纪念会。

〔3〕舍色斯毕尔：Shakespeare，莎士比亚。

〔4〕何满得：Homer，荷马。

〔5〕谛雅得：Iliad，《伊利亚特》。

〔6〕阿锡得：Odyssey，《奥德赛》。

〔7〕毕尔庚：Francis Bacon，培根，又作比耕。

〔8〕科门刊色尔曼：common councilmen，市公务局理事。

〔9〕森波尔：St. Paul，圣保罗。

〔10〕布利谛斯苏士尔申：British Association，英国协会。

〔11〕《哥德拿破仑》："Code Nepoléon"，《拿破仑法典》。

〔12〕珥戈尔珥宽罗密波罗谛克：École économique—politique，政治经济学院。

〔13〕色尔伦登南得：Second Lieutenant，海军少尉。

〔14〕甲敦：Chatham。

〔15〕英诚里亚：engineer，工兵。

〔16〕哈富：Harvard，哈佛。

〔17〕鏗勒谛喀得：Connecticut，康涅狄格州。

〔18〕拿尔叱：larch，落叶松。

〔19〕马斯尔得喀得拉尔里：Master Cutlery，可译作"刀剑名家"。

〔20〕维希拉：梵文Vishnu，毗湿奴。

〔21〕伯麻拉：梵文Brahmā，梵天。

〔22〕希发：梵文Śiva，湿婆。

〔23〕《米鲁》：梵文Manu之音译，即《摩奴法典》。

〔24〕伯拿明：梵文Brahman，婆罗门。

〔25〕梭洛阿斯得：Zoroaster，琐罗亚斯得，所创之教即拜火教。

卷十一

光绪三年八月

〔光绪三年〕八月初一日癸未 为西历九月初七日。密斯盘与尼尔生来见。初约赴拉思葛，至尼尔生家一宿。其煤铁各厂与希斯略同。风炉收火力使蒸为热风，其法创自尼尔生。

墨里送画册，欲用汉文译出，以便行之中国，由山川景物下逮机器，并绘为图说以发明其用。盖墨里在汇丰洋行主计，居中国久，欲以通行之中国也。予甚喜其有益制造之用，允为修饰所译汉文。墨里欣然致谢而去。 请修饰画册之汉文说明

得上海文报局六月十一日由英国北京公司船发递卅四号包封，内接五月廿八日第七号家信，五月廿九、六月初二志城第六、七号家信，并黄泳清一信。晚又得合淝伯相 伦敦始接李鸿章信

六月初二日一信，并补咨出洋官学生章程。盖至伦敦八阅月，始一接伯相书也。(三月廿六、四月初二两书未接到。)

初二日　黎莼斋诸君叙述两日内与刘云生质问之词，狂悖不可名状，一取京师议论附会而铺陈之，构陷媒孽，直谓区区性命操之其手。而日前考问其仆人盛奎，知濒行得一匿名书，亦由其伪造，而不惜诅咒其子以取证。盛奎亦转告云生，云生因是益相诟，谓搜查其短。其语言之悖，有不忍述者，即诸随员亦相与引为公愤。不谓天地间乃有此种妄人。孟子云：于禽兽奚择哉！彦嘉曰："此非但禽兽，直豺狼耳。"为之浩叹。

刘锡鸿谓区区性命操之其手

初三日　礼拜。舸洛茀尔思魁尔克洛布会堂参赞克里函邀入会。又接里拿二信：一、思德里治、吉罗福、舸百里约礼拜三公送古巴工人公呈；一、广东教师嘉木斯论禁烟事宜，首与英国约听从禁止，次与约听从加收烟土税，次凡吸烟者不准赴考，凡三条。中叙议院有名基尔非兰者，以贩运烟土诋毁国家，各官呵禁之。而莫伦斯接言：中国能自示禁，当听从禁止，不得阻难。各官始欣然允之。吾谓中国但能示禁，即有阻难何害，独苦不能示禁耳。

苦中国不能禁烟

初四日　诣金登幹谈，并示镇江趸船十五问答。凡商者四人：曰哈尔喀，一〔曰〕占模斯，曰赫尔森，曰密斯央。所言皆中款要。使沈彦徵辈能知此义，则早无事矣。外邦人才实盛。中国初次出使西洋，乃得一刘云生为伪使，真妖孽也。受累极多，而丝毫不得其力，徒日闻其怪诞之议论、无因之毁谤而已。搔首长天，能无怆戚！

初五日　威妥玛过谈，言俄、土战事。言土国统领凡三：一、苏利曼巴沙，在巴尔铿山口曰希布喀；一、阿里巴沙，在苏满江；一、倭斯满巴沙，在百勒莽拉。鲁美尼亚[1]国主会俄兵围百勒莽拉甚急，而苏利曼、倭斯满两路之军皆不至，是将帅不和也，终恐不足以御俄人。而鲁美尼亚及色尔维及满得尼克洛[2]三国皆会兵助俄，土必不支矣。然俄兵胜，诸国必有起而相助议和者；土兵胜则和议不成，以俄人无所得利，则必积愤以求一逞，亦耻言和也。大率俄、土情形，当不越此。 威妥玛谈俄土战事

李丹崖、何〔罗〕稷臣枉谈。

初六日　拜发吁请销差奏摺及言事一件。便致总署及吴江相国、合淝伯相二缄，及家信第十一号及志城及赫乐斌各信。马格里告言：苏格兰都城爱敦百里人曰贝尔[3]，在沙尔推尔地方安设声报，可及六十里之远，鼓弦纵谈，六十里如在左近。特邀侯敦往视。于光报之外又揢出一声报，此间心思之巧，安有穷极也。 吁请销差 贝尔发明电话

新报载：印度灾荒，英人议助赈，十馀日间已捐及十三万磅。马格里因言，英人最喜为此等事，如土、俄交战，英人助土捐款至巨，略分两款：一、内里斯得朗弗思得捐养给妇女，亲往料理。其夫故充君士坦丁公使，而英国妇女随往者颇多，意在勇于为善也；一、思达法得会：色喀仑公所居宅曰斯达法得，英人相就议助收养土国受伤兵勇，因名斯达法得会。而巴西告饥，乞捐助于栗温浦。盖英人好善乐捐之名，在欧罗巴为素著名也。 英人捐款助土耳其

初七日　英国旧充古巴副领事克洛法尔得，偕白尔斯阿廓得、斯得尔洽、亨得森、解百里、得拿六人呈递古巴华工谢敹融公呈。云属其至北京呈递，克洛法不敢应也。为呈递外部，外部不受，盖去岁十一月事也。至是始来递。询知克洛法住古巴都城哈法拿[4]三十年，记载华民至古巴充工人数甚悉。其始至当道光之廿七年，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也，至同治十二年止，凡二十七年。最多者，咸丰七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四人，同治五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一万三千零四十三人，同治四年一万四千四百十四人，最少者咸丰十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一千八百六十年〕）三百四十四人。通计用船三百四十二（计廿四万九千零一十五吨），装运华民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六人，至哈法拿者十二万一千八百十人，其间妇女十二人而已。同治十二年始禁华民出洋；葡萄牙之驻澳门者亦禁止古巴船，不听在澳门贩买人口。于是五年内无华民至古巴者。克洛法不忍华民之窘辱，常保护之，指目为香港属民，于是脱归及贸易古巴者常多。

古巴华工谢敹融托英人递呈

华人十二万中妇女十二人

问有何办法？曰："英、法、美三国为日士巴尼牙所心慑，得三国人为领事，乃可办。"语以日人所最忌在此，在京师以此条为首禁。曰："然则三国领事帮助之。"问："中国派一领事，三国能帮助乎？"曰："不能。须得外部饬知。且领事往，日人不受，亦无如何。"问："然则必派公使乎？"曰："公使驻日都马得利得[5]，与其国家辩论为宜。华工所以冤苦，在无章程耳。能由公使定立章程，优于领事之保护

当立章程保护华工

矣。"问："公使至而彼不从，奈何？"曰："亦须三国助之。"问："三国公使肯相助乎？"曰："外部命之相助，谁敢不从。"问："日使在京，狡展百端，似古巴事亦非所能主断。"曰："是不然也。其国家定立章程，谁敢违之？彼意在狡赖耳。"

询问白尔得阿廓尔为禁止掠买人口会参赞，馀皆会中人也。所办理者阿非利加黑奴，与此为类，故乐相附从。询知哈法拿总督名何非拉尔，英国总领事名古博尔，法国总领事名射法利尔，美国总领事名何尔。而英国驻日公使雷雅尔得，近调赴土耳其都城君士但丁，其署公使名洼得生。 禁止掠买人口会

接上海文报局六月十八日由法国卑可公司船发递第卅五号包封，内总署六月初二日第十信，并补发三月廿一第八信，外合淝伯相、周晓棠、唐景星三信。

初八日 发递合淝伯相、沈幼丹、丁雨生，及总署周晓棠一信，外致任芝田、周荔樵、唐景星三信。

解百里言，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即咸丰七年），葉相与英人相牴，议用兵。其宰相巴尔莫斯登已调发矣，而会绅不允，卜来得科布登持之尤坚，于是哄然而散。及再举，会绅仍从巴尔莫斯登之议。盖英国旧制，会绅与宰相异议，宰相不从，则相与散会堂，再举再议。如仍不从宰相，宰相不复安位矣。凡会堂必明分两党，有附宰相者，有与宰相持异议者。而尝〔常〕取二者之数以相准，从者多而事行，不从者多而事不行。遇大议不协，则会绅请退；再举仍不协，则宰相请退。从前格兰斯敦之退，亦以此也。 宰相议绅互相制约

初九日　丹崖见赠所编《四裔编年表》一书，盖美国林乐知、吴县严良勋所译各国书史而汇辑成书者。马格里见语：新报论密格所得上海商会书至今未呈递外部，而云其事在必请外部翻驳。而夔九、在初、听帆皆未译示。询知为专寄中国新报，由伦敦往者曰《占宜斯得利喀纳蒴》[6]，由中国来者曰《占宜斯珥喀斯卜来斯》[7]。

英文中国快报与中国电讯

初十日　礼拜。就李丹崖谈。罗稷臣译示日意格寄到洋人卑乌那一信，盖法国博物院总办也。其言谓当准巴黎会院广一十五万方尺（法国尺法，合工校三尺三寸有奇；每平方尺折合工校平方十尺八寸九分以上；一十五万尺共折二十七顷二十二亩）建造玻璃厂，界为四区：第一区分门类置各国土物，第二区藏各种机器，第三区贮各国杂货，第四区藏名人图画、石像、古董，中为宴会之所。估计用费二千三百万法伦（每五法伦直洋银一元，约直洋银四百六十万元，直银三百二十二万），殆非中国之力所能及矣。

博览会场建筑造价

十一日　铿蒴林斯法尔齐立法尔姆安得科谛费格林升阿甫英得纳升尔那[8]参赞诺生及立觉尔得，寄示在安多威尔伯地方会绅达摩生宣发一段议论。铿蒴林斯，译言商量也；立法尔姆，译言改也；科谛费格林升，译言分条论事之意；英得，译言往来也；纳升尔，译言国也；那者，律例也。此会为修改万国公法，以臻妥善。法尔齐及安得及阿甫，并语助词。其会尚书罗尔得窝赫庚。罗尔得者，世爵之称也。达摩生之意，大抵言各国习教不同，不能以习

国际公法讨论会寄来材料

教之同异分别轻重，一当准情度理行之。所以见示，亦自表其于中国无猜嫌也。

立觉尔得为威尔士所举议绅，在此会中为考求各国公法得失总办。又兼设一会保护美利加土人，以美利加初为英人所据，其后华盛顿自立一国，皆英国之贻留也。其地土人为英人所役属，不得比并。于是英人为设会保护之，名曰阿博尔立真里斯卜罗得克升苏赛野得〔9〕。阿博尔立真里斯，译言土中生出之人也；卜罗得克升，译言保护也；苏赛野得，译言会也。盖亦好行其德者。“去岁议院曾责印度部总督遣马加理由缅甸历倮人境以达云南，系属何意，不能不自任咎。”其言多公平如此。在诸会中皆科密的之属也。（凡会中皆设科密的为办事之主，人数多少不定。）每年择一地会议。 土著保护协会

安多威尔伯为希腊属部。新报载俄军围白勒福纳，为土军所败，伤亡八千人。鄂思满巴沙守此甚坚。俄国大军驻卑纳，在丹牛浦之南、罗满江之西，方围土军于鲁曲喀。相传云，卑纳不能支，则俄军退驻无地。其地为阿尔巴沙所驻守，英国兵官也。苏利曼巴沙攻俄军所驻希布喀山口，闻亦相持甚急。

权

十二日　黎莼斋见示总理录寄刘云生德国修约文件及问答，阅之怃然（七月初三递到）。光绪二年三月廿九日所争添开各口，则浙江之台州、温州，广东之甲子、水东、北关〔海〕、廉州，关东之大孤山（内温州、北海已见《烟台条约》）；添准贸易居住，则岳州、宜昌、安庆、芜湖（内 德国修约时所提的要求

宜昌、芜湖已见《烟台条约》；添设马头上下货物，则黄州、武穴、东流、大通、仪徵、江阴、吴淞（内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见《烟台条约》）；仍准来往洞庭、鄱阳内湖贸易；并各款凡十六条。其中船钞定限四月请展至六月，此初次开列情形也。

第二次提出的要求

至十月廿九日，又变通为十七条，于口岸则增加大孤山一处；于上下货物则增吴淞、荆河口二处。又议于荆河口设立栈房，准所运洋货土货随便寄存。又议鄱阳、洞庭二湖之上及北运河自天津至通州置备轮船拖带洋船华船，或由中国，或由商民自行设立。又议准德国船只前往未开之口岸起卸货物，请领专单前往。惟不准贸易，亦不准水手人等上岸。又议听从德国自造中国船式，发具准单前往各处口岸。又议准用洋钱完税。其馀皆系申引前议，而所加增已多。其邀请运铜钱赴内地运货，尚系额外专案。此二次开列情形也。

第三次提出的要求

至光绪三年正月十八日，又变通为十二条，仍申初次原议。口岸则浙江之温州南关、台州，广东之甲子、水东、北海、廉州，关东之大孤山；贸易居住则宜章〔昌〕、岳州、安庆、芜湖，并立专章在洞庭、鄱阳两湖往来贸易；上下货物则黄州、武穴、东流、大通、仪徵、江阴、吴淞。其增加者则通商各口均立官栈。此三次开列情形也。

其中专款辨论者：一为加秤五两，而引天津俄商加秤三两五钱为断，通饬各口照办，并索赔还历年加款。一为船钞收款，引条约地方官会商领事办理，谓领事并有核销

之责。一为德国水师会捕海盗章程五款。一为洋商赴内地运货租住房栈。一为厘捐苛扰百姓，引御史陈彝、许廷桂，王兆兰、张观准、袁承业、王立清、黄槐森之言为证，可云凶狠！五月十一日出都至天津与合淝伯相谈论，又减至三口：通商则大孤山，上下货物则吴淞，用轮船拖带则鄱阳一湖而已。诸所争者，实非其本心也。 可云凶狠

初七日斛百里告言其安友会总办有意求见。至是得其喀拿喀尔[10]喀佾生一书；喀拿喀尔者，译言文案也。其会名曰苏赛也得阿甫林斯；茀林斯，译言朋友也。一曰毕斯苏赛也得；毕斯者，平安之谓。一曰费喀尔；费喀尔者，小心畏惧之谓。又接色尔非尔[11]多莫锉斯一书。色尔非尔，管理衢道官名，阿得门所属也。为将开通沟道，先报明九月廿五日期也。

十三日　偕彦嘉、湘甫及马格里往视何罗威监牢，梅尔所管辖也。狱官名科茀纳[12]，亦有正副。正者曰威得洛尔，副者曰爱克尔，二人均陪游。大致与各监牢同，而尤以课工为事。狱房四百二十，系者三百五十人；女狱房六十二，系者二十人。工分三种，曰铁工，曰木工，曰泥工。狱中所需用，皆课工为之。其制造则帽、衣、鞋（或皮或线二种）、毯（或棕或线二种）。棕有棕绒、棕毯、棕绳。线有线袜、线毯、线手套、线袋。缝工、制工，无一不备。其精工天秤，及缝制各种小机器，皆课工为之，而制棕毯为大宗。每岁所货，除资本外，得赢馀四千三百馀磅，而棕毯率千馀磅，约居三之一。各种线制多出自女工。又辟 参观何罗威监牢

地为园，种番薯及菜；亦抟土为砖，开窑烧作。狱中无所资用则出鬻，用车推运。造饭及打扫洗抹，皆课囚充之；洗衣则课女囚。吸水机器不用汽机，而用人力。作翻桨轮，用三四人踏之，分两班。前设木橱二列，每间容坐一人，约踏半点钟换班，则下坐橱中，析棕使分。凡课囚作工艺，皆有常度。常度之外加制者，按所值给以工价。

囚犯生活 囚日三食，皆麺具〔具麺〕，惟午食有肉，有汤，有番薯，大率日费四佩宜（月食十施令）。通计囚一名岁费三十六磅，狱中一切费用皆包括无遗。每日五点钟起，六点钟早饭，上礼拜堂，九点钟工作，十二点钟午饭，二点钟工作，六点钟晚饭，七点钟在房课晚工，晚上九点钟看书，十点钟睡。皆〔此字衍〕各工皆派员监之，多者四五员，少者一员。各员有职司，率三日一值宿。询之，此狱才设立二十六年，伦敦各狱所用棕毯及各狱官衣履多出于此。各囚衣裤敝者，辄裁为小方，裹棕缝之，以供洗抹之具。其棕丝细碎不适用，和土为砖，可入炉和煤烧之。

威得洛尔云：狱中所需，无一取给于外；而凡物事琐碎零散，皆使适用，无弃物也。又自言在此管理监狱，然实是一大掌作，役使百工技艺而筹其出入，综核无遗。大率罪犯重者转入升敦威拉监牢，此所系至久者十二年。囚皆照像于册，而记其所犯及所定收系年月。内一小童子，窃食面饼二枚。两妇人，一窃送信小印花二十一，假他人名致信，为人所控。又一童子年稍长，诓骗人，则收禁二年。一壮夫晨起不着衣，当门立，为巡捕所执。偷窃、作

小童窃食面饼二枚而入监牢

伪及无礼者，男女老幼并科以罪，用意尤可尚也。屋旁有石楼高出数丈，询之威得洛尔。曰：此气管也，能引各房人气上升，若烟管之用，吸气使烟不至旁溢。所以系囚数百人，从无致病者，恃此气管之摄气使外散也。

十四日　苏塞也得弗林斯文案喀伯生、白理斯威得、斯得尔治、罗布生、尼卜尔、斛白里、爱伦、铿伯八人来见（爱伦绝似定得敦，铿伯绝似克罗斯），为举禁烟及《烟台条约》不宜翻异二端语之，令凤夔九译诵其文。坐次，并语以爱惜字纸之意，竟无一人肯承允者，直谓自耶稣教书外，诸字书皆可听从践踏。人心已成积习，则非善言所能入也。问以两国禁烟之法，白理斯威得应曰："此事绝难。"罗布生曰："凡事从心起，人心肯禁则禁矣。"斛白里曰："吾此会合万有三千人，无一不愿禁者，然不能参与国家之权。会绅中实心倡言禁烟者颇多，吾辈附和赞成，固愿尽力。"问会中亦有充议绅者否，曰："共得五人，从前曾充议绅者十馀人，惟无一充武官者。"为武官主战，必嗜杀人，此会所深戒也。　劝英人敬惜字纸，无人承允

十五日　为西历九月廿一日。接上海六月廿五日由英国马石浦公司船递到三十六号包封，内子健儿都中信，及萧杞山、黄泳清二信，又刘芝田观察一信，同时又接刘仲良一信，及志城六月十五日第八号信，又接到四月廿五日家信第五号（并闵惺吾一信），以有寄茶叶等事须候英国公司船，故寄到稍迟。（五月廿八日第七号信已前收到。）

是日以中秋，邀李丹崖、罗稷臣、黎莼斋、刘和伯、

中秋赏月

李湘甫、姚彦嘉、张听帆、德在初、凤夔九、黄玉屏，及屠迈伦、马格里晚酌。是夕月色明霁，万里无云，为至伦敦后罕见之景。因邀丹崖、莼斋、湘甫、彦嘉、听帆、玉屏步月，至夜久乃归。

十六日 方柳桥寄到各件，并附冒哲存一信。摩里见馈野鸡及兔，皆自猎得者，属马格里复缄谢之。新报言俄人欲由博思喀开路直通中国。所云开路，想即汽轮车路也。又云哈布尔谋与俄人战，已敛兵发命；俄人之驻塔什干者遣使问状，哈布尔置不对。闻土人遣使其国，欲借哈布尔之力牵制俄人也。然则中国西域边境，回祸尚未有已也。

刘锡鸿不赴召

莼斋告李湘甫：刘云生昨夕不赴召，谓吾考问其家人以匿名书事，谋发其短，此憾不可忘。湘甫因问：匿名书有无其事？刘和伯答以实无其事，是以云生憾之，谓发其覆也。狡诈而济之以凶狠，亦自绝于天理矣，鬼神其肯容之哉！

十七日 礼拜。博噶斯（布哈什）自卜来登回，枉谈。语及印度维西拉一教．言洪荒开辟前事，谓生何物，即何物主事。维西拉独生出为人，是以人主事；有以猴主事者，有以马主事者，各历一劫，各开一局面。吾谓人为万物之灵，开辟以前，生人甚少；高山深林，猿猿〔猱〕主之；平原大泽，牛马主之；一有人迹出于其间，则牛马可服而乘，猿猱可驱而逐也，是以谓之人主事也。布哈什闻言，疑信参半。

十八日 新报载：俄国大军驻卑纳，屡败于土军，伤

亡之惨，幾于积骸成莽。俄君久驻鲁美尼亚都城曰布喀栗斯得，忧愤不可言，鬚髮皆白矣。其前历使各国议土事者曰意喀纳谛尔弗[13]，至是亦以病退归。宿将多得利本与英、法两国相持，声望最著，俄君方谋以兵事属之。而遣使来英国制造铁屋，以便收养受伤之兵，盖为久驻之计也。意欲布戛里亚[14]与鲁美里亚、色尔维亚并各立国，土人亦决不能从。德、奥两国方与俄人相结，而英人不利俄之得土也，坐观以待时而动。西洋战事恐未已也。

俄土战事与欧洲各国

法国利非里亚[15]死，亦见新报。询之，为法国精习天文者。二十年前推去〔出〕海王一星，与英国阿达曼斯[16]（阿斯弗人）相为印证，两人故不相识也。其占法以墨尔曲里[17]、纽兰拉斯[18]二星行度稍失常，若有物吸之者，其行速而直。凡物之相吸，必其大者之吸力足以摄小者。以此二星之行度，推知其上必有一星，其气足以相摄，而不辨为何星也。久之而德人始察出一星，名曰勒布登，译言海王也。往闻曹柳溪（籀）论海王星最大，西人近始测出。盖即利非里亚、阿达曼斯所推出者也。然何以历数千年谈天文者皆未及之？西洋谓天河皆星之聚气也，其行度远不可测。或其中诸星行度有由远至近，天文家得以窥测，遂谓某星间又添出一星，其实皆星之行度由远而近者也。

海王星之发现

十九日　危地马拉公使尼格雷达有夫人之丧，一往慰唁。便过马克里，晤布来音，与马格里同从额尔金印度者也。因言数年前印度哈尔喀得[19]总督梅窝出阅兵，至安得满岛（为印度安置囚徒处），甫登舟，为一回民刺死。求供不

可得，治回民以死而已。似江南马谷山一案，与此正相后先。梅窝治印度最有声，其初未知名，毕根士由用为印度总督，人言皆不谓然，已乃服毕根士由之知人也。

英法议开海底隧道

英、法两国会议开海底汽轮车路，估工七兆磅(合中国银二千二百馀万)，两国各修其半。英国海口曰多发[20]，法国海口曰开里[21]，海道相距廿二英里（合中国六十六里)。现在两岸各已开深二十馀丈。云有可虑者二事：其一，海道浅深分段测量，以至深处为准，再下不过丈许；而海底或有裂文，为沙填塞其中，其浅深无可测，一穿透其裂文，则海水渗漏而前功尽弃。其一，道长六十馀里，恐气填闭，无从宣泄，思于海中添造出气管。其法用铁管大可容人，插入海底，用吸水机器吸出管中之水，而后纳入一人，从管中取出其土，令可容管，则铁管可以渐次插深，以透穿海底。每相距数里安一铁管，令吸气使上升，乃可免闷闭壅塞之患。其故由英、法两国海口无泊船处，仅多发一处海口，濒岸水浅，不能容大舟，而海道波浪为最巨，人皆惮其险。故谋从海底开通铁路，以避风涛之险。其好奇造大，不惮艰苦如此。

寄来茶叶笋乾

二十日　接上海文报局七月初三日由全恩纳法国公司船递到第三十七号包封，内李勉林、郑玉轩、邓宝臣、陈镜吾及意城与子敬侄六月廿四日信。兼有见寄茶叶、笋乾等事，存留招商局，候英公司船寄递。意城信并述叙瑞蕃侯观察所以待易卓超，属便函一谢之。

新报载：喀什噶尔雅古里禅〔格〕与哈吉目刊都拉战，却

走之。哈吉目刊都拉走塔什干投俄罗斯，古里裨纳〔格〕据喀什噶尔。官兵克土鲁番后情形，尚无所闻。而俄人见古里裨格所修炮台，颇称其能军，似尚未宜轻视也。 俄人称叛酋能军

廿一日　黄雾竟日，日赤如血而无光，可以平视。西洋创立电报，名特力克纳蒂。近数年有名曼斯者，又创为光报，可及三百里，名曰黑力阿克纳蒂。本年又有名卑尔者，创为声报，可及六十里，皆备围城之用。俄土交兵，并各购置光报。声报则卑尔始创，其法尚未远行也。与电报皆创自英人，岂亦天地之精华所集耶？

复方柳桥信，交湘甫汇寄。

廿二日　送危地马拉公使尼格雷达夫人出殡于锉色尔格林天主堂（下葬名曰色墨得里），会送者约廿馀人，所识法国公使达拉固、日本公使乌叶那欧戛真纳立、荷兰公使德必兰、葡萄牙公使爱多尔宪三巴由及旁思蒂德五人而已。其棺式如黄木箱，两旁八环，首尾二环，皆铜为之。棺面范铜为字，记生卒年月。内为锡椁，外加木棺，大约中国三分之一。入天主堂，一黑漆座盛之。教主二人诵经，旁侍二小童子持香、捧净水。教主挥麈帚拂棺，洒以净水，持香炉绕棺，使烟气四腾，而黑漆座自下。盖以机器运动，使棺上下不费人力也。堂右侧有门，下入地窖，数转至下棺处。两旁如方格柜式，置棺幾满，远方异国，权殡于此，以待迁运者也。送至堂者，吾与日本公使二人而已。其送柩之车，马首皆插黑牌，形式略小。 送殡入天主堂

吾与哥斯达力格（美利加一国名）总领事有文、啵

噜总领事坤丹洛同车。因询坤丹洛："秘噜商人在伦敦者若

秘鲁领事所述

干人？"曰："秘噜与伦敦交易，岁约八百万磅，而商人在伦敦者甚少，通计秘噜亦不过五十人。"问："秘噜来此交易，何者为巨？"曰："糖、硝及鸟粪，而鸟粪尤巨，名曰'姑安拉'，英人用以肥田。其鸟粪出濒海地，盖海鸟所遗粪。濒海无雨，鸟粪屯积数百年，取之不尽。中国人充工秘噜，

华工搬挖鸟粪最苦

以搬挖鸟粪为最苦。以岁久乾结，锄锹所及，飞尘四扬，其气臭恶，又地气亢热，所以为苦。"问："濒海地若干？"曰："国皆濒海，计上下八百英里（合中国二千四百里），东西相距三百英里（合中国九百里）。皆终岁无雨，而露气甚重，故夜常润。中有山曰安里斯，由海口抵山麓约高五千尺。山深多雨，冬间积雪，入春消化，流注小河。是以濒海二千馀里，虽无雨而常得灌溉之利。其山有银矿，有煤矿。近年倚山开造汽轮车路，以凭销运。其山有大鸟曰'干

兀鹰

得尔'，展翅长一丈二尺，能捕羊。每掩羊，舒嘴攫之，一冲而上，迅疾不能御也。"

问坤丹洛："日斯巴尼牙人抑秘噜人？"曰："日斯巴尼牙据有其地幾四百年，近二三十年始自立国，通计二百万人，秘噜土人不过三十万。"问："土人何以如此之少？"曰："相传秘噜丁口八百万，日斯巴尼牙建为属国。土人皆山居，不

秘鲁土人

善治生，故消耗日多。"问："风俗同乎？"曰："不同。其地奉火教，礼拜太阳，制鸟兽毛为衣。"问："有仕宦及充商者乎？"曰："充商有之，无任仕宦者。"问："通婚姻乎？"曰："通婚姻不禁。"问："当兵乎？"曰："近来当兵者多，然亦须改奉

天主教，及从本国衣冠制度。”问：“中国人幾何？”曰：“二万人，大率充工役；然相待犹平等，不如古巴之酷虐。惟濒海取鸟粪者较苦耳。”

秘鲁有华人二万

廿三日　瑞典公使斯狄印伯克函致各国刑律会长韦音斯三十七问，由瑞典国外部刊发。其言通主与会各国言之，而询及斩、绞、凌迟诸律，则西洋各国所无者，殆专为中国言也。所问刑狱多寡？及如何养赡、课以工艺？及所以劝善改过之方及改过者幾人？及由何官管理？及民间公论何如？及一切经理所从出。凡西洋所极意考求者，皆中国所漠视者也，只此已穷于为答矣。瑞典都城名斯托莫伙，公议监牢会定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开办。

询及中国斩绞凌迟诸刑律

廿四日　礼拜。李丹崖过谈，言肄习兵法六员已入格林里治学馆。见其提督与其教习，言：“学馆向无外国人就学，以中国初次通使，又最远，国人亦据为美谈，是以破格为之。”无论其事之实否，其言则彬然以礼相接矣。晚间，丹崖偕日意格复至，为将往纽开斯安密斯登炮局。并托函告外部，以来英十二员中，已安置九员，其三员仍须一托外部会商水师部，谋所以安置之，亦属顺理成章之举也。

留学兵法六员已入学馆

廿五日　为西历十月初一日。洋医师惟善（在初译为施密斯，盖洋姓也）送书数本，盖教士之习医者也。论居室之要有五：一、引生气[22]除炭气。气有四：曰养气，曰淡气，曰湿气，曰炭气。生气百分：养气居二十一分，淡气居七十九分，斯为中和之气。炭气与炭同类，一出于人之呼吸，一出于火之焚烧，在生气不过千分之一。凡有血气之

空气的成分

类，独吸炭气即死。宜多置明窗，透宽天井，晨起即启户牖。室中勿惧冷，冷即生气。西洋置火炉于墙穴内，竖烟筒直冲瓦顶，取其迎门风吹送炭气，由中散于外也。二、水缸须用盖。盖上勿置菜蔬，恐落入腐烂。底水勤舀，随时洗擦，免积沉泥。三、疏沟壅不可暂停。平时渣滓留心勿弃入沟中，使倾入之水随到随流，何致潮气遍生。四、当修洁器皿，不染纷尘。踏板须嫌勺土。勿闭空房，常移闲物。衣裳褥枕，晒晾时殷。少不如斯，便引浊气。五、透光亮。居室必通日热，引地气上升。谓之居室五要。

西医论居室卫生

衣裳宜勤换，助皮发汗，可化肺痰，可减肠泻。中土有服经年久而不更换者，此大忌也。届冬御棉，亦时濯除其气。西洋服羊毛毡衣，取便浸水可洗。寒冬步骤跳跃，令血脉周行，气热体和，不必重裘。且忌紧系，常令松活。衣裳遇湿，即须重洗晒干，慎勿忍穿。饮食宜多少适宜，宜精洁（最忌腐烂，经胃热炽，亦足以发毒气），宜有定时（胃之功用与精神相表里，精神常健于上半日而疲于下半日，故胃在上半日能化一日食之六，在下半日仅可消一日食之四而已）。瓜子、花生、瓜、豆、腊肉、烘鱼、腌鸡鸭、盐蛋，难于消化之物宜少食；菜蔬肥腻、葱蒜韭薤、熏辛之物宜少食。食周一时，饮茶以消其滤滓。饮酒亦待食周一时之后，斯味淡而永。权量衣裳，调停饮食，爱养精神，谓之保身三要。

衣服饮食卫生常识

又录戒洋烟方：广木香末，值烟瘾发时，装入旱烟袋吸之，自止。

是日以梁氏受孕夜不成寐，邀马克理诊视。

廿六日　新报言：土国巴尔铿山已有积雪，土营驻什
柏岭者拟移屯山下。又言纽约得活鲸鱼，长二丈八尺。英 得活鲸鱼
人购置水族（万牲）院，凿池贮水以待其至，数日而毙。
于是太医学堂医士茀洛尔、万牲院医士葛洛尔、施医院医
士朋达会验所以致毙之由，其由〔由其〕舟中无深水养之，
致为寒风所侵，以伤其肺。剖视肺有脓。其随事考求如此。

马克理复来诊视梁氏，始知其已八日未尝大解，皆火结之为患也。

廿七日　得俄、土交战数日内地图，情势始稍明显。其相距希布嗒山口者，为苏利曼巴沙，是为中路；其距伯理卫拉城与俄兵及鲁美里亚相持，为倭士满巴沙，是为西路；其与俄兵大营驻毕拉[23]地方相持，为阿里巴沙，是为东路。有小江由巴尔铿山北流注丹牛浦，曰喀拉苏姆江[24]。土兵夹江立营，修造炮台。俄兵三路相为犄角，中路数百千里之地通行无阻，侵掠之地亦多矣。

基卜地方举弁尼得充阿得曼，阿得曼不受。如是三举矣。若仍不受，则阿得曼得自选定一人，不由百姓公举。而弁尼得果自信无违德，可以控之刑院。亦英律然也。

勒里卜利治地方（勒里译言莲也，卜利治译言桥也）
有格尔勒者，赌以千点钟（计四日〔十〕一天零八个时辰） 赌以四十一日行三千里
行一千五百英里（计合中国三千里），计每点钟行一里半
（计合中国四里有奇），按每点钟以计里数，以其馀休息，
不准逾越，昼夜并同。观者数万人，夜间亦分班守之，群

相赌彩以矜异之。见新报，格尔勒已行至一千四百英里，罢困不能支，然犹勉强起行。此邦人心，可云强狠矣。马克里仍枉视梁氏病症。李丹崖、罗稷臣及日意格过谈。

廿八日　接上海文报局三十八号包封，由英国“轩都士丹”船递到，内总署第十一信（七月初一日发），家信第八号（六月廿八日发），外易淑子、黄泳清二信。

新报载：阿里巴沙驻扎喀拉苏姆河东，故德国人也，土国心疑之，又以其不进攻毕拉俄营，而退守河东（此说非也，阿里巴沙求增兵不允，因力求退），乃令苏利曼巴沙往代，而遣娄萧巴沙接苏利曼拒希布拉山口俄兵。其东土耳〔脱“其”字〕名吉尔喀斯[25]地方（英语曰色尔喀西牙）本自为一国，俄人攻之二十年，始收取之，而民人多逃避土国，憾俄人至深。此次土、俄交战，俄兵受伤者多被屠戮，皆吉尔喀斯人所为也。俄国穷兵黩武，殆亦非所以保国也。（吉弗喀得巴沙任布加里牙兵官，英人为言黜之，现复任以转饷，英人不乐也。）

俄国穷兵黩武

廿九日　回拜日斯巴尼牙署公使特拉法得、麦华陀、阿什百里，并就瑞典公使斯谛音伯克论俄、土事宜。言土国屡胜不足恃，俄人激怒愈甚，则发之愈暴。欧罗巴各国皆不惬意土耳其。英国债项岁须完息二百万磅，亦屡年停止息银，英人亦怨之，恐不免成瓜分之势。语次深咎中国捐弃黑龙江地为失计，云其中尚有煤矿铁矿，可以径运出混同江，为濒海大利。俄人蓄意经营，中国何为轻弃与之？此可为太息者也。其言当时在中国成此议者，即意〔脱“格”

瑞典公使以中国弃黑龙江地为失计

字〕纳谛尔弗也，俄、土交战亦成于此人。

三十日　刘云生随人盛奎为巡捕捕送马吉斯特里得[26]，马格里为保出之。马吉斯特里得(管辖地方，若中国之知县)再上瞻治[27](专理刑讼，亦称按察司)，再上罗尔得吉夫觉斯谛斯[28]（亦称总按察司）。盛奎以在外滋事为所捕，刘云生贻累亦多矣。 刘锡鸿随人在外滋事被捕

摩里送来四图，托以汉文译之。狮子名曰来恩[29]，象曰爱里番得[30]，犀牛曰林恶色拉斯[31]，鲸鱼曰非尔[32]。（林恶者，鼻也；色拉斯者，角也。犀牛鼻端生角，故合以名之，洋文取义多如此。）

注　释

〔1〕鲁美尼亚：Rumania，罗马尼亚。

〔2〕满得尼克洛：Montenegro，门的内哥罗。

〔3〕贝尔：A.G.Bell，爱丁堡人，于1876年发明电话。

〔4〕哈法拿：La Habana，哈瓦那。

〔5〕马得利得：Madrid，马德里，西班牙首都。

〔6〕占宜斯得利喀纳弗：Chinese Telegraph，《中国电讯》。

〔7〕占宜斯耳喀斯卜来斯：Chinese Express，《中国快报》。

〔8〕铿弗林斯法尔齐立法尔姆安得科谛费格林升阿甫英得纳升尔那：C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公法讨论会。

〔9〕阿博尔立真里斯卜罗得克升苏赛野得：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土著保护协会。

〔10〕喀拿喀尔：Clerk.

〔11〕色尔非尔：Surveyor.

〔12〕科弗纳：governor.

〔13〕意格纳谛尔弗：Игнатьев，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1832—1908)，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那捷夫，俄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又作义克拉谛爱福。

〔14〕布戛里亚：Bulgaria，保加利亚，又作布加利亚。

〔15〕利非里亚：Leverrier，勒威耶。

〔16〕阿达斐斯：Adams，亚当斯。

〔17〕墨尔曲里：Mercury，水星。

〔18〕纽兰拉斯：Uranus，天王星，又作于拉纳士。

〔19〕哈尔喀得：Calcutta，加尔各答。

〔20〕多发：Dover，多维尔。

〔21〕开里：Calais，加来。

〔22〕生气：空气。

〔23〕毕拉：Biala，比亚瓦。

〔24〕喀拉苏姆江：Osam River，沃萨姆河。

〔25〕吉尔喀斯：Kirghiz，吉尔吉斯，又作克尔基斯。

〔26〕马吉斯特里得：Magistrate，判事。

〔27〕瞻治：Judge，法官。

〔28〕罗尔得吉夫觉斯谛斯：Lord chief justice，裁判长。

〔29〕来恩：lion。

〔30〕爱里番得：elephant。

〔31〕林恶色拉斯：rhinoceros。

〔32〕非尔：whale。

卷十二

光绪三年九月

〔光绪三年〕九月初一日癸丑　礼拜，为西历十月初七日。日意格回巴黎，来辞。莼斋、在初、夔九、听帆、和伯以闻有销差一摺，随同彦嘉、湘甫二人慰留。刘云生去人理太远，乃使有此曲折。诚不意七万里远行遭遇如此，良亦有不得已也。 奏请销差同事慰留

初二日　俄兵攻东土耳其之喀尔斯[1]，又败于噶尼拉尔。主兵者为买格尔，亦俄皇之子。其冢子驻毕拉，称格兰纽克，犹中国之言太子也。在军者凡五人，其一名阿立克色斯，曾在中国。

新报载：英人助赈印度，已捐得三十五万四千磅，约及中国银百万。皆民商所私捐，不由奖劝。近珥勒斯白百

地方寓书毕根士，问以赈济印度之策。盖其地举毕根士充议绅者十馀年，闻民商捐赈印度，而国家尚无举动，疑而问之也。英人之务为施济，亦各国所未闻也。

初三日　马克理来视梁氏病。

七种历法

上海新报载《七历纪时考》一则，言历正者七家。一曰中历，以即位为元，以夏时为历。二曰西历，以耶稣降生为元（至今为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而俄罗斯与欧洲诸国又稍不同，中间相差凡十二日。三曰回回历，以谟哈默得离本国之年为元，至今为一千二百九十三年。（回回历以立春日为岁首，其分月与西洋同，不置闰）。四曰巴社[2]历，以萨沙尼末[3]主野特日[4]即位之年为元，至今为一千二百四十六年。五曰犹太历，自以开辟为元，至今为五千六百三十七年。六曰暹罗、缅甸诸国历，又有国年、佛年之分。国年以暹罗勇士非雅克勒时为元，至今为一千三百三十八年；佛年以佛涅槃之年为元，至今为二千四百二十一年。七家之历，岁首各有不同。如中历元旦，泰西历或为正月下旬，或为二月上旬；回回历为五月六月不等；巴社历为六月；犹太历为五月；国年为十一月；佛年为九月。当以中、西两历为得其正。中以月行为纪，西以日行为纪。以三正准之，中历，夏正也；西历犹周正也。而宋沈括之论，谓当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更无闰馀，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正不相陵夺。沈括之论，夏时也，而用法与西历为近。西历率以冬至后十日建岁首，岁以为

沈括之论与西历为近

常，无改移也。

初四日　鼾百里见示禁烟会所刊致外部书，大率据鄙人回答平安会之言为准，而以为《烟台条约》必不可翻异；即其中有应议驳者，抽收烟厘一节必不可翻异。其言至为公允。因与鼾百里问及英商所以求议驳之意。鼾百里言，中国自收厘税，非外国所能置议。洋商之意，欲考知中国各关隘正税若干、厘税若干，得一定准之文，即知某货正价若干、外费若干，以为营运之准则。而十馀年考求此节，未蒙一宣示，而闻各省厘税章程又全不画一，漫无一定准之文，展转遁为免厘之议，亦非洋商之本心也。又指摘《烟条〔台〕条约》中于洋烟一项云："抽收厘税章程，应俟各省察勘情形酌办"，疑并各省厘课统归各海口征收，或逾正税数倍，亦所不能辞，是以设法求议驳之。吾稍一一为之辨析，条约此等亦实有未妥也。急属莼斋与马格里译出。以总署与南北洋大臣次第开办各口通商，而于洋药税厘并征明著之条约者，竟不敢一置议，未免失之颟顸。是以洋务须是透彻一切情形，乃可与言办理之方也。　英商议驳烟台条约

初五日　大霜，屋瓦皆白。《代模斯》新报载"谛"开具印度出烟数云：孟加拉五十六万三百五十五亩（英亩每亩合中国三亩），出烟土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五箱（一千八百七十二、三两年数）。马拉瓦出烟土四万三千五百四十二箱；按孟加拉出烟数目，约计五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亩（英亩）。于是见印度一百十三万二千馀亩极沃之壤，全行栽种罂粟，盖亦承鄙人回答平安会绅为言也。所谓"谛"者，不详何　印度沃壤全种鸦片

人。马格里云，恐即是里拿也。

初六日　拜发自陈奏摺一件，并致总署第十二信，并致吴江相国、合淝伯相、沈幼丹、李筱荃、何小宋、刘仲良，及潘伯寅、周荇农、张翰卿、邵又村、周桂坞、萧屺山、周荔樵、李勉林、吴桐云、刘融斋、唐景星、金眉生、朱香荪，及意城、志城，及家信第十二号。

刘锡鸿最不可恕者二事

刘云生相从数万里，蓄意相攻揭，所最不可恕者二事：京师一谒政府，即时畔异，于出京之日，捏造匿名书以相诟辱，而自誓一切不相和同，于此足见其蓄谋之深。何金寿参案，刘云生早知之，不一动其恻隐之心，反急为之扬其波，以口舌取快，于此足用〔见〕其居心之忍。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不能为之曲恕者也。

得《尼阿来安斯纽斯》新报，极论鸦片烟之害，而云鄙人答平安会绅之言，与本会卫理雅穆郝勒暗合。郝勒论酒为害，鄙人论烟，同一痛切。《台来新报》亦及之。

秘鲁兵船称乱

秘鲁有铁甲兵船称乱，不服调度，擅放出洋。船名胡阿斯喀。秘鲁国主极〔亟〕报知各国领事，通报各国海船。逾日即在海面截英国船三只，夺取其煤。其船主诉之英提督何尔希，乃发两兵船伺之，一曰沙阿，一曰阿美西斯达，遇之海。时何尔希已得领事报知秘鲁国主知照情形，先派小舢板往，谕令下旗，逾五分时不下旗，即炮击之。秘鲁畔船不答，乃相与轰击。秘鲁叛船随逸去，而以其船投归秘鲁，诡言海中击沉英国兵船二只投归，兵官闻之甚喜。已而何尔希二船追至，则英兵船二只并无损伤，而秘鲁叛

船受炮者三四处，毙三人。投归之兵官因反据为词，谓英船无故击损其船，应议罚。秘鲁国主亦据以咨英国外部。由铿恩斯准律法议交水师部，水师部复查何尔希并无违悖处；微有未合者，海中相遇，应邀令会议，使无为叛，不应初见即以开炮胁之，此其语言稍过处，亦不能律以法也。于此亦见西法论事之平。 西法论事之平

初七日　由维多里亚汽轮车行至克罗爱敦，赴斝白里之约。中过卜来芹地方，车路纵横四出，上下两层，喧阗奔涌。斝百里住宅为阿什白敦世爵旧邸，园林树木极盛，花草亦多奇品。有绿叶草如竹，中出一枝，茎叶皆红。有紫赤巨叶，状如紫绒，叶旁一线色白，有细齿。此两种又所创见也。亦见斝白里老父，年八十三。饭毕，陪游阿定敦巴尔克，阿治毕灼相传二百年旧宅也。园广六七里，有两桧绝奇。一巨本分两枝直上，旁出横枝，远望如层云腾踊而上。一出七八枝，大皆合抱，拳曲盘结，横枝各长数丈，四面容容下垂。相与惊叹为奇。又于园中开路种花，立山坡望之，如驿路横出，皆小红花，两旁五色花叶相间五六道，可谓极花田之丽观矣。

询知日来集教师数千人议教事，盖敞寮其旁以处之，适于本日散会。见伊里教师数人，据称教堂雄丽以伊里为最，距阿斯甫甚近，约一往游。相距数武，为爱尔敦世爵旧宅，为斑白里赁居。其夫人为比尔之女，中国产也。比尔在宝顺洋行司事，聚〔娶〕中国女为妻。询知阿定敦为大教师阿治毕灼相传故宅，山势起伏环合，树木丛杂，以其 斑白里夫人为中英混血儿

为教师相沿袭公屋，不甚加修饰，是以山势树木犹数百年旧观也(每阿治毕灼新受事，须二万磅承受此宅)。此次会议凡三事。〔脱“一”字〕凡为教师，有给官俸，有私置教堂，是以天主教分上下两等；耶苏教不分等，而亦各相视为重轻，于此一申禁戒。一、凡教师习经典，不得观齣，谋弛其禁；以为戏齣亦寓劝戒之意，若薄而不观，则将相习为邪曲，转失立教之旨。一、议酒禁，以申立教之要务。

晚归，搭一汽轮车，坐客已满。同坐有名毕谛者，住刊伦，云其家有声报机器，约一往视。又有布拉卜立斯者，云格林克洛斯旁有讷朴书馆，谈藏学者甚多。二人似亦伦敦积学士也。

接吴春帆台湾信。李丹崖过谈。又接上海七月十七日由法国低立华地公司船寄到第三十九号包封，内唐景星及葛振崧二信。

初八日　礼拜。接上海道起解经费申文一件。《代模斯》新报论吴淞铁路，言之极为痛切。令凤夔九翻译，其文义处处阻隔，无从寻其脉络，乃自与马格理翻译之。

翻译文义阻隔

李丹崖晚邀彦嘉、湘甫来，约为重九会。因有刘云生在坐，不能与之宴饮为乐也，乃辞不赴，而丹崖强邀不已。如吾与刘云生，惟能拒而绝之而已，诸君之意，且似欲为和解，则尤无谓矣。

拒不与刘同席

初九日　李丹崖邀同黎莼斋为里吉曼之宴，稍示重九佳节。数万里外相与会饮为欢，以刘云生在坐，心恶其人，屏而避之。德在初亦托病不往。乃稍治酒，邀德在初、黄

玉屏小叙。

在初又译示《代模斯》新报二段，论吴淞铁路毁，诮中国之愚，感慨系之。因论及上海修造马加理石像，用宁波花石，高三十六尺，以志不忘。并及舟山一千八百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五年内官员兵丁死事者建造石牌〔碑〕，多已损坏。石碑左右，民间起造房屋。谋设围墙护之，当请命国家办理，以保将来。舟山者，定海也，亦略见定海三镇之功。洋兵被戕者立石，以表其功也，而于中国地方树立，亦可为疚心者矣。中国士大夫于此不知引为耻，而多为矜张无实之言以自豪。如刘云生等辈，盈中国天下皆是也。虽有圣者，其如此冥顽不灵之士大夫何哉！ 德在初译英报评论 冥顽不灵之中国士大夫

初十日　赴刊伦践毕谛之约，见其参赞格里，始知其为电气厂办公地也。陈设电报多种，内有数种为所创见： 电器多种

一、木盒一具，上有轴柄可以推运，旁纳电线。推运数周，则电火发，击小木杵有声。启视盒中，惟一圆石轮，其转运之轴藏纳石轮中，用热力发电，引入电线中。

一、电气盒长约二尺，中安强水六十瓶，上有三小机器。旁安电线二，上缀海泡花。引按太阳穴，可以去头风。

一、壁挂一牌，为十六小圆圈，分十六宅记号，下安十六响铃。依号数按其响铃，则内有小红牌冲浮圆孔中，即知某宅传呼。牌下一小机器，应声按之，红牌自下，知其为应声也。

一、小机器中安四盘，各记数目。左一盘为十数，次为百数，次为千数，右一盘为万数，环插小牌四路。电报

其中或有折断，则电气自回；引牌以测其里数，即知电线折断在何地。

其右置高木匣一具，前为圆孔，护以玻璃，中悬小镜。当孔左设玻璃管灯，制木屏障之；纳玻璃圆管横出者于其中，与右座悬镜之小孔相对。镜光反射，正当玻璃管上。电线包裹橡皮，系而试之，以知其走气与否。其法纳电气悬镜木座中，令满系电线，其旁通入计里机器中，而插牌以隔其气。悬镜木匣中，电气无所泄，则悬镜光正圆不动。其光或左或右，动荡不定，则气泄也。以移左右若干秒，或分，或寸，以知泄气之多少。镜端安小吸铁石一枚，以引电气。匣中有铜杵外出三寸许，上安横铜梁。格里取所佩钥贴近铜梁，铜梁随之而低，而悬镜光尤闪转翻动。西洋取用电气，穷极心力搜索，出奇无穷。

刚发明的电话机

近年卑尔所制声报，亦用电气为之。上下楼由右引至左，相距约数十丈，安置电线，各设小木案以便凭坐。两端为木杵圆柄，纳电线其中，约长三寸许。上有圆盘，径二寸许，凡两层。内层缩小五寸许，上为圆孔，径八寸。衔马牙铁饼其中，薄仅如竹萌之半。上下并贴薄锡，中安铁柱，用电线环绕之。安置柄中，铁饼距铁柱中间不及一秒。据格里云："人声送入盘中，则铁饼自动，声微则一秒动至二百，声愈重则动愈速，极之至一千，与耳中之膜纳声者同一机杵〔杼〕。声在耳中，如锥刺之，则自知痛，痛不在锥也。铁膜动，与耳中之膜遥相应，自然发声。"然其理吾终不能明也。令德在初居楼下，吾从楼上与相语，其

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问在初："你听闻乎？"曰："听闻。""你知觉乎？"曰："知觉。""请数数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惟此数者分明。而格里与洋人相与谈应如响，耳目聪明实亦有过人者。 试用电话

晚就金登幹谈，出示法国赛奇会各国修造房屋，为图数十幅。其地名尚得曼斯，在巴黎西南。中国房屋占地三十丈，前为门，左右有门楼，旁一大厅可坐，后列屋数十楹安置器物。土木工皆募之宁波，木板木柱亦自宁波运至，凡役工三百馀人。 巴黎赛会的中国馆

电报厂主名色尔弗尔，约往看其电气厂，距伦敦三十里，即名色尔弗尔登，以厂主为名。登者，译言城也。

十一日　茀来明偕斛莫登来见，询以挨及招工事从何与闻？云住挨及多年，阿里克三台海口为挨及一大都会，在彼贸年〔易〕。挨及克里甫[5]（挨及以为人主之称）曾邀集欧洲各国在其地者，问以得失。茀来明因以荒工〔土〕太多，宜募工开垦为对。克里甫问以招工之法，答曰："中国工人最良，为其价廉而力勤也。"克里甫因请其先招致中国工人十二，一往相之。此其上书之原委也。因语以："墨西哥招工事，给予土田而资其农器与三年食用，吾犹不敢应之。为中国出洋者皆无艺之民，国家无从与闻。农民任耕作，而欲邀请国家谕之出洋，于事非宜。挨及以募工为名，尤非所愿闻。古巴募工且有明禁矣，国家亦未宜遽弛此禁也。"斛莫登曾充船主，所言较为明晓。茀来明于此未免混人，无谓也。询问挨及当千馀年前盛时，丁口千五百万， 华工价廉力勤 拒绝挨及招募华工

今存者五百万；田土七百万亩（英亩，当中国三亩），今开垦者四百五十万亩。问："丁口何以仅及往时三间〔分〕之一？"曰："由不知节宣天地之气，日以消耗。如阿里克三台，西洋通商才百年，往时八千人耳，百年生聚，遂得二十馀万人。西洋开通沟道，广植树木，接引生气，使人心自有欣欣向荣之机。"其言亦殊有理。

参观电气工厂

十二日　赴色尔蒂尔敦电气厂。与其参赞格里同至芬觉尔洽，乘坐汽轮车至其地。向为荒野，色尔蒂尔于此开创电气局，如是工匠环居者数千户，遂成一都会。其厂地亦自为街市。格里导游十馀厂，尚未莅其半也。

凡水雷一厂，皆用电气发药，而微分三类：有由炮台相准开放者；有听其自发者；有用船引带以冲敌者。其由炮台施放，先于海湾安纵横测量镜各一，纵若干杪，横若干杪，与所安水雷正相值，各由电线通报乃发药。安水雷若干尊，各引电线记其次第，而悬小铜钟为号。撞水雷激动其电气，则钟自鸣；而未施放引药电气，药仍不发也。其形或圆如桶，或上大下削如瓶。其不用人力施放，听敌船撞之而药自发，别为一种。亦有其形如鱼，用船引之直撞敌船。其引水雷之船，亦安机器其上，舵桨并随机器转动，不用人驾驶。

电气盒一厂，并用强水发电气。

制造电气机器一厂。

已成机器试用电气一厂。其中有纵横火轮车路通报各路无出某道以避来车及前有险境应停轮机器二种，凡汽

轮车路皆用之。

纽合电线机器一厂。凡用小铜丝七根纽成，中为主丝，另用胶敷其上。其法置胶桶中，竖立一管，引铜丝从管中出，旁设六小辘轳，引丝至管口，纽合为一，若结绳然。

电线加浆皮[6]机器一厂。引电线出一铁坐中，旁有左右立柜。置浆皮其中，用火力压至热，逼入中坐小铜具。电线入口，小仅容线。出口中空一段，两口管相对，入口管连外壳与出口管孔正相当。浆皮受压，随电线入出口管，即缠护如带。前设水槽约数丈，以浆皮乘热气柔软可压，冷则质坚；既缠护电线，急欲其坚，故令入冷水连转数槽，以防滑裂。又转从机器上回至所出铁坐前，用辘轳收转之。 制造电线外裹胶皮

试验浆皮电线一厂。以恐浆皮缠裹不固，或其中小有破裂，即有〔又〕另转一周。其法用所收转辘轳置入一机器中，其前另安一辘轳，由后曳至前收转之。一人立其中，用手勒之，以验其缠固与否。

电线外加松胶机器一厂。引电线入机器端，置茅其中，机发轮转，则茅自相缠结。四旁周转安铁线辘轳七，结茅出口，铁丝即与缠固。引前再入一茅管中，结茅如前，即入一石灰槽。出槽则松胶从上淋下，凡两过松胶，车轮转入一大轮围。两人在轮围中，一人曳电线环绕。盘置围中，可络至数百层；一人倾石灰水其上。格里云："海中安电线，动辄万里，皆用巨轮围盘载，恐其或有纠结也。"

压力电气一厂。用机器转一铜轮，外用木桶盖之，施

电线其上，使其铜轮磨转极热，以发电气。

接逗电线仪式一厂。电线逗笋之法，削出铜线数寸，用铁丝缠合两端，加浆皮其上。凡五六转，使其由薄而厚，以相固结，而与两端原有之浆皮亦数次粘合而益坚。

橡胶加工

制造浆皮二厂。浆皮如旧木块，入机器柜中划削之，状类铇木皮。倾入水槽淘洗净尽，入铁轮机器压之，久之粘合如面。再入有齿铁轮压之，而后入压力机器压收其水气。其一厂所收浆皮块，形如朽木，云巴西国所产也。

浆皮压力机器所历四厂：有一轮排齿兼搓压者，有两轮相转者，有三四轮递转者，有压成厚块者，有薄如竹萌者。

制造浆皮器具四厂。器具大小，百种具备，并有小大钱式。格里云："中美利加使用钱文，皆由此厂制造。"

制浆皮雨衣二厂：有呢、紬、线布三种，并中铺薄浆皮，加裹可以御雨。格里云："国家岁制万馀袭给军士。俄、土交兵，土人亦制万五千袭。每礼拜可成三千袭。"

制造浆皮紬机器一厂：其紬略如中国之绢，张铺压入机轮，转浆皮傅其上，凡五六转，光滑如江缎，淡黄色，可以制单衫御雨。其五六转加入一种油，其辣气直刺入人眼。格里云："此油最损目。"

电弧发光

格里为置酒相款。随入一暗室，引电气入，中置一玻璃坐灯，发光射人目如日。用暗镜护眼就视之，则制炭如箸植其中，上粘玻璃匣，中空约分许，即于空处发光。下柱尖如针相刺，其光外环。格里云："日光刺目，其本光也。

月、星之光皆借光。是以五色从日下观之，皆自发其本色。月及灯烛前观之，则黄白不能分，青绿不能辨。为灯、月皆借光，而五色之本光反为之掩。电气亦本光，是以五色本光毕见，其功比日。"

又至代模斯江边试放棉花药三饼。一置江侧水底，深六尺，引电气发之，惟水声腾奋，上冲凡丈许，不闻药声。一悬一巨舟端，使贴水，引电气发之，声如巨雷，江水下陷成臼。一置岸侧而中衔铁管装药，引电气发其药，则火燃如败灰。格里云："棉花药视常药力大五倍，然必用电气激发其力。若非电气激发，则其火发如灰，并不上腾，亦无暴烈之声。" 江边试放棉花火药

是日遇游厂者数辈。有章斯敦者，云三十年前在中国，与布娄登同时(即前来见之九十一岁老翁)，正中国初议禁烟构祸时也。格里之子尤精于电学，询以电学书，云罗阿得、蒴来明金根二种最佳。罗阿得专言其理，蒴来明金根兼及用法。格里云："凡电气皆从煤力发出。煤者，太古以前自有生气。日光不知生自何时，然固自生也。煤之发光亦自生，故功与日并。英人讲求电学，日益求精，然其理终不能推求至尽处，亦如人力所至，终究有止境。要此一种电气，其用最广，直是取用日日生新。即如火轮车一事，比之马车加速三倍。人人趋事赴功，以一倍计之，则是生四十年便做得八十年事业，何利如之！"其言颇多可听者。(指南针盘南指，引电气过其上则针横出，相距数分许，其吸力皆能及之。电气在针盘上则针右旋，在针盘下则针左 讲求电学日益求精

旋。格里云："言电学者人人知之。而其理无人能辨知者。"）

格里又言：英国三十年前茶、酒税并重，近来茶税大减。原初意茶、酒二者，均民食所不必需用；近知茶为有益，不可少，惟酒无益。是以酒一格伦（抵十磅完税，然实一格伦抵八磅）资本不逾三施令，而完税至十三施令；茶税初收每磅四施令，近收六佩宜而已。（当时每茶葉一磅值价一吉尼，近不过二施令。收税视旧八分之一，茶葉减价遂至十分之一。）近三十年，规模视前又加胜也。

多次游华老人劝中国行西法

十三日　克尔路克尔曼来见，年七十八，凡行绕地球四周。言苦地球太小，致屡次周转中国，至粤东三次、上海二次、北京一次。又往看万里长城，出关至宣化府。言："中国无汽轮车，行路大难。见古书所言，中国文教开创四千馀年，处万国之先；独一切使用西法，最处万国之后，人皆笑之。"意谓此最不宜，宜及早施行，无再迟缓。询以所莅各国何处为胜？曰："意大里及日思巴尼牙之南，水土最佳。"又"苦人物无多可谈者"。问人物何处为胜？曰："法国最胜。"曰："英国人物岂尚减法国耶？"曰："英国多是淡漠相遭，不如法国友朋相聚欢笑。英国苏格兰拉思噶阁为胜也。"

寻觅馆舍

是日与彦嘉、听帆相视房屋五处：一、铿白里治格尔得（格尔得，译言门也）；一、满吉斯得斯魁尔，其屋曰白尔克里侯司（侯司，译言大屋也；伯尔克里，亦世爵名）；一、阿白尔白尔克里斯魁里（阿白尔，译言上也）；一、南克尔斯得格尔得——凡屋二所，并比近海德花园；一为沙逊

所租旧宅，极宏敞，无器具，其一门南向，住房皆转向花园，器具绝精，而住房略小，随员辈皆不乐。乃知诸君专意求舒适，以铿白里治二宅相比，欲得此以求适也。

十四日　赫德之弟赫达自爱尔兰至，枉过一谈，语及吴淞铁路，言若竟毁弃，外部德尔比必益怀轻视中国之心，于镇海〔江〕趸船一案防〔妨〕碍亦多，以一切疑难，即顺理者少也。所言极为有见。沈幼丹日怀赵孟朝不谋夕之心，又乐委顺时论而据之以为名。两次寓书陈论，不一回报，其志决矣，无可斡旋。鄙人亦惟有设法求退之一义而已，其他无可言者。 折毁铁路益使外人轻视中国 惟有设法求退之一义而已！

新报载：俄军攻东土耳其之喀尔斯甚急。土耳其主兵者为穆克达尔巴沙，驻军吉萨尔谛里亚。又载：东土耳其之阿拉达扎达，为俄国米凯拉公、米里高福、车尔讷耶福三路进攻，土军大挫。义斯马拉巴沙、费义巴沙驻军爱尔箫鲁目左近，似东土耳其大势已极危险。喀尔斯为东土耳其第一重镇，此处不能守，则东土之势全散矣。

先夕梦一人，清瘦微髯，谈论元妙，心甚敬之，诵其诗文甚多。又致书一何姓，问何号，予对曰："德陔。"因倩予书之。为书"德陔"二字，笔墨淋漓。梦中实记有是人，以为书字肖其简傲也。醒记其所诵诗二语云："拣璧抛场人自拾，投胶激水误相伤。"扬声诵之，叹为元妙，实亦无奇也，然所梦必亦三生相识之高士矣。 记梦

十五日　礼拜，为西历十月廿一日。接上海七月廿四日所发第四十号包封，由英国毕雪华公司船递到，内合澀

伯相、何心畲、刘芝田、曾劼刚四信。

十六日　姚彦嘉议定铿白里治格尔得房屋一所，以十月一日起租。令德在初就金登幹以"已请销差，国书缓递"八字通知总署，缘金登幹曾告言：西历每逢三日发递电报。明日十七，实为西历十月廿三日也。居此八月，受刘云生之累太多，竟不知前生孽债何以如此之深。然如刘云生凶横顽悖，亦人世间绝无仅有之谬种也。

电告总署缓递国书

是夕梦为七律四章，高吟大欢。醒记其三章二联云："行尽天涯不见人，惟闻堠吏走趋尘(次联梦中尤以为佳，醒而忘之)；太白山高晴照雪，洞庭波渺雨生春。"……以朗诵至此而醒，因记存之。

十七日　接上海文报局递到八月初二日第四十一号包封，由法国低舜公司船寄到，内总署七月十九日第二十号信，及七月十八日第九号家信，及俞竹君、易叔辉、赵竹筠、胡玉玑各信，又接张赓年、陈衍昌二信。家信述及左氏五女已于七月初八日物故，惨伤不已。

邸钞载合淝伯相议复庙制，引晋太常华恒建议庙室以容主为限，无迁〔拘〕常数。其后王导、温峤等往复商榷，议增坎室。宋增八室，蔡襄为图。此皆达礼君子度时之宜，以成一代之典。郑康成言：周制，祧主藏于太庙，及文武世室。是已祧之主与不迁之祖同处一庙，庙亦名祧。晋代之制，藏于西储夹室，当时已疑其非礼，后世竟沿为故事。儒家谓祧于夹室为古制，殆臆度之辞。朱子宗庙议图，马端临、邱濬皆病其过拘。《周礼·匠人》：世室、明堂，皆

论李鸿章议复庙制

止五室。郑注：五室并在一堂。据此，则朱子所图世室，就庙以次而南，亦未尽合古制。所引皆极精通。惟引《周礼·匠人》以正朱子之说则非。《匠人》言一庙之制，朱子明九庙之仪，不可据以相难也。

十八日　李丹崖、黎莼斋、刘和伯、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以闻左氏女之丧，枉顾慰问。因问及日本情形，丹崖一一指画。其三岛：一曰日本岛。横滨、神户、大版〔坂〕、筑地四口在焉。筑地隶江户，江户即东京也。大板〔坂〕、神户在日京之西内海，相距日京三十里。横滨在日京之东六十里〔叔河案：此处有误，横滨在京都之东远不止六十里，且位于东京西南〕，为日本巨镇，各国公使并居此。神户隶兵库县。其北新泻口。极北曰陆奥，与虾夷岛相望。虾夷岛有箱馆一口。正北佐渡。极南逶西与长崎岛相望，长门一口在焉。二曰九州岛。长崎在其北，长崎亦一口也。萨司马[7]在其南。三曰四国岛。有下田一口。长门、下田（佐渡）二口乃新开者。其对马、壹岐、赞岐皆小岛，并无口岸。　李凤苞讲日本地理

十九日　新报载：俄国白里法尔拉斯格久驻喀什噶尔左近，近复往古城，云将由古城赴西藏，约以两年为期。英人于此尤所属心，中国人心所不能知也。　俄人将由新疆赴藏

光绪三年九月二十日壬申　为西历十月廿六日。发总署第十三信及合淝伯相、沈幼丹、何心畬、刘芝田、周筱棠、曾劼刚、黄子寿、俞竹君及家信第十三号。

新报载亨德开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藏产所出：

1876年英国矿产数

煤一百三十三兆三十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六吨，就矿地计价四十六兆六十七万零六百六十一磅；运出者十六兆二十二万九千吨，价八兆九十万零四千磅。

铁十六兆八十四万一千吨，价六兆八十二万五千磅；炼成铁〔钢〕者六兆五十五万五千吨，价十六兆磅。

铜七万九千二百五十二吨，价三十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六磅。

锡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八吨，价六十万零九百二十三磅。

黑铅一兆二十一万八千零七十八吨，值价七万九千磅。

白铅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吨，值价九万零一百二十四磅。

砒石四千二百二十八吨。

满格尼斯[8]值价九千八百三十磅。满格尼斯亦金属也，其土石黑而重，可以炼成金，亦可以炼成养气，近年洋人专用以炼钢铁。

生铁、熟铁和钢

凡铁石和煤炭炼之，铁质下沉而煤炭之质上浮，乃启炉门为浮桥出炭灰，而于下开沟以出铁。铁熔如水，贯注而下，入小沟成条，即生铁也。再入炉置锅中搅之，使炭气飞化净尽，铁质渐浓如胶，是为熟铁。又稍加入炭气即成钢。是以生铁易化，熟铁难化，而钢次之。大率生铁一百斤中带炭五斤，熟铁一千斤中带炭三斤即为钢。往时炼钢之法，熟铁成方条，厚一寸，用兽骨炭为灰傅其上，外加泥封，置炭炉中，见红火而无焰，用文力〔火？〕煅之，凡半月而成钢。英人有毕希墨尔者思得一法：制锅如蛋形，

下开一孔置管，旁施风箱。鼓风力入管中，倾生铁其中，侧锅以俟其熔化。鼓动风力，乃推锅使正立炉中，管中风力相激薄，铁水不能下溢而翻涌如潮，热力亦加至一倍（大率火力一千九百分，风箱从铁中鼓之，可加热力至三千分），生铁中炭气随热力飞化。以法测量之，约时一分能化炭气幾许。稍留炭气二十分之一，微有零畸，则顷刻成钢。是以钢价与熟铁等，省工力甚巨，然其钢质脆，不能适用。又有墨协得者，求得满格尼斯加入其中，并乘热力飞化而一过成钢，化脆为坚。 炼钢加锰化脆为坚

恩伯尔[9]值价四千四百七十八磅。恩伯尔亦金属也，其土石色黄，研以磨铜，光明无垦。

乌勒弗南摩[10]值价一百七十二磅。乌勒弗南摩亦金属也，其土石极难得，西洋人近始审察得之，尚未详其何用也。

白泥三兆九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二吨，值价七十四万四千二百二十四磅。始西洋得中国磁器，皆宝用之，而不知其制。一二百年前已皆讲求化学，以为气、质二者合而成物，而其用〔质〕六十四，皆可析而知也。相与捶裂研视之，抟土烧合，辄皆窳不成圆。德、法各国设陶相与研求。德国有名博佳者，偶见屑粉染鬓，异之，问所从出，云得之土中。急取以入陶，而成磁器，与中国无异。甚秘，以为珍奇。法人或乘马涉水，马足滑，乃从水中掬土视之，亦取以入陶。于是西洋始知白泥之用。英国始因以造磁器，名威叱武得。 瓷器原料之发现

百来底斯[11]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一吨，值价二万四千四

百七十九磅。百来底斯，白石之一种，亦可屑以入陶，中国所谓石磁也。

粪化石 科布罗来斯[12]二十五万八千一百五十吨，值价六十二万五千磅。科布罗来得亦石类，有层纹而粗恶碎裂。英人明化学者云，此石为数万年前兽粪积土中结成石，可以肥田，于是其用始显。

石膏六万一千七百四十一吨，值价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一磅。盐二兆二十七万三千二百五十六吨，值价一兆一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磅。

其馀土石及中国石值价一万三千七百五十磅。中国石者，犹粉石，景德镇用以入陶。西国人缘磁器之始，名之为中国石，其言为占宜斯斯多姆[13]。

凡共值五十八兆六十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二磅。

此外则金值一千一百三十八磅，银值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磅。西洋以金、银、铜三者为币，而金银所出稀少，不以入藏产经制之内。

美国西南噶洛拉多忽出一种虫，微似大腰蜂，食番薯苗叶。西洋以番薯为日食之需，闻而大惧，设法防其入境，所在绘图以表识之，相与考求禁制之方。近始知砒石水灌薯叶能杀此虫，人心始安。其虫名即以所出之地名之，曰噶洛拉多。

油页岩 又有挨尔奢尔[14]六十一万七十[千]八百五十吨，值价三十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三磅。挨尔奢尔者，译言油石也，其形似煤而无火力，西洋人用以炼煤油。

炭中有碱，故炭灰可以成碱。凡炭一斤入火烧之，成灰不过二三两，其炭质即化为炭气。炭，木属也，是以草木得炭气而荣，其气仍附木以滋生。西洋言化学者试炭气轻重，取所焚烧炭气合所馀灰，较其轻重，恰与炭质相准。其灰可以为碱者，亦炭中所自具也。

廿一日　伦敦《特力格讷茀》[15]新报局与美国纽约之《赫拉尔得》[16]新报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起自阿非利加之东曰桑希巴尔[17]，经西出钢戈江[18]（即冈比亚江〔叔河案：钢戈江即刚果河，并非冈比亚河，郭记误〕），计程约万馀里，周历至三年之久。英人屡次游探不能入，至是始一览其全。其间土番有裸居者，攫食人如禽兽。往探者五人，募土人二百为卫，挟枪戟以行，遇土番即与搏战。或不得食，饿数日，驰报海口领事官乃得食。其间二百万人、三百万人自立一国者无数，亦多沃土，从不与外人相通。闻近始渡海至纽约，在阿非利加病毙者一人。大约十馀日内，必详其所阅历入之新报，亦一创闻也。 非洲探险

俄国罗和登博尔色王（俄皇之侄）中枪毙，而葛尔克于伯里卫拉左近围阿哈密尔犹希巴沙军三千人，尽数捕获之。似俄军调拖得里莽至营后，气势已大振也。英、俄相忮颇深。英人以阿富汗、俾路芝[19]二国为印度屏蔽。俾路芝都城克拉得[20]王，与英交方固。其属地曰魁达者，为赴印度孔道。英人为俾路芝租其地，筑炮台驻兵守之，意以防俄。阿富汗不谓然也，屡告克拉得王反其约。俄人从中赞之。所瞬塔什干地，常遣使阿富汗播散谣言，谓英与克 英俄相忮颇深

拉得相忮也。喀尔喀得新报（孟加拉都城曰喀尔喀得）常以阿富汗与印度恐不免交兵，以俄人为之构衅故也。

英伦阿得门前却基卜地方莽勒得之举，而举布勒非尔。基卜地方原举二人，而举莽勒得者为多，以莽勒得原为阿得门帮办也。阿得门公堂改举布格非尔，因仍留莽勒得为帮办。莽勒得辞之，谓无以对基卜人。英国此等持议，一无瞻顾，盖犹有直道之存也。

金登幹过谈，以律师赫称斯所拟催稿见示，盖仍不提及案由。前次未能趁便叙入，今固不宜也。

了解日本造舰用费

廿二日　礼拜。偕在初及马格理诣日本公使上野景範，询知所造"扶桑"船及赫斯及威尔士所造二船，配炮及一切经费，约费银六十万磅（内三船驾赴日本，公费约四万六千磅）。六十万磅合中国银一百八十馀万。然则土耳其炮船称八十万磅，一切公费尚在外，其言为无实矣。

上野公使见给其国搢绅一本，名《官员名鉴》，分十二类：一曰太政官，二曰元老院，三曰外务省，四曰内务省，五曰大藏省，六曰陆军省，七曰海军省，八曰文部省，九曰工部省，十曰司法省，十一曰宫内省，十二曰开拓使。

日本政府机构

太政官所属局、馆五：一曰赏勋局，一〔二〕曰法制局，三曰调查局，四曰修史馆，五曰式部寮（兼中国吏、礼二礼〔部〕事，略与西洋同）。

元老院（与西洋上、下议政院同，无分局）。

外务省（与西洋外部同，各国公使与本国出使者皆隶焉，无分局）。

内务省所属局十六：一曰内局，二曰劝农局，三曰驿递局，四曰警视局，五曰劝商局，六曰地理局，七曰户籍局，八曰社寺局，九曰土木局，十曰卫生局，十一曰图书局，十二曰博物局，十三曰会计局，十四曰庶务局，十五曰往复局，十六曰内国劝业博览会事务局。(兼国中诸事，似以内务省掌其事，太政官行其政。)

大藏省所属局九：一曰租税局，二曰关税局，三曰检〔有税字〕局，四曰国债局，五曰出纳局，六曰造币局，七曰纸币局，八曰常平局，九曰记录局。(犹中国之户部。)

陆军省所属：曰参谋局，曰近卫局，曰各镇台，曰炮兵本厅，曰炮兵支厅，曰工兵方面，曰士官学校，曰户山学校，曰教导图〔团〕，曰本病院，曰裁判局，曰军马局，曰病马厩。

海军省所属：曰军务局，曰会计局，曰主船局，曰水路局，曰医务局，曰兵器局，曰东海镇守府，曰横须贺造船所，曰兵学校，曰裁判所。

(陆军、海军设官与所分局又有参差。)

文部省所属：曰东京太〔大〕学，曰东京大学预备门，曰东京外国语学校，曰东京师范学校，曰东京女子师范学范〔校〕，曰大坂英语学校，曰大坂师范学校，曰长崎师范学校，曰宫城师范学校，曰东京博物院，曰小石川植物园。 文部省所属学校

工部省所属局十：一曰铁道局，二曰矿山局，三曰电信局，四曰工作局，五曰灯台局，六曰营缮局，七曰书记局，八曰会计局，九曰检查局，十曰仓库局。

司法省所属：曰大审院，曰上等裁判所，曰裁判所。(设裁判所二十七处以理刑；东京、长崎、大坂、宫城四处加添上等裁判所，犹中国按察司。大审院犹刑部。)

宫内省所属：曰御用挂，曰侍从长，曰侍讲，曰侍医，曰驭者，曰女官。

开拓使（亦兵官，设为之名，无分局)。

官分十七等

其设官分十七等，亦曰位，皆有正有从。第一等至三等曰敕任，四等至七等曰奏任（犹中国之题奏)，八等至十七等曰判任（犹中国之部选)。各省设官曰卿，曰参议，曰大辅，曰少辅；大率四位、五位。惟太政官称太政大臣、右大臣，皆从一位；参议从三位。元老院分三等：曰议长，曰副议长，曰议官。宫内省卿正三位。内务省参议从三位。四者官位较从〔崇〕。而开拓使但称长官、次官，亦正四位也。各局官或曰长，或曰头，惟修史馆称总裁（有侍讲，有编修，有掌记，有缮写)。所属皆有大书记官、少书记官、十等属及舍人之名。

陆海军官佐

惟陆军省、海军省由四等出仕以至十七等出仕（其四等、五等皆充大书记)，名目不同。所属又有评事、判事、大主理、中主理、少主理、大录事、中录事、少录事、一等捕部、二等捕部，大率皆军佐也。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则军官也。军乐长、会计监督、司契、军吏正、军吏副，军医总监、药剂监、马医监皆有正副，则在军供役之官也。海军有技监（有匠师、有工长，分五等)，有机关少监（有机关士，分大、

中、少三等)。又有秘吏、秘书、主计监(各有大、中、少三等之分),则皆水师制造所需也。其兵有步兵,有骑兵,有炮兵,有工兵,有辎重兵(辎重兵有监护)。大佐、大尉以下管兵者曰步兵科,曰骑兵科,曰炮兵科,曰工兵科,曰辎重兵科。

文部省掌学校,分四部:曰法学部,曰理学部,曰文学部,曰医学部。太学曰教授,馀曰教谕、训导。

东京设十二省,实兼国境而总理之者也。此外曰地租改正事务局,设总裁。

东京府、京都府、大坂府:凡府三,各设知事,其属大书记、少书记、十等属、十等警部。神奈川县、兵库县、长崎县、新泻县、埼玉县、群马县、千叶县、茨城县、枋〔枥〕木县、堺县、三重县、爱知县、静冈县、山梨县、滋贺县、岐阜县、长野县、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青森县、秋日〔田〕县、山形县、石川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和歌山县、高知县、爱媛县、福冈县、大分县、熊本县、鹿儿岛县:凡县三十五,各设令(府知事、县令并从五位,权令则正六位。惟和歌山县从四位,上野景範言此因有功加爵位者),其属书记官(或大书记或少书记一员)、十等属、十等警部,或兼设十七等出仕,其等惟所列,皆不必备。而神奈川县独设六等译官。此皆近年改定制度后所设官也。东京向为将军驻扎之地,近始改为日本都城。 日本府县

廿三日 马格理言:天主教多立会,名皆取立教人为名。其原起于日思巴尼亚人名意格纳希珥斯罗尔窝拉[21]创

立耶稣会，法人语曰热索亦得[22]（热索者，耶苏之转音）。于是纷起立名，有名森佛兰锡斯堪[23]者，有名拉萨立斯得[24]者，有名多铭意堪[25]者。其分赴各处传教，皆请命教王，令某会传教某处。明世利玛窦、汤若望皆耶苏会人。其会尚通脱。初传教京师，听其立祖考、主奉祀。会有多铭意堪会人见而怪之，至相喧争，诉之教王。教王以非立教本意，天主教原始禁不得祀祖考，凡入教者必先令毁弃栗主。京师颇不便之，是以雍正时严禁其教。道光之季，此禁始开。罗马教王改派拉萨立斯得人主教京师，南京主教者仍热索尔得会人。其会别立科条，与本教时有出入。每会中设统领、分领之属，颇设为刑法治其教人，与中国教匪相近。初入教，先立誓奉其教主、统领之言，赴汤蹈火，皆不得辞。至今法人及日思巴尼牙人皆设厉禁，不准教会至其国。日、法皆尚天主教，而于教会禁之，足知其为害也。中国则凡传习天主教者皆会人，为害安所底也！

谈耶苏会在中国

近有意大里神甫古尔锡者，言教王主教，不当主土治民。以其时罗马教王所辖地并为意大里所侵占，听其教王拥虚名居罗马宫，仍设兵卫之。教王尝慨然发愤，谓受拘禁，闻古尔锡之言大怒。嗣是古尔锡无见其面者，人谓为其主教、统领所拘系，此其立意亦深矣。相传谓教皇没后，嗣为教皇者，当寄居英国所属之马尔他岛，不复居罗马宫也。

伦敦的政治避难者

英国立法最广大，一切不禁。近有法国伯爵名勾恩得拉里病没伦敦，贫甚，或疑避地伦敦。以俄、法、奥、德

诸国议毁朝政并坐罚，逃避至各国，得指名收系。惟英国例，杀人、窃贼应听指索，语言小过得相保。是以各国避地伦敦者为多。

天主教阿叱毕灼名满宁，修造育婴堂请助捐，拟稍资助之。闻马格里〔疑脱“言”字〕，天主教各会动辄造册相援引，列名其中，竟不敢与之为缘也。 不敢列名

廿四日　就李丹崖、罗稷臣谈，托稷臣就格林壳罗斯书馆购觅罗阿得、茀来明金根两种《电学》，拍尔塞《藏学》。稷臣之兄罗臻禄，在法国学馆研求算学、矿学。闽人诚悫务学，讲求西法，为各省之冠。 托购电学矿学书籍

希腊之备兵，非欲与土为衅也，欲假助俄之名，以取瓜分土国之利，收还其故土也。其海湾曰拉法立那，英人曾援希腊与土人战，悉焚其兵船于此。故希腊为之语曰：“将复践拉法立那之辙，取土人船尽焚之。”二十年前，英、法援土，俄人战事方未定，遽就新阿伯焚土人船只，违公法之例。以新阿伯为黑海之地，英、法与俄人立约，不准停泊兵船黑海以违公例，严为之制也。至此次战事，局势又将一变。

廿五日　威妥玛过谈。十月初五为西历十一月初九，梅尔于此日交卸，遍请朝官及各国公使会宴。是日所行礼节，并数百年前程式也。有纽登者，制造电气仪器，居老城旁。属马格理与商，借其楼房，观新梅尔赴任仪仗。所谈约有数事：所乘六马金车，有金杵一，四百年前英王所 借楼房观市长就职游行

过议政院，大法司（洋语谓之罗尔得吉甫觉斯得斯）在此相候。百姓声言："公举某梅尔，愿魁英[26]许之！"大法司言："奉魁英之命允许。"既入梅尔署，有数百年前捐给地亩者，犹各包谷数颗、铁钉数具纳税。又有捐给林木者，束小树条二十根，大如箸，献之梅尔。梅尔持斧砍之，各书给收票为信。若无收票，则官得以查核其地若田，召人承耕。盖数百年前相沿风俗如此，固未必实有其事也。纽登允为预备，因并函约日使上野景範。

廿六日　为西历十一月初一日，金登幹偕贺璧理来见。询之，在江海关司造册局事务，曾充厦门、广州副税司。

法国的保皇党和共和党

马格里言，法国公会约分四党：一伯理玺天德民主党；一拿破仑党；一普尔旁[27]党，法国一千馀年世传之旧国主也；一阿林斯党。阿林斯，故公爵。拿破仑第一废居爱尔巴岛，国人援而立之，而不为民心所归。拿破仑因乘间回国，国人欢迎，阿林斯避位去。已而拿破仑侵夺诸国地，为英人所执，阿林斯复入袭位。是以言君主者凡三党，今并合为一，言者谓法国君民争持之势方长也。（闻其外部笃喀尔斯已辞位，前相希满、前民主堪伯达并入上议院，今相谛布洛斯与马克瞒之意亦难坚持也。）

南非的殖民战争

阿非利加南尽处曰岷朴，英人踞之六七十年，东接戛弗勒尔里亚。其种人以掠夺为生，日劫取英人牲畜。英人乃以兵攻之。其地种人凡二，一曰戛弗人，一曰芬果人。芬果人弱，戛弗人贱视之，谓之犬人。芬果者，其地以名

犬者也。英人因尽徙戛萆人海滨，而以芬果人环其外，尽得其故饶沃地。近年戛萆又日侵掠芬果人牲畜，岋朴总督巴尔得萆里尔往谕之，诫以再犯约必以兵来讨。戛萆人允诺，而侵掠如故。闻方由岋朴调派洋枪队往讨。

法国有世爵拉里饿死伦敦。从未自述其家世，亦不言贫。善堂有知其困者，日以巾包面包二，候其至，与之。寄居人家一煤屋，数日不出，视之，毙。于是新报乃考知其由来，知拉里故为爱格兰人，居法数世矣。其祖以功授世爵。先是西洋通商各国皆有条约，惟中国无之。是以设立东方商会，非在会中不得私往贸易。其保护商民，亦须募兵，并有承办一切之总商，遇事皆听处断。(数月前有名卜楼登者，年九十馀，云在中国四十馀年，即总理商务者也。)其后英、法、荷兰分踞印度各海口，而东方商会乃以印度为总汇。英商不乐各国之分其利也，谋所以专据之。其商会文案名格来甫者，部署所募兵驱逐法人，因与交战。法国统领，即世爵拉里也。屡战皆北，尽失所踞印度地，奔回法京，法主诛之，遂失世爵。此英人踞印度之缘始也。其后拿破仑袭位，以拉里故有功，仍复其子孙世爵。至今拉里又失爵，屏逐之不令居本国，而悉收其土田房产。新报述其始末，怜惜之，谓拉里能早求助于人，必不至困惫若此，其人亦稍有志节者。西洋通商中国终始事宜，亦所宜一加考求者也。

饿死伦敦的法国旧贵族

新报又载英国大猾克尔、犇生二人，犇生学问尤长，专以诈骗为事，数十年无知者。所居必华屋高车，所言皆

大诈骗犯

法国语，而自称英人拜生氏。所用巾拂，时绣"卜林斯摩拉"文。卜林斯者，法国语所谓王也，摩拉为王爵所主地名。人皆不知为何人，而阴疑为法国之袭王爵者。自陈为拜生，与相识者亦不疑也，以是得行其诈骗。所至与巡捕结纳，亦时周其缺乏，巡捕多德之。稍有罅陋〔漏〕，巡捕亦颇相与隐蔽，是以积久乃稍败露。近始捕系拜登费尔监狱，方扳引巡捕，未能定谳也。

克虏伯新式火炮

廿七日　德国克罗布[28]炮局新制炮式，其法：铁甲船铁板凿炮眼，而衔圆球其中，令之圆转，以笼炮口。内施键，炮身安置交午架上，左右俯仰，使可转移。炮身虚立，炮口又为键所衔，故开放时无反坐之虞，而子出亦有准，以炮身衔固，不能移故也。并函属至爱森[29]（克罗布炮局地方）同至演炮处，已定初七日演试（中历十月初三日）。随员中无留心及此者。李丹崖方奉合淝相国命购买枪炮，当令一往观。其炮式早已载入新报矣，铁甲船及铁〔疑脱"炮"字〕台用法并同。摩里来约，就博克南得观养鱼之法。李丹崖来谈，言克罗布新样炮式，前在爱森已见之，其用取效于人之两肩、两髀骨。惟其圆也，故可以周转而司手足之用。然亦有二弊：一、炮藏铁板中，其瞭望敌势当上出护墙外，临敌时防声息不能通；一、键固炮口，不使反坐，则炮身易伤。德人亦多以此为言者。

讨论上海博物馆办法

廿八日　斯谛文生、密斯盘来见，以合淝伯相命徐雪村、傅兰雅会议上海博物院办法，意欲于此开立学馆。傅兰雅以告密斯盘，因会同斯谛文生来言："如此则中国自行

购办一切，英国、阿萨密不得与闻。"乃复议从小开一局面，以二万磅为限，由中国购造。或多或少，依照增减，由英人承办，即以二万磅承息六厘。所有陈设机器，各自运往，中国一切不问。并约拟一章程见示。

适日使上野景範在坐，因问："日本一切取用西法，亦设有博物院否?"因言："东京近三年盖造一院极宏丽，名博览会。日本三岛分三府三十五县，各悉其物产分置院中（外国亦听入）。按地段缴纳租价，而官计其本利，为定一价，按所陈货刊刻准单，视市价稍平。入观者皆给钱，乃听入。于是趋市贸易皆集院中，为东京第一繁盛之区，国家亦因而收其利。隶之内务省，所谓劝业博览会者是也。此亦炫奇会之一端，故名内国博览会，专会聚本国物产。"

日本的内国博览会

因问各国开设炫奇会，日本赴会，国家公用幾何？曰："每次出国帑三十万圆，并约不可逾此数。"曰："然则各国此会，间岁一开，所费不亦多乎？"曰："奥国此会耗费极多，约略计之，至少亦二十万圆。为各商人贩运各物，出鬻者无多，其本大耗。去岁美国此会，出入两足相抵。"问其章程何如？曰："国家为租炫奇会院房屋若干亩，转租之商人。其物产有运之商人者，有运之国家者。如五金、土石及木质坚韧种类之别，国家为收聚以相比合，其运费皆国家承认。商力不足则贷之国家，各视所出鬻，得息幾何，按数输之国家，以收其息，是以所鬻多则利厚。"曰："三十万圆用款，能尽收还乎?"曰："所争差无幾。大率国家遣派户部侍郎一人经理其事，亦有支消〔销〕；在本国各处收集

日本积极参加国际博览会

物产，亦有使费。所耗不过如此。”

问：“西洋章程同否？”曰：“不同。西洋但需一官经理，承租房屋若干，而商民自向经理处定租若干丈地，经理者准所租地分给。大率请租二十丈，给至十五丈而止。以西洋商民自知其中利益而争赴之，官但为之经理而已。”

明年法国炫奇会，经理者大太子，已三赴法国营度其地。西洋以商务为本，君民相与崇尚如此。

英国税制

廿九日　礼拜。属张听帆翻译英兰得类非纽税局全书，所谓国内税则也。约分四款：一曰食用项下之税，二曰过印项下之税，三曰产业项下之税，四曰入息项下之税。

直接税

就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计之，共收食用税二千七百五十六万九千三百二十二磅。其目曰酒税，曰大麦税，曰火轮车税，曰执照税，曰跑马税，曰淅哥梨[30]税（英国土产，可以代加非，故有税），曰糖税（英国土产），曰酒作坊内用糖税（外来糖并入关税，而凡酒作坊用糖另收税，是亦重税也）。而收酒税至一千五百十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七磅，而外来之酒有储栈行出鬻者，亦归内地税款，分浓、淡二种。又收浓酒税八十万四千二十五磅二先令十佩宜，收浅（淡）酒税十六万八千九百七十四磅一先令十佩宜。此外大麦税七百六十五万四千六百八十一磅，火轮车税七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九磅，执照税三百五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七磅，酒作坊糖税五十万六千七百九十磅，四者为大宗。其执照税内款目，曰男仆，曰四轮马车，曰四轮以下马车，

曰兵级号记用之马车，曰兵级号记佩之身及用之器具者（内或世爵冠带，或宝星，或世传号记，或自立号记；佩之身者为戒指），曰畜犬，曰出猎及用枪执照，曰出售野物执照。（家用男仆一名给照一张约十二先令，四轮马车给照一张约二磅半，不及四轮马车约十八先令，兵给〔级〕用之马车给照一张约二磅六先令，佩之身及用之器具约一磅三先令，畜犬一只给照一张约六先令，出猎执照一张约三磅，用枪执照一张十先令，出售野物执照约二磅。惟出猎三项执照，年须一换。）火轮车照车票之数，视所得车价每百抽五。此外又有制造秘方之药，每一药方收税五先令。

共收过印税一千一百二万三千三百七十四磅。其目曰遗书税（产业遗其子孙或亲戚，皆以遗书为凭，计产以收其税），曰屋地产业契券等税，曰汇银单税，曰银行票税，曰银票税，曰收单一本司印纸等税，曰保洋险税，曰秘制药料税，曰片纸税，曰凭单、执照税，曰金银器具税，曰创造新式机器税，曰保房屋火险税，曰过印费税。其凭单、执照税内款目，曰讼师（每讼师凭单一税〔张〕纳税七磅有奇），曰银行（每银行执照一张纳税三十磅），曰完婚（每完婚执照一张纳税十先令）。其过印费款目，曰兵部公堂，曰理例行事公堂，曰理无主产业公堂，曰打扫烟通凭单，曰爱尔兰文票存储处，曰各部探听事情，曰寻常律例公堂，曰各公司过印，曰管抄写等事，曰成婚散婚等事，曰炸烈药料，曰大印执照，曰爱耳尔〔兰〕审判注册，曰审判案情公堂，曰英伦地基注册，曰苏格兰律例公堂，曰爱尔兰律 印花税

例事存本，曰伦敦京报，曰尚书保荐，曰各国人入英国籍，曰负箱售物凭单，曰巡捕公堂，曰管理遗书等事，曰存储各国案件衙门，曰火轮车用费，曰记录大小官职衙门，曰注册存案房，曰各契注册。其片纸税款目，曰薄印片，曰厚印片，曰包物印纸。

产业税 共收产业税二百五十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八磅。其目曰地税一百九万三百九十五磅，曰房屋税一百四十二万一千五十三磅（店户、栈行、皮酒房、农家房屋，每磅抽税六佩宜；住屋每磅九佩宜，二十磅以下免税；国家公屋及公使〔似脱一“馆”字〕免税）。

所得税 共收入息税四百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磅（每入息一磅抽税二佩宜，其入息三百磅以下者免税）。其款目分列五字号：甲字号曰地基产业，曰小房屋，曰大绅居屋，曰小税，曰罚款，曰各项利息出自地产者；乙字号曰地基产业，曰花木秧种；丙字号曰各项利息；丁字号曰客商及医生、教师、讼师，曰开山取石公司，曰煤、铁各矿公司，曰炼铁公司，曰煤气灯公司，曰清水公司，曰开河道公司，曰捕鱼公司，曰市镇及路、桥收费公司，曰轮车公司，曰作中保等，曰各国轮车公司，曰正项之外利息，曰别种利息（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客商及医生等利息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万三千三十五磅，每利息一万磅收税八十三磅六施令八佩宜，共应收一百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七磅十二施令六佩宜）；戊字号曰各衙门薪水，曰各处人辛俸。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每入息一磅收税二佩宜为至少之额，以前并收三佩

宜。每值用兵，常计所用数加增，并于开会堂时集议施行。

此国内（马尔勤所编年书载：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内地货税二千七百六十二万六千磅，票税一千一百万二千磅，地亩房屋税二百四十九万六千磅，进项税四百一十万九千磅，信局五百九十五万磅，电信局一百二十四万五千磅，君主地亩三十九万五千磅，杂款四百廿八万八千六百九十三磅）外关税二千万二万磅。茶、丝、烟、酒、糖、加非各种税则皆列入关税。通计本国税银七千七百一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三磅，合中国银二万三千一百馀万。 国内外关税总数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出款：曰国债二千七百四十万磅，曰地面借款利息四万三千七百五十磅，曰官员禄薪养赡一百七十五万七千九十磅，曰水陆各军、海关、信局、信船四千七百三十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七磅，曰买苏尔士新开河股分四百七万六千五百六十五磅，曰建造炮台等用二十五万磅，通计出项八千八十七万一千七百七十三磅，浮用一千一百馀万。 1877年英国收支总数

是夕梦为诗数章，醒记其一联云："为桥乌鹊为巢燕，一样焦劳两样心。"已十年戒不为诗，梦中乃屡为之，何也？

注 释

〔1〕喀尔斯：Kars，卡尔斯。

〔2〕巴社：Persia，波斯。

〔3〕萨沙尼末：Sasanian，萨珊王朝的。

〔4〕野特日：Yezdagird，耶兹达基尔德。

〔5〕克里甫：Caliph，哈里发。

〔6〕浆皮：橡胶。

〔7〕萨司马：Kagoshima，萨摩，今鹿儿岛。

〔8〕満格尼斯：manganese，锰。

〔9〕恩伯尔：umber，赭石。

〔10〕乌勒弗南摩：wolfram，钨铁矿。

〔11〕百来底斯：plasticine，代用粘土。

〔12〕科布罗来斯：coprolites，粪化石。

〔13〕占宜斯斯多姆：Chinese stone，瓷石。

〔14〕挨尔耆尔：oil shale，油页岩。

〔15〕特力格讷茀：Telegraph，《电讯报》。

〔16〕赫拉尔得：Herald，《先驱报》。

〔17〕桑希巴尔：Zanzibar，桑给巴尔。

〔18〕钢戈江：Congo River，刚果河，又作康哥河。

〔19〕俾路芝：Baluchistan，俾路支。

〔20〕克拉得：Kelat。

〔21〕意格纳希珥斯罗尔裔拉：Ignatius de Loyola，依纳爵·罗耀拉。

〔22〕热索亦得：Jesuit，耶稣会员。

〔23〕森佛兰锡斯堪：St. Franciscan，圣方济各会教徒。

〔24〕拉萨立斯得：La Salleist，拉萨立派教徒。

〔25〕多铭意堪：Dominican，多明我会教徒。

〔26〕魁英：Queen，女王。

〔27〕磐尔旁：Bourbon，波旁。

〔28〕克罗布：Krupp，克虏伯。

〔29〕爱森：Essen，埃森。卷十九作爱生。

〔30〕渐哥梨：chocolate，巧克力。

卷十三

光绪三年十月

〔光绪三年〕十月初一日壬午　为西历十一月初五日。接上海八月初九日由英国縻巴地公司船递到第四十二号包封，内周瀛士、黄泳清、蔡瑞亭三信，并志城七月十九日所发第九信。

英国执政十二：一曰茀尔斯得罗尔得阿甫齐特立灼里[1]（特立灼里，译言库房也。言宰相统理国政，库房其总汇也，其名曰怀得哈尔[2]。怀得哈尔，译言北堂〔叔河案：怀得哈尔即White Hall，当译白堂。郭氏于英语全凭传译，湖南人"白""北"不分，因而致误〕也，言〔犹〕中国言南衙、东阁），为宰相毕根士由（伯）；二曰罗尔得海蝉塞勒尔阿甫英格兰得[3]，为律例尚书镡恩斯（主宣诏，权

英国之十二执政

势不如宰相，而位出其上)；三曰罗尔得卜里西丹得[4]，为军机尚书立吉门公(日本宫内省于此为近)；四曰蝉塞勒尔阿甫齐艾克斯颉科尔[5]，为户部尚书罗斯廓得；五曰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荆尔齐和满谛巴尔特门得[6]，为内部尚书克洛斯(和满，译言家也，犹言总管家裏事，即日本之内务省)；六曰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荆尔佛林阿尔非斯[7](荆林，译言各国也)，为外部尚书德尔比(伯)；七曰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荆尔齐廓伦拟斯[8](廓伦拟斯，犹言英人寄寓他国之地)，为属地部尚书喀尔那尔芬(伯)；八曰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荆尔印地亚[9]，为印度部尚书沙乃斯伯里(侯)；九曰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荆尔洼尔[10](洼尔，译言战事也)，为兵部尚书哈得谛；十曰荆尔得罗尔得阿甫齐阿尔得墨尔阿尔地[11]，为水师部尚书施密斯；十一曰波斯得马得尔真尔拉尔[12]，为信部尚书满拉斯；十二曰基甫塞克力达里荆尔爱尔兰得[13]，为爱尔兰尚书赫克斯比治。

爱尔兰与印度皆非本土

英国合三国为一。英伦一岛，旧名卜里登；苏格兰为北卜里登，英伦为南卜里登，故总名廓里卜里登(廓里，译言大也)。爱约伦别为一岛，亦别为名；其总督马拉伯里公称怀尔罗尔，犹言代为王也。并设一部领之，与印度及各属地皆为经理国外疆土者。

周瀛士寄姚彦嘉感怀诗十首，中有一联云："事来滋蔓千条紊，理到归根各节通。"亦尚有见地。

初二日　接上海文报局八月十六日由法国生达公司船

递四十三号包封，内沈幼丹、俊星东、刘芝田、陈章伯、罗小垣各信。

摩里伯客兰得邀同至镗星登观所养鱼处，兼晤费士丁，则镗星登掌管瓶器者。所养鱼多区分种类为之式。鲨鱼多种，有尾如鳗长数尺者。又有一鱼嘴长数尺如剑，名剑鱼。数十年前海船不包铁，往往为剑鱼所伤。其力能洞木，有旧船板厚约六寸，揿鱼嘴其中。伯客兰得云，鱼嘴深入，急不可脱，而船驶方急，嘴折而鱼亦毙。又有鱼鬐一，长七尺许，纠结如络藤。

其英国常鱼，状若中国之青鱼，养鱼法专注意于此。云其散子在五六月，其时禁不得捕鱼。近十四五年始为此禁，而鱼多于前者数倍。鱼子大如豆，常上溯江水至浅处散子，而江溜常急。英人析其全境为二十五区，设官司之，常于江溜处设为水坝，交午曲折，使水有所渟而鱼不劳。其不能为水坝者，则以石兜拦急溜处，稍上两旁设水关，聚水令深，鱼游其中，不知为急溜也。其散子，初出鱼式，及一月，及两月，皆存以为验。未及两月者，用玻璃瓶贮之。两月以后，皆渟之水池，亦覆盖以玻璃，饲以肉。其鱼沿江上下，亦时出海，惟散子必就上游浅处。则亦英人格物之学也。 注意养鱼

亦藏有鲸鱼鬐一段，长约二尺许。前摩里绘具鲸鱼图，谓上唇两旁皆鬐护之，今知其不然。盖护唇如栏状，若板片相连侧立，一唇可四五百片。其厚处向外，薄处有鬐向内。每片中空约一分。向外者截然齐一斜趋，向内则其 鲸鱼之鬐

鬣纠结，更无馀隙，是以小鱼入口不复能出。而其侧板可以放水，徐餂而食之。其制伞骨亦若牛骨，然须用人力琢成，非径以鬣为之也。又有长鲸鱼障板一片，长一丈二尺七寸，上宽约八寸许，下宽四寸。唇旁障板如此，其鱼之大可想。

中国养蚌取珠之法

藏蚌壳大小数千片，形状诡异，得自中国者甚多。蚌中有珠浮起，大小不一。云海中虫钻其壳面，则内结珠以障之。亦有于其中取出铅子小如粟者，物理常不可测。所取蚌珠，皆在内壳衔口处，无在壳中者。又有壳中为十八小罗汉状，类生成者，凿去其六，壳上痕犹宛然，亦得自中国。问此何故？余谓："闻造蚌珠者，捣糯米万杵圆合之，粘置蚌口，仍放之海中，数年后可以成珠。计此罗汉亦当系糯米捣成者也。"又蟹钳二具，一黑一白，各长尺许，黑者如铁，白者如石。伯客兰得自以精于养鱼之法，在英国无其比也。

香港四事皆由中国处置无法

初三日　纽雅芝过谈。新报载香港四事，阅之怃然。一、新理香港波伯亨里西专欲以宽化民，不施夏楚，而犯法者益众，终至盗贼风行，于是乃许按司用刑。自云历任各处，未尝用刑，于此颇乖其意趣。一、属部尚书喀尔拉尔芬言，据各属地文报，系囚之多，无若香港者，因何至此，饬一报明其原由。一、外部尚书德尔比咨，据波伯亨里西管理中国寓藉〔籍〕人民西洋装束：住英国地界，归英国管束；其归中国，仍听中国管束。一、香港对过九龙嘴亦驻有小英官。有在九龙嘴外犯事者，乡人执送小兵官，

转送之香港。按西洋律法，非所属地，不得科罪，乃纵遣之。至是其国家特诏，犯事在属地外者，亦一律科罪。凡在〔此〕四事，皆由中国处理无法，以致一切无可筹商。洋人之心日远，中国之势亦日以积轻，殆将无复转移之望也。

新报又载嘉定洋行司事以经手中国借款，收系三月，而不详其事由。其言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借款，则即葆芝岑所出印票，为所挟持诈索者也。春间以语嘉定，嘉定属急查办，遂有此举。 怡和洋行司事系狱

初四日　由法国公司船行递到派充驻英公使国书一通、敕书一道。当即录交威妥玛译英文，以凭咨送外部。 递到国书

寄复俊星东一信。摩里邀茶会，晤伯喀兰、德勒色二人。又威洛夫人、兰克里夫人，英国号称美丽者，视之殊不异人。岂一哄之传闻，中外固有同情耶？

初五日　与张听帆、马格里同践纽登之约，晤天文会参赞兰雅尔德。询其会堂，云白名〔云名白〕林侯斯。诸言实学者各于其中分置一堂，其言天文之学凡四百馀人。并约一往游。（英国百馀年前有盖布拉者，亦精占验之术，以后无言此者）。

纽登见示光气车，用小玻璃瓶管（中段如瓶式，上下皆细如管）中置风轮，凡四分许方片四，用铁丝交午为轮式，中安小管，套入竖针内，见太阳光则旋转如飞。是日雨，燃麦克尼西恩金照之，其光刺目如日。逼近瓶旁，轮转愈急。考问其所以然，则用千层纸金[14]为方片，即光 光能实验

气所由发也。亦石类，用刀剖之，状如玻璃，杪许中尚可分析至数层。纽登云："此种中国土人亦有之。"听帆谓中国呼之"千层纸"也。一面放光，一面用黑煤涂之，为阳光所激，则自冲转。

古城楼一座，在纽登店旁，其高仅及市屋三分之二，下门极宽，中设木墙枝拄之。上为三瓮门，中若门双合，左右各肖像，左嘉乐士，右女主安（即若尔日之缘始），并三百年前旧主也。梅尔仪仗极盛。前后骑马者，皆巡捕也。音乐八九班，各以旗间之，五色双龙，若中国旗式者为多。各商会及各军营奔走供给约千馀人。陆军或红衣，或青呢雨衣，或金盘衣，或皮冠，皆数十百人为队，奏军乐。又有马军，有炮军，有水军，有初试水军年十五以下者，又有乡军，各为一班。车辆亦数十百乘。有舍利夫[15]及帮办，有阿得门。阿得门曾充梅尔者无表识，未充梅尔者旁一人执金棒护车。又有众会尚书。两橐驼，两象，为印度及阿非利加、阿剌伯装束。又有古盔甲骑马者数十人。又有巨车二。一载挨及古碑（此旧所无，今年因移挨及古碑，仿而效之），用纸为碑柱，长八丈。一金车高五六层，各为神像，旗帜罗列。上坐一女像名卜里丹尼亚。卜里丹，伦敦一岛旧名也，因以为国神，坐一大地球。车四角为四洲神：曰亚细亚尼亚，曰欧罗巴尼亚，曰阿非利加尼亚，曰美利加尼亚。此外海神、风神及始为舟车之神。车高数丈，长亦数丈，十马驾之，亦一巨观也。旧梅尔坐六马车居前，新梅尔金车九马，光耀夺目，并旧制也。中有爱彬树林之族，

市长就职
盛大游行

用绿呢为彩棚，十馀人枝张以行，并绿衣，其后皂衣数十人随之。云伦敦千年以前皆荒地，树木成林，以志其缘始也。义存古制，而情同戏具。自其君主以下及民商，倾国人心目属之，以为光荣，则亦其风俗留贻之厚也。

晚为梅尔邀赴吉尔得和尔[16]会宴（梅尔衙门名。吉尔得，译言会也；和尔，译言堂也）。会者八百馀人，为曲长案；前设直案六，两旁各设五案。梅尔姓葛登（译言棉花也），设音乐颂君主毕。问陆军，哈尔谛回答；问水军，施密斯回答；问乡军，罗伦谛尔回答（罗伦谛尔[17]，乡军总名，犹言心所愿充；一名末里沙[18]，则可以调发赴所属地，其任尤重）；次问公使，土使莫拉射司巴沙回答；次问罗尔得占斯（律例尚书之名），铿恩斯回答；次问国政，毕根司由回答。毕根士问梅尔，梅尔回答。德尔比问前梅尔，前任怀德回答；次问上议院，立吉门公回答。次问次问〔衍二字〕毕灼伯，伦敦毕灼回答；次问按刑司，罗尔得基甫觉尔得尔回答（按司主首之名）；次问下议院，罗斯噶得回答；次问阿得门，细得尼回答；次问舍利夫，罗地吡回答；次问讼师，梭利斯多尔占得洛尔[19]回答。（梭利斯得，犹言刺事。占斯洛斯，其总领也，亦讼师主首之名。）德尔比又问内里梅尔勒斯，所以颂言梅尔夫人也，梅尔回答。毕，又设跳舞会，自宰相、尚书、各国公使、按刑司、阿得门、舍利夫（舍利夫二名，为梅尔之副）、两议政院、牧师、讼师，下至绅商，并集于一堂，可云盛会矣。又兼男妇错杂，音乐肆陈，而所问答之辞，率举所管事务得失及

市政厅的宴会

今昔情形，反覆数千言相为质证。虽近谐戏，而道存焉，未可厚议也。

与威妥玛谈欲自请辞职

初六日　威妥玛、禧在明来谈，并交到翻译文件，因言翻译亦是紧要事件，应须酌添一员。语以近请销差，威惊问故。曰："在此无能裨益，分应销差耳。"威因论俄土战事："意谓如何？"曰："日见新报数则，极为土国危之。"威曰："良然。强弱之势本不敌，然所以致困者，坐无援耳。""何以无援？""以太少内修之功，其被侵伐，人皆快之，是以谓之无援。"语以莫射拉〔莫拉射司〕巴沙言"近三十年一切循用西洋法度"，似非无意内修者。威曰："在官者黩货，讼狱刑罚，不一究心，百姓穷困无告，何谓内修？偎有一二才略能任事敢战，而无一实政及民，其本已先拨，西洋于此谓之乱国。吾在中国久，略谙其情形，殆亦类此耳。"

以土耳其比中国

吾谓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亦尚有不及土耳其者。如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此所不能及也；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亦不至遽撄强敌，此为胜之。威曰："吾非谓俄人遽有觊觎之心。其用兵土国，财殚力竭，亦须数十年生聚乃能自强。但论中国，能内修，虽有强敌何害？其不能内修，东西两洋皆敌国也。中国地利偎丰，人力偎足，要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购买西洋幾尊大炮、幾枝小枪，修造幾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矣，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土耳其可为殷鉴。"吾

购买幾尊大炮有何益处？

谓："中国只是议论繁多，不求实际，在事诸公亦止为议论劫持。我在此实系无所裨益，是以急请销差。"威曰："此却不可。在此极是有益，久后当自知也。"其言语可云肯切，因略记之。 劝郭氏不可辞职

晚偕摩里诣伯客兰得观所藏蛇皮、虎骨。蛇皮围尺许，虎头交牙长四五寸，猴头骨大如斗（云其猴高七八尺）。并指示蛇齿遗毒，其齿钩曲中空，旁有袋盛贮毒气，与齿跟相连。每咬人，力压其袋中毒气，从齿管溢出。若去其袋中毒气，即咬人无害。又出玻璃片数方，刮存毒气，用显微镜照之，如白膜，中现小珠颗。问此亦能毒人乎？曰："印度人取蛇毒傅之铁针，上有小木杆，纳竹管中，嘘气激之，即从管中激出，中人身见血立毙，以试鸡犬皆然。"并出小铁针杆一束见示。又出示蛇骨，每骨节如珠相衔，是以其行屈曲自如。见小海物一事，其形如鞋，约寸许，状如蚌肉。小兽三事：一猴大如拳，尾长倍其身（出巴西国）；一灰獭，甚驯，长约八寸，可以玩弄（出阿非利加）；一鼠长六寸许，招之即至，纵之行，反复依人。云三年前见此鼠为蛇所困，救出养之，自此与人相习，若家畜然，亦一奇也。晚寄李丹崖一信。 蛇毒

初七日　礼拜。以禧在明赴上海之便，致周筱棠一信，并寄总署《法国常例》、《万国公律》及法国论《屋宇、道路、江河、树木、开挖金银煤铁律例》，共三种。准外部覆文：学生三人上船学习，黄建勋由栗温普前赴柏缪答，上"柏乐尔芬"[20]船；江懋祉、林颖烈由索斯安普登前赴摩洛 寄万国公律回总署

答，上“艾勤考特”[21]船。幸丹崖信尚未发行，乃并来文寄交。

日使谈在欧美设领事之必要

初八日　日使上野景範偕其参赞金司欧、副领事葛摹机来谈。问：“日本商人在美国幾何？”曰：“无有。”“然则设领事何为？”曰：“是大有用处。日本在英国购买机器及船炮，岁款甚巨，需有人经理。其借用英款在此料理，与在本国争差甚远。凡此，公使亦可任之。然须与商贾往来熟习，须住城内；公使住城内为不宜，又不能时与商人往还交接。银钱一切，领事经理，而公使为之主持通报，庶两相济。又日本商人无住英国者，而每岁货物交易亦常数百千万，领事可以推考百货盈虚，达知本国，权衡物价之轻重，以为制国用之本。是以领事为必不可少。”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

此中国所不能及也

晚邀黎莼斋、刘和伯、张听帆为之饯行，并邀李湘甫作陪，略论刘云生始终本末情形。以吾数月来神伤已甚，亦使莼斋、和伯稍明其罪状也。

使馆内部申明约束

初九日　荷兰公使德必兰来谈。晚邀屠迈伦、马格理、罗稷臣、姚彦嘉、李湘浦、德在初、凤夔九、黄玉屏小饮。以刘云生既行，此间气象稍获更始，与在事诸君申明约束，一洗刘云生之馀秽，使不至有所污染。并为约束仆人三款，及手告随员、翻译，一颁示之。

初十日　偕德在初往见德尔比，威妥玛先在。因问初六日照会呈递国书一节，想已览悉。德尔比言已收览，补

递甚善。问何时可以呈递，德尔比言须先具奏，候会同各大臣商议，再行请旨办理。因问："见新报，本月廿三日君主由巴莫拉尔回温色尔行宫，大约可以至温色尔呈递？"德尔比言："此须候旨。以意揣之，来比里亚[28]公使在此久候，势须赴温色尔行宫，大约可以订期呈递。"因问镇江趸船经照会多次，曾否核议定妥？德尔比言："此件归律例大臣主议，须俟其议妥，即行照会。想是此数日内亦必能定议。"因问："上次呈递国书，君主言有复书转递大皇帝。昨奉总理衙门函询，此件覆书尚未递到，未知由何处寄递？"德尔比言："当时大君主实有此语，以为滇案即可了结。"因问："滇案原早了结，而烟台所订条约，至今亦未议准，请问有何原故？"德尔比言："中有须商之印度总督者，至今未准覆文。"因问："印度何以延搁如此之久？"德尔比言："印度灾荒捐赈，想是不暇及此。窃计此数日内亦必有信。"

见外相议呈递国书

问滇案何以不可了结

因语威妥玛："镇江趸船吾两人辨论多次，却有一语奉告：中国待西洋商人全无薄处，此件却须平心理处。延挨太久，似亦非宜。"威妥玛言："吾两人辨论无益，总须候律例大臣核议。郭大人照会多次，吾亦有文书，商人亦有禀呈，应一并核议。"因与言："此事西洋各国皆有则例。趸船准单扣停，所以仍行发回，实恃有公使驻扎英国，知英国办事一切公平，案律分示，可以折服该商之心。否则，准单亦必不能发给。"威言："扣停准单，实是不遵条约，使商人受累。当时何以不由领事处理？"因与言："镇江道照会领事十馀次，并无复文，积至一年之久，始行停止准单。若

讨论镇江趸船事件

朱

依外国则例办理，岂止于此。"威言："中国自有通商条约，各国人民财产词讼，概由领事处断。吨〔趸〕船即其财产也。平白耗失人财产，何以为言？违背条约，莫甚于此。"

反复辨论

因与言："关系江岸，安得不移？"威言："果属关系江岸，领事已早饬移矣。六七丈深之江水，一丈馀之趸船，何能遏溜？如此办理，吴淞江湾泊船只，道台下令移出，将皆移泊海外乎？"因与言："此等岂能不论情事，不按则例理处？威大人如此立言，宜乎律例大臣至今不能定议。我等争论无益，要亦须将事理辨明。若此小事，辨争多日尚迟延不能了结，在此亦复有何颜面？"威言："郭大人所见如彼，我所见如此，要须由律例大臣主持。亦不必我所言，律例大臣便据以为信。总之，移泊趸船全然无理。"因与言："趸船遏溜不遏溜，终须移开一看，始能辨明。如不遏溜，仍令

威妥玛之语绝横

湾泊。"威言："既不遏溜，何为强使移动？"其语绝横，而见德尔比始终不下一断语。嵩焘但谓："律例大臣不按公法核议，终当向外部辨驳。"威言："尽可据所见照会，原须辨驳到一是处也。"

十一日　斛百里来见，言本日印度部侍郎喀塞斯约至印度部询问鸦片烟情形，云中国人民日众，各国招工，中国人亦最壮健能耐苦，似未闻有受鸦片烟之害者。斛百里告

印度部侍郎议烟台条约

言："在中国久，实见其受害，亦多不能生育。"喀塞斯言："《烟台条约》云洋药厘税由各省察看情形酌办，语弊太重。将来加至十倍二十倍，亦所不能禁。是以印度部尚书决计驳之。"斛百里言："必欲议驳，已开各口及恤银二十万，亦

当退停。"喀塞斯言："滇案是一极可恶事，此等作为结案之资，当别论。"斛百里亦不知中国厘税章程，不能回答。

论鸦片厘税并征

吾因告以："恤银二十万了案可勿论。若洋药厘税不并征，则通商四口、起卸货物六口一并停止，中国亦所乐从。若厘税并征，印度部尚书所致疑者，吾亦可接允二条：其一、厘税以加正税一倍为止，每箱不得过六十两；其一、完税后加贴海关封条，原箱运入内江应免抽厘，俟到地段开箱，始准抽厘。"斛百里言："此语可告印度部乎？"吾谓："此语正须往告。"斛百里言："喀塞斯约：如有奉询之处，仍须相邀。既须告知此语，当再约期一往见也。"

十二日　拜发奉到驻扎英国国书奏摺一件，又夹片一件。并致总署第十四信，及合淝伯相、沈幼丹、罗小垣，及志城，及家信十四号。并札刘芝田、黄泳清，及照会赫德、吉乐福。波斯公使那赛木麻拉克莫及马克里来见。马克里见贻药饼，遂至大泄。

禁烟一摺留中

十三日　接到上海八月廿八日由英国基利公司船递到四十四号包封，接奉六月初十日拜发补议禁烟章程六条及论喀什噶尔事宜二摺批谕。禁烟六条留中，朝廷意固不欲示禁矣。并接沈经笙、董醖卿、沈幼丹、金眉生、梅小岩、唐景星、黄泳清各信，及总署八月初九第十三信、八月十七第十四信，及周筱棠、方右民、吴蕙吟、文华甫各章京信，及意城八月初十第三信、志城八月十二第十信，及子澥、子桂两侄信。

十四日　礼拜。墨尔色比尔伯克斯来谈，论土、俄情

土债情形皆患穷

形，皆患穷。俄人借英商十五兆磅，非为兵费也，为岁出国债息二十馀兆磅，恐有失信也。土人岁息二十兆磅，则竟停止。近借英商三兆磅，相约以挨及岁赋抵偿，闻英国银号已允借一百万磅。问土国用币与西洋异同，曰："西洋各国并分金币、银币、铜币，而形制皆小异。土国金磅略小，抵英国施令十八。"其借债交易，并以银号为枢纽，而价值低昂以时，犹中国银钱之相准为轻重也，大率取给于商贾之转移百货。西洋以通商为本务，关系甚巨，所从来旧矣。

刘锡鸿指谓于洋务迁就卑恭

与德在初、凤夔九论刘云生悖逆情形，为人情物理所不能测量。近接友人书，谓其致书当事，言鄙人于洋务迁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礼，至不愿与共事。此言必当一与理论。

法国议院分党情形

十五日　为西历十一月十九日。李丹崖及日意格、马克理来见，言及法国议院亦分上、下，而与英人异制。其国分八十六部，部所属地亦分大小，犹中国之县、乡。各设立议院，部或三十人以下，或十馀人。于各议院推二人入上议院，绅主之；其入下议院者，民主之。是以上议院之权，得撤去下议院之不如律者。现君、民两党，入上议院君党百五十馀人，民党百三十人；下议院君党二百人，民党三百数十人；合之八百人，民党多至百人。而上议院君党实多至三十人，其意在靖国而已，无固执之心。大率世爵、教师及从前立功者多主君党，馀多主民党。君党又分为三，所以其势终不能胜也。并述东土耳其噶尔斯

失守之信，土事益棘矣！

十六日　马克斯威诺为其苏格兰会约往会宴，其名曰斯噶底什科尔百里升何尔[23]（斯噶底什，谓苏格兰人也），盖相传以十一月三十日为苏格兰神名森安得鲁生辰（苏格兰神名安得鲁，英利吉〔英吉利〕神名觉尔治）。其会书记出名，名摩尔。属马格里辞之。

英国旧有阿百里古宜斯会[24]，盖英人之在中国者。其会堂辨论事宜，有珥摩斯者，极论英人构难中国为失公正之义，皆英人在下者之公论也。 英人在下者之公论

新报载：俄人攻克噶尔斯城，得克虏布大炮三百尊，拘虏土军七千人、巴沙二员。而所用兵不过一万三千，竟能克此巖邑，英人亦为之震动，以噶尔斯城为东土耳其之一要害也。又载：哈什噶尔有一种回民，名克尔基斯，与俄古坡故有隙。古里碑尽逐去之，而率师迎击官军，恐克尔基斯之乘衅为乱也。又载：君主廿三日回温色尔宫，以其四太子力窠〔窝〕波尔斯方患病，须改期从缓。

晚邀李丹崖、罗稷臣、日意格及德在初赴阿非罗亚尔酒馆试法国肴馔。丹崖言：英国天气寒，故夏不加热；海气暖，故冬不加凉。盖地球东转而海势西趋。赤道一线下，海极温。西趋至南北美利加、加勒海湾[25]，南美利加地势横截，其南为巴西国。赤道温海急趋加勒海湾，为南美利加地势所遏截，不得南趋，海水倒漾而上。海势西趋愈急，则温海水之上灌者亦愈远；终古相激薄，是以自赤道而上越北黄道[26]，其海常温。伦敦冬不甚寒，由温 李凤苞谈海洋暖流

海之倒漾故也。海潮与月相应。月当地球之中，海水为月力所吸，则水自腾沸而起以成潮；当地球之下正中，吸力亦然。是以有子、午二潮。望后数日潮大，由月全受日光，光力愈增，即吸力亦愈大也。

理雅各约访牛津

十七日　阿斯甫学馆名纽科里治，其学正苏爱尔传李格[27]之言，约廿八日即中国十月廿四日一往游览。英国两大书院，一在阿斯福，一在刊比里治。闻刊比里治尚实学，而阿斯福尚古学，两相济也。又有类丁[28]地方子种[29]会，约廿四日当中历十月廿日往游。其总办名色登，会名罗亚尔百尔喀赛尔希得意思达比里治扪得[30]，盖集各处谷食及蔬食子种而较其肥瘠迟早之功也。百尔喀赛尔为类丁之总部名。

金登干来谈，以接外部回复镇江趸船一案，仍是展缓时日，谋再一催之也。

伽里略立日心说

十八日　马格里言：二百年前意大里人格力里渥[31]精天文，始推知五星及地球均绕日而行，太阳居中统摄之。时罗马教皇主教谓其与耶稣教书违背，系之狱，而其说渐行于西洋，治天文者皆宗之。百馀年前英人瞻勒尔[32]以痘症为害，颇穷其旨。

琴纳发明种牛痘法

因见取牛乳人出痘皆轻，推知牛亦出痘，取其浆试之，亦起颗如痘，因推穷其脉络而创为牛痘之说。英国医者大哗，其说竟不能行。瞻勒尔既没，英人精医理者乃推衍其说行之，其法遂遍及各国。故以为心得之理，晦于一时，而必显于后世也。

简多马、格里、駢百里来见。简多马能华语，兼通汉

文，而足迹未尝至中国，并著有《字典备查》一书。

致黄泳清信，兼托周瀛士购觅衣料、药材。

十九日　类丁子种局以子种会游人太众，改订先一日往观。由拍定登车行[33]向西行，遇马克理同车，询之，赴温色尔。同车行五十里至斯罗，马克里改附轮车南行，温色尔尚在类丁之南也。色登以马车迎于类丁，偕至其子种局。询知所鬻子种凡二类：一菜蔬，一花草。创始五十年，其开立子种会凡二十四年。于是各处菜蔬异种及栽种培养大逾常质者皆挚至，相与较其优劣。局主为制白金瓶、盘、壶、盏之属，罗列满案以充奖。　种子赛会

所陈设十馀院，瓜、豆、果品皆有之，而以番薯、萝葡、白菜三种为大宗，各多至数十种。萝葡之大，至逾三斗，其种有红，有黄，有黑，有紫，有白，有半红半白，有一半赭一半白；或圆，或长，或中出数枝相抱护，有类鹅腿者。白菜圆如毬〔球〕，其色或红，或绿，或细摺如云层涌，或上藥开而环茎如细球相缀。藷薯亦分五色，或圆，或扁，或长，亦有色黑者，则所未见也。

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为其本局所用以经纪营利，皆用女工拣其圆颗，而后装入包内，纳之洋铁瓶中。　各种种子贩运各国　草子有黄如粟者，黑如弹者，灰者，麻者，亦有长空如秕者，西洋人皆种之以饲牛马。凡为蔬，为豆，为花，为草，各分数院理之。局大数百亩，而其旁地树艺子种，为英地一万亩（合中国六万亩），役工六百人，亦一巨观矣！其司簿录者，或〔分〕本国及各国两处，各亦〔以〕二十六字母编

其姓及其国名，亦足见其经纪之广远。其预备明年赴法国

预备赴法国赛奇会

赛奇会子种橱，高逾丈，广约三丈许。各为小方橱，广三寸，高五寸。内胎红绫为衬，虚其前约数分，实子种其中。各视子种之大小为所虚之厚薄，外嵌玻璃，约数百种。又用木板装以红绫，用檀木厢其边。草种子连茎叶作一小束，缝之红绫板上。所见木板七八，草种亦数十。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

色登为设酒相款。同席萧克曼，博通草木果蔬学问，长髯方面，仪表甚伟。并邀巴麦末〔尔〕枉陪。巴麦尔为饼局主人，其饼局曰亨得利安得巴麦尔毕斯格法克多里[34]。毕斯格，译言饼也；法克多里，局也；亨得利、巴麦尔皆姓。今此局已专属之巴麦尔一姓，即通行各处之小洋饼也。

所耗工厂

各种小洋饼皆机器为之，每种皆至数厂。其运送灰面及运饼上下皆机器为之，不烦人力。如面厂装面一石，用布袋盛之，系之机器转运皮条之〔疑脱一“上”字〕，可以过衔入楼门，曲折送达和面处。其和面及揉力、压力，并用机器。其各种小饼，同一机器而形制各异。其面厚薄推转，如布帛之在机，或转印模就面，或推面使就印模。下用洋铁盘盛之，或一行，或一行并分。一分工夫压饼至数千。其小长饼为螺纹及若纠绳者，机器又小异。惟小薄饼则用机器压面使平，而用人力以模压之。

中有小厚饼松脆，则用机器压成，送入开水大桶中。饼熟浮水面，用撩箕漉取之，然后加缝〔烘〕。缝〔烘〕饼窑

深约丈许，用洋铁盘盛饼百数十，从窑口送入。上下皆用薄铁板密排铁梁，推洋铁盘转运其中，上下用火逼之。至后窑口出，即成熟饼。火力微有猛弱，用玻璃管测之，而推运机器使之转动洋铁盘，自分迟延以应火力。凡机器一厂，必有窑炉二三座。

其拣饼及装入洋铁盒，半用女工及孺子为之。厂地不足，则越江造一新厂。其江名铿类特，南入代模斯江（饼局已越七十年，其新厂才及五年）。其装匣处所运赴各国形式并异，亦分别为之。其装盒有绝精者，惜不能行远；以行远皆用洋铁汁衔口，不令泄气故也。其制饼皆用机器，而役工犹三千馀人，询之为英国第一饼局也。 英国第一饼局

是夕，邀马克斯威诺、斛百里、李德、摩里、丹拿、金登幹晚酌，男妇共十二人。

二十日　摩里邀早酌，同席百克兰得及琅特里。琅特里有美名，亦名客布登琅特里，其夫当是一兵头也。此外则科尔里格类里及裹兰得。裹兰得，美国人。皆善歌者。酒罢，鼓琴作歌。摩里将赴挨及，诸人相聚以志饯别之意。

接上海文报局九月初五日所发第四十五号包封，内刘景韩、唐景星、黄泳清三信及八月廿三日第十一号家信、第十号信，并有衣箱及食物箱交张力臣携带赴上海，至今尚无抵沪消息也。

廿一日　礼拜。希腊数百年前有名谛窝奢尔斯[35]者，隐居一岩穴中，敝衣草履，负暄以为温。希腊主闻其名，就见之，问曰："先生穷若此，吾能为之援。"谛窝奢尔斯以 希腊智者第欧根尼

"请不要遮掉我的太阳光"

手挥之曰："若无当吾前，隔断太阳光，使不得照我。我但求若早去，不望若援也。"其居止惟以一灯自随，出则提以行。人问白昼以灯行何说？曰："吾遍求一好人不可得，故引灯以求之耳。"希腊文学盛于西土，如诗人河满及谛窝奢尔斯，皆有高世之行，而安贫乐道，遗弃一世，有类古高士之所为。西洋人无此一种风骨。亦略见希腊文教盛时，与中土高人逸士相颉颃也。

海洋考察报告

廿二日　英国设立新万国会，其参赞曰科达马，函约廿四日往听歪尔得讲说。盖其会曰就尼尔科斯摩波里登克罗卜[36]（科斯摩波里登，犹言各国也；就尼尔，年少之意，即新也；克罗卜，会也），内言近有"车林彻尔"船往东西各洋测量水势并水中所产，歪尔得为论述其所涉历情形也。其会中同上"车林彻尔"船者十馀人，皆积学之士。所知二人，一曰戛尔本特尔，一曰歪弗尔达摩森。惜是日约赴阿思甫学馆，不能应召也。丹拿来谈。

北极人种

百克兰得邀至罗亚尔阿魁尔里亚姆水族院，观北冰海带来男妇四人。其人皆制鹿皮为衣。男者亦着鹿皮冠，而冒红绒其上；妇人则以红绒为冠，其制向后湾〔弯〕折而前，锐其顶如牛角形。男妇以布缠足，着獭皮履。冬夏不易衣，不沐浴。以养鹿为生，富者至数千。用以驾车，日行一百英里。携带小狐一只；鹿二只，角长而瘦，形如枯树枝。鹿身高三尺，肥如小马。其一子白鹿无角，肉蹄歧分，与中土鹿蹄绝异。询之，英人波克捕鱼至冰海，冰合不能行。其地有高山名拉布兰，值瑞典、罗威之北，居民颇繁。留

居一月，稍能通其语言，因劝至伦敦一行，久乃许诺。于是男妇愿行者四人，许以工价，先给六月雇值于其家。其男妇皆年二十，长者一人二十二，并左右邻里，非眷属也。其居亦行帐逐水草，男妇四人共一帐，夜卧不脱衣履，相聚五六月亦不至乱。其招鹿，引声长呼，高下抑扬，自成音节。亦善歌。日引游人观之。英人之好奇如此。（男妇皆能引绳套鹿角及人颈，相隔数丈处抛掷之，无不奇中，犹蒙古之用套马杆也。） 男女共居亦不至乱

又有一小院，用蚤驾车、推磨、放炮、车水，及装两人对立，以蚤为首，而系两铅刀其足，两相击刺。云其蚤亦须教练数月乃能习，夜则捉置臂端，食饱乃收入匣中，置温水瓶于其旁使就暖，亦一奇也。 驯跳蚤

仍观色赛尔绳戏，询知十七龄女子也，变化神奇，腾跃如仙。其从屋顶倒跃而下，则已加高至九丈七尺矣。

廿三日　新报载：印度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蛇虎野兽咬害牛牲口四万八千，捕获毒蛇二十七万，豺虎野兽二万二千，出赏费二十万鲁比（一鲁比抵两施令）。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尚在十月内），蛇虎野兽咬害人口一万九千，牛牲口五万四千，出赏费十二万四千，所获蛇、虎尚未记数。印度炎热，草木繁芜，毒蛇猛兽，为害如此，他处所无也。英医名费勒者，以蛇毒傅之生兔上，用药解之。闻至今尚未得巧捷方法。 印度毒蛇猛兽为害

伦敦舍非尔得地方，亦治钢铁一都会也。闻其地治刀绝精，可使曲折如意，用巨椎捣之，亦无损伤。所治刀成

后，必送伦敦试验，尚谋一往观之。

廿四日　里格约为阿斯福之游。英国大学馆以阿斯福、堪百里治二处为最胜。由拍定登乘坐汽轮车一百五里至类丁，又七十五里至阿斯福，寓居兰多甫[37]客邸。询知阿斯福学馆凡二十有一：一曰由尼法希谛[38]（凡学馆曰科里治[39]；其总学馆得主考试，曰由尼法希谛。此学馆建立最久，因以由尼法希谛为名，约已千年），住馆生一百九人；二曰巴里尔，住馆生一百九十六人；三曰弥教，住馆七十六人；四曰林根，住馆六十六人；五曰珥克斯得，住馆一百七十二人；六曰阿里尔，住馆八十三人；七曰魁英斯，住馆一百人；八曰纽科里治（纽者新也，此学馆初起以新学馆为名，至今沿而不改），住馆一百三十人；九曰阿勒苏尔士，住馆五人；十曰马克得林，住馆一百一人；十一曰巴里斯罗斯（译言铜鼻也），住馆一百三十一人；十二曰科尔博斯客立斯谛，住馆六十人；十三曰客来斯觉尔治，住馆一百五十四人；十四曰得林意谛，住馆九十六人；十五曰森约翰，住馆一百一十人；十六曰基色斯，住馆五十七人；十七曰哇单，住馆五十二人；十八曰百尔伦白洛克，住馆八十四人；十九曰乌尔斯得，住馆九十八人；二十曰吉白里，住馆一百四十二人；二十一曰哈尔得弗尔得，住馆六十九人。

牛津大学的二十一个学院

每住馆生各一住房、一读书房，二房相联，极精洁。所学天文、地理、数学、律法及诸格致之学，皆择其所艺已成者试之乃得入。各以类设师程督之，率十许人从一师。

导师制

每学馆设一学正总理（亦谓之尚书）；又总设一尚书曰占西洛尔[40]，岁一更易。今年沙乃斯百里侯实为阿斯福学馆尚书。又一副尚书名曰歪斯占西洛尔[41]，亦岁一更易。苏爱尔[42]为纽科里治学正，兼任歪斯占西洛尔，是以具名邀请。未刻，诣纽科里治赴苏爱尔之召。会者二十馀人，并各学馆学正及教师之著闻者。

是日凡游学馆三：一、马克得林，其学正曰武礼。学馆建立三百年，而正楼柱石雕刻人物，形状诡异，皆不能举其名。一、阿勒苏尔士，其学正曰礼敦。有大书堂，藏书甚富。总管马克斯木拉，注有印度佛经，名《非达经》[43]，云尚在佛千年以前。其字略近西洋，与所见锡兰梵经绝异，殆犹西洋通印度后文字之变也。一、克来斯觉尔治，其学正曰立得尔，陪游礼拜堂及厨屋。

又游大学堂一，名曰波里安，藏书五十馀万帙。总办葛克斯，言西洋藏书以法国巴黎为第一，伦敦妙西因[44]次之，此又次之。所藏各国书皆各为院，中国书亦为一院。有巨册百馀，长方四尺许，为英国地图，街市屋宇及乡村民舍及田亩畦畛，方斜零畸皆具。询之，近年所具，其工至今未竣也。各书手抄未刷印者，别为一院。每日男妇相就观书约五十人。其前别为圆屋一区，皆石为之，上下两层，铁梁铁板，铺泥沙尺许，盖板其上以防火。缘学堂禁止灯烛，凡夜读书者就圆屋中，藏书亦数十橱。葛克斯云：此所藏皆近人著述。凡书成必首纳献一部（伦敦妙西因亦然），故此数十橱无用价购者。 大学藏书

圆屋最上一层结顶，旁四周为飞檐，铺以铅板，外为石栏，可以望远，阿斯福一城皆在眼中。其旧城尚馀一段，约数十丈，厚七八尺，甃〔甃〕以砖，上为雉堞，在纽葛里治左旁。苏爱尔云："初建学馆时，梅尔言：此段旧城古迹，当责学馆保护。是以三百年完好如故。"

理雅各讲圣谕广训

又赴舍尔多里安西尔得[45]，听克格〔里格〕讲《圣谕广训》。其地为听讲之所，前圆后方，方处为平台，中设巨椅，学馆占西洛尔坐其上。两旁设椅三层以待上宾，坐予占西洛尔之右一席，西洋所以示敬也。其前圆屋男妇环听。里格云，《圣谕》十六条，分四次讲毕，此四条特留候鄙人来游，相与一观。设案平台左旁右角。初言中国钦差第一次来此，以志欣庆之意；次及《圣谕》十六条，尚有四条待讲。

以汉语宣读原文

于是宣汉文曰："第十三条，戒匿逃以免株连；第十四条，完钱粮以省催科；第十五条，联保甲以弭盗贼；第十六条，解仇忿以保身命。"而后用英语申讲《圣谕广训》，男妇三百人，寂不闻声。每讲至佳处，则群鼓掌唱诺，亦足见我圣祖德教流行之远也。

是夕，里格邀茶会，所见皆各学馆学正、教师。外数人，一名类音，云善诗；一名哥尔文施密斯，甚有文名而常与时忤，徙居美国，久亦不合而归。闻所著书多嫉世之言，盖亦古狂者流也。是夕仍不成寐。

廿五日　里格言，歪斯占希洛尔在波里安书堂给已试举人[46]冠服，兼考试秀才[47]，约往一观后陪游各处。往则大堂设平台，苏爱尔中坐，左右稍下各一人旁坐。举人九人，

前跪受戒。起着长衣后，披厢红背兜巾，仍环跪受戒而退。英国此礼惟施之耶稣堂，考试给冠服乃施之歪斯占希洛尔，不能达其义也。

次则各学馆教师领就试学生，多或四五人，少或一人，排立歪斯占希洛尔前，曲躬述就试名，数约四十馀人。退而历口试、笔试二处，别有监试者。其口试则监试三人与就试一人对坐，问以古事。马格里听知问语，以罗马幾世教皇，或云病殁，或云被刺死，毕竟何者为是？见于何书可以证知其死状？其答语不能详。笔试则监试一人高坐，试者四十馀人，各以一小案相向坐，随所艺试之。 大学考试

凡三试。初曰博秩洛尔[48]（犹秀才之意），次曰玛斯达[49]（犹举人之意），次曰多克多尔[50]（犹翰林之意）。并岁一试，而试者各以年限，必历三年乃得试翰林。翰林亦重前三名，首曰西尼尔朗克勒[51]，次曰色根得朗克勒[52]，又次曰色尔得朗克勒[53]，统名曰得米波斯[54]，犹中国之言鼎甲也。其三试并阿斯福学馆生，外人不得与。学馆占希洛尔亦岁遣人周莅各处学馆，试其学艺高下而纪录之。其经遣试录取，亦与阿斯福学馆一例历试。所给执照，虚为之名而已，并不一关白国家。而自初试博秩洛尔学艺胜人者，岁得给奖异银一百磅。其试至翰林，得留学充当教士，曰卜鲁，其称曰卜鲁非色[55]，犹言先生也。三试章程，盖亦略仿中国试法为之。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 学位 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

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全英大学七所

其学馆曰科尔治。总学馆主试曰由尼法希谛，隶伦敦者三：曰阿斯福，曰刊百里治，曰得兰莫；近年伦敦亦立由尼法希谛学堂，凡各学馆艺生皆得试。隶苏格兰者四：曰爱敦白拉，曰阿白尔定，曰拉斯噶生，曰安得鲁。隶爱尔兰者一，曰得布伦。而阿斯福学馆缘始，则自千数百年前天主教师创为之。盖其时通知学术能文者，惟教师为能然也。如纽科理治，缘始威里姆阿甫威堪摩，温吉斯得之毕灼白也。其冠帔、约指、手套，犹存十馀事，用玻璃匣盛之。学馆基产，皆其所留贻也。克来斯觉尔治[56]（译言基督会也），缘始戛尔谛拉尔、乌尔喜，天主大教师也，当显理第八时权势最盛，建立学馆约及四百年。至今各学馆学正，亦多牧师为之。

印书局

里格邀同苏爱尔午膳。遂至格拉伦敦卜来斯印书局。格拉伦敦辑查尔斯第一被弑事为一书，消〔销〕行甚广，厚积资产。临卒尽蠲所有，立一印书局，新旧印书机器凡数院。总管曰毕格尔得何尔，精勾股算术。西洋印书皆用检字法，集各国文字印刷所有书籍，凡为剌丁，为希腊，为印度，为波斯，为日本，为阿剌伯，凡文字与欧罗巴所传字母异者皆备，中国检字法亦具焉。其书板分铜、铅二种，并用检字法，用厚纸浸水拓之，烘乾而字皆浮起。夹入铁板中，三方界以铜而虚其上，熔铅灌之，而板立成。然铅板不受压，故不能经久。因用薄铜片压成板，浸强水中，引电气练〔炼〕之，傅以铅，厚薄惟所施，则成铜板。

局分东西两厂。左厂专印福音书。积纸数屋，先灌水浸之，压使乾而微带潮湿，乃受印。连机器二三十座。印

种，蝴蝶一种又至数千。最奇者翠蝶，反复视之，五色皆具，云出印度。蝶子大逾尺，毛长数分。蝎子尺许，两齿如角外抱。蜂窝大如巨东瓜。皆巨观也。

中国鱼类图册

又有阿克兰者，引入一书堂，上下两层。上层辨各国土性与色，以知其所宜及人民所以受病之由。下层各国动植物类图册。偶检中国鱼类图册，所画皆金鱼也，亦至数十种之多。

与学者讨论中国古天文记载

次至阿布色尔法多里[57]天文堂。其总管曰毕灼尔得[58]，天文士之最著闻者。入门登梯，两壁画日星行度。毕灼尔得指谓曰："此百馀年前初见中国书，言春分日中见鸟星，秋分夜中见虚星。西洋不辨其为何星，因上推四千年前春秋二分昼夜之中当见何星。推者不一，近已推得二星。"予笑曰："西洋推测精微，其用心勤矣。然言理非也。《尚书》所记二十八宿之中星，羲氏司东南，和氏司西北，因二十八宿行度所次，以测四时之中气也。并非谓春分日中独见鸟星，秋分宵中独见大火星也。"毕灼尔得亦以为然。

凡为面南显远镜一具，为圆屋测量显远镜一具。其一具用反照法，谛拿娄所手制也，费至二千磅。谛尔〔拿〕娄以目力不给，不敢窥测天文，乃输之阿斯福天文堂。其一具下置机器钟，上为圆屋，用机轮推转，其迟速并与各星行度相应。每测一星可至数日夜，更替审伺之。

予问白日可以见星乎？曰："惟金星易见。"乃属其司事寻审，久顷，走报曰："得之矣。"急往窥之，正南见一半月，光色甚淡。金、水二星在地球环绕之内，距日为近，其光

皆有圆缺；以行度远而光小，不如月之易辨也。毕灼尔得求手记之以为信，乃书曰："某以西历十一月廿九日申初见金星大如半月，正当南。"此行得见金星于日未酉时。徐雪村所谓金星多随日，惟入日度则光伏，其旁照处日间可以见之，信不虚也。 亲自观测金星并作记录

六点钟回伦敦，计行四十二里，至地布角得换坐一车。

廿六日　类丁子种局色登见贻蔬菜三十六种，云各种蔬性并与中土为宜，又皆异种，可以推行至中国。然其种法及土性之宜坚实与宜松浮，尚须一推求。

接铿尔斯、占拿（即简多马。简者，占拿之转音；多马，其名也）二信，各相约一至其家。复接卫克费尔得一信，即前鼾百里以所制汽轮船转铁缆以曳货船上四川峡江图式，吾以四川并无准用汽轮船之说谢之，至是又函问也。 拖货船上川江图式

廿七日　为西历十二月初一日。回拜奥使博斯达、德使敏斯达、土使莫苏拉射斯、意使扪拉布里亚、美使毕拉般德、荷使德必兰、波斯使那赛莫麻拉克木，及哈尔得弗尔德、哈尔谛、里德、马克斯威诺各处。土使为希腊人，习耶稣教；参赞莫苏拉射斯贝，即其子也。土官称谓凡三：首曰巴沙，次曰贝，又次曰意分底。

英国旧名戛尔斯德尔意谛斯，译言锡岛也。二千馀年前佛尼西亚[59]人开辟欧洲诸境，以伦敦一岛产锡，岁取锡于此。始制二十六字母者曰戛尔得莫斯，即佛尼西亚人。

欧洲文字起源于腓尼基

希腊为欧洲文字原始，所祀神曰阿色尼，即开创文字之原也。佛尼西亚近犹太，与麦西皆隶亚西亚，麦西又稍迤入阿非利加。欲言欧洲文字之原，以希腊为始。

接到上海文报局九月十二日在〔由〕英公司鸡笼船递到四十六号包封，内合湄伯相、刘芝田、裴樾岑、杨性农、罗研生、张力臣、朱宇恬、朱香荪、易叔辉，及黄海华寄诗，及家信十号（八月十九日发）并十二号（九月初三日发）。其十号信则由力臣带赴上海者也。廉丞已于八月廿日仙逝，其母胡太夫人，年八十矣。

罗丰禄在英学化学

廿八日 礼拜。诣李丹崖、罗稷臣谈。稷臣在京斯科里治学习化学。其总教卜洛克生（上海新译化学书作蒲陆山）著书数种，通名《卜洛克生》，第一种言化学之理，第二种言其法。为稷臣言化学书精者，以哇脱所著三十六册为最。哇脱，德国人，其书已译英文。凡言化学者名曰铿密斯脱利[60]。日尔曼人于此种学问最为擅长，英人不能及也。

接张听帆信，言伯灵都城火轮车栈八处，巡捕房六十处，救火局十七处，电报信局七十三处，气筒寄信十六处，戏馆廿五处，乐院十九处。

培根与英国近代科学思想

廿九日 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始时，欧洲文字起于罗马而盛于希腊，西土言学问皆宗之。比耕亦习剌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用实〔实用〕，始讲求格物致知之说，名之曰新学。当时亦无甚信从者。同时言天文有格力里渥，亦创为新说，谓日不动而地

绕之以动。比耕卒于一年〔千〕六百二十五〔六〕年，格力里渥卒于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始相与追求比耕之学，创设一会，名曰新学会。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查尔斯第二崇信其学，特加敕名其会曰罗亚尔苏赛也得。罗亚尔，译言御也；苏赛也得，会也。而天文士纽登[61]生于一千六百四十二年，与格力里渥之卒同时。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开之。此英国实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牛顿

欧洲富强源于学问

印度近有两事〔处〕军事：一、雪山有一种部落，名阿弗力底，以掠劫为事，亦筑炮台印度北界，其名曰觉摩。印度部长遣将基斯临以兵，告谕其人民，毁其炮台，收其兵器，无使侵掠，因令其酋遣官驻印度。一、前建炮台俾路芝之北境，其地曰喀拉得。阿富汗惧，屡构俾路芝无以地假之英人，意疑英人之谋己也，日夜厉兵以伺衅。印度部长亦赴喀拿得观变。似印度西北两处，皆小有兵端也。

三十日　又接卫克费尔得信，始知前所陈挽船法，以《烟台条约》内有俟洋船能行抵夔州、重庆，再议通商之言，故创为此法，挽船使上行也。至是始知其见询之意，急以一书拒谢之。因与马格理论及汉阳李氏凿川江滩石事。马格理为述美国纽约江口有巨石如小山，为阻，常损行舟。美人谓之黑尔贸斯，译言地狱口也。去岁为炫奇会，乃先以十年之力抉去其石。其法铸铁筒入石中，用树浆皮塞其隙。而后以机器吸出铁筒中水，人由筒中出入，凿石深数

美国整治纽约江口

丈纵横交午为窍穴，纳棉花火药实其中，而后揭去铁筒（棉花火药不畏水湿）引电气发药。凡十年乃成。至开会时聚各国民商纵观，火药一发，则数百丈之伏石一化为齑粉。

达摩生之环球科学考察

英人有名歪费尔达摩生者，遍历各洋，查考海道之深浅，水流之缓疾，与赤道下热海之行度，与水势寒暖分数，及各海底浅石虫鱼，集聚数百种，凡历三年乃竣事。国家以兵船资其行。至是乃就其行海所得，分别金石、虫鱼、沙草，集诸博求〔？〕，考证其异同，与海水环流之势，及四时风色方向之异，俾勒为一书。以二万五千磅资其用度，合中国七万五千金，此亦足见英人勤求学问之本矣。

致谢阿斯福纽科里治兼歪斯占西洛尔苏爱尔一信，兼以小照一具寄之。

注 释

〔1〕茀尔斯得罗尔得阿甫齐特立灼里：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财政部首席大臣，即英国首相的正式称呼。

〔2〕怀得哈尔：White Hall，白厅。

〔3〕罗尔得海蝉塞勒尔阿甫英格兰得：Lord High Chancellor of England，大法官。

〔4〕罗尔得卜里西丹得：Lord President，枢密大臣。

〔5〕蝉塞勒尔阿甫齐艾克斯觌科尔：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财政大臣。

〔6〕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茀尔齐和满谛巴尔特门得：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内政大臣。

〔7〕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茀尔佛林阿尔非斯：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外交大臣。

〔8〕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茀尔齐廓伦拟斯：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殖民大臣。

〔9〕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弗尔印地亚：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印度事务大臣。

〔10〕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弗尔洼尔：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陆军大臣。

〔11〕弗尔得罗尔得阿甫齐阿尔得墨尔阿尔地：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海军大臣。

〔12〕波斯得马得尔真尔拉尔：Postmaster-general，邮政大臣。

〔13〕基甫塞克力达里弗尔爱尔兰得：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爱尔兰事务大臣。

〔14〕千层纸金：云母。

〔15〕舍利夫：sheriff，执行官。

〔16〕吉尔得和尔：Guild Hall，伦敦市政厅。

〔17〕罗伦谛尔：volunteer，志愿兵。

〔18〕末里沙：militia，民兵。

〔19〕梭利斯多尔占得洛尔：Solicitor-general，位次于检查长的司法官。

〔20〕柏乐尔芬：Bellerophon.

〔21〕艾勒考特：Agincourt.

〔22〕来比里亚：Liberia，利比里亚。

〔23〕斯噶底什科尔百里升何尔，Scotch Corporation Hall，苏格兰会馆。

〔24〕阿百里占宜斯会：Oblige Chinese，可译为"中国之友"。

〔25〕加勒海湾：Caribbean Sea，加勒比海。

〔26〕北黄道：Tropic of Cancer，北回归线。

〔27〕李格：一作里格，James Legge，理雅各，英国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Ying Hua College）院长，后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译有中国经典多种。

〔28〕类丁：Reading，雷丁。

〔29〕子种：种子。

〔30〕罗亚尔百尔喀赛尔希得意思达比里治扪得：Royal Berkshire Seed Establishment，伯克郡皇家种子局。

〔31〕格力里渥：Galileo，伽里略。

〔32〕曕勒尔：Edward Jenner，琴纳，又作詹纳，日纳尔。

〔33〕拍定登车行：Paadington Station.

〔34〕亨得利安得巴麦尔毕斯格法克多里：Huntley and Palmer Biscuit Factory，亨得利——巴麦尔饼干厂。

〔35〕谛窝奢尔斯：Diogenes，第欧根尼（约前404——前323），古希腊哲人。

〔36〕就尼尔科斯摩波里登克罗卜：Junior Cosmopolitan Club，少年世界主义者俱乐部。

〔37〕兰多甫：Randolf.

〔38〕由尼法希谛：university，大学。

〔39〕科里治：college，学院。

〔40〕沾西洛尔：chancellor，大学名誉校长。

〔41〕垂斯占西洛尔：vice-chancellor，大学副校长。

〔42〕苏爱尔：Sewel.

〔43〕《非达经》，即《吠陀》。

〔44〕伦敦妙西因：London Museum，伦敦博物馆。

〔45〕舍尔多里安西尔得：Sheldonian Theatre.

〔46〕举人：此指毕业学生取得学位者。

〔47〕秀才：此指大学的在校学生。

〔48〕博秩洛尔：Bachelor，学士。

〔49〕玛斯达：Master，硕士。

〔50〕多克多尔：Doctor，博士。

〔51〕西尼尔朗克勒：senior honor，最高荣誉学位。

〔52〕色根得朗克勒：second honor.

〔53〕色尔得朗克勒：third honor.

〔54〕得来波斯：tripos.

〔55〕卜鲁非色：professor，教授。

〔56〕克来斯觉尔治：Christ Church，基督学院之一。

〔57〕阿布色尔法多里：observatory.观象台。

〔58〕毕灼尔得：pritchard.

〔59〕佛尼西亚：Phoenicia，腓尼基。

〔60〕铿密斯脱利：chemistry.

〔61〕纽登：Isaac Newton，牛顿。

卷十四

光绪三年十一月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壬子　为西历十二月初五日。麦华陀过谈。上海博物院之议，倡之麦华陀，密斯盘、斯谛文生相与附和之。是以麦华陀之意，尤勤勤望其有成。

色登类丁子种局见贻子种三十七事：为萝卜十七种，为菜蔬六种，为豆品十四种。其豆藤有高至六尺五尺。其各国菜种则瑞典、比利时、利尔得。其各地方菜种则栗温甫、温色尔、百尔喀赛尔，亦有种之御园者。并致送各图及书册以凭考核。其意惟欲达之京师，以始〔使〕知菜种之繁硕，接踵求之。吾固不能拂其意也，谋以子种箱寄之合淝伯相，而为达其意于总署。　赠送种子三十七种

初二日　新报载土国苏利门巴沙攻克珥立拉城池，阿

里巴沙由窝尔堪尼援阿思满巴沙于伯理卫拉，两处皆胜。俄兵战没三千馀人，兵力终无已也。

英国制造大炮，以多费尔得、阿密斯敦并称，而多费尔得最有名。其时兵部有罗卜尔者，隐助阿密斯敦，遂用为武里治总管。已而所铸大炮后膛不能合用，阿密斯敦因求退，自立一局于纽开斯，罗卜尔亦退为阿密斯敦帮办。而武里治所铸大炮稍改后膛式，故达摩斯所献也。初，用阿密斯敦炮式，达摩斯所献以为不合用，罢之。阿密斯敦既退，乃稍取用达摩斯遗法，已数年矣。今年三月，达摩斯侦知之，遂以控于按察司。按察司断令兵部补给达摩斯五千磅。

后膛大炮的设计者

接上海文报局九月十九日由法由〔国〕“埃屋”轮船寄到四十七号包封，内志城九月六日所发第七信，并杨云冈诗信；又接朱翼甫一信，与魏庚臣并以道员指发湖北。

初三日　复容春圃、黎莼斋、刘和伯、张听帆各信，兼咨刘锡鸿盗窃画镜事。

是日赴占拿（即简多马）之约，至布洛客威尔花园（布洛客，译言鹹也；威尔，井也）。所居屋曰喀拉伦敦侯司。同席得宁、马客艾敦、彬戛尔得。得宁、彬戛尔得皆学馆教习。得宁惠书数种，并教小儿读书之法。兼言其学馆在京司克罗斯，名曰河满安得克娄尼亚尔，凡分六堂，约千馀人。小儿三四岁以下一堂二百人；专习教读之法俾充馆师一堂亦二百人。约正月初八日后一往游历。马客艾敦、简多马各惠教书数种。出册属书，因题一绝云：华镜〔灯〕明镜照阶除，天气微寒近雨馀，坐中长老谈元理，

赠教小儿读书法等书数种

酒酣惠我福音书。

初四日　回拜麦华陀、阿里克。舍利曼以意大里人，往来希腊、埃及，掘土搜求古碑，所得数百种。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又云元世初定中国，有意大里人马尔克波罗[1]随世祖入中国，遣赴罗马延请教师。回至哈什噶尔，适回人交争，阻于兵，皆辞去。马尔克波罗复由间道至中国，居二十二年，至河南见犹太人传习摩西教，亦不详其所始。然则元世入中国而回教以兴，天主教亦于此肇其端。自黄帝以来五千年，由漠北入处中原成大一统之局，实创自元氏，而已开近时罗马传教之先声。天地之气机有所引，而发之各以其时，殆亦非偶然也。 马可波罗事迹

晚接外部德尔比照会三件：一、定十二日（中历初八日）温色宫呈递国书；一、照复"惇信"轮船赔缴周复顺盐价、船价；一、照复接到论新报所载《烟台条约》事。

接李丹崖巴黎信，灼甫官学已允四人。现议多琅厂安置五人，其馀艺生分赴白海士登官学及白代果德民厂。其闽厂添派艺徒五人亦已至马赛。亦颇费安插之力矣。 安插来欧学生艺徒

初五日　礼拜。张力臣著《蠡测卮言》十卷，专谈洋务，先刻第二、第三两卷见寄。论西洋格致会分十五家：一、天文、算学；二、重学及机器之学；三、测量家学；四、植物学；五、农务学；六、数学，谓考校货物出入多寡之数也；七、世务学；八、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九、天时、风雨、寒暑之学；十、地理学；十一、化学；十二、地内学，谓辨别方物也；十三、金石学；十四、人学，谓 张力臣谈西洋格致分十五家

族类、肥瘠、寿夭之别；十五、医学。

西学本原

明季英人吉利巴始悟电气，分乾湿、金石、草木诸种。嗣是迭相祖述，电学大著。至道光时，英人惠子敦、意人戛色利始创设电报。又言机器大端，一曰水运，二曰火运，三曰水火运。此外又有金运、石运、人运、牛马运四种。金运以钢发轮，石运以重物引机，盖水运之馀事也。大者莫如汽机。遇有不能设汽机之处，则以人与牛马代之，则汽运之馀事也。凡水、火、汽运，总不越发机转轮而已。挈提西学本原，最为简括。

国之富强岂有常哉

初六日　日本国铸造钱币，计一年中铸造金钱五千一百六十九万，银钱二千二百九十四万，铜钱三百万，楮币一万六百五十七万。日本贫国，又以萨司马之乱，用兵经年，仿行西法机器，所费以巨万计；而于其时制造钱币，合计所以应国用者，已至二万万之多。国之富强岂有常哉？惟人才胜而诸事具举，日新月盛，不自知耳。

其参赞那戛那欧来询马克理〔马格理〕，言得本国电报，中国遣派使臣二员，不独各国无此章程，历考之万国旧例，亦无公使二员接待之仪，属查明英国接待副使礼仪，或同正使，或与参赞为例，以凭照办。马格理答以但有文凭，即应以公使仪待之，语尚得体。

呈递国书仪节从简

初七日　遣马格理、德在初诣外部见定得登，询问补递国书之仪。据言各国呈递国书，并无诵辞；温色尔一切礼节，亦可从简。

闻官军已由土鲁番进取喀喇沙，而师丹娄见示新报，

言俄酋驻塔什干者，派所部苦尔古斯格携带马队并哈吉目刊所部千人，以收掩喀什噶尔战没官兵为言，其意欲令哈吉目刊规复阿克苏城，与古理碑各立一国。并言天山一路，俄人必于此经营，将来可以操此一路大权。左恪靖所恃以运粮者喀敏斯格，曾运粮经历喀什噶尔城，携带俄酋一书，责官军以杀戮太惨。古里碑信之，不复阻遏，竟能刻期运达。或谓俄人诱使官军前进，俟其运路日远，而后挟以持其短长，图取利益。此言诚无端倪，然亦不能不虑及之也。 俄人欲令新疆立国

接黎莼斋信，转递朱石樵一信。

初八日　外部约十二点钟至柏林登，由国家预备汽轮车前赴温色尔行宫。至则毕根士由、克罗斯、立吉门公、德尔比皆集。是日有会议事件。各国公使接见者三人，其一萨哇多尔公使开希多，其一阿歪希[2]公使喀尔得尔。赏宝星接见者三人：一、刺斯噶梅尔贝音斯；一、栗温甫梅尔哇克尔；一、前任四十年按察司罗彬生。出使荷兰接见一人，曰斯觉尔得。

初见毕根士由。次即中国公使，德尔比随之以入。德在初传递国书，为诵言云："中国大皇帝遣派公使驻扎伦敦，补递国书，恭呈大君主鉴收。"双手奉书授之君主。君主接之，转授德尔比，回言云："闻钦差已奉命驻扎英国，可以久住，闻之不胜喜悦。"因鞠躬而退。 向女王呈递国书

遂至殿阁午饭，坐德尔比之右。同席毕根士、立吉门、克罗斯、威妥玛及萨哇多尔公使数人。梅尔等别为一院午膳。饮毕，仍由君主备车送至汽轮车公司行，而毕根士由

独留。君主与议政，始终一毕根士由而已，足见此间相臣当国权任之重。

回至外部，见旁斯苐得一人，与约邀定得登、波尔克、立斯得、三多逊、哈尔费六人一叙。旁斯苐得为定廿一日，当中历之十七日，未免太速。现在料理房屋，完工尚无期日也。晚接得格拉斯一信，妙西因管理中国书籍，云新译《元史》一卷。

得格拉斯新译元史

初九日　以约外部各官一饭，昨见旁斯苐得言之，云须请示定得敦。因遣马格里往问，据称当候正月初旬闲暇时，约当中历冬腊之交也。波斯公使见赠电报一具，云须于公馆设立练习之，即知电报之用。属马格里以一书谢之。

波斯公使赠电报机

初十日　师丹理见示印度新报，言塔什干俄酋遣将官库尔古斯格送〔"送"字衍〕护送哈吉木刊回喀什噶尔，以收掩所部战没者为辞，意在袭所旧踞之阿克苏城，自立一国。俄人于天山一路，谋揽各国之势，轻重抑扬以总其权，而乘衅以邀利。又云：俄人前取浩罕，虏其王置倭伦百尔城；近其王势〔伺〕隙逃归浩罕，其势必生变端。又云：古里卑袭喀什噶尔故地，急谋通前后藏地，依附印度以结英国之援。计此三项议论，不必尽有实据，要皆意中事也。

新疆叛部谋通西藏

呈递驻扎国书以后，例应拜客。约分三项，分日投帖，而不能不随街道远近以取便。其分日拜客，仍依次汇存之：

先拜执政

第一日拟拜本国执政诸君：宰相毕根士苐义、御前律师铿恩斯、军机立吉门、内务部克罗斯、外部德尔比、户部罗斯噶得、兵部哈尔谛、水师部施密斯、信部满剌斯、属部

哈尔讷尔芬（赫喀斯比治）、印度部沙乃斯百里、爱尔兰部赫喀斯比治（劳色尔）：是为十二部执政，军国大政皆与议。总管学校尚书三敦、总管各梅尔所辖地方尚书斯拉得尔布斯（洋语曰洛克尔科费尔扪得阿非斯[3]。洛克尔，译言地方也；科费尔扪得，译言官也；阿非斯，译言衙门也）、商部阿得尔栗、工部逻尔：是为四小尚书，军国大政不与议。又有库部尚书，为国家本计，率以宰相领之，而设二副：其一户部尚书罗斯噶得，其一克来登。幕府科里，即毕根士茀义文案也。

其各部副贰视中国侍郎：内部意白尊、立得尔、密得茀尔得；兵部客多干、维非安、斛百尔（曾为通书武里治）；属部娄色尔、赫白尔得；印度部斛莫尔登、茀赛斯、喀色尔斯、曼勒特；外部定得敦、旁斯茀得、波尔克、立斯得，幕府三多逊即德尔比文案，属官视中国司员、专办中国事件哈尔费。御前大臣铿白百治（公）、得克（公）、卜林斯爱都尔得阿甫萨客斯歪麦尔[4]、卜林斯克立斯谛安[5]。又公爵最尊者罗尔茀克公，管国人〔主〕所用印记。 各部副贰

君主朝见，与大太子威尔斯旁立者，皆国戚也：内大臣赫尔得茀尔得、巴林登、旁斯密非音；宫官宜摩尔、巴尔噶得；御前宫官多林登（子爵）、登摩尔、罗登、遮尔西、罗摩尼（四人皆伯爵）、爱尔芬斯登、罗尔得谛罗斯。掌管君主银钱色尔达摩斯毕得尔茀，掌管官票波商（伯爵），掌管银匠务伯尔习、梭麦尔色特，掌管御厩伯拉得尔茀得、罗尔得阿尔茀来得巴吉得、卜立斯波尔得，总管侍卫罗尔得 国戚宫官

斯格尔梅勿斯替尔。大太子管印立斯得（伯爵），管宫白洛赛。大教师阿治毕灼伯、伦敦毕灼伯、谛音斯丹蕾（住威斯敏斯得教堂）。罗尔得梅尔，阿得门色尔佛兰遂斯多鏗斯，按察司罗尔得基甫觉斯得斯科百尔伦，罗尔得色尔盘，罗尔得嘎色尔立。略就所应拜者开具名单，不能遍及也。

通拜各国使节

十一日　通拜各国公使。俄使瓦洛萧，德使敏斯达，法使达拉固，奥使博斯达，意使美那布里亚（参赞哈尔阔尔达），土使莫拉射司，瑞典使毕巴，荷兰使德毕兰，日使戛萨类各来西亚，丹使毕娄，比使索拉宛，希腊署使宅那替阿斯，葡国署使丹达，日本使上野景範，波斯使那赛木麻拉克莫，美国前使毕勸般德（新使尚未通拜），巴西使佩内都，危地马拉使尼格雷达，秘鲁使戛拉卫斯，危尼苏爱拉[6]使洛扎斯（去岁同递国书），萨拉瓦多尔使开希多，阿歪西使喀尔得尔（二人并此次同递国书）。略就所常见者开具名单，亦不能遍及。

斯坦利之非洲探险

晤前驻华公使阿里克，出示斯丹雷[7]照像，及所循历阿非利加康哥河源图。盖即《特力格纳萧》新报局与纽约尔克《赫拉尔得》新报局遣探阿非利加中境者。

先是二三十年前英人名非色尔里者，精于藏学。挨及延请开矿，住挨及三年。因往探阿非利加中境，至一国，为土人所困。所携向导二人，尚能通其言语。一老者从旁劝解，则其前王也，以年老传国其子，言："我系汝等前王，当听我言。此人能孑身来此，必非常人，当敬礼之，不可加害。且观其所携兵器，亦与吾所用枪、箭异，必有来处，

尚宜考求。"盖所携洋枪为彼地所未见也。土人仍以危词胁之。非色尔里笑曰："吾有神术，不汝惧也。"视其旁高树上立一鹰，举洋枪击之，一发而鹰已落地。土人闻声大惧，皆跪曰："此雷公也，请无再施雷。"旁立一人谓曰："鹰，小物也。山有野象，能击乎？"非色尔里应曰："能。"导入山，一发复毙一象。于是乃白其王，请妻以女，留使掌兵。非色尔里固辞以归，白之挨及王，谓其地可以经营。挨及之任戈登开辟疆土，犹非色尔里之策也。 施放洋枪慑服土人

其后有斯毕格者，复往探。其后又有立文斯登，凡往探三次。其西一湖名当铿尼格[8]，东注之江名鲁拉巴霸[9]。其水北流，初谓即尼罗江上源也。立文斯登决意循江行，探其原委。随从数人。所至土人争欲取啖之。从者奔归，报曰："立文斯登被戕矣。"久之无信。英国朝廷遣人率兵探访，旋卒。继遣凯木伦横经阿非利加，而不得立文斯敦消息。然所莅诸国风土，与旧相传阿非利加中土皆沙漠者，情形绝异。于是斯丹雷复往探之。循鲁拉巴霸江东行至一处，见有老而瘠者一人，谛视之，立文斯敦也。相见大欢，因劝之归。立文斯敦曰："吾事未毕，不可归。所探水道，皆有图说，君当携以返国。恐脱不幸物故，并此遗失。兼为吾报知家人。"以家书属其归报。斯丹雷归言其故，人皆以为诳语，独其家信之，曰："家书所言，外人不能知，非斯丹雷所能伪造也。"已而斯丹雷复往探，则立文斯敦已化去。其遗骨尚存，为土人执役者所敛藏，因导以送还其家。国家为具葬费，葬之威斯敏斯得教堂，历代国君葬所也， 利文斯通之事迹

必有大功蹟乃得入葬。

至前岁，两新报局复请斯丹雷往探，募土兵百馀人随行。土人阻拒，辄与之战。其土人杀人，辄脔食之，非兵卫无敢径行。至是，始西循鲁拉巴霸江行三千馀里，出康哥江口以入东海，历国数十，多沃壤。斯丹雷循此江一年有馀，鬓髮皆白，云当易康哥江名为立文斯敦江，以表其遗烈也。斯丹雷尚留纽约养病，云俟明春乃回国。

行非洲腹地三千里

十二日　礼拜。接上海九月廿六日由英国礼三公司船递到四十八号包封，并接到沈幼丹制军及黄泳清二信。

以礼拜日，就波斯、日本二国公使谈，适上野景範外出，波斯公使为言其国初置电报，国人群起阻难。乃由其家置电线以答〔达〕宫中，又达其外部，人皆以为便，相与仿效，数年而布满国中矣。其电报用其回回三十字母为文。中国无字母，仍借西洋字母为用，是以其势尚难通行。

波斯公使推广电报

晤比利时使索拉宛，询及去年监牢会在其国会议，无有成书。答言："当时亦见新报，所议多曲当，至今尚无成书刊行。"因言美国用刑宽而监牢立法颇峻，有六七年不令见一人、不令说话。会友劝令以渐改之。于是稍减其年分，亦稍分别宽免。又言比利时创立监牢式优于各国：一人立其中，各所监牢上下皆在目中。予谓伦敦菴敦威拉监牢即此式。索拉宛曰："然，此式即仿比国制度为之。"始知西洋各国互相仿效，会友考求之力居多。

英国执政分二党。今相毕根士、前相格兰斯敦各为之魁。其前二党立名，一曰多里[10]，一曰非克[11]。今又易其

托利党与辉格党

名，一曰庚色尔法尔甫[12]，犹言循守旧章之意，毕根士一党主之；一曰类布拉尔[13]，犹言遍行商议之意，格兰斯敦一党主之。大抵异同二者之辨而已。 保守党与自由党

十三日 通拜世爵、议绅及诸相识者：议绅之长曰斯毕格（住议政院，名卜兰得，其幕府珥斯庚梅）、阿尔皆尔（公）、替文色（公）、色克伦（公）、斯丹雷（伯）、班得里（伯）、侯登（伯）、花伦克雷茀伯爵（曾请往温布尔看赛洋枪会）、觉斯得斯占摩斯（伯）、色尔娄（伯）、鼐莫尔登（伯）、勒色、格兰斯敦、阿伯尔谛尔（前任户部尚书）、密斯罗（前任户部尚书）、阿尔色尔、布妥玛、立桑（统领）、爱觉登、色尔亨利荷兰得、喀尔谛尔、蕣定喀、恩非尔得、茀尔得斯久、马尔武得克、阿斯得乐（九十老人，在中国久）、墨克雷格尔、米里亚客（法国生）、毕得、哈尔谛、谛盎生、格尔立、爱尔里、卜拉西、马尔克兰得、纽色尔觉尔治纽政得、色尔威尔茀来得白来得、哈林登、卜勒尔、科恩甫、施密斯遂斯。其来往至熟者，不在此列。 通拜贵族及绅士

是日，途次见有肩披黑绶，若官吏朝服系绶之式。询之，为科密遂尔[14]。英国立有一局，皆士绅为之。各街置一人，为途次递信，及有急需，可以供役。其人皆由保荐诚笃可倚信者，达其名于局，按地段分置，以示取便行人之意。大率曾充兵者为多，以兵中规矩森严，一起一饭，皆有定刻。当兵一二十年可以求退，则凡轮车局、信局皆争用之，为其习勤而举止皆有法度。前至莽敦威拉监牢，每一工厂设一管理，皆退休之兵也。西洋人才之盛，岂无自 科密遂尔

而然哉！

接黎莼斋、李丹崖二信。

十四日　应拜各客，分三日酬应，以天气苦短，未能周遍，令李湘甫补投名帖。接布洛彬回信云：大太子请于明年二月回伦敦后定期接见。

不拟购买水雷专利

罗稷臣偕同密斯盘来议马克敦那水雷事。盖用火箭炸力装入水雷，可以透穿铁甲船，允以十万金鬻其法于中国，并言明不更鬻之亚细亚诸国。鄙心窃独笑之。亚细亚沿海诸国曰高丽，曰安南，曰暹罗，皆无侵扰中国之心。西北各边，并无水道。日本之考求西法，志坚气锐，二三十年后，其制造之精必可以方驾欧洲诸国。中国将独恃此水雷之用以称强乎？抑何所见之不广也！因与约，尽听鬻之他国，中国但相与练习其法而已，不必据为己私也。

罗丰禄讲化学

罗稷臣留谈化学，极可听。西洋言天下万物皆合诸质团结而成。其一成之原质，惟有六十二种，而略分三质：一曰实质，如诸金之属；二曰流质，如磺强水之属；三曰气质，如养气、炭气之属。淡〔炭〕气合养气、炭气〔炭质〕而成，无本气〔质〕。水合淡〔轻〕气、养气而成，亦无本质。盐合绿气及苏的阿摩[15]而成，亦无本质（苏的阿摩，希腊语作钠，亦金属，可以燃成火光）。人身兼有三质，而炭气为多，血中有铁有砂。化中〔学〕之用多端，有军火之用，有农务田种之用，有六畜之用（如某气杂某气，则易肥大之类），有五色之用。西洋人考验精微，而力驳中国言黄白之术。谓五金皆本质，不假他质配合，无可变化之资也。又言近人名茀赛尔，论

理财之要，于机器人工所以富国之理，至为精核。

十五日　接到上海十月初四日第四十九号包封，由法国挨麦从公司船寄到，内奉批发七月初一日摺件，均交总理衙门议奏。外接总署九月廿三日第十五号函，及周小棠一信，又接朱宇恬及家信十三号（九月廿三日发）。以致总署信已封好，专候礼拜五公司船开行发递，此信应俟下次具复，即作为十八日接到。

威尔士出煤最佳，并出卡尔得甫[16]海口，其贸易颇繁，卜尔（侯）产业为多。其地人有（名）若翰（姓）波维者，于其地兼充希腊、秘鲁二国领事，屡求充中国领事，未之敢许也。求充中国领事及使馆医生 顷复函称："但兼一领事名目，并不领经费，可以随时报明卡尔得甫出煤情形。"又有医士安布勒者，亦求充中国钦差衙门医士。未知诸君之意，果何所希冀也？

金斯约七点钟赴海百里纽巴尔克学堂散布书籍，遣李湘甫与马克里〔马格理〕代往一会。

十六日　《戴模斯》新报极论正月十七日开会堂视常年早至三礼拜为不宜：以云用兵，是惊众也；不用兵，俄人得以议其后，谓其谋己也。《摩宁波斯》新政〔报〕则以事势言之，宜及早用兵，谓俄人一得土国之利以开其端，德人必西侵比利时、荷兰、丹国，意人必南侵突尼斯。二国之助俄，非为利俄也，亦自为利耳。宜先截止俄人兼并之心，以保全诸国。所言亦皆有见。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新闻言论自由 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

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

奥国之民族矛盾

德、奥两国同为日尔曼大国，而情形各有难自固者。奥国原兼有意大里，其后毕尔芒[17]自建国，兼收威尼斯。奥国之通地中海者，仅特力爱斯得[18]一口，国势亦蹙矣。而其民人凡分三种：一日尔曼种，一风格里[19]种，一斯剌甫种。土国之布加里亚，亦斯剌甫种也。布加里亚建国，则奥国之斯剌甫种将往归之。奥国之惧俄人分土势，意尤在此。盖俄国侵扰地中海，奥国亦无自立之势也。德国接〔结〕俄为援，为忧法也；而以势联合诸小国以为之盟主，不必心服也。如鲜那费尔[20]寄帑于英，委国而去之，德国遂并其地。近复胁鲜百尔克[21]、蒲里塞得[22]从之，而征起兵费。其国皆民政自主，并无额兵，不与会盟争战之事；其心非乐从德国，劫于威耳。似德、奥两国之势，皆不能无瓦解之虞。

老将毛奇

其老将摩尔克，精于地理之学。德、法交战时，摩尔克循视地图，檄某兵出某地、某兵出某地，指挥立定。闻此次俄、土用兵，亦皆受计摩尔克，用电报指麾。为其精于舆地之学，又久居土国，谙习其山川道里也。然此语吾不敢信，殆因其熟于地学，拟议及之耳。

十七日　发递总署第十五号信，并沈经笙相国、董韫卿、合淝伯国、沈幼丹、李筱荃、刘景韩、裴樾岑、杨性农、罗研生、朱宇恬、朱香荪，及家信十五号，及志城信。

李丹崖以刘云生派充参赞，缄告不适意之状，求代函致总署为辞之。复函告以业经具奏，无能为力，聊与为笑而已。刘云生之颠沛至是乃具知之，人谓无知人之明，何可辞也。

马格里是夕归省其母，所居克斯尔班客，由英伦、苏格兰交界处曰格拉得林，经北至端木茀里得，向西又折而南，乃至克斯尔班克，缘有海汊须旋绕而行也。晴日可望见英属部铿伯兰得及苏亨伯兰得，皆英伦西北濒海属部，可以隔海相望也。 马格里归省父母

英国尺度以十二为纪。十二“来英”[23]（来英犹中国一分）为一“英制”[24]（英制为中国一寸），十二“英制”为一“茀地”[25]（茀地当中国一尺），三“茀地”为一“雅尔得”[26]（雅尔得犹言码也），一千七百六十码为一里。一码之数，当三十六寸。法国又以三十九寸为一码，谓之“美得”[27]。析分一码为百分，谓之“桑的美得”[28]，犹言寸也。又析至千分，谓之“密里美得”[29]，犹言寸〔分〕也。

悬钟用摆，始于意国之格力里渥，即百年前精通天文之学者也。偶至一礼拜堂，见悬灯为风所扬，摆动迟速，或远或近，相距四度之间，其行度惟均。而其迟速以绳之长短为准，约长三尺九寸有奇，一摆动则得一秒之数。以是引绳定分秒，而可以知长短尺寸之度。以寸方计水轻重，而亦可以知权衡之准。皆以一心运之而有馀。西洋机器，出鬼入神，其源皆自推算始也。 伽里略研究“摆”

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己巳　冬至，当西历十二月廿二日。（英国立斯得斯贵尔地方，并法人居住。）

略考英国政教原始：议院之设在宋初（英自汉时始立国，即有议会，多以教师操其权，历久而规制益详），距今八百馀年。至显理第三而后有巴力门之称（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当宋理宗绍定五年），即今之上议院也。一千二百六十四年，令诸部各择二人，海口择四人入巴力门会，为今下议院所自始。〔叔河案：郭氏此处记述年代有误，1225年当为宋理宗宝庆元年，下议院实始于1265年。〕（上院名罗尔德，世爵之称也；下院名高曼。义德〔脱瓦字〕第三即位五年，一千三百三十一年始分上、下议院。军国大事，先咨之高门士，以达上院，而后自行之。其长曰斯比格。）买阿尔之设（今称梅尔，买、阿二字之合音也）在一千一百八十年后（当宋孝宗淳熙时），设立伦敦买阿尔衙门，令民自选。又越百馀年（亦在义德瓦第三时），当元之中叶，始令听讼者由如力[30]代证枉直。如力者，地方良民也，为今律师代质所自始。

英国议院之原始

一千四百年后，始用罗经定方向，用自鸣钟定时刻，英人加斯敦始镂版印书。其时考象纬者推验灾祥，由此而益勤于测候；言物化者讲求黄白点化之术，由此而益明物之本质。（以上诸法，皆由中土流传西洋。）一千四百八、九十年间，显理第七时始造纸；开通东西海道，多造战舰，置炮其上。显理第八当明武宗正德时，造船容万三千石，置炮百二十有二。一千五百四十七年义德〔脱瓦字〕第六即位，商人始立公会，以辟地行贾为事。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女主以利沙伯时，实明神宗万历十一年也，商人立公会，通亚细亚东方，始至中国，周历印度数部。于是地中海东

文化与交通之发展

方海口皆设领事官。置会馆伦敦，曰“伦敦至东印度商人会馆”[31]，通商各国。亦于是时设立公使。

英人有倍根者，著书考察象纬术数。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惹迷斯第一（为英兰两部合国之始）始创造新闻纸。其后查尔斯第一即位，国变多故，而学艺始盛。哈尔非[32]为血络周流之学，而医术益精。哈略[33]测水星过日，而推测之术益验。观象仪器，及格物家讲求化学，实事求是，多兴于其时。一千六百五十三年，当顺治十年，格朗挖立，始运地中海东方棉花制造布匹，立伦敦大信局。又三年，禁止平民开信局，命大臣主之。一千六百七、八十年间，查尔斯第二时，修明律法。沙非斯伯烈创定哈别斯高伯斯[34]之律以除虐政。（是时议院已分二党，附和朝政者朝党也，名曰多利；违异朝政者野党也，名曰辉格。）一千六百九十四年维廉第三时，立医院于格林里治，养兵船军士受伤及老病者。 学艺始盛

又前一千六百六十年，查尔斯第二建一会堂曰劳尔娄塞也的，言王会也。集天文、算学之士其中，厚饩之。其著闻者曰包以尔，曰何格，曰瓦立斯，曰巴罗，曰哈力。始为光学者曰纽敦。创作远镜者曰克勒格力。先为反照之器，明行星、定星旋转排列之理，曰茀兰斯得。哈力考察彗星往还别一轨道，按时而见。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始建观星台。 皇家学会之成立

一千七百二十年法王驱逐耶苏教，来英者五万人。织作呢羽细布及诸奇巧由此始。一千七百三十五年若尔日第

二时，当雍正十一〔十三〕年，瓦尔波立商税之法，置藏货之室，货出始纳税。一千七百五十二年始行新历（旧历以三月二十五日春分节为岁首）。有哈力生者，修正时辰表，可测经度；献于朝，酬二万金。塞耳寒斯伦家有博物院，朝廷出资购之，博物院肇始于此。斯米敦建一塔于以的斯敦海口，顶置灯，标识往来舟楫，海口引船灯杆肇始于此。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当乾隆二十〔廿一〕年，英商在印度加尔各搭为孟加拉所袭，执一百四十六人。麻德拉斯垒主格来苐，败孟加拉部长于伯拉西，遂据有孟加拉，为英人据有印度之始。

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若尔日第三时，当乾隆三十四年，始开煤矿，以火轮器汲水。英人名瓦的[35]者，始创火轮舟车之利。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始用火轮器织布。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天文士黑尔舌[36]测得新行星名于拉纳士。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作大远镜，能测前所未见天空列宿。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医士日纳尔立种牛痘法。一千七百九十年厚亚德修明囹圄之法。一千八百七年始用气学，以媒〔煤〕气代烛。一千八百十一年造火轮船行海，实嘉庆十六年也。（是时火轮船惟行近海，至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当道光十八年，始开火轮船至美国纽约克。）一千八百十六年，英人带非制一灯球，入矿开采，免于引火。一千八百一年始造人丁册籍，每十年一修。国中各处立官塾。

瓦特发明蒸汽机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造火轮车。（一千八百三十八年由伦敦至北名罕东路始成，凡三百五十里。）时造火轮器者勒尼，识草木者邦斯，考求物质者带味[37]，画工乞斯得莱西

始造火车

里，觅新地者格拉克。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始设电报法通线。一千八百四十年，当道光二十年，立公司通信之法，由火轮舟车递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始造博物玻璃院，名曰格勒得格西比申[38]，绵亘三里，各国方物依地球纬度陈列。

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考求学问以为富强之基，亦在明季，后于法兰西、日耳曼诸国。创立机器，备物制用，实在乾隆以后。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馀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立国之本在巴力门买阿尔 中国二千馀年以来适得其反

十九日　礼拜。偕德在初诣日本公使上野景範谈，兼晤希腊公使宅那剔阿斯。上野景範见给《日本户籍表》、《驿递寮第五次年报》、《内国劝业博览会出品目录》凡三种，告言驿递寮递书信，博览会通贸易，并国家理财之经，而亦取以便民，一切皆有可稽考。因询以日本铸造钱币起于何时，云起自千八百六十九年。制钱机器皆渠购自香港，呈报国家开办者。其铸金洋至数百万，则各国银号皆有之，不尽出自国家也。问各国银号铸此何为，曰：是皆与日本相为交易，其铸钱以金银准其轻重多寡，而加铸造之费，亦可行之各国，惟银号收之，不能入市交易也。 日本公使提供资料

崇信宗教其来有自

西洋尊事教主，委国以听之。人心之所趋向，有不可以理解者。推求其故，知其固有自来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二者并尊。无君则人伦无所统属，无师则聪明智慧者无所诱启。西洋诸国开辟之初，人民风教，多原始东土。如英国初崇德雷教，亦主轮回之说，实与佛教同源。希腊、罗马，立国最早，其教皆原于摩西。而摩西以以色列族立国犹太，自衍其教，未尝强诸国从之。是以希腊、罗马各主教名。而希腊义纳姑来自迦南，开文教之先，至今犹祖犹太教。罗马当两汉时兼并诸国，有大一统之势。会是时耶苏兴于犹太，为其国人为〔所？〕夭阏，罗马王独推崇其教，雄长诸部，督使从之。而教士专习文字科条，讲说推行，遍及诸国。于是罗马剌丁文字，遂为西洋各国文教之祖。

罗马拉丁文教之祖

英部当罗马盛时，为所踞者数百年，其教亦以大行。建造会堂，定立科条，凡建国立政之经，如农田水利、医师方术、百工伎艺，皆教士为之创始。至唐之中叶，以格伯收合诸部，建立英国（以前名比利敦[39]）。其时教已盛行，而文章典制及诸兴作，一操之教士。今阿斯弗、堪白里治两处大学馆，创建已逾千年，正当英人立国之初，皆教士为之主持，至今犹然。其国之政俗科条，无一不出于教士。而自初创建会堂，统君民而约禁之；是以国家大权，教士得以操持历千馀年。人民心意之归向，已素定矣。而罗马又立教王以总摄之，以故其权久而不替。

政俗科条无一不出于教会

教王既主各国教权而阴制其柄，因以肆志纵欲，诸国

亦渐苦之。一千五百年间，当明之中叶，英人有昧格里弗著，始著书辟之。日耳曼教士路剔[40]因之创立耶苏教，谓之波罗特士[41]。波罗特士者，誓不从罗马教之谓也。盖罗马教之积敝，而人民日思变计；路剔之创立教名，诚亦末流补救之术也。然自初罗马教之行于诸国，皆有功蹟教化于民，导人以信从之。既分立两教，于是怙权争胜之心，日挟其术以求逞。乃各私立会名，分布徒众，蔓延于亚细亚诸国，以传教为民。诸从罗马教者相与导扬之，以广己而造大，而教王又实为之主持。日思巴尼牙人名意格纳希珥斯罗尔窝拉，创立热索亦得会（法人语耶苏曰热索），明季利玛窦奉之以行于中国。 路德新教 罗耀拉建立耶稣会

嗣是会名繁兴，传教东土各国，率请命教主，奉其教会名目以行于其所适之国。中国重开天主教之禁，而传教京师者，又为拉萨立斯得会。教分，而其传教亦愈切。英人名罗马教曰加特力[42]，名耶苏教曰波罗特士，但当时求去罗马教积弊而已。罗马教传之东土，日益加广；波罗特士教亦相与仿而效之，于是耶苏教会亦兴。即伦敦三国，教会亦异。伦敦官教曰意毕斯哥稗里安[43]，苏格兰官教曰卜来斯毕谛里安[44]，皆食官禄；不食官禄曰英谛弃丹得[45]。其间各私立会，名目繁多，有曰麦托的士[46]，有曰巴比的士[47]，近年教士四出传衍，与加特士教争胜东土。盖不独非路剔立教之意，亦非耶苏推衍摩西立教之本旨矣。 各种教派

二十日 上海副税司哲慕森[48]、美国驻牛庄领事费德来见。居中国十五年，凡至京师十四次，颇悉中国情形。云

旦夕当回牛庄。类丁子种局见惠子种三十七品，托之带回呈合淝伯相，费德意欣然也。

接威妥玛信，传述德尔比谒君主于温色尔（以十九日美国公使魏拉斯呈递国书，德尔比陪同一至温色尔行宫），君主盛称中国现派英、德两国公使，意在与各国联合，甚以为喜。德尔比意亦欣然，属威妥玛转致。

论刘锡鸿为害大局

晚与彦嘉、湘甫、在初论刘云生之凶悖。彼亦直率其性耳，而不知关系大局，无若刘云生为害之烈者。盖自南宋以来，士大夫以议论争胜，中外之势相持，辄穷于所以自处。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则天下共罪之。七八百年，尽士大夫之心相率趋于愚妄，而莫知其所以然，则亦南宋诸儒议论繁多之过也。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而相与祖述南宋诸儒之议论以劫持朝廷，流极败坏，至于今日而犹不悟。鄙心实独憾之，不惜犯一时之大忌，侃侃焉谋举国计边防之大要正告之天下，外以服强邻之心，内以尊朝廷而安百姓，而举国无知者。乃至被京师一时之诟毁，使此心无所控诉。刘云生皆亲见之，亦饫闻鄙人之议论，于洋务亦若粗有知晓。鄙心怜其穷困京师，进退狼顾，挈之出洋。一闻李兰生议论，遽至反戈相攻，不遗馀力。然则鄙心终无以自明，而刘云生屈身数万里与洋人周旋，而其议论亦如此，亦终无复望有能省悟者矣。鄙人乃以是郁郁成病。彦嘉徒以刘云生谬妄不足较，用相慰勉，岂有当于鄙人之心哉！

廿一日　西历十二月廿二〔五〕日，为耶苏生日，遂以

是日为大节。迁居第二层楼，与湘甫、在初易房而居。亦以住房经年，日为刘云生郁郁，思稍涤荡其旧污以迎生气也。口占一诗云：

客行四万八千里，忽忽移居咫尺间。
天地容身无碍小，人禽争食只求顽。
九衢车马奔成海，万户云烟叠似山。
小作迁家高处住，支窗容我一开颜。

移居二楼口占一诗

廿二日　早起，见晴日在窗，光映一室。推窗视之，知夜雪逾寸许，一望皓然。喜赋一诗云：

细碎风声昨夜闻，晓寒轻幌缀冰纹。
鸠呼日出朝烟湿，鹊踏枝翻细雨纷。
忽忆妙高峰顶雪，招来岳麓寺前云。
殊方岁晚真无赖，取次颠狂借酒醺。

咏雪

以移房，清检书籍。并接张听帆信，知总署遣派德国翻译已抵伯灵都城，听帆即日当回伦敦也。复威妥玛一信。

廿三日　梁氏生辰，戈什哈等治酒为寿。诸随员亦来贺，为治面食款之，邀集姚彦嘉、李湘甫、德在初、凤夔九、黄玉屏、罗稷臣一叙。

诣威妥玛谈，兼约西历正月十日陪宴哈定登、旁思弗得等。威妥玛语及京师情事，穷及隐微，而于吴江相国讥讽尤至多，愧无辞以应之。而于喀什噶尔事，甚忧俄人之持其后。予因晓之曰："中国获地西域，力实不及经营，徒费兵力而已。故于德尔比调处之言，甚乐英国之持此议，可以预防异时之反覆。诚使有益于中国，印度得利，俄人

与威妥玛谈新疆事

得利，皆中国所乐为。若其无益，则俄人利病俄人自承之，印度利病英人自承之，中国何暇代谋哉？吾惟觉德尔比当时调处之言，为中国所应行，不惮据情上告，原未尝旁及他国之利病。而俄古柏乃于其时物故，此所谓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威妥玛亦无词以相应。

刘锡鸿被撤职召回

是日得上海电报：刘云生撤回京师，以李丹崖权理德国公使。何时奉到上谕，电报亦未及详也。

廿四日　金登幹过谈，言哲慕森可与屠迈伦并司翻译，长文巨篇，尤较为能，其薪水由海关给付即不加给，洋例然也。

总署咨行上海文报局应归并一处，而以鄙人所议六条，仍饬上海道核议。因并转行上海道，催其迅速议覆。并致刘芝田一信。

廿五日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以各国设立信局，一由其国家经营，通商口岸不得私设信局。日本通商口岸，英法两国皆各设立公司轮船信局，收递各国信书，非各国通例，应一切由本国信局收发。其实公司轮船，惟英法二国有之，不能不设立信局以司收发。若由日本收发信件，则递信由公司轮船，而递信之利归之日本，亦属未允。而彼此相持，各据所见，亦皆足以自成其说。上野景範辨论此节，已经年矣。顷凤夔九诣日本参赞长崎道至，始知由日本派有专

日本任美国人为专使来英谈判

使一员来英会议，谋另定条约。而所派者为美国人，为能通知各国律法，可以据事争论也。日本勇于兴事赴功，略无疑阻，其举动议论，亦妙能应弦赴节，以求利益。其

勃然以兴，良有由也。

接到上海文报局十月十一日由英三不如公司船递寄五十号包封，批发八月初六日销差一摺及另件；并接总署十月初二日第十六信，及合淝伯相十月初四日信，及何小宋、潘伯寅，及朱尔田、郭兆春（号青山，行二）各信。

新报载戒烟二方：一、紫棉萁连根洗净，捣成绒（新故皆可用），用清水煎浓当茶服，吸烟后亦以之消渴，不须戒烟而自然断瘾，亦一妙方也。无紫棉萁，即青棉萁亦可用。〔脱“一”字〕以南瓜初开花，取其藤连根及花，用石臼捣出汁食之，即初结瓜时亦可用。二方皆易取，贫家亦能用之，可资传示。

廿六日　礼拜。姚彦人〔嘉〕诵其尊人道舆先生遗句云：“教就周旋临事误，戒除狂直过时忘。”二语极有意味。

李湘甫见示黎莼斋、刘和伯二信，以总署二咨，一指示应领薪水，一设文报总局，大为刘云生所诟，相与责备鄙人。直不解莼斋、和伯视刘云生督抚体制，而视鄙人为其属官小吏，终身执迷不悟。固由刘云生矜张夸诈，为所煽惑，而亦太失之愚矣。阅之为失笑也。 怪黎庶昌为刘所惑

廿七日　为西历十二月卅一日，为〔在〕中国为除日。马格里自克斯尔班客回，言正月十七日开会堂，以买归挨及属国为初议。俄人志在通马摩拿海峡[49]以擅海西之利。东土耳〔脱“其”字〕之安拿多尼亚[50]、阿尔米尼亚[51]，俄人所必争。伯尔施亚格尔甫[52]，为印度孟买通商之地（伯尔施亚，洋语谓波斯也；格尔甫，海泊之称，可以停船）， 英人谋控制埃及

阿尔米尼亚相距近，英人不能不忧其为患。惟挨及处适中之地，足以相制。而挨及固为土耳其属国，英人谋出资给土耳其，令挨及改属英国，听其号令，可以资之以控扼地中海之要冲，与俄人相持。即令俄人兼并土耳其，犹不至遽使觊觎印度。此亦英人长驾远御之术也。

详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而强

俄国之强，缘始毕德[53]。其初尚未知舟车枪炮之利。毕德变姓名居英国三年，学习武里治铸造之法，及德尔茀斯得造船局，手自操作，与工役同寝处。又以荷兰富盛，往观其政教风俗。阴求奇技有智能者厚结之，约同赴俄国。归而重任所偕者数十人，广开制造局，讲求练兵经国之计。以开垦地利所费多，乃兼募西洋各国富商，令其占山开矿。与约二十年自备机器人工，而令本国人充役。所带人工以岁减一成为率，本国人技艺有所得者，令充补一成之数。二十年期满，所用皆本国人，矿务一切皆归本国。任听各国富商占山，擅二十年之利，而本国利源于是大开，人工技艺，取用不穷，真豪杰之举也。俄国故都曰摩思噶[54]，毕德以其距海远，不能通商贾之利，徙治都城波罗的海滨，曰森毕德百尔客[55]。（百尔客，译言城也，森者，圣也，言圣者毕德之城。）大变风俗，广通商贾，兼立富强之基。往时俄人皆蓄髮，毕德下令仿各国剪髮。于是日使人持剪巡行，见长髮者辄与剪之。自是制造技艺之精，遂与诸国相捋〔埒〕。自毕德时即言君士但丁一城应归俄国管辖，盖度马摩拿海峡属之土耳其，则黑海必不能畅行。自毕德至今二百年，一循用其法度而推扩之。所以注意土耳其，犹

利用外资大开利源

毕德之遗言也。

廿八日　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发合 菜种图册
淝伯相第十六信，由美国领事赉德回任牛庄之便，带送天 送李鸿章
津，并类丁予种局色登寄木箱一口，内子种三十七品（萝卜种十九，豆种十四，菜种四）及图册等件。廿四日均已封好，因赉德他适，约今日送至其寓所。

出拜德尔比、定得敦、旁思弗得、威妥玛，为贺新年，以公使交涉专在外部也。晚赴金登干春酌，与姚彦嘉、德在初、凤夔九、罗稷臣、马格里凡六人。同席赫政、哲美森、贺璧里、屠迈伦、休士、额毕库、骆德、爱格尔、泰乐尔、马克里，皆在中国办理税务者。惟马克里系医士，而泰乐尔则现充金登干参赞也。金登干起致颂祷之词，予亦以数语复之。

廿九日　以金登干处饱食，饮茶过多，颇觉不适，遂
至竟夜不寐。邀马克里诊视，云脉息视前大减，虚症毕见。 自六月起
此间一无遂心之事，其势不能不病。夜睡不安，自六月初 即患失眠
闻刘云生狂悖之言，遂有此症，殆非偶然也。

新报极论中国赴法国赛奇会，始终赫德一人任之，国家并未一究心，以为中国于此有图前进之心，此语甚误。盖初赴奥国赛奇会，新报原有此语也，阅之慨叹而已。

注　释

〔1〕马尔克波罗：Marco Polo，马可·波罗。
〔2〕阿歪希：Hawaii，夏威夷。

〔3〕洛克尔科费尔扪得阿非斯：Local Government Office，地方行政局。
〔4〕卜林斯爱都尔得阿甫萨客斯歪麦尔：Prince Edward of Saxe-Weimar，萨克森-魏玛的爱德华亲王。
〔5〕卜林斯克立斯谛安：Prince Christian，克里斯丁亲王。
〔6〕危尼苏爱拉：Venezuela，委内瑞拉。
〔7〕斯丹雷：Stanley，斯坦利。
〔8〕当镫尼格：Tanganyika，坦噶尼喀。
〔9〕鲁拉巴霸：Lualaba R.，卢瓦拉巴河，
〔10〕多里：Tory，托利党。
〔11〕非克：Whig，辉格党。
〔12〕庚色尔法尔甫：Conservative，保守党。
〔13〕类布拉尔：Liberal，自由党。
〔14〕科密遂尔：Commissary，代办员。
〔15〕苏的阿摩：sodium，钠。
〔16〕卡尔得甫：Cardiff，加的夫。
〔17〕毕尔芒：Piedmont，皮蒙特。
〔18〕特力爱斯得：Trieste，的里雅斯特。
〔19〕风格里：Hungary，匈牙利。
〔20〕軒那费尔：Hanover，汉诺威。
〔21〕軒百尔克：Hamburg，汉堡。
〔22〕茀里塞得：Frisian。
〔23〕来英：line，英分。
〔24〕英制：inch，英寸。
〔25〕茀地：foot，英尺。
〔26〕雅尔得：yard，码。
〔27〕美得：metre，米。
〔28〕桑的美得：centimetre，厘米。
〔29〕密里美得：millimetre，毫米。
〔30〕如力：jury，陪审员。
〔31〕伦敦至东印度商人会馆：东印度公司。
〔32〕哈尔非：William Harvey，哈维。
〔33〕哈略，Edmund Halley，哈雷，又作哈力。

〔34〕哈别斯高伯斯：Habeas corpus，人身保护法令。

〔35〕瓦的：James Watt，瓦特，一作华脱。

〔36〕黑尔舌：William Herschel，赫歇耳。

〔37〕带味：Humphry Davy，戴维。

〔38〕格勒得格西比中：Great Exhibition，大博览会，即水晶宫。

〔39〕比利敦：Britain，不列颠。

〔40〕路勅：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

〔41〕波罗特士：Protest，新教。

〔42〕加特力：Catholicism，天主教。

〔43〕意毕斯哥稗里安：Episcopalian，圣公会。

〔44〕卜来斯毕谛里安：Presbyterian，长老会。

〔45〕英谛茾丹得：Independent，自立会。

〔46〕麦托的士：Methodist，美以美会。

〔47〕巴比的士：Baptist，浸礼会。

〔48〕哲慕森：George Jamieson，1843—1920。

〔49〕马摩拿海峡：Sea of Marmara，马尔马拉海，此指黑海海峡。

〔50〕安拿多尼亚：Anatolia，阿纳托利亚。

〔51〕阿尔米尼亚：Armenia，亚美尼亚。

〔52〕伯尔施亚格尔甫：Persian Gulf，波斯湾。

〔53〕毕德：Peter I，彼得一世。

〔54〕摩思噶：Moscow，莫斯科。

〔55〕森毕德百尔客：St. Petersburg，圣彼得堡。

発行⑫月④校

卷十五

光绪三年十二月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辛巳　为西历正月初三日。接上海十月十八日由法国晏拿里公司船寄到第五十一号包封，内直督咨文二角，给发德国兵官宝星；又欧阳道庄一信，广东巡检也；并唐景星信及志城十月初三所发第十二信。（自十一月二日接到九月六日所发第七信，距今一月未接他书，而遽编列十二号，何也?）知讷生物故，夔臣公一房衰微至此，可伤也。

新报言，俄军已越土國巴尔馑山，踞有倭尔堪尼一城。往时俄人侵土，至阿德里亚城而后议和。人言此次仍袭旧迹为之，然土势益不支矣。英人用兵之议恐不能缓。或拒俄，或分土之南境以保苏尔士河，则尚须乘机为之，不能 俄军已越巴尔幹山

预定也。纽开士绅民上书国家，言色尔为立国，英、奥两国实保护之。今俄人并未加兵色尔为，而色人乘土乱，与鲁美尼亚相比，举兵攻土。是非但叛土，亦蔑视英、奥两国，宜兴问罪之师，而诘其所以动兵之意。国家下其书外部，亦尚未定议也。是夕仍不成寐，可惧之甚。

初二日　总署议复七月一日一奏两片。以新加坡领事胡璇泽拟派南洋总领事，恐力有未给，宜缓议；瑞典国万国刑法会，有会议政务之嫌，宜罢其议；又函驳外部，新加坡领事不能常设。均须分别照会。属马格里拟照会瑞典公使一稿，顷询之，则已发递矣。马格理愚谬专擅，屡经训饬，略无悛改。不谓刘云生专擅树敌，坏乱风化，一至于此。然而马格里情形，亦直不容恕矣。蹇运所致，何有穷期也。

马格理擅发公文屡训不改

初三日　赉德来告行，询知卫廉士掌教耶尔科尔治[1]，在纽德芬地名〔方〕，即容春圃驻扎处也。其哈尔洼得科里治[2]尚拟延请中国教师二人，一学广东语，与旧金山华民相交接；一学京语，以备充当中国领事之选。在堪百里治地方（英国亦有此地名）。为寄声问西华[3]、丁韪良、毕得格、科里士四人起居，并旧好也。

哈佛大学拟教授粤语与京语

罗亚尔那克得密阿甫阿尔得斯[4]画会（设在百林登侯史），其参赞意登约往观画。凡油画张挂千馀幅（约十馀院），多世爵旧家借用，二三百年名迹为多。晤旁思密非音、斯博得斯武得、娄珥斯数人。

又有里布尔斯谛克生，能知新、旧金山情事，曾著书

论之。问以此当曲在华人？曰："是其风俗好尚各异，彼此相形，因而起争，不能以曲直论也。"问设领事宜否？曰："此不可少。外部于此必得许允，不能却也。"

是日大雾晦冥，居民张灯治事。至巳正，乃稍辨屋脊。

初四日　礼拜。闻李湘甫有稚子之丧，为之凄怆竟夜，属姚彦嘉陪同出游，以遣释之。

罗稷臣告言，英国船厂造小兵船四五十入水（初造二十只，名曰巡河小兵船），均不逾一丈，为宜昌通商之用。闻法国亦照式营办。以春间开办宜昌口岸，人民小有牴牾，延至秋深水落，洋船不能畅行，因约明春开办，新报曾言及之。而遂创造此等小兵船，由其国家营办。通商各口，往来皆商船也；惟香港为其属地，驻扎兵船。宜昌内地，乃由国家造置小兵船四五十之多，盖无事用以转运百货，有事则用以战。深度中国办理交涉事务必不能如法，再有如滇案之推延反覆，不待调集外兵而用以横行有馀。蓄意滋深，为害滋烈。未知政府诸公贻误中国如此之甚，亦稍自疚心否也？浩叹！浩叹！ 造小兵船为宜昌通商之用

初五日　新报载左相克复喀剌沙城，屠其人民万馀，老弱妇女为多。左相功高嗜杀，亦回人惨报应然，然亦未尝不伤国家元气。西洋临阵交锋则恣杀，所捕虏及降者皆收食之，或羁系，或遂纵归，无轻杀者。 左宗棠屠杀回民

俄兵过巴拉堪山，阨守希布卡土兵已遁去。其琐非亚[5]一城亦为俄人所踞，是巴拉堪险要全为俄人所有矣。闻英人急谋收买土人战船，恐为俄人所夺取也。然则土势

亦岌岌不支矣。

美使西华因事被控

初六日　美国公使西华由总领事迁授。继为总领事者买尔士，西华绌之，而威尔士接充总领事。买尔士乃具列西华劣迹，载之新报。其副领事柏拉弗尔得，故与西华相善也，会以私拆书信为人所讦，收禁二十日。于是有发其阴事者，谓皆与西华有连。西华因亦驰赴上海。柏拉弗尔得固请并案发回本国，以俟控诉。威尔士不能不允之，而以具详本国尚需时日，恐二十日收系期满，柏拉弗尔得逃遁，无可踪迹，责令纳银万元为质，再求两保人各承认五千元，而后纵释之。西华亦因此坐守上海，摒挡诸事。盖西洋律法，贵贱所犯，科罪一也。而西华为人极稳练，乃至朋比为非，亦殊出意外。

吴淞铁路

然闻买尔士所列罪列〔状?〕，谓吴淞铁路西华实怂恿中国接受，则亦失之诬矣。细究吴淞铁路所费若干，实并平

敛兵清野，法军无所得食，疾掩兵而退；俄人追击之，遂至大溃。其言是也。然一视国势之强弱，强则无不可行，处积弱之势，乃无一可行者。土属地若鲁美里亚、色尔非亚、满谛尼克娄皆倒戈相攻。其腹地布加里亚，俄人借保护耶苏教为名，欲使立国。即使和议成，分地益广，亦岌岌不自保矣。 土耳其岌岌不自保

初七日　俄人新报言，东境西皮里亚[7]部与中国通商地方恰克图毗连一带，并沾染中国风气，男妇相与吸食鸦片烟，穷民妇女尤多。或者中国有此嗜，使他邦畏而远之，以不致有觊觎乎？

法人满达邦物故，即咸丰十年统兵天津者。以八里桥大战获胜，国主拿破仑即封以八里桥世爵，略视中国之伯爵，至是卒。因见新报，为记之。 八里桥伯爵

俄、土和局，尚无端倪。俄人不欲使他国与闻。义克拉谛爱福前以病乞退，近复至营。俄人侵占黑龙江地，即义克拉谛爱福为之定约。俄、土之相构，亦义克拉谛爱福一力赞成之。比之于秦，其张仪乎？诸国之受其患亦多矣！

初八日　李丹崖巴黎信：巴黎西南汕夕阿炮台，为陆路最大之新式炮台，曾往一游。兼游矿务博物院，为楼三层，各十二大间，每间纵横五丈，罗列地质矿块五十三万馀种。左为化学院，院屋二十四间，以习各种化分之法。右为学堂，学生一百四十五人，各给凭入院学习，以三年为期，不具脩金。前年日本在院学习四十馀人，已陆续回国开矿，今存者二人。上层为各种开矿机器小样，下层为 日本留法学矿务者四十馀人

试演烹炼大炉。取精用宏，足以为欧洲之冠矣。英、法两国制造学问，穷极推求。法国立国尤久，其学馆书籍亦驾欧洲。以二千馀里之地，称雄海外，非无因也。日本晚出，

因日本而慨叹士大夫之蚩蚩

汲汲仿而效之。其向学之精且锐，日进无穷。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言当之，吾真无如此蚩蚩之士大夫何矣！

闻日本公使上野景範前赴俄国都城，不知其何为，英人相与惊异。急遣马格里探之费音，则初有是议，未成行也。

晚邀定得登、色尔娄、旁思密飞音、阿里克、旁思茀

举行晚宴

得、珥伯尊、波尔克，立斯得、布妥玛、威妥玛、科里、三多逊、哈尔费诸人会宴。定得登所定日期也，已而竟辞不至。此外辞者四人：珥伯尊、波尔克、立斯得、布妥玛。至者八人。

初九日　发递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请饬部存案以俟论定一摺，咨请总理衙门代进。并咨新加坡领事胡璇泽应领俸薪及关防仍由北、南洋大臣核给，并抄发总署奏件作为赴任文凭。共咨案三件。并致总署第十六信、合淝伯相第十七信，及李筱荃、曾沅甫、唐景星、朱宇恬，及家信第十六号，及志城一信。其新加坡设立领事，分咨北、南洋大臣；王夫之从祀饬部存案，分咨礼部及湖督及南抚及学政；并札饬新加坡领事，加致胡玉玑一信。

李凤苞言刘锡鸿

丹崖述刘云生情形，一意矜张而钻营鄙劣，多可笑者。自以才能见任，一处理换约事件，即邀督抚酬庸之典，言之无忌。闻德国主有所亲信，即百计谋结纳之，通贿求进，

以求一遂其私，即洋人博琅亦厌鄙之。诚不意此君行径恶劣至此。

法国《通律》，前已由禧在明寄送总署。闻意大里亦有此书。德国近年编纂成律，则尚未成书也。西洋律法多门：有成律，谓曾办过之成案也；有议律，上下议院所定也。例案参差，又时有更改，故勒为一书，亦不足据以行远。闻有马尔克敦《条约汇纂》一书，专取百馀年各国所订条约，分类编辑，为通商各口所必不可少之书。已属罗稷臣为一购之。 购求西洋律法及条约诸书

晚赴谛克生茶会，晤美公使魏拉斯，年七十二矣，而精力强健，远胜鄙人。又晤医士利觉尔生，著书言厨屋须在住房之上。英人笑之，而吾心极韪之。

又管理戏园毕瞒得，内大臣赫尔苇尔得属官也。凡戏馆编造戏文，皆先送阅而后演习之。问亦至戏园查察乎，曰："戏文即无伤风化，而恐其演习或至淫媟，则为害滋甚，安能不查察？而凡戏馆盖造，一有不慎，则煤气灯易至引火，均须时一查察。往时演戏皆以夜，近年因妇女童稚夜睡不宜迟，添下午演习。亦有世家巨族，晚膳常至八点钟，不能更入戏馆。皆所以取便民俗之意也。" 戏剧检查

又有武官统领罗，年六十，虬髯方面，自陈任兵官四十年。三十年时，英、俄交战，相持于巴拉克拉法，俄地也。陈列炮兵甚盛，其旁列枪队。时方为伍长，随队长率步〔疑脱"兵"字〕六百人持短兵搏战。忽一人驰至，传统将令，使夺取俄国炮架。群相顾愕眙。队长曰："兵少势不敌。

虽然，将令也，吾何敢违。”率所部驰取其炮。俄军炮不及施，而此六百人者已近薄之，各伏炮架旁持刀击刺，炮架为所掀翻。而六百人战且毙者三百馀人，力益不支，始退。队长与传令者皆战没。渠与军二〔士〕还者二百人。时统帅为喀尔谛芬（伯），云当时实未传此令，至今不能明也。

煤气专家

又哈尔库尔德，为阿斯福客来斯觉尔治教师，精于化学，于煤气之用尤为专门，英人谈煤气者皆推服之。问之，所授艺十有四人，其外附学者听从其便，惟不能入学馆居住。

已而令带内里哈得谛入席，始知其酒会也。继以跳舞会。又男妇十二人四面立，各相与为偶。凡六偶，联臂踏歌，回合进退。大率为其二女连姻，因有此会。所费亦至巨矣。

何如璋出使日本

初十日　接上海十月廿五日由英国果利治公司船递到五十二号包封，内何子峨、张鲁生咨报出洋日期。知以八月初五日出京，十九日至上海，至十月十九日始发陈报出洋一摺，驻上海两月有馀。携带人员：参赞黄遵宪，正理事范锡朋，副理事余瓗（中书），西学翻译洋员麦加谛及沈鼎钟、张宗良，东学翻译潘任邦（郎中）、冯昭炜，随员沈文荧、陈文史（郎中）、廖锡恩、李郁阶、吴广霈、张鸿祺、陈衍範、何定求，供事任敬和、刘坤，凡十八人。据称原调徐庆铨、徐寿朋，以事未能随行，是凡调二十人。传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能官人也，亦可谓盛矣！

并接何子峨一信，又接胡玉玑新加坡一信。

李丹崖晚邀同姚彦嘉、李湘甫、德在初、凤夔九、黄玉屏、罗稷臣、马格里至加非罗亚尔酒馆小酌。因语及煤气之学。所见圆屋，即收贮煤气处也。旁设烧煤灶炉数座。惟开一小火门，上为铁盖，四旁环闭之，不令泄气。而于铁盖为小管，以达之收贮煤气处。盖圆屋中凿池蓄水，覆铁钟水中，系链圆屋顶。煤气铁管从钟顶贯入，其气不能透水，皆浮于水上。铁钟为气所鼓荡，渐次负之以上浮。俟蓄满其中，则皆旁管引气使过水。别为一管入水中，与引气管相向，而空其中不使相连。气入水中不能上透，而别管中空气纳之使入，煤油乃于空处缘铁管而浮出水面。盖煤油与气皆从灶管中上腾，过水而气自入别管，油自上浮，至是始分。（此项煤油不能发光，亦可用以炼铁，不能燃灯。）又引气使入石灰池，亦蓄水，而纳两铁管，空其中。煤气过石灰水中而后发光，过两次三次则光愈明。又别引入圆屋中收贮之，亦以铁钟置水中压其气，气得压力，从管中透出乃能发光。

煤气的发生和输送

洋人初为小铜管，长数丈，插之烛心中。烛光外散而烛心蓄火未泄，可以透出数丈外之铜管发光，因是以悟煤气之用。凡煤一石，可炼见方一尺洋铁箱收满煤气六十箱，是以用宏而价省。近年西洋用煤气炼钢铁，其力尤巨。凡热力至二百二十度，可以开水鼓轮，为汽轮舟车之用。至五百度可以熔铁。煤力至大可至九百度，而惟煤气能至一千五百度。以煤有渣滓，则热力为所夺。煤气无渣滓，力专而量更足也。

煤气为用胜于燃煤

十一日　礼拜。接张听帆信，言刘云生知有变动之信，以气胁制之，不令回英。其由何处得闻此信，亦未详也。其翻译庆音泰、荫昌二人，皆令入学馆学习。与刘云生谈修约事，惟前驻京公使那多威一人。刘云生急欲因以自效而据以为功，冀朝廷之旌其劳也。满怀私意，到处营求，亦诚劳矣！其在英国充当副使，值总署知会镇江趸船一案，遂挟以相构，谓不一至外部辨争，取效威妥玛之施于总署，以图一报。比至德国两月，而修约事至，竟不能一言，而以托之那多威，抑何言行之全不一相顾也。

刘锡鸿言行不一

十二日　就李丹崖处谈，适值外出，不晤。是夕邀同李丹崖、罗稷臣、德在初、凤夔九、李湘甫、姚彦嘉、黄玉屏及马克理、屠迈伦、马格里，同至特鲁里类音观戏，以闻西洋正月戏文尤新奇也。其作为神仙腾驾云雾，上入空际，楼台缥缈，光景百变，真奇观也。晤旁思密费音，挈其夫人及子女辈同至，小立一谈。

十三日　《伊弗宁斯丹得》[8]新报痛诋沈幼丹毁弃吴淞铁路，谓其名足与希腊珥纳多斯塔特斯[9]同垂不朽，而以番达尔[10]称之，洋语谓之苗顽也。沈幼丹于此事，实不解其所谓。相距数万里之远，虽有毁骂，不见不闻，固可泰然自得，独难为奉使居此者地〔居此地者〕耳！然自此两年来，遭闵既多，受侮不少，此事荣辱，与吾何涉？更可泰然处之。而以幼丹一意毁弃铁路，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则亦有气数存乎其间。屈原曰："委厥美以从俗。"幼丹非不知西法之宜勤求，而"从俗"之一念中之，委弃其生平而

英报痛诋沈葆桢为野蛮人

不顾。“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凡从俗者，皆不知好修之咎也。

新报又言左季高遣使俄罗斯求采备军粮，意在从虎口求食，颇为国家危之。新报所言库尔嘎，殆即伊犁之称也。

十四日　闻德尔比病，遣使往问。以明日开会堂，上下两议院各分两党，先日各自会集，私议其大概。毕根士由则集上院议绅于其家。罗斯噶得为下院同党之领袖，亦集下院议绅于其家。其异党以前相格兰斯敦为宗主，上院则格兰费尔，下院则哈定敦，亦各集其党于家。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大率当国者议论行事足以相服，则亦转而从之。其初各以其党持议，幾于一成而不可易。盖军国大事一归议院，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其由来亦久矣。格兰斯敦于俄土战争，谓不宜与闻。其意以土人据有亚细亚土地，俄人假手剪灭之，亦一快也。而于英国国势，固不相宜。法国新报亦极议格兰斯敦、卜来得所持之言，为足贻误英国大局。

论两党制

军国大事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十五日　为西历正月十七日。于是日开会堂。以其君主不亲临，不复知会各国公使。约赴威妥玛谈。威妥玛论中国急务，在开矿、兴修铁路，而言：“中国富贵〔？〕甲于各国，能修此则一二十年间可至富强。往在中国为总署陈之，诸公皆疑我为英商营谋，我安有是心哉？”并示以日思巴尼亚新订条约数则。便过马尔鏗、希斯、斯博德斯武得，皆不晤。

威妥玛论中国急务

以是日开会堂必有议论，可以测知其举止，因属马格里诣上议院、罗稷臣诣下议院，一听其辨论之词。

接上海十一月初二日包封第五十三号，由法国卑可公司船寄到，内惟黄泳清一信，报称九月初八日具奏一摺于十月廿一日抵沪而已。

上议院就俄土战争进行辨论

十六日 罗稷臣、马格里同诣上议院，未分赴下议院。所闻格兰费尔、毕根士由、阿尔该尔公、沙乃斯百里侯四人往复之词。格兰费尔谓执政议论反复，俄、土两国自相战鬥，英国亦无参与之权。毕根士由谓："反覆者，众人无根之议论。凡与闻国计者，始终惟持一议。俄人不扰及君士但丁，不开通马摩拿海峡，不侵及挨及，英国当守局外，不闻军事之约。今其势骎骎相逼而来矣。今日之议，犹初意也。至谓英国无参与之权，则去岁俄、德、奥三国定立议约，谋要之土耳其，法、意亦已受约，英独以五大国并宜与议。已议约而后报闻，英国不能受约也。其约遂废。此得为无权乎？其后英国遣沙乃斯赴土国议和，知照各国加派一使，以明特简，各国皆从其言。此得为无权乎？比日土耳其邀请各国议和，各国皆拒不纳。英独以质之俄人，还报允可。此得其〔为〕无权乎？前岁土人攻色尔非亚，入其都城。英人为言于土，仍听色尔非亚立国，土人受约而退。此得为无权乎？"阿尔该尔因言："所议事何以不早宣示？土国无政事，无教化，无能自立，其势必日趋削弱，终归俄人役属耳。方土人强时，封塞马摩拿海峡，不听各国兵船出入。其后英人代为拒俄，犹守此约，俄人且役属之，

执政党谓英国有权干涉

反对党谓土耳其无能自立

其不能终持此约明矣。不如竟开其禁，俾各国兵船通得出入黑海，免使俄人独擅其利。往册所载，国家有道，得以兼并无道之国，自古皆然。如英人兼并印度，人多言其过，吾意不然。印度无道，英人以道御之，而土地民人被其泽者多矣，此亦天地自然之理也。土国无政事，无教化，浊吏污俗，为害人民，无可久存之道。俄国于欧罗巴，政教风俗未能求胜诸国，而在亚细亚一洲独高出各国之上，亦岂能固遏之，以必保全一无道之土国乎？”沙乃斯白里谓：“土国无道，我亦不能为之曲讳。英国所急急为谋，非为保全土国之计，在自保全所属地耳。俄主号称贤能，亦知其无兼并之心。然兵动而事机所在，人争赴之，俄主亦有不能自主者。往岁用兵基发，亦言但讨其凶虐，决不利其土地。其后袭取基发，驻兵守之，俄国亦不能调回其兵也。是以英国不能不早自为计。至英国大政，一一宣示于外，即今日议论，天下各国皆得闻而知之。于土人无所避，于俄人亦无所避，何况上下两议院？但于事势有未宜先期宣示者，须是到此乃能一会议耳。今日之言无他，尚望多备财货，以备缓急之用。如能相信，早自筹备可也；如不相信，亦请别求能者为之，钱货总须夙备也。” 英之为谋非为土国

是夕，湘甫、彦嘉、在初、夔九、玉屏约至贤真穆斯酒馆，陪同李丹崖、罗稷臣、屠迈伦、马格里小酌。是日大雾，上半日尤甚，至不能辨色。居人举烛治事。 大雾，至举烛治事

十七日　李丹崖言，曾与徐雪村造屋治强水，其价贵于西洋数倍。西洋鬻强水，在上海每磅不过一元，此间六

佩宜而已。造强水之法，先为铅屋，四周上下令密固不使泄气。而中为前后二间，空其下尺许。前间安铁管，设炉瀹水令沸，亦闭外气，使贯入铁管以达于铅屋。旁置铁箱一具，为上下二间。上间用铁盘盛灰，屑硫磺为末，堆置灰上，用火燃之。下间用盘盛硝，亦安铁管箱端，闭外气，通入水气，使随水气以达于铅屋。铅屋闭气令暖，以寒暑表八十度为率，水气入前间则暖加甚。气积既满，徐由下空处以达后间。即平至八十度，而气渐降以化为水，如露珠满铅板上，即成强水矣。

制硫酸法

强水之重，视清水加半倍。如清水十两，强水应得十五两。若不足十五两，是水气盛也；当加火煮之，视其轻重成数准合收水，令如强水轻重之度。其煮强水仅能用玻璃瓶。而玻璃瓶入火多炸裂，西洋以白拉丁[11]为锅煮之。白拉丁者，白金之一种，入火不化。磺强水一百分，加入硝二十五分煅之，即成硝强水。入碱煅之，即成盐强水。以阴阳消长之气配合之，即成电气。磺强水一升，入炭精四两（炭精，阳也，主长），铅八两（铅，阴也，主销，销之数当倍），则磺水化为电气。引铜通之，无远不达，亦可为分化百物之用。铅入磺强水中则渐销，当用水银涂之。视其水银渐淡就消，又加涂之，则电气可以久蓄。

化学电池

近年西洋就矿取强水，其价乃廉。盖凡五金矿中杂硫磺，则五金之产必薄。其磺多者，就矿烧之，亦如铅屋取强水之法。以磺中尚杂有五金土石，非净磺也，所取强水，亦不能多〔无〕渣滓。西洋于铅屋中分析清浊，其浊者以浸

牛羊皮骨之粪田者。盖凡皮骨中皆有磷火，强水浸之，磷火乃散。硫磺取净，矿中所有五金成数，仍可入铁厂煅取之。

凡铁矿中，最忌硫磺及锡立嘎[12]。有此二者，铁产必不旺也。锡立嘎可用以烧玻璃，沙石之类也，其精者为火石。

洋语白拉丁合成一“谛”字，因以“锑”代之〔叔河案：白拉丁为platina之对音，今译作铂(白金)，不作锑〕，以白拉丁金属也；锡立嘎合成一“夕”字，因以“矽”代之，以锡立嘎沙石之属也。

英人税则入息一项，名目繁多。惟客商利息遍及各国，乃入息之大者。每年报数，听从呈报缴税，更无稽查。故惟有以多报少，无少报多者。新报载：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入息三百八兆（凡三万零八百万磅，合银十万二千五六百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入息五万〔百〕七十一兆。每十年一总核之，多至二万六千三百万磅，其富盛如此！其存款不计。借出各国之债，约略言之，凡八千五百兆磅，多由国家为之经理，故其数可得而纪云。 客商利息遍及各国

接黎莼斋信，十五日所发也。

十八日　礼拜。各国人民流转英国，亦相与设会赈恤之，丹国公使得毕娄为会主。其理事温益斯得、帮办罗里函告：三月廿七日在贤贞穆斯威里斯鲁目斯聚会，乞我为丹使之副。令马格里以书报之，允捐费而不允赴会。其借名为主会正副，则亦听之而已。

与李湘甫就李丹崖、罗稷臣谈。丹崖言：“西洋人心风俗，有莫知其然者。法主麦马韩[13]欲援立拿破仑后，仍为

与李凤苞讨论西洋两党制

君主之国，于是尽罢以前执政，改举两议院爵绅，各部长亦多更置。已而爵绅力持从民主，麦马韩知其不能胜也，悉复执政之旧。其各部长为君主之党者，上言君党应避位，皆各受代以去。君主、民主截分两党，不相假借。平居周旋，往来相善也；一与议国政，两党各树旗鼓，相持不能下。而以人数多者为胜党，亦遂敛然退听，无挟气以相难者，亦不知其何以能然也？"

国政公之臣民而君不以为私

吾谓：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慊，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国家设立科条，尤务禁欺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

十九日　何满安得科罗尼亚尔苏塞也得斯古洛[14]小学馆教师得宁约往一游，乃与订是日未刻。至则简多马夫妇

先至枉候。其总办珥温斯、帮办占生陪游各学堂。四岁以下为一堂，七岁以下为一堂，十岁以下为一堂，十五岁以下为一堂，皆妇人教之。十五岁成童讲求数学、化学、气学，则皆有师。妇人之学有专精，亦司教事。得宁与科格兰分教妇女之授读为童子师者。盖凡妇女入学五年，粗有成，可以授读，则就此学馆课以授读之方。如传授某艺应如何入门，如何分别次序，如何立言开导，使童子易明。如是两年。初年就科格兰，专示以立言之方；次年就得宁，则于各艺又进言其理。两年学成，国家遣人就试之，取中者记其名。乃令入各小学馆授读，试其能否，然后给以文凭，听人延请课读。凡共聚三龄以上童子千一百人，妇女学习课读者二百馀人。

女子师范

所见各堂规矩：四岁以下一堂约五十人，授字母者三十人，教手法者二十人。字母教以点画，牌列二十六字指授之；先通其音，而后令审音以求其字。又散书小方纸掷于地，令检求之。皆列坐小台基，每指一人，则趋而下，检字如法乃还坐。教手法，环坐一案，令举左，则各树左手；举右，则各树右手；双手齐举加于顶；各置一泥球于前，取球加于顶，又加于鼻：皆随呼而二十人者应声举手，无或爽。

小学生学识字

七八岁以下一堂二百人，为台基者二，环坐者四。台基上下相向。一示以黄黑狸，一示以牛皮之用。狸能捕鼠，其头圆，其尾能竖能曲；其足有爪无蹄，以肉行地，故无声；其毛顺至尾则滑，反抹则涩。每举其端，使自思而得

自然课

之。牛皮坚韧，用石灰水浸之以去其毛，而揉使软，则可以制器物。为履以便足，入水不濡，又坚耐久；亦可为冠。皆先引其端，旁推交通，使之反隅。环坐者：一用方纸画其中，析为十二行，纵横用两色线编制为方纹锦；一裁长方纸使折成匕；一和泥为丸使按成篮、成碗，或圆如梨、如苹果，或叠数瓣如花；一为小方木十，使记数。皆妇女一人分教之。又有总教习一人执短杆教之歌，以杆击柱为节：或举手，或叠手，或拍掌；轻重疏数，皆视所持杆点画相应。

手工课

十一二岁以下一堂约五六十人，教之算数。十四五岁以下一堂约二十馀人，教以寒暑表之用。言二百年前意大里人制小管入水银其中，下虚三十寸，则水银倒泻之亦不倾，为其吸力足以相摄也。入热度则水银涨而溢行，因以为寒暑表之用。询以各种教法日当一易，曰：此其比例无穷。亦设立一妙西因（译言博物院也），各缘其类，分日教之。因往视其博物院，各种土石、鸟兽、皮骨、丝枲、麻缕，为厨十馀贮之。

其十五六岁女子习针黹者二三百人，数女师教之。其习授读者，则皆十八九女子也。

询以此馆创黎洛尔斯，距今四十二年。国家岁有资助，岁用可七千磅。其教法专取之博斯多洛机，专开诱童子耳目，使之聪明。其门人莆洛格又推广为练习手法，如四岁以下童子检字以诱其目，弄丸以便其手，皆其遗意也。西洋成就人才，使之为童子时嬉戏玩弄一以礼法，又群萃而

成就人材始于童子

歆起之，以不至生其厌斁之心。殆亦尽善尽美矣！

是日大风，连日燥热如秋，亦风兆也。

二十日 马克斯究尔得以《烟台条约》允否讦外部，波尔克答言："此项专候印度回文。近得印度电报，其回文已发行，此时尚在途次也。俟得印度回文，威妥玛所议第三款始能刊布。"此事立意迟难，即议院诸绅亦多不能自适也。

挨及为拿破仑第一所侵，英人援之，因致送石柱古碑于英国。距今六十二年，无法运致之。近有医士威列生自任运取来英。以铁甲为船式，包石柱其中，用石灰合固之，使不倾侧，樯、舵之属毕具。凿渠通海，引水浮载以行。至地中海，用汽轮船曳带出大洋。遇大风，船人度其必至沉失，断其缆，弃之海中。其造铁甲为船式者谛克生，自言当谋载石柱时，以法准较尺寸，权衡轻重，万无沉失之虞。已而他船过，见其浮荡海中，乃拖置葡萄牙江口，以告于英人。威列生另雇一船曳至代模斯江，闻日昨已运至矣。 埃及石柱运送来英

俄军进至土耳其阿德里亚，土人敛军以退，力保君士但丁一城。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俄攻土，至阿德里亚，议和以退。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复攻土，英、法诸国援之，乃定和约于巴黎。此次大势，较前固远逊矣。闻俄人赶造安放水雷小船，以英船为式（每点钟行廿二里，合中国六十六里），刻期造一百号。英人援土专恃水师，似其意在拒英也。 俄造雷艇意在拒英

亚拉巴马号事件

栗温甫对岸百尔京赫得为造船厂。南墨利加[15]叛乱时，在此造一船，曰阿拿巴麻[16]，剽掠北墨利加市镇。美人百计捕之不能得。既平南墨利加，美人以阿拿巴麻所侵掠直五百万磅，索价于英人。英相色勒〔勒色〕力拒之，美人持之益坚。已而美人邀同意大里、法兰西请与英人会议于瑞士都城，诸国皆以为应偿。适会格兰斯敦继相，乃偿与五百万磅。美人令诸被侵掠者估数领取，则实不过三百万而已。因请以其馀还之英人，英人拒不纳。即此见各国相持之公义，而亦见英人之能屈己以从理也。金登幹、屠迈伦过谈。

伯明翰之游

廿一日　李丹崖约有百珥名登之游。与罗稷臣、马格里四人，由犹斯登上汽轮车，过布利治里、鲁克碑、科芬特力（科芬特力制表及丝带、阑干[17]）各地方。至百珥名登，寓魁英客栈，即在车栈旁。往拜梅尔铿得里克，陪同游爱尔金敦镀金行及枣色夫吉罗特钢笔行，并役工千数百人，而钢笔行一皆女工也。（询问女工佳者每礼拜可得十七施令，最下可得四施令。）

电镀工场

镀金行分镀金、镀银、镀铜及铁、铅各种，其名曰伊拉克得鲁洼克[18]。所用常器也，故铜质为多，一皆机器为之。大率壶、台及所铸各种铜人，皆用散模凑合而空其中（如壶柄、台柱，皆空其中）。沙模及鑴花用人工者略与中国同，所异者机器；而熔并嵌合坚实，尤为得诀。是以中国发焊，用久即脱，西洋发焊无脱者。机器大小皆熔并成之，而用电气发焊。已成器而镀金镀银，亦用电气。铁镀铜，先用淡

磺强水洗之（二十分水中一分强水），而后置铁器青矾水中，间以铜片；铜质随青矾水消入，铁器已成铜矣。铜质镀铁则用绿矾水，以青矾中有铜，绿矾中有铁，各以类相熔化也。

镀金银，先以硝强水、盐强水二物化之，锻之以火，则又结而成小黑颗，又用西爱拉得博达生[19]化之。西爱拉得博达生毒人如砒，能化金银。而后炙之以火，则毒性随气外散。俟其毒净，加入清水，以镀器物，即成金银质矣。其金银器物则洗以银砂，用刷理其垢污，浸以清水，而后入金水中。其银质镀金仍存银底，则以蓝涂之；其金银水相为熔合，而蓝隔之不受镀，则银底依然。 氰化镀金

铁渡〔镀〕铅，亦用淡强水洗之，而后浸入沙拉摩尼亚克[20]。沙拉摩尼亚克，中国名之洋石膏，即卤沙也，加水熬之即成水。用铁器浸入，始投之铅锅中，乃受镀。其镀金银及五金皆借电气之力。以电气力能消长，故凡镀五金皆引电气过其上。而镀金局所用电气，一假吸铁石用热力激发之，不用强水；云热力压出之电气，镀金乃能匀也。略以所闻记之。

日尔曼出银产曰镉，亦铅类也。以镉七十分、红铜三十分炼之，即成假银，色白而质坚，名曰日耳曼西里法。 日尔曼银

西洋用器，虽小品亦须过机器数处乃成，钢笔亦然（钢笔局每年用钢至五百吨）。由钢片成一笔尖，凡历机器十馀，实亦不厌求精求详，此西洋所以不可及也。

是夕与丹崖畅谈，而仍竟夕不能成寐。

廿二日　往得拿所设之台勒机器局，即前寓书唐景星，

属于上海设立铸造洋钱局〔此处疑有脱漏〕得拿机器以铸钱为大端也。其帮办车伦陪同游视铿百里钮扣局、希吞铸钱局、成士新克斯灯局、昌斯玻璃局、士谛孚钢铁洋枪杆局，凡共六局，至夜久乃归，因留车伦晚酌。

玻璃工厂

昌斯玻璃局用至一千八百人，其帮办名博斯。士谛孚枪杆局用至一千二百人（士谛孚枪杆局创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凡十二年中成枪杆二百馀万枝），其帮办名温生。而希吞铸钱局，英国属部用钱各异，皆所鼓铸，意大里诸国亦以铸钱任之，皆给以宝星。中国玻璃用吹，昌斯局凡分三种，一用压力，一用吹成圆饼，一用掉运成圆筒。所制皆大玻璃片及各海口所设灯楼，并巨观也。昌斯一子一侄皆精能。询之制造器具玻璃皆火石为之。此种玻璃专用海沙。其沙黄白色，极细，云质性各有宜也。晚次爱白琅恩来谈。

洋枪厂

廿三日　梅尔铿得里克及爱白琅恩、鼓得文并来，约游白名恩斯摩尔阿尔麦斯[21]洋枪厂。所铸枪凡二种，一亨利马蹄尼，一施来得，所用机器各异。（爱白琅恩言：士谛孚制成枪杆送至厂，尚须历六百次打磨乃成一枪。盖枪兜、枪托用木，枪底及把用铜，馀用钢铁。二者大小数十事，每种皆历数次打磨。）英国所用亨利枪，而印度仍用施来得枪。故两种并为国家制造，派员监视。

英国初用恩非尔得枪，传闻有用后膛者，意虑其不足恃也。德国先制之，名曰尼得尔根。已而与奥大里战，枪猛利不可当，奥人大溃求和。各国闻之，皆悯惧。英人新制恩非尔得枪数万杆，急下令募求改用后膛者，能费五

元以下，酬赏二万磅。而施来得所献新式最佳，于是改用施来得枪。

数十年前英人名罗宾斯者，言枪用圆弹，其力不能及远，必改用长尖式。而弹子在枪中为药力所激，常旋转而出，长弹不能受转旋，当有求得其法者，其势将雄长欧罗巴诸国。未幾，有明尼者于枪中为旋文，即来福枪所从始也。于是各国所用枪，各以其制造精者为名。美国林名登，法国喀来，德国毛塞，英国最晚出者亨利马蹄尼。 来福枪

予取三种枪较之。施来得枪有后键，先开后键，次火门，次纳子，次封火门，次施键，凡五周。林名登枪即中国机器局所用式也，其法用铜帽，先开火门，纳子，封火门，而后出火，凡四周。亨利马利〔蹄〕尼从枪沟中纳子，出沟，激火，凡三周，故尤为利用。白名登有谛里者，初鬻亨利枪法，国家亦因其法用之，乃具控律例大臣，国家为酬给二万磅。是以用亨利枪自谛里始。谛里近又新出一法，于沟旁施款，下其沟纳子，以款助键之力，故不虞反坐，尤便施放。鼓得文言：俄、土交战时，俄人初用奥国锉克尔枪，而土人用亨利枪，俄人因之屡败。乃急改用美国白尔丹枪，视亨利犹逊也，然所争不远，与法国之萨斯博枪相勒〔埒〕。西洋诸国交战，尤以枪为制敌之具也。（洋枪局用工五百馀人，每礼拜成枪一千二百杆，赶急可至二千杆。） 各式枪支的比较

梅尔言：白名登四十万人，入学读书者三万馀人，其学馆甚多。（闻有昆士学堂、由尼发色大书院，皆未能往游。）引游盘尔得斯古洛一处，学馆总教习名罗艾尔。自三

岁起至十四五，共一千二百馀人。识字、习教，皆妇女教之。女生至五六百人。其大学生一堂，年十一二以上，四五百人。视其日课悬牌，则习剌丁及希腊文与勾股算学及地理学相间，而日常一习歌。其习歌引声，或以字导之，或以手导之，其教师必自引起其声。

其坐处常数百人，而无相聚之炭气。每屋必为出气孔而设高墩以引出其气，又为热气管及风火门以引入其温暖之气。马格里云："人居室中，须得见方千〔一〕丈为受气之地，而后可以纳养气而散舒其炭气。是以住室宽广一丈，高亦须一丈。学馆容多人，其高处必逾丈以外，又皆有出气管以吸出其气。是以人虽多，而污浊之气不使稍停。"

询之白名登学馆最久者：兴爱觉尔得。兴者，称其君也；爱觉尔斯〔得〕第一创置学馆，捐费岁收一万六千磅，令凡来学者不出学费。二百年来，以其赢馀增置学馆五所。近亦拟改易旧章，力有馀者，仍出学费。英国之法，三四岁以上皆入学。子弟不入学，坐罪家长。贫家习工业、充役，约以十二岁为断；仍听半日就工役，半日入学。至十六岁，乃听出学。凡城镇房屋，各估其收入，租价月至十磅以上皆捐学费，为常用之资。其年十六以上读书有成，乃入大学。白名登之兴爱觉尔得，即大学也。其续建学馆五所，并次之。俟其艺有专精，乃送入阿斯弗学馆。其馀学馆十馀处，并与盘尔得斯古洛规制大略相同。此盘尔得斯古洛学馆男女两馆，并总教习一人，分教八人。六七岁以下，妇人教之，亦总教习一人，分教八人。

子弟不学坐罪家长

是日大雪。酉刻，乃由汽轮车回伦敦。湘甫、彦嘉、在初、夔九、玉屏并接至犹斯登车栈。

廿四日　考知白名登地方，隶英伦中间之瓦维克部，与士他福脱、瓦楷斯脱两部相为犄角，距伦敦西北一百十二英里。地多砂石水泉，专工引水之法。制造铜铁器尤精。英主查斯第二[22]取法国宫室之式，令白名登仿制，自是日臻富庶。一千六百九十年，民数四千而已；一百〔千〕八百年有六万八百二十二人；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乃有二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一人；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至二十九万六千零七十六人；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三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七人。例举议院绅三人。每年制造器物值五百万磅；每礼拜耗金料一千两，耗金箔七十两；业制造者二万馀家，每日用煤六百吨。礼拜堂一百七十区。曾晤其教师堆尔，闻最善言辞。大藏书楼一区，小藏书楼四区，曾学园、画会院各一。议事厅一，梅尔及阿力〔得〕门会议于此，可坐六千人。其地创造机器者曰华脱，闻其厂犹存。又博里斯特力始推知养气，达韦[23]始考求动物之学，波势令始考求植物之学，并为白名登人，言实学者创始之一端也。 伯明翰之概况

达尔文

属部尚书嘎尔讷尔芬告退，以议阿非利加属部番民滋事，因及俄、土之战英国不宜与闻，且谓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俄两国交战，流极使然，恐此次又或流荡而不可止也。诸执政责其不宜为此言。哈尔讷尔芬因求退，毕根士由留之。顷因土事日棘，毕根士由饬地中海水师进入马摩拿海，户部尚书罗斯噶得又饬议院筹画军饷。哈尔讷 政见不合大臣辞职

尔芬谓战事已成，非渠意，因力求退。英国执政十二人，军国大事必会商。持议不合，则视其权力所趋而相从附和者之众寡以为进退，无中立相持者，亦无顾恋禄位逶迤以求容者，此风俗之所以厚也。

廿五日　礼拜。接上海十一月初九日所发第五十四号包封，内李筱荃、唐景星、彭仲莲、黄泳清各信，并家信第十四号（十月廿三日发），意城及志城信第十三号（十月廿日发），又子瀞及江芾生二信。子瀞信语及曹柳桥《三世见闻录》，以其家继事过诋卫靖澜、唐艺农，致入弹章。官司临门逼迫，系缧其孙，以速其死。亦不善处衰叔之世者也。卫靖澜有能名，尤善趋时，以自附于清议，一时翕然称之，要皆未有闻于君子之道也。国家风气所趋，别有一种不明事理之能幹，不辨皂白之公论，不可究诘之正派，不能体察之清廉。其为物望所归者，大都此种人才而已！如卫君者，盖亦所谓应运而生者也。

评卫靖澜

廿六日　新报载：喀什噶尔已为官军收复，古里碑以所部二千人逃往俄国，现立摩萨阿拉密汗为喀什噶尔王。喀什噶尔隶西域版图，谓之新疆，向未立王。俄古柏据有新疆十馀年，经左军收复，万无别立王之理。摩萨阿拉密又始终未一见其人，不知俄国新报何所据而为此言？前后哈吉目堪、古里碑两酋并逃归俄人，俄人一皆收抚之，其用心尤有不可测者。新疆收复可喜，而伊犁一城尚为俄酋所踞，未知何以为善后之计，念之尤可忧也。

新疆收复可喜，伊犁事可忧

廿七日　接黎莼斋、刘和伯、张听帆公信，中叙德国

开色（国王之称）、开色邻（国后之称）请听音乐及屋柏拉园跳舞会，其礼文与英国又异。李湘甫邀同李丹崖、罗稷臣及彦嘉、在德〔初〕、夔九、玉屏、马格里、屠迈伦晚酌。

外部刊报，日常有之。德在初译其为何事而已，其详不及知也。本日适马格里就谈，出所得刊报七本示之，始稍知其事实。其间与比利时议定交还罪犯增加五条，准情酌理，两国均宜之。其与达和米国[24]（在阿非利加之西）定立章程六条，则一船主色里珥斯与达和米国王议定者也。大率保护英商、禁止其国贩买黑奴出口各事。又与挨及国定立禁止贩买黑奴章程七条，准英国兵船在挨及各海口巡查，其船人交挨及处办，而所贩黑奴听从英国位置。又处置旧有黑奴章程，则责成挨及自行清理，所有黑奴及其子孙一以平民视之，听从自营生理，并送其所生之子女入学读书。西洋大国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设法以维持之，其仁厚诚不易幾也；其勃然以兴，又何疑哉！询知挨及黑奴掠买自阿北西尼亚，达和米则黑奴所从出也；其国王岁杀人祀神，必强各国商民往观（其地出油，遍行西洋各国）。船主不能禁止其敝俗，惟与约杀人祀神不得强各国商民往观。

禁止贩卖黑奴

廿八日　德国克罗卜厂致送合淝伯相小火轮车机器一具，运至伦敦，先邀一观，由其管事朗斯敦转请李丹崖通知。因偕丹崖、稷臣及马格里往观。盖为两小火轮车机器，携带车厅，亦分头等、二等、三等。几褥、地毡，悉如火轮车厅之式，门窗之属皆具。其货车、煤车、牛羊及马上

克虏伯送给李鸿章的火车模型

下车式，无一不肖为之。为铁路八段，用八巨箱盛之。穿山为路者一，山旁划为车路者二，铁桥渡水者二，铁路中通马车为铁栅阑之者一，叠石为门、下通马车者一，墊〔垫〕房、铺户及买火轮车票，逐段点缀。木工十之五，铁工十之四，其牛马之皮皆浆树皮为之，取可以受颠播，亦居十之一。两旁路为苔草及杂树，惟妙惟肖。

为模型命名题字

朗斯敦述克罗卜之意，欲请合逦伯相代致之朝廷，因请为两小火轮车取具一名。因取"山效奇、川贡珍"之文，一名之"效奇"，一名之"贡珍"。于是于所凿山榜曰"凿山通道"；其山前为门若城，榜曰"阊阖门"；而于山旁开路处，仿摩崖式，题其上曰"瀛岛"；一桥左方曰"飞星过汉"，一桥左方曰"驾月陵霄"，其右方曰"行气如虹"，曰"阁道中开"，倩丹崖以篆书为之；其铁路下为马车路，横出若瓮门，榜其两方曰"熙来"，曰"攘往"，倩丹崖以隶书为之。戏具致之中国，亦一巨观也。

俄国的九项要求

廿九日　英国驻土公使函报外部：俄国要挟条约凡九则：一、色尔非亚应自立国，并加分地界；二、满得尼克洛亦自立国，加分地界；三、鲁美尼亚亦自立国，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助土攻俄，取俄地傅沙拉[25]以给鲁美尼亚，应退还俄国，令土国以地补还之；四、布加里亚应改为土属国，俾自立王，用耶苏教人管理，并兵弁皆用耶苏教人，酌分巴尔堪山南境鲁米里亚部境与之；五、巴尔堪山北，东界舒目拉、西里斯底亚，西界维丁、陆觉克，四大城罗列，名四方城，应并归布加里亚；六、近奥国之波斯

里亚[26]、赫尔斯非拉[27]二城，近希腊之意比尔、珥斯费拉里二城，应自立一国，为土属国；七、马摩拿海峡应由俄、土两国君核议；八、兵费多少应候核议；九、驻兵土境，候兵费缴清；其东土耳其阿尔米尼亚部所属四城，曰稗雅西得，曰嘎尔斯，曰阿尔得鼾，曰巴都姆麦，为俄土〔军〕占踞者皆应驻兵。似此情形，土国气息所存亦无幾矣。

下午，彦嘉、湘甫、在初邀同至海德园一游。

三十日　麦士尼来见，新自云南滕〔腾〕越厅历缅甸以达印度回国。盖居中国十七年，汉口、贵阳为日尤久，故其言兼黔、鄂两省之音。在郭松林、周达武两军门营，保副将、颖勇巴图鲁，娶黔女为妻，居黔之日尤多。因留之晚酌。 麦士尼在中国久居娶妇

金登幹来谈，以镇江趸船案须一催问，属拟稿核办，特就商也。晚邀麦士尼、马格里、彦嘉、湘甫、在初、夔九、玉屏及丹崖、稷臣会饮，略仿中国团年之意。

接奉十月三十日批发九月初六日摺上谕一通，由上海文报局十一月十六日附法国川拿公司船第五十五号包封递到。并接合淝伯相、沈幼丹制军及黄泳清各信。计此一年之中，除奏报抵伦敦一摺，凡三具摺言事，三具摺自陈，一具摺附总署论从祀事宜，可谓繁多矣。以后当谨戒具摺，能遂得请以归，则所祷祀以求者矣。 自觉具摺言事过多

注 释

〔1〕耶尔科尔治：Yale College，耶鲁大学。

〔2〕哈尔浢得科里治：Harvard College，哈佛大学。

〔3〕西华：G.F.Seward(1840—1910)，1876—1880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4〕罗亚尔那克得密阿甫阿尔得斯：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美术学院。

〔5〕琐非亚：Sophia，索非亚。

〔6〕阿得里亚：Edirne，埃迪尔内。

〔7〕西皮里亚：Siberia，西伯利亚。

〔8〕伊弗宁斯丹得：Evening Standard，《旗帜晚报》。

〔9〕珥纳多斯塔特斯：古希腊黑暗时代（前1200—前1100年）破坏文化的代表人物。

〔10〕番达尔：Vandal，汪达尔人，五世纪入侵西欧的野蛮民族之一。

〔11〕白拉丁：platinum，铂。

〔12〕锡立嘎：Silica，硅石，旧译矽土，卷七作色里戛。

〔13〕麦马韩：Macmahon，麦克马洪。

〔14〕何满安得科罗尼亚尔苏赛也得斯古洛：Home and Colonial Society School，本国和殖民地协会学校。

〔15〕南墨利加：此指南北战争中的美国南方各州。

〔16〕阿拿巴麻：Alabama，亚拉巴马。

〔17〕阑干：花边。

〔18〕伊拉克得鲁浢克：electro—works，电镀工场。

〔19〕西爱拉得博达生：potassium cyanide，氰化钾。

〔20〕沙拉摩尼亚克：salammoniac，氯化铵。

〔21〕白名恩斯摩尔阿尔麦斯：Birmingham Small Arms，伯明翰火枪。

〔22〕查斯第二：James Ⅱ，詹姆士二世。

〔23〕达韦：C.R.Darwin，达尔文。

〔24〕达和米：Dahomey，达荷美，即今贝宁。

〔25〕博沙拉：Bessarabia，比萨拉比亚。

〔26〕波斯里亚：Bosnia，波斯尼亚。

〔27〕赫尔斯非拉：Herzegovina，黑塞哥维那。

卷十六

光绪四年正月

光绪四年戊寅岁正月初一日辛亥　元旦，为西历二月初二日。偕李丹崖及德在初、凤夔九、李湘甫、姚彦嘉、罗稷臣、黄玉屏行庆贺礼如朝仪，因留小食。

格林里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馀则方益堂（伯谦）、何镜秋（心川）、叶桐侯（祖珪）、林锺卿（永叔）、萨鼎茗〔铭〕（镇冰）。询问读书章程：每日六点钟分赴各馆听讲。礼拜一上午九点钟重学，十一点钟化学，下午三点钟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算学、格致学（电学赅括其中），下午画海道图。礼拜三上午重学，论德法两国交战及俄土交战事宜，下午无事。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如克罗卜新造铁甲船，紧勒炮口，使子出而炮身不后坐，以为非宜，谓子出后坐之力最大，是使船身先受伤也），论炮弹情形（如弹有平顶、尖顶之分。尖顶自能深透，而不如平顶者，

始见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

海军学校课程

以子出必斜飞。尖顶尝掠铁甲而过，不能深入。平顶斜飞则轮边之力逾劲，且能入水不上激。以铁甲船在水面者常厚，入水处常薄，尖顶入水则其尖向上，激而上冲，不如平顶之直行；而凡尖顶过三十五度，其力愈微故也），下午无事。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馀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或听讲时无馀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而水师船又分三等：一管驾，一掌炮，一制造。管驾以绘图为重，掌炮以下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之本，凡在学者皆先习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

严又陵言洋人筋骨强于华人

严又陵又言："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馀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其言多可听者。

是夕，邀马克里、密斯盘、金登干、赫政、贺壁理[1]、哲美森、屠迈伦及李丹崖、罗稷臣及诸随员晚酌。哲美森以前赴巴黎，未及与会。

初二日　礼拜。上海"地亚士行"行主密爔来见，询知日耳曼堪伯克人。亦自为一国，而不立王，统于德国。密爔在中国十七年，专承办中国机器、军火，与"载生洋

行”情形正同，而密爔为有诚笃之名。并持李勉林、郑晓轩、孙竹堂诸君信函至。

瑞典参赞狄音博及阿里克、金登幹先后过谈。阿里克为地理会尚书，以斯丹雷寻觅阿非利加中境河道，及所有各国为西洋人迹所未经者，约礼拜四邀集诸人听讲。吾以不通英语，属马格理函商，请李丹崖代往。马格里迳自出名辞之，而荐丹崖往听，全失鄙人意旨。正以书辨明，而阿里克至，谈次始知其误。据言是日邀集二千人，而请与听男妇尚有二千六百人，以租屋不能容，却之。亦知鄙人不晓英语，得丹崖代往，亦自佳也。使马格理能先达鄙人之意，亦不至滋阿里克之疑矣。

初三日　英国百尔治，博通挨及之学。一千八百一年，挨及以英人定拿破仑之乱，酬之以古碑。英人以运费繁多，莫能致也。其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挨及催英人运取，计费在万镑以外，议院皆不允。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英国医士威珥生捐资运取之，谛克生为制铁〔船？〕运载，略仿铁甲船式，用汽轮船曳之。近始入代模斯江，谋置之议院旁威斯敏斯得桥南。 挨及古碑运至英国

百尔治为考证古碑原始，枉送一帙。据称碑名克里倭稗得拉，用古挨及后为名。其碑莫知其原始，向在希里倭波雷司，挨及一大都会也。古名之得徽，取掩盖之义，疑以置之墓道者。罗马人有盘辖斯者，以希里倭波雷司古碑凡四，移其二于阿里克三台亚，在耶苏降生以前二十二年，当罗马国主阿噶斯得斯时，距克里倭稗得拉称制挨及已数

十年。以克里倭裨得拉故有移置阿〔脱“里”字〕克三台亚之议，因取以为名。

其碑高六丈八尺六寸，四方如柱而顶锐。(西洋人名之尼得尔；尼得尔，译言针也。)四方二面亦微有参差，一面广七尺五寸，一面广七尺十寸半。(西洋丈尺皆以十二积算)。顶方，四面肖一人一兽。人名登摩。西洋各国各有护国神，登摩者，所指为保护西里倭波雷司者也。兽名斯芬

斯芬克斯

克斯，身如狮子，人面。挨及古图及古宫殿遗式多为此种兽形(今狮子横目而颔下微丰，其形似人，疑即今狮子也)。柱端四方，方各为三鸟，而文字列其下。其存西里倭波雷司二柱，已毁其一，其一挨及王送之法国，视此柱差高。

阿里克三台亚二柱，其一平置地上而埋其半沙土中，即此所送之英国者也。(二方为海潮所激荡，字多残阙，其二方埋沙土中者独完。)其一尚树立阿里克三台亚，而斜至十二寸；其斜立一方与沙石相支柱，已有裂文。英领事驻扎此处，岁常壅土培护之。威珥生起运此柱，得铜片若枝爪者四，洗视其文，其一尚有字迹可辨，略记移置此柱之原始。其下为巨石盘，威珥生疑古土圭之法，立表以测日景者。百尔洽谓其石盘四方各为直画，实似土圭遗制。

挨及古文极类中国篆籀，西洋数千年无识之者。尼罗江歧分为三，西入海，一曰阿里克三台亚，一曰达米珥得，

罗塞塔碑

一曰罗尔塞得斯多姆[2]。〔叔河案：罗尔塞得斯多姆义为罗尔塞得之石，此处诸词均指地名，斯多姆当系衍文。〕近数十年罗尔塞得斯多姆有掘得古石碑者，一面希腊文，一面

为虫、鸟、方斜之形，西洋以为古画也。法国人山波里安以希腊文推测之，凡一二字同者，二面文皆合，因而辨知为挨及古文；得此石柱及挨及各古碑，审其同异，辨其文义，相与接踵而衍演之，以成《挨及字典》一书。

挨及字典

曩见格兰斯敦，知其多通希腊之学，因举挨及文叩之。格兰斯敦谓英国精通挨及学问者二人：其一百尔治；其一戈谛生，现充上海按察司，亦因中国古篆多与挨及同，欲因以考求中国文字源流，因假一官以为久驻中国之计。闻其人近今物故，屡道上海，未及一访之。

古埃及女王的故事

克里倭稗得拉，挨及女主也。罗马兼并诸国，其大将安多尼征挨及，取之，与克里倭稗得拉有私。已而安多尼病卒，克里倭稗得拉引毒虫自戕以殉之。马格里前岁过苏尔士江得挨及古碑，而云克里倭稗得拉为挨及古贤后者，误也。

是夕，马格里邀同李丹崖及诸随员至桑珥斯戏园观马戏，惊心动魄，奇变百端。归时已逾子刻矣。

上海镇江厦门1876年进出口情况

初四日　外部致送驻华领事呈报各口情形，启视则上海、镇江、厦门三口所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贸易情形也。上海出入货值一万二千四百十七万馀，比上年增多一千五百万。镇江出入货值一千零九十九万馀，比上年减少五十六万馀。厦门一口未列总数，而云出入各货皆有增加。厦门是岁亦有水灾，而贸易乃反盛。来往船只自上海一口外，以厦门为最多。所报出入货值，分厘皆具。西洋以通商为经国大计，宜有然也。然与总税司岁报争差太远，每年出

入货值总计七千馀万，不能上海一口如此之多，此必有误。

新报载土耳其近事：一、希腊以兵二万驻扎土界之色

土耳其近事

萨里。一、土属科里得[3]岛叛民四起，皆附希腊。一、英国兵船进入土国南海峡达尔得类尔得[4]（一名赫生斯般得[5]，其北海峡名波斯弗勒斯[6]），以俄土有议和之约，仍回驻马摩拿海外之白西格海湾。一、土国遣派请和之使已至俄国喀森里克大营。英国驻土公使雷亚尔得询之土相格兰得维西亚，云尚无允准消息。驻俄公使罗弗得斯询之俄国外部戈尔加廓夫，亦不能对也。俄兵仍有日进之势。

格力布里有英国驻扎之阿达什[7]（管理武营随员之称），报俄兵已抵乌森究布里（究布里，译言桥也），为格力布里北至喀山之要隘，幾有逼近土京之势。阿德里亚俄兵亦日进，谛爹嘎洽新报局撤回土京，相逼日紧矣。

又，是日新报载：俄土罢战之约，已于阿德里亚画押。土国萨福卫德巴沙与俄国意克纳谛爱弗会议定和款目。禄美尼亚以俄人议和不与闻伯克拉斯达（禄美尼亚都城），又令归还俄人地博萨拉地方，于心颇不能适，欲不允所议。

谢威妥玛筹捐赈济华北灾荒

与德在初诣威妥玛，谢其两次列函新报，为中国北五省灾荒筹捐赈济。其二函则上海署领事达文波[8]函致阿里克，并由威妥玛列之新报也。是夕，李丹崖相就邀密斯盘、金登干、密爛、方益堂及诸随员会饮。

初五日　奥公使邀赴亨格里跳舞会。以奥国合奥大里、亨格里而立一国，其亨格里会，当系其地善举，集资为助

也。以惮为长夜之酬应，属德在初致书茀里兰德辞之。茀里兰德亦一会首也。并为其会参赞珥布拉承买赴会票一纸以助捐。奥国以俄土和约当由各国公议，知会英、法、美、德、意各派使臣赴维也纳会议。英国驻奥公使爱里约得由土京改驻奥京，而以驻法公使来恩斯就近赴奥，为会商俄土和局。使如驻土公使雷亚尔得所报之九条，各国公议必不能从，则欧洲战事方长矣。 维也纳会议

新报载格罗斯得地方（在伦敦西）梅尔为格兰斯敦党，邀集绅民，不允开用兵费。绅民大哗，梅尔因起避之。其阿得门有为毕根士党者，因与绅民定约，允国家开用兵费。英民妇孺，群怀助土拒俄之心。欧洲战事，视民心为趋向，其势必至用兵。

俄京森毕得尔波尔克有官曰百利非得，与英国梅尔同，人民词讼取决焉。有一妇人手控呈诉之百利非得，甫近前，连发洋枪。百利非得创甚。左右拘妇人，问之，默不一言。俄皇亦为之震惊。似此，则俄国百姓必有不得其理者。此亦俄京之一变也。 俄官被刺

回人密尔萨毕尔伯克什来谈。晚赴德使敏斯达茶会，为见奥国太子罗多尔茀也，英太子阿尔伯尔得亦在。日思巴尼牙公使从员喀兰萨就谈，初充兵官，曾驻吕宋四年。

初六日 阿里克地理会会集，听斯丹雷阿非利加新探出各国情形。审顺技艺会会集，听讲画报情形，并约携带一随员往听。以不能通洋语，徒为累耳。在初、夔九等均约赴亨格里跳舞会，乃请李丹崖偕马格里同赴地理会，请

罗稷臣赴技艺会。

轮船公司之原始

英国公司轮船创始密斯盘尊人，时为水师兵官。轮船初行海洋，盘请国家允准设行经理，先由日司巴尼亚、葡萄牙以通印度，名曰莽英苏拉安得阿里恩达尔[9]。英苏拉者，译言岛也。莽者，微近之，言入地中海，葡、日两国相比，微似岛也。阿里恩达尔，犹言东方也。谓设公司船由葡、日两国海峡以通东方，即今公司船原始也。密斯盘于机器气炉创立新法。气炉出入吐纳有铁杵运送，以上下三尺为度，每一分工夫运动一百五十尺。密斯盘设法激之使速，于是为时一分可至六百尺，视前四倍。至今所用皆密斯盘之法也。见新报述其两世功绩，为录存之。

德在初、凤夔九翻译外部照复镇江趸船案议覆情形，情理兼到，此英国之所以日昌也。

斯坦利谈非洲探险

初七日　丹崖开示赴镇藏斯地理会情形：听讲者至二三千人。阿里克先宣示听讲之旨，于是斯丹雷上台宣讲。历述立文斯登前探阿非利加中境地，久不回，纽约尔克《赫拿尔得》、伦敦《特力格纳茀》两处新报局请斯丹雷往探立文斯登踪迹。至尤基吉地方，见立文斯登，觅得娄拿巴覇[10]一江，以云必系尼罗江上游，欲一穷究水道所经。斯丹雷劝之归，不允，遣报其家人，俟考得所历水道乃归。逾年而立文斯登卒，斯丹雷因为新报局缵续其未竟之志。凡历三年，由阿非利加东以出西海，仍循立文斯登旧径，由桑给巴起程，募土人为向导，凡百数十人，西北行七百馀里抵维多里亚湖。从前格兰得、斯毕格二人寻尼罗江之源，

至此湖，绘有一图。此次周围测量历五十馀日，知斯毕格原图亦有参差；而尼罗江实导源此湖，西北行三千馀英里以注海。维多里亚湖正当赤道，奇热。过湖南开治巴城，西南行四百馀里抵由基吉[11]，在登扬尼克湖之东岸。立文斯登实死于此。自此以西，无问津者。居人相与传说，野人所居，能搏食人。

环湖测量五十馀日

斯丹雷率所募向导百馀人沿湖行。西北至一国，有番王，云曾至由基吉，得见西人。出所携纽扣、玻璃子、小镜及洋铁盒小鱼赠之，大喜，以为奇珍也。因丐其保护所过番境，番王允诺，各刮臂出血相摩为盟。次日，从人出樵薪，为番人飞箭所伤，以诘其王，亦不能问也。又西北行五六百里，皆番地，丛林蔚然，村舍、牛羊、鸡犬畜牧并同。行抵由噶歪河，沿流而北，为喀打次河。询问土人，河源莫能知，惟曰极北上通天河。其河渐折而西，河湾极北处在北纬二度。所历野番境，皆操弓矢射杀人，剽掠为生。夜则伐木为藩，聚处其中。昼则与野番相聒，或时用武格拒。至河曲处，见水势悬下数十丈，湍激如泻。向导百馀人带有皮船可以渡水，因相与乘舟顺流下，两岸番人呼噪，矢石如雨。一日，见番人驾三十馀舟冲突至，从者惝惧欲逃。因计入番地已深，无可逃者，乃戒其百馀人曰："死生呼吸，但从吾言，必无患苦。"乃令连舟静俟之。所携备洋枪五十馀杆，并使用群子小弹。人持一枪居前，引机待发，馀皆谨护行李。度番船渐近，枪力可以及之，引船排列，五十馀枪齐发，声震山谷，番人舍船大溃。自是

刮臂出血相摩为盟

洋枪齐发番人大溃

沿江行，亦无相阻拒者。

惟自入番境，无所得食。所携乾粮，因历一年有馀，已垂竭矣。掇草为茹食之，终莫测所止境。从人受伤及病饿，日有死者。斯丹雷以地势计之，一水曲折，由西北折而西南，计当距康哥江不远。而所历之江，逐段为名，而统名之娄拿巴霸江，或当为康哥江上游也。强慰从者云："曾见康哥江图册，此所历即似其上游也。"乃择从人健者二三人，为书与之，令循江以求江口市肆。馀人病困不能行，支木为居，卧守之。三人驰一日夜，果得康哥江口之巴莫[12]，英商一人在焉。急以书投之，大惊。转告各国商人，煮饭为糍，载粮糗，加雇十馀人运负以往。从者一人登高望见，大呼曰："回矣！回矣！有无数白人担运随行。"百馀人闻，皆狂喜起立。既得食，养息二日，乃出至巴莫。

既病且馁日有死者

于是始知阿非利加中境凡三大江，其源流歧分，中间相距皆不远。尼罗江北流，斯毕格始寻得其源；这尔蒙戈江[13]南流，前八十年英人巴尔克[14]始探得之；康哥江自南而北，复折而南，西出为康哥江，至是始探知其源流。从前记载并谓阿非利加中境皆荒漠地，不知其中各自为国，耕种树畜，惟从古未与外人交通，至今犹苗顽耳。然观其弓矢居室及其树艺，无文字要约，而亦常见摩西古文。时有识者，知其上古亦必与西北诸交〔郝？〕相通也。因复乘舟至南阿非利加之好望角，遇英国兵船，送其向导百馀人回桑给巴，而后回国，盖三年矣。

从此始知非洲中部情形

于是英太子阿尔伯尔得起赞之。又有字噶尔者，曾充

挨及兵官，探尼罗北，以斯丹雷所历，皆人迹所未至，亦起而赞之。英人好奇务实，不避艰苦，亦其风俗人心奖藉以成之也。斯丹雷以此次探康哥江源流肇始立文斯登，应改康哥江为立文斯登江云。

罗稷臣开示赴康朵街听讲伦敦画会情形：听讲者二百馀人。主会者审顺，历述伦敦画报原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前，此惟《佩士画报》一种，差强人意。刻画三法：用铜、用石、用木。铜版价昂。石板起于一千八百三十年，价廉费省，故近来印画多用石板。木板用黄杨木凑合成之，用螺丝钳接，可以分段镌刻，刻毕門合，尤易集事，《伦敦画报》专用之。各国新奇事，皆遣画工驰赴其地摹绘。中国同治年间大婚，英国太子出游印度，普法之战，俄土之争，皆具其事实，图其形势。往往为逻卒所获，据为侦探，受监禁。寄图回馆用红封，以便检查。馆中画工十二人，刻工五十人，每以礼拜三成图，礼拜五印齐。继《伦敦画报》起者《克来非其》。与《伦敦画报》相仿则有《机器》新报、《攀趣》新报、《凡匿台绯阿》新报。或详装物，或主讽刺，或绘名人小像，其用意又各不同也。 伦敦画报 同治大婚曾登画报 《笨拙》杂志

是夕，邀请波斯公使那赛木麻拉克莫，日本公使上野景範，议绅希斯、阿什百里、卜拉希，兵官斯多克斯，学士谛拿娄、斯博得斯武得，官局贝音斯、阿尔博得勒得晚酌。

初八日　为西历二月初九日。英太子朝会之期。偕李湘甫、德在初及马格里同往贤真穆里斯宫。日本公使带见

海地公使韦立瓦来克斯，瑞典公使、葡萄牙署使以此次补递国书尚在该使之后，入朝堂时为争位次先后。马格里不能出一词，惟一力遏止鄙人而已，真奴才也！此等位次后先，何关轻重？惟在外排定班次在日本公使后，一入朝堂接见，鱼贯而前；各使公国〔各国公使〕率有参赞、随员数辈偕行，于此与葡萄牙、瑞典两国序先后之次，势将纠纷扰乱，无以自处。马格里一闻补递国书之言，便至张皇失措，侧立相遮邀，惟惧有所抗违争持，抑何重于视人轻于视我如此！此皆刘云生之贻孽中之马格里者也。

斥马格里为真奴才

金登幹来谈，以照覆外部镇江趸船一件，必力驳之。蒙意此事已了，而交涉事方多，不乐取快一人，以使蓄怨于心。相与辨论往返，仍曲从其意。洋人之乐于求胜如此。

奥国公使博思达邀茶会。所见法兰非尔、白拉得茀斯得、法国生，均至熟者而忘其名；馀若执政及各国公使，则所尚能举似者也。

是夕，接上海文报局十一月廿三日所发五十六号封包〔包封〕，由英国"的希"轮船递到。内总署咨三件：一、奏请按月钞送日记；一、催造报；一、德国翻译庆常作为三等，赓音泰、荫昌作为四等。并接总署及周筱棠及张翰卿、邵又村各信。

总署咨请按月钞送日记

初九日　礼拜。回人密尔萨毕尔伯克什，邀同波斯、日本两国公使及其参赞、随员并马格里、茀里兰得晚酌，兼邀土国前相密尔得巴沙茶会。印度人毕至，大率皆亚细亚人也。密尔得巴沙厚重有智略，以直谏土王求退，寓居伦

土耳其国前宰相

敦。其言云："日本晚出，锐意求进，在亚细亚最有名，甚喜其国日益昌大。中国为天下第一大国，出名最久，诸国皆仰望之，甚喜其有富强之业，能早自奋发为佳也。"予闻之甚惭。伯克什接言："中国宜早醒，莫再鼾睡，早醒一日有一日之益。"其言尤切至矣！

"中国宜早醒，莫再鼾睡"

有妇人名喀尔得尔，以学问著闻，与伯尔治交好。就询曾文正公家世，兼及嗣侯劼刚出使法国之信，因言："曾文正公办理天津教案，外国人服其公允，而闻中朝参劾訾毁，使我至今为之疚心。"

有妇人问曾国藩事

是日张听帆自伯灵回，带到黎莼斋、刘和伯二信。李丹崖前言：刘雲生闻有世爵与德主开色相契，欲因以议换约事，急谋交通之。先拟致送礼物，博郎力以为不可，刘和伯亦谏阻。丹崖亲闻诸和伯如此。张听帆又言：谛盘生之弟觉尔治（刘雲生谓之酌尔池）、低阿多尔，皆在议院。刘雲生因谛盘生一书交通致送礼物，托之探议换约及与亲王相见礼仪。急求以此邀取无识者之称誉，而不知其无当事要也。

刘锡鸿之外交

初十日　伦敦捐赈中国灾荒，所见威妥玛一信、达文波致阿里克一信，皆列新报。又教师斯多伯斯一信，为广劝亲友捐助之计，又为《戴模斯》、《摩宁波斯》、《伦敦安得占拿》[15]（佛经呼中国为支那，日本人亦用之，西洋转音曰斋拿）三处新报勤勤言之。乃具谢函一通，登列新报。密斯盘至，言伦敦已拟设立科密底[16]专司其事，据称威妥玛、阿里克、斯蒂文生、威多尔斯、威烈斯、麦华陀均当

伦敦捐赈中国灾荒

为科密底。所专〔捐〕钱项，由阿克拉班克银局拨兑，密斯盘经手百五十镑亦已送交。旋复告言，询知阿克拉班克科密底现定二人：威妥玛、蒲斯得，馀尚未定也。

日本办理邮政情形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遣其随员长崎相就解讲所赠《驿递寮邮便规则》，大率日本国文兼汉文释之，文义尤难明晓。亦有兼用英、法二国文者，尚可翻译。因询其开办六年之久，收入岁有增加，经费亦岁有增加，所不足者约当六分之一。岁支经费八十万，则其赔垫一十三万有奇，所耗亦多矣。长崎答言："由每年添设分局日多，则支消〔销〕日增。现今东京府四十六局，大坂府三十五局，京都府一局，横滨三局，神户一局，山城、和泉、下总各一局，皆逐渐增设者。"问与西洋有异同否？曰："火轮车路修造未广，其使用火轮车处并与西洋同。无火轮车，一以人力投送，是以所费较烦。"问以西洋信局为筹饷一大宗，若岁有亏耗，于国何益？曰："此须久乃见其利益。信局一开，即通国地方情形，操之掌握，纤细必知。酌盈剂虚，防微摘伏，惟所运用施行，斯其益大矣。"

东京开成学校一览

又见示《东京开成学校一览》，凡分列三十九目，其中亦各有子目。略记其学科：曰普通科，曰法学科，曰化学科，曰工学科，曰物理学，曰制作学，曰史学、理学，曰数学，曰动物学、植物学，曰金石学科，曰地质学科，曰采矿学科，曰画学科，曰冶金学，曰机械工学，曰土木工学。其间规制，分合繁多。大率以三年为程，一年或分二期，以试所业。一年曰初步，二年曰高等。其课程：一年

下级，二年中级，三年上级。物理、化学二者，名类尤繁。重学、热学、磁学、动电作用、磁电作用、听学、视学，皆归物理。其物理之学又有诸项考核，归入普通科者，曰天体运动，曰六合中引力，曰天体光，曰大气中光线现象，曰地上寒暖，曰大气压力及流动，曰水气象学，曰大气中电气，曰大地磁气力。化学分三科，曰普通化学，曰分析化学，曰制造化学。及其所论学科本末，条理俱极分明。其诸国之学，则惟英文学、法文学及汉学而已。大抵皆务实之学也。 物理化学诸学科

金登幹晚来谈，为斟酌复外部论镇江趸船事宜，极有见地。

十一日　赫尔得弗尔得报君主二月廿八日朝会之期，并属开具与朝名单。凡在公使府者曰谛布洛马底克色尔科尔[17]，犹言管理国事一干人也。其举荐与朝会曰勒尔阿尔色尔科尔[18]，犹言从行者也。然西洋例得御前礼仪大臣传其国主命令与朝会，其书简皆宝视之。行次他国，验知其曾与朝会，亦听入朝。

新报载合洄伯相论禁鸦片烟一函，由香港洼得生制造戒烟方药，给匾奖之。因论禁烟应自印度始。洼得生因属教师嘎拍尔传达英国。

又载：英国天文士巴里塞尔近又添测二星，而未及其详。前一百年，天文士喀布敦楛克曾因金星过度，测日轮距地球为里九十六兆。（喀布敦楛克至太平洋阿怀希海岛，见番人掠人以食，因劝□畜食牛羊，给以牲畜，亲劝导之， 测量日地距离

而卒为番人所毙。）近有斯多姆者，掌南非利加天文堂事，于此次金星过日细加推测，云在当〔当在〕九十一兆零六十万及九十二兆之间，距九十一兆六十万里为远，距九十二兆为近。以为相距九十六兆，则犹推测之误也。

十二日　斯博得斯武得邀茶会，云所邀皆英国博学有名者。定得、罗尔门路喀尔以天文称。罗尔门路喀尔以光学测天星，制一镜窥火而辨其光气，如着盐即知火中有盐质，着五金之属即知火中有金质。因是以窥星，知某星铁产若干，铜产若干，铅产若干，皆能辨其光气而测之。是夕约往一谈，兼可就观其所用机器。会是日伤风，邀马色〔克〕里来视，属勿出门，因以书谢之。

因光谱而知天体化学成分

李丹崖、罗稷臣告辞赴苏格兰。以黄泳清误传电报，姚彦嘉以李丹崖方在伯林，虑其闻信无以自处也，属罗稷臣秘召之回。李丹崖反具以语刘云生，盖惧刘云生疑其与鄙人朋比，急求自明以为交纳之资也。中国人心之敝竟至于此，此可惧也。张听帆稍语其实，李丹崖自以无颜面向人，故有此行。

李凤苞之为人

十三日　新报载：俄兵已进驻嘎答尔加，距君士但丁[19]为近。英人以诘之俄，俄人诡辞谢之。于是英人乃发令饬所派兵船进入马摩拿海。其南峡格力布里[20]海口，驻铁甲船二；马摩拿海岛曰布林科卜[21]，驻铁甲船四；君士但丁之北，波斯莆勒斯峡口，驻兵船一；其馀仍驻马海外。俄人报曰："英船保护教民，吾亦派兵驻君士但丁保护教民。"且告土人："入君士但丁，犹之修好也。"察看英俄之势，

英俄二国剑拔弩张

各不相下，恐欧洲战事不能免也。至是始追刊发各国派员至君士但丁会议情形，盖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事也。

先是，土属波斯里亚、赫尔斯戈维拉乱始平，满得尼客洛、色尔非亚继起。各国为之晓解。俄人于其时因布加里亚之衅与土人构难，于是俄、奥、德三国私相定约，以胁土人。其中一条：五大国各驻兵土境，迫令土人改易制度从西洋，保民制国，诸国皆得与闻。即定约，以告英人。英人曰："土耳其亦自立之国，万国公法无相逼胁之理；且同为会盟之国，不应先定约而后以闻。"拒不允。乃议五大国遣使至君士但丁会议。俄使意格纳谛尔弗言："布加里亚宜自立国，视基伯尔得所绘图为界，自阿德里亚、法尔拉外，凡界黄色者皆属之布加里亚。"于是会议五条：一、满得尼格洛、色尔非亚宜与土另定条约；二、玻斯里亚、赫尔斯戈维拉为土属国，宜改定管辖情形；三、改定管辖布加里亚情形；四、各国遣员赴玻斯里亚查勘；五、各国遣员至布加里亚查勘。土土〔重一字〕人不允，遂有今日之战。以利害校之，则会议条约优矣。然俄人蓄意倾土耳其，日寻衅端，更无善策。其时驻土公使爱里约得（现充驻奥公使）曾遣从官百尔林至布加里亚看察情形，亦不尽如俄人所言也。

俄土争端所由起

俄人蓄意倾土耳其

十四日　接上海腊月初一日第五十七号包封，由法国低立华地公司船递到，内刘芝田、黄泳清各一信。《申报》载沈幼丹劾奏刘咸、杜文澜以下各员吸食洋烟，崇文山、邵汴生查奏河南详撤报灾各员，两奉上谕：刘咸、杜文澜、

李德溥、曾绍勋、李诚均革职，刘齐衔革职，李庆翱降二级调用。此近年举措之最当人意者，阅之为一快。发总署第十七信，合淝伯相第十八信，及沈幼丹、梅小岩、唐景星、金眉生、江芾生，及家信第十七号，及意城、志城，及子澥侄。是夕，沙耐斯百里侯邀茶会。马克里以予伤风，戒不出门，因属马格里为一书辞之。

近年举措之最当人意者

十五日　茀赛斯来见，言印度产茶日盛，岁运至伦敦三千万磅，与二十年前中国茶运至者略同，今中国已逾万万磅矣。问阿萨密外尚有产茶者否？曰："环北皆产，西北踔嘎伯[22]与东北阿萨密略同。阿萨密产者味浓，踔嘎伯产者味香。"又言阿什密尔[23]与喀什噶尔通商，恐俄人于中阻难。因言阿什密尔所制褐，极细而温，其羊毛皆运自土鲁番。而雅尔刊（当系英喀沙）、戈连（当系和阗）出毡毯，并近年贸易大宗也。印度西北与布哈尔交界塞哥全部（即哈什密尔）并已隶英，其通商喀什噶尔，并由布哈尔东境以达布鲁特；亦通商后藏，未尝绕越其境也。

新疆与印度之贸易

晚邀贺璧理、何沃生及同馆马格里以下诸人为元宵之会，为西历二月十六日。

十六日　礼拜。阅定姚彦嘉报销册。

伦敦纵广二十馀里，横长三十馀里（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三十一分）。毗连四部，西北曰密达尔色克斯，东北曰爱色克斯，东南曰盖音塔，西南曰塞尔立。代模斯江横贯其中（宫殿苑囿皆在江北，作坊栈店多在江以南），东距海口二百里。中城两岸至白赖克华尔，船坞及各埠头为多。

伦敦概况

桥道：由城至威斯得闵斯得两岸，皆筑石堤，上驾大桥十馀。东第一桥曰伦敦大桥（桥北金维良模街，桥北〔南〕波老孚扫甫华克），长九十二丈八尺，宽五丈四尺，为洞五，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林南造。东岸有石塔曰别令斯盖塔，中有鱼市，其南岸即往白来登及东南路之轮车栈。次为东南路之轮车桥，与刊能街之轮车栈相接，範铁为之，为洞五。第二曰归甫华克大桥，亦系林南所造，成于一千八百十九年；长七十丈八尺，为洞三；砌石为柱，桥身範铁为之，用铁五千七百八十吨（每吨重一千八百斤）。第三曰白赖克法来斯桥，一千七百六十年罗勃塔造，顾弼得复改为之，亦铁桥也；为洞五，长一百二十七丈二尺。东为伦敦开达模与陀苇之轮车桥，长一百四丈，宽五丈五尺。第四曰洼得鲁桥，长一百三十八丈，宽四丈三尺，为桥式之最精，亦林南所绘图，北距斯塔兰塔大街七十六丈六尺。第五曰亨葛苇尔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建，为桥两车林壳罗斯轮车而设；嗣复建一铁桥于旁，以渡行人；后复移置克立苇登而改建新桥，中容轮车四部，旁通行人处亦宽一丈四尺，为洞八，好沙所建。第六曰威斯得敏斯得桥，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贝智造；长一百十六丈，宽八丈五尺；西岸议政院，东岸汤美斯医院。第七曰兰柏甫桥，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贝得博罗建，为洞三，亦範铁为之。第八曰苇葛琐尔桥，为九洞铁桥，一千八百十六年华葛造；〔此处当有脱文〕七丈九尺八寸，宽三丈六尺。第九曰智尔西桥，亦铁桥也，亦系贝智所建，成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其馀如阿尔白塔 伦敦之桥

桥、白得希桥、克来门轮车桥、朴底尼桥、亨麦斯密斯桥，则皆入西乡地界矣。

伦敦居民达四百万

市肆：伦敦居民，追溯一千三百七十七年仅三万五千人，四百年来增至四百万人之多。合城房租约一千八百七十万磅。通衢用煤气灯三十六万杆，每夜用煤气一千三百万立方尺。合伦敦计之，售酒者六千七百家，售面食者二千五百家，售牛肉者一千七百家，售茶者二千六百家，加非馆一千二百六十家（席馆亦名加非馆），售牛乳者一千五百家，售烟者一千三百五十家，成衣二百〔千〕九百五十家，女衣一千五百六十家，布商一千零八十家，皮鞋三千家，典铺二百九十家，小童私塾一千五百四十家，大礼拜堂六百二十，小礼拜堂四百二十三，讲堂二百九十一，天主教堂九十。穷苦无依之民约十二万九千人。内外科名医二千四百人。通计房屋三十五万所，街道约一万，周回七千英里。

伦敦之公职人员

民官：合城设梅尔一（亦曰洛得美亚），其下阿尔达门二十六，其下康门康西尔二百零六。阿尔达门理词讼，康门康西尔理巡捕街道，皆由人民公举为之。亦分内、外二城。内城旧所建，外城则岁所增广建置也。内城有巴立时[24]九十七，外城有巴立时十一。巴立时者，耶稣教牧师宣教所及之地也。工部局三十八处，而于中城设总局会集，专以修整街道，疏通阴沟。民会堂（即下议院）议绅由各处选派，皆有常额。伦敦城举议绅者七，一中城，一波老，一威斯得敏斯得，一芬士柏里，一叨胡韩模拉斯，一马雷未本，

一兰柏斯。中城举派四人，馀皆二人。

信局：信局地界分八段。一东城局，在圣马丁利葛伦，即总信局也：其东局在拏扫泼雷司街东，其东南局在白赖克曼街，其西南局在柏金亨横门，其西局在飞亚儿街。一西城局，在海和尔本：其西北局在爱萧沙塔街，其北局在巴金登街。此外小信局及收信盒，各街皆有之。凡信由信局发递，黏贴印花，投递信箱。每发信以晚八点钟。各处信箱六点钟关闭，逾时者赴小信局，加给信资，亦可投入。新闻纸及书包则收至五点半钟止，逾时者亦加给信资。信盒但收信札，新闻纸、书包送送小信局注册。每日递送书信，以晨早五点钟起，至晚五点半钟止，每一点钟半，分送一次。其准时载明信局及收信箱上，以每日十次为度。伦敦各信，信盒红字；乡间及各国各信，信盒黑字。大率致送本国内地各处：信重一两者纳一佩尼，二两以内一佩尼半，四两以内二佩尼，每加二两递加半佩宜，十二两以上每两另加一佩宜。寄书及刊印之纸，重二两半纳半佩宜。其信包长不过十八寸（英以十二寸为一尺，计长一尺半也），阔不过九寸，厚不过六寸，重不过五磅，逾量者不收。其信内寄银：十施令以内纳一佩宜，一磅二佩宜，二磅三佩宜，以次递加。十磅以上必由银行汇寄，印〔信〕局所寄，小数而已。又有伦敦巴施儿地立佛利康柏琅[25]，译言递送物包公司也。其局在罗尔士毕尔登及非得伦及法利塔，亦各有分局，递送重大包件，信局所不收者。每重四磅计四佩宜，重十四磅六佩宜，重一百二十磅止，计资一施令二

伦敦邮政

佩宜。所送不逾伦敦九里之内。其九里外各乡则重一磅四佩宜，七磅以内六佩宜，一百一十磅以内一施令六佩宜。凡信局皆官经理，设尚书主之。递送物包，则民局也。

伦敦之火车站

火车：火轮车栈一百一十处，其由伦敦发轫车栈十四处。北路车栈在白罗达街；东南路在车林壳罗斯，及刊能街，及伦敦大桥；南路至白来登，或至陀茀海口，在维多里亚；大东路在芬遮尔智街，及立文波儿街，及沙雷底智；中路在圣本克拉斯；东路至陀茀等处，在和尔本维冶达克；西南路在洼得鲁；大西路在巴定登；西北路在犹斯登斯乖；大北路在金斯壳罗斯。

伦敦之公共马车

马车：澳模尼柏斯[26]为长车之名，往来各大街，有双马，有三马。大概中等之车，内坐十二人，车顶及外坐十四人，共坐二十六人者为多。自阿克登波模至威铁汉柏尔之车其色绿，自柏恩斯百利巴尔克至金甯登盖塔之车其色棕，自贝士华得至伦敦大桥之车其色绿，自白立士登至金斯壳罗斯之车其色绿，自白郎登至伦敦大桥之车其色白，自巴定登至伦敦大桥之车其色黑棕，自亨麦斯密士至伦敦大桥之车其色红，自亨模斯对达至大银行之车其色绿，自海柏里至大银行之车其色绿，自海柏里至圣马丁科葛伦之车其色绿，自海盖塔及洪赛至威斯得敏斯得之车其色绿，自宾利奇至芬遮尔智街之车其色蓝，自朴的尼桥至伦敦大桥之车其色白，自圣常士坞自〔至〕伦敦大桥之车其色绿。又有洼得鲁之长车。其车各有图记，来往街道，各有地段。男妇附载，络绎如织。车价视路远近，由二佩宜至六佩宜。其馀

四轮大车、两轮小车，各编号记，以数为次。其雇用以一点钟两施令半给价，以后每一刻加半施令。

煤气灯公司十八家。水业公司八家，专给伦敦用水。转江水为池而引注之水房，由水管以达各街。 煤气灯与自来水

救火局：救火局五十处。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保火险公司十家，集资为之。合镇分九十三方，每方计半洋里，各储有救火长梯。其罗亚尔苏赛治得（译言国家公会也）备有引导之人，专以救护人命为事。又沿江设救火艇四处。置电报各救火局以通信息，所设电线计长三十二洋里。 救火局

巡捕：巡街捕役七千名，分地段二十二处，每段有巡捕头目。由车林壳罗斯四向引至十五洋里之远，皆巡捕所必到者也。其巡捕总署在苏各兰洽尔达。中城有巡捕署二：一在门申好斯（即梅尔衙门），一在倭尔球里。其分署凡十三：一在洼尔什百街，二在保乌街，三在克赖根威尔（即金斯壳罗斯路），四在蓝白甫，五在马雷来本（即海衣街），六在麻尔波老街，七在扫甫华克，八在代模斯即阿尔柏街东，九在威斯得敏斯得，十在汪斯洼尔士，十一在亨麦斯密士，十二在葛林为治，十三在乌尔为治。其章程并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所新定者。 伦敦警察

是夕，日本公使上野景範邀酌，以病辞之。

十七日　拉毕尔见赠所著火轮车机器书，吴淞铁路即拉毕尔所创造也。兰生邀观珥白斯维治农田机器，拉毕斯〔拉毕尔？〕亦有股分，实陪同一行。属马格里以书谢之。 火轮车机器之书

阿治毕灼白邀集民教，议捐助中国赈务。密斯盘密焉

来言，会者百馀人，所定科密底：阿里克、麦华陀、里克、多克拿斯（妙西因管理中国书籍）、阿勒茀尔得[27]、爱约伦斯（二人并教师），而以威妥玛为之主，茀斯得尔为参赞。其端阿尔得科里为伦敦富商之最著者，亦与议。密斯盘意科密底宜多派，如富商等亦不可少。

英俄两国互相猜忌

十八日　新报及外部刊发俄、土交涉文移，略见英、俄两国互相猜忌、防嫌争胜情形。俄人初议色尔非亚、满得尼克洛、布加里亚并各建国，而东土耳其属地曰巴都莫[28]者，当割以与俄。于时战端尚未成也。外部密致之驻土公使雷亚尔得。雷亚尔得报云："布利〔加〕里亚建国，则巴尔刊山以北非复土人所有。其毗近希腊之色萨里、意稗勒斯二部（土耳目〔其〕一种回民曰巴希盘宿克，如土勇之类，于此戕杀希腊人甚至），希腊亦必乘势掩取之，而西土之地尽矣。巴都莫部为阿密里亚门户，其地踞里海东南隅，实水陆要冲也，割以与俄，则阿密里亚全部更无障蔽，东土之势亦蹙。若此，是无土也。"雷亚尔得以为土之存亡，关系英国利病甚巨，此议万不可行。亦语土国外部包尔茀尔："善自谋，缓急英必助之。独所治各部耶苏教民与回教民，当一视之无所低昂，此为要义。"

其后俄师进踞阿德里亚，英人大悔，盖初见伯里卫拉相持数月，以为阿德里亚罗布洛炮台坚大，其地势可据，足资以守，又有遮克里奇一险隘（遮克里奇内薮君士但丁，有二城，一曰波右客遮克里奇，一曰哥却客遮克里奇；译言大、小也。波右客遮克里奇最冲要），谓必能支持。不虞

伯理卫拉一失，土人心胆俱丧，阿德里亚一城拱手授之俄人，听其所为。于是英人急进兵马摩拿海。俄国外部廓郝廓斯告其驻英公使书瓦洛萧："英师入马海为保护教民，俄师当直入君士但丁相助保护。"英使〔国〕驻俄公使罗萧得斯报曰："英俄事势绝不类。英与土人相善也，出入马海无猜嫌。俄土交战日久，而直入其国都，岂无他变？"俄人固持此议，以阻英师之入。英水师提督欢毗已入马海，亦退出毕色嘎。已而俄人既允停战，仍日进兵嘎答尔加。英人惧其驻兵格力布里以截水师也，仍檄提督欢毗直入无阻，而告驻俄公使罗萧得斯："俄兵或至格力布里，恐不幸而有大变，故当先以告。"

英人进兵马摩拿海

其时土主已有谋回卜鹿沙[29]之说；卜鹿沙者，土耳其旧都也。（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一千三百二十六年〕始取卜鹿沙建立国都，凡百馀年，追取君士但丁，乃改建都。）俄人知英人之不可以虚辞诳也，乃并退至阿得里亚，而与土主日发电信相闻，两君之交日欢。其五国会议发自奥大里，初定维也纳都城，俄人不允，至是改定巴顿巴丹[30]城，德国所属日耳曼之一国也。英师亦遂退至孟打尼阿海湾，距土京四十里，犹在马海内也。新报述俄人战功，以伯里卫拉及东土耳其珥恩克沙克拉为巨，想即噶尔斯之战也。非英人，则土耳其覆亡久矣。而俄土情状诡变，亦真劲敌哉！

土耳其谋迁都

粤东寄到所购海菜、药料，并接王春晓、易达钺（松涛）二信。

十九日　新报载，阿治毕灼伯大教师（名刊得尔白

赈济中国灾荒会议

里）以赈济中国灾荒，会议讷莫北斯宫，派定科密底七人：一威妥玛，二阿里克，三阿拉茀尔得，四布劳恩，五德克拉斯，六茀劳尔，七李格(与密斯盘所述稍异)。中叙阿治华灼伯、威妥玛、阿里克、李格四人之言，并《代模斯》新报申引其说。世爵金那尔德[31]并陈谢，起赞其仁义之举。所捐费收存阿克拉班克及高斯南申那拉布罗文沙拉巴克两处银行。

闻洋人之言，既惭且惧

其叙巴拉茀尔之言云："从前英国教士赈济难民，群相谓曰：'救难之人，乃系平昔所恨恶之洋人。今后再不敢诽议洋人，亦不愿闻官宪恨恶洋人之言。官宪置百姓饿死而不顾，而所教百姓怨憾之洋人，乃不顾己命以救我等之命。'此其待洋人之友谊，与其感我之诚心，当加恻隐之意以固结之。"李格之言曰："以力服人，可以胜之，不能服之；以德服人，而无不服。英国曾以刀矛枪炮，抵御华人。现值中国急难，捐资赈济，比较铸炮造矛，所费实少，而可以固华民之友谊，使之亲密。"闻此且惭且惧。

劝恭亲王提倡植树

仍不能不一诣谢。往拜阿治华灼伯、阿里克、麦华陀及葡萄牙公使安达斯、戈登、密尔、萨毕尔、克伯什。阿里克为言："北五省灾荒，其敝由栽植树木太少。从前恭邸问救旱有术乎，曰：'有，首先下诏课农民种田一亩必艺树数株。'盖树木繁密，能引天上之水气以兴云作雨，亦能留地下之水气以涵育万物。旱久而阴阳之气一交，乃结为云。云者，水气之积也。以为日气所炙，其质常热。得树木丛聚之凉气以引之，云气争趋就凉，即散而为雨。如冬

日呵气就冷处即成水，亦热气就凉而凝之徵也。若遇山石暴烈，云气为积热之气所冲激，一散而无馀矣。阿非利加西有岛曰喀布谛非尔得。喀布者，译言鼻也；谛非尔得，译言绿也。谓其岛形似鼻，突出而色葱郁。观其命名之意，知其树艺繁矣。后为荷兰所踞，尽伐其树，遂成荒岛。至今山色黝黑，常终岁不得一雨。红海之亚丁亦犹是也。英人工部专设一官经理之，视树木有伤，则急披去其枝以引生气；其以事艺〔刈？〕去树一株，必更栽两株以补之。工部官仍时加巡察。盖数百年如此矣。” 无树木则无雨水

二十日　罗马教王袭位者曰伯克，意大里人也。天主教师曰喀尔定拉尔[32]（如耶苏教之毕灼伯）。行教各国，必设一人以总司教事，凡共六十四人。教王死，喀尔定拉尔皆集于罗马议所嗣，闭门而内锢之，键以土砖。视喀尔定拉尔所集之人数，各拟一人，书其名于方版；约所举之人数得三分之二，乃群奉之为王。不足三分之二，则悉其名版焚之，而别书于版。有逾数日反复勘合而始定者，大率所举必声望足以服众者。伯克年六十八，素有材望。教王相名安多勒里者，特疏远之。安多勒里卒，教王乃召伯克授以职，曰刊木伦哥，其充当喀尔定拉尔三十馀年矣。此次会议公举，伯克不及三分之二，尚短六人。其间杂举者以法南希为次。于是法南希相率言曰：“无以易伯克也。”乃奉之至朝堂，加教王之衣于其身，而位遂定。亦西洋一故实也。 红衣主教选举教皇

外部刊发俄土两国交涉黑海及马摩拿海峡事宜，起

俄国侵土之历史

一千五百三十五年俄土定约时，距今三百四十三年矣。以前环黑海并属土耳目〔其〕辖境，俄人渐次侵有之。一千五百三十五年定约开拉尔基（土国属地），始议黑海北之克来米亚[33]自立一国，属土耳其。其后再定约亚西（亦土属地），则克来米亚已为俄属地矣。其时俄势日强，土力亦足相持，西洋诸大国于此亦无甚关系，每定一约，犹可相保数十百年。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俄人侵土，直取阿得里亚、罗布洛，土惧求和，是为阿得里亚之约，则俄势强而土势日益不支矣。时俄人尚未有舟师，立约马摩那海峡不准他国师船出入，盖防西洋各国之来援也。（其和约多为通商。而凡俄人不归土国管辖，及听从游历，及起货，一听其便，土人不得过问，略如中国通商条例。）自是有瓮嘎斯克里西之约，有君士但丁之约，多为改定通商事宜，而俄势亦相逼日甚。

克里米亚战后之巴黎和约

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俄人攻土。英、法各国不利俄人之有马摩拿海峡也，乃助土攻俄，入阿萨甫海[34]，围攻客来米亚。俄师大挫，乃有巴黎之约。凡黑海俄人不得驻重兵，仅准小战船五只，其旧设造船厂局悉毁之。于是土国一恃英法诸国之助，勉强自支。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复有伦敦之约，稍改巴黎旧约，而黑海大小战船听从建置矣。是以此次俄师之出，急求变易巴黎旧约。各国皆约不相援助，而巴黎旧约犹思相与守之，尤以俄师得出入马海为隐忧，以与欧洲全局关系为巨也。故五大国必以与闻和约为务。俄人意不甚乐，又无辞以拒之。巴顿巴丹公会，五国

各派大臣往议。英相毕根士曰："吾甚愿各国派一康克来斯[35]（译言商定也），然以情事揣之，恐派一刊弗伦斯[36]（译言商量而不能定也）不可得。"盖亦深虑俄人反覆，未易测量也。

廿一日　属马格里诣毕根士由幕府得尔拿尔，以开春宜一见毕根士由，属往请定期。毕根士由幕府凡三：一得尔罗尔，一科里，一里得；所识惟一科里，闻现已赴意大里养病也。 请见首相

东土耳其距黑海之东曰科克西安[37]，山势横亘。环山左右为色尔嘎西亚[38]，故土国属部，俄人袭而取之。其酋密沙斯力战有名，率所部至君士但丁，土王处之丹牛浦江滨。此次俄土交战，色尔嘎西亚一种与巴希盘宿克一种回人乘势残杀纵掠。密沙斯之子潜回科克西安山，煽其种人称乱，俄人复戡定之。西洋相率以回民喜乱好杀，凡习耶苏教者，多薄视回民，谓不足以兴化善俗云。 西洋各国薄视回人

廿二日　接到上海文报局第五十八号包封，十二月初八日由英国鸡笼公司船递到，内杨瑞堂递到十一月廿二日第十五号家信，志城递到十一月廿日第十四号家信，外黄石珊、蔡竹泉及黄泳清各信。石珊寓张惠甫宅，现住西草厂胡同。

伦敦天气寒燠适均，自去冬雨雪稀少，天气视去春为暖，而从未一见日。终日阴雾，又加以郁热，时觉不适。每思陈小舫课语，未尝不拊髀自惜也。 终日阴雾时觉不适

光绪四年戊寅岁正月二十三日癸酉　为西历二月廿四

李凤苞等游历曼彻斯特等地

日，礼拜。李丹崖、罗稷臣自满吉斯得回，述所游历凡五处。一、满吉斯得：游历沙拨斯觉尔得汽轮机器、侯阿尔得织布、和爱尔印花、威多尔斯造炮凡四厂。一、奥尔丹：游历孛来脱纺织机器、由乃代脱纺纱机器二厂。一、威根：游历氐海开矿机器、批脱臧斯织线机器二厂；威根故出煤地也，有煤井，有造生铁厂。一、舍非尔得：游历妥玛斯萧栗斯钢厂、布郎恩大铁甲板厂；又有阿斯蟠、刊莫登二厂，丹崖未及游；刊莫登厂主威尔生，充舍非尔得梅尔，去秋曾约往游而未能也。一、里背：游历少恩登织呢厂、费尔弃治麻治丝及各种钢铁〔脱"厂"字〕。又就近至扫斯傅尔得海口一游。英国织布、织呢各机厂萃于满吉斯得，钢厂萃于舍非尔得，并名胜地也，左近供游览者甚多。来此逾年，竟未能往。略记丹崖所游历，以备他日访求。

化学元素六十四种

廿四日　西洋治化学者推求天下万物，皆杂各种气质以成。其独自成气质凡六十四种。中间为气者三：曰养气，曰轻气，曰炭〔淡〕气。气亦有质，可以测其轻重。其馀多系五金之属。以金质可使凝，可使流，可使化而为气，而其本质终在。西洋于此析分品目甚备。数十年前，英人有纽伦斯，推求六十四品中应尚有一种，而后其数始备。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日尔曼人曼的勒弗始著书详言之，谓合各种金质，辨其轻重，校其刚柔坚脆，中间实微有旷缺，应更有一种相为承续。至是法人洼布得隆又试出一种金，在化学六十四品之外，名曰嘎里恩摩[39]，其质在锡与黑铅之间。其试法亦用英人罗尔曼洛布尔斯光气之法：凑合五金之质，

新发现之元素一种

加之火而以镜引其光。凡有本质不能化者，必得黑光一道。杂六十四品试之，则得黑光若干道。又于其光之左右疏密，以辨知其为何品。制三角玻璃镜测日星之光，即知其中所产凡得若干品。罗尔曼洛布尔斯，近年英国治光学尤精者也。洼布得隆所至采五金土锻之，区分其种类，于其中得嗄里恩摩一种。试之有异，乃悉取铅、锡二种金，权度比较，杂合烧之。其光分析，各道疏密适相备也，于是乃增化学之言本质者为六十五品。

以光谱法寻找未知元素

因忆往年英人阿达摩斯、法人雷非里亚相与测天文，以为应尚有一星当见。已而意大里人测出之，名曰勒布登，译言海王星也。（近见新报，意大里人色启[40]，尤精天文之学。《摩宁波斯》报其病故，相与惋惜。意大里人最讲求天文，由来久矣。）其法视日轮上下五星相联次，而测其中空缺处，以求其行度与其左右行星吸力。盖其星视日轮为远，则其周天之度亦愈加广阔，是以历无测及者。西洋天文士凭空悟出，则遂有人寻求得之。即此二人，亦略见西人用心之锐与其求学之精也。

因行星轨道吸力而发现新星

是日约谐毕根斯由，因便就沙乃里〔斯〕伯里、马克斯求尔得、斯博得斯武得。毕根斯由论及喀什噶尔事，因语以俄古柏乘中国内乱，据有其地，朝廷方戡定乱民，未暇讨也，近年内患息平，乃得收还已失之故地。毕根斯由言："吾观中国办事极有条理步骤，往往迟久而制其胜。"且言："珥克斯伦喜能久居此，甚快，英人无不相服者。"珥克斯伦喜，译言钦差也。吾亦改容谢之。

谐毕相谈阿古柏事

求代中国铸造洋元

廿五日　百珥名登铸钱局希登来见，意求代中国铸造洋元。出所收各国金元、银元约百馀种，光色粲然。大率各国金洋约一二种，银洋约三四种；惟日本新铸钱式，金洋五品、银洋五品。而各有一种钱式为之主。如英国以施令为主，积施令二十得一金洋。所用银洋大小，皆以施令为之推。俄国则以鲁伯尔[41]为主（一鲁伯尔当三施令），法国则以法郎克[42]为主（视施令略小，凡二十五法郎克当一金洋），德国则以玛尔克[43]为主（与施令略同，亦二十玛尔克当一金洋），美国则以多拉尔[44]为主（如中国所用墨西哥之洋元，而形式不同）。英国所属诸部，钱法各异，而以鲁比为主（当中国洋元之半）。希登言：凡五金必和以他质，其体乃坚，如银洋须和以铜，金洋须和以银，铜洋又须和以锡；专用一品，则其体不能坚，而质亦易消磨，久而所耗必多。西洋各国用钱各异，大率皆银九成。惟英国加增二分五（如银一两铸洋圆当和铜七分五厘，凡得银九钱二分五厘）。墨西哥洋元得银九成零三，即中国所用之洋元也。以银相准，则铸钱一百当给工价二元五，和铜至一成，抵算工价外，尚可多缴一二元。其所示钱式，有日尔曼各国以前并各为钱式，而今改从德国者；有南美利加各国所用钱式；又有往时钱式而今已并入他国者。法国所用法郎克，意大里、比利时、瑞士各国通用之。而法〔德〕国铸造玛尔克，仅得银八成三十三分，是以其钱仅行之本国，无外出者。其大者九成，各国相互改铸，皆得收用也。

《摩宁波斯》新报载俄、土议和条款：一、丹牛浦江以

南，东尽黑海，西至色尔非亚，又南越巴尔刊山，除爱谛阿鲁白仍归土国，其馀并属之布加里亚，使自立一国，由巴黎立约各大国公举一人为布加里亚国主。俄人仍驻兵五万，专派一大臣经理其国开创事宜，以二年为期。一、色尔非亚自立一国，仍须割土境以增广其疆域。一、土国应缴兵费十四万万鲁伯尔，割东土耳其之巴敦、嘎尔斯两城及铁甲兵船六只抵偿其半，尚馀四千万磅，分年缴还。其不能缴还，即以新立国贡费抵作纳息之数。俄国呢克拉斯公已至三斯谛法那[45]与土人定立条款。纵能于前款内略示宽假，而土人局势一挫而不复可支，亦但苟延而已。 俄土议和条款

廿六日　税务司骆德及德国人巴治来见，并将以次回中国者。巴治为德商玻斯维克司事，在上海经理贸易。德国克洛卜治炮、玻斯维克治钢铁及各种机器，二人并有名。

是夕，兵部尚书哈尔谛及马克哈尔谛（水师部属官）邀茶会。哈尔谛并邀见阿立斯公主。（凡公主之名曰卜林色斯。罗亚尔卜林色斯，译言皇家女也。罗亚尔，即皇家也。）君主女五人，在伦敦三人：曰陆依斯，为阿尔该尔公子妇； 公主五人 曰毕亚尔立斯，陪侍君主，尚未字；曰阿立斯，为克立斯底安王妃，丹国属部也。二十年前，德、奥合兵攻丹国，夺取其属部，于是克立斯底安王走依英国。所见提督波义斯（曾驻中国三年，今为水师部属官，专管炮位）、色尔嘉乐士、格力非里安、武得勒莆（曾陪游五里治）、马武得克（其夫人善琴）、爱约里，并旧识，相见叙谈。

又有类噶斯[46]总督里斯，就谈尤畅。类噶斯岛在阿

非利加西，与英人所开辟阿非利加西境名哥斯建斗罗[47]者正相望，因设一总督统之。哥斯建斗罗计长九百里，中合数小国，设官尹之。而其王仍在，各有田产，役民耕作而已，小事亦得专断，犯罪当刑者则由英官理之。其地亦习回教，而其本俗无文字制度。习回教者能稍通回文，其举止异于土民，衣冠亦别。英人抚定其地，因其本俗以治之，而稍变易其敝俗：如掠买黑奴有禁，擅杀人有禁。其王居，百货市易，皆取其货三十分之一，下至瓜果亦然。英人皆设法禁之。其地土产及贩运出口皆无税，惟入口者科税，盖为地方生计，宽其征以冀其蕃滋也。问以学校，则所在建立，用英文比合成音，各就其方言习之。其九百里之地，方言亦各不同也。习回教者即用回文译习。问以监牢，其规模与西洋并同。曰："彼其国法动辄杀人，此时皆改从英法矣，独苦其敝俗不易革。"问何故？曰："只如掠买黑奴，其地富家大族以此为生计，所役奴课其力而兼并其财。即女工所制器，得价皆纳交其主。富家大族估其力，不肯改易；贫者勤力操作若马牛然，甘为之役而不辞。"曰："然则其民族尚犹混沌耶？"曰："然。英人亦以禁止掠买黑奴，抚定其地；而其地各小国亦乐倚附英人，以免他国之侵暴。所以设官而尹其民，皆保护生聚计耳。"其南有大江曰乃哲尔，尚在斯丹雷所探之康哥江上。

拉各斯总督谈西非洲情况

富家大族以掠卖黑奴为生计

阿非利加中境以北，西流之水为大江者三：曰尼罗江（一江歧分为三以入大西洋），曰乃哲尔江，曰康哥江，并巨川也。《瀛寰志略》一以沙漠视之，误矣。

瀛寰志略之误

近法国小岛隶英者凡三：一曰萨尔克，一曰哲尔希，一曰阿尔得尔里。而萨尔克一小岛，所产五金甚备。谛拿娄言：“始造天地时，预备多少金产分布地球。既毕，乃以其馀剩堆积海湾，遂成萨尔克一岛。”其言亦趣。 萨尔克岛

廿七日　嘉定克希克来见。克希克为嘉定总理中国贸易，驻香港，报言福建议单已由前岁检交威妥玛。顷间询之威妥玛，言事信有之，然不记检置何所矣。恐此件竟难索还。

柏金宫殿朝会，叙班在日思巴尼亚后，葡萄牙前，以递国书先后为次也。

哈得谛言：“俄人始终无一真实语，至今各国怀猜疑之心，竟莫测其所为。俄人不能示一定准，土人更不敢置议。是以各国用兵与否，终亦不能定计。”吾笑曰：“此皆在英国意计中也。俄人亦知各国惮于用兵，且姑试之。其无起应者，以倾土国有馀；其必起应，亦将少让之。揣其心，固不欲与各国构兵也。而自恃其强，谋一洗从前见屈英、法之辱，其意尤眈眈然，思兼有土国马摩拿海之利，而不能不密察各国之从违以制其进退之机。非能虚为之声以相慑也，必实有坚守旧约之心，与必争一旦之命，而后知难而退。闻英国于此调兵置器，已费至六千馀万磅，真积力久〔？〕而必不稍贬抑以从俄人，则亦必无固争之势矣。此皆英人智虑之所及也。”闻已调奇巴腊答总督类布亚阿甫满得拉为统帅，而以倭尔斯里为之副。满得拉日来已抵伦敦，亦英国宿将也。 劝英人勿屈从俄人

粤人在英至匿涉讼

廿八日　为西历三月初一日。粤人勒麻尔在拉塔克力弗地方开设客馆，忽有粤人充水手者十馀辈，涌至丛殴之。巡捕不能御，乃告知其长马克端拿尔得，集各街巡捕，捕获十三人。刑官研讯，以为于案由颇巨，令马克端拿尔得相就，请派一人听审。吾以据所言是此十三人者有应议之罪名，刑官按律治之有馀，亦料其必能公允；粤人语言侏离，亦非他省人所能辨，无俟听审为也。已而马克端拿尔得呈阅刊刻讯词，尚相持未决。而其刑官云："必与中国钦差往来行文，期于合例完案。"亦略见此间慎刑之意。然固无可与会商之语，以其中并无疑似之情尚待复按也。已属马格里会同德在初俟复讯时一往听之。

新报日载捐送中国赈项数目，而阿思弗各学院又议条款助赈，先二日由教长苏尔主议，会者赫什尔、里格、罗尔斯登数十人，以其他倭尔得班克为汇辑捐款之所。班克者，译言银行也。其施赈一由教师。竟以各省灾荒，导使教师行惠以要结人心，其亦耶苏教盛行中国之徵乎？念之惘然而已。

威妥玛谓中国无意求进步

廿九日　威妥玛来谈，自述病状，谋将息二三月，不能告愈，即辞驻京公使之命。予因劝之行。威妥玛叹曰："亦不敢料中国情形何如，度北五省灾荒如此，恐民穷必至生乱。"因言近见新报，中国全无意求进，实是可虑。因问何事，曰："吴淞铁路已撤，已闻两江督部照会丹国公司撤去上海电报。各国公请中国铸造银钱，廷议交南北洋转商各省；群起议驳，以为不便于各官征收折色也。看此种

种，万事废惰。”吾谓：“君能谙知中国情事，而不能知其底蕴。”威妥玛曰：“亦知之。闻两宫甚厌薄洋人。”吾曰：“两宫前苦无人能将利病得失告知。然大小事一付之政府，未尝自主也。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而苦不能任事。”威问何故，吾曰：“直苦人言庞杂，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动辄怕说是汉奸。合淝伯相亦是半明半昧。”吾曰：“合淝尽透沏。”威言：“吾与办事甚多，纯是一种猜疑。”吾曰：“合淝直是不能主持，无从直切定议。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淝助之，天下事尽可为。中国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轻视也。”威曰：“我持论亦如此。政府无人便无如何。”吾亦不能置对也。

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及李鸿章

是夕，卜拉西邀茶会，见古得曼、安尔斯里（充日本领事三十年），久谈。

三十日　礼拜。接文报局五十九号包封，十二月十五日由法国du拿公司船递到，内总署十二月初四日第十八信，并刘开生信，又何子峨、张鲁生咨报呈递国书一件。

马格里言：“俄人行迹多有不可测者，如葬兰嘎里曾充中国公使，而住英国卜来登，敝衣小冠，杂甿隶之中，莫知为俄贵人也。其妇女尤能，住伦敦探刺时事，略知二人。一、卜林色斯利维登；卜林色斯，译言公主也。一、罗威厮夫。均精能，善谈论，遨论〔游？〕公卿间，多得国家机密，此亦国家兴盛之兆也。”

俄人在英刺探机密

令马格里诣嘉定申叙福建印单事。其香港总管事曰克希克，福建管事曰巴得尔森，伦敦管事曰马刊得鲁。其经

手福建印单者曰回多尔。又有曼尼亚克者，则亦行主之一也。

注　释

〔1〕贺璧理：A.E.Hippisley，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之英员。

〔2〕罗尔塞得斯多姆：Rosetta Stone，罗塞塔碑。

〔3〕科里特：Kriti，克里特。

〔4〕达尔得类尔得：Dardanelles，达达尼尔。

〔5〕赫生斯般得：Hellespont，希斯班得。

〔6〕波斯蒲勒斯：Bosporus，博斯普鲁斯。

〔7〕阿达什：attaché，使馆武官。

〔8〕达文波：Davenport(1863—1916)。

〔9〕并英苏拉安得阿里恩达尔：Peninsular and Oriental，半岛和东方。

〔10〕娄拿巴霸：Lualaba，卢瓦拉巴。

〔11〕由基吉：Ujijr，乌吉吉。

〔12〕巴莫：Boma，博马。

〔13〕泣尔蒙戈江：Niger River，尼日尔河。

〔14〕巴尔克：Mungo Park(1771—1806)。

〔15〕伦敦安得占拿：London and China，"伦敦和中国"。

〔16〕科密廒：committee，委员，委员会。

〔17〕谛布洛马底克色尔科尔：diplomatic circle，外交使团。

〔18〕勒尔阿尔色尔科尔：rear circle，随行人员。

〔19〕君士但丁：今称Istanbul，伊斯坦布尔。

〔20〕格力布里：Gelibolu，格利博卢。

〔21〕布林科卜：Bakirkoy，马克尔柯伊。

〔22〕莽嘎伯：Punjab，旁遮普。

〔23〕阿什密尔：Kashmir，克什米尔。

〔24〕巴立时：parish，教区。

〔25〕巴施儿地立佛利康柏琅：Parcels Delivery Company，包裹分送公司。

〔26〕澳模尼柏斯：omnibus，此指公共马车。

〔27〕阿勒萧尔得：Bishop Alfords，奥尔福德主教。

〔28〕巴都莫：Batumi，巴统。
〔29〕卜鹿沙：Bursa，布尔萨，土耳其旧都名。
〔30〕巴顿巴丹：Baden-Baden，巴登巴登。
〔31〕金那尔德：Lord Kinnaird，金纳德勋爵。
〔32〕喀尔定拉尔：cardinal，红衣主教。
〔33〕克来米亚：Crimea，克里米亚。
〔34〕阿萨甫海：Sea of Azov，亚速海。
〔35〕康克来斯：congress，代表会议。
〔36〕刊弗伦斯：conference，会谈。
〔37〕科克西安：Caucasus，高加索。
〔38〕色尔嘎西亚：Georgia，格鲁吉亚。
〔39〕嘎里恩摩：gallium，镓。
〔40〕色启：Secchi（1818—1878），意大利天文学家。
〔41〕鲁伯尔：roubie，卢布。
〔42〕法郎克：franc，法郎。
〔43〕玛尔克：mark，马克。
〔44〕多拉尔：dollar，美元。
〔45〕三斯谛法那：San Stefano，圣斯特芬诺，一作山斯谛法诺。
〔46〕类噶斯：Lagos，拉各斯。
〔47〕哥斯猊斗罗：(Cape)Coast Castle，海岸堡角。

卷十七

光绪四年二月

〔光绪四年〕二月初一日辛巳　为西历三月初四日　古得曼[1]约为制一小像，因偕至罗甫安得费得非尔得照像馆照一像为式。美利坚人番得尔威得用电气照像，就便并一往照。其法设电气机轮，用压力激汲〔吸〕铁石以生电气，为浆皮管引之。制玻璃砖片为轮，环合四周至七八层以聚光。为铁条衔白金，引电气玻璃砖心，向人照之，上下左右惟所便。比诸日光之正照其身，可以射入照像镜箱，风雨阴晦及夜皆可用以照像。番得尔威得亦精画理。美利坚人有蓄电气为制器设色之用者，至伦敦，或言英国多阴雾，有入照像馆二三次不得一照像，戏语番得尔威得："君何不携带美国日光至伦敦，为照像之用？"番得尔威得因悟得此法，且言照路煤气灯改用电气，可省费四之三。西洋人皆明此义，而至今未改造，徒以电气光太盛，沿街用之，其光射人恐至损目。又光照处太过，光所不到，不能旁及，

约古得曼画像

思得一法，用镜收之，使其光不至射目，而又能引之使散而四达，至今尚未得其法也。计一二十年后，各国皆当用电气，照路灯无复有用煤气者矣。

预言电灯当代替煤气灯

初二日　新报载：英廷遣世爵阿伯尔宽斛木尔登赴意大里致送其新君宝星。询知西洋各国制造宝星，制度各异。其君佩之，其与国之君亦常互相赠答。英人所制宝星名曰斯达尔[2]，凡二种：一曰斯达尔嘎尔得尔[3]，一曰斯达尔巴斯[4]。巴斯者，译言澡洗也。故事：赏给宝星必沐浴以朝，因以为名。嘎尔得尔者，译言系脚带也。实始于义德瓦第三，距今五百馀年矣。义德瓦为太子时赴跳舞会，沙乃斯侯夫人脚带忽坠于地，英人于此以为大失颜面。方睊眙间，义德瓦第三代取，跪而系之。旁有议其非礼者，义德瓦第三誓曰："苟有异心，当得恶报。"及即位，乃专制为宝星。其制为云缎围前后膺，从左肩以加于右胁，而系宝星当胸，别为足带系于膝端。其君及赏给世爵以下有功者凡共二十有五，遂为定制，有缺而后补之。以下乃有巴斯，凡三等，以赏诸有功者。

勋章一洗澡一袜带

其赠送各国主，凡得"恩伯腊"[5]四人（"恩伯腊"者，译言皇帝也），曰俄罗斯，曰普鲁斯，曰奥大里，曰巴西。得"京"[6]六人（"京"者，译言国主也），曰意大里，曰丹国，曰荷兰，曰葡萄牙。凡赠送宝星，使臣加宝星于藻，捧而入，其君拱立发誓。以义德瓦第三誓言载在宝星，亦明两国无异心之义。阿伯尔宽乃前进，取足带跪系之其君左膝。

近年波斯国主游历伦敦，君主亦赠以宝星。《代谟斯》

新报颇訾之曰："哈甫色维来意斯里〔得〕[7]，何足以当宝星也？"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8]，欧洲诸国皆名之。其馀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9]，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欧人之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

以粤人勒麻尔案，遣马格里询之巡捕官马克端拿尔得，云以案端重大，已转送倭尔比里。倭尔比里，即刑官也。询其初审曰代模斯廓尔得[10]。廓尔得，译言堂也。分衙道为堂，当即阿得门听断处。西洋听断，两造均有讼师代之陈辨事理，曰巴立西得尔[11]。又有探事者曰梭立西多尔[12]，以供奔走之役。凡投讼，先求得梭立西多尔，以情告之。梭立西多尔辨其曲直得失，曰若者宜据以为言，若者宜隐之。其宜隐者不以告巴立西得尔，巴立西得尔代之质辨；惟告以近理之词，使据以为言。其投讯廓尔得，梭立西多尔亦可代之质辨。倭尔比里则必讼师经过考试乃听上堂，即巴立西得尔是也。巡捕总司曰苏伯尔英敦丹得阿甫波里斯[13]。

律师

伦敦凡事一任之巡捕。凡雇用马车遗置什物其中，必由其马车送缴巡捕总司，或由某处上车，或由某处下车，

一并呈报。巡捕总司即行通知，并致送章程单四款：一、开明姓名里居；一、报明某月某日几点钟；一、报明地方；一、报明所失物样式。其遗失箱箧者并送验钥匙。凡金银珠宝之属，十磅以下每磅给三施令，衣服杂物十磅以下每磅给二施令半，十磅以上由巡捕总司估计给赏，不及磅者以一施令为率。逾三月无索取者，准马车领回使用。以昨得巡捕总司亨得生信，云马车报称"有人至公馆下车，移〔遗〕伞车中"，属往认取，后附章程单，为录其略于此。此皆英国之掌故也。

失物招领

晚赴安布洛尔茶会，晤上野景範、密尔萨毕尔、伯克什、茀里兰得、李得、施密司、威尔斯、倭文路尔斯、西得里洼得鲁，并久谈。威尔斯以下三君，皆议绅也。

初三日　偕李丹崖、德在初、马格理诣外部见德尔比，并述叙新金山领事，实因华民流寓者多，必得设领事管束，仍须就该处华人选派，外来者亦不相习也。德尔比亦然之，因问："新金山地方广大，中国领事拟驻扎何处？"曰："此亦不能定。须察看情形，就华民流寓最多处设立。"德尔比言："设一领事，其势必不能总摄，以相距或至数千里，号令语言亦不能相及，必应多设数员。"

澳洲设领事问题

因语及俄土条约幸已议定。德尔比言："两国条约已定。其间有必须各国会议者，未审有无变动。"曰："观其第二条言马摩拿海峡出入船只仍须各国会议，暂不能定。是各国会议之件亦尚留有馀地。"德尔比言："赖此一节，亦可少省议论。"其时奥使博斯达、德使敏斯达、俄使书瓦洛茀咸集

与英外相谈俄土条约

官厅。俄土条约见新报者四：其一，赔兵费一千二百万磅，以土耳其东境三大城曰巴土目，曰嘎尔斯，曰稗亚希得抵银九百万磅，其三百〔脱“万”字〕磅准陆续归还实银。其二，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俄人割北萨拉比亚地方给鲁美尼亚，俄国必应收还；仍割但牛浦江南岸土境达布鲁斯嘎地方抵还鲁美尼亚。其三，马摩拿海峡出入船只，应候各国会议。其四，土属色尔非亚、鲁满尼克洛、布加里亚应分立三国，听其自主；其色尔非亚、鲁满尼克诺南北交界处，应留一线之路，使土国得通所属玻斯里亚、赫尔戈非拉二部。此新报所载俄土条约最要各端也。其传闻所及，尚有赔缴鲁美尼亚兵费一条；有割玻斯里亚、赫尔戈非拉二部属之奥国，割挨及属之英国一条；有布加里亚始立国，应驻俄兵五万，以二年为率一条；其馀从前所议各条均以次减免。然土耳其大势恐亦难于立国矣。

土耳其恐难立国矣

初四日　偕李丹崖、德在初、马格里诣见水师部尚书施密斯，至则门者以军机处知会商议军务，已出门矣。马格里固欲旋，吾以施密斯约三点钟，此时才交三点钟，应稍候至四点钟，庶为尽礼，若遽反，是交失也。果至三点钟三刻馀而施密斯至。坐次，与丹崖谈及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三人在德国水师学习恐不相宜。丹崖乃具言斯邦达陆营学习之刘方圃、杨得名，屡犯事故，贻笑实多。此辈起自兵弁，本无赖子弟，刘芗林以此诳合溉伯相，而不知其贻累也。卞长胜由“威列斯哈芬”船调至“启尔”船，船人皆下视之。有浩斯者曾充中国参赞，语李丹崖：“德人最敬重

留德学员表现极坏

七万里留学，乃如此轻率耶

中国人物。自得此七人，群怀薄视之心。”李丹崖告以在营员弁，本非上品。浩斯言：“如所云，以告兵部，必益加薄视。七万里学习兵法，乃如此轻率耶？”闻之惘然而已。

哈里斯过谈，意在自荐往听勒麻尔一案，而所充巴立西得，尚须得梭立西得一人为之引，所费需二十磅，吾不乐允也。哈里斯住立温斯部之突尔基海口，自述其地气甚暖，四时花木长似春也。

晚赴马克斯威诺茶会，所就谈者：和伯尔得（老城议绅）、马克登（刊百里治学馆议绅）、洼尔波尔（刊百里治议绅）、色尔敦噶客斯。色尔敦者，上等讼师之称也。类尔比内里年八十馀，其夫为中国始通商时经理商务，其时尚驻厦门也。是日为马克斯威诺七十寿辰。

初五日　朽亚枝、哲美森先后来见。朽君充当台湾领事，即日东行。哲美森来自法国。以金登幹接赫德电报，言德国公使已定议仍旧，知刘生之盘踞厚矣，鬼神固早已告知也。

哥布登之政论集

高布登客勒布[14]见惠高布敦论税、论律、论农工、论各国兵事、论学，起一千八百四十一年至六十二年，凡二十二年间所辨论各事宜。其言一主于爱民约己，可谓仁恕君子矣。其书曰《斯毕澈斯阿甫利扭尔得高布敦》[15]。斯毕澈斯，谓所立言也；利扭尔得，其姓；高布敦，其名也。高布敦客勒布，谓所立之文会也。中如免棉花税、免各国通商货物税，皆已见之施行。咸丰七年构兵粤东，则尤痛诋之，谓此用兵何名，为利而已矣，设遇强国，何以处之？

不能施之强国而施之弱国，所以为无名也。

初六日　日本公使以"扶桑"铁甲船李德驾赴东洋，邀请助喜，并怀德内里邀茶会，均以病不赴。威妥玛过谈。

《伦敦安得占拿》新报载：类意拉亚斯曾随马加理由缅甸赴云南，与马加理分道赴南甸，得免于难；西北行出嘉峪关，环北边界而西以达俄罗斯，所历皆别境，非哈〔恰〕克图通俄旧道。至是，印度部遣使驻拉达克，经理通商事件。拉达克者，谛毋得[16]西南境，与印度北之喀什密尔接壤。英人名西藏曰谛毋得。从前罗贝尔得嗄克布登摩苏伊驻扎拉达克，经营喀什噶尔通商事宜。至是改使类意拉亚斯，而命之考察拉达克地方名勒者通商情形。且言当仍从前通商喀什噶尔之旧，遣派领事，一驻喀什噶尔，一驻叶尔羌，应由喀尔喀得[17]经理。喀尔喀得，孟加拉都城名，印度总督驻扎之地也。

马嘉里之随员

古里碑率所部赴塔什干，俄酋高芾曼收纳之。西域本回部旧地，统名土尔其斯丹，而分葱岭以西为西土耳其斯丹，喀什噶尔以东为东土耳其斯丹，即今土耳其旧时立国之名也。西域善后事宜，尤以英、俄两国为一大关键，应付亦良不易也。

东土耳其斯坦

初七日　礼拜。外部德尔比照会署公使傅磊斯开报武昌殴击教士一案，与湖督奏报情形绝异，盖所奏报多地方官粉饰之词。办理洋务以戒除粉饰为第一要义，而至今无能省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中国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通行之要义，

武昌教案

办理洋务以戒粉饰为第一义

以矫诬百姓者施之于洋人

以矫诬百姓久矣；乃举以施之洋人，是谓以其所不能粉饰者强从而粉饰之，其亦不智之尤者也。即此一节，江夏县之不为良吏，亦略可知。

英国驻扎瑞典领事德甫呈报瑞典高森伯尔克海青鱼复出。盖此种鱼为瑞典海中佳品，其博贺斯一部以捕此种鱼为生，不见已七十年矣。(据称一千七百四十七年已渐少，一千八百零八年遂竟无之，及今四〔七〕十年。)相与传播，以为美谈。西洋各国，事事推类考求如此。

初八日　接上海文报局十二月廿二日第六十号包封，由英国马什卜公司船递到，内意城、子瀞十二月廿日信及唐景星、李璧臣、金眉生、曹志忠、葛振崧各信。

是日，贤真阿穆斯宫殿朝会，晤赫克司里、谛拿娄。又格兰斯登带见一人，曰色尔古摩斯巴结德，云此英国第一名医也。美国公使亦带见一人，曰喀尔得洼勒尔，云旧充美国户部尚书，新自中国回者，曾出古北口游览数日，告言急盼中国派员驻扎美国。吾曰："陈太常奉使两年，至今未成行，想开春必出洋矣。"喀尔得洼勒尔言："此已知之。我尚望中国派一贤能者，并派一领事驻扎旧金山，华洋民均获保全。"美国公使言："渠意欲中国派令充当本国公使。"喀尔得洼勒尔急止之曰："君自戏言，恐中国钦差闻之以为真。"因相与一笑。马格里为私述之。

急盼中国遣使美国

晚接俊星东、赫乐宾二信。

初九日　严又陵指驳张力臣《瀛海论》凡四谬：谓铁路数年为之不足，一夫毁之有馀，非中国所宜造，是一谬；

严又陵驳张力臣

谓机器代人力，日趋淫侈，二谬；谓舟车机器之利，后来必转薄而更废，三谬；谓中国有各国互相牵制之势，海防非所急，四谬。此皆《瀛海论》中篇语，谓之谬，良然。然力臣三论大旨，先举欧洲各国形势，次论西法之未易举行，终详与西洋交接之宜。立言之旨，固自有在。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力臣于此本有难言之隐，又方以是邀时誉，而于人言亦多有顾惜，其不能深知机器之用，则亦其所习本不在此也。严又陵知舟车机器之宜急行，亦未必遽为特见，高出人人也。其辟力臣论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以为力臣之言"天主"二字，流传实始东土。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又引左季高之言："东西有，中国不必傲以无；东西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只此数语，掉罄〔磬〕已尽。

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

日记中唯一之英文

左季高之言

初十日　《得力克纳蒂》新报局以格兰斯敦寓书希腊人尼克罗般得，令相助攻土耳其。格兰斯敦谓此语传自罗亚尔得，诉之德尔比。会绅阿什里亦据以诘罗亚尔得。于是议院诸绅又起而分党，附阿什里者百八十人，驳之者二百馀人，于是乃止不诘。英廷议论，亦云嚣矣。而每起一议，又准人数多寡以定行止，亦恰无甚颠倒者。

议会辩论多数决胜

接上海文报局十二月廿九日第六十一号包封，由法国生达公司船递到，内惟子瀞侄十二月廿五日慈溪发来一信。

派兼驻法公使

十一日　金登幹自巴黎回，见示赫德电报，言兼派充法国公使。据云西历二月廿六日（中历正月廿五日）自京师发。盖其时天津海河冰尚未解，由俄使去馆转递至恰克图，发电报俄京以转达伦敦，同以半月为期。同时亦据总署发递电报通知，所派翻译名联芳，并随赫德西行。以法京聚珍会，赫德约赴巴黎照料也。

法京聚珍会

此次发信本定初五日，缘正月廿七日嘉甸偕克希克来见，言福建筹借洋款议单存威妥玛处，谓一礼拜期内准可缴还，宜趁初五日发递也。信件均已缮封，候至第二礼拜尚无信息，嘉甸又约此数日内来伦敦，不能不留候之。此来亦多为威妥玛所累也。见《申新〔报〕》：勒少仲调苏藩；广西藩缺，直臬范梁升补；黎兆民升直臬，而周荇农遽因病开缺，想必不起矣。

勒麻尔案审结

十二日　粤人勒麻尔一案，派马格里会同哈里斯听审。其刑司署曰倭尔比里[18]，其官名曰利科尔得阿甫伦敦[19]，其名曰达摩斯占伯斯。曰"伦敦"者，仍伦敦公举之刑司也。丹拿亦在彼。询知：勒麻尔开设烟灯，丹拿为禁烟会司事，欲乘此示禁，可谓能举其职矣。其水手十三人以何沃生为通事，而语言都不分明。刑司以被伤之勒麻尔现已就愈，此十三人指何人倡首不可得。以自犯案之日至此已逾月，是未定罪名之先已收系一月，其罪足相抵。而恐倡首者或至宽纵，徒拘系无辜，则为失轻重之平。凡罪疑，则从宽典，一并开释之。西洋用刑之宽如此。

用刑之宽

十三日　往拜克罗斯、罗斯噶得、斯丹雷、马武得克、

犤客多布洛、恕斯得、格兰斯敦、格非斯、贝音斯各处。以英国刑司质之克罗斯，云所管刑司二十三人，仍分上下两刑院。利科尔得由民举，与梅尔、阿得门理民讼者又别。盖前数百年其国主允民人公举一刑司，遂为定例，然其权仍在二十三人之下。凡由阿得门转至刑司，先经利科尔得，亦各视其案情轻重为处分。其重者及其案情不能定夺者仍转至下刑院。其总持律例者曰铿恩斯，而由上议院议定律例行之。其归入词讼者一统之内部尚书。杀人及盗重犯则由其国主科罪，而内部尚书权衡其犯罪情由，以为轻重之准，达之国主，以制其准驳从违。各地方均有刑司。而此二十三人者，岁中率一分巡各地。案情重者专候刑司分巡时处分。 人民公举刑司

以英国财理质之罗斯噶得，云西洋每岁一制国用之经。有馀，则减税以节之；不足，则加税以补之。印度所入至丰，不惟无赢馀而已，积债亦极繁多。问何故，曰："修城池，造房屋，开浚河道，治火轮车路，岁常接续为之，所入不能给也。"

格非斯之妻母，为故威烈斯王族。所用器具，仍故王冠及狮子图记。其王冠为城砖式，而四周崇牙平方如雉堞。问其故，曰："故王曾攻敌城，搏而克之，用以旌功。"所用银茶壶一具，云已流传六代，当女主安[20]之世，即若尔日主国之始也。距今一百五六十年，而银色如新。为八方式，每方合处起线，而摩按之平光。格非斯云，近时银工皆谓不能及也。 贵族纹章

西洋妇人至中国之始

贝英斯之母年八十六，生当乾隆之季。其至中国，年二十一，盖嘉庆十七年也。时惟印度设立商会通中国，公推一总理商务驻澳门。时伍怡和已立洋行，延至广东省城，男妇环绕观之，实惟西洋妇人至中国之始。今六十五年，又见中国官眷至伦敦，为西洋见中国妇人之始。而相与同住一街，望衡对宇，亦一佳话也。其神明聪强，语言纵横。当其始至中国，鄙人亦尚未生。谈及广东花地情形，吾谓今弥望皆洋楼矣，相与怃然。

梦中签语

夜梦湘城旧居门首遇一人骑马至，下马就谈。故不相识，而心意其为朝官。自言奉命赴苏州，求得一签极不祥。出示其签，后二句云："芳草萋萋春色晚，归来犹是故乡闾。"予读之，谓曰："签语凄清，然非不祥也，君岂以一'故'字为嫌耶？故乡，常语也。"其人终惘然不自适，上马一揖而去，予亦徬徨而寤。而签语极分明，紧记其下二语，上二语瞥然忘之矣。

英国国家预算

十四日　礼拜。罗斯噶得、威妥玛、骆德次第来见。罗斯噶得见示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三月出入款目，与去秋九月廿九日所录又有参差。而西洋制用之经，均先核计一年出入总数：何款应从减，何款应增，预为之程。至年终视所核计者有无赢绌及意外之费，而筹所以弥增之。大率入息一款，常视以为增减。每岁所馀多不过数十万，而从无不足。据罗斯噶得所报，原估进款七千八百四十一万二千磅，迨后稍增至七千八百五十六万五千零三十六磅；原估出款七千八百零四万三千八百四十五磅，迨后稍增用至七

千八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七磅，统计出入相抵馀存四十四万磅。

其入款：曰关税，约一千九百九十二万二千；曰国内杂税，约二千七百七十三万六千；曰过印税，约一千零八十九万；曰房地税，约二百五十三万二千；曰俸薪税，约五百二十六万八千；曰信局入款，约六百万；曰电报入款，约一百三十万四千；曰官地税，约四十一万（官地税本其国主私业，以交大农经理而加给其国主岁禄）；曰杂款，四百四十九万（其杂款之中有理刑司入款，就质者奉刑官票传，例有捐费；曰〔有〕水师器物变价，水师所用绳索等件，岁需更换，其旧者应变价；有收回印度船价，每岁更调印度防兵八万人，由户部发给船价用费，应由印度归还，分列出入两款内；有借项利银）。 岁入细数

其借项利银又分数款：其一、印度各藩部岁有兴造，贷之国家者；其一、各地方梅尔兴造借贷；其一、本国人民田产或须疏通河道，或须别开沟洫，关系生计，及可以修治莱田，俾成膏腴成熟之业，由民人自行呈报，国家遣官为之相度而贷之经费。岁收利不过三厘，积三十年收至九成，以利息所积，准之所贷经费，均可相抵，即捐其息。其意若曰，川浍宜开通者、莱芜之田宜垦治者，国家所应经理者也；借民力为之，又收其息三十年，使所资用经理，还入国库足以相准。而其所治田岁收较丰，则地税亦当较增，其利终在国家也。故用以纾民力而使勤于所业，则为百姓经营生计亦至矣。 农业贷款 为百姓经营生计亦至矣

岁出细数 其出款：曰陆师，凡一千五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五十五磅；曰水师，凡一千一百三十六万四千三百八十三磅；曰俸薪养赡，凡一千三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零一磅；曰税务用款，凡二百七十八万三千八百三十四磅；曰信局用款，凡三百十五万九千二百十八磅；曰电报用款，凡一百十四万一千（电报向皆民业，而苦声息不能遍通，乃由其国家收买归并，才及十年，出入相抵，所赢无幾，大率岁当渐增）；曰公司火轮传递文报费，凡八十五万零八百八十九磅；曰国债，凡二千七百七十磅；曰户部票买苏尔士新开河息银，凡十四万九千九百十二磅；曰杂项利银，凡一百五十九万五千零四十磅；曰装运官兵至印度船价用费，凡十七万磅；曰买回兵官出身，凡四十九万八千三百六十二磅。

兵官出身 兵官出身，英国数百年前之敝政也。凡兵官进一阶必捐缴数百磅。略与中国游击相当，捐费率在三千磅以上。年老求退，仍给还之，有过犯开除者不给。其后相承迁转，兵官求进一阶，辄代国家给还其上一阶兵官捐款，使之告退而升补其缺，于是相率承顶以为例。而其出资承补者，必不肯革除此例，以成虚费，是以国家出资收买其出身，此亦持平之一义也。

海德公园连日喧哄 罗斯噶得问言："海得巴[21]连日喧哄，亦曾往听者？"答以未往听而颇闻其略。盖英人有名尼克罗般得者，格兰斯登党也，或谓前水师部尚书哈尔得尔芬之亲属，日集海得巴花园论俄、土事，意在助俄灭土。英民不服，乃相率

大诟之，听者日哗，言者亦日求竟其说不为止息。其嚣如此，亦异闻也。罗斯噶得言，此在他国必力禁之。英国一二百年来，于此独示宽典，不禁人民之非议朝政，一恣其所为；以为不过践蹈一坪草、断折数株树枝而已，不能为他害也。海得巴园，亦其国主之囿也。

不禁人民非议朝政

十五日 为西历三月十八日。嘉甸行克希克偕威妥玛来，交福建议借洋款印单凡三纸：一、八月十三日用印约单。将军、督、抚及藩司连盖四印。一、九月补具议单。加入"奉旨"字样。将军、督、抚、藩及沈钦差及帮办台务潘藩司及洋务局两道，连列八衔，未盖印。一、先收六十万实银收单，未盖印。均经克希克检交。威妥玛取视，云此无甚关要紧，卷而纳之怀中。相与辨论，谓收单系收银之据，即未盖印，亦应缴还。质之克希克，克希克亦谓应并缴还。威妥玛始行交出，而索取书立收条。于是克希克先行，而威妥玛留候。

交还福建借款印单

既书收条与之，威妥玛言，应书"奉旨借用洋款"字样。吾谓此事尚未及具奏，何云奉旨？威云："不奉旨，洋商岂能容易便允借钱？当时亦曾在总理衙门问过，确是奉旨办理。"吾谓："借钱宜有'奉旨'字样，此次缴回议单，并非借钱之比。"威云："第二次议单可取一阅"，于是指议单上"奉旨"字样为据，谓必应照书。吾谓："借用洋款是实情，'奉旨'乃预拟之词，尚属虚文，岂能使我诬枉朝廷？"威妥玛因指议单诘问，声色俱厉。吾亦厉声报之。威云："此约单并非议单，不奉旨安得擅约？"吾谓："借用洋款，岂有不

与威妥玛厉声相向

请旨之理？此单尚属虚议，反复百端；使经当时具奏，则愈费周章矣。吾但知奉旨收回议单，而云奉旨借用洋款，是则归过朝廷之词，断非我所敢为。”与相持两点钟，乃始取收条愤愤以去。真可谓横矣！

是日赴谛盘生茶会，见议绅多伦斯，谈甚畅。又格尔里、巴得陆其、觉尔治。觉尔治为谛盘生之第三子，初自柏林来。谛盘生见问：“得刘公使信否？”答以：“常接参赞信。”并问：“刘公使在柏林情形何如？”曰：“恐难顺适，此心实常念之。”问以何事，曰：“亦未接信。但据新报之言，多

刘锡鸿在柏林情形

吴淞至日本绕出黑龙江以达俄国，为北路电线，丹国人为之。英国初造电线，曾与总署筹商，准其通入吴淞内江，在趸船安设，不得上岸。于是丹国人迳自为之，并不一关白，十馀年无一过〔疑脱一"问"字〕者。于是相与立约，由吴淞迳通至香港，皆丹国人为之，以上海数十里旱道，事便而工省也。至是沈幼丹毁撤吴淞铁路，并电线亦迫使丹国人撤之。

十七日　新报载：印度呈报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入款五千六百零二万二百七十七磅，出款五千八百二十万五千零五十五磅，浮用至二百十八万二千七百七十八磅，合中国六百五十五万有奇。其中载鸦片烟税六百万磅，视常年短至二三百万磅；印度灾荒蠲费三百四十五万磅；又有一项工程三百八十万九千二百八十八磅，以每年可以收还利银，不列用款之内。印度一部，支消〔销〕浩烦如此。英人务求其地久远之计，开河及修造铁路，日不暇计〔给〕，略无顾惜，其规模固远矣。 印度支出多于收入

苏塞也得阿甫蒂林得阿甫蒂尔林尔斯[22]参赞罗里固请赴宴。为捐五磅五施令，属马格里为书谢之。蒂尔林尔，译言他国也；蒂林得，译言朋友也；苏塞也得，译言会也。倒文曰"他国可怜的朋友"，设立此会周济之也。 他国可怜的朋友

晚赴沙乃斯百里茶会，所相识者甚多，略记相识而不甚记忆其名数人：一曰镫勒威，大鬍，亦禁烟会中人；一曰蔑仑，水师提督；一曰布莱得蒂尔得，管理御厩者；一曰蒂斯得，上议院绅，格兰斯敦党也；一曰戈尔登，为斯

博得斯武得友人，当亦博雅士也，一曰恕斯得，一曰费克斯遮拉尔斯，为印度部侍郎，曾见之威妥玛处。

十八日　柏金宫殿朝会。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见示倭亥庚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在俄京会议万国公法章程。倭亥庚，爱尔兰人，为万国公法会尚书。岁一集议。今年八月已议定在日耳曼会议，各国公使皆得与会。其尚书主持会事，则必精习律法者任之。各国交际，轻重得失，反复较论，以求协人心之平，而符天理之宜。西洋诸国所以维持于不敝，皆由学士大夫酌理审义，相与挟持于其间，所以为不可及也。上野景範云："中国与日本于此尤应考求，必应一往会议。"且据言其会欲推为副尚书，方待请示其国主，未敢遽应也。

万国公法会

是日戌刻，梁氏举一子，与炎儿生同日，亦一奇也。西洋纪时，先中国八点钟又六分，盖争差至四时之久，于中国当在十九日丑、寅二时之交也。

梁氏生子

十九日　发递总理衙门第十八号信、合淝伯相第十九号信。本十五日封好，以候礼拜五轮船递信之期，迟延四日。内报销册及咨缴福建议借洋款印单及湖北殴伤教士来往照会，共公文三角；并致周筱堂、曾劼刚、栗諴、黎召民、黄子寿、刘开生、周瀛士、唐景星、张晦甫、黄石珊、金眉生、丁冠西、何子峨及第十八号家信，及意城、志城二信，兼函致黄泳清嘱其转递。

晚赴斯博得斯武得之召。同席意大里公使美那布里亚、格林里治教习赫尔斯得。两君并精于数学。美那布里亚著

意国公使精于数学

有数学书多种。罗尔得来里精于声学，亦从数学指出鸟兽生质大小厚薄，量其身口，以辨知其声大小与所及远近，剖析分秒之间，亦著有书一种。沙乃斯百里侯于声学、光学多所考求。其一为斯博得斯武得之弟，其一马格里。同席男妇十二人，并学艺精造。在斯博得斯武得处观费尔阿甫来甫[23]，亦有意趣。费尔，译言车轮也；来甫者，活动之意；通谓活轮也。

英外相通声光诸学

酒罢，同至罗亚苏塞也得会堂听定得尔谈声学。谛拿娄为之主。首观电气三四种。一种制白金线长二尺许以通电气，激水轮以发之，则白金全体俱红，火光灼人，轮停，火亦随熄。一种发电气圆如月，满堂煤气灯照如白昼，电气一发，如日中天，煤气灯光顿收，望之才如火点而无焰。最后讲引船灯楼激火发声之理。盖西洋各海口皆设灯楼引船，光照数十里。而每值海雾，灯光皆隐不见。西洋人相与设法，传声雾中以引船，而定得尔穷究此理尤精。英人各海口置灯多资其考证，而仿制其式，集男妇讲习之。引煤气为灯，前衔铁管，如喇叭形。煤气上腾高尺许，旁有小管，一人鼓气吹之，则光下缩，动荡开合，以发其声。灯柱立管不及寸，而声已足震耳，而用喇叭式微收其声而后放出之，故可以及远。其喇叭前口，又制为圆式及直线式，以较其声之抑扬与所及之远近。西洋博物之学，穷极推求，诚不易及也。

皇家学会的科学实验

博物之学穷极推求

据马格里译定得尔之言，称英国以通商为务，其初洋船行海，朝廷亦未尝经理。有善士指示礁石所在，燔柴以

表之。已而筑为墩房，燔柴其中；偶值风雨，则亦时至停

港口导航 罢。已而创置油灯，又周环为六灯以收养气，而光愈明，制造精矣。已而改为煤气。已而改用电气。国家于此多方考求，近二三年乃尽电气之用。然所能致者光也，而雾气足以蔽光，即十日之明亦能隐之。于是又谋以声学济光学之穷。而声莫巨于炮。炮身长短各有宜：长者力足以及远，药力助送之，其势专，则其发声不宏；愈短则声愈震。国家因为行之武里治炮厂讨论，定尺寸之式，使足以及远，引船者辨声而知所避就。又凡光气专达之处，前有所蔽则光阻。声学亦然。恐有蔽而声阻也，乃复制为火箭，上冲则发声及远。

回声原理 因论及回声之说。如登山一呼，必有应者。声出而为山所阻，则其声回而相应。非独山能阻也，天地之空气有冷热刚柔，冷气常坚凝，而热气软，声益软，而气载之以及远，忽为坚凝之冷气所拒，其声亦回。乃出煤油灯试之：引火高至尺许，旁通软皮管，一人持吹之，则光闪灼，为之缩小。其前为玻璃开口筒，吹气触火，激荡而成声。其前为煤气管数十，引火发其光。吹气为火光所遏，不能发声，而灯柱中火焰仍高尺许。以明冷热气坚软不同，而热气大遏，则上能回声也。西洋各国专设墩房衙门，名曰特伦里底候司。候司者，译言屋也，谓司墩房屋也。

二十日　赫喀斯毕治约至属部署相见，与外部同院分左右。相就一谈。随往回拜阿得里、罗伦斯、荷兰得、色尔波温斯、类敦、费音，及美公使威烈士、参赞合宾，久

坐畅谈。英国电学造端于法来里[24]，即定得尔所从受业者也。其言以为得吸铁石一柞，交络铜线为环，套入吸铁石则生电气，不必电气之所以出也。偶一触之，电气随之而发，一瞬辄过。因此知吸铁石能生电气，电气亦必能为铁质生吸力。同时萨喀斯敦因制铁为长条，用铜线裹以丝，络其上，引电气过之，则铁条力发，亦能吸铁。其时格致家始察知电气源于吸铁石，其生无穷，而尚未能尽电气之用。嗣是英人洼约尔得、德人希门斯、法人格兰姆相与考求，以致其精。而费斯登、柯克二人始创为电气传信之法。通计此四十年，电气行而天地之机缄亦幾发泄无馀矣。

法拉第

磁能发电
电能生磁

廿一日　礼拜。接上海文报局第六十二号包封（正月初六日发），由英公司"蒙古厘"船递到，内家信第十六号（十二月廿三日）、志城信第十五号（十二月十九日）及易淑子、易卓超二信，并奉到十月十二日摺件（十二月十五日批发，由江督沈幼丹递到）。

赫尔斯约往茗谈（一侄曰希拉，其女曰赖斯布里洽），出其世谱图，盖英主亨得理第三之裔也（中国译云显理），传二十四代，可以歧分而复合。询之则男女并入支派，舅姑姊妹结姻，则或一再传而合，或历十馀传而合。是以谱图与中国略同，其由分而合则其异也。次至巴得路斯，见其伯父色尔亨得里李茀来。邀至其家，出所得中国一鼎一壶及钟鼎文字，问其年代。又云爱尔兰都城有掘土者得古器甚多，有中国图章三十二方，而渠拓得其二方：其一长圆，狮子头，文曰"存心"；其一四方，猴子头，文曰"志同

世谱图

爱尔兰出
土中国印
章

天地”；并长不逾寸。此种印石，明以后始有之，无因出自爱尔兰土中，恐有伪托。又载其馀印文，有曰“秋水长天一色”者，有云“人与梅花相对清”者，有云“能发能收”者。此等印文，至国朝而始盛，必西洋人购之中国，而托云掘土所得也。其拓坊石字曰：“大悲圆满无碍”，篆法颇佳，然皆近今书也。旋过上野景範及高里，晤英人克立克洛甫得，生长荷兰，谈近事甚畅，似其女师科林武得之亲戚也。高里尚书赴赫尔敦海口，未获一见。是午大雪。

李鸿章致李凤苞信

廿二日　李丹崖出示合淝伯相所寄书，凡分五条，累累数千言。

一条购铁甲船。言英国新造之“英苐来白昔尔”[25]，入水二十馀尺，炮重三十馀吨，甲厚十九寸。其三年前所造如布国之“维廉第一”，法国之“双源台”各船，入水约二十尺，甲厚十寸。其十年前所造如英国之“谛芬斯”、布国之“维多里亚”，入水在二十尺以内，甲厚五寸至七寸。布、法船机亦多购于英国马斯来。中国议购铁甲船，自宜向英国生缪答厂商定。船身以甲厚十二寸，入水十七八尺为率，隔堵子药仓及压水通气各法，应与马斯来厂商定，以三汽筒为佳。马斯来巡海快船二种，如铁屑〔胁〕木壳之“蒲狄开”、铁胁铁壳外包木皮之“牌春脱”，入水均至二十馀尺。若换用螺藥轮，每点钟可行十六海里半。格兰斯果民厂拟造长二百尺、入水深十尺、每点钟能行二十五洋里之船，能载穿甲巨炮数尊，行驶大洋，可用之以御铁甲。其迈氐那式之浅水炮船，较蚊船为小，而灵便过之，每点钟行九

议在英订造铁甲船

海里半，英人亦甚秘其法，宜密查访其造法。英国萨摩营厂，亦造船巨厂也。

第二条，购水雷。英人马克登那新造水炮，合火箭开花炮为一器，在六洋里内可以命中，每礼拜可成三千枚，惟铜壳及钢炮身仍须购自洋厂。其一切机器、造法，共价二万八千四百五十磅。水雷种类甚多。怀台脱水雷力微行缓，英厂所制钢丝裙网足以阻之。美国黎约翰所制鱼雷，亦犯此病。马克登那新式力猛行速，工省价贱，应先切实试验。 购水雷

第三条，购亨利马提尼枪。此厂远在苏格兰，英国仿造约有五六厂。其用厚铜卷者，连锯刀每杆约八十施令，并用三棱枪头。若换新样锯刀，每杆加五施令。以轻短者为新式。 购枪

第四条，照料学习武弁，及闽厂生徒。斯邦达营武弁，德文以杨德明、刘芳圃为优，操演以刘芳圃、袁雨春为熟。兵官德罗他云："须以两年专习枪队、德文，一年操马队，一年操炮队。五年可成全艺。"卞长胜、王得胜三人在昧士哈芬海口"里桡恩"练船学习，提督毕勒士克管带。船主脑尔云："卞、王二人尚属认真，而德文未熟。"海部拟将三弁调往奇尔海口泊港练船操炮。英国：刘步蟾等三人分送"马那杜"等铁甲兵船，严宗光等六人送入格林官学，江懋祉等三人上毕士格湾伯缪答岛之兵船，罗丰禄入伦敦琴士官学，罗臻禄入法国汕答伽[26]矿务官学，其馀入削浦官学。不进削浦官学如何位置？抑仍炼钢民厂学习？能否获益？马眉叔、 安排留德留英学员学习

陈季同进巴黎官学，学习交涉切用之律，仍应兼习英国语言文字。

第五条，延订矿师。克鹿卜所出英国伯爵查勘中国矿产一书，于五金、煤、石论列甚详，尤属意东三省及畿辅、蒙古、新疆。出洋学习，须先读书，后学艺，方能尽窥底蕴。其矿师有二种：其一化学师，能烹炼化分而不能开山程工〔工程〕；其一总监工，专论地隔层级及一切开采工程。英商蒲尔捺云："宜先延兼通化学之总监工察看矿苗，再议开挖熔炼。"中国延请矿师，以能辨地隔层级、熟悉开采工程为上选。

出洋宜先读书后学艺

洋人魏勒斯言吴淞铁路不能运货载重，凤山至旗后偏路尚可用，运货铁路须另购造。又言吴春帆欲令张斯栒、黎锡勇帮办监督。

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求才于遣派出洋官学生三四十人，遽欲以应缓急之需。语云："欲速则不达。"伯相之言，未免近于欲速者矣。

谓李鸿章舍本逐末

晚过德使敏斯达及威妥玛。金登幹、贺璧理来谈，询知明日赴巴黎也。连日寒甚，为到伦敦所未有，然较中土冬寒为差减。晴寒雨热，亦一奇也。

廿三日　合淝伯相属同演试水雷，因拟约单五条：一、试验里数；一、校量伏水尺寸；一、考校冲力；一、演试炸力；一、酌定承买章程；开交丹崖与密斯盘商定（密斯盘，丹崖名之曰蒲恩）。而回言炸力用棉花火药，须照会国

演试水雷

家始能演试，不肯接允。

新报载：英人布爱登浮渡奇巴腊答海峡，凡十七点钟之久，与去岁英人克布登乖自由克里斯海口浮至法国克类海口同一伎俩。争奇斗险，不畏艰阻而勇于自试，其心境岂可量哉！ 英人不畏险阻

鲣恩斯（其幕府曰葛拉哈木）约往上议院会晤，便过古得门，见所画小照，全是一种纠纠桓桓之气，与区区气象不相类。其母画理稍深，稍为修饰之，然其底本规模固不能易也。并过宣摩耳、莽定克、威妥玛诸处。 对画像不满意

廿四日　立吉门公（其姓曰葛尔丹）约至军机处会谈，各部尚书会议之地也。案置银盒二具：一、方尺，高四寸许，有雲爪脚；一、方八寸，高二寸许，上盖为两开。银色如新。立吉门云："女主安时，常亲至议事，所携笔墨文件分置两盒中。后遂留置案端，相沿至今二百馀年。岁久愈益宝惜之，时勤拂拭，长如新制。"

又出示俄土和约割分土疆图，即以相赠。计孟德尼克洛、色尔非亚两处略相准，而孟德尼克洛所割地已大于其故所辖地；鲁满里亚又更倍之；而新立之布加里亚兼辖布加里亚、鲁米尼亚二部，跨有巴尔堪山，占西土之地约十之六，横截至马摩拿海。西土北境，仅馀阿德里亚、格力布里二部，其南境惟通海道而已。东土之地割以与俄曰噶尔斯，曰稗亚尔西得，曰阿尔达阩，曰巴都目：凡四大部，约分东土耳其之半。除俄人所得土地，土耳其、布加里亚两国疆界才足相捋〔埒〕。俄亦酷矣！所定条约，宣示 割分土国疆土图 俄亦酷矣

各国者二十九款。其为俄土私约都不宣示。英人不允，相持方急。所定约在三斯谛法那，因以为名。便过危地马拉公使义克勤得。晚赴德尔比茶会，阿克里照料甚至。

美国西部所产金银

廿五日　哈里斯见示密琐里江[27]西境金银矿报单，盖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美国旧金山沿海一带矿产。密琐里江为亚墨利加巨川，旧金山在其西也。旧金山地名略里茀尔尼亚[28]，凡共十三处，曰尼法达[29]，曰倭里铿[30]，曰华盛顿，曰意达合[31]，曰满答拉[32]，曰武达[33]，曰科罗拿多[34]，曰纽墨西哥[35]，曰阿里琐拉[36]，曰达戈答[37]，曰墨西哥，曰科伦比亚。惟略里茀尔尼亚值洋银二千八百十七万四千七百十六元，尼法大值洋银五千一百五十八万零二百九十元为最多。凡十三处共值洋银九千八百四十二万一千七百五十四元，内所熔金值四千六百十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四元，所熔银值四千七百二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元，黑铅值五百零八万五千二百五十元。又载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运往中国、印度、新加坡银一万零五百万为最多，以前惟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运至八千二百六十五万，度越前后不及此年，更赢出二千二百三十五万。内从英国苏士阿姆登河运送八千万，美国老金山[38]运送一千九百万，法国马赛运送四百万，意大里国威立斯[39]运送二百万。

美国白银岁运中国以千万计

日前美公使威烈士言："美国岁运银至中国以千万计，中国银当充积有馀。犹云虚乏，何也？"据此报则威烈士之言良可信。中国银矿封闭已久，而银之流行源源不竭，盖皆运之西洋者也。

近闻俄罗斯已兴伊犁矿务，云相度得一煤矿，出煤

甚旺。中朝大官委蛇进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

廿六日 发第十九号家信及志城及易淑子各信。又接上海文报局正月十三日第六十三号包封，由法国扬子公司船递到，内惟黄泳清一禀而已。

赴古里门、西法里尔两画师处。古里门为予作小照，中国画家所不及也。西法里尔住波尔颉斯得尔得来斯，屋小而有邱壑，园景花木，布置自然。专为其君主作绘，凡得十馀幅巨图。其二太子完娶图，今俄主之女也，在俄国礼拜堂，俄主及其大臣咸集，并图其像。又于俄主宫殿大设跳舞会，集者千人，其前立数十人皆可指名。 中国画家所不及

两人所作画，并应送罗亚尔喀得密画馆[40]，相约一往观。画馆地名白林登侯史，盖英前主若尔治第三所创始，专集画师之有学问著名者于中讲艺，得四十人。相沿至今为永制，缺则补之，其名曰阿喀得密西安[41]。又其副二十人，名曰阿琐西安[42]。（阿喀得密西安，译言喀得密画馆中人也，阿琐西安则言与喀得密馆中人同等也。）凡补入四十人之缺，必于其副二十人四〔中〕求之。因问西法里尔："得与四十人数否乎？"曰："承欲置我喀得密四十人中，一语之褒，荣幸已极，然而劳绩未能及此也。"曰："皇庭巨副〔幅〕，多至十馀，非劳绩乎？"曰："此非君主之力所能及也，须积资为之，比求入二十人之数尚不可得。"曰："若是其难乎？"曰："英国以画名家约五千人，而列名喀得密者四十人，是为难也。"曰："亦有出息乎？"曰："无之，不过国家尊宠之以为荣耳。"曰："岁开画馆，得利幾何？"曰："每年用款取给于 皇家美术学院 画家五千院士四十

宁

此。凡入画馆给一施令，每年开报章程，购之亦一施令，岁收此费约一万六千磅，馆中用费及来馆学习者择师之费皆资以为用。"学习于此者，并精画理之人，考览推求，以致其精，古得门亦尚在学习之列者也。本年尚书为色尔弗兰塞斯格南得。其间一人名密雷，亦画中著闻有学问者。去岁阿尔皆尔公处见一画师曰类登，又国家大画局名拉圣拉尔格勒里[43]，见一画师曰阿尔马塔谛马，并列名阿顼西安中。区区一画学，而崇尚之、推广教习之如此。西洋人才之盛，有由然矣。

国内三事差当人意

廿七日 《申报》中近有三摺差当人意：一、晋抚请拨江、鄂漕米六万石，经户部议驳，又会同办赈大臣阎丹初奏请，奉旨允准。一、甘督奏调翰林吕耀斗、吴大澂及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以储边才。一、御史欧阳云条陈四端：一免采办，一慎奖叙，一肃吏治，一矜庶狱。所陈亦恒言也，而意在归本朝廷。其"慎奖叙"条内有曰："大者有制，则小者自有遵循；朝廷有法，则外省亦知忌惮。"其言可谓切中。左相矜才负气，无能兴起人才。为国家久远计，此摺庶幾近之。

左相不能兴起人才

往拜商部阿得里、学部山顿、信部满剌斯及德尔比。以见新报，德尔比与毕根士由议不合，毕根士由议纠集民兵，德尔比意全英、俄之交，以是求退，一往讯之。阿得里处晤克夫，语俄事甚悉。山顿幕府卜来安得先出陪谈。问山顿以学部章程，见给书二册，以〔一〕为议院增议学馆章程，一为年报。西洋各国出政，官主之，而议政必于上

拜访学部大臣

下院议绅，无一定成式。故各部则例皆散见，一由主者酌行，不为成法以制其出入。

据山顿言，英国官学、民学，一统之官，岁常一查其功课。其学师及考试录入等第，国家皆廪饩之，计岁费常三百馀万磅。所在设立科密底总司其事，其名曰斯古洛波尔克[44]，其长亦曰尚书。伦敦斯古洛波尔克则色尔嘉乐士坚得为之尚书。岁查功课大率科密底为之。四十年前国家于学校未尝过问也，嗣见诸国人才辈出，恐英国或渐不能及，于是始议经理学校，增修考课之法；其议发自维廉第四时，至今君主即位乃始举行。近十年更立章程：人民未及十岁不得习试技艺，无贫富皆纳之学中；逾十岁习工事，须出学试其能通文字及开方、算学，给之文凭，非是不得习工事。国家皆岁时派人稽查。惟阿思弗、铿白里治大学院得遣人考试各学馆高等者，录入大学院，岁一试之，给以名号，三试乃成，岁有廪饩。皆自为政，国家不能经理。盖阿思弗、铿百里治为大学由来久远；其所在设立学馆，教课弱冠以下，大率皆小学也。

学部大臣介绍英国教育情况

晚赴莽定克茶会，晤恕斯得、费斯来立，谈甚适。

廿八日　礼拜。费克斯、遮拉尔斯来见，为印度部参赞，谈及前喀什噶尔所遣使来英者，亦名雅谷刊，至今寓居君士但丁都城。所娶妻为中国人，独未随行。询及莽赛斯何以不回印度，曰："是在印度已逾二十一年之期，例得食俸，去亦更无加益处，是以辞职。"至是始知英例：凡越印度海而东为远任，满二十一年即终身食其俸，在本国则以

阿古柏伪使现寓君士但丁城

三十五年为期。世爵及宝星应食俸者不在此例。

英人由蜀入滇考察

前岁威妥玛遣赴云南三人，一曰格维讷，一曰达文波，一曰贝伯尔。旋又专派贝伯尔由四川至云南，察看四川重庆、云南永昌情形。其初次至云南记载，言行数百里惟见漫漫一片罂粟花，更无他项种植。（所行不过大理、腾越一路，而已有数百英里栽种无间者。）

批评朝廷及李、沈

补陈禁烟章程六条，欲使各省绅士均任禁烟之责。不独朝廷不能知此义，合淝及沈幼丹之贤，亦皆不知辨此。中国之不足与有为也，决矣！

招商局殆难以自立

新报载招商局又于九江触石沉去一船，与厦门沉失之船相距仅逾月。又载上海开赴日本一船，二十四日乃达，由管驾及柁工皆不明习水道之故。殆难以自立矣！

廿九日　马克里来谈贝伯尔言："至云南西，有一处名古洞。其人形貌魁伟，色红黑，衣褐，结束甚固，亦有绣以花纹者。女皆美丽。其行止举动，绝无中国懒惰形，与西洋人略相仿佛。"观其所述，大率腾越一带之倮民也。

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

彼得大帝

密斯盘信论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英之税于民者有二：一为国家水陆官军及炮台、船械之费；一为巡捕、修路、点灯、监狱、病馆之税，皆归民自理。税之最大者为烟、酒及钤印之税。中国此等税则并应加重。因举二百年前俄主名彼得者，微服至英国，入代弗船坞习木工，延访人才回国，以苏格兰人启士为水师统领，又聘英国总监工司米齐布就绘船厂全图、布国人依勒充算学总教习。数年之后，所教有成，一

皆改用本国人。"学俄罗斯足以自强；学土耳其，终归于自侮而已。"言之悚切，使人喟然。 学俄则强 学土则弱

三十日 外部德尔比告退。印度部沙乃斯白里转补外部，兵部哈尔谛转补印度部，库部侍郎升补兵部。沙乃斯白里甫接外部之任，通饬驻扎各国公使转达各国外部，申明俄土和约无一条可以依行。大致言： 外相易人

"北萨拉比亚经七国会议归鲁美尼亚管辖，俄土不得擅自收回。布加里亚不得立国。其间斯拉甫一种人，不能及回人与希腊人之多，今为保护斯拉甫建立一大国，将来希腊及回民与并域而处，必不能相安，是导之为乱也。且据所定章程，布加里亚作为土耳其属国，而土耳其国势万不能自主，是并土耳其皆为俄属国也。东土耳其噶尔斯等城亦万不能割归俄国，以土耳其国势关系欧洲大局，而英国切身利病，尤在苏尔士新开河。至于土耳其、希腊、波斯各海湾，并有关于各国通商事要，恐俄土从中阻截。其所定赔缴兵费之数，亦万不能依行。以土耳其穷乏，人所共知。今已割四大城抵缴兵费，所馀尚在千万以外，将来力不能赔缴，则又割地以偿之。不尔，则俄国借词兴兵，责所偿款，转得有词以钳制各国而惟所欲为。英国若稍允其一二条，是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及七十一年两次条约全然不符，英国亦当受违背条约之咎，此所决不能允者也。" 英国反对 俄土和约

其言可谓理直气壮。然俄人于此，竟无可以自处。用兵不以义，宜无以善其后也。

晚赴法公使傅斯达茶会，见侯登、駢布洛、立甫、喀

尔得威诺诸人。喀尔得威诺为前兵部尚书，格兰斯敦党也。立甫则去岁老儒会派令发问中国学问者。其馀各国公使及各部尚书，则皆所习见者也。

注 释

〔1〕古得曼：W.Goodman，一作顾曼。

〔2〕斯达尔：Star，勋章。

〔3〕斯达尔嘎尔得尔：Star Garter，嘉德勋章。

〔4〕斯达尔巴斯：Star Bath，男爵章。

〔5〕恩伯腊：emperor，皇帝。

〔6〕京：king，国王。

〔7〕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

〔8〕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文明的。

〔9〕巴尔比里安：barbarian，野蛮的。

〔10〕代模斯廓尔得：Thames Court，泰晤士法庭。

〔11〕巴立西得尔：barrister，律师。

〔12〕梭立西多尔：solicitor，代言人。

〔13〕苏伯尔英敦丹得阿甫波里斯：superintendent of police，警察总监。

〔14〕高布登客勒布：Cobden Club，哥布登俱乐部。哥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15〕斯毕敵斯阿甫利扭尔得高布敦：Speeches of Richard Cobden，《哥布登论说集》。

〔16〕谛毋得：Tibet，即西藏。

〔17〕喀尔喀得：Calcutta，加尔各答。

〔18〕倭尔比里：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庭。

〔19〕利科尔得阿甫伦敦：Recorder of London，伦敦民刑推事。

〔20〕安：Anne，安娜女王（1665—1714）。

〔21〕海得巴：Hyde Park，海德公园。

〔22〕苏塞也得阿甫弗林得阿甫弗尔袜尔斯：Society of Friends of Foreigners，外国人之友协会。

〔23〕费尔阿甫来甫：wheel of life，活动画筒。
〔24〕法来里：Michael Faraday，法拉第。
〔25〕英弗来白昔尔：Inflexible，兵船名，卷廿二作英弗莲克尔白里。
〔26〕汕答佃：St.Etienne，圣太田。
〔27〕密琐里江：Missouri River，米苏里江。
〔28〕咳里弗尔尼亚：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
〔29〕尼法达：Nevada，内华达。
〔30〕倭里铿：Oregon，俄勒冈。
〔31〕意达合：Idaho，爱达荷。
〔32〕满答拉：Montana，蒙大拿。
〔33〕武达：Utah，犹他。
〔34〕科罗拿多：Colorado，科罗拉多。
〔35〕纽墨西哥：New Mexico，新墨西哥。
〔36〕阿里琐拉：Arizona，亚利桑那。
〔37〕达戈答：Dakota，达科他。
〔38〕老金山：即旧金山。
〔39〕威立斯：Venezia，威尼斯。
〔40〕罗亚尔喀得密画馆：Royal Academy，皇家美术学院。
〔41〕阿喀得密西安：academician，院士。
〔42〕阿琐西安：associate，候补院士。
〔43〕拉圣拉尔格勒里：National Gallery，国立美术馆。
〔44〕斯古洛波尔克：school board，学务委员会。

卷十八

光绪四年三月

〔光绪四年〕三月初一日辛亥　为西历四月初三日。沙乃斯白里侯接受外部之任，函约三点钟往商公事。以为便见也，届时往，则各国公使咸集，朝服佩刀。因询日本公使："亦曾遇此礼乎？"。曰："未也。"问何以知朝服，曰："前任移交有案，检查始知之。"其间未朝服者，科伦比亚公使萨巴塔、海地公使韦立瓦来克斯、尼戛拉卦公使马尔叩来塔及予四人而已。诸人意若甚不自适者。比见，则次第宣传。头等公使以土国莫拉射为首。二等公使即以马尔叩来塔为首。询知驻此二十馀年矣，兼充日思巴尼牙及荷兰公使，是以驻伦敦之日为少，而于此等典礼亦未能知，则所不能解也。各公使皆数语即出。 新外相约见

予随日思巴尼亚公使戛萨类各来西亚之后听宣示，则沙赖斯白里亦朝服立，予始谢未及朝服之咎，答曰："本不应朝服。中国衣冠吾亦不能辨也。"因言昨接诵颁刻函件，

涉外询问中俄关系及伊犁问题

情理兼到，良用感佩。沙乃斯："中国与俄国为邻，想亦有难处之事？"予谓："数年以来，尚相与和好无间言。"沙乃斯："人情久处则相习，彼此情意，可以互通，自然交谊日固。"至是始延予坐。因告以近时惟伊犁一城，尚未知如何置议。沙乃斯问故，予曰："此喀什噶尔诸城之都会也，将军实驻。"沙乃斯言："此间未闻有伊犁踞城之事，请竟其说。"予谓："天山南北两路，乘中国乱民肆起，诸回酋并起分踞其地。俄人于此时袭取伊犁，而诸城乃并为雅谷刊所踞。中国近数年用兵收复故地，而伊犁一城为俄人所踞，尚未置议。"沙乃斯言："俄人肯退还否？"予言："原约中国官兵克复各城即应归还中国，独苦为日久，未必能轻易缴还。"沙乃斯言："此实俄人惯技，历来最喜侵削人土地，所在稳踞，不肯退还。"予因辞出。美公使威烈士以为予入见工夫为最久也。

便回拜统领来逊，及赴里德茶会，亦一统领也，云在贝拉处相见。贝拉夫妇亦皆在，相与立谈，自言三十年前曾居印度二十年，颇习其语言。出见其二女，极美。盖曾为印度兵官者也。晚赴沙乃斯茶会，所见类比尔、倭尔色里（并新派充统领）、劳色尔（爱尔兰部尚书）、非尔拉（印度总理医务）、优诺（著有注释马尔克波罗书。马耳克波罗随元世祖入中国，为西洋人入中国之始。所记风土人情，西洋多不之信，优诺为加注释云），其馀熟人及相见寒暄而不知名姓者甚多。

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者

初二日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此处似有脱漏〕万国公法会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在荷兰安都伯尔[1]城会议报单，内载：

尚书罗尔得倭亥庚，爱尔兰人，言此会起自美国买尔斯，才及数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在比利时都城（名伯勒色尔斯）会议，次年在瑞士都城（名占宜法[2]）；又次年在荷兰维哈尔克[3]城，与会者八九十人；又次年在德明〔国〕伯来明[4]城会议，已三百馀人矣。其会议先定地方，而后选择时候。凡会议五日，万法公使〔万国公法？〕利病得失皆得参赞，惟发议时须简练详明，不得过十分工夫。以其文宣述者，当众诵之，不得过十五分工夫。其欲更改旧章，以书陈论，并列之报单中。五日所论，如汇票还帐，及科定罪名，及成丁年数，及条约久暂之宜，及两国交战、他国民船装运军火，各推论其得失，著而录之。 万国公法讨论会

是夕，德在初自法京回，已租定娄阿达洛街房屋一所，视伦敦房价三倍矣，以炫奇会之故也。意大里人西弱里那谛波罗约赴茶会，为告帮之举，遣张听帆往代。 在巴黎租定房屋

初三日　金登幹过谈，以将往巴黎，就商一切应办事宜。新报载户部罗斯噶得开报上年出入各款，每年以三月三十一日为结报之期也。

入款十：曰关税，凡一千九百九十六万九千磅；曰酒税，凡二千七百四十六万四千磅；曰印税，凡银票及遗产等项一千零九十五万六千磅；曰地亩及房租税，凡二百六十七万磅；曰入息税，凡五百八十二万磅；曰信局税，凡六百十五万磅；曰电报局税，凡一百三十一万磅；一地课，凡四十一万磅；一国家借出债息，凡九十四万九千八百八十三万磅；曰杂税，凡四百零六万四千四百十五磅。共计 英国上年入款

入款七千九百七十六万三千二百九十八磅。

英国上年出款

出款四：曰国债息，凡三千零零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五磅；曰陆军用款，凡一千六百一十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五磅；曰水师用款，凡一千零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九十二磅；曰俸薪及各关局用款，凡二千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四百零三磅。共计出款七千八百九十万零三千四百九十五磅。馀存八十五万九千八百零三磅，本年借用兵费五百万磅在外。

因议筹款弥补之法：国家借出债息，每磅收息五佩宜，拟加为收息五佩宜〔以上二“五”字，疑有一误〕，可加收三百万磅；烟税每烟重至一磅加收四佩宜，可加税七十五万磅。用以填补借用兵费。所馀亏欠之数，再下一年填补。

国用由议院通议

西洋制国用，岁一校量出入各款，因其盈绌之数，以制轻重之宜，一交议定〔院〕诸绅通议，而后下所司行之。三代制用之经，量入以为出，西洋则量出以为入，而后知其君民上下，并心一力，以求制治保邦之义。所以立国数千年而日臻强盛者，此也。

英报论中国灾荒

又论中国北五省灾荒情形，咎及官员贪私营弊，国家又不务讲求格致之方以开辟利源。而论北五省黄沙土最宜稼穑，一年收成所出之谷，即可供应数年之需。惟土质轻松，中间孔罅渗漏，不能多受雨水，专恃天行雨水灌溉。德国有男爵理和道芬，曾经履视中国北省地方，言各处沙土平铺，下厚五十丈。山间空罅，沙土则填补之。道路崎岖，沙土则平易之。大地高低层叠，时有水溜穿割，而水溜不能在沙土内存留，其势下渗至硬处始止，是以沙土之

内并无泉源，须下通至四丈及五十丈不等乃可以得水源。因思最善灌溉之法，惟有用机器汲水上行以利用。中国此等技艺全不讲求，国家又无可筹之款。通计北省地方，幅员约二十五万方里（所言洋里，每里当中国三里），地面居住之人不能引水上升，一季无雨，即忧干旱；则惟下临近水之处，就沙地河岸间以资灌溉，地气亦和暖无患也。

因思春秋时列国疆域尽于河南北，谓之中国。吴东界于淮，楚南极于江，于时谓之蛮夷；而物产地利之厚，乃皆在河北。西洋人以北五省土田最宜稼穑，自古已然，信不诬也。据《汉书·沟洫志》，禹疏九川，陂九泽，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于齐，则通淄、济之间。至于他引水溉田沟渠甚多。魏史起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秦用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汉武帝时，引渭穿漕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以转漕，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得以溉。其后河东守番係，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汉中守汤子卬穿褒斜道五百馀里。又发卒穿洛水，自徵引洛水至商颜下。自是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关中灵轵、成国、沣渠引诸川（《地理志》：灵轵渠在周至，成国渠在陈仓，沣水出沣谷），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大〔太〕始中，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

渭中，袤二百里，名曰白渠。宣帝地节中，行河使郭昌以河分为屯氏河，水势北曲，皆邪直贝邱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行，渠以通利。是自武帝以来，经营西北水利勤矣。后汉都洛阳二百馀年，惟明帝永明中王景修汴渠，起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溃漏之患。魏晋迭兴，而西北州郡割据战争，皆为异域。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唐灵武郡，今之灵州），上言："富平西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五十四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馀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今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河水侵射，往往崩颓，而水不得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请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北行四十里，还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所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又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至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尺〔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作"二丈"〕，绝断小河。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以充足，溉官私田四万馀顷。"裴延儁为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沈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延儁自度水形营造，溉田万馀顷。知后魏立国之基，迈于南北两朝矣。然刁雍以艾山渠为禹旧迹，非也。禹功在治水，引河使就下，未尝开渠引河，使上行以为民利也。大抵皆汉武帝时言水利者所开造。班史固谓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是以杜佑以河

汉武以来经营西北水利勤矣

渠疏利美武帝之功。至唐时，关中犹号为沃野。而观唐时转漕京师，率由河入洛，以达于渭，而江、淮以南由汴入河。洛、渭至唐时犹为大川。禹之涤九川、陂九泽，悉九州之地皆为之陂以畜水，而引而泄之于川。天时地脉疏泄勤，则水潦之归墟有所翕聚，而流行愈畅。河北水利之失，由南北朝割据纷争，历隋、唐无能一加修复，至五季而遂尽湮其故迹。宋至南渡，倚东南数州之地经营兵食，而天时地利亦遂蕴聚于东南。元、明两朝四百年，一循南宋之旧，号江淮财赋之邦，而北五省沃饶之区，一听其化为沙壤硗瘠。沟渠之利、耕耨之功，悉废不讲。昔夫魏李悝之言曰："理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北五省方广万馀里，无与经营，国势安得而不虚弱也？ 河北水利之失始于南北朝

罗斯噶得曾问："中国御旱亦有术乎？"曰："东南备旱有湖池陂堰，西北无之。至于多植树木以引水气，使不为旱，至西洋始知有此说，中国未闻也。"曰："开河浚渠，平时预谋之，遇旱尤可用以代赈。中国亦行此乎？"予愧无以应也。 愧无以应

初四日　英国议院分两党，其持异议者格兰斯登主之，上议院为首者曰格兰非尔，下议院为首者曰哈定敦。安友会人卜来得与科布敦同诣议院之持异议者，属阻止俄、土用兵之议。凡会中人数众多，而公举一二人言事，名之曰德比尔得升[5]。及见，格兰非尔晓之曰："吾意不乐用兵与君同。虽然，言之无益也。一千八百五十七年用兵中国，两议院争持甚力，议绅波尔克毕得竟至请散会堂，戛然而 下议院中反对党

去。其时议请不用兵者，人数多于用兵者，然终不能相胜。吾在议院久，国家定计用兵而能匡正者，实亦无幾。况其于国事本有关系者乎？”

议院之有异党，用意至美

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而如格兰斯登之助俄倾土，阻挠国计，亦云过矣。而其分党有同有异，则亦始终不变其说。惟有大议，缓急轻重关系稍巨，则亦常于集议之先更自分党。凡持异议者，先起自陈，愿附众议；既毕，校其人数多寡以定行止。而其著名为首者，不乐变易其说以相附会，又念此事之不可以更持异议，则往往托故先行，若自示未经与议者。其负气而不相下，又可笑也。

巴摩斯登有担当

克娄恩喀毕勒辑录五信，论卜林斯堪梭尔得[6]，君主之夫称也。其中一事，言巴摩斯登[7]为宰相，有议奏事，听候君主命下。堪梭尔得因取奏改定数字。巴摩斯登辨知为堪梭尔得笔迹，乃重缮原稿，复上之君主。君主亦喻其意，乃径下其议行之。英人论巴摩斯登有担当。凡事犹豫久不决，辄相诟曰：“曷不巴摩斯登？”其五信皆不列名，而署云维尔拉克斯[8]，译言真实不虚也。

英人自荐担任税司

初五日　礼拜。回人密尔萨毕尔伯克什来谈。诣金登幹，以英人马克尔希枉书自陈，效力户部，深知课税事宜，兼通化学，谓于税司为宜也。金登幹检查伦敦名册，始知其人在户部，所职若书吏。因论数年来考求人才之方，凡以书自陈者，皆责令寻求保人，而后具其名以达于总税司。先请医士马克里考验其体气性格。体气强实，性格又耐劳

堪事，乃得入选。而后试之以文，使自书名及居址，及在何学馆肄业，或官学，或私学，曾否考列等第及给有文凭，其授业馆师为谁，及所习何业，所读何书，所与相识往还有无名望、通知诸实学者，皆条举其名及与交年分久暂，及在学幾年，及出学馆后所营何事，刊刻回答单，逐条登对。而后试以算学及诵他文件，以察知其文理断续，验所学之浅深。大率算学必能通晓，剌丁及佛郎西及日耳曼语言文字必能通知一二处，而于格致、化学等事亦能谙习一二端，乃为上选。

考求人才之法

因问："课算自须数学。其诸实事必务通知，亦殊不易。"金登干曰："凡人能成就一二种学问，其心思必细，而其见事亦必稍有条理。去岁四月，曾考试二十三人，取者四人而已。凡取录者照缮其问答单，申报总税司，原文存留，以备查考。其间开报学馆及入学年分及所习艺与其交游，不得稍有虚饰。其有虚饰，虽经取录送至中国，亦即时撤销。是以所开报学馆必往一查，以验其言信否。他端皆然，无论为时久暂，但其伪饰必黜之。"呜乎！此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也！

二十二人考取四人

初六日　接上海正月廿日所发六十四号包封，由英公司"烟打士"船递到，内总署正月初七日第十九号信（赫德议洋药厘"南洋加征九十、北洋加征六十"一款，十年修约一款，各国条约紧要各节拟稿通照一款，福建莆田县案一款），并何小宋、崇地山、方右民三信。右民拣放登莱青道，以由总署保放，例执弟子礼也。

古得门来言：阿喀得密西安以所画置之罗亚尔喀得密画馆，并于今日预备，邀至为首者数人家一观。其阿喀得密西安中，尚书一人曰格南得；选画者十人；布〔部〕署悬挂者三人，曰山得，曰类登，曰类克里夫。岁以西历五月初一日开画馆，阅六月始毕。古得门为予作小照亦送置画馆。所送画者并以四月初一、初二日为止。惟阿喀得密西安得展一礼拜，以四月初八、初九两日为止（当中历三月初六、七两日）。另诣瓦得斯及阿纽画馆。

记所见画　是日所见画：格兰得为苏格兰鹿苑，弥望皆石山，有水湾回出山左，鹿十馀头，或立或卧。马克斯得为秃鹫十馀头，嘴长颈短，两翼灰黑而身腹微白，其头无毛；印度城中相群聚食诸浊物，禁民人不得戕毙，违者罚金。格力摹为山水，两山环合，中有水一溪；一人骑马渡水而风从左生，树木皆披靡，水纹右卷至岸，马尾扬起，骑者左手持缰，而举右手按其冠以拒风；右岸小屋一区，炊烟为风力所压，斜出下散，如闻风声之生于纸上也。予评所见，以此为第一。其馀为人物，而笔趣各不同。山得为一女郎，掀帘倚身外向，衣纹及身上半外映日光，宛如生。予评人物，以此为第一。馀若类登之淡雅，绘希腊女子赤足，极有神韵。瓦得斯之奇伟，多绘《旧约》书轶事为神怪。密来斯之浑成，为人作小照，专写神韵，不多着笔墨，远望之如生；岁不过写一二帧，必其人有学问盛名，笔资至少亦千磅以上。阿尔马塔谛马之幽秀，画一女郎窥窗，窗门微启，日光透入，由面以达右手；手持鲜花一丛，日光微映

其半。皆妙品也。古里门云："类登、瓦得斯之画各有专妙，其雅俗共宜者，则罗尔白登及非得二人。又有威毕斯得、尼科尔，皆阿喀得密西安之著闻者也。"

阿细画馆专邀看马。克拉克兰所绘《君主家庆图》，君主旁坐，其子四人、公主四人，并其婿若孙及诸子妇，凡二十二人，皆用白描，亦妙品。又阅其所新收得尔拿画大小数幅；及林乐尔斯画一妇人，值三千磅，盖百年前物也。得尔拿相距不过三十年，而其画值绝贵，小幅方四五寸亦值二百磅，大者数千。或为石壁，着屋数区，前临日出，隔水有横桥，或为连屋山畔。大率最善烟水晚瘴〔嶂〕，尤佳妙处全在着色。又有格音斯白拉画谛温摄尔公夫人一帧。夫人美艳绝世，闻其画笔尤神。去岁为人夜启窗扉，割其画以去，值一万一千磅。皆阿细画馆所收得者也。并英国人。又拉非尔、安頡洛[9]二人，为意大里国画家之最著者，其生在四百年前，尤不易得云。

君主家庆图

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

是夕，李湘甫、姚彦嘉诸君治席为予陪生。

初七日　早邀李湘甫、姚彦嘉、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罗稷臣、马格里、贺璧理为面食作生日。格林里治学馆严又陵、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铭来贺，因留面食。严又陵议论纵横：因西洋光学、声学尚在电学之前；初作指南针，即从光学悟出。又云光速而声迟，如雷、电一物，先睹电光而后闻雷声。西士用齿轮急转，不能辨其能〔为〕齿轮；引电气射之，悬幔其前以辨影，则齿轮宛然，可悟光之速。西士论光与声，射处皆

严又陵议论纵横

严复讲述科学发现

成点。声有高下，光有缓急，则点亦分轻重。凡所映之光影，皆积点而成者也。传声器之法，即从此悟出。又凡声与光皆因动以致其用，其动处必成文。西士制方铜板，下用铜柱擎之，以旋螺合其笋；而合笋处必稍宽松，使含动势。布细沙其上。舒两指按铜版边，张丝为弓弦，从右向铜板边捋之，则上沙析分为四方，每方皆有花纹，其形式并同。而每一捋则花纹必一变，以捋处及左方按处用力有轻重，沙之随动而成聚散者必各异其状，其机妙全视所动之数。西士于动力亦以分杪计之。又论地球赤道为热度，其南北皆为温度。西士测海，赤道以北皆东北风，赤道以南皆东南风。洋人未有轮船时，皆从南北纬度以斜取风力，因名之"通商风"。其故何也？由地球从西转，与天空之气相迎而成东风；赤道以北迎北方之气，赤道以南迎南方之气，故其风皆有常度。

是夕，李湘甫诸人仍治席为予陪生。李丹崖亦从德国回伦敦。是日下午赴类得茶会。类得亦世爵，饶于资，疑为犹太人。

初八日　接上海文报局正月廿七日由法公司"换物"船递到六十五号包封，内总署公文一件(议复开报出洋经费)，及胡玉玑一信。又由李丹崖递到黎莼斋一信。施密斯、克雷、西法里三夫人来。

密斯盘编次英国设立信局原由，因论："天下事只为不知，便生怪惑。西洋所以致富强，中国无肯依行，惟不知故

只为不知便生怪惑

也。当明著其所以然，刊行之天下，使人人皆知其为利益，

则得失利病较然于心，自然知所信从矣。凡事莫难于创始，非独中国然也，西洋各国亦莫不然。英国初造信局，大抵传递军报，岁费三千六百磅，不过人夫、马车，递送爱尔兰等处都城而已。已而通民人书信皆得收送，以冀收还信资，弥补国家用款。渐次设立汽轮船公司及汽轮车行，传递书信遍天下。即汽轮船公司，国家岁给资至八十万磅，而所收信费乃至六百馀万。通计初次传递人民书信所收信资，视今幾二十倍，以次递减，仅及二十分之一，而国家所得信费亦岁有增加，遂为筹饷之一大宗。" 英国邮政之创始

严又陵言："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贬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 严又陵言中国三要

密斯盘谋就鄙人见闻所及，刊刻新报晓示中国士民。因告以前岁自上海开行沿途日记钞送总署，以致被参，刊刻新报殆非鄙人所敢任之。密斯盘亦相与怃然，叹息不已。 因日记被参，不敢撰文登报

初九日　安布洛约游"色尔西得尼洼尔得鲁"，云纸行也。往视，乃知为印造各种应用纸张，而役工至二千五百人，事忙时可增至三千人。凡相连两厂：其一专造火车轮〔火轮车〕行小票，及电报局所用纸条，皆机器为之。火轮车行小票由粗纸衬背，上下两层。所糊麵酱，至贮麦麵十馀巨桶。用气炉引水熬之，入火灶焙乾。为巨房收火气，用皮条转叠十馀层，出入惟两门，以逼乾为度。用扎刀截成条，每条八小票，入机器叠成八段，约高尺馀， 印刷厂

送入压印机器。（此机器绝奇：左右两高方筒，从右叠小票筒中，中为印模三，皆用活字编号，由一至万万，无重复者。转入左筒，满则出之。其间一票或破烂，机器即自停止，亦可谓神奇矣。）每机器一具，约一点钟压印一万方。又入一记数机器，与压印机器编号同，以查考压印或有脱漏及模糊者。其叠票、装票，皆十二三龄童子为之，每箱装五万方。电报纸条连纸成卷，围径尺许，而条宽不足三分。纸卷中空，纳入车轮杵中。旁用小刀，转小轮机器，一画而成条。云东洋及印度所用电报纸条皆取给于此。

其一为大厂，凡五层。用自升屋径达上一层，则皆编次大小字板。次则大小信封纸，并用机器压成；亦有不用机轮而用人力压成者。其叠各种封套纸，皆童子为之。又

见摺信封机器，誉为绝奇

次则摺成封套。其机器亦绝奇：从前方纳纸入，旁列两杵，施胶左右方；右方旁加一杵，为封口加印文；转入后方，有方池，四方皆有活铁片，其中为方印；压纸入池内，两旁小铁片亦随压下，左右两方胶合处皆已黏固；前方已先施胶令乾，合而不黏，一压已成封套。（闻二十五年前犹用人工造之。有团拉罗者，始以机器制造；莱门德又以压力法为之。）随叠入下方盒内，自然整齐，皆妇女为之。其旁各屋，亦有用人力黏封者，亦皆妇女也。

印刷机器

又次则刷印机器：有用钢板者，有用画石者，有加五色者，有一机器次第加色者，有历数机器加色者。其石板但用墨画，以油涂之，其着墨处皆搨入纸上，无墨处五色

皆不着也。石板惟德国有之，与中国白石同，而纹理较细，微带蜡色，不纯白，逾尺小方约值十磅（每金洋一枚为一磅），大者三佩宜一磅（每十二两为一磅）。其贮石板处，大小约数千方。

又次则修整各机器，大小机轮各一。工匠多则用大机轮，盖凡修整机器，仍用机器为之故也。其旁为印刷大字机器，有蓝地印白字，纸大约四五尺，云本日印搨四千张，用蓝料约值六十四磅。此外有作画者，或画入石板，或纸，或加五色，或为机器式，尺寸有度，上下有程。有倾铅板者。有制造巨册者。有调五色花纹者（为小长方池，贮胶水其下，上加以油，用五色笔画。其上有小铜条排针若悬齿，从五色画纹中横推之，即成小花纹，若错锦然）。其法调五色小池中，用纸掠其上，即成花纹。有刻钢板者，大率英国各家图记印入简端，多由此制造；横列小厨长丈许，抽提凡数百，每抽提中贮小印方数十，盖亦多矣。各国国家印文大逾数寸者亦数十百事。询之，每一礼拜支工价三千馀磅（约一万馀金。一切皆用机器，而人工亦至如此之巨）。

本日共印四千张

洼尔得鲁凡五子，三子皆在厂中，其二子专习起造，犹中国之木工也。其帮办曰怀音，款接甚恭，为置酒，并致颂词。为龙文，并制皮匣贮之；又为制图记、书简及封套，共四盒，以相馈遗。二厂之外尚有二厂，其一近代模江，专运送各国及本国各部；其一则以鬻之市者。此二厂则专主制造也。（二厂并在芬士布列街，其发运之肆在温

厂方印赠龙文信笺信套

来士得，零估之肆在伦敦华尔。）洼尔得鲁亦下会堂议绅。是日下午，格非斯邀茶会，至则近夕，人客存留无幾矣。

案洼尔得鲁厂所制造纸张，一曰信笺信封，一曰火轮车行票，一曰火轮车行按日记程册，一曰火轮车行牌单，一曰电信局报条，一曰电信局报单及外封，一曰银行汇单及支数单，一曰账簿，一曰刷印图板。因而有画厂。因而有修理机器厂。大小皆用机器，而役用人工亦二三千，在中国不过一购买信笺账簿之行店而已。

初十日　威斯敏斯得茶会，为捐钱以应之，而令凤夔九往代。以此会专为收养病人，其原由于威斯敏斯得公，故以名会。阿里克，故医士，曾充会堂官医，于此会亦为主人也。

晚赴沙乃斯百里茶会。据称作一小茶会，聚者数十人，并皇家亲戚。旁斯葬得见语云："此会皆属著名人物。"侯登见语，则曰："各国公主、太子会聚于此，各国公使亦与焉。"沙乃斯百里带见丹国太子，英大太子妃之兄也，文秀倜傥，语前数年与中国定约事甚悉。又带见瑞典公主，谓斌椿曾至其国，为诗赠其母后而书之扇，其母后遂以赐之，至今尚存也。各部尚书及各公使，至者较平时为多。所见类比尔（奇巴腊答总督）、类登、倭尔斯敦、斯拉甫类尔、马类得（曾随威妥玛充中国参赞数年，今改赴罗马）。

瑞典公主保存斌椿诗扇

十一日　《伦敦安得占宜司》新报载：英国设立公会修造由印度通雲南铁路，以阿萨密为始。阿萨密之东迤南尚有自主之国曰赐伯拉。〔叔河案：当指廷布(Thimphu)，为

拟造印度雲南铁路

不丹首都，在阿萨密西北，此云东南，误。〕由赐伯拉逾缅甸北界以达怒江，洋人谓之布拉麻蒲他拉河也。据称由阿萨密通雲南边界仅及六百英里（合中国一千八百里）。大致言有数利：可以运货，可以招致人工，尤欲趁马加利一案中国广张示谕，遍及云南边地，宜及时为之。其费取之商之〔人〕，并不欲国家包还利息，惟求多给馀地以为保护铁道之计。

回拜费克斯、遮拉尔得及金洼尔得（宜昌领事，新乞假回国。云在宜昌六月，见关口收税九十馀两，仅太谷行一家至其地已）。并赴施买斯茶会，见所多音比（云在海部管理海道，行海船主日记所载风色皆归考求，盖比合各船日记以推知其所以然也）、西门斯（精于电学，曾于色尔伦公处见之，约游其电气馆）、觉尔恕阿威里阿摩斯（为伦敦大讼师），占斯登（云在中国二十五年，英人初得香港，以充香港总督）、马里生（兵官，在印度多年，遍游印度各部）。施买斯精于矿学，两巨厨藏矿石数千万品，云其一皆杂金质，其一石质也。出示一抽提，约三十馀种，大率皆水晶也，亦具五色。有髮晶一方。问以何为似髮，曰："此欢尔博兰得也。"因出石一方，紫黑色，状如石膏，自成丝文。曰："水晶中杂此质，即为髮晶。"因论石灰及碱，皆金质也，其金质亦六十四品之一。石灰本质曰喀尔西恩，入养气则为石灰。碱之本质曰波答西恩，入养气则成碱。

施密斯本英国巨姓。为其族繁也，自名曰施买斯。而施密斯亦为五金工匠之称：冶金曰戈尔施密斯[10]，冶银

宜昌通商

矿石标本

五金工匠名施密斯

曰色尔菲尔施密斯[11]，冶铜曰噶伯施密斯[12]，冶铁曰布来克施密斯[13]，冶铅曰怀得施密斯[14]。布来克者，译言黑也；怀德者，译言白也。铁质黑，铅质白，因以为名。名铁曰爱约伦[15]，名黑铅曰类得[16]，名白铅曰新克[17]。其曰噶伯者，紫铜也。紫铜为铜之本质。黄铜曰卜拉斯[18]。

中国所争专在礼节

十二日礼拜。接黎莼斋巴黎信。刘雲生得总署奏稿并信。以巴兰德欲就谒恭邸府中，恭邸拒之，大愤。开春各堂往贺岁，并拒不见，亦不至总署贺岁。恭邸恐其构衅，据情陈奏。中国所争专在此。刘雲生见其国主之弟，欲坐则延坐矣。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矣！

英人贝柏考察雲南

英人贝柏重由雲南赴印度。盖前与格维讷探访滇案曾一游，至是威妥玛复命勘重庆、大理等处情形也。内言大理府开市场，各处赶市者五千馀人，有安南、西藏各处人。而以兴修铁路由缅甸至雲南为甚难，以色尔温及横冈高山峻岭，恐有碍也。施拉登亦曾游历此路，言到腾越以后，险处更多。法国欲由安南富良江径达雲南之东，西洋谓之东雲南，舟行为便于转运，是以并思通此江路。而其中澜沧江、湄南江两处水源并较盛，皆可达雲南腹地，一通商则四路皆通矣。其言古洞人装束皆类西洋人，大约是雲南一种洞夷。至谓罂粟花栽种遍云南，所行英里计数伯〔百〕里之遥不见他生植，一望皆罂粟也。英人谓贝柏所纪录，与格尼尔、施拉登足相取证。元初马哥孛罗亦由印度通西域以达雲南，人多疑其记录之非实，至是见贝柏所行游多与之比合，乃皆喜。阿里克曾邀贝柏入地理会，谈论所游

记载多与马可波罗游记符合

历情形。英人之乐于游览考求，诚亦有以激劝之也。

十三日　斯多克斯来谈，始知苏尔士新开河英、法两国设立公会，斯多克斯实为英国派充之科密底，每月须一赴法国会议。以法人创开此河，入股分者为多；而英人承受挨及一股，又更多于法人，于此河关系尤巨也。因论新开河专受尼罗江之患。以新开河与尼罗江二水相比，皆自南而北。而尼罗江在其西，其水口入海处遥长，而泥沙相杂以行，水势又复湍疾，入海而流衍四漫，新开河口常至淤塞。是以新开河入海处两旁为遥堤以束水势，一以通水使疾趋，一以杀尼罗江之势，使不至停沙为患。而尼罗江奔腾直下，其右漫处为遥堤所捍，则折而为旋涡倒回，与其全河之水自相搏击，而泥沙中停，积而为埂，漫处愈不得畅行。

苏伊士运河之疏浚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乃为开河纳沙之法。每冬令江涨方伏，□机器就其冲达遥堤折旋，从海中开沟一道，深三尺、宽三十尺、长八百尺，径达尼罗江口。春水涨，江势疾下，泥沙得有所归。两水回薄处，其势必稍停，积沙皆泄之沟中，而后遥堤不至受伤。问其开沟时，泥沙泄之何处？曰："起泥倾之舟中，下有活板哆口，而用旋螺闭其门，就水深处泄之海中。其泥沙由旋螺孔倾入，不烦人力。左近数十里，海道深浅及新开河险易通塞之处，岁须一丈量，预为之防而疏浚之。大约江口患尼罗江泥沙之遏塞，而内河则患两岸积沙下浸，尚思就险处逐段以石护之。"问常一往相度乎？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及七十六年并往相度测

量。"问有书说乎？曰："费克斯遮拉尔斯记载甚详，书肆中皆有之。"

斯丹威何尔请听音乐，为"优莱得斯"船沉失海中，敛费以赡被难者之家。为捐费，受得一票，令张听帆代往酬应。

谐法使谈赴巴黎事

十四日　诣法公使傅斯达，与商兼使法国事。应否赴五月初一日开设珍奇会，值傅斯达正料检回巴黎，允为一探问之。大率英法两国章程略同，其外部洼定敦与其宰相多法尔皆须一见。宰相即军机，与英国毕根士为宰相、色克仑为军机，章程又小异。英国驻法公使来恩来〔来恩斯〕，闻极有才略。旋过威妥玛，晤浪萧尔得，谈悉当为苏格兰哈思噶之游，其赴中国当在九月后也。卞长胜、朱耀彩撤回中国，来见。

火药厂

十五日　为西历四月十七日。密斯盘约往何尔火药机器局，因偕吴〔李〕丹崖、罗稷臣及马格里由车林壳罗斯附汽轮车至达尔得萧尔得。厂主贝克威斯迎于车次，并备马车至其厂，治酒相款。询知何尔设此局已阅百年。近何尔物故。有百尔得，亦厂主也，相与陪游。印度制造火药机器，派员监视，名启尔得斯，亦同游。凡分二厂：一厂制造沙模及倾铁，如轮盘、研锅、气筒、大机器，皆熔生铁为之；一厂兼铁工、木工。

其具以研锅、研轮为最大，用双轮相对，一内一外，周回研之。中安铁筒，驾轴以运轮，后施铁铲。双轮环锅转运，而铁铲从后抄火药使聚至轮下，为一巨器。其他扎

火药使成块又磨使光，又有两齿轮相对，搓而揉之；其齿轮一用铁，一用木。贝客威斯云："两铁相磨则生火，是以用 齿轮传动

力速而精。"乃取一轮令阿什比拆视之。予初以为整铁轮也，启旋螺钉五，用机器揭出其盖，始知其中空而制为钢格六出形，每出用巨旋螺钉顶一钢片，其形曲而侈。又拆其外围，则外套一钢皮，不过分许，内环钢围二重，每重约五六分，一重整围，一重两段合围。其散力大于外套者二寸馀，力束之，使两端紧合，纳之外套中，犹馀分许不能全合。整围口在一方，两段围口各斜出两方。问：何以不用整轮？"整轮磨久则必销缩。用软钢环擎其中，则随销随涨，钢皮又从内顶之，是以无销缩之虞。"大抵西洋之用钢铁，取其至刚也，而以柔道行之，是以其力停匀而其功可以经久。

轮之结构

贝克威斯言："英国各会之设，起于二千年前。国君苛征，头会箕敛，家有盖藏，必搜刮及之。是以百工技艺各立公会，凡有赢馀，纳之公会中。其后设立议绅，蠲除苛敛，而各会相沿，仍而不废。久而达官巨绅，皆籍名会中，非复原始命名之意矣。各会皆有存储，其用有三：一修行善举，一开立学堂，其一以为岁时酒食之费。然本会亦有应办理事件，如所入之鱼会，日常派三人周视鱼行，有馁败者，禁不得市买〔卖〕。"予因语以去岁各会枉邀者约计四五：一鱼会，一泥匠会，一制大呢会，一金工会，一商会。以各会皆有主名，中国公使无因与会，辞不往也。至是，始闻知其本末。贝克威斯云："今年甚望钦差来与此会。"因问以鱼会监察鱼行，各会想皆能有应办事件。贝克威斯云："不能尽知其详。然如金工会，凡制造金器者必加

行会历史

鱼会、泥匠会、制呢会

米3 12月7日世

盖小印，今时辰金表外壳内方有小图记，即金工会所加盖也。”

十六日　发总署第十九信，合淝伯相第二十信，并家信第十九号。专为总署议覆开报出洋经费一件，稍以意答之。其正月初七日一函有应回答者，暂置不论。

新外相又是一劫星

沙乃斯百里议驳新金山设立领事一案，据中国情事指驳，略无宽假，绝不如德尔比之稍顾情谊。日者尝谓吾命宫坐一劫星，所至必遭小人侵害，至于刘云生而极矣。刘云生赴德国已至半年，总署犹奉刘云生以为倾排鄙人之地，犹劫星之回光也。若此劫星竟坐在沙乃斯百里，则吾道穷矣！于此得一沙乃斯，于军机大臣又添一王夔石，天将厌之矣，无如何也。

皇家学会邀请参加科学讨论

罗亚尔苏塞也得文会邀请五月初一日前赴百尔林敦赫斯，从英国博学士讨论理、数诸学（以医学、数学为主），岁一为此会也。方料理赴法国，令德在初以一函辞谢之。

奥国为两种国合并，一云奥大里，一云亨格里，匈奴之别称也。亨格里一名梅亚尔[19]。其民人亦分二种，一曰耳曼人，一斯拉萧人。德尔比在会堂论俄、土争持未决，英国欲与奥国合并用兵，则必无济，以奥国最喜反复，不足与共兵事也。奥公使因以咎沙乃里〔斯〕百里。沙乃斯回报云：“德尔比已辞职，不过议院一绅而已，其言之轻重，均无与于国家。”奥使亦无言。

十七日　威妥玛前赴拉斯噶，闻为摩里导令前往筹办中国赈费。前任梅尔贝音之前为洼得生，与摩里交好，有

幹事才。拉斯噶素称富厚，摩里因劝威妥玛一往劝办。英人以富而喜施济，相与乐此不疲也。

救生器 麦士尼见贻救命枕一具，作三叠式，叠之可以为枕，高下惟意，束之腰可以浮水，亦一纳气皮球也。所居曰浩得里岛，距法国西南海口为近，英国踞而有之，环岛为炮台。英人制造白火药皆在此岛。其物产惟牛。牛酪佳者，此岛所出也。是日〔此处有脱文〕来辞回家，遣人送之，已行矣。

晚邀马格里、贺璧理、李丹崖、罗稷臣、李湘甫、姚彦嘉、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及马格里子女、张阿保，共十四人晚酌。以所生儿满月之期，诸君皆有贺贻，又初七日为予祝寿，治酒食相答也。

十八日　为儿子满月之期，命名曰立镁，字曰英生。七万里生子，其年周一甲而与乃翁同；其所生之月日，又历七年而与乃兄同。炎儿亦以壬申二月十八日生也。

接上海文报局二月初四日递发第六十六号包封，内总署咨文二角，一咨汇兑经费银八万，一咨正月廿一日上谕："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兵部侍郎郭，着兼充出使法国钦差大臣。钦此。"（由法使白兰尼遣其翻译德微里亚之陈请也。）并接总署正月廿二日第廿号信，及刘芝田、裴樾岑二信，及正月廿二日家信第十七号（周姓姻事及孙、周贺礼，周婿钱店）。芝田与冯竹渔、沈品莲、郑玉轩四观察奉旨来京引见，

奉上谕兼使法国

朝廷欲求使俄之才 盖为左军克复喀什噶尔，径趋伊犁，俄人方以赔缴兵费为辞，于中求一使俄之才，为折冲樽俎计也。

伯克兰得函荐波克为求一事。此中国常情。西洋富厚已极，而此类求荐者亦时有之。程子之言曰："天地只是一个人情做成。"数万里外亦同此情也。

又接刘和伯信，[19]亦贺生子之喜者。(同文馆教习毕利榦译《法国律例》，丁韪良译《公法》千章。)

受难日与复活节

十九日　礼拜。西洋以四月中直望后一礼拜为耶苏复生日，而以前二日为耶苏被难日。此三日为西洋盛会，官司及百工皆舍业。英国以今年开会堂为最早，至散会堂两礼拜。记去岁耶苏复生为二月十八日，西历之四月二日也。不以日为定，而以望后一礼拜为定，亦奇。其被难日名之曰戈茀来特[20]，回生日名之曰依斯得森特[21]。

巴黎博览会请列名办理会务

接法使傅斯达信，告言五月初一开设珍奇会，惟头等公使得与；其伯理玺天德有座位，馀无座位，而办理会务大臣乃皆有座位，属允承办理会务之名。西洋礼节全与中国异，相处诚难。

晚偕姚彦嘉散步，往觅李丹崖、罗稷臣，皆外出。

二十日　以奉到兼充法使之信照会外部，并照会法国驻英公使，兼以一信复之。见金登幹寄在初信：赫德廿二日可抵马赛，使法国书已赍至。旦夕当赴巴黎矣。

法国财政收入

巴黎斯电报载之《台来纽斯》新报云：自正月至三月止官报关税共收六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福郎，较去年春季多六十七万五千福郎；卖买货物之税共收二万三千五百四十六万八千福郎，较去年春季多一千四百十二万八千福郎。英国以二十施令抵一金磅，法国以二十五福郎抵一金磅。每

一福郎较施令少五之一。计春季三月内，收税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一百二十磅，所叙商税一款而已，安得不富强哉！

〔因土耳其而论中国国际环境〕

《摩宁波斯》新报载：英国近派大铁甲船一、大小兵船三前赴中国，以防俄船出黑龙江，扰及通商口岸也。中国土地人民大于土耳其四倍，而政教兵制尚远不逮土耳其。土耳其以当黑海、地中海之冲，为欧洲形势所必争。英国处远，不能兼并也。而俄人得之则足以制英，是以两国互相持，犹春秋晋、楚之争郑也。中国跨有东土，于欧洲各国势不相及也。而俄人既由兴安岭以东出黑龙江，英人又据有香港一岛以控制东南各海口，相与睨视中国，交相为市。日本又于其间修明政教，练兵讲武，与俄人深相结，犄角相临，伺隙以收其利。

《代模斯》新政〔报〕载：苏格兰拉斯噶劳尔德布娄倭斯德（为拉斯噶梅尔之称），方聚会绅商助赈中国北五省灾荒，威妥玛实主其议。教师克尔恩、佩带宝星倭得逊、舍利福（各城律法官名）克拉尔格皆集，方谋急起布惠施济，以收中国之人心。中国一以虚骄之气当之，通官民上下相与为愦愦，虽有圣者，亦无如之何也已矣！

〔以收中国之人心〕

廿一日　复刘鹤伯伯林一信，又寄马眉叔、陈季同巴黎一信。英国当兵之例，向以十年为期，期满罢之，仍与赡养。喀尔得威诺任兵部时，谓兵额无多，有事征调恐不足。稍改定兵制，以五年为期。期满与约：即有警仍归队伍，使各画诺而籍其名于册，岁亦给赡养；檄至而不归队

伍，坐以逃兵之罪。此次谋定俄平〔土〕之约，檄归队伍者二万人。

而闻俄国近事有绝奇者：其都城统领名格力波弗[22]，一日有妇人维尔拉[23]者来见，格力波弗出见之，甫近前，维尔拉袖小洋枪击之创。执就刑司质讯，问何冤，曰："无冤。""无冤何以谋致之死？"曰："枪击之而已，亦无意致之死也。"问何事，曰："年十八时，无故捕系之狱两年，愤甚。比见新报有系狱者，其事与少时所受略同，则格力波弗之所为也。追思少年之愤，于此一发泄耳。"

西洋律法，凡死刑以上，刑司延请绅士十二人公议之。其所延绅士多少咸集，于中派十二人，以其名诏囚。囚曰："某某与吾为夙怨。"则随改派，复诏之囚。乃集讼师具事状，详录供词以授之十二人，其名曰纠里[24]。纠里会议有参差，出告刑司曰："某某议不合，以某事疑。"刑司因复申论其所疑者，再交之。议毕，刑司始具状上之内部，内部以告于其君，科定罪名，下之舍利福而行刑焉。刑重者缢之狱而已，医者为诊其脉息，具结申报内部。 陪审制度

俄人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亦改用纠里议罪之例，而维尔拉妇人竟得释。出狱时，民人数千万人护之以行，大欢。或曰：俄人所以不敢施刑，为民不服也。或曰：俄人实明释之，随捕而流之赛毕尔里亚[25]。赛毕尔里亚近黑龙江，俄人于此放流罪犯。即此亦见俄国政刑，不及欧洲各国远也。 俄国政刑不及欧洲

廿二日　遣德在初先赴巴黎，便致金登干、日意格二

信。接上海文报局二月十一日发递六十七号包封，内李筱荃制军（二月朔书）、彭仲莲、周幼龛、周荔樵荃生兄弟、易叔辉及家信戊字二号，二月初二日发。

与外相议澳洲设领事

沙乃斯百里约往谈，因语及照复新金山设立领事一件，立言亦极公允，而却非中国之本心。中国所争不在权利也，徒以新金山华民众多，时有口角辨论，应设立一领事以资料理，庶遇事有所统摄，不至涌然相为凌争。既经奉使西洋，所有华民交涉事件，自应体察情形，随时商办。总期办理事件，中外一例，不至参差。沙乃斯答言："各国领事情形，中国须照一例，不宜独优。"因告言："中国岂能有独优之理？正须依照各国章程办理。"沙乃斯答言："如此，有何不可设之理？"因复告以："意尚欲于伦敦设立一领事，如顷有水手滋事一案，亦应归领事料理。中国亦时有购办机器之事，现拟请英国密斯盘承充。"沙乃斯言："此亦中国应行之事，我意无不可行。请移一文，以凭与所司商议。"因语以："此说亦尚未请示国家，应先奉商，示定能否照行，乃能申报国家。"沙乃斯言："我即分示科里，以顷商量情事具一信函，申言各国公例办理之法，庶有所据以达知中国朝廷，或较径捷。"因起谢辞去。

多音比夫人采集海洋生物

便过日本公使及威妥玛、爱觉敦、马克斯威诺、马尔铿诸处。随赴多音比茶会。其夫人为施买斯之妹，名家女也。与多音比往来印度，以达中国，南达澳大利洲，又至苏士威尔士[26]，绘图记所往来海道。又所莅风景，得画数十幅，并名笔也。行海时，日系布袋桅下，得海物数百

种，大〔小〕者如粟，大者长二三寸，以所系布袋只能漉取及此也。为螺旋者数十种，为蚌者及为虾壳者及肉体者，奇形诡状，百出不穷。有形似萝蔔具八足者，有长如竹节者，有身如瓶而头缩小若瓶口者，有圆如瓜者，有形如摺扇而伸足类展翅者，有圆如花盆而身外出如树株、张尾若开屏者，大抵介属为多。云所漉取并大海中浮出水面，亦一奇也。又言在海部录取各船主日报千馀，以知海道中分别经纬各度，四时风信皆有常度，往往直取一道，或行数日而斜出回绕十馀度，行反速者。不独风势有顺逆，而海中亦自有急溜，使行程加速。又有一海，中皆浮藻，轮船误入其中，则缠绕不得行。皆得之亲历，并汇辑千馀家日报，推考而得之。

研究航海日志

所晤舍得威尔为格林里治总办，茀娄尔为科里治阿甫色尔贞斯[27]妙西因总办，伦敦一大医学馆也，并相与约往一游。罗洛斯为水师提督，与舍得威尔（亦久任水师提督）并在中国日久。达摩生约茶会，并请示期。又有贝登哀爱尔者，云在意大利十馀年（其女甚美），言类布尔得[28]左近，有为火山灰泥淹没城池二所，盖二千年以前事也。有名布仑拟[29]者，叔侄二人行舟出地中海，望见火山焰发，自棹小舟近前视之，而灰烟覆海数十里，舟入其中不能脱，亦为所覆压。其侄乃著书记之。所压覆二城，一曰旁比爱[30]，一曰赫喀究类里恩[31]。其城中以学问著名者甚多，布仑拟皆记其名。其后火山压没之地皆成沃土，不辨二城之所在矣。近二十年乃皆掘得之。其城并其中屋宇皆完好。所得器具

叙古罗马普林尼叔侄记火山爆发事

庞贝古城之发掘

完好者盈千累万，石刻古画甚多。男女骨骼及鸟兽鳞介，亦多有异同。多音比室中悬一小镜，为女像张衣式，盖其时皆赤体，而以阔布环绕蔽之。考古者多就古城遗址考证推求，以资博揽云。

廿三日　接德在初巴黎电报，知赫德并总署派到法文翻译联春卿，并于昨晚抵巴黎。

胡璇泽之简历

连得胡玉玑二信，关防、经费一切未据北洋核发，而其官衔则首充俄国驻扎新加坡领事，继由新加坡公举充巡理府事务，继由英国派充新加坡提察刑狱事务，又授新加坡议政局员，由奥国赏给头等宝星，又由英国赏给宝星。前闻其加道衔，盖在英国得视中国道员也。

古得门、威妥玛次第来谈。古得门为作山水小幅，先拟一稿就商。威妥玛每见，咨嗟叹息，伤中国之无人，其

威妥玛言中国不当轻视洋务

言且曰："中国不当轻视洋务，自我观之，较之前数年尤为急迫。只一俄罗斯已够枝持。安得有一如李中堂者主持其事乎？且求得一爽快，不似近年之晦气。"吾谓："何不早回京，为吾国家一陈之？"威妥玛曰："吾不敢避烦，苦先不能见信。"吾谓："君气太盛，人皆畏避之。应须平心静气，推陈事理，必能见听。"

各种社团邀请捐助

立尔斯（小也）遂斯得尔（姊妹也）敖甫殊布尔（苦人也）[32]（妇女为善会，养给穷苦）、生觉尔治[33]（天主教堂建造育婴馆）、勒色尔乐布尔[34]（妇女考求学问会堂）、罗亚尔（所以称君）阿凯得密（院也）敖甫阿耳嗣[35]（技艺也）御前技艺会其参赞名伊敦）各处邀请，亦有告帮者。因并老儒会、

新报养赡会各输捐款，令马格里分别为书谢之。

廿四日　联春卿递到总署正月廿八日法字一号信（内及参赞派署及代行二节），并沈经笙、董醖卿二信。又接春卿及马眉叔、陈敬如三信。

金眉生为《六幸图》而自叙其生平：一曰贫，二曰多病，三曰生儿鲁，四曰耳目无恙，五曰读书粗能记，六曰遍识天下才人。俞荫甫为之叙，亦自谓生平著书之多，得力于三无：其一无钱，其二无官，其三无能。而自愧其不及者二：读书苦不能及一也，寡交游二也。而又谓："眉生幸者六而不幸者一，在多能又转而言多。多能亦一幸也。请益六幸为七幸。"极有意趣。　六幸图

薛公静序谓："中国大变二：秦并天下，划封建为郡县，海内大势尽易，三代政法扫地略尽，此一变也。泰西强国并峙，与我殊洲，旷古不相闻知，一旦狎至中土，越重洋数万里如履户阈，与秦汉以来所谓边患乃绝异，此又一变也。天道久而必变。变之至自天地，圣人能〔此字疑误〕无如之何。持吾不变之道以待变，则变亦无如圣人何也。"可谓能独见其大矣。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变

东洋公使上野景範以予将有巴黎之行，过谈，并约同赴万国公法会及电报会。询知电报会在伦敦都城，以西历六月；万国公法会在德国佛兰克佛尔得〔36〕地方，以西历八月。电报会由国家主持（日本长崎之那噶萨奇，由极南以至极北皆有电报；而那噶萨奇电报，西洋主之，非公例也），商定各国互相交涉之电报，故先须画诺入会。万国公法由各国读书有学识者为之，不待画约也。然电报会派员往视　日本公使约同赴国际会议

亦无不可行。与谈极为畅适。

由伦敦赴巴黎

光绪四年戊寅岁三月廿五日乙亥 为西历四月廿七日。偕李丹崖、姚彦嘉、李湘甫及马格里至车林壳罗斯，附轮船至巴黎。凡由伦敦至巴黎，海道凡二：西北出多发，渡海至喀来，海道较短，而由喀来南折以至巴黎，车站为长；西南出茀克斯敦，渡海至柏郎，海道较赢，而由柏郎至巴黎，车路较直。又多发开车过早，行李辎重恐失料检，是以定计取道茀克斯敦。车林壳罗斯买取车票并来往舟车，通计其值，以人数准之。至茀克斯敦登舟，所坐船曰阿剌伯多爱尔得（英大太子名也）。船凡四：一曰维多里亚，一曰阿里克三台（大太子妃名），一曰拿破仑，并西南公司轮车局置备。两海岸日开一船，四日一周。是日阿剌伯船坐房皆已早定。行主允定有不至者，即将其坐房见给。每船开行，例派一人照料，其名曰陆珥[37]。竟得一坐房。天日晴和，舟行甚适。抵柏郎海口，筑石坝两道海中，以为泊船之所，约长数里。石工约五之一，其四皆树木为桥式，使水势流通。近坝立奇石二，大逾五抱，如千年老松，枝干槎枒，云得之海岛中，移置此口。

陆珥于舟次发一电报至柏郎酒馆，至则酒菜并已预备〔原稿残缺处用删节号，下同〕……………………………
至阿密雅小憩，适遇洼尔得鲁，又偕至一小馆酌阿非。闲…………至巴黎二百八十三洋里（计英里，合中国八百四十九里）。入法国境，景象又别，大率由……………………

初到巴黎

……………………………………黎街道更较伦敦为宽，或

街心种树两行，或左右各种一行，树外开流水沟。房屋整齐，不似伦敦之高，而一望鳞次栉比，其富庶之来远矣。

日意格、陈敬如、马眉叔、联春卿并迎于舟次。又商人赴会者六人，曰王承荣，曰孙稼，并甯波人；曰马锦章，上元人；曰卓大业，曰卓兆鼎，曰桑阿厚，并广东人。所设公馆在罗马王街。次第叙谈。留日意格、马眉叔、陈敬如夜宴，罢酒而天大明矣。 赴展览会华商六人

廿六日　礼拜。联春卿交到李壬叔一信，并丁韪良寄《公法便览》三部。日意格、马眉叔、陈敬如早过，相与酌定照会外部文件，遂尽一日之力。金登幹过谈。

法国官职视他国为简，不设宫官，以其国主亦称统领，君民相视平等，故无所事朝仪也。其分部亦与英国□□□主政者九部，而别设一军机处，酌择八部中一人主之。一曰刑部，其尚书曰密义斯得[38]，主者提弗尔；二曰外部，主者瓦定敦；三曰内部，主者马赛尔；四曰兵部，主〔脱“者”字〕马傅来；五曰海部，主者博都澳；六曰教部，主者巴尔都；七曰工部，主者弗勒西内；八曰户部，主者利用赛；其中刑部〔四字衍〕九曰农商部，主者得色仑得博尔。惟刑部、户部、内部设帮办一人，馀皆无之。户部兼驿，凡电报局、信局皆属焉。教部司天主教事，亦兼学务，凡学馆、博物院，下及戏园及雕镂之精细者皆属焉。农部司农田水利，亦兼商务，凡各国贸易事宜皆属焉。外部别设一员，主照料各国公使晋见事宜，名莫赖。 法国政府各部

其用市以佛郎为主，当英国施令之八。亦二十佛郎抵

一金钱，其名曰防佛郎（法人语二十曰防[39]）。往时路易

法国币制

在位即名路易，拿破仑在位即名拿破仑，以国主为之称。及改定民主之制，遂径名之曰二十佛郎。(防佛郎抵英国施令十六，英国金镑值法国佛郎二十五。)小金钱半之，名谛士佛郎(法人语十曰谛士[40])。佛郎之下曰桑的；一佛郎值一百桑的，亦曰允桑的。小佛郎半之，直五十桑的，曰萨康桑的（法人语五曰萨克[41]，兼五与十言之曰萨康[42]）。其大者直五佛郎，与中国所用洋元相仿，曰萨克佛郎。凡金洋二等，银洋三等，桑的则铜洋也，而积数以为银洋之名。其所用铜洋，但有二等：当十桑的曰谛士桑的，当五桑的曰苏，亦名萨克桑的也。

订阅两种法国报纸

法国新报不准言及时政，而别有朝报，名曰《埃仑拉拿阿非斯爱尔》[43]，其新报最著者曰《费嘎侯尔》[44]。属联春卿专订送此两种新报。

廿七日　日意格与其帮办斯恭塞格、文案高氏亚来见，因诣日意格、赫德、金登幹三处。赫德据总署咨刘雲生文，大致愤惋，予亦深愧无以对之。总署诸公之相逼亦已甚矣。

赫德大愤

外部瓦定敦约往见。客厅两重，规模极宏大。有先至者三人，英使来恩斯亦在。良久乃得入谈，稍叙寒暄。□询及万国珍奇会规模，瓦定敦固约先赴会，而后订期见其伯理玺天德。各国赴会者皆派一员□□，率以公使为之副。法国主会则工部营造总办克郎斯也。

法外长请赴万国珍奇会

廿八日　寄伦敦家信，亦接张听帆、凤夔九一信。各国公使驻巴黎者，头等八人：首罗马教皇公使曰梅里亚，

次英国公使来恩斯，又次俄国公使尼噶拉斯倭尔罗夫，又次德国公使欢罗西泠斯费尔斯得，又次日思巴尼牙公使谛摩兰，又次奥国公使谛温卜芬，又次意大里公使乞阿尔定尼，又次土国公使阿里费巴沙。二等二十四人：曰瑞士国公使克尔仑，曰比利时公使贝央，曰丹国公使谛摩尔克惟得费尔得，曰荷兰公使谛遂仑谛来费尔得，曰巴西公使谛达犹巴，曰瑞典公使西白恩，曰塞勒发多尔[45]公使多里士该西多，曰阿真坦公使巴勒嘎尔治，曰智利公使布来斯于拉，曰摩那噶[46]公使摩萨贝里白费蘘，曰波斯公使拉萨里阿尔嘎，曰葡萄牙公使门谛斯里亚尔，曰日本公使那诺布萨麦西马，曰格仑毕[47]公使（缺），曰巴拉该[48]公使马克恩（参赞署），曰西腊公使珥泼西兰谛，曰美国公使诺业，曰危地马拉公使麦地纳，曰秘鲁公使戈音珥克意嘎摩，曰海卫厌[49]公使马尔丁，曰陆森布尔克[50]公使觉拉斯，曰三马兰[51]公使谛布洛克，曰珥纳该[52]公使谛阿士，曰巴费亚[53]公使来得尔。凡共派公使三十二国。惟多里士该西多同在英国温色行宫呈递国书，有一面之识。是日大雷雨。

各国驻巴黎使节

廿九日　为西历五月初一日，于是日开设万国珍奇会。外部瓦定敦致送与会票一纸，因偕李湘甫、姚彦嘉、德在初、联春卿、李丹崖、陈敬如、马眉叔及马格里、日意格、斯恭塞格、高氏亚同往。至门，有兵官导之入，至大圆屋一所，周回向外。各国公使坐位凡分三段：公使夫人居中，右为公使，再右为公使随员。前为平台，张设甚盛。适当公使夫人之前，即伯理玺天德坐位也。至二点钟，

巴黎万国珍奇会开幕

伯理玺天德至。日思巴尼亚前王，及英太子、奥太子，及各官及两议院绅，从者百馀人皆立。主会克朗斯宣诵辞，叙述伯理玺天德之意，又接宣颂美之辞。伯理玺天德亦有复辞。持仗兵周回甬道及左右经纬各道，侍立约万馀人。声炮百馀。乃从圆屋右趋下，出甬道，过桥，至陈设各国百货玻璃屋。约七十八〔七八十？〕区，纵横为轨道，每区中又自为轨道。陈设约及十之六七，修理屋宇工程亦多未毕，而百物罗列，奇光异采，焜耀夺目。伯理玺天德循轨道环行一周，各官及公使皆步从。

中国陈设货物处

出正门，因便至中国陈设货物处，晤赫德、赫政、吉罗福、金登干诸人。其英国相识者：阿里克、格兰威尔(上议院，同日渡卜郎海)、密勒里（水师提督)、赖敦（画士)、□得(制造农器机器)，及总办英会之俄温(与大太子同寓)，又总办俄会高得弗，亦王爵，并各就谈。(占宜斯新报局安颉尔陪同各厂游览。)会厂跨森江[54]（《瀛寰志略》曰“时引”,两音相比合，亦切韵也)，百货罗列，并在江南岸，北岸为大花园。各国并择地建造官厅，以为议事游宴之所。

出游者约五十万人

是日为法国大会，入夜并树旗张灯为庆。相偕至市肆一游，马车填壅，人民丛集。新报言出游者约五十万人。

注 释

〔1〕安都伯尔：Antwerp，安特卫普。

〔2〕占宜法：Geneva，日内瓦。

〔3〕维哈尔克：Hague，海牙，卷十九作赫尔克，卷廿一作拉海。

〔4〕伯来明：Bremen，不来梅，卷十九作布里门。

〔5〕德比尔得升：deputation，代表。
〔6〕卜林斯堪拔尔得：Prince Consort，维多利亚女王丈夫之亲王头衔。
〔7〕巴摩斯登：Viscount Palmerston，帕麦斯顿（1784—1865）。
〔8〕维尔拉克斯：Real Nox，真实的诺克斯。
〔9〕安琪洛：Michelangelo Buonarroti，米开朗琪罗，卷五作买格尔安吉罗。
〔10〕戈尔施密斯：goldsmith，金饰工人。
〔11〕色尔弗尔施密斯：silversmith，银器工人。
〔12〕噶伯施密斯：coppersmith，铜匠。
〔13〕布来克施密斯：blacksmith，铁匠。
〔14〕怀得施密斯：whitesmith，锡匠。
〔15〕爱约伦：iron，铁。
〔16〕类得：lead，铅。
〔17〕新克：zinc，锌。
〔18〕卜拉斯：brass，铜。
〔19〕梅亚尔：Magyars，马扎尔。
〔20〕戈弗来特：Good Friday，受难日。
〔21〕依斯得森特：Easter Sunday，复活节。
〔22〕格力波弗：Трепов 今译特烈波夫，1878年任彼得堡市长时遇刺。
〔23〕维尔拉：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薇拉·伊凡诺夫娜·扎苏里奇（1851—1919），俄国著名的女革命党人。
〔24〕纠里：jury，陪审员，卷十三作如力。
〔25〕赛毕尔里亚：Siberia，西伯利亚。
〔26〕苏士威尔士：South wales，南威尔士。
〔27〕科里治阿甫色尔贞斯：College of Surgeries，外科医学院。
〔28〕类布尔得：Naples，那不勒斯。
〔29〕布仑拟：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今译大普林尼，为著名的《自然史》的作者。
〔30〕旁比爱：Pompeii，庞贝，卷廿九作旁贝爱、旁比依。
〔31〕赫喀究类里恩：Herculaneum，赫库莱尼恩，卷廿九作黑古拉农。
〔32〕立尔斯湜斯得尔敖甫殊布尔：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可译作"贫民女友"。
〔33〕生觉尔治：St.George。

〔34〕勒色尔乐布尔：Leisure Noble，可译作"富贵闲人"。
〔35〕罗亚尔河凯得密敖甫阿耳嗣：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艺术学院。
〔36〕佛兰克佛尔得，Frankfort，法兰克福。
〔37〕陆珥：nurse，服务员。
〔38〕密义斯得：ministre，部长。
〔39〕防：vingt，二十。
〔40〕济士：dix，十。
〔41〕萨克：cinq，五。
〔42〕萨康：cinquante，五十。
〔43〕埃仑拉拿阿非斯爱尔：Journal officiel，为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caise即《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的简称。
〔44〕费喱倭尔，Le Figaro，《费加罗报》。
〔45〕赛勒发多尔，Ecuador，厄瓜多尔，卷三作义奎多尔。
〔46〕摩那噶，Morocco，摩洛哥，卷十九作莫那嘎、莫拉日〔哥〕，卷廿八作莫拉戈。
〔47〕格仑毕：Colombia，哥伦比亚。
〔48〕巴拉该，Paraguay，巴拉圭。
〔49〕海卫庆：Hawaiian，夏威夷，卷十四作阿歪希，卷十六作阿怀希。
〔50〕陆森布尔克：Luxembourg，卢森堡。
〔51〕三马兰：San Marino，圣马力诺。
〔52〕珥纳该：Uruguay，乌拉圭。
〔53〕巴费亚：Bavaria，巴伐利亚。
〔54〕森江：Seinc，塞纳河。

卷十九

光绪四年四月

巴黎郊游

〔光绪四年〕四月初一日庚辰　为西历五月初二日。张听帆、凤夔九递到刘砚〔岘〕庄一信。日意格开示游历各厂局，并谓距城一二里有花园可游。因与李丹崖、联春卿及马格里同车往。初过霸克蒙松，有水一溪，万木环之，绝幽胜。再过，见飞瀑悬崖而下，汇于平塘，曰“喀什嘎得”，法人以名瀑者也，即为布阿得卜郎[1]园初境。树木皆新植，高者丈许，而幽深蓊郁，一望蔚然。溪水回环逾数里，随树转折，间以亭台。小舟数十，拍游其中。再上为沙朵马科里，树林中有屋数十区，望之如村庄，图画也。茶亭酒馆亦三数处。相与绕溪行，桧树成林，高逾二丈，水凫游泳溪次，亦足极视听之娱也。

初二日　犒力斯从伦敦来，带到张听帆、凤夔九信。赫德来谈，问刘君非所提拔耶，因何有此反噬？吾愧无以应也。

严复抄录考校课目

李丹崖见示严又陵抄录格林里治学馆考课问目〔考问课目〕：一曰流凝二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其中发问之处，多足增广见识。丹崖都能语其大概，因约暇时相与质问。苦多病衰颓，无能于此求益耳。

克虏伯厂主相约

初三日 接张听帆、凤夔九、黄玉屏信，言德国克鲁伯炮厂阿尔法来德、爱茀爱二人约至爱生观其炮厂。克鲁伯来英，当谋一相见也。又值有巴黎之役，因约一礼拜后当回爱生，希望就近由巴黎一行。克鲁伯去岁三次枉约，而皆未能一赴，甚愧无以对之。

俄、土定约，载明西土之舒目拉、西里士得利亚、维登、鲁觉克四城，当先平其炮台。土人不允。东土之巴都目濒海一城，土人亦不肯归俄。而英、俄相持之势，又各两不相下，恐不能无生事变。

伏尔泰与卢梭

法人百年前有名华尔得尔[2]者，著书驳斥教士。时教主之权方盛，欲以罪加之，华尔得尔闻而逃去。已而卒，教主乃焚其尸，当风扬尘。同时有乐苏[3]者，持论亦同，皆为教士所深嫉。近年改为民主之国，教士权力亦减。阅华尔得尔之卒距今恰及百年，法人为开会，重刻其书。历百年而始追思其言，其名亦因以大显，足见人心心理之同也。

初四日 莫拉来见，并告呈递国书期日，因约陈敬如、马眉叔译交诵词一纸。接上海二月十八日第六十六号包封，由英公司"基华"轮船递到，内总署公文三件（一、联翻译整

装。一、出洋盘费并归出洋经费内开报。一、咨赫德呈报办理法国炫奇会，分三等：一在中国承办，一开会前在法国承办，一开会后承办；曰吉罗福，曰赫政，曰金登幹，曰德璀琳，曰裴式楷，曰哲美森，曰那威斯，凡七人），合淝伯相、沈幼丹、黄泳清三信。又接周桂坞一信，知周荇翁以足疾开缺，尚无大患也。

承办博览会七洋员

初五日　外部照料奉引各国使臣名莫拉者，管驾朝车一辆、马车二辆，引见其统领麦马韩。西洋民主之国，其名曰伯理玺天德，所居曰雷立赛宫[4]。因偕翻译德明、联芳、马建忠、陈季同恭奉国书至宫庭内院下车。院内列队奏乐，宫官数员相迎劳。上楼转过二厅房，以为当可小憩，莫拉前行，更转一厅入，则其伯理玺天德免冠立，左右侍从十馀人。因前进鞠躬。德明递交国书。宣读诵辞，马建忠复以法文译诵。其伯理玺天德复宣读答辞。马建忠译言伯理玺天德云：“初闻中国简派大臣驻扎法国，甚为心感。追后闻所派为贵钦差，早闻其名，尤为喜悦。得钦差居此，必能使两国和谊日深，交相维系。遇有应办事件，无不竭力帮助。”因相与鞠躬而退。至内院上车，列队奏乐如前。回至寓，莫拉亦随至，因递交伯理玺天德所诵答辞。

向麦马韩总统呈递国书

马建忠译述答辞

即至外部见其丞相瓦定敦。瓦定敦云：“今夜有一茶会，可以枉临否？谨面约。”予唯唯。因言：“系请英国大太子，想亦所旧识。”予复唯唯。复言来及先请，以未递国书，其夫人不及知。”盖西洋茶会皆由夫人主政也。予复唯唯。瓦定敦：“是否允准，请一言为质。”予始知其意在邀一诺也，因曰：

外部茶会

样

复

"现承召，自亦不能辞。"瓦定敦喜，今〔因〕退出。夜偕马格马〔里〕、联春卿至，所识阿里克一人而已。因见英国太子，略叙数语，遂归。

蜀人李少白在法助译诗经及楚辞

初六日　瓦定敦过谈，久坐。英国外部无回拜之礼，此间亦小异也。有蜀人李少白者来见（名洪芳，大筑〔？〕人），询知居法十馀年，娶法女为妻。有世爵德理文，喜华文，请其帮同翻译，闻译有《诗经》及《楚辞》诸书。德理文在学馆教习华文，其学问想亦非浅。

拜会法国政府官员

因候瓦定敦，至二点钟始出门拜客：军机大臣公爵多谛弗赖巴斯凯、议院首领葛勒费、刑部尚书（兼丞相）堆弗尔、内部尚书马尔赛勒、户部尚书里庸塞、兵部尚书柏赖、水师部尚书柏修、教部尚书巴都、工部尚书弗来吉费、商部尚书台色兰；其地方官若英国之梅尔，名三纳（所居曰吕桑布宫），又有民官理刑讼者（所居曰该宫）；伯理玺天德亦有中军官曰达杂克，有文案曰长罗秤；外部总办曰德芹谛古朗（伯爵），曰德布类；提督布罗什，又巴黎提督爱玛。此外则驻英公使达拉固、危地马拉公使葛利斯昂多麦地纳、塞勒发多尔公使多里斯该西多、日本公使那诺布萨麦西莫马。日本又有总督会事马赛优西玛足嘎达、监督马萨拉麦达。所见日本公使一人而已。

拜会各国驻法公使

初七日　拜各国公使。所见头等三人：英国来恩斯、奥国谛温卜芬、意大里国乞阿尔定尼，并约期往见者也。二等公使则瑞士国克尔仑、比利时国贝央、丹国谛摩尔克惟得费尔得、荷兰国谛遂仑谛来费尔得、巴西国谛达由巴、

瑞典国西白恩、阿真坦国巴勒嘎尔治、智利国布来斯甘拉、莫那嘎国摩萨贝里白费棨、波斯国拉萨里阿尔嘎、葡萄牙国门谛斯里亚尔、格仑毕国(公使缺)、巴拉该国马克恩(参赞署理)、希腊国珥泼西兰谛、美国诺业、秘鲁国戈因珥克意嘎摩、海卫燕国马尔丁、海地国(公使缺)、六森布尔克国觉拉斯、三马兰国谛布洛克、珥纳该国谛阿士、巴费亚国来得尔,合之日本、危地马拉、塞勒发多尔,共二等公使二十五国。

初八日　接上海文报局二月二十五日所发六十九号包封,由法公司晏拿里轮船递到,内沈幼丹、曾擎民、黄泳清及志城二月十三日所发戊字一号信;李伯相公文一角,为发给新加坡领事薪俸;上海道及文报局委员公文二件,为兼办德国文报。

出拜教皇公使梅格里亚、俄国尼噶拉斯倭尔罗甫、土耳其国阿里费巴沙、日思巴尼牙国谛摩兰,并头等公使,请期往见者也。顺道回拜莫拉日〔哥〕国参赞以下五员。俄国公使二子一侄皆出见,方延师讲求印刷书籍各种学艺,因问此法传自中国,距今若干年?予曰:"肇始南唐,在宋以前,距今约千年矣。当时中国已遍行其法。今人言板刻至旧者曰宋板,以前书板亦久无存。"尼噶拉斯倭尔罗甫命其子记之。西洋各国究心古学,中国百不逮也。　俄国公使问中国印刷术历史

保举中国副将实德棱来见,曾随德克碑[5]分带营兵,又至广东管带巡海船一只。

伯里玺天德晚邀茶会,晤罗尼,通中国语言。询之,

足迹不出伦敦而通中日文字

足迹未出伦敦〔?〕，兼通日本、中国文字，皆习之雷庸得学馆者也。又见俄国总办会事罗白得达拉、帮办包勒得葛鲁古斯阿。

初九日　发递兼使法国谢恩摺（三月廿五日期）、呈递国书摺，并缕陈病状一片（四月初六日期）。及咨总署四件：一、咨派帮办翻译马眉叔（建忠）、陈敬如（季同）、罗稷臣（丰禄）；一、调回参赞黎莼斋；一、咨联春卿报到日期；一、咨饬上海道核议文报局章程。及致总署第二十号信，沈经笙及周小棠、吴惠吟、舒春舫、文华甫及张翰卿、梁小若、藥升初、戴仲泉三信，及致李壬叔一信，又寄合淝伯相第廿一信，及廿一号家信，并志城一信。

拜德使欢罗西零斯费尔斯得，并头等公使，应往见者也。便拜俄国总办会事罗白得达拉、帮办包勒得葛鲁古斯阿。

日意格邀至大剧院观剧

日意格邀赴倭伯亥[6]戏馆观戏。始普、法交战后，继之以内乱，巴黎宫殿皆至残毁。乱甫定，即修洼伯亥戏馆，费至五千万法郎，国家仍岁助经费八十万法郎。去岁又开修直道为经途，以广容车马，亦可谓豪举矣。黎莼斋自柏灵晚至，带到刘和伯一信。

巴黎被围全景图

初十日　过赫德谈。偕李丹崖、黎莼斋、联春卿至巴罗喇马[7]，为圆屋，四周画德国攻巴黎时事。下层一方为始被围时人民捆载辎重逃难之状：合市皆闭门，炮弹着处，颓墙突火，有受伤伏地者。中有旋梯盘绕而上，上有圆盖覆之，四壁着画。弥望数十百里，则被围后一切摧毁情形，

房屋所存无幾，四望烟火数十百堆，残兵或数十人或数人，相聚运炮及守护军械，不知其为画也。盖圆顶四周皆用玻璃，透光射入外壁，其光自上下射，能因画势远近而倒映之。巴罗喇马者，及〔即〕四周着画之义也。尤奇者，下方于画旁置枯树一株，上圆屋画旁置炮一尊，与画炮相比，竟莫能辨。左右谛视，画者尺寸不移。置之画旁者，左视则全炮俱见，右视而炮后兜为炮架掩其一段，以此辨之而已。盖为此画以示国人无忘“射钩”之义。

回至拉克得谛来央斐[8]，盖拿破仑第一纪功碑也。正当桑山塞尔街[9]，高二尺〔百〕六十九级，每级约计五寸，约高一百三十四尺有奇。四方各为瓮门，而题名于左右两石壁。四方八壁，皆纪将帅有功者姓名。下皆有隐室，从东北隐室陟级上至顶，则桑山赛尔街正当其冲，纵横四出为十二轨道，车马奔腾如蚁，亦极天下之巨观也。 登凯旋门

李丹崖又邀至舍得来戏园观剧，戏园不及倭伯亥之半，而戏剧变化奇离，惊心动魄，不可端倪。

废甲不用。各以其时为军士装束，以表记之。而所槊〔塑〕阿非利加、亚墨利加所属土番及各海岛番人，凡四十馀国，而赤体者居其半，文身雕题，及别为额具、唇具、穿鼻装齿，奇形诡状，无一不具。中国及日本、印度亦错杂其间。印度及日本二人，中国五人。对之浩叹而已。

夺自中国之战利品

其收贮各国兵器，有中国万二千斤铜炮二尊，咸丰九年惠亲王监制，天津所用以办防堵者也。圆明园所得黄金甲一幅〔副〕，黄缎制绣，两肋为黄金牌相比，动则成波文掩映，下为金环若水波，即所谓琐〔锁〕子甲也。兜鍪一，用东珠为顶。旁置如意二具，其一满绿，其一白玉。而白玉柄上方镌云："执中建极，调元化民，协年丰，大吉昌。——御制句。"下方镌云："绵恩恭进"。又有小插刀一柄，极精巧，皆用金钢钻厢之，諠犹高庙所得之西洋者也。其下左右悬刀剑、大小洋枪。所属御用悬牌者二，镌字者三。悬牌者一为枪，题曰："蕖铁枪"；一为刀，题曰："奇锋"。镌字者，一曰"虎神枪"，乾隆壬申年为之记（为乾隆十七年）。

虎神枪

记文甚长，大致言：圣祖每猎遇虎，必发此枪击之，百击百中，因以"虎神枪"名之。壬申九秋猎塞上，左右云有虎。虎驰入穴，发枪击之，虎负痛跃出，旋〔旋〕复咆哮而入。再发，中之，殪。因记其事如此。后又三十三年丙午（为乾隆五十一年），复为诗镌之，云：

乾隆题诗

东入自伊逊，沙冈当围始。西进由卜克，斯则围末矣。
过闰节气凉，北鹿向南徙。鹿多虎随至，逐逐其常理。
一人报伏岫，策马率先已。峻坂按辔登，崎岖陟廿里。

去岁丛薄中，今乃平冈屺。目中有全形，较去岁易耳。
神枪圣祖贻，兑戈和弓拟。百发必百中，一中万人喜。
非我不辞劳，家法绳无弛。

乾隆丙午季秋月，永安莽喀殪虎作。

下兜正方镌九字云：‘万年至宝。子孙永宝用。”其下两小方图章，一曰“八徵耄念”，一曰“自强不息”。又下镌六〔四〕字云：“嘉庆御用”。枪身长四尺六寸，制造极精。一曰“威烈枪”，嘉庆十八年林清之乱，宣宗所用以击贼者也。亦镌一诗云： 威烈枪

不数当时突火枪，熙朝武备制尤良。
发机连毙踰垣贼，飞弹双擒能语狼。 道光题诗
威烈嘉名恩肇锡，斗星妙用习无忘。
戢兵肄武俱佳话，合以皋比珍重藏。

嘉庆癸酉九月十五日连毙逆匪之枪蒙
恩赐名‘威烈’。道光壬午录旧作。

盖道光二年镌字者也。一曰铦锋大刀，上刻清文：“张库阿穆巴楞燕，重六十五两。”康熙年间内制。另行镌云：“咸丰御用”。其馀军器甚多，皆无镌刻。旗三面：其一四方旗，其一尖角龙旗，其一八卦离卦旗。见此未尝不咎当时诸臣误国之深也。 见此而咎诸臣误国

因相偕至布阿得卜郎园一游。游车凡数千辆，十馀里中未尝间断。勒森发里得中为礼拜堂，后又一礼拜堂，为拿破仑葬处。从礼拜堂下穿入一大石池，环池四周为深檐石壁，刻教书故事。前为石柱。径中为深池，石阑环之。 拿破仑墓

中为石台（赭色），上承长圆鼎，云拿破仑第一棺在其中。所用石多出意大里、瑞士等国，其花纹石、青石两项所用尤多。天主堂四石柱皆花纹整石，四壁雕刻人物皆白石，上下层铺地亦白石，亦时以五色石厢之，浩费逾巨万。老兵院设总带、副带；总带为乞休总兵勒克黎阿，副带为受伤守备高单。是日未及知会，惟高单在院，陪游竟日。

至巴黎博览大会场

十二日　偕丹崖、莼斋、春卿至大会场。先由桥北西角门入，因至公所小坐。王承荣、马锦章二人陪同游历。公所陈设华丽，牌楼亭榭，金碧辉煌。日本则以槿篱环之，中设小屋数区，隙地皆种花草，牡丹、矮柏各十馀本，并移植古树数株，皆西洋所无，视中国为有清雅气。

日本布置优于中国

随过桥至会厂，陈设机器惟英、法、美三国。英人卜林斯创制机炉水汽筒，易柜为筒，凡数一〔十？〕立筒透入大气筒中，其力尤巨。又美人为引气夹轮之法，专用之汽轮车，遇有警急，立时可以止轮。其法于机炉轮上设十馀气筒，纵横用管通之。而下安键轮机器，前后各一，轮旁复施一总键以纳放水气。气放而外散，则轮键自开。纳气其中，则紧逼其键，使前后夹之，而轮不复能转动矣。其纳放水气，只在炉旁一钮。开则放，合则气自内逼，一施手而轮即止。又矿厂上下柜房夹力机器，盖柜房上下左右各系一绳，引之升降。绳断而柜房下坠，常至伤人。或断其一，其一力单，无不随之断者。因为夹力机器，绳伸则夹力开，上下自由；绳断则夹力合，旁设立柱以受夹。近年矿厂柜房皆用此法。此外机器无虑千馀种，亦多新法。

陈设机器达千馀种

而织绣机器亦多至十馀种，亦有用女工者。印度妇人织花纹锦，约百馀线缕，纵横抛合，亦神技也。

凡遍历各国所陈设物事：俄国松绿石、青精石所制圆桌及花瓶花盘，有高八九尺者，真巨观也。瑞士之钟表。丹国之以化学分化五色。希腊之格物学三种：一、石品之奇异者；一、土壖；一、草木之学。木质佳品尤多，并具五色，坚细光滑。其花叶各摘一小枝，长不逾五寸，粘之片纸上方，而注其名品于下，而置其木品于旁，并截取其小枝，长可数寸，精致绝伦。希腊夙以学问著闻，今犹昔也。其诸铜器、玻璃各器及他新奇，则亦不胜纪录矣。 遍历各国所陈列

是夕瓦定敦邀茶会，晤侯登、卜娄玛、日意格，及俄使尼噶拉斯倭尔罗甫、意使乞阿尔定尼、英使来恩斯，及宫官费洼，专掌赏给宝星事。日本公使那诺布萨麦西莫马及古尔鲁斯喀邀茶会，以将回伦敦，令联春卿各为一书辞之。

十三日　启程回伦敦。李丹崖、日意格、黎莼斋、姚彦嘉、联春卿并送至嘎尔谛那尔[11]车栈。艺徒刘章甫懋勋、裘信泉国安、郭瑋如瑞珪、叶熠轩殿□四人亦至，并在马赛学习机器者。其张起正、陈可会在腊孙习船工，任照、黄桂芳、吴学锵在沙汕穆习炼铁，皆未见。又学生十四：魏(季渚)瀚、陈鹤亭(兆翱)、郑景谿(清濂)、陈咏裳(林璋)在楂浦官学，罗醒尘(臻禄)在汕得佃矿务学堂，吴焕其(德章)、梁蔚如(炳年)、杨秉清(廉臣)、李叔芸(寿田)、林叔和(怡游)在渡郎官船厂，林旭台(爱升)、林仲 自巴黎回伦敦 留法学生共十四人

明(日章)、张丽浦(金生)、池玉如(贞铨)在科鲁苏炼铁厂，均以日有课程，未来见也。开车行至阿密雅小憩，至柏郎海口，所坐仍"阿剌伯爱多尔得"船也，风甚微而颠簸殊甚。至茀克斯敦，海口登车，至车林克罗斯，张听帆、凤夔九、黄玉屏并枉候。以十一点钟抵寓，计行八百馀里，仅及五个半时辰也。

卑柏尔详记云南道里民户

十四日　外部移行卑柏尔随同格维讷由云南省城至腾越厅日记，起雲南省城，至安宁县、老鸦关、禄丰县、琉璃城、广通县(隶楚雄县，由禄丰入楚雄境)、楚雄府、龙江桥、青龙湖、定西岭(高七千七百四十尺)、洱海（大理府在洱海西)、牛坪浦铁桥、黄连浦、永平县(隶永昌府)、永昌府、色尔温怒江(色尔温当系洋语,即此过之怒江也)、龙川江(有桥，径五丈三尺)、腾越厅。凡为四图，所历城村市镇，详记其山川土田及民户,即二家三家村亦标出之。度雲南府地势高出海面六千三百八十尺。中言元初意大里人马古波罗由印度历雲南境入中国，曾有书纪其事，西人多不信之，今始知其言之确也。

瘴气毒人

书言:由永昌府东行，地势皆自上而下。凡行二日程，其势如下平阪。又言色尔温河瘴气能毒人，受者立毙。土人具言其状，信然。凡过此江，赶日午急渡；日初出及日入,瘴作，无敢行者。瘴分五色，红者毒为甚，蓝者次之，中之无幸免者，黄色者稍平。其江夹两山间,江行湍疾，名之怒江。初涉湖北、四川交界之地，即见罂粟；入四川，栽种尤盛；雲南则遍地皆是。计行雲南数百英里（合中国

里数幾及二千里)，所见无非罂粟者。行程自正月至五月初，见罂粟布种，而生苗，而抽条布葉，而结蕊，而开花。通计两省之地，栽种罂粟幾至三分之一。始入雲南境，持枪出猎，见罂粟田中野鸭甚多。土人云："此鸭食罂粟花，辄醉扑地，不能展翅以飞，因名之'鸦片野鸭'。食之，亦与吸食鸦片烟等，久亦能成瘾也。"闻东川府此种野鸭最多。东川西界四川，东界贵州，为鸦片烟土蔓延之地。颇怪中国种植之多，逾于印度也。因言英国近年设立禁止鸦片烟会，当是帮助四川、雲南揽此一项生意。阅之浩叹而已。 鸦片野鸭

晚赴威烈斯罗满斯，应地理会首阿里克茶会，其帮办觉恩斯久处中国，能华语。次第赴沙赖斯百里、施密斯、恕斯得三处茶会。所见阿尔斯敦(卜妥马亲戚)、色尔瞻斯美尔斯(香港按察司，前岁过香港曾一见之)、孟安(天津领事，与相识，今已调广东领事)、色尔阿色铿类尔得(与阿治毕灼倡捐中国灾赈)，引见拉斯噶梅尔，又瞻斯登(游击)、路弃、沙逊，及诸就谈者甚多，均若相识，而皆不能举其名。法人谛伯谛得非尔，充法公使参赞，顷调充驻华公使参赞，准于西历六月十八日赴中国。

寄姚彦嘉、联春卿巴黎二信。

十五日　为西历四月十六日。罗伯逊、波兰先后过谈。罗伯逊充广东领事十七年，甚有贤誉；为述香港新任总督泼布鲟勒希与刘岘庄、俊东星〔星东〕公定渡船章程，革除二百馀年积弊，其待汉人一无歧视，孜孜以德化民，可云贤者。波兰任锡兰按察司，去岁曾邀请茶会，观锡兰所得

器具，今复来相邀也。

是日连赴格非斯、摩里两处茶会。伯克兰得与摩里至好，每礼拜六一刻新报，专论格物之学。所管鱼也，而凡虫鱼鸟兽草木各种物理，皆讨论精微。比见罗亚尔画馆所张挂各画，辨论其失，列之新报。如鹿行走迅疾，下山则头俯，上山则仰，及凡坐卧之势，画家多不能合。世传戴嵩《鬥牛图》，有识者见之曰："此伪作也。"或问故，曰："凡牛鬥必紧夹其尾，今反上举。岂有戴嵩以画牛名而不知牛性？是以知其伪也。"亦与此同。

十六日　大太子朝会，偕德在初、马格里一往，多至千馀人。寄合淝伯相第廿二信。以闻诸黎莼斋，广东生[12]二月初四日有参摺，牵及随员，而不言其详。大率甲敦炮台一披洋人褐氅，必列入款内。以斯多克斯所照相寄示伯相，并以马格理辨正《代模斯》新报抄寄，为此等不乐以录寄总署故也。

图刘锡鸿一切皆不复寄总署

《俄土和约分界图》一，两月前已谋寄总署，而自二月以后，屡见总署曲示保全广东生之意，一切皆不复寄，今并以寄伯相转达也。得黎莼斋信，由刘和伯录寄广东生二片：一调回黎参赞，一捐赈费二千。其正摺不知作何语。小人心计，无所不用其巧也。

十七日　接上海三月初二日由英公司鸡笼轮船递到七十号包封，内总理衙门咨文三件：一、颁发兼使法国敕书，一、代奏补递英国国书，一、应照会外部四款（一曰各口货物出入内地，二曰厘税，三曰不归管辖，四曰一体均沾）；

及廿一号（二月十七日发，专论赫德拟照会四条）、廿二号（同日发）两信；合淝伯相一咨（二月十三日准总署咨议复广东生奏调参赞一摺，均照行，惟李丹崖改为二等参赞）；并刘芝田、唐景星、邓宝臣、黄泳清各信。芝田议复文报局章程六条，昨咨催总署及南北洋大臣为赞谈矣。致李丹崖、黎莼斋巴黎二信。

波兰邀茶会，便拜铿拉尔（游击之称）、爱立斯（波斯总领事）、巴尔喀尔斯（阿真坦公使）、色尔马丢类得里（议绅）、白尔拉尔得克立克罗蒂得（议绅）、巴尔噶得（宫官，若宣摩尔之属）。波兰出示法人（名得加尔丹）所绘各国土地人民图，每一小方为一兆（大仅如粟）。中国人民凡三千七百兆〔三百七十兆〕，土地称之，占地最广。英国次之（约当中国三分之一），俄国次之（约当英国三分之一，专以人数计也），法国次之（约及俄国之半），澳〔奥〕国、美国、日本、西班牙、土耳其、德国、荷兰相次，所争差均不甚远。此外葡萄牙、比利时以下各国，则又不及诸国之半矣。

晚又赴哈尔谛茶会。哈尔谛旧长兵部，近接沙乃斯白里手掌印度部，而封爵以奖其劳，因易名曰克兰伯鲁克。所见得克（公）、类得百尔斯来森斯（初至伦敦，首先枉顾，其后往返至五六次，而从未一相晤也）、马武得克诸人。

十八日　礼拜。接李丹崖、联春卿二信。英国织布机厂曰满吉斯得，曰百兰蒂尔得[13]。白兰蒂尔得工匠，数十年前纠众滋哄，减工加价。近年，机厂以贸易日渐消落，与工匠议仍照旧价，工匠不允，遂至停机。于是工匠大訩，　论英国织工罢工

毁机厂而爇厂主房屋。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情形与此正同。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则〔然〕用人行政一与民同，而议绅得制其柄，则又有可为程式者。

称罢工为西洋敝俗

去岁曾遣一武官威勒斯里赴俄营探刺军情，俄落待之无礼，因诉之本国外部，转达俄国外部以正之俄皇，俄营为之谢过。至是沙赖斯百里因擢以充奥国头等参赞。议绅引向例：凡充参赞驻扎其国，必熟习其国山川地势物土民情，以次递迁。威勒斯里一武员，素未习各国交接之礼，而遽授头等参赞，此必沙赖斯百里以与夙好，破格为之，未可训也。罗斯噶得答言："沙乃斯百里曾语及此：与威勒斯里故不相识，察其才能，固足胜此，不以例也。"其君民上下相与考求如此，是以所用必当其才，而无敢以私意援引，此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也。

用人唯才不以私意

十九日　马克里过谈，语及明日随同金登幹赴巴黎，以赫德病症，邀往诊视。随赴罗薾得斯阿陀卫、洛克斯两处茶会。罗薾得斯阿陀卫邀视传声机器，美人格力音贝尔所创造也（本爱登柏里人也，迁居美都不及二十年），爱谛生[14]为之演试。拆视之，式如三寸小碟，练〔炼〕薄铁片如竹萌[15]嵌其中，安铁针其下，上施巨口筒高二寸许以收纳声。另为铜圆筒，环凿针孔，用轴衔之。右端安机爪，上树铜片相对，如两旗相比，下垂铁杈。机爪上下转动，则机发而旗转，轮亦自动，推传声机器近逼转轮，则针触筒孔，

爱谛生演示留声机

自然发声。

询之爱谛生，云：凡声非在外也。人耳中自有声，触人声而成语言。盖所以成声者，由耳目〔内？〕有薄萌，感声而自动，声愈大则动愈疾，以是能辨知其声之高下清浊。格力音贝尔因悟耳之所以闻声者，其声自具，而自其耳窍纳入之，以触动耳萌；是以外来之声，皆自其耳萌而生，因是以悟传声之法。其妙处皆视其铁萌之动，其始之受声而动有迟速；其后之发声，由针触轮而激动其萌，亦与受声之迟速相应。传声之法，张吻向巨口筒琅琅言之，多或数十语，少或数语。用铜罩覆其上（铜罩如下牒式，巨口筒仅覆铁萌），口向前而针向后，下有机关推使出入。既传言，纳之筒中，加罩覆之。推使其针紧逼轮孔，而后发机转动，则所传之言皆自罩中一一传出。有为长歌者，亦以歌传出之。有两人接续传语，亦接续传出。中间稍间，一一符合。爱谛生以此筒传语，数万里外无或爽者，真神技也。

爱谛生谈发声原理

以此传语无或爽者

洛克斯处晤法尔格生，自述英国兵船测量海道，曾附之以至中国。环地球一周，凡历三年有半。初由阿非利加之南以达澳大利洲，又极南至南冰海，旋历南洋诸岛以至香港，乃东出日本，由太平洲〔洋〕至亚美利加之西，又绕出其东地球环海处，涉历一周。言由澳大利洲至纽西兰（其会城曰贺伯尔得[16]），又南行六千里，至一岛，曰赫尔得[17]。山有大鸟如鹅，成群不畏人，翅短不能飞也。所见此鸟为多，无居民。其他小鸟，亦皆短翅，苍蝇亦然，故

企鹅

虫、鸟皆无能飞者。其南冰山高数十丈，无树木，草生地坚韧如铁，人立其上不为屈。又有一岛名纽吉拟[18]，土人皆穿鼻，横木其中，两端嵌野猪牙，湾〔弯〕曲而上至两眼旁。行海中，于海底深十里〔？〕外漉出物事甚多。

予因语及多音比处见海中所得螺蚌之属数百种，有小如粟者。法尔格生曰："多音比处所得，皆浮之海面者。此所见皆漉之海底。"问所得何物，法尔格生曰："有一事亦所宜考求者：有一种石，易化石灰。西人以显微镜测之，盖皆小蚌结成，以此知开辟以前必系海地。今海中此种石已常有之，其洼深处形状且各别。其初螺蚌相结聚，尚有能蠢动者；再深则肉质皆化，所存小壳而已，然形质皆可辨；再深则形质亦渐化，然与石体犹有辨也；再深则与山石无异。益信开辟以前海陆之地互易为信而有徵也。"

由化石而论海陆之变迁

所见贝登泼爱尔，及林希（伯爵夫人）及勒色，并约枉过。

二十日　摩里邀晚饭，菜极精腆。所请内里，有览克里、勒尔登、瓦得斯三美之称。览克里住拉尔西岛，英人名之"拉尔西莲花"。画馆卡尔密升为览克里小像者三人，并张挂画馆，其名盛矣。旋赴兵部施密斯茶会，所见内里贝勒克立里（德国世爵夫人，陪同德太子妃来英国）、马克哈尔谛（与李湘甫有交谊〔谊〕，常通信来往）、晋尔威斯（曾为新加坡总督，近调赴金山总督，乞假回国。大率尚有商办事件，五六礼拜即回任）、赖得（香港管带水师提督，近受带〔代〕回国）、格林（曾任水师提督）。

英国美女

格林自云法国大会派有差使。问国家遣派乎，曰："管会大臣派令查考。"问派幾人？曰："凡事皆派人查考。如紬缎、磁器各国皆有之，为评定其等第，上者给赏，若宝星、银牌之属。"若〔问〕所查考何事？曰："考求各国所制造行海救生之方。"因问麦士尼所制汽枕何如？曰："此种约百数十事，然所救一人而已，不足尚。"问以救多人非船不行，亦有别方乎？曰："有。各船首为天桥以便瞭望，近人思得一方：天桥编木为之，而用消息安合，遇急可以取置水中，数十人附其上有馀。凡小舟遇风不能近岸，用火箭射至岸，引绳其中，可以缆船达岸。火箭着处无人为之接受，乃安三角碇箭端，而纳小炮弹三角碇中，火箭着地，三角碇亦同着地，小炮触机而发，则碇尖开张，可以钳入土中。即用以为系缆之碇，可以引绳而曳船泊岸。如此等处，并可考求其用法，以何为适宜，可以备水师之用。" 到博览会考察行海救生之法

哲尔威斯言：新金山英会与华民构怨，在魁音斯兰得[19]地方。澳大利亚凡分五部：东曰魁英斯兰得，曰维多里亚，曰纽苏士威尔士[20]；其中土曰苏士阿尔〔斯〕得里亚[21]，西曰苏士得尔恩阿斯得里亚[22]。英人于此设四总督。其西尚荒寂，居民无多。其兼理各部之总督，驻扎苏士阿斯得里亚。哲尔威斯即兼理各部总督也。自言此地华民素少，因魁音斯兰得与华民不相容，华民因多就中土种地开矿，极得其力，方相为招徕之。问："意欲于此设立领事，能否？"哲尔威斯言："就所居地言之，极盼华民之至，亦极喜设立领事，以资管束。惟魁音斯兰得方滋生事端，未知愿否。以理论， 澳洲总督谈华人在澳洲情形

既滋事端，尤须讲求所以管束之方，度亦无不愿者。”其言极切中情事。

李丹崖、姚彦嘉自巴黎回。接联春卿信，并递到李壬叔信。又寄赫德一信。

廿一日　古得门陪同至罗亚尔卡得密画馆一游，李丹崖、马格里二人随行。所张挂约一千六百馀幅，云送至之画收藏其佳者尚三千馀幅。西洋于画事考求至精，未易幾也。

晚赴柏金宫殿跳舞会，男女杂沓，连臂跳舞，而皆着朝服临之。西洋风俗，有万不可解者。自外宫门以达内厅，卫士植立，皆有常度，无搀越者。跳舞会动至达旦，嬉游之中，规矩仍自秩然。其诸太子及德国太子，皆与跳舞之列。以中国礼法论之，近于荒矣。而其风教实远胜中国，从未闻越礼犯常，正坐猜嫌计较之私实较少也。

跳舞达旦规矩秩然

其风教实远胜中国

廿二日　接上海三月初九日由法公司“北河”轮船递到七十一号包封，内总署咨文二件，一咨发回十二月初九日一摺，一咨驳北洋大臣议发给新加坡领事俸薪；合淝伯相一咨并同。外接黄泳清一信。

希登遣舍非尔来见，德国人，寓居伦敦，充当墨西哥领事，语钱法甚悉。言中国往时行用日恩巴尼牙洋元，其银矿实取之墨西哥。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墨西哥始自立国。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墨西哥始自置铸钱机器，即今中国所用之鹰洋也。墨西哥禁银不得私运出口，出口者重税之，惟洋元无禁。是以运银出口，皆运洋元。各国洋元皆得净银九成，和以铜、铅一成。英国收买其洋元尤多。所行之中

中国银洋多来自墨西哥

国者，皆由英商操之以居奇也。大率墨西哥以洋元贸易货物，视各国银价常廉。英人以此操中国利权，而权百货轻重以制其要会。中国甘心受役而不自为计，此真无如何也。往时日思巴尼牙铸造洋元有二厂：一在其国都马得里，一在巴西洛拉。墨西哥铸造亦有二厂：一在博托西[23]，一在立亚尔得尔满谛。西人语银钱所不能致者，动曰："便尽博托西亦无能为计。"以其地皆银矿，铸钱为尤盛也。

出拜类比尔、狄隆、哲尔威斯、沙逊及世爵温德敦。重为哲尔威斯探询新金山情形。言其地东西亘三千英里（合中国九千里），南北二千馀英里（合中国六七千里）。维多里亚一部最小，然已倍于英伦。总督所驻苏士阿尔得里亚，则已四倍法国疆域矣。其土人制皮为衣，已亦〔疑脱"有"字〕袭西洋衣服者，然日见稀少。性嗜酒，所饮火酒，多患渴死，禁之亦不从。是以其地旷土为多，西北尤荒芜。以均系外至，土著无幾人故也。 澳洲土人多饮火酒渴死

晚赴德使敏斯达茶会，并见德国大太子，其夫人即英国长公主也。

廿三日　发总署公文四件：一咨复应给新加坡领事俸薪；一咨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禀请总署核议收取出洋船牌费及出洋民商身格纸费；一请酌颁领事官文凭；一咨德使奏调参赞；合泖伯相公文二件（即咨总署第一第二两件）；札上海关道一件，饬补议归并文报局二条。外致褚心斋、唐景星二信，并廿二号家信。

《摩宁波斯》新报称："塔什干电报：高菲满言现兵二万、

大炮八十四尊，以守有馀，而不足以进攻。俄国已允添兵调拨。"《台来纽斯》新报称："孟买电报言：驻扎北京德国公使将谋回国，德国与中国和议将绝矣。"德、俄之交方固，而此二报所言乃若巧相凑拍。广东生贻误国家，至此已见一斑，为之怃然。

广东生贻误国家

往拜德国大太子及其夫人长公主。晚赴爱里斯邀饮，同席议绅敦兰得、世爵阿拉苇里拍额得（拍额得，姓也，阿拉苇里，其名也）、游击苇磊斯。拍额得，亦宦官也，日本扶桑船落成，曾一见之。苇磊斯言：伦敦四马车会于阿里克三台巴雷斯赌胜，车皆自御之，不用舆夫，亦巨观也。爱里斯陈所得银器，皆得之赛马会、赛牛会者。西洋赌局，皆寓实用。接赴罗特治（现充阿得门）、罗斯两处茶会。罗特治跳舞会，男妇填涌，衣冠诡异，兼备各国之制，杂以番服及北墨利加野人。有一女子冠锐头冠，高逾尺，询之则英国百馀年前遗制也。又有一女子高冠切云，为异色十馀叠，询之，法国主路易第四制为此冠式。各家皆制备此种衣服，以待会集。此所谓儿戏耳，然数百年冠服之制，及五方异俗，下及番苗衣冠形状，摹拟恍惚，亦可为览古及考察各土服制之一助。五色斑斓，光怪陆离，照耀一室，视诸茶会为殊观也。

化装舞会

廿四日　为西历五月廿五日，君主生辰也。宜摩尔为送两票，令往何思嘎尔治[24]观列队庆贺国旗（何斯，译言马也；嘎尔治，译言护卫）。与兵部衙门相连，犹汉之有卫尉也，统管禁兵，锉百里治公主之。至则上楼，由曲巷引

入一小院，其式若平台。男妇聚观者约百馀人。晤内里欢克夫。去年世爵欢克夫为演放洋枪会尚书，支帐为营，曾留饮其帐中，相与叙谈。其上为演武场，树旗其前，左右环以朱栏，凭栏观者千馀人。列队二千馀人，马队二百馀人。以千馀人环列为周陆，以止行者。相距数步，列队千人。左列音乐队，二百馀人，自为一方阵。马队排列其上，前亦设音乐队。已而开右角，而队势若箕张。铿百里治公、大太子及德国大太子及亲王世爵等马数十骑从右角入，队复合。因各按辔环行内队一周，及前树旗处，整辔立。音乐队方阵奏军乐，从左至右三周。一骑马者发号，内队千人忽散为十队，环音乐队三周。其列队前后相比，始合旋开。旋又令其开，则分为二队。其合并不能分人，洋枪皆负之背。惟前见一匹练上红下黑，所系之带如曳绳然，后列洋枪一行而已。马队亦马上音乐居前，后列二队，又析为四队（大率相间以一马退后。其分队甚速，而不见其整齐队伍之迹），亦环音乐三周，又各归队列侍。（十队方环行，忽转身直前，如蝍蛆之动，一转而全队已合矣。）又开右角两队，如张两箕。铿百里治公以下数十骑复由右角出，马步二队仍植立不动，移时始整队出。 近卫骑兵检阅

外部沙乃斯百里以君主生辰例有庆会，就其家举行，兼请德国大太子。凡各国头二等公使为一行，出使各国大臣为一行，朝官为一行，约五十人与宴。旋赴外务署茶会。是日专请公使，苦无能通语言者。约德在初、凤夔九至外务署相候，十点钟为期，乃逾十一点三刻始至。诸君之藐 外相家宴

玩竟至如此，广东生之罪，擢髮难数矣。

廿五日　礼拜。李丹崖出示禀复广东生稿。内里勒色与苐克生来谈。寄黎莼斋及赫德信。李湘甫见示刘和伯信，已于是日由柏灵赴巴黎，其言以为请假数日看大会。广东生因何而遣之行？必以乘隙一诣巴黎察看此间情形为计。以黎莼斋来此，问以柏灵事，不肯宣泄一语，且函告刘和伯，言以后更不语及公事，刘君因而有是行也。

刘锡鸿遣人至巴黎看博览会

廿六日　马庚希讲所游历阿非利加中土情形，约往贤真穆斯堂听讲。议绅喀夫为之主。以不能通知英语，请李丹崖、罗稷臣代往。其言云：阿非利加中土名苏丹，皆沙漠地。中有名沙赫拉[25]者，地势尤洼下，以机器测量之，较海面低至丈许；循西以达海口皆积沙，近海处沙更横起如巨防。因悟沙赫拉为故湖荡，必有河道西注于海，因海口为积沙所壅，水势无所泄，岁久遂至枯涸，其年代当在太古以前也。今当于苏丹境内开通河道，引海水以注之沙赫拉。沿河两岸得水为之灌输，可资种植。地气一加发泄，即皆沃饶之区也。其大利有三：使沙漠不生草木之地，树艺蕃腴，变为沃土，利一；引海水深入内地，舟航载运为便，沿利〔河？〕皆可通商，内地所出之货与外来之货交通贸易，利三〔二〕；因而以耶苏之教教化其民，一变其犷野之气，利三。又有嘎尔遂治大城，其形式与罗马同，今皆为沙漠，而城池砖石犹可辨。视其意，在倡导英人集资以开道〔通？〕河道，为勤远略之计也。是日听者不过数十人。议绅喀夫，则经手购定苏尔士新开河者也。

议引海水灌撒哈拉大沙漠

晚赴巴尔拉尔得、塞尔底斯两处茶会，晤世爵斯并尔色、内里斯弩诸人。歌者科尔里格林，数数见之，其语音转折不穷，斯可为利口也。

廿七日　阿什百里送烧猪一只，因邀李丹崖、罗稷臣及同事诸人宴叙。鼓得门为梁姬及英儿作小照，以西洋画非中土所及，数万里来此，欲藉以流示后人，不惮烦费为之。马庚西持俊星东信来见，盖法人之开设银行者，自云故英人也，以久寓法国，遂为法人。 为梁姬及英儿画像

晚赴斯博得斯武得茶会，所见议绅色尔缠铿尔卫，美髯似沙乃斯百里侯；内里摩尔登，住南洋久，能知中国庖厨之法；色尔六伟斯比尔，阿里克之女所许婚者也；达摩士，为英伦讲实学者，于电学尤精。因问阿里克以马庚西讲阿非利加之沙赫拉海可信否，阿里克言："是不可信。沙赫拉即属旧海，然必视今海面低至四丈以外，始能引水灌之，以非四丈以外不能行舟。且水气上浮，则积而为蒸湿，其患及于居民。马庚西以意拟之，并未一测量地势距海面丈尺究属何如，徒欲以虚言动听，是以地理会人皆驳斥之。"吾谓是日倩人往听讲，至者三十馀人而已，阿里克曰："是固宜然。地理会所不肯接应，亦必不能取信于人也。"

廿八日　接黎莼斋、刘和伯二信，叙述广东生近得总署信，属其尽心公事，勿以无稽之言萦绕于心，所以慰勉之者甚至。盖得总署章京信，知鄙人有参摺，以书申诉；而总署为加奖藉，以冀幸广东生专为无顾忌大言以折服德人也。诸公愦愦如此，尚复何望！ 总署曲意慰勉刘锡鸿

舍非尔为购《各国金银钱式图》巨册，欧罗巴各国俱备，然旧式为多。亚墨利加之开辟始于葡萄牙，西班牙次之，英人又次之，政教风俗一出于欧罗巴。即中墨利加六小国，钱法俱备。阿尔〔非〕利加仅得摩洛哥一国而已，而英、法诸属国，皆别为钱式行之。亚细亚一洲则波斯、日本、暹罗、安南四国，中国顾反无之。洋人以意拟为中国钱饼，而注其下云："中国并未使用金银钱，而用银以两计，故为之两式，以备一格。"久居西洋，始知中国人心不能自振发，而专为大言自欺，其源由于无耻。若广东生者，无耻之尤者也。

不自振发大言自欺是为无耻

廿九日　偕李丹崖、罗稷臣、姚彦嘉、李湘甫、德在初、张听帆及马格里同游格林里治学馆，先至严又陵寓所，方益堂、叶桐侯、何镜秋、林钟卿、萨鼎茗诸人并迎于途次。又陵出示测量机器数种，又薄铜圆片二事，一大一小。大者有边棱，嵌松香片其中。小者有柄，用相推荡。再以兽皮毛揩松香片，而用上小铜片贴其上，以一指按之，即持柄起铜片近下边分许，即发电气，云此为阳电。用指按之，以阴感阳，而后电生。乾电、湿电二者，皆有阴阳之分。

严复演示摩擦生电

又陵、益堂二人相陪至学馆。尚书为提督舍得威尔，总教习为赫尔斯，皆故相识者也。其甲必丹[26]（管事之称）丹毕尔总司学馆事，首出迎迓。舍得威尔、赫尔斯陪同游历各堂。算学教习罗登、格致学教习雷洛尔、机器教习桡、炮台教习拟敦、驾驶教习阿尔本、海图教习臧生，并又陵

格林里治海军学堂

诸人所从受学者。

学馆凡分四区。左上一区学堂。右上一区画像：历朝水师将领并悬像于此。最著名者义尔生[27]，与西班牙、法兰西前后百二十馀战，卒以伤殒。绘其战绩至十馀图。其下为饭堂，前通客厅及击球厅数所。右前为教堂，其下即击球厅也，中有甬道，伏地通行。左前为妙西因，数百年所造船式皆在其中：由夹板而铁皮，而轮船，而暗轮；由四五炮眼而炮〔？〕平面炮台，由拦炮墙而用活板，其船式具备。始为铁甲大船，驾炮百八十门，名"魁音"，则开长池蓄水，置船其中，实为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也。又诸积学深思，谋所以避炮弹及水雷之险，而又坚利足以冲敌船，铸铁为长蚌形，上为圆平顶而不受炮，下浅而不及水雷，其式亦多种，而并未制造。凡屋数重，皆船式也。

纳尔逊之战绩图

船舰模型

其地故为王宫。若尔治第二时与法人战，士卒受伤者多，乃置以为留养伤病将弁院。维多里亚即位数十年，无甚兵事。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改为教习水师学馆，岁费国用二万五千馀磅。所历学堂，仅数学及炮台、机器、格致四处而已。(严又陵等所受学者六处，馀皆不能详。如炮台学堂凡二处，其一处以教数学之深入者，又陵等亦尚未能入也。又有意大里及德国语言文字学堂。曾一过德国学堂，受学者亦十馀人。)舍得威尔邀至其家，瀹茗相款。行一二里，送至外栅门。

学堂历史

出学馆之后，右为制造机器小厂，左为收养各国水手病馆，盖承收养伤病之遗，别为一堂处之，乃推广为公病

馆。各国公使岁有捐款，亦皆以国家捐助为名。中国亦允岁给捐款二十磅。其左为教习水手学馆，凡一千五六百人，地势更较广。以日已就夕，不能往游。

严复为谈西洋学术

严又陵语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近习音明对数表。（意大里人洛布尔为对数之学，英人音明立表以明之，近言对数者皆用之为程式。）所谓对数者，以加对乘，以减对除，以折半对开平方，以加倍对自乘，所谓算法捷诀也。因论洋人推测，尤莫精于重学。英人纽登偶坐苹果树下，见苹果坠。初离树，坠稍迟；已而渐疾；距地五尺许，益疾。因悟地之吸力。自是言天文之学者尤主吸力。物愈大，吸力亦大。地中之吸力，推测家皆知之，而终不能言其理之所由。纽登常言："吾人学问，如拭〔拾〕螺蚌海滨，各就所见拭〔拾〕取之，满抱盈筐，尽吾力之所取携，而海中之螺蚌终无有尽时也。"中国墙壁欹侧，亦有键法治之，西洋则用缩力。凡物热则涨，冷则缩，而五金之属缩涨尤甚。盖其中皆微尘之聚也，而有动静之分。动斯热矣，热则其本质随之而涨。如铁，静质也，用手搓之，则微尘尘聚皆动，动则尘之聚者皆自离，动愈疾则离愈甚。是以凝质而可使化为流质，亦可使化为气。其静也，则复还其本质。如两墙向外欹，用铁杠爇使红，贯入外墙中，而键其两端。既冷而缩，其力自然弥满，莫之能拒。洋人于此测墙之欹处若干，用缩力若干，以为施杠加键轻重之準。吸力也，缩力也，皆重学之一隅也。惟水无涨缩之异。置水一盂中，寒气结而成冰，则反高出水上。凡物压之则缩，

牛顿见苹果落而悟地心吸力

物体受热则分子运动加剧

而水不缩。惟不缩也，故洋人尤善用水为压力。制铁为筒，左右各出一管，左围一寸，右围百寸。贮水其中令满，施键左寸管中，压至一寸，则右管之围百寸者即得百寸之压力。压力亦重学也。水性阴势，故冰皆上浮，一二尺以下无冰。其性尤与他物异。金铁之质坚矣，然金百镒与水百镒同入火炉中，金先化而水尚未沸〔？〕也。其传力、透力亦不如五金。如铁烧其一端，其一端亦同时并热，水则左端沸不及右端。玻璃之质明，水亦明也。日光透玻璃则气加热，隔以水则凉。是以洋人尤以水为用，亦天地之一奥秘也。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予极赏其言，属其以所见闻日记之。（凡光学、声学、热学、重学皆归格致学馆。所见传声机器数事，有传小声为大声者：用小木板一片，上用炭精二小具，长寸许，浸水银中。使水银入炭精，以松香胶合之，竖立木板上。又横贯炭精一具，用电线通之，向炭精作声，可以传语。其用传声机器转递，通入炭精，即小声可以化大。）晚赴舍尔盘茶会。

水压机之原理

极赏严复之言嘱其日记见闻

三十日　日本公使邀入万国公法会。其会尚书倭亥耕，为爱尔兰人。英国总办特威斯来见，参赞缠克安先期函告。是午，特威斯至，询知岁常以八月一会议，聚者二百馀人。其缘始不过五年，去岁在比利时之安都伯尔，前岁在德国之布里门，又前岁在荷兰之赫尔克。率于本年会议时定下年会议之所。今年在德国之弗兰弗尔得，期以八月二十日。其地近接法国，亦一都会也。大率会议必择古地之有名者，

万国公法会

又须商贾贸易繁盛处，以所议商务为多故也。以交涉各国，故无会堂，而各国亦自有办事处。会始于英国，故英国为总办事处。

公法会去年之讨论

略询去年会议情事：一、各国钱票宜通行，以便商贾。一、洋船遇险，向无定章。船主与货主应如何承认修补，以示公平。一、两国交战，例有禁货，枪炮火药是也，是以公会各国，皆不准接济。而其用之尤大处在煤，战船所需煤尤重，应并入禁货。一、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会议，两国交战，例得捕掳敌国商船。而准本国商船领票捕掳，是海盗也。因议：非战船不得捕掳，应禁止商船领票。近年俄、土交战时，欲违弃此约，宜重申前禁。凡此数条，均经各国核议。其船主、货主按成修补遇险船只，人尤以为便。

栗温黼商会约集多人至伦敦会议。本会所陈，事理而已，其由各国议行，本会亦不与闻也。其言多可听者。西洋考求政务，辄通各国言之，不分畛域。而其规模气象之阔大，尤务胥天下而示之平。近年创立各会，孜孜考论。如所知者：会议刑罚监牢，本年聚会于瑞典国斯德哥尔摩；会议信局章程，本年聚议于葡国立斯本。其会并创自近数年。岁一集议，数千里争往赴之。其议论并准刊刻，呈之各国政府与议绅会议。此西洋风气所以蒸蒸日上也。

考求政务不分畛域

晚赴马克类兰德、内里哈尔谛两处茶会。

是日闻广东省城三月初九日飓风，房屋倾毁九千馀所，大树拔折二百馀株，伤毙至万馀人。是夕复火，延烧七百馀户。

德国铁甲船三，由蒲克斯敦前赴地中海：一曰“葛罗色喀尔蒲斯得”，一曰“金尼克威良恩”，一曰“普鲁山”，前后相望。适遇一船迎前至，“金尼克威良恩”转舵以避之，适前冲“葛罗色喀尔蒲斯得”船身，立时沉覆，毙三百四十馀人。 德国船祸

议绅威干恩、马尔丁均以急症毙于议院。马尔丁本患心疾。医士白拉底，亦议绅也，诊其脉，以为心气已微，宜静养。是日在议院，神色忽变，白拉底复诊之，脉息已绝矣。自云，“枕头处宜稍加高。”语未终而卒。

三事并见是日新报。印度部尚书哈尔谛同赴茶会，为言：“今日所闻诸事，抑何惨也。”

马克类兰得见示瑞士所制孔雀开屏玩具，长约尺许。发其机，则自徐行，数步辄一开屏，可至开屏十馀次。每开屏必一小立，左右顾，俨如生。 瑞士所制孔雀开屏玩具

注 释

〔1〕布阿得卜郎：Bois de Boulogne，布仑拟花园。

〔2〕华尔得尔：Voltaire，伏尔泰。

〔3〕乐苏：Rousseau，卢梭。

〔4〕雷立斉宫：Palais de l'Élysee，爱丽舍宫。

〔5〕德克碑：D'Aiguebelle (1831—1875)。

〔6〕倭伯亥：Opera，巴黎大剧院之名。

〔7〕巴罗喇马：Panorama，全景图。

〔8〕拉克得谛来央斐：L'Arc de Triomphe，凯旋门。

〔9〕桑山塞尔街：Les Champs-Élysées，爱丽舍田园大街，又作桑塞里色、桑山里色。

〔10〕勒森发里得：Les Invalides，荣军院。

〔11〕嘎尔谛那尔：Gare du Nord，车站名。

〔12〕广东生：郭氏对刘锡鸿的贬称。

〔13〕百兰弗尔得：Bradford，布雷德福。

〔14〕爱谛生：可能即Thomas Alva Fdish，爱迪生，于1877—1879年发明留声机。

〔15〕萌：此谓膜也。竹萌即竹茎中之薄膜。下文所云耳萌即人耳之鼓膜。

〔16〕贺伯尔特：Hobart，霍巴特。

〔17〕赫尔得：Heard，赫德岛。

〔18〕纽吉似：New Guinea，新几内亚。

〔19〕魁音斯兰得：Queensland，昆士兰。

〔20〕纽苏士威尔士：New South Wales，新南威尔士。

〔21〕苏士阿尔得里亚：South Australia，南澳大利亚。

〔22〕苏士得尔恩阿斯里亚：Western Australia，西澳大利亚。

〔23〕博托西：Potosi，波托西。

〔24〕何思嘎尔治：horse-guards，近卫骑兵。

〔25〕沙赫拉：Sahara Desert，撒哈拉大沙漠。

〔26〕甲必丹：captain，管事人。

〔27〕义尔生：Horatio Nelson，纳尔逊，卷二十作颉尔生，卷廿二作勒尔斯。

⑥⑪月㉗莉

卷二十

光绪四年五月

（光绪四年）五月初一日庚戌　布克什过谈，问："五百年前蒙古始主中国者何名？"曰："史传称其名曰忽必烈。"曰："信然。蒙古亦回教乎？"曰："蒙古至今犹尚佛教，不宗谟教也。"布克什曰："吾所疑者，成吉思、忽必理，皆回教中名号。蒙古佛教，何以用之？"曰："蒙古起漠北，先收西域诸部，以次并有印度。其时自玉门以西，皆回部也。自唐以来，西域诸部居内地者数十万人，并无回教之名。元兵入中国，回教始蔓衍于中土，西域诸部种类，靡然从之。是蒙古自始建国，所掌皆回部也。其用回人名号以为之尊称，亦习尚然也，未尝衍行回教也。"布克什自承元后。盖撒马儿罕[1]据有印度全土，其后别部莫卧尔[2]自立国，而回教始昌，布克什当为其后也。

讨论蒙古宗教

晚赴爱里斯之约，至意大利倭刺伯〔倭伯剌〕戏馆观剧，日本上野景範及费音及马格里凡六七人。

接上海七十二号包封(三月初八日发)，接李伯相一咨，咨上海道议复文报局事。

初二日　礼拜。李丹崖见示各官学生日记，多可采录者：

严宗光《沤舸纪经》

严复《沤舸纪经》

丹崖论扬子江沙线必在江海二流进出相值处而成。从前江之落不敌海之进，故沙线远入至金陵、丹徒等处。迨后海之进不敌江之落（以多汇流故)，则徙而稍出矣。今则江口愈缩，而沙线遂注二成于崇明、东沙左近。

英医撰《儒门医学》，言养生六大事：一曰光（与修炼家采取日精月华之说合)，二曰热，三曰空气（与养生家吐故纳新之说合)，四曰水，五曰运动（与导引家五禽戏之说合)，六曰饮食。

密思盘言："机器军械不难于佳，而难于佳而复廉。此安蒙士唐[3]所以胜克鹿卜也。"又言："五里治[4]所制船械皆非极佳，而英人安之不易，厂内机器重复更换，即所费不资〔赀〕也。所以讲求机器军械，当早计日后更张地。"

论兵船之发展趋势

又言："铁船费重、式赘而易毁，且近日炮弹、水雷与之两大，铁之胜木无多，徒形累重，不久各国将弃之。但得进力猛、速率大，又有得力炮位，较铁船更愈。"因论铁船之弊有七：一曰縻〔糜〕费，二曰易毁（木船可用三十馀年，铁船不过十二年，波斯穆斯厂监督亦云然)，三曰受弹较险，四曰易沉，五曰易覆，六曰难进，七曰铁船罗经易讹，远行最为费手。

又论炸药力："一时轰烈而转相炽发，亦分次第。宜晓二率理：有自烧率，有合烧率。何谓自烧率？譬如烧一黍药，其烧法亦是由外达裏。故其烧之快漫〔慢〕，恒视乎药之大小与其形式。如一黍之药，或圆形，或立方形，自较长方、扁方诸形面积小，面积小则烧率迟矣。武里治药厂屡经试验，凡药愈近球形者，则其烧率必迟，其明验也。何谓合烧率？药在炮膛中先燃者，必在炸丁之下，然后药焰四射，喷薄而出。而药焰之射，必由黍黍相倚之空隙中出。药黍大则空隙多，而药焰之穿快；药黍小则相倚过密，而药之穿以窒而迟。各体中，惟群圆相倚，空隙最多而匀。故圆黍火药合烧最速。此又合烧自烧之适相反处也。"

论火药之燃烧

李寿田《笔记》

李寿田之笔记

法国水师分为二等：曰已成师之船，曰未成师之船。已成师者日夕操演，军械备具，闻警即可赴敌。未成师者，帆机枪炮虽具，空其舟，分舣诸战口。有警，三日水手可集，无事则分派水手工作以省费。已成师者又分八等。曰铁甲船：大者十一，载炮十二尊至二十三尊不等，水手五百七十三人至七百二人不等，号马力八百匹至千匹；次者三，载炮六尊至十二尊不等，水手三百十三人至三百六十七人不等，号马力四百五十匹至五百匹。曰快船：其吨载轻，其行走疾，以掳敌船、追奔北者也，大者五，载炮十四尊至二十一尊不等，水手三百四十四至五百五十四不等，号马力五百八十匹至千八百匹；次者五，载炮六尊至十尊不等，水手百五十七人至二百六人不等，

号马力四百五十匹；小者七，载炮四尊至六尊不等，水手百二十九人至百五十四人不等，号马力二百三十匹至二百五十匹。曰通信船：涉海万里，无电信可通，用以代驿也；船凡十，载炮二尊至六尊不等，水手八十八人至百十四人不等，号马力百匹至四百五十匹。曰运饷船：以转运军需也；船凡十一，载炮二尊至六尊不等，水手五十四人至二百二十人不等，号马力百四十匹至四百三十匹。曰炮船：备调遣也；大者二，载炮四尊，水手七十七人，号马力六十匹至六十五匹。曰水雷船：以设水雷；船凡七，水手七人，号马力三十匹至二百匹。曰炮台船：以代炮台也；法以铁甲周卫，置炮其上，停泊海道扼要之地，以轰击阻扼敌船；船凡一，载炮十六尊，水手百九十人，号马力百二十匹。曰副战船：率皆小马力，以供奔走、助指臂者也；船凡二十六，载炮一尊至四尊不等，水手十七至七十七不等，号马力十匹至一百匹。未成师者：大铁甲船八，载炮十尊至二十一尊不等；次号铁甲船六，载炮十尊至十三尊不等；大快船四，载炮十四尊至三十四尊不等；次号快船五，载炮八尊至十三尊不等；小快船七，载炮四尊至六尊不等；通信船五，载炮二尊至四尊不等；运饷船六，载炮二尊至四尊不等；大炮船八，载炮载炮〔重二字〕或三尊或四尊；炮台船二，载炮四尊；副战船五，载炮二尊；所用之水手、所及之马力，皆有常度，俟临用时雇配。以上皆轮船也。又有未成师夹板船，大小约三十馀。

各种兵船

法国陆师约二百七十馀万，分为四等。曰战阵之师，

曰待调之师，曰留守之师，曰游戍之师。战阵之师约六十万，分十九营，每营得三万人；中马兵四千，炮兵二千，炮六十尊，五兵之士及营医、司电线等项千馀人。无事时分处诸部，日夕操演戒严，如待大敌。待调之师约六十馀〔脱“万”字〕，留守之师约百二十馀万，皆散处田里，时一操练者也。军前有死伤，则以待调者补之。国内有变故，则以留守者镇之。游戍之师二万人，以戍守各属部及西贡等处。（法例：二十一岁无贵贱皆置身行伍。富者输金三百元为军饷，操练一年而去。贫者相与拈阄，阄之最久者操练五年，少者一年，是谓战阵之士。限满后散满〔归〕田里，二岁一操练者，是谓待调留守之士。每操练，约二十八日。受职于国十年，不与。诸去职及诸教习杂职等，半途而去，虽曾受职，仍为战士。四十岁以上者免之。）

法国陆师及兵役制度

法国战船已成师者分为十一营，以五营分驻本国沿海战口，以六营分驻其国通商之地及其属埠。每营船数增减不常，视其地与时之需否酌量移派。其驻中国及日本海者：铁甲船一，中号快船一，次号炮船一，小炮船一。

法国分八十七省，二百七十七府，二千八百六十六县。三十〔万〕五千八百五十九乡。乡小者置一学馆，户口过万二千人置两学馆。学分男女。句读、书法、行文、算法入门、地舆志，并略涉往事。入学者自备膏火，月输公费。各省置学馆，所学勾股画法、格致学、代数学、化学，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者业之，亦自备膏火。国置学馆分为十二：曰格致算学，曰矿务，曰船机，曰枪炮，曰五兵学

法国之学校

堂（行营及开地道等事），曰建造学堂（造桥、建屋等事），曰教习学堂，曰政治学堂，曰水师学堂，曰陆营学堂，曰营医学堂，曰女学。凡学矿务、船机、枪炮、五兵、建造，必先入格致算法学堂以立之基。二年以后，各视其性情意向，分门专习一学。其入格致算法学堂，仍先考察其所业，已入门径能有成者，始听入学。入者岁输二百元。入女学者无输费，然必其父膺宝星之赏者而后可，重功臣之后也。所学弹琴倚曲，及泰西诸国语言文字。入他学者岁必输金，输金多少各视其所就，故惟富者而后能卒业。又有公学十八，匠首之学三，工作之学三。每公学又分为五等：格致、律例、医理、性理、章句也。尽人得入，无纳公费，无限时日。凡此皆官学也。其民学繁多，随事命名，与官学尤互相备。

法国练船凡五等，凡船八：水师兵官练船一，水师炮手练船一，水雷船水手练船一，传语旗水手练船一，水手练船三。

法国之司法

法国听讼分四等：攖小过者县刑厅理之；乡里犯法无涉于公者，府刑厅理之；触法网、干大禁，省刑厅理之；商贾相侵，商刑厅理之。屈于县、府刑厅，准再控於孤打伯[5]。孤打伯者，所以申理县、府刑厅之失也。共一十六处，分置诸省。不直于省刑厅者，准再控於孤加沙商[6]。孤加沙商者，平反天下疑狱之廷尉也，商刑厅则视其地商贾之多少而设，其司理者举於商；不刑人，曲者赎金。盖西俗重商，所以护之也。省刑厅司理别为二。有拈阄而得者，曰余斯海[7]。每岁聚国人之名，为撚丸而拈之，得百

四十四人。先以十二人充余斯海，断囚罪之有无者也；二十四人副之，以补疾病死亡。三月任满，馀者踵代。无俸禄，贫不能自食不与拈，撄法网者不与拈，已任其职不与拈。有除自执政者，曰如斯[8]，按律拟囚罪於已伏辜于余斯海之后者也。故其权分，其时促，无能枉法者。馀刑厅之司理，皆除于执政。 陪审制序

法国仕进之途二。应举而仕：韦布之士，一旦可致身青雲，文职是也。学优而仕：历试其能，量材器使，武职是也。应举之途又分为二：曰徵举，曰荐举。徵举者，徵于执政，绾印绶而无柄权，尚书牧守等是也；荐举者，荐于平民，操柄权而无印绶，议事院等是也。武职分为五：曰陆军，曰水师，曰制造，曰营医，曰五兵，其源皆出于学。入陆军学堂二年，受职为陆营兵官。入水师学堂二年、练船二年，受职为水师兵官。入格致算法二年、制造学堂二年，受职为制造船机军械人员。入营医学堂二年，受职为营医。入格致算法学堂二年、五兵学堂二年，受职为五兵人员。介於徵举、荐举，学优才赡，著作等身，朝野均荐之，博士是也。法国博士四十人，有穷一学者，有修国史者，名之最难得者也。 绾印绶与操权柄分开

法国地有赋，屋有赋，男丁有赋，门户、椅桌、狗马皆有赋。省设支应处，开发全部经费之所也。一省之费不敷，则量移他省以济之。一国之费不敷，则假贷于商以补之。商息四厘半，库藏实则归款。 法国之赋税

法国关税分为三等。日用之物，民生所不能缺者，其

税薄；粉饰铺排，及非衣食应有之需，其税厚。物之与国人争利者，其抽税与国内时价等，欲以绝其来也（如烟及脚毡之属）。

法国之制造业

法国制造分为四，有属水师者，船机、水雷、铁锚是也。制船机者五处，分布五战口。制铁锚者一处。有属陆营者，枪炮诸厂也。有属于商者，烟、自来火、叶子、火药是也。属水师、陆营，民得而为之，无害于公，且可备不时之需也。(民厂制造轮机者凡五处：曰马赛，曰亚武，曰安忒，曰苇士琐，曰科如素。马赛、武忒〔亚武〕濒海。安忒、苇士琐不濒海，故不制船机。惟科如素为民厂之冠，而亦不濒海。是以船机皆取之马赛、亚武。)

吴德章之《欧西日史》

吴德章《欧西日史》

久事船工，略知窾窍，因作《船身御幾何说略》：船浮水而扬风，欲速者必广其帆而狭其舟，然利得而害随之。船载炮而攻敌，欲胜者必精其炮而多其位，然胜见而失亦随之。是可以数测之，而为补救之法。帆受风而风力归于一处，名曰帆心。苟位置失所，其害见矣。故以幾何求帆积，以重学幾何求帆心也。船浮水者，方平稳而笨，圭锐利而险。其失者重心，因体尖而高过则也。故以画法幾何求船式，以水学幾何求船积，而以重学求重心也。舵为全船之枢，欲轻欲灵。轻则积不宜过，灵则度有恰宜。积过则笨，度过则害。故求积之外，则以水学求角度也。

谈船身幾何学

又云：全船之要，积在于重心，式在于旋心。帆有帆

之重心，舟有舟之重心。舟帆重心同在一线，则转帆也不行；过于分开，则转帆也必险。全舟之重心，过高则舟倾，过低则舟簸；失前者后病，失后者前失。旋心无形可见，有数可核，其关系甚于重心，则〔其〕部位则因式而异。故制土舟者，失法曰笨，得法曰安。制西舟者，得法曰利，失法曰害也。 重心旋心

西洋近制炮船，尽仿耳炮台式。凡设炮于战枰内者，炮口限于炮门，放度不逾九十度。放度既小，所发难于必中。耳炮台则于战枰舷之外另设一管，状如半月形，其放度可得半圆周之数，较之寻常炮度，直过其半。是一样设炮而事同功倍也。西洋近制铁胁船，尽仿重木舷式。盖舷胁相固，必借铁栓而后固。而铁栓之用，宜于固铁胁而不宜于浸海水。宜于固铁胁者，以铁与铁两质相同而不相克也。不宜于浸海水者，以海水养铁而生锈，无益而有害也。故特设重舷以全之，使内舷用铁栓而固于铁胁，外舷则用铜栓而旋于内舷。其不使之与铁胁相克者，即不使海水养而生锈也。 谈船体材料

制煤气之法：设砖房烧煤，使煤烟升于烟道。轻者浮为气，从烟道转入气室；重者凝为油，从筒底解脱。计每生煤百斤，提成净煤七十斤，乌油二十五斤，馀皆成煤气。惟烟过水而后清浊分，清浊分而后气、油可从而判。设烟道必有高低曲直，凡曲低之处，必贮净水以凝之，使轻者绕水而成净，浊者绕水而成滞。计凡四五转才成清净之气。然仍须有化学以摅之，乃可作火。因设灰炉于后，使煤气 制煤气之法

悉归于炉内，以便摅簸。摅簸既毕，驱入气室，是为洁净煤气。量气之法：以铁钟空悬于地窟，使煤气归于铁钟。钟之四旁，设有量气权，纪成磅数。气满则钟高，觇量气权知贮气之多少。气少则钟落，觇量气权知泄气之多少。由地窟凿洞以通城邑，凡购气作火，设筒以引之。于筒上设一量气表，月终一结，以量气表之纪数，折价值若干。(每法立方尺，值法钱二十孙丁；凡百孙丁值一法郎，斯为价廉工省矣。)

读马力之计算与测定

西洋以马力度机力，犹以斤两定权衡也。斤两有重力而无动作，机力则以重力而御动作，兼限时晷。盖动作有疾徐，而力因之亦异。以马力之能负重致远，故取以为名。一马之力，定以举七十五磅、限一分钟行一尺为率，取名为七十五磅尺。在厂用机器，皆以此数为率。其在船用机器，更或以二百五十磅尺为一匹，或以二百磅尺为一匹。自七十五磅起，至四百五十磅止，皆可命为一匹。故购机关〔器〕者，当叩其底实若干磅尺，犹之贸易者必商定何等权衡也。匹数已定，尚有不足凭者。盖量度之法，或于汽鼓受汽之处定马力，或于转轮背之上定马力，间有度于击水轮上者。去汽鼓愈远则力愈杀，故所度之马力较强于汽鼓所定也。惟近尚者则皆定于汽鼓，实为至正。其价值，轮机小者每匹较昂，大者亦然。介在定率六、七、八、九百匹者，当同治年间每匹约售六十员〔元〕。近以稍昂，大率不逾七十员〔元〕。

都郎[9]为法国水师第一战口，法人尤以都郎船政为

最胜。分官船政为三：曰“板海洋”，专事制船；曰“家士底倭，专事制械；曰“亚哥埃士”，兼船机而合笼之以成战舰。其外铸厂、铜厂、打铁厂、模厂、帆缆厂、转轮厂、桅厂、舢板厂，所以备一船之用者，布置无不尽善，工作亦无不尽美。

讲授船身绘事，其法，为三面：一曰直面，一曰横面，一曰平面。直面者，循船身之长，中分为两。绘其一旁，划以为六，与龙骨中平行。以红色绘曲线六，以象直向之式。横面者，横截船身为二，皆与中框平行。绘墨曲线二十，以象横向之式。平面者，将船身平割为十，与浮水线平行。其在浮水线之下者，均名为水线，以蓝色绘曲线十。其在浮水线之上者，名为平向切线，以墨色绘曲线三四，皆以象平向之式。其在直面为面〔曲〕线者，在平、横二面为直线，因其与龙骨中平行故也。其在横面为曲线者，在平、直二面为直线，因其与中框平行故也。其在平面为曲线者，在横、直二面为直线，因其与浮水线平行故也。先于横面图作一中框，求其入水面积；次于平面图中作一浮水线，求其面积；嗣求船身吃水体积。必得其数与题命者差合，始行全绘三面。其线交相切割，一面错则面面俱错。故必互相参改，必三面无一线之差，然后法成图就。 三面画法

商船尾可圆可尖可方，惟取其便。至战船则可圆可尖而不可方；以尾方者，当安置炮位，最为碍用。因炮度贵用圆径，方径则限于角度，右攻者不能左，左攻者不能右。昔后〔时?〕制造家多用方式，后皆验改。

船体结构 西洋论船分为二段。入水内者曰体，现水上者〔脱“曰貌”二字〕。水浸所及、体貌交界之处曰水线。何为体？舟之要害也，利钝良窳皆关之。何为貌？舟之壮观也，利钝良窳不与焉。故貌可以任意增饰，体须推算周慎也。体之下有脊，曰龙骨。龙骨之旁有胁骨，曰框，亦曰船胁。框之外掩以板，曰舭。龙骨竟舟之长，曲其前；竟舟之高，平其后，受柱之立。前柱曰“鬥鯨”，后柱曰“车柱”。车柱有二，间立如峡者，曰车框，以中容击水之轮也，舵即在其后。此体之部也。鬥鯨尽舟之高，船胁亦同。其掩舭与体同，其饰绘与体异。体之舭掩以钢板，取其坚也。貌之舭饰以丹青，美其观也。炮门开设上层舭盘下，军装盒则置其上，周围如堵。此貌之部也。舟之内夹船胁使牢于龙骨者，曰内龙骨，长亦竟舟。离龙骨尺许，拦以三厚板，防船胁之前后者，曰三排牵。防其外弛也，外束以带，曰排牵。防其内压也，内撑以梁，曰战枰梁。战枰者，船上之枰地，铺平板于梁上也。梁以撑胁，并以托枰，一器两用。枰地不仅一层：上曰上战枰，下曰下战枰。其有三层者，则由上而下，曰一，曰二，曰三。此船内之部也。战枰之上立桅，桅基于龙骨。横于桅以张帆者，曰杆。一舟不止一桅，一桅不止一杆。桅有二节，曰上节，曰下节。杆之名亦然。帆之名亦因之。此帆樯之部也。

船台制法 讲授各种船台制法：以船台为船身之基座，其要在坚且固。船之下水，不关于重心失所，旋心失宜，而关于台之低昂欹度。其要在测量度数不容毫髮参差。度数定后，

测以量水秤。秤每挡之高下曲直，或砌以石，或砌以木。地力实者宜用石座，以取经久。地力虚者宜用木座，以取不时改变。

西洋造船尤重桦木。出山未久，其浆不乾，即其质不纯。应贮之储材沼，或四五年，或二三年。出而置诸储材厂，以除湿气，数月后才用之。储材沼浸以淡、盐参半之水。专浸淡水，则浆不能解脱；专浸盐水，浆虽解脱而蛀窳亦随之。

斩学[10]为制铁船、制机器所必用之学，其理甚微，合微分、积分、重学而成之。当探究妙旨，方可以称制造。西国凡制铁件，皆用此学。以斩学能测铁质之虚实，及能测压、拉、卷诸力。 材料力学

法国水师五口：都郎为首，槎浦次之，薄海斯代又次之，罗海行、蒣士豪又次之。

梁炳年《西游日录》 梁炳年之《西游日录》

法国十九军，一军出戍，其十八军分置各部。军三万二千人，以一帅统之。军为三营或四营，营置一将。营为四标，标置一尉。标为八队，队置一长。凡标，马兵二队，步兵六队，队二百人。水师五镇，镇置提督一员、总兵二员、巡按一员；各设制造船机军械厂，厂置提调一员、稽查一员、一等总监工二员至四员、二等总监工四员至五员、一二等副监工十二员至二十员、试用总监工三四员至十馀员。通计五镇水师，官七千，水手五万。水陆员弁皆由学堂起家（水陆师学堂，一在追埃失，一在汕斯），历任十五

年准退休，食半俸；二十五年，食全俸。

铁路原始　汽轮车创始英国。其先用木条为轨，驾马行。后改木轨为铸铁轨(乾隆中叶)。后验铸铁轨易折，又改打铁轨(嘉庆中叶)，然犹用马力也。越数年，总监工得非谛制汤汽机代马力，其时仅用直轨，不能曲行。道光四年，法人亚奴阿仿制，创为曲轨。讫道光二十三年其法始备。

轮船原始　轮船创始法国。其初有美利加人与法人巴枰立约创轮船，巴枰卒先成。其法用汽力推机使推桨。康熙四十八年，法人钽牵更桨以轮。乾隆十七年，法人果谛埃照前式小变。后十二年，伯喜埃为之折中，演于森尔江。又二年，舒化伊又为之折中，演于杜伯江。又三年，又演于沙潢江。嘉庆九年，拿破仑第一始令制驶出海。其后，嘉庆二十二年，英人始求得其法仿制。

铁船创始英国。嘉庆九年。英人始为之。道光初配以轮机，十八年始用为商船，二十二年始用为战船。法人亦仿为之。铁甲船创始法国。道光二十八年，法人轴斐伊出图更制，附甲以木，而制始备。

蒸汽机原始　明崇祯间，法人钽果验汤汽有力，遂以运器。越数年，都尼巴邦创轮机，配汽鼓、汽饼以承汽。康熙四十六年，水师官沙非伊添置冷水柜，于是得凝汽法。康熙五十三年，铁厂监工都放希求天气度，折中而为开矿机，因名之曰天气机，于是得脱气法。越数年，轮机监工滑得[11]引馀汽使双

瓦特与斯蒂文森　推，于是得复汽法。滑得之后，已经数改。至时得番生[12]，制汽鼍湾[弯]斡节进汽而用其涨力，于是法始大备。今汽

罨湾〔弯〕斡名曰“时得番生”者，志创始也。

西洋初以拓影镜传书。其法按程筑台，立拓影镜三面，欲传书，则一程开镜，置书其旁；一程登台，照以千里镜。其用迟钝，且不能及远。乾隆三十三年，瑞士化学士□沙所以电能及物，其气行远且速，制为电气机，未成。乾隆四十七年日耳曼人、五十一年西班牙人亦皆试制，未成。道光二年、法士阜牌、巴卑尼复试制，亦未成。道光十二年，日耳曼人只兰制成，在汕伯得什勃开演，可用。惟机尚小，仍不能及远。道光二十年，英人勿揆亚什唐、美人莫阿士、日耳曼人什弹埃皆制大机，乃始盛行。 通讯技术原始

〔按：以上采录官学生日记。〕

四人中，尤以吴德章向学为笃。自叙从洋人迈达受学，心得倍于曩昔：“闽厂数年，粗明格致算法，未睹厥奥也。验之施用，已属效不胜收。其微积编、新〔圻〕学、重学、运动诸法，皆素所未读，并得逐一推考，澈委知源，相与问难知新，视在闽时，不止事半功倍。”观此，足徵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 出洋就学为益多也

初三日　是日贤真穆里斯宫殿朝会。机器会尚书毕得门邀往锶新登博物院茶会（会名希威恩吉尼斯，创此会五十年）。所开会两路直厅，即印度博物院也。凡印度所制锦绣、毡毯、丝、布、磁器，及衣冠、帷幕，及所出丝、棉、果、木、豆、米、药品，及鸟、兽、虫、鱼，罗列逾万种。于旧设之外，亦颇以新近所得陈列其旁。而所在陈列机器新制，为此会之本务。 印度展览会

开煤机器

所见者开煤机器一具，横列六凿，用机轮转之。一凿可深入六尺，横三尺。据云："矿产深厚，利用此种机器出煤较易，矿产薄则无需此也。"海行传语灯二具。海船相值，举旗传语，大率二十六字母编为成式，可一望知之。夜则以灯，以开合疾徐为节，而引气以助火光，各种灯油皆可用。

信号灯

其法範铜为灯具，而空其中心以纳气。环中心为圆抱而又空其外，又环为池贮油，圆抱中纳棉，而为曲管以引油。燃火具其下，令烟满下空处，徐从圆抱中透出，护火光上升，则灯愈明而焰不外散。传闻机器数具，各为新制，而理皆同，皆以声发声也。又有以声发光者，亦用传声盒，下通电气，而悬方铁盒暗处，若挂钟然。中有轮转运，得声则发光。又因声之高下疾徐，而光转变不穷。疾则成圆轮，以次或为小瓣如菊，或成八瓣，或六瓣，或五瓣四瓣。询所创造，则英人珥得门也。陈此器者拉得，亦精于电学。因问："此戏具耳，未知亦有济实用否？"拉得言："珥得门凭空悟出，正若小儿初生，未知其用安在，窃度终必有大用。"所晤拉毕尔（承造吴淞铁路）、安頡生（占宜斯新报局）、谛克生（著书论旧金山事）、达摩生（满吉斯得阿得门）、罗尔曼乐颉尔（精于光学，约次日茶会）。

接上海七十三号包封（三月十八日发），内总署咨文报事及曾沅甫信，及家信三号、志城信二号，并三月初八日发。

初四日　赴世爵赫萨里音乐会、乐颉尔茶会、马克类兰得跳舞会。以在乐颉尔处看光学过晚，不复能往马克类

处。

西人测光用三角玻璃，析光为三色：红、绿、蓝。嵌小三角琉璃于铜管中，映灯照之，三色适匀。别用小玻璃管贮药水其中，阑之灯前，有食绿光者则绿色隐，食红光者则红色隐。其制药水皆用化学。用白水照之，则见黑丝两道。乐颉尔云："水中自有黑丝，微渺不可见，映灯乃见耳。"又以透孔铜匙盛盐，灯上烧之，则三角玻璃上见黄线一道。杂引他物烧之，则色时变。询之，皆五金之属研为末：曰贝尔里恩[13]，曰斯得圞西恩[14]，并作黑色。曰卡尔西恩，白色，杂炭气而成石灰者也。盐中亦杂此质，曰琐的恩[15]。又以稍长铜管嵌三角玻璃，而其管端作斜曲势收光。影镜反照之，从三角玻璃内映出案头陈设，皆具五色。案设各图，有画月中山势者，为纽洼尔；有画半月形者，为色尔茀尔得(其子亦同与茶会)。乐颉尔亦自照日中各线图，云："以三角玻璃照出五金异色，即可测日星中所有。近测日中诸物皆备，惟无养气。"问何故，曰："想系面有薄壳，纳养气其中。诸星之属，由日中养气并出结成，是以养气无有存者。"又云："日中现黑点则天下熟，点多则雨多。此二年印度、中国大旱，日中黑点退尽。前四十三年亦有此徵。"逆数之，则乙未年也，中国南方实旱。是二说者，予亦未敢深信云。

三棱镜

光谱实验

以光谱法研究太阳

太阳黑子影响气候

初五日　邀李丹崖、罗稷臣、姚彦嘉、李湘甫、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及马格里为端午之会。会鼓得门为梁氏作小照，因留晚饭。赴贝拉及沙乃斯百里两处

茶会，晤非尔勒尔（随大太子赴印度）、孟塔勾末里（曾任印度总督）、纽尔三君就谈，并久住印度者。

评曾李左之用人

与丹崖言：同治中兴之业成于楚人，而自当时诸公各以战功致通显，后遂无继者。合淝伯国陶成皖才，远驾楚人而上之。所设机器局，皖人掌其事，于军械、机器多所考求，是以皖才日盛，而楚才日以泯灭。曾文正气量远大，其幕府多文学，而无一楚人，各局乃有之；以楚人办事结实可靠，而文学之选固不逮江浙也。曾文正固一出之以公心。左季高则且以能屈抑楚人自表其公，而反私矣：私其一身之声名，而利不及人。

左宗棠压抑刘锦棠

如刘毅斋战功卓著，凡克一城、复一堡，叙战功，皆刘为冠。而自初承其季父刘松山一军，即以道员接统；历七八年，荡平全甘回乱，移师出关，先复乌鲁木齐，而南八城以次克复，始终以道员领军，不晋一阶。至克复喀什噶尔，始请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而以边才求之吕庭芷、吴清卿诸君，一意阻遏刘毅斋之功，使不得自显，尤所不达其意者也。

初六日　阅巴黎新报，叙英故相勒色之卒，云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勒色年二十一岁，举为议绅，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为宰相。是勒色为宰相时年已七十，距今三十七年，满百而又加七矣。去夏曾一见勒色，云已八十五（大约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为议绅，年二十八岁），耳目尚聪明，而不能行动。闻其病，尚遣人视之，未闻其为百龄外人也。

德皇遇刺

又载德皇初二日为刺客枪伤，自头面以下嵌入肌肤者三十八铅丸；幸丸小，未中要害。德皇年八十，屡被行刺

而无戒心，至是竟伤面颊，及腕、腿皆有伤。多至三十六〔八?〕铅丸，恐亦未确。（顷柏灵新报言德皇左臂受伤七处，右臂二十处，背六处，面项八处，实四十一处之多。枪内皆小铅子及铁钉。）云其刺客，前后皆撒克桑人。现获者名罗尔林，先二日至柏林，语其主人妇曰："日内当有人谋害德皇。"主人妇曰："此有何益？德皇死，其子继位，于刺者何有？"罗尔林曰："继位又刺之，十馀刺而其种类尽矣。"主人妇亦不度行刺者之即为罗尔林也。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等威无辨，刑罚尤轻。其君屡遭刺击而未尝一惩办，亦并不议及防豫之方，殆亦非所以立教也， 西洋立国民气为强

瞻伯尔之女配定婚满达究，约至礼拜堂送亲（堂名森麦里）。集者数十人，男女各有知交五六人陪伴。女皆择美者，服饰如一。教师出堂诵经，男女及陪伴者皆跪。因次第问男女相爱乎？互相照顾乎？事相助、病相恤乎？得失利病能相终乎？各如其言应之。则令男出一戒指呈视，教师持女手，令男约其左指。复上堂诵经，男女亦随上跪听。既毕，入一小阁，贺客皆从入。出一巨册，书男女名姓生年其上，客至者皆与署押，凡二册。询之，一存教堂，一上之国家，以知人数。凡男女生，皆至教堂挂名，嫁娶则书名，埋葬各就所书名之教堂。是以男妇生没，无一爽者。客至者，男常衣，女则冠服，皆尚白。署押毕，始相与执手为贺。 教堂婚礼

赴赀士米、嘎尔得尔两处茶会。嘎尔得尔，女士之以

女士通晓中国文理

学问名者，每茶会，邀集知名士谈学问。兼通中国文理，尝言及见中国《大清律例》，义深词美，叹为尽善。以须赴柏金宫殿音乐会，遣德在初，张听帆二人代往。

偕凤夔九及马格理前赴柏金宫殿，会者千馀人，男妇皆设座：各国公使右上，宫官左上，国戚居中，设曲围坐，其馀百官议绅面上坐者千数百位。凡为音乐十三阕，男妇叠歌或和歌。琴台设坐，亦三百馀人。

罗臻禄之《西行课纪》

初七日　李丹崖补交到罗臻禄《西行课纪》、杨廉臣《日记》，及黄建勋所开在船情形，云在洋遇敌交战，及停泊港内防破水雷，及操帆、枪炮之法，确是有益。而罗臻禄《西行课纪》尚有可采者，言：

兵役三等

法国新令，凡男子冠，供役二十年。二十年之役分为三等：编伍五年，听调四年，候差十一年。编伍者，示期聚众，签名分派。如需补兵额千名，通饬各部，聚其部民年二十者于各郡署，置签如聚民之数，而于其中标号，由第一至一千数。签得者为编伍，差操五年。馀为附伍，供操一年。听调者，编伍、附伍之后，以四年为期。遇有征调，竟一日之力齐集赴敌。候差者，听调四年限满之后，以十一年为期，遇有戎事，以供差使，间亦充额备战。听调、候差二役，以满二十年为期，无得免者。编伍之役，准听自陈。改就附伍，由官酌其准否，准者纳钞三百元以代力役。孤寡免之，羸病者营医察视免之，皆不入兵籍。

俾斯麦炉

卑士买钢炉之制，在于运风行火，使其热力增至二十〔千〕度。以钢质最难分化，配合之功，全关火候。凡制钢，

以净铁（即熟铁）与铸铁（即生铁）合成，约含炭质千分之五。净铁无炭质，铸铁含炭质百分之五。以净铁九分合铸铁含炭质者一分，得炭质千分之五即成钢也。惟火候甚难，过则炭质化，不及则炭质不匀。故必先倾少许，焠水拗断，以验其点砂。或加火候，或加炭质，使恰如其所欲用之质。

马丁炉之制，蓄火力使极烈，足以熔极坚之钢铁。方炉砖砌，引煤气与天气合而着火。炉之两旁，各开火道，互相络通。外置活门，可以开合使左右。由左而右，则左为引煤通气之道，右为出火通烟之道，而钢件位于其中；由右而左则反是。历时稍久，左右二道之热度不同，其引煤通气之道自较冷于出火通烟者。因天气入，吹之使寒；火气过，燠之使暖也。故必约时二刻开合其左右火道之活门，使其由左而右者改为由右而左，以相调换。则天气之入，必过燠暖之火道，与煤气合，其热度自倍甚也。 马丁炉

凝质化而为流，流质化而为气，西人谓之过质。昔时格致未精，故有不熔之坚质（如金钢钻）、不凝之气质（如轻、养气），近皆知其不然（凝轻、养各气之法：冷至冰度下二百二十度、天气压力增至三百六十倍），但视其冷热之度能胜其过质之度，天下无不熔不凝之质也。炉火之力热至二千八百度，即砖泥炉壁亦难支，故有火砖之制（西人以其能支火，名之曰火砖），配用麻石、沙、火泥（泥之色灰，含熔质少者），约麻石九十五分、火泥三分、沙二分。麻石最为支火，煅而用之；然质松脱，不加泥，无以粘贴成块。沙则取其透气不爆。寻常泥砖不宜于烈火之炉，火 物质三态 耐火砖

砖又不宜于常火之炉。以火砖之松，着指可解，砌为烈火之炉，则借火力熔粘而反固；砌为常火之炉，火力不足以熔粘，未有不粉散也。是以卑士买及炼矿等炉，虽为烈烘，其火砖配料尚不过六分之麻石、四分之火泥，则常炉更不需此矣。铁钢为制造之根，泥砖又为炼钢之原，不可忽也。

法国三海相环：东南地中海，西大洋海，西北芒渚海[16]。马赛为地中海巨口，大洋海口曰波多[17]，芒渚海口曰哑乌[18]。兵口五：南曰渡郎；北曰槎浦；西曰柏埃士，曰虏利杭，曰荷是萧阿（与吴德士〔章〕所记文字全异。以音为文，人人互异也）。其次曰阴台，曰和愈英，曰泥武埃，曰初沙特，亦兵口也。

民设学塾

法例：邑居民五百以上即置男女学塾，责民设，不加考察，不给经费。各部艺事，民设而官监之。学部总司学务，有纠察、宣令二司。纠察十九员，分纠各部学务之勤拙，与教习、监学之能否。宣令司十六员，传部令加以赏罚。每年入民塾者四百万人，入艺学者十五万人。

塞纳厂制造铁船钉栓炉，为方尺铁框，高如之，内垩泥以受炭，下开口以通风，四旁满凿圆孔，大容钉栓之径。截扭铁圆条，长如应用钉栓之尺寸，排插孔内。风行火烈，后插甫毕，前插已红，次第抽换，周行不息。斯炉之制有三善：合铁、垩泥而成之，制易修便，一；大仅逾尺，用逾十炉，炭省工速，二；铁件次第入炉，按孔抽换，火候均匀，三也。其机之制，酷肖气锤，惟用盘轮，不以汤气。以螺杆使升降，镶钉栓之模于杆末，开圆範于砧上。铁条

模压法

火红，出炉直插砧範上内，运螺杆使下压，圆方六角，随模立成。一人之工，一炉之火，所成者日数千计。

验船落水速力之机，即算学家圆柱直旋、重物下坠、相画而成抛曲线之理者。柱高逾丈，径逾尺，置诸船台之右。柱末嵌一轮，结绳于上。引绳系船，船动，则轮转而柱旋矣。柱旁镶一小轮，轮边悬一铅坠，坠末衔一铅笔，柱上蒙以白纸。柱旋时，放小轮上之铅坠直下，坠末之铅笔画于柱上纸面而成痕。柱旋疾则痕斜，缓则直；其旋之缓急，即船赴水之迟速也。按例推算曲线之度数，即知船之速力大小。较以重心、斜度，预算之速力能合与否，或绌或盈，后来知所增损。凡船下水，间有速力不敌阻力者。西人于此测其迟速之力，以知其由，亦留心敉敝之一端也。 检验船只下水速力

〔《西行课纪》终〕

晚赴意大里公使茶会，便过斯塔立特尔。新设日本店集日本新旧铜器数千事，间以漆器，其制绝精。房屋亦仿日本式为之，所设几榻皆日本物，亦西人喜奇之一端也。

初八日　偕马格里诣外部，录送总署咨会通商四款，并出原文令马格里宣诵。沙乃斯百里引手承接云："我自诵之"。因出抄件交付。沙乃斯百里诵毕，云："看此文，原系为德国换约事立论，似与本国无干。然其大端实关系各国，仍须各国公同定议。应否具文回复，尚须缓商。"予谓："此件正为德国换约添设多款，应将大致情形通告各国。中国但愿一切依照通商条约办理，并无他意。"沙乃斯百里言："此抄件应请存留，俾与各部大臣商议。应作何办理之法， 面见外相呈递照会

亦须各部大臣公同酌定。”予谓：“中国先求申论其理，以备各国省览。如能示一回信，尤所感荷。”沙乃斯应诺，遂退。

访医院见名医多人

弗娄尔约游科里治阿甫色尔占斯，犹中国之太医院也。设两尚书：一主内科，曰贝尼得；一主外科，曰柏尔克得。设有考求医学之妙西因，弗娄尔实掌之。并召集各名医为茶会，所见魁英、何尔庚，并著名老医士（数十年前已著书行世，马格理初学医即读其书），威勒士（即捐资运埃及古碑者）、希满（为司荓色尔威尔士总办，即上议院前之大病房也），外则多音比、斯梅尔斯（始识弗娄尔于多音比宅）。

不同人种之头骨

其妙西因缘始，由名医亨得[19]（刻有石像在院）积数十年心力，徵求考验，临卒以输之太医院。嗣是岁有增益，凡数万品。大如象、鲸，小如蚊蚋，皆收贮其皮骨。人身全骨至数十具，髑髅首骨千馀，各国种类皆有标记。西洋各国与中土脑壳皆圆满，西洋深目，目框骨皆倾下，中土圆平，可以辨知之。其亚美利加、阿非利加两地番民脑壳皆小而削。北亚美利加有自少束其头令扁，或束为长头，令其头后出如瓜。至有束之疾，破其脑骨以死者。皆穷测其所以然，收其骨为验。其五脏肠胃及周身筋络，则用玻璃瓶蓄水贮之。受胎自半月渐积至成人，及怪胎（或一身二首，或两胎而胸背相连，或二胎三胎相纠结，及不具人形者，遇有小产及怪胎，悉取而收贮之），以次陈列至数十具。最奇者，一长人骨，约九尺许，取置之地，仅各及其肘而已。其人有名姓里居，及生前所着履，亦置其旁。一

短人骨，以指测之，约一尺二三寸，似初生胎之最小者，而满口齿俱全。其诸鸟兽虫鱼，巨细皆备。凡分四院，覆以玻璃。骨大者置院中。鲸鱼有长至二十丈者。其一院专储异兽骨，得之土中，为世所无。亦有巨鸟，五爪长尺许，胫骨如象而无翼，云皆出洪荒以前也。

人与鸟兽四肢骨骼皆相似

院四周为四层楼，皆为巨厨倚壁。前置长案，罗列玻璃盒以贮诸小品。蒂娄尔取人手足指骨及诸鸟骨兽骨，下至虫鱼，以观其用，其理皆同。盖自腕骨歧分为五，亦各分五节，与鸟足无异。兽迹〔趾〕或五或三，或二或一，而胫骨之上，亦常有五小骨相倚；而其下并合为一，是以其行疾而远。鱼翅之小骨相比，亦与人手足同。其五脏之分，惟人心与鸟兽之心中房不同。人心为四房，以灌输周身血脉。始纳血于右管，盖饮食之精液，色尤清也。沉而入下房为血。而后递激而出于左管，以达于肺。又吸而入其下房，乃始绕行以达于周身，而散为脉。鸟兽之心二房，鱼则一房而已。鹿骨十馀具，其角百馀。其一具得之圆明园，为阿里克送入太医院者。蒂娄尔云："鹿角歼枝皆前向，独此后向，为鹿中异品。"象牙成螺旋者数具，云此象齿之病也。指示之，其内皆朽。盖齿内方有腐蛀，则生力弱。外方生力强，其长常倍。腐蛀者力不能逮也，而牵掣其生长之机，因之旋折相就。沙鱼鬐左出。蒂娄尔得沙鱼头嘴数十，剖视之，其右皆暗藏一鬐，雌者左右鬐皆暗藏。南亚美利加得一左右鬐并具者，此创见者。又有刀鱼者，长嘴，长锐如刀，见巨舟以嘴冲之，能穿分许铁甲，入木

鹿角得自圆明园

五寸许，其力不能拔出，必自折其嘴。洋舟受创，以为礁石也。验之，知为刀鱼嘴所冲击，亦辄挖其受伤处存贮为验。

其馀海中螺蚌，及石华、海草之属数百品。然皆含动物之性：或由虫化，或其草复化虫，及草品中之能食息者。如瑚珊〔珊瑚〕，石也，西人谓皆虫质粘合结成。其始结也，黑白相间，已而为纯白，已而为黯红色。始结时，虫质尤可辨也。其诸奇形诡状，不可殚述。又有虫草合者：上形如土狗，无足；其下有柄，含白鬣数十茎，长尺许，坚白如马鬣。弗娄尔云："其鬣非草质，亦非生物之质，盖火石之属也。"又有穿地鼠，长可三寸，背负坚介，当首处锐，其下为浅白。鼠无尾，而上介直下，如藤牌蔽其后。去介，又有硬骨圆如上介含其内。弗娄尔云："锐首以利穿土；恐人之袭其后也，为圆壳护之，而又坚能拒物。"亦天地生物之奇理也。

各种动物标本

人齿及人耳标本

凡齿皆有根，而小儿换齿无跟〔根〕。由内齿与之相抵，日磨月烁，以销其跟〔根〕，而齿自脱，内齿乃相踵而出。亦辄析小儿齿跟〔根〕验之。耳内之发声者，有细膜相遮护，下至虫豸皆然，悉取而陈列之，或小如粟。而人耳症或虚或实，皆割存之，以辨证其理，凡八百馀具。

陈列皆带研究性质

所陈设与铿新敦妙西因同，而其意旨稍别。铿新敦各处在侈陈美观，以资考证而已。此处则主于辨证异同，循求脉络，以推究其所以然，而悟人身骨节血脉之相为维系灌输，所以为医学之源也。凡治医者，岁必于此试之。必

得高第，授以文凭，乃始听令行医。

又有爱敦百里人名立斯得[20]者，医学尤精。西人破骨之法，不敢擅开膝骨，以恐风入其中，于法不得施治。立斯得云："风入不为患也，所患太空中尘埃野马，皆生质也，入膝骨中相为生育，故无治法。"立斯得能炼药为水，以洗太空中尘埃，就所坐处洗荡尺许之地，可以容足，破骨施治，一无妨碍。其法辄验，一时颇宗信之。 外科消毒防微生物感染

初九日 礼拜。谛拿娄见赠映月图。云曾设观象台，用映相法映月轮影于玻璃片，径九寸。转影纸上，拓大二尺许。后因目力减，其远镜仪移赠倭斯弗天文堂。罗稷臣因问以映相专借日光感变药料，月光恐不如日光之烈。谛拿娄曰："借月而影物，固恐漫漶不清。即月而影月，自能毫厘不爽。"复示以玻璃片二，曰："此亦映相法也。图用药水照成者，面目虽真，颜色悉改。有白克鲁者出，别创新法。所映之图，悉还物之本色，此其手制者也。惟不能定影，故必长存暗室中，就灯下视之，乃知其为陆离图。"自奈端知白光为五色合成，继起者探讨日精，乃知物质见火，所发之色各自不同。讲格致者，映成各质见火所发之色，号曰"陆离图"。按图辨影，即可因色以知物质。西人知二曜及经纬诸星体质，是用[用是]法也。 月球照片 光谱图

器之尤奇者，莫如留光筒，因出以示，言：此自法国购来。筒中存铱硫[21]锶流[22]各质，未见光则黑暗如漆，既见光则五色陆离。西人谓电、热、光为三轻，因其不可捉拿也。今得是气，而光亦可取携矣。夫光本无物，而目能见之者， 发光物质

因有动性感我眼根也。光之动，传于铁、镍二质，而二质因之亦动，故能生光。罗稷臣问："他物何以不能传光之动，惟待铁、镍二质？"谛拿娄亦不能对。

电池

所用电池，以玻璃管为之，中置绿银、锌质、硫纸、绿阿（俗呼洋石膏）四物，以生电气。所试电火为一万一千电池所发者。铜颖二枝，距五分六厘。如下之铜颖易以铜片，置五金其间，则化为灰烬；易之以片纸，则惟穿成小孔而不能燃。其蓄电箱可用四十二迈古路发拉，与五百个大蓄电瓶同量。量电之数曰发拉，曰迈古路发拉。每花〔发〕拉为一电池一杪钟过一息蒙阻力所发之电，一迈古路发拉又为百万分发拉之一也。蓄电箱受电多少则以二气表测之。所谓二气表者，即分水为轻、养二气之器也。电箱空时则分水速，渐满则渐缓，满极则息。蓄一箱之电，所分水得五百分古迈之一。法里治云："聚天空所发电光之气，可分十古迈之一之水。"

电解水为轻养二气

谛拿娄又出空气筒见示。筒中存各种稀薄之气，电过其中，则发种种光焰。凡筒径大小、气质稠稀、电力强弱，光色即因之而变。抽气之器有二：一曰汞质抽气机，一曰士毕连抽气机。气之压力可抽至极小，其力以默利脉计之。每默利脉为百万分之气之一千三百一十五。筒之近阴极者，有一节不见光焰，名曰电气暗发，其理莫能解。

刘锡鸿欲参李凤苞

初十日　李丹崖见示刘和伯信，以奉总署议准派充参赞而迟延不往，刘云生欲遂具参，令刘和伯通知，谋以威胁之。此董卓待蔡中郎之故态也。

赴世爵毕德（右邻隔数家，去岁三邀茶会）、经密斯贝谛（为罗萧得斯倭陀卫之女，新出阁者。经密斯，武员，官职视游击，屋后有园）、达摩生（初以为斯博德斯武德处所见——精于勾股算术及造英美两国交通电线赏给宝星者，比至，则别一人也）三处茶会。内里达摩生言，其夫之父，与颉尔生同为水师营将。有大椅一具，椅围并效舟中所用绳索，而木质文理绝细；云破西班牙船，制诸器物以象功。出数小盒见示，皆船木也。达摩生亦健将，名与颉尔生相亚。操一小船突阵，法兰西大兵船数隻围击之，鏖战三十六点钟，法人并力掳取其船不可得。颉尔生探知其被围，以师援之乃解。其言多可听者。

达摩生与纳尔逊并肩作战

十一日　赡斯过谈，居中国二十馀年，颇悉中国风土人情。自云生子十人，位置学业，使各有所托以成名，亦殊不易。吾谓西法学、仕两途相倚，不患无以自立，此较中国为胜。赡斯言："文武两途员缺有定制，而求仕进者日增。学成而待用，亦苦阶级之不易攀跻，闲废为多。惟律学为人民料理词讼，可以自食其力。其仕进有阶，其从容燕处亦足资以为生。"吾谓西洋律学、医学皆可以求仕，学成亦可以治生，故托业者多。赡斯言："充武员至中国，知中国当兵者皆尚椎鲁，无文学。西洋必使学成而后充兵，近乃知有文学者多浮猾，故凡充兵者皆试其力，不试以文学。此亦中国所早见及者，西洋近始知之。"因论中国最轻视兵。吾谓中国尚文而贱武，凡横暴者，相与以兵目之，言可畏悸也。正惟视之轻，是以为兵者亦皆不自立，以成

学而能仕亦可治生

乎偷澈之习。此亦中国之弊也。

接黎莼斋信，言近得柏林信，德使巴兰德以议约不成，比已出京，总署电报云然。刘雲生以顽悖之性，贻累国家，总署始终不能辨知；即知之，而亦相与视为固然。似此痹痿不仁，虽有圣者，无如何也。

虽有圣者无如何也

十二日 荔榛园花会，其参赞苏尔比约往。支帐为围数重，万里〔品〕罗列。大率木本、草本二种。而草本之中又分数类。有由种植者，有野生者，有近芭蕉一类、冬萎而春生者。木本则或有叶，或有条无叶。其形如松者，或抽条，或抽针，枝叶诡异，凡二十馀品。花或红或白，或丛生如管，或圆如球，或尖瓣繁密如蘧麦，而皆松类也。别为一种，云出爱尔兰。大者如芍药，如玫瑰。芍药仅见，云出意大里。小者如豆，如粟。其色有红，有蓝，有黄，有白。种类极于四大洲，而多以人力养成之，大于常品，或至逾倍；圆叶具五色，层起如云，多成之人力者也。杜鹃一围，约盈万本，红白照耀，皆园产也。馀花则或他园主或人家所蓄植，移运于此，相为鬥胜。仙人掌一种，奇形诡状至数十品，亦多着花，碎红掩映，皆奇观也。

荔榛园花会

优拉（武员，视中国游击）送所著书，盖意大里人马尔克波罗从元世祖入中国（西人谓之蒂必里汗[23]），述所历风土人情，西人多以为疑。优拉官印度数十年，考知其情事，与所闻悉合，乃为之诠释推衍，自成一书。前在沙乃斯白里处晤谈，许见贻一部。因属马格理以一书谢之。格里得见惠平安友会各种书（洋语曰苏赛也得阿甫蒂林斯。

研究马可波罗之书

苏赛也得者，译言会也；弗林斯者，朋友也；阿甫，语词）。此会原始，其来已久。二百年前有威里恩莽[24]者，挈家就亚墨利加野人求一亩之居。树艺生聚，埋斧为誓，渐次开辟其地，即今美国之缘始也。其书有《威里恩莽行迹》，及阿什、爱伦、觉尔治弗克斯及女士伊里斯阿白斯弗来四人《行迹》，皆在会名人也，大小凡十五帙。此会亦主耶苏教，而科条小异，专主以善化人，而慎言兵。据称在会数万人，无当兵及任武员者，盖深以残杀为戒也。 北美殖民之创始

晚赴立弗来茶会，晤鼓得拉甫，询及去岁同游五里治之副使，若甚薄其为人者。予因力赞其能，以为之解脱。又山德斯、雷尔二人，数相见，顷始问知其名。数十年前英人始寻北海者，名法兰克林，去冰海数年无信，屡派船探寻不可得。其妻以吁之海部尚书，而回言："相距已十馀年，想死冰海久矣，寻亦无益。"其妻乃自毁家求之，最后得一船，而雷尔为其船医士，奋然往探。出入冰海，经历危险，同舟死亡相继，欲返者数矣。雷尔固请前。最后得一岛，淘而登，则见一小舟覆地上，揭视之，有白骨数具，旁有器物数事，并得当时笔记，乃始收得其遗骨。雷尔之名，因是大显。今见之，鬓髮皓然而精气尤强。适见美国纽约新报，言有依登者，近已赴北冰海穷探北极，以竟法兰克林未了之功。西人立志之专，百挫不惩，遇事必一穷究其底蕴。即北海冰雪之区，涂径日辟。天地之秘，亦有不能深闭固拒者矣。 会见北极探险家

十三日　接联春卿信，知瓦定敦赴柏林会议俄、土和

约，刑部尚书维蒂尔兼理外部事。英国沙乃斯百里行后，意大里公使告言："闻克罗斯兼署外部。"讫今无信，想不复派署也。爱里斯邀茶会，以天雨，又连日茶会，困惫万状，遣德在初与马格理二人相代一往。

责令使馆剃匠回国

剃发钟四嗜酒任性，与刘雲生为类。我既无德以化刘雲生，而周长清、李祥凯二人实竭力荐引一钟四相随出洋，任其横逆，无一语相劝告。竟不知此行所遇之穷有如此者！此邦人士辐辏，车马殷阗，而从不闻喧哄之声、嚣陵之语。仅此一公馆中，在上刘雲生，在下则钟四等辈，喧呼叫啾，肆无忌惮。推求其由，皆刘雲生为之厉也，伤哉！刘雲生远使，贻毒柏林。此间见闻稍清，而其遗孽流传至钟四，万不足留也，乃并遣使回京。

十四日　见新报，始知克罗斯实兼理外部，乃偕马格理一往见之。晤旁思茀得，又以补请茶会各名相属，心窃异之。大抵西人好推求人世事理而不惮烦劳，宜有然也。便道回拜瞻斯。

愧不能与人深论中国禁烟事

丹拿见示英人《禁烟会录》一书，论鸦片烟事宜。以为中国官员以各口收税为言，不但无力禁止，且不欲示禁，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且有奉准东三省一例播种之文，属将此二条达知中国。中国办事之难，有非一二言所能尽者。去岁补陈禁烟事宜六条，尚至阻遏不行，他更何论也！丹拿勤勤之意，吾甚愧之，又不能与深论。耿耿此心，将谁诉也？

十五日　李丹崖见示所绘《天下全图》。合四大洲及诸

大小岛，皆详其地名。美国所属舆图，及英国所据之印度，并是与中国相勒〔埒〕。而此二土者，皆自英人开辟之，幾尽泄天地之精英矣！因地球皆以经纬二度测量，纬度三十六幅（地球二面各十八幅），经度二十七幅，共为图九百七十二幅。创始人曾文正公，阅七年而始成，至今未付刊也。丹崖舆地之学，必能有传，于此尤为伟举。 李凤苞绘天下全图

十六日 礼拜。接上海三月廿五日由英公司"生达"轮船发递七十四号包封，内总署咨派翻译摺稿一件，第廿三号信一件（三月十一日发），何心畬信一件，晃州厅赵绍华贺信一件。赵君为赵兑泉中丞嗣君，在家屡枉信，以素无一面，未作答也；乃复周旋至七万里以外，甚愧无以对之。北五省旱灾，广开言路，百官日有条奏。近见侍讲张佩纶上言诚祈、集议、恤民、省刑四事，稍有切实语。司业宝廷上言四弊，曰不知缓急，曰有名无实，又有见小、畏难二弊，归本朝廷，切责枢廷，自为胜人一筹也。 肯定张佩纶、宝廷二人奏言

十七日 毕德、铿密斯白谛、爱觉敦、立斯敦四处茶会。以毕德、铿密斯白谛两处均经邀请茶会，其势不能遍及，只好辞不赴，以便通融酬应。西洋以此为酬酢常仪，而吾实心苦之。诸邀请者盛意勤勤，又不欲却也，率常竟夕不能就寝，于病躯尤不宜。立斯敦处有就见求请帖者四人：曰布拉，武里治兵官，曾陪同试炮者；曰伯罗克斯，阿什百里曾代邀赴茶会，亦兵官也；曰内里罗赤，曾来拜者；曰布拉，为巡东洋水师兵官，久居中国。数者皆有关系，而马格里均至遗漏。此茶会之见怪者，必尚多也。

评黎点昌

十八日　接刘和伯、黎莼斋各信。二君同为广东生私人，然和伯诈而莼斋愚，和伯爽直而莼斋阴重；和伯之罪为可恕，莼斋之心不可测量。凡人见理不明，直无一而可，甚为莼斋惜之。

晚赴弗赛斯、贝拉希两处茶会。接上海四月初三日由法公司低立华地船发递七十五号包封，内总署公文三角（一具奏议准镇江太谷洋行趸船移泊；一给事中郭从矩奏出使縻〔糜〕费，总署议复一年报销册从实核准，以示撙节；兼行英、法两国二咨）。举朝相与为漠不关痛痒之言，无如何也。

举行茶会至者五百馀人

十九日　邀请茶会，至者五百馀人，所费盖千四五百金。而凡客至皆以为欣幸，西人之好尚固如此。（印度部哈尔谛，已封爵，易名曰克尔兰布鲁克。商部阿得里，亦封爵，易名曰罗尔敦。又世爵赫萨克、色尔敦二人，并曾任镗恩斯。）

斥马六甲用洋文为自忘其本

杜虔见贻马加国人坡多斯吉考定其地语言，与中国本出一派，即英人所据南洋之麻拉甲也。其地近接暹罗、安南，去中国为近。今遵用洋文，遂据以为其国语言，而引中国文以证之，以为其文义同也，亦可谓自忘其本矣。

二十日　先选〔遣〕李祥凯随同张听帆、凤夔九先往巴黎。是日无风而热甚，恐为翼〔翌〕日风兆也。往拜克罗斯、沙乃斯百里二处，告知赴巴黎，并诣马克里。是日若达利拉邀茶会。近在左邻，以拜客失期，遣德在初往谢。

晚诣李丹崖、罗稷臣谈。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

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馀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幾者。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即尼山诲人不倦，不过曰“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而已。佛氏之法，则舍身以度济天下，下及鸟兽，皆所不遗。西洋基督之教，佛氏之遗也。孟子之攻杨墨，以杨墨者，佛老之先声也。孟子独知其为害之烈，所以为圣人也。而其言曰：“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儒”；以杨氏之为己，尤近于儒也。《中庸》之言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必如此而后足以尽圣人之能事。圣贤不欲以兼爱乱人道之本，其道专于自守。而佛氏之流遗，至西洋而后畅其绪，其教且遍于天下，此又孔、孟之圣所

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

三代圣人犹有歉者

孔孟之道与基督精神之区别

不能测之今日者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三代圣人所以不可及，兼君、师任之。周之衰，而后孔、孟兴焉，师道与君道固并立也。自六国争雄，以讫于秦，而君道废。自汉武帝广厉学官，而师道亦废。程、朱崛起一时，幾近之矣。承风而起者，自宋至明数十人，而其教未能溉之天下。则以君道既废，师道亦无独立之势也。西洋创始由于教士，至今尤分主朝权，不足为师道也，而较之中国固差胜矣。

西洋师道较之中国固差胜矣

廿一日　仍由苇克斯敦[25]渡海至柏郎[26]，家人及英儿随行。风日清和，幸尚安谧。惟乘坐“拿破仑”船，船房甚小，船面又无盖覆，不能避风日。柏郎上汽轮车，中过阿密雅、布来克两处小憩，至巴黎斯尚未晚也。黎莼斋、联春卿、张听帆、凤夔九、陈敬如、马眉叔及日意格并接于车行。莼斋告知：二十日布伦业园大操，约四万人，大率列队布阵而已，无纵横击刺之节。因考法国兵制，大率以万人为一军，其名曰谛立雄；析而为二营，名曰布里干；又各析为二旗，名曰赫西蒙；又各析为二队，名曰霸达容。合两军二万人，总为一大军，名曰戈达昧。李寿田《笔记》言：“战士六十万，合列十九营，营各得三万人。”容当一细考之。

挈妻儿渡海抵巴黎

廿二日　往拜署理外部之刑部丞相堆弗尔及罗淑亚、赫德、日意格四人。知赫德已回伦敦，而罗淑亚赴乡。随接李湘甫信。廿一日方自伦敦启行而赫德至，并枉送宁波人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盖前岁美国开设百年大会于费

赫德赠送《环游地球新录》

地里费之飞莽园，李圭司浙海关书记，赫德派令赴会者也。其书四卷，分三类：曰《美会纪略》，曰《游览随笔》，曰《东行日记》，纪录尚为详明。

廿三日　礼拜。阿尔拉尔得为捐助中国灾荒会之参赞，寓书马格里，以《代模斯》新报刊刻书信三通，其中有“哲·纪”〔27〕者（以二十六字母衍出第一字以标识之，未全载其姓名也），痛诋天坛采办巨木，合银十馀万两，以为虚縻款项，置民生疾苦不问。阿尔拉尔得谓此信大有碍于赈务，为拟一稿辨论之，而于中国情事则固不能知也。因属马格里寄复一书，推论二事：一、国家颁赈山西一省已逾百万；直隶、河南、山东、陕西各有赈款；官民捐输，又在此外。而此五省钱粮豁免与缓征，两三年来又已数百万。而以玩视民瘼訾之，此过也。天坛工程本属要需，而其采办木料，实在五六年前。巨木长十馀丈，皆出深山僻远之区，运出大江，动需一两载。而由各处采办，以符工部所开丈尺，亦需一二年之功，实在以前数年，需用经费开支已久。而以虚縻款项责之，此尤过也。吾以中国人，目睹伦敦绅民捐助中国情形，不欲更加驳辨，仍属阿尔拉尔得为剖辨之。

不顾民生疾苦只顾修建天坛

而《代模斯》所刻上海来信，持论有极精透者：一论罪己诏书，谓天灾流行，人力无从斡〔斡〕旋，而中国于此绝不一为经画预备之计，其责实无可辞。如开河浚川，引水灌输，此预防之策也，中国一无经营。电报、汽轮车以通消息，以利转输，此临事补救之方也，中国一无讨论。至

批评中国不求进步自取坐困

于铸造银钱，取便民商，外国之交易无阻，其利小；中国之居积有资，其利大。又一切峻拒之，以为中国钱法，外国不宜干与。以此一切袭常蹈故，自取坐困之势，至是犹无省悟，为患将何已也？一论中国人民禁使出洋，其弊终至于使人掠取为奴仆，而无有正名挈眷谋生外洋者。英国既收取澳大利洲，凡有挈眷承往开垦，国家皆资助以行。中国坐听人民数百万日充饿莩，而出洋则严禁之。贫民私出外谋生，稍有赢馀，裹负以归，各国尤深嫉之。是以美国之旧金山，与澳大利洲新金山，至有遏截华人前往之议。将来一切驱回中国，其隐患尤深。其他议论尚繁，俱切中中国情弊，阅之慨叹而已。

坐视人民日充饿莩而出洋则严禁之

廿四日　金登干、实德棱、阿拉满来见。阿拉满为荷兰人，充马赛领事二十七年，意在兼办中国领事，踵门自荐。而实德棱曾在浙江带兵，蒋湘泉携赴广东管带水师，自言：赴浙由恭邸函荐，并允留用十年。其后二年，军务告竣，遂罢遣之，应补给八年辛俸。由浙赴广东，有屋一区，值洋银万四千元，应由官收还；或断以七千元，而浙抚亦仅给洋银五千元。问何以识恭邸？曰："署公使格士奇[28]所荐。"问此二事格士奇何以不为理处？曰："适此时公使为博尔得米，与德克碑交好。德克碑在宁波有仓米四万石，谋私运归，为所力持，以是怀恨。博亦〔尔〕得米修德克碑之怨，不肯一为理处。"问在粤幾年？曰："法领事阿布得仑谋荐其子接带水师，力倾去之；现正控之刑司，数日即可质讯。"其言绝无伦序。法人行径，远不逮英人之诚确〔悫？〕，如

一洋员要求中国补给薪金

批评洋员语无伦次

实德棱，已万不可近。

三十日庆会已见新报，议院议准五十万法兰办理灯花、音乐，各街音乐、灯火仍由富户捐办。其国家承办者，演放烟火四处：一在赛会院前，一在蒙特马尔德街，一在布伦业园，一在意大里街。设立音乐二处：一在三纳河，仿照威尼士地方嘉节，设小船一百二十只、大船五只，皆张灯设音乐，沿河游驶；一在旧皇宫，于钟楼故地前建一高台，设歌者四百、乐工四百。是日作乐二次：初次三点钟至六点钟，二次八点钟至十一点钟。晚赴费尔谛琅堆费尔茶会，法国地方官也，名曰布来坏，其职〔疑脱一“视”字〕伦敦之梅尔。会者二千人，麦马韩亦与焉。 巴黎预备热烈庆祝

廿五日 往拜波斯国王、葡萄牙国王，及波斯驻英公使，及日本公使，及阿李克，及色尔罗斯纪。色尔罗斯纪收藏中国古铜器大小数千种，日本铜器亦称是。然日本无甚古者，大率皆近制也。中国尊、罍、铜鼎、卣、彝、壶、洗之属，奇古者为多。所藏《西清古鉴》、《博古图》、《积古斋钟鼎款识》诸书，用相考证，所得多此种书所未录。有高二尺许，类壶，有盖无耳，竟体起星，两旁为五指纹，稍陷入分许，涂之以金，亦皆剥蚀。盖内及腹底有七字铭：“米X出△X田·”，形式绝异。据称，中国考古者定为夏器。其他件有手纹者亦数种，或专作一手纹，皆涂以金。有上如侈口瓶，旁护两凤，腹如尊，下以三狮为足，高三尺许。奇形诡制，多至数十。有铜像一尊，屈膝坐，长鬓，顶如覆盂，高不盈尺，而其制甚古。或言此宣圣像也。亦有数 收藏中国古铜器数千种

人环坐一方席，陈列盘、牟、尊、彝，半杂古今，竟不辨知其何义。其宣德法铜器，及乾隆朝所制，及古盘大围丈许，大率圆明园陈设古器也。瓶器及图画，亦无美不备，然要以铜器为最胜。

大率圆明园古物也

廿六日　阿里克枉谈。接李丹崖信，始知前在伦敦外部照会肄业武员林泰曾，由海部改派“井尼罗布”[29]船，曾具照复称谢。交丹崖审定，日久无信，谓已发行矣。以函问之，乃云交给马格里。急往催取，始据译呈，参差增减，惟意所适。稍与订正，令凤夔九译寄伦敦。并致丹崖一信，及李湘甫诸人一信。

日本使馆有英荷籍参赞数人

廿七日　日本公使约饭，专为邀陪阿里克。同席马尔勒尔、得利塞尔，并英人也。马尔勒尔为其参赞。得利色尔考求东洋学问甚深，亦至中国。又云番西波尔得，荷兰人也，亦其参赞，能通日本语。

饭毕，有东洋画工画花卉人物，皆水墨大写，援笔立就，而神韵有馀。阿里克为属画一鹰立高松顶，而属予写，乃题一绝：“苍松拔地一千石〔尺〕，玉爪金眸寄托高；恰似英雄耿独立，侧身长顾风萧萧。”至夜深始罢。

廿八日　麦斯尼来见。偕黎莼斋、联春卿、马格里一至会厂。

参观博览会法国馆

由东大门入，略视法国陈列物事。南北长约三里许，左右绕视一周。每阅一道，兼测识其内层，又越一道。约历两年〔时〕之久，稍睹法国陈设崖略。第一道在外方，陈设机器。前为各种车式。其内约分八九道：大率毡绒、

细缎、衣服、冠履为一类，其品目至为繁多；床几案榻为一类；铜、锡、镀金、矿〔镀〕银器具为一类；玻璃器具为一类；镌石器具为一类；铁器为一类；珍宝佩带为一类；织画屏毯为一类；戏具为一类；照画为一类；钟表为一类；杂器具为一类；属部器具为一类；天文格致图画为一类。两旁间道，则南为矿产，北为各种制造，木植、药品、谷产又各为类，亦极天下之巨观矣。

晚赴日意格之召，便过金登干、哲美森、贺璧理三处。日意格昆弟执礼甚恭。同席：芒高尔非亚，为汕萨穆钢铁厂主，于艺学至精，为上议院议绅；一瑞乃得，为科鲁苏钢铁厂主，役工万三千人，并约往游；拉费顺，为万生院医学监督，日意格之妻父也，及其帮办斯恭塞格、高氐亚；及纯斋、听帆、春卿、敬如、眉叔、夔九及马格里，十馀人。

法国厂主皆约往游

廿九日　日本公使及王承荣、李少白来见。立瀚[30]地方有大学馆，考求东方学问，其总办吉美得来约往游。又接伦敦信，知律师比里顿来见，并带到唐景星、蔡由贵二信，意在求一差委也。晚陈敬如、马眉叔来谈。

注　释

〔1〕撒马儿罕：Samarkand。

〔2〕莫卧尔：Mughals。

〔3〕安蒙士唐：Armstrong，阿姆斯登，卷四作阿密斯冬。

〔4〕五里治：Woolwich，乌里治，卷六作武里痴，又作武力吡。

〔5〕孤打伯：Cour d'appel，上诉法院。

〔6〕孤加沙商：Cour de cassation，最高法院。

〔7〕余斯海：Juries，陪审团。

〔8〕如斯：Judge，法官。

〔9〕都郎：Toulon，土伦，又作渡郎。

〔10〕𣂰学：材料力学。

〔11〕滑得：James Watt，瓦特，卷十四作瓦的。

〔12〕司得番生：George Stephenson，史蒂文森(1781—1848)，与卷五之斯谛文森别为一人。

〔13〕贝尔里恩：beryllium，铍。

〔14〕斯得阑西恩：strontium，锶。

〔15〕琐的恩：sodium，钠，卷十四作苏的阿廖。

〔16〕芒渚海：法文La Manche，即英吉利海峡。

〔17〕波多：Bordeaux，波尔多。

〔18〕哑乌：Havre，哈佛尔。

〔19〕亨得：Francis Seymour Haden，英国著名外科医生(1613—？)。

〔20〕立斯得：Sir Joseph Lister，英国著名外科医生(1827—？)。

〔21〕钕硫：硫化钙(？)。

〔22〕锶流：硫化锶(？)。

〔23〕萧必里汗：忽必烈汗。

〔24〕威里恩笄：William Penn，威廉滨(1644—1718)，北美宾夕法尼亚殖民事业的开创者。

〔25〕萧克斯敦：Folkestone，福克斯通。

〔26〕柏郎：Boulogne，布洛涅。

〔27〕哲·纪：J·G。

〔28〕格士奇：Kleczkowski(1818—1886)，法籍波兰人，1862—1863任法国驻北京代办。

〔29〕笄尼罗布：Penelope，船名。

〔30〕立瀹：Lyons，里昂，卷廿八作栗瀹。

卷廿一

光绪四年六月

〔光绪四年〕六月初一日己卯　礼拜，为西历六月三十日。距开赛奇大会两月，为巴黎择期庆衍大会之日。满城竖旗张灯，国家亦自筹费五十万法兰。以桑塞里色大衔为经，中为布拉斯得拉弓高〔1〕，即竖埃吉〔及〕古碑处也。经西过拿破仑纪功坊，直接卜阿得卜琅园；经东为蒙勒马尔得大街，并于街两旁树架，连小玻璃盏，引煤气为灯。每值街口，两旁植杆树旗，中聚小玻璃盏，引灯为花围。出城至卜琅围〔园〕，则沿途树旗杆，间数十步为牌楼，悬万点星灯五盏。树林上下各挂五色纸灯。而于三纳河及卜琅园溪流中，各放灯船大小无算，编花卉为篷幔，奏乐其中。得拉弓高南，旧皇宫设音乐台，自宫门起至音乐台约里许，皆树旗编灯，五色璀璨，益加奇丽。台前两旁编灯为牌坊，约里约〔许〕，皆具五色，尤奇观也。旧宫园地极广，遍地皆张灯；中间通道处，左右皆树灯架，凡为灯逾万万盏。

巴黎庆祝之盛况

各街铺户及民人张灯为庆，亦颇称是。由旧皇宫前，直接布拉斯，意大里为之纬。是夕凡放烟火四处：一在赛奇大会厂前三纳河畔；一在卜琅园；一在意大〔脱“里”字〕街；一在蒙特马尔德街。奏音乐二处：一在旧皇宫，一在三纳河舟中。而灯光之盛，架灯用玻璃罩，以得拉弓高为最胜；小玻璃盏，以旧皇宫为最胜。其得拉弓高及卜琅园，另安电气巨灯数十坐〔座〕，其光如月，照地有影，而又刺射人目，不可正视。

偕黎莼斋、张听帆、凤夔九、联春卿、马格里步行一周，以是夕各街禁止车行故也。

日意格带见艺徒

初二日　日意格带见艺徒五人，陈可会、张启正二人，在拉森船厂学习；王桂芳、任照、吴学锵三人，并在科鲁苏钢铁厂学习。

巴黎织画

高底亚陪赴勾柏兰织线厂。监督法尔塞尔告言："是厂建自路易第十四，今约一百五六十年矣。"自门两旁以达内厅，并张挂旧织。织室约二十馀，而现制织者不及十架，并大幅，长七八尺以上。每幅织者三人，次二人。皆先量其幅之长广，悬线室端，每线引绳曳之。又量其纳线之长短，约其绳为一束，间一线约之，用相参伍。其精妙处尤在配线。花草、人物、衣饰，皆有裹面，有重叠，有参差，各以浅深异色别之。先画一底本悬之壁端。每制一方，长不过数寸。就底本摹出一段，专量其纳线之度为界限，勒以墨。其织室，皆外向就明。织者坐暗处，用摹本从外映之，循其界限，加墨于线，以为纳线之节。其浅深异色，一依底本为之。西洋制造皆用机器，独此用人力。大率中

幅必二三年乃成，巨幅有至九年十年者。岁支经费二十万法兰。

织工五十馀人。初学织者，择年十岁以上，先令学画。厂左有画院。人物、花草，抟土为式，或整或散。制造、宫室，亦分尺寸程度。一柱之微，亦杂取各国旧式。如考据家，一名一物，皆有本原。其初学织，先令辨色。织为长方，宽寸许，长三寸，五色间错，名曰第一程。次则阔长方，仍分五色，令一色之中浅深相衔，映合自然，名曰第二程。次则织为如意式，令肖物形，名曰第三程。次则花叶相错，名曰第四程，皆尺方幅为之。次则肖人，一手五指有屈伸、肘腕有向背，阔尺而长三尺，名曰第五程（或首，或股、足分为之，并同此式），仍与画理交相考证。至是，乃使制小幅物事。其织工五十馀人，并有家室居厂中。所居室有小院，杂植花木，以舒畅其心气。详其制造之意，皆所以讲求术艺，陶成人才，于国家适用处不必适当也。 培养织工

线有丝，有羊毛，而染色为织厂所尤究心。首分五色，一色之中，浅深变化数十；而所化之色，又各推衍至数十。其红与蓝杂，青与黄杂，参错为异色，推衍以至无穷。凡为色二万二千品，标五色浅深为总图，记以数，因是以推衍，又各记以数，并于络织小杵端注明。线尽，执杵往取，无或爽者。其染色皆用化学，是以力省而用广。 颜色二万二千种

洼尔塞尔邀至其家，在厂右小院中，花木茂密，居室极清幽闲远。为致茗果，兼馈小织件二方。

是夕，李丹崖、李湘甫、罗稷臣、严又陵、方益堂、

萨鼎茗自伦敦至。

初三日　偕陈敬如至外部，为堆莆尔诵总署四条咨件。堆莆尔惟举第二条"领事由商人承充"，往复辨论，云此应由中国论驳，中国不允其承充，则彼亦虚设也。因问法国充中国领事幾人，有无此事，当查之。予谓法国各口皆设领事，此所云固不为法国言也。堆莆尔亦云："此件有应办者，有应商者，拟分别照复。"大致与沙乃斯所见同。惟沙乃斯言："此件似专为德国换约事发议，与英国却无涉，然于各国固自有关系。"堆莆尔则直就关系法国言之。此为稍异。

至外部送总署照会

回拜安〔脱"南"字〕国公使。其正使曰吏部左参知阮增阮，号厦峰，字子高。副使曰礼部左侍郎尊室潘（号春亭，字清涟）。予以为尊姓也，询知为宗室，亦阮姓，而族属为亲。陪使曰鸿胪寺少卿黄文运，号贺轩，字子亨；曰参办礼部员外郎阮有琚，号美江，字子玉。又有派办赛奇会者，曰光禄寺卿阮诚意，号翠川，字善关。其阮有琚着黑毡长衣，剪髮，革履。问以安南亦有着西洋衣服者乎？曰："无有也。予为教师，得袭教师衣服。"问以安南从教若干人？曰："百万有奇。"曰："然则尽国人三之一耶？"曰："不过二十分之一。"教师衣履而任礼部副郎，安南于此较为通脱矣。

安南使节

礼部官员着教士装

晚邀李丹崖、罗稷臣、严又陵、方益堂、萨鼎茗、麦士尼、高底亚，及黎莼斋、凤夔九、张听帆、联春卿、李湘甫、马格里小酌。

初四日　遣黎莼斋、凤夔九回伦敦，便致姚彦嘉、德

在初一信。与克鹿卜约六月一日诣爱森，至是不能不一往。因偕陈敬如由家尔谛洛尔上车，过克类意勒、桑里、刚比尔、爱洛意瀚、丹冶（为一大镇）、基斯、毕新尼，入比利时境，曰勾朗谛尔格林，有比国验货税关。至维亚菲尔，换车入德国境曰黑亚柏斯达里，有德国验货税关。凡税关惟验入境之货，不验出境之货。至科苏，又至倭本斯，再换车，过林尼江，至爱森。克鹿卜遣其亲戚爱意灼非爱勒斯，以马车迎至其炮厂。盖自五点钟开车，尽一夜之力，黎明乃达爱生。 应克虏伯约赴埃森

初五日　爱意灼非爱勒斯陪同至厂。克鹿卜亦先至（名曰亚里非勒克鹿卜），武里治总办、提督容赫斯弃得并在坐。饭毕，司宾嘎格门陪同游历各厂。所见压力机器及炼铁机器，及炮身小件机器，并与各处炮厂同。惟炼钢二厂，向颇闻知其法，至是始一见之。并引煤气，鼓之以风，火力逾倍猛烈。其一大炼：悬巨桶铁架中，桶式横受，下腹赢而上缩，首尾皆翘起。尾通二管，一引煤气，一纳风。合煤与铁置桶中，而引煤气熔化，鼓风内灌，以助火力。用铁铫安柄万〔逾？〕丈，一人执之，以试钢候。再行猛风鼓之，令桶首起立而风管纳风上激，其势潰薄，铁火星从桶口腾出如散花，即钢成矣。乃引机器转铁桶，至桶口前倾之，顷刻盈十馀桶。其一小炼：为泥罐，纳铁与炭其中而封其口。先置暖坑烘之，而后取置之灶。灶内安板铁，凿孔其上，排列泥罐，激风力鼓之，上覆铁片，连次为盖。较之大炼，为时久，出钢亦少，而钢质尤良。武里治铁炮 转炉炼钢 坩埚炼钢

皆钢胎，外裹熟铁，工费较省。克鹿卜用全钢为之，是以炮质轻而坚，而费尤巨。

所历二十馀厂，粗观其大略。大率以铸炮及舟车铁轮、铁甲及火轮车路四者为大纲。其治火轮车路，成钢后入炉煅之，引入压铁机器车轮。上下七八孔，由粗而细，自圆而扁，再后作“工”字形。七八传而轮路已成丈数尺，为时不过分许。其外炮式一厂，炮弹一厂，新旧式皆备。火药一厂，排列各国火药式，云以德国藕孔火药为最良。英国惟用石块火药，以其工力较省也。尽一日之力，所至尚不逮二十分之一。

工字钢

嘎格门告言：克鹿卜之父为铁工，曾开设一小铁局(起于一千八百一十年)。其父死时，克鹿卜年十四龄(是为一千八百二十六年)，负债累累，而铁局之地不盈亩。克鹿卜仍其业守之，至年二十以后，乃推求得炼钢法，而其钢大行。其用泥为罈，取之德境以北，并由推求试验而得之。适会英人初开火轮车路，各国争效之。克鹿卜乃用其冶钢之法修造火轮车路。又十馀年，厂地日辟，乃始制造钢炮。其父初居屋，为房四间，尚存厂内，岁加垩治。又有二十年前初造大钢炮，俄国派员来观，特建一屋以处之，今为文案所。而克鹿卜少时所制压力机器及熔铁锅，形模极大，而不及近时之灵巧，皆存置厂内，以资后人之考证。

克虏伯之家世

凡为厂地四百划克打(每见方千尺为一划克打)，火炉大小一千六百四十八座，汤炉大小二百九十八个，又开矿用者一百三十四个，汽锤大小七十七座，拉钢机器一十八付。

工厂规模

厂用马力机器二百九十四架，合一万一千四马力。矿用马力机器一百一十九架，合五千九百三十四马力。厂用机器一千六十三付。每日烧煤一千八百吨。每日用水一万五千三百方法尺。每日各厂煤气灯二万一千二百一十五盏，用煤汽〔气〕二万四千七百方法尺。大铁路长三万九千法尺，轮车机器十四架，车五百三十七辆。小铁路长一万八千法尺，轮车机器一十架，车二百一十辆。电线长六万法尺。局、站四十四处。救火水龙八架。煤矿四座，每日出煤三千吨。五金矿大〔山〕五百六十二座，已开者二十九所。役工五千人，厂内监工及有名职司七百人，总监工二十人，总办文案五人，司宾四人(各国交易来往周旋，并归经理)。总办七人，其职视各国之部丞相：一总理银钱出入，一总司工数，一经理工役病痛及有他故，一管理购置各国物事，一总理营造，一总司煤务，一总司铁务。凡有事务，总帮〔办〕七人、司宾四人会议，酌量其事之缓急轻重，白之克鹿卜行之。其不能定议，则各摅其所见，上之克鹿卜，以俟其裁度。在厂工役万馀人，各以名数编次，给与腰牌。每日分左右厂门收取腰牌，以记人数而登之册，依名数次第悬之厂门内走廊下。日暮散工，各就走廊取携以去。其规模亦宏敞矣。 工厂管理

晚就所居园宴宿，距厂约十里，极山水花木之胜，供张尤极丰赡。

自厂旁十馀里间，建造房屋六千五百所，以处工役。并红砖为墙，玻璃为窗，屋或二层三层。又有麵馆、酒馆

及购置百物，皆供工匠万馀人之需，而平其价，各设总办经理之。（凡设客店一，酒馆八，造荷兰水厂一，煤汽厂一，造面包厂一，日用物件大店一、小店二十二，病馆一。）所见厂局，殆未有能及此者。

所见厂局殆未有能及此者

是日适演炮，邀斯邦达营学生查连标至，因留同饭。

初六日　文案比卑勒陪游克鹿卜为各工役设立学馆（凡设立学馆二，学生男女二千二百五十人。所游历者，一小学馆也），凡分八堂，堂各七八十人，计共五百馀人。其意在使识字，以承守工役之业而已。自六七岁始，讫十四岁出学。而十岁以上以下〔二字疑衍〕半日就学。所见皆始入学者。而十岁以上所课文艺，一文一画，其总办并汇数十册呈览。小学堂次第，大率首识字，次习歌唱，次习加减乘除之数。馆左右皆平旷地，用栅围之，以习武事。所见亦三种：一习运动手足，左右步趋，并听教者指挥；一列阵，或分或合，或前或后，疾徐疏数，趋教者为程式；一习跳跃，设一高架，及并两凳而空其中，使之猱升鸢击，倒悬翻跌，各极轻捷。其十岁以上所习则有化学，有机器、格物之学，各种仪式〔器〕罗列盈架。所业不过工匠，而其教课之方，一皆文武实用，人才安得不盛！国势安得不强！

工人子弟学校

又至一水龙局，则克鹿卜所设以防火，备不虞者。凡设水龙八架，架八人司之，亦有总办及分理者，共七十二人，设一屋处之。前为大院，藏车及蓄养马匹皆在院旁。厂内安设警钟，钟鸣则车马人力顷刻毕备，期以四分钟为率。院内设高屋一座，以习救火之方。先救人，次及器物。

水龙局

绳梯数丈，皆可援以上下，收合不盈二尺。又有布袋，笼人而下，妇女童稚，惟此为宜。其总办传集人工，一为演试。其备预迅速，腾走捷疾，其习然也。

午饭后，克鹿卜仍令比卑勒送上汽轮车，前赴荷兰拉海都城。经过爱森镇，市肆颇盛，盖旧镇也。克鹿卜亦于厂前设肆名爱森，故亦谓之新爱森。至货日柏侯森上汽轮车，过林尼、色费拉倭两处，即入荷兰境，亦有税关。又过阿兰[2]、裕太克特[3]两处，并大镇也。沿途地势平衍，沟浍纷歧，树木丛密。田土肥沃，杂植蔬谷，间以草坪，牛马畜牧其中。沃饶雄秀，天然图画，远胜江南盛时也。薄暮抵拉海，寓倭得里伯尔比客舍。主人言北海舍茀宁格灯市音乐，宜夜游，清晨则男女相与澡浴，亦濒海胜地也。乃乘夜一往。两旁高树夹道，一望深秀，此景以荷兰为最胜。

荷兰风景远胜江南

初七日　遍历拉海都城。街道侧狭，房屋高不过三层，亦近朴实。市肆无多而整齐洁净，所至如一。市心立荷〔阿〕兰治石像，为八达之衢，地极宏阔，树木林立。阿兰治[4]者，明季荷兰为西班牙所并，阿兰治力战拒之，为西班牙人刺死。荷兰之得复立国，阿兰治之力也，为刻像以纪其功。兼游荷兰王后花园，及荷兰国王市肆，及色亥斯、阿克得比两画馆。荷兰王后花园（荷人云，都城名园可游者七，此其一也），为其王后所建。有屋一行，连为六七厅，有名中国厅、日本厅者。中国厅四壁张中国织绣，高逾丈，其长通四壁，约四五长〔丈〕，中国无此巨幅也。下及几榻，

海牙

皆中国织绣为之。日本厅亦然，陈设漆具尤工丽。最后一跳舞厅，宽广六七丈，四壁图绘阿兰治战绩，亦一巨观也。国王市肆由其国主出资本，广置珍奇百物，古铜古磁多至数千品，宣德、成化巨瓶亦陈列数具。此中国所必不为者，西洋公行之，不为异。油画两馆：色亥斯为国家所置；阿克得比则国中画师收藏名笔，出以供国人赏玩。馆仅一层，所张数百幅而已，然皆珍品。

国主设肆此中国所必不为者

其国王方游阿克得比，民人男妇皆不避，惟相戒不陵越其前。予亦守此戒，相见亦不为礼。询知其王为基央莫第三，形貌亦极魁梧。其王居前立阿兰治铜像，前为其太子花园。王有别宫，距都城百馀里。都城王居，间一至而已。其太子客居巴黎六七年不归，亦不议婚；闻其意思为徜徉之游，不乐承袭王位。

国王出游民人不避

随出南城，至得勒弗得[5]，为其国人文所萃。夹道林树葱郁，绕以长溪。时见游艇，五六人红巾白服，坐而荡桨。车人云："此皆儒人，着榜人衣以自取适。"得勒弗得民居益繁，街益狭。溪水贯其中，间以树木，微似吴苏三塘风景，而精雅过之。其地礼拜堂为诸王坟墓。正中一高亭，覆以铁棺，则阿兰治葬地也。回过阿兰治旧居，今为兵房，宿兵三百馀人。阿兰治为荷兰王基央莫第一[6]诸大父行，亦公爵。所居楼下为饭厅，饭厅前有耳房。西班牙人遣人刺阿兰治，伏耳房中。伺其下楼，手枪击之，枪子二洞腹而着之壁，今犹在也。而纪其岁月于旁，为一千五百八十四年七月初十日。至今得勒弗得于是日张灯作会，盖诸文人

奥兰治被刺故事

用此以志不忘而张其美烈。今岁七月十日，实为此月之十一日。沿溪皆植铁杆，环置玻璃灯，间以旗帜，人家门首或制彩棚张灯，土人但名为文士会也。

询问荷兰学馆，以裕泰克特为第一，凡共二千馀人，即昨初入荷兰境所经历者。一千八百三十一年英、俄、德、法诸国于此会议，比利时立为自主之国，亦荷兰一巨镇也。得勒蒂得次之，凡八百馀人。拉海都城又次之。以汽轮车开行，不及久留。过何得满班摩[7]，市肆极繁盛。闻荷兰大镇为安摩斯得阿丹摩[8]，地濒北海。次即何得满班摩，以临拿摩尔斯江，亦出北海，通舟楫，兼有江海之利。荷兰之云北海，即大西洋海也，以在都城北，因名北海。而荷兰北境，自宋时已沦于海，其名曰舒多[9]，遂为荷兰内海。林尼江由法境绕出德境以出荷兰都城之北。其出海口高出荷兰都城，二十里中间筑城作坝以捍水。有三坝层叠而下；启栅放水，则都城尽为鱼鳖。其南沟浍不如北境之多，林木亦稍逊，而大川巨浸皆在南境。所过何得满班摩江、湾尔江、荷兰斯谛江，并水与地平，一望阔远。而荷兰斯谛江广至十馀里，有桥曰施门得非尔，稍当江身狭处，计法尺二千六百尺。车行桥上，如出水涯，可手掬也。荷人以此桥分南北，桥北曰北荷兰，南曰南荷兰。当时通比利时为一国，南境斥广。今则越江以南，属地无幾。其边界名窝新达，再南珥申，即比利时税关也。 荷兰都城低于海面

荷兰初并于西班牙，再并于拿破仑。一年〔千〕八百三十年，基央莫第一始复立为自立之国，迄今三世。

至比利时

比利时北境与荷兰气象无异。过汪非尔[10]海口，有巨溪通海，惟见舟樯林立海汊。再过抹仃伦，则地势逶迤高下，不若荷兰之平衍。晚至比利时博里克塞来[11]都城。是日大风，寒甚。游历穷日夜，困倦殊甚。

布鲁塞尔号小巴黎

初八日　礼拜。遍历博里克塞来都城。衢道广阔，市肆繁盛，屋宇皆穷极雕镂，西洋名比利时都城为小巴黎也。所见礼拜堂五六处，其名洛登类得非勒，为礼拜堂之最巨者。往视，男女参错，鸣铙诵经。旋过比利时国王类沃布里第一[12]铜表，当都城最高处，俯视廛肆如覆盂。表高十馀丈，园〔围〕丈许，铸类沃布里第一立像其上。表中空，可缘而至其颠。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比利时始立国，造立王像，以志勋伐。续至妙西因罗亚尔博物院，所见凡四种：一油画，一禽兽体骨，一矿产，一书籍。即油画一院，加多荷兰两画馆数倍。物产、书籍各为一院。院内上下二十馀厅，所陈设不减英、法博物院也。

手帕一方值百法郎

又至费尔尼织纱局，专织妇女领、袖及后帔，专织纱为之，为人物花卉，工细绝伦。手内〔帕〕一方，长不逾尺，直一百法兰。后帔有直三千法兰者。其局女工四十馀人，云别有一厂千数百人。通行西洋诸国，以织纱惟比人为之最工，他国不能及也。

又至议政院，与王宫正相对。中间一大花园，景地绝胜。右为上议院，左为下议院，并起自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上议院六十九人，下议院百四十人。视荷兰加增一倍之多。）下议院中座（开会堂时国王坐其处）上立类沃布里石

像。上议院中座上绘比利时国神，其旁环立九女神，则所分九部也。又于九部地方，各系以事，以明其国家本务如此：或农，或猎，或制造，或医，或画学，或商，皆寓重视民事之本意。两议院并有会议座次，有客厅，有燕息厅，有诸科房（若中国之六科），规模颇极壮丽。而下议院每厅皆有油画，详叙荷兰、西班牙战绩，拿破仑与奥、英相持战迹，所以记比利时与荷兰分合之由及后立国之原始；又有西班牙与土耳其战迹，则或比利时前属西班牙事迹也。画皆巨幅峥嵘，鬼神下降，刿目怵心。 议院内之装饰

二点钟，附汽轮车过莽斯、喀费两处，即为比国边境。再南费尼，入法兰西境，有税关。再南毕新尼，始与前赴克鹿卜车路交合。李丹崖、李湘甫、联春卿、马眉叔及马格里并迎于家尔谛洛尔车行。

初九日　接上海文报局四月初十日由英公德〔司〕“果利也”船递到七十六号包封，内李伯相转咨总署议覆给事中郭从矩一摺，及褚心斋、刘开生二信，及三月廿八日戊字四号家信。

与李湘甫步诣李丹崖谈。严又陵自大会厂回寓，带示《亚维林修路汽机图说》，内引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修理道路诸会所论事宜。西洋考求政治民俗事宜，皆设立公会，互相讨论。自顷十馀年，考求益精，公会亦益多。即平治道路一节，周历英、法、德、荷、比五国数千里之地，并平铺沙石，明净无尘。广或数丈，狭或三四尺，雨水泄之两旁低处，行者张盖而已，无着屐之烦也。火轮车、马车道 严复带示修路汽机图说

因道路而论中西政治之优劣

路，交互上下，不相悖害。城镇行者如织，并出车路两旁，铺石高寸许以示别。长途因火轮车之利，无担负者。《国语》言："司空以时平易道路。"《月令》亦有"循行国邑，周视原野，道达沟渎，开通道路"之文。是三代盛时，尤修此政，而未一详其法。罗马初兴，兼并诸国，所至必开通道路。言凡道路一遵罗马之式修治，方得为罗马属地。西洋道路之平广，由罗马开之基也。迨今千馀年，火轮车行，而通山越涧，穷极工力。城村道路岁一修治，规模阔大。而犹设立公会，相与考求其实，期于利国便民，而益以弥缝其缺。天下之大宝三：天时也，地利也，人情也。西洋于此穷极推求，而国家不敢擅其威福，百官有司亦不敢求便其身家。即平治道途一节观之，而知天维地络、纵横疆理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馀年无知讨论，此亦天地之无如何者也！

俄土条约分割土属

初十日　新报载俄土山谛斯法诺条约，经各国遣使会议，所割分俄者，嘎尔斯、阿尔达罕、巴鲁目三地；而巴鲁目海口作为各国泊船公地，不收税，不设炮台。割分奥国者，玻斯里亚、赫尔斯戈非拉两地。割分希腊者，德萨里[13]、意稗勒斯[14]两地，惟截分近希腊疆界而已，不全割也。而英人坐收赛布拉斯[15]一岛。其地长五百里，广一百七十里，中有倭伦伯斯山，旧称名胜。山产金、铅，而地土饶沃，产丝、棉、谷、麦。每岁麵麦运至他国，约直二百馀万。其地紧接东土耳其，为苏尔士江之屏障。

英人坐收塞浦路斯

先是会议柏灵都城，各国皆允行。毕根士密致驻土公

使雷亚尔得书，属其密告土主："嘎尔斯、阿尔达罕、巴鲁目三地不能不割与俄国，此外皆当力持之。惟俄人掠地无已，势必今日侵一城，明日取一镇，地不尽不止。为今之计，英、土当立约相与保护。能割赛布拉斯一岛与英，俾为驻兵之所，则此约可成，而英人之护土，于义无可辞矣。"时五月三十日也。六月初七日雷亚尔得复书，已与土主订立条约。是以会议时，英人一切坚持。俄、奥各国甫经定议，英人乃宣示此约。其事甚密，讫无知者。群服毕根士之能。德人至环集会堂外，得一望见毕根士为幸。 毕根士之能

其尤奇者，始赴会时，英人先声言所议不出山谛斯法诺条约，自条约以外，英人皆不与各国会议。盖逆度赛布拉斯一岛，各国或有阻难，先为此约以杜其口。而自初议驳俄土和约，首调印度兵八千驻扎马尔他岛。两议院大哗，以谓：欧洲兵事，藉资印度，无以示武。至是，移印度之兵受地，瞬息而至。其赛布拉斯总督，即用倭勒里斯。始议用兵，调类比尔为统领，调倭勒里斯为副统领，并驻伦敦候进止。至是亦疾驱而至，一一应弦赴节，行所无事。土人资其保护之力，以不至削灭，割分一岛，自所甘心。各国但惊骇其经营之秘，操纵之神，心羡妒之，而无能出一语相难。俄人虽怀愤愤不平之思，而固无如何也。毕根士于此亦可谓雄略矣。（尤妙在初议约时，毕根士走商奥意法三国使者，请连四国保护土耳其，三国皆力辞之。是至〔至是〕以驻军赛布勒斯为英国独力保护土耳其之计，尤为名正言顺。） 群服英人经营之秘操纵之神

十一日　英国古巴领事古柏尔呈报外部，述中国此次

古巴华工条约

与西班牙所定条约，甚有未宜者。如设总领事哈湾拉[16]，即古巴会城也，西班牙设统领于此，一切可以会商。至于各海口分设领事，既非中国通商之地，华民充苦役者，并在乡野而不在市肆，虚设无益，宜择华工屯聚处置一领事保护之。又古巴向例听从各工丐他处领事保护，期满得自留贸易，今并删去此例，但云满期令回中国，则是绝其生理也。数万里充工，当令携带家眷，亦皆不一及之，实于华工无益。其言多可采者。吾于此惟能坐视而已。

有教士罗尔登寓书，谋为中国助赈，来问汇寄赈项之地。令马格里复书谢之，并告以伦敦曾设有科密底，阿里克、威妥玛久居中国，出力尤多，其参赞为阿尔罗尔得弗斯得，一切可与商。

考求东方学问会

又有考求东方学问会尚书寄默特来约入会（开苏尔士河勒塞布斯[17]亦在尚书之列），云当于八月三十日会议于立瀚地方。意大里旧有此会，亦议会〔会议〕于弗罗林斯[18]，此其会之分派也。以寄默特曾为其国家考求东方学问，略能言其原委，因立此会，以为集思广益之资。大率商情、学问及各教异同，分端考究。每会以七日为期。拟俟探访其立会情形，再函报之。

留法学生九人来见

十二日　日意格偕鲁依班德来见，为梅尔议事官，兼帮办大会，其职专司街道营造。兼约下礼拜一至其家观乡间风景。李丹崖带同学浦、都郎两处学生九人，曰魏季渚（瀚），曰罗星亭（臻禄），曰陈鹤亭（兆翱），曰吴焕其（德章），曰杨秉清（廉臣），曰李叔芸（寿田），曰郑景溪（清濂），

曰陈咏裳（林璋），曰林和叔（怡游）。

傍晚，罗稷臣、严又陵来谈。又陵言："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此语亦殊有意致。

十三日　陈敬如开示法国有学问者十一人，曰陆路提督、监督机器图官院〔？〕莫阑；曰水师提督、监督天文台穆削；曰水师总监工都布依得罗蒙，亦上议院绅也；曰格致翰林院总裁飞素；曰格致翰林、草木园监督削飞尔；曰化学掌教、男爵得那阿；曰翰林院副总裁、矿务学堂监督多白来；曰格致翰林、草木园监督得加得尔发士；曰化学掌教都玛；曰算学掌教贝阿得朗；曰文字翰林、史学科幹迷里陆赛；云由得那阿开来。得那阿治化学绝精。　法国著名学者

赫德自爱尔兰回，枉见。言新得电报，驻俄公使仍派崇地山。晚赴兵部伯来勒茶会。男女累千人，无一相识者。花园灯烛辉煌，电气灯引照园中石像，殊有奇景。致黎莼斋、姚彦嘉、德在初、凤夔九公信。　崇厚使俄

十四日　日意格、高底亚陪游《费家吼》[19]新报局。其总办密尔麦桑已赴乡，副总办曼牙陪游。视伦敦《代模斯》新报，不过四分之一。凡为刷印机器四架。检字及摺叠新报，皆用人力，无机器。每夜尽半夜之力，编检印刷。凡摺叠女工七十人，日间但检还所编字母而已。每日八万张，编号包送者四万，零买五万，用纸至十五捆之多。所印刷者，皆检字压板倾铅为之，套入机器圆轮，前后各一。每机器一转，前后上下得四纸。亦有平铺压板者。机器各出新式，而大致则同。其副总办并为置酒。　费加罗报

接黎莼斋信，知伦敦茶会日必二三起，巴黎绅民不若伦敦应酬之繁也。

十五日　礼拜，为西历七月十四日。接上海文报局四月十七日由法公司递来七十七号、四月廿四日由英公司递来七十八号两次包封，内李伯相公文二角（一咨片奏薛福成丁忧，请撤销德国参赞，一咨奉上谕着照所请撤销），上海道申文一角（呈报联芳整装银两，汇京投纳），唐景星、周瀛士、冯（瑞光，竹儒之弟）三信，及四月十三日戊字四号家信，知适李氏女已得一男。又得胡玉玑、黄泳清各信。回拜般德、赫德两处，并诣德国公使问巴兰德消息。晚邀日意格、李丹崖、魏季渚、罗清亭、吴焕其、李叔芸、陈鹤亭、郑景溪、陈咏裳、杨秉清、林叔和〔和叔〕、严又陵、方益堂、萨鼎茗、罗稷臣诸人晚酌。

巴黎国立图书馆

十六日　高的亚陪游比苇立若代葛安那学那尔[20]，法国藏书处也，为西洋第一富藏之区。总办谛理勒，亦最有名。所藏凡分四院。挨及、希腊古碑及二千年前房屋雕刻人物，到处陈列，与汉时礼堂图及石阙遗像形式正同。

挨及古物

其四院：一曰古钱。法国二千馀年金、银、铜三种大小钱式，远及各国，如中国及安南、日本，皆备。宝星印信，变易多端，并存其式，杂及珍宝。并环列石刻、古铜、古磁、古瓦大小数千事。其爵杯有为犀、象首曲着案，后为环柄，斜抱枝拒，云此挨及古时酒缸也，亦有为角觚者。其瓦器尤多中国遗式。用此知挨及二千年前，必与中国通，其文字亦古篆籀之遗。守者云："古器物十万馀，择其尤者

陈列，不过六千。”

二曰图画，亦兼及各国。平定两金川巨册，云系西人用铜板为之，绝工细。又康熙二十五年图书〔画〕帝王圣贤名臣像百数十幅，藏之兴德寺，常岫为之题后。兴德寺不知在何所，今人亦无知者。又有大天文地球二架，高约丈许，有机运动。其天文作四十八象，或如狮，或如鱼，或如宝带，以观星气。《梅氏丛书》亦言及之。 平定金川铜版画

二〔三〕曰钞书，九万卷。各国书籍分屋贮之，凡五六厅，或两层三层。其本国书籍则皆钞写无板者。中国书二万四千帙，凡为目录四巨册，明板佳者甚多。 中国钞本

四曰刻板书，是为藏书。正屋有大圆厅，容三百馀人，设几案以俟相就观书者。高约三丈，四围设橱贮书。后有平台，护以曲栏，为主书者坐处，旁设目录数十巨册。左旁高架四，用二十六字母编书名小片，宽广二寸许。每架安小匣数十，依次盛贮其中。观书者取以付主者，按号取付。向后一门，入则直望无极，左右各为小间，三面贮书，凡十四间，上下五层。其旁又有小木梯曲折而上，约百馀级。上则直视更远，亦左右为小间，三面贮书，凡五十四间。当中两巨屋，贮水龙救火器具。其右一门，云尚有一进，此与〔与此〕五十四间者相并，可云宏富矣。凡藏书二百二十馀万册，分二十九类（如化学、医学、律学、史学之类，其名目甚烦，容再详考之）。 藏书二百馀万册

据谛理勒言：院中每岁开支六十万法兰，修理屋宇不在其内。大率每年收买各种约二十馀万法兰，而各家著书

及所画图册，必送存底本，每岁率得二万馀种。其近人著书论中国事宜，旁及土产矿务，检查目录亦得四百二十馀种。晚赴东方语音会总办罗尼茶会。

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

十七日　接俊星东、严又陵二信。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

科罗苏学生四人来见，曰林旭台（庆升），曰张利甫（金生），曰林仲明（日章），曰池玉如（贞铨），并精于画图，在科鲁苏民厂讲习冶铁炼钢之学。

矿务学院

十八日　日意格、李丹崖、罗星亭陪游爱廓尔得盟[21]，即矿务学院也（爱廓尔，译言学馆也；盟者，矿务也；得，盖语助辞）。监督多布里（陈敬如译曰多白来）、学馆总办杜邦导游各院。门首堆铅块若塔高七尺（出澳大利洲，供铅笔之用，铅质自成，不受火化，镌凿而用之）。四壁画英、法及丹国、瑞士诸国名山川，画笔如神。又图法国言矿学者十馀人于承尘之上。窗嵌翠玉片，有用整玉片高二尺许者。窗凡四面。其陈设矿产长厅，窗二而高五尺许，嵌异色玛瑙片各七十七方，中小圆片又十馀方。多布里言：此院所藏约分三类：一、五金矿产，细分品目二万馀（各种宝石及石膏、石灰各种类），所藏种类二十五万，环地球所有矿产皆备；一、法国专产，凡八十六府，分贮八十六厨，每厨约数百种；一、矿产开出异质骨角虫介之属，亦数万种，奇形诡质，于西洋皆常品。其自天陨五金之属，大小

地球所有矿产皆备

亦百馀事。有整铁一方，大如巨斛，中方磨洗如镜。又木兜二方，围各丈馀，高二尺许，化形如石，又在三类之外。其矿产金银及白金杂品，形色各异。

多布里言：凡金皆产自白石中。今沙中淘金，皆太古以前白石，积久荡为沙。所产金或大或小，并其始生本质也，亦有自成金粜者。出所藏白石数十品，金产皆备。亦有黑石及异色石产金者。其五色宝石水晶，各就其自然生成之体式为类，或六方式，或五方，或四方，或大小方相间，或锐顶，或平顶，或圆顶。惟金钢钻六方、八方，而体扁，亦谓之金钢钻体，是以金钢钻独为一类。有形如旧熟铁，未经刮磨，小仅如豆。多里布〔多布里〕言："此种金钢钻，用以开劈各石，其价与已磨之金钢钻等。"问何以辨之，曰："其坚可开石，以此辨之。"亦藏有未开之翠玉粗石一具，长三尺许，其光外发，中国所不易见也。 金钢钻

中为矿务学堂，方扁门试士。旁有藏书宝。四壁书厨罗列，皆矿学书也。前为化学机炉房十二所，每所设机炉二，书案四，玻璃瓶大小盈架，院学生于此化试矿产。又有冶铁大机炉，一院中大机炉一，用火力尤烈。化学堂二，专主化试矿产，各有化学师主之，其一则里武也。凡化试矿产有三：先用炉火化之，五金之易熔化者各以类聚；次用电气化之，则难化者亦出；次用硝强水化之，矿产异质，皆可分析。 化学分析

询之多布里，馆生百三十人，他国肄业者四十人，岁支经费二十四万法兰。陈敬如又偕其肄业师弗果、得干尼二人

至。是日同游者：多布里、杜邦、里武、苇果、得干尼、日意格、马格里，及李丹崖、罗星亭、张敬如，凡十一人。

又偕至化学名师得那阿处，法国世爵也。其父以化学名世，得那阿能绍其业。引至其居旁楼，观所陈列化学机器：一、玻璃巨缸，蓄水二分，上有侈口盂纳水，而施关键其下，以司启闭。缸旁开孔，左右安铜管，以通左右两旁巨缸。缸内覆一小缸，中有铜管吸水，从管口喷出，倾小缸而下。酌温水倾入侈口盂中，开关键使下，巨盂中水自腾沸。询其故，则巨盂中皆空气，水不得气以养之则力微，稍入热水即自沸。旧法用机器吸出气，乃成真空。得那阿用吸水管安设其旁以引出其气，巨盂中气一为所引，则受水管吸力，不能还入巨盂。其上侈口盂又稍蓄水以隔之，外气复不能入。此为吸气新法。

化学仪器

减压则水易沸腾

一、玻璃瓶二具相比，下通小管，布列满案，并两两相衔。一瓶贮水而空其一，自相灌输，潆洄周转。楼水〔?〕安一引水小柜，旁施杼柚，相为伸缩。每一伸缩，则玻璃瓶与相应，自为吞吐，如人之呼吸然。得那阿云："此其气相为灌输，可以推之于人、物。其草木鸟兽，闭其气使不得泄则死。鸟兽所赖以生者，养气也；草木所赖以生者，炭气也。闭则诸气皆不得入，而生理穷矣。如用玻璃瓶二具，一置草木其中，一置犬豕其中，以一管通之。则犬豕呵出之气即炭气也，草木得之以生，草木散出之气即养气也，犬豕又得之以生。两相灌输，可以不死，其理同也。"

养气炭气互相循环

一、抽气机器，长可三尺许。施铜管其上，两足承之，

皆空其中，使相出入。前为管口下垂，旁有铜条，曲其前，套入铜管中，引铜条伸缩以抽出其气。下安磺强水池，使空气成冷风，用玻璃瓶贮水套入管内。尽力压铜条，则玻璃瓶渐冷成冰颣，移时而瓶水皆冰矣。 冷冻器

一、牛马粪肥田之用，专取其中黑水，若阿摩尼阿之比，入酒精不化，入清水则化。和水粪田，无牛马粪之恶臭，用力省而功施甚厚。试以酒精用漏瓶隔纸浸之，酒精仍成清质濬〔渗？〕下。

一、试电机器。引电气过，车乘自转，与铜轮相撞。

所蓄器具甚多，不能遍观。有同居之勒布里，考求东方学问，最服中国尊祖事亲之义，以为其理莫能易也。偕得那阿往见，不晤。 最服中国尊祖事亲

接上海五月初一日由法公司仙地轮船递到七十九号包封。接总署四月十七日二十四号信一件，又接黎莼斋、姚彦嘉二信。

十九日　李丹崖、陈敬如、严又陵同游阿伯勒尔发多阿天文馆。得那阿、得干尼两君先至，监督穆塞斯陪游。又有名茀尔茀者，亦精天文之学，皆法国名人也。定南北之准，安设测远镜三。最下为回光镜，盖旧仪器也。上为平水测远镜。中段安方平版。上有平水机器，可以移运，使平水尺压平方版上，无稍欹侧，乃为适平。先定地平，然后可以上下测量度数分杪。旁有分测度数车轮，用外光射入轴心玻璃镜，直透入车心。轮旁安测微镜八具，下安三角玻璃，收车心回光，从镜内测量分杪。并用英国格林 天文馆

里治测量法，可析至十分杪之一。其镜安置十五年。下安铁基，入地三尺。上用巨石，高出楼端，与屋相依而不相联属。是以十馀年摇动，参差不能及杪。旁有小镜三具，体式并同，然已四十年矣。最上有平光测远镜，旁引电气射入，作十字叉小圆光，适平则见，上下分杪则不见。大小圆屋安测远镜，随方转移，凡四具。下层二具，镜长四五尺；上层二具，镜长丈许。从东南隅望之，见小星一极明。据所记录，则大角星也。（大角星在北斗柄上，西洋天文家谓之弓星。盖联诸星体，其形如弓，四十八象之一也。）其地极高，俯视巴黎，全城在目。

反射望远镜重三吨

又有大圆回光镜一座，安置树林空处，用方屋盖之，可以推移。其镜如圆桶，高丈六七尺，上端稍削，重三吨许，旁设巨架承之，亦可上下转运。下安巨镜，上旁安测微镜，沿梯上下。就测微镜窥之，星光入下镜中，反映入测微镜内方三角玻璃内，云所见更明显。此外陈设小仪器颇多，多为测量度数及试电气之用。

制镜法

最后观造测日平光镜，其法则茀尔茀所创造也。用玻璃圆片一具，厢银为其外框，用真空气〔力〕衔其柄。（柄用浆皮，为覆盂形而空，其后稍为旋纹；制铜为柄，嵌以木斗。入旋纹，则吸空力使黏合。稍抽活之，纳入外气即解脱。）用硝强水洗之（倾硝强水于镜面，用棉揩擦之），涤以清水，再用酒精洗之，亦涤以清水（即浸入深水中，不使受纤尘）。而后调银硝强水及清水（清水提净，贮玻璃瓶）各二十五分（玻璃管有底，刻记分数其上），贮玻璃缸中搅之，加入

树酸十五分，又加糖水少许，搅和倾入磁碟，支以薄银条凡三。覆玻璃片磁碟中，去其柄，微微荡之，少倾而银色浮满玻璃片，即成镜矣。取去，扇乾之。以日光过烈，水银镜刺目，不可逼之〔视〕，或为日炙暴裂。用化银镜照之，只见白光，可以正视，故为测日镜之至妙者。李丹崖云："硝强水化银，树酸又为从强水中分析银质，而使之自结聚。贮银强水玻璃缸中，加入树酸，顷刻而玻璃缸并成镀银器矣。"穆削云："空气柄随地可以黏合。中国鳆鱼能自黏于海畔岩石，亦空气吸力为之也。" 银镜反应

丹崖邀同日意格、斯恭塞格、高底亚、马格里、李湘甫、联春卿、张听帆、马眉叔、罗稷臣、陈敬如，及严又陵等三人、魏季渚等十三人晚酌。

二十日　得那阿夫妇枉过，言："平生治农事，考求各国情形，以中国农务为最。英国农田所入，仅支半年之食，法国岁计之，亦尚微有短乏。英国取给于美，法国取给于俄，由未尽地利之故也。中国人民众广而不虞乏食，则农事勤也。西洋事宜，中国有宜取效处；中国事宜，西洋亦尽有宜取效处。"因论西洋树木之葱茂，所至皆然，中国植蓄之方，盖远不如。得那阿曰："但多派人赴西洋讲求化学，则此其馀事也。" 中国人多而不乏食

英教师爱得扪斯枉书，自坠年老不能有为，而生平以英国强行鸦片烟于中国为隐微之憾，现欲立一劝禁鸦片烟会，使人民自相禁制，未知可否？询问马格理，知英国百年前有创为禁酒会者，缘始天主教师花色尔马希。有会凡 老教师以英国倾销鸦片为憾

二种：其一曰底多得尔苏塞也得[22]，当下即断截，犹言口渴可以饮茶，不得饮酒，即佛氏之顿法也。其一曰登白伦斯苏塞也得[23]，先示限制，徐徐禁除，犹言姑少饮之，无使损性，即佛氏之渐法也。爱得扪斯所云仿西洋禁酒法，劝令中国禁烟，盖据此会言之。

英人禹呈水雷图式

廿一日　布立芝函呈飞凫水雷图式，盖即鱼水雷用法而异其名，恐未必能及鱼水雷之巧。以鱼水雷机器外间无传者，故别立一名，而仿其式为之，所谓但得其皮毛，而未能究知其底蕴者也。以李丹崖方考求水雷式，因以贻之。

与李丹崖、陈敬如、张听帆同游标特灼莽园，在巴黎极东，向为石矿，其石产略已开尽，因就其馀石层累为石岩石洞，杂植树木，为游观之所。其山势高下起伏，为石山者一，为石岩一，悬瀑自岩奔腾而下，皆人力为之。为石矶一，巨石高十馀仞，巉岩陡绝。上有小亭，前立石笋，因势高下，溪水环之。前有铁桥，长约十丈，铸铁为巨缆，两端穿系石崖，若栈道悬度。凡为铁桥一，石桥一，风景绝胜。惜树木尚少，溪水一泓，亦大小与石矶不相称。有茶亭在树林中，相与啜茗小憩。还过巴得蒙松园，园地小而树木较葱郁。有小溪一，水甚浊，蓄金鱼其中，有长径尺者。石洞一，小桥一，步行一周乃归。

下乡访问

廿二日　礼拜。般德亚邀至所居色尔威德之柏谛布宅（与设立议院之华塞[24]同府，而相距至三点钟），为竟日之游，巴黎东南境也。由力瀚车行附轮车过阿堆，值其乡会，张

灯颇盛。至爱布里，般德迎于车次，改坐马车至其家。所居园地极广，大树排列成行，皆二百年前植也。住屋百六十年，整洁如新。绕屋石像，间以石炉，繁植花卉。嘉桔高丈许，壅土，为绿铁圈护之。绕屋数十株，皆奇景也。般德为制中国旗，树之园门及所居屋栋及门，张灯于树，设音乐，晚复散布烟火树林间，款接极隆。同由力瀚车行附轮车为莫来亚，为监工学馆总教习，指示所经历河道：凡过数桥，并森路易河一水潆洄，极东则马尔勒河，出森路易河之南，并会于桥下，向南行，复折而北，横过巴黎城以出西海。般德住宅为故世爵公府，路西〔易〕第十四及其后常住宿其家，其图像尚在。拿破仑兵败，诸国会议维也讷城。拿破仑得归国，亦寓此宅。国人已改立君，乃信宿而去。普法之战，普兵围巴黎，东至爱布里，径南又四十里，亦常驻兵其宅。亦可谓屡经兴亡成败之变矣。

路易十四与拿破仑曾居此宅

廿三日　陈敬如递到克鹿卜厂图，稍用五色笔界之，以记往游踪迹：初游各铁厂，界以朱笔；次游各炮厂，界以蓝笔；继绕厂内以至克鹿卜住宅，界以绿笔；约及其厂五分之一，亦可谓善于点染矣。

此间新制轻气球，可坐五十人，为向所未有。数日以来，闻将试演，而复迟迟。顷始见其腾地而起，高不过数丈，仍行收下。盖其质过重，亦宜徐徐试之，不敢轻也。

轻气球可坐五十人

廿四日　柏琅枉谈。闻其至巴黎已两次，盖为广东生遣令联合赫总税司者也。诣外部见瓦定敦，询以总署辨证条约四款，尚茫然无所知。前在伦敦，克罗斯兼署外部，

法人不如英人

次日往见，已具言四款事宜。瓦定敦由柏灵回巴黎，七日于此，尚未及见。英法等差，于此亦可得其梗概。兼拜色勒布斯、葛都、般得亚三处。

晚，赴得那阿召饮，同席色勒布斯、穆塞尔，皆所识。其初见者，曰弗来米（精于化学、草木园监督），曰嘎得勒法斯（博物院教习），曰莫楷斯（精于化学），曰阿麦德毕拉（总监工教习），曰弗来西旅，并法国名人也。凡讲求学问者，别设一院，以入其中为荣，犹中国之翰林院也。同席皆院中人，而弗来西旅新入院，亦得那阿所保也。

凡学问皆缘始中国

弗来米言："凡学问皆缘始中国。制造之精，亦未有能及中国者。如西洋用化学制造颜色，而施之染丝，终不逮中国之新艳。学问分门别派，中国亦最繁。"因论西洋用钢日巨，炼钢亦日精。此时钢价，较之二十年前仅及五分之一，将来必至一切皆炼钢为之，无复铁器矣。

讨论埃及与中国历史

色勒布斯言："居埃及久，闻其事最详。近得古碑，有在万年前者。而中国可纪不过六千年，故疑埃及学问尚先于中国。"吾谓："埃及古碑文字，与中国三千年钟鼎文相仿佛；其石刻人物，与中国二千年刻像相仿佛。泰西人记载谓埃及建国夏初，亦以中国至夏始有年代可稽。以中国之年，纪埃及之事，正以埃及之年无可推，而中国犹可推也。自夏以前，中国号称圣人，由帝喾上推至颛顼、黄帝，又上推至神农，又上推至伏羲。中国制度皆由此数圣人开其先，而不能纪其年号，想亦距万年不远。疑埃及二千年以前必与中国相通，文字制度尤可推见。而自汉通

西域，仅及波斯、阿讷伯，又远及意大里，而挨及独无闻，则真缺典也。”

嘎得勒法斯精于格致之学，多通中国典籍。见李丹崖，语马眉叔云：“此君当为老子后人。”问何以知之，曰：“吾读老子书，好之，遂考求老子为人，并得其像。见此君体骨，犹老子之留贻也。”（往在英国，有一妇人见凤夔九曰：“君必蒙古人也。”问何以知之，亦以骨格对。）因论在博物院考 谈古生物
求各国人物而辨其体骨，一望而知之。李丹崖因问：“博物 及人类学
院收藏人骨，能辨其朝代，此于何辨之？”曰：“是有三法。其一。殉葬器具：如刀剑用石者，二千年以前有之；次则用玉；次则用铜；又次则用铁。其一、骨格：天时气运有盛衰，体骨即有修短，当推测其朝代，以印合之。其一、地堛：地堛层数愈下，则年数愈远。则〔以〕天地积久而变，浮土累积，则原质益下陷。其地堛中各种体骨，亦可互相印证。如中国言龙，言凤凰麒麟，西人皆谓无之。近来研考地堛者，乃测知其实有是物。惟凤凰飞鸟属，体骨不入地堛。龙则牛首蛇身四足，四五千年前有之。麒麟一角，亦名角端；其牙若象而短，下唇外向，上唇内敛，故不能食生物；肩背有骨如鲸；其性仁，六千年有之。其入地堛皆至深。人骨出此间者，其年代亦无可纪也。”

又论地堛亦可推知天地之变化：“英法两地相望，而地
堛层数，近海处恰相符合。西洋格物家，以为两土必相连， 地壳变迁
其中荡为海六七十里，未知始何年。琉球、日本、台湾诸岛亦然。近西士至日本及台湾考求矿学，其地堛层数亦同，

知此数岛皆相连也。往时日本左近七十二岛，今无存者，往往火山发而地摧裂下陷。沧桑之变，日在人心眼间，相与习而忘之耳。”

谈人脑

李丹崖又问：“西国医士言人脑主聪明，其说确否？”嘎得勒法斯言：“吾素不信此说。人神智由天发，脑之具不具，皆粗质也。如琴瑟之调在人，琴瑟虽佳，非有善鼓者，亦必不能成声。苟有善鼓者，寻常琴瑟，其声必异。是以神智之发，皆天主之，非质地所能限也。”其言皆可听。

入巴黎下水道参观

廿五日　巴黎布勒非[25]约看地沟。通城涸清及诸浊污并引入地沟而注之海。从夏得里戏馆前下梯入地道，前临森路易江。小车八辆次第至，每日游时〔弋〕，以时来往其间。下为地沟，车止处，用铁孔板覆之。旁为水筒，通城食水皆由此引出。上为电线及传信吸气筒。车前及地沟两旁并燃灯。两人曳车以行。铁道两轮，跨地沟为界。转入旁道，地尤狭，行尤急。凉风习习然，寒甚。两旁有引水沟，引各家沟水汇入地沟。有地道。雨甚，沟水奔腾而下，则地沟皆溢。所在为地道，可以缘梯而上避水。有旧沟两层。地沟之起，已百馀年，拿破仑第三又开深四五尺，旧沟形式仍而不废。行约五里许，至泼雷斯谛拉康戈尔得，舍车而舟行。沟道较宽，两旁有铁栏。舟容十馀人，亦两人曳之行。中悬回光灯以照行人。出入沟道污浊之中而无秽气。舟人云：“沟深六尺许。”问亦有清水引入乎？曰：“此皆沟水，无他清水引入也。”至马狄仑教官前，又缘梯而出。李丹崖及各学生严又陵等十八人皆从。

回至鲁法博物院[26]旁大院阅视气球，法人西华所制之大气球也。其帮办谛桑联导至气球前。凿地深数丈，四周为阶级上下，皆木为之。中为引绳车轮，所以委球者。纳绳车毂中，又制一小横轮，使大轮随以左右。防风急气球动荡，车毂所衔之绳不能坚持，故使随风左右。其转绳轮轴相距数丈，从地道引绳，收放皆以机器推转轮轴。旁施一小机器，恐机器转动或稍疾，别为小齿啮轮轴，使转动不易，以枝拒之。气球径法尺三十六尺（每尺抵中国尺三尺一寸），用气一万二千立方尺。气球用布七层为之，补合其缝，上加白油胶合之。四周结绳，下垂巨绳无数，系圆木车一，周围可坐五十人。用软皮管纳气而系塞其口。车上有量气表。气盛则球下有铜托，引绳曳之，可以稍泄球中之气。旁有造气机器，一高铁桶驻[注]磺强水，用水和之使清（磺强水得水即燃，故须徐徐以清水调之为淡磺强水），加入新嗒（形如白铅，其实金属也，西人名之新嗒），即化成气，名爱觉生[27]，气之至轻者也。盖水为轻、养二气结成，磺强水加新嗒能食养气。养气为磺强水所食，则轻气无所附丽，而水皆化为气以上腾。乃吸入一铁桶中，用水涤之。于是轻气渣滓销融，而气皆至清。乃吸入一皮管中，以吸入气球。谛桑联云："新嗒太费。所用以化气者，即铁屑也。"气球能提廿五吨之重。合球与绳索及圆木车共十四吨，又加铁锚六吨。铁锚者，以恐风力猛而绳断，则用铁锚勾球底之绳使下沉，常备而不用。转绳机器用三百匹马力，可以操纵四万克罗克郎（每一克罗克郎抵中国廿

卢浮宫前阅视气球

制轻气法

气球能提二十五吨

四两之重），而气球所受仅及一万克罗克郎，故皆有馀力以相制也。询问所项〔须？〕用费取之何处，曰："皆西华所费也。"问费幾何？曰："已用八十万佛郎矣。"

入地登天　是日所阅历二节，一入于地，一登于天，亦一奇也。

廿六日　往见：水师部尚书伯都阿，其水师提督格兰斯曾至中国，并枉陪谈；农商部尚书得色亥得博；矿学院总办多布里及总查杜邦。又往得那阿处谢酒，布勒非处谢引看地沟。布勒非犹英国之梅尔，其名曰三达。水师部为都郎、灼浦两处学堂，商农部为石农艺徒学堂，矿学院为三德甸、科鲁苏两处学生均至巴黎肄业，是以偕李丹崖、日意格一拜见之。晚邀赫德、噶都、日意格、那威勇、哲美森、贺璧理、达尔诺、宋必赖、日意勒、斯恭塞格、高的亚、马格理、李丹崖小酌。

色勒布斯邀茶会，遣李湘甫、联春卿一行。

李鸿章嘱不可造次　赫德传示合淝伯相电报，言四月十七日信已代达邀准，须候代启行，不可造次。至是沈相以私意力庇一广东生，无已，则庸听我之请，而广东生必不可罢，岂非所谓妖孽者耶？

廿七日　致周筱棠、吴蕙吟（廿二日期）、舒春舫、文华甫、李壬叔及俊星东、冯吉云各信，及家信廿二号。

与矿师谈　矿学院科布里、杜邦次第过谈，言及德、美二国人至中国者，并述及中国矿产之盛，多未经开采。因问："曾询之矿学师，辨矿产须用机器，深入土数丈，辨视其土色，或左右观其地塥，不能至山一望而知。此何以一至中国游

历，便能言其矿产？”曰：“是亦有辨视之法：一视其土色，黑土夹白沙，其下必有煤产；又草堆中有红沙及小螺蚌壳，皆煤产也。然或沙土在此，而矿产又在彼，是以辨土色与下签处，又须察其山势气脉，以意会之。此惟熟能生巧耳。”又言法国煤产，岁不过十馀万吨，仅及英国百分之一。然法国章程加严。英国所占山业，开采可以自主。法国则凡产煤铁处，国家可以招工开采，不准稍有护匿。国家收税与业主所得矿租，皆由国家定一限制。此与英人异。德比诸国律皆同。 探矿之法

严又陵言：“西洋人记载：有至云南，见矿工能辨矿产者，惊为神技。一夜四望山势，见有绿气迷漫，辨知其为铜矿。又能听其开采之声，以知矿产之衰旺。或矿产将尽，及山将倾，皆于其声辨之。云此神技也，中国但以矿工目之，不加异视。又其开矿井，盘旋而下，无机器之利，而上下数十丈皆有援藉，亦其心法之巧处。” 洋人盛赞云南矿工之技术

廿八日　皇上万寿，在公馆行礼。华塞梅尔巴尔得朱门约往华塞游历议政院。偕李丹崖及日意格、马格里及严又陵等六人赴华塞。过巴客布来得及赛布两地，市镇均极繁盛。而赛布为制造磁器厂，是以贸易尤剧。巴尔德朱门迎于车次，遂偕赴议政院，知为路易第十四旧宫。盖故别殿也，路易第十四始治以为长居之所。至路易第十六被弑，改为民主之国，遂因其宫设立议政院。各厅均张油画，大或数丈，小者一二丈，多为路易十四小像，及纪其战功，兼及前后战功，雄奇精妙，数百年名将精神会聚于此。所 赴凡尔赛参观

张不下数百幅，及石刻各像亦百馀事。有礼拜堂一，云路易第十四葬此。右为上议院，左为下议院。而上议院三厅，张挂油画为巨观。两议事堂规模略同。惟英国议堂中设巨案，议者案旁立谈，此间则立台上，为稍异。正中为路易第十四故居，前为长厅，后连数厅，为住屋。又后折而左，为皇后宫，连闼洞房，陈设俱极精洁。左前连二厅，有拿破仑坐像。所张画，则拿破仑始即位及其战迹，皆名笔也。宫园极广大，树木葱郁，环水池无数，皆激水使喷薄高丈许，间以花草。宫地倚山，四周环抱如城郭，左右两石阶皆逾百级，形势壮丽。（赛布稍西，亦有巴来得华赛，译言华赛王宫也。树木山势亦佳，而宫无存。）旋至巴尔得朱门处午食，上议政院坐办得刚北，为设酒相款。有名巴斯者，

国事犯释归仍入上议院

三十年前，屡议驳拿破仑第三，执而流之荒岛。拿破仑既废，释归，仍入上议院。又有名戈得里者，则武员掌官者也。

下午又西至三希学馆[28]。旧为女学馆，路易十四集世家女子教之歌，时往听之。其后废为武学馆。

圣西尔军校

学馆总办为提督阿立庸。又有总查者，为一等提督格兰商。陪游者则甲必丹坤塞门也。来学者皆兵官也，试其所艺而后入，凡七百五十人。分设四堂，监学者环立中厅，则四堂皆可照料。每日五点钟起洗沐，先习所艺而后早食，八点钟入学。（略见所肄书，有炮兵规制，有队伍规制，有练习身法图式，有意大里、日耳曼语音文字，及营规、地图诸书。）十一点钟午食，一点钟至四点钟由教习讲授。凡分二堂，始入一年者一堂，二年以后一堂。入视，则始一年者教以旧

新枪式，使辨其利钝得失，及子炮功用。二年者，教以炮台建造之宜。凡为教习六员、帮教习二十四员。（六员各有专司：曰炮兵，曰炮台，曰队伍，曰技艺，曰测量地势，曰绘图。此外学习意大里、日耳曼语音文字，及调养身体之法，则帮教习传授之，不列入教习款目。其演试刀枪及跑马，别有武员视参将、游击八人主之，各以时日演习。）大约一点钟至四点钟功课，并分日由教习讲授。为演习刀剑厅一，四壁悬刀剑及手套、面具，各标名其上。所以用手套、面具，恐刀剑纵横，或至划伤。教习兜胸分挂其中，以教习听人刺其胸，以为格拒之式，亦妨〔防〕其有误伤也。画馆一，病馆一，饭堂二（其一左右列案四十四，每案坐十二人，可坐五百二十八人，其一较小），卧房四（每房横设四床，直上至三十、四十不等）。 军校之学科及术科

提督阿立容邀请看试马。一玻璃巨厅，用浮泥铺地以防马驰失足，上方树铁柱为门以止马。平列小儿数十。有顷，一人骑马前导，则教习也。后分二行随入，左右各十二马，左皆青马，右皆白马。入即平列，向上免冠为礼。教习立马左方传令。左右驰骋，或分或合，纵横交互。一听教习传令，立时改变。人马相习，转折变化，自然应节。已又向上免冠，乃驰出。 马术表演

次则教习自试其技。凡马八匹，亦以一马立左方传令，皆教马使之腾跃驰逐，或举前足，或举后足，或四足齐举，亦左右纵横，连番腾跃。令出，即七马同时应声转换。已又免冠驰出。又有九马排比而入，亦教习自试者也。并不传

令，九马或连行，或分三行，由左横行而右，又由右横行而左，或时交互错杂以行，变化随意，从容中节。已而其中一人连声传令，马或转头向上，或又折而向下，或周环疾驰，或跨越腾跃，或交互转变，使人眼迷心慑。

旋又至二厅，一为新旧炮台式，一为新旧枪式。又为相马法，相其皮骨及蹄及齿，以知其老壮，各有教习司之。询知三希向有学馆三：一农田学馆，一通商学馆，一草木学馆，竟不能一往。其武学馆岁支经费二百万法兰。

圣西尔炮台

又至三希炮台，中一层稍高，前后分二层，皆有深濠。上层炮台向外，其后二层皆兵房也。其下尚有二层。炮台向外之炮，大不过一二吨，而用小枪及开花炮为多，所以护濠沟尤力。每沟曲处，皆有枪炮房护之，以防越沟而入。即进至中层，尤为扼险拒守之计。最下二层，以备藏伏及出奇之计。所用炮不甚大，据云防海须大炮，此之防守与陆战无异，惟用炮车驾炮而已。盖往时巴黎环城设炮台（巴黎、伦敦皆无城，惟指人烟辐辏处为城而已），普鲁斯之攻巴黎，炮台兼〔坚？〕守不下，普人遂环城扎营以困之。至是展开五十里之地，周环设炮台十三处，三希其西一面也。每炮台驻兵三千人至五六千人。修建已逾四年，工程浩大，今尚未完工也。询知现驻兵三百人，兼司工役。

巴黎城外环设炮台

廿九日　礼拜。早偕马格里由嘎里[29]海口回敦伦〔伦敦〕。径越柏郎而北，车路约远至一点钟。于时西北风方起，海浪飞腾，而舟行尚稳。一点钟逾两刻许，抵多发。两岸均于海面筑长坝，为泊舟之步。其船名“白得类尔”，询

由巴黎回伦敦

知为海鸟名。西岸矗立海面皆白土。罗马初攻伦敦，由此渡海，望见海岸白色，名之曰阿拉比安[30]，剌丁语言白山也。(后名〔遂〕以“阿拉比安”为英国之名。拿破仑第一与英国交战，常言：“白得非尔阿拉比安”[31]。白得非尔，犹言不足凭信也。此次与土国私立条约，收受赛布拉尔岛，法国新报犹引此语为讥。)五点钟，行抵车行〔林〕壳罗斯。蕴斋、彦嘉、在初、夔九、玉屏并迎于车次。

英国古称“白山”

三十日　往拜沙乃斯伯里、毕根士、施密斯、威妥玛、阿里克、金登干，所见威妥玛一人。语及《燕〔烟〕台条约》，其辞绝悖，相与愤争而罢。其言：“中国违悖条约，是其惯相。此次《烟台条约》先免通商口岸厘金，原与旧约不符，应候各国议准。各国现尚无一允准者，其势不能听各国通行免厘，英国但守通商口岸之理。”吾谓：“此两事原应英国主持。旧约纳子口半税，洋商久已遵行，不得为悖条约。至于华商，本属中国人民，应听中国约束，德、法诸国万不能勒免中国厘金。使能免厘，各国条约原有一体均沾之文，亦岂有英国独守通商口岸之理？此不过借端延宕，非事实也。且当时初定条约，照会各国，适德国更换条约之期，力持免厘之议，数月不能定局，乃亦不复置议，而先催办口岸免厘。既催办口岸免厘，则是燕〔烟〕台所定条约，德国早已允矣。条约明言口岸免厘及洋药税、厘并徵两项，应候各国会议。今条约各项久已照行，即口岸免厘，应候各国会议者，亦已开办。独洋药一节，全由英国主持，至今不一议准。中国竟无从开办，实不足昭平允。”

与威妥玛辩争烟台条约事

威妥玛大怒

威妥玛大怒，言："且候中国再杀一马加里再说。现有英国人从北海回言：广东一省并停止子口半口〔此"口"字衍〕税，意在寻衅。吾且夕回中国，议论方长。请勿早计。"吾谓："燕〔烟〕台定立条约已逾两年，其取受中国之利，早已开办；独洋药厘捐中国稍有利益，延搁至今。此公事过不去。吾以滇案来此两年，迄今滇案未经画押议结，吾更何颜自处？此于私义亦过不去。"威妥玛言："君自奉命出使，并无饬议催《燕〔烟〕台条约》之文。"吾曰："固也。《燕〔烟〕台条约》由君与李中堂定议，吾何能与闻？议结两年之久，仍至悬搁，亦断非中国意料所能及，亦何能使我饬催？吾自见此件未了，即使事有缺，无面目自立耳。"威妥玛言："吾自有办法，当径取旧约行之，此件条约一并扭毁。"吾谓："此条约君自定之，吾〔君〕自毁之，于我何与？即欲毁此约，亦须明白开陈。一味压搁，吾所不解。"其横如此。他日回中国，议论恐未了也。

"此件未了，即使事有缺"

注　释

〔1〕布拉斯得拉弓高：Place de la Concorde，协和广场。

〔2〕阿兰：Arnhem，阿纳姆。

〔3〕谿泰克特：Utrecht，乌得勒克。

〔4〕阿兰治：Prins van Oranje，奥兰治亲王，即Willem de Eerste，沉默者威廉。

〔5〕得勒莆得：Delft，德耳夫特。

〔6〕基央莫第一：William I.（Frederick Wilhelm），威廉一世（1772—1843）。

〔7〕阿得满班摩：Rotterdam，鹿特丹。

〔8〕安摩斯得阿丹摩：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9〕舒多，Zvider，须德海。
〔10〕汪非尔：Anvers，盎非尔，即安特卫普。
〔11〕博思克赛米：Bruxelles，布鲁塞尔，卷十八作伯勒色尔斯。
〔12〕类沃布里第一：Leopold I，利奥波得一世。
〔13〕德萨里：Thessaly，色萨利。
〔14〕意稗勒斯：Epirus，伊皮鲁斯。
〔15〕塞布拉斯：Cyprus，塞浦路斯。
〔16〕哈湾拉，Habana，哈瓦那，卷十一作哈法那。
〔17〕勒塞布斯：Lesseps(1805—1880)，卷二作赖赛朴，卷廿七作拉布类斯。
〔18〕茀罗林斯：Florence，佛罗伦萨，卷廿八作茀罗郎斯。
〔19〕《费家呒》：Le Figaro，费加罗报，卷十八作费嘎侯尔。
〔20〕比茀立若代葛安那学那尔：Bibliothéque Nationale，国立图书馆。
〔21〕爱廓尔得盟：École des Mines，矿务学堂。
〔22〕底多得尔苏塞也得：Teetotaller Society，禁酒会。
〔23〕登白伦斯苏塞也得：Temperance Society，节饮会。
〔24〕华塞：Versailles，凡尔赛。
〔25〕布勒非：préfet，市长。
〔26〕鲁法博物院：Le Louvre，卢浮宫。
〔27〕爱觉生：hydrogen，氢。
〔28〕三希学馆：圣西尔军校。
〔29〕喂里，Calais，加来，卷十一作开理。
〔30〕阿拉比安：Albion.
〔31〕白得非尔阿拉比安：原文可能是"Peu de fils，Albion"。法语"反复无常的英国佬"之意。

卷廿二

光绪四年七月

〔光绪四年〕七月初一日己酉　为西历七月三十日。金登幹来谈，论事稳练有识。西洋人才实盛，吾所得马格理，可与言学而断不可与办事，皆蹇运为之。　马格理不如金登幹

屠威斯（西语曰腿斯）见示所著《公法论》二篇，推言公法之立，近二百年事耳。一千四五百年〔脱“前”字〕罗马盛时，其律法中略及公法，而无成书。其后有邱者仑斯、密伦二人始言公法，亦未有界说。界说者，发明公法之旨也。已而格尔斯设立公法会，为界说所自始。首舍尔那亦续言之。当时罗马强盛，诸国聘使相属，势不能不为立法。其遣充公使者，均属赫尔勒斯（罗马内阁官名）。又与喀沙纪[1]连斯〔年?〕交战，公法由此渐密。嗣是罗马日衰，公法亦日弛。而诸国交接，用之以为程式，其书不能废也。后立罗马教皇，有教师弗伦西色斯阿维多里亚著《公法》十三篇，书凡四刻。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刻之法国立瀹地方，　万国公法学科史

其初刻也，然终亦不甚显。其后乃有争梯立斯、克娄迪尔斯（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名之曰虎哥）、哈兰摩斯、懒卜里底之徒出，公法乃大行。争梯立斯为恩可拿人，至英国，延入阿斯蒋学院为律师，论公法始详，即虎哥所取为程式也。哈兰摩斯谓争梯立斯详载公法旧式，可为考据之学；虎哥因之发明其义，可为性理之学。而虎哥书特精，为世所传诵。虎哥自谓著书多得披尔立色斯之助。而美清妥斯言尚有倍铿，律法精博，实三人合力为之。其后瑞典国主阿尔多法斯（为今瑞典国主之父，早闻其名）、阿敦斯密斯（创立理财学问，于英国最有名）、非歪尔、谱芬多敷、宾克舍、立布里斯、洼斯、费脱尔、马腾、铿得、斯多歪尔、斯多里数十家之书，多各主一端言之。大约第一篇明公法原始，第二篇汇举各家立言之旨。公法学问，亦略具于此矣。

万国公法诸学者

岁稷臣自巴黎来，接李丹崖一信。

初二日　接上海文报局五月十五日由法公司“洋〔扬〕子”轮船递到八十一号包封，内黎兆民廉访、褚心斋观察、张鲁生太守、黄石珊大令及黄咏清各信。

金登幹示及议绅有力量者数人，曰弗斯得，曰哈尔楷尔得，曰朗，曰占摩斯。占摩斯与金登幹同学，尤精于律法。徒苦不能通知西洋语言文字，无从与之倾结也。出拜日本及土耳其两国公使、色尼[2]国王金觉尔治、博布尔、觉尔治赫尔、嘎尔得尔。嘎尔得尔博通各国之学，与论孔孟佛老及耶稣异同之旨，其言多可听，云：“推而言之，希

苦不能通西洋语文

腊、罗马各种学问，皆归本于心。心即天也，此天下各国心理之同然者也。”颇为之服膺其言。随赴美国公使茶会，所见林希、南多尔茀、克累、珥类、茀里南得数人，皆旧识者。珥类貌似贝音斯，以医著闻，曾陪历北冰海。晚又赴沙乃斯白里茶会。所见克罗斯、满剌斯、施密斯、三顿、斯丹雷、旁斯茀得、阿里克、威妥玛诸熟人外，馀多相识而不知名。略可考问者：镗白里治议绅二人，曰马尔定（形貌短小），曰洼尔波尔；阿斯茀教师二人，曰阿克兰得（阿斯茀医学院总办），曰类得尔（阿斯茀克来斯觉尔治总办）；曰提督来逊斯（供职兵部）；曰议绅类得尔；曰外部暂理中国事务司员科克类尔；曰井定克。

初三日　为西历八月初一日。阿里克之女出嫁界里，约至威斯敏斯礼拜堂送嫁，会者百馀人。日本、美国、葡萄牙及予，凡为公使四人，各为之书押。谛盘生夫人邀至礼拜堂，指示一切，原原本本。其言师丹雷夫人为额尔金之女，本伯鲁斯之裔也。伯鲁斯为苏格兰国主，当一千三百馀年时，与英人交相侵伐。师丹雷夫人墓后窗门十二扇，为四层：上层为伯鲁斯遗迹，中层为师丹雷夫人纪其善行，皆玻璃镜绘画为之。其善行六节，各配以古事：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者衣之，病者医之，为宫室以居之，为学馆以教之。谛斯盘〔谛盘生〕夫人各据其墓碑所纪指证之。西人尚学问，男女一也。所见茀娄尔（医学总办）、类克斯（议绅）诸人。 充证婚人 西人男女皆尚学问

初四日　德威斯来见。英国始有香港时，设立总督，

德庇时谈1817年出使中国事

德威斯首充其任。自云嘉庆十九年阿摩斯得出使中国，实随之行。由天津至通州，乘夜绕城，行抵圆明园。以争拜跪礼，奉旨驱逐出境，在圆明园一饭而已。（据西洋记载称一千八百一十七年，实嘉庆二十二年也，恐属德威斯误记。）自是在广东充当印度商会总办（自云在卜娄登之后。卜娄登去岁亦来见，云道光中充当商会总督，至二十一年义律用兵，卜娄登力争不能得，遂辞归。是为用兵之始。德威斯必尚在前。）凡二十馀年。（以年分计之，当在贝音斯之后，卜娄登之前，亦无二十馀年之久也。）其后家居九年，会香港设立总督，遂以命之。其君主召见，谓曰："汝居中国久，一切情形较朝廷为历练熟悉。应如何管理，斟酌行之，国家不为遥制。"居香港四年乃归。新居距伦敦三百里，家居三十二年矣。问亦有所事乎？曰："在本地充当德漂谛罗尔得勒弗吞兰得[3]。"问视梅尔、阿得门何如，曰："不同。梅尔、阿得门皆管理地方者。另举人罗尔得勒弗吞兰得管理全省民兵，承平时一无所事，遇警征调，则以属之。德漂谛，其副也。"问有俸薪乎？曰："但以名号为荣而已，无所取利也。"又有马比尔得里特，亦民官，兼主听讼，其职又在梅尔、阿得门下。西洋设立民官，亦不必尽合法度也。

嘉庆年间入觐时争跪拜礼

问嘉庆中入觐情形，曰："初至天津，与总督会议跪拜礼，总督允许，始进至通州。又有和公爷至，与议，亦允许，乃至圆明园。时行旅车尚未至，和公爷即迫令入觐，又责使拜。阿摩斯得拒不允，和公爷云：'乾隆中马格理入

觐，亦行拜跪礼。'阿摩斯得云：'马格理日记可证。其时随行者名斯丹登，今亦随至，一切皆所目击，可质问也。'辨论久不得决，遂被驱逐。"问和公爷何名？曰："和珅。"是时为嘉庆十九年，和珅死久矣，此尤误也。

偕马格理至外部见沙乃斯百里，及谛盘生、色克伦公、金登幹诸处。谛盘生语及刘雲生，有慨乎其言之，直谓中国国家宜早换人，必有益处。呜乎！国家亦何不幸，而引此种戾气，以使贻笑外人也！

刘锡鸿贻笑外人

诣外部询问《烟台条约》："君主应作何批定，耽延如此之久，想此时必有定议？"沙乃斯百里言："条约除厘金、洋药二项外，原可作为全结。以此二条应会商各国，是以不能定议。"吾因言："居此两年，所以未及催问，正因德国方引厘金为言。谓俟德国定议，此件条约必无他说。自六月接总理衙门来文，德国巴公使以议换约未定，已经回国。而自去春巴公使议免厘，中国势不能接允，巴公使亦遂不提及此项，而刻期催办租界免厘，距今已历年馀，足为各国准允条约之明证。"沙乃斯言："德国巴公使催办租界免厘一节，此间尚不及知。如此，便应行文德国询问。"吾谓："行文德国必不可少，然似未宜延至两年之久始行询问。一移转间，又须费多少工夫。窃以为为日太久，不宜再有耽延。"沙乃斯白里言："各国原始皆不答应，本国直亦不能独定。"

催外部从速批准烟台条约

吾谓："《烟台条约》后，中国行文各国，惟德国啧有烦言。然租界免厘，德国实催请办理。是会商各国二条内，此条最有交涉。开办已历年馀，各国均无异言。独洋药厘

捐未曾开办，则应由英国主持，与各国无涉。”沙乃斯白里言：“所以会商各国，并不是全凭各国办理，不过条约所言如此，应得会商。若以洋药言之，中国近年遍种罂粟，国家若有意引导之，未尝示禁。本国於此，只看作一种贸易，并不以为害人之物。以中国原已广种罂粟，岁岁加多，无已时也。必欲加增厘税，禁使不能贸易，是以国家不能议准。”吾谓：“初得总理衙门来文，正值柏灵会议之时，以为此件条约，早夕必可议准。近见新报，载阿门得一段议论，知其必足以惑听。贩运烟土，原系印度一宗大贸易，而在中国却实为害。此由中国人民不自振作，於印度无尤。至於广种罂粟，实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洋药开禁之后。近因山西灾荒，推考其原由，以种罂粟占出地亩，丰年已不足食，一遇荒歉，为害尤剧。是以朝廷因山西巡抚之请，通饬禁止栽种罂粟，何尝有意引导之？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甫开鸦片烟之禁，征收税则，本极轻微，内地鸦片亦是一例征收。而内地所制鸦片，力量远不如印度，穷民将就吸食，稍有力者均以吸食印度公班烟为名。此种加税，不过禁止偷漏而已，何足以断绝来源，使不得贸易？”

外相以中国遍种鸦片为言

驳斥英人

沙乃斯白里言：“中国不爱吸食内地鸦片，吾亦闻之。所以不能议准，知中国地方官视此为利薮，诚虑肆意征收，漫无限制。”吾谓：“中国地方官，於国家未经定立章程之件，可以任意征收。国家明示章程，地方官势亦无从任意征收。”沙乃斯白里言：“若然，何以不明定数目？”吾谓：“李中国〔堂〕原议定立数目，威公使执意不肯，是以未定。”沙斯

〔乃〕斯白里言："李中堂定数若干？"吾谓："记是一百两。"沙乃斯白里言："如此实是太多，所以人人言中国谋禁绝此种贸易。"吾谓："中国鸦片烟税即增至十倍，亦尚不及印度之多。是以历任公使阿里克、威妥玛均有加税之议。增加多少，自有权衡，亦须是得商人允准，万无一加厘捐便能禁绝之理。"沙乃〔脱"斯"字〕言："阿里克、威妥玛之议加税，并属私见，非国家之意。"吾谓："贵国国家于此从何与闻？阿里克、威妥玛在中国久，实自觉收税太轻。"沙乃斯言："此事总应饬令驻京公使查明定议。"吾谓："此件条约原由驻京公使定议，何待更查？耽延日久，徒使中国应办事件不能开办，公使在此，亦觉无颜。"

力争增收鸦片税

公使在此亦觉无颜

沙乃斯百里："除此两条，先将各条议准，以便回复总理衙门何如？"吾谓："各条早经开办，议准与否，全无关系。即条约内会商各国两款，其租界免捐一款，亦经开办年馀。惟未经议准洋药抽厘一节，中国至今不能开办。各国所得利益取之中国者，一一照行，独於中国应得利益，积压两年，恐亦非持平之道。"沙乃斯白里言："我当具一文请侯钦差回复，再行覆议。"吾谓："外部文件，必应照款回复。惟恐所闻未必周详，我当详悉具一文，以凭贵衙门核办。"沙乃斯白里言："如此正好。"吾意盖虑接允来文而后回覆，或延至十馀日，亦须候之，不如径自具文之为愈。居此两年，与外部议论事件，均不过十馀语，以外部一切不肯驳论，无从申述。此次辨论《烟台条约》，不能支展，遂得尽情一相辨驳。三点钟往见，比出门，已逾五点钟矣。

历时最久之讨论

初五日　是日雷，雨雹。日本驻俄公使恩倭摩的乞假回国，由陆路直出黑龙江贝得洛波尔倭斯喀海口[4]，以赴日本之东京。俄人于贝得洛波尔倭斯喀海口建造炮台，设立船厂，日本知其意在东侵。与立约：即有战事，合力相助。此次之出黑龙江海口，盖欲窥探俄人情势，与其兵力之所及。两国均蓄意高丽，而日本大势之所趋，尤在所必争。高丽方危弱，政教不修，极为可虑。

高丽局势极为可虑

日来晤两夫人：一、哈尔得夫人，言孔孟与老与佛与耶稣异同之旨，因论："孟子之功不在孔子下，其言善启发人，然孔孟立言旨趣亦微有不同处。孔子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直须寻个实落所在。非有实落，他便不说。孟子止管发明他的道理，尽许腾空说去。"竟解从大本大原处体贴，中国日读孔孟书，有愧多矣！

哈夫人论孔孟异同

一、谛盘生夫人，言近得德国信，言刘钦差已撤回国。吾谓去冬已有此谣言，实无此事。因叹息，言："如此便不好。中国国家应早换人接办，庶可保全交谊。"吾问刘钦差如何情形，答言："亦不知其详。惟初至德国，见新报画中国钦差出游，儿童相与指笑，甚怀忧念。以此等无理之事，有识者引以为耻。公然列之新报，是必通国人皆心非之，因传以取笑乐。其后询之亲友来伦敦者，并有烦言，大抵谓其过自尊大，所办公事又不如法，颇闻中国钦差衙门至无人迹往来。"吾谓刘钦差平日脾气甚坏，以为充当公使，则客礼也，不应与人相嫉怨如此。答言："原来平日脾气本坏。德人不能知，以为有意相侮。钦差何不一往德国，见

谛夫人评说刘锡鸿

监国太子稍解释之?"吾谓:"恐无此办法。"曰:"各国钦差相与游历,因谒见其君,事常有之。以为德国与中国交谊不宜断绝,得此亦属解释之一法。"因问驻华公使巴兰德曾相识否?"曰:"有亲戚与相识,亦知其人。"告以:"现闻已回国,换约事辨论年馀,终竟未了。"答曰:"中国钦差不至如此抵牾,决无此事。"此二夫人,一能发明圣贤微旨,一解言国家大计,中国士大夫所不能逮也。 中国士大夫不能逮

初六日 礼拜。西洋各国,议院皆分两党:同党曰慳色尔维谛甫[5],犹言大权当归之君国也;异党曰类白拉尔,犹言百姓持权。德国又别出一党,曰克勒里喀尔[6],则教党也。以德民分主耶稣、天主二教,而国家自主耶稣教,以是绅民习天主教者自立一党以护之。近因节次行刺,毕斯玛以持异议者多,足以惑乱人心,因令散会堂,饬百姓另举。至是所举类白拉尔一党更多於前。其异党之魁曰拉斯噶[7],毕斯玛多方阻之,百姓仍以其名应。西洋民气之昌如此,亦是一害。 德国异党 民气太昌亦是一害

上议院总办一人,曰罗尔得占希洛尔;下议院总办一人,曰斯毕格。上议院坐位曰马尔赛克。马尔者,译言羊毛也;赛克者,译言口袋也。初设议院时,立一人为总办,应与座而无椅,乃叠毡袋为座,自是遂以为名。(此英国故事也。)

新报载:梅尔、阿得门公宴毕根斯、沙乃斯二人,授以金盒,赐之名曰茀里敦摩阿甫挤色底[8],译言伦敦城内百姓也。云数百年前,伦敦城人输金助国,皆复其家,不应征调。於是梅尔有所宠异,辄授以此名,以免国家徭役。 荣誉公民

今此例久废，乃存其制，以为美名。俄国主及美国民主先后至伦敦，梅尔皆以其名授之。至是又以施之宰相执国政者，且须立誓词。言当服从梅尔之教，有畔其君者，必以相告。亦一奇也。

初七日　偕马格理诣马克里、阿什百里、茀里兰得。马格理〔马克里〕诊吾头晕为血道迟缓，脑不受养所致。因出图见示。言曾文正公之以头晕坐化，由心下积病，致成白点灌入血管中。血管受之，以达于四支〔肢〕。其小管上行以达於脑，而此白点随而上升以灌之脑。脑中血道为所滞塞，则血不能灌输。法当静养半月，使血管旁通，仍得周行脑际。再有劳勤，即不支矣。

病脑血管阻塞

用双耳收声法，听胸膈间血行声音以辨知之，云所患独在血行迟缓。用秤量其身体，得一百五十四磅（每磅十二两，凡得一千八百四十八两，又中国秤得一百一十五斤半）。记去岁秤得一百三十斤，今消瘦多矣，总署诸公之力也！

总署诸公之力也！

新报载：类意来亚斯曾随马加理至云南探视路径，近复派至后藏地方名“勒”，探问古里碑情形，谋迎致之印度，盖俄古柏之子也。左军克复喀什噶尔，逃至塔什干，俄人受之。英人修兴灭继绝之政，欲分土以使治也。又有基尔者，从麦士尼由四川、贵州以出雲南，历缅甸。言甫至四川下游，所过皆种罂粟；远越成都而西，则花及茎叶皆已收割不复见。然四川人吸食鸦片烟者无处无之，至贵州而吸食者愈众，至云南而极。大率贵州一县数千家，每家必有一吸烟枪；一村数百家，每家必有一吸烟枪。雲南每家大

雲贵川省吸鸦片者无处无之

者房数十间，小者数间，每房必有一吸烟枪。又称沿途民人相款接，四川尤隆。以四川绅士最无权势，民人无所顾畏，故得行其意。即此三省情形观之，恐不徒为乱徵而已。

布克什来谈，并见示所刊评论柏灵会议俄土一案，其言沉郁感慨，如闻高渐离击筑之声。

复李丹崖、李湘浦二信。

初八日　法国立瀚地方开设东方会堂，其尚书基麦特邀请入会，先寄示会期启问之词，凡分三款：一商情，一学问，一教会。商情以蚕丝为大宗：种类，费用，及养蚕之法，尤分辨野蚕种类。学问则考求印度为详。元初，意大里人马克波罗从世祖入中国，著书言中国事；西洋颇宗尚其书，言中国事多依于马克波罗。印度既隶英国，西人因之以考求印度古籍。如挨及、希腊、印度，均有专门之学。所问者：《荀得阿尔费斯得》[9]（印度古经名）出于何时？鏗摩尔[10]（印度释迦之前有鏗摩尔教）创于何时？"三斯克里得"[11]一种文字，何人缘始？《回得尔》[12]（亦印度古经名）何人传授？《曼鲁律例》[13]于何世行之？所称印度各国纪年久远有何凭据？希腊古先律例与印度同异？《鸦拉发尔基亚》[14]，印度最古之书，所说道理若何？东洋爱罗斯[15]一种人遍体生毛，东洋人民是否爱罗斯之遗？抑或爱罗斯为北方野人，东洋取据涅盘（涅盘本佛氏语，西洋即以名地，"日本"二字为其转音），爱罗斯别自为种？中国钱钞起于何时？及苦里[16]利病（苦里为工人，印度语也，即指古巴、秘鲁之充工者）。教会问：摩西、曼鲁律例有无异同？

东方会堂论文答辨之内容

中国钱钞起于何时

挨及十七朝之先，律例与摩西同否？佛教谓人魂归宿维尔安罗[17]，信否？萨克亚摩尼[18]之前，佛教若何？遮那斯道里[19]是否萨克亚摩尼（即牟尼）以前佛法？中国孔子之前何教？老子学问与今道士绝异，何以道士皆宗老子？所问中国事甚简，然皆扼要语，足见西洋学问尚实处。

道教源流

据《汉书艺文志》：有道家九百九十三篇，神仙家二百五卷。其源流并截分为二：道家言无为自正，清静自化，其义亦取治国平天下；神仙家乃习为长生之术，自汉已有之，其最精者魏伯阳《参同契》，及《黄庭内景经》。后稍衍为符箓，其流为张道陵、于吉，然亦各传其所受，未尝托之老子也。迨晋葛洪言炼气服饵，齐陶宏景修辟谷导引之方，而其传渐盛。后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称为天师，传云中音，诵诫科及图箓之说。而后神仙言修炼者，始专谓之道士。隋唐以后，宗老子为道家之祖。道士修建宫观，专奉老子，而斋醮、受箓、拜表，皆以为老子之遗教，非其实也。今道家亦分二派：清虚守要，摄生以求长生，名修炼家；经诰传录，摄治鬼神，名符箓家。

中国钱法

中国钱法，原始太皞，太皞以前无考。其自唐虞以来，有年数可纪约五千年。唐虞以前，略纪朝代，传世久远，莫能详焉。太皞至唐尧凡历三朝，盖在五千年以前也。西国金银钱流入中国约二千年，至后周保定时，曾准民间通行，至今一千七百馀年。在泰西者惟罗马一国，馀为罽宾、乌弋、大月氏诸国，尚皆在亚细亚之境也。近阅新报：言中国使用铜钱三千馀年，以为原始周代者，误也。钱禀始

于唐元和时，实止一千三百馀年。盖置钱此路，而持券以赴彼路，合巷〔券〕取钱，谓之“飞钱”，犹今之汇票也。至宋仿行之，使民入钱京库，给券至诸州取用，以实京师。其后民间私为券交易，谓之“交子”；又置官务领之，名“交子务”，而禁民私造契券。旋改“交子”名曰“钱引”。大抵使用“钱引”，犹盐引、茶引，指定诸路取钱，不能通行使用也。南宋以后，更造“见钱关子”、“见钱会子”，印给诸路，始准与银钱并用，则钱票所由仿〔昉〕也。元明数百年行之，谓之“钱钞”，皆用以为制国之经，与钱法并行，而不便民用，其值常贱。本朝二百馀年始废不用，商贾转运使用汇票，而民间交易之钱票一由商民制造，国家不与闻也。

中国记载言自黄帝以来始立文字，礼乐制度备具于是时。故自唐虞以前，皆以黄帝为创制之圣人。至周则有周公。下及汉魏，以迄于唐，犹以周公与孔子并祀。唐自元徽以后，始专祀孔子太学，实以表章六经，启佑来学。相为祖述，其教则二帝三王之遗，其文则礼乐典章制度，其学则仁义礼乐，未尝专立一教以资循守。是以佛家有法律，道家有诫科，而孔子无之。学士大夫相与守其遗言，以为修己治人之术，亦不遍责之庶民也。——略考所问三端源流于此。 中国祀孔未尝立教

又中国蚕书，始见于孙光宪、秦观两家。而秦书备言济、河间蚕事，云与吴中蚕家时有不同。《禹贡》所纪，兖、青二州，独具蚕丝之文，而徐州亦贡纤缟，皆今山东之地也。河、济间蚕事，至宋犹盛，今则其利一归于湖丝，制 中国蚕业

造亦独精。金陵之宁缎、宁绸，苏州之绉绸，所用皆湖丝也。而各省蚕丝之利，实亦不乏。就所知者，如云南之藤缎，四川之巴缎，皆称上品。其馀川绸及河南之鲁山绸、广东之顺德绸、湖北之荆州锦，各省尚无大庄贸易，而亦未尝不通行。其出自野蚕茧者，则山东之茧绸、贵州之遵义绸，亦皆通行各省。惟野蚕茧绸，其色不鲜，质亦稍粗，而销行较广；以山、陕、湖南地方俭朴，以此充用为多也。至于各省所制土绢，则随在有之。其养蚕之法，亦不尽工，故其丝常粗而韧。大率各省所出蚕丝不同，其蚕种及养蚕之法亦不一例。湖州养蚕治桑尤精。其各省养蚕，兼用桑、柘两种。野蚕则饲以橡栗，盖野树丛生者。而行之泰西诸国，惟湖丝一种。粤丝亦间出洋，不如湖丝之良也。

泰西来中国之嚆矢

汉时西域通中国者皆在亚西亚境。泰西惟意大里汉元〔延〕熹中遣使至中国，航海至日南徼外以达京师，则实泰西通中国之始也。但传其王名曰安敦，而不载使者之名。中国名之大秦国，亦名海西国，至今约二千馀年。晋太康中复遣使至，约一千九百馀年。并在耶稣降生之前，距马克波罗亦在千年以外。〔叔河案：此有误。延熹、太康并在耶稣降生以后，大秦使者来华先后在公元162、284两年。〕而祀天及七日礼拜，自当时已然。此为泰西来往东方之最古者。其贸易中国，惟有波罗〔斯〕始自汉时，其他皆未闻也。

议员不守议事规则被逐

初九日　英国下议院有洼得弗尔得所举议绅名倭科里门，于兵部回答征调民兵支给经费时，辄扬声以乱之。斯毕格乃起言："洼得弗尔得绅士！应请止声，勿扰乱人言。"倭科

里门回言："不能止声。"罗斯噶得为议院堂官之长，乃起言："洼得弗尔得绅士不遵斯毕格分示，不敬，应自陈谢。"倭科里门益不服。罗斯噶得乃言："洼得弗尔得绅士不守法度，应议处。"于是斯毕格乃起言曰："请洼得弗尔得暂出，听候大众议处。"坐中有为解说者，曰："倭科里门本好人，今日适有他事触其怒，应得宽恕。"罗斯噶得言："议院数百年章程，应遵守弗失。"众绅群起应曰："然。"斯毕格乃言："请倭科里门出，弗少留。"盖议院章程，皆以所举地方为名，遇有过犯议处，则名之。再有抗违，则令巡捕捕系之狱。是以规模气象，容止进退，皆有可观。一不守礼而谴罚及之，相与以为耻。故录存之。

勒色尔会堂科密的名克里，约赴茶会（文案哈米坦亦枉陪）。克里为解洛费尔斯魁尔克罗布总办，故兵官之长也。勒色尔为妇女会聚处，屋宇亦极修洁，所张皆中国图画。克里言："中国钦差至此，前后情形绝异。钦差未到之前，英国人民无不訾毁中国者。钦差到后，人人悦服。吾日与人谈论，同声一词，莫肯相非，乃更相与重视中国，考求其学问。即吾顷年亦知考求。窃以为中国派钦差出使，为益甚大。"又论俄人逼处，中国不可不妨〔防〕，方今惟英国可以敌俄，亦西洋均势之义也。随赴哈尔得茶会，所晤堆海尔（居印度三十二年，曾任印度总督）、罗额斯太太（有兄仕挨及，承办挨及大会，现驻巴黎）、来恩斯（亦医学馆参赞）、堪布洛（驻扎日斯巴尼亚领事）、希嘎（亦以学问著闻，年老头偏）、端卑尔太太（亦所熟识，始问得其名）、

钦差到后人人悦服

铿尔斯海里曼（自言曾从中国人学相法，约至其家谈相）。是夕，金登幹过谈。

字林日报总办来见

初十日　《字林日报》总办庚得里来见，述梅辉立之言，谓刘云生遍致京师贵人信以相倾，京师物论，似左袒刘生，引以为憾。《字林日报》行中国已久，庚得里之前为罕士曼，亦曾一见之。

勒色尔会堂文案哈米坦（马格理译曰弇麦尔敦）致书邀同入会。西洋会堂，犹中国之有文社。汉魏六朝已有之。《周礼》所谓："友以任得民"，即其遗意也。得民者，民相与群萃州处，闻风者亦起争赴之，谓之"九两"：两相比而交互联属之义。自汉诸贤注疏已失其义，故知三代遗风之就泯也久矣。

三月不向总署发信

十一日　发总署（应为廿一号）及合淝伯相（应为廿二号）及张鲁生及家信廿三号。自四月初六日后，不发总署信已三阅月，旦夕谋以关防授之参赞，毅然以行。此次因催问《烟台条约》，有辨论及照会文件，亦属公事之有关系者，不能不一达知，略具其事始末，以数行申报。与合淝伯相信都不列号也。

十二日　恭值东太后万寿，率参赞以下行礼。接上海文报局五月廿二日由英公司"生达"船递到八十二号包封，内方右民、黄泳清、易梯霨，及家信戊字六号，及志城信。

禁买黑奴会人来见

禁买黑奴会十四人来见，盖见古巴招工章程，以为非宜。为首者斯得尔治宣读诵词毕，言去岁偕古巴领事吉罗福来见，所言甚详，而以奥〔澳〕门禁止招工条约为不可改

易，何以此次忽开此禁？答以去岁吉乐福来见，系中历八月，其定古巴条约在中历十月，以日计之，所宣述吉乐福之言，当已达京师，或是途次别有参差。斯德尔治〔有脱漏〕道途遥远，信问参差，使我心深为抱歉。”其次鲁墨尔言：“幸闻此件条约，日国至今未墨〔画〕押，尚可挽回。”答以：“条约在总理衙门定议，限期八月互换。今已逾九月之期，其势恐难翻异。”其次议绅郝鲁乌得言：“禁止黑奴事宜，吾在议院言之甚力，办理此事亦恰费心力，甚不愿中国复相从受黑奴之虐。”答以：“在中国即闻，英国国家禁止掠买黑奴，办理数十百年之久。顷闻郝鲁乌得之言，甚为感佩。中国国家之意，以民人穷苦者多，但能出洋谋食，不宜禁止，惟当立法使无受陵虐而已。”郝鲁乌得言：“条约内亦尽说得周到，止是古巴人反覆不足恃。数年前知其掠买黑奴尚私为之。英国曾往致诘，答言兵事未息，无凭办理。今古巴兵事久息，尚仍支展，此必别出主见，巧遁于条约之外。” 不愿华人复受黑奴之苦

其次颉森言：“第一要紧是请英、美两国人充当领事，能穷知其底蕴，为古巴人所畏。条约中议此否？”答以：“古巴人争此最力。今条约中未载准充领事，似亦未载明不准各国人充当领事。”颉森言：“英国设立保护土人会，系我为总办，是为英国土人寄居各国者起见。即英国所寄居处各国土人，亦须相与保护。惟不准其至古巴，以防其虐使。”答以：“中国不能知其详。然此事已定约，无可挽回。只求保护此约之方，以免更受陵虐。所办保护土人会，当经定立章程，请惠示一帙。”颉森允诺。

帮办白色噶得言："近见新报，广东总督裁止招工船出洋一案，所办甚好。然所裁止者，秘鲁招工船也。秘鲁情形却与古巴迥异。秘鲁，当工而已。古巴向系役使黑奴；英国禁止掠买黑奴，复在中国招工承充。是所承充者，黑奴也。凡掠买黑奴之国，总不宜令百姓往。"

同至者瓦尔登、赖德、阿兰、喜拉顿（偕其孙，以其年老目朦，挈孙以俱也）、德尔拉尔、怀德郝斯、槲百里、丹拿。馀二人询之丹拿，不知其名；马格里以为斯多克、波罗，恐不足信。是夕致外部催问《烟台条约》文件。

十三日　礼拜。舍非尔得古得门来见。万里〔国〕公法会文案贞庚奉其主会之邀，约西历八月廿日（为中历七月廿二日）集会于德国法兰弗尔得，盖其会科秘底屠威斯所属也。乃为诵辞，函致贞庚，属转致屠威斯，并告以遣派随员马眉叔前往赴会。

万国公法会来邀

十四日　新报载：俄人用兵中亚细亚，意在占据阿目达里亚河（在新疆西北）南道及印度库什山（在印度西北）中间六小邦：一曰喀拉，一曰新，一曰舒葛那拉，一曰达尔瓦斯，一曰萨里可拉，一曰瓦克罕。前三处均系自主之国；萨里可拉属于喀什噶尔，瓦克罕之阿密尔属于阿富汗。瓦克罕距印度交界，约三百二十五洋里。俄人既逞志于土，又转而东趋，攻战无已时，深虑中国之承其害也。

俄人东趋虑遭其害

十五日　大风雨。海部约至波斯穆斯海口，随同君主大阅水师。与马格里及黎莼斋、罗稷臣四人至维多里亚车行，附轮车过博克斯赫尔、阿伦得尔两处。博克斯赫尔两

至朴次茅斯海口

旁皆山，云伦敦东境山水最胜地也。阿伦得尔为罗尔弗（公）居处，英国号称巨室。山势绵亘，树木丛密，屋当山隙，望之壮丽。其右山势尽处，建礼拜堂一。至波斯穆斯，海口巨镇，隐隐若城，盖连阿思本数海口为一都会。炮台数城环其后，盖防敌兵由陆路以袭海口炮台者。所派各国坐船，名“费飞尔”。船主歪尔斯，任水师兵官三十馀年，曾至中国，设席相款。公使至者四人：一、荷兰得毕兰，一、日本上野景範，一、希腊宅那谛倭斯。各国参赞数人，所识日思巴尼牙参赞克斯得嘎拉斯其一。马尔谛娄向在立德处见之，为画船相贻。

以为时尚早，乃至船厂一游，英国造船官厂也。见所造赴中国小兵船十二只。英国新造铁甲船一只，名“英弗理克尔白里”，为西洋第一铁甲船。其样式与各船异：前后两旁，中通闻道，上有飞桥；通船一副机器；两炮台左右犄角，为铁房回环周转，炮二尊随以转动；房壁铁厚二尺，多为铁叶障其外，以御炮弹。船宽八丈二尺，长三十六尺〔丈〕。（船主歪尔斯言：宽六丈四尺，长二十八丈六尺。马克谛娄言：此船屡经画图，能知其详。）入水四丈，重一万三千吨，载八十吨大炮四尊。据称船上飞桥、烟筒及舱房尽为敌人大炮冲击无存，而炮房厚铁无恙，犹可纵横驰击（歪尔斯言：船身入水，长大过于水面。马克谛娄谓上下如一，似为可信），为铁甲船之至精者。午刻，开出江口。两旁列铁甲船二十六，水雷船二，样式各别。大率设立炮台者皆新式；而船身前后平出水面各一二丈许，中段高处 西洋第一铁甲船

设炮台，夹烟筒其中，则尤近制也。亦往往有房离立，中通飞桥。西洋凡事，无〔脱“不”字〕穷出鲜新。

随君主检阅水师

船直下至阿思本江口，迎接君主坐船。又水师部尚书船为君主船前导。各国公使船一、上下议政院绅船一、机器学馆生船一，皆随行。议院船用载兵大船可坐三千人者，以议院共千馀人，即不尽至，而家室朋友相从，亦多有之，以是船独大。君主及大太子船出江口，廿六兵船并声炮。君主船从中道直上，兵船人皆升立桅端。各船从之，径上数里，又折而下。君主船每过一船，左右皆升炮送之。又径至阿思本江口，各船乃返。仍至船务上船〔岸〕。

船主某曾随华尔在中国作战

至车次，见兵船主波克尔，久居中国，相见殷勤。出示中国所赏金银二牌，云在宁波随同华尔[20]攻馀姚，克之，因受此赏。其时船主名丢波克尔，方为队长，至是接代其船。"并称，"华尔受伤，扶至其船，遂毙。"初至广东，幽系棻相，波克尔亦在事。因问君主大阅，仅上下一周视乎？曰："非也。当出大洋，各船左右随行。至大洋中，君主停舟，各船绕三匝为节。顷以大风，不敢出大洋，故从简耳。"

莼斋、稷臣自往林泰曾等学习之兵船，名曰"拜勒诺比"[21]。波斯穆斯江口炮台林立，水中小炮台二，皆铁为之，而积石江心为基。有船曰"维多里"（译言得胜也），已一百一十四年，炮眼三层尚如新。问："亦有官居守乎？"〔疑脱"曰"字〕"此水师名将勒尔斯受伤殒命之船，留之以纪其功。船身朽蚀尽矣，而每礼拜游观凭吊常万馀人。"

纳尔逊阵亡之船

是夕，接上海文报局五月廿九日由法公司"挨物"轮船

发八十三号包封，内总署公文三件（一咨渣甸洋行借单缴销；一咨湖北巡抚办理武生殴伤教师；一咨复三月十五咨件。并奉五月初七日上谕一通，因广东生二月初二日参摺，为示调停之意也），信二件（一、五月初七日廿五号，一、五月十四日廿六号），江海关道申文一件（申复文报局归并情形），刘开生信一件，家信第七、第八两号（第八号瑞堂在上海发），及意城、子瀞信二件，又黄泳清、胡玉玑信二件。 上谕

十六日　威妥玛、傅兰雅先后来见。马庚希《阿非利加引海水内灌湖地之议》刊刻成书，函告著书之旨，仍须诣阿非利加察看情形，可谓坚守其说者矣。

有伊斯特尔布鲁克者，金登幹之记室，以有微言为金登幹所辞退，上书自陈，且多攻发其隐，因属德在初、凤夔九戒谕之。晚诣布克什谈。晚接威烈阿摩格里非斯律法诵辞。得苏倭威士约看骑马浮水（意大里人带领马队于格林里治左近试演）并万国公法文案贞庚回信，允为马眉叔留一住房。

十七日　偕马格里由多发海口回巴黎。伦敦至多发皆山路，穿山洞无数，有逾数里、十数里者。所坐船名“喀里多发”船。盖两船相比而联合之，左右机器仍并为一。中如桥洞，机轮出其中，左右烟筒凡四。上铺横板，坐房两层，船身较宽，以取平稳。两船相比，故用两岸海口为名。舟中晤户部官属马丢林，云职司运粮，曾至中国。抵喀里海口，又晤梅觉尔戈登。梅觉尔者，武官名，其职视中国都司。云避暑喀里海口，馈水果数事，情意甚殷殷也。李湘 海峡渡船

甫、张听帆、联春卿、马眉叔、陈敬如并迎于嘎尔谛那尔车栈。

留学生分别作出安排

十八日　何镜秋、叶桐侯、林钟卿来见。时英国外部方知照格林里治学生六人：严又陵仍留学；方益堂派上“苏拉洛斯”船、何镜秋派上“柏芝嘎”船，并饬西历十八日在波斯穆斯海口上船；叶桐侯、林钟卿、萨鼎茗派上“梅乃妥尔”、“布拉卜铿斯”、“莫那嘎”三船，应至波斯穆斯海口“威林登”官船上候之。时以何镜秋尚在巴黎，属以萨鼎茗代往。顷据何镜秋言：得罗镜秋〔有脱文〕，方、萨二人均急切不能上船；而此三人者，尚拟候李丹崖，回巴黎请示。适斯恭塞格来见，乃促令遣三人先回伦敦料理。科鲁苏学生林旭台、张利甫、林仲明、池玉如来见，告知即日回科鲁苏，候十一月爱廊尔得明矿学馆开馆之期，再回巴黎。

致李丹崖、罗稷臣二信。

罗星亭赴比利时考察矿学

十九日　罗星亭来见，云赴比利时考求矿学。比利时矿学尤精，法人亦常往其矿务院学习。星亭欲沿法境西北以达比利时，就所已开之矿讨论之。

接德在初信，言旁思茀斯称，《烟台条约》与各国商议，即日巴兰德当赴伦敦议定。此等只属推宕之辞，然益见广东生之贻误矣。

修铁路洋人在湖南挨打

二十日　礼拜。马克生来见，盖承修吴淞铁路至中国者，云已游历七省，由长江径上至湖南以达广东，北出河南以达京师。问湖南相待何如？曰：“不好，曾遇数野人扑翻在地，又足蹴之。”问何地？曰：“由洞庭湖南出第一城，

曰湘阴。”问在城在乡？曰：“距城约百里。”问何以处之？曰：“往诉之官，得派数人相护以行。嗣是沿途护送，无相窘辱者。此次回伦敦，商之一二富室，可以稍集资本，当仍赴中国料理。”问何事？曰：“中国铁路必得开办，当稍俟之耳。”因历述各省情形，惟广东所历，尚无可修铁路者，余皆易为。

遣马眉叔赴法兰弗尔得万国公法会，并致屠威斯一信托之。晚与李湘甫、联春卿一游波洼得柏郎园。眉叔言：西洋徵实学问，起于法人嘎尔代希恩[22]，其言以为古人所言无可信者，当自信吾目之所及见，然后信之；当自信吾手足所涉历扪摩，然后信之。既自信吾目矣，乃于目所不及见，以理推测之，使与所见同；既自信吾手足矣，乃于手足所未循习者，以理推测之，使与所循习同。于是英人纽敦因其言以悟动学，意大里人嘎里赖[23]因其言以悟天文日统地不动而地自动，德人来意伯希克[24]又有性理之学。此数人者，皆西洋学问之前导者也。 笛卡儿之哲学思想 伽里略与莱布尼茨

廿一日　兰多尔弗克雷致书，言满达兰柏尔得夫人求一见梁夫人。命马克[格]理报书，约至一见。

新报载：俄国总理巡捕提督梅藏邹威[25]被刺。乘马车至，刺刃其胸，复乘马车驰出，至今未查获。西洋犯上作乱视为固常，由民气太骄故也。德皇两次被刺，一曰书得尔，一曰罗毕林，均无供。法国民党、君党猜猜相争。而君党之中，又分为三：一曰嘎里党，千年以前之贤君也，犹中国汉、唐之裔；二曰路易党；三曰拿破仑党。民党亦分为 俄国警察总监被刺 法国政党

贫富无分金帛公用之党

三：一、择统理〔领〕世爵之中；一、尽人择之；一、统贫富无分，金帛皆公用之。又有中立一党，惟贤之是从，君贤则从君党，人民所择之统领贤则从民党。人心之浮动，又甚于中国之求富贵利达者，亦岂非危道哉！

廿二日　接珥希登里得信，言其子里得曾学习三处矿务，一施买斯，一宽窝尔，一威勒斯，能辨知铜铁各矿开采之功。因属马格理为一书复之，约至伦敦一见。

英俄争夺阿富汗

阿富汗逼近印度，俄人欲与结纳，以为窥伺印度之基。英人亦欲与结纳，以为遮蔽俄人之计。彼此相与煽诱，阿富汗莫适从也。土耳其屡为英人介绍，至是阿富汗请由印度派勒威尔瞻白斯前往充当公使，盖十馀年前英人攻阿富汗时将官，待阿富汗有恩，故特请之。英人得阿富汗为印度之蔽，亦势之所必争也。

马立生见示《游历中国纪程》一书，无他纪载，而水陆两程分明，足知其所游历舟车踪迹也。

马建忠述德国情形

廿三日　接马眉叔信，述叙至法兰克弗尔沿途情形，所历皆有考证。德、法交界处曰诺威盎。再北曰墨痴[26]，石城甃筑极坚固，旧为法国重镇，今割隶德国。再北至莽根，始见来因河。来因河发源瑞士之白山，向为普、法分界之地，今亦专隶德国。其中亦有足资考古者：

如来因河左一城曰马揣士[27]，其右一城对峙，曰加斯答尔。盖二千年前罗马初据此地。其民皆番种也，故为夹河两城，以防其抄掠。其后日耳曼列邦星罗棋布，此城亦隶日耳曼为“举城”[28]。举城者，日耳曼列邦常推一盟主（惟

日耳曼之选帝侯

盟主得称皇）为列邦之总领。其中十数强国，各视其势之盛衰，相举为盟主，马揣士亦其一也，因名之为"举城"。其后法人亦常踞之，今并为德国地矣。古敦贝尔[29]为西洋印书之祖，生于此城。（又据巴黎北第一城曰么[30]，为法国文人包许爱[31]生长之地，亦最有名。）

其公会集议之地，名法兰克弗尔，译言法兰关也。法国原名高罗亚[32]，法兰自在欧罗巴北境，其后渐次南侵，至此以为雄镇，故名法兰关。其后侵据高罗亚，改名曰法兰西。而法兰克弗尔又改隶日耳曼，遂为日耳曼皇加冕之城。加冕者，泰西国主嗣位，必至教堂，教主傅之以油，名曰"擦圣"，而后加冕。法兰克弗尔一城遂为教主专城，日耳曼皇嗣位，必就其地加冕，故亦相推为胜地云。 法兰克福为加冕城

廿四日 高的亚言，西历三十日为立瀚东方会集议之期，其参赞吉麦得来询是日派员赴会。予亦允为派员，以所询商务、学问、教会三项，兼及中国，颇就中国情形逐端复之，故须一往。惟其会集议七日之久，因饬马格里就问情形，能否听便集议一二日，所论东方各国事宜，亦不必定考求也。意大里之法罗伦斯亦有东方会，闻于九月十二日集议。西洋于此皆用以为考求学问之资，非但用以为名而已。而数会相连，集议多日，亦可谓之不惮烦矣。 愿到东方会一往

廿五日 拜发谢恩摺件，并寄总署及恭邸及沈经笙三信（总署应为第廿二号，以将销差，不复列号），及曾劼刚、唐景星、黄泳清，及家信廿四号，及意城、志城各信。摺件及总署信并于廿二日封好，以候礼拜五日轮船开行之期，

至今日乃始发递。至家信等件，亦并于廿二日封就，故通作廿二日期也。

东方会之日程

廿六日　高底亚送公〔立〕瀚东方会期，通礼拜日为八日。以西历八月三十一日起，当中历八月初四日，是日所议者商务、制造。初一礼拜，游巴里桑比尔妙西因；又游纽非尔，以观乡景。初二论学问、手艺。初三论挨及古教，晚格兰得谛那得尔戏馆茶会，看挨及、印度、东洋照画。初四论波斯及阿色里亚及印度学问，晚赴类加密茶会——曾游历东方，谈所见闻。初五论中国学问，晚格兰得谛那得尔戏馆听音乐。初六论东洋学问。初七论东洋学问，晚游倭连恩达尔妙西因，译言东方博物院，当即本会所创建者。大率每日所论，多足以广益见闻，而去留亦可听人之便，不必守候七日之久也。

日意格谈西班牙鬥牛

廿七日　李丹崖、日意格过谈，甫自西班牙之比赫尼山就浴温泉回，温泉所在地名哥得海。日意格述悉赴西班牙之桑塞卜斯填观鬥牛。如马戏之圈，围四面，环而观者万馀人。每放一牛入，一人持铁锥刺之，牛怒而相抵，奔腾如虎。人或从牛身超越，或从牛腹掠过，迅捷如猱。或骑马与牛鬥，牛角抵马腹，即肠出，人则腾跃而起。是日牛触马死者六，人毙牛者八。凡十馀人更替与牛鬥，而无一伤者。其刺牛必俟其精竭力惫，乃一刺而毙，可为神技。西洋戏具，无奇不备如此。马眉叔亦自菲兰克菲尔回。

廿八日　寄陈俪秋信，并廿二日书；以闻其在金山，稍探知其华盛顿寓处，乃发行。兼寄姚彦嘉信，以函取利如

存单，由信局寄之。至李丹崖、日意格、斯恭塞格、高底亚处谈。医士毕灼伯诊视瓦克〔脱“斯”字〕来，询知为罗斯噶得妹婿。言英国洼勒斯在巴黎建立病馆，可令瓦克斯往就医。其医士赫尔博得为拉尔文之弟，其副科尔马克，皆英人也。因托一往言之。

廿九日　接上海六月十四日由法公司“埃麦从”船递到六月十四日第八十五号包封，内褚心斋一信。其八十四号包封，至今未到，因饬在初、夔九一往查之。往查〔拜〕外部瓦定登，及俄公使尼勾拉欧娄甫、日本公使那优诺布萨麦西马，及俄太子，及俄主之弟恭斯当丹——并以聚珍大会至巴黎游观。值其外出，无一见者。 俄太子等到巴黎观会

李丹崖赴柏灵，枉过一谈。

注　释

〔1〕喀沙纪：Carthage，迦太基。

〔2〕色尼：疑即 Saxony，萨克森（尼亚）。

〔3〕德漂谛罗尔得勒蒂吞兰得：Deputy Lord Lieutenant，管理民兵之副监。

〔4〕贝得洛波尔倭斯喀海口：对音为Petropavlovsk，即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该地远在堪察加，去黑龙江口及高丽甚远。自欧洲由陆路到远东，终点应为 Vladivostok，即海参崴。此处恐系郭氏误记。

〔5〕镗色尔维谛甫：Conservative，保守党，卷十四作庚色尔法尔甫。

〔6〕克勒里喀尔：天主教中央党。

〔7〕拉斯噶：Eduard Lasker（1829—1884）。

〔8〕茀里敦摩阿甫挤色底：Freedom of the City，荣誉市民。

〔9〕《荀得阿尔费斯得》：Zend-Avesta，即《阿维斯陀注释》。

〔10〕镗摩尔：Khmer(?)，古波斯经名。印度释迦之前并无镗摩尔教，疑郭氏原注有误。

〔11〕三斯克里得：Sanskrit，此处指梵文。
〔12〕《回得尔》：Veda，即"吠陀"，卷十三作《非达经》。
〔13〕《曼鲁律例》：Manu-Smrti，即《摩奴法典》，卷十作《米鲁》。
〔14〕《鸦拉发尔基亚》：Yajnavalkya-Smrti，即《雅基剌瓦路迦法典》。
〔15〕爱罗斯：Ainu，即北海道土著阿伊努人。
〔16〕苦里：coolie，苦力。
〔17〕维尔安罗：nirvana，即涅盘。
〔18〕萨克亚摩尼：Sakyamuni，释迦牟尼。
〔19〕遮那斯道里：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之别译。
〔20〕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
〔21〕莽勒诺比：PenloPe，船名，卷二十作莽尼罗布。
〔22〕嘎尔代希恩：案眉叔话意，当指René Descartes，即勒奈·笛卡儿。
〔23〕嘎里赖：Galileo Galilei，伽里略，卷十三作格力里渥。
〔24〕来意伯希克：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莱布尼茨。
〔25〕梅藏邹威：今译美津策夫，俄国警察总监，1878年被刺死。
〔26〕墨痴：Metz，梅斯。
〔27〕马揣士：Mainz，美因茨。
〔28〕举城：Elector，选帝侯（所在之城）。
〔29〕古敦贝尔：Gutenberg(1400—1468)。
〔30〕么：Meaux，莫城。
〔31〕包许爱：Bossuet，敦舒哀（1627—1704）。
〔32〕高罗亚：Gaul，高卢。

卷廿三

光绪四年八月

〔光绪四年〕八月初一日戊寅　为西历八月廿八日。接上海六月初七日由英公司“的希”船递到八十四号包封。先发七日，乃后一日始到。内总署公文一件（新嘉坡领事经费，仍饬核议），南洋大臣公文一件（领事胡泽璇〔璇泽〕自称候补道，应候核议），并第九号家信，犹杨瑞堂上海所发也。

西洋天文家尤以寻测向所未见之星为奇。所知数十年前赫什尔寻出一星，即名赫什尔（赫什尔为威妥玛之妻父）；类非里尔寻出海王星（巴黎类非里尔、铿百里治阿达摩斯同时测星，云有一巨星，为历来天文家所未见。其后美人始寻得之，相与名之海王星）。近来又有二事：　天文学家发现新星

历象家言：日居中，五星与地环绕之。轨道在日与地之间者，曰内政星；包出黄道外者，曰外政府〔星〕。外政星如土星，如木星，如天王、海王等星，皆有跟星（洋语曰萨得来得[1]，地球跟星谓之月），独火星无有。近美国

火星的两个卫星

华盛顿观星台历士哈尔，推测火星跟星亦有二，稍分内外。外跟星三十小时又十四分一周，速于白道三十一倍；内跟星只七小时三十八分。其为体至微，其大者全径不过一迈又千分之六百零九，此以镜窥而得之者也。法人渥得（即类非里尔）定日与各政星之重体，推算火星恰当三百兆零九万分之一。哈尔既寻得火星二跟星，即以速率衍其重率，恰当此数。此以数理而得之者也。

水星轨道之内尚有一行星？

水星在地球轨道之内，类非里尔亦曾测得之，云见有微点掠日而过者，距水星为近，必别是一星。其后医士勒士家尔波自谓得之，而亦未有主名。近美人洼尊始定其程度，名曰茀尔铿[2]。茀尔铿者，希腊语以为主铁之神，云最有力。（顷询知是星距日为近，尚在金、水二星之上，故其光为日所掩，终古无见者。近因类非里尔推测及之，美人洼尊谓：非俟之日食时，无从窥见也。会六月三十日日食，于入地后，英人洛基尔亦往华盛顿城观之。洼尊驾千里显微大镜于日左旁伺之，见一星大于所用施令钱者逾倍，急呼洛基尔共证之。亦与五星环日周转。同时有用照镜影日食既时形状，亦有一线光掠日旁而过。盖是日日食二分半之久，祇能用此时窥测影象者，亦照至二分半之久，得互相印证云。）

凡英人语五星之名，土〔木〕星曰究毕达[3]，金星曰维讷斯[4]，火星曰玛珥斯[5]，木〔土〕星曰萨得姆[6]，水星曰麦尔曲里。此茀尔铿及火星两跟星，并美国人近月内测得者。

初二日　马眉叔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公法。其学堂肄

业大纲，凡分五等：一、出使各国；二、国家机密政事；三、地方管理民事；四、户部征收赋税之事；五、总核出入款项。每岁户部、外部拔取其尤，以备录用。而在馆肄习者以两年为期，或专习，或全习，期于有成。 马建忠在巴黎政治学堂

其所以为教者，凡二十一款：一、管理地方各法；二、管理地方之事；三、总论欧洲各国赋税之法；四、定赋税之所自在；五、总核终年赋税出入之数；六、考核国中理财之法；七、比校各国商例；八、总撮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以后各国通商条约之数；九、读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后各国和约；十、撮一千六百四十八年（顺治四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各国有关系之和约；十一、习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二〔一〕年）欧洲各国交涉大略；十二、定出使各国章程；十三、近一百年英、法、美政事因革；十四、习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丰二年）法国上下议院事例；十五、比、瑞、奥、布等国政事因革；十六、各国交涉公理；十七、各国议和公例及设立领事章程；十八、论政事关系之地图；十九、核算户口之法；二十、关系工商之地图；廿一、各国民间户婚产业事例。 学堂功课二十一门

其教法，有讲论，有问难，又别有指授英、普两国语言文字之师。每年由师考验，第一年专主问答，第二年考试论说，得优等给以凭照。每日讲论二次：

一、论使臣专为通声气、采虚实，知彼知我。俄公使在土，不知土国之虚实，而劝俄皇用兵，此不知彼也。法 使臣当知彼知己

公使在普，能知普之强矣，而不知法王之决于战也，未及早防，此不知我也。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

一、论各国外务院各有公司，章程大同小异。俄国另立东司，专理中国、日本及土耳其交涉之事。普国于诸司外设立一司，专藏〔理？〕他国田产、户口、赋税之事，天下图籍，尽数藏庋，其虑深矣。

统一关税

一、论比利时初立国，法人议合二国之关并而为一，一纳进口税，可以通行两国之地，不再征收，按月分派。欧洲各国以为法人兼并比国之渐，却其议。此例行之普国，名赵尔完伦（译言统关也）。先是，日耳曼小邦棋布，关卡林立。普于日耳曼诸邦为雄长，立议设一统关，裁撤诸卡以惠商旅，而稍加重其税，按照各国幅员大小均分之。未数年而有普、法之战，普立为皇，而此统关遂为普独擅矣。今闻在中国议裁厘金，殆犹彼国赵尔完伦之馀智也。

一、论日本重修和约，增改二事：一详订税则，一禁止外国商船在日本口岸贩运。盖通商所以通二国之有无，至本国口岸，岂可纵外人夺民口食。故西洋立约，概无外人在本国口岸贩运之条。惟法、日两国犬牙相错，始开此风，中国竟以通商口岸视同外地矣。

中国竟以通商口岸视同外地

一、论英、法税则，历来本重，甚且有值百抽百之数，禁货亦多。近年英国立约，减定税则，商货大畅。英、法制造诸厂，因之日兴。然英、法当时立约，亦分三等：一钢铁物料之类，概免纳税。盖钢铁英多而法缺。英不收税，

钢铁之出口者多；而英商获利，额外之征税愈多。法不收税，钢铁之进口者众；而法厂可兴，则成器之收税更甚。一则此有彼无之货，如法之酒、英之布，此则相物为准则，法酒有百斤取至二十五法兰者，英之布亦然。一则彼此皆有之货，则额外苛征。法货往美国，尚有值百抽百之数，为时式衣料及时样女衣之类。 进口货税有轻有重

一、论意、法之文出自剌丁；英则半由剌丁；奥、普则尽由撒克桑。

初三日　发递致刘芝田、方右民、冯季雲、易梯衢、黄泳清及家信廿五号，并发上海道公文，札饬议递送文报局事宜，兼致冯竹儒挽件。

法工部详报火轮车路，共计一万二千七百十五迈，外有三千七百五十七迈议定修造，尚未兴工。其专为内地来往，二千八百八十七迈[7]。又各矿各厂私修铁路一百零九迈。馀皆通达邻国，凡分二十八道：通比利时十五道，通德国六道，通瑞士国四道，通意大里二道，通西班牙一道。 法国铁路

普国火〔铁〕路凡分三种：一由国家建造收费；一由公司揽造而由国家收费；一由公司自造自收。其第一种铁路共长一万二千二百三计乐末[8]（每计乐末当英里八分之五），此种铁路专为调兵御敌。第二种铁路长二万九千一百计乐末。三种铁路长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五计乐末。共费银八千五百六十六兆八十七万五千佛兰。 普国铁路

普国统属日耳曼小邦，改称德国。其官制：总理军国兼各国事务毕士玛一人，吏部属焉，总理各口监督税务司、 德国统一

德国官制 稽查流民司、掌教化司、总理邮递电报司、火轮车路司、军储司、陆军部、水师部以及各口提镇统属焉，是以权一而所令必行。外有刑院、商政、农政、总核所、考工所、各分职掌。各邦集议，分九会以稽查各事：一议军务炮垒，二议水师战舰，三议关口赋税，四议商务往来，五议电报铁路，六议刑事，七议总核事务，八议各国事议〔务〕，九议新收法国亚撒、禄冷两省事务。凡有更定国制，则别选人议之。（现计日耳曼列邦二十五，议臣五十八人：普国十七人，列邦多者四人，小邦不过一人，并驻普京集议，普皇为监临。）以外各府皆有地方官专理。各乡则有乡老，由民自选。军政以普皇为上将军，节制各国提镇。此官制之大略也。

德国户口 德国户口据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详报：四十二兆七十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人，远徙者五万十三人，婚嫁者三十八万六千七百四十六人，生育者一百七十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一人，死亡者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二人，柏灵居民九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上议院五百三十人，普国三百二人；下议院八百七十六人，普国四百三十四人。约当四万三千人之一，并按各邦大小选举议院人之数，此户口之总数也。

德国军政 德国军政，尽人为兵，以十二年为期。其中三年供徭役；四年归田，有事招用；后五年中，有事戍守而已。每年充兵者约十四万三千人。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复定新律：国家危急时，不论老少尽宜充兵。无事时，共设步兵四百四

十四营，计二十五万五千四百八十人，武员八千七百二十四人；轻兵二十六营，一万四千五百四十五人，武员五百三十二人；额外兵二百九十三营，四千七百五十九人，武员三百四十九人（此种兵乃归田额外之兵，故武弁浮于兵额）；骑兵四百六十五营，六万四千六百六十九人，马六万二千五百九十一匹，武员二千三百五十七人；炮兵三百零一营，四万五千八百八十四人，炮一千二百零六尊，马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五匹，武员二千三百十二人；凿道兵二十营，一万三百二十四人，武员三百九十四人；车兵（所以运军粮者）十八营，五千零五十人，马二千四百五十七匹，武员二百零二人；外附杂兵九百四十四人，武员三百十人；又中军营武员一千九百八十二人。共计武员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二人，马七万九千八百九十三匹，兵四十万一千六百五十九人。（其间哨长四万八千三百二十五人，杂兵一万二千五百四十四人，病院役兵三千一百一十九人，役夫九千四百五十一人，发粮兵一千四百九十人，医生一千六百二十六人，马医六百二十一人，械匠六百十八人，马鞍匠九十三人。）有事则分三军：曰前军，以冲锋者；曰后军，以弥补者；曰守军，以巡城者。 德国常备军人数

前军统帅营下武员八百六十三人，马五千七十四匹，兵五千一百七十人，专听粮台、军火局以及电报之用。步兵四百四十三营，兵四十五万五千六百二十人，马一万七千九百零八匹，武员一万零一百九十名。轻兵二十六营，兵二万六千六百七十六人，马一万零四百六十匹，武员五千七百 前军人数

二十人。骑兵三百七十二营，五万九千八百一十四人，马六万五千六百零八匹，武员二千一百四十四人。炮兵三百营，炮一千八百尊，兵七万八千一百二十人，马七万七千四百三十二匹，武员二千二百八十七人。凿道兵五十四营，二万零九百一十七人，马九千六百四十七匹，武员五百五十五人。车兵三万八千四十〔百〕五十一人，马四万六千零一十七匹，武员四百八十四人。外有营务处武弁二千一百六十人，兵二万八千二百六十人，马一万零八百七十四匹。共计兵六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四人，马二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武员一万七千三百一十人。

后军人数 后军统帅营下武员三百七十五人，马三百二十二匹，兵一千八百三十一人。步兵一百四十八营，一十七万九千五百二十四人，马一千零三十六匹，武员二千八百一十二人。轻兵二十六营，八千零零八人，马二十六匹，武员一百零四人。骑兵九十三营，二万三千九百九十四人，马一万九千七百一十六匹，武员四百六十五人。炮兵六十一营，炮四百二十六尊，兵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一人，马五千五百零七匹，武员三百四十人。凿道兵二十营，四千九百五十人，马二十匹，武员九十人。车兵三十七营，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人，马三千九百零三匹，武员二百四十人。共计兵二十四万三千零九十五人，马三万零五百三十匹，武员四千四百二十六人。

守军人数 守军兵部行营兵一万人，马一千八百五十匹，武员八百五十人。步兵二百九十三营，二十五万零二百四十四人，

马二千零四十四匹，武员六千四百二十四人。轻兵二十六营，六千五百人，马二十六匹，武员一百四十人。骑兵一百四十四营，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人，马二万五千三百八十匹，武员八百二十八人。炮兵二百三十二营，炮三百二十四尊，兵五万四千八百五十二人，马八千一百一十四匹，武员一千三百七十人。凿道兵四十八营，八千五百三十八人，武员五百三十一人。共计兵三十五万三千一百零七人。马三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匹，武员一万一百零七人。

统计三军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一人，炮二千五百五十尊，马三十万一千五百三十九匹，武员三万一千八百四十三人，此普国无事与有事之时兵额总数也。

德国水师旗帜，乃黑、白、红三色，中绣一鹰，下架铁十字。铁甲快船八艘，共计马力四万八千五百匹，载重三万四千八百七十二吨，炮一百零七尊。铁甲大船一只，马力三千匹，载重二千三百七十二吨，炮十尊。铁甲船二只，马力二千四百匹，载重二千零零九吨。甲艇五艘，马力三千五百匹，载重三千九百二十吨，炮五尊。大轮船一只，马力三千匹，载重三千三百十八吨，炮二十八尊。船面铁盖炮艇七艘，马力一万七千六百匹，载重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二吨，炮一百一十七尊。浅皮炮艇七艘，马力一万零八百匹，载重九千五百六十二吨，炮六十二尊。邮舰四艘，马力三千零五十匹，载重二千六百十八吨，炮八尊。轻舰二艘，马力三千六百五十匹，载重一千九百九十七吨，炮四尊。炮艇十四艘，马力四千五十匹，载重四千三百八 德国水师

十二吨，炮三十四尊。水雷艇三艘，马力三千四百三十匹，载重一千五百四十四吨。运船二艘，马力三百二十匹，载重四百二十五吨。外有三桅夹板船一艘，载重一千五十二吨，炮十二尊。二桅夹板船二艘，载重一千七百零八吨，炮十八尊。水师兵船六十艘，马力十万三千三百匹，载重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一吨，炮四百零七尊。船坞现造铁甲船六艘，炮艇六艘，统计马力三万五千九百二十四，载重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七吨，炮一百二十四尊。此普国水师总数也。

德国赋税　德国赋税共计十二款：一、关税银二百五十三兆零五万三千八百十玛克（每玛克当洋元四分之一）；二、汇票印税六兆九十一万四千玛克；三、驿务电报收银十一兆七十万九千六百三十六玛克；四、火轮车路税九兆九十四万四千玛克；五、官私银行税一兆五十五万玛克；六、杂税十兆十六万五千一百五十八玛克；七、帑息三十三兆五十六万九千一百十一玛克；八、上年度支赢馀十一兆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五玛克；九、铸银项下十兆零二十万玛克；十、各项股份息银七兆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玛克；十一、额外进项一百零三兆十四万七千九百五十六玛克；十二、各邦税银八十一兆零四万四千一百七十一玛克。统计五百四十兆六十万八千一百六十五玛克（不及法国四分之一）。

德国出项　其出项共计十三款：一、内阁项下经费四兆十九万零四百七十一玛克；二、议院经费三十一万九千七百玛克；三、出使项下五兆九十万八千二百五十五玛克；四、军费

三百二十三兆五十五万三千三百九十八玛克；五、水师军费二十一兆六十七万二千零七十三玛克；六、刑院经费七十九万八千二百十七玛克；七、官办火轮车路费二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玛克；八、新得法国两省经费十七万一千七百六十玛克；九、国债息银三兆八十九万五千玛克；十、报销部费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六玛克；十一、文武俸银十八兆零六万九千五百一十玛克；十二、暂债息银三十三兆五十六万九千一百一十一玛克（国债有永、暂之别，永债岁还息银，暂债明定数年子母一并归还也）；十三、额外项下一百二十七兆八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九玛克。统计出项五百四十兆六十七万二千五百十玛克。此普国出入总数也。

新报并载，德国创置炮台铁塔，现造十四座，安置葛伦业、麦斯、泗特拉斯布尔等处炮台。其所属伯尔的海[9]口岸，业经建立此等铁塔。迤东之包森、葛尼泗柏尔等处，亦拟修建。每座铁塔，工价约二十万玛克，系用铁板合成，共六七块，内容大炮二尊。铁板厚约五十五桑的麦当，若用以保守海口，须厚至九十桑的麦当。随意转动，灵便轻捷，曾于毕勾抛方一试之。 德国创制铁塔炮台

初四日 日意格会同马格理、联春卿同诣会厂，观挨及新、旧两厂陈设。盖色勒布斯曾约至厂，讨论挨及事宜，而经理挨及厂会为英人罗额斯，谓必可一见。至则两君皆避暑乡间，罗额斯与法人舍郎，轮班经理厂会。舍郎亦外出，所晤仅意大里人霸威斯，为挨及主办制造者。旧厂所陈设，并挨及大小石刻，及铜铸小像，人形或马首、牛首、狮兔首， 观博览会挨及馆

或坐或卧；及上古所用石刀石镞，及小贝连合为器具，及象牙长数尺或丈许而中空，及小器具不详所用。西洋考古者动指目为六千年以前人物，以知中国原始夏、殷，有数可纪不过五千年，故论埃及文教先于中国，要皆傅会臆度之词也。新厂则遍列五谷、丝、棉、土产，及所织绣、纱罗、纻布，及铜器、木器。而色勒布斯所开苏尔士渠图式，别为一屋。斯丹雷所探阿非利加地图，别为一屋。色勒布斯尝于此讲论埃及事宜。

苏伊士运河模型

苏尔士渠图式，凡一树一屋，及堆聚砖石柴木，皆备具之。所设电报，远近及旁通阿里布〔克〕三台，纤细不遗。正河南岸小渠纵横，所以引清水者，云此项工程尤巨。盖其时〔地〕皆沙漠，炎蒸之气，无间春冬。近海鹹卤地，役工数千人，苦食水不可得。乃先为小渠通尼罗江引清水，或天雨亦足以资潴蓄。初时工役死亡者多，小渠成，遂以少病，而后可兴大功。

非洲探险前后一百三十人

阿非利加探路，西洋经营盖数百年。其图用五色斜曲勾点，分别记之。盖前后探路者已一百三十人，多或五年六年，少或数月，欧洲各国人皆有之。近比利时国主复立会，岁一派人前往探访，务在开通道路，设立商埠，以为懋迁居贾之计。阿非利加一洲，当地球一面之半，缩于亚墨利加全土，而径广过之，视欧罗巴三倍有奇，而终古浑噩，为文教所不及。中间十馀国，略能举其名而已，立国治民，一无可纪。西人因稍开通其海口，英法二国及葡萄牙亦颇侵踞其地，设立埠头。牧师等亦往往径入内地教化

之，使变化其顽梗之性。于是沿海亦稍从西洋之俗，日渐繁富。而内地之榛梗未辟，犹如故也。西人乃遂群起经营之，殆亦运会之成于自然，不可遏抑者欤？（英国费二十馀万金磅，赎各海岛所买黑奴数万人，于阿非利加之西海湾旷土以居之，遂以立国，名曰来比尔里亚。来比尔里亚，言得免拘束，自在游行也。其国近亦遣使驻扎英国。阿非利加遣使，仅此一国而已。）

述欧人之经营非洲

因阅挨及会厂，便过法人所设中国古磁及铜器玉器，日本铜器，及柬埔寨石刻。凡分三大院。中国磁器凡数千品，大小具备，并精美，为近时所无。亦陈列古钱刀数百品，起周秦，迄明。日本铜佛、铜鼎或高丈许，制造绝精。柬埔寨石刻尤奇，即古真腊国也，越南立为嘉定者。法人既据西贡海口，其地遂墟。所陈列石刻，多佛教之遗，如石幢、石塔（石幢大小数座，亦有一千佛幢）及所刻狮、象，高或一丈数尺，及佛像大小。其石刻桥栏一段，则亦天下之巨观也。据云置之石桥两旁。盖为九头蛇昂其首，高约一丈七八尺，身如龙，为三石人抱之。其抱蛇首一石人，凡为十二手抱之。人皆作跪势，屈膝伸足，其高犹丈许也。三石人以后，蛇身遂断。即此运费，已不赀矣。洋语名之干波底亚[10]，询之即嘉定省也。

法国展出东方文物

柬埔寨之石刻

随游日本花园，副办买达邀坐茗饮。旋过桥观所刻铜像，仅成一首，云铸送美国纽约海口者。梯而上，至所戴冠上，为长方片，如门可启闭。人立其间，及半而止。云此神名类百尔底[11]，言自在无拘束也。手举一灯以引海船。

正在制作之自由神铜像

便至桥旁救生厂，考求护险方法及所用船只，及入水底及冒火出入人像。大率入水入火，并口衔皮管，以通外气；并携灯出入，以内自照，亦有皮管引气而入者。尤畏烟气，故须着冠掩其鼻。入水着皮衣，入火着毛绒衣，盖别是一种毛绒，入火不着者。

打捞沉船

其最奇者，日思巴尼牙海口，一百八十年前沉没一船，云其中多金。法人近有设法入水捞起者。又陈列数百事：凡木片之朽腐者，及半段壶、片瓦、瓶罂之属，皆珍列之。亦有人首骨，及当时所食腌肉，犹有大块存者。（西洋医士谓腌肉极难化，即此可见。）其破瓦钵上粘蚌壳及螺蚌之属，与朽木相为融化，诡异奇离，亦复可观。

巨炮

又至克罗苏厂，观施乃德一人所陈设，盖所开矿产及所造钢铁机器。有铁甲船式，钢铁厚逾二尺，高大约丈许，亦植立院中。巨炮长三丈五尺，径围七尺五寸而实心，仅炮口铸空约尺许。其房屋皆施乃德所造也。问知并无营求，惟陈列以壮观而已，所费已逾十馀万法郎。

初五日　礼拜。哈尔得函称：前在伦敦茶会晤得拿尔，当时即为我摹一小像，吾不知也。

印度殖民官员“有功被屈”

得拿尔二十年前为驻扎印度巴得拿统领，会值印度全土俱叛，巴得拿[12]蠢蠢欲动，旦夕不自保。得拿尔募得巡捕数十人，及其地出力与为谋者数人，日夜防护。忽一日，乱民四起，得拿尔急率巡捕掩捕之，得为首者一人、乱民三十馀人。即其地讯之，戮十三人，纵其非首谋者二十馀人，民心大定。得拿尔探知回民习律法者三人，实诱

民使为乱。一日，会绅民集议。临去，留此三人，曰："愿少间。"已而谓之曰："闻君三人实导乱，吾不敢信也，亦不敢不信。请留住署中无归，吾亦不尔苦也。"为洒扫一洁室居之。而印度总督赫类底者，故与得拿尔有隙，据以为罪，撤其任，令珊莠尔森往代，即日纵释回民三人。已而反迹益著，复捕而流之荒岛。而得拿尔坐是废罢二十馀年。

其时格兰斯敦任户部，罗斯噶得方为幕府，知得拿尔之冤，屡言不省。有名色尔缠克尔者，亦官印度，习知印度旧事，著书论之，刊未毕而卒。其子以属之马立生，为卒其业。马立生知得拿尔于印度之巴得拿为有大功，罢官二十馀年，〔疑"无"字〕能白其冤者，为痛切言之。其书始行，于是英人始知得拿尔之被屈也。以西洋民气之通，下情无不上达者，而犹冤屈如此，岂非人事之可慨叹者哉！

初六日　德人喀来任测月中有山谷下陷之形，似西班牙、意大里等处火山，沙土为所冲激，旁涌而中楞。近复得一陷深处，类近时冲激者。因言月中并无水，其行度绝迟。地球每日一转，月则径月乃一转，凡十四日有奇向日，又十四日有奇背日。其正向日一二日间，热倍于寻常极热之度（凡寒热均以一百二十分为极度。开水腾沸，其热至一百八十分。熔铁风炉则至三百馀分）。正背日一二日间，又倍于寻常极寒之度。寒热争差幾至五百度之远，故无生物之功。其中想亦有能经历寒暑以生以长者，然必非若此地球人物之类也。 月球之上极热极寒

近数夜间，见东方有星丛聚若一大星。用小显微镜视之，见五星布列——⁛，其大皆倍于常星，相距不及一薤叶，其中小星尚无数。过子刻以后，从东方徐上，亦未窥其究竟也。

前总统之葬仪

初七日　前伯里玺天德赐倭士周年之期，其夫人约至路德达夫礼拜堂听经。左右分九班，左班上院总裁、下院总裁、上院议绅、下院议绅、各院翰林、各部绅耆、门下沐恩，其下眷属，其下兵士音乐；右班各部尚书、军务大臣、各国公使、议政大臣、文武大员、水陆各营，其下眷属，其下报馆书记。上为礼拜堂，教士数十人，乐工数十人，持诵两点钟之久。中为坐台，以安亡者之魂。教士数十人各持巨烛环立，主教持金钟，两人持烛夹之，环坐台再周。堂上下燃烛数十万枝，会者万馀人。自外门以达上礼拜堂，并用青呢为幕帘，两旁张帷为甬道。通法国八十六府献花。坐台旁为巨圈，万花编聚成字及花纹凡百馀圈，盖亦有各营部公献者。询之，其家凡费法兰六十万。

知曾纪泽前来接任

是日接总署电报，已派曾劼刚来代。得稍应陈小舫之课，苟延性命以归，实所深幸。

初八日　屠威斯约娄依狄伦街会议法兰克茀尔公会各条。盖凡公会所议者，至是讨论以求尽善，乃以付刊，邮寄各国政府。正坐七人，则总办及录写及宣示者；旁坐十八人，相与辨论。予与日本公使坐右手旁观听。凡论审讯

公法会讨论之情形

他国词讼，及各国互交人犯，及苏〔脱“尔”字〕士河，及著书家保护章程，各有论辨。每论一条毕，旁十八人齐举手，

即允付刊矣。中论保护新开河，屠威斯宣布，言：当比校局外之国，即有兵争，不得侵及苏尔士河。有名来纽者言："'局外之地'四字未妥。凡立和条〔约〕，有'局外'等字者，谓与兵事无相交涉也。即遇兵争，其国不过问，亦不准交兵之国侵及其地。苏尔士河则兵争之船，兵船商船，皆听来去，不得阻止。所重在保护此河而已，于人事无与也。故当言保护，不当云'局外'。"又有名喀吕南者（系法国有名律师）言："此等正须细酌，又须与寻常和约相符，无格外新奇之字。"于是总办另派与会人数〔数人〕再加考证，以求尽善。其议论之公平，规模之整肃，使人为之神远。公会总办为费尔得，美国人。此次定议总办巴里右，法国人。又有一人来见，询知为甲格模斯勒尔，比利时内部尚书也。惜中土列国时无此景象，虽使三代至今存可也。 议论公平规模整肃 中土列国无此景象

初九日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及拉郎得来见。拉郎得为学馆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者也。思谋中国差使，因陈敬如求见。晚赴喀吕南□饮，盖万国公法会友之一。同席费尔士、屠威〔脱"斯"字〕、来纽，皆所识。外希腊人亚勒克桑得拉、俄□□尔登、英人噢郎，皆与一谈。希腊及俄国，皆由国家派赴公费〔会〕者，噢郎则阿思茀学院教习也，并深于律例之学。

李湘甫见示刘和伯信，德使已改派李丹崖。广东生至是而盛气尽矣。中国使事，于是始稍有生机，闻者皆为称庆。 德使已改派李凤苞

初十日　与日意格、马格里同游格立雍农用机器〔此处疑有脱字〕。至芒霸拉斯车行，附汽轮车至格立雍。其总办

都得尔腿他出，副总办罗斯马仑迎于车次，预备马车至学馆，洋语曰阿尔格立据尔堵尔[13]。所游历各学院：

农田机器图式院

一、农田机器图式院。各种农器，并丈量地亩仪器，并采蜜机器，并量准农功机器。盖一平方车，用马力曳之，上设轮轴，束纸其中。车后有铁钩。凡平量农器之法，将其气〔器〕用绳索挂之钩上，使一马负车行，触动车上机器，则轮轴自转。农器轻重，自注明纸端。以农器愈精则愈轻，两马曳之，不能疾行，而一马能曳之疾行。所以异者，制造精也。中有巨木整围圆板数十，以辨知其木历年久远，及木质之坚脆。凡木大逾合抱，即自成圆围文，每一围当一年之数。其大者至二百馀圆围。

一、地质土石院，矿产五金及各种土石（有石中含圆石如蚕，及大螺大蚌，及无数小蚌，千态万状），穷极各国地产，而格立雍所部地产尤备。

谷种院有中国稻麦

一、谷种院。玻璃瓶陈列数万五〔谷〕种，及豆，及各草种，及麻及棉，及诸药品，并注明所出之国，东至中国、日本以达内外蒙古皆备。如稻米有全黑者，云蒙古黑稻，予固未见也。小麦以英属为佳，或圆或长，并大逾常麦。旁及五色颜料，及造宝石之法，皆陈列满架。中为圆围巨架，五谷及马草茎叶全者，罗列亦数百种。指示中国稻麦，亦惟颔之而已。

一、化学馆。凡六，尤学馆之要务也。

一、听讲学院。凡六，中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

一、测度仪器院。围有小园，环设仪器。如寒暑表、风雨表，及测雨尺寸圆桶，及测潮湿机器，及试水气升降，皆可坐守仪器，以辨知年岁之丰稔。

一、格致院。中有一教师布里倭，方测光学。用牌署其旁者〔置〕案上仪器，已测量数月。□□□勿稍动移，一动移则前功尽废。询知其用法，则案端立小柱，上竖白金…………〔原阙〕…………金网□如火，前安□深柜，透入重镜。又前立一大竖镜，又前□□竖镜，又前设立三角玻璃。又斜立一玻璃长条，引电气以达其旁一仪器。一测光气度数，一测热气度数，以辨知某种谷粟，须知热力幾分、光力幾分，乃得发生。并云三角镜中分出五色，可以向日照之；设法隔其一色，可以变易草木之质。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格致院

询之学生百人（每人岁出一千二百法郎）。教习十人：一、化学（有帮教）；二律例（有帮教，专习农田律例）；三、耕作（有两帮教）；四工程（有帮教，皆交涉农工者）；五、草木名目；六、树植；七、花草（并有帮教）；八、格致（有两帮教，专讲地质及五金矿产，又光学热学关系物产者）；九、畜牧（有帮教）；十、算学。又有讲师四人，皆法国名有学问者，分日来馆讲说：树植则类柏尔；耕作则买尔洛得；养生则塞尔让；昆虫则义捏尔。国家岁费廿五万法郎，地亩所入及学生岁费约收入十馀万法郎。来学者必先试之，每六月一加试，二年半出院，给以文凭，并农部尚书主之。 农桉课程

回过塞费尔，至马宇法克都尔制造磁器厂。总办何贝

高岭石

尔外出，总监工毕来陪游。厂中有磁器妙西因，极天下万国新旧磁器数万品，亦一巨观也。所新见者，石膏模作细料碗盘，所用曰“高岭石”。西洋制造磁器，得此石不及百年，以仿中国人为之。曰“高岭”者，中国人以名高山之所自出也。

是夕，巴里佑邀茶会。

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八月十一日戊子　为西历九月初七日。接到上海文报局六月廿一日由英公司船递到八十六号包封，内总理衙门六月初六日法字二号信一件，并公文二件（内发回奏报陈递使法国书一件，奏复御史欧阳云撤回各国公使一件），少荃、经笙两中堂信各一件，梁小若、张翰卿、叶升初、戴仲泉信一件，李筱荃制军信一件，易淑子、易叔辉及志城各信，及家信戊字九号，六月十二日发。

谋铸一种通用银洋

爱克尔斯、罗颉斯来见。爱克尔斯，德国人，所居地曰布来门。爱克尔斯讨论各国钱法，谋铸一种钱，为通行便商之计。其言钱法当以法国为准，通长短之度、轻重之权、多少之量而使协于一。如法尺麦得尔[14]（合英尺三尺三寸）百分之一名桑的麦得尔（桑的者，译言百也）；每见方桑的麦得尔之水，量其轻重得一格拉摩[15]。十桑的麦得尔见方名里特勒[16]；每一里特勒之水，量其轻重得一吉娄格拉摩（吉娄者，译言千也）。今当以法国五法郎之式制为银洋，二十银洋重一磅。即中国以银轻重为量，亦赅其中。因推论各国金银洋元所行之远近，著书言之甚详。吾谓此法极便。吾曾游历德、荷及比利时三国，惟比国全用法洋，馀则英、法两国金洋并通行；而银洋各从其国之例，畸零用费

极不便。推而行之东方诸国，则尤各有所尚，不能交互使用。今□由西洋诸国先立一章程，专为通行各国钱法，以便商用，一式铸造，凡两国交易用此为准。但令中国通商口岸通行此项洋银，二十倍之为金洋，取携便而计数亦易明，不烦告令，自然通利矣。

晚赴日本公使上野景範之召。设席鲁夫尔大客栈，邀请万国公法会长巴里说费业得、副长屠威斯、参赞里威业、律师格吕南及日本办会大臣买达、驻法参赞苏徐吉、随员亚利西马。上野景範专导扬鄙人之美，而闻其将回国，应通会中人同致祝献之意，又诵词之创例也。 上野景範致词颂扬

十二日 以英儿腹疾，延老医拉费桑来视，日意格之妻父也，年八十三，为阿得卜郎禽兽院总办，已久不行医矣。因荐一人名罗热尔，亦老医也。

李德自阿斯蒂往赴意大里法罗伦斯东方会，便道一过，枉问中国民数及赋税成数，约略答之而已。

晚邀万国公使〔法〕会长巴里说费尔得、副会长屠威斯、参赞里威业及格吕南、来纽、马尔登。马尔登为俄国外部官，奉命赴茀兰茀尔得公会，世精律学，因并一邀之。此举发之日本公使上野景範，并邀其夫妇。逾期至一点钟之久，坐客倦矣，乃得其一信告辞。其在伦敦三次枉邀，吾皆展转不能一赴，以有此报，一皆蹇运为之也。 宴请万国公法会长

饭毕，格吕南告言：法国律，二十岁成丁，充兵五年；受学试为武官者，亦各以能受职及迁转。格吕南曾任武官，视中国参将。充兵五年，期满为听调兵，每岁以一月归营

操习，年深者三年一操习。大阅调集各部兵，先期准备衣粮。无论远近，皆各以其时乘坐汽轮车，尽两日期，通国无远近齐至。行军遇〔御〕敌，准此为例。其听调兵归营，应服兵衣及日二食，皆由国家预备。每日领公用钱不过二苏，大率充役而已。拿破仑第三以骄败，普法之战，调兵至逾月而到者寥寥，纪纲废弛，人怀异心。近年人人有报复之心，亦人人怀奋发有为之志。出境与普战，不敢必操胜算；普国再入法境以求逞志，则亦难矣。

托俄人照顾崇厚

马尔登精律法，善言论。告以中国初遣使俄国，一切未谙习，崇宫保亦中国有名望人，幸望善为顾视，照料其所不至。马尔登慨然应许，云必为尽力。

太阳能之利用

十三日　偕日意格、马格里至大会观机器。有创为摄日机器者，能于日光下治米食、肉食，其光力与炉火等。倾水瓶中，引向日，须臾腾沸，如向火然。所观农田及织绣机器二种，大约形式各不同，而制造机器以类相聚，其同皆用〔其用皆同〕。中国所急需者汲水机器，考求得数种，拟制备回家，以资应用。其各种小仪器尤多应考求者。生平于此种学问，苦格格不能入。居此两年，徒为广东生郁闷，无一日自适，百病丛生，万念皆灰，此亦天为之也。

苦不通晓机器之学

公法会为中国之言

十四日　诣谢格吕南、上野景範酒食，并回拜罗额斯、阮诚意及外部瓦定敦。茀里兰得自伦敦来见，言茀兰茀尔得公会曾建议三款，意为中国言之。马叔眉〔眉叔〕竟不以告。问之，一为与亚细亚不同教之国相接，当另立章程，其中小有变更，亦当与亚细亚诸国会议，不宜专任欧洲之意

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八月十一日戊子　为西历九月初

为之；一、东方各口领事干与地方公事，为必不宜；一、从前论公法交际宜持平者数家，当使之尽意，条议其便利，以便推求。其所言亦皆列之新报，马眉叔于此未免率意，不留心。 马建忠太不留心

十五日　接到上海文报局六月廿八日由法公司船递到八十七号包封，内总理衙门第廿七号信（六月十六日发）并咨四件（并新加坡领事事件），合淝伯国咨一件（文报局委员详复广东生咨件），并见《申报》载古得曼一段议论，意取讪侮而已。一切并由马格里关说，召问之，马格里勃然为之不平。生平积累浅薄，有大德于人则得大孽报，刘锡鸿是也；有小德于人亦得小孽报，古得曼是也。此行多遭意外之陵侮，尤所茫然。 申报刊载古得曼言以相讪侮

晚邀茀里兰得、日意格、贺璧理、马格里，及办大会王子献、马福初、孙信耕、卓品珊四人，及李湘甫、张听帆、陈敬如、马眉叔、联春卿会饮，为中秋觞宴之叙。因偕马格里及湘甫、听帆、敬如、眉叔、春卿踏月街肆中，就观千里镜驾以向月者，各大街均有之。 中秋以望远镜观月

十六日　英人逊顺来见，曾在福建船政局充当教习五年，日意格邀至巴黎观赛奇会。所住波斯穆斯海口，前月十五日英国君主大阅水师陪行，曾于车次一见之。其人亦长者也。

茀里兰得邀往保护制造会。西洋以营造为本业，出一新式机器，得一营造方法，及所著书立说，则使独享其利，他人不得仿效窃取之。然各国律法各别，英国保至三 专利会

十年，法国保至五十年，其他情形互有参差。而此国所保者不能保之彼国。是以近年来各国文学及讲求制造者相与立公会议之，万国公法〔脱“会”字〕亦议及此。弗里兰得所邀又专议此事者也。吾以不能通知语言文字，乃令马眉叔、联春秋〔卿〕二人偕往。会名恭克乃巴当得[17]。

十七日　发寄合淝伯相及李筱荃制军及吴子让及家信第廿五号。往岁在吴城水师大营，以事赴湖口，从亲兵营哨官假一马以行。告言："马非良也，当别求之。"予以急切不能待，用亲兵一人为导引。行数步，即左右横突入草地。或遇荆榛丛坟，以身就之，鞭之则踶趹。于是令亲兵牵曳以行。每见曲径横出，辄冲突旁趋。亲兵出不意，常至倾跌。行半夜，乃至湖口营，为时三倍，而腿胯为之酸痛数日。因叹言："此真天下之劣马矣。"广东生之横突，吴江之不受导引，皆此劣马之类也。王良、伯乐所无如何者也！以负天下之重，难哉！难哉！

斥沈桂芬刘锡鸿辈为劣马

罗热尔枉过，言医理却病之旨。高底亚函报意大里弗罗伦斯东方会会长阿麦得，曾任日思巴尼牙国主，意大里主之弟也。在日国时，民心未定，乘舆出，有用手枪击之者，阿麦得惧而辞位。闻其人极有学问，为东方会首，则亦兼能考求中国学问者也。

十八日　英国老教师弭得门斯函告助捐赈项及立禁烟会，属马格里复书奖之。至是得柏朗门何尔信，请允刊刻此书。始知英国习耶苏教者，曾立会赴中国传教，以入中国内地为名。倡其议者名德拿西，柏朗门何尔为此会坐

内地会

办。此次助赈中国，会中人为多。得予奖许之信，亦相与喜悦也。

哈尔德嘎罗尔来谈，为法兰银局分设伦敦总办（其银局名康多阿尔得钢得），相就商议二事：一、法国铸造行用中国银洋。予以各国当会议另铸通商银洋，以便各国通行，不宜专以使用中国为名。往复辨论，始知法国此议已早定，其银式亦经铸造，惟须俟之议院会议耳。一、论中国借用西洋银两，利息过重，当自立章程。询以两种办法：(一)责成各海口关道为各银行办理；(一)各国设立领事，就各国办理。哈尔得嘎罗尔言："必须总理衙门告之各国公使，各国商人自然信从，否则关道之言为无徵。其就各国办理，但须各国钦差署一二通知商情者，会同各国集议，自立一会。因事借银，可以会同各国办理，葡萄牙便是如此办法。盖西洋借银均用银票，永远收其息银，是为国债。中国所借不过数百万，其数无多，又多不过三年五年，本息一并归还。但传示各国商人：借银若干，息银若干；发给收单，起若干两，至若干两，听从承认，截至某日止。则各国商人必争起应之，听从收至某数为止。中国一假手居中关说者使分其利，利息日益增多，章程日益分歧，抑亦西洋商人所不乐从者也。"所言可谓切中中国情弊。

法兰西银行伦敦总办来谈

论中国借款利息过重

十九日　为西历九月十五日。伯理玺天德大阅马步军于温生花园，先由兵部约会，又由伯理玺天德约至其帐殿。因邀马眉叔同往，则伯理玺天德夫人为之主，各国公使及各部尚书及提督等官皆在。其帐殿面南，高约九级，铺毡

总统邀请参观大阅

幄，设几，如宫殿式。其二、三等行帐在其右，逶迤而下。各军整队立当帐殿，经东随围场环转而北，约十馀里。马步军皆设方阵。须臾，伯理玺天德骑马至，阿剌伯军一行为前导，提督等官二十馀骑随之。以后则各国武员骑从者二百馀人，陈敬如亦佩刀骑从。（陈敬如坐骑由伯理玺天德预备，在范三纳教场试演五日，由武学馆千总布类优挑选。）

陈敬如佩刀骑从

伯理玺天德经南，出各军之前，绕东而北，转至帐殿前，皆免冠起立为礼。已而从骑廿馀皆南趋，北面立。伯理玺〔脱“天德”二字〕南面东上立，各国骑从者以次立，军乐五十馀骑，稍西北面立。其中若甬道，广径六八十〔六七十？〕丈。首马队，次炮队，又次步队；压后者又系马队、炮队。凡马队以二十骑为十行，多或八行、六行为一营。凡炮队以八骑、十骑为一行，连三行用三马之力驾一炮车，又连三行驾一子药车；每子药车必载炮车轮二具，以防损坏更易。每车二行后，炮兵一队随之。凡步队以五十人为一行，两行相连为一队，八队为一营。马队中，又有护伤军〔车〕，连二行，用两马之力驾一车；车大，有围，以载护受伤者。步队中又有工匠兵，有运造桥梁兵，各按队伍行，无喧嚣者。其轻捷追敌之兵，马、步队皆有之。其后马队、炮队皆连为长阵，奔腾踏蹴，尘埃涨天。凡百馀队，间以炮车、护伤车，疾驱如雷，凡共五万人。凡官皆骑，领步队者亦骑行。伯理玺天德见诸兵官，免冠。执旗者出天〔伯〕理玺天德之前，则垂而向下，伯理玺天德亦免冠报之。各军以

阅兵式

次出伯理玺天德之前。马队数千万骑，仍径南北向立。已而发号声三，万万〔马〕奔趋向帐殿前，距伯理玺天德约十丈许，皆勒马而立。其督提〔提督〕等官数骑独趋至伯理玺天德前，乃折而归入大队。于是各军撤队左右行，伯理玺天德驰马去，从骑皆随以去。

询知是日阅兵，有现兵，有已归田之兵，有满期仍留守城之兵。盖法国当兵以五年为期，期满归田，每年仍以一月归营操演。其精习营规，专留守城，不出征，则为常兵。从前归田之兵不与大阅，至是始创行之。伯理玺天德所阅，则专调之北路者也（北路与德国接界，尤所留意操练者），云满调可得十四万人。此次所阅，现兵二万馀，归田之兵亦二万馀。皆先期预备衣服，传示各部，以某日会某所；无论远近，限三日至。凡出兵御敌，期会号令，皆与此同。欧洲各国各派武员来观，多或数十人，少或数人。其邀至伯理玺天德帐殿，供茶酒麵食，款接为丰。随员张听帆、马格里入二等行帐；李湘甫、联春卿入三等行帐。 各国均派武员来观

二十日　法国善后会参赞摩那尔士约赴其会听讲，盖承万国公法会议论之馀，专取为法国善后之计。上议院大臣那布南为会长。遣马眉叔、联春卿二人往代。其所议论以俭节为生计之源，戒法人浮华滥费，宜留有馀，积累以致富也。

英人毕升登函寄歪尔洛得新报一纸，由毕升登上报，以卫护中国人为义，见榛荔园音乐会有忤触中国人者，发愤切责之也。 英国读者卫护华人

报上表彰中国展品 女士求斯得斯谛阿非尔戈谛尔函寄所刊议论数纸。由大会陈设中国制造，人或訾议之，因为表章其佳处也。

俄国遣探西藏路境名布里发拉斯格，叙述罗尔布洛尔，德人立希多文辨其非是。其言东干饥荒与哈什噶尔扰乱情事，中国与西域回部并授俄人以衅端，此可虑也。而西藏各卡闻各国遣使探路，相与戒严（据称谛卑得不易入境。谛卑得者，西洋以名西藏者也），恐以后议论必尚烦。

埃及古碑致送英国者闻已建立，视法国所得短五尺有奇，而年分为更久。（法国运此碑费八万磅有奇，其时火轮舟车之利皆未行，故利人力为多。英国费一万数千磅而已。）

埃及古碑存者十二 埃及古碑存者十二，英、法各得其一；君士坦丁得其一；意大里得其四，盖当罗马强盛时所分移而已，埃及仍存其五。其二柱最古者，树立伊里倭波里斯城凡二千馀年，埃及国主移置阿里克三台，实在耶苏降生以前之三十七年，至是一千九百馀年矣。移其一以送之英国，其一仍在阿里克三台。

在巴黎选看馆舍 廿一日　师克勤来谈，始知罗淑亚已回巴黎。偕马眉叔看房屋：一格里来街五十八号，有花园；一亚来马街七号，花园更大；一罗马王街二十七号，有玻璃养花园；一巴得布郎街十九号，花园左右广约里许。四宅皆可住，其他数所不足观也。

接李丹崖信转寄唐景星一信，阅之怃然。又见俄国新报二则：一、土尔吉斯丹（大率塔什干新报也）新报载，七月十三中国兵三千由阿克苏至噶丹，回酋尼亚斯比尔袭

败之，军皆覆没。一、费拿萧斯多克[18]新报（俄人所踞黑龙江地名）载中国窃盗多人扰至其地，调兵捕击。此二条皆不详其原委，然与中国皆有关系，未知究何如也。 海参崴擒击华人

廿二日　管理宝星大臣费罗瓦约至其署观各国宝星式，因偕日意格、马格里及联春卿四人同往。其官署经普法之战为乱民所毁，由各赏戴宝星者捐赀修复，规模极大。藏宝星四橱在正厅，四壁图画旧时管理宝星者十馀人；其前厅则图画诸名人，极玮丽之观。

法国宝星

法国宝星五等，皆用法兰镂银为质，上加象牙双歧若花瓣者五。一等、系带宝星，上衔王冠，另有八角针丝大银宝星，系之衣襟。二等、五瓣宝星略小，上有环，系之钮扣，亦另加八角针丝大银宝星。三等、专用二等宝星系之项。四等、五等，以次渐小。（旧时宝星四瓣，其式亦小异，并藏之橱中，今不用。）又有专赏武功宝星，为人面如钱式，其上纵横为枪刀式（旧式为一鹰）。询之，凡赏给宝星皆有岁俸：一等三千法兰，二等二千，三等一千，四等五百，五等二百五十。其钱一取之本署。盖森江出入收税皆归管理宝星，并所有田产，岁入凡七百万法兰，以供五等宝星岁俸。

费罗瓦并赠所著录《宝星章程》。并经理学馆三处，分上、中、下三等，以得受宝星者官阶为次，专课其女子。其欧洲诸国所用宝星，兼及亚墨利加及波斯、土尔其，诸式咸备。安南所属之嘉定为法国所踞，亦别制宝星为赏给功勋之资。其异式者：俄罗斯宝星为双鸟中夹一人；奥大亷

〔利〕为三叠下悬一羊；意大里为十字架；葡萄牙亦十字架而作长方式；惟土耳其七角针丝宝星；馀皆以八为节，少或五角、四角，亦极宝星之成式矣。

机器博物院

随至机器博物院，盖工务学馆之分院也，新旧机器式备具于此。所历凡十馀院：一、轮船机器；一、轮车机器；一、织布机器（络丝、治棉、引线各种机器皆具）；一、治酒及治糖机器；一、压力及车凿机器；一、锯木机器；一、杂项机器；一、开矿机器；一、治磁器铜器及金石玻璃各种机器（所陈磁器、玻璃、石刻各数千百种）；一、印刷书籍机器；一、称量机器（各国权衡丈尺俱备，中国法码大小凡数付）：凡此皆范铜为之式。一、农田机器（五谷蔬果之属亦陈列四巨架）；一、钟表机器；一、车轮机器：凡此皆常用机器，有汽炉可以运动。其副总办特斯嘎陪游指点。凡教习二十五人（有兼工部学馆教习者，有专治博物课者）。其尤精者则化学院、电气学院、格致学院（光学、声学、热学、重学之属皆入此院）、工程学院（如造桥、造屋及各种工程）、勾股学院（其论割圆之法尤精。五色线为欹斜、折角、椭圆，并以铜式为小孔，穿丝其中，千态万状，奇形诡制，皆出一源）。

数学模型千态万状

玻璃用白金涂之，可以照相，亦可以透光。範石膏为人形，用酒精灌之，可以缩小；又用磺强水二分、水八分加以白铅，俟其消化灌之，可以化大（其名曰色尔费得阿甫信喀[19]。色尔费得者，译言磺强水也，信喀，译言白铅也），一模而具三式。用铅字大小装成山水树木人物之式，可以倾灌铜

锡为花板。织丝为字小如粟，一面阴文一面阳文。又狮子一具高约三尺，毛浅黄色，颈背毛深七八寸，黄黑色，形如真狮，乃玻璃为之。其毛成丝，下带茸毛。制玻璃之巧如此。皆奇观也。

又有一厅，宽广约三丈，中设开矿机器。一人向左墙角，一人向右墙角，小语相问答，犹觌面也。其屋圆顶，四墙角皆为小槽，交通于屋顶，以收其声。然在墙角语言，厅中皆得闻之。此亦工程家之一小术也。此院中无就学者，而有教习，人得相听讲以考求各种学问之精微，而察知其仪式，岁费国帑约三十万法兰。 巴黎之回声壁

廿三日　回拜御前大臣麦里乃、兵官沙尔曼业、巴黎济瞀会参赞普达来，及拉威森（日意格之妻父）、顺逊、茀里兰德、师克勤。

新报载：英国水师部尚书派水师官学总办巴那毕及水师官安其呢尔[20]赖得来赴巴黎大会，考核水师军器，以求有益实用。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馀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寓书李丹崖，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 各国考察不遗馀力 中国以评论西洋长处为大戒

廿四日　接上海文报局七月初五日发递八十八号包封，所寄《申报》而已。而德在初来信告知，威妥玛、巴兰德并在伦敦，而属我在巴黎少候，约下礼拜乃能来。威妥玛踪迹诡密勿论也，在初探听事情，亦太失之疏忽矣。此所关 斥张德彝太疏忽

蹇运实与国运相关

轻重得失之数，殆不可以道里计。吾之蹇运，实与国家蹇运相表里，于吴江及广东生区区妖孽何尤哉！又候两日不至，亦不复候之。

晚邀日本公使，及罗淑亚、莫拉班德、师克勤、日意格及日本参赞苏邹吉晚酌，盖专为陪威妥马也。肴馔精美，实为在西洋宴会第一次盛举，坐客皆告饱。

致书申报

张昕帆告言吴子让已物故，而吾以古得曼造谣生事，方寓书吴子让。至是始致黄泳清一书，属其转告《申报》局主事者。蹇运所值，无所而不颠沛，未知天意之所终极也。

论华人对待外国人之态度

廿五日　上野景範、格吕南、阿尔堵过谈。格吕南问中国接待洋人情形，吾谓："此与西洋不同。西洋以游历交接为义，已成风俗，各国互相款接，不为异也。中国关徼禁不许民人私行出入，无至外国游历者，是以一见衣冠非时制，即相与惊骇，拦截阻遏之，其势万不能相容；亦由其耳目见闻蔽于一隅，骤难开导。稍后一二十年，其见解自当稍异。"格吕南言："万国公法新报专录各国情事异同，此段议论亦当载上。"吾谓："西洋接待宾客，致情尽理。载入此段议论，徒形中国气局之小，于中国颜面亦不雅观。请暂付之不论不议之列，正当徐徐开悟耳。"格南〔此字衍〕吕南言："钦差所言极平允，当谨志之。所谋载之新报者，且作罢论可也。"

廿六日　礼拜。阿尔堵邀同陈敬如、马眉叔、联春秋〔卿〕看屋一所，在洼得搏郎园左旁，林园颇胜，房屋亦整齐，惟器具不能究备。

巴兰德过谈，相与寒暄问劳，问曾看大会乎？曰："昨日甫下车，即走赴大会。吾欲借大会为名，邀请总理衙门堂官来游，必大有益处。"吾谓："威妥玛约在此相候，已屡展期。若知巴大人往伦敦，必早回英国矣。伦敦曾见沙乃斯百里否？"曰："彼不在伦敦。数与旁斯弗得相见，谈甚悉。"曰："德国换约事未了，非吾所敢与闻。而以此耽误《烟台条约》至今不能定议，吾心极为怀疚。"曰："除租界免捐及洋药厘税外，英国皆已议准。"曰："诸事开办已久，何待议准。即上海租界免捐，亦已开办矣，惟洋药厘捐不能办耳。"曰："洋药为英国税则一大宗，印度人民以此为业，关系颇大，诚虑有防〔妨〕大局。"吾谓："中国收税，不及英国十分之一，每箱加数十金，有何妨碍！"曰："郭大人所见如此，印度官员议论又别。"吾谓："此意屡为德尔比及沙赖斯百里言之，徒苦为威妥玛所持。" 巴兰德邀请总署堂官观大会

曰："有一密语奉告，请勿外传。吾见旁斯弗德，言英国国家极愿早了，并无疑难，此条亦必接允。惟租界免捐，交涉各国，英国亦难主持。"吾谓："德国换约，与烟台所定条约原系两事，自应划分办理。"曰："划分办理亦无不可，惟此条实属一事，归并议论，乃属正办。"吾谓："《烟台条约》与《天津条约》办理不同，然却是相辅而行，并无相背。"曰："《天津条约》说得尽宽。烟台所订条约，仅得上海一口而已，故为相背。且须照旧约展宽。"吾谓："《天津条约》固然，然亦始终未行。上海租界免捐，却是实在办理。至于洋货免厘，洋商尽然。华商为中国子民，虽亦有准领子口税单 密语奉告

之文，并不得谓一不领子口税单即为违背条约。”曰：“当时总理衙门行文各省，原据洋货为言，并不分别洋商华商，兼照会各国公使，我等皆有凭据。”

吾谓：“《烟台条约》系我专责，且须了此一案，其他非我所知。”曰：“但令中国总理衙门不别生事故，《烟台条约》必易了却，不必急在一时。”吾谓：“此由英国主持，中国总理衙门有何事故可生！”曰：“吾与威妥玛议论尚多。俄国公使亦约来此。租界免捐是一条，亦尽有他事。”吾问：“他事试言其略？”曰：“德国换约亦是一事。”吾谓：“吾与诸公谈论往还，威妥马实系愿帮中国，巴大人实系愿与中国交好，而至今使人议两君专害中国，吾实歉然于心。”巴兰德大笑曰：“我心实是倾诚交好，但少存猜忌之心，诸事尽易了，不烦辞费也。”吾谓：“中国厘捐原应早免，却为军务耽延。”巴兰德言：“各国所争，亦不是责望中国免厘。只要户部刊行事例，共计厘捐若干处，某货捐厘若干。但有加征，力与参奏。使各国知其底蕴，以恁〔凭〕计算物价之赢绌以为避就。我所以回国请示，得知国家之意，于此一条极是坚持。”

指威安玛与巴兰德专害中国

因问：“柏灵见刘钦差否？”曰：“见过一次。”曰：“在德京尚相安否？”曰：“中国用此等人通两国之好，实是不中。”吾谓：“鄙心极虑之，恐不止不中而已。”巴兰德鼓掌言：“的是不错，真大害事，甚愿详细谈论。今日尚有他约，明午如容续见，再一诣谈。”遂起辞去。

巴兰德评刘锡鸿

廿七日　议教瞽人各种学问公会参赞拉方西邀赴赛会堂及旧王宫两处会议，遣马格理、联春卿往代。

巴兰德枉过，言："闻柏灵钦差已撤回，代者李凤苞；其人曾至柏灵，皆称其谦雅。"吾谓："去年七月见刘钦差为人万不足称公使，请改派李凤苞。总署以初派定，不肯骤换。吾自以衰病，求回京养病，乃并刘钦差撤回。"巴兰德言："既郭大人有此说，吾不妨直言。柏灵中国钦差，真是遍三十国公使衙门，下及民人，皆怀厌恶之心。吾国外部告言：节次驻京公使报称中国办事之难，亦未能深知其故；及见中国钦差蓄意牴牾，其势万难与处，方悟驻京办事之苦。"吾谓："此却不然。刘钦差性情心术直是顽劣，中国亦无与比，未宜一概论之。德国谛盘生亦虑刘钦差之偾事，劝我至柏灵见监国太子，一为解说。"巴兰德笑言："郭大人自当别论。吾在中国，已闻伦敦皆相倾服。如能一往柏灵，无不相见欢欣。谛盘生两弟与吾至交，所虑正同，其平素议论载之日记，亦颇见过。"

谓刘锡鸿不能代表中国人

因问："从何见之？"曰："总理衙门刻有一本，云专送朝廷大官，我亦得之。"问："书卷幾多？"曰："不多，大率所记皆在伦敦时，不及柏灵以后事。"问："其中议论云何？"曰："无他，一力拦阻人前进而已。亦不说坏西洋，止说中国万不能行。于上海博物院指斥尤力，谓导使洋人操持中国利权。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甚是怪奇。吾在中国已闻其人平素劣迹甚多。居伦敦专造此等语言，尚无恶名，至柏灵乃尽发露。"

论刘锡鸿之日记

吾谓："此最害事。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

中国人眼孔小

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

巴兰德言：“德国与中国交涉少，俄、法、英三大国环逼，铁路、电报、汽机已开，其势必难阻遏。中国不办，各国必有自办之一日。”吾谓：“一二十年后，此风渐开，必能仿行，今日尚难与言。”巴兰德言：“此总须朝廷大官主之。吾视总理衙门，非为中国办事，乃是千方百计为中国生事。俄国日久必有事故。”吾曰：“愿闻其略。”曰：“俄使闻喀什噶尔事务极顺，先照会总署会议伊犁事。两月无回信，迟之久。而蒙古西有劫掠俄商辎重一案，俄使请总理衙门赶催查办，不应，忽于是时照复议伊犁事。俄使报曰：‘候蒙古劫案办理完毕乃能议此。’又不应，于是俄使遂行。逾数日，乃照复其署公使，允办蒙古劫案，而俄使已早出京矣。此所谓无故生事，坐失事机者也。”

总署非在办事，而是在生事

吾谓：“闻喀什噶尔诸酋，若白彦虎之属，均逃往俄国，总理衙门照会俄使，转达本国送交，议论不合。”巴兰德言：“此说未闻。所闻皆系颠倒反复，于我亦然。方议回国时先至总署，告以所议换约事，有已定议者、有允商办者，作为一起，未允者一起，今愿先定其见允者。总理衙门允派参赞、翻译二员前往会定。次日往，则辞不允。翻译归云：‘中国实是反复，请勿再议。’吾遂出京。其先议船钞以四月为期，吾意往来日本、新嘉坡一次，四月期内应免征。总署允诺，且谓既免征，听从何往皆勿论。及往定议，乃复翻异。”吾谓：“此恐传言之误。总署〔理〕衙门不应轻易许人如此。”巴兰德言：“当时实笔载之，并以为质问。如此类

总署办事颠倒反复

事，我可以数至百起之多，何云传言误也？”

因论：“左中堂有意前进，购买西洋机器，招致工匠赴甘肃。”问：“何以知之？”曰：“由胡光镛经手在德国购办，是以知之。”问：“何等机器？”曰：“一制造绸缎，一开矿，一开河。李中堂亦开办不少，近设立大沽电报。朝廷于此当纵使为之，不必更加拘束。”吾谓：“朝廷于李、左二公尚不肯有牵掣。”巴兰德曰：“不然。吾见李中堂云：所欲办者甚多，往往为朝议所持。”吾曰：“良然。朝廷议论太杂，所以李、左二公开办大事乃一奏闻，其小处直自为之，不敢招人议论。”巴问：“此何故？”吾谓：“中国幅员太广，地大民殷，一切须有成法，遵行已三千馀年，本不易言变通。而自天津定约至今二十年，并值圣躬幼弱，大臣无敢主事者。此须候至十馀年亲政后，能考求变通，始可望有前进之机。”

左李二人有心办事

皇帝亲政始有希望

曰：“郭大人此时亦有办法否？”吾曰：“有之。中国律例不能违也，军机大臣主持朝政，尽容变通。一切不拘以成法，但责成督抚了事而已。朝廷以责督抚，督抚以责地方官，而尤以通民气为先。一切新政，皆鼓舞百姓为之。其源尤在学校，学校章程必应变通。”巴言：“吾在中国久，粗谙其情状。如郭大人所言，直是一字不能加，一字不能减。”吾谓：“旧岁函致总署：中国二三千年皆与外国争强弱。西洋局面却是不同，其国势皆极强，而无争强之心，一意推行其长处，使天下皆知仿效。一切可以取益，而不必存猜嫌。所以与巴大人谈论一切，坦直言之，亦无所庸其嫌疑。愿巴大人深谅此等情形，稍俟之。皇上亲政之后，从容劝导。

“郭大人所言，直是一字不能加减”

勿遽以逼迫为之，反致无益有损。”

廿八日　陈敬如邀同看屋数所，价廉而屋太小，属且俟之曾劼刚抵巴黎后议之。

廿九日　巴兰德函告俄使布策已至，并开示住处。急往见之，已外出矣。威妥玛亦有电报告知：今夕由伦敦启行。

康熙朱谕藏于瑞典

新报载：瑞典、那威藏有康熙时朱谕一通，为处理额琐威得、多米尼干两教会相争曲直事宜。盖额琐威得即天主教中之耶苏会也，最先入中国，往往私立条约，违失教旨其后多米尼干教会[21]揭其失于罗马教皇，教皇亦不直之其创立额琐威得会[22]日思巴尼牙人珥克类西尔斯来倭拉，距今三百年矣，盖教会之原始也。其后会名亦多，各处传教皆由教皇分派。今所知北京传教为拉萨里斯得[23]，江西传教为茀兰遂斯干教会[24]，广东传教为密西瀚特得郎热尔教会[25]，江苏传教则犹额琐威得也。“额琐”即耶苏二字本音，拉萨勒斯、茀兰遂斯皆古闻人，见之耶苏《约》书者也。密西瀚译言特派，得郎热尔译言他国也。广东传教最先由教皇特派，故特为之名，馀皆本名。则道道〔光〕咸丰以后，传教之禁开，听从各会分地传教，而诸神甫演习，教会入中国益繁矣。

接上海七月十二日由法公司递到第八十九号包封，内褚心斋、胡玉玑二信。

注　释

〔1〕萨得来得：Satellite，卫星。

〔2〕茀尔铿：Vulcan．伏尔甘，罗马神话中之火神．星名祝融星。

〔3〕究毕达：Jupiter，朱庇特，罗马神话中之最高神，又为木星之名。
〔4〕维讷斯：Venus，罗马神话中爱情之神，又为金星之名。
〔5〕玛耳思：Mars，罗马神话中之战神，又为火星之名。
〔6〕萨得姆：Saturn。罗马神话中之农神，又为土星之名。
〔7〕迈：mile，英里。
〔8〕计乐末：kilometer，公里。
〔9〕伯尔的海：Baltic.S，波罗的海。
〔10〕干波底亚：Cambodia，柬埔寨。
〔11〕类百尔底：Liberty，自由（神）。
〔12〕巴得拿：Bharthana，巴塔纳。
〔13〕阿尔格立据尔堵尔：Agriculture，农业。
〔14〕麦得尔：mètre，公尺，卷十四作美得。
〔15〕格拉摩：gramme，克。
〔16〕里特勒：litre，公升。
〔17〕恭克乃巴当得：congrès patante，专利会。
〔18〕费拿蒋斯多克：Vladivostok，海参崴。
〔19〕色尔费得阿甫信喀：sulphate of xinc，硫酸锌。
〔20〕安其呢尔：engineer，机械师。
〔21〕多米尼干教会：Dominicans，多米尼克派，即多明我会，1631年传入中国，卷十二作多铭意堪。
〔22〕颉瑣威得会：Jesuits，耶稣会，明末传入中国，卷十三作热索亦得。
〔23〕拉萨里斯得：Lazaristes，辣匝禄会，又名味增爵会、遣使会，1773年传入中国，卷十二拉萨立斯得之注为法文。
〔24〕弗兰遂斯干教会：Franciscans，法兰西斯派，即方济各会，1294年传入中国，卷十二作森佛兰锡斯堪。
〔25〕密西溢特得郎热尔教会：Mission Etrangères，外方传教会。

卷廿四

光绪四年九月

〔光绪四年〕九月初一日丁未　为西历九月廿六日。日本参赞苏邹吉见示日本书三种。一曰《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曰《源氏记》四卷（分前记、正记、后记），曰《新田氏记》二卷，曰《足利氏记》六卷，曰《德川氏记》十卷（新田、德川二氏皆无后记），盖记日本藩属也，而有武门、武士之称。日本千馀年来掌国政者称大将军，即所谓武门是也。著是书者为布衣赖襄。二曰《盍簪社古文偶评》二卷：盖川田刚评点十家之文，川田刚亦以其文附焉。凡为文二十五文〔篇〕，多可观者。川田刚，字毅卿。中村正直为之序。三曰《古文奇观》三卷：大谷元知、依田春信二人同抄录二十四家古文，凡四十五篇；少或一篇，多或三四篇。所记事亦多新

日本外史二十二卷

日本古文选本二种

奇可喜。川田刚、湖山野长愿二人为之序。

晚邀英使威妥玛、德使巴兰德、俄使布策小酌，日意格、马格里二人作陪，盖为威妥玛，会巴兰德、布策同至，遂并邀之。以是起为诵词，稍致规劝之意。（布策问："西洋天气宜否？"曰："天气和平。君等若在中国，正恐未宜。"曰："暑热、蚊蝇皆可受，所最难受总理衙门。"问巴兰德："较在中国为瘦？"答曰："梭罗麦克斯法尔[1]。"马格里云："舍克斯比尔所编齣本语也，译云'伤心会胖'。"）

暑热蚊蝇皆可受，所最难受总理衙门

伤心会胖

初二日　诣威妥玛谈，亦旋枉谈，其气甚盛。似此三人颇有合谋以难中国之心，而亦明谓总署之招致之，其词多涉讪骂。诸公相与愦愦，以取侮辱如此，亦不屑详述也。

德在初、凤夔九由伦敦传示白里底时科比伦亚[2]〔科伦比亚〕中国商民电报，禀控该地议院定收中国人民税四十洋元，属告倭多华[3]英官驳其议。询知白里底时为北亚墨利加英国属地，中国商民皆由旧金山逃往，又为重征以困之。此等处均应设立领事，而吾不暇谋也。

英属北美对华人征重税

发递奏复新加坡设立领事请由总理衙门核给薪俸一摺，并咨总理衙门代递。又咨福建厦门安陀鸟[4]枪毙人民一案，应由怡记洋行抚恤其家以凭结案。共二件。并致总理衙门、合淝伯相二信。又致黄泳清一信。

初三日　陈敬如交到瞽学馆文案谛亚克开示：瞽学馆经始之都佛，在馆四十年，一切章程皆所创定，公议刻立石像以表其功，并乞捐于中国钦差。因属联春卿函复谛亚克，捐法兰一百以助之。

吉乐福、贺璧理枉谈，随偕马格里往拜。

英人有翻百里者，十馀年前历游君士但丁，习知回教规矩，因遍游阿富汗、哈布尔诸回部，莫知其为英人也。归言之英人：阿富汗与俄罗斯结纳已深，十年后必有变。英人不甚信，印度总督又益忽视之，谓逾印度山以西，一切听其所为，不当过问。印度屡以事寓书阿富汗，亦常不答，不为意也。至是，始公行阻拒。翻百里乃以所言著之新报，言距往时至阿富汗探知其情事，迄今十有四年也。 遍游阿富汗诸地之英人

初四日 礼拜。仍由喀里渡海至多发，坐“俾得勒倭”船，威妥玛亦同行。又卜兰斯登向任藩部侍郎，美特兰得则上海“源记洋行”总办也，皆至中国，因相过一谈。 由法回英

多发山左有炮台，为英国五口海防之总汇，向设五口海防提督驻此。威林登为此官，遂卒于炮台官署。近数十年海防无事，提督虚设而已，其权亦轻。 威灵顿

至伦敦，一路山势环抱，林木蔚然。询得数处地名：一曰登卜里治威尔斯，德尔比有山庄在焉；一曰塞温倭克斯，距斯博得斯武得之居为近，去岁曾一至其家；一曰吉斯赫斯，法国拿破仑第三置产于此，今其王后犹居此也。

李丹崖、黎莼斋、姚彦嘉、德在初、凤夔九、罗稷臣、黄玉屏并迎于车林克罗斯车次。

初五日 德人们土皓孙来见，云克鹿卜以中国交易为最著，而“托派利洋行”海腾为之经理，其势不能无侵渔，谋自派一人前往，属以一书致之沿海诸大府，以为徵信；始至巴黎，会予以是日回伦敦，因相蹑而至也。 克虏伯谋自派一人驻中国

德人考察中国矿产著有专书

询之里士明芬考求中国矿产，遍历南北诸省，皆能证其矿产之厚薄衰旺，著书数卷。予屡求其书，未之见也。法人拟以法文译之。为法兰西强大，立国又最久，西洋凡交涉大事皆用法文，以习知者多也。德国初起，其文未甚通行，即里士明芬矿学书，德人亦无力为之传播也。德人能于数月游历之馀，尽得中国矿产之精微，而著书以证实之，惟有惭愧而已。

以英儿小恙招马克里，已前赴瑞士，遣其友人打得朗至。打德者，医士之称，犹中国之号称大夫也；朗者，其姓。

初六日 往拜威妥马、旁思蒲得、金登幹，并未晤。

肯辛顿博物院从琉璃厂购得图书集成

姚彦嘉诣铿心登妙西因，观所新购之《图书集成》。司事德吉利士相为庆幸，以为周地球内第一部大书也。书凡分八〔六〕编：曰天文，曰地理，曰人伦，曰理学，曰经济，曰博物。八〔六〕编内析为三十二品，又析分为六千部，通一万卷。此书存琉璃厂积古斋已历数岁，乃为英人购得之。

傅兰雅译万国交涉公法论

李丹崖见〔疑脱"赠"字〕傅兰雅[5]所译英人费利摩所著《万国交涉公法论》十三卷，凡分四集，初、二、三集各四卷，四集一卷则尚未译也，三集亦馀二卷未译成。其论公法，以格鲁西亚斯[6]为创始。耶苏降生以前为一世；耶苏降生至格鲁西亚斯以前为一〔二〕世；格鲁西亚斯为三世。格鲁西亚斯，荷兰人，生于一千五百八十三年，书成于一千六百零九年，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又著一书。其格鲁西亚斯以前著书言公法者，有苏阿累斯。发明格鲁西亚斯著书之旨，

又有英人麦根托斯。其后一千六百四十年在德国威斯达非利牙[7]公立和约至一千七百十三年犹脱类[8]公立和约，为第四世。其时著书言公法者曰芬道莆（在一千七百六十二年），有〔曰〕蕾步提斯（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从犹脱类公立和约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巴黎公立和约为第五世。雷步提斯之门人乌拉富亦著书言公法（在一千七百四十三年），分别各国律法有四：一曰“天理当然”，二曰“甘心所服”，三曰“旧日成规”，四曰“公以为是”。又有满底斯可。又有荷兰人丙克舍格（在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亦著公法论；又著两小部：一论海归谁属，一论使臣公廨。巴黎公立和约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大乱之年为止为第六世。其时有意大利人波兰里地及轧利阿纳两律师，又有日尔曼人摩色候及马丁士都，著有论各国交涉之书。于时美利坚新立国，亦有律师斯吐利及庚得惠顿，均以善言公法著名。又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止为第七世。其时，日尔曼人最著者二人，曰克吕伯、海荪达。英国亦有著书者七人，曰本他麦、瓦尔特、麦庚脱世、马宁、雷地、怀德、孟波牙。又有论交涉使法律师四人，曰斯吐回拉、瓦克他、萨费尼、费利克斯。并将前人郝的亚士、虎比鲁士、辣个白戈犹斯、符以脱等人所著罗马文字之书改为本国文字。其论公法源流，大都据英国为言，以费利摩用〔以？〕男爵入上议院，又为水师部审问堂律师也。（其引用诸书：美国瓦尔特、马宁、惠顿、斯吐利，西班牙国阿婆罗、班度，日尔曼国费法尔摩喇，荷兰国好庚达伯、华尔麦，法国费利克斯，意大里国曼西呢，又英国都意斯、

万国公法研究分期及诸学者

拔乃特诸人。)

为克虏伯致书李鸿章等人　初七日　金登幹、傅兰雅过谈。为克鹿卜遣赴中国之门士皓生致书合淝伯国、沈幼丹、刘岘庄、何小宋四制军，梅小岩、吴春帆两中丞，并函寄克鹿卜。接曾劼刚电报，告称九月初四日出京，十月杪由上海扁行。以何子峨、陈俪秋两君并在上海耽延两月有馀，劼刚亦援为例也。

曾纪泽电

矿务人才来求效力　初八日　武员名里德者来见，述其夫人曾荐其次子能知矿务，求效力中国。马格里曾有一信复之。因条具其子所学六事：一、可充矿务总办；一〔二〕、经理矿务；三、矿学博物院陈列地产，皆能详其原委等第；四、能辨矿产所出，或煤或五金；五、能考论其价值；六、能辨别宝石。已约令其子回家后一来就见。

种牛痘视中国简易　马谛那、打得朗次第至。马谛那精于船务，打得朗则为英儿点种牛痘也。马克里固称九月天气为宜。比自巴黎回，马克里适往瑞士游历。天气渐凉，英儿自至巴黎，又时有小恙。本日天气晴和，英儿又甚清适；不乐久候马克里，因属打得朗为之，其法视中国为简易也。

初九日　邀傅兰雅、密斯盘、金登幹至立吉门为登高之会，因偕李丹崖、严又陵、罗稷臣、马格里、黎莼斋、德在初、凤夔九、姚彦嘉、黄玉屏前往。颇有山水林园之胜，肴馔亦佳。

密斯盘著机器用法　密斯密〔盘〕近著《机器用法》一书，言见方一寸水，用火力激使腾沸，得十五磅之力，以机器激动之，足加四倍之力，得六十磅。往时机器仅能及此。今制造家愈推愈密，

可以加至三百八十磅之至〔多〕。往时机器，大者得五百匹马力而止。今制造日精，机器不必大于往时，而马力可增加至八千匹。往时用煤十磅可抵一匹马力，今一匹马力不过用煤二磅，增加五倍之多。而化学家云：煤力尚未尽，不过用及七分，尚馀三分在空闲处。制造家方求其理未得也。推究其极，用煤一磅馀，足抵一匹马力矣。又火轮船、车用煤皆上品，价昂而难得；用机器运动，寻常柴煤皆可应用。大抵机器精者增煤力，省人工，利行程。密斯盘皆能言其理。

机器马力大至八千

致曾劼刚一信，并函属黄咏清俟抵上海递交。

初十日　爱尔兰人吉德来见，盖北海新关税务司也。偕马格理往见旁斯弗得，知沙乃斯白里已由法国谛爱普回伦敦。晤法兰西、意大里两国公使，皆相与问劳，以鄙人准假回华为大惜。

法意公使表示惜别

详阅六月廿日《申报》，由古得曼狂悖刺讥，以为笑乐。而《申报》既详载其言，又谓英国各种新报，于中国使臣多所诽刺；则亦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与所据何种新报以立言。住英国一年有馀，实未闻有刺讥之言；而柏灵新报于刘锡鸿则时有之，而《申报》独未一载。然则恐此段《申报》，出自刘和伯之请托也。人心险恶，岂有穷哉！

申报讥刺

接上海七月十九日文报局由英公司船发递第九十号包封，内合理伯相公文一角（咨明托税务司添购小铁甲船四只）及唐景星、黄泳清二信。

十一日　礼拜。舍克斯非尔过谈，言及西洋铜产智利、

铜价每吨八十镑

土耳其及美国之金山。伦敦之西曰宽洼尔，亦铜矿之大者。智利铜产为佳，而炼法未精，皆运至英国之算希炼之。算希维非利炼铜厂于西洋最有名。此时铜价每吨值八十磅（以中国衡量计之，每吨合一千八百斤，析之则一百八十斤值八磅，八磅合一千九百廿枚佩宜，每铜一斤当合佩宜十枚有奇），而希登铸钱局每铸佩宜四百四十八枚，合计铜价成本不过一百二十枚，其利皆归国家。希登所得，工价九五而已。如铜洋日铸五百万，五九〔九五〕工价所得五万，铸多则利厚也。大率铸钱轻重，约重四磅，而铜价值抵一磅，是以鼓铸为国家之利。中国钱法之弊，其源尤在鼓铸所费浮于钱价，国家承其敝而私铸乘之以逞，亦由物力太绌之故也。

西洋铸钱有利，中国则否

张听帆、李湘甫自巴黎回。

十二日　李丹崖见示合淝摺件，论炮云：德国商厂克鹿卜专造后膛全钢之炮，英国商厂曰阿蒂士庄专造前膛熟铁包钢之炮，又有瓦瓦斯厂，兼造前膛后膛以钢包钢之炮；攻坚致远，前膛不若后膛（案此语未确，后膛专取其快便，攻坚致远，攻用并同），稳固经久，后膛不若前膛。行仗小炮宜用后膛，取其轻而及远；轮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腔〔膛〕为宜。论枪：著名者英曰“马梯尼”，美曰“林明敦”，德曰“茅塞”，法曰“沙赛卜”，近有“沙布”一种亦出美国，皆属后门。天津机器局向制火药、铜帽、水雷、“斯乃得”后门枪、后门枪子、前膛后膛炮子。上海机器局向制轮船、前膛洋炮、后门洋枪及枪子炮子。丁禹生译刻前门枪炮口令、阵

李鸿章论洋炮洋枪

法，有图有说。上海机器局译刻克鹿卜后膛阵法。天津军械所译刻克鹿卜小炮简本操法。合沪考求西洋军火，可云精博。近于“飞霆”、“新骧”四船外，又复定制三十八吨炮船四只，以备海防之用，合价十三万磅，计银四十四万五千三百二十两。蒙甚惜其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 谓李鸿章徒能考求洋人末务

接上海文报局七月廿六日发递九十一号包封，由法公司船递到，内陈湄滨、黄石珊二信及家信第十号，盖杨瑞堂手笔也。其情多可疑者，阅之只增怅惘。

十三日 珥克斯威勒农田机器局总办赫得来见，计中国所需者汲水机器，议制二具试之。威妥玛继至，唏嘘慨叹以“文相享盛名，不知其何所取义；下及吴江，舆台耳，无足数者”。吾虽与之辩争，而未尝不愧其言也。言称：“俄罗斯所欲，中国亦知之乎？西则土耳其，东则中国也。人谓其志在印度，其势固不能，而克什米尔回部则固所垂涎也。此三者终必卷而归之俄罗斯。一强一弱之势，一进一退之机，盖事势之必然者也，亦不必三年两年限之。”因论：“伊犁必以付俄罗斯，所争一旷土而已，何所利而为之？”吾谓：“此皆外篇。苟其办理得法，弃之可也，设法收还亦可也。其不得法，争之为害；蹴以与之，其害滋深”。威亦无辞。 威妥玛论文祥诸人伊犁问题

偕马格里见沙乃斯白里，便拜威妥玛、赫德、吉德诸处。沙赖斯百里语及《烟台条约》所定洋药厘税，言中国之意专欲阻止印度烟土，以便通行内地烟土。反复驳之，乃云：“据各口领事报称，内地烟土并不征税。”吾谓：“中国例禁鸦片烟，是以不能定立税则，各关卡抽厘并同。”沙乃斯言： 与英外相议“洋药”厘税

“即此争差已远。”吾谓：“去岁曾寓书总署，当严示例禁而重科税则；终竟未行，亦碍于成例耳。”沙乃斯言：“应得如此办理。现今威妥玛先诣印度加尔喀答与印度总督会商，应如何定议，再向中国商办。”大率免厘及此二款必稍有变通矣。

十四日　阿里克、金登幹、马克里、舍非尔次第过谈。舍非尔见示希登铸钱机器图凡八幅，云：“铸钱机器，一小厂用机器一套，合价千磅（内压力机器三百磅），外加机轮二百五十磅。”托觅各国洋钱，亦觅得二十馀种。大率钱法之弊，至中国而极，即高丽、安南亦远出其上，勿论日本，勿论西洋。

钱法之弊中国最甚

伯克兰得为觅得鲸鱼鬚一根，高六尺五寸，索价三十金。此种鱼出北冰海，泰西名之拉尔华尔。华尔者，译言鲸鱼也，拉尔，犹言食人。鬚出鼻孔中，仅一根在左鼻，右鼻内亦有一根内含，约六七寸，不出外。往在医学博物院，见两鼻齐出鬚者，其总办云：“通泰西各国，仅见此双鬚并具者也。”百克兰得云：“数百年前，罗马卜勒尼、希腊阿立斯多得尔著书，并以此鬚为取之深山中野兽，不知其为鱼鬚也。”

“鲸鱼鬚”

十五日　为西历十月初十日。往拜阿里克、马克里。近闻法国信部尚书立恩聪以巴黎信局章程不如伦敦，因亲至伦敦查考。伦敦各街皆设立信桶，每日以时递送四城分局；分局专设收信送信车，寄远者送总局，近者专差递送。总局收得远来之信，亦按四城分交分局递送。以是由信桶

伦敦邮政胜于巴黎

发递之信，即日可得回报。巴黎则今日发信，率迟一日乃得回报，每日收发信以两次为程，不如伦敦之快便也。行之各数十年，至是乃加查考，或亦有以是献议者欤？

是晚，京斯科里治总教习特兰邀往听教习立倭宜里怀讲论《柏灵条约》，遣马格里与德在初偕往。其言以为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条约》，有有益处，有无益处。有益者，色尔非亚、鲁美里亚诸部皆准自立为国。无益者，所定条约多不能推广照行，如波斯里亚二部，应援照巴邦通例，俾自立国，不应割分奥国；英国占据赛布拉斯一岛，尤为违失条约，不能于此利人土地以自私也。大抵皆责备英国之辞。西洋之自张公道，无所忌避如此。

学院教习批评英国侵占赛岛

贝拉沙邀茶会于其乡居，相距六十英里，以十点钟为期。年老兴衰，无此闲情矣。属德在初以一书辞之。

十六日　赫德来谈，言李中堂托造船四只，只能秘谋之，不敢声张。以中国灾荒甚剧，英人方捐资助赈，忽闻中国鬬弃数十万金为造船之用，必又多生议论。吾谓李中堂去岁得所造船，即思增造数号，俾成一队；正以灾荒之故，迟延至今。今幸雨泽遍及，西北诸省秋成可期，人心大定，是以急为之耳。总署诸公，乃以广东生一奏，奉行惟谨，昏谬斯极。吾亦耻言之，只好托词为含漶解嘲而已。

订造兵船只能密谋

李丹崖、姚彦嘉谋合公使署文武随员同照一相，乃诣伦敦佛多格勒非克照相馆。其主人名非利柏尼，为列案花园草地，坐者十一人，武弁立者四人，凡照至七次之多。照相之法起于四十五年之前，其时仅能影相于镜，入夜照

使馆同人合影

之，不能当日，光盛则影晦矣。三十年以前乃能由镜转傅之铜片，若刻板然，犹未甚明显也。盖凡物皆能留影，如铜板，磨令光，置钱其上，少顷，去钱用热水喷之，则钱模毕现。西人于此悟物之留影，在设法以显出之。摄影于镜，其力更足。其能传之纸端，则近三十年始悟得者。往见谛

彩色照相

拿娄言："往时照相，绫缎花纹皆可照出，惟不能传其色，但有黑白二色而已。近乃悟留色之法，然尚不能经久。虽知其法，不常用也。更历数年，当能悟得传色经久之法。"泰西遇事求进无已，中土人无从希其万一也。

发递第廿六号家信并致黄泳清信，属诣《申报》局传送马格里、古得曼二人议论，俾列入《申报》，以正六月廿日一报之谬误。

十七日　珥白斯威勒农田机器局总办赫得绘送汲水机

农机局绘送汲水机器图二种

器图式二种：一、六匹马力，高八尺，宽四尺，长十一尺，重五吨，每十点钟汲水八万五千磅，可以从江面汲上十二丈，柴草、凡引火之物皆可用，价三百七十八磅十施令。专用煤柴，可省六十六磅半。汲水筒八个，每长六尺，用螺丝施〔旋〕口衔之，加一套加五十磅。出水筒二个，每长五丈，两根一套，亦用螺丝旋口衔之，加三十磅。外放水鼻筒，能喷水使高，兼可救火之用，每加二磅。全套共三百九十四磅。一、四匹马力，高七尺半，宽三尺半，长十尺，重三吨，每一点钟汲水二万磅，价三百二十磅。专用煤柴可省六十磅。盖小者专用吸水力，所汲不必深而得水多，大者兼用吸水、放水二力，以所吸〔汲〕深而得水较少，兼用

压力激水使高，故用以救火。汲水筒既加长，则吸力紧。筒中施螺旋钢丝以撑枝之，亦足以减汲水之力，所以汲不能多也。阅其图式，中土溪涧之水隙地无多，难于安设，而又苦道途险狭，转运尤艰，窃虑无所施其技也。

汲水机器中国难于使用

十八日 礼拜。复巴黎教部尚书及秘鲁公使二信。教部尚书请茶会，秘鲁公使则致送大会所陈列矿产名册也。并函属春卿递送。

马格理与利如铿百尔商办铸钱机器。铿伯尔言："中国自出钱式可行。若用墨西哥钱式，则为盗铸，西律所必禁也。能为中国铸行使铜钱，却至便易行。以中国千钱为一缗，重七斤。准铜七斤为一缗，岁支七百万斤铜，责成缴制钱一百万缗而取工费五厘，每缴钱五〔百〕缗准作九十五缗。"并云铸钱之法，数年前曾与赫德议之。乃偕德在初诣赫德一谈。赫德言："曾议三款：一、中国自造；一、合造；一、准利如商人承造。均惟所命。惟承造须允许二款：一、禁止别人承造；一、准所造银洋缴纳各海口洋税。"此事便国利民，清厘钱法尤莫先于此。徒苦户部诸公私其所利，阻格多耳。

商议中国铸币事宜

十九日 赫德、傅兰雅次第过谈。赫德中国语言极平正，而于语言往往不过十得二三，所不能辨者常至八九。言辞之钝拙，不能自尽其意；即其稍能自尽者，人亦不能得其意之所向。甚哉！语言之拙之不宜于世也。

赫德能华言而不能辨郭氏语音

是夕，与李丹崖、马格里为苏格兰之游，至游斯登车栈附轮车，竟夕未尝停轮。

游苏格兰

二十日　六点钟至嘎斯得尔斯，稍一停轮；以此地有三道，西去兰拿尔、得布拉斯，并于此地改附轮车也。中去爱登白拉，名密得罗连；密得者，译言中也。东去哈定登，名意斯得罗连；意斯德者，译言东也。西去林立斯戈，名威斯德罗连；威斯德者，译言西也。哈定登濒海，相距远，无汽轮车。西路遥长，汽轮车两道皆西去也。闻罗连地方人民善耕作，英国治田者以此地为最胜。

七点钟。至爱登白拉。东旁有石山高峻，建炮台其上。直上有画馆，造屋如希腊式。马格理言："爱登白拉城一名摩登阿森斯[9]。阿森斯为希腊故都城名，摩登者，译言新也。苏格兰始慕西〔希〕腊风俗，建造房屋，亦仿为之，又为学士文人汇聚之地，以为有希腊风也，故名之新阿森斯。"所寓客栈即在炮台左近，名巴尔摩拉尔，即君主宫名也。随偕丹崖及马格里往拜爱登白里梅尔，及色尔阿里克三台格兰，盖爱登白里犹里法斯谛[10]学堂总办也（西洋学馆，小者曰斯科尔，犹言授句读也；大者曰科里治，犹言学馆也；最大曰犹里茀斯谛，则考试给文凭者），与约往游学官。

爱丁堡名新雅典

先至爱登白里喀色尔，为旧时炮台；自英伦、苏格兰并为一国，仅存其名，为兵房而已。喀塞尔，译言军垒也。筑垒石山之上，地势亦极雄阔，设兵四百人。总办游击名罗敷，陪同游历。有曼斯克马巨炮，口径二十寸，时犹用石为弹，造自一千四百八十六年，至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安置拉尔斛地方，为拒守之炮。其后并英伦为一国，至一千

旧时大炮以石为弹

七百五十四年送入伦敦。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仍取还爱登白里，安置于此。盖内膛用孰〔熟〕铁为直条而外炼熟铁为横围，当时亦称精制矣。

其前小礼拜〔脱“堂”字〕一，一千一百年马利王后所建，以其地旧为王宫而建立耶苏堂也，惟内衔石门犹旧物。又至一小屋，藏宝物八事：一、王冕，一千三百年苏王伯鲁斯时所制，若日治第二即位时犹一戴之，冠顶及周环衔大珠十馀颗。一、袜带宝星，颈围衔宝石三十馀方，光艳夺目，为占摩斯第一时所制。一、金钢钻制成一人骑马手刺一龙佩褂。一、金钢钻悬珠佩褂。一、红宝石约指——并占摩斯第二时物。一、镀金柄水晶杵，一千五百三十六年占摩斯第五即位时所执。一、宝刀长八尺许，罗马教皇以赐苏王。一、花杵，苏王时管理地方官所执。苏格兰既合英伦为一国，国人虑此宝物并移归伦敦也，乃制巨木箱，盛而埋之土中，建屋其上。有诗人色尔洼尔格兰斯所著书言之甚详，后百馀年，始据其书求得之。随至军火院二处，一、旧时盔甲枪剑；一、新式刀枪，而藏亨利马梯尼枪至一万五千杆，刀剑亦称是，可谓厚积矣。 苏格兰之历史文物

旋至由理法斯谛学馆。色尔阿里克三台格兰引见数人，一、色尔罗白尔格尔类斯谛生，年八十六，充当教习五十馀年，精神犹矍铄也；一、色尔威诺达摩生；一、科仑伯娄恩，为化学教习。询知馆生二千四百人，分四十八堂；教习三十七人，以兼充者多也；其馀小教习，每堂二三人不等，皆各以时至学堂听讲。时当解学之期，学生无幾至 爱丁堡大学

者。

大学博物馆

随游学馆妙西因，所至不过三分之一，大率常见之物外，所新见者甚多。如鸟兽院猿猴一种，有尖鼻如鸟嘴，有长尾逾身有半者，有大尾如松鼠者，有赤面赤股而前身长毛如狮、尾下丛毛亦如狮者，奇形诡状，多所未见。穿山甲一类，有全身整甲旋轮如螺者。所见异兽尤多。土石一类，有大块翠玉极鲜明，而实翠色玛瑙也，有翡色缸，有花纹玛瑙而中衔一圆石如玉，多奇品。又有大小石长条，持一端，中软如衔笋，而两端俱硬；持其中端，则左右两中端如衔笋，而两端仍硬。云出自北亚美利加山中。其地水族虫豸及兽骨土石指目为太古以前者连屋累栋。而沙石上鸟兽迹或三指，或二指，或如人掌，皆出深山中；始为沙地，久之坚结为石而爪迹尚存，真可谓奇古矣。其机器及铜门石柱，或仿制，或模其形式，并极天下之巨观。而海口所设灯式如灯台，并存其制度。有建立海心石板上者，皆凿石为欹斜棱角，令相衔合笋，微削而上，高至十馀丈。云海潮乘风，每见方一尺其力抵三吨，而石墩能不受其冲击。下及磁器、铜器、玉器，皆极繁富。景泰法兰、巨磁无数。而日本铜鼎、意大里铜盘、铜台，高至丈许，形制尤奇丽。（日本铜鼎，其下範铜为云，中盘两龙及螃蟹数十只，上承四足。鼎两耳各为十凤，颠倒相衔。上立一鹰张羽，翎毛皆纤细具备。可云奇制。）

足迹化石

环海考察三年

色尔威诺达摩生言："奉国家命环游大海，考求所产物植。凡三年，得奇品一万五千馀事，著书亦数十卷。"就视

之，出玻璃瓶二十馀，并大洋海中，或深至五里以外，用铁网网得之者，真奇闻也。一、形如皮具，五棱，下为足，上为乳，其数皆千百，犹动活也。一、足长八九寸，约十一二茎，但有足无身，足上皆生小乳。一、形如菌，而茎极长，菌中皆小孔，盖海虫窠也。一、形如水泡，有茎而下衔鬣，其形如玻璃丝而碎，刺人。一、琉璃丝相结如碗，有四足若乳，手执之，刺人。一、石卵下衔长柄，有节如鱼骨。略记数种，以广异闻。 海洋动物标本

晚，科里来见，盖密斯盘函托照料，日间来见两次，并值外出也。

是日所见尚有三事：一、北冰海鲸鱼，下唇宽而无齿。南海鲸鱼，下唇削，两行齿排列，相距四寸许。大率唇长二丈有奇，而宽不逮二尺。一、黑石围径五寸，高不过三尺，为大树截成一段，积久而化为石，云出自煤矿。若此类者尚有之。而此煤矿旋为海水灌入，石面黑而光，亦奇品也。又有大树一围，长丈许，其下截断，皆化为石。而其端状如鱼首，不类树兜。遂据以为鱼属，云太古以上一种鱼，今无有也。一、各国制造诸物。内美利坚番人所制盘碟及缸、碗、筐、篋之属，有用豪猪刺制成者，有籐制者，工极细而亦具五色花纹。乃知番人之聪明，正亦无奇不备也。 鱼化石

廿一日　科里开示游历单，并请陪行。梅尔博意得为预〔备〕马车。（伦敦梅尔名罗尔得梅里，苏格兰名罗尔得拍洛弗克斯，盖犹从其旧名也。阿得门名曰贝里。其

职任并同。)凡游旧王宫一，名曰和里路得，向归刊木登公照料。左旁天主堂，一千一百二十八年苏王创造。后稍修葺行宫，以备游幸，因相承为王居。占摩斯第四以后遂长为宫殿。一千五百馀年，路得倡为耶苏教。苏人瀌洛克生遥与相应，改习耶苏教，遂毁天主教堂。苏女王马利居此。其后查里第一兼王英地，为国人所杀。大将克郎莫尔[11]实主兵，焚毁王宫，惟马利所居宫独存。其卧房及其梳妆及饮食处，相连数屋，皆极小。而卧房前后二间，其前间为国人相与谋杀马利佞臣立吉若，血迹犹存，用小墙间之。云马利因其臣立吉若被恶〔杀〕于此，令蔽以墙，不欲见也。——皆在王宫之右。有长厅，极宏丽，〔脱"在"字〕王宫之左，修饰完洁。君主每过，常宿此。所张画并织线巨幅，桌椅亦然，并三百年前苏主故物也。

玛丽女王之寝宫

一、故苏格兰议政院，今为按察司讯刑地。凡设刑司十五人，以二人为之长，名曰罗尔得贝西登（凡十五人，所讯断或有不公，经再具控，即令十五人会审，而以贝西登为之主持定谳）。是日两贝西登均听讼于此，并往一观。其律师总办陪同指示。(其官名曰谛音。又有一人为梅尔属官，迎送照料，其名曰马克弗尔生。)并导至其藏书处，上下两层，长厅相连，云所藏三十万帙，为爱登白里第一藏书处。

故苏格兰议政院

一、科尔登山监牢。创建于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距今不及百年。左一所建于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右一所建于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总办刊木登克斯谛陪游。其初至待讯、

未定罪者居前一层，并为狱房，不课以工，而愿治工作者亦听之。其礼拜堂听讲：凡已定罪名，为高台次第列坐；而下一层为木间，前为阑干；每入一间，敞其门可以外视，而外人皆不及见之；为其罪名未定，故为隐蔽之，以养其廉耻。其女监牢，最上一层准携带小儿，而断自一岁以下需乳食者。如一岁以上，知识日开，不欲使见监牢情形，亦以养其廉耻也。男女皆课以工作。（收系约五百人。）所制棕毯、线毡、线袋及手巾、线袜，皆有常课。其工细者织花；男子则兼及木工及铅铁。泰西监牢皆此一例。

未决犯人入礼拜堂之情形

游历学馆凡二：一曰觉尔治赫尔若得何士毕得尔[12]。何士毕得尔者，谓学而兼养赡也。赫尔若得为占摩斯第六冶金之工，宫中所需器用及手饰皆使掌之，遂致巨富。一千六百二十四年遗属以其家专建学馆，专收苏格兰白额斯[13]。白额斯者，犹言土著也。（凡为金三万六千磅以置房屋田产，而自二百馀年以来，地产日昂，岁入已至三万六千。）苏格兰此类学馆甚多，所闻知者，曰赫里若得，曰洼得生，曰端罗森，曰格来斯比，曰斯究尔得，皆所谓何士毕得尔也。赫里若得学馆凡收养童稚二百十人。设立教习十人，五人居馆中，五人日一至讲授。自五岁至十四岁，以年为限，而在学久暂不论。过十四岁，试得优等，再留二年，即送入爱登白里犹里费斯谛大学院，而仍资给其膏火，岁以十人为率。（送入大学院时，其学问品行兼佳者，给与金牌而为之题名于壁端，以嘉宠之。）所学曰算学，曰希腊、剌丁各种学问，曰英、法各种学问。又以其经费分

育儿院

送入大学资其膏火

置学馆十九所。其总办洛克多尔畀得蒂尔著书详论其原委，并见赠一帙。

女书院

一曰类里斯科里治[14]，收女子七岁以上至十八岁一千二百人，墨尔森昧登何士毕得尔所分之学馆也。墨尔森杠伯里[15]之名，盖出自商人公会集资为之，凡分置学馆三，此其一也。办理洛克多尔卜来得引至各堂，每堂四壁张画殆遍：有为舆地者，有为动植物者，有为器具者，有为制造机器者，有为画学者，有为算学者，有为商学者（其商学所张之画，曰日记之式，曰银钱出入之式，曰存钱之式，曰放钱之式，曰总记之式，皆为簿本张于壁），有教音乐及歌者。询之，为堂四十，男女教习六十人。大抵教字及诸浅学，女人为之；算乐〔学〕及制造仪器，则宿儒专门之学为之。即其所以教女子子〔衍一“子”字〕者，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者也。

教学挂图

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者也

薄暮，循科尔登山御路而归。御路者，君主车马所经行。循山开路，不逾丈许。绕城北行约三四里，远望蒂斯江由苏格兰出东海，大江也。晚归，旧梅尔华尔沙、提督密格尼并来顾。密格尼为伦敦旧识，其家循蒂尔江而东约二十里，约往一饭。以急切成行，属马格里以一函辞之。

苏格兰之大学

苏格兰所属大学院，爱登白里始于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占摩斯第六所创建也。再北森丹得鲁[16]，始于一千四百十二年（森丹得鲁为苏格兰主神。伦敦主神则森觉尔治也。距江北一府，即以主神为名），阿伯定[17]始于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格喇斯噶始于一千四百四十三年占摩斯第二时，并在爱

登伯里创建大学院之前。

廿二日　与李丹崖、马格里步至拉什拉尔格拉里画馆。拉什拉耳译言国家也，喀拉里者楼也，谓国家所建画楼也。总办罗伯逊引游。画厅六七所，皆古今名迹。中有克恩斯波罗画一美人如生，值万磅。别有一馆，专藏槊〔塑〕像及旧石像，以待学画者描摩。其前为挨及、罗马及希腊旧时物事，磁、瓦、铜、石之属，约数千万种，挨及古碑尤多。亦有苏格兰二千年以前碑，其石椭圆，锐顶，字与今多异同。亦有数女子在其中摹写古瓦器图，盖此二馆专为学画者计也。 国家画院

未刻，起程赴布类尔阿萨尔。由威发斯车栈西行，过威尔罗连、拉尔噶得，至斯得林，亦有炮台建立山端，与爱登伯里炮台相望，并为二百年重镇也。再西，过蒂斯江，至白尔斯，君主巴尔摩拉尔宫由此分路，经北为巴尔摩拉尔，西北行为布类尔阿萨尔，所居店亦曰阿萨尔阿曼斯。接阿萨尔公信，知方出门，属其主事罗伯逊相陪，大约在此须留一日也。是日致姚彦嘉一信。 访阿萨尔公爵领地

廿三日　罗伯逊来见，并告阿萨尔公遣其经理山林树木马嘎立克陪游。因雇马车至其布类雅开塞尔住宅。其外垣甃石为之，周围约二十〔？〕里。开塞尔者，译言土堡也。盖阿萨尔传世七代，当查里第一时，屡经变乱，其居屋皆用以自守，墙厚逾八尺许。两旁新造之屋，皆所自植松名拉叱者为之。周环甬道长数十丈，两壁皆安鹿角，约数千万〔？〕具。其跳舞厅长十馀丈，四壁以鹿角为饰，参差环列， 公爵城堡传世七代墙厚八尺

室内装饰全用鹿角 亦逾千具。联鹿角为几，并制为万点星灯。即挂圈亦制鹿角为之，不杂铜铁。其鹿角尖白如象牙，削去其外皮，可与象牙混，高大视中国逾倍，皆其山产也。(所陈设中国磁器、铜器无数。有八叶屏风二架，高八尺许，宽约二丈，一为西湖景，一为龙凤罳物山水，疑皆大内物也。)其馀刀枪盔甲，罗挂满壁。有屯谛公挡胸，为枪弹所伤。盖查里第二时威廉第三嗣位，两家党与互争，屯谛助查里第二，中枪，遂没于阿塞尔宅。其遗棺亦即葬其所居园中，所名为倭尔得布类雅勒色里者也。其园有泉，有池，有洲岛，有花圃，有种树所。

询知拉叱松种法：以春三月种子熟土中(用粪土莱地，

落叶松 先种罗卜一年，不宜新粪也)；逾二年，分栽成畦；又逾一二年，高可及尺，始移栽山上。所栽山宜乾土，宜朝北，宜斜坡以达山巅，虽瘠土无嫌也。旋至其种树处，名曰迭尔得法来斯得，犹云栽松林也。凡行数十里，皆所种拉叱松，间以苏格兰本地松。有经砍去者，名曰布类雅洼尔；耳〔其〕未砍者，名曰克里尔阿拉尔得。

又出山，沿嘎尔江行，至卜鹿阿观瀑布。由平地以至瀑布山口，约三里许。凡见瀑布四叠，其下皆有潭，深者三四丈，亦奇景也。尽一日之力，所行皆阿萨尔公山地。其畜牛、牧羊及所养鹿处皆有常所，立周陆为限。每秋九月猎狐兔野鸟，皆在鹿地。马嘎拉克云："阿萨公山地，须

领地之广马车驰行三日始尽 两马车驰行三日乃能尽。"抵暮还寓，罗伯逊复至，兼送阿萨尔公小照，因属马格里为一书谢之。阿萨尔住端克尔得

山庄，相距六十里（闻其地种松尤盛）。始诗人卜仑斯[18]来观卜鹿阿瀑布，留诗一篇，以山左右宜多种树为言。时阿萨尔之祖故以植树为务，乃因其言，沿嘎里拜山口直上至瀑布，两山皆种树极繁密。至今乡人犹传诵其事。 拜伦留诗

廿四日　由阿萨尔阿曼斯附火轮车赴拉斯噶，至百尔斯换车。一路并行山谷中，树木丛密，溪流出山石间。阿萨尔公所居端克尔得，正当百尔斯中路，风景殊佳。抵百尔斯，地势乃觉平衍。仍转至斯得林，过苇斯江西行，至拉斯噶，寓居马克立滃客栈。往拜拉斯噶伯洛苇斯得[19]（犹伦敦之梅尔），名科仑斯，相待颇殷勤。并拜旧任贝尔。因相与至花园一游，观园亭激水之景。适遇小雨，还寓。（园名威斯恩得巴尔克，译言西头花园也。） 格拉斯哥

廿五日　礼拜。市人皆上耶苏堂，路无行人。午后始有人迹，并由耶苏堂出，男妇步行，竟日不见马车，知此间奉教之尤谨也。是日凡可游之处闭门休息，乃偕丹崖及马格里至市心名觉尔治斯魁尔[20]观所刻石像。（斯魁尔，犹言街心四方处也。）中立石柱一，上为色尔洼尔斯噶得[21]像。左右骑马者各一，右为君主，左为柏林斯阿剌伯尔得，君主之夫也。立者六人，一曰占摩斯瓦得[22]，二曰亨得里贝尔[23]，三曰倭苏洼尔得，为议政院绅；四曰罗尔得克来得，平定印度统领（因其功最大，因取江名为之封号）；五曰色尔滥摩尔，与拿破仑交战时统领；六曰罗伯得毕尔。 司各特之石像

贝尔、瓦得二人，皆拉斯噶制造机轮原始者，名最著。闻其墓并在尼各洛布利斯，因往一游。其地为商会捐以为 瓦特与贝尔

葬者，每葬皆给地价，因用以收养穷无告者。瓦得、贝尔二坟，云旧皆葬此，近皆迁依其祖坟。是山高上，万冢累累，盖西洋之北邙山也。葬处或为屋，或亭，或柱，或碑，或为牌楼，各随其意为之。随至阿里克三台花园，俗名之意斯巴尔克，谓东头花园也。转至金斯巴尔克（译言国君花园）。过客来得江，至魁音斯巴尔克，俗名扫斯巴尔克，犹言南园也。

开通航道后乃繁盛

因查拉斯噶初有小江过海，谓不足以资转运也，集议开江，广逾旧江三倍，深二丈二尺，筑石岸一万千七〔七千？〕尺，用至五百五十万金磅（合中国银一千六百万零）。大率此江开道后，其地日益繁盛，距今不过七八十年也。其记载可考者，一千八百一年，人数七万七千；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遂增至五十七万九千。七十年之间人数增加八倍，其生聚之盛可知，而其源实由开通客来得江始。

因开水壶而发明蒸汽机

百年前有名多克得卜来克者，通化学，偶煮茶，见开水腾沸。所用洋铁壶，其盖为水所冲，至自揭起。因用铁条压之，水沸甚，并铁条揭去。又加一铁条，旋亦揭去。因是悟热力之大，私制一器，用热力压气以转轮。其时占摩斯瓦得方为铁工，卜来客所制器日久损坏，令瓦得为整理之。瓦得观其压气之法，谓可大用之而得大效，因悟以水柜蓄水，以气筒激气而鼓火力助之，以是得气轮机器之法。一千七百八十三年，瓦得始开制造局于拉斯噶，创造运火机器，即今汽轮舟车之缘始也。一千八百十二年，亨得里贝尔始制造火轮船于客来得江试之，其船名“康觅得”。康

觅得者，泰西语谓之彗星，言其气筒烟上腾，如彗星之焰也。是以泰西制造汽轮实始于拉斯噶，瓦得、贝尔二人之名亦因以不朽。

其客来得江泊船大步头曰布陆米拿。拉斯噶地势，高下皆平冈，龙行度处也。客来得江横贯其中，以出西海，故其地山水为胜。其所开花园，稍植花草为游憩之所，种树甚少，高者不过六七尺。惟南园远距城市，其山地尤为广阔。中筑一台，亦稍随山势起处为之，高约数丈，中树一竿悬旗，可以眺远。

廿六日 伯洛法克斯科伦斯预备马车，偕同瓦得生陪游各厂局：

一、爱尔登船厂。厂主达摩生赴伦敦，帮办毕尔斯先引观所造铁船，云为西洋第二船。其第一船名"格立谛斯登"。并商人集公司为之。其高，搭跳板五层乃登其上。计长四十八丈，宽四丈六尺，吃水二丈六尺，马力六千匹，云每点钟行二十一英里（计一时行一百二十六里）。旁有新造铁甲兵船，视之渺乎小矣。随至造船机器厂，并玻璃屋，凡设机器桥厅三层。毕尔斯云："英国造船机器以此为最巨，用工用至五千人，可以同时并造十三大船。" 造船机器此为最巨

一、魁英斯船务。以旧船务地基稍狭，重开一船务，估工一百五十万磅，工未逾半也。（拉斯噶商会开河及船务，曾用费五百馀万磅，岁收息银约三十万磅。）其船务通客来得河，用铁桥为门。船出入开桥，用机器转动之。左旁砌石为平台，用铁墩盛桥，安置平台中，令其圆转。灌水其 新开船坞

下，用压力机器激水负铁桥之墩；以恐下安铁或石，相磨久必多滞涩，惟水力运行无碍也。(总办坞工名氐德，导游挖坞及筑堤处。凡深二十四尺，以铁筒高六尺、&圆径约六尺，用四片合成之。挖取筒中之土十之八，又加铁三十馀吨，压令入土，至坚石底。乃填土加石为基，以成石堤。)过客来得江，用火轮船桥。盖为桥式而两端支铁如缆，中设汽炉，南北两岸一冲而过。支铁处可以自相维系。每一渡河，可以载六车八马，如行平地。看一船务，得两桥奇式。

李丹崖云，是厂机器不同于他厂者，一为木杆起重，以炼〔链〕达于屋柱，皮带动之，可以左右高低，能胜十吨。一为平旋之赞〔钻〕架：架宽高丈许，中有旋柱，架之上格旁有革轮，中有侧接迟轮，甚便于用，为本城尼尔生所造。一为多刀之旋刨：轮宽一丈五尺，空径宽七尺，周置刨刀四十馀，接迟轮移之，可以刨极大之件，且可同时内外刨光，惟各刀配合整齐殊非易事。一为水力压成泡钉：以钉舌接水力，通至汲水处直立铜柱，上贯圆铁重二三吨，以渐上浮；用时坠落其加钉之锅，以取重汽机起落之。一为边钻：旁立铁双桥高丈馀，中贯螺柱，横加钻机，可上可上〔下〕。

旋臂钻床

多刀旋床

水压铆钉

一、英得斯得尔妙西因，所谓制造博物院也，云拉斯噶制造备具于此。大率丝、麻、毛线，分配五色，供服饰之用者为多。(制造总汇，兼备众工：羊毛工曰吴尔；棉花工曰考登；铁工曰爱仑；造船工曰昔必得令；造药材工曰开密克尔；油烛工曰帕力芬；陶冶工曰泡脱来。)略分其类；

工艺技术博物院

一、机器；一、矿产；一、地产；一、化学造色之法；一、医学配合之法。如海带中炼出一种黑沙，亦六十二种专质之一，始于法国得拿尔（即现治化学得拿尔之父）；又煤气用下煤渣，用化分之法，自生各种颜色，其用无穷。凡言制造，皆化学家为之经始。各种强水、各种火药无一不备。云制浆皮树炼火药，其力更大于棉花火药。以为时太速，不一细考，略询一二而已。

一、拉斯噶犹尼法斯谛。始于一千四百四十三年，而新造者不及八年，费至一百二十万磅。（国家助费十二万磅，民捐二十万磅，爱尔登船厂亦捐五万磅，馀皆学馆存款为之。）集生徒二千，教师七十人，以医学、化学二者为尤胜。（藏书厂上下两层极宽，藏书万五千帙。）所观威烈斯达摩生博物学馆、电气学馆。试演光学，用玻璃影射成五彩。大抵五色皆自光生，无本质。其电报又用委宛文，不用点。询之，拉斯噶通至美国之纽约，已改用此种电报矣。（委宛文即曲线也。云通远处此法最捷。其曲线用旧法，而电机则创新式，一用平锌大电气运机，一用多管小电气通报。电器较繁，而却能省时。）又制指南针一具，用活盘而安六针，左右排列，其针不动，定向为准。（法国大会以此针盘为合用，赏给金牌。）其旁亦有妙西因，鸟兽鱼虫金石皆备，仅一浏览而已。卜来克所创制水力机器，汲水转轮高不过二尺，存此以志汽轮之缘始，并刻瓦得、卜来客二人石像其中。

格拉斯哥大学

最早之蒸汽机

随赴科仑斯午饭，同席阿得门多林斯，前任梅尔贝音，

卜林斯伯洛（学馆总办之称）铿尔得，教习得布类斯、瓦

商会公所万人欢迎

得生。又至罗亚尔珥克斯占治[24]，拉斯噶商会公所也，郡〔？〕一市之人讨论货值于此。聚者数万人，群相赞诺为礼。

傍晚，乃一过特布尔登制造毡毯局。凡二所：一专用人力，凡七百人；一专用机器，凡四百人。所织工细者，兼用丝茸二种，巨细花样，十光五色，焜耀动目。（用人工者二种：一为全用毛线织成之线缎式；一为丝经毛纬织成之锦式。）

廿七日　瓦特生（其官名曰色底占伯仑，译言引导官也；见梅尔必由其引导，犹中国之有中军官），又有马尔武得（其官名曰珥克斯究森尔，凡重罪须裁决者，由其监视画押），陪游海尔巴汽轮车厂，总办立得陪游。此厂不由公司，故亦名曰瓦尔生布来渣，布来渣译言兄弟也。所制汽

汽轮车厂

轮车机器，岁以一百四十架为率，大者重五十五吨。所已制成二架，并重四十五吨，价三千磅。凡制轮一厂，制外铁壳一厂，制汽柜汽筒一厂，制杂件一厂，制螺丝钉一厂。其车辐用碎铁烧化，每一辐连上散镂收合之，而加内外毂。施用双轴，其正轴仍居中。旁轴毂薄，其一旁厚逾倍，以取匀称，诸地车轮绝异也。（凡机器轮轴转者并同式。）

次意铿莫登印花洋布局，织布机器并与满吉斯得同，惟每幅才二尺八寸，盖专用为印花也。其铺床织花及五色花毯则较宽。始由花棉而弹成叠，而抽条，而络丝，而散

洋布印花全用化学

为细丝，而排纱，而叠杼，而织成布，多皆女工为之。凡分两局，共用千一百人。其印花颜色一用化学，用卜罗林

化水一漂，各种颜色俱极鲜明。其织花本仿效中国成式，法人名侧嘎者自出新意，另为花纹，以丝缕记之，而凿小孔于纸，以为之底本，用铜丝分缕，倚〔依〕法织之，力省而功倍。其机器之奇在分条析缕，一有断裂，全机俱为所掣，即止不行。西人巧思，出奇无穷。意镗莫登者，即其主人之名也。

织花本效中国，而大有改进

次至赫颉生斯古诺女学馆，总办洛克里得导至各学堂。八龄以下入学二年者为一堂；十龄上下入学四五年为一堂；十二三龄习算，课以加减乘除之法为一堂；十四五龄学画、学针黹者为一堂。其课针黹及十二龄以下，女师为之，馀皆老年宿学。亦有武员一人，专教步武蹈歌，一以兵法部勒之，分合驰骤，向背反复，妙中程式。询之，女学生八百五十人，皆本市人。别有赫颉生男学馆一千二百人，仓猝未暇游也。

女学馆学生八百人

科伦斯既派瓦得生陪游，又派一人导引，以为仆隶也。为其笃老，询之瓦得生，则亦官也。其名曰卜娄恩，官称徒恩勾斯倭非色尔。

是日酉刻开行，科仑斯送至车厂；至白里克近海，为伦敦、苏格兰分界处，格来登拿格林正在其西。夜半抵纽开斯，寓居司得升火堆尔客栈。

廿八日　竟夜不寐，气逆尤剧，颇觉病惫。阿摩斯登、罗蒲斯次第来见，并遣其友亨蒲里陪游阿勒弗生卜罗林[25]厂（其帮办爱觉尔陪游），即化学家所用之绿气也。其法用盐加磺强水，入大平铁锅，施盖，旁为火炉，转运煅之。凡

氯气工厂

经三四煅，入煤气炉，热至一千二百度，化分盐中绿气，引入石灰炉一过。又引入锰格尼斯（金质，形如黑炭）再煅，其气引经黑铅管通上高台候冷，又通至石炭水内晾风，即成绿气粉。绿气名卜罗林，绿气粉名卜罗林兰德[26]。其所用之盐，再加磺强水即成盐碱。所用石灰，入磺强水即成石碱，如冰形。馀渣仍为灰碱，用洗衣服。爱觉云："炼磺强水三十间屋，每日可炼一百吨。其盐提绿气粉，约四百吨盐提绿气粉一百吨。"其厂用工亦一千四百人。化学家皆名之非金类也。

活动铁桥 过铁桥而南，又折回小铁桥，名曰代英斯威英布里治[27]。布里治译言桥也；代英即此江名，俗名之纽开斯江；斯威英者，犹言活动转移之意。桥长二十八尺，中为石墩入江心。桥中安铁柱，旁施活桥，用机器转动之。两旁皆可过船，桥左右皆合笋。每船过，先行报明于某时过桥。用机器转动，顷刻行矣。

阿摩斯敦炮厂 次至阿摩斯敦炮厂，罗卜尔、能达、亨茀里并陪行。所历一曰制造铁桥厂，一曰压水力机器厂，一曰压水力引重机器厂，一曰铸炮厂，一曰铸炮弹厂。每厂所用大小机器各分数厂铸造，亦伦敦一大厂也。炮百吨者数尊，八十吨者数尊。百吨者长三十五丈〔尺〕，子弹重二千磅，各厂所未经见也。

廿九日 罗卜尔陪同赴阿摩斯登处，由大北车路至马尔伯斯。转西本应换车，阿摩斯登特属车栈用原车，四人曳之，以就西北小路。轮车至罗斯伯里，阿摩斯登在此

访问阿摩斯敦之家 枉候。换马车至其克吕克赛尔山庄。从山右入其花园门，

观所种花。踰山左转约里许，乃达其家。万山环抱，重重罗列，极为幽胜。而所居乃在山腰一突，巨石巉岩，铲石为層，而山右一峰横拦其前，作为近岸，山势尤为紧抱。同至者格里（名色尔觉尔洽格里，曾任内部尚书，格兰斯敦党也）、博意斯、里莆来。酒罢，观所藏画楼，皆名迹也。出示中国磁器数百事，大瓶高八尺许、大盘宽三尺许亦无数，大率成化青花窑、景泰法兰窑二种。成化青花窑国初仿制以雍正窑为最，为青白二色分明，而不及成化窑之细。乾隆中又变而为淡青花，别具一种韵味。景泰法兰分南北二窑。北窑专供宫庭之用，极工细；南窑多为大花纹。有双龙大盘二具，实明世宫禁中物也。桌面一张，尤古秀绝伦。日本仿制工细之品，较胜中国近制。

家藏中国瓷器数百事

此间所藏无奇不备，而要无一近时物，所谓取精多而用物宏者也。案头堆置画册，见所贴凤尾草一册，约百馀品，皆用机器压入纸上。有整葉若蕉者，有碎葉者，有单茎着葉者，有分出小茎为碎葉者，有歧分多茎为碎葉者；有尖葉，有长葉，有圆葉；有若松，有若韭，有若荠菜，有若菘菜。要皆一茎旁出，皆如凤尾之式。其异种有整葉旁分，有两两相衔，有左右相交错蝉联而下，状如"丰"。其葉皆一串相承，有绿葉而尖红，有每葉中含红晕，有根成兜而抽茎或二或三，种皆不同。至有两旁绿茎而中红茎，抽葉如针。亦有大葉圆而缺其下曲者。李丹崖云："泰西人近以凤尾草及蝴蝶二种推求地塥，以辨知古今地产之异。印度阿萨密有英人得蝴蝶一种，以为茶花中产也。遍求之

凤尾草之研究

山中，得茶树数本于荆棘中，乃垦地种茶。今印度茶产之盛，皆由此也。尝见英人著《凤尾草》一书，凡五巨册，排列凤尾草数百种。原此种草野生，遍山皆有之，而其种又绝异，其高亦逾于众草。因而推求何种地产所生凤尾草应作何种式，又以考知地势之寒暖，或有变异，草种亦随而变。是以西洋言地墒者，别有考求凤尾草一种学问。盖亦无奇不探，无微不显矣。"

三十日　回至马尔伯斯，附轮车至纽开斯，换车至满吉斯得。凡历得仑阿、达尔登林、罗斯阿勒尔登、色斯喀、立本斯、嗄洛格得、立斯、赫得斯非尔得诸处。越一山洞，长至十馀英里，乃达满吉斯得。先由嗄洛格得发电报，其地为四达交通之处，车厂颇大。立斯车厂更大。赫德尔非尔得与满吉斯得相距一大山，赫德尔非尔得为织呢机器总汇，满吉斯得为织洋布机器总汇，市肆之繁盛亦足相勒〔埒〕。

乘车抵达曼彻斯特

是日由东而西，经过三省，东曰罗森伯仑得舍尔，中曰约克舍尔，西曰朗克舍尔。舍尔犹言都会也。立斯亦大镇，南通舍非尔得，为铁矿交通之处。

电灯将代替煤气灯

近年电气灯兴而造煤气厂者为之心惧；炼钢简易之法兴而铁厂皆为之心惧。正虑一二十年后，群用电气为灯而煤气将废，群用钢为制器之用而熟铁亦将废不用矣。是以近年尤各考求法斯茀斯得[28]之法。法斯茀斯得中国谓之磷火，亦六十二种本质之一，人身及鸟兽皆有之（人身为最多。磷火及铁及石灰〔炭〕，人身所受以此三者为多。云每一

磷

人身磷火可制自来火二百枚，合五人身之血可炼铁制小手枪一杆)，能化铁为钢。凡熟铁入柜中，堆置碎骨，用火炼之，则熟铁中软而外化钢坚硬。炼钢本留为炭气，炭气化钢而铁中磷气未除，则坚而质脆。是以炼钢者忌之，为铁中之磷化分尤不易也。 人体含有磷、铁

煤气入空气，得火则爆裂。近年用煤气者，其放气用数孔，再空半寸，上安数孔铁管，与下孔相对。引火出上孔，则火力加大。盖空气入而遂致爆裂，正惟其能助火力也。是以西人复思得一法，先引空气入煤气中，每煤气百分加入空气一十七分，火力可使逾倍。空气即天气也，合养气、淡气、炭气而浮游大化之中者也。 空气可助煤气燃烧

注　释

〔1〕梭罗麦克斯法尔：按马格里译语"伤心会胖"，原文当系：sonow makes fat。但未能在莎士比亚剧本中找到出处。

〔2〕白里底时科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不列颠哥伦比亚，一作布利地科仑比亚。

〔3〕倭多华：Ottawa，渥太华。

〔4〕安陀鸟：Antonnis。

〔5〕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

〔6〕格鲁西亚斯：Hugo Grotius (1583—1645)。

〔7〕威斯达非利牙：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

〔8〕犹脱类：Utrecht，乌德勒支。

〔9〕摩登阿森斯：Modern Athens，新雅典。

〔10〕爱登白里犹里法斯谛：Edinburgh University，爱丁堡大学。犹里法斯谛，又作犹尼法斯谛。

〔11〕克郎莫尔：Cromwell，克伦威尔(1599—1658)。

〔12〕觉尔治赫尔若得何士毕得尔：George Harold Hospital，乔治哈罗

德贫儿院。

〔13〕白额斯：burgher，本地人。

〔14〕类里斯科里治：Ladies' College，贫女院。

〔15〕墨尔森杠伯里：Merchant Company，贸易公司。

〔16〕森丹德鲁：St. Andrews。

〔17〕阿伯定：Aberdeen，阿伯丁。

〔18〕卜仑斯，可能即Byron，拜伦(1788—1824)。

〔19〕伯洛茀斯得：prefect，知事。

〔20〕觉尔治斯魁尔：George Square，乔治广场。

〔21〕色尔沣尔斯噶得：Sir Walter Scott，司各特（1771—1832)。

〔22〕占摩斯瓦得：James Watt，瓦特，卷十五作瓦的。

〔23〕亨得里贝尔：Hendry Bell(1767—1830).

〔24〕罗亚尔珥克斯占治：Royal Exchange，交易所。

〔25〕卜罗林：Chlorin，氯，卷廿五作克罗林。

〔26〕卜罗林兰德：Chlorid，氯化物。

〔27〕代英斯威英布里治：Tyne Swaying Bridge，泰恩河活动桥。

〔28〕法斯茀斯得：Phosphorus，磷。

卷廿五

光绪四年十月

〔光绪四年〕十月初一日丁丑　为西历十月廿六日。适值伦敦刑司巡行至满吉斯得，同寓魁英斯客栈。西洋例，秋冬遣刑司巡行，以理刑狱，所部远近各以狱就讯。其刑司红衣羽冠，结束如武员。两律师陪行，四马车，两执棒者立车后，两红衣执钺夹车行。出门亦奏乐。盖所至有理刑所，常以九点钟往临也。 刑司巡行

而所寓小客厅，正办理茀利密森斯〔1〕会。先运其箱椅至，有巨椅三筵。后筵一为人眼，一为日，一为火；稍下，一为测天仪器并星，一为起造房屋，一为测海仪器，如曲尺及三角尺。两旁柱亦各不同，柱端一为菜蘖，一为卷棚，一为方棋。马格理云："此皆上古希腊营造柱式也。"其箱五 共济会

口封固，而三椅并大于常椅数倍，又各有大小次第（所争差亦不逾寸）。询知弗利密森斯会起于二千年前犹太国主沙洛门[2]，尚在耶稣之前。其初以测量营造为名，故至今仍为石工会。积年既久，尽失其故，不知作何营幹。入会者禁不得外泄。每年择地一会。曾有妇人入大坐钟内，置所会厅窃窥之。会中人知之，破钟，邀此妇人明誓入会，其事終无有知者。亦犹今日中国之有哥老会也。而彰彰行之，一无顾忌，又绝不闻有犯禁作乱事，则亦奇也。

秘密结社

往观威多尔斯钢厂。其炼钢皆瑞典方砖铁，价逾常铁数倍，又以新法炼之，名威多尔斯。所制机器尤精，凡历数厂，皆制造机器者也。所铸炮用六方式，螺丝旋纹如其方数。而考求炮弹之法尤精。凡铸炮弹式四十种，一一试之。云锐顶者旁飞，圆顶者着炮身常溜成斜文，惟平顶者能入坚。又弹有长短，即行有迟速远近；常〔尝〕铸两炮弹，所用铁同，炮身及火药并同，惟弹式一长一短，而长者独能及远。

考求炮弹

尤善用压水力机器，及重力铁锤，亦以压水力为之。不用锤而用压，云压力可省锤力一二次；其重者五十吨，而压力可及八千吨。有小压水力机器，试钢力由十吨至百吨。用钢条围径一寸，上下用螺丝纹钤入铁板中，压水力曳使长径围渐缩而断，而压水力已及四十吨。泰西善用压水力，尤以威多尔斯为最胜。

水压机力达八千吨

其案头置平磨镜二具，一圆一方。并上下两平面钢镜，用热力磨之，即相胶黏。量径圆机器一，用机轮转之，能

析一寸为五千分。量长机器一，用双轮转之，能析一寸为百万分。盖正轮一，凡五百齿，上旁有小轮一，界划为二百五十分。每小轮转一周，即移大轮一齿，积之得十万二千五百分。中衔纽丝长杵，每大轮转一周，即移纽丝一格；积八格为一寸，正合百万之数。化学家论涨缩之力至精至密，故此机器尤为化学所重。 精密量具

所见各国炮厂，英国曰阿摩斯登，法国曰施乃德，德国曰克鹿卜，并厂局之至大者。而考求精细，一出之好学深思，以威多尔斯为最。是日威多尔斯适赴伦敦，陪游者其帮办克尔勒尔[3]（中国游击官之称）多意尔、总工立斯。 炮厂之最

随赴浩尔布斯织〔脱字〕机器厂。与拉丝噶、意铿莫登织布机器并同，而规模较大，凡用工三千人。其初为弹花机器柜，先弹出棉中沙屑。次入卷花机器（卷花机器先去屑，次梳棉，凡叠五六轮，皆密排小针，层叠梳之），又再加弹，使沙屑去净，而后叠成棉卷。次入抽条机器，由棉卷缫成条，凡三转；每合六条加缫并为一条，而棉皆成细丝。次入络线机器，由棉条络成丝，又三转；每合二丝加络引为一丝，而后丝细如髮矣。次入综丝机器，即所谓经丝也。先理丝过浆水（云印度一种树粉。每购一批，以七千袋为率），过伏火处曝乾，而后转入巨轮，送之织布厂。其纬丝用长架络之，密排铁杵引丝。凡缫经丝，每积时一分，机轮凡五千转；缫纬丝，每积时一分，机轮凡七千转。缫丝、织布各为一厂。阅所〔所阅〕织布两厂，一厂置机五百馀张，一厂置机一千二百馀张。（满吉斯得为 纺织厂

织布总汇，而行之中国者在百来斯登等处。)其抽丝及络丝机器，每断一棉条及断一丝，机皆阻遏不行，则尤精也。

满吉斯得梅尔格伦的方陪刑司讯狱，遣人为导。

至利物浦

午后附轮车至栗温甫，过洼登林，市肆亦极大，闻其地煤厂颇多也。是日寓栗温甫阿尔得非客栈。往拜梅尔华武得及旧梅尔洼克尔，并乡居，距城约二十馀里，投名片公廨而已。因至麦尔西江口观船务。泊船二十四里之远，外为栅门以拦水，为铁桥以通两岸。每船出入，必俟潮平栅口，始一开栅放行。其外浮江驳岸长至十里，中为铁桥六七座，两头系缆，中加横缆持之，使但能随潮长〔涨〕落而不至有动移冲击，专为渡江轮船泊岸。其内旁为木板屋，人货停宿及典守者居之，亦一巨观也。旋至森滮尔斯马尔克得[4]。马尔克得者，犹言买卖场也。每礼拜六夜市易尤盛，大率肉、蔬、水果、花草数种。而一宅之中，聚人至数千。又至洼克格拉里，即旧梅尔洼克所创建之画馆也，左右两院；又进入，左右各三院。其帮办凯亚尔接待极殷勤，并见赠其画馆所陈设画册。

泊船码头长廿馀里

纺织机械二种

是日织布厂见两小机器：一、排次综线机器。凡综线，前后二线交互，中为套环，上下皆为辫结。机器左右有两小齿，引线以达两旁；另挂一大齿，两旁各有引线，即交合为一辫结。中另一尖嘴机器，衔小齿上之线，回身一转，即成一套环，极为灵妙。一、制铁筘机器。中国以竹签为之，形似篦〔篦〕。泰西则以钢铁，亦以机器制之，便捷而排比整齐。浩尔斯见示云：综线机器，织行皆仿用之；铁筘机

器，则其子所创制也。综线理经丝，铁箝压纬丝。

初二日　回伦敦。过数山洞，循布里治瓦得河南行。此河由粟温浦南通诸部，为布里治瓦得公所开，因以为名。所过克鲁（专造火轮车）、斯达发得（开煤铁诸矿）、利憩非尔得（有大教师毕学伯驻扎）、勒比、乌尔弗尔登、类登[5]。类登、比尔、脱林均有大学馆（脱林近温则行宫），世爵大族子弟均就此三处读书，俟有成，即分别入阿思苇、镫百里治上学馆。然经过诸地，皆出其旁馀地，惟乌尔苇尔登有市肆而已。沿布里治瓦得河以南，地势洼下，雨水所积，汇为溯荡，沟汊分歧。车路两旁亦通暗沟以引水。山间凿石通道，高至数仞，石壁峭立，其下亦开石井以纳水。闻此道车路为汽轮车最先经始之处也。晚乃抵究斯登车厂。莼斋、彦嘉、在初、夔九、听帆、稷臣、玉屏诸君迎于车次。　贵族子弟皆就伊顿等处读书

接奉上海文报局八月初四日第九十二封〔号〕包封，内总署信一件，咨文四件（一、覆准报销册；一、代奏领到敕书日期；一、奏饬黎参赞无庸赴德；一、发给胡璇泽文凭），合淝伯相咨文一件（咨总署覆奏广东生条陈）。八月十一日第九十三号包封，内总署信一件，咨文四件（一、奏定参赞以下官接办及未满三年回华章程；一、咨曾劼刚、崇地山、李丹崖出使英法、俄、德共三件），合淝伯相咨文三件（皆咨曾劼刚、崇地山、李丹崖出使上谕），外俊星东、黄泳清信二件。并奉七月廿七日寄谕一道：着俟曾纪泽行抵伦敦，将经手事件交代清楚并一切情形详细告知，再行回京，不得于曾纪泽未到之前遽行起程。　谕俟曾到再行回国

初三日　接据英人阿里克三台卑理一信，言南亚美加有巴拉克[6]国，在阿真坦、巴西两国之交，物产繁殖，节候中和，暑不过八十度，寒不过五十度，本属民主之国，人情尤极温良。而自数十年前阿真坦、巴西两国交兵，巴拉克于其间被扰特甚，至今人民为之减少，甚盼中国人民往寓于彼。同时又接粤人郑分在美国三法兰析斯哥[7]地方转为英属布利地时科仑比亚之倭陀瓦〔叔河案：倭陀瓦系Ottawa之对音，卷廿四作倭多华，今译渥太华，为加拿大首府，在安大略省。此当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温哥华（Vancouver），非渥太华也〕流寓中国民人呈递一呈，诉称其地议征中国民人每年四十元。盖缘英〔美〕国金山驱逐华人，相率趋赴英属倭陀瓦。英人亦怀戒心，为重征之策，以阻其至也。因属马格里复阿里克三台卑理一函，属其转达巴拉克，就近由英〔美〕国金山及英国倭陀瓦招致华人，相距近而为计甚便也。

巴拉圭盼中国移民

劝巴拉圭到旧金山及加拿大招致华工

又接德人艾格尔信，曾有制造万国通行钱法之议，以每银洋一元重二十五格拉莫[8]为率（每格拉莫重十五粒米），成色约九成馀。前在巴黎议此甚详。至是以其所著度量图见寄，由联春卿转寄，信到而图册尚未到也。

初四日　威妥玛、麦士尼来见。威妥玛语马格里：中英当相与结好以为拒俄之计，喀什噶尔事即须以此意行之。比予与相见，言及崇地山此行奉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旨。威妥玛愕然惊异云："此头等公使也"，屡言"奇，奇。"英俄积衅已深，必不能相安无事。即威妥玛之言，知其猜忌深也。

威妥玛对崇厚使俄的反应

是夕，黎莼斋、马格理等邀同李丹崖、罗稷臣至柏尔林登酒馆为李〔脱“丹”字〕崖饯行，为主者八人：姚彦嘉、李湘甫、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并姚〔黎〕、马两君。予自抵剌斯噶即患胸膈板结，不能多食，清坐相看而已。

初五日　日意格、高的亚及陈敬如自巴黎来。陪同李丹崖往见德使敏斯达、法使达拉固及威妥玛。接德人艾格尔所寄度量图及小木板及铜盂各种仪器，皆所以定度量之准者也。冬日苦短，略与一二人接谈而日已就暮，幾至竟日不能料理一事，精力尤苦短乏，无如何也。 德人寄赠测量仪器

初六日　黎莼斋致送南京书局所刊仿汲古阁三史，因见其批注地理志，援据古今，于地学极为有益，并属照录之。晚为李丹崖饯行，因邀傅雅兰〔傅兰雅〕、日意格、高的亚、麦士尼、陈敬如、罗稷臣、马格理、严又陵、黎莼斋、姚彦嘉、李湘甫、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一会。傅雅兰、陈敬如、罗稷臣皆从丹崖赴德国者也。并为丹崖致巴兰德一信。

初七日　李丹崖赴柏林，起送之而已成行矣。姚彦嘉告言：丹崖至车林克罗斯车栈，核计火轮车价六十磅，丹崖仅止预备十五磅，由彦嘉为之垫付，乃获成行。据以为局面太小，恐不足胜重任。此特一时失于算计耳，未宜以局面大小论之。然丹崖从吾至爱登白里，偕行者四人，计程一夜，并无行李，车价已至十馀磅，此但旬日间事。而行程远至四倍，人众行李至十馀倍，而预备开支十五磅， 李凤苞不备足车费

亦太失之疏忽矣。

初八日　接到上海文报局八月十八日由英公司船递到九十四号包封，又接方柳桥、王春晓二信。

自荐为中国办矿

马里森、狄克森、李德来见。李德之子肄业矿学，出其罗亚尔斯古洛阿甫买英斯[9]（买英斯，译言矿务也）、罗亚尔科里治阿甫铿密斯德[10]（铿密斯德，译言化学也）两处考试文凭七纸，于矿学、化学、机器皆经历试，云别有文凭一纸，须候多克得百尔希画押。百尔希为英国矿学之最著者。又有多克得（多克得犹中国进士之称）立尼敷萧斯得尔，国家派令查视矿务，岁常巡行各矿而指摘其不如法者，云皆能与担保。盖其意欲为中国经理矿务，而自陈其所学如此。

马理森谈中国煤铁

马理森言："在中国见煤产佳者二处：一西山；一郴州属多山（当在耒阳之南）。耒阳清水铺为运煤大步头，而煤产不如多山之良也。铁产佳者一处：宜昌。湖南铁产内杂法尔萧尔德[11]（即磷火也）为多，故不能佳。宜昌铁质足与英国康伯兰得所出铁相勒。"

讨论铁路造价

询及铁路工程，云："铁路相连有车栈，有巡房，有修理机轮厂，俱所不能缺者。总计之，每修铁路一里当得银万二千磅。英国每里费至三万磅，美国一万磅，印度一万七千磅，新金山八千磅。价愈廉则工程亦愈苦窳，故当以英国一一核实为准。"吾谓："中国一切当较廉，为人工廉、砖瓦木石廉，除机轮铁路取办英国，其馀工程皆易立也。"狄克森言："由天津通铁路以达京师，所费不过百万。贷之英

国，每岁息银不过七厘。窃计此项铁路，岁息可得二分，除完缴息银外，所得皆国家之利也。"又言："兴修铁路，高山峻岭可使通，长河可以梯度，巨浸可以迁徙，惟人心不愿从，真无如何。是以中国一切都无虑，惟虑光人耳。"

人心不从真无如何

接哈尔德一信，述悉贝比尔治之言："中国当以俄罗斯为深虑。"并寄示科仑新闻报，录莫斯戈（俄国旧都城）一段议论言："中亚细亚地，英人方谋逞志。如英人猎取阿富汗之地，俄人亦必多取回部旧地以与之勒。"《代模斯》新报亦载布利发拉斯格之言云："苦尔加地必不可缴还中国。"苦尔加者，伊犁地名也。拉斯格为俄人遣探中亚西亚各地，数年乃归。俄都亦设地理会，拉斯格为其会中力陈伊犁于英、俄极有关系。盖借此为言，以求遂其蚕食之心也。俄人苦贫，兵饷时虞不给。近用格来克为户部尚书；格来克者，苏格兰人也，谋遣与英人借贷。挨及亦用英人威烈生为户部尚书，果遂借得金洋八百万磅。

中国当以俄罗斯为深虑

初九日　礼拜。致李丹崖、联春卿、马眉叔各信。令马格里译爱格尔开示一信，知所陈仪器及度量图，但据钱法轻重言之，而委曲繁重以立之准，泰西徵实之学大率然也。其说累十积之，为一美得（美得犹度量之意，总其成数以为名也），析分美得为十曰得塞美得，又析分为百曰桑的美得，又析分为千曰密理美得。一桑的美得为立方式，贮清水其中为一格兰莫，是由度而得权也。语度之量，一千桑的美里〔桑的美得〕曰里得[12]。语权之量，一千格兰莫曰吉娄格兰莫[13]。积廿五格兰莫，当中国七钱之数；是一桑

译读度量图说

的美得立方之水当一格兰莫，应重二分八厘。统言钱法轻重而已。

电话、扩音机和留声机

泰西新制之器曰特累风[14]，可以传声数百里；又益显其声而大之曰买格洛风[15]，聆蝇行之声如牛马奔驰也。其传语言机器曰方罗格纳夫[16]，则可由此而传之彼，经数日其音不散。三者皆起自近数年，因属张听帆为各觅一具。并属购觅雅伯洛廓夫电汽灯一座。雅伯洛廓夫者，俄人也。

马格里言："俄人据有里海之地以通乌浒河，又有阿拉尔海[17]别为汇水之泊，近复出一小河径达里海。俄人于此来往，得五百英里之利。"询其南北所值，则亦茫然。然天时地利之巧相凑合，其理诚有不可解者，姑录其说以俟

考证马格里地理知识之误

考。——顷见新报言："俄国提督司哲威尔操萧探寻巴米尔（在喀什噶尔西南）朗格拉渊一带，历来人迹所不至者。该提督报称：喀拉库拉湖至阿克苏河，寻得通长不绝河源一条。"盖所通者由伊犁至阿克苏之河，非乌浒河也。马格里之言甚误。

初十日　为慈禧皇太后万寿圣节，率参赞以下官行朝贺礼。

接上海文报局八月廿五日由法公司船递到九十五号包封，内福建督抚、将军会咨乌石山毁拆教堂一案，并何小宋、吴春帆一信，又刘芝田一信及家信第十一号（八

评刘锡鸿英轺日记

月初十日发），并意城、志城二信。志城方病，信由寅伯代书。健甫信言："曾从李壬叔处借观广东生《英轺日记》，逾日乃复索回，云总署相戒不外传也。"其日记专意贬刺鄙人，

而自夸张其闻望，屡举英人矜许之词，恣意发挥，斯可谓廉耻道丧者矣。总署竟举以付梓，即此足见今时洋务万无办法也。

今时洋务万无办法

十一日　属张听帆至纽登处为购显光镜。属德在初至特仑得处为购矿产。罗稷臣前为觅矿产，云以赖额洛为佳，曾著有《地学》一书，上海已译行之。西洋好古居奇，各会中多设立妙西因，收求古质。一砂一石中含生物质者，转指目以为出自洪荒未辟以前，是以蓄此者多获奇赢。中国于此，不甚珍也。以旦夕告归，借以发摅乡人耳目，一砂一石，或至十数金。泰西人所以凿山入海，穷极搜求，皆以此也。

买回标本借以启发乡人耳目

十二日　诣马克里、哈尔得、马克斯威诺三处，均久谈。马克斯威诺夫人示所绣画二帧，均校猎图也；人之向背、马之纵横驰逐、鹰犬之腾伏搏击并如生。询之，为画中名家意斯磊克蓝本，摹而绣之十馀年始成。然其初绣此时，年已六十矣。白发老妪，犹然针神自负，真亦奇技。询以所艺如此，尚有与抗者乎？曰："亦多有之，惟所制不过小幅，无肯为此巨帧者。"吾与往来两年，不知其有此技也。

白头老妪十馀年绣成巨画

俄人雅伯洛廓夫以新法制电气灯，而不能及远，亦仅能以机器发电，连引至十灯。英人爱谛生、威得尔晏又因其法推而求之，以延及百灯以外，亦能及远。故言电气灯者，一时有三家。煤气公司数百万资本，日夜忧惶，莫知为计。数百〔年？〕以后，遍泰西诸国皆为电气灯矣。

煤气公司日夜忧惶

十三日　立冬。刊布洛、马克里次第过谈。英国著名

英国名医　医士，一曰色尔威烈莫格尔，一曰色尔威烈莫占拿尔，皆内科。一曰色尔柏金恩模斯巴颉得，外科，格兰斯敦曾引见其人。马格里云须为我导见格尔。因问其医学有何异人处，曰："其本领甚大。自其少时即总理病馆，临症多矣，非他人所能及也。"

是日遣黎莼斋赴巴黎。适得李丹崖信，告言十六日广东生由巴黎赴马赛，甚悔黎君此行之太速也。

十四日　发递总署信一件、公文七件（一咨外部议抚恤安陀鸟所毙人民，一咨收到新加坡领事文凭，一咨收到汇兑银两，一咨酌议文报局俸薪，一咨复扣还刘副使领支俸薪，一咨复路用报销，一咨罗、陈两随员调赴德国随员），南北洋大臣公文三件（一安陀鸟一案，一酌议文报局俸薪，一罗、陈两随员随同李公使赴德国），福建将军、督抚公文一件（乌石山拆毁教堂一案）、附信一件，上海道札三件（一回批，一酌议文报局薪俸，一扣留武弁安家银正〔两〕应核正），文报局委员札二件（一酌议薪俸，一核正扣还武弁安家银两）。凡寄总署一信，何小宋、吴春帆一信，黄泳清一信，又家信第廿七号。

喀斯格尔（画馆，德在初译曰葛拉威）邀往看画，盖阿尔马达谛马所画罗马教堂图也（价值万磅）。随赴得弗里斯玻璃馆，各种磁器铜器皆有之。有高丈五尺万点星灯者，

丈五巨灯　合碎玻璃为之，制造绝精，值价二千磅。印度旧王制此灯四具，亦足见其富厚矣。又有嘎得里画馆，云专为集资赈

济中国饥荒。其画皆假之巴伦类斯、白尔得顾斯家，英国素封之家也。巴伦类斯为一女子，至老不嫁而喜施与。君主以其积累之厚，授以爵。此次开设嘎得里画馆，亦巴伦类斯之意也。出所藏以供众赏，又可集费为赈饥之资，用心亦良厚也。努斯登来见，并致克鹿卜所拟造小炮船式。 巨室为中国救灾展览藏画

十五日　为西历十一月初九日。是日新梅尔上任，仍至老城口纽登机器店一观。老城故址已拆去，惟存左旁一门，以与银局墙相连也。其银局开局二百馀年。城故有楼，后只存留一门，则楼亦但存门楼，百馀年无上者。此次因拆城，门楼上得纽登曾叔祖给银局一手帖，字迹如新，纸亦完善，惟四角莓〔霉〕朽。盖一千七百四年书也，距今一百七十五年。 伦敦老城惟存门楼

梅尔上任，仪仗不如去年之盛，而音乐、花旗约十班，则历年无异。分别官兵、巡捕，又有掌水、掌税及"树林会"、"铁钉会"等名，皆千馀年前梅尔所收管产业，今存其名而已，而其地固在。"树林"则于梅尔到任时纳树枝一束，"铁钉"纳钉八颗，梅尔给予收单。"铁钉"远在爱尔兰，又相承立为会名。旧城广一英里，长半英里。凡为伦敦土著，皆划城为界。即城内巡捕迎梅尔者，亦相从至城门口而止。 千年故事

纽登云：凡为伦敦土著，凡先有产业，又须入先所谓会者。往时伦敦居民皆各私立会，如所知者鱼会、银工会、织呢会，皆各主工艺为名。久之，则绅民假以立会而已。凡入会为伦敦人，然后能派充议政院绅士。其举绅士必先请画约，在城外者不得与闻议政院事。凡有大名者，辄由各 伦敦土著皆须入会

会邀约，俾为伦敦人。去岁美国旧伯理玺天德至伦敦，梅尔为行是礼。今年毕根士由、沙乃斯伯里自柏灵回，梅尔亦举行是礼。此皆旧时俗尚，至今犹守之。泰西之好古，犹有饩羊之意，以名相饰而行之不倦，盖相传千有馀年矣。

是日为大太子生辰，各街燃灯为庆。与张听帆、德在初及马格里相随游观。其最盛者名布勒，盖伦敦一老缝工也。

巴黎工匠谈建筑

十六日　礼拜。李湘甫述及在巴黎遇摩敦特，语及中国房屋之式，因约至其家，见所藏书甚富。取阅之，为图者逾半，大率门窗梯凳皆有图。始知其人一工匠也，艺此者数世。所藏书多出自先世留传，亦有为其先人著论者，所言皆营法〔造?〕之方也。云西洋房屋，墙厚者五寸，少或三四寸，即层累至十重楼房，历数百千年无倾塌者。楼梯盘旋十数架，仅于墙壁生根，不容一级坍卸。其制造之法，探考推算，穷极微妙，未尝稍有宽假也。吾谓西洋一切以数字〔学?〕为基。埃及古碑植之代模斯江伦敦桥左近，为石台高二丈许，树碑柱其上，并不安根。怪而问之，曰："风力猛者每见方一尺约重二十五磅。计碑柱之力，每见方一尺足抵九十磅，所受风力尚不逮三分之一，平立无嫌也。"

工艺皆得学问之益

始知法国桑山里寨[18]所树之埃及碑，亦属平立，不安根。事事以数准之，无苟施造者，所以能坚固持久。工艺无大小皆得之学问之益，是岂中国所能幾哉？

检查身体

马克里陪同医士威烈莫格尔来视，用听法审其心、肝、肺、呼吸转运之声，以为内脏无受伤者，病在气逆壅积，脾阳为之不舒，是以饮食不能消化。凡心冲气忤等症，皆

积气为之也。其痰只在喉膈间，未入包络。左臂酸痛皆外症，非由内发，无忧瘫痪。其言亦近理。格尔年六十二，其面貌仅如三十许人，步履便捷，精力沛然有馀，吾视之颇自愧也。

十七日　得黎莼斋信，以闻广东生前赴巴黎，先游丰丹布罗[19]以避之。此举差强人意。李丹崖于此专遣陈敬如陪同赴巴黎，其专意周旋，又出此次莼斋下也。因为致李丹崖一书以诘之。广东生一意以訾毁西洋为迎合总署之计，而又百出其奇以要结诱试洋人。亦喜言游历，览观其制造，将以夸示流俗。高谈阔论，多见广识，兼收二者之名，亦可谓穷极变态者矣。　诘李凤苞

张听帆开示上海出售西洋水龙：一曰大马路下去“福利洋行”，一曰宝善街下去“隆茂洋行”。出售东洋水龙，曰大马路抛球场“全亨广货店”，其他广货店亦皆有之。（法国有马尾缎、漆布两事可购。）　上海出售西洋水龙

十八日　“载生洋行”司事布迈斯岱偕德人拿赫德来见。拿赫德住德国斛伯尔克地方，亦濒海一巨镇也。夏莽斯百里论俄人残虐土民：“不意二千年又见阿谛拿[20]、阿拿立克[21]之凶暴。”阿谛拿、阿拿立克并匈奴国主名，盖匈奴残害罗马时事也。西洋用兵非临敌不得诛杀，又凡各国士民皆得与议其得失，此风最为可尚。　西洋用兵之风可尚

英人用兵阿富汗，由印度西行凡有二口。其一曰波兰[22]，界阿富汗、俾路芝两国之间。其克拿得王已允英人在魁达[23]地方建造炮台。魁达，印度出波兰口要害也，英人已

屯兵于此。其一稍东北曰基伯尔[24]，并连大山为界。基伯尔口之东曰觉莫鲁得，相距三十里曰阿里莫斯究得。英人现驻军觉莫鲁得；阿富汗亦驻军阿里莫斯究得，与之相距。其西曰遮拿尔班得[25]，则已逾越山路矣，东北距阿富汗都城曰喀布尔甚近，英人意在兼取阿里莫斯究得、遮拿尔班得二城，以逼临喀布尔。印度西北巨镇曰伯夏湾[26]，近距觉莫鲁斯，是以兵出即临其地。阿富汗之构衅英人，亦可谓失计矣。

论阿富汗构衅英人可谓失计

接赉斯布立芝及喀尔得二信，并属马格里代复。赉斯布立芝，即浩尔斯之甥也。

十九日 接李丹崖、马眉叔二信，知广东生已由巴黎赴马赛。

前在阿萨尔公处，其管理林木人马嘎立克交到书二本，一曰《挂得里占尔拉尔阿甫阿克里克尔丢尔》[27]，译言三个月新报所载耕植法也；一曰《阿尔波里登爱特蒲脱布希登布利丹里镫》[28]，译言英国树种也，为英人娄登所著。屡催问马格里，辄复延宕。顷始译得《耕植新报》，大旨云：

季刊所载落叶松栽种法

"此种松名拉吡，秋冬落叶，至春三月乃发生，与他松异。而其坚结胜于他松两倍，经久不腐蚀，着铁钉其上亦不生锈。又其质坚，着火不易燃烧。而生长较他松为速，亦不碍瘠土，而性耐寒。候至新树落叶时（新树落叶，较老树为迟，大率西历十一月十五，至正月初七日，此两月内皆可栽种，不拘定一时）栽种。其栽种用铫长十寸，宽五寸。每相距五尺三寸，用铫直插入土中，又横插入掀起之，则土分拆为三。即纳秧其中，比合而按纳之。每日一工可种八百或

一千根，每一英亩可种二千根。其地宜朝北，宜斜坡，宜外湿内乾之土，宜买嘎斯立得石。买嘎斯立得石可析分为片，英人用以覆屋代瓦。其秧种至一年二年乃可栽种。其栽种拉吡子须用熟土，然不宜新粪。先种萝葡一年，用栽松秧最良。

“其树不知其原始。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有巴尔根者著书言拉吡树，始知其名。传为立吉门公种之顾都恶得。一千七百七十年，教士赫尔得著书，言立吉门公种此树四十年，足知伦敦此树之原始也。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叔河案：下云至1832年不及百年，疑当作1738年〕，有敏齐斯者，从伦敦带至苏格兰，过阿萨尔公屯喀尔得山庄，贻拉吡树十六本。阿萨尔公分种屯喀尔得五株、布来雅阿萨尔宅十一株。(其屯喀尔得山庄五株，其一为园丁砍伐。至一千八百零九年，阿萨尔公砍去二株，一送五里治试供造船之用，得一百四十七立方尺；其一送爱登白里之立斯海口造船厂，得一百六十八立方尺。每尺值三施令，合价二十五磅四施令。其馀二株，至一千八百卅二年，离土四尺得一丈一二尺围，盖尚不及百年也；有木工估云，当得三百五十立方尺。距今又四十六年矣。)一千七百五十年，又在屯喀尔得种三百五十株，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加种一千五百七十五株(其所种三百五十株，至一千八百十六年砍伐之，每株约得七十四立〔尺〕见方，每尺值二施令六佩宜，合计之每株得九磅五施令，约计七十年之久也)。是为阿萨尔公第一世种树之始。

第一代公爵之种树

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其子嗣为阿萨尔公，始于荒山瘠土中种一万一千四百株，凡得三英亩之地。至一千七百七十四年，种至四百零十英亩，其子种远至澳大利、瑞士求之。凡十年而卒，是为第二世。其孙缠嗣立为阿萨尔公，即今阿萨尔公之祖也。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加种廿七万九千株，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加种四万三千五百株，得廿九英亩专种拉叱树。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又加种二万株，又于荒山瘠地种四十八万株，得四百五十英亩。至一千七百九十九年散种山林杂树中五十六万株，专种荒山地二十四万株，共得六百英亩。一千八百十五年散种山林杂树中廿五万株，专种荒山地二百二十五万株，又展至一千八百英亩。至一千八百十八年专种五百九十二万三千株，得二千九百六十一英亩。至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陆续专种四百零三万八千八百株，得二千二百三十一英亩。

第二三代继续种树

当缠公之世，凡种植六千五百英亩，每亩种二千株，渐长渐密。数年一加砍伐，使之疏通。其蓄成大树者，每亩以四百株为率。每株从少计之以五十立方尺为率，其价亦从少计之，每一立方尺以一施令为率。是一亩之地，当得木值一千磅，合计六百五十万磅。积年砍伐小树，除去子种、人工及砍小树之费，每亩尚可赢七磅之数。其地皆荒山，寻常价值每亩值九佩宜或一施令。栽松日益繁密，则土性渐坚，不为雨水洗刷。每秋冬叶落，与土相化，草随以长，岁用以饲牛，每亩约得草价十施令。而购拉叱树秧，二施令六佩宜可买一千二百兜，其资本甚约而其获利

获利甚丰

甚丰。阿萨尔公二世种树之留贻，亦云厚矣。其《耕植新报》刻于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尚在缠公之世也。今又四十馀年，岁加栽种以为常。每年亦鬻去数十亩之地，得价常二三万磅。须三数年之久，掘去其根株，以次补种，竟成永业。然其山地未经垦种者尤多，其富厚亦有自来也。

其娄登所述《英国树种》，专详种植之法。言冬间收子，当并其外壳收之（言收外壳可以存放三四年之久，但收子，过六七月即莓〔霉〕坏），宜置之乾燥地，不宜受潮湿。其种子以西历四月为度（中国三月）。先两礼拜可将壳脱之子取去，种时洒入熟土（以粪肥土先种萝卜一年，然后因旧土种之），用辘轳转压使紧，再加松土其上，约厚三分许。俟其发苗抽条，约二年，仍开熟土成畦，依行种之。再二年，始移栽山坡，用锹纵横破土，每隔五尺种之。俟其成树出枝，约及六年，乃度其抽枝疏密，拔出〔去〕其下二节横枝，约使其枝叶丛密处当树身三分之一。嗣后每一年拔去其下一节横枝，每年所拔略当所长之数，满二十年，其下三分之二皆无旁枝，则干直而树身之力全足，以后不复再拔矣。其种树处宜外润而内燥。所以取斜坡，为山浸所流注而能不聚水也。朝北，则风劲而土常乾，其树质坚，亦能耐寒，瘠土种之亦能转瘠为肥也。（上海医士马高安住泓〔虹〕口，种有大叶树，可以辟疟，其气香辣。俟过上海时往问。） 英国树种

是日立达请茶会，遣德在初、姚彦嘉往代。

二十日　威妥玛过谈，自言明日动身赴马赛，约至印度住二十馀日，至上海候巴兰德同赴京。问以《烟台条约》

问威妥玛烟台条约如何归结

究应如何归结？曰："是有两法。议定缴纳子口税地界，免洋货之厘，是一办法。中国若以为不能得好处，则所开四口及六处起货之地一概退还，按照旧约办理，一概免厘，亦是一办法。"吾谓："此等均系均〔按〕照条约与总理衙门妥筹办理，无不可行者。惟有两事必应请通筹妥善之法：一、洋药厘捐必应照《烟台条约》办理，此英国专政，不宜有违反；一、缴纳子口税必应海关核收，不宜另定界限。如东南各省均经设立厘局，而验收子口税系之关道，其势非所宜。兼直隶、山东及牛庄一带并无厘局，道路均系四达，即令随处分设子口税局，其力已不能给。而一经出离关口，道路分歧，必使令归子口税局验收税则，亦徒滋稽查之烦而滋商人之累。故此二者必得从长计议。"威妥玛仍据前说为辞，诟毁甚至，而于此二者利害却亦不甚辨驳，惟云"此事办理尽易，所难者总理衙门一意枝梧，略无归宿处，实令人无从处办耳"。其訾诮吴江相国，形容尽致，无如总理诸公之终无省悟何矣。

威妥玛骂总理衙门

接李丹崖信，惟代刘和伯支展。中国人心实亦无从窥测，为之浩叹而已。

廿一日　威妥玛赴马赛，遣德在初、李湘甫至车林壳罗斯送之。接黎莼斋、刘和伯二信。莼斋报二十日探知广东生已由巴黎赴马赛，因自丰丹布罗回，并缴还《汉书地理志》。刘和伯则一意枝展，不欲开报广东生十款一疏而已。因具咨达之李丹崖，查其劣迹，当一缕具其前后事迹参处之。李丹崖于此亦一意推托。人情之变幻如此，此中国之

人情变幻

所以为中国也欤？

费柏尔请听音乐，遣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往代。

廿二日　近英人陆吉尔寓书法人得拿尔得言：“本质六十四品化生万物，其说至今不可易矣。然细思言〔之?〕，此六十四品之本质，不知从何化生？今所知者，皆其已成之质，分合而生万物者也。窃以为万物之原皆出一气，而轻气又为气之本，则是天地生物之原，一轻气而已矣。六十四品之质，其原一出于轻气。”马格里言：“少学时从客来戈里考求化学，已有是言。如云气中爱约林[29]、茀陆尔林[30]、布罗明[31]、克罗林（即绿气）四者之质略同；马克尼希恩、巴立恩[32]、喀尔希恩、阿鲁米恩[33]皆金属，合养气生锈皆成白粉，其质亦略同。于此析分为六十四品，恐徒知其分之委，而不知其合之源。阿鲁米恩，凡膏土中皆有此质，炼之可为金。而金之轻重，取准于水。如金重视水十九倍，银视水十三倍，铅十一倍，铁视水八倍。惟玻璃质轻，视水二倍半而已。阿鲁米恩之轻视玻璃而坚视铁，而不与金银同品。金银无有消减而阿鲁米恩有销减，以是不宝贵之。”

元素皆出于一气

氟氯溴碘性质略同

谈铝

见英国具报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矿产总数：金一百四十三两，值六百五十六磅。银得之铅矿者四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五两，值十一万三千六百五十磅；得之银矿者四千零六十两，值九百二十七磅。铜四千四百七十吨，值三十四万零零六十七磅。锡六千五百吨，值六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二磅。黑铅六万一千吨，值一百廿六万二千六百磅。白

英国1877年矿产

铅六千二百十一吨，值十三万六千六百十二磅。铁六百六十万八千六百六十四吨，值一千六百十九万一千二百三十六磅。各种金值一千七百五十磅。煤值四千七百一十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七磅。盐及各种黑白泥值二百四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磅。共计矿产所出值六千八百二十八万一千四百零六磅〔叔河案：上列各项产值之和实为六千八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零六磅〕，较之上年所入六千八百二十二万六千八百五十三磅，实多五万四千五百五十三磅。

廿三日　礼拜。马格里言六十四种本质，其总目三。曰气：轻气（曰海得洛真[34]）；养气（曰阿克细真[35]）；淡气（曰乃得洛气〔真〕[36]）；绿气（曰克罗林）；其炭气，则炭与养气合成，非本质也（炭一分、养气二分为炭气，名曰喀尔般尼克阿希得[37]。喀尔本[38]者，炭名也）。轻气、养气合而成水（养气重于轻气八倍）。轻气、养气兼炭成木。木中亦有碱，故木灰可以炼碱。碱者，博达西恩合养气而成也。糖、酒皆养气、轻气合炭而成。炭一分，轻气、养气各十四分成糖；亦成倭克萨里克阿希得[39]，有大毒。养气、轻气，凡物皆不能离者也。曰金：五金之属，品类繁多。最贵者白金（曰贝拉丁恩）；凡金比水重十九倍，白金则重二十一倍。银之属曰罗立恩[40]，曰帖丹尼恩[41]，其质皆重于银而不常有。西洋制银器，多用尼克尔[43]代之。尼克尔与紫铜合则为白铜，则质次于银而重于铜。如阿鲁米恩、博达西恩之属，金类至繁。曰土：如巴立恩、博达西恩、马克尼西恩，并兼金、土二质。波仑[42]、色立铿则土属也（色立铿合

气体原素

金属元素

非金属元素

养气成火石，名曰色立喀）。喀尔本亦本质之一，金钢钻所由成也，其质为天生炭。凡若此者统谓之非金类。以六十四品之质，金类为多。百物皆化，惟金不化，故曰本质。其他异质不化者，曰气，曰非金类。

英属北美利加之地曰刊拉达[43]（统部曰齐多名英），有纽浮恩得兰得[44]所属海口曰佛尔球安[45]，出鱼甚盛。美人亦于此捕鱼，相争有年。嗣经两国凭人处断，实英国海汊也，于是断令美国国家赔偿英洋五百万元，以后准听美人捕鱼不禁。美人不愿也。《代模斯》新报因著论斥美人之无理，至是美国始允偿银如数。从前南北美利坚交战，英国之栗温浦为南美利加造一船曰“阿勒巴麻”，用以掳劫美船之出海者，美人围捕之不能得。逮兵罢，美人开具所掳劫船货总数值五百万磅，索偿于英。勒色时为英相，不允，相持数年。至格兰斯敦当国，如数偿之；而实赢馀银二百万磅，英人亦不过问也。故于《代模斯》新报，美人不能不为之折服云。 英美争执

金波〔斯〕科理治治鱼学者白克兰得与洼勒波尔考求各处鱼产盛衰之由，议禁止捕取小鱼。泰西宴会最重鱼，常陈列至四五品，最小者名“夹子”。自是“夹子”一品，不复登席矣。 禁捕小鱼

廿四日　传古得曼考求五月廿三日倭佛尔兰得弥耳新报一案。旋偕马格理、德在初赴定得尔敦织毯局。接上海文报局九月初八日由英公司船递到九十六号包封，内李伯相一咨（转咨八月二十三日总署奏崇地山充头等公使，曾劼刚充二等公使），闽督何一咨（咨八月初八日具奏乌石山

焚毁教堂一案)，及刘芝田、刘开生、孙功符、君诒、朱枫桥、黄泳清各信，及家信第十二号（八月廿四发)，及健甫侄自京师发来一信。

廿五日　送闽咨乌石山案外部照会，就便诣旁斯弗得及意大里公使美那布里亚，以闻意大里国主又有避〔被〕行刺者刃伤之案，一往慰问。自今年以来，德国主两被行刺；日思巴尼亚主，又今意大利主，其一始婚而鳏，其一则新嗣位者也，皆无因而遭此难。而意大利〔脱"主"字〕致被刃伤，其宰相凯鲁理受伤尤重。盖意主及其后及其子类布拉斯王及宰相凯鲁理同车至类布拉斯，有数人拦舆递书，内有一人手小红旗，下衔短刀，直向车内划伤意主左臂。凯鲁理立起格之，并手捉行刺者之鬓，因划伤凯鲁理左腿。执讯之，其人名吉瓯瓦尼巴萨兰底，故穷民也，为人司庖；无故解所着衣，易刀一柄，为贼伤其国主之计。秘鲁前任伯理玺天德及上议院巴尔兜，闻亦同时被刺。欧洲民气骄横无忌，亦一奇也。俄国亦又〔有〕屡次谋杀官吏之案。其立法既宽，君民上下之体亦相习为简易，其民亦遂敢于犯下〔上〕如此，足知治民之难也。

意王遇刺表示慰问

民气骄横敢于犯上

教习瞽人会总办康贝请听音乐，多卜里请茶会，遣德在初、姚彦嘉往代。多卜里夫妇婚嫁，距今二十五年，相与会茶为庆。凡夫妇相偕二十五年，亲友贺以银，曰银庆。至五十年，贺以金，曰金庆。至六十年，名曰金钢钻，其义取坚且贵。亦西洋土俗也。

银婚金婚钻石婚

廿六日　辉泰格尔历书，详及各国幅员、民数、职官，

开具中国事实，枉就考证。言中国疆界十八省之地，广袤约二百万方里，南北长一千四百七十四里，东西广一千三百五十五里（皆以洋里计之，每洋里合中国三里）。极北北纬度四十五度二十分，极南北纬度十八度十分；极东经度一百二十五度五十分，极西经度八十四度四十分。合边地计之：北有蒙古，西有吐尔吉斯丹[44]、青海、西藏，幅员约五百三十万方里，得全地球十分之一。所属地有大山四道，为天下数大河发源之地：黑龙江长二千六百五十里；布拉马铺得拉河[45]长千馀里；黄河长二千八百馀里，浥注地界不下七十一万五千方里；扬子江长三千二百里，浥注地方九十五万方里（并以洋里计之）。其民数自二万五千万至四万六千万，其说不一，向无确实记载。估计民数，江苏一省号称三千八百万，每一方里八百五十口。在西洋，比利时小国民数最繁，每一方里不过四百五十一口。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上海贺璧理通计中国人民不过二万五千万，所言略近。中国全军一百二十六万，需饷一千五百万磅，而实用兵数无多。水师轮船：上海、福建所造战炮船二十艘而已。进口货：棉、毛、五金之类及印度鸦片烟，共约二千一百万磅，而鸦片烟值八百万磅。出口货：茶一千五百万磅，紬丝六百五十万磅，并他货共约二千二百万磅；英国销行一千五十万磅，英国属地印度等处销行七百万磅。诸所记录，皆出自参赞、领事官及诸游历者之呈报。中国历无此种岁报，无从查考其得失也。

禁买黑奴科密的递呈吉乐弗论驳古巴招工条款，逐

年鉴所载中国基本情况

中国士大夫可羞辱者多矣！

条指斥，切中事理。请示期准其会众陈说，阅之惘然自失。中国士大夫可羞辱者多矣，而顽然不以为愧，侈口张目以相訾议，吾且奈之何哉！

李鸿章禁烟之议

廿七日 合淝伯相致香港药行港得森安得高目博尼（马格里云瓦得生克里甫）一书，犹用天津道及关道等申详议禁鸦片烟原意：责令印度禁止贩运，中国乃能议禁。吾甚笑之，以为涂朗轩逐娼之故智也。朗轩有子宿娼，心憾之，自是莅官以逐娼为首政，犹不知其为累也。而自此书刊刻新报，英国外部乃以中国谋禁印度烟土而专行内地之烟，意在争利而已，持议乃益决。

外示禁而听民种植吸食鸦片

久乃见贝伯尔游历川、滇日记，言："初至四川下府（夔州、重庆一带曰下府），见遍地所种皆罂粟也。至成都，越秋乃行，而收成毕矣，所见吸食鸦片烟者益多。至贵州而吸食者愈众。大率一县数千户，每户必有一枪；一村数十户，亦每户必有一枪。至云南而吸食者愈众，屋大者数十房，小者数房，每房必有一枪。又有一种水鸭，栖宿田间，啖食罂粟花，日常醉倦，不能高飞，可引手捕之。此种水鸭，食之亦能使人成瘾。各处所产鸦片烟，幾占农田之半，而皆无税。中国外示禁而听民种植，听民吸食，又一切全无税则，所以吸食日繁。"始悟此等游记，早入外部心目中，得合淝伯国〔相〕之言为证，乃直断以为争利。马克斯球尔得屡函为中国申辨，外部置不理也。

此亦由外部讨论各国情形无微不至，凡派充各国参赞者皆有专司，或考察商情，或查访民情土俗、古迹及金石

碑板之文；各口领事官亦皆有月报，见闻所及，必详录之；而教士及绅民之游历各国者，又各以所见闻著录成书。其国人设立地理会总司之，稍有关系，必以达之政府。而于其所纪录，通国男妇皆乐观之，以广异闻。是以中国山川道里、人情风俗无不周知。中国官吏，于所辖地情形有不能知者矣。贝伯尔所叙川、滇鸦片烟之盛，合肥固不知也。而吾区区所见，一贝伯尔游记而已。此外尚繁有之。西洋安得而不日盛，中国安得而不日蹙也欤！

中国官吏所不知者洋人无不周知

廿八日　马克里来谈。本约陪问格尔，而格尔不至。接黎莼斋信，递示合肥伯相及薛叔耘二书，并述及叔耘实事求是，为有用之材，与伯相幕府吴挚甫（汝纶）皆可以办理洋务。

论薛福成吴汝纶

印度电报：英军驻扎印度界，已于廿六日（为西历十一月廿日，当礼拜三日）分三处地方进兵。以函诘阿富汗应否接受使臣，阿富汗不报，因刻期进兵。北路古鲁目[46]，中路基伯尔，南路波兰。古鲁目前临古罗门江。候至礼拜三日十二点钟，阿富汗信不至，黄夜进兵，渡古罗门江，遂攻克嘎巴底亚炮台。基伯尔山路甚狭，东口觉莫鲁得，英兵踞之；西口曰阿里莫斯颉得，阿富汗兵踞之，相距三十馀里。英人攻阿里莫斯颉得炮台，相持一日，阿富汗兵夜遁，英人遂踞有之。凡一日攻克三炮台。阿富汗无故自启衅端，所谓其愚不可及也。

英军攻阿

谓阿富汗自启衅端愚不可及

廿九日　三多尔斯武学馆教习克布登斯噶尔，教练起筑炮台事宜，尤精试炮取准之法。自造机器数种：一、定

准对针，随炮架左右高下，能用旋螺转使正中以取准；一、小千里镜，可测至二十五英里，前后有足，右旁有旋螺，左用铁纽钳之，随便安置炮旁，高下左右转侧自如。云英法各国皆用其法试炮。

禁奴会人十九人来访

二点钟，禁买黑奴会参赞斯得尔治约枉至宣述议论。至者十九人：其会尚书格尔里与参赞斯得尔治、费得候斯及克洛萧、倭尔森、恩得赫尔、马铿西、回勒、莽宜得、色尔嘉乐士温非尔得、多克得亨弗里三多尔斯、觉尔治斯得尔治、色尔珍得徐满、倭斯洼尔得徐满、斯达发尔得阿林、斯伯里、丹拿、彻逊、谛威斯。宣述议论者四人：斯得尔治、费得候斯、温非尔得、克洛萧。而克洛萧所言为详，以在古巴充当领事三十三年，熟悉其情形故也。

为澳门招工而来

温非尔得自言："十年前在议政院，已论及古巴招工宜设法禁止。近数年澳门幸已禁止招工出洋，此次又复开禁，是以来此陈论。"吾谓："情形却微有不同。往年招工，掠买而已矣。此次却是明定招工章程。"温非尔得言："既准招工，即不能防其掠买。"吾谓："澳门为葡萄牙地，中国所不能稽查，此等仍须各国一体示禁。近数年停止招工，亦多赖各国禁止之力。"温非尔得："中国何以不直截禁止？"吾谓："中国生齿日繁，出洋谋生，国家亦不肯示禁。其实中国人承工以自食其力，古巴招工，借其力以制造居积，亦属两便之道。而日人[47]必设诡计虐使而苛待之，以陷人于困厄危苦之中，则由其居心之不良也。"吉洛萧言："斯得尔治所议十条办法，最是要紧。"吾谓："初见吉洛萧议论，透澈

问中国何以不直截禁止

之至；却愁章程已定，无可改变。及见斯得尔治十条，准此以立言，或冀补救一二分，皆出诸君之惠。中国实是不知此等情节。如所言古巴招工会章程，酷毒如此，中国竟不能知。”吉洛莆：“陈兰彬在古巴深知之。其记载甚详，字字皆系实情。”

因问：“总领事报单言新起一会，是否即系招工会？抑别一会？”吉洛莆言：“招工会是一千八百七十年前禁买黑奴，日人因创为招工之议，设会经理，是为官局，而所用章程，仍然劫买黑奴之章程也。其会内副尚书意黑尔斯，其人极凶险，为恶多端，章程多出其手。此次设立之会又系各制造甘蔗厂立会经理，是为私会，而其根源实出一气。中国总须定立章程，不受日人笼络。闻钦差旦夕回国，务求主持此议施行，但有疑难，以一书径寄本会，凡可效劳之处，必为尽力。”因为致谢而罢。

西班牙招工仍为劫买黑奴

是夕伯克兰德邀茶会，所识者万生园总办巴尔得类尔、卜来登鱼园总办马克尔密南。又有名马高里者，亦一新报馆也；有名沙克斯者，亦考求鱼学者也；有名洼尔傅尔者，鑑白里治学馆议绅也；又有名大摩生者，曾到中国；名巴麦尔者，居四川尤久。

巴麦尔住四川尤久

注　释

〔1〕茀利密森斯：Freemasons，共济会。

〔2〕沙洛门：希伯来文Shēlōmōh，即古代以色列的所罗门王。

〔3〕克尔勒尔：Colonel，上校。

〔4〕马尔克得：market，市场。

〔5〕类顿：Yeadon，伊登。
〔6〕巴拉克：Paraguay，巴拉圭。
〔7〕三法兰析斯哥：San Francisco，旧金山。
〔8〕格拉莫：gramme，克。
〔9〕罗亚尔斯古洛阿甫买英斯：Royal School of Mines，皇家矿业学校。
〔10〕罗亚尔科里治阿甫镲密斯德：Royal College of Chemistry，皇家化学学院。
〔11〕法尔茀尔德：Phosphide，磷化物。
〔12〕里得：litre，公升。
〔13〕吉娄格兰莫：kilogramme，公斤。
〔14〕特累风：telephone，电话，一作替你风。
〔15〕买格洛风：microphone，扩音器，一作美格洛风。
〔16〕方罗格纳夫：phonograph，留声机。
〔17〕阿拉尔海：Aral Sea，咸海。
〔18〕桑山里塞：Champs-Elysées，香榭里榭，卷十九称桑山塞尔街。
〔19〕丰丹布罗：Fontainebleur，枫丹白露，又作方丹布罗。
〔20〕阿谛拿：Attila，阿提拉（？—454）。
〔21〕阿拿里克：Alaric（380—410）。
〔22〕波兰：Bolān，博朗山口。
〔23〕魁达：Quetta，基达。
〔24〕基伯尔：Khyber，开伯尔山口。
〔25〕遮拿尔班得：Jalalabad，贾拉拉巴德。
〔26〕伯夏湾：Peshawar，白沙瓦，卷二作北夏窠尔。
〔27〕《挂得里占尔拉尔阿甫阿克里克尔丢尔》："Quarterly Journal of Agriculture"，可译《农学季刊》。
〔28〕《阿尔波里登爱特茀脱布希登布利丹里铿》："Arboreal and Fetterbush Seed in Britannia"，可译作《不列颠树木及灌木之种子》。
〔29〕爱约林：iodine，碘。
〔30〕茀陆尔林：fluorine，氟。
〔31〕布罗明：bromine，溴。
〔32〕巴立恩：barium，钡。
〔33〕阿鲁米恩：aluminium，铝。

〔34〕海得洛真：Hydrogen，氢。
〔35〕阿克细真：Oxygen，氧。
〔36〕乃得洛真：Nitrogen，氮。
〔37〕喀尔般尼克阿希得：carbonic acid，炭酸气。
〔38〕喀尔本：Carbon，碳。
〔39〕倭克萨里克阿希得：oxalic acid，草酸。
〔40〕罗立恩：rhodium，铑。
〔41〕帖丹尼恩：titanium，钛。
〔42〕波仑：boron，硼。
〔43〕刊拉达：Canada，加拿大，
〔44〕纽浮恩得兰得：Newfoundland，纽芬兰。
〔45〕佛尔球安：Fortune B.
〔44〕吐尔吉斯丹：Turkestan，(东)土耳其斯坦，此指新疆。
〔45〕布拉马铺得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之称。
〔46〕古鲁目：Konar，科纳尔。
〔47〕日人：此指日斯巴尼亚人，即西班牙人。

卷廿六

光绪四年十一月

〔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丙午　礼拜，为西历十一月廿四日。刘和伯自柏灵来见，并带到李丹崖一信。因历数京师由吴子重托张翰卿荐刘云生处，始往见，即称："我自调人，郭某却自不愿。然亦不可不往一见，但道曾从我受业而已。"指数其蓄意十馀事。第一险毒处：英国蓝书载威妥玛一信，叙赫德述我一段议论。马格里以告我，我即以语刘云生。乃急私托人购觅蓝书一部，藏之箧中。刘和伯亦称其可悸，盖据以为交通之实证也。险诈百出，而固莫测其倾陷之为何意。共奏参十款，指为十大罪。蓝书一款，专附之摺后，并载明蓝书咨送总理衙门，直欲见诬以逆谋！　据蓝皮书诬以逆谋　十大罪状

刘和伯于所列款目，记忆参差，约略言之：

蔑视谕旨

第一款谓摺奏列衔，副使上不加“钦差”字样，为蔑视谕旨。并摭指初至伦敦自请撤回副使一摺，我曾为劝阻之，影射其语言，据以为藐玩朝廷。其馀诸款忘失其次第。

披洋人衣

其一甲敦炮台批〔被〕洋人衣。

议论黄旗

其一摘日记中议论黄旗一事，以为黄旗国制，擅议更张。并据日记中“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谓不知所云他日者系属何日。真可谓深文周纳矣。

崇效洋人

其一汇举十馀事，据以为崇效洋人。所云效洋人张伞，则我并无伞；效洋人不用扇，则伦敦终岁重棉，何以扇为也？

以中国况印度

其一谓以中国况印度，日为洋人言之。奇哉！奇哉！不知其何以丧心病狂造为此言也。

不遵国制

其一效洋人尚右，以为不遵国制。

与威妥玛争辩

其一谓无故与威妥玛辨争，指为启衅。刘云生所据以相难者，专为阿附洋人；至是忽指出启衅一节，直欲张四面之网，施连环之枪，使之不得遁矣。

违悖程朱

其一“违悖程朱”。

怨谤国家

其一“怨谤”，立言尤为可恶。中云：“以一运司而署巡抚，以一臬司而授侍郎，国家何负于郭某，而终日怨谤”云云。闻之令人发指。

令妇女学洋语听戏

第十款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语、听戏，指为坏乱风俗。其肆意诬蔑如此。尤奇者，姚彦嘉竭力营办一茶会，其中相识妇女，亦令侍人在楼后迎迓，伦敦新报言之。赫德夫人与金登干夫人邀看大会一次。某日男妇游者

数万人，皆以一点钟起。乃定九点钟往，十一点钟归，并预备小车周行一次。巴黎新报言之。刘云生并译其新报函达总署，而多造为诬蔑之词，谓到处酬应款曲，握手为礼。 握手亦血为罪状

如刘云生者，亦可谓穷极天地之阴毒险贼矣。其夸张变幻，诈伪百端，则固不足论也。

初二日 接上海文报局九月十五日第九十七号包封，由法公司船递到。内直督二咨（一咨总理衙门发给新嘉坡领事文凭，一咨崇地山、曾劼刚应发给盘费用款），并合淝伯国〔相〕及黄泳清、赵少泉三信（赵少泉名绍华，任晁州通判，似系竹泉中丞之令子）。晚邀刘和伯晚酌，兼马格里、德在初、凤夔九、李湘甫、姚彦嘉、张听帆、黄玉屏相聚一谈。

马格里见贻印度阿富汗交战地图。印度西部白夏洼尔近距古鲁目。英兵由古鲁目、基伯尔两路进攻，绕越山路，两军会合，以取这阿拉巴尔[1]城。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与白夏洼尔相距，以这阿拉巴尔为适中。英人谋及冬寒进据这阿拉巴尔度岁。所在出示晓谕，以不干阿密尔自主之权，盖谓不利其土地、不夺其君号也。然喀布尔都城之西，西北路边界曰巴尔客[2]者，英人必派兵驻扎，稽查阿富汗与俄罗斯交通。俄人亦有言：英国驻兵巴尔客，俄国亦必驻兵麦尔勿[3]以应之。麦尔勿在基发南迤东，意图与英国相持。英国之驻兵俾路芝属地曰魁达者，当阿富汗之南。径西一城曰刊得哈尔[4]，踞山势下临，阿富汗名城大都多在此，于地势尤为扼要，英人谋据之。其西境边界曰赫尔拉得[5]。英 英兵攻入阿富汗

人围占各城，则阿富汗坐困其中，即听其立国，亦印度之续矣。

购石数种

初三日 诣外部旁思苇得及客来噶里及金登幹三处。客来噶里能辨石产，所藏石亦以万数计。有白玛瑙一具，长三四寸，宽寸许，厚不逾寸，中含水一掬，似其质甚薄者，云出之大石中。因相就购石数方。一曰拉布勒多挨得。拉多〔布〕勒多尔[6]为北冰海地名，出一种石，黑质而中含五色光。为购蓝翠光、金光及金红光及具五色光者数种。其一种满红光及含日光射目，云此至难得，不肯售也。一曰萨克逊尔阿格得，萨克逊尔[7]为德国地名，阿格得[8]諕瑙玛〔玛瑙〕之属也，状如寿山鸡血石。一曰马拉该得[9]，云其绿质为铜合炭气而成。其一种石中含数质，其透光者曰挂尔治[10]，水晶之属也；其坚者曰费勒斯巴尔[11]，亦杂粗石其中。

初四日 刘和伯语及初见刘锡鸿，及今七月奉旨申饬之日，两年之间，蓄意媒孽构陷，无微不至。一经申饬，而神气沮丧，不复言矣，其无赖如此。

刘锡鸿结纳沈桂芬

初所知者：沈相荐其乡友孙君，为何子峨充当领事。刘生闻，急诣沈相，以月致四十金延课其子，并许为捐通判分发。沈相欣然，令辞何子峨而就刘，而刘生遂据以为藏身之固、泰山之靠矣。

其武弁二人，一贺姓，张翰卿所荐，江西武举赴会试者；一纪姓，张菊泉所荐，直隶平民也。并从总署求得之，而顾云："曾随营管理帐目。"此二事已出人意表。

至是问刘和伯："亦张翰卿所荐耶？"曰："然。""何以称

老师？”曰：“刘所命耳。”因述及始托吴子重荐随出洋，吴子重转托张翰卿，刘生欣然允之。往见，告曰：“我为副使带人，郭某岂能参与？渠自不愿，我自带。我可以不问，汝亦可以不见。然闻出洋，自须一见，但称曾从我受业而已。”当时颇惊讶其言，而不能不以老师称之。闻此乃更奇。 刘锡鸿之劣迹

又述张玉堂，其妹婿也，久乃知其托名。盖其人在家小经纪，刘君家居，常蒙周济，又为营葬其父母，而亦诚实善营运。刘生出洋，视为营运贸易而已，招张玉堂为经理。又恶其为市井之交也，托为妹夫以自解。至柏林，自视贵极而骄，又肆意陵藉之。人皆为之不平，谓：为妹婿，又营葬其父母，何自屈辱如此？张乃嗫嚅言：“本非妹夫也，渠自托为此名耳。”于是相与怂恿之，令相反报。张因与辨，数发其阴私，刘生乃大屈伏，自后竟不敢相陵。诚不意其穷奇至此！与一商人相比而称之以妹婿，是可欺也，孰不可欺？廉耻之遴，于是扫地尽矣！

初五日　日来各善会之求助及穷民告帮者纷至沓来。去岁上半年为盛，秋冬之间，清静无为。今迫冬寒，而所收帖乃日数起。刘和伯因言：“刘锡鸿在柏林并开支息银一款，游历经费亦在其中，所馀皆敛取以行。”居此两年，一切帮款皆自任之，而息银则由各员分摊支取。顷姚彦嘉言：“此款应归并公款。”彦嘉之意，与刘生所行亦有贤否径庭之分矣。 一切捐款皆自任之

初六日　发总署公文二件（一咨乌石山案照会，一咨喊哆利案照会），直督、江督咨三件（增入驳德使刘咨辨开

支经费一案），粤督、粤抚、驻美日秘公使、驻日本公使咨一件（驳德使刘咨辨开支经费一案），并致总署及合淝伯相、沈幼丹刘岘庄两制府、陈俪秋太常、刘芝田观察及黄咏清各信，并家信第二十八号。亦接上海文报局九月二十二日由英公司船递到九十八号包封，内总署及合淝伯相及薛叔耘、张立臣、朱宇恬、易叔辉及家信戊字十三号。张立臣并见寄七言长歌，援引泰西故事，如数家珍。是日并由马格里拨兑“利如”存款二数于上海。薛叔耘著有《通商条约类编》。劼刚随行六人：陈松生；曹镜初有侄充文案；馀四人曰曾念祖，知医；曰李炳琳，供事；曰联兴、左秉隆，并翻译。

长诗援引泰西故事

初七日　柏特逊制造磨刀石贡之中国，拉安论各种制造推行之中国，均约枉见，属马格里与讨论其情事而推求其意旨。泰西各国创造新奇，互相仿效，以致富强，而言制造者亦于此居奇为利，亦其民俗然也。

洛宾生、贺拉两女士在卫里色斯鲁目开会，散卖器物，助波尔穆尔安寓兵丁之费。亦捐扇四柄助之。英俗喜施济。男妇一念之善，随意所施，一倡而应者景从，所志无不遂者，亦其民俗然也。

捐扇四柄参加义卖

德在初递到李壬叔一信，告知谢隐庄之子名鹤鸣，字子和。京师习闻之，不能记也。

初八日　礼拜，为西历十二月初一日。早为刘和伯饯行，益知刘锡鸿隐情，专意买〔卖〕我以求富贵，非独其狂悖可恶，其昏顽尤不可耐。为沈经笙求得其所荐何子峨

乡友孙君为西席，一切托其关说，至每次家信皆托转达沈经笙，是沈经笙亦为其所买〔卖〕也。濒行，闻合淝伯相有在梓〔紫〕竹林修造铁路之说，致总署书痛驳之，且谓“在西洋久，深知铁路之无益。土国公使亦言土国之穷困误于铁路，自铁路行，百物俱至昂贵，是其确证。以此节关系重大，不能不一直言。”竟欲以此倾及伯相，是伯相亦为所买〔卖〕也。

刘锡鸿反对修铁路

吾因言土国公使与我谈论至多，谓此三十年一切皆用西洋法度，所以犹能与俄人交战，否则早拱手听命矣，不如刘云生所云也。刘和伯因言，刘生编造此等言论至多，土国公使实无此说。其蓄意在迎合总署，知其惮于兴造铁路也，故力为此说，先意承志，以幸其相倚信，而又可以倾及区区，故编造土国公使之言以为信据。其敢于倾及合淝伯相，亦有所恃以无恐也。

迎合总署攻击合淝

其日记直谓美国亦一等公使。刘和伯力争之，不肯改。和伯因谓：“美国民主，所派公使皆系二等，以示不与人争胜。若径以为头等，恐总署以为此等明白显著尚失于考求，恐无以自立。”乃惧而改之。其昏狂如此，可憾亦可笑也。

和伯亦言：“刘锡鸿亦甚有心计。揣度李丹崖将至伯灵，忽请见其外部，问以换约事。盖欲得其一语，为回京应付总理衙门之地。在公馆编造许多语言，令翻译庆常肄习之。至则初叙天主教在中国多生事端为之引，外部毕鲁厉声拒之云：‘一切吾不与闻。我国家已交代使臣巴兰德回中国办

德外部峻拒刘锡鸿

理，此间无庸提及。'各国外部与公使谈论，亦从无如此之峻拒者。"

李德来谈，见贻矿石十馀品。随过摩里处，观所得挨及古磁及瓦器，大小数百事。亦见贻小黑玉圆如栗，面刻为人形，背为蝉，与中国圜印相似。其家置小盒一具：一人为蝇〔绳〕伎，五人旁立奏乐，开其机则满盒皆动。与白客兰德家所见奏乐一人尤新奇。皆法人贺丹所手制也。

晚为姚彦嘉、张听帆邀陪刘和伯小酌。酒罢，和伯即回柏灵。顺致李丹崖、傅兰雅二信。

严复译示西人日记并论中俄关系

初九日　接严又陵信，译示蒲日耳（大约即贝伯尔）游历日记，载喀什噶尔俄古柏事首尾。因论中国能日图治强，则亚细亚一洲，中国与英、俄当成鼎足之势。以大势论之，英、俄皆胜取荒残之地，而中国奄有亚细亚之半，地广且腴，其民人众强，要为亚细亚全洲之主。统计三国大势，两倚则一孤。此次伊犁争端，倘令俄国慨然持还中国，则二国邦交固而印度孤矣。但俄国此时必不能行。是何故也？一是俄国前后占据中亚细亚，地皆荒卤，得不偿失，惟伊犁最为饶足，难免万分靳惜。二是以兵家形势而言，伊犁最为要隘。三是俄京新报近说：伊犁决不可还，盖中国与欧洲诸国交接数十年，从未受过此等体面。今一如此，后与办事必难为继。现时只有推诿，中国原来不甚爱惜土地，迟久当忘之矣。俄人心计如此，中国主意又以为，得喀什噶尔不收还伊犁，于成功有缺，似又不肯放松。即俄人强据伊犁，中国以重师镇驻，伊犁亦常有摇动之势。此事日

久日坏，两国之隙日深，而印度与中国且为唇齿相依，犄角之势又成。宜未雨绸缪，趁中国未甚强之时，及时结好于中国也。

又译示《代模斯》新报载：

严复译示泰晤士报论郭氏之离任返国

中国初次遣派驻英钦差大臣将起程离英，于中英交际史册之中为第一紧要关键，愿不能不一详论之。

从前中国尽有遣使致命之典。然至特简使臣驻节他国，中国历来俯视一切，无不视为可惊可笑之一事。未经天津交兵以前，中国待西洋各国尚不足侪缅甸、安、暹之列。西商到华者，经中国皇帝哀悯远人，听从沿海觅食；其战舰则视同盗船，来不知何由，去不知何往，骚骚海疆，强索国帑而已。世爵高福、佩带宝星葛兰德用兵时，中国但言驱逐外夷。所颁上谕，何堪偻指？

中国历来俯视一切

后来各国之兵，直抵京城，占据安定门大街，世爵额尔金指定和约，大减中国自欺之见。然而其自大之心，终不能改。至今与中国人论彼时入京，是京里人开城给我们进去，则十人中难得一人不斥为妄谬。其识事者则由此而知西洋利害，不可以他蛮夷视之，倘不谋所以善处之法，终非稳局。又经许多翻难避就，始允不照上邦允许下邦之式，而相视为与国。各国遣使驻扎北京，勉强多时，方如所请。其时中国遣使各国，尚未及持此议论；即持此议，中国亦决不能安然允从。此等事，中国视为最失国体之一端。故中国不特无人允行，并无人敢议及，一议及而以为辱国矣。

遣使一事中国视为最失国体

逮后西洋船至中国日多，商务日盛，交涉之事亦日繁，于是中国亦有数大臣渐知时事新局。同治皇帝亲政时，各国钦差合请朝见，免其跪拜叩头，与各国朝廷等。此事为中国绝大创局，然亦以见中国之知西洋情事日深。此后中国遣蒲恩林[12]踩勘各国，亦无甚关紧要。又后崇钦差赴法兰西谢天津教堂一案，而此次郭钦差因云南马加理案向君主致谢中国皇帝悼惜此案之心。郭钦差官阶甚高，晓畅欧洲事体，故中国朝廷遣副此奇创之委任。现闻离英在即，特为议论中英两国往来遣使之谊。

有数大臣渐知时事新局

称郭氏晓畅欧洲事体

郭初来时，有中官刘姓者副之，此人后往柏灵驻扎。所可怪者，中国朝廷同时将此两人召回，其中自是大有因委。初时想系中国必欲派一与西洋作对者驻英，如撤毁吴淞铁路、阻止中国进益一党人复有作为。但其改派驻英之人现已就道，看来中国尚无此等意见。因是揣度二人同召回去，必是起于不睦交参；当刘在伦敦时，本报已数次说过，盖至今尚未息也。若使此情果实，中国必谓两使不和，恐伤中国体面，故两两撤回。西洋之人则以为中国不查究此事谁是谁非，但守中国一例议处之老办法，为可怪异。其意不过欲平两党争竞忮忌之心，实非定结此事之道。惟望执政大臣不能定夺、不肯定夺之事，以新任大臣之所阅历定结之。

论郭刘二人不睦

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然或渠任已满，自请回国，亦未可知。渠是第一个中国驻英之钦差，论事如其所见，所详报者皆所得于西洋而有益于中国

郭氏回国知之者均为惋惜

之事。其尤可称赞，令人思其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切实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此辈真是误叫做读书人，徒知餍中国古昔之糟糠，而弃欧罗巴第十〔千〕九百年之梁〔粱〕肉也。再渠此行在联络两国交谊，而于此为能不辱命。即中国人刻下不知此意，日后当自知之。渠为人和平诚实，鉴别事理之当，足壮外国人心志，使之看视中国异于昔日。似此看来，此后英国于中国交好，当日以永固无疑，然皆郭之功也。但渠职称矣，而渠之瓜期亦已届。或中国为欲别派一人亦来一观起见，才能学问不必论，年岁已视郭为盛，待用之日正长，其有益后来更远大，然此人须谢郭为渠开一好路也。

将外国好处切实告诉中国人

其处置吴淞铁路一事，人皆知之。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止以禁止改变为务。毁弃铁路主议何人，不可得知，闻共有七人。史册内载历来开创有七个圣人，似此可编列“七愚”姓名，传之后世。年来论及吴淞铁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想此亦必伤郭之心，一则为其国人之愚，一则为国之使而视其国之为人笑骂也。

吴淞铁路伤郭之心

郭有一语最中我等心坎，言：“中国大而未通。”不料与郭同来之柏灵公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中国最念禹治水。夫禹治水，直将遍地漫漫之水清出几条线，使江河各归各路行走，然后得有许多田地来种五谷，一心只要奠安百姓，何曾是守成法？大禹有知，定必驳斥此辈之谬。从前中国有个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书坑儒，至今传以为笑。

拆毁铁路正如焚书坑儒

阻止铁路之人，亦必贻笑后代无疑也。

如郭之为人，中国用之，其益不浅，我等亦更欢喜。接任之人为所荐代，必能举行所应行之事。此次回国，并得将渠所见，真实宣解与中国人听。素闻曾侯晓畅洋务，即其地位，与出使亦复相称。渠系中国故侯曾中堂长子。曾中堂才能人所共知，虽云袭其父之侯爵不必袭其父之才能，然民知日新，则或较胜其父，未可知也。渠从未受官，惟于其父总督两江任内帮理庶务，后丁忧三年，今始起复。既未出仕，可无官场气习前来英国也。

评曾纪泽之接任

李钦差以署使前往德国，想不过暂时署理而已。盖中国此时当知星使须选有资望而与在朝诸大位声气贯通者，方能照事平论，不虑排忤。李署使不能归入其列。以其谱系仕宦言之，向来资望皆浅。前任刘钦差亦缺此两层。既然如此，则虽有见到处，亦未必能有胆量发摅所知真实语言；亦知所谓真实者不合朝廷执政大臣之心，则得失计较之私，不能不俯就时论，以违背事理之真。

评李凤苞资望浅

更有一事须说者，英、俄、法三国既派有名望使臣，则德国一席似亦不宜轻视。盖相形见绌，即德国亦不能不存是心。此次遣使俄国之崇公，其地位极崇，又复攀附天亲。其遣派出洋，中国亦大有郑重崇奖之意。我等极欲推求中国遣派此种优使，或是为俄强大，抑或别有他故。英、法与中国交涉事务十居其九，然止以一使兼之。则此番举动，在俄必有极大事故矣。常念中国如渴睡初醒人，遇事惝恍，不甚分明。或是认识俄国为强邻压境，又因伊犁尚

论崇厚之使俄

中国如渴睡初醒人

在俄国，如物在典当中，特派优使以餍渥俄人之心，而谋速取还此地。然中国须晓得这边亦是一样要紧也。中国以为收回质于俄国之地，事之成否全在所派钦差之事权轻重；吾意尚思劝令中国人知悉，实在办事之才能亦所急需，而中国时苦缺少实在办事之才能也。 这边亦是一样要紧

德在初所译大致皆同，而语特烦琐，惟其中云："甚盼郭钦差回国于执政大臣中得一要位，参与机秘"等语，两人所译亦同，而予实耻登之简牍也。 德在初译文特烦琐

初十日　斯得尔治与丹拿来见，递所编次谈论招工利病情形，以便刊发。要须总署准如所议办理，乃可刊行。晚次，旁斯茀得、金登干次第来见。姚彦嘉、李湘甫强令作书竟日。

旁斯茀得语及福建乌石山教案，言据照会事理极明显，当经行知教会核办；本国驻京公使及福建领事及水师提督并有申报文件，现在通核各文办理情形，从缓照复。问水师提督行文何为？曰："当时骤据领事报称，恐有交涉人命，水师预备救护，不能不一申报。"问："所报情形当有异同？"曰："然。本国一切准照律文办理，断不循庇教士。"予曰："彼此持平办理，自然心安理得。"旁斯茀得言："细阅各文，须是令教士迁移。既云乌石山关系省城风水，自不得再行争占。已将各文叙呈沙丞相矣。"予曰："如此乃属正办。昨据闽浙总督奏报，亦叙及正在查办，并估计工程，帮赔修理之费。"旁斯茀得言："如此极是感荷。"因复及："湖北教案早经完结，而仍争执未能相下，亦由负气致然。 乌石山教案

我所以自信回经武昌，必能为了之。"旁斯茀得言："此案据驻京公使陈报，尚无完结文件。如能一为了妥，实所感谢。"

矿务书四种

十一日　马格理为觅矿务书四种：一、伯尔恩、斯颁二人合编《各种机器图说》；一、安得里《开矿机器图说》；一、安得里《论煤矿》；一、法国矿学院教师喀仑《论矿学兼矿务机器图说》，英国茀斯得译刊英文。而安得里《论煤矿》及喀仑矿学书皆不完，惟留机器图说二种。

韩博理仗义执言

本日见新报载韩博理[13]致《代模斯》新报馆一书，备论："《烟台条约》英国至今无议准之文，甚非公平之道。郭钦差忠心为国，中国国家不能取信，正坐此故。"此于事理未能合也，而其倾心相助之雅，直责其国家有失公平，此意良可感也。马格里言："韩博理去岁诣拉斯噶、满吉斯得、布来茀尔得[14]三处，就商商会总办，劝令催定《烟台条约》。拉斯噶、满吉斯得皆为致书外部，请照定条约。惟布来茀尔得不允，以为所争厘税、洋药加厘，一置不问。韩博理今秋再往布来茀尔得与商。"其用心之专如此。

评曾纪泽在香港之谈话

十二日　新报载香港总督博伯亨尔希宴曾劼刚，劼刚颂其优待华民，因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博伯亨尔希即日发电报达知此语，新报亦译载之。此其结好之道得矣，然其言私。英方与俄为仇，德俄又相就也，故西洋七大国中，英与法为党，俄与德为党，美国一置不问，奥、意两国互相亲而不肯有偏倚。劼刚兼使英法，两国

闻此必喜，而俄与德国不乐。又承广东生颠越之后，李丹崖接充德使但以署理为名，不递国书，德人已心嗛之。劼刚之言，结好一国而增怨两国，非使臣应尽之职也。 结好一国增怨两国

是夕，马格里回苏格兰省视其母。是日，伦敦开会堂，议阿富汗新饷事，实惟西历十二月初五日。

十三日 简多玛、鄂尔朴来见。询知鄂为议政院绅，以开会堂来城者。闻予将回中国，相就通殷勤，其言多可感者。俄使书瓦洛莆及绅士雷莆类枉过。

古得曼函示《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拉》新报五月十七日实载有讽刺写相一段议论。马格尔〔马格里〕甫回苏格兰，古得曼即以见示，不独证其行踪之诡异，马格里于此相与朋比隐秘，亦可想见其大概。喀尔立斯拉似即古得曼之弟，在此充司事者，其情尤不可恕也。 新报登载讽刺画像一段议论

十四日 回拜书瓦洛莆、鄂尔朴、里莆类（德在初译作雷莆赖），比相见，始知为巴得禄奇斯之亲戚也，曾同宿阿摩斯登宅。晚过金登斡，并交递寄赫德信。此行横被口语，穷极人事之变幻。尤奇者，威妥玛一信、古得曼一段议论，绝不知所从来，乃使广东生得据之以生波澜。蹇运所值，若有鬼神司之，然亦酷矣。

连日《代模斯》新报讥刺中国，深中凑〔腠〕理，直谓相沿制度及各衙门所办事件及官人德行，相习为欺诈已数百年。所以招商局半官半商，无所主名，未见其利，先受其累，终无能求有益处也。阅之叹息而已。 英报讥刺招商局

十五日 为西历十二月初八日，礼拜。舍非尔、马克

端拿、旁思弗复〔得〕次第来见。马克端拿曾任香港总督，谈论极畅。

法国《德巴》新报载：泰国〔西〕各国船数以英为最，美国次之，法国又次之，德、意、瑞典又次。英国风帆船载货五百六十九万六千零十八吨，轮船载货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一百八十七吨；美国风帆船二百七万五千八百三十二吨，轮船六十万九千一百十吨；法国风帆船五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三吨，轮船三十三万五千二百十九吨；德国风帆船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四吨，轮船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七十六吨。此其大略次第也。

各国帆船及轮船之吨位数

接上海九月廿九日由法公司〔脱船字〕递到九十九号包封，内崇地山调德在初赴俄差委一咨，并崇地山、刘芝田（禀送西洋日报）、黄泳清及子瀞侄信。地山奏调随员十人：邵又村（友濂），头等参赞；蒋斯彤，三等参赞（蒋为河南候补县）；庆禧、纯锡、俞奎文、陈允颐四人，随员（庆、纯，主事；俞，主簿；陈，内阁中书）；桂荣、塔克什纳，翻译（桂，郎中；塔，员外郎）；赓善、福连，学习翻译。外供事二人，武弁四人。

崇厚随行人员

十六日　金登干、马克里次第过谈。金登干所用帮办义思德尔布鲁克七月内曾控揭金登干，顷复函托转请金登干，金登干因以询之律师赫贞斯。据称：回信稍有出入，是资之口实也；置之不理，又虑登之新报，恣为怨谤之言，当答以来件交之律师议答。盖金登干方当事任，虑其造言讪诋也。因亦如其意复之。

又函致《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拉》新报馆，考问其办理伦敦探报事宜系何名姓。缘《喀尔立斯》新报在伦敦北境，古得曼此段议论亦因其办理探报者所传送也。其谋亦出之金登幹。诸翻译但云《喀尔立斯》新报馆不知所在而已。

十七日　英国西印度商会总办鄂拉逊函称："古巴华工为其地招工会所困，意欲令华工改赴西印度充工。其地三部，并需工开垦：一曰扎米嗒[15]，一曰嗒立米达[16]，一曰英吉牙那[17]。由古巴迁移至英吉牙那，地近而迁徙亦易，欲请一见商之。"因属在初拟复，在初即以己意复之。此行得一横逆广东生，遂觉戾气充塞，到处荆榛。马格里习见途次广东生任意恣睢，反颜相向，惟其心之所欲为，久而与之化，往往自行其意，不甚相关白也。自是诸同人亦多效则之。并非有所自恣也，相习为之而已。是以广东生之罪，足以败乱人心风俗而使之失其本性，岂止贻误国家，为一时之荣辱哉！

西印度相揽华工

随员往往自行其意不相关白

中国人心日退，而洋人日进。去岁闻谛拿娄言近得新法，镜中取影能具五色，然未见也。顷姚彦嘉、张听帆见摩里照相馆已用其法，于镜面映取各种颜色；然但能映之镜面，而不能摄其色以映之纸面。更莅一二年，必又有法摄取之。又言电报局近有新法，能传各种文（英人贝克歪斯所创造之法），即华文亦可传递数万里外。其法尤奇妙，尚当一诣视之。

中国日退洋人日进

十八日　往拜沙乃斯伯里、书瓦洛蒂、马克端拿及赴浩尔斯茶会。沙乃斯言："闻钦差将回中国，心殊歉然。但

向英外相辞行

愿接印者亦如钦差为人，使两国和好日增深固。”答言：“曾侯通达有才干，且能谙习语言文字，实远出鄙人之上。在此两年，国人相待至优厚，办理交涉公事亦有条理。所苦多病，不能求益。孤负所见多少好处。”沙乃斯言：“钦差此次回国，幸为贵国国家言：英国实愿与中国交好，无他意也。”答言：“屡次函报，正同此意。窃度今时大势，中国必应与英国交好，以取连衡之势。”沙乃斯言：“实系如此。”

谈新加坡领事文凭

因问新嘉坡领事文凭，是否即由藩部径递新嘉坡，抑当由公使发递？沙乃斯言：“此事竟未经手办过，尚须一考问。钦差之意，是要经手发递耶，抑由英国国家发递耶？”答言：“中国向未设立领事。所以问者，正欲考求各国通行章程办法。”沙乃斯言：“如此，请候查明回报。”

与沙乃斯谈教案

复问：“福州乌石山焚毁教堂一案，昨经两次具文，想已览悉。”沙乃斯言：“均已转行各处。驻京公使及领事亦均有呈报，然尚只说得一半截。两次均有照复文件，应候汇齐核办。始终看不出以前情节究属如何？及乌石山地是否在约单之内？”答言：“实属约单之外。”沙乃斯言：“无论在约单内、在约单外，百姓遽行拆毁，实是不合西洋办法。”答言：“百姓见小，易于一逞。福州督抚亦自奏请查办。即昨回复督抚函信，亦如此切属照例惩办。”沙乃斯言：“闻钦差此段议论，甚是感激。然教务中情节，实是不易分明。百姓滋哄，亦事所常有。窃观中国国家之意，于教务实多屈抑，未经查照条约保护。”答言：“如何保护说不得，如何屈抑更说不得。自天主教开禁之后，百姓习教与否，国家一

切听之，本无相屈抑之意。惟自起初天主教开禁时，教士一意劝人入教，所收纳多属无赖，扰累实多，四川、贵州两省受害尤剧，是以百姓于此尤相疾怨。”沙乃斯言：“此等必所不免。要须中国国家申明条约，令不得干与公事，不应纵容百姓滋哄。”答言：“此等亦是稍失条理。其发端甚微，稍有参差，便生事端。近来湖北教案，我所以许允回中国一为了之。彼此情节须与清理。”沙乃斯云：“极是。”因复申言：“滋事约有两节：习教者既凭借教师之力，滋扰百姓；教师又凭借国家保护之力，遇事多所过为。如乌石山之侵占营建，亦其一端也。”

教会收纳多属无赖

教士遇事多所过为

沙乃斯闻之怃然，遂不语，徐曰：“苦尔加之事能就绪否？”苦尔加者，西洋以为伊犁之名也。答曰：“尚无端倪。此事恰不易办理。”沙乃斯言：“地入俄人之手，正恐不易索还。”答言：“伊犁地土饶沃，西域天山南北二路尤以此为重镇。”沙乃斯言：“如此，尤不易置议矣。闻左中堂近亦已物故。”闻此甚惊，因问：“此语从何来？却未闻有此信。”沙乃斯言：“见人信言及之，亦不记从何处见此。”答言：“此却关系重大。左中堂刚断而见事极明，于俄人亦颇相交好，虽日与争论而自能知其缓急轻重。他人处此，尤难措手。”沙乃斯曰：“良然。”因言李中堂、左中堂两相为国家柱石，万不可少。沙乃斯曰：“我意亦是如此。”

沙氏询及伊犁问题

谓左李为国家柱石

十九日　大太子及太子妃公请往见。盖去冬陈递国书时，葡萄牙公使谓宜一见太子，马格里因为致书其管事，回书言：“大太子甚喜一见，然须明春开会堂回伦敦后，乃

太子约见

能奉约。”殆〔迨〕春间三次朝会，谓可无须私见矣。已而兼使法国，又决计销差，更不暇议此。今此之约，殆必欲一践前语也。至则握手叙寒暄，并云：“闻将东归，实心歉然。幸又闻有复留之信。”答言：“须回本国，无复留之信。”凡数语，即辞去。

西印度人来议招华工事

西印度会鄂尔森率诸部人十二（据单开：会首曰希拉；承办伦敦船厂曰禅伯尔斯，得理纳达得[18]人；曰博尔那尔达，扎美喀人；曰布拉倭歪阿那；议绅曰马克纳拉；并鄂尔森共六人。馀六人未列名）来议招工事。因告以墨西哥、挨及、麻拉甲三处均有招工之议，而墨西哥章程尤完备。鄙意独谓古巴章程，防招工之弊而已，初无不准招工之文。中国国家原不禁人出洋，亦万无令农民出洋开垦之理。西印度自招工，准照古巴办法，国家决无诃阻止之。必从新定议条约，是徒为累也。但令领事通知本地官员：招工若干，赴英国属地某处。官遣人查验，是否出自心愿及有诓骗情事，以制准驳之权，亦无须另立条约也。鄂尔森等俱各欣然而退。

至邮局看分检信件

晚为满剌斯约赴信局看发信，其局总办墨里时陪同指点。医士斯谛得敌与张听帆交好，亦陪行，尽三点钟之久。至八点钟，收发信俱完毕。凡日发信百馀万，用一千一百五十人，而条理完善精密，从无失误。大率城内各街皆有分局，递送本城各信。其远信汇送总局，截至五点钟止。六、七点钟，总局收之，按时加给信资，始收盖印。凡设四长案齐信，递送一处清检之，分东、西、南、北四所。

在本国者各分地段汇辑，其递送各国别归一厂，并送发信处装入麻袋，亦分四所，用溜梯装入车箱，分送各路火车。其收外来之信，在本城者，亦按地段，由各分局递送；俱扣定时候，无稍停留，逾时者有罚。又分立二所：一曰病所，凡封面破烂，概予修整，破烂甚者为加封，若治病然；一曰死所，凡有臭恶者（如鱼、兽、虫、鸟）、有防〔妨〕害者（如水、火药）皆不收。或外加封不知为何物，而封破外露，即送入死所，另函传知递信处，使自取。又有二所尤奇：其一，信面有奇趣者（或画为人物，奇形诡状）；其一，文字不可辨认者，有数人巧思能辨认之。又有新报书籍内私藏函信，亦清出之。墨里时云："日收新报书籍凡数万，而稽查者十二人，势不能遍及。而每一礼拜约得罚款四五十金磅，盖一有私藏，即并所寄书籍皆准信件轻重罚金给资。"凡诸百物不逾尺者皆可寄，另一处堆积之。极有意趣，而其条理之密，不误递一信，不差误一时，亦足见其人事之精美矣。 邮局工作条理周密

二十日　张听帆为购大千里镜一具，价值三百金，测天度及地势高下，用法各异，大小架二具。因询知千里镜之用在筒口双镜，其贵重亦在此，愈大则价愈昂。张听帆所购三寸径，此镜径四寸二分，而价已逾三倍矣。其镜用一老光一近光相衔。老光高中，名曰克娄恩克拿斯；近光凹中，名曰弗林特克拿斯。克拿斯，译言镜也。克娄恩、弗林特，并石名，所以炼玻璃者。 以三百金购千里镜

是日遣德在初赴巴黎，以崇地山宫保十月十四日由沪

遣人赴法迎接崇厚

出洋，计期四十日当抵马赛，令前赴马赛迎候。便复崇地山一信。

金登幹来谈，述及义思德尔布鲁克二次信，语言尤猖肆。赫贞斯为拟回信，云送律师议复，极为有见。凤夔九译语极不详明，又始终不一告知，为商定所以批答。以是尤叹此行但有齮龁，更无能相导引襄赞者也。

廿一日　接外部照复乌石山教案文书二件，回复两次照会。第二次递送香港寄到《殷巴什尔恩挂尔里》[19]一书。殷巴什尔，译言公道也；恩挂尔里，译言查察也。

上院辨论阿富汗事

上议院罗尔得威烈莫赫尔（即巴德禄基之夫）论色尔露珥斯贝里（即阿里克之夫）有才幹而失之严切，印度部用以处置阿富汗极不宜。诚欲与阿富汗交战，用之可也；欲与阿富汗连和，则用违其才，此国家之过。下议院哈定敦因议撤印度部总督罗尔得类登。罗斯噶得言："类登办法皆出国家之意。以为失误，则国家当任其咎，吾辈求退可也，不当累及类登。"因查印度部总督惟罗尔得海倭为能控制阿富汗使之信服，嗣任者罗尔得罗仑斯、罗尔得罗斯布鲁克则捐弃阿富汗，视同漠外，信从与否一置不问，至是又求之严切。所以纵使阿富汗交通俄国，又益迫之使畔，亦由宽严反复之失其平也。

马可波罗游记注本

闻色尔觉尔治优勒、色尔亨利罗林生熟悉印度事宜，能知阿富汗本末始终情形。优勒曾注释《马克波罗游历中国记》，并见益〔贻〕一部，盖亦西洋号为考求东方学问者。

英国议院两党，从国家者曰铿色尔法谛甫；不从者曰

类伯勒尔。议阿富汗事，异党改而从议者五十馀人。下院有阿里克三台戈尔登(为威妥玛妻兄)，本铿色尔法谛甫党也，以宣论类比尔旧说，言党〔当〕筑炮台印度河以为界，山外事可置不理，人皆笑之，以为此类比尔在印度时(类比尔曾任印度提督)旧议也。近数年复有一议，改易前说，谓治印度必经营山外以为藩篱，何以尚守前说，并不一考求其后议？戈尔登大愤，乃直从右趋入左行。盖议院异党者坐左方，同党者坐右方，亦有专持公论不归党者，坐中方向上。其党皆素定，间议一事，关系国家大计，其中从违互异，则又时因议一事而别分党，皆彰明较著为之。 执政党议员改从反对党

印度兵出北路古鲁目，其统兵官曰罗伯斯，亦宿将也。既攻得古鲁目炮台，遂进至稗洼尔。阿富汗兵踞守其山口，仰攻不能得，因分两路兵抄出其山后。阿富汗兵溃，尽收得其聚粮并枪炮军火，谋遂进取赦得尔嘎尔登。阿富汗王因移其家属巴尔克，谋由布哈尔以依俄罗斯，喀布洛都城为之震动，盖赦得尔嘎尔登距喀布洛仅八十英里也。俄人之狡与阿富汗之愚，诚有不可恕者；而英人于此控御失宜，亦不得为无过也。议者皆追究罗斯卜鲁克，其说亦止得半而已。 英兵直逼喀布尔

廿二日　礼拜。接上海十月初六日由英公司递到一百号包封，内由军机处递回七月廿三日一摺，奉批："览奏均悉。刘锡鸿前已有旨饬令回京供职矣。"政府之意，护其公使于前，又欲护其光禄寺少卿于后，与往岁护岑毓英同一机杼，亦莫能自名其故也。 政府一意护刘锡鸿

格尔屡约不至，今日约三点钟枉临。马克里先至。候

时医习气
万国同然

之四点钟，而云温色尔宫为君主所留，不及践约。其视中国之时医殆有过之，亦天下万国同然之事理也。明日为梁氏生辰，诸随员相率贺生，亦治酒款之。至十点钟，格尔一过，徒滋酬应之累而已。

仍由伦敦
赴巴黎

廿三日　仍由车林克罗斯附汽轮车赴巴黎。至弗克斯登海口，积雪满岸，风静浪平，甚以为喜。登"维多里亚"船，播扬至不能堪。上下顾视，波平如砥，而舟行处白浪涌起，至泼船顶，飞洒如奔溜。或曰水疾潮涌，舟行触之，益相激荡；或曰前两日巨风，风息而浪不能骤平，虽无波涛起落之势，而舟与水相触，其馀势未降也。二说盖兼有之。由博朗登岸一食，至阿密盎又一食，颇觉寒冷。九点钟尽，乃至拉嘎尔谛罗尔车行。日意格、黎莼斋、联春卿、马眉叔并迎于车次，云较之平日行车迟至五十分工夫。新居富丽，视旧时英、法两处公馆相去甚远。我之为人谋，常胜于人之为我谋者，殆亦此生所素定也。

新居富丽

二十四日　奥使威伯芬回国，改派驻英之玻意斯得驻扎巴黎。函示今日接见各国二等公使，至则公使、参赞、随员之属，鹄立以俟者二十馀。莫拉为之导引，入见立谈。甚怪其礼节之简慢。已而外部瓦定敦至，亦立谈。因相与各就所知一谈而罢。回过瓦定敦、日意格、高的亚。

巴黎市民
捐税繁重

新报载：法国巴黎都城每年所收杂税以备修理街道工街〔程〕，幾与国家正课相勒。本年开支公费已至二千五百四十万之多，按照民数均摊，每人约出一百一十法兰。其地丁关税每四口之家约出八百法兰，其累可知。闻明年器

具之税增加二三倍；租税每百征收十一，明年又拟加至三十。杂税如此任意增加，皆地方工程之用也。泰西富饶，与其民俗之乐于输将，即此可见，然而财用亦太侈矣。伦敦梅尔之下，有阿得门分管地段。巴黎则统归一所经理，名之曰公会。所征收即居民日用百货之杂税也，较之中国厘税约加五倍，而无有言其苛扰者，亦一奇也。 税重而民不烦

廿五日 接德在初马赛电报，知崇地山于今日子刻行抵马赛。

与日意格、马格里、马眉叔由斯得讷斯苐车栈附车至舍隆，观珥贝尔类酒局。主人曰德苐讷日，款接甚殷。其所造酒，即中国通行之三边酒[20]也。始用葡萄压出汁，加酒精，用量表权其厚薄，使酒力均。贮之木桶中凡六月，取而贮之瓶，纳入地窨中，用木架树板，凿孔其中，斜纳之，日数摇荡。又六月，纳入横板凿孔中，令瓶口向下，于是酒渣下沉。又六月，乃拔其楗口之木，酒渣随气腾涌而出。纳糖一勺其中，加注净酒，平置之。约计两年，乃可饮。其未加糖时，酒味惟酸而已。其倒装瓶时，酒渣下注，酒气上升，玻璃瓶底厚逾一二分，常至暴裂。大率百瓶中必裂至六七瓶，甚者至三十瓶。地窨须石膏土，软而坚，能渗水而无停蓄，流注纵横，开成小巷，两旁装瓶多至六七层。阅所编列数目，约六七尺地，已装至二万瓶。其巷道凡四千馀法尺（每尺约当中尺三尺），计一万二千馀尺（约一千二百馀丈，当中国三里），云贮酒二千数百万瓶，其已装成箱及桶贮者不计。每年销行亦略及此数。役工三百 香槟酒 瓶多爆裂

人为率。

其住宅与酒局相隔一园，所种皆葡萄，用沙梨、苹果、
葡萄园 桃、李之属纵横环列为篱以间之。屋外小山，弥望十馀里皆葡萄树也。询问种葡萄树之法：折取小枝，辟土栽之，以牛粪和土为良；两年后生根，渐长，乃分植之。宜小山斜坡，宜向南，宜粪。又三年，能长横枝，而抽藤结葡萄，乃取其藤，挂之小枝上，即结实累累矣。每枝宜相间三尺。其始栽令活，宜冬。既生根，分栽宜春。始栽，生根出叶，必于夏初，故其分栽不得逾夏初。分栽一二年，尚可移植他处，久则不能移矣。

法国数学 车次与马眉叔谈所习数学。因言："法国数学尤胜，其国家设立拉古尔代恭得[21]（代恭得，译言算学；拉古尔言衙门也，英国名之波尔得）。凡出入之数，由代恭德衙门核算，乃颁示议院。每岁出入，及所支俸薪，均自开报，无有隐饰，尽人知之。

天文测量皆積计算 "天文士测出各星，皆积算而知。英人侯实勒始推知天王星行度。至一千八百二十年，法人歪立爱见其行度又有差，于是又推知其上更有巨星相摄，又测出海王星。至歪立爱又测出金星与日相距中又有一星。法国医士类斯嘎尔布闻而测量窥见之，犹未能定也。近年美国洼得生、英国禄吉尔始共寻得此星。近法国天文士嘎意得又推知木、土二星中当有一星，因其行度相距太远，亦积算而知之。凡此诸星皆为日气所摄统，合之以成一世界。

"月与地球相距六万英里（合中国里数约计十八万里）。

生辰，诸随员相率贺生，亦治酒款之。至十点钟，格尔一

日轮径度视月与地球相距凡七倍，合五星及地球及天王、海王二星，仅及日轮径度八分之一，是以能统摄之。日中五金具备而不能生人，为其热力太盛之故。凡五星、地球，中心皆有热力，久而积土渐厚，则结一层壳，壳愈厚则生物愈广。日轮纯是热力，五星、地球承之以生物，其功主施，而不能持载。月之承地亦然。天文家测月中无水。以凡水气皆上腾为雾，故测五星者不能得其高下纵横之势，惟月中山峰了然，是以知其无水，亦不能化生也。 日球月球与地球

"日之光气阅时五分而至地。而北斗七星中之枢星，其光气三年而至地，其尤远者无从测度。天汉中之积星，其光气若隐若现，所谓远莫能及也。夏秋之交夜见，冬春昼见，由侧视之而承其光，当顶则光散。流星者，两星相触而散，一星或化为数星数十星。必于夏秋之交见者，黄道、赤道相交处，地球于是时实相承望，诸星纵横行度，每相遇于两道之交也。"其言似诞，然亦略见天地之广大矣。 星光三年而至地球

廿六日　王子轩（承荣）辞回中国。接到崇地山一信，云十七日申、酉之交可抵巴黎。与马眉叔至马嘎生禄弗尔大店置买物事。马嘎生[22]犹中国之称庄栈；其市肆名曰布的客[23]，犹中国之云店铺也。其店中役工千二百人，尊客至，辄有人导引。新报、茶、酒，饮食坐卧，惟客所便。楼三层，上下用压力机器，左右列坐，并能由后楼下。其机器房旁有枢纽，开之能由铁路驰行，又从前楼上。飞楼上下，凡客栈皆然，此又为仅见也。在此店竟日。晚复环游旧皇宫，看珠宝。致李丹崖、姚彦嘉、凤夔九各信。 巴黎之大百货商店

廿七日　接到上海十月十三日由法公司〔脱“船”字〕递到一百一号包封，内刘芝田、易淑子、易叔辫及十月初三日第十四号家信及意城一信。

美前总统欲访中国

美国前任伯理玺天德偕其公使诺阿业、参赞立洼里枉过，知其将由印度历安南之西贡以达中国。颇经劝阻之，而言：“中国五千年政教，其遗留必有可观，正须与泰西相与比较，以考知其得失。”随往答拜。

介绍上海北京可观览之处

并诣诸使，告以上海可一观机器局，天津亦然，李中堂必能接待。京师可观者三：一天文台；一太学，大成门前有石鼓为西周物，今四千年矣；一翰林院。馀则佛寺道观亦多有古迹可观。须先得一文，以凭达知总署。

不以崇厚令至客栈叩安为然

崇地山六点钟至。为请圣安，在公馆恭设香案候之。比至车厂，责鄙人以不出迎，传谕德在初令至其达拉固公馆跪安。吾以中国礼节行之外洋，求自尽礼而已。车厂往来丛杂，人如蚁聚，无喝止行人之权，无望阙叩头之地。中国钦差管辖地方，仅一公馆而已，但以跪安为义，在渠客栈与在我公馆并无分别。再四开譬，而执意不回，乃往就之。细求其义，鄙人实无错处，错处皆在彼也。晚留地山与邵小村、蒋丹如、德在初晚酌。

刘步蟾详述洋人水雷技术

廿八日　冬至。刘步蟾来见，具述洋人水雷三种：精者鱼水雷；次沉水水雷；次夹船水雷，用以自守。其用鱼水雷：有炼〔练〕法，有用法，有测量法。其上有立表，度量敌船远近乃发。凡鱼水〔脱雷字〕所至处，必有水晕，晕内无不摧裂者，晕外无事。故可用小船载之，以撞敌船，

而避其水晕。又中安沉机，鱼雷发处，度行幾分许触机发火。过度而未能撞击敌舟，即自沉。其法日益求精。凡水雷用棉花火药，大逾常力四倍。机触处得水力压之，又更逾倍。所在船学习者，名"米鲁多"。其大户〔副〕名尼格勒斯藏有水雷书，窃取录之。

船上有书窃取录之

又言及大孤山在辽河口，距烟台二百八十里，其东环立三岛，中可泊舟，中国名之大连湾。山北八里，湾深十八尺，泊舟尤安稳。太西人云："中国有事，大孤山与烟台为北海咽喉，必用兵扼据之。"黑龙江东扼的薄克斯都[24]，亦中国属地，为俄人所据。（吉林将军据三姓副都统咨报总署称，海参葳地方俄国调兵与英人接战，想即此。）其地煤产甚丰，俄人用以贩运南洋，亦设船厂其中。俄、土相持时，英国水师派船六只往袭其地。俄人于时谋扰印度，英人亦谋扰黑龙江俄地，各挟所欲以求逞。英、俄两国长驱远御，相争俱在数万里外，亦一奇也。

刘步蟾谈大连湾

英俄争胜

是日崇地山随员陈养原、庆锡臣、纯感铭、桂冬卿、塔木庵、赓吉甫、福远峰并枉顾，惟俞惕庵不至。又供事两人石汝钧（平甫）、王锡庚（朋九）亦随同长揖，其敢于相慢如此。

廿九日　礼拜。俄人夏干来见，崇地山所带之俄翻译也。斛伯里、崇地山继至。其往见俄、德两国公使，已别令夏干照会，意在避鄙人之陪行也。因亦谨避之。

崇厚志在避郭陪行

留罗清亭及克罗苏学生改习矿务者四人与之谈。凡矿学六堂，三日一周，同学者六十馀人。每日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为早课，十二点钟至二点钟为午课。第一日早课炼治

留学矿务学生功课

五金，午课地壖。第二日早课机器，午课石质。凡石质皆立方，或四方、五方、六方，或尖斜，皆有常度，可以较合地质，推算而知之。（盐澄清水中则结为立方体，硫磺澄清水中则结为中方而两头尖，皆本质之有定式者。）第三日早课机器，午课物质生化之次第。地球中心皆火，火山之发，即内蕴之地中者流迸而出者也。地震亦由此。往往由地震掀翻地壖。凡矿产层壖之有参差者，皆由掀翻之

因化石以推论地层年代

故。地之常质约计三十馀层，可于地壖中推验生物之沦化者（如螺蚌虫鱼之含石中者）、骨格之具存者，以辨知其地产而测其年岁之久远，与生物之质之后先次第，入地愈深则其积年亦愈久。礼拜三、礼拜六两日早课机器，又专论制造之工，其间丝厘秒忽，分析微茫，亦兼数学，而炼金〔冶〕五金之法，即化学也。数学之用无穷，总其要曰：加、减、乘、除。化学之用亦无穷，总其要曰：分、合。

考察留学生

询及英法两国肄业生，所成就与其志愿，略开示数人：曰魏瀚，曰李寿田，曰吴德章，皆匡时良才也；制造则杨廉臣、林怡游、郑清濂；数学则陈兆翱；水师良才曰刘步蟾，曰方伯谦，曰萨镇冰，曰何心川。问林泰曾如何？曰：

刘步蟾

"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办事精细，而胆略不及刘步蟾等。大约主兵以刘步蟾为良，专守海口，布置于平时，林泰曾

萨镇冰

等三人亦为胜。"问萨镇冰年最轻，体气亦瘦，能任将耶？曰："体瘦而精力甚强，心思亦能锐入，能比他人透过一

谓严复之材堪大用

层。"问："严宗光宜何用之？"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曰："何宜？"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问："陈季同酬

应明幹，能胜公使否？”曰：“是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姑录存其言以俟考。

晚邀陈养元、庆锡臣、纯感铭、桂冬卿、塔木庵诸人小酌，到者五人而已，因招刘步蟾及黎纯斋、德在初、联春卿同叙。

三十日　偕马格里诣斛百里，谈所居意大里界地方名博拉错阿仑哥，距马赛一百五十英里（合中国四百五十里），西隶法界之满多尼凡三里，有车行；东隶意大里之温得米里亚凡三里，亦有里〔车〕行。言其地山水绝佳。温得米里亚，意国之世爵也，即以其爵为地名。其西满拉哥[25]，地方约三英里，而自为一国，不归意、法两国管属。斛伯里约东归时一往其家，四百〔日〕，至类布勒斯乃登舟：第一日至博拉错阿仑哥；第二日至占罗阿[26]，亦一海口也，山水甚佳；第三日至罗马；第四日类布勒斯。因与商上海寄寓之法。云南京路公平洋行旁有洋房一所，极幽静可居；租界民房凡一千五百所，惟所择用之。公平洋行故斛伯里所创开也，今爱非生、阿尔登谛尔两人承开。爱非生驻伦敦。阿尔登谛尔驻上海，斛伯里上海产业一托其经理。又英人名高亿者，尤诚信可依恃，与马格里交好，所居与张听帆望衡对宇，至上海并当一走访之。 斛伯里约游意大利

注　释

〔1〕这阿拉巴尔：Jalalabad，贾拉拉巴德，前作“遮拿尔班得”。

〔2〕巴尔客：Balkh，巴尔赫。

〔3〕麦勿尔：Mary，马里（在今苏联土库曼共和国境）。
〔4〕刊得哈尔：Kandhar，坎大哈。
〔5〕赫尔拉得：Herat，赫拉特。
〔6〕拉布勒多尔：Labrador，拉布拉多。
〔7〕萨克逊尔：Saxony，萨克森，卷二十作撒克森。
〔8〕阿格得：agate，玛瑙。
〔9〕马拉该得：malachite，孔雀石。
〔10〕挂尔治：quartz，石英。
〔11〕费勒斯巴尔：feldspar，长石。
〔12〕蒲恩林：Burlingame，通译作蒲安臣。
〔13〕韩博理：Thomas Hanbury，即韩百里、轩百里。
〔14〕布莱弗尔得：Bradford，布雷德福。
〔15〕扎米喀：Jamaica，牙买加。
〔16〕嗒立米达：Trinidad，特立尼达。
〔17〕英吉牙那：Inagua，伊纳瓜。
〔18〕得理纳达得：Grenada，格林纳达。
〔19〕《殷巴什尔恩挂尔里》：Impartial Inquiry，今译可作"公正的调查"。
〔20〕三边酒：champagne，香槟酒。
〔21〕拉古尔代恭得：la Cour des Comptes，审计院。
〔22〕马嘎生：magasin，商店。
〔23〕布的客：la bontique，小商店。
〔24〕的弗克斯都：Vladivostok，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25〕满拉哥：Monaco，摩纳哥。
〔26〕占罗阿：Genoa，热那亚，卷廿八作占洛洼。

卷廿七

光绪四年十二月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一日丙子　为西历十二月廿四日。诣崇地山谈，语以英、俄两国事势，中国于此极有可斡旋之机。地山亦与尼勾拉欧娄夫〔1〕深相结，其才力亦能与控抟。闻其在上海十馀日，日苦雨；比登程，大晴，海行四十馀日未一遇风，天人相与协助以成其功名。地山因语及张佩纶奏请撤销“全权”字样，而谓其才望声名本为朝廷倚重，无庸以“全权”为名；而于颉刚携带家眷，力请撤回，直援《申报》所载两段，引以为大辱，而言劼刚不当踵武，以致难于自处。此节实受姚彦嘉、马格里二人之累。士大夫见小无识，固亦不足论也。　与崇厚谈　张佩纶言不当携眷出洋

初二日　为西历十二月廿五日。相沿为耶苏生日，泰

西一大庆节也。庆锡臣、纯感铭、桂冬卿、塔木庵、庆吉甫、福远峰、王朋九、石平甫来辞，以崇地山定明日前赴柏灵也。

举办茶会招致攻击

张佩纶一摺引茶会为词，而茶会实成于姚彦嘉、马格里，吾意甚不乐也。《申报》又添入多少议论，伦敦数十家新报皆无之，此语竟不知所自来。姚彦嘉谓出自刘锡鸿之诬造。刘锡鸿鬼蜮，何所不至；然其人劣材也，必尚有为效指嗾者。刘和伯在《申报》局多年，行迹绝可疑，寓书李丹崖属一查之。并函报姚彦嘉，以其为人一意见好，其言勉我以圣贤，其意期我以富贵利达，而其行为则直累及我家室，传之天下万世，使不能为人。刘锡鸿之酷毒惨烈，亦姚彦嘉之授之隙而资之以狂逞也。陈小舫课得"朱雀衔刀"，谓主口角弹射，而皆成于刘锡鸿一人。多生积冤，乃遭遇此种戾气，为之黯然。晚偕黎莼斋诸人步游至意大里街，看买馈岁诸物事。

"愿学堂"

初三日　邀崇地山、邵小村、蒋丹如、陈养源、德在初早酌，略喻饯行之意。在初已前开行，养源辞不至。因与崇宫保谈及愿学堂本末。始知窦明斋为刑部看管监牢者，其子兰浦与地山相识，亦曾为之经营。倭文端公重开愿学堂，其房屋已前入官矣，窦明斋之幼子乃挟其房产契据投之。地山时方在天津管理盐政并海关，因由总理衙门饬派各海关帮给经费，重定愿学堂章程，仍月以三金给窦明斋之家为养赡资。于是知近十馀年愿学堂之兴复，地山亦与有力也。毛煦初奉讳归里，今管理愿学堂者礼部尚书

徐桐，掌教者左春坊庶子黄体芳。

晚偕黎莼斋、联春卿、马眉叔、李湘甫、张听帆及马格里至拉嘎尔谛罗尔车厂，送崇地山启程。

初四日　发递总理衙门公文五件（新嘉坡领事筹办船费一件，崇钦差调翻译德明赴俄一件，外部照会英官不准充当各国领事一件，派四川李隆芳充当供事一件，外部交还新嘉坡领事文凭并发交君主敕谕一件），南北洋大臣并同；致总理衙门信一件（抄摺七件：一、续照会外部乌石山案；一、外部照复二件；一、与外部沙乃斯问答；一、致闽浙总督函；一、美国公使转致伯理玺天德信；一、孙稼被窃，照会法国外部；一、法国外部复文），合淝伯相信一件（抄摺五件：一、抄致总理衙门信，一、与外部沙乃斯问答；一、《代模斯》新报；一、韩博理致《代模斯》新报信；一、致总税斯〔司〕赫德信），何小宋信一件（抄稿三件：乌石山来往照会及与沙乃斯问答）；外致刘芝田、薛叔耘、易淑子、黄泳清四信；又家信第二十九号。各信并书十二月初三日期，以本日为篪儿忌辰，吾虽不废公事，而见此日期为之心伤，不忍用也。传曰："辰在子卯，谓之忌日。"古人于此极有体会。马格里重致《申报》馆梅渣一信，并交黄泳清递送。 崇厚调张德彝赴俄

那威勇[2]来见，任江汉关税务司，假归办理大会，故法人也。

张听帆为购传声机器曰替里风，其两端通联处用铜丝双系之。又有一机器能显其声使大，曰美格洛风。用两端 麦克风

电池

之一丝各系其后两齿，旁安电池，发电气以通之，则所传之声大至数倍。其电池名曰巴得里[3]，用磁瓶盛满格尼斯，而熔松香结其上，凿两小孔，置一玻璃缸中。加阿摩尼阿[4]三磅护磁瓶旁，灌水其中，亦灌水瓶上。两孔插铅条，玻璃缸上安铜丝，以引电气至美格洛风。亦西洋近时新悟之法也。

魔术

晚偕黎莼斋、联春卿、马格里至那白尔沃丹戏馆。那白尔沃丹，即侯登之名也。侯登父有巧思——白克兰得、蔡里两处所见，一奏乐者，一习绳技者，皆三寸许纸人而神形宛肖。侯登又用其电气机器为戏具，其变幻亦略与中国等。如搜取在坐戒指三四次，愈出愈奇。一次取一戒指，一手巾约之，纳入酒瓶中。已而倾酒升许，不见戒指、手巾。其右屋檐下悬一盒，取下，其中凡次第套盒五只。最后一小盒，用钥启之，戒指、手巾并叠其中。一次凡取三戒指，各用红绳系之。已而取铜锅一只，破三鸡蛋倾入之，加火酒一盂，用火燃之，焰高尺许。取红绳所约戒指次第投之，覆以铜盖。已而揭其盖，飞出三鸽，项下各系一戒指，送就各人前剪下之。又摩鸽腹，得一巨鼠，长七八寸。

一次出屋一栋，高二尺许，宽称之，深不过一尺，煤气灯环点数百盏，火光小如豆。中为门，两旁为窗户，右旁窗户中一人在内和麵。中门忽开，先出一人，在门瞭望，旋入。复出一女人，送出单片十馀张，则麵包馆所鬻酒肴单也。坐客十馀人，各索麵包、饼及杂点并酒。凡出酒十

馀缸、麵食十馀事，各应声而出，皆用盘盛之。倚门立，取下其酒食，则反身闭门而入。已而向坐客取一大银洋值五佛兰，纳钱盘中。“此值五枚太多，须退还三枚。”反身出，则盘贮小洋三枚。已而向坐客取一戒指，出小盒一只，令客投戒指其中，加锁，令客并钥持之。自取小杵，盒盖上一击，戒〔告？〕客曰：“试启钥视之。”则戒指已失所在。已而召屋中人出曰：“此系请客，不可索钱，当并还之。又有客失去戒指一只，亦须为觅还。”反身出，一洋银、一戒指皆在盘中。

又取坐客小表一具，纳入小袋中，向石桌猛击，曰：表碎矣！”扪之，有碎玻璃声。中桌置一巨玻璃盘，中安莲花蕊一朵。已而向莲花蕊指挥，花蕊尽开，中立一人相拱揖，左手携所取小表还之客。

又桌中置盒一只，呼开则开，呼闭则闭，或作六次及三次徐开或径开。中出一人，跳出盒外，作一戏具，跳跃翻跌，然手不一离拿〔？〕。已而纳小管口中，则能奏乐应节；又纳烟管口内，则能吸烟。或曰：“此用电气为之。”

又出一小儿，用竹筐覆之。燃枪一击，则筐失而小儿立戏台对面门中。又绕至台上，置之正中桌上，仍用竹筐覆之，揭筐亦失所在。最后出一人，状如阿非利加丑人，虬髯而长，袭红衣。出三巨箱，大小相衔。先开视其小者，随覆之，加钥用皮条谨束之。举置之中箱，又加钥，系以皮带。又举置之外大箱，加钥，纵横约绳四五束。用两巨麻袋，先将虬髯者从足套入，上结绳紧束其口；又取一袋 空箱出人

从头套入，结绳其下，口亦紧束之。而后举而置之木箱上，用帐覆之。少顷开视，则两麻袋及两绳束置木箱上，而人不见。启箱三重，则此虬髯者曲颈拳手，卧内箱中，以箱长不逾四尺，而虬髯者长且七尺也。中国亦有此种戏术，侯登又多以电气机器为之，尤为奇巧也。

初五日　偕马眉叔往〔脱“谒”字〕噶士基、白兰尼夫人；二君皆驻京公使也，敬如、眉叔皆与相识。两度居此，未一通候，崇地山语及始知之。又莫拉得那、格吕南、荇得尔，及矿学总办多卜来，及总教习对布，及开苏尔士河拉布类斯，及意大里人舍路斯基，及翰林院中文教习德里问，即

舍罗斯基专藏铜器

李隆芳之东人也。舍罗斯基专收藏铜器：中国及东洋两处铜器大小千数百事，多奇品。顷又见所藏汉政和二年所造豆、登诸彝器。豆高约八寸，足为花纹，中空而盛脯者约厚二分，旁为铭，中涡为浅。其馀坳颈瓶、双井水池、日月尊、手摸壶，及银丝金点尊、罍、彝、鼎之属，则多明宣德中所制。一法兰大鼎，一巨瓶高八尺许，乾隆中制也。两次观览，欣赏不尽。闻吉罗福明日赴意大里，一往访之。晚为莼斋、听帆、春卿、湘甫、眉叔公邀至爱特园观剧。

对留学生的鉴定

初六日　礼拜。接刘和伯、罗稷臣、陈敬如三信。稷臣信以严宗光、李寿田、罗臻禄、刘步蟾为上选；以为李寿田船工不如魏瀚、严宗光、罗臻禄，算学不如陈兆翱、刘步蟾，驾驶不如蒋超英，然任艰肩巨，才足济时，诸人皆有不逮。陈敬如分储用之才、教导之才二项。储用之才：罗臻禄、严宗光、李寿田、林怡游、方伯谦。教导之才又

分六类：魏瀚、陈兆翱，总教习；郑清濂、陈林璋、杨廉臣，教习；刘步蟾、蒋超英，水师统领；（以下三项，亦系储备用）吴德章，总监工；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池贞铨，管理矿务；林泰曾、何心川、蕖祖琏、黄建勋、林颖启、萨镇冰、林永升、江懋祉，管驾轮船。罗稷臣分办理交涉之才、绩学之才二项。办理交涉：李寿田、严宗光、刘步蟾、罗臻禄、吴德章、方伯谦、林怡游、林颖启；绩学之才：陈兆翱、林泰曾、杨廉臣、陈林璋、萨镇冰。又水师统领一人：蒋超英；监造兵船一人：魏瀚；管理厂局五人：郑清濂、林庆升、林日章、张金生、池贞铨；管驾轮船五人：何心川、蕖祖琏、黄建勋、林永升、江懋祉。所言大致亦略同。

李寿田、林怡游、杨廉臣、吴德章四人在多郎学馆；魏瀚、陈兆翱、郑清濂、陈林璋四人在削浦学馆；罗臻禄、林庆升、林日章、张金生、池贞铨在巴黎矿学院：凡在法国十二人。严宗光在格林里治学馆；方伯谦、刘步蟾、蒋超英、林泰曾、何心川、蕖祖琏、黄建勋、林颖启、萨镇冰、林永升、江懋祉并分上水师船学习：凡在英国十二人。 在英法之留学生各十二人

吉乐福、德里问来见。德里学〔问〕汉学甚深，云研精于此二十三年矣，言《诗经》叶韵多与今异，中国古今音韵亦自不同。又言马贵与《文献通考、四裔考》，方位多淆乱，如扶南国名，至今莫详其所在。其所引皆在史册，往往取原文互校，亦时有异同，皆中国读书者所不能及也。又言："中国各种学问皆精，而苦后人不能推求。二十年前，法人 汉学家谈诗经及文献通考

精算学者推验春秋以前日食见之经传者无讹误，知中国习天文由来久远。近数十年来泰西研究光学，有得中国一古

透光镜

铜镜者，背为龙文，用光学照之，龙文毕见。疑铜质厚，何以能透光？求其故不可得。乃用化学化分，则铸龙之铜与馀铜各为一种。盖先铸龙，而后熔镜铜纳之範中，以铜龙合之，磨淬使光，铜合而其本质自分，故各自为光。始悟中国自古时已通光学。至中国医家用乌鬚草，鬚髮白者服之可使反黑，然久服则指爪俱黑。鬚髮、指爪各一事，而皆与皮肉相连，何以皮肉不与俱黑？泰西化学家固谓指爪、鬚髮一物结成，又知中国医家自古已谙化学也。"其言多足发人者。

曾纪泽随员五十人

晚接劼刚电报，知今日已抵拉布勒斯，随从竟多至五十人。正遣联春卿往迎至马赛，并以一书致之。

初七日　罗亚尔画馆约新正四日往观画（实为十二月十二日），由其帮办义敦具简。其画馆有议事统领，亦名尚书，前为格兰，今为侯登，两君并与相识。以在巴黎不及践约，属马格里函谢。又检出色尔顾斯林德赛请帖一纸，为葛罗文讷尔画馆约廿八日看画，竟未及函谢也（实为十二月初五日）。

传真电报

偕马眉叔至爱尔卜郎电报局，观达伦古新制电报传字及画并舆图。其法用铅纸一张，加书墨字其上。其传电报用圆筒，旁有口。黏铅纸其上，旁有推机安设鸡头，衔针缘筒画之。电气得铅即电[过]，得墨则不能过。而传电机器用硝强水纸以引电气通过，其遇墨处不能过。则传电者亦无电气引过。于是阴电气伏[伏字衍]（即磺强水）伏而

折回一周，仍合阳电气（即白铅），以发于硝强水纸而色变蓝。七秒工夫，环筒一过，而所传报皆发出纸面矣。其引电气之理同而术更简便。询之，每机器一副合五六千法兰，其传字可至五千里，窃虑其不能及此之远也。泰西至今亦尚无用者。闻武营画图通报，并图式传之，亦购及此等机器。泰西尚未通行，中国不敢遽信也。

英兵攻阿富汗分三路。北路出基伯尔，已至遮拉勒稗得；中路出古鲁目，已据稗洼尔山口；南路出魁达，已至百胜，谋进取刊得茂尔。阿富汗王阿密尔避至巴尔克，其子雅谷刊，闻已至遮拉勒稗尔。英人意在派员驻扎巴尔克、赫拉尔、刊得茂尔三城，专为防範俄人与阿富汗交通之计，亦势所必行也。雅谷刊之母为摩门得[5]人。阿密尔溺爱其少子，谋立为嗣。雅谷刊逃至摩门得，阿密尔召之归而囚之。英兵攻阿富汗，摩门得不肯拒战。比阿密尔逃出，雅谷刊乃出自狱中监国，战事当易了。阿什密尔为印度北藩，印度总督使之越山北，收取基尔拉尔地。类布尔前在印度云：“印度以雪山为限。然专守山南，无可扼之地险，不足恃以屏蔽。其势必兼有山南北，而后地势险阻为我有。”英人至是始用其言，谋使收基得拉尔，跨山以为固，然已逼近西域之叶尔羌矣。 阿富汗王逃出首都

初八日 为西历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之除日也。偕马眉叔及富哥、马格里，诣陆蒋尔画馆观画，故旧王宫也。所藏画皆百馀年名迹，大率罗马故事为多。其间意大里人拉非尔画一女相，值一百万法兰。西班牙人摩乃洛画一女 世界名画

相（传为耶苏之母），值八十万法兰。又荷兰人陆荓斯画迹亦多。所历十馀院，亦有数千年石像及国家所藏珍宝什物凡数院。其中梭克拉谛斯[6]石像，蓬髮虬髯。前有两巨石盘，相距数丈，能传声。盖圆盘能聚声，随势流越，又得圆盘摄而�councildren之，亦泰西格致之一端也。

苏格拉底

偕至阿非滃克里酒馆会饮。马格里言：“梭克拉谛斯，希腊人，言性理之学。或谓其心良善，而面貌狰狞，与心不相应。答言：‘我心本非良善，乃自以克治之功消纳之。’其生当耶苏之前六百年，而后于摩西。卒为希腊人鸩毙之，犹犹太之于耶苏也。”

马眉叔言希腊言性理者所宗主凡三。初言气化：曰水，曰火，曰气，曰空。至梭克拉谛斯乃一归之心，以为万变皆从心造也。后数百年而西萨罗[7]乃言守心之法，犹吾儒之言存心养性也。近来英人马科里[8]乃兼两家之说言之。英人始言性理者洛克[9]，法人始言性理者戴嘎尔得[10]，并泰西之儒宗也。

西塞罗　贝克莱　洛克　笛卡儿

又言：习公法者必通知剌丁语。以公法始于罗马，而拉丁文字实为罗马文教之始。故凡公法相传之语，多缘自剌丁。如言犹谛马登[11]（泰西言尽头语曰犹谛马登）、珥克希卦得尔[12]（泰西言钦命敕书曰珥克希卦得尔）、卜洛卜也得[13]（泰西言自家产业曰卜洛卜也得）、觉斯（泰西言本分应得曰觉斯[14]），皆剌丁语也。如此类尽多，非通剌丁语不能译。

习公法当通拉丁语

是日，接上海文报局十月廿日由英公司船发递一百二

号包封，内何子峨、黄泳清二信。马眉叔见示其仲兄相伯所寄信，言贵州矿务。云开矿之利三，其法有四，其治有五。贵州山多地硗，揆之天理、地利、人情，惟开矿能自赡，为黔谋者利一；中国五金之产多在西北，而滇、黔甲于天下，为国谋者利二；兵燹以来，贫瘠斯甚，尤应导以利源，为民谋者利三。然而不得其门，徒多旷事。开矿以前，须求捷径，而估成色，此钻地之法不可少一也；遇石钻石，遇水提水，此石钻与水龙不可少二也；矿砂不等，少者一千六百斤出铅十斤、银四十两为率，炉烬每石尚约二三两可提，使舂、刷、簸、炼得法，所获必倍，贫矿三百二十分之一，富矿一百六十分之一，此磨、筛、淘、锻之法不可少三也；既有五金，当求所以用之，荒坯运出其费巨，成器运出其利倍，此制造化色之具不可少四也。 马相伯言贵州矿务

至试办之法又有五。一曰成本：拟集十万金为十股，然而新法之费甚巨，而始事之效难揣，宜先协拨公费、酌减矿捐以为之倡，此治本之要一也。二曰用人：官商合办，各需一人，洋匠二人，此治人之要二也。三曰时限：拟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议续办，则尽本商议，官办亦偿给各项置用之费，此求治于事先三也。四曰矿产：凡有矿产宜听开采，西洋运出五金颜料皆无重洋〔税〕，所得矿产应听本商运售，免其所派，此当议于治先四也。黔中业矿之家不下数万，拟由本商收买发兑，以清矿务而一货价；又炉灶散漫不治，有碍民生，应请每年查勘一次，有不如法，立行禁止，此求治于邻矿五也。 办矿之法

矿山机器　所需机器，一、穿石钻每时幾转？能钻幾深？日日用之，能用幾年？二、穿地钻遇土钻土，遇金钻金，能及百丈以外。每时钻下幾深？其锅砧能否与钻石合用？三、水龙须及百丈之深，而提重并之，出水要多，举重要易。四、耆篩淘铸各具，外国向用水力，可以就地制造；铁臼、铁杆、分金炉等粗重之物，毋庸购取；惟有新法，亟宜访问。五、铸造之具五铸造之具〔重五字〕，鼓铸钱式机器，何国为良？

待梓之书，拟以算尺为先，后及数理、勾股、天文、地理、形化诸学次之，制造考工又次之，略分上中下三部。

凡论数理，始言作法，继言施用，终言创制变化之理。

又言："以诗书当声歌，以古人当朋友，以节劳减食当医药，亦尘世养生之诀也。"——所言并有理致。

其伯兄号少良，皆有才质。

初九日　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中国之元旦也。往见伯理玺天德。先由莫拉分列班次，首头等公使，次二等公使，又次署理公使，周围环立。伯理玺天德偕其国相堆弗尔、外部瓦定敦、户部良晒、工部茀兰西乃、商部对斯琅、兵部色来、水师部包杜乌、内部玛尔赛尔、教部巴尔都，次第就见叙谈。随至外部投刺。

总统接见各国使节

日意格以元旦邀饭，同席斯恭塞格、高底亚、倭里尔（克罗苏矿务学馆教习也），外黎纯斋、马眉叔及罗清亭诸人及马格里。

各国公使下，设立参赞，名曰恭赞乙[15]，译言参谋也，其职下公使一等，不常有。驻法三十馀国，惟俄国有之。

次曰塞克类推尔[16]，译言与闻机密事件，犹文案也，常分三等为之。以其间常有世爵通职，自备资斧为之，藉以游历考览，不领俸薪；往往以能自见，遇公使缺出即可承充，是以虚为之名，以示优异，因有三等之名。次曰阿达什[17]，译言随员也，不限员数，各以其才力分别职事，无有闲冗无所事事、虚领薪俸者。此中外本末之所以不同也。

接严又陵信，所举九人：曰罗丰禄，曰魏瀚，曰罗臻禄，曰蒋超英，曰陈兆翱，曰何心川，曰刘步蟾，曰李寿田，曰陈季同。而于蒋超英言管驾，陈兆翱言制造，独为全美于何心川；言志节，三者为无间然。所言尤精切。又见示罗清亭一信中，言雅斋者为游学诗，亦少年隽士也，未出洋。 严复评价留学同学

初十日　接到上海文报局十月廿七日由法公司船递到一百三号包封，内总理衙门（十月十三日英字三十号）及周筱棠、刘芝田、陈庆伯、罗小垣、易叔辉，及家信第十五号，十月十三日发。

印度欲使喀什密尔踞有基得拉尔[18]地方，以为外蔽。基得拉尔山名温都固斯[19]，即印度之异名也。出山口名曰巴罗吉尔，即接洼干境。洼干在阿富汗北境，再北踞〔距〕葉尔羌为近。是则印度雪山与西藏接壤，又绕出雪山之西北以接葉尔羌。英、俄两国包环西域而交会于葱岭以西，相逼亦已甚矣。 英俄两国包围西域

俄国噶罗斯新报谓：中国遣使俄国凡三事：一索还伊犁；一追取逋虏古里卑；一清理所占伊犁地界一百八十英里。而云中国之意，亦知索还伊犁之难，其后两事则谓甚 俄报论中国遣使

以银二万购阿古柏

易。左相亦尝遣人至俄营，许以银二万购取古里卑。此由不知西洋公法，以致有此举动。而以军饷不继之故，又令胡光墉为汇丰筹借一百七十万，计利约至一分二厘，视向时六厘之息加至一倍。仍按期给予银票，并准以票抵税。俄土交战时筹借军饷，亦尚不如此之急遽也。

黄茂材考察印度

丁稚璜前派江西贡生黄茂材前赴五印度游历，由蜀出藏，经历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各部以入印度，尚只窥得一路情形，于英、俄及西路各回部全局尚无与也，而已为中国创举。稚璜办事之才，终不可及。

杨文会

十一日　刘开生诸君以初十日夜半由马赛至巴黎，午后过谈。随员偕至者九人：杨仁山（文会，江苏人）、李敦甫（贵朝，四川人）管支应；萧介生（仁杰）、曹逸斋（愈昳）管文案；曾省斋（念祖）管医务；左子兴（秉隆）、陈莘耕（志尹）、联子振（兴）管翻译。又供事二人：李芳圃（炳琳）、王小锋（国治）。学生三人：杨如斋（淦，江苏人）、谢智卿（先任）、王钦轩（世绶）。共十三人。其间曹逸斋、陈莘耕、李芳圃、王小峰四人明日随同劼刚来巴黎。今日并开生为十人，因应〔邀〕一饭。

黄泳清回马格里电报言：梅渣所载新报，出自《罗斯占宜斯代利纽斯》，译言中国新报也。与前言《倭茀兰梅尔》新报又属歧出，而皆无踪影。刘锡鸿诪张为幻，其力能播弄西洋人。奇离眩怪，鄙人蹇运乃皆遇之，岂非冤苦！

腹痛

十二日　先夕与刘开生谈，饮食稍过。夜半腹痛，连及胃脘〔胃脘〕，吐泄并作。而所吐者清水，所泄每次一滴，

是以其痛日夜不能解。劼刚、松生就床隅一谈，曹逸斋、左子兴竟不能见也。洽席请黎莼斋、联春圃〔卿〕、马格里代陪。 曾纪泽就床前一谈

巴黎新报载崇地山至俄都，俄人视其国书为全权大臣，并非头等公使也，仅以二等礼款之。盖西洋头等公使名曰安邦萨多尔[20]，二等公使名曰米义斯特[21]，而米尼斯得又分二种：一曰米义斯得布来宜波登什尔里[22]（布来宜，译言权也；波登什尔里，犹秉权行事之意），一曰米义斯得勒西登得[23]（勒西登得，译名〔言〕驻扎也）。全权大臣实属二等公使之名。国书不径称头等公使，而为全权大臣之通词，亦太不加考究矣。

联春卿自马赛归，询问船务公栈由伦敦寄顿什物及住店情形，预为附舟回华之计，并得公栈一信致伦敦。其公栈曰梅萨施里伦敦分栈，管事者名曰苏尔士布尼亚，栈店名曰马赛鲁福尔客寓。劼刚带到周荇农、萧屺山、何心畬、陈渭川、刘慕韩、方右民、方子听、张云渠、欧阳伯元〔脱"信"字〕，并接金眉生讣书。陈松生亦递到健甫七侄一信。

十三日　礼拜。往巴拿新克客栈回拜刘开生诸君。开生与杨仁山均精通佛理，语及李眉生近刻《佛顶楔钞》一书，钱牧斋辑历代《楞严经》注而为之名也。因言：曾文正语开生求经典晓畅易知者，以《楞严合编》、《法华合编》进，文正曰："是难晓，再求其次者。"以《维摩诘经》进，文正曰："吾能晓其义。佛经轮回之说，吾不敢知，其言理实有妙处。吾谓佛氏言回轮〔轮回〕，是言不落轮回。有沾滞斯有轮回；轮回者，沾滞之谓也。恶人以积恶而有沾滞，善人 杨文会精通佛理 曾国藩谈"轮回"

亦以积善而有沾滞。有沾滞，斯有因缘；有因缘，斯有造化；有造化，斯有色相。佛氏超出乎造化、色相之外，其视万化万生旋转于二气絪缊之中而不能脱离迹象，是以谓之轮回也。”开生以为名言。

偕曾劼刚、陈松生及法兰廷一游洼得博郎园，随至法兰廷妹婿里得门处见其母、妹。晚邀罗清廷、林旭台、林仲明、池玉如、张丽浦小叙，皆矿学院肄业者。

十四日　莫拿来述外部之意，请予与曾侯次第往见。问："旧例然乎?"曰："然。"问："此何意?"曰："前后任各怀疑忌之心，以示别耳。"予曰："吾于此全无疑忌，同往何如?"莫拿对曰："如此更妙。"随请曾侯出一谈。

曾氏出示英轺日记

劼刚随出示刘生《英轺日记》，见者多惊其闳博，一二有识者亦颇能辨其矫诬。予取读之，而后知其用心之狡诈。其所谓闳博者，多祖述马格理、博郎之言，并无所谓心得。而其推衍人伦之旨、仁义之言，一皆以济其逢迎诡合之术，是以识者能辨知之。然其所述，皆在英时事，朝夕与我偕，直是一用其变诈，无一可倚任之语。如禁烟会多尔德、德尔讷尔；议绅布妥玛；及与波斯公使议论；及与师丹雷辨论喀什噶尔事，引马格理之言为据；又载师丹雷茶会（谓我属渠赴会）；且述其拒喀什噶尔使臣之言以语我，且告之"国体宜尔"。皆用其矫诬之词，为媒孽之术，他人不能知也。又述《瀛寰画报》摩里之言、阿尔兰梅尔多森之言，皆妄自夸诞，无复廉耻之言，圣者亦无如何也。

十五日　为西历正月初七日。偕曾劼刚、黎莼斋、联

子政诣外部见瓦定敦，莫拿、法兰廷先在，寒暄问劳数语。劼刚以英语酬答，瓦定敦大喜，谓能知英语，则法、德二国皆可推类知之，相与握谈甚畅。出使以通知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无可疑也。同诣日意格。旋偕联春卿，诣教皇公使益玛斯、英使莱雍斯、俄使叫尔那苐、德使叫恩诺爱、日使摩尔冷、奥使博斯德、意使盖特、土使巴夏亚弗；其二等公使，惟瑞士盖尔讷、美使诺意、典瑞〔瑞典〕西贝尔勒、日本塞末西玛就便一往，为相识也；馀皆托联春卿代投刺辞行。日本参赞苏滏基，见贻日本书，思一见之，亦值外出。所见惟英使莱雍斯而已。意大里、瑞士两使亦思一见，而皆外出。存票一千八百佛兰留联春卿处，托购什物。驻英美使卫拉士请茶会，并带见其国提督二人，曰葛兰德，曰那爱斯，未能往赴也。 曾纪泽以英语酬答

十六日　由拉嘎尔谛罗尔车行附轮车至嘎里海口赴多发。大风，寒甚。晚抵车林壳罗斯车厂。 由法回英

曾劼刚见示张经生（焕纶）上海所上条陈六则：一曰固结英好以弭俄患；二曰开诚布公以泯行迹；三曰暇时延见西儒，以备咨访；四曰机器利钝、价值贵贱宜随时采访，以免欺伪；五曰机器之外，选择西国政教书籍，以备采择；六曰与英国妥商禁烟之策，以福中国。于交接洋务未能尽其窾要，而于洋情为有得矣。然知洋情之为然，而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其章程未抄 评张焕纶能知洋情

送，而语殊可采。舟行不敢观书，至多发登伦〔轮〕车始得一阅之。

中西字音之偶同者

是日所坐轮船名“浮摩”〔24〕。西人译之为水上浮沤，中国亦谓之浮沫，此亦字音之偶同者。

十七日 曾劼刚见示《归朴斋诗钞》戊集二卷，所录皆近体也。上卷文正公手批，而栗诚为序之卷端。其诗取径不逾中晚唐，而格律自近老成。栗诚序其“飘逸绝俗，秉之天资；精湛入古，由于绩学。”殆不虚也。

曾纪泽诗

《山居春日晨起二首》云：铜梁东岭三千仞，桃树西岗千尺强。陋室枕山殊不恶，低田蓄水莫愁荒。连林雨过栟榈绿，小苑春深蛱蝶黄。舍北老人无一事，绕塍相与久徜徉。〇峦嶂周回一径幽，平田百亩近先畴。自饶野屋成天趣，长与邻农作胜游。密树晨晴方噪雀，小溪春涨劣容舟。夷然吟啸今忘我，那复关心到九州。

《怀人三首》云：高士襟怀豪侠骨，英奇自与人殊科。雄军三战江淮海，馀事兼长书画歌。坏塔风雷摇铁马，颓垣荆棘露铜驼。酒酣触景泪横臆，老有馀锋曜太阿。〇大辩雄谈骇天下，江河一决数千言。从知隽论难为赏，俯视群流益自尊。曾任礼官陈俎豆，出参戎幕走乾坤。十年嗜好消磨尽，尚爱花骢属锦鞬。〇眼前吾见风流伯，西蜀李侯谁比伦。字尚侧锋能绝俗，诗非险语却惊人。冰壶朗澈无藏影，玉树高标不染尘。闻道为官苦羁束，觥筹犹作旧时春。

《侍霞仙丈池上夜话》云：万里尘沙一笑空，摩天黄鹄

谢樊笼。指挥泉水添新沼，检点歌吟益旧篇。宵影射眸花映月，秋声盈耳竹生风。幾年旋斡乾坤事，付与时人代记功。

《九日偕栗诚弟登鹤鸣山，时方病湿疮，而弟下第》云：好山葱倩日当门，峰嶂玲珑草树繁。秋雨重阳寻石窟，天风万里荡云根。固知阮籍工长啸，岂有刘蕡悔直言。六凿相忘千虑静，不嫌斑驳起鳞痕。

《过武昌》云：先皇癸丑暮春初，发轫京畿奉板舆。此地空城馀爨火，逢人羽檄走军书。重经江汉双流水，历览英贤百战墟。中夜笙歌喧九市，荆榛瓦砾岂全除。

《七月七日游元武湖，荷花尚多，望日重至，凋谢尽矣，赋呈同游诸君。廉昉苦多睡，前后游皆不与，并以调之》云：舞阁歌堂一炬空，长蛇封豕十年雄。扬尘东海时三变，洗甲南都日再中。小艇独凌千顷碧，残荷犹见万花红。西风幾夜催零落，百亿莲房饷醉翁。〇山头旭日照君榻，天末凉风吹我襟。闰岁入秋无酷暑，晴云当昼结层阴。东关古渡名桃葉，南国群贤会竹林。闭户新诗如泼水，可能悬和乐游吟？

《九日喜张廉卿至》云：碧桃成实海为田，一别先生十五年。京国雍容寒月夜，江湖邂逅暮云天。品高黄菊花争冷，文老丹枫葉喻妍。肥遁著书成幾许？开扃吾与次韦编。

《送刘廉侯南归兼示伯固》云：元方抚剑作雷音，哲弟高歌倚素琴。德性委蛇垂佩玉，丰标凝重铸精金。五年别

子青天远，双鬓愁予白鬓侵。佛钵昙花空一现，枉劳存问意何深。○飙轮激箭注江干，握手清溪一笑欢。灯烛共光宁易得，尊罍入手莫辞乾。高谈往往寒更尽，嘉会匆匆好梦阑。归省高堂双白发，好凭尺鲤报平安。

《读刘霞仙先生尺牍有感》云：万里狼烽敛毒烟，乡闾未识中兴年。无端税亩同加赋，终岁〔脱"严"字（据《曾惠敏公诗集》）〕兵筹戍边。驼说养民如种树，聃言治国类烹鲜。高风夐绝谁能赏？虚有仁言载简编。

呈郭筠仙丈四首

《题张力臣小像，即以志别，兼呈郭筠仙丈》云：汨罗江亦洞庭源，中有佳人我所尊。北极沾恩曾霢霂，南箕腾谤任嚣喧。骊驹万里神明属，嘤鸟三年笑语温。待报萧朱真结绶，可能降志就高轩。○台澎三古宅狼貙，圣代文明渐海隅。瓯脱从今非隙地，矢光何日耀威弧？闻君颇解狄鞮语，昔我曾披王会图。学博各宜甘豹隐，技成莫幸有龙屠。○先子神交不数人，东南竹箭美霜筠。与君道义诗书好。匪独枌榆里闬亲。宦海人间原浩渺，卿云天上自轮囷。流分清浊从来忌，端赖林宗护荐绅。○顾兔踆乌不可羁，秋风容易别离时。雕虫篆刻留相赠，神马尻轮方自兹。蕉叶输君经日坐，杏花约我仲春期。归来更赏家园景，也洗缁尘倩画师。

《别舍弟栗诚二首》云：天教法护剧奔驰，却放僧弥尽孝慈。栈豆羁身容可免，觚棱泥首未宜迟。夜床风雨相要约，春草池塘起梦思。待祝萱堂千万寿，与君同赋碧桃诗。○江汉淮河路正赊，秋风尼我洞庭槎。家园粗粝良多味，

人世波澜信未涯。寄予新诗歌坠雨，羡君长啸醉流霞。蜡霜烟外勤浇水，看放归时满树花。

《次筠丈赐诗原韵》云：诗礼无由更过庭，轻将薄植贡王廷。孤舟又渡重湖碧，人世知逢幾眼青。海国谋侵荒服地，天山诏起少微星。公来我去缁尘里，魏照何年再执经？○长江千里苇航通，乍敛炎威细雨濛。新月幾时来作伴？醇醪破寂近无功。梦中叨赐牛心炙，腕底能回鹢首风。觉后高歌谁见赏？绿瞳丹脸一渔翁。 次筠丈赐诗原韵

《怀李眉生》云：牙樯飙迅三千里，心绪萦回十二时。自有先畴邻碧水，却承勋荫拜彤墀。卿云甘露时方泰，流徵清商和者谁？铅椠纵横天所与，胥台一客是吾师。

《将至苏州访李香岩，先投以诗》云："连宵好梦在瞿园，盘琖纵横笑语温。打鼓发船惊我觉，挥毫落纸与君言。雲迷大泽龙蛇蛰，日冷高门燕雀喧。剩有谈锋健犹昔，各疏黄济辨清浑。

《过天津谒合淝伯国〔相〕作一律柬吴挚甫》云：火轮飞过碧琉璃，黑海云开见帅旗。南霍有灵通帝阙，北冥回首望天池。鹍鹏六月持难息，虎豹双交变已迟。直谅似君宜有赠，韦弦何物是吾师。 过天津谒合淝伯相

《中秋怀黎莼斋》云：一物不知儒者耻，百年长健古来稀。心惊节候弦催矢，手写图书墨染衣。尽扫鼠肝虫臂见，去从燕颔虎头飞。海天寥廓容黄鹄，中路难归且莫归。 怀黎莼斋

《有感而作，叠吴桐雲韵》：梦逢仙伯与疑年，生在羲

皇御极前。姑射为山初覆篑，蓝田种玉未开阡。学徒分布瀛洲岛，谪降犹居兜率天。试问金丹更无诀，长吟永啸已腾骞。

寄怀郭筠仙丈

《寄怀郭筠仙丈叠前韵》云：醴泉甘露中兴年，象笏鸾旗便殿前。长府自应仍旧贯，井田谁敢议新阡。人生毁誉亦由命，世事乘除休问天。但信唐虞登稷契，莫疑陈蔡困渊骞。

《题周荇农丈〈思益堂诗集〉四首》云：木落蛩吟悲晚秋，荒园茅舍小于舟。贪从蟫蠹争馀味，痴就虫鱼策远猷。仆睡强留灯作伴，岁饥行借斛量愁。键门研诵濂溪集，一洒烦襟豁倦眸。○卿云五色神鸾迥，太华三峰秋隼翱。名世文章多绚烂，昂霄风骨自雄豪。雌黄腾谤南箕翕，清白扬辉北斗高。烧取一篇和蜜饮，勉收凡卉读离骚。○图籍纵横酒戗深，兴酣抚剑作雷音。何堪大厦栋梁任，自保岁寒松柏心。史氏贵兼才学识，释家常说去来今。夙因不证蓬莱果，却对天山放浪吟。○先子骚坛建鼓旗，涪翁奇崛是严师。不敏请事斯语矣，下士闻道大笑之。时论尊唐常抑宋，吾生承冶不为箕。舍南署榜称双井，欲向东坡丐小诗。

《送黄汉仙驾部入蜀二首》云：横说诗书纵六弢，岂徒文采冠吾曹。醉携樽酒邀明月，梦席天风挫怒涛。奋翅缁尘黄雾表，昂首玉垒石门高。筹边楼在风流歇，新葺椽甍待隽髦。○先子星轺驻桂湖，酒阑题句示新都。秦山蜀树自朝暮，竹蝶枫鸦今有无？辙迹所留云在眼，弓裘未绍雷

盈颅。他时秋水荷花候，君与描传粉本图。（先大傅道光癸卯典试四川，过新都桂湖杨升庵修撰故宅，题诗五首，有句云："翠竹偎寒蝶，丹枫噪暮鸦。"又作楹联云："五千里蜀树秦山，我原过客；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

《以旧体杂文示张芗涛太史赋呈一律》：砚田无获不甘贫，笔阵犹思鼓两甄。与管论天蠡论海，学雷鸣夏鸟鸣春。多君直谅信吾友，希古文章谁与伦。护壤百传终苦窳，愧无堇埴问陶钧。 与张芗涛

《与张芗陶论春秋三传，微有驳议，又作一首》：湘绮楼中经学昌，颇讥盲左右公羊。一辞游夏犹难赞，三氏春秋各有长。墨守本无坚壁垒，丹成不愈旧膏肓。数端疑义传千古，待质君家丞相苍。

《次韵答汤小秋》云：巷尾蜗庐小似舟，落枫残菊送三秋。苦遭黄雾缁尘涴，回忆清溪白石游。炙輠万言倾笑语，盍簪几日纵觥筹。雄谈惊坐吾能和，俊句宜人子独优。〇久从猿鹤陡孱颜，忽逐鸳鸾点末班。世变无穷天海表，诗情常在水云间。醉歌新曲玉连琐，闲爇沉香金博山。更向梅花寻好句，篇成邮寄秣陵关。

《为梁曦初侍御题张君度山水直幅》云：我家涟水入湘川，叠嶂攒峰拥数椽。三径壶觞成契阔，九衢车马逐喧阗。缅怀写月图霙笔，小结樵林钓泽缘。执卷还君入行箧，长途晴霭起非烟。

《寄李眉生徐州》云：我发彭城二月发〔朔（据《曾惠敏公诗集》）〕，迁延不发与君期。期君不至行相左，兹会无

缘后岂知。离合真如盘汞走，欢愁等是隙驹驰。何当更试君房墨，为写寒山峭石诗。〇民隐军储万绪棼，江淮千里况尘氛。风声鹤唳时闻警，雲起龙骧共策勋。问作诗歌酬壮士，怪无消息慰离群。悬知凭眺南楼上，不乏飞鸿向楚雲。

送四妹归郭氏呈筠仙丈二首

《送四妹归郭氏呈筠仙丈二首》云："夜半天东起瑞霞，笙钟环绕七香车。穿林戢戢竹初笋，照眼纷纷梅自花。室揽众山来户牖，田留数顷课桑麻。借斟卮酒酬吾妹，庆汝于归积善家。〇刘公两鬓早成霜，德业与公诚雁行。缟纻幾家相许与，关山万里各行藏。鸣鸠乳燕春将及，风虎雲龙事未央。颐性林泉真早计，东山何以慰我望。

《寄吴竹庄》云：男儿三十解惊秋，钟鼎山林两未谋。炙粿雕龙留笑语，尻轮神马得归休。关心世事今沧海，屈指友生君白头。江上往来舟似织，邀谁烂醉阅帆楼。

《新居二首》云：朝游廛市暮林泉，碧水红尘都有缘。但得琴书常供养，不嫌车马日喧阗。扫床小睡清无梦，拂几凝思静欲仙。会买竹秧三百本，春来为种北窗前。〇酸鹹嗜好谁能无？种菜养鱼聊自娱。小叶昌蒲舒凤尾，修茎粉箨长龙雏。室依空谷吟成响，池有流泉旱不枯。世变沧桑驰圣哲，天生丘壑置羸驽。

次韵郭筠仙丈由粤东假归述怀留别

《次韵郭筠仙丈由粤东假归述怀留别四首》云：独运蟠胸十万兵，建牙吹角五羊城。三年威惠孚殊俗，一代文章副盛名。南徼征尘头早白，西风归棹月初明。纵横万象浑无系，卓荦观书二尺檠。〇古来勋业出清流，玉尺空横是

隐忧。自有群贤称楚宝，更无速化似齐讴。从知屠狗能为将，行见烂羊虚得侯。此意公常三叹息，长篇封入致书邮。〇卅年老友鹤鸣阴，秦粤相望棨戟森。有叟桂冠仍鞅掌，羡公投绂已山林。频年金鼓犹雷震，圣代恩波似海深。近日元侯让开府，何当俯顺老臣心。〇一劫成灰百万家，桑田东海尚无涯。不闻青玉可为案，但见黄台方摘瓜。幽谷三春赓伐木，洞庭八月泛流槎。键门三复廉颇传，怀古长歌白露葭。

《苦雨叹三首》云：六十年前丁卯岁，禾苗旱死吁无遗。每闻父老占农事，常恐凶荒似昔时。苍昊降灾宁有例，愁霖经月亦难支。可怜舍北秧青处，昨月化为三顷陂。〇舍南浅井是真泉，足溉山根十亩田。似有蛟龙宣湿气，颇嫌蛙黾出庭前。举头雲雾低如压，满眼莓苔百不鲜。苦忆城西吴训导，可堪镇日长酣眠？〇中原困兽犹能鬥，丧我雄师千许人。小队未成鹅鹳阵，将军已遣雲雷屯。连年薪米同珠桂，数道烽烟剧楚秦。世事定知何日好？键门一醉动经旬。

《呈外舅父刘霞仙先生》云：超超麟凤出苍冥，藉藉声华澈帝廷。三峡新军喧鼓角，五年伟绩著丹青。人间谤议南箕口，天上辉光北斗星。春水白雲归去好，心闲久已忘钟铭。〇洞庭春涨走蛟龙，雨过蒲帆趁好风。小艇近维杨柳岸，故园重见蕙兰丛。半生宠辱身何预，七字诗歌暇益工。我自狂吟漫无律，深惭李汉侍韩公。

《题尹金阳〈苍茫独立图〉》云：尹子丹青与化俱，众生

指下判荣枯。近当樗散亡聊日，自写苍茫独立图。大海波涛揭地起，高秋云雾漫天铺。举头四望浑无物，梦想人间顾与吴。

诣外部商先期告辞

十八日　诣外部见旁斯茀得，与商先期告辞。以闻君主住阿斯本行宫，二月杪乃回温色行宫，朝会之期，约在三月，阿思本宫远距苏士阿模登海外，须由海道往见也。旁斯茀得允商沙乃斯百里，再行回报。是日，沙乃斯百里适回伦敦，德使敏斯达及土、法两国署公使并相就求见。接黎莼斋、联春卿信，勐刚呈递国书已定今日日期，抑何速也。

十九日　接上海文报局十一月初五日发递一百四号包封，内江海关详报递送文报局纸张工役开支章程一件。

马格里觅得西洋近刻西亚细亚地图，盖为阿富汗交战事也。英兵三路，北曰基伯尔（从印度伯夏洼尔部进兵），中曰古鲁目，南曰魁达。阿富汗全国地势，已囊括而包举之矣。又令喀什密尔西并基得拉尔。基得拉尔附近阿富汗，别为一国，与布哈尔壤地相接，并距葱岭之西，逾岭即叶尔羌地。而俄人所据之基发，亦与布哈尔相接，其南皆沙漠，至麦尔茀即与阿富汗交界。英俄交争于亚细亚之地，其势趋重印度，而必以阿富汗为枢纽。印度诸部并于英人，浩罕诸部并于俄人，中间壤地相距千馀里，英、俄必争据其胜。西域诸回部，殆无复安枕之日矣。

英俄交争必以阿富汗为枢纽

二十日　礼拜。新报载：德国毕斯马克立法严禁私会，并及新报及议绅之诋毁朝政者，欲于两议院专派三十人稽

查，有诋及朝政即捕系之。德人大哗，谓如此不如竟废议绅。至是始知德国之立议政院始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盖甫及三十二年之久也。西洋之设议院，实创自英国。各国以次仿行之，而德国为最后。其间有利亦有病，民气过昌则主权日替。德国谋收主谋〔权〕，毕斯玛克遂欲以一人之力，遮遏一国人之势使不得相抗。操之过急，则将溃而四决以成乎乱，操之缓则终无济也。蒙意德主于此当急下罪己之诏，勤问民疾苦而宣布之，俾知君民所以相维系之意，以冀相与感化，维持于不敝。纵不能遽如英国之阔大，一切包罗孕育之，要亦须有以固结民心，涵濡导化，未宜更激之使动。毕斯玛克于此，倘亦所谓不学无术者哉？

议院之设有利有病

批评俾斯麦遏遏民意

廿一日　与马格里赴铿尔谛茶会，前香港总督铿尔谛之从妹。铿尔谛现调新金山魁英斯兰得总督，与哲尔威斯同官而各不相属，与印度之有统辖者不同。旋过美使及日本使，皆不晤。

驻俄英使罗弗尔得与廓觉阔夫互有辩论，其气各不相下。新报略载一二端。廓觉阔夫诘英国："助俄古碑洋枪千杆何意？"罗弗尔得询之沙乃斯白里，回言："无此事。弗寨斯由印度至喀什噶尔，自送猎枪六杆，与国家无与。"罗弗尔得因诘廓觉阔夫："遣使阿富汗何意？"答言："此两国往来之常。俄国管辖人民八百万，为自立之国。此非与国所能致诘也。"罗弗尔得言："此亚细亚一洲两国最关紧要之事，但立有盟约，岂能不一诘问？英国君主管辖人民二千万，各

驻俄英使与俄人互相诘论

能自主，即各有应守之约，应主之权。从前询问遣使阿富汗一节，谛亚斯答言‘无此’。今据所言，是前后自相忤也。所言为不诚。”廓觉阔夫言：“谛亚斯当时容有不知。”各国交涉事宜，驻扎公使皆得致诘。录此以见一端。

俄人暗助新疆叛部

俄国电报言：哈吉目刊都拉由福尔巴纳进入喀什噶尔。哈吉目刊都拉，即前与雅古贝之子古里贝争立者。现由俄地回据喀什噶尔，其为俄人暗助，万无可疑。新报亦言：与中国交界之俄官，曾会晤中国塔尔巴哈台大臣，通知该大臣：俄国以俄商一人无故被戕，欲派兵一队至塔尔巴哈台，保护俄民。此两节关系西域大局不小，阅之怃然而已。

决计令梁夫人一见女王

廿二日　接沙乃斯白里信，示见君主之期，当以礼拜五赴阿斯本行宫。以梁氏随行数万里，一被参于刘锡鸿，再被参于张佩纶，不能为荣而只为辱。乃决计令其一见君主，归为子姓言之，足证数万里之行，得与其君主相见，亦人生难得之际会也。

接黎莼斋信，传示刘鹤伯致《申报》馆钱星伯一书，所言尚尽情事。而刘鹤伯以《申报》馆主笔为钱星伯，黄泳清又以主笔为沈宝山，大率主笔者当不一人也。

深受马格理之累

廿三日　得弗里玻璃店与马格里关通为诈骗之局，德在初又于其中构成之。令凤夔九诣询两次，一意抵赖，不复以情理论。此来深受马格理之累，诸所交涉，皆成恼愤。天于此遣一刘锡鸿相贼伤，亦云酷矣，而牵连以有一马格理。实薰蒸于刘锡鸿之积恶以与之化，无事不承其

害，使人茫然莫测所由。然其弊皆坐不通语言，是以出充西洋公使，以通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 深感不通语言之苦

致李丹崖信，并抄开设学馆及举荐出洋人才两咨稿送阅。以丹崖心嗛严又陵，日意格又心嗛罗青亭，两监督心不乐，而予皆登诸荐牍。于此又添一议论，然要皆时运之所值也。

廿四日　伦敦女士倭里巴尔见贻所著书曰《桑达克来斯低拿》[25]，盖希腊语也。桑达谓圣，克来斯低拿谓耶苏也。其书盖论教旨，与希腊罗马古教异同，亦泰西讲学之书也。 伦敦女士贻所著书

罗马初为得罗尔[26]国，一名伊里恩[27]，立国马拉海南。希腊攻克之，其遗民逃至罗马。其时居罗马者意得罗亚里也。伊里恩人始于此建立罗马国。

泰西诗人以希腊何满为最，罗马费尔额尔[28]次之。两人各著书言罗马原始。何满书曰《伊里亚得》[29]，纪伊里恩王掠得邻国一公主，美艳绝伦，公主拒不从。希腊因兴问罪之师，围攻伊里恩，经年始克之。盖纪事诗也。其时泰西尚无纪载，以何满诗详其事，泰西相与传诵，遂据以为史录。其后费尔额尔著书曰《意拟亚斯》，则叙希腊攻克伊里恩，其国人名意拟亚斯[30]者，负其父安开色斯以逃至西舍里，又转至罗马。其后生二子，一曰洛莫勒斯[31]，一曰里麦里〔斯〕。洛莫勒斯始开罗马城。罗马原始，得两诗人纪载而始详。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维吉尔史诗伊尼特

倭里巴尔博通古籍，所言耶苏教旨，而希腊、罗马文学始末皆详著之，亦所谓好古能文者也。

接曾纪〔劼〕刚信。并发递总理衙门公文三件（一、法国移交器具、银两；一、移交随员衔名；一、咨査核上海两次《申报》。二件十三日期，一件十八日期）；直督、江督公文四件（又加：请查《申报》馆华人诬造谣言）；上海道、上海县札二件（一、査上海两次《申报》；一、参赞黎支家银两分别扣抵）；并寄周筱棠信一件（凡言三事：一、辨《申报》之诬；一、驳正《英轺日记》之谬；一、驳正德使咨辨滥支经费）；外寄唐景星信及家信第叁拾号，及寄子瀞侄浙江一信。

请查申报诬造谣言

廿五日 与张听帆、马格里同赴阿思本行宫告辞。西洋通例：接任公使呈递国书，前使陪行以示告辞之意。而据新报：君主往阿斯本行宫，至二月杪，始回温色尔行宫，朝会之期当以三月，是曾劼刚接见尚未知何日，其势不能久候。闻阿斯本行宫山水尚佳，欲就便一往观，因与沙乃斯白里商定，携带家室诣阿斯本接见，一践前约。君主欣然允许。

携梁夫人赴行宫向君主告辞

以巳刻至维多利亚车行，由其国家预备专车，送至波斯穆斯。予与听帆及马格里一房，家室一房，沙乃斯白里一房，外无他人。上"怀苏亚尔魁英"小火轮船。船主曰华尔克勒尔，次曰歪烈，相待至恭。阿思本行宫在歪得岛，洋语曰爱尔阿甫歪得，横约百里，纵百二十里，狭处四十里。地势逶迤，树木丛密。君主以其坐车二乘，迎于舟次。出入林木约三里许，至阿思本宫。宫官家尔得拉尔导入一厅。世爵夫人巴尔克亦导家室入一厅。予就视之，则君主治事厅也，以闻中国妇女步履艰难，因使坐候于此，而君

梁夫人坐候君主

主以次就见。

初见家室，相与慰劳，告以远方劳苦，必得少坐饮食，兼指示其三公主毕尔得立斯曰："此公主也。"亦相与问劳。次至予所候厅，相与鞠躬。因言："闻将回国，心殊歉然，未知以何日启程？"答言："约在半月内。"又言："远道来此，心甚感激。"答言："托庇宇下，已届两年，现因销差回国，必得恭诣告辞。"又言："甚喜一见，且得接见钦差类里。居此日久，常思一见不可得。若径归去，未免使人伤心。"答言："中国妇女无朝会之礼，所有盛典概不敢与，今旦夕回国，以私接见，得蒙赏准，实是感悦。"又言："愿祝一路平安。中英两国应得交好，甚愿此后交谊日益深固。望以此意达之中国大皇帝。"答言："承君主盛意，谨当代陈总理衙门，奏知大皇帝。"因相与鞠躬而退。 女王与梁夫人谈话

家尔得拉尔问马格里："钦差类里能同席乎？"马格里告以中国礼不同席。家尔得拉尔言："如此，当别设一席。"已而巴尔克太太邀予至所设席处，环立妇女六七人，询之，皆世爵夫人也。其间名费克斯者告予："去岁温色宫曾同席。英例凡三月一值班，幸又相见于此。"于是随同巴尔克至饭厅。沙乃斯百里、宫官、命妇咸集。家尔得拉尔语予："四太子立约波尔告言：钦差饭后须通知。想是欲一相见。" 分别设席款待郭氏及梁夫人

饭毕，因导见四太子，形貌极清秀。诸太子皆充水手兵官，而四太子独以文弱不任武事，读书甚富。言："两年未一相见，心常抱歉。兹闻其将归也，是以愿承间一见。" 四太子接见

答言："甚喜一见。兼闻四太子学问宏富，愧未能以时求教。"笑言："此钦差夸奖之词，甚愧不足当此。"因询行期及路程迟速，及能坐船不为苦否，意甚勤勤也。

与北极探险家谈话

回至船，与华尔克勒尔谈十馀年前曾至冰海，问："至北极若干度？"曰："七十七度。"予谓："视前岁至冰海者尚差五度。"曰："前岁凡历八十三度，实多六度。亦实由耽延日久，不能前进。若非耽延，尚可多历数度。"问以耽延何事？曰："到处掘土成堆，纳所著日记其中，以示来者。以来游冰海，皆不能作生还之望，希冀来者犹能知其踪影也。"问所见何事？曰："尽有至常而至奇处。至一地，见有铁工炉具，而其地故不产铁，亦无冶铁者。"问："亦有人否？"曰："其人皆顽浊，沿海捕鱼为生，而去所居十馀里外，即不能辨南北。"问："有何物？"曰："白狐、白熊最为美品。"问："舟行乎？陆行乎？"曰："初皆舟行，遇有岸地即上。以次北行，忽为巨冰截断其船为二，船人相与履冰行。冰端亦有居民，驾狗为车。凡坐犬车六十馀日，周回转折，得遇便船，乃幸归耳。"问："将以何为？"曰："是欲穷究北极尽处。每探一次必越数度。数年后，必能踞地顶以览八极，亦是一快事也。"

冰上居民驾狗为车

廿六日　接上海文报局十一月十二日由法公司递到一百五号包封，内黄泳清及十一月初四子瀞侄二信。子瀞现仍回宁波厘局，因奉化之濠河局滋事，属往整顿，而一意以销弭了事。酿患日深，诚惧无以善其后也。致曾劼刚一信。又接李丹崖、联春卿二信（廿四日发，廿七日到）。

是夕，马格里邀赴来西恩阿摩戏馆，观所演舍克斯毕尔戏文，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其戏馆新创成，世爵夫人百尔代得顾兹捐资为之者也。 观莎士比亚戏剧

晚归，接赫德及得罗姆二信。得罗姆见贻阿伯尔里莫萨所著《噶丹史记》，云：阿伯尔里莫萨精通华文，《噶丹史记》盖论中国荡平西域事也。 噶丹史记

廿七日　礼拜。贝尔治、罗伯逊、旁斯茀得次第过谈。旁斯茀得告言："前照会科仑比亚华人身税一节，当据来文行知铿尔达总督。现任总督罗尔恩，即阿尔该尔公之子，尚三公主者也。顷据回文言：科仑比亚按察司令华民无出此种身税，以该处议绅不能以私意自定章程。如必派勒此项身税，当与议绅同就按察司（名噶里）处断。罗尔恩既得外部文，亦拟禁止科派，数日内当据来文照会，特先通报。"予因为之致谢。 英属北美停止征收华民身税

贝尔治为博物院考求东方学问者，尤熟于挨及、巴比鸾[32]古事。言："巴比鸾字学皆用'△'，由一至七八，或横或侧，亦如中国字学之有横、直、点、撤。往时刊洛费尔[33]人（日耳曼国名，今并于德）格罗谛芬至波斯古都城名白尔塞波里斯[34]，见石壁作'△'文字，今就其文推考波斯年代，至诸王名。波斯自古为大国，自称'王中之王'，犹言各国中之最尊重。因推其文，推知其所自名，以得其历代事迹，始悟其时，用巴比鸾文以纪国事。盖波斯、阿西里亚[35]（国近犹太）、米里亚[36]（国近裏海）三国文字同出一源，而巴比鸾立国最久，诸国多用其文纪事。因又推求波斯古 巴比伦之楔形文字

事，以通知巴比鸾之文也。”

予谓：“巴比鸾之文用‘△’，印度梵书之文用‘〇’，文异而法实同，惟挨及古文与中国字书为近。”贝尔治曰：“良然。中国字兼会意、谐声，其会意之字居左，而变化在右，一准其声为义。如金、木旁各以其类从，是会意。金旁之右作‘同’为铜，木旁之右作‘同’为桐，音同而因取声以证其义。挨及古书亦多类此，所见‘□’类字甚多。”

贝尔治谈中国文字会意谐音

问：“挨及石柱锐顶何义？”曰：“当时尊信火教，所祀太阳也。其神曰阿曼[37]。如日光射处成一道光，而光尽处常有尾而锐，立碑以象此也。”

建议中国治兵事

“吾意宜先立学”

因论：“此来欲告钦差：中国宜急求自立。”问：“何以见教？”曰：“宜治兵事，以御外侮。”曰：“中国重文轻武，武官常所贱简，吾意宜先立学。”贝尔治曰：“此本计也，宜求太西武官上品，为之讲习。”予曰：“此不易致，且先分立学堂，从浅处求之。”贝尔治曰：“觉米尼[38]兵法不可不考求。近德人砚摩尔克[39]论兵法尤详，钦差当求其书，令中国肄习之。”且谓：“吾英国人，盼英国之日见昌盛。其次则盼望中国，以中英实有交相维系之谊也。”闻之，深为怃然。

讨论大炮爆炸事件

语次，问及马尔他岛水师船有炸炮事：“武里治铸炮精益求精，何为有此？”贝尔治言：“现在武里治各官及各学馆学师，考求制造化学，讨论此事，尚无定见。或言炮口有障碍，或言武里治炮内膛用钢条叠成，其中杂有沙质。以予观之，现用新法，子、药并用机器灌入内膛，机器转轮或弱，子、药两者中离，未能紧贴。火发后，推子无力则横

激，非炮身所能制也。其受炸之故，必由于此。”

是夕致李丹崖、黎莼斋二信。

廿八日　李克、谛盘生过谈，云以亚细亚学问会来伦敦，将宣述中国文字原始。盖泰西学问，皆设立会馆讨论。东方会有专理商务者，有专讲学问者。里克所述，则学问也。皆先期报明所讲说，由会馆参赞示定讲说之期，多者亦不过三四起。每月一会，各以所报先后为次。或有要务会商，则于其月增加一集会之期。同会五百馀人，皆考求东方学问者也。总其大要凡四：曰中国，曰日本，曰印度，曰挨及；其蒙古回部诸国统于中国，其学问亦多无可考论云。　亚细亚学会讨论中国文字史

谛盘生论及西洋大局莫未〔能？〕平定。予谓在英则阿富汗，在中国则俄罗斯。谛盘生曰：“密迩法国，国势纷纭，亦未有定。下院议政堪莫尔[40]权力大于执政，君民两党相为水火而莫知所主，恐其国未必能遂安谧也。”旋问：“苦尔家[41]之事，不至与俄失好乎？”予曰：“原无失好之理。惟俄人一意侵广土地，不顾情理之平。近见新报，于喀什噶尔事多造谣言，未知其意之云何也。德、俄之交方固，君亦德人，当能知其意。”谛盘生曰：“德、俄两国朝廷深相结，而民论殊不然，直无以俄人为然者。数年后波兰必有事故，德、俄之衅将成于此。”问何故？曰：“德、奥、俄三国分割波兰，波兰至今不服，俄人尤虐视之。德国以为波兰苟自立国，亦不相禁也。俄人则持之坚。于此恐有差参〔参差〕。”问：“奥国之意与德比乎？”曰：“奥人之意尚不可知。然其

国兼有奥大里、马加里二国。土人之割波斯里亚二部与奥，马加里人甚不乐；以马加里自为丰格里一族，奥大里本国则斯拉甫一族也。二族之势力相并，各立议院。而波斯里亚二部实为斯拉甫一族，丰格里虑其偏胜，则权力益厚，积久必不能与抗，是以虑之。波兰又别为一族，奥人得此亦无所利。故揣其意当与德人同。"西洋国势与教务多相因，然其间情事烦多，正亦未易昭晰。其所言各国情事，亦觇国者所宜知也。

西洋国势未易昭晰

晚为李湘甫、张听帆、凤夔九、黄玉屏邀至博尔林登为予饯行，马格里、姚彦嘉二人作陪。接李丹崖廿六日信，所言多可采。

廿九日　亨得生来见，为税司司灯表者。屠威斯、舍非尔、密斯盘、罗额尔得均枉存问。得劼侯电报，仍主在法接印之议。乃致书告之："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御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御，非所闻也。"此等举动，未免任意。

坚持曾氏到英接印

晚邀马格里、姚彦嘉、李湘甫、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小酌。本邀里克，而适以事回阿斯苇。

注　释

〔1〕尼勾拉欧娄夫：Игнатьев，卷十一作意格纳谛尔莆。

〔2〕那威勇：Alfred Noviion（1838—?）。

〔3〕巴得里：battery，电池组。

〔4〕阿摩尼阿：ammonia，氨。

〔5〕摩门得：阿富汗部族名。

〔6〕梭克拉谛：Sokrates，苏格拉底（前469—前399）。
〔7〕西萨罗：Cicevo，西塞罗（前106—前43）。
〔8〕马科里：Berkeley，贝克莱（1684—1753）。
〔9〕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10〕戴嘎尔得：Descartes，笛卡儿（1596—1650），卷廿二作嘎尔戴希恩。
〔11〕犹谛马登：ultmatum，最后通牒。
〔12〕珥克希卦得尔：executorius，命令书。
〔13〕卜洛卜也得：proprietas，私人产业。
〔14〕觉斯：justus，个人所得。
〔15〕恭赞乙：counsellor，参赞。
〔16〕塞克类推尔：secretary，秘书。
〔17〕阿达什：attachè，随员，卷十六注作使馆武官。
〔18〕基得拉尔：Chitral，奇特拉尔。
〔19〕温都司斯：Hindnkush mt，兴都库什山脉。
〔20〕安邦萨多尔：ambassador，大使。
〔21〕米义斯特：minister，公使。
〔22〕米义斯得布来宜波登什尔里：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全权公使。
〔23〕米义斯得勒西登得：Minister Resident，办理公使。
〔24〕浮摩：foam，泡沫。
〔25〕桑达克来斯低拿：St.Christian。
〔26〕得罗尔：Troy，特洛伊。
〔27〕伊里恩：Ilium，伊利昂。
〔28〕费尔额尔：Vergilus，维吉尔（前70—前19）。
〔29〕《伊里亚得》："Iliad"，《伊利亚特》，卷廿九作《以利亚地》。
〔30〕意拟亚斯：Aeneas，伊尼厄斯。
〔31〕洛莫勒斯：Romulus，罗慕路斯，卷廿九作罗牧卢。
〔32〕巴比鸾：Babylon，巴比伦。
〔33〕阿洛费尔：Hamburg，汉诺威，卷十四作新那费尔。
〔34〕白尔类波里斯：Persepolis，波斯波利斯。
〔35〕阿西里亚：Assyria，亚述。
〔36〕米里亚：Media，米地亚。
〔37〕阿曼：Atem，古代埃及的最高神，今译阿蒙。

〔38〕觉米尼：A.H.Jomini（1779—1859），著名军事著作家。

〔39〕砚摩尔克：Von Moltke，毛奇（1800—1891）。

〔40〕堪莫尔：指Gambetta，甘必大（1838—1882）。

〔41〕苦尔家：Kurgan，库尔干，卷廿六作苦尔加，均指伊犁一带地方。

卷廿八

光绪五年正月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正月初一日乙巳　元旦。率诸随员行朝贺礼，得一律云：

昨宵昨岁源源去，今日今年鼎鼎来。
春领寒飙苏草木，天嘘晴旭散云霾。
百龄一瞬知将老，万里孤怀得好开。
去住两随松竹健，相将同覆掌中杯。

光绪五年元日诗

（东山旧居手栽松竹，亦植梅二本于所居行馆中。）

接崇地山、黎莼斋、密斯盘各信。以曾劼刚明日即至，料检酬应，恐无馀暇，因急致复崇地山一信，言："闻呈递国书已有期日，天章远贲，四面向风。尊俎折衡〔衝〕，万人耸听，以为荣观。比毂连衡，闻之增气。"往时作此等言

应酬崇厚自觉勉强

语，辄惭不能下笔。然与今世士大夫处，舍此更何言哉？

嘎尔得拉尔、金登干、罗伯逊、马克理并枉过贺岁。是夕，邀罗伯逊、马克理、金登干、亨得生、脱拿、贝拉西。脱拿、贝拉西，并金登干幕府也。亨得生管理灯房事。此外惟一邀严又陵。公馆则马格理及姚彦嘉、李湘甫、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六人。罗伯逊起作颂词，吾亦以数

严复外语胜于译员

语答之，属马格里宣述。比询严又陵，则所宣述之旨，多不能详。此又凤夔九、张听帆所不能辨者也。

初二日　接曾劼刚信，以其行李分两次载运，第二次适至，欲请稍缓数日来英，以凭料检。始知除夕电报，欲在巴黎相候交印，非无因也。当回一电报促之。适接联春卿电报，则陈松生与杨仁山、萧介生、陈莘耕初二晚起程，曾劼刚与刘开生、曹逸斋、左子兴、李芳圃初三晚起程，并当以六点钟抵伦敦。既自苦，亦苦诸人之迎迓，皆未能

迎接曾氏颇以为苦

通知世情者也。巴黎以病不能出迎，此次若仍听其至，不一理之，于事理亦属非宜。夜半严寒，以此相累，亦殊无谓。

初三日　陈松生、陈莘耕、萧介生、杨如斋自巴黎来，自姚彦嘉以下各随员夜半往迎，又别由西道至维多里亚车行；比从车林克罗斯驰至，则已登车矣。自苦苦人，亦理实未如法。黎莼斋在巴黎竟无一言匡正，深所未喻。是早

出门辞行

治席款之。旋偕马格理出门辞行，约分三起：一、各国公使；一、各衙门首领官；一、爵绅之素有往来者。所见法国、波斯、日本三公使，均相与惘然。法使言："钦差此行，

伦敦官绅无不抱歉者，各国公使亦皆抱歉。”波斯公使言：“所识伦敦官绅，语及钦差将行，均忽忽如有所失。中国派来钦差无论是何等人，欲追踪钦差决知其不能。”日本公使言：“钦差此来，于中国大有益处。”答言：“才薄不能求益。”曰：“以所见告知中国人，是一大益；使伦敦通国人皆知钦差之为人而信服之，更是一大益。”三君之言，吾甚愧之。 以所见告知中国人是一大益

初四日　诣车林壳罗斯迎接曾侯，比至，得电报仍由维多里亚车行。奔驰竟夕，雨雪严寒，相与驰抵公馆，时尚未曙也。治酒食相款。仍邀陈松生、曹逸斋、联子政、左子兴、陈莘耕、萧介生、杨如斋、李芳圃同席。 曾抵伦敦

旋偕马格里往见毕根斯由。言：“每见钦差必喜，今日乃甚悲，缘钦差此来为辞行也。”吾言：“居此两年，深蒙款待优渥。比因销差回国，不能不一告辞，是以来见。”毕根斯由言：“吾与各部尚书及宫官三十馀人朝夕共事，闻钦差之去，皆各惘惘如有所失，不独我一人抱歉而已。”吾言：“英、法两国交谊并同，而英国相待为独厚，使此心深怀耿耿。”毕根斯由言：“吾此数月内每见君主，辄言及钦差为人而深惜其去。”吾言：“此由毕根斯由相视之厚，是以通国之人，上自君主，下及官绅，皆加异视。”毕根斯由：“回中国后务请达知中国朝廷，罗尔得毕根斯由委实倾心愿与中国交好，绝无他意。但望中国体谅此心，当不至有参差。”答言：“前月见君主，所言亦同。居此两年，习见官绅勤勤之意，亦实能互体此心，可以共信。此次回国，必将罗尔得及君主之意达知本国朝廷，以求两国交谊日加深固。”毕根 告别首相 英国上下深惜其去

斯由言："自信管理国家事务，万不至有蹉跌。即令蹉跌，无能取容于英国，尚当径投入中国。（马格里言：此系与中国钦差深相结好之意。）"答言："万无此事。果能前往中国一游，深所庆幸。"毕根斯由："英国人于钦差敬慕无异言，使通国人闻其将去，皆各依依，亦向所未有。"答言："深感国人相待之诚。在中国时即闻罗尔得毕根斯由之名，幸获承教两年之久。每见新报所持议论，无一语不担斤两；所办事件，无一处不深合机宜，实所服膺。愿赐一小照，俾持归悬之案端，以志向慕。"毕根斯由言："深谢钦差相待之意。"即顾参赞科里取一小照，自书名，起授嵩焘："此次枉顾，永远不能相忘。亦愿钦差受此小像，记忆英国有此一相好朋友，长无相忘。"因相握手慰劳而退。

"英人于钦差敬慕无异言"

毕根斯由为英国名相，年七十馀，西洋各国相视以为豪杰之才。而每与嵩焘言，未尝不重视中国，以逮其使臣。此次情意拳拳，语长心重，不敢断其为诚心投契；而接其言论，领其意旨，使此心怦怦为之感动。

未尝不重视中国

与锉色尔贝音斯谈。贝音斯之母年八十六，初至中国为一千八百十六年，其明年为安摩斯得〔1〕朝觐中国之期。西洋遣派头等公使至中国凡三。乾隆时则有马格里〔2〕，嘉庆时则有萨摩尔得〔安摩斯得〕，咸丰时则有额尔金。又明年，回过生得里拿岛〔3〕，犹及见拿破仑第一，真可谓高年矣！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正月初五日己酉　为西历正月廿六日，礼拜。日本公使上野景贤〔范〕及舍非尔、马克斯威诺次第过谈。舍非尔以奥大里银洋、铜洋二种，凡十三品，

又致希斯之意，以英国铜洋二种凡十二品见饷。奥大里洋凡分二项，一为奥大里用洋，一为马加国用洋。盖奥主兼辖两国人民，一曰斯拉甫，一曰丰格里，所用洋圆质同而花样各异。希斯代各国铸造洋圆，凡二十馀国，大小数百种。所见饷者，伦敦及颉尔西岛[4]（颉尔西岛近接法国）两项佩宜而已。

上野公使号雪洲，询及喀什噶尔事，因及日本与俄国互换萨克连岛（中国名之库页岛），其事定议自安勒莫陀[5]一人。先是日、俄两国分驻萨克连岛，俄人欲定北极五十一度分界，北属之俄，南属之日本。日本以此荒岛逼近嘎克达里[6]岛（日本北岛，海口曰箱馆[7]），应归日本经营，俄人侵踞无谓，拒不允。俄人以此岛隶之荒服，流徙有罪者。于是日、俄二国民人日相争哄。日人苦之，请依俄人前议立界，俄人亦拒不允。乃令安勒莫陀使俄，凡三年，始与俄人定议：以萨克连岛全属之俄，俄人以所踞东南各小岛名苦来尔者改属之日本。苦来尔者，译言千岛也。自是日、俄各画海为界。安勒莫陀一力主持，日廷皆称善。 日俄互换库页岛千岛

其后安勒莫陀由俄历西域以出黑龙江，计行程九月乃抵日京，所至图画山川，考求事实。云：历喀什噶尔边境，中、俄两国都无界限，而两军相望，不过数里。询以交界之地，两军皆无以应也。其言以为：中、俄两国必滋生事端。询问安勒莫陀名姓，则姓榎〔榎〕本，名武扬。安勒莫陀者，日本“榎〔榎〕本”二字之连音也。其官为驻俄公使兼海军日〔？〕将。数年前为中国截住秘鲁招工船只，尽释而归之 榎本武扬

中国，亦安勒莫陀一人之力也。

因属上野公使为之道意，谋一详闻喀什噶尔情形。欣然允为通其意，并见给学馆训课图及近两年学馆年报。所立学校分大学区、中学区、小学区，而观今岁小学表，增至二万一千五百零二区，民间私立者又一千九百九十一区，可谓盛矣。训课图为植物者五，为动物者五，则博物之学也；为乘除勾股者四，为色者二，为音者四，则格致之学也；为单语者八，为连语者十，则文字之学也。单语为体，属实；连语为用，属虚：皆可为训课小学之法。

训课图

初六日　禁买黑奴会总办斯得尔治、禁烟会坐办丹拿、万国公法会总办屠威斯（英人但曰退斯）及其参赞经贞次第来见。均因鄙人东归，示走送之义，亦求因缘一见劼侯。马克里、金登幹继至。诸君情谊皆可感也。金登幹求带见其律师赫琛斯。谕以旦夕东归，颇繁冗，应俟劼〔刚〕候料理就绪，相就一谈。

初七日　傅兰雅昨自柏林来，接到李丹崖一信。偕马格里出门辞行，所见谛盘生、浩尔斯、金登幹数人，而东行竟日，一切行李不及检点。以英人相待之厚，诸所常往来，不能不一亲诣为别，不能惮烦也。

晚据姚彦嘉告称：陈莘耕查点器具，十分作难；而罗云翰、郭斌等所收器具，邀其一查点不可得。乃至愤然诘责之，幾与劼刚参差。前后交接之难，中国恶习诚未易湔除。而吾于移交事件皆自刻削，一切期有赢馀，以使后人歆其利。于劼刚又姻好也，犹相与诋娸如此，可为浩叹。

办理交接幾与曾氏参差

因加咨总署，预为赔补之计。

初八日　发递交卸摺件（以须用印，并于初四日缮就，始以是日发行），并附片请假三月回籍就医；咨总理衙门七件（一、抄咨摺稿；一、法国移交抄单；一、英国移交抄单；一、法国报销册；一、英国报销册；一、咨保严又陵等六人留充随员；一、咨开立西学四堂），附信一件，并抄摺三件（一、阿斯本宫告辞君主日记；一、告辞英相毕根斯由日记；一、君主次公主薨逝来往照会。三件并抄咨）；南北洋大臣咨三件（一、抄咨摺稿；一、保荐严宗光等六人；一、咨立西学四堂大致章程），附合淝伯相信一件；外寄子瀞侄宁波一信，并家信三十六号。以寄总署西域地图一册，信封厚至五寸许，亦向所未有也。

奏陈交卸请假三月回籍就医

保荐严复

寄总署西域地图册

偕劼刚诣外部告辞，意、法、土诸国公使咸集，坐候逾一点钟，见沙乃斯白里。言：“钦差此归，心甚歉然。未知此次接任者亦能赶上钦差否？但盼接任者一如钦差为人，一切尽好商办。”答言：“曾侯贤能，必能如约。”沙乃斯言：“总须归为中国国家言之：中英两国总应交好，英国实所切望。”答言：“君主及毕根斯由所言并同，已告知本国总理衙门奏闻中国大皇帝。今承清论，仍当据以上达，总期两国同心合力，以求彼此相与卫护。”沙乃斯曰：“甚喜闻此。”

向外相告辞

因问：“曾侯在法安乎？”劼侯应曰：“安。”沙乃斯笑言：“法国国是纷纭，讫未能安。”盖法国分立君、民二党。君党之中又分为三，曰威里伯[8]党，盖旧立国之君也，其后曰康谛巴黎[9]，实为楛尔邦[10]一族；曰路易斯[11]党，立国

法国君民二党，又各分三派

最为长远，其后曰康谛山伯尔[12]，实为威林斯[13]一族；曰拿破仑党，则近时立国者也。而康谛山伯尔最为巨族。民党亦分为三，有主世爵中推选者（世爵多属君党，其为民党者持论如此）；有主听民推选者；有主通贫富上下，养欲给求通为一家，不立界限者。是以议论纷纭，至今迄未有定。而下议院干毕得[14]，旧为伯理玺天德，最有名，民心多归之。其持论专与执政堆茀尔抵牾。近议绅献言：君党中不宜任以事权，恐致反覆。堆茀尔言："我等虽为民党，然却不愿立此界限，一切但视其所行何如；幸所行无忤，不当更苛论其心。"于是民党大哗，并外部瓦定敦亦以其与堆茀尔比而并倾之。议论烦多，亦未有如法国者矣。

民党有主通贫富为一家者

议论繁多无如法国

晚为曾劼刚邀饭，用示饯行之意，同席姚彦嘉、张听帆、陈松生、马格里、左子兴、联子政、曹逸斋、陈莘耕、萧介生。彦嘉随予东归，听帆则劼侯专派护送至上海者也。是夕咨取金洋一千六百磅作水陆用费，并将行李保险单寄存劼侯处。（是夕杯饯，方讶所携随员何以并集。晚闻姚彦嘉言，始知劼侯此席派诸随员醵金为之。以劼刚与诸随员行抵英、法两国，并分两日，予皆治席款之，前后凡四席。随员谋为公饯，劼刚因借此省费。）

随员醵金治席饯行

初九日　本定是日起程赴巴黎，以从曾侯处咨取盘费一千六百磅尚未交收，不能不少候之。因发去家信三十二号，以上海利如洋行汇兑俸馀银票二纸，寄交家中收存，以此为三联票，原须分别存照也。并寓书黄泳清，以前交公司洋行行李六十四箱（合家人等行李共七十九件）取有

提单，先寄泳清点验，并照提存栈行。行李已料检，一经办理信件，又费一番装点，欲一出游而亦不可得也。是日又发行李木箱九件，交车行先寄马赛，交由马格里办理。催取验单，竟日无信。劼刚呈递国书尚无期日，而于是时令马格理译国书洋文，又令递送总署，似于人情未能体验也。

初十日　辰刻开行。劼刚率同陈松生以下送至车厂。罗伯逊、金登幹亦至。松生与凤夔九、马格理又送至多发海口。天寒甚，幸无风浪。惟以潮落，船不能泊岸，另换小轮船，稍费周折。黎莼斋、刘开生、联春卿、马眉叔、杨仁山、曾省斋并接至车厂。 离伦敦

询知本日前伯理玺天德已解任，接任者为克来威。由前伯理玺天德麦马韩本属君党，前岁有改立君之议，曾散会堂，任谛布洛里究克为相，遇事多以意处断，不循旧例。而旧充伯里玺天德刊毕得为下议院绅，有能名，以主兵之波来尔，故君党也，昌言彻〔撤〕换之。麦马韩不允。其相堆费尔力请之，刊毕得因援前相谛布洛里办事不遵国例为言，请追论之。泰西例：凡不遵国例者罚最重。于是麦马韩以刊毕理〔得〕之相逼也，寓书议院请告退。议院集诸绅会议，举刊毕得者五十人，举克来威者五百馀人，逾时议定，以报麦马韩。麦马韩乃诣克来威相接授。相距不过二三时，而伯理玺天德之位定，国人尚无知者。 麦克马洪总统退位

寓费拉多拿公馆，李丹崖旧居也。

十一日　为西历二月初一日。诣曾劼刚处，便由黎莼

斋乞信笺，寓书劼刚及陈松生及联子政、左子兴、陈荸耕、曹逸斋、萧介生；以闻初七日饯行之举，实左子兴诸人公局也。是夕，黎莼斋、刘开生、联春卿、曾省斋、马眉叔邀同姚彦嘉、张听帆至四代勒公谛楞达勒公馆小酌，巴黎一大公馆也。日使上野景範曾邀饮于此，在东廊一厅。至是始知正厅之巨丽，英、法两国所见栋宇之高峻华美，无能及者。跳舞厅亦三四所。其夕，商会绅上罗达纳邀跳舞会于此，询知为穷家子弟学习钟表，专立学馆，岁须经费万馀磅，常延跳舞会二三次，入会者醵金以补其不足。为特设席，延入坐。

巴黎大饭店之宴集

十二日　礼拜。接总署咨文二件：一议新嘉坡领事经费；一发回原摺。罗青庭〔亨〕来谈，语及法国学馆章程，大率分学有三：一曰数学，二曰化学，三曰格致。格致所包甚广，其中亦有数学（如测量机器分数），有化学（如物产皆有分化）。举凡重学、电学、光学、音学、热学，及凡机器之用，皆格致中事也。数学等第，先习加减乘除零分。逾年课其等，才智不能及，各量所宜，改习商务及驾驶事宜。其文理长者习律法，次习代学，次习历元，次习代微积，以次求精，并分堂递进。化学等第，先习各种名目。大率分二类：一曰有生长之物，人身骨节及草木鸟兽皆是也；一曰无生长之物，金石是也。才智不能及，亦岁有课，改习他事。次体质，如轻气、养气、炭气及五金之属，分合而成形质。次化分。化分又二等：初辨知其分化何物，次推验其分数若干。其中亦有经火而化飞成气者，分合聚

数理化三学科

有机无机

定性定量

散皆须明其分数。次试用格致，以目所及见为初基。水流下，火炎上，其本性也。凡分两段测验：一论其本然之理，一究其所以然之用，如因热力以知轮机之用。推测愈精，其用愈神。重学先权衡轻重，与热学相表里。凡分六门：曰起重，曰水力，曰热力，曰受力；其曲线之用凡二，曰抛力，曰旋力。抛力为无定之曲线，旋力为有定之曲线，机轮是也。

力学分为六门

是夕，刘开生、杨仁山再宴于本公馆，同席姚彦嘉、张听帆、黎莼斋、马眉叔。接李丹崖信，云遣罗稷臣枉送巴黎，约今夕赶到也。

十三日　李湘浦自伦敦来。罗稷臣自柏林来，接李丹崖一信。

日意格偕禄赛来见，福建船政局课读者也，并著有《东游日记》。询知数学、化学及格致之学，均能谙习。在中国开立学馆，无从求取名师，在西洋则遍地皆名师也，又皆歆中国之利而乐为之效力。而延请控御之方，又非人人所能任也。姑记其名于此。又为英人森顺求宝星，此则公使之事，吾已交卸公使，非所任也。

西洋遍地皆名师

晚由力瀹车行启程，眷口及行李径赴马赛，吾与黎莼斋、姚彦嘉、马眉叔四人同为瑞士之游。刘开生、曾省斋、杨仁山、李敦甫、罗青亭、罗稷臣及日意格并送至车行。

离巴黎

十四日　立春。先夕由巴黎行五十一吉罗至方丹布罗，树木葱郁，有旧王宫，莼斋曾寓居于此。其宫创自一千三百五十年法王路易第七，自是代有增修，相承为避

枫丹白露

暑之宫。一千八百十四年英人既擒拿破仑第一，奥、德、俄、意诸国会兵都城，勒令拿破仑第一书立避位字据。其子故为罗马王，当嗣位，国人亦不乐奉之。拿破仑书立字据，实在此宫也。宫旁栽植树木共一万八千九百洋亩，岁伐树木以五十万法兰为率。

由巴黎行三百十五吉罗，地名谛雍，法、瑞交界处也。每吉罗一千法尺，当中国三千尺。法人名尺曰买勒尔得，德人曰麦当。再西曰萨仑，为瑞士境。黎明至牛沿登[15]，每岁夏间各国人相与避暑于此。有湖，即因地名曰牛沿登湖。其湖长九十里，径二十里，深处一百二十九法尺，距海面高五百三十五法尺。欧罗巴一洲以荷兰为水国，以瑞士为山国。诸山环聚处辄汇为湖。西北曰牛沿登湖，东南曰热勒菲[16]湖，即以瑞士都城为名。热勒菲湖宽广又数倍牛沿登湖。其湖湾环如初月形。汽轮车路随湖势西折，是以至热勒菲湖忽转而向西南行。都城当湖尽处。湖东北为法国地，拿破仑所得之意大里者也，地势如犬牙错入。

入瑞士境

至牛沿登湖后，沿湖左行抵巴尔仑[17]。瑞士人设议院于此，名曰葬得尔斯得来斯，凡分三堂：一、民举者一百三十六人，约二万人举一人（通瑞士国约二百七十二万人），视各国之下议院；一、乡举者四十二人，约每乡举二人（通瑞士国约二十二乡），视各国之上议院；一、管事七人，盖经理国政者，视各国尚书，而推一人为首，岁一更换。每岁六月、十二月两次议国事于此，管事七人皆至，俟两院议定，以次举行之。议院后一平台名曰布拉得法仑。四山

瑞士之议院与政府

罗列，弥望积雪。最高者曰荣茀鲁，尤高者曰蒙毕洛，译言白山也（蒙者山；毕洛者，译言白也）。积冰，从下望之常白，故名。始知环绕法、德诸国之来因河，实发源于此。 来因河发源于此

通瑞士国为江者四：曰来因，曰必禄，曰纳海，曰纳该，皆各为坝以泄之；左右夹两大湖，并决而入之江。缘其地皆山，高出诸国之上也。

又至其如里歪尔西得巴尔仑，译言巴尔仑学馆也；倭得尔得位勒，译言本城公所也。书院为大学课试之地，所莅六七堂：曰律法，各分深浅学习；曰医学；曰数学。又有两堂，一为课试，一为公议举树学长，以学长亦如理事之例，每年一举也。上为台，本年学长列坐于此，其下则绅民环向公议。其公所则以藏民数户口及经理街道河渠事务。 伯尔尼大学与本城公所

以十点钟至，历四点钟始附汽车行。所历皆山谷，民间架木为屋，覆树皮以代瓦，低小如中国穷民之居。而山涧荐木相掩映，诸山高下远近，层出不穷。左右两湖时有小山蔽之，或隐或现。至茀利布尔，沿热勒茀湖右行。晚过老尚勒，亦巨镇也，晚食于此。

十点钟至热勒茀都城，寓拉西倭兰公馆。面湖为窗，风景绝佳。热勒茀湖本名赖孟湖，以都城当湖唇，遂以名之。凡纳众山之水四十一溪，其下流为罗勒河，出地中海。形如半月，阔一万三千九百廿五至二千一百八十法尺，径八百一十三法尺，深三百五十法尺。其浅处九十七法尺，高出海面三百七十五法尺。缘牛洽登湖在瑞士之北，其水注 至日内瓦

来因河以达北海；赖孟湖在瑞士之南，其水注罗勒河以入地中海，其地势较低一百六十法尺云。

十五日　凡游森荡都安勒天文台、尼勒意拉都湖心亭、英格伦敦花园及本城公所四处。森荡都安勒山为本城最高处，始创建天文台于此，尚未竣工也。英格伦敦花园有六角亭面湖，湖山环抱极雄秀。其尤胜者湖心亭，架木为桥，旁环水栅，蓄鹅鸭其中。湖心一阜，方广数十丈，中有小屋一区，古木轮囷，纵横罗列。西湖一石像，为法诗人罗沙[18]，创为草木之学者。

莱蒙湖上拜伦有诗

赖孟湖为泰西名胜，法诗人瓦卑得尔及罗沙、英诗人巴雍[19]多有题咏。湖水一碧如油，清澈可鉴。亭上下为桥者七八。冬夏水势涨落，率不过一二法尺；而亦有时遇风涨落，一日之中或至数尺。或曰："湖有呼吸。"而格致家则谓天气压力所致。而以一湖上受诸水，下归大河，不应地中翕力于湖面独别，其理至今莫明也。瑞士山国，而热勒茀都城跨越湖滨，地势盘陀，树木丛密，极山水之大观。

三点钟开车，皆山路也。有两巨山，左右对峙，右曰蒙谛里，左曰蒙灼里。蒙者，译言山也。连穿三洞，其第三洞曰葛尔泮里，约长十里许，为瑞士国分界处。再南伯尔克来得，法国设关于此。又连穿四洞，最长者曰戈朗什。至巨罗斯，地势稍平。行未数里，又入山，历蒙巨挨尔洞。至罗勒河，乃入平原。过河数里，至栗滃晚饭，换车。

瑞士法国交界处之隧道

里昂雄丽似巴黎

偕纯斋、彦嘉、眉叔游莅市肆。街衢广阔，灯火烛霄，气势雄丽似巴黎。十点钟换车，仍过罗勒河，盖一河环绕市

北以出市西也。过罗阿尔达尔仑拉，法南府名也。又越巴得郎西洞与蒙巨挨尔，并长十馀里。竟夜车声震荡，不能成寐。

十六日　六点钟至马赛鲁弗尔新店（店名火代尔谛鲁弗爱谛拉贝），先遣马车迎候于此。傅兰雅亦随至。偕莼斋、眉叔、彦嘉、听帆及傅兰雅同游巴雷得隆相花园。于山端立石楼为门，两旁为飞廊，左右各建博物院，分别禽兽体骨及金石之属。石门为巨人三，四隅又各一人。后为池，用机器吸水，从石人下龙口溃薄而出。下为潭，蹲踞四石牛其中，水倾出石牛背，又伏地从下级端溃薄而出，乃汇为大池。气象雄丽，震荡耳目。山前为花园，后为万生园，广畜禽兽。又绕至市东尽海处，名卜罗麦拉科里时，连山粗犷，高下为小屋，五色斑斓，花团锦簇。沿海岸为石岸，修立马路，前临大海，岛屿林立，亦巨观也。有圆岛一，屋宇排列，拿破仑时以处妇女之发遣者。又一圆岛有旧炮台，海口亦添设新炮台。随至阿纳谛尔公司船，指定房舱，约礼拜六日妇女先上船。 游览马赛

十七日　罗稷臣约陪游瑞士，回李丹崖一信（并还英金三磅及施令一枚半）未及交，以为必随行也；濒行又不一告，送登车后始知之，至是始检交眉叔转寄柏林。而眉叔及黎莼斋固请陪送至类布勒斯，其意在一便访罗马古迹也。斛白里屡约一至其巴雷所倭仑戈住宅。倭仑戈者，译言桔也。斛白里营宅意大里海滨，有园林之胜，种桔尤繁，因名。 马建忠黎庶昌请陪送

十一点钟，偕莼斋、眉叔附轮车行，经历多隆、栗斯、莫拉戈，以达门登来。多隆为法国水师海口（法国水师海口凡五。在地中海者一，多郎是也。在大西洋者四：曰学浦，与英国波斯穆斯海口参差相望；曰卜来斯，曰登罗舍尔，曰巴尔都，三处并在法国与西班牙接壤之海湾）。从前与英人争战，嘎里、博郎皆水师海口。一千八百三十年英相巴尔麦斯登始与法国定约，改为通商口。是以英国水师统领向驻多发；与博郎对口之茀尔克斯登亦水师海口，为防法也，今炮台尚存，留兵看守而已。泰西水师驻扎处，禁他船不得出入。学浦亦通商口岸，而与水师自分两口，不相混也。英国驻扎水师仅波斯穆斯一处，亦其地势形胜如此。

经土伦而谈及法国水师海口

莫拉哥别为一国，长五买力（洋里名，一买力当中国三里），广一买力，左右以山为界，而海口特繁盛。其右山插入海中，楼房鳞比，如万点明星罗列海次，亦一巨观也。其王无地亩之征，亦不设关税，惟以开设赌局为制用之经（赌税别有一人承办，岁纳其国王，有常数，而自收其馀利，遂致巨富。今岁遣嫁其女，费至五百万法兰），招致各国人聚赌。近又开一戏馆，皆为诱赌计也。东界栗斯，西界门登来，并为意大里地。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奥大里侵踞意大里之威烈斯（在意大里东，为水城，泰西第一名胜也），法人助攻奥大里（麦马韩亦由立功于此以显名），取还其城，因割栗斯、门登来两口以酬法人，于是莫拉哥国又界于法国之中。而威烈斯之西亦有一国，曰森马尔登[20]，在意大里中。法

赌国摩纳哥

国与西班牙交界处亦有一国，曰比勒乃[21]。所辖地各得数千人以自立国，犹春秋之有附庸也。而莫拉哥独以赌立国，尤属奇闻。（日耳曼列国有汤贝尔者，亦以赌为国，近其国已并于普鲁斯矣。）

十点钟至门登来，斛百里以马车迎于此，距其家尚十馀里。过森路易桥，为意、法两国分界处。石岩中通一线水道，划水东属之意，水西属之法。至所居之巴雷所倭仑戈，由其后园逶迤下山，随林木曲折以达其家。（园中西望山隙有石塔，罗马大将色萨尔纪功塔也，形势雄壮。罗马征服诸国，多出色萨尔之功，在耶苏前三十年。〔叔河案：此指凯撒，但年代有误。〕生平出师，以希腊诗人何满诗自随。后拿破仑第一仿之，兼携色萨尔《行师笔记》一部。泰西人言色萨尔《行军〔师〕笔记》，及拿破仑第一笔记，多纪用兵方略，皆名著也。）弥望皆巨海也，而山势蟠结，各国多避冬于此，为向北皆高山巨岭，能御冬寒也。 法意两国分界处 凯撒故事

十八日　斛百里陪送类布勒斯。（同席珈利亚里，意大里人，充商部属官，亦送至车栈。）仍坐马车至温谛米里亚[22]，亦一巨镇也。跨温谛米里亚江有巨桥，沿山为镇。正当桥西山尽处有炮台，亦颇踞形胜。过桥回望，楼房高下至四五层，玻璃门窗累叠三四十层之多，横列如巨屏，雄丽殆无比也。（法人初请以此江为界，温谛米里亚人民不愿属法国，议以门登来为界。）远望白山积雪如银，栗斯之巴必庸江与此温谛米里亚江并此山枝流，分注于海者也。

因查意、法大山，皆起于瑞士之蒙必洛山，至意、法

阿尔卑斯 交界处又为雪山（山名曰阿尔伯马尔里谛麦[23]），折而南，横亘意大里中境以达于海。阿尔白马尔里谛麦山隙处，隐隐有屋在积雪间。斛百里言：此意人嘎西里[24]故宅也。前二百年，泰西人言天文首推嘎西里，推算春秋，言日食，自为

天文学家结庐山顶 一书；结庐山顶，为占星也。经历森来摩、波尔多摩利槎、阿拉西雅、阿尔莽哥、费拉尔马尔里拿、罗里、斯波多罗、色倭拉、戈葛类多、阿里萨罗、苇尔达里[25]、科里、赛斯、里巴伦得、嘎里米亚罗、森毕得类拿，以达占洛洼。沿海行，村庄房屋，丹碧相辉。连绵数百里，一皆随山通道，或

凡过隧道百二十处 劈山为衖，或凿岩成洞。相传由栗斯至占洛洼，凡穿洞一百二十。山势环合，林木葱郁，所历皆胜境也。

森来摩房屋尤壮丽，俄皇曾避冬于此，其意大里太子亦于此营建宫室。倭来里河有铁桥绝精。阿尔莽哥有拿破仑第一故垒，盖其时与意大里相攻，曾立营驻兵以为后应。戈葛类多则科仑波[26]生长地也。科仑波为西班牙开通美利坚地。元、明之世，西班牙踞亚墨利加之半，号称强国，科仑波之功也。（泰西人云一千三百四十年事。）苇尔达里传为泰西造纸原始之地，其造纸有密法，历久不蛀。科里有民船厂。

热那亚 占洛洼则意大里巨镇也。一千八百六年拿破仑第一攻意大里，踞其地。其后英人袭而取之。旋又为法所踞。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大会，始归之意大里。本意由占洛洼赴苇罗郎斯，盖意大里旧都城，号称繁盛。而斛百里言：绕赴苇罗朗斯，恐礼拜一日不能赶至类布勒斯，因定议径

附汽轮车至罗马。

车过毕萨[27]时，本意一看歪塔，而其时天尚未明也。毕萨歪塔创始一千一百七十四年，匠人恩斯布里克所规画也。至一千四百年，凡历二百二十六年工始竣。恩斯布里克历传数世为之。塔凡八级，高五十四法尺（合中尺一十六丈二尺），四周用石柱二百七根。由基至顶歪至四尺四寸，盖因重学为之。凡重学先定中心，中心得三之一力，即足以支拒之，虽欹倾无害。当先量其歪之分数以安中心，使下基藏于塔中，历三分之一而亦不至上溢，则中心隐持于中，永无倾圮之虞。塔顶安三钟，盖亦礼拜鸣钟之资也。距塔之成，历今亦幾五百年矣。 比萨斜塔 凡重学先定重心

十九日　黎明过爱尔百克。山嶂插入海中，民居围结如蜂房，亦有风景。又过倭尔贝得尔罗，早食。经吉位达位加[28]海口，盖即罗马都城海岸也。江横城中，曰谛贝尔河[29]，西南流入海。至罗马，城用薄砖筑成，厚不逾尺，砖石亦多驳落，云一千八百馀年前罗马古城也。城外有引水石枧，横亘数百丈，如长桥然，一望无际。盖三十里引山泉以资城中食用，亦巨工也。 罗马 引水槽

凡游教堂四。一曰生得马里亚马觉里[30]，所用皆五色巨石，教堂之最古者；二曰弄得倭[31]，盖耶苏前所立庙，后亦改为教堂；三曰毕亚札谛白恩巴里牙[32]教堂，地势最高，民居扑地，一望无际；四曰森必得多罗[33]，即教皇宫也，为四大洲教皇〔堂〕第一巨丽。森必得，耶苏弟子，始为教王主教者也。堂中石工画工皆冠天下，所费累巨万万。 圣彼得堂

凡教堂前皆为埃及石柱，独森必得多罗前石柱尤高，而无埃及古文，殆非埃及碑也。

罗马古迹 游古迹八。一曰巴雷狄隆，罗马王旧宫也。旧屋多存者，墙厚八尺，皆大方薄砖及薄石为之，亦间用碎石和三合土，皆坚实耐久。厅堂古画，丹青驳落，皆可辨识。亦时凿地得旧阶级，下有深屋。一、罗马古城一段，盖又在外城之前，相传已二千五百年，形如碎砖方台。一、罗马将军狄笃纪功碑。在耶苏之前数十年，纪其伐犹太之功也。内围为人物，皆旧迹也；外加石坊，则后人所修补，以防其倾圯。一、君士但丁纪功碑。罗马王初立东罗马国都者。今土耳其都城即用以为名，罗马之崇信天主教亦始于此。（在耶苏后三百馀年。）一、特拉占罗石柱。亦罗马旧王也。石柱入土中，仅存其半，近年始清出其基。其下石柱、石墩之属尚多，盖尚有亭台屋宇也。柱高一十五丈，上雕战士功臣二千五百人，集三十六方石以成。一、葬隆[34]议院。盖罗马初立上下议政院于此，所存惟石柱石磉之属。掘地一丈有馀，一千数百年中，浮土之积，高出地面者如此。一、阿得里亚墓。亦罗马旧王也。墓如圆城，高三丈许，前临谛白尔江，有石桥跨其上，旁雕巨人十二左右立，正当墓前。后因墓基建炮台，架屋其顶。一、戈罗色阿[35]。一千数百年前罗马王蓄狮、象其中，因建圆屋，高八九重，盘旋而上，结屋如巢，可容万人。集臣民鬥狮、象，以所获犹太人徒手与狮、象搏，尝一日鬥死万馀人。前门三瓮城，深皆二三丈，房屋砖石并完，亦立石碑其中以纪之。

（旁注：君士但丁纪念碑；鬥兽场）

游赏风景三：一、卜拉基罗瓦剌街心石池。中池为巨大五，四旁激水喷薄，中立埃及石柱。两旁各为一池，为人物狮象激水并同，而石工则新刻也。为罗马市心集聚百货处。一、丰达洛代尔特立多来[36]，盖市心泉也。泰西街市，凿池激水，所在皆然。罗马城内以此池为最古，水亦清洌，遂为胜地。一、宾酌花园，在毕亚札教堂右旁。山势盘陀，俯瞷城中，树木丛密。刻古〔石〕为古贤豪及诗人，工技之精者，约数百方，罗列林中。又有汲水钟一架，用水转轮以报时刻，不用机器。累石为阜，驾钟亭其上。 街心喷泉 古贤豪及诗人石像

所历凡十五处，其旧屋古寺遗址甚多，皆千数百年前形制，及他所未游者，概不能详也。泰西所见，大都闳丽新奇，穷极精巧，惟罗马一皆古迹，游观竟日，别具一番心眼，此行良不可少也。是夕十点钟，附汽轮车赴类布勒斯。

二十日　黎明抵类布勒斯，寓倭得朗克得公馆。

偕莼斋、眉叔及斛百里往看旁皮依古城，在类布勒斯东南海滨。一千八百馀年前类布勒斯火山爆发，黑沙随火浆渍涌而出。其城适当山南，凡历三昼夜，尽没其城为平地。至顷八百三十年，有淘地得墙砖者，于是相与疏浚之，尽得其城基，围约十馀里。而房屋街市清出者，历四十八年之久，尚未及其半。而其街衢之大小、官廨民居之等差，以及市肆贸易零杂，类名辨物，皆可得其仿佛。证之罗马史籍，二千年以前已立议政院于是。据其厅堂之闳阔者为上下议政院。又有大厅，左右柱各十馀。上为高台，右旁有石级下入地窟。土室黑暗，凿地为孔以通天气，因 庞贝古城 古议政院

古理刑院 据以为理刑院。其高台临下听断，而地窟以系囚。又有数处厅堂设石瓮及为高殿者，则据为神庙。其时摩西之教未至罗马，所祀之神无可考。而其中为高屋，石柱环列若圜殿者，则据为祀天之所云。

饼炉 各街皆铺石，车轨或两道或四道。市肆若饭馆若酒馆若饼馆，皆有遗迹可寻；饼炉与今英、法制饼刑〔形〕式略同，惟不用机器耳。妓馆一所尤奇。其富家贵族之居，以小方白石铺地，或杂诸五色小石，制为回文。阑干、厅堂、厨灶悉具。壁间多为丹青藻绘。又萨里士[37]故宅尤精洁。萨里士者，意大里良史也。二千年前史记可见者，皆萨里士之遗，其里居亦见于所著书。计所历大街四五，小街十馀，墙壁皆具而栋宇无存。盖砖石体质不磨，而木工不能经久也。

罗马古史家故宅

初至，登山行数武，两山耸峙，中通巨道，即所疏浚地也。山尽处为瓮城。旁一巨室，藏庋所得遗器。大率瓦器为多，铜铁诸器略存其粗者，其精善者鬻之各国博物院及为好古者所收存。果实若枣若栗，亦得数盘，皆与土石相结。衣服堆积如黑縠，着手成灰。冠履亦皆朽烂，略仿佛其体段而已。木器惟存门数扇，与沙土结化。其铁键、铁板之属尚完。庋尸十馀具，用玻璃覆之，男女形质皆可辨，亦有受孕当生者。爪甲皆完具，而毛发无存；盖所存体骨皆与土石结化，皮毛故早脱落也。其形式或立或坐或卧，皆一时为火浆沙土所掩覆，各肖其生质也。

火山灰所埋之遗骸

又就各房屋稍完善者覆以瓦，藏诸石刻。所刻人物皆绝精。泰西石刻仿自意大里，二千年流传，固已远矣。其

瓦器若酒罂，长二三尺，形如匏，锐底，有柄，盖用以窖酒者，无处无之。泰西嗜酒，亦有自来也。其它各屋，多窖水缸。凡立石柱处皆开丹墀，略与中国同。屋中多为石级登楼，又西人楼居之所本也。 泰西风俗其来有自

尚有数十人具畚锸，披沙石，随所开处疏浚。西人辨土质物产，皆因开矿至数十百丈，以辨知其年岁远近，推及万年以前。罗马则房屋器用，皆数千年留贻。至旁皮依城，直开通千八百年掩掩之城郭道路，斯尤奇矣。城中见引水池二所，皆引山泉自壁间流出。泰西多凿石为人物鸟兽张口喷水，此城引水池，甃石为照墙三叠形，雕刻镂绘，五色斑斓，足徵上风民俗流遗，上古以前盖亦不甚远也。是日购得铜器数事，云皆古城中物也。

注 释

〔1〕安摩斯得：Amherst (1773—1857)，1816年曾以特使身份率使团来华，卷六作阿格尔斯得。

〔2〕马格里：此指G.MaCartney (1737—1806)，通译马戛尔尼。

〔3〕生得里拿岛：Saint Helena I. 圣赫勒拿岛。

〔4〕颉尔西岛：Jersey I. 泽西岛。

〔5〕安勒莫陀：日文えのきと(たけあき)的对音，即榎本（武扬）(1836—1908)，拉丁拼音Enomoto(Takeaki)。

〔6〕喔克达里：Hokkaido，北海道。

〔7〕箱馆：Hakodata，函馆。

〔8〕威里伯：当指Philippe，即路易·菲力普，1848年被迫退位之法国国王。

〔9〕康谛巴黎：Comte de Paris，巴黎伯爵。

〔10〕檔尔邦：Bourbon，波旁（王朝）。

〔11〕路易斯：Louis，指以路易十六、路易十八及查理十世为代表的法国正统王室。
〔12〕康谛山伯尔：Comte de Chambord，桑包尔伯爵，查理十世之子。
〔13〕威林斯：疑当作阿林斯，即Orléans，奥尔良（家族）。
〔14〕干毕得：Gambetta，甘必大，卷廿七作堪奚尔。
〔15〕牛沿登：Neuchatel，纳沙特尔。
〔16〕热勒雍：Geneva，日内瓦。
〔17〕巴尔仑：Bern，伯尔尼。
〔18〕罗沙：Pierre de Ronsard，龙沙。
〔19〕巴雍：Byron，拜伦。
〔20〕森马尔登：San Marino，圣马力诺。
〔21〕比勒乃：Andotta，安道尔。
〔22〕温谛米里亚：Ventimiglia，文蒂米利亚。
〔23〕阿尔伯马尔里谛娄：Alps Mountains，阿尔卑斯山脉。
〔24〕嘎西尼：G.D.Cassini（1625—1712），意大利天文学家。
〔25〕弗尔达里：Voltri，沃尔蒂。
〔26〕科仑波：Gristoforo Colombo，哥伦布（约1451－1506）。
〔27〕毕萨：Pisa，比萨。
〔28〕吉位达位加：Givitavecchia，契维塔韦基亚。
〔29〕谛贝尔河：Tiber R，台伯河。
〔30〕生得马里亚马觉里：S. Marla Maggiore，圣玛利亚大教堂。
〔31〕并得倭：Pantheon，潘提翁神殿。
〔32〕毕亚札谛白恩巴里牙：Piazza di pompilib，旁皮略广场。
〔33〕森必得多罗：S.Pietro，圣彼得教堂。
〔34〕弗鲁：Forum，议事场。
〔35〕戈罗色阿：Colosseum，大剧场。
〔36〕丰达洛代尔特立多米：Fontana di Trevi，特拉飞泉。
〔37〕萨里士：Sallust，Caius Sallustius Crispus，萨勒斯特（前86—前35年）。

卷廿九

归国途中

〔光绪五年正月〕廿一日　眷口附载法公司“阿纳谛尔”〔1〕船，十九日由马赛开行，至是日十一点钟始至。（公司船行言必有他事耽延。询之，果以由马赛开行，与他船相撞，折断绳缆及小船一只，修整至一时之久。）蒓斋、眉叔与鼐百里同送上船。船主名伯鲁兰，又有总办者名拉斯都尔。 家眷抵达那不勒斯

鼐百里引见英人布类里，以化学著名者也，专穷究水土生化虫物，著书凡数十种，皆国家为之刊刻。问：“此行由锡兰历中国以至日本，亦国家所命乎？”曰：“此自游历，非国家命也。”问：“国家刊刻所著书何意？”曰：“国家考求海中生质，岁费金磅七千，约以十年为期。以渠究心虫鱼之学为专门也，所得生物，必以谘之，因为刊行 英国海洋考察专家

海中生物皆有关国家大计

所著书。"问："海中生物无关国家大计，考求何为？"曰："是有大用。凡生物皆有宜，由水土之气所化也。得其生物之性，亦可辨知其水土之用。往年英国电线通至美国之纽约，忽然中断，由其海底产硫磺，浆皮裹铁线为硫磺所蚀而生锈，则电气不能过。于是改用铜线。嗣是岁常遣船探测海道及海中生物，凡海道浅深及土性物性之宜，推测穷究其来由。是以风雨晦冥中不辨海道，亦可缒取其沙土及水中生族，用显微中〔镜〕照之，知为何种沙石所生化，以推测其海道所经，而辨知其道里方向。"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

格致之学牢笼天地驱役万物

又有香港学堂总教习史安，由伦敦回香港，前年陪同游历学馆者也，亦同舟行。及法商赴利与容岛[2]（即楉尔邦岛），云当由亚丁换船，尚须十馀日程。岛中甘蔗甚盛。英人初踞此岛，与法人交易。居民二万馀人，当纬度赤道之南，其热与新加坡等。二点钟开行，大风荡簸，呕吐不能支。

留尼汪岛

廿二日　黎明过力霸里[3]岛，亦火山也。傅兰雅云："八十年前记载无此岛名，近年乃知其为火山，盖此八十年中海中涌出之山。"黎明望之，惟见烟气。（类不拉斯之火山正当旁皮依城之北，夜见红光如烧而无焰。）再东南过西昔里（亦有火山），意大里之大岛也，为类布勒斯外蔽，过此始出地中海。大洋北岸，亦有巨镇曰麦西拿，两岸相望约十馀里。是日午正，船主牌示：舟行北纬道三十七度三十六分，经度偏巴黎东十四度九分，计行二百三十六买尔。（每

近年出现的火山岛

一买尔当中国三里，计行七百零八里。昨日二点钟开行，凡二十二点钟，每点钟行三十五里，稍弱，约计一时行六十九里稍赢。）

布类斯［里］见示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游记，盖由西洋直出南冰海，绕阿非利加之东以达中国，又由日本以出太平洋。所游历多属海岛，故于各大洲为略而详于海岛。末附“生类”一卷，则所游历及见之草木禽兽及虫介之属；而于中国经传所载言龙物者引录甚繁，并及李时珍《本草纲目》，意在辨正其讹也。又及“鸟鼠同穴”，言在耶苏降生之前二千馀年中国生物，距今四千年，近亦未闻此种，可谓博览善辨者矣。又见贻所记海虫似网形者一类，皆是年游历所见，而各有所主。盖所著录三十九卷中之第四章，专记似网形一种，皆其体质圆阔有孔及有点纹者。自述是船所历海道及三百五十六处，此所著录之海虫约五十处，多人所收得，用相考证者。其小虫多出沙泥中。制铜丝为筛，每一方寸纵横二百丝，用水冲出其细沙，而后以显微镜照之。其镜光约大二十倍，择其为虫类者别贮之，再用稍疏之筛，次第冲洗。其沙泥皆漉之海底，由一千托至四千托（每三英尺为一马，两马为一托，计英尺六尺合中国尺五尺二寸，每马二尺六寸），所淘洗细虫尤多。故考求海物亦自立会，名显微镜会。

布类里考证李时珍记录之讹

浮游生物

廿三日　午正，经北纬道三十五度四十三分，经度偏巴黎东十九度半，计行二百八十四买尔（合中国八百五十二里）。风浪亦不甚剧，而舟行颠簸至不能起坐。

香港学馆情形

询问史安香港学馆情形，云："所经管学馆为大学馆，凡课五百馀人。通香港一小岛，立小学馆三十，皆出自国家经费。小学馆以三、四〔此处疑有脱文〕人为率，并教习汉文。大学馆则参以洋文，而仍以习汉文艺为主，为所课皆中国流寓民人也。近议开课洋文，以归划一，亦尚未能举行。"询以学馆章程，云："学馆已立十馀年，而章程未具，

今稍习洋语能经纪营生

并年报亦无之。国家之意在广为招延，导使向学。而来学者皆贫民也，稍能通习洋语使令经纪营生，不能督以年分，而徐开通以学问，是以至今未能定立章程。数十年前习洋语者日多，不能尽恃以为利，将日进求其深而后可因而诱进之。迟久必定立章程，庶来学者皆有程式，然后人才可兴，学问可成。"此皆中土流遗之民人也。中国之失教化者二千馀年矣，外人乃收而教导之，又不敢遽期其进于美

闻言敬异亦殊自愧

善，而积渐以图功，其立法至精而用心尤厚。闻其言而敬异之，亦殊自愧也。

廿四日　午正，行北纬道三十三度十九分，经度偏巴黎东二十四度三十七分，计行二百九十买尔（合中国八百七十里）。经历希腊以达土耳其之刊谛亚岛[4]及马摩拿海口。相距数十百里外，未能望见之。至是始越欧罗巴境。东望

赛浦路斯

赛布里斯岛，与波赛相对。英人初得赛布里斯岛，创始经营，商民移家往居者相踵接。数年后必开立一口岸，英舟过地中海又增一停泊之所。

询问布类里："海中物产种类亦有化生者否？"布类里言："凡物有类，一类中推衍至无数种，其质与性各依其类。

大率种类之生有二，曰接生，曰分生；动物植物皆同。接生者如虫鱼之有卵，果木之有核，函性以生者也；分生者如草木之分枝，虫介之分体，缘质以生者也。凡动物之分种类，以内具之五脏分之。一曰有脊骨，海物惟鱼为然。二曰有体骨，骨或内含，或外包，一也。外包之骨又分刚柔。凡有体骨者皆具五脏，螺蚌之属亦具。惟其生物之灵渐少则血白，螺蚌中之水，即其血也。三曰有胃，如海华之属，其形如菌，散花于外，小虫入其中，则合而吸食之。蓄之家池者亦能食肉。四曰无胃，如海绒之属，形似海泡，亦有气能舒翕，而不能食。虫缘其上则黏，吸食其精气。此二种者，水陆草木皆有之，其生性在植物动物之间。泰西言格致者不主化生之说，盖凡物种类，皆质与性合成者也。" 有性与无性繁殖 泰西不主化生之说

法人删布洛赴安南总理水师船厂事宜，好古玩，收藏中国磁器最多，所使用皆古器物。携带一自鸣钟，六百馀年物也，可为嗜古者矣。

廿五日　午正，行北纬道三十一度三十六分，经度偏巴黎东二十九度三十八分，计行二百七十二买尔（合中国八百一十六里）。又行二十八买尔（合中国八十四里）抵波赛，即苏尔士河西口也。逾拦海石坝，又越灯楼而东。市肆居民约万人，皆起自近六七年。其初皆沙滩也，新开河既成，岁益增修。市心有花园名勒色布斯园，凿池建亭，奏音乐其中。凡茶馆奏音乐又二处，皆法人。大率埃及土人外，希腊及法国流寓者为多。希腊有教堂，旁设学馆， 塞得港居民万人

教女士四十馀人，兼习针凿。市南有回民礼拜堂，膜拜诵经者数十人。询知每日诵经五次，较佛寺经课为勤。

波赛距赛布里斯岛二百三十买尔，南北相望，英人恃以护苏尔士河，最得地势。西三百五十买尔为马摩拿海口，近口一小岛曰毓得，俄土交战时英人屯兵于此，储积粮食军火。稍西即刊谛里岛，岛民多习希腊教，畔土以求归希腊。希腊因乘势求割此岛，土人不肯从，方相持议论未决也。此皆欧罗巴与亚细亚、阿非利加三洲扼要之地，于近时事局所关尤巨。抚览形势，益知英人于此扼制俄人，实为欧洲大势所必争。而君士但丁一城，俄人蓄意谋得之。欧洲四达用武之国，以此为最，尤俄人所恃为门户关键，以阻阏英人雄踞欧亚两土之气。两国争雄，取威定霸，专在于此。二三十年后，必别有一番变更矣。

三洲扼要之地英俄争霸之场

波赛市中得一鱼，其形如卵，鸟喙，两眼两腮皆出背中，丰腹小尾，遍身毛刺。询之布类里，云至〔系？〕麦尼特里斯一种，盖因其体圆而为之类，谓其形似太阳也。出红海中，视之如鸟，因名之鸟嘴鱼。竟为英法两国博物院中所未有。

廿六日　礼拜。六点钟开行，以新开河禁夜行故也。通新开河八十七买尔，插标记里数，每一买尔分十分，一点钟行六买尔，计六分时行买尔十分之一。凡为湖者六：一曰满萨里湖。二曰巴拉湖。三曰意思美利湖。意斯美利为新开河适中之地。苏尔士汽轮车路，由意斯美利达阿里克三台。水陆要道，为新开河巨镇，法国拿破仑后宫在焉。

过新开河

四曰阿美湖。五曰斯得模湖。六曰苏尔士湖。阿美湖为大苦湖，斯得模湖为小苦湖。是夕泊舟小苦湖，计行六十七买尔(合中国二百一十里)，距苏尔士口二十买尔。

傅兰雅言：泰西新造药品二种，最为纯厚，有益脾胃。一曰牛乳酒，法国三边酒和牛乳食之亦可充此；凡胃虚极不能饮食，日饮二三次，可以养胃，亦令人不饥。一曰牛羊胃酒，牛羊胃中自然水用法酿成之；凡胃虚停滞，可以消化，其名曰禆百姓。小牛胃曰日里，以其为乳食之胃也，小儿乳滞，消导尤良。二种性和平，亦易制造。 傅兰雅述新造药品

夜听德人爱迦弹琴。日本延请教练军士习西洋音乐，月脩二百圆。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 日本勇猛求进中国寝处积薪

廿七日　六点钟开行，二十买尔抵苏尔士口，停泊三点钟。去岁年报叙述勒色布斯开苏尔士河历十七年，用费一千七百三十五万磅(约合银六千万)。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经过轮船一千三百号，收税三千五百万法兰(约合银五百万)，每船约收税三千九百馀两，计息九厘赢。泰西股分以计息六厘为率，次者五厘、四厘，每年修浚经费及一切用度皆出其中，历年大概情形可以推见。英、法股分为多，仍专派员经理。甲敦炮台学馆监督斯多克，英国所派兼理苏尔士河者也。 1877年过河过船一千三百号

与删布洛论法政议论纷纭，数年未定，近时更换伯理玺天德，国是其稍定乎？答言：“未也。往时麦马韩主兵日 议论法国政局

久，尚有威望。今克来威起自议院，冠服如平民，人视之等耳，性情又和易；诚恐议论将日繁，日异月改，变更方未有已。"问以宜如何而后可以安定国家？曰："须强毅有断制者压伏一切。议论各属民主，要须略存君主之意，而后人心定，国本乃以不摇。"因言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为弊甚大。去年德国、意大里、西班牙屡有戕君谋逆之案，俄罗斯亦数伤毙大臣，亦是太西巨患。曰："民主之意甚美，然须甚去兵、去刑罚，尽斯民而归于仁善。如耶苏立教，视人犹己，人人相忘于浑噩之天，乃为无弊。而人心万有不齐，其势不能截然使之齐一。即人之一身有前后左右，而着力处尤在右手，即用法亦有参差，一手五指亦须是有长短。民主立国，无分贵贱上下，强天下之不齐以使之齐，则将截中指以补小指，使体骨皆失其用，而虚为一体同视之名，其势恐万难持久。"吾谓此须如瑞士，并民主之名乃可行。删布洛言："瑞士小国，人数无多，不与各国立崖岸，各国亦度外视之。然每年亦须举数人分持国政，常至喧争数日不能决。赖其力薄，不足滋生事端，终亦不见有好处。"似其为言亦属君党，而理固莫能外。

泰西政教美善，而民气太嚣

法国保皇党人删布洛之言

晚见拉斯嘎尔灯楼，询知英国海部所建立也，距苏尔士夹口为近。（出夹始入红海。）盖西奈山横出红海，旁夹两港，左为阿克阿巴夹，右为苏尔士夹，计长七十买尔。阿克阿巴较短，上通巴雷斯丹[5]。距近之耶路撒冷城，即耶苏生长地也。统部曰犹太。摩西、耶苏皆出其地。西奈山则摩西宣立十诫之所也。十诫之目：一曰敬天，一切

摩西十诫

鬼神皆诫不得祀；二曰诫发虚誓；三曰七日礼拜，人畜均须得一休息；四曰孝敬父母；五曰诫杀；六曰诫淫；七曰诫偷；八曰诫毁谤人；九曰诫淫心；十曰诫羡慕人财物。其时西方民俗顽犷，礼教未兴，是以十诫之中，于淫、盗二者反复申戒，不独不宜有其事，并不得有其心，亦见摩西立教之具有苦心也。

廿八日　午正，行北纬道廿六度五分，经度偏巴黎东三十二度十六分半，计行二百七十一买尔（合中国八百十三里）。由地中海以达红海，寒气较巴黎为甚，犹着重棉。是日始有热气，单棉尚嫌厚，舟中已用风扇。

进入红海天气转热

观舟人男妇戏具，皆取便身体手足。妇女三四人，两手持绳跳跃，每一跃，所持绳前后周身一圈，连跃则绳周转如流星，目为之眩。男子投饼为戏，饼用铅为之，圆径二寸。制木为箱格，凡分四层，随上孔顺溜而下。前一层中为风车，旁为两柜（活板）。二层为四孔。三层中为蛤蟆张口，旁为曲洞。四层又为四孔，计数万；从蛤蟆口入者五千；从风车入者千馀，各为次第；前孔最下数五十、四十。孔之大，加于饼者二三分而已。相距五步，投之亦辄中。每投十饼，画纸计其数，以先满万者为胜。眼力手力，专务灵捷。此戏具中之最可行者。

廿九日　午正，行北纬道二十二度四分，经度偏巴黎东三十五度二十分，计行二百八十七买尔（合中国八百六十一里）。天气渐热，寒暑表热度已至八十四分。经过默迦海口，号称险境。舟行海道正中一线，经东南望见基本洛

替尔岛，乃稍偏而东。故行红海者，以取道基布洛替尔为准。

英人汤美士，在粤十四年，其妻能琴善画，亦有美名，相与回粤。云曾在卜来登阿什百里宅与予相识，盖亦有别墅在卜来登也。善为诸戏具。是夕，管船二户〔副〕因建台演诸幻戏十馀件，船人醵金助之。汤美士之妻亦弹琴，男妇相与作歌跳舞为乐。

三十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七度五十九分，经度偏巴黎东三十七度四十一分，计行二百八十买尔（合中国八百四十里）。夜，过基布洛替尔岛。

读新约

夏茀思白里见赠《新约》书，每读不能终篇。舟中奉读一过，凡传福音者四，曰马太，曰马可，曰路迦，曰约翰，皆阐扬耶苏之遗言也。《使徒行传》五，曰保罗，曰雅各，曰彼得，曰约翰，曰犹太〔大〕，则各述所传教之意。路迦叙事明爽。约翰所传多指证语，与诸家稍异。保罗是基督教门第一大辨〔辩〕才，犹佛氏之有迦叶也。耶苏始受洗礼于约翰，而卒为使徒。然约翰为犹太王所戕在耶苏前，当别有一约翰，而混而一之。保罗始为犹太禁耶苏教，后乃皈依。犹太〔大〕、雅各、比得、马太，皆在耶苏十二弟子之列；而犹太〔大〕受犹太人贿，导以拘系戕害之，而仍附之以传教。

论基督与佛教及儒家之关系

大抵基督教门原本摩西。而西方佛氏之流传以慈悲为宗，以生死祸福为说。其教流遍西土，虽各自立宗主，而宣播推衍不离此旨。其诸神异之迹亦多祖佛氏之说，倚托

幻相，命之曰神通。而援天以立教，犹近吾儒本天之意。视佛氏之广己造大，受天人供养者，亦有间焉。

传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三代以前为君者，皆兼师道而为之，名曰天子，继天以统理下民者也。西方榛蒙始辟，无君师之统；而为民信从者，民辄归之。摩西因以列色〔以色列〕一族，而王有西土。耶苏继之，以代天阐教为言，而终以自毙，亦当时情势之必然者也。天子者，承天以统理百姓，而固不敢私天以为之父。为夫万有之生，皆天主之。私天而名之父以行教，而擅作君之权，且欲尽四方万国而统治之；赖有一死，其徒一附之耶苏，无敢更自托为天之子者，其名乃至今不废。自来行教者被祸之惨无若耶苏，而西方服其教，千八百余年君人效其职，百姓亦以遂其生。其精深博大，于中国圣人之教曾不逮其毫厘，而流弊固亦少焉。乃相与竞奉耶苏以为天之子，而君人皆退听，其教亦以大昌，诚哉无以易也！ 论基督教之所以大昌于西土

二月初一日乙亥 为西历二月廿一日。午正，行北纬道十四度四十分，经度偏巴黎东四十度四分，计行二百四十买尔（合中国七百二十里）。经过退尔薄斯岛。岛凡十二，耸峙海中，泰西人比之耶苏十二弟子。退尔者，译言十二也；薄斯即学徒之称。岛中无草木，亦无居民。再东为苏噶尔岛，如巨山绵亘十馀里，亦属阿剌伯北岸，为摩迦阿剌伯第一海口也。地产加非，东距红海口为近。口中一岛曰柏林，法人于此经营。孟买统帅遣人先踞有之，树立旗帜。地当红海口，亦要隘也。而地土荒瘠，不能种殖，英

人惟于此设立灯楼，引船出入。（连日南风，是日风尤剧。红海由北而南，为风力所拒，行程较少。初春得此南风，亦向所未有也，而吾不幸遇之。）

删布洛言及法国改立民政。日事纷更，官无常守，等威陵夷，水陆兵将皆可经营求得，不必才能；因论及美国政务，尤为烦乱，以民制君，纪纲倒置，为弊滋甚。吾谓：“中土圣人辨上下以定民志。无君臣上下之等，则民气浮动，不可禁制。近年德、意、日诸国疾视其国政〔君〕，动至谋逆，未尝不因法国改立民政，群思仿效之。”傅兰雅言：“泰西戕君之案又别一义。德国刑司讯问，直言以贫故，思造非常之谋以立名。确是如此。往年英国亦数出此案，宰相某请自讯之，推鞫〔鞫〕甚至，国人谓其必从严也；已而缚之市中，褪去其衣，令一老妪持木棒扑其臀竟日，遂纵遣之，嗣是数十年无犯此者。”盖泰西人最喜奇迹，君臣之分未严，相视犹平等也，与中国政教原自殊异。而观删布洛之言，深怀忧危之心，则以法兰西强国，立君千馀年，一旦改从民政，群一国之人挈长校短，以求逞其志，其势固有岌岌不可终日者矣。

论改行民政之流弊

初二日　出红海口，沿阿剌伯海岸稍折而北。过阿萨藐斯岛，形如巨山，叠起阿剌伯海岸，山势横亘。十一点钟抵亚丁，计行二百三十买尔（合中国六百九十里）。

删布洛见赠马得尼克[6]甘蔗酒一瓶。马得尼克岛在南、北亚墨利加东适中之地，泰西名之西印度（英人始辟地至此岛，以为印度也。其后抵印度洋，始知印度土地之

马提尼克甘蔗酒

广，因沿旧名而别以方，曰西印度），亦英属地也。酿甘蔗为酒，亦称佳品。

船主言：“亚丁须耽延一日，船客有分赴莫里舍斯[7]、楷尔邦二岛者，于此换船。”莫里舍斯岛为英属地，楷尔邦岛为法属地，并在阿非利加东，距马拉迦斯[8]大岛为近，英、法两国多于此栽种加非。

与姚彦嘉、傅兰雅雇坐马车看水池。盖亚丁沙地，沿海石山荒瘠，不生草木，常数年不一雨。居民倚山凿池，每雨则引山水注之池中，以供食用之需，千二百年于兹矣（始于耶苏降生之六百年）。英人踞有此地，乃开辟道路，修浚旧池。深者至六七丈，筑三砂土，甃以石，从山半以达平地，为二十池（原有五十馀池均荒废，英人近稍修通二十池）。通沟引四山之泉次第灌入之，用机器汲取，输之沿山各户。凡为市肆数百户，皆倚山为居。凿山为道，通之山后，设炮台两崖间以护之。山后兵房隐若城郭。询之，英国兵四百，馀皆募阿剌伯土人充之，共约三千人。越兵房而北，山势环合。所凿二十池，左右高下相衔，而蓄水皆不及五分之一。土人云：“不雨已十一月矣。”环池高下种树繁密，为水气所濡，尚能生植也。沿海千馀里竟不见一树。土人云：“山前后凿井凡百馀，并十馀丈乃见水，用辅池水之不足。而水微鹹，不如池水之清冽也。”

亚丁之蓄水池

不雨已十一月矣

英人经营此地，专为印度以来舟帆往来。西距苏尔士七日程，东踞〔距〕锡兰十二日程，中间别无停泊之地，所需煤炭食用无从取办。亚丁四山环抱，稍可避风，竭力经营之，

所费甚剧〔巨〕。而各国舟行络绎，相与停泊，实同享其利。泰西经商，大公之规模，多不可及；而英人富强之基，于此亦略见一斑矣。

初三日 礼拜。致黎莼斋、刘开生、李湘甫、联春卿、马眉叔、杨仁山、曾省斋、罗稷臣、凤夔九、黄玉屏、马格理各信，由亚丁信局分递。

摩里见遗《瀛寰画报》及所纪生物种类，及英人伯芬《生物稗史》，属傅兰雅转交，至是始检出其《瀛寰画报》。

叙俄、土原始：俄国史记起于西历八百六十二年，数

俄国小史 传至哑来[9]，自九百八十年至一千十五年，国势始振，率其国人信奉希腊教亦起于是时，盖周世宗显德年间事也。嗣后国分为四，至孙朝哑复合，实始教导其民，建宫室，习制造。其后复分为数十国，而稍强者二国，曰里付[10]，曰鲁舜[11]，始营建海口通贸易，而国势以散而弱。垂四百年，后遂并于巴伦，所称本〔木〕斯古[12]者是也。四传至大迷[13]，国势又稍振，其时为一千三百八十年。又三传至一千四百六十二

伊凡雷帝 年，唵凡[14]即位，累世称为贤明，而俄乃日盛。至局唵第二嗣立，一传至杜福，而国祚移于妻舅古杜；一传，复大乱。一千六百十三年乃共推立禄迈为王。至子哀利，当一千六百六七十年间，始与土耳其交战。其间又有女主速发[15]者，系俄主局唵之姊，嗣位三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九年而彼得

彼得大帝 利舜来[16]即位。一千六百九十六年与土耳其战，夺其黑海口岸曰哀速，拓地至波罗的海，改建新都曰彼得罗保[17]，即今俄京也。一千七百零九年复攻土耳其，与瑞典相持，

战而却之，实为俄国富强之原始。三传至今皇爱力斯俺特[18]。

土耳其立国在一千二百年间，部落分散，其最著者阿得门[19]。三传至爱门第一[20]，在一千三百五十九年，稍侵踞希腊旁地。其后日衰。至一千四百廿二年爱门第二立，而国势复振，乃尽有希腊地。三传至赛尔门第一，为一千五百二十年，为土耳其极盛之日。至一千五百六十六年思廉第二嗣立，实始与俄人交战，称盛强者数十年。其后国势日益衰弱。一千六百八十七年赛尔门第二立，励精图治，国势又稍振。至爱门第三立，休养生息数十年，败俄主披得之师。其后一千七百三十六年，俄兵攻夺爱尔甫[21]，而俄、土战事日繁矣。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俄兵大败土耳其水师，攻战屡年。土主买斯堆非及汉行斯嗣位之际，日有俄兵。一千七百七十四年，俄将斯那[22]转战至开斯[23]濒海地，与旗满人共击土兵。一千七百八十年，又与新港人共击土兵。其时土主萨敦方思讲求西法，急图自强，而为土人所废。一千八百零八年，蒙汉第二立，俄兵复来攻。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希腊始自立国。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俄主内格来思[24]又遣兵攻土，攻战连年，而土势愈不支矣。

土耳其小史

与俄罗斯连年攻战

所记粗举两国情形，意在开示俄、土争战之原，以窥知其强弱之势，而一皆取证两国之史，虽亦不免出入，而固为稍得其实云。

五点钟，乘潮水出口开行。数日凉甚，视初入红海时热气大减，天时固未易测也。

初四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二度二十六分，经度偏巴黎东四十六度三分，计行二百零三买尔（合中国六百九里）。红海口极狭，阿剌伯人名之巴布扪得[25]。巴布者，译言门也；扪得犹言眼泪。口狭而险，过者为之堕泪，因名之眼泪门。左为阿剌伯，右为阿伯西尼亚。抵亚丁则阿非利加海岸属之岑西巴，别为苏马里。入海面较红海为宽，即名巴布扪得海，承红海口为言也，盖皆印度洋之海汊。阿剌伯南北两海汊，北与波斯接壤，名波斯海湾。

堕泪门

删布洛善言医理，以心思智虑皆出于脑，而心为血道总汇，吸血而输之脑以助其运用，如机轮之有气炉。所恃为用者机器，而收纳水火之气以助其机器之用者，气炉也。故人之生死系乎心，心气停则血脉壅塞而生机以息。而聪明智慧，一主于脑。何以言之？凡人有所思，心神全注于脑，以脑为思虑所从出也。与人接谈，必面向之；闻声则回顾；皆脑气之用。盖通声音者耳也，运思虑者心也；而其相向不求与耳对、与心对，而但与额对。由脑气之翕张在额，即与人周旋应接，亦脑为之用也。脑左右相比而中通一脉，至前额微开。每有深思，则额脑合，收敛固结，以能使思虑深入；既思得之，心思为之一弛，而额脑复开。是以人之思虑全系乎脑。思虑有息时，故脑气可以息；生机无息时，故心气不能暂息。人睡而神宁，宁者脑也。脑息而心不与同息，即睡亦脑为之用。吾谓脑主藏，故记性在脑；心主运，故神明在心。凡喜怒哀乐之发，而心辄为之动；动者心也，非脑也，此其显证也。

删布洛谈人脑生理

傅兰雅言：泰西一种学问，名曰"弗临洛洛基"[26]，犹言智慧识解所从生也。初时格致家颇深诋之，近始多主其说者。其言以为凡人性情学问皆主于脑。博采泰西图象，兼及中国名人，以类附之。凡精数理者，其脑自眉骨以下皆突出，而目深入。能诗者其额脑皆直上。善为子孙计者其后脑常丰。以至能音乐及诸嗜好，皆于脑辨之。禽兽亦然。如鹤及孔雀及鸡，雄者其脑皆突起，则性傲。人性亦然。泰西有精于此术者。一厂主被窃，厂工数百人，无从查考。乃令遍相厂工，各视其两耳上插入鬓际脑骨，凡得五人。语厂主曰："五人皆能行窃，其间一人尤甚，必此无疑也。"厂主诘之，果然。此即中国相法，而泰西一以归之脑，故凡智愚贵贱寿夭，皆可于其脑辨之。大抵脑多而重者，贵相也。望而辨其轻重，则又是泰西一种学术。深求而极论之，皆可以通神明、穷造化，亦以其中本有自然之理在也。 傅兰雅谈骨相学 "此即中国相法"

删布洛又言："人目力所极，视白者常大于黑。置白、黑二丸于地，以为黑丸小、白丸大。即涂两圈于纸亦然。"试之，果信。盖黑者其光内敛，白者其光外溢。老氏知白守黑之旨，亦内敛之义也。 视觉误差

初五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一度四十八分，经度偏巴黎东五十度二十六分，计行二百六十三买尔（合中国七百八十九里）。

与删布洛申论观脑之说，始知其于"弗临洛洛基"究心有年矣。自言所见各国人，一望而知其学行。谓鄙人额脑直，

必以文学名世。"又凡耳目五官之用，皆脑气之发现也。多少德行好处，皆可推见。其生平所至，能了事务，尽事之条理，怡然涣然，相悦以解，而不乐悖忤勉强。"近时朝贵皆谓鄙人脾气重，自视全无脾气，而在官无一日不与人抵牾，亦莫测其所由，乃为删布洛数语说尽。金眉生曾寓书相规，以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近时朝局不然，非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即万无以自立"。每读之怃然，可以与删布洛一段议论参看。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

删布洛又言，德相毕斯玛尤精于"茀临洛洛基"之术。驻法参赞陈报一切情形，偶以事属其弟具草缮发。毕斯玛视其字迹不类参赞所为，谛观之，叹曰："此美才也，吾何以不知其人？"因函诘："具草者何人？当一来见。"其弟林多回柏林见之，毕斯玛谓曰："吾视君书迹，固心疑之；今果与君貌相称。当出办事，不当自投闲散。"林多言并未过考，无出办事之阶。毕斯玛因谕令应考，果获中选，因遣充西贡领事。（毕斯玛之为贤相，于此亦见一斑。）因论"德人奋起有为，其相亦皆应之。头平而方，两旁有棱角：此等脑骨，必能一往直前，求达其志而后已。观德人骨相，应此等脑气者为多，是以其人才方日起月盛。"其言皆为有见。

俾斯麦亦谈相法

西教"十戒"，所传亦有异同：一曰敬事上帝；二曰毋拜偶像；三曰无妄称（谓不渎天主之名也）；四曰守安息（七日礼拜，为安息日）；五曰敬父母；六曰无杀人；七曰毋奸淫；八曰毋偷盗；九曰毋诳言；十曰毋贪婪。（《约》书第九条不许妄证，第十条不贪羡人所有。前四条是神伦，

刻在第一碑；后六条是人伦，刻在第二碑。）又有“八福”：一曰虚心者福；二曰哀恸者福；三曰温柔者福；四曰饥渴慕义者福；五曰矜恤者福；六曰清心者福；七曰和平者福；八曰为义而见窘逐者福。 “八福”

是早，过迦得非尔[27]，即岑西巴之海角也，地极危险。过此即出印度大洋。又过苏噶得拉岛，为巴布扪得海门，连起三岛。其地产阿禄[27]，西人用为药品，利肠胃。近年英人贸易日盛，亦稍以法节制岛民，隐若属地。 过瓜达富伊角

大风，凉甚。船主伯鲁兰云：来往此地数十年，从未有此清凉世界也。

初六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度五十四分，经度偏巴黎东五十四度四十九分，计行二百五十八买尔（合中国七百七十四里）。

德人美士达前赴日本经理矿务。盖其铜厂开采已三百年，矿道日深，而未有机器。延往审度经画，以三年为期。其人博学多通。所用仪器以纸为之，可以测日及方向：一面经纬度，分别圆径、方径及平面尺，上方可以折叠，下作椭圆式，以线悬铅饼测其分度，云测日辰参差不出半分；一面为对数表。因论石山有水化、火化之别。凡石文层起堆叠如饼，其源必由水化，洪荒以前由海中涌出者是也。石文燥烈上冲作赭赤色者，其源由火化，直从地心激迸而出，所以结成石，皆地心之火煅成者也。布类里言：亚丁石山绵亘，皆从火化，数千年不生草木。 去日本工作之矿师 水成岩与火成岩

舟中得书六种，皆法人近著。戈立容所著四种：一论

机器；一论运动起重行远；一论水学；一论电学。洛比安那一种，为《亚墨利加十八月游记》。卫尔恩[28]一种，为《绕地球游记》。卫尔恩精格致之学，而所著书多杂以俳语。另有《新式炮弹》、《新奇游记》二种。《炮弹》设为问答：创立一会，炮弹重五千馀万磅，每一秒行万馀里，用九十七点钟轰入月轮，一与月行迟速及距地球远近相准，又测重力之所及而不为地球吸气所摄。是以其书虽属诙谐，而格致家固推重之。《新奇游记》则穿地心一游，亦测地隔以辨其物产，及可以迎导养气与穴地之法，皆假谐语以发挥其地学之精微者也。（又一种从海底绕行地球一周，各处海道浅深及物产皆有考证。）以其语涉无稽，仍发还之。

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泰西轮船皆用凝水机器，省煤力四分之三。从前“大敌力”机器日用煤一百吨，至是不过用煤二十五吨而已。（汽轮车仍用“大敌力”机器，以不能吸水之故。）“康邦”机器兼用二者之法，用煤更省，日可二十吨。泰西格致家仍以煤力尚有未尽，日夜穷求其法，数十年后其用当更神也。

蒸汽机之改进

初七日　午正，行北纬道九度五十五分，经度偏巴黎东五十九度十一分三十秒，计行二百六十六买尔（合中国七百九十八里）。

傅兰雅言：“上海翻译洋书，已刻者四十二种，译而未刻者尚多。初意分别各种学问，辑为丛书百种。其后译刻日繁，消杂纷歧，而电学一类尚无一译成者，欲编次西学丛书竟不可得。”因论：“上海广方言馆，一切皆为具文。初设英文一局，后又设法文一局，现存不过数人，而课幼童

傅兰雅言上海译书

广方言馆尽成具文

二十人，大致犹一蒙馆而已。外设矿学一局、机器一局、驾驶一局，皆洋人主之，而不通汉语。就学者又皆不通洋语，因另设一通事，日以开支薪水为事，未尝问及功课。惟护局勇丁五十人，延洋师教以兵法，演放枪炮，差有实际。”凡事创始难，创始而即为具文，整顿尤难。闻傅兰雅之言，深用慨叹。 学者不通洋语未尝问及功课

英人踞有南阿非利加之好望角。所属喀非[29]、拿塔[30]、苏禄[31]等处，故为番地，英人抚有之。番民时出劫掠，近年始派兵征讨，凡三千人。苏禄番民与战，突出数万人，四面薄之，堵击竟日始退，英人死者五百馀人。英廷以驻守好望角未能预防其叛，临战又多失事机，议论方烦。傅兰雅言：“英人到处营立步头通商，亦为船舶来往大洋停泊之计。每一滋事，辄广地数百里；用兵愈剧，则辟地愈多。苏禄地本羁縻，嗣是英人又将收取而经理之矣。”《书》曰：“兼弱攻昧，启乱侮亡。”无乱亡之徵无由致侮，而非昧不足以召攻。强者糜烂，弱者兼之，此人事自然之理，无古今中外一也。 英人经营南非 乱以致侮昧以召攻

初八日 午正，行北纬道九度零五分三十秒，经度偏巴黎东六十三度二十六分，计行二百五十六买尔（合中国七百六十八里）。

昕帆与总办拉斯都尔考求法公司行章程：来往中国船九只（向止九只，近又增修一只矣），每岁往返以三次为度。由马赛开行，有分赴阿尔及尔者，为法国属地，但横渡地中海而已；至类布勒斯分载，赴君士但丁以出黑海；至亚 法国来往中国轮船九艘

丁又分载，赴阿非利加东之楷尔邦岛，亦法国属地也；至锡兰又分载，赴平格尔之喀尔格得（印度孟加拉，西人名之平格尔；孟买，西人名之旁比。法国亦另占有埔头）；至新加坡又分载，赴酌尔洼[32]之霸得维亚[33]（噶罗巴岛，西人名之酌尔洼；霸得维亚为其海口埔头）；至香港又分载，赴日本之横滨（上海分赴日本之长崎、大坂各口，别为美国公司船）。地中海、黑海各处公司船三十二只；印度、日本以达南洋公司船八只；西至美国纽约公司船八只（仅供马赛通纽约运货之用；人客来往，并由学浦[34]海口）。凡分运者，并于各口转运货物。国家岁给经费一千三百万法兰，是以公司行集股开设，而一统制于国家。

航期五旬亏损三万

问："国家岁给经费何以如此之重？"曰："一切受成于国家，必令有馀，以免瞻顾。如赴中国，以五十日为期，每日支销用款五千法兰，计需廿五万法兰。此次人客船价约计十万，货物船价约计十二万，尚短三万法兰。"阿纳谛尔"船为来往中国四大船之一，造价十六万磅（合中国银五十万有奇），非得国家助给经费，其势必不能支。英国公司船一皆商民集股为之，国家惟给与信资而已。凡充公司，以递送书信为第一要义，故皆国家任其名。英国由国家准令承充而量给信资，亦以昭实也。来往印度及中国船五十四号，而印度为其属地，一以锡兰为总汇。凡公司船径赴印度，而由锡兰分载赴中国，亦分赴澳大利洲及南洋各岛。是以来往中国船率不过十五六号。其美国公司船则由太平洋以达日本，而以上海为总汇。"泰西魄力之大，无能及三

美国来往东方轮船五十四艘

国者。法国各口贸易不及英、美两国，国家支销费用尤巨，徒以开设公司行负强争胜，而民人之受其益者固亦多焉。泰西经国者所见之远，良亦不可及也。

初九日　为西历三月初一日西。历二月纪数二十八日。《尚书》："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归奇于闰以应月，其馀分亦不能满六日，以大小建为之乘除。泰西以三十日、三十一日纪月，而于二月空二日，岁得三百六十有五日以应馀分。积其馀分至四年而闰一日，得二十九日；又积其馀分至百年加闰一日。所以必以二月者，其纪元以冬至，犹周正也；至三月乃应夏正，自当以二月为一岁纪时之终。传曰："归馀于终"，一岁纪时之终也。此亦天地自然之理。 谈西历

午正，行北纬道八度十八分，经度偏巴黎东六十七度三十八分，计行二百五十六买尔（合中国七百六十八里）。

泰西行船测风，亦有常度。飓风之起，在南洋及印度洋。阿非利加马迦拉诸岛以北，多以十二月、正二三月；印度平格尔海湾，多以十一二月、正月；西贡以北至香港，多以八、九、十月。西历四月（当中国三月）为行海最佳之日。五、六、七，夏令风动雷鸣，常得暴风，谓之雷风。雷风骤起骤落，则飓风不作。大抵飓风之起，必得数千里海面而又岛屿回环之处。风之行势既远，与海涛相击，一受岛屿遏抑，则激而为旋风。太平洋万里无阻，故无飓风。地中海、红海，海面远者不过千馀里，岛屿虽多而风势不能远薄，亦无飓风之害。泰西行海测风，风雨表骤落至二十馀度则飓风起；急视风势所起处，转轮避之。表度渐起， 谈飓风

则去风渐远。一入其旋转之中，鲜不倾覆者。庄子所谓“抟扶摇而上”，风势猛者，能拔屋上飞，为受其四面抟击之力也。

初十日　礼拜。午正，行北纬道七度三十三分，经度偏巴黎东七十二度十六度〔分〕，许〔计〕行二百七十八买尔（合中国八百三十四里）。

删布洛为郭氏看相

删布洛问傅兰雅：“钦差亦曾带兵乎？”傅兰雅曰：“渠文官，未尝与闻兵事。”删布洛曰：“不然。吾视其目光，必曾经历战阵，无可疑者。”傅兰雅因举以问鄙人，答言：“曾带兵救援江西，居围城一月。生平矢石如雨中驰突四五次矣。”傅兰雅大惊，言：“实不知有此。”因问删布洛何以知之？曰：“平时注目下视，每发言一顾，目光直射有威棱，以是知之。”曰：“是亦应脑气乎？”曰：“目中精光，全出脑气。凡患青盲者，脑气伤也。”因问张听帆何如？曰：“是能深思。‘茀临洛洛基’图画古今圣哲像大致如此，为其能深思也。是其脑气近之。”问姚彦嘉何如？曰：“法人脑气有类此者皆善言，是必能言论。”泰西不主相法而主脑气，所言乃多隐合（听帆实能深思，彦嘉实能言），亦一奇也，然固不主贵贱寿夭之说。彦嘉问年寿，曰：“是不能知。然观君躯干大于人，最忌安弛，宜习劳动。习劳即寿徵也。”其言亦近理，所以异于中国之术士也。

草木之学

布类里自言：“与斯百里之弟交好。其人博学多通，曾著一书曰《巴美科尔拿非尔》，盖草木之学也，专论其质性所宜，亦医学之流。与瑞士人茀罗基迦合著。茀罗基迦亦

博雅士而精于医，与斛百里时有讨论。然此书实斛百里所著，而列茀罗基迦之名于前，以示自谦之义。”予曾于斛百里处见其弟画册，朴厚而深秀，画所居山石林木尤奇。以为文雅士也，不知学问之深如此。拟函致斛百里一求其书。其人早逝，尤可惜也。

是日东北风稍微，寒暑表热度至八十五分，而已热不可支矣。

十一日　午正，行北纬道六度五十三分，经度偏巴黎东七十七度零四分，计行二百九十买尔（合中国八百七十里），距锡兰之科伦波二十七买尔（合中国八十一里）。

三点钟至科伦波，与彦嘉、听帆及傅兰雅登岸一游。树木葱茜，弥望皆椰子、槟榔，杂以蕉芭〔芭蕉〕。所在累墙为园，红白花掩映斑斓。科仑波江贯穿其中。沿江出市东，树木尤茂密。江北山势逶迤明秀，如行山阴道中，水光山色，应接不暇。 科仑波

至科仑波博物院，询知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所创修，七十八年讫工。上下两层，下层分东西四院。东为藏书及议事厅，西为锡兰土产丝、麻、果实、谷、麦，及金石矿产及古磁瓦布皮之属。内为古石刻。石狮高八尺许，背甚平，云一千一百七十八年制，锡兰王坐其上以听朝。石窗一具，为小孔，雕刻花朵，及石坊额及石础，皆一千二百年中王宫遗物也。又有石像，人身象鼻，则锡兰国神也。后廊大竹数段，并三尺围。络树藤蟠结如竹，中空约二尺许，而长至四丈有奇。小竹一枝，大不过二寸，盘围高于人身竟 锡兰国神人身象鼻

至十馀匣。上层为鸟兽虫鱼，远不能及英、法博物院，而螺蚌奇品则过之。有光白如卵者；有圆如筒者；有四周锐出如足者：大小以万计。蝘蜓数具，或长至三尺。鱼类亦繁，鸟嘴鱼名迪特娄登意斯毕都尔斯，亦有一具；亦有鱼头，鸟嘴前出而刺坚长；亦有鱼嘴而刺更粗，形亦较巨：凡三种，此则各博物院所无也。其外为肉桂树园，所植桂极繁，并高数尺许，数十年后又一巨观矣。

异鱼三种

科仑波为锡兰总督驻扎之地，其总督名克立哥里，前岁遣人至板得嘎尔[34]枉迎。此次沿途谢免酬应，戒舟人不得悬旗，故不复与通问。旧立省会曰堪谛，在锡兰之中，闻其地山水甚佳，近亦于此修造火轮车路。科仑波风浪甚巨，不过〔便？〕泊舟，市肆无多。英人近修石坝，截海数十尺以拒风浪，用机轮下石。一二千〔年〕后石坝成，其地必日益繁盛矣。（地产乌木、红木，中国习用之，运载至多。）

乌木红木运往中国

十二日　行七十买尔至板得嘎尔（合中国二百一十里。陆路五十买尔，合中国一百五十里）。山势环抱，成一大荡，泊舟其中。巨海在其南，三面楼房掩映丛树间，随山势高下，葱茜如画。前岁泊舟荡外，无此佳景也。与彦嘉、听帆及傅兰雅登岸，弥望树木成林。即市肆中左右顾，绿树参天，逶迤曲折，皆成奇景。闻相距三买尔（合中国九里）名洼克洼拉者，山水绝佳。稍西亦有桂树园。命车一游，由北折而西，往返十八九里，山色明秀，繁阴密布，如出入画图间也。凡越溪流三，其大者名金根遮河，并环绕林木间。其稍平旷处皆为良田。见有新割者，有新秧初

加勒港

出如针者。询知禾稻三月一熟，岁中雨水调匀，可以四种，而常以两种为率。其新割者，春稻之已熟者也。平田栽秧多不成畦，亦省耕耘之力。盖皆百馀年中英人所开垦，地气发泄方始，生殖易为功也。与科仑波两处并有炮台，有医馆，有监牢，有巡捕厅，规模均极宏敞，而皆未一往游。前岁西行，专务考求其制度规模可以取法者，此行惟取山水之娱而已。所处之境不同，则用心亦异，亦人事自然之应也。 此行惟取山水之娱

中道过一佛寺，求得贝叶经一卷，乃见坐佛（前岁至两佛寺，皆卧佛）。前卧一佛像，袈裟螺髻。寺佛〔僧〕云："此前缅甸王像也。"殿前塔一座，高于佛殿。旁一小屋，扃锁甚固。启视，则铜像一尊，极瘦削，为九百年前所铸造，扃之以求布施。

英人属地开辟经营，可谓极人事之勤劳，而穷尽天时地利之功用。即一舟一车，载客几何，价值几何，并著为定章，悬之通衢；又各于其舟车牌示其等差节目，使不得有欺饰，宾客远至者尤便之，规模固宏远矣。而征税亦繁：人口岁纳三施令；房屋大者六陆比（二施令稍弱为一陆比，亚丁以东皆用之）；结草为屋稍成规模亦三施令（惟穷民茅屋无规模者不收税）；船大小皆六陆比（本地渡船、渔船及运货入内江，征税并同，其大小亦略相等也）；马车一辆五陆比；畜犬一头四佩宜；树园丈尺有定数亦六陆比，以次递减至二三陆比。条理细密而无出入，人亦安之。则以凡事务取便民，开浚河道，防禁盗窃，营建学馆，收养病民， 征税虽繁民亦安之

又以馀暇为苑囿游观，使人民有以自食其力，欢欣鼓舞以乐从其令也。(询及科仑波博物院亦开支国家经费，即取之其地各项税饷也。)

教士先行而后商民而后攻战

与傅兰雅论英国建属部数万里外，创始经营，以何为先？傅兰雅曰："是有本源。大率创始教师，经营缔造者皆商民也。教师行教，专务搜辟荒远之地，导民以从之。所至先习其语言，以考知其山川险塞及土地所宜与其人民习尚，则皆已得其要领矣。于是商民承之以与市易，乃渐开立口岸，赁地为居室。积久而情伪攻取，瑕衅日生，于是而有战争攻夺。商民之力不足，则国家以兵助之。构衅至于再三，乃以削其地，黜其君，建法更始，立为属部。无勤师袭远之劳，亦并无拓土开疆之见。所取便者，通商口岸及可以停泊船只。至并其地而收服之，则事势之渐而人情国势之与为推移，昏明强弱之分，与其因应曲直之理，相推相激，以成于所不及料。所收各属部，情形大略相同。而原其觅地之由，一皆自教师始也。"教师传教而与国事相因，亦使狉獉顽犷之习，一变而为富庶。中国章句之儒，相习为虚骄无实之言，醉梦狂呼，顽然自圣。宋、明两朝之终于衰弱，澌然以尽，诸儒议论之力为多。呜呼！中国之所以不能自振，岂不由是哉！教师化异己而使之同，中国士大夫议论则拒求同于己者而激之使异，其本源已自殊绝，宜其足以病国也。

西人化异使同中国拒同使异

十三日　八点钟开舟，沿锡兰岛东行。横亘约百馀里，其中高山嵯峨。尤远而高者，一峰矗立，则阿达摩斯山也。

如来卓锡此山，佛迹犹存。

傅兰雅言："在上海目睹两事：同治十三年日本兴师台湾，沿海戒严，因派一轮船驻扎吴淞江口，以备不虞。凡共管驾兵弁三百馀人，令甫下，以病告者六七十人。迟久乃开行，而告退者半，逃逸者亦半。比至吴淞，存者二十馀人而已。乃更募乡民补之，其官弁亦多另补。此一事也。 上海水师之腐败

"一日至铸枪厂，见用开通内膛机器，一童子司之（凡小件机器，西洋多用童子司之，上海亦仿用其法）；惟用车口机器长二寸许，轮转不息。因诘童子：'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窘不能对，因曰：'吾每月工食三元，仅够用此机器。'问何意，曰：'不过挨延岁月而已，横直总办不能知，莫吾诘也。'此又一事也。 铸枪厂之腐败

"上海曾建言：'此与南京两制造局，机器略备，厂地亦尚宏阔。当租给洋人制造应用机器，仍定立合同，遇有兵警，奉文三日即当移迁，以为制造枪炮之用。如此，则机器不至朽蚀，工匠亦无散失之忧，而可节省浮费，且岁得租价，稍收购买机器利息。'" 制造局之腐败

其言可谓沉痛。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值〔止〕枪炮而已哉？人心风俗，偷敝至于此极，即有枪炮，亦资寇兵而赍盗粮而已。然且相为欺诬浮滥，处之泰然。闻傅兰雅之言，为之悼叹。 取效泰西岂直枪炮而已哉？

十四日　午正，行北纬道五度五十一分，经度偏巴黎东八十二度四十五分，计行二百九十买尔（合中国八百七十里，计行二十八点钟，每点钟行三十一里有奇，凡行十

买尔）。

英国亦有役鬼之术

傅兰雅云：英国亦有役鬼之术，名美斯麦意斯模[35]，美斯麦即行此教者之名也。其法亦妇人为之：用符咒使人僵卧不省事，而能与鬼神酬答。《旧约》书亦载此事，是其术已行之耶苏前也。亦时用以治病。中国名之祝由科。耶苏治病之神，能使死者复苏，当即用此法。福音书言：为耶苏使徒，令负十字架从行。则是十字架为耶苏行术所用，所至必以自随。犹太王即因其行术之所用，施之极刑以毙之，其事至明显。

耶稣爱人即墨氏兼爱之旨

大率耶苏术士，而其为教主于爱人。其言曰："视人犹己"，即墨氏兼爱之旨也。因推而言之曰：天主生人。物之生，皆天司其权，而以人为最灵。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也。人之生世，继绍乎天以成其事业，实有继事述志之责。故其自视常若天之子；而凡同为人以并生于天地之间者，皆兄弟也。其旨亦近于《西铭》，而得其理之一，而不达其分之殊。吾儒亲亲仁民，推而放之四海，其性同也。惟其理之一也，而必待推而行：家、国、天下，自然之分；由己以及人，由近以赅远，其分不能不殊，是以仁至而义即行乎其间。

耶稣救世之言本于佛氏

佛氏知仁而不知义，以有舍身救世之说。耶苏救世之言即本于佛氏。病者疗之，饥者食之，迷者觉之，惟务导之以信，一信而百善从之。佛氏固曰"信受"，其理无以易也。惟不达其分之殊，是以人人引而亲之，而终不足与治天下。而托为以色列之族，鼓愚民以从其教，而卒以毙其

米⑦⑫月⑧日安

身。其徒推衍其说，宗耶苏为天之嫡子，固亦非耶苏立教之本旨矣。佛氏广已造大，即象以寓教，而屈天以从已。摩西主天而禁事偶象。耶苏益原天以和同乎天下，其视人之生，犹一本也；固不能逮佛氏之精微，而其言固切近而可深长思也。要其以治病济人为事，始终一术士而已。术之精者通于道，谓之有道之士，亦其宜也。其徒彼得广行其教于罗马，借耶苏之死以为替人受罪（其意谓耶苏以济人为心，而因以加之罪，是为人而受罪也。展转流传，而皆失其故矣），传其教者遂一以行教为义，至于趋死而不顾（使徒约翰、雅各死于犹太，保罗死于罗马）。耶苏以一死而昌其教于泰西诸国，亦岂非天哉！ 耶稣教义其言切近可深长思

十五日　为西历三月初七日。午正，行北纬道五度三十九分，经度值巴黎东八十六度四十九分，计行二百三十四买尔（合中国七百零二里）。美士达论五金及煤矿不必高山，尽有山势绵亘百馀里无矿产，而平地时有之，但观其石色可以辨识。问如何辨法？曰："石有新旧之分。五金及煤矿所产不同，然须是旧石，其中乃有酝酿。新石无有也。"问新旧所以异，曰："亚丁山皆新石，昨望板得嘎尔，其石甚旧，知其矿产必多也。"问亚丁山石燥烈，并草木无之，新旧岂燥润之分乎？曰："燥润亦未足尽之。当辨其石之神与气，此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问辨矿产之法，曰："凡中有蕴藏，其徵必见于外。如铜产必化而为铜绿，铁产必化而为铁锈。金产最难辨，然金沙杂溪流而下，淘沙得金，近溪处必有金矿。"问煤矿地面必产黑土，曰："铅矿亦然。 矿师谈矿

须辨其土为内发，为外积。”问：“山头见小蚌壳，其下必有煤矿，信否？”曰：“小蚌壳亦须辨其新旧。新者外积，无矿产，不如验其山石中见花草纹者，必为煤矿无疑也。”问：“寻矿必登山考验乎？”曰：“观其水口沟圳中小石，即知其地必有矿产。登山寻觅，亦徒劳矣。”因言中国高山中金矿，

知中国西北有金矿

亦知有一处。问何在，曰：“在兰州西北。”问何以知之，曰：“俄人卜利洼尔斯格著书言之甚详。其下有湖曰廓廓奴湖。以地势论之，似在西宁一带。”俄国属地在亚细亚西者曰塞布里亚，以流徙有罪者。近闻其地矿产甚盛，实为西洋经国一大端。卜利洼尔斯格游行至甘肃，据所目见言之也。

西伯利亚矿产甚盛

十六日　午正，行北纬道五度五十一分，经度偏巴黎东九十一度零一分，计行二百五十六买尔（合中国七百六十八里）。自锡兰至苏门答腊，径行东西经道以入苏门答腊之亚金[36]口，微向北行。是夕，过阿金口，有灯楼，北与尼噶巴岛相望。舟过印度大洋，至是始见岛屿。再北安得曼岛，英人于此岛编置印度罪人，地属东印度。再东地势逶迤南趋，即为麻拉甲诸地。麻拉甲之北有小岛曰得理邦。与岛相望处，地势最狭。开通此地，又有地畸出如肺，

议开马六甲运河

名滩得尼摩，中夹一小港，水深一丈六尺。出港即为暹罗海湾，东南出西贡数百里程。船主伯鲁兰云：“法人私议开通得理邦岛湾地，由西贡出南洋可省五日程。然开通此地则西贡为往来要冲，新加坡无过问者矣，英人所不愿也。”

世界文明八大古国

英人高第丕著《古国鉴略》，述犹太、巴比伦尼亚、亚述利亚、挨及、希腊、罗马、印度及中国凡八国，并立

国数千万年，而可纪数者终不过五千年，以前皆得之荒远传闻。而亚喇伯教书以亚当为始（犹中国之有盘古），十传至挪亚，避洪水之难。有三子，曰闪，曰含，曰雅弗。始发迹于亚喇腊山。雅弗七子，起印度河至西班牙：曰坷灭族，其后为法兰西；曰马各族，住黑海北，其后为暑提暗诸族，即俄罗斯地也；曰马太族，住黑海南，其后为米太国，即波斯也；曰雅番族，住地中海北，其后为希腊；曰土八、米设两族，住黑海南；曰提腊族，住黑海西。含四子，起叙利亚，越红海以至阿非利加：曰古实族，其后为挨提阿百国；曰麦西族，其后为麦西国，即埃及也；曰弗族，住阿非利加北；曰迦南族，住约但河西，其后为以列色〔以色列〕国。闪五子，起幼发拉河以至印度海：曰以阑族，其后为波斯；曰亚述族，其后为亚述利亚；曰亚法撒族，其后曰迦勒底国；曰路得族，住亚细亚西；曰亚兰族，在叙利亚、亚米尼亚，亦名亚兰国。泰西各国之先，一本于挪亚（犹中国之有黄帝），而叙挪亚始建城曰巴别，殆即所谓巴比伦也。 教书以亚当为始祖

亚法撒源出于闪，九传至亚伯拉罕，由迦勒底尔迁往迦南。一传曰以撒，再传曰以色列（案以色列一族源出于含。亚伯拉罕之迁迦南，或是失国，或是本含后，仍嗣为迦南国，书皆不详）。其后以色列族迁居挨及，挨及王心害之。至摩西，又率其族回迦南，名以色列国。自扫罗至大辟[37]，建都耶路撒冷，遂为犹太国。十四传至希西家，而以色列国为亚述利亚所灭。又七传至西底家，而犹太国为巴 犹太小史 摩西建立以色列国

比伦尼亚所灭，是时距耶苏之前五百八十八年。其后波斯并有巴比伦，犹太改属波斯。希腊又并有波斯，遣其臣多利买[38]分主埃及、犹太，遂为埃及王（多利买用希腊语译《旧约》书，遂衍其教为希腊教，时尚在耶苏前）。其后犹太叛降叙利亚，又谋叛叙利亚，为叙利亚所攻破。于是马大铁阿世主摩西教，居犹太。其后有名希律者，其妻为马加庇族，即马大铁阿之后也。罗马既并有希腊，分犹太地，立希律为王，而耶苏始生。（耶苏生于伯利恒，为大辟之后。）已而改设大酋辖治其地。大酋彼拉多实钉毙耶苏。其后罗马复立希律之后亚基帕为王。使徒雅各传教，又复杀之。后谋叛罗马，罗马遂灭犹太，杀掳其人民。而至今犹太自宗摩西教，无行耶苏教者。

耶稣生于伯利恒

巴比伦小史

巴比伦立国最早。毕绿斯教书言，造端由雅弗之后米太一族。耶苏前二千二百三十四年，含之后嗣起，在示拿地方建造巴比伦、以力、亚甲、甲尼四城，即《创世记》所称宁路是也。耶苏前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有迦勒底人从幼发拉河西来，踞有巴比伦，又闪之后也。耶苏前一千五百十八年，又有亚喇伯族踞有巴比伦。其后衰弱，降为亚述利亚属国。耶苏前七百四十七年（为周平王二十二年）巴比伦复兴，为后巴比伦尼亚，其王名拿布拿撒。五传〔年？〕，又为亚述利亚所并。已复回国，亚述利亚终并之而别立王。耶苏前六百七十年，亚述利亚王以撒哈顿分建尼尼微、巴比伦为京城，已并有巴比伦矣。其后米太王古撒里谋攻亚述利亚，亚述利亚王撒拉古遣军长拿布不拉撒

尼尼微

拒之。拿布不拉撒与古撒里连和，共灭亚述利亚，分其地：东北属米太；幼发拉的河、叙利亚、腓西尼亚及犹太属拿布不拉撒，别为巴比伦国。巴比伦大城，其子尼布甲尼撒所造也。耶苏前五百五十年间，为波斯所灭。前后巴比伦可纪者二千馀年，实已屡易国矣。

亚述利亚立国起于耶苏前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当商武丁时），以亚述为都城。在巴比伦北底格里河旁有尼尼微城，大率巴比伦属地。亦分前后两朝。自比勒什数传至亚述利斯利，及其子滴腊比利斯而国势始盛，刻其事迹及先世于碑（今蛤拉曼蛤城为古亚述城。英人得其碑，用古书证之，始通其文义），曾为巴比伦战败。至子亚述班尼巴，为其臣米太大酋亚比西所灭（其时米太亦属亚述利亚）。耶苏前一千零五十年，当大辟时，又有亚述亚但亚吉，为亚述王。其后渐辟地至地中海，移都加拉城。传至辖马女拔，而国益大，巴比伦、米太、叙利亚、以色列皆归服之。三传至爱哇路斯，遂并有巴比伦。希腊书希美拉密修巴比伦城后，往攻印度，败回巴比伦，旋为其子尼尼亚所杀。黑陆独督言：西美拉密为巴比伦公主，其夫爱哇路斯既卒，遂迁居巴比伦，所以亚述利亚反为巴比伦属地。后亚述利亚名〔王？〕滴腊比利斯第二亦有碑，记其攻米太、亚米尼亚、米所波大米，及攻杀叙利亚王里汛，取巴比伦之西法瓦音城，而不纪其先世，当又别是一族。约在耶苏前七百四十七年（当周平王二十二年），再传至撒根，迁都古示巴，遂并有巴比伦。一传至西拿基，又迁都尼尼微。一〔二？〕传至以撒

亚述小史

滴腊比利斯之碑

哈顿，又三传至撒拉古，为米太王古撒里及拿布不拉撒所灭，仍分其地称巴比伦国。

埃及小史　挨及立国最早，教书以为含子麦西居此，故亦名麦西国。耶苏前三百五十年，有玛尔都者，用希腊文记挨及原始，云已历三十朝。其后布人本参氏言：起自耶苏前三千六百四十三年，三十朝都相接续。英人普鲁氏言：起自耶苏前二千七百一十七年（当唐尧前五百七十二年），三十朝并不相接续，亦有列国同时者。始立国曰米尼士，都上挨及提撕城（挨及尼罗江北流入地中海，故以南为上挨及，以北为下挨及）。其子亚吐谛，徙都下挨及摩弗城。第四朝

金字塔　始造为方塔，风俗、规矩、制造并列之图像。第五朝建都耶利樊城，约六百年。第七朝仍建都摩弗城。第九朝建都上挨及之黑门城，合第十朝亦约六百年。第十一朝建都便的提卑城。第十四朝建都古是城，约五百年。第十五朝建都摩弗城。第十八朝建都提卑城，合挨及各国为一统，在耶苏前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当夏孔甲时），始有历法，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十二时为一日。太阳教亦出于其时。

太阳神庙　第十九朝从红海开河至地中海，建立大石庙。摩西率以色列族回迦南在其时。第二十朝有名拉米拾王者。英人从挨

纸草书　及古墓中得“苇书”一卷，长十丈，宽一尺五寸，其文或像形，或谐音，即拉米拾时上谕。第廿二朝建都尼罗江口的布示城。由亚述利亚距有挨及，攻犹太，破其耶路撒冷城。第廿三朝以后复分为列国。廿六朝为波斯所攻，取其摩弗城，遂为波斯属国。至三十朝始为波斯所灭，在耶苏

前三百五十年（当周显王十七年）。耶苏前三百三十二年，希腊王亚力山泰并有波斯，立军长多利买辖治挨及，遂立为挨及王，数传后为罗马所并。其后，撒拉孙人踞有挨及。至耶苏后一千五百十七年，始为土耳其所并。

希腊立国，教书云肇始雅弗子孙。耶苏前二千年，有比拉记族建立失根城，后二百年又建立亚古城，其后为希腊族，名曰毒蛤连。耶苏前一千五百五十年，埃及人古勒配建造雅典城。又有埃及人来至亚古城；又有腓尼西亚蛤底莫领人建造题卑城；又有特罗亚人辟勒配，至希腊南之辟勒配尼苏[39]，各自立国，号为希腊列国。其中有十二国设立公会，集议国事，曰暗非顿会。耶苏前一千三百年内，有名铁撒罗尼迦王者，领众至黑海东寻觅金毛羊，遂留居于此。其后特罗亚王比暗，遣其子巴黎斯至辟勒配尼苏结好，与其王示八打[40]之后喜林通，挟之以逃。希腊列邦会兵攻特罗亚城，顿兵十年，始用计取之。而列国于是时亦多被侵伐，遂至大乱，而国益分。耶苏前五百年，波斯王大利乌虚大士比攻希腊，自是连战五十馀年。波斯王泄西攻破雅典城，而雅典、示八打终不肯顺从，泄西终败死。其子亚大泄西与希腊连和，而雅典、示八打日以衰弱。马其顿王腓力主暗非顿公会，统希腊兵攻波斯，由是希腊始并为一。耶苏前三百三十六年，腓力之子亚力克山太嗣立，攻并波斯，直抵东印度之五河，回至巴比伦而卒。由是希腊全土从亚得亚海抵五河，东西一万五千馀里。亚力克山太无子，大臣共分其地，其后存者四国：加山太

希腊小史

金毛羊

特洛伊之战

亚历山大大帝

主希腊，吕什马古主特雷西亚，多利买主挨及，什吕古主叙利亚。至耶苏前一百四十六年，统为罗马所并。

罗马小史

罗马在希腊国西，亦名意大里。其初特罗亚为希腊攻破，有名以尼亚者，领特罗亚人至意大里，建造拉吠牛城（古书言：以尼亚是比拉记一族）。一传，改造都城亚板山，环山三十城，名喇丁[41]国。其后弗加王之孙女利亚生二子，一名罗牧卢，一名力牧，被难八拉的尼山，两人各为首领，谋建一城。罗牧卢议建八拉的尼山，名罗马；力牧议建亚凡的尼山，名力马。因以鹰、鹊为占，两人互相争。罗牧卢卒建罗马城于八拉的尼山，其时在耶苏前七百五十三年；分置长老百人同治国，遂为长老所杀。又公举女马为王。建造一庙，曰门庙；打仗则开门，太平无事则关门。女马卒，公举得禄为王，毁亚板城，徙其人民。罗马继又举女马孙安古为王，哥林多军长大今奴继之，受非吴又继之。受非吴，大今奴之婿也，以治国权势公之百姓，为长老所杀。又举其婿大今为王。先削百姓权势，又并削长老权势。有名布都者，谋集民兵废之，大今逃遁。于是议院公治国，岁举长老二人为主司。初时，罗马有世家、民家两等，长老皆举自世家。嗣后民家亦岁举执事五人在议院办事，当兵者亦岁举执事六人，自是权势一归民家。耶苏前三百八十五年，法兰西攻破罗马城，主司蛤马虎重修，并议举民家为主司。自是意大里列国与罗马合并为一国。耶苏前二百六十四年，阿非利加之北加打古[42]与罗马争西西里岛，争战累年。加打古军长哈拿巴[43]从西班牙攻罗马

（旁注：拉丁；罗慕洛建罗马城；世家民家分为两等；迦太基名将汉尼拔）

之背，罗马军长西比吴[44]径攻加打古城，屡胜之，竟破灭加打古。于是加打古、西班牙多为罗马属地，时耶苏前一千一百三十七年[33]也〔叔河案：郭氏叙各国年代不免有误，此系公元前197—前146年事〕。其后，耶苏前四十八年，罗马有三大军长议分主罗马：一曰蛤稣[45]，一曰邦贝[46]，皆主司；一曰居里欧该撒[47]。蛤稣出征叙利亚，邦贝平定西班牙，该撒平定法兰西，兼及英吉利、荷兰等国，议各分主其地。蛤苏死于叙利亚，邦贝亦为该撒所并，于是该撒立为全权主司，后卒为议院所杀，罗马大乱。其时有安多尼[48]、利百都[49]、胡得夫[50]起兵杀长老三百馀人及官员二千馀。三人亦各争权相杀，胡得夫独主罗马，自称亚古士都该撒[51]。是时欧罗巴从英吉利至黑海，连阿非利加之北从摩洛哥至埃提阿百，亚细亚从黑海至印度，皆属罗马。罗马城加广至一百五十里，为三十七城门，是为罗马全盛之世。(亚古士都二十七年，当汉平帝元始元年，耶苏降生。)五传至尼罗[52]，残虐无比，常〔尝〕纵火烧罗马城，自登塔观之以为乐。西洋语暴君必曰"尼罗"(亦杀耶苏使徒保罗)。其后议院谋杀之，尼罗自缢，议院因立加拉巴为王。凡三易君，互相残杀。军长非巴什暗嗣立，仍令议院同主国事。遣其子提多[53]攻灭犹太，平定日耳曼、英吉利、法兰西各处。提多嗣立，非苏曳由火山火发，坏数城，有黑古拉农、邦贝爱两大城为灰汁所没（旁比依即其一城)。提多以勤劳卒，西洋语贤君曰"提多"。传至都米善，又以昏暴被杀，议院公举奴法为皇。奴法以年老，立特雷战为副皇。特雷

贾達

前三雄

后三雄

暴君尼禄

贤君第度

战卒，亚底暗嗣立，定立律法，是为西洋诸国言律例之始。一传至安都乃奴，又为罗马最盛时，开设海口，广通贸易。再传而日衰，至百的拉，为卫兵所杀。于是大权一归于卫兵，出示募富人出钱多者登位。富人狄的吴立，属部大乱；英吉利军营立亚比奴，叙利亚军营立尼孤以，吕利亚军营立石非陆，各僭号称皇帝，卒为石非陆所并。石非陆至罗马散其卫兵，另募新兵为侍卫。一传至蛤立蛤拉，又为侍卫长马基奴所杀。希刘蛤八路复立，马基奴往攻，亦为兵所杀。希刘蛤八路以其立由祖母米撒，于是建立女议院，以其祖母为长老，亦皆为卫兵所杀，而立什费陆，又为军长马世民所杀。嗣是纷相篡夺。六传至法立连，举兵征波斯，为波斯所擒，其子蛤立奴嗣位。是时四方畔乱。叙利亚人吴的纳杜征波斯有功，蛤立奴令与同称皇帝，旋为其左右所杀。其妻西奴比亚复称东方女皇。其时争位者又有奥立陆，蛤立奴因以国政付之军长革老丢，而自攻奥立陆，为其下所杀。革老丢立，攻灭奥立陆，往征西奴比亚，病卒。兵人共举奥立连为皇帝，卒攻破西奴比亚都城曰巴米拉，于是东西反者皆以次平定。奥立连死，议院立长老大什杜为皇。一传至苐娄连。是时叙利亚亦立其军长布娄布主国。苐娄罗〔连?〕为其下所杀。布娄布因并有罗马，亦为其下所杀。侍卫长加绿嗣立，一传又为兵所杀，而立底吴格立善为皇，亦立其友马什绵为副皇。是时反者四起，底吴格利善复立蛤立流为副皇，马什绵亦立冈三丢为副皇。分罗马为四：底吴格利善管亚细亚，

卫兵擅权

女议院

东方女皇

正副皇帝四分罗马

蛤利流管希腊；马什绵管意大里、阿非利加；冈三丢管法兰西、西班牙、英吉利。用兵埃及、波斯，日以征讨反叛为事。其后底吴格利善、马什绵辞位，蛤立流、冈三丢又举世非陆、马什民二人代之，而大权一归蛤立流。冈三丢与世非陆主西方，蛤立流与马什民主东方。冈三丢死，兵人立其子冈三丁主西方；蛤立流不允，因使冈三丁、世非陆同为副皇。是时马什绵之子马善丢亦自立为皇，据罗马城，杀世非陆。蛤立流又立其友立什牛为皇，马什绵亦出分争，于是罗马称皇帝者六人。已而马什绵谋攻冈三丁，为所杀，蛤立流亦死。冈三丁又攻马善丢，马善丢败死提卑河，时耶苏后三百十二年也。冈三丁主耶苏教，用十字架为旗号，重立议院，解散侍卫兵。马什民、立什牛各举兵攻之，皆败死。冈三丁独主罗马，与牧师大会亚力斯城，又会尼斯城。罗马不愿从耶苏教，冈三丁因徙治君士但丁。至耶苏后四百九十二年，意大里立国，罗马遂废。

东西分治

称皇帝者六人

徙治君士但丁

印度古无可考，亦由西北幼发拉的河据有其地，乃称印度国，约在耶苏年〔前〕一千四百馀年。其教曰白拉民教，其经曰《法德经》。相传古印度有两大国，一属日，即今五打地方；一属月，即今亚拉哈巴地方。耶苏前五百年间，波斯王大利乌〔乌〕亦曾据有印度地方。耶苏前三百二十六年，希腊王亚力克山太亦用兵印度。耶苏后七百十五年，回回教传入印度。后来又有蒙古鞑子打没连[54]攻破印度称王。一千四百五十年，印度军长楼地，并有印度之地。

印度小史

蒙古鞑子帖木儿

数传，又为蒙古拔百所并。一千七百三十九年，波斯王攻败蒙古，重立回回教。

概述世界古代宗教

亚述利亚教主天曰丢士非，主地曰普鲁都，主水曰尔博都，传为兄弟三人，又始立国曰亚述。巴比伦始立国曰比绿（一曰宁绿）。各有大庙。疑其立国皆摩西及谟汉默之比，尤立教之最古者。埃及祀神曰奴法，人身、羊首、螺丝角；又一神曰干，疑即挪亚子含也；最先言轮回。轮回根源起于埃及，由埃及传至印度，以传至中国。希腊亦有管天、管海、管地三类，其源出于亚述利亚。

婆罗门教三大神

印度古有六教，言无神者二，言象教者四，而白拉民教为最盛。其始立教曰法德拉，言有一全能至大、无始无终、无情无意的神曰白拉密，又造出白拉麻、妃什奴、石法三神。白拉麻主生物，妃什奴主养物，石法主灭物。以行教人为最贵，曰上品，由白拉麻头生出；兵将次品，白拉麻心生出；农商又次品，白拉麻腿生出；工奴下品，白拉麻脚生出。子孙各守其品，永远不易。其始言轮回有十四道，七道在地下，是往下落的；七道在地上，是往上升的，升到极上白拉麻地方才算洁净。十四道轮回转到底为一周，就是世界的末日；后来又另起一世界，周而复始。其言以为肉体情欲是苦难根源，教肉体受苦是德行，可以讨石法神喜欢。又有服事石法神会曰塞得会，常私杀平人还愿。

种姓制度

轮回观念

释迦牟尼

耶苏前六百年，印度中比纳利国比纳利王有一子曰高得麻[55]，即如来佛，是为无神教中人，辟白拉民教与《法德

经》。说并无有起头的神，万物皆是自然而有也，不可杀生、杀人献祭也；说人都是一品。高得麻后，其门徒又增加，昌衍其教，说人行善可以超过轮回，得到涅槃。得到涅槃，便是万念俱寂，苦难全消，无知无觉。亦立有五戒，一曰不杀生，二曰不偷盗，三曰不奸淫，四曰不喝酒，五曰不说谎。其诸程法悉依白拉〔脱"民"字〕教品式，而稍异其宗旨，天竺诸国多遵行之。其后数传，为白拉民教所禁毁，焚烧其书。是以其教盛行于中国及蒙古、西藏、缅甸、安南、暹罗、高丽、日本，而印度反无传。 涅槃 佛教在印度被禁

波斯亦有《亚法德经》，言造物主宰，与白拉民教之《法德经》又异，又流传为太阳教。其后谟罕默德经名《高兰经》。 太阳教

尼布甲尼撒建造巴比伦城，分内城外城。外城周二百里，高六七尺，共立一百铜门，城上并行六马车，在耶苏前五百馀年。未幾，为波斯王古列所并。已而复畔，古列遂毁其城，传流不及百年。 巴比伦城周二百里

多利买立为挨及王，于亚力克山太城建造书馆，聚集天下图书至七十万本。其后为罗马所并，传六七百年。撒拉孙人据有挨及，入亚力克山太城，焚烧书馆，所藏书遂无一存。 亚力山大图书馆

亚述利亚古时有砖书，有瓦筒书。砖书如卷〔券〕，瓦筒书如轴，可以轮转诵习。 泥版书

埃及提卑城在尼罗江两旁，亦有一百城门，所遗砖石至今犹堆积八十馀里，为波斯王所毁。中有一庙，存房一间，石柱凡一百二十根，皆高六七丈，围三丈六尺。尼罗 埃及古迹

江摩弗城西南有湖，围周一百三十馀里，湖中有两方塔。有法国人在摩弗城外一山，有寻出一凿成的石洞，洞中有二十四石棺，长一丈二尺，厚一尺许，盖厚二三尺。内有一

金字塔高五十馀丈

棺藏公牛一只，其骨并完。左近有方塔三。一塔高五十馀丈，底方六十六亩，顶方一丈六尺。其石取之亚剌伯挨提阿白，用十万人历二三十年乃来〔成〕。近近〔左近?〕又有一大石像，女头，狮身，长十四丈，高二丈七尺，前爪下

狮身人面像

高罩着一处庙宇。埃及此种奇迹甚多。

希腊言性理及诗，尤多著名者。耶苏前一千四百馀年，有奥非吴、木西吴、希西吴诸诗人，著作尚存。奥非吴有一诗论地动，其时已有此论。耶苏前九百零七年有胡麦

荷马史诗

卢（至今西人皆称曰河满）有二诗，一曰《以利亚地》，论特罗亚窃示八打王后相攻战事；一曰《胡底什》[56]，论玉立什攻特罗亚回，迷路二十年所历诸险异事。（耶苏前八百八十四年，希腊言律法之书已行于示八打。）

泰勒斯

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腊。有退夫子[57]论人伦、治术、文章、算法、天文、地理，亦言天地万物从水火出来•

毕达哥拉斯

有毕夫子[58]尤精音乐、天文，论行星转动远近、大小、快慢，有一定声音节奏。有琐夫子名琐格底[59]，爱真实，恶

苏格拉底

虚妄，言学问是教人有聪明、德行、福气，作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有巴夫子[60]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论神

柏拉图

有三位：头一位是自有的，称为"一"者，亦称为善者；第二位从"一"出来，称为"道"，是创造世界的；第三位

天地万物之精气，是从“道”出来的。皆在耶苏四五百年前。巴夫子有一学生，为亚力山太先生，名亚夫子[61]，言学分裹学、外学。裹学是奥妙的道理，外学是伦常、治术、文章。言天地万物原来的动机就是神，这个动机不能自立，有一个自然之势，教他不得不然。后百馀年有西夫子[62]，论物性形动及事物之关系为五类，神是完全的，万物之性情、形动、关系皆从神出。耶苏前四百二十年，有安夫子[63]，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64]名尤著，常住木筒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亚力克山太王来见，杜知尼方卧日光中。因前言："我希腊王亚力克山太。"杜知尼答言："我是狗杜知尼。"亚力克山太言："请告诉我，何事可以帮助你？"杜知尼言："我求你闪开一步，莫遮我的日光。"常白日持灯行市中，人问持灯何为，曰："终须寻着一两个好人。"其后又有哷夫子[65]，言天地万物是从无数原质配合起来，自然成了所有的诸形。(近世格致家言，希腊皆前有之。)希腊学问从亚力克山太以后传播天下，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

亚里士多德

芝诺

安提西尼

犬儒第欧根尼

伊壁鸠鲁

十七日　礼拜。午正，行北纬道五度三十二分，经度值巴黎东九十四度三十三分，计行二百三十买尔（合中国六百九十里）。

荷兰人麦尔达，言为日本延请，修建堤坝。问堤坝所在，云："在东京之西，曰尼意嘎得，正与横滨海口东西相望。日本大河北流，至此入海。"问："治河乎？通商乎？"

往日本工作之荷兰工程师

曰："以大河经流修治塘坝，以便停泊船只。"问："荷兰亦有此种学馆否？"曰："有之。"问："此当先看地势？"曰："然。当先察看海口及左右水势浅深，及海潮缓急，而后审量工程及所用木石多少。规划数月后，乃能兴工。"问："石坝自当以科伦波两面下石、中实以土为程式？"曰："此其工过大。科仑波水势急，前临万馀里洋面，非此不足以拒海浪。日本海势纾缓，无此险。或用石工，或用木工，须量其形势为之。工费亦须从省。"问："大江入海，水势清浊缓疾宜何施？"曰："水疾则分流以杀其势。其流或分数道入海，则水势必缓而下多淤，宜堵截其分流，使厚积其势以趋一口而刷深之，视浚河工程为省。"问："包工乎？计日受俸乎？"曰："日本修治三台、阿萨克两口，已延请荷兰六人，相为荐引，以三年为期。"问："三台、阿萨克相距远近？"曰："三台在横滨北，其北一水南流入海，亦与尼意嘎得纵横相对。阿萨克由长崎岛入内海，距大板〔坂〕、神甫〔户〕为近。"

与工师谈港口工程

荷兰水乡，地势尤洼下，沿海皆筑塘御水，是以土石工程以荷兰为胜。日本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经营招致，进而未已。兼闻其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两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一皆用其专精之学为之。传曰："邻之厚，君之薄也。"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

日本学习各国专长

十八日　午正，行北纬道三度十二分，经度值巴黎东九十八度二十分，计行二百六十三买尔（合中国七百八十九里）。

是日，英儿周岁，亦举行试周之礼。纪以诗云："长大愚贤未足论，岁周丹墨试探扪。故乡风俗聊存记，巨海云涛自吞吐〔吐吞〕。路四万馀程暗数，期三百六日如奔。金章紫绶从儿好，剩有衰颜付灌园。" 英儿周岁

自去十二月十一日曾劼刚至巴黎，以腹痛呕吐未及迎候，向日腹痛作泄之症一变而为呕吐，而病症较深。初不为意，至是凡四发，而以本日为甚。医师据德为予诊视，日进药饵凡四次，其意殷勤可感。至下午腹痛稍止，馀症虽未全愈，然固不为害也。

是夕大雨，风，雷。远见灯楼，询知为拿舍多，麻剌甲一口岸也。

十九日　八点钟行二百二十七买尔（合中国六百八十一里），抵新加坡。值北纬度一度十七分，正当赤道之下，终岁炎热如盛夏。胡玉玑及其弟胡璞石、随员苏玉泉、翻译陈敬夫迎候舟次，招商局委员温辉珊继至。香港总督安得森亦遣员至，并预备上岸马车。因与姚彦嘉、张听帆及傅兰雅先至领事公廨。胡玉玑出示麻拉甲王请帖，以先夕约香港总督宴叙，闻予将至，并约一谈。随诣安得生，麻拉甲王亦在。因询及新设博物院，安得生欣然请往一观，并约观监牢院。 新加坡 马六甲王

便过冯家花园及胡玉玑家园小憩，见所陈设之精奇，前岁多未详览。大蚌壳一片，雕刻人物山水，飞动如生，凡数百事。象牙一座，高二尺许，下为人物，上为塔，中镂花球，径七寸，内含二十二层，圆转参差。犀角镂刻人 胡璇泽家陈设精奇

物花卉，铜象负塔极奇丽，大小铜鹤二十馀事，皆其至精者也。

监牢院

至监牢院，总办梅者葛里他适，其副密知尔出示〔？〕："总督适函达总办，未敢拆，必为此也，我当为照料。"引入数院，房大者多至九十六人，少者一人。其定罪凡三等：有长系者；有以年计者；有以月计者。其施刑具亦三等：初至以重链系之，督以工作；积年以后，工作有程效、能勤谨者，改用轻链；又积年以后弛其刑。其有程效，为木牌记之；积牌至三四，加给工资。其监亦分内外。轻罪居外监，日碎巨石一方，以应铺路之用；先夕置巨石房中，起即相随运石至总厂碎之，又运至分厂，各为一所碎之，皆有程式。重罪积年以上督习工作，铁工、木工、竹工咸备，竹工制椅尤精。羊毛毡毯用机，其荐毯长至数十丈，别为一厂。每食后，课使运置铁弹，以舒其筋骨。浴室用池，日督使吸〔汲〕水，人各一桶，澡浴亦有程式。有医馆，有礼拜堂，亦有学馆。囚能读书者，日课以学。女囚五人，别为一院。凡监牢科罪并同，而其章程繁简疏密，各视主者之意，无一同者。

博物院

次至博物院。总督得尼斯曾任天津领事，能华语。言博物院创自前岁，而所陈设所〔"所"字衍〕略备，亦分鸟兽、虫鱼、金石、果壳，及麻剌甲土产、器具。有畜犬一，长约三寸；金丝狨一，高与人等；虾二具坚如玉石；蟹大逾尺而身尖，能缘树食椰子。蚌三种尤奇：一如莲花瓣，一如海绒，一如笋尖，左右皆遍。外为麻拉甲船式及屋式，

及旧时刀剑军器。旁为书馆，藏书八千种。矿产数千，云皆出本地及麻剌甲，初辨知其土质者。日已向夕，未能细览。

新加坡别为一岛，与麻剌甲有小港间之，初亦麻剌甲地。麻拉甲王有别墅，岁常居此。相连凡三岛，南曰爱尔布兰尼，又南曰布拉根马谛：其二岛皆属之荷兰也。

二十日 以候噶罗巴船转递书信，守待一日。胡玉玑重约上岸，先诣麻拉甲王。询知麻拉甲先归一王管理。百馀年前，其王分地而治，因各自擅其地。继以争夺兼并，约及十国。自其先王以新加坡地划分英人，凡五十年，各国亦幸相安无事。旧时建都在新加坡，其划归英人，仍有地数处，即滨海马头亦存地六百馀亩。交涉事常多，而所居无常。一千八百六十三四年间嗣王位，乃即其所存地建王宫于此。近乃营建新都，名哲和尔[66]，创治宫殿。前后游历伦敦四次，亦送其子侄受学堪百里治学馆。问其治国法度，亦取效泰西乎？曰："最喜考求西法。开立学馆数处，并延请西人教授。审刑监牢亦略同其法，然不能遽及西洋之整齐。"问："昨在博物院，见麻拉甲矿产甚多。"曰："亦尚未筹办及此，以地利应开垦者，生殖之功方大，未要求之地墉渺茫之区。"

问："中国人寄寓幾何？所生殖何物？"曰："所辖斜长二百买尔之地，人民十五万，而中国多至十万人，所生殖一依中国程式，胡椒、茶粜、阿非、染黄数者为多。往时中国人三十馀村，近年已至百馀村。所以能立国，实倚赖中国

与马六甲王谈话

游英四次考求西法

立国实赖华人之力

人之力。闲时常骑一马游历各村庄，与为款曲，甚相得也。”问其国幅员非广，又方务树艺，而所出犀、象、野牛，皆产自深山穷谷，人迹所不至，然则隙地尚多乎？曰：“濒海四周之地，并已开垦，其中山林，犹邃密也。方谋伐除草木，披治荒秽，广开车路，使商贾流通。”问：“制造工匠何如？”

织丝制陶皆效中国

曰：“一切皆取之外地。所织丝紬，蚕丝亦取之中国。近年中国有善陶者，谓其地所产白泥可以治陶，试使为之，岁益出新式。”因出其机紬、陶器数事相贻。谢其捐赈山西之惠，曰：“无他，以最喜中国人，是以情意亦与相关，多少自致其意而已。”

马来诸国

询其西界所至及十国之名，曰：西与八登相接，并缕举各国名。傅兰雅为传言，不能详也。退问胡玉玑，曰：最近为巴都巴、赫吉隆（麻拉甲王言西接八登，胡玉机〔玑〕乃谓其中隔巴都巴、赫吉隆二国。疑此为麻拉甲属地，非国名），此外曰宋依敷中，曰仑波，曰表腊，曰真波鲁，曰阿摩，曰格达，曰爵和勒，曰色伦哥，其方位亦不能详也。数国中以麻剌甲为最大，地租所入，岁约六十万。

潮州人佘古亭最富

回至胡氏园，潮人佘古亭父子来见（年七十五，为粤人最富者，房租岁至十馀万），又英人施乃得（为新加坡总督参赞）、史安并过一谈。

鸦片税年五十万

胡玉玑（一号琼轩）约言英国岁收：新加坡一岛，横十八买尔（合中国五十四里）、纵十五买尔（合中国四十五里），而鸦片税五十万，酒税七万，典当税二万（每户二千，大者约十户），通地租及各税（车一辆十元，马一匹十元，

房屋估计租价，十分取一）岁入约一百八十万。除支用赢及三十馀万。（新加坡一岛设立学馆十九，大者二，每学馆三四百人，小者十七。洋文三，专课西人，本地学馆二，中国学馆十二。）兵九百人，分置槟榔屿一百四十人，麻剌甲二百八十人，而皆统于香港提督。香港置兵千二百。

新加坡学校十九所

胡氏园水果多奇品，所食三种，曰山竹（形如茄，皮厚五六分，中如橘瓣），曰洋荔支（形似荔支，皮亦软厚，中亦分小瓣），曰流璃（西人谓之多里安，味甘而气臭如腐乳）。旋赴安得生茶会，所见意大里领事、巴西领事、法国领事皆善谈。（美士达言：新加坡只有两种石，其佳者曰代若来，可以雕刻。盖白石中杂以黑点，其质甚坚，亦从火化者，土中往往见之。凡见此石者必无矿产，即有亦薄也。）

食榴莲

廿一日　法国领事尔林及温辉珊、苏玉泉枉送，语及刘云生议论甚怪，不值一述。而曾劼刚驳斥收取船费仿照俄国章程一禀，尤近无理。似其蓄意与鄙人相反，亦刘云生之用心也。国家人才皆此类，可忧之至。

对曾纪泽有不满

八点钟开行。

傅兰雅言：英人新制药水销〔消〕滞最良：一曰“裨百性”，取牛羊胃水治之；一曰“日尔”，小牛胃水，能消小儿乳滞。德人新制显声机器曰美格风，近始成。予所购二种，传声者替里风，显声者买克风，二者分别；另用买克风引电气通过，其声乃显。不如德人之美格风，即加一铜具若喇叭者于替里风之上，其用较便，其力亦较大，英人尚未知有此也。又言泰西四种酒名，并酒之最浓者：一曰苏士达，

德国制麦克风最好

一曰执宜（本名执宜法尔，亦名金酒，味带柏子仁香气）；一曰日曼，即甘蔗酿成者；一曰布南底。

廿二日　午正，行北纬道五度零四分，经度偏巴黎东一百零五度二十八分，计行二百七十二买尔（合中国八百一十六里）。过新加坡，乃折而北行。历波罗洲大岛，巨海弥漫，极望不可见。

英人于婆罗洲辟地

波罗洲英国亦有属地，曰萨拉洼克；其北一小岛，曰拉布湾，亦设官镇之。近年英商有与波罗洲王乞地一方者，因并萨拉洼克统设一官。西洋辟地，原于教士而成于商会，大率类此。

法人谋扩占土地

船主伯鲁兰为言：西贡属地之南曰真金（洋语堆克陈），土民相煽不归法人管辖。法人闻而甚喜，谓赖此可以为广地之计，相与厉剑治军火，以俟国家之调发。凡西洋开设口岸，其初甚微。久而权势日厚，所施禁令或至陵逼，乃相与聚谋屏逐之。于是一举而削平其地，广地动数百里。故其开设口岸，不甚倚兵力，而其后常因缘用兵以收为属部。盖常以智御愚，投间抵隙，因势而享其利。观法人之

西洋之用心

言，足见西洋之用心。数百年来各国相与掠地数万里外，皆用此术也。（欧洲大小各国皆守万国公法，其势足以自立。西班牙自元、明之交，掠地亚墨利加，墨西哥、巴西各国皆取为属部。英人继之，遂据有美利坚。近百年来皆已自立为国，其政教一出于欧洲，而南北亚墨利加全土乃以抗

知其术者独有日本

衡欧洲。至今为掠地之计，但有亚细亚、阿非利加两土而已。而知其术者独有日本一国，馀皆茫然。将天之隐赞西

人以成其谋耶？此可叹也。）

《后汉〔脱“书”字〕·东夷列传》言：涉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武王封箕子朝鲜，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其后四十馀世，至朝鲜侯准称王。汉初，燕人卫满破准而自王朝鲜。传至孙右渠，元朔元年，涉君南闾畔右渠，诣辽东求内属，以其地为苍海郡。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昭帝元始〔始元〕元年，罢临屯、真番，徙玄菟郡句骊。自单大领〔单单大领（据《后汉书》）〕以东，沃沮、涉貊悉属乐浪。自内属以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而范蔚宗之言，以为燕人卫满扰杂其风，于是从而浇异焉，而为之赞曰：“杂华浇本，遂通有汉。”其后金、辽二史，并言其俗习骑射，简省文书，朝令夕行；自入居中土，渐习华靡，以衣冠文字相涂饰，是以风俗日偷，国势日以衰弱。 朝鲜习华风而积弱

三代所谓用夏变夷者，秦、汉以后，一与中国为缘，而遂不复能自振。何也？礼义之教日衰，人心风俗偷敝滋甚，一沾染其风而必无能自立也！西洋开辟各土，并能以整齐之法，革其顽悍之俗。而吾正恐中土之风传入西洋，浸淫渐积，必非西人之幸也。中西之交通，损益之数，利病之分，尚未知天时人事之果何所极也！ 所谓“用夏变夷”

廿三日　午正，行北纬道九度二十一分，经度偏巴黎东一百零四度三十六分，计行二百六十五买尔（合中国七百九十五里）。早过布罗康达[67]岛（布罗，译言岛也，康达，海岛名）。舟行经过其下，山势横亘，又有数小岛相连（以 昆仑岛

赴西贡，稍折而西行，故经历岛东）。法人踞此岛，安置西贡有罪流遣者。山无草木，惟于其中置监牢院而已。

地壳与地质、地貌之变化

泰西格致家言山石有水化、火化之分。谓地球由太阳之火，流溢鼓荡结成一世界。积久而地土凝合浮积，为外壳包火其中，而后有生物孕育。浮壳逐层渐积，生物亦渐繁，是以谓之地墒。地势南北攲斜而下，每日一周转，若旋轮然。而五方之土下垂，皆系之地顶。地顶极处终古不离其所，是以谓之北极。地球心之火日蒸，其气上腾而化为水；水源日盛，其势下趋而汇而为江海。浮埃之积，必有盈亏。积久而水土互相迁移，是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数百千年而一小变。约略计之，二万年而必有一大变。北极之在左者或倒而右，于是江海沸腾，地势倾陷，地球中之火亦激动喷薄，冲土而起。泰西之言洪水者与中国同。盖其始变，江海倒灌，尚无归墟之地也。海中山谷与陆地同，或深逾万仞，或浮高数十里，高下盘陀之势随地变易。由江海倒灌时，其变者，水火流动之物；而地势自然之质，为山为谷者，不能变也。于是从海中出者，皆为太古以前人民之所居，草木宫室之所聚，其土石皆含生气而矿产兴焉，是以谓之水化。其球心之火冲击上腾，杂土石以成山，其性燥烈，生殖亦不能繁，是以谓之火化。泰西格致之理，人人能言之，而中土以为异闻矣。

泰西人人能言中国以为异闻

闽人陈某南洋各处皆有行栈

同舟有闽人陈金真，从新加坡赴西贡。询知生长新加坡，西贡、噶罗巴皆有行栈。言噶罗巴有两口岸，一曰巴塔底亚（即名噶罗巴），一曰萨马琅[68]，华民流寓数百

年，丁口繁多，亦多富厚之家。西贡，粤人张霈霖（沃川）、粤〔闽〕人陈庆和皆有名，而陈庆和行名为最著。因论西贡产米，出口之米岁六百万石，石征洋银一角，岁得六十万元。其馀诸税与英国同。而人口岁税五元半，出口领船票亦税二元半。其地华民多至十万人，亦其税款之大者。是以华民急盼设立领事，法人必所不愿，为于其税款多防〔妨〕碍也。据此言之，恐不止如日本设立领事多费唇舌而已。以日本公使近在咫尺，法国公使远距数万里外，其势尤多隔阂也。 西贡二华商 华民急盼设立领事

是日五点钟抵湄江口（洋语名之堪波底亚）。湄江口广八买尔，距西贡四十买尔。右岸连起高山，名克布新渣，有灯楼。以将晚不能入江口，泊舟于此。自午正后，计行六十买尔。由新加坡至西贡凡共六百三十七买尔。

二十四日　礼拜。三点钟开行，入湄江口。八点钟抵西贡，泊舟新椒岛，公司栈行所在也。与姚彦嘉、张听帆登岸一游。经历其铁厂、禽兽院，及大花园一所、医馆二所、大学馆三所。而闻华人市肆，并在堤岸，相距十里程。所过平畴万顷，夹道皆树木。远望惟见荒野，盖法人踞此土才二十年，经营尚未遍也。及至堤岸之泽郡，华人市肆繁如万户之邑，一水萦带，桥路四通，询知即西贡江。华人相聚成市，已历数十百年。自为法人所踞，贸易乃日盛。亦恃西贡一水，樯帆云集。稍东南流入湄江，法人于此开设口岸。其地为安南之嘉定省，即古占城地。咸丰十年天津之役，法人旋师攻得之，安南之南六省尽割以议和。湄 西贡泊舟 堤岸华人市肆

江以南约三百馀买尔，又跨湄江东北二百馀买尔（合中国一千八百余里）。其初但邀请通商而已，安南拒之力。乃后乘用兵中国，以收一战之功。

访问华商

往张宏泰、陈福基两栈行一谈。宏泰主人张沃生（霈霖），福基主人陈庆和，又颜万和主人颜珍湑（宗贤）。陈、颜皆闽人。西贡富商推陈为首，堤岸富商推颜为首。占城自古产稻，每年出米一千八百馀万石，而运出口者六百万石，岁税六十万。鸦片烟税一百二十六万（嘉定南六省约及中国一府之地。其运往安南者另由富良江入口）。其馀地税、房税、车税及各店经纪之税，大率重者皆估取其息十分之一。而中国人口税为最虐，分上、中、上〔下〕三等，上者岁税法兰三百（合洋银六十元），中者岁税法兰一百（合洋银二十元），下者岁税法兰二十五（合洋银五元，而收至五元半）。穷民工作，力不能完纳，则捕系之充当苦工，苛虐加于囚犯，常每日捕系百馀人。计中国人分隶法国各部及开垦地亩，共约三十万人；西贡、堤岸两处四万人，而人口税已约及三十万，其隶他部者不能详也，急盼中国国家为苏其困而拯其艰！相与叹息。询以曾劼刚、崇地山过此，曾否语及？云："崇公两过此，并留宿；未蒙询及，不敢上言。曾公仅登舟一见，未上岸。"

华人人口税为最虐

急盼国家为苏其困

是夕留饮张沃生处，颜珍湑亦枉陪竟日。所见张达臣、张临川（为其管事人，甚勤能）、郑文山、黄镜河（亦其管事，照料一切）、潘云衢（潘莲舫从侄），及西班牙人虞拉。沃生陪款甚殷，而出以诚恳，加于胡琼轩。

张沃生招待甚殷

廿五日　八点钟开行。西贡大酋拉芳投名帖通殷勤。湄江曲折湾环，平畴沃野，一望无极。江尽处两岸平抱，相距约百丈许。而远山绵亘，凡起三大峰插入海心，又抽一枝回抱。江岸之外亦连起三峰，其尽处二峰相对如覆釜，即所谓克布新渣是也。南岸无高峰，而沿岸伏沙日涨，亦插入江心数十里，法人插标记之。是以湄江口宽六买尔，而两层关抱，计其宽均不过百丈许，形势亦雄阔。出口北行，与英人所据之布拉湾〔拉布湾〕岛正东西相望。南为波罗洲大岛。北为吕宋群岛，群岛中有三大岛相连环其外，南曰巴拿王，稍北曰明多罗，又北曰娄若。一海汪洋，均相距远，不能望见。 湄公河口

是日出堪波底亚江口，见鲸鱼向南行，嘘气喷水，上冲高五六丈。每一嘘气，随浪腾涌，其背脊如山，浮出水上，度其长可三丈许。往来行海六七万里，至是始一见之。 一见鲸鱼

廿六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二度三十七分三十秒，经度偏巴黎东一百零七度一十分，计行二百七十四买尔（合中国八百廿二里）。是早过巴得兰，安南沿海之一角也。自此山势绵亘起伏，一望无极。伯鲁兰指示云："安南沿海，并有巨湾可以停泊：南曰刊木兰，曰宾冈，曰鼾桂。舟行至鼾桂，东出七星洋，距岸渐远。再北曰古芒，曰吉郎，则去琼洲不远矣。再北曰都兰，即安南都城海口。"

傅兰雅言："美国牧师治力舍斯格，能通各国语言，久处中国。美国教会派充牧师，行教中国。治力舍斯格言行教必先开学馆，而后可以招致读书向学之士。于是美人为 美国牧师兴学中国

筹给经费。治力舍斯格请筹十万元，美人允五万元。乃诣伦敦商之阿洽毕灼伯堪得自里，阿洽毕灼伯欣然许之。"乃悟去冬斯百里、丹拿诸人传阿洽毕灼伯之言，由治力舍斯格之请也。旋因阿洽毕灼伯家难频仍，此议遂至中辍。治力舍斯格旋亦前赴中国，未知所开学馆如何办理。而泰西各国欲以所得于学问者，表示中国而导引之；群相视为切要紧急，不惜劬思殚虑，敛资集费，以求有济。相与慨然太息，伤中国之无教化。中国士大夫一用其虚骄之气，庞然自大。井干之蛙，跃冶之金，非独所见小也，抑亦自甘于不祥矣。

井干之蛙所见者小

秦汉以来二千年，夷狄为患中国，曰匈奴，曰羌，曰氐，曰乌桓，曰鲜卑，曰突厥，曰回纥，曰吐蕃，曰契丹，曰女真，曰蒙古；由边患而入处内地，而割据，而有天下。综其大势言之，匈奴、蒙古二者实相为始终。其余忽盛忽衰，忽分忽合，中国失其御而乘之以逞，非果能为害中国者也。匈奴之强，蚕食东胡、月氐〔月氏〕，臣属西域，拓地逾万里。蒙古起北方，跨有西域，以达印度，然后卷甲东趋，莅中国而大一统。自匈奴时，已奄有亚细亚全土之半，而极于西陲。蒙古乃尽抚而有之，绵延至于今日。然其始莅西方，而尊信佛教；既全有西域之地，又沿谟汉默之教，流布中土而衍为回教。其陵跞天下，挞伐而役属之，一用其强力兼并，非能有绥动天下之略也。方因其所习之教以为转移，是以其德泽流遗，未尝一溉于人心以济世用。而中国圣人之教，亦但资之以涂饰文具而已。

论中国历史上的夷狄之祸

但凭强力并无文化

匈奴灭而蒙古兴，蒙古衰而欧洲各国日新月盛以昌于中土。秦汉以后之中国，失其道久矣。天固旁皇审顾，求所以奠定之。苟得其道，则固天心之所属也。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馀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论不能视欧洲为夷狄

廿七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六度十一分，经度值巴黎东一百零八度二十三分，计行二百二十六买尔（合中国六百七十八里）。舟历七星洋，有无数小岛值琼州东南，名巴拿塞尔。船主伯鲁兰云："岛无居民，惟土石相杂而已，向为盗舟出没之所。"是日大风。舟行见一物，状如牛，角长五六尺，色白而首黑。西洋水族院有海狮、海马之属，独无海牛。此所见者牛也，而不辨其何名。

西沙群岛盗舟出没

先夕，梦有造屋山谷中者，邀予相其高下，因而颂之，其中有云："终古阴屯，秘天地之灵钥；忽然昼旦，开洞户之廖豁。"吟哦而寤，情事宛然，不知其何详也？

终古阴屯忽然昼旦

廿八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九度三十四分，经度值巴黎东一百零九度五十四分，计行二百一十八买尔（合中国六百五十四里）。西贡闻香港电报：天气寒凉，为向所未有。昨日一风，至夕转劲，寒气亦骤增，御重棉而犹嫌其薄也。舟行为北风所拒，益见迟滞。

《后汉书·西域传》所列国名，曰拘弥，曰于窴，曰西夜，曰子合，曰德若，曰条支，曰安息，曰大秦（一名犁鞬），曰大月氐（大月氏），曰高附，曰天竺，曰东离，曰栗弋，曰严，曰奄蔡（改名阿兰聊），曰莎车，曰疏勒，曰焉

述后汉书西域各国记叙疏略

耆，曰蒲类，曰移支，曰东且弥，曰车师前王，曰车师后王：凡二十三国。其附见者，曰鄯善，曰且末，曰精绝，曰乌秅，曰罽宾，曰乌弋山离，曰蒲犁，曰无雷，曰妫塞，曰龟兹，曰乌垒，曰大宛，曰康居，曰骊归，曰姑墨，曰尉黎，曰尉头，曰温宿，曰危须，曰乌孙，曰卑陆：凡二十一国。于其国之大小，事之详略，纪载参差，未易察识，盖所据者西域长史班勇所记，一皆勇所经历及所徵调有战迹者；其所不录，亦从而阙焉。此亦前史徵信之资，然其叙述亦疏矣。

其尤疑者，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本与前后庭为车师六国，而列入蒲类、东且弥、移支，独缺卑陆。其言蒲类、移支、东且弥，皆庐帐，行国逐水草，与西域城郭之国不类。疑匈奴侵夺西域，居〔"居"字疑衍〕以其种众居之，其后亦自立国。以其地近车师，并称车师六国，固不与车师为种类也。今就其所列二十三国，在今西域天山南北二路者：拘弥、于窴、莎车、疏勒、焉耆、蒲类、移支、东且弥、车师前后庭，凡十国。在葱岭西北者：西夜、子合、德若、大月氐〔大月氏〕、栗弋、严国、奄蔡，凡七国。在葱岭西南者：条支、安息、高附、天竺、东离，凡五国。

大秦考 其远隶欧罗巴者，大秦一国。大秦者，自西汉通西域时，闻其政教风俗而为之名，其所云"一名犁鞬"，则当时所传之名也。罗马记载，并无此名。其初立国曰剌丁，后曰罗马，其本名则意大里也，似犁鞬为语言之讹。奄蔡一
奄蔡考 国，在今里海、盐海之间，其地无可考；而自《后汉书》已改

名阿兰聊，当即今波兰国。波兰地当更循裏海而北，积渐为俄人侵蚀，已早迷失其故境矣。

廿九日　八点钟抵香港，计行一百九十七买尔（合中国五百九十一里），当北纬道二十二度十二分。李逸楼、陈瑞南、冒哲存、陈京生、喻叔耘、姚朵雲、吴子煦、薛谦谷、陈岱雲、易麟书、王春晓、赖磐石、黄子华、唐柳青并从会垣至香港，相候十餘日。子煦为子登太史之兄，予抚粤时为刻《吴子序太史遗集》，子登为之雠校也。谦谷为粤东同文馆总办，亦予所派委，距今十六年矣。磐石任大鹏协副将，现移营九龙，距香港为近。柳青名锦春，为唐曦臣之子，告言以书来投殷少乔者；会少乔已前告归，赖志城以书托之金逸亭、方柳桥，得厘局一差。厘局为粮道孙驾航主办。将军长乐初、总督刘岘庄、藩司成子中、运司何青士、海关俊星东、都统尚仲勉、广府冯子立并以名柬通问。而顾硕甫、许楸文两观察，及南海令袁敦斋、番禺令冯雲伯各有书通问；敦斋、雲伯并馈食品。余吉甫则委家人治席相款；其亲家沈辉庚观察并通名柬。酬应颇形烦冗。香港总督亨得利派坐船及车迎迓，且约饭；以李逸楼先约饭，并为预备信宜公司局为税驾之所，因辞亨得利约饭而先往一谈。所藏宣德法兰磁器及成化青花磁器甚富，并导引一观。随就陈瑞南、李逸楼。闻刘锡鸿议论，奸人倾险，幾于无所不至。中国乃有此种人物，可怪可叹。

抵香港

广州故旧到港相候

三十日　亨得利原约信宜公司回拜，至是来言，以必登舟为敬。自云与威妥玛皆爱尔兰人，近年爱尔兰有掘

港督登舟拜会

地得小玉印数方，皆中国篆文，数千年前实与中国同文。

谈爱尔兰出土玉印

予谓伦敦曾见之，疑中国此种小方印，宋元以来书画家用为引章，其传不过数百年，恐尚为中国物也。亨得利曰："不然。中国文教最先，埃及古碑犹恍佛中国文字之遗。由中国西至埃及，再西至爱尔兰，是时伦敦犹为浑沌之国也。爱尔兰文教实开自伦敦之前。"其言亦附会近理。

与王韬同访东华医院等处

因约伍秩庸、王子潜同至李逸楼处谈。并偕子潜至东华医院，为瑞南诸人所创建者，一依西法为之。收养病者百馀，延医士八人，兼筹教习医学。并至西洋学馆及博物院一游。学馆总办史安，同舟至香港，询知尚未回馆。而博物院则兼用粤人刘易之司之，鸟兽虫鱼金石物产之类咸备。所未见者海浮二具，质如菌而形类深缸，容数斗。河豚甲数具，询之刘易之，曰："鯸。"盖左思《吴都赋》所谓"鯸鲐"，即河豚也。左为博物院及藏书处，右为戏馆，其上楼规模宏阔，尚未能陈设物事。

王春晓邀晚酌，主人吴采石、许幹臣并同席。夜乃回舟。李文鹤、宋锡庚来见。宋锡庚号西堂，故长宁令，有政声，予待之颇厚，后以事被议。询其年三十九岁，方任长宁时年二十三岁也，与张星曜同为蜀人。询知张星曜由军营开复，已选云南知县。李逸楼管事李玉衡有能幹名，以病未见。

香港华人首富

香港华人以李逸楼为首富，次魏姓，次郭姓，即所谓郭青山也。王子潜见赠《瀛壖杂志》、《弢园尺牍》。陈瑞南见赠《东华医院录》。

三月初一日乙巳　为西历三月廿三日，礼拜。六点钟

开行。下午见小舟浮泊，扬帆西行者数十百艘，知距汕头为近。惠、潮各郡与会垣交易，大率皆由海道也。 自港开行

杭州牧师色致威克（译汉文为葉姓）由香港取道上海回浙。询知杭州省城为耶苏堂者五，为天主堂者一，而入耶苏教通不过五百人。耶苏教堂又分英、美两国教会，色致威克为英吉澈尔治教会，以阿治毕灼伯为主，而护持之者侯爵吉及斯得也。其馀教会，名目繁多。武昌行教者别为伦敦澈尔治，各自为党。亨得利言："罗马教会议派教员驻扎京师，办理行教事宜。"傅兰雅言："罗马既派公使经理教务，伦敦耶苏教会亦当照行。"吾谓天主教一统于罗马；而行耶苏教者，英、美两国皆有之。往时法国崇信天主教，凡交涉教堂事务，法人一力维持。自法国改立民政，一切持平。四川、河南各教案，迁延数年之久，尚未议结。罗马教王知法国之不足深恃，故有特派公使之议。万国公法，罗马教王遣使，位诸国头等公使之上；其权力足以制胜，亦颇心咎法人护持之不力也。伦敦自有公使经理一切，所立会堂亦无派充公使之权。英国护持教会，责成公使有馀，亦不待别设公使而后足以专其任，此皆情事之显见者。傅兰雅之言，未足徵信。

教廷拟派公使驻扎京师

傅兰雅言未足徵信

初二日　午正，行北纬道二十四度十四分，经度偏巴黎东一百十五度五十分，计行二百七十二买尔（合中国八百一十六里）。自距香港前二日，寒气顿增。至是风雨交作，懔若严冬，重棉不足御寒。波涛震撼，与舟相拒。此行日受东北风，舟行迟滞，逾于常程；犹喜无风涛之险，

濡延多日，正自无嫌。甫近香港而风浪作，嗣是日益加剧，沉阴沍寒，数日不解，为历来春景所无。天意固必不相宽假耶？抑将以中土人心乖忤百端，微示之机兆耶？远归故土，相望数日程，何为作此恶剧也？

气候不佳顿生感慨

舟客三十馀人，如布类里、珊布洛、美士达、麦尔达、史安、汤美士皆可一谈，至香港而上坐三十馀人已去尽矣。（二等，丹国人勒苏，专办电报，前往黑龙江，留赴上海。）香港新添五六人，无可与谈。因忆乙卯年偕周弢甫至浙江，为沪渎之游。其时李壬秋〔叔〕、王子潜同馆英华书屋，见子潜斋中悬一联云："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簾对孟光。"盖子潜挈家居馆也。联为姚梅伯书。顷阅子潜《瀛壖杂志》，念之怳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同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回忆乙卯初见王韬李善兰事

日午，远见山色，知已近厦门。舟过七星洲，径东行至闽漳州界，乃折而北。行海者以山角回转为最险，为山势与海相激，稍加风力，薄荡尤甚。嗣是历台湾海面，风雨转剧。船主伯鲁兰云："此地终年常雨，每过皆然也。"

台湾海峡终年常雨

初三日　午正，行北纬道十七度一十分，经度值巴黎东一百一十八度十五分，计行二百六十六买尔（合中国七百七〔九〕十八里）。早过福州五虎门，形势壮阔，岛屿环峙十馀。粤海紧密，闽海阔大，各极其胜。沿海时见山势绵延，由福清至浙之黄岩，丛山叠岭，相为延续。同舟云南人毕晓楼，官户部主事，与江宁人李铭之梁、省吾，同自粤东归。

毕晓楼则以与杨振甫年谊，赴粤张罗；振甫旋卒，自香港附坐三等船舱，足以知其窘况也。陈瑞南送阅香港《循环日报》，知黎简堂为贺耦耕先生请开复予谥，奉部议镌二级，张振轩接任黔抚。简堂此举颇不合例，而坐是去官，亦稍过矣。 阅香港循环日报

初四日　午正，行北纬道三十度五十四分，经度偏巴黎东一百一十九度五十四分，计行二百九十九买尔（合中国八百零七里）。早过温州、宁波两口，岛屿环列，舟行群岛间，水浑浊如黄河。梁省吾言："由香港赴沪，涉宁波浑海，即知距沪不远也。"然自香港出中国海，水色时有变易。闽、粤之交为白水洋，亦时变为红色。宁波以北，皆浑浊矣。盖瓯江以达长江，为中国东南水所汇处，数百里间巨川盛涨，环趋于海。江海交会，水势洄洹，泥沙并注其中，是以海色全与他处异。

至茶山，入长江口，广百馀里，与海相连。内有岛曰大戢岛，西人名之曰格子纳莽，向无居民。西人于其上安设电线，由上海莅此岛以达香港。公司轮船至此树旗，岛中遥辨其旗帜，即发电报至上海报知，率先半日咸知某船至矣。吴淞口外一程有伏洲，曰铜沙。税关置船于此，名曰铜沙灯船。有气炉能鼓篁〔簧〕作声，闻十馀里。每值阴雾，加火鼓篁，使舟行闻者辨知其为东洲，以便收泊。主桅悬巨灯以照夜，故名灯船。北近吴淞口，又有三墩灯船，与川沙厅相望。海口有灯塔，亦名三墩灯塔。灯船上又有浮桩，皆所以表识沙线，引泓以免胶滞。四点钟，行五十一买尔抵吴淞口（距黄浦江十二买尔）。因潮信已过，吴淞 入长江口 吴淞口外灯船灯塔

口伏沙不能进船，停椗口外。先令姚彦嘉、张听帆为料理住处，兼达知上海县勿迎迓，勿备酒席，以久病避周旋也。

行船共计四十七日

（自正月十九日眷属人等由马赛上船，至三月初五日乃获登岸，计共四十七日，从无此次之迟久者。）

唐景星等来迎

初五日　高昌庙机器局派小轮船三号迎至吴淞口，唐景星、黄泳清亦坐招商局轮船来迎，子瀞侄又从宁波来，因相与登招商局船，行十二买尔（合中国三十六里）至黄浦官马头，仍由县预备广肇公所为小憩之所。刘芝田、李勉林葉顾之两观察、王厚山参府、傅焕廷守府均先至公馆枉候。莫善徵大令以假期未至，闻新有丧明之戚也。彭器之罗星潭李春山（名仲良）张叔和四观察、严伯雅太守、陈宝渠、孙易堂（名士逵）、赵鼎臣主簿次第来见，皆旧识也。

罗星潭能知洋务

罗星潭与易笏山素交，久闻其名。上海小驻，考核洋情，能稍知其节要，予极赏之。以谓星潭黔人，距湖南更远，而所言洋务情形，吾楚竟无能及者，此为深识特见。罗星潭言："往时亦但知主战而已，至上海稍观其制造，而究察其情形，始悔向者议论之疏。中国不急图自立，深恐一变而为印度。"其言急切如此，斯可谓究心时事者矣。

深恐一变而为印度

黄觐臣、郑陶斋、周瀛士并至。

注　释

〔1〕阿纳谛尔：Anadyr，船名。
〔2〕利与容岛：Reunion I，留尼汪岛。
〔3〕力霸里岛：Lipari，Is，利帕里群岛。
〔4〕刊谛里岛：Krite，克里特岛。
〔5〕巴雷斯丹：Palestine，巴勒斯坦。

〔6〕马得尼克：Martinique，马提尼克。
〔7〕莫里舍斯：Mauritius，毛里求斯。
〔8〕马拉迦斯：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9〕亚来：Oleg，奥莱格大公(972—980在位)。
〔10〕里付：Kiev，基辅。
〔11〕鲁府：Novgorod，诺夫哥罗德。
〔12〕木斯古：Moscow，莫斯科。
〔13〕大迷：Dmitri Donskoi，季米特里·顿斯科伊(1359—1389在位)。
〔14〕喻凡：Ivan Ⅲ.伊凡三世(1438—1505)。
〔15〕速发：Софих Летровскаx，索菲娅·彼得罗夫斯卡娅，彼得大帝之姊。
〔16〕彼得利阨来：Peter the Great，彼得大帝(1672—1725)。
〔17〕彼得罗保：Petersburg，彼得堡。
〔18〕爱力斯俺特：Alexander Ⅱ.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
〔19〕阿得门：Ottoman I，奥托曼一世(1259—1326)。
〔20〕爱门第一：Murad I，穆拉德一世(1361—1389)。
〔21〕爱尔甫：Azov(Sea)，亚速海。前作哀速。
〔22〕斯那：Cybopob，苏沃洛夫(1729—1800)。
〔23〕开斯：Kerch，刻赤。
〔24〕内格来恩：Nicholas Ⅰ.尼古拉一世(1796—1855)。
〔25〕巴布打得：Bab-el-Mandeb，曼德海峡。
〔26〕弗临洛洛基：Phrenology，骨相学，脑盖学。
〔27〕迦德非尔：Guardafui，瓜达夫伊角。
〔27〕阿禄：aloe，芦荟属的一种植物。
〔28〕卫尔恩：Jules Verne，儒勒·凡尔纳(1828—1905)。
〔29〕咯非：Capetown，开普敦。
〔30〕拿塔：Natal，纳塔尔。
〔31〕苏禄：Zulu，祖卢。
〔32〕酌尔洼：Jawa，爪哇。
〔33〕覇得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又作巴塔底亚。
〔34〕学浦：Cherboury，瑟堡。
〔34〕板得嗄尔：Port Galle，加勒港，卷二作高诺。
〔35〕美斯麦意斯模：mesmerism，催眠术。
〔36〕亚金：Aech，亚齐，又作阿金。

〔37〕大辟：Dawid，大卫，古以色列王国国王(前十一至前十世纪)。
〔38〕多利买：Ptoemaeus I，托勒密一世(前367—前285)。
〔39〕辟勒配尼苏：Peloponnesos，伯罗奔尼撒。
〔40〕示八打，Sparta，斯巴达。
〔41〕喇丁：Latin，拉丁。
〔42〕加打古：Carthage，迦太基。
〔43〕哈拿巴：Hannibal，汉尼拔(前247—前183)。
〔44〕西比吴：Fabius，费边(前280—前203)。
〔45〕蛤稣：Crassus，克拉苏（约前115—前53年)。
〔46〕邦贝：Pompeius，庞培（前106—前48年)，卷二作"奔标"。
〔47〕居里欧该撒：Gaius Julius Caesar，恺撒（前100—前44年)。
〔48〕安多尼：Antony，安东尼（前约82—前31年)。
〔49〕利百都：Lepidus，莱皮德斯，旧译李必达(? —约前13)。
〔50〕胡得夫：Octavius，屋大维(前63—公元14)。
〔51〕亚古士都该撒：Caesar Augustus，奥古斯都·恺撒。
〔52〕尼罗：Ndro，尼禄(37—68)。
〔53〕提多：Titus，泰特斯(39—81)。
〔54〕打没连：Timūr-i-lang，帖木儿(1336—1405)。
〔55〕高得麻：Gautama，乔答摩(旧译"瞿昙")，即释迦牟尼。
〔56〕《胡底什》："Odyssey"，《奥德赛》，卷十作阿锡得〔阿得锡〕。
〔57〕退夫子：Thalas，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7年)。
〔58〕毕夫子：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年)。
〔59〕琐格底：Sokrater，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
〔60〕巴夫子：Platon，柏拉图（前427—前347)。
〔61〕亚夫子：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62〕西夫子：Zenon Eleates，芝诺（前336—前264)。
〔63〕安夫子：Antishenes，安提西尼（前435—前370)。
〔64〕杜知尼：Diogenes，第欧根尼(约前404—约前323)，卷十三作谛寫耆尔斯。
〔65〕哎夫子：Epikouros，伊壁鸠鲁（前341—前270)。
〔66〕哲和尔：Johore，柔佛。
〔67〕布罗康达：Poulo—Condore，昆仑岛。
〔68〕萨马琅：Semaran，三宝垄。

卷三十

回国之后（节录）

〔光绪五年三月〕初六日　王灼堂（名之春，镇江管带营勇）朱益甫两观察、杨韶和（名昌荣）、王心如（名松森，帮办文报局）、杨诚之（名兆鋆，新报翻译）、李石渠（名宝森，货捐局候补知府）、蔡二源（名汇沧，机器局帮办）、唐蓬之（名赞彝，海运津局委员）、袁海冠（名树勋）、郭辅卿（名寅阶）来见，江海关税司赫德、副税司许妥玛、翻译劳德、江海关造册处柏卓安并过谈，皆旧识也。晚邀唐景星、周瀛士、黄泳清、徐子源、姚彦嘉、张听帆、子静及英人禧在明晚酌。以刘芝田见贻一席，彦嘉、听帆方谋为予致祝生日，便邀一谈。 赫德过谈

禧在明致领事达文波之意，告知《申报》馆梅渣[1]于两

歆向申报梅渣提出诉讼

次《申报》皆自承认，以为此游戏之文而已，无足深论。达文波告以君自游戏，一经按察司讯断，恐获罪非轻。梅渣一意枝梧。达文波之意，亦以为非经律师料理，未足以折其气。初属泳清邀陈辉廷商令寓书诘问梅渣，至是径须令律师为之。唐景星言坦文声名高出鼾林，然予在伦敦曾与坦文商办一事，知其笔墨见解并猥下，无异人处，鼾林则所不能知也。然景星久与洋人交涉，所见必稍能得其真，不能不听从料理。非与梅渣校论得失，但欲穷知造谣之源而已。

初七日　周瀛士、黄泳清、姚彦嘉、张听帆以予生日枉贺，易卓超亦自宁波至，因留麪食。子瀞侄为设酒肴。刘顾伯（名舜年）、吴受之（名瀛）过谈。受之为金眉生之甥，曾至京师，此次由嘉善来谒。接到合淝伯相（二月廿八日书）、沈幼丹（二月五日）、刘岘庄（正月廿七日）、张力臣（正月廿三日）、黄芍庭、黄石山各信，及家信四通（正月初八，二月初八、廿二、廿八，凡共四信）、意城信三通（正月廿五，二月初七、廿八）及健甫侄一信。又得美国牛庄领事瑚德一信，及英人马理生[2]来见。晚邀周瀛士、姚彦嘉、张听帆、黄泳清、易卓超、敬之、子瀞小酌。陈辉廷为拟致梅渣书，立言颇多疏漏。两日议论及此，竟尚未得办理之法也。是夕，唐景星得电报丁内忧，公私事件就景星商办者甚多，而偏有此遭际，所事竟悬而无薄，无往而不见其运之蹇也。

初八日　礼拜。李勉林、刘芝田、姚吟甫（金眉生妹

婿、李薇生妻侄）、刘立夫（刘霞仙堂弟）来见。勉林早至，因留饭。语及刘雲生为人，使人郁怒不可回。随往拜刘芝田、李勉林、龚顾之、张叔和、王心如、蔡二源、徐雪村，兼诣周瀛士、姚彦嘉、黄泳清、张听帆谢寿，又为莫善徵、唐景星致唁。于景星处见唐道绅，为景星从弟。于勉林处见曾文典，为劼刚从弟，在机器局管支应。

语及刘锡鸿而郁怒

与勉林、芝田粗论西学馆事宜，当稍议章程，由合淝爵相酌定。居今日而思统筹全局，以求利益国家，其势诚有难行；为衮衮诸公深闭固拒，以力遂其苟偷旦夕之私，虽有圣者，无如何也。要当各视其愿力为之；愿力所及，能尽一分，必少收一分之益。人人积此心以相饷，其利亦溥矣。此区区之私，所以徘徊顾念而必求一行所见也。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人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

衮衮诸公深闭固拒

推行西学最为急务

初九日　往拜英领事达文波、副领事阿林格、刑司萧林史、副刑司默挖特、翻译斯格达、禧在明，法领事李梅、翻译阿麟，美领事贝礼、翻译马高温，德领事吕德、副领事恪伦泗吉、翻译穆麟德，奥领事卜理挖楷，俄领事聂鼎，日本领事品川忠道、翻译吴硕，意公使兼领事德路嘉、翻译邓文道，税务司赫政、副税司许妥马、翻译劳德、造册司柏卓安。其专送名帖者：丹领事庄纯，荷领事许思格，葡萄牙领事席尔发，比利时领事莫尔，日斯巴尼亚领事嘉

拜会各国驻沪领事

拉意、翻译俄利喊喇，瑞典、啰喊领事苐弼斯、副领事葛德生。又从美领事贝礼处闻知署公使何天爵[3]现来上海，往晤，畅谈。

晚邀彭器之、罗星潭、朱益甫、严伯雅、陈宝渠小酌。欧阳伯元自扬州来。英人治律学者坦文、斛林二人，唐景星力举坦文，而予在伦敦知其人贪而无学，至是始邀一谈。因检六月廿日、七月十一日两次《申报》，托刘芝田遣其翻译译交坦文。遣余仆赴安庆致李仲絜一信，与商晚女归宁事。

约美律师坦文一谈

初十日　刘权、张以兰(鹤臣)来见，刘权并带到彭雪芹一信。回拜彭器之、罗星潭、朱益甫、陈宝渠、严伯雅、王子显(名丞荣)、杨韵和、杨诚之、袁海冠、郭寅阶、李石渠、唐蓬之、葛蕃甫（名绳孝，江苏知县)、孙易堂、李春生、黄觐臣、朱(正伦)、赵鼎臣、吴受之、施吟甫、刘立夫、刘颐伯、易卓超、徐子元、郑陶斋、王厚山、傅焕廷，并从严伯雅处拜候姚伯容，兼诣刘融斋畅谈。询及张经甫(焕纶)，知为龙门书院肄业门人，与余荫甫、杨滨石同为求志书院院长。晚邀蕖顾之、李勉林、张叔和、蔡二源、徐雪村及傅兰雅小酌。令子瀞侄代复黄芍庭军门一信。

十一日　郑陶斋、吴又乐（又乐名康寿，任阳湖有政声，调任宝山，人极明爽)、史花楼、陈树斋(名建勋，陈瀛舫太史从弟)、盛艺垣(名文柱，盛展奇从弟)、赵杏坪(名辅震，赵鼎臣世兄，善书)、蕖小雲（名汝镛，蕖雲岩世兄)，意大里公使德路嘉、翻译邓文道（湖北人)，美国署

使何天爵、总领事贝礼，英领事达文波、翻译禧在明、金璋，俄领事聂鼎、翻译陈庆元，瑞典领事葛德生、翻译白理格，道署翻译金楷理[4]、工部局立德尔好会、英国医院章生（雅谷）并来见。晚邀李石渠、史花楼、姚彦森、袁海冠、郭辅卿、金小眉、欧阳伯元小酌。以初九日馈送筵席者四处，邀知旧一谈。两日大热如盛暑，至昨日已不堪食，乃为别置肴馔，是日忽又大凉。天时人事，适相凑拍，蹇运所值，动多乖忤。史花楼求题史忠正公遗像，为成一律：

在沪各国外交官来见

衣冠邱垄剧含悲，喜见云孙尺幅贻。
蔓草寒烟更小劫，梅花春雨护新祠。
朝廷歌舞方酣日，将帅兵戈互哄时。
茹憾千秋输一死，拜瞻遗像泪承颐。

题史可法遗像

金小眉奉其母命来告眉生都转之丧。伦敦曾撰挽联云：

历秦汉二千年以来，成败兴亡，论世原从论人始；
极诗文数万言之业，悲歌痛哭，立言终与立功同。

挽金眉生

终嫌其立言太大，再撰一联云：

日草万言书策，落落九州，无地容君谈世务；
属题六幸翁图，迟迟两载，及归留我赋招魂。

又撰史忠正墓联云：

明祚已移，犹向天南留一柱；
公魂不返，长依江北望诸陵。
梅花香到衣冠，长镇江淮一抔土；
椒酒造新祠庙，谁悲麦饭二陵疏。

史公墓联

十二日　大雨，风、寒。刘融斋前辈及张蔚卿、方子

美副刑司谈乌石山案情

听、陈莳松来见。美国副刑司黔挖特、翻译施本思及马里森以次来见。黔挖特新自福州回。询问乌石山案情，云：“两造争持方急，未能定也。正刑司茀林吏拟续往办理。”询问公使威妥玛行止，云：“日内当回香港，送其夫人回国，仍赴福州会办。”此案稍延长，虑非旦夕所能了也。

游静安寺观沸井

柏卓安邀同张听帆坐其马车为城西之游，沿途柳色青葱，洋人租地盖造楼房，马车游览相续于道。过静安古寺，殿宇倾颓略尽。寺前沸井割隶道旁，方广盈丈，围以木栅，状如小池。池中水腾踊如吐珠。盖下有伏泉，激而上冲，若济南珍珠泉之比，而水色甚浑，惟见泡影上浮而已。或云：“下有硫磺，是为温泉。”温泉自温，不必水气之腾上也。四望平田，种麦盈尺，尚饶野趣。

姚彦嘉晚过一谈，为棐顾之邀陪钱子密、姚伯容小叙于徐家花园，兼询两君曾来见否？答以两君虎气上腾，何屑蒿莱！来此数日，亲友求荐求事，踵门祈告，户常满屦。然贫者求，贵者弃；无能者求，有力者弃。生平遭际尽然，人情世故，盖可推而知也。是夕，始一发家信。

仁济医馆

十三日　偕张听帆至仁济医馆践章森之约，其号曰雅谷，中医黄春甫实佐之。留住馆中者男女四十馀人，皆筋骨伤折之症，亦有戒烟者、治目疾者。其治目，翳障重蔽不能销，则别开一隙以纳光。约房一所，器具一所。治服毒轻生，用吸筒插入喉以达胃，管长可二尺馀，用机器吸出其毒，从旁管泻之地。治喉闭，从颈下开一孔纳气，用铜具为喉管，插入所开孔中，使自为呼吸。又有壶一具储

各种治疗皆用西法

水，下安酒灯，爇水令沸。前有管，状若壶嘴，安铜叶其端，可以启闭。用玻璃瓶贮药水，纳浆皮管其中，上与壶嘴相接合。开铜叶放气，则壶水之热力足以吸玻璃瓶之药水，使升入浆皮管。甫出口又为热力所冲，并出壶口如喷水，有形无质。盖其热力吸药水上升，一化而为气也。以指当之，凉甚。章森云："此新出之法。其药水名布斯坐[4]，从煤中化出，制为水。凡疮毒外溃及施刀锯则血溢，而空气中小虫与相粘合，辄至肿烂。此水能除空气中之虫，使不能入。即施刀锯，以水渍之，五日而复若无事者。实为外科第一圣药，数年前尚无有也。"每日来馆就医二百馀人。专治汉人若此馆者二，洋人别为一馆。楼房大者容十馀人，小者四五人；上等人则各自为房。章森为设茶酒。

外科手术药水消毒

每日就医二百馀人

随过马高温、高位二处，皆不遇。晚，邀陈莳菘、方子听、叶小岩、张蔚卿、陈树斋、盛艺垣、赵杏坪、张鹤臣晚酌。先夕地震，盖在子、丑之交。

十四日　兴紫垣（名奎，轮船局候补知县）、蒋珩卿（名煐，前兴化县知县，起复候选）、龚国卿（名家临，叔玉学使之侄）、赵子猷（名经纶，杏坪大使之兄）来见。而秦鹿笙方自浙来，陈莳菘又告辞回嘉善。德领事吕德、翻译穆麟德，奥领事卜理挖楷，法领事李梅、翻译阿麟亦相约来见。竟日疲精竭神为无谓之周旋，求一小息不可得。又传金小眉及其表亲罗幼亭，面给金眉生奠分。是日方拟谢客，而劳苦更甚，可笑亦可叹也。

无谓周旋竟日劳累

十五日　为西历四月初六日，礼拜。子濬家眷自宁波

来。徐芷沅、易卓超与欧阳伯元、张鹤臣同寓外楼。刘芝田、葉顾之、成康宾（名永祥，记名总兵，管带太湖水师新昌营）、陈宝渠、郭辅卿来见。

与姚彦嘉约十一点钟诣李勉林，竟至二点钟后乃能成行，彦嘉、彦森昆仲已前归矣，徐雪村、傅兰雅又皆外出，因与勉林同至雪村处观所藏机器。随赴广方言馆，凡习中国文字三堂，习英、法文字三堂。中学教习三人，曰刘省庵（融斋前辈世兄，精通数学），曰葉敬甫，曰胡子恒；西文教习三人，曰舒德卿，曰傅兰雅，曰林乐知。外西学三堂，一画图兼轮船机器，一数学兼演炮，一制造船务，皆洋人主之。大致皆用西法，惟无功课去留之准，月给薪水养赡而已，不能望有成就也。勉林设席相款。

往徐寿处观机器

广方言馆

晚归，奉三月初四日批发正月初四日请假三月一摺，一如所请。沈经笙相国一用其挤排之力，自命为能，而不知有命存焉。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为也，天也。"吾心之天自有主宰，而命固因之。富贵之得于天，又不如贫贱之得天者自适为多也。

请假照准

十六日　葉顾之、兴紫垣、余约斋来见。约斋为幼冰同年之子，奉其先人行述来求撰文。徐旭初（名敦大）、崇筱松（名德龄）各具函求助，而皆无一面之识。生平专招致两种人，非求援引，即欺陵耳。刘锡鸿独兼用之，一皆穷极其量。吾不能拒人之求，则亦不能禁人之不相欺陵矣。

生平专招致两种人

晚为史花楼招饮洋楼，同席彭器之、徐芷沅，郭辅卿、易卓超、张鹤臣、谭任之及子敬侄。谭任之，粤人，为花

楼旧识，馀皆相因邀请者也。

十七日　大雨，寒。棐顾之过谈。英按司萧林史、翻译施本思，及马高温、黄春甫次第来见。顾之告称："何子莪本日电报，言日本十三日出示废琉球为县。"盖初以三事相要：一、绝中国之贡；一、不用中国正朔；一、遣世子入质日本。琉璃〔球〕不从，因遂废之。至是始悟日本之扰台湾，非遽求逞志于中国，徒借台湾生番戕毙琉球人为名，以明琉球之专属日本，废置可以自由也。闻此为之短气。　日本宣布吞并琉球

马高温见惠尤加立葛㖣〔5〕子种，云：英属新荷兰有此树，高十四丈，八人合抱，叶如藿香，可以辟疟。其树长成极高大，又极易长，旧金山有树为天下第一树，新荷兰次之。惟生长温地，遇寒即萎，中国惟广州、厦门可以栽植（春、夏、秋并可种。先浸子雨水中三日，布种花钵中，俟高数寸，始分植）。楚中地寒，恐不宜。

十八日　《申报》馆梅渣自知去岁六、七两月所列画照、茶会二事，于西洋律应得科罪，邀求英领事达文报〔波〕为之解说，愿解明前误，登列新报。其言以为误听谣传，语多失实，在后访知颠末，歉仄莫名。并云日报规则，凡纪述事实，以确访明查为第一要义，总当以此为念，不再有误听谣言登报也。吾本无意深究梅渣，得其"误听谣言"一语，亦可以不加苛论矣。　申报表示更正道歉

王石珊、金寿臣、金立夫来见。石珊为菽原先生之子，金氏昆仲则眉生之犹子也。旬日以来，东自浙江、苏州，西自金陵，北自扬州，不远数百里，接踵而至，日凡数辈，

心甚苦之。所应料检事件，日至积压。告归无日，尤以为累。是日寒甚，风雨交作，伦敦三年，未尝有此严寒也。

十九日　莫善徽、马少梁（名建勋，马眉叔之兄。其仲兄建常馆山东，数学矿学皆有根柢，尤佳品）、王子显（名承荣）、钱君砚（名宝传，厘局总办）、金元直（名星桂、官翰林〔脱“院”字〕编修）来见。君砚、元直皆未及晤。副领事阿林格，翻译朱国典，牧师慕维廉、戴德慕、罗约翰先后来见。

格致书院晤林乐知

二十日　偕姚彦嘉、张听帆至格致书院〔6〕，约林乐知会谈。所藏各种小机器亦数百事，法国磁器及鸟兽虫介，亦颇有之。其间化学机器，多比利时国主所捐置。

徐家汇天主堂

因并偕林乐知至徐家汇天主堂。神父名步天衢，字亦趋，在中国二十年，亦袭中国衣冠。旁设学馆，肄业生百六十馀人，并习中国书。亦有博物院，藏书三楹，后楹皆中国书，略分经、史、子、集及释典、道藏、杂书，布置极有条理。其金石、鸟兽、虫介并取之中国。有小鹿无角，长不盈尺，云得自宁国府。学馆凡分三所，一女学馆，一课习外国学馆。外国学馆以剌丁文字为主，兼及数学、化学。马眉叔受业于此十数年，今此学不过十数人而已。又育婴院一所，收养近二百人，以五岁为始，至二十二岁，课以百工技艺，能自营生乃出馆。大率缝工、木工、皮工，及画，及抟土之工，皆有师授。而印书局亦在其中，中、西两文并铅字板。所印多教书，亦有新报，每月二次，名曰《益智录》。天主堂前有天文台，司其事者曰能，亦袭中

马建忠于此受业

益智录

国衣冠。观星仪器仅三寸径千里镜，而最详于验风：一占方向，一占风力迟速，以验其大小。皆通电气安铅笔，自记方向及风力大小，日以二十四点钟分别占验。各国天文台互相驰报，积岁成一通报。 徐家汇天文台

其尤奇者，指南针动力及占潮湿及占电气轻重，为密室掩护之甚力。含吸铁石灯前，为千里眼筒以引灯。悬镜吸铁石下，其光反射，收入长木筒内以达于木柜。中有横轮，覆纸其上，亦分二十四格以肖时。回光反照，成一小火星，其大如粟。用影相法留其影，转轮迟速与十二时分秒相应。所反映之吸铁石，即指南针之证也。其所发电气有轻重，则亦时有偏左偏右之异，各于其分秒辨之。左一室以占潮湿，其光直射而成直划一道，暖则光缩，寒则光涨。其后一室以占风雨，视空气之轻重为衡，其用并同。其右一室以验电气之轻重，所陈机器尚未装妥。密斯能云："此法创自英国，推行不过二三年耳。" 新式仪器

海门黄志山、上海沈容斋陪同指点；并在馆肄业，与马眉叔同学，今皆分理馆事。天文台后院，安设玻璃管三：一验太阳光力之分数，一验太阳热分〔力〕之分数，一验寒暑分数。木桶二：一验雨下分数，一责成巡更者每转一点钟开木桶锁一次，以辨知其勤惰。无在不用其机巧，而心手相化，惟用之纯熟故也。

廿一日　金元直（名星桂，浙江翰林，周瀛士之女婿也）、徐雨之、黄觐臣、朱叔彝（名其懿，湖南候补府）、方子听、何天爵、璷德（牛庄领事。语次，始知其曾至伦敦 徐润

相见，托带各国条约赴京）、禧在明、美查次第来见。亦出门两次，回金元直拜，疲于奔命。晚邀刘融斋、葉顾之、徐雨之、姚伯容、郑陶斋、黄觐臣、马少梁小酌，即少梁所馈菜也。融斋、顾之、少梁皆不至。

美代办请太后接见总统夫人

何天爵以二事相邀，以前任伯理玺天德来游中国，宜示优待也：一请太后接见其夫人；一请沈幼丹制军来上海迎迓其伯理玺天德。吾皆却之，而谓制军多病，又须入都，届时或能启节，便道上海一接，亦所应为，或前后时不相值，则亦恐长江数百千里之隔，有不暇至也；至太后接见各国王后，历无此典礼，其势万不能行。而何天爵之意，尚欲以为请，外人之固执如此。

廿二日　礼拜。为西洋一大节气，所谓耶苏复生日也。相沿以廿日为西历礼拜第五日，耶苏以是日被刑死，逾三日复生。但以四月中礼拜日为衡，日期先后勿论。

刘芝田、莫善徵、丁韫石、方子听四君过谈，遂尽一日之力。韫石为何小宋、李玉阶、丁禹生三公会札赴闽办理洋务。暮年颠沛，不能自存，为之浩叹。有致何小宋一函，即交韫石带呈。子瀞及易卓超自宁波回。

昨夜十二点钟闻轰烈之声甚巨，遣人出探，还言浦东泊舟失火。早乃知失火者乃浦东煤厂，非泊舟也。

廿三日　赴美领事贝礼之召，同席刘芝田、何天爵、马高文及管带水师官五人，其统领名喀尔登，官视中国参将。是日发递总理衙门公文三角（一咨路用报销，一咨西

申报谣言由刘捏造

贡设立领事，一咨《申报》由刘锡鸿捏造谣言）、信一件；北

洋合淝伯相、南洋沈幼丹制军公文二角（一咨西贡领事，一咨《申报》事由），并各信一件。又寄周筱棠、薛叔耘、周荇农、曾栗诚、李壬叔（并转致谢子和世兄）及健甫侄家信共六件，并托合淝伯相由驻京递送文报处转寄。

廿四日　晚赴英刑司蒋林史之召，同席副刑司默挖特、翻译斯格达、领事达文波、副领事阿林格、税务司赫政、瑞典哪喊总领事蒋弼斯、利如银行总办罗伯逊、牧师布查、律师坦文，并蒋林史、阿林格、罗伯逊、坦文眷属咸集，所行皆外洋礼也。阿林格夫人最美。达文波论岑毓英、杨玉科高下，言："此二人皆有本领。而岑毓英无学问，其行动犹近儒雅；杨玉科则直一武人而已。李筱荃制军本领又在上，亦是一办事才。人皆谓其才不如伯相，自我观之，诚未有以低昂也。惟于中外交接事宜尚多未谙悉，不如伯相之直爽。"因问："君于岑彦卿亦相倾服乎？"曰："然。"曰："朝廷任为江督及江苏巡抚，想尚能了事？"曰："任为苏抚可也。两江总督仍须沈公，岂可轻易更替。"问何故？曰："沈公办事深中肯綮。"问何以知之？曰："山东饥荒，田地多贱售，有献议准听收赎者。沈公独驳云：'此恐徒滋事端。异时饥荒，以田土出售，人皆怀畏心，而田土之荒益多，民生且日蹙。'又以考试武生用弓箭，所用非所习，应请停罢武科。是皆能精透事理，持大体。盖今督抚中，如沈公最称公正。即中外相交接，亦全在公道。铁路、电线能兴修，西人所愿；不能兴修，西人亦不敢谓不愿，所盼公道而已。如沈公之公道，正自不可多得。"吾闻其言而嘉之。

英领事论岑毓英李瀚章诸人

论沈葆桢

仅见者。金陵甫经报捷，而言官急以收回朝廷大权，为犹

是日，发递曾劼刚、马清臣、胡玉玑（亦号琼轩）、张沃生、颜珍涓、李逸斋、陈瑞南、王春晓、赖磐石、许漱文、顾硕甫、冒哲存、姚朵雲、陈京生、宋西堂、袁敦斋、冯雲伯、俞吉甫各信。其王春晓以下各信，并递交冯雲伯转送。又有何子莪、张鲁生、吴子登二〔？〕信。

新泰洋行行主宴请

廿五日　彭器之、严佁雅、郑陶斋邀赴新泰洋行小酌。比至，知行主韦克生实为主人，洼得里斯为偎。以彭器之经营织布机器，韦克生为之承办，而管理机器者洼得里斯也。兼请罗星潭、汤幼安两观察。翻译李芝斋、王佩香二人同入坐。李芝斋曾在福建充当美国翻译，生长新加坡，故能英语。韦克生洋行有花园，杂植花草甚繁，皆西洋种也。近又开拓一新园，相距约里许，闻布置尤为精丽。

无谓周旋泰西所无

廿六日　抵沪已逾二十日，日为酬应所苦，并应行文移亦不及料理。所有酬应各件，尚赖子瀞侄及随同来沪徐芷沅、易卓超及欧阳伯元帮同缮发，徐皆以款接宾客之暇为之，亦不胜其惫矣。凡此无谓之周旋，皆泰西所无；中土乃至疲精竭神，以伪相饰，且时有疏略不及检处致遭怨谤者。上而政教，下而风俗，群相奖饰，不悟其非，安得不日趋于危弱也！

慈禧太后欲学雍正

廿七日　曾清泉（名德麟，任盐捕都司已十五年）始自京引见回任，由海道至沪来见。予不乐衣冠，又值早膳，因留一饭。语及京师传述太后日披阅雍正上谕，意欲以严厉整饬天下。黎简堂至保定，闻开缺之信，入京具呈，吏部为之奏请。吴江相国因上言："朝廷于此，宜有恩施。"太

后怒作色，遽曰："无多言！"吴江噤嘿而退。数年以来所行政类然。各省查办案件，使命四出，相望于道。尝以谓宪庙之严，皆出于明。惟其明也，是以群吏百官，各称其职，事无不举。又承康熙六十年重熙累洽之后，以忧盛危明之心，为综名核实之政，震厉天下，使民不倦，其本源固已厚矣。

尖锐批评朝廷政治

值人才委靡、风俗颓敝之馀，与其过而失之严也，宁过而失之宽。盖严者，所以行其缺也；不明而严，为害滋大。自道光以来，贤否举措，犁然有当人心者盖寡。同治初元，恭邸始膺大政，日怀戒慎恐惧之心，振拔人才，考求实效，天下颙颙望治，以成中兴之功，实六十年来所仅见者。金陵甫经报捷，而言官急以收回朝廷大权，为猜防导谀之说，以眩乱朝廷之听。群臣容禄保奸，苟偷旦夕，以任事为戒。上骄下谄，粉饰太平，相与据以为至德要道，不悟其非。天地闭而贤人隐，民气郁塞，盗贼肆行，坐视而不为之所，而徒欲以严治之！黠者巧遁于法外，能者掩饰于目前；而端人直士，一举动而蒙议干谴，莫能自辨。援是而行之，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也。此可为大惧者也！

不明而严为害滋大

上骄下谄粉饰太平

廿八日　达文波、禧在明来见。以定初一日乘坐"江广"船赴武昌，稍出辞行。晤刘芝田、李勉林、刘融斋、王厚山、莫善徵、龚顾之、徐雨之，并久谈。晚与张听帆同诣阿丁堆尔（斛百里所托管事者）。本约晚谈，而听帆约以六点钟，予尚拜客未归，及归乃往，已逾七点钟矣。阿丁堆尔亦他出，晤其帮办瓦达。

林乐知译呈英人傅理兰[7]枉赠一诗，四言转韵，凡八

解。

廿九日　回拜达文波、禧在明及刑司佛林史、美领事贝礼、彭器之、汤幼庵、罗星潭、姚伯容、严伯雅、陈宝渠、周瀛士、姚彦嘉、彦森、张听帆、钱君砚、李石渠、陈臧伯、郑陶斋，兼示辞行之意。略取便道酬应，不能遍及也。莫善徵、郑伯更、黎莼园来见。

斛白里寓书阿丁堆尔，为予谋一家居，以此议未决，未便交之。是夕，阿丁堆尔见过，示以斛白里书，意殊欣然，愿为尽力。惟苦语言不能尽意，问答参差，未免烦苦。

京师议论纷烦，皆由于无学

莫善徵谈洋务极有见，其云京师议论纷烦，其源皆由于无学，可谓能道其深矣。语及开立学馆，以为事要莫切于此，惟苦总办学馆难得其人。皆所谓深人无浅语也。

闰三月初一日甲戌　"江广"船约今日开行，已定舱位。而候至四点钟，"江广"船始能泊岸，云当以初二日开行。粜顾之、徐雨之来，告言请明日上船，以免晚间载运行李之器。因复致沈幼丹一信，交欧阳伯元带去。并致曾劼刚、高碧湄二信。

林乐知译示傅理兰赠诗

林乐知与翻译蔡锡麟译示傅澧南得《赠别》一诗。诗凡八解。中有云："如一家人，行所无事；义礼之精，东西不二。"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如知者亦行其所无事，则知亦大矣。"吾才不能逮也，而于交涉洋务，一以无事处之。所谓"无事"非他，和平而已矣。惟公故平，惟明故和，公而明，斯能一视以无事。豚鱼之信，犹有孚焉，况若泰西之崇尚邦交者乎？三十年办理洋务，只坐自生事；

洋务方针只不生事

惟不能行所无事，而事以繁生矣。孟子之言，实今时办理洋务之要诀也，而知此义者谁哉！因以楹联一幅，交张听帆转交傅里兰得以报之。

是日枉送者数十人。以未能登舟，谢客一日，稍觉清适。

初二日　九点钟上"江广"船，送者刘芝田、李勉林、葉顾之、徐雨之、莫善徵、陈宝渠、蒋珩卿、郭辅卿、王子显、王心如、黄泳清。其同行至镇江者陈树斋、盛艺垣、欧阳伯元；同行至湖南者唐鹤台；官眷则潘蔚如中丞太夫人及其弟醴如（名霨）、其子子宜（名志枬）；山东臬司灵蔚生（名灵杰，由浙江运司升臬司）。管驾官袁鹤亭，副总办唐瑞初，帐房严调初，通事陈箴堂，船主莫斯，管理机器番利（名大铁。亦有二铁、三铁之称，与大户、二户、三户等第同）。另有领港费尔生，则以江路曲折须谙习水道者为之导引，昼夜各一人司之。 上江广轮船回湖南

莫斯出示长江图，江路曲折纷歧，洲渚参互，大小备具。因问上海绘乎？曰："购自英国。"问："英国何由知江路之详？"曰："二十年前，英国兵船至内地测量绘图，携回英国摹刻之"。问："各国海道图，率一二年一改绘，长江图何以行至二十馀年？"曰："各国皆有原绘本及续绘本。然其大致亦无甚参差，以二三十年间变更无幾也。"并云："狼山有伏沙，入夜不能行，所以十一点钟即开行；虑天晚过狼山，势不能不停泊也。" 长江航图购自英国

番利引观机器，不用天平旧式，而用双回轮，即康邦机器也。中为进退机器，以便回轮避险；前设左右旋轮， 参观轮船机器

可以东西转捩，使运掉灵而不滞。每点钟行十二买尔，以赶过狼山。加增煤力，亦不过十六吨，稍缓可十四吨。并引观避险表，用电气通报司机器者，船面四周设立，遇险则停，次则缓行。由至缓以达至速，司机器者一受其指示，即转轮以应之。又有试验转轮表，每轮一转则表下转牌应之。凡转牌六间，由一而百，由百而万，由万而百万，由百万而万万，并与下轮之转相应。其吸气筒及泄气桶，及吸水机器，及引气化水机器，他船所有者皆备。而领港者一人立船首不设坐，惟横铺棕毯一具，恐坐则引睡，或至疏虞，但令左右徐行棕毯上，自适而已。凡机器之妙，皆以至轻引至重。制造愈精，运用愈灵。而司事者忍劳耐久，以勤其职，此则中土人心所万万不能逮也。

中土人心万不能逮

是日开行三十六里至吴淞，一百五十里至狼山，一百九十里至江阴，小泊五分时候，略有上下数人。一百九十里至西山，六十里至三阴口，三十里至丹徒口，俗谓之月河口。其时已五鼓，忽闻有声甚厉，心知其险，卧听之而已。随闻人声鼎沸，急起视之，则见一小轮船横倚船首，顷刻下沉，救起者七人。询知为“致远”轮船，张振轩中丞所造置。以二点钟自镇江下驶，谋入江阴口至苏州迎接吴子健中丞，相遇丹徒口。两船皆有前灯，亦不知避。其管驾官彭姓及其看火并二水手共四人沉溺。坐是不复能成寐。又三十里至镇江，而天已明矣。计行六百八十六里。

撞沉一小轮船

初三日　坐船本定耽延一时上下货物，以为“致远”小轮船抵触，前舱一孔尚须修补。询知东距甘露寺五里，沿

江行又近二里许，乃以馀暇命驾一游。镇江英领事阿赫珀来见。会游甘露寺未回，遂为其夫人约见梁姨太太。比至，则阿赫珀亦偕来。舟中只一厅，乃分东西两行坐，观者环集，似与《申报》诬造之言相印证者。四点钟开行。 领事夫妇见梁夫人

初五日　汉口，时天未曙也。

初六日　江夏县陆彦颀（祐勤）、汉阳县林墨香（瑞枝）来。招商局唐凤墀（名德熙，员外郎）来见。其未见者：常彤翰（名远藻，湖北候补副将）、文子云（名汉章，德安营参将）、周楼官（名礼，抚标游击）、钟月樵（名明亮，汉阳营游击）、田海臣（名占鳌，汉口都司）、张藕舫（名开远，汉阳同知）、陈介眉（名清绶，臬司狱）、唐泉伯（名廉，办理晋捐）。又长沙馆董事王振湘（名镜之，同知衔）来见。随过江见李筱荃制军，并发寄曾沅甫及子瀞侄二信。略就所知，一通拜候，自潘蔚如中丞、王晓濂方伯、恽莘农廉访、李宝斋蒯蔗农两观察、方菊人太守、陆彦颀大令，皆旧识也。晚就筱荃制军小酌，回舟已逾夜半矣。制军命"问津"轮船带送过江。管驾官杨习之，吾以为武弁也。询其履历，则以同知候补，历未管带船只，制军特拔委之。 至武昌拜会李瀚章

是日闻筱荃制军言，始知上海接总署一信，谕令"先期回京，不待假满。"实出恭邸之意，而合淝伯相于中为之赞助，且恐有奏请饬催之举。洋务之不足与有为，决矣。鄙人愚直，尤不宜与闻。即令总署以礼相处，犹当设法避之，况其为无礼之尤乎！被我以恶名，而自求解说于人，犹可言也；与我为难者必力护之，以快其搏击，此何为者？朝 恭邸合淝欲令入京 洋务实不足有为

惟能引身自远而已

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万无以善其后，奈何枉己以从之哉！惟能引身自远而已。

李瀚章遣座船送回湖南

初七日　终日酬应甚苦。会汤幼安、林墨香及孔祥三处馈肴馔，因留程尚斋、魏赓臣、余苹皋小酌。筱荃制军以所坐红船枉送至湖南，管驾官梅成德，亦分给一席。别雇林义茂把杆船一只坐家眷，制军派小炮船一只护送，管驾官熊凤开。陈程初亦派有炮船一只护送杨军门(玉科)至汉口，就便护送回南，管驾官李度。甫登舟而西南风作，坐守汉江口。过江至鲇鱼套，势亦有所不能。盖自马赛开行，日日东北风与相抵拒，求一遇此风不可得。抵汉镇后，正需东北风，又转而西南与相抵拒。蹇运所值，所向必穷，无如何也。

阻风汉口

初九日　筱荃制军派"问津"轮船拖带过江。英国署领事布勒克、副税司爱格尔来见，因属管驾官杨习之(名学源)少待。

至鲇鱼套，制军枉过久谈。并致太夫人之命，思一见儿子英生。随遣其如君至舟中。因令梁姬携儿子一诣督署。晚间，制军复至，因留饮，谈至十二点钟始辞去。

湖南又有殴拒洋人一案

制军见示邵汴生书，知近日又有殴拒洋人一案。其洋人一曰计约翰，一曰郭布伦。陈程初与两县出城弹压保护，因与同舟。绅民大哗，以为官引洋人入城，争投土石击之，差役有受伤者，洋人亦遂径赴湘潭。阅其情形，似其欲一入城，已争持多日矣。而据制军言：据各省咨报，洋人请领护照至湖南者，层见叠出。盖拒之愈力，则其意相尝试，伺隙以求逞者亦愈烦。吾楚士绅用其昏顽之气，聚众狂呼，

以为洋人可以慑而伏之，多见其不知量也。

初十日　杨习之郡丞以所管带“问津”小轮船带送坐船二号赴湖南，护送炮船亦由拖带。因留湖南炮船一号；。其制军遣派熊凤开一船，即饬令销差。是日，六十里至金口。（金口对岸大军山，下十五里小军山。）九十里至排州。　开赴湖南

十二日　《塞外录》并洪北江所亲历，中载伊犁南山：一曰哈尔海图，产铜；一曰沙拉捋和齐，产铅；皆置厂采取。伊犁北山随〔数〕地著名：一曰空鄂尔峨博，在惠远城北二十馀里，为伊犁望山，列入祀典，产煤尤佳，热之即燃，宿之不灭；一曰辟里箐，产金，封锢未开；一曰索果，产铁，置厂采取；一曰塔尔奇，即果子沟，往来孔道。是五金之产，伊犁皆富有之，百馀年无知经营者，此可惜也。　读洪亮吉塞外录

十三日　复彭雪芹宫保一信，本以初十日京口书就，谋交岳州镇转递，而轮船拖带未及停泊。比抵磊石山，距湘阴为近，始封就交於桐轩明府，仍寄岳州镇转递。

旧藏《洪稚存全集》，所上成亲王《言时政书》未刊入，至是洪彦哲始补刊，附《卷葹阁甲集》卷末。所陈六条：励精图治，宜法祖者未尽法；用人行政，宜改图者未尽改；风俗日趋卑下；赏罚未能严明；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其于法祖一条言之独详，又列为三目：一曰处事太缓，一曰集思广益之法未备，一曰进贤退不肖尚有游移。以所陈皆属君德，故颇推广论之。然亦惟发端数语云：“视朝稍晏，窃恐俳优近习，荧惑圣听”，为直陈主德，馀亦无甚触忌讳者。其风俗卑下一条，显揭朝官夤缘奔竞之　洪氏上成亲王言时政书

习，兼及朱文正之持斋佞佛，士大夫相率效尤。其吏治一条，以为吏治一日不肃，则民一日不聊生。推及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官吏激变情形，而言吏治之肃，以督、抚、藩、臬为之标准。此二条言之尤为深切。是时和珅初诛，三省教匪之变尚未弭定，上书成亲王，朱文正、刘文恪亦皆贤者，其言又无不切中，而被祸如此！其时廷议"当以大不敬坐斩"，犹赖圣恩宽宥，减死戍边。廷臣之贡谀导欲，与刑部、都察院执法之吏枉法徇私，无所匡正，有愧古人多矣。

其言无不切中而被祸如此！

乾隆中诏开阳城马周科，试诸翰林，求直言。杭堇浦（世骏）对策戆直，且以旗员官督抚太多为辞。纯皇帝怒甚，投其疏于地者再。内廷传言：祸且不测。已而奉旨放还。开科以求直言，而以直言见黜，亦一奇也。

直言见黜

是日，三十里至鹿角。又六十里，磊石。又三十里，白鱼圻。又三十里，营田。又二十里，芦林潭。十点钟，又三十里，抵湘阴县。於桐轩、王松楼两明府（王君现办厘务）、黄寿桥少尹、龚屏安千户来见。亲友至者益众，至一点钟乃能上岸。一见胡氏伯母，年八十一矣。

抵湘阴

十四日　诣宗祠谒拜祖先，并展二里墩墓。随至丽思塘，与志城叙谈数年情事。是日热甚，单衣挥汗，而志城犹御重棉，体气衰微至矣。饭后返县，风雨交作，二鼓乃能登舟，人客坌集。邹子香枉过，语及英人计约翰、郭布仑初至县城，县民喧哄。於桐轩与子香谕饬书院肄业生，禁令出外，并令各街保正逐户晓谕，乃得无事。办理尚为妥善，会城诸公所不能及也。

县民哄逐洋人

十五日　北风。正以轮船为士绅所惊讶，而南风方劲，又不能不令拖带，幸有此北风为之解化。会蔡蓉仙、蔡儒珍枉送，一切未能清理，乃令轮船拖至青泥望，以免迟滞。二点钟抵省，泊舟草潮门。接意城书，则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吾笑谓："非此北风，轮船定须至省！有相阻者，当牌谕：轮船不至省河，并无此种例禁。吾以请假三月回籍，不宜在外久延。会值夏日南风，总督以所造之船拖送，尤属正办。诸君之意，以为非洋人通商地方即不得用轮船，吾亦不敢与校。惟请示诸君：轮船应退至何处？所有坐船，诸君应如何设法拖上？一听示办。"士绅之狂逞，实由官吏愦愦，导而引之，真可笑也。

长沙官绅不许轮船至省河

比由舟登岸，濡延两时之久，仅崇星陔方伯、夏芝岑观察一差帖迎候而已。而裴樾岑实亲枉谈，因告以："湖南官吏素尊，不能邀迎。然吾此行，奉旨赏假回籍三月，钦差之命犹在身也。而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如此。无他，以吾奉使出洋，宜从薄待。诸君方以士绅之交哄为公义，然则区区奉使数万里，允为干犯名义矣。诸君贱简之，亦宜然。而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国典王章，悍无所顾，此风何可长也！乃不惟不一查办，且从而扬其波，若视鄙人为真干犯名义者，是且奈之何哉！"张力臣夜至，久谈。

直标郭氏之名指为勾通洋人

十六日　意城为拟奏报回籍稿本，托邵汴生中丞附摺弁递京。当函致汴生，询悉发递月报以二十五日为度，故须及早办理也。下午诣朱香荪畅谈。

晚次，余佐卿、汤小安枉过。佐卿为刘霞仙中丞第三女夫，曾劼刚僚婿也，于洋务能见其大。而其言则谓："办理洋务不待远求，能于吏治民生，清厘整饬，即洋务思过半矣。"又言："湖南人阻拒洋人入城，稍有心时事者皆忧其召祸。然诸人所持者公义，尤忧其以公义号召，而奸人乘之以便其私，且有揭竿环起之一日。是以湖南之可忧在民乱，于洋人何有哉！"其言皆切中时务。

办理洋务不待远求

十七日　朱宇恬、香荪枉谈。香荪赠诗云：

朱香荪赠诗

朝来庄舄抛黎杖，喜见班超入里门。
体国经纶公未老，避仇身世我犹存。
忧心悄慢逢春剧，热泪淋浪带酒吞。
莫更裂眦谈往事，肯容疑谤道才尊。

气格苍老，字字惬心。意城亦交到袁宇文见忆五律四章。袁叔瑜亦有奉怀诗。到家谢绝酬应，即故人相过从，亦辞不见，而一二至交枉顾久谈，辄尽一日之力，精力亦觉不支也。

谢绝应酬

十八日　就一二亲友处一答其枉存之意，挈炎儿同行。所至朱宇恬、黄子寿、子襄，李仲雲，张力臣，舒兰生，聂仲芳，左癸叟，余佐卿及意城诸处，在官者一裴樾岑而已。盛展奇及炳秉侄约今日回县，令杨瑞堂致送行资，而已悄然行矣。

罗筱垣过谈，言及丙子秋焚毁上林寺，其源由张贞史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约期会议。人知机器局奏请设立，不宜毁，一泄其毒于上林寺。王夔石以上林寺由

上林寺被毁原始

我创修，闻其毁，大喜，急据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又令首府出示揭寺僧西枝之罪，驱逐拿办，为之扬其波；而于毁庙滋事、乘机纵掠之士民，一置不问。自是而民气之坏乃益不可支，至于动辄榜示，揭督抚司道之名，指斥为勾通洋人。藐法玩上，导民于乱，而湖南乱机之动，至是而益烈。古人有言曰："朝不保夕"。诚哉其不易保也！相与怃然增慨而已。

十九日　张力臣、彭仲莲、余佐卿、袁叔瑜次第过谈，遂尽一日之力。力臣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然犹惜其于透顶第一义未能窥见。至是问及西洋政教风俗本源之所在，且谓合淝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力臣聪明胜人万万，闻言即能深求，不易得也。 张力臣谈 合淝丁沈舍本逐末

二十日　接到梅小岩、张听帆、黄泳清三信。听帆又译寄马格里一信，并由"葛林南尔斯"轮船递到花草二箱，仍托寻觅中国花草，附原箱寄回。以其箱为植物园中置备之件，仍须取回也。其参赞璵瓦贝另由福建英人纪法杜寄维多里亚花子一瓶，即新加坡胡氏园所植之异样荷花也。须于法伦海德〔8〕表八十度热度时，栽植浅水大池中。水深过二尺则不能长，而其花叶均大逾常荷，非大池又不能容也。花草箱已寄汉口招商局，应由唐凤墀处领取；维多里亚花瓶则须纪法由闽转寄招商局，为日方长矣。又万国公 英国寄来花草二箱

法会参赞费尔得寄有书籍一包，由另船递寄，皆马格里为之经营也。

廿一日　以奏报回籍一摺托子纯代缮，约其早至。以书贻之，不答。三催不至，饭罢乃至，而以病告，其敖〔傲〕慢如此。因与力臣约，邀其记室魏伯勤为书摺件。并与子襄商办三事：一、清理各街道，添设沟洫局；一、设立医药局；一、凡遇城乡婚葬，禁止乞丐聚集滋事，应由官严切示谕。

商办整理街道设立医局各事

廿二日　邀魏伯勤代缮奏报回籍日期一摺，并分咨总署及南北洋大臣。是日检取摺件，上楼三四次，忽觉昏眩，若不省人事者，知其精气销散至矣。

廿三日　本府何相山、长沙令王实卿、善化令张子钰馈满汉筵席，因邀周幼安、朱宇恬、周闻之、李仲云、黄子寿、子襄及意城早酌。子寿相戒以不谈洋务。予谓：左季高言洋务不可说，一说便招议论，直须一力向前幹去。季高近日在德国购买机器，织布、织羽呢，招集西洋工匠至二百人，真是一力幹将去。然吾犹惜其舍本而务末；即其末节，亦须分别重轻缓急。织布、织羽呢，何关今时之急务哉？吾于洋务，稍能窥见其大，自谓胜于左季高。又无任事之权，只凭所见真实处，详细说与人听，激动生人之廉耻，而振起其愤发有为之气。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吾何为拒之？又何为隐情惜己，默而不言哉？所以言者，正欲使君辈粗见中外本末情形，庶幾渐次有能

一答友人戒谈洋务

自谓胜于左季高

所以谈洋务正欲图及时自立

知其义者，犹足及时自立，以不致为人役耳。子寿之戒不言，所据世俗之见，无足取也。

廿四日　拜发恭报到籍日期一摺，咨请总理衙门代奏，并咨南北洋大臣，加致合淝伯相一信。惺吾、耀堂皆为吾经营住宅。本宅房屋太小，所得书籍已无可位置，不能不别营一书室也。 摺奏到籍

廿五日　上海文报局递到丁禹生、张鲁生、黎莼斋、罗瑞泉、张听帆各信。鲁生信以予所议保护琉球立国之说，谓总署之意云然，正使何子峨之意亦云然，而日本不从。无论何子峨与总署持论各异，即令所见及此，而办法已全不合。以遣使至其国与坐待使臣之至，其机势已不同；据一端言之与纠合各国相为保护，其情事尤相去悬绝。周子善言幾。幾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此等正须审机〔幾〕赴势为之。鲁生一例平视，其与审幾之义亦已远矣。 论琉球事

廿六日　回家十馀日，谢免衣服酬应，而亲友至者仍相属于门，日常会谈至三四次。女眷至者尤烦，无日不得数起，意殊苦之。

廿七日　张力臣、黄子寿、易子风次第来见。力臣、子寿谒见汴生中丞，述其言，以为上情不能下达，欲令传语三书院士子，以明在官者阻拒洋人入城，亦同此心也。于中剖析良莠之分，谓洋人果欲入城，方将借重三书院之力阻拒之，能言拒洋人者皆良民也；而无端出揭帖诬诋官长，必非三书院士子所为，此直莠民耳。其言正不知隔幾重魔障！ 能拒洋人即为良民

吾谓此等见解，军机大臣类然，即总署办理洋务三十

议论一如南宋明季

馀年亦然，于邵汴生何尤焉！推而上之，南宋诸君子及明季议论，如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疲，而终一无所见。明人之言有曰："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形不前。"南宋迄今八百馀年，终无省觉，皆所谓身死而魂不悟者也。

皆身死而魂不悟

廿八日　易梯衢、玉峰父子自营田至。梯衢论楚人于洋务全无知晓，其原由在官者漫无考究，不能剀切宣示；以至相与惘惘，捕风捉影，迷离惝恍，猖狂恣睢，无所辨知其得失。梯衢，乡人也，而能为此言，优于今之达官远矣！

乡人之见优于达官

廿九日　陈又愚至，以方发气痛不能见。自劼刚至巴黎之日，以气疾困卧不能赴迎。自是数月中，四五次举发，每发必一日一夜不能睡、不能食。度时医辈尚不足医此，家人屡求觅医，皆峻拒之。至晚，痛稍止，仍不能进食，盖又前数次所无也。至是益自悟其衰惫矣。

催令趣装北上

三十日　接总理衙门三月十六日信，并沈经笙、周筱棠二信，大率皆催令趣装北上，不俟满假为期。

四月初一日甲辰　因接总署信，补致李筱荃制府一书，即交红船哨官梅成章（号厚庵）带呈。

初二日　香荪约与海华、樾岑各备肴馔枉临，予因约在坐诸君各以新法治一二肴，小作赛奇会。

再答友人戒谈洋务

小垣属见人不谈洋务。吾谓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

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馀。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不言乎？世俗之说，但谓不知言之人不可与言。此为无关系言之；苟有关系，忍坐视乎？彼于中国强且逼，然其意犹然尊视中国，略无猜忌之意。诸公乃视言及洋务为忌讳，然则将听其终古昏顽而莫之省也？果可以昏顽终古，则自洞庭以南，蠢蠢之三苗，至今存可也，而其势固必不能。传曰："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以能使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夫惟其知之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

此何等关系，乃可以不谈乎

世俗毁誉不足校

初三日　朱宇恬代购水风井一宅，屋小不盈亩，而水石竹木皆备。有楼翼然，俯临两池，颇有清幽之致。惟苦住屋太狭，所欲以安置书籍，亦苦无地能容。大率以备游览，非可以为住宅也。

初四日　接总署咨报核准法国报销一件。于闰三月十五日具奏英、法两国报销册，并于正月初四日交卸后发递。总署据法国移交之日在前，故先与核准也。

初七日　黄子寿招集朱宇恬、陈舫仙、张力臣、余佐卿及意城同聚养知书屋会饮，盖仿张力臣例也。

养知书屋

子寿相戒以不谈洋务。吾谓洋务与他事不同，正惟举天下人不知，又方以为忌讳，相顾而不敢言。而其入处中国，盘结已深，固必无能拒而远之。日日与之相处，而日怀猜防之心；人人受其欺侮，而人存菲薄之见。即令其安

三答友人戒谈洋务

然听受，而已不可以终日。又况其用心之坚，久而不化，

三十年来正坐不知洋务

用力之强，洞而必穿，其往迹凿凿可见，其未来之患且有累积而日深者乎！所以酿成三十年之大变，惟无一人知之故也。诚知之，则亦可以弭祸于幾先，而稍存国体，以不至贻笑天下矣。吾是以发明此义，惟恐人不知之；以为苟且缄默，规免人言之器而自附于明哲，吾所不敢知也。

内治无他政教而已

子寿以为言之无益，且先求内治，以图所以自立。佐卿言：内治无他，政教而已。办理洋务，正今日行政之一端，岂能不讲求？其言最为中肯。

初八日　张力臣述王雲生方伯之言：丁禹生奉旨加总督衔出使东洋。此举急切不可少，禹生于此必能了之。斯为差强人意。

初九日　佐卿言今时考求洋务知其理者，于益阳得二人，一曰周志钦，一曰萧希鲁，皆尚能读书观古。此外天分稍高者亦尚有之，学力则皆不及也。

丁日昌被任用

十三日　香荪告言，丁禹生系帮办海防，非出使。因函询汴生中丞，始据见示总署两咨：闰月二十日具奏，南洋海防关系大局，请简派大臣会筹督办，廿二日奉上谕："前福建巡抚丁日昌，着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桢及各督抚将海防事宜实力筹办；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廿三日又奉上谕："丁日昌着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始知张力臣所述王雲生方伯之言，为未□其实也。

十七日　发递总理衙门一信，及致沈经笙、周筱棠二

信。抵家后两接总署信，以不俟满假及早束装为辞。盖英使威妥玛、德使巴兰德、日使宍户机一时并集，总署且心慑焉，因怀求助之心。又虑鄙人之决于求退也，姑为此一催以探取其意；纯以私意计较，而无诚意足以动人。复书直指日本办法，而明威妥玛、巴兰德之无足深虑，但令朝廷先有以自处，及时定议，而后可以迎机待变，一以诚出之，略无一诈饰之言。而自述病状，万不能及早赴京。又于复周筱棠信内，畅发其所以然，并为决断之词，略无游移之意，仿诸王右军之誓墓，期使诸君不复相强。庄周所以对楚使，嵇康所以拒钟会，取决语言之间，而皆避而远之。故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惟不能篡，乃所以成乎冥冥也，此亦吾所以立言之旨也。 总署信催并无诚意 决计称病不再赴京

十八日 接何尔泰、黄正芳两信。尔泰为何镜海世兄，并抄呈镜海《洋务条理》六则：一曰育才；二曰致富（其目三：一曰尽地力以厚民生，二曰弛矿禁以绝觊觎，三曰广贸易以收利权）；三曰审势（后言请改南洋大臣为东洋大臣，分理江苏、浙江洋务；添设南洋大臣，分理粤东、福建，以两粤督臣为之）；四曰择术（其言以轮船、格林炮、后膛枪为急，馀皆宜缓）；五曰核实（筹饷、练兵、用人三者，皆期于核实）；六曰务本（其本在人心、学校）。持论多可采择，而于国家政教之源，所以成乎人心风俗者，固未之有闻也。 何镜海洋务条理 未及国家政教之源

接李筱荃制军转递伯相一信，以闰月晦日自天津发递，始知李丹崖已加三品卿衔，充德使矣。

十九日 黄子寿力劝赴京复命。盖所据常理，而未达

朝廷之于洋务，有万不可与闻者

朝廷之于洋务，有万不可与闻者，未易为不知者言也。其言曾劼刚于洋务惊奇眩异，而于大端关系未能考求；张力臣则摭拾异闻，眩博而已，其言无实，其所以立言亦无识。数语均极深切。又言刘锡鸿之倍畔，亦常态也，不当怨而当引以为幸：幸其可以为鉴戒，以求免信人太过、进人太骤之弊。朋友直谅之谊，子寿足以当之。

李雨苍论西陲事略

廿四日　樾岑见示李雨苍所上枢府书《论四〔西〕陲事略》，凡三帙：一曰论往七则（一曰兵事原始，二曰故相遗谋，三曰命将得失，四曰相臣功过，五曰坐失兵机，六曰虚糜帑项，七曰筹画乖方）；二曰述今十一则（一曰形势变迁，二曰乌垣涂炭，三曰营伍空虚，四曰部众散失，五曰边防损坏，六曰伊犁难守，七曰善后方略，八曰湘军骄横，九曰楚军虚惰，十曰金军饥疲，十一曰淮军杀掠）；三曰察来六则（一曰中外强弱，二曰设省不行，三曰建置失机，四曰客勇流弊，五曰祸患勾连，六曰防患缓急）。于西域南北形势言之极详，大率以缓取伊犁，而急经营乌鲁木齐据为重镇；整顿甘肃营制，裁减客兵；以南路诸城封置回酋，使自为守，罢屯戍之兵。力陈左帅骄侈好谀，以伊犁将军金顺为帮办，而无节制诸军之责；湘、楚、淮、蜀各军积不相能，所至骚扰；西域各城，凋敝死亡，民人存者无幾，而虚张建置郡县之名，掩蔽朝廷耳目，所虑方长。言之皆中肯綮。其终言外患莫大于俄人，内患莫大于客勇，而俄国之患久而缓，客勇之患暂而急；无客勇则俄国之患不速，无俄国则客勇之患不烈：可谓深切著明矣。而尤以庚申俄

国条约，有以山岭大河及中国常住卡伦等处为界一节，为患甚巨。以常住卡伦外有哈萨克、布鲁特乌梁海诸部落，隙地相距，远者千馀里，近亦数百里。自有"常住卡伦为界"一语，隙地尽失，哈萨克、布鲁特两大部落俱被侵去，西北诸城无复屏蔽，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遂有岌岌不可守之势。塔城尚止一面当敌，伊犁则西、南、北三面皆卡伦，卡伦之外尽属于俄，形如弹丸，势如釜底，何以为守？未知枢府诸公见此，何词以自解也。 庚申中俄条约之失

廿七日　余苹皋言苏人袁镜村辑《柔远全书》十帙，汇次国朝以来与西洋交涉情形，分为十类，亦士大夫考古镜今不可少之书也。 柔远全书

〔五月〕初二日　吴江寓书合淝，言刘云生天分高，以能贬刺洋人、邀取声誉为智，此洋务所以终不可为也。 沈桂芬赞誉刘锡鸿

初三日　接张听帆、周步瀛、陈渭滨各信。听帆信自长崎发，盖由太平洋赴伦敦，就便一赴日本，见其兄鲁生副使。据称长崎一岛，四面高峰矗立，民居市肆皆在山麓，房屋低而整齐，街衢宽而洁静。中国驻扎长崎领事为余元眉，言其岛华民约六百馀人。 张听帆长崎来信

初四日　致丁雨生、曾劼刚、李丹崖、姚彦嘉四信，并附寄黎莼斋、李湘甫、凤夔九、马清臣、张听帆各信，加致黄泳清一信，托其由文报局分别转递。

罗麓笙自县城来，带到李镜語一信，述及蔡蓉仙、周霞仙、易静山、樊延龄猖獗情形，谋欲使我示以警戒。此非吾事也。稍明正论，维持公事，于毁誉诚所不计，而亦 湘阴士绅策划攻讦

诸生有揭帖相诋毁

岂能徇一二人之私，贬斥诸生以取快乎？闻诸生有揭帖訾毁鄙人，麓笙云索之李镜涪。镜涪言已交瞿景伊带省。

是日亦接蔡蓉仙一信。麓笙亦由瞿景伊处取示揭帖一纸、控呈一纸。揭帖直诋鄙人不顾。麓笙云：出周霞仙手笔。学校之失教久矣，岂独湘阴哉！

龚定庵见识多超出唐宋文人

初五日　检阅龚定庵集，其识解多超出唐宋文人之上。其《古史钩沉论》四篇，推求三代以上规模，自著其读书徵实之功。曰"古史钩沉"者，圣王所以运量天下国政人事，一著之史也。其所刻《著议》六篇、《胎观》九篇、《五经大义始终问答〔答问〕》九篇、《塾议》四篇，亦多发明此旨。其辞若奇诡不可端倪，而持义为确。读其《与人笺》四篇，而可悟持身接物之道。读其《捕蜮》、《捕熊罴鸱鸮豺狼》、《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虻》，而可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身世之间，若此类者多也，始终失之刘锡鸿。刘锡鸿者，蜮也，鸱鸮豺狼也。嘉道之世，人心未遽澌灭，天理未尽销亡，岂亦曾有此类如刘锡鸿者耶？读此益为之茫然。

刘锡鸿为鸱鸮豺狼

初六日　龙皞臣遣其世兄砚仙索观所批《离骚》及《史记》。《离骚》仅携得姚氏选本，又海外无书可以考证，惟据其词以通其义而已。然处忧患之中，迍邅侘傺，无所控诉，以身所莅，上窥屈子之心，较之先儒述屈子之言无关其身之利病者，自有浅深疏戚之辨。因所注《离骚》，泛论洋务情形。砚仙所见，似较胜于乃翁。询之，上年赴京，由沪乘坐轮船，略与洋人相习。故常以谓遣使必通知洋务，正今日朝廷之蔽也。所为遣使者，欲使所闻所见，与洋人

海外所批离骚自谓胜于先儒

习，而后能因委以求源，据事以通情。一人知之，其亲若友，推之而得十人；十人知之，其亲若友，推之而得百人。知者日多，则洋务安坐而理，无复有挠之者矣。故知洋务者，当用之以理洋务；而出使当择不知洋务而好讨论者，可因而奖进栽成之。朝廷于洋务自不求知，亦不更求其人。以理洋务之有交涉者，而惟用之以出使，安有当哉！

朝廷自不求知，亦不求有知之人

初七日　曾澄侯（其子晓城，更号介石）六十生辰，家人专足致祝，便致一书，略言："道远年衰，未获参与宾末，举觞上寿。想见八尺屏开，簪裾香戢〔戢香〕；管弦迭音，觥筹交错。良亦人世之盛美，晚景之至娱。"后叙与沅浦宫保被诏出山，"沅浦受山西艰剧之任，嵩焘得海西清逸之游；沅浦惠泽遍及亿万生灵，嵩焘骂名穷极九州四海；沅浦俎豆汾晋而秉德益谦，嵩焘尘秽湖湘而执词愈亢；沅浦功施社稷生民而无有暇豫，嵩焘身兼衰颓疾病而方幸退休"。此关过去生中积福积孽，层累无穷。沅浦得一李相遥相照应，嵩焘乃得一刘逆遁处凭陵。两人各得一鸿，则尤人事之特奇者也。即此已算历过一重浩劫，万事悠悠，无足介怀。"

以己遭遇比曾国荃

余莘皋见示朱香荪所刻《雨窗销意录》，托名牛应之，载鄙人致合淝伯相一书，实为切中时务之言，阅之亦自怃然也。

雨窗销意录

初九日　力臣言，王雲生有宗人自上海来，述及洋人议论：劼刚巴黎寓宅园树花草皆损坏，与房主相持，英法两国皆不直劼刚，声名稍损。此亦在人意中。然劼刚究能

曾纪泽与房主争持

周旋，洋人不至有违言也。

初十日　陈程初、袁守瑜、余佐卿次第过谈。佐卿亦述王雲生之言，以劼刚性情行谊为虑，言所以不敢赴伦敦之召，亦自度负性，非能和忍者，恐必至隙。末因论劼刚专喜自用，如有所计议，他人能窥其意境之所在而先言之，则又别出一意，以自怙其智，不肯随人。生平公子气已是十成，又益以名士气十成。兼二气之良能，是以陵驾一切，无有在其眼底者。其才略能幹事，其魄力亦能任事，而其意气用事太甚，所至必不能合宜。持论极允。然犹有甚虑者：从员如刘开生之明通，左子兴之精爽，曾省斋之稳练，亦皆美才，而不尽其用；用事者，一市侩之陈苇耕，讲求禅悦之杨仁山。讲求禅悦，则常遁身是非功过之外以求解脱，市侩则逢迎为恶而已。亲信者导谀，疏远者怀怨，以保令名，难哉！此吾所尤深虑者也。

论曾纪泽

十一日　由黄子寿递到李勉林、徐雪村二信。雪村并拟呈格致书院章程六条：一、格致之学，以渐推广；一、集资须及十万，少亦以四万为率；一、讲求格致之学并算学，延请中国有学问者；一、学徒以二十人为额，月领膏火银三两；一、于旧建格致书院楼旁地，造楼房三十间；一、每年准于二月初一日开馆，十一月三十日解馆。并送致旧刻《格致书院录要》一本，亦有章程六条：一、延请西士；一、进院学习，由董事验明，司事登记籍贯、姓名、来历、年岁，逢期进院学习，自备资斧；一、精选通晓艺术数人为院师；一、购置书籍、仪器；一、派司事一人、

徐寿所拟格致书院章程六条

奇

院使一人；一、每日十点钟开门，晚七点钟关门。此章程定于同治十三年，与现定六条亦互相备。

十三日　接奉总理〔署〕四月三十日一咨，并递回闰三月廿五日具奏到籍日期一摺，奉旨："知道了。该侍郎办事实心，不辞劳瘁。着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钦此。"自在京师及伦敦疏请回籍，前后凡八九摺，至是始一奉温旨。而闰三月廿五日由驿发递，计不过十四五日到京，压至二十馀日之久始行批回，终不测政府诸公之为何意也。　奉旨：病痊来京

十四日　朱肯甫学使见示邵汴生中丞信，论吾致姚彦嘉书，以为博大精深，非有深识远虑、通知古今之变不能道，读之五体投地。京师与人谈洋务，扞格不能入。中丞见所致姚彦嘉〔脱"书"字〕，憬然若有省悟，所以终不失为诚笃之君子也。　巡抚一信

廿二日　春溪从保靖回，为述周树藩之言。近时接总署信，洋人有由广西至湖南游历者，树藩指为鄙人所约，以图煽惑。此其居心险诈极矣。生平与刘霞仙至交，而刘锡鸿亦居然姓刘，周树藩又居然号霞仙，乃使鄙人为此二人郁憾无穷已，亦一奇也。如朱石翘晚年与楚人构难，独于鄙人始终无间言。丙子京师赞成刘锡鸿偕行，则石翘之力为多。楚人为所齮齕，而未尝一受其累；其为累鄙人，固已至矣。未知前生积何冤孽，得此种种惨报，不独左季高一人以至交化为豺虎也。断除仕宦，以求苟全。中才处乱世，舍此无他策矣。是夕以牙牌数卜之，断曰："诸事不顺，仍防灾害。"凤、梁两侍人卜之，其占皆同，断曰："谨　洋人来游指为所约　决心致仕以求苟全

防小人。"小人若黄共安、周树藩亦多矣，于何防之？付之天命而已。

廿五日　约裴樾岑、朱香荪、黄子寿、张力臣、余佐卿及意城一会谈，以闻周树藩来省散布谣言，称总理衙门现咨有洋人由广西至湖南游历，一皆鄙人招引，期以眩惑无知浮动之人心，以图狂逞，其心万不可恕。为书致徐云渠、王雁峰、何伯元三院长，晓示三书院诸生，以冀不为周树藩谣言所惑。

晓示省城书院诸生

廿六日　接周镜西信，亦为求馆计者。唐羲臣、袁予文过谈。羲臣以酷暑之期，远来相视，不过为其子求书信而已。唐竹虚在省时，曾力属止其行，而不见允。此等无谓之周旋，皆西洋所无也。

六月初一日癸卯　致徐云衢、王雁峰、何伯元三信，并录示丙子十一月始入总理衙门论滇抚议处疏，令三书院斋长传告肄业生，以息其嚣。黄子寿一力劝阻，盖函中叙周树藩遍布谣言，意图效丙子年黄共安之所为，子寿于黄共安为族兄弟，欲为之隐其名也。人心止各顾其私谊，无为大局起见者，此中国人心风俗所以日趋于偏私偷薄而不复可挽救也。

初八日　上海文报局递到曾劼刚、李丹崖、张昕帆、胡琼轩、温辉珊各信，并接黄泳清二信。昕帆信由日本东京发递。何子莪、张鲁生两君同在东京，坐视琉球之废灭而已。曾劼刚信则专辨驳三月廿一日所发信，持论颇极支离。而通观其前后十数行中，一以虚矫行之，无一真实语

坐视琉球之废灭

足动听者。如谓京师奉旨出使西洋，疑区区在此不能一日以居，故急迫启行。当时寄劼刚两书，详及刘锡鸿事，所谓不能一日居者，果何事哉？多为狎侮之辞而不顾其安，则亦其生平所以自处之常度也。

十六日　接姚彦嘉信，反复以相劝进京为义。

善化张子钰明府过谈，语以治民之道无他，导民之善气而使之达，遏抑民之恶气以无使之昌而已。自顷十馀年，专意导扬民之恶气而崇奖之。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馀年，所以制国之大经，惟悬一法以劫制天下，使俯而就吾之范围，悉天下亿万生民皆受约束而无敢逞。而一二奸民之狂逞者，不惟宽假之而已，又从而阿附之，使之一无顾忌而后已。人心浮动思逞，而乱机之发至不可测，则王夔石十年酝酿之功也。广西之乱，成于梁芷庭，而穆相主之。湖南本不至为乱，而相推相激以奖成之，又成于王夔石，而沈相主之。其导乱同，而其才力之优绌，与其居心之委曲，尤有不可解者。此关国家治乱盛衰之大端，固知其非偶然也。　秦汉以来惟悬一法以制天下亿万生民

十七日　拜发因病吁请开缺调理一摺，仍咨总署代递，并致总署一信。一意乞病，无一语旁及，想可曲从。　奏请开缺

朱香荪求观《万国公法》，余佐卿求山要宁[9]饼，以方办理咨奏各件，凡历三四日，无暇为之检寻。本日拜摺后始检得之，因分函递送。而检阅伦敦所收食用器物，毁坏者半。所居湫隘，日久未及检理，天气又加酷热，宜有此也。　朱克敬求观万国公法

廿二日　刘伯固送康侯回自上海，见示曾劼刚日记一

见曾纪泽出使日记

本，讥刺鄙人凡数端：一论文报局为不可行；一论新加坡领事自筹经费为不便；一论赁居公馆专为节省经费之计为不宜；一论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至论姚岳望挑唆播弄，彼此均有怨声，知某知姚之诈，未至成衅，则直意为高下而已，不置〔值〕与一辩也。

谓郭褒奖严复太过

马建忠一信有见地

日记中录马眉叔一信，却甚有见地。述考试政治对策八条。第一条问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叶，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俱存其中。第二条问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驿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渔、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条问各国商例、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于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是以铁路、电线、汽机、矿务，成本至巨，要之以信，而众縻〔挛〕自然易举，金银有限而用款无穷。以楮代币，约之以信，而一钱可得数百钱之用也。第四条问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后知普之称雄，俄之一统，与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兴，其故可覼缕而陈也。第五条问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变，美则不变而多弊，法则屡变而屡坏，其故何在？第六条问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普之鲸吞各邦，瑞之联络各部，比为局外之国，奥为新蹶之后，措置庶务，孰为得失？第七条问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

西人之富专在保护商会

三权分立

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第八条问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西国赋税十倍于中华，而民无怨者；国债贷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

人人有自立之权

年终考试文词，兼考试格致之学，统西洋今日情势言之。如“炮之有前镗后镗，孰优孰劣？弹之贮绵药火药，何利何弊？附船之铁甲，有横直之分；燃海之电灯，有动静之别；水雷则有拖带、激射、浮沉之不一；炮垒则有连环、犄角、重单之不同，均无定论：是军法之无新奇也。煤瘴之伏矿中，无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无善术可行：此矿务之犹有憾事也。机织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机压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机纺之绸，价廉之〔而〕无宝光：此纺织之犹待考求也。下至印书、酿酒、农具，大抵皆仿奥美二国炫奇会之旧式，并未创有新制。至于电线传声与电报印声，徒骇听闻，究无大益”。

眉叔天分高出一切，于西法初涉其流，便怀易视之心，殆犹中土虚骄之气然也。其欲以所见闻汇为一篇，名曰《闳政》，分列八门，一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八曰联邦交，似欲假西法以附于中土语经济之学；其名近似，而于西洋立国之本，固亦未有当也。

谓马建忠初涉西法便怀易视

三十日　朱枫樵、胡道生过谈。枫樵一意营私利而已，于事理无所知晓，而举杨子介之言，谓鄙人寓书上林寺，

渭郡欲改寺为教堂 议就寺改建天主堂。杨子介与吾尚有往来，亦能读书，何至为此言？则恐枫樵附会以为之词也。

〔七月〕初四日　张雨珊以所开交许屺台票项，转属罗小垣来取。小垣因函论“罪言从〔存〕略”四字为不宜，欲易为“共证一隅”；其意以为一隅之见，亦待人共证其得失也。然“罪言”二字出于杜牧，由来久远。小垣疑此二字为负气者，非也。

罪言存略

是日始检得泰西医书四种，曰《皮肤新论》，曰《内科新说》，曰《妇婴新说》，曰《西药略释》，致之夏洛林。以每相见辄向索泰西医书，而所携归书籍，日久未一能检视，无以应之。诸儿屡病，屡招之不至也。日来英儿患咳嗽痰壅，检取各书送致之以为招。省城医学佳者良不易见，延请尤难。儿辈疾病相乘，为之心痗。

招西医为儿辈治病

初十日　接李筱荃六月廿九日信，始知丁雨生疏辞会办海务，以六不胜任为言，未识所言之何事。观其疏辞，知其自处有本末也。初与张力臣、张子寿论禹生会办海防必不肯轻任。力臣笑曰：“禹生，功名之士也，不出何为？”吾谓：“禹生任此，此其生平亦无足观矣。禹生，吏才也，决不足以将兵。凡苛察之才以将兵，无不偾事者。兵者，齐众人之耳目，以受命一人者也。苛察烦碎，以饬吏事有馀，以治军旅，必无幸矣。而言海防，又辽远而无止期，亦并不知从何着手。南洋接连五省，三督四抚，相与临制。以一会办之大臣，张空拳，拥虚号，奔走周旋于七督抚之间，尤无所施其力矣。禹生质性尤非所能，以是知其决不

丁日昌辞会办海防

肯出也。"接筱帅信，乃始释然。

十一日　杨瑞堂自上海回，带到刘芝田、莫善徵，陈宝渠、陈臧伯、周瀛士、郑陶斋、严又陵各信。又陵论劼刚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远甚。所带人从，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因复论及陈荔秋、吴子登至伦敦，弗里兰得见之，谓罗稷臣："中国何以令此种老迈委顿人来使绝国？"稷臣曰："正取其老。中国谚曰：老马识途。"弗里兰得掉头曰："不然！不然！这老马不是这〔识〕途老马。"稷臣亦告言：崇地山过德国，随员有见牛乳钟制造精美，纳之怀中者，相传为笑，徒贻中国羞辱而已。又陵言自有理，亦正嫌其锋芒过露。劼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

严复信中评曾纪泽

评陈兰彬吴子登

崇厚随员窃牛乳钟

十七日　大雨。本定今日雇船，一二日即可赴县。而易淑子告言：省城谣言四兴，谓我尽室避居县城，虑科场士子之有责言也。又谓日前遣杨瑞堂赴上海料检事务，为与洋人约缓，以避科场士子之锋。盖犹周树藩函约洋人一语之馀波也。

省城谣言四起

廿三日　接杜鹤田书及上海文报局递到黎莼斋书，述及勒塞布斯拟开南北美利加中间小脊，以通地球周环海道，设立公会，凡分五款：一、估计船只货物多少；二、讨论各国通商事宜；三、考求风潮沙线、行船道路、船只样式、修河器具；四、究论开河度支、修理经费；五、估计利息。莼斋亦与此会，而列入第二款内。其第二款会首，则美人

黎庶昌函告巴拿马拟开运河

名拉当阿勒必登也，曾充商会地理会长。其开河道，先勘有七处，六处在科仑比[10]，一处在瓦加尔拉瓜[11]。公会所议，注意在科仑比之巴纳马[12]及瓦加尔拉瓜二处。巴纳马东南海面齐平，而难处在开山洞约十里。瓦加尔拉瓜中就一湖，稍省人力，而海面低下，东南须设闸二十一所，众皆以为不便。鸠集股分，每股五百法郎。

洋人勘明大冶铁矿

廿四日　洋人郭师敦勘明湖北矿产。大冶、武昌二县铁矿，开采应用可至百年。大冶之铁山铁门坎，距黄石港约十馀里。武昌自樊口至县，距江尤近。湖北矿务其将兴乎？此足以为始基矣。

士大夫中尚无其人

〔八月〕初三日　与衡叔谈洋务极畅。衡唐于《瀛寰志略》讨论至深，京师士大夫无能及者。其言以为居今之时，洋务确是一大政，不能不一探讨。士大夫能为此语，尚无其人。是以人才至今日无复可言，不直一笑也。

初七日　接姚彦嘉信，与子瀞在上海相见，七月十七日已知吾开缺之信，相距才七日耳。

十三日　邓弥之过谈。接於桐轩信，谓湖南开设通商四口，而鄙人总办洋务。其语绝不经。黄海华曾为朱香荪言及之，大率仍周树藩辈倡为此言，以相玩弄也。

议设禁烟公约

晚邀殷竹坞、杨祗皆、朱宇恬、朱岳舲、左锡九、韩勉吾、黄子寿、张力臣及意城小酌。竹坞、祗皆并辞不至。与宇恬诸人议设禁烟公约，每年会集四次，当稍储公费。黄子寿固持异论。于是定吾与宇恬、力臣、子寿各醵钱三十缗为之基，交由宇恬经理。而吾仍设立"退省私社"，专

务表章乡里轶行，编集《嘉言录》，力矫湖南造谣倾轧之习。力臣言以仍为公社为宜，于是改名曰“尊行公社”，相与议定章程，择期开行。 成立“尊行公社”

廿一日　雨，寒。接李筱荃信，述及俄人归还伊犁，补费二百五十万；由内地通商入嘉峪关，乘汉水而达汉口，以为运茶之计。以二百五十万易此数百里之地，中国又万无人可以经营，则虽膏腴之地，犹荒土也。鄙意已伤其虚縻此费，而竟躏汉水经历之地，自陕西以达湖北，往还转运，若其属境。不独此数千里之地历久必为所侵割，又使欧洲各国通商中土者人怀羡慕之心，群思效其所为，以得地利为交相争胜之计。而所退还之伊犁，三面皆其疆土，仍在俄人掌握之中，稍有事变，坐收之有馀。谋国之不臧，殆无逾于是者。为之浩叹。 论伊犁事

廿四日　又接到上海文报局黄泳清信，并递到张听帆、马眉叔二信。兼报知伦敦电报：劼刚八月十二日寅正举一子。马眉叔并寄到考试律法试卷，均系法文，无有识者。 寄到法文无有识者

廿七日　寄丁禹生、李勉林、姚彦嘉三信，并各寄《罪言存略》、《禁烟公社条规》、《尊行公社小引》凡三种。前寄阎丹初，欲绘为《四逸图》，一彭雪芹宫保，一阎丹初司空，一丁禹生制府，其一则鄙人也。四人者，各怀利济之心，居有为之地，朝廷亦有意向用之。而自度其志愿，终无能求当于今之人，以稍有裨益国家，则急奉身而退，徜徉以遂其志。政府诸公亦心忮其志事之异，以为无所利益于己也，亦乐听其远引而不之惜。于是四人者，乃竟成为今时 四逸图

之四逸。颇欲绘而传之，昭示后之人。致丁禹生书，亦言及之，并属令各以小影见寄。似今之世，求欲合此为五人而固不可得也。吾与丁禹生皆以官禄为养，不愁窘乏。雪芹则蠲弃所有，而以清介自处。丹初终身不名一钱，夐乎远矣。其才望声名，各有参差，要其道同，其志同，视今时仕宦者，渊然有以自异也。三信并托黄泳信〔清〕转递，亦以一书寄之。

欲求五人固不可得

接匿名书

〔九月〕初八日　早接刊刻匿名书，云《伪校经堂奇闻》，訾及鄙人"商量张力臣开设校经堂，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其计狡毒。世风败坏至此，可为痛哭。谋为韩文公火书污宫之一法"。末言"清内奸以杜外患，当各出高裁卓见，筹善后之规"。其文笔似非愚民所能为。动谋聚众称乱，真属骇人听闻，惟能付之不闻而已。

离省回县

十三日　登舟赴县。开行十里，泊三叉矶。风不甚大，而所坐麻阳船，非借风力不能行。西北雲气方浓，行舟迟速，竟难预期。人事牵迫，既无穷竟，天时运数，则所在抵牾，未尝有通利之时，盖数十年于兹矣。

族间子弟限期戒烟

十五日　饭罢渡江，午刻至捧云屋后学堂，人客终日不息。於桐轩明府、邹子香、姚宝臣枉过久谈。属简堂、绍羲、炳文开示族间子弟吸食鸦片烟者约共幾人，当发给丸药，限期戒除。亲友枉视计五六十人，送迎周旋，疲于奔命，其名号亦多不暇详也。

廿一日　查明族中吸烟者二十五人：衡唐叔、笙陔叔、喜田、芳城、先宝、汉舟、蟠西七人，并年逾五十；敬之

出仕，少青、玉玲、玉安、箴士在省，虚堂在乡，育之、笏堂远馆，应从缓者八人；兰生、商农、席山，已戒者三人；现应饬戒者，觐堂、经生、炳生、荣覃、子容、升阶、席珍七人。各馈以《戒烟条规》一本、丸药一封。杨瑞堂竟将十副药方合并制之，亦可谓方命圮族者矣。

廿六日　清理志局存款，为筹办开局之计。适罗麓生、盛展奇及笙叔过商，而胡道生、徐晴溪多人次第毕至，久坐长谈，多不能举其名字，于所欲商酌之事，竟不及一言。每一会客，辄至困惫，大率告帮、求馆两事而已，而相纠无已，环坐相向，不肯告退，真无如何也。 筹办县志 告帮求馆纠缠不已

〔十月〕十一日　曾文正公生辰，举行公社小会。至者熊鹤生、朱宇田、黄子寿、张力臣、左锡九、意城及黄杭生，凡八人。罗研生寄到《禁烟说》七条，意在严禁烟馆，一切谋假官法行之，与此次禁烟公社立意两歧。盖原知官法之无可恃，姑求一二同志者躬自董率，行之乡党宗族，以希幸闻风者之兴起。士大夫退居林下，所能行者止此，非能借资官势，严法峻刑，以侥幸所志之一申者也。研生所谓儒生不达时务者，言之徒烦，于事何裨？左锡九又述俞鹤皋之言，以禁烟为骚扰，谓合长沙一省城，烟馆三千有奇，一旦绝其生理，此三千馀之穷民激而称变，何以御之？此则俗吏之邪说，苟偷旦夕，其立言已显示导乱之意，出诸口而不怍。国家之乱，正乱在此类人才。君子惟绝远之，不与交言，不待辞而辟之也。 公社小会 讨论禁烟意见纷歧

十三日　接李丹崖柏林一信、易梯阶营田一信。丹崖

李凤苞柏林来信

信言，德人论伊犁虽经退还，而北捐额尔齐斯河，则已越阿尔泰山而南矣；南捐特克斯河，则梗断天山南北两路矣。此殆非崇地山、左季高所能知，勿论总署诸公也。

严复评曾纪泽

十五日　接姚彦嘉信，并转示严又陵信，言劼侯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所言亦殊切中。

列入英国名人相册

廿五日　接曾劼刚信，并译示库尔伯〔库伯尔〕叙《名人相册》，首列鄙人小相，附录事迹，劼刚因用洋印拓寄数纸，亦不知其何意也。

西人作郭侍郎小传

照译西人库伯尔叙《郭侍郎小传》

公名嵩焘，西人多称之曰郭大人。嘉庆末年生于湖南，稍长而擢科第。咸丰年间，由翰林院编修派在南书房行走，入值禁掖，密迩天颜。莅任广东巡抚、兵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为人和厚，蔼然可亲，外文明而内刚健，胸怀坦直，使臣罕有其比。

华官遇事每多畏缩推诿之弊，公独不然。但使稍加圆通，则其见用于国，当不止此。惜乎命途多舛，如居汤沸之中，而为疑谤所丛。无知腐儒，畏而恨之，使公去位，不与同商国是。光绪元年，幸蒙圣鉴，简派驻英钦差大臣，盖创举也。

莅任甫二年，其胜任愉快及尽忠报国之处，虽未必见察于本国之人，实为西人之所共谅。先是华人在亚墨利加、澳大利亚及英属各地，皆为人所轻鄙。自郭公出洋后，乃使西人有敬爱华人之心。于郭公之回华，同声怅惜。盖

乃使西人有敬爱华人之心

自有各国使臣以来，无如郭公之可爱可敬者也。

〔十一月〕初二日　力臣述及任星田太史之言云：过天津，合淝伯相语以洋务不可不考究，论及鄙人知洋务为深；湖南人时有异议，实苦不知耳，戒太史宜时相就求教，他日尚可为国家少当事任。 李鸿章论郭深知洋务

力臣因属以此言不可以语人。吾谓合淝伯相具经营天下之略，精神四照，其戒太史之词，直欲借以提醒此一辈人，俾知省悟，却为张力臣一语遏抑。故尝谓张力臣论事能见到小处，如此之戒太史，即所见之小处也。小处未尝非正，然于大体大用处终有间也。

廿八日　接曾劼刚重九日寄示复合淝伯国一信，论出洋肄业生徒之无益，极中窾要。末言崇地山与俄人定约界分山南地，英、法相与诧异讥讪，日闻其声，至当面嘲诮，无词以唐〔搪〕塞之。崇地山之误国取辱，亦云至矣，直无如总署之不能省悟何也？（并接李丹崖寄到德国新刻舆地图一册。） 曾纪泽复李鸿章信 崇厚误国亦云至矣

〔十二月〕初三日　黄子厚、刘康侯过谈。始知康侯伦敦之行，为合淝伯相所阻。又以左季高加保赴京引见，始得此信；而保案尚未至，是以京师小住，仍即回南。并语及罗星潭上书论洋务，为朝廷特赏，发往合淝伯相处学习。彭器之承办洋布机器，购置二十五万金，仅缴及五千金，已有坐困之势。刘子迎世兄刘诒越现来南候补，并述及京师议论，尚皆以鄙论为允。由其抉然求退，亦稍足平人之忮也。 京师议论

索厚与俄所议条约

初十日　接曾劼刚信，开示崇地山与俄国议定条约十八款：一、交还伊犁；二、中国恩赦伊犁居民；三、伊犁民愿迁居俄国出籍者，准照俄人看待；四、俄人在伊犁置有财产，准照旧管业；五、交收伊犁之事，由左相与高福满掌办；六、中国允还俄国兵费卢布五百万元；七、中国接收伊犁后，其霍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川归属伊犁（其交界有图说）；八、塔城界址稍有改移（其分界有图说）；九、两国交界之处派大臣勘定，设界碑；十、除伊（伊犁）、塔（塔尔巴哈台）、喀（喀什噶尔）、库（库车）照常设领事外，现在添准在嘉峪关、乌什、哈密、土鲁番、乌鲁木齐、古城各处酌派领事；十一、领事与地方官会办公事用信函，待以客礼；十二、俄商在蒙古、天山南北路贸易，均不纳税；十三、设领事官处及张家口，准设行栈；十四、俄商运俄货走张家口、嘉峪关赴天津、汉口，过通州、西安、汉中等处，其运土货回国，仍用此路；十五、此次通商章程，自起批之日起，五年后修改；十六、俄国愿修税则，将下等茶税会商总署，于一年内酌定；十七、边界牲畜偷窃，声明旧约追还，官不代赔；十八、约定画押，由两国批准后通行，以一年为期，在俄京互换。

总署诸公罪无可逭

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矣！

十四日　欧阳伯元录寄沈幼丹遗摺，所言铁甲船一事而已。其意以为日本用兵，未宜轻发，当俟购就铁甲船乃可议之。未知所见止于此耶？抑忧廷臣之议用兵，而姑以

沈葆桢遗摺

是缓其谋耶？中国此时万无可用兵之理，其要在求人才、清吏治、裕国计、通民情，以自饬于根本之地，遗疏顾不一及之；舍本而求末，据一隅之见而忘全局之忧，徒足以贻误朝廷，而益其侜张之气而已。即是亦见幼丹根柢酝酿之浅，阅之为增惋惜！ 中国此时万无可用兵之理

《申报》亦载崇地山获谴责。其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摺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具奏。所录谕旨，极合今日办法。然其立言但云传说前月廿一日崇星使有获谴事，而并未见明文。《申报》阅至初三日，相距十二日期。海河冰冻已合，京报当由驿递。传闻无据之言，终不足信。历来会议事件，亦无兼及翰詹科道事。此特人言取快一时耳。然至是办法已穷矣。允之，则举天下全势尽授之俄人；不允，亦徒授人以口实，而资其逞志中国而已。今时办理洋务，反复迷乱，倒行逆施，固万无可自立之理也。 今时洋务反复迷乱无可自立

注 释

〔1〕梅渣：Frederick Major，通译美查，英国人，1872年在上海创办《申报》。

〔2〕马理生：Martin C.Morrison（1826—1870），R.马礼逊幼子，曾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代理汉文正使。

〔3〕何天爵：C.Holcombe（1844—1912），曾任美国驻华代办。

〔4〕金楷理：Carl T.Kreyer，美国人，曾任江南制造局翻译，中国驻俄使馆参赞。

〔5〕尤加立葛姆：桉树。

〔6〕(上海)格致书院：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7〕傅理兰：Freeland，又作傅澧兰、傅澧南得。

〔8〕法伦海德：Fanrenheit，华氏(温度计)。

〔9〕山妥宁，山道年。

〔10〕科仑比：Colombia，哥伦比亚，卷三作可伦比亚，卷十八作格仑毕。

〔11〕瓦加尔拉瓜：Nicaragua，尼加拉瓜，卷三作呢嘎拉卦。

〔12〕巴纳马：Panama，巴拿马。

(一)大 事 记

1 二年二月初一日 论士大夫不知洋情
2 二年二月初九日 召对，谓洋务要在应付得法
7 二年二月十八日 景廉奏劾
二年二月二十日 外间有联语相诮
二年二月廿一日 威使气焰殊甚，总署坐听挟持
9 二年三月廿二日 潘伯寅相劝引退甚力
二年四月初二日 请假回籍，赏假一月
10 二年五月初二日 再疏请回籍，赏假两月
二年闰五月初二日 魏赓臣劝勿发议出谋，不听
12 二年六月初二日 奉旨准开署缺仍听候出洋
13 二年七月初五日 开兵部署缺出使仍着前往
14 二年七月初六日 呈总署请假三月回籍(不准)
二年七月十九日 召见，勉令力任艰难
17 二年八月初二日 署礼部左侍郎
18 二年八月十二日 与丁韪良商派出洋官学生

19	二年九月初九日	威妥玛以出洋期限相逼促
20	二年九月十二日*	长沙三书院士子至家门哗闹
	二年九月十五日	具摺请训，保举出洋随员
		召对，谓出洋要事在考察洋情
23	二年九月廿九日	天津见李鸿章
27	二年十月十七日	上海启程，始作《使西纪程》
29	二年十月廿一日	到香港
35	二年十月廿四日	过西沙群岛，称“中国属岛也”
37	二年十月廿八日	到新加坡
66	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论洋务，斥南宋以来士大夫之无识
73	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过苏伊士运河
91	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论西洋立国自有本末，得其道可致富强
93	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抵伦敦
		《使西纪程》止于本日
106	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向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
	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首至议院观开会
116	三年一月初五日	至朴次茅斯观铁甲船
121	三年一月十五日	威妥玛愤气相向，以直言抵之
123	三年一月十九日	入联勤俱乐部
124	三年一月廿三日	参观泰晤士报馆
126	三年一月廿六日	游布赖顿
131	三年二月初一日	参观电报局

133	三年二月初二日	斯谛文森为中国设计铁路
136	三年二月初八日	摺奏禁烟事宜及教案
	三年二月初九日	参观大英博物馆
143	三年二月十五日	参观铸币厂及银行
147	三年二月十九日	游伦敦塔
149	三年二月二十日	广泛结识英国学问名家
151	三年二月廿三日	参观莽敦威拉监牢
156	三年二月廿七日	与井上馨谈英国财政
158	三年二月廿九日	赴王家学院观物理实验
167	三年三月初三日	参观皇家植物园，由虎克博士讲解
169	三年三月初四日	开用关防
	三年三月初五日	参观乌里治兵工厂
173	三年三月初六日	生辰宴叙
178	三年三月十三日	奏调伍廷芳等事宜
	三年三月十四日	听谛拿尔娄讲电学
185	三年三月廿六日	参观肯辛顿博物院
189	三年三月廿六日	出席伦敦学者基金会并演说
200	三年四月初七日	阿古柏伪使到伦敦
203	三年四月十二日	游水晶宫并看焰火
209	三年四月十九日	记刚莫特学问(孔德哲学)
210	三年四月十九日	参观皇家医学院
216	三年四月廿四日	入雅典俱乐部
228	三年五月初六日	参观印度船务(伦敦港)
234	三年五月十三日	入东方俱乐部，拒入改革俱乐部

238　三年五月廿二日　到伊普斯威奇参观农田机器
241　三年五月廿三日　参观格林威治天文台
245　三年五月廿六日　参观矿业学校
253　三年六月初三日　参观瓦瓦琐兵工厂
257　三年六月初五日　刘锡鸿奉派改充德使
三年六月初六日　与阿古柏伪使相见
262　三年六月十五日　奏陈禁烟及调处喀什噶尔事宜
271　三年七月初一日　参观伦敦枪枝公司
277　三年七月初六日　刘锡鸿编造日记巧加诬蔑
278　三年七月初九日　参观甲敦炮台
280　三年七月初十日　总署为刻日记，被何金寿参劾
281　三年七月十四日　容闳(春圃)自美国递到一函
283　三年七月十六日　到斯托克参观铁矿及炼厂
293　三年七月廿八日　刘锡鸿厉色相向
297　三年八月初一日　始得李鸿章信
299　三年八月初六日　奏请销差
300　三年八月初七日　古巴华工谢歘融等公呈
305　三年八月十三日　参观何罗威监狱
325　三年九月初九日　英报论中国拆毁吴淞铁路
326　三年九月初十日　参观并试用贝尔新发明之电话
328　三年九月十二日　参观色尔弗尔敦电气厂
340　三年九月廿二日　向日本公使详询日本维新官制
348　三年九月廿八日　议上海博物院办法
358　三年十月初三日　论中国于香港措施失当

359 三年十月初四日 递到派充驻英公使国书
362 三年十月初六日 与威妥玛论中国与土耳其
364 三年十月初九日 向馆员申明约束
365 三年十月初十日 见英外相谈滇案及镇江趸船事
367 三年十月十二日 奏报收到国书
三年十月十三日 禁烟一摺留中
371 三年十月十九日 到雷丁参观种子展览
376 三年十月廿四日 应理雅各之约访问牛津大学
384 三年十月廿九日 述欧洲近代科学始于培根
393 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向维多利亚女王补递公使国书
396 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述英人之非洲探险
400 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罗丰禄为讲化学
404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述英国政教原始
410 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论刘锡鸿及京师士大夫之议论
412 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刘锡鸿撤回京师
414 三年十一月廿七日 述俄皇彼得变法致强
427 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记煤气之制造与利用
428 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论沈葆桢拆毁吴淞铁路
429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记英国议院两党争议
431 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记徐寿李凤苞制造硫酸
434 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
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参观小学校
438 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往伯明翰参观工厂
444 三年十二月廿六日 官军收复喀什噶尔

449　四年正月初一月　严又陵等留学生来见
451　四年正月初三日　与百尔治氏谈埃及
456　四年正月初七日　记斯坦利非洲探险
460　四年正月初九日　与土耳其前宰相谈改革
462　四年正月初十日　日本公使介绍邮政及学校情形
474　四年正月十九日　英人赈济中国灾荒
478　四年正月廿四日　记化学及天文新发现
484　四年正月廿九日　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李鸿章
491　四年二月初二日　论欧人视中国犹三代之视夷狄
492　四年二月初三日　晤英外相谈新金山设领事
502　四年二月十四日　海德公园连日喧哄
503　四年二月十五日　威妥玛声色俱厉，亦厉声报之
506　四年二月十八日　梁氏诞子
507　四年二月十九日　皇家学会听定得尔讲声学
510　四年二月廿二日　李鸿章寄书言购铁甲船诸事
518　四年二月廿九日　密斯盘论中国工矿宜由民办
519　四年二月三十日　英外相易人
524　四年三月初一日　新任外相约见，谈及中俄关系
533　四年三月初七日　严又陵纵谈西洋实学
535　四年三月初八日　不敢再将日记公开发表
四年三月初九日　参观印刷厂
542　四年三月十五日　参观火药机器厂
546　四年三月十八日　奉到上谕兼使法国
550　四年三月廿二日　外相约商新金山设领事

554　四年三月廿五日　由伦敦赴巴黎
557　四年三月廿九日　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幕式
562　四年四月初三日　述伏尔泰及卢梭事迹
563　四年四月初五日　向麦克马洪总统呈递国书
566　四年四月初九日　具摺谢恩，附片缕呈病状
570　四年四月十二日　游观博览会场
571　四年四月十三日　回伦敦
572　四年四月十四日　阅卑柏尔雲南游记
575　四年四月十八日　记曼彻斯特织工罢工
576　四年四月十九日　观爱谛生演试留声机
586　四年四月廿九日　游格林里治海军学堂
588　四年四月廿九日　严又陵谈西洋学术之精深
589　四年四月三十日　日本公使邀入万国公法会
594　四年五月初二日　采录严又陵等留学生笔记
610　四年五月初六日　因德皇遇刺论西洋民气
615　四年五月初八日　诣外部递交总署照会
　　　　　　　　　　参观外科医学博物院
619　四年五月初九日　谛拿娄见示科学仪器设备
626　四年五月十九日　邀请茶会，至者五百馀人
627　四年五月二十日　论中国之公天下不如西洋
628　四年五月廿一日　携眷赴巴黎
629　四年五月廿三日　报纸对中国之批评
639　四年六月初五日　到德国克虏伯工厂参观
643　四年六月初七日　游荷兰

646　四年六月初八日　游比利时
652　四年六月十六日　参观巴黎国立图书馆
654　四年六月十八日　参观巴黎矿务学堂
657　四年六月十九日　参观巴黎天文馆
665　四年六月廿五日　罗浮宫前看轻气球
667　四年六月廿八日　游凡尔赛并访圣西尔军校
670　四年六月廿九日　回伦敦
671　四年六月三十日　与威妥玛横争烟台条约事
679　四年七月初四日　诣外部辩论烟台条约
682　四年七月初五日　英国两位夫人论学评政
684　四年七月初七日　健康检查
685　四年七月初八日　为东方学会预备讲稿
690　四年七月十二日　讨论古巴华工问题
692　四年七月十五日　随女王至朴次茅斯大阅水师
695　四年七月十七日　偕马格理至巴黎
697　四年七月二十日　述笛卡儿之学说
697　四年七月廿一日　记俄国警察总监被刺
记法国之共产主义组织
703　四年八月初一日　记天文发现
704　四年八月初二日　马建忠述巴黎政治学堂情形
713　四年八月初四日　再观万国博览会
718　四年八月初七日　总署电告已派曾纪泽接任
四年八月初八日　参加万国公法讨论会
720　四年八月初十日　参观农田机器学院

725	四年八月十五日	申报就古得曼画像事讥讪
727	四年八月十九日	随总统阅兵
735	四年八月廿六日	与巴兰德谈烟台条约
737	四年八月廿七日	与巴兰德谈中国外交与洋务
745	四年九月初四日	由巴黎至伦敦
746	四年九月初六日	述万国公法史
748	四年九月初七日	曾纪泽电告十月杪来欧接任
750	四年九月十二日	评李鸿章徒能考求洋人末务
756	四年九月二十日	至爱丁堡游览
765	四年九月廿四日	至格拉斯哥参观工厂
778	四年十月初一日	在曼彻斯特参观工厂
781	四年十月初二日	谕示俟曾纪泽到后再行回国
792	四年十月十九日	记阿萨尔公植树
796	四年十月二十日	与威妥玛议归结烟台条约
798	四年十月廿三日	马格里谈化学本质(元素)
809	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刘锡鸿奏参十大罪
816	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严又陵译示西人论说
825	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向外相辞行并谈话
829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以三百金购千里镜
831	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记英国党争
832	四年十一月廿三日	由伦敦赴巴黎
836	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崇厚抵巴黎
838	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考察留学生
842	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张佩纶奏参

843　四年十二月初四日　购置电话、扩音机、电池
846　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考察留学生
847　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与汉学家德理文论学
855　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曾纪泽抵巴黎
857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偕曾纪泽谒法外长
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回伦敦
866　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评俾斯麦严禁私会遮遏民意
869　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记古诗人荷马、维吉尔
870　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携梁夫人谒女王告辞
873　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与贝尔治谈东方学问
881　五年正月初四日　曾纪泽抵伦敦
向英首相辞行
885　五年正月初八日　奏陈交卸，附片请假回籍就医
诣外部告辞
887　五年正月初十日　离伦敦到巴黎
麦克马洪辞职，克来威继位
889　五年正月十三日　离巴黎往游瑞士
893　五年正月十六日　由瑞士抵马赛
五年正月十七日　经摩纳哥往意大利
897　五年正月十九日　游罗马
899　五年正月二十日　游庞贝
903　五年正月廿一日　于那不勒斯上船
912　五年正月三十日　论基督教与儒佛之比较
931　五年二月十三日　傅兰雅谈上海洋务之腐朽

934	五年二月十五日	述希腊罗马诸古国之历史文化
951	五年二月二十日	新加坡晤马六甲王
958	五年二月廿四日	西贡接见当地侨领
960	五年二月廿六日	论中国人之夷狄观
961	五年二月廿七日	归途过西沙群岛，有记载
963	五年二月廿九日	抵香港
968	五年三月初五日	抵上海
973	五年三月初九日	论兴西学为当今之急务
984	五年三月廿七日	批评朝廷政治
986	五年闰三月初一日	离上海
989	五年闰三月初五日	抵汉口
992	五年闰三月十三日	回湘阴
993	五年闰三月十五日	由湘阴抵省城
996	五年闰三月廿一日	商办省城市政医药等事
	五年闰三月廿二日	奏报回籍日期
	五年闰三月廿三日	答友人戒谈洋务
998	五年四月初二日	再答友人戒谈洋务
999	五年四月初七日	又答友人戒谈洋务
1001	五年四月十七日	致书总署告病
1004	五年五月初四日	省城有揭帖訾毁
1007	五年五月十三日	奉旨俟病体稍愈来京供职
1008	五年五月廿五日	省城散布谣言 为书致三书院院长晓示诸生
1009	五年六月十七日	奏请因病开缺调理

1013	五年七月十七日	省城谣言四起
1014	五年八月十三日	筹组"尊行公社",议立禁烟公约
1016	五年九月初八日	接匿名书
	五年九月十三日	离长沙回湘阴
	五年九月廿一日	查明族中吸烟人数，限期戒除
1018	五年十月廿五日	录西人撰郭侍郎小传
1019	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李鸿章论谓深知洋务
1020	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接曾纪泽信，论崇厚误国
1021	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论沈葆桢遗摺
		崇厚获谴
		论洋务反复迷乱无可自立

（二）内容主题索引

1. 使　事

出　使

2　9　11　12　13　14　15　19　20
22　101　104　106　107　114　118　119　120
121　128　217　249　298　362　365　391　392
393　396　401　410　412　420　433　456　459
460　463　479　480　492　493　495　498　506
519　523　545　547　550　557　563　564　581
583　615　630　679　692　735　781　796　800
826　836　856　866　870　885

滇案与烟台条约

10　13　15　17　94　103　273　304　307
321　325　366　385　391　437　671　679　680
690　692　696　735　751　795　822

鸦片问题

125 134 136 142 143 262 298 307 321 322
366 367 413 423 463 518 531 572 624 659
684 751 802

教案及其他交涉

55 495 695 744 786 788 821 827 965 976
990

喀什噶尔

234 235 257 262 264 268 274 290 292 308
310 335 369 393 394 411 421 444 479 495
517 523 546 581 610 684 692 730 738 751
782 785 816 826 853 856 868 873 883 1002
1015 1020

香　港

29 358 678 906

华侨华工

41 44 135 235 293 298 300 312 327 420
421 447 484 491 492 494 498 555 564 579
650 690 729 744 782 804 825 828 873 951
956 958

留学生

122 123 133 185 195 214 277 278 281 313
391 449 533 562 571 594 607 612 632 636
650 654 666 694 696 837 846 1010

米④⑫月4日

巴黎博览会

302 327 415 498 525 542 547 556 557 558
563 570 579 631 632 635 700 713 715 725
729 733

募赈华北灾荒

454 461 471 474 484 526 548 629 650 789

馆 务

100 103 317 332 364 624 730 734 740 753
884

交 谊

125 141 189 201 215 217 220 227 394 398
399 424 426 450 459 460 494 498 505 508
538 574 575 582 608 623 624 625 626 662
725 734 748 805 814

游 观

111 112 126 167 181 191 203 208 217 244
251 252 265 323 561 566 583 622 643 645
646 661 667 756 760 763 773 890 892 897
899

观 剧

124 136 146 148 150 192 236 248 291 428
453 492 566 612 844 873 880

观 画

188 191 515 532 580 763 850

画像事件

489 513 515 516 532 533 609 716 725 734
749 754 823 854 924 972 979

2. 重要观点

论洋务

1 3 57 66 91 321 410 428 434 496
512 733 734 737 739 751 995 996 998 999
1000 1001 1005

论中西文化

55 407 627 629 647 662 913 930 932 955
960 973

论日本

136 142 166 364 392 400 412 423 948 909

论其他

325 444 516 527 625 954 985 992 1002 1004
1009

论中西交通

52 70 190 191 248 391 500 509 538 677
678 740 961

〔附〕汉学

141 142 371 378 564 612 631 663 682 746
846 847 875

〔附〕西人论中国

199 332 333 362 429 461 474 479 484 491
518 526 540 548 552 572 621 659 662 684
696 736 738 744 751 785 801 802 817 823
874 922 931

3. 洋 务

通 商

8 148 179 183 214 349 357 383 385 421
453 580 615 755

铁 路

7 120 134 155 258 263 324 325 333 422
428 471 484 504 512 696 815 819

电 报

504 739

水 师

4 37 93

制 造

431 739 931 996 1019

开 矿

179 572 666 667 748 784 851 1014

遣留学

4 122 493 511 1019

教　育
922　960　973　978　980
采　购
103　116　198　253　348　400　446　510　660　750
借　款
359　503　727　854

招商局
28　44　183　518　823
上海博物院
220　236　348　389　737
上海广方言馆
922　978
上海格致书院
134　147　157　214　978　980　1006
上海制造局
750　751　923　931
上海仁济医馆
976

大茂洋行
51
太谷(古)洋行
120　539　626

韦克生洋行
984
公平洋行
839
汇丰洋行
297 854
地亚士洋行
450
利如洋行
50 105 115 121 143 206 814 886 983
宏远洋行(公司)
8 19 148
怡和洋行
23 24 25 198 231 267 273 500
怡记洋行
744
派利洋行
745
宝顺洋行
323
香港药行
802
信宜公司
963

载生洋行
103　199　450
萨逊洋行
128　231
隆茂洋行
791
渣甸洋行
359　503　695
新泰洋行
984
福利洋行
791
源济洋行
745

4．西学与洋情

政　治
344　395　398　401　433　444　455　502　519　530
576　697　867　885　887　890　910　914
议　院
101　106　159　177　213　267　301　368　404　407
429　430　497　529　683　830　831

选 举

315 320 340

革命及工潮

455 502 549 575 610 698 800 867 886 910

经 济

101 144 156 159 196 332 336 350 392 433
480 499 500 516 525 556 599 706 722 750
797

通商殖民

51 89 135 229 274 276 346 421 445 482
495 541 590 714 824 909 923 924 929

探险考察

5 43 78 134 207 339 374 386 396 456
577 623 872

军 事

80 86 117 184 256 278 449 548 587 595
605 612 628 670 694 728

司 法

32 151 176 276 305 313 398 491 499 598
760 950

教 育

30 31 132 212 235 263 376 379 390 420
435 441 442 449 462 517 531 587 597 599
642 654 668 705 721 757 761 762 769 771

784　884　885　888　891　906　953
新　闻
62　100　124　380　401　459　651
文化历史
74　233　373　383　404　408　451　565　593　685
730　873　895　897　900　935　937　940　945
科　学
140　156　157　179　201　210　214　331　904
物　理
464　533　609　615
热　学
588
声　学
508　577
光　学
260　359
电　学
158　160　178　325　509　620
化　学
339　384　400　478　656　774　797　798
生　物
168　357　550　618　759　905　907
医　学
232　254　255　313　594　616　918　976　1012

农　学

338　371　720　792

天　文

175　241　382　619　657　703　717　834　981

地　理

245　369　456　578　812　838　921　925　933　956

矿　学

246

技　术

219　311　336　427　432　438　507　543　595　600
613　414　748　790　836　988

发　明

463　489　576　661　665　724　786　787　825

科学史

370　384　391　403　405　588　606　766

博物馆

126　136　147　151　186　200　210　225　290　363
381　367　607　616　646　652　655　665　732　758
768　788　927　950

机器制造

71　143　165　166　169　199　228　230　239　247
253　272　281　285　287　329　439　440　536　594
600　608　636　639　693　732　754　768　772　778
780

工矿企业

238　283　328　372　438　440　478　535　542　633
636　640　767　770　771　778　833　835

市政交通

310　832

邮　政

197　534　752　828

电　报

131　175　396　398　848

铁　路

707

航　海

28　46　55

社　会

347　348　399　425　468　492　544　777

妇　女

126　135　150　183　461　500　550　611　677　682
787　869

风　习

204　208　215　231　234　291　311　345　359　490
509　580　582　611　683　700　718　789　800

宗　教

54　118　237　293　308　324　343　408　409　547
912　920　932　945　965　980

万国公法

59　302　437　506　590　746　850

国际知识

63　320　403　785　875

俄土战争

83　115　192　262　299　302　309　315　316　333
339　345　368　369　413　419　421　422　430　437
446　454　455　464　472　476　481　483　493　513
519　562　648　753

英阿战争

791　803　811　831　849　866

英俄之争

837　867　908

土耳其

119　146　268　917

马耳他

80

日　本

3　260　335　340　364　392　407　462　883　947

北极地区

78　374　623　872

巴比伦

936

印　度

62　294　375　385　466　505　716

印度支那

6　638　943　954　957　959

亚　丁

60　915

苏伊士运河

71　73　76

希　腊

939　946

犹　太

935

英　国

355　383　404　466

直布罗陀

85

法　国

4　346　555　614　885

南　非

346

俄　国

414　916

美　国

514

埃　及

71　938

高　丽

3　682

秘　鲁

312　322

梵蒂冈

475

麻拉甲

951

奥　匈

402　876

槟榔屿

44

新加坡

38　953

墨西哥

289

德　国

402　698　708

摩纳哥

894

新金山

581

（三）单位名称索引

1. 国家机关

总署（总理衙门）

2 6 7 9 13 16 17 20 27 54
99 107 124 129 136 166 169 178 202 206
262 271 275 280 289 299 316 322 335 363
367 401 402 403 411 412 413 420 424 460
466 485 506 531 534 545 546 552 553 526
566 574 575 580 585 608 615 620 622 625
626 647 657 680 690 695 699 703 718 722
735 737 738 744 781 786 787 788 796 809
813 821 843 853 870 885 888 989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7

香港监牢

31

马尔他炮台
80
奇巴答腊（Gibraltar，直布罗陀）炮台
86
英国外交部
100 101 105 119 120 125 215 249 252 359
364 391 392 393 394 453 492 495 523 547
583 615 624 679 696 812 830 856 857 866
885
英国上议院
106 177 430 683
莽敦威拉监牢
151
英国下议院
159 274 430 683 688
林赓新（Lincoln's Inn，伦敦审案堂之一）
176
英类敦类非纽、英得兰类非纽（Inland Revenue，内地税务局）
195 350
纽该脱监牢
275
甲敦（Chathon）炮台
278

何罗威监牢

305

法国议院

368　631　646　667

法国外交部

557　563　628　638　701　856　857

比利时议院

646

三希（Saint Cyr，圣西尔）炮台

670

科尔登山监牢

760

瑞士议院

890

新加坡监牢院

950

2. 社　团

由乃的色尔维斯克勒普（United Service Club，联勤俱乐部）

123

禁吸鸦片烟会

134　143　726　856　884

罗亚尔苏赛意地、罗亚尔苏赛也得、劳尔娄赛也的 (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

146 227 385 405 507 545

新闻报局善堂、新报养赡会

181 553

阿尔什拍莆尔公班尼阿甫克罗塞 (Respectful Company of Grocer，杂货商同业公会)

183

苏格兰学馆公会、苏格兰会、喀里多尼亚阿赛伦 (Caledonian Asylum)、斯噶底什科尔百里升何为 (Scotch Corporation Hall)

183 226 235 369

类德拿果芬、老儒会 (Litarery Fund，学者基金会)

189 191 520 552

地理学馆、奇约喀刺非尔苏赛意地 (Geographical Society，地理学会)

198 206 455 456 573 585

珥白尊赛马会

207

阿非里尼会堂、阿森尼恩喀罗部、阿西拉会堂 (Athenum Club，雅典俱乐部)

216 218 226

阿格里喀尔都拿尔何尔 (Agricaltural Hall，农业会堂)

216 217

科罗尼亚尔恩斯得究得(Colonial Institute，殖民地会馆)
227
薵里恩达克罗伯（Oriental Club，东方俱乐部）
234 264 685 699 700 723 726
里萧尔门克罗纳（Reform Club，改革俱乐部）
235
赛洋枪会
256
整理万国刑法监牢会（Associ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
258 264 271 313 398
达克斯登赛尔里布来申会（Caxton Celebration）
274
布利谛斯苏士尔申(British Association，英国协会)
276
马斯尔得喀得拉尔里（Master Cutlery，“刀剑名家”）
288
斛洛萧尔思魁尔克洛布会堂
298
铿萧林斯法尔齐立法尔姆安得科谛费格林升阿甫英得纳升尔那、万国公法会（C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公法讨论会）
302 313 524 553 589 692 697 718 719 723 724 726 734 884 995

阿博尔立真里斯卜罗得克升苏赛野得（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土著保护协会）
303
东方商会
347
阿百里占宜斯会（Oblige Chinese）
369
就尼尔科斯摩波里登克罗卜(Junior Cosmopolitan Club，少年世界主义者俱乐部）
374
高布登克勒布（Cobden Club，哥布登俱乐部）
494
苏赛也得阿甫茀林得阿甫茀尔林尔斯(Society of Friends of Foreigners，对外友好协会）
505
鱼　会
544　798
泥匠会
544
制大呢会
544　789
金工会
544　789
立尔斯遂斯得尔敖甫殊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贫民女友会）

552

勒色尔乐布尔、勒色尔会堂(Leisure Noble，“富贵闲人”)

552　689

电报会

553

机器会

607

考求东方学问会、东方会堂

650　685　699　700

东方语音会

654

底多得尔苏赛也得（Teetotaller Society，禁酒会）

660

登白伦斯苏赛也得（Temperance Society，节饮会）

660

禁买黑奴会

690　801　804　884

保护制造会

725

法国善后会

729

议教瞽人各种学问公会、瞽学馆

736　744　800

拉斯噶（Glasgow）商会
770
英国西印度商会
825 828
亚细亚学问会
874

布里地史安得弗尔林裨布洛苏赛雅得（Bris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不列颠及国外圣经会）
258
安友会、苏赛尔得阿甫费林得斯（Society of Friends，友爱会）、毕斯苏赛尔得（Peace Society，和平会）、费喀尔、苏塞也得茀林斯
263 266 305 307 321 622
热索亦得会、颉琐威得会（Jesuits，耶稣会）
344 740
森佛兰锡斯堪会、茀兰遂斯干 教 会（Franciscans，方济各会）
344 740
拉萨立斯得会（La Salleist，拉萨立派）
344 409 740
多铭意堪会、多米尼干教会（Dominicans，多明我会）
344 740

意毕斯哥稗里安会（Episcopalian，圣公会）

409

卜来斯毕谛里安会（Presbyterian，长老会）

409

英谛莽丹得会（Independent，自立会）

409

麦托的士会（Methodist，美以美会）

409

巴比的士会（Baptist，浸礼会）

409

密西瀚特得郎热尔教会(Mission Etrangéres，外方传教会)

740

苐利密森斯令（Freemasons，共济会）

777

徐家汇天主堂

980

3. 学 校

香港学堂

30

客来斯阿士布达洛（Christ Hospital，基督孤儿院）

132

刊比里治（Cambridge，剑桥）大书院

142 370 376 517 781 805

阿斯福（Oxford，牛津）大书院

142 376 235 370 376 386 426 484 517 619

罗亚得英斯谛土申（Royal Institution，皇家学院）

158 160

斯古洛阿甫买英斯（School of Mines，矿业学堂）

174 245 784

京斯葛里叱（Kings College）医学馆（王家学院医学院）

210 384 753

罗亚尔科里叱阿甫非西升斯（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皇家医学院）

232

珥戈尔珥宽罗密波罗谛克（Écote Économie—Politiuqe，政治经济学校）

277

白海士登官学

391

海百里纽巴尔克学堂

401

耶尔科里治（Yale College，耶鲁大学）

420

哈尔洼得科里治（Harvard College，哈佛大学）

420

何满安得科罗尼亚尔苏塞也得斯古洛（Home and Colonial Society School，本国和殖民地协会学校）
434
盘尔得斯古洛学馆
441
昆士学堂
441
白名登由尼发色大书院（Birmingham University，伯明翰大学）
441
兴爱觉尔得学馆
442
格林官学、格林里治学馆（格林里治海军学校）
511 562 586 696
伦敦琴士官学
511
法国汕答佃矿务官学
511 571
法国削浦（Cherbourg）官学、楂浦官学、灼甫官学
391 511 571 650 666 847
立瀚（Lyons）大学馆
633
都郎（Toulon）学馆
650 847

克鹿卜工役学馆

642

荷兰裕泰克特（Utrecht）学馆

645

石农艺徒学堂

666

三希学馆（Saint-Cyr-L'École，圣西尔军校）

668

巴黎政治学堂

704

格立雍农田机器学院

719 754

爱登白里犹里法斯谛（Edinburgh University）

756

类里斯科里治（Ladies' College）

762

森丹得鲁（St,Andrews）大学院

762

阿伯定（Aberdeen）大学院

762

格喇斯噶（Glasgow）大学院、拉斯噶犹尼法斯谛

762 769

赫颉生斯古诺女学馆

771

类登（Yeadon）学馆（伊顿公学）
781
比尔学馆
781
脱林学馆
781
巴黎矿学院
847
如里歪尔西得巴尔仑（伯尔尼大学）
891

4. 企 业

苏尔士（Suez）新开河
71 73
波斯莫斯（Portsmouth）轮船厂
116 693
波斯阿非司得利喀纳福（Post Office — Telegraph，邮电局
131
罗亚尔敏特（Royal Mint，皇家造币厂）
143
盘略阿甫英兰（Bank of England，英格兰银行）
144

波里得克尼克英斯谛土申（Polytechnic Institution，工艺协会）
156
沙木大船厂
165
武里痴阿色拉尔（Woolwich Arsenal，乌里治兵工厂）
169 267
栾大法里煤厂
179
尼得尔窝尔克（Needlework）织绣院
182
克罗布机厂、克罗布炮局、克鲁伯炮厂、克鹿卜厂
198 348 562 639 661
得拿铸钱机器厂、德尔明丰得里机厂、（百珥名登）台勤机器局
199 202 439
织花机器厂
204
印度船务（坞）
228
格林里吒轮船机器厂、奔氏船厂
228
伯宁苏拉安得窝里恩达斯谛默那维略申铿白尼（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

ny，彼阿轮船公司）
235
安生机器厂
238
科尔洼尔铜铅各厂
246
瓦瓦琐水雷厂、瓦瓦斯炮厂
253 750
伦敦阿得伦敦镂百里
253
标尔爱斯镂百里（Pure Ice Company，造冰厂）
253
伦敦斯摩尔阿尔摩斯刊木巴尼（London Small Arms Company，伦敦枪枝公司）、维多里亚巴尔克洋枪局
267 271
百珥名登（Birmingham）来得哈屋斯洼尔克斯（Lighthouse Works，灯塔制造厂）
267
里资(Leeds)地方格林洽特巴德里厂
267
苏格兰咽颠巴显利厂
267
格尔林洽铁矿
283

福达格尔林冶铁厂

284

戈尔登铁厂

285

名登磁窑

287

刊伦毕谛电气厂

325

色尔弗尔登电气厂

328

纽氏机器店、纽登店

345　360　389

罗亚尔百尔喀赛尔希得意思达比里治扪得（Royal Berkshire Seed Establishment，伯克郡皇家种子局，类丁子种局）

370　371　383　389　401　415

亨得利安得巴麦尔毕斯格法克多里（Huntley and Palmer Biscuit Factory，亨得利一巴麦尔饼干厂）

372

阿密斯敦炮厂、阿苐士庄炮厂

390　750　772

白代果德民厂

391

伦敦至东印度商人会馆

405

栗温浦（Liverpool）百尔京赫得造船厂

438

百珥名登爱尔金敦镀金行

438

百珥名登枣色夫吉罗特钢笔行

438

百珥名登铿百里纽扣局

439

百珥名登希吞铸钱局

439

百珥名登成士新克斯灯局

439

百珥名登昌斯玻璃局

439

百珥名登士谛孚钢铁洋枪杆局

439

莽英苏拉安得阿里恩达尔（Peninsular and Oriental）轮船公司

456

伦敦巴施儿地立佛利康柏琅（London Parcels Delivery Company，伦敦包裹分送公司）

469

满吉斯得（Manchester）沙拨斯觉尔得汽轮机器厂
478
满吉斯得侯阿尔得织布厂
478
满吉斯得和爱尔印花厂
478
满吉斯得威多尔斯造炮厂
478
奥尔丹（OLdham）孛来脱纺织机器厂
478
奥尔丹由乃代脱纺纱机器厂
478
威根（Wigam）造生铁厂
478
舍非尔得（Sheffield）妥玛斯弗栗斯钢厂
478
舍非尔得布郎恩大铁甲板厂
478
里訾（Leeds）少恩登织呢厂
权 478
费尔莽治麻治丝厂
478
罗甫安得费得非尔得照像馆
489

色尔西得尼洼尔得鲁纸行
535
何尔火药机器局
542
渡郎（Toulon）官船厂
571
科鲁苏炼铁厂、科鲁苏钢铁厂、科鲁苏厂
572 636 654 716
栗温浦（Liverpool）商会
590
拉森船厂
636
勾柏兰织线厂
636
博里克塞来（Bruxelles）费尔尼织纱局
646
爱廓尔得盟（École des Mines）
654
马宇法克都尔制造磁器厂
721
玛克斯威勒农田机器局
751 754
拉斯噶爱尔登船厂
767

魁英斯船务
768
特布尔登制造毡毯局
770
海尔巴汽轮车厂
770
铿莫登印花洋布局
770
纽开斯(New Castle)阿勒弗生卜罗林(Chlorine，氯气厂)
771
满吉斯得威多尔斯钢厂
778
满吉斯得浩尔布斯织布机器厂
779
栗温甫船务
780
栗温甫森灑尔斯马尔克得（market，市场）
780
得弗里斯玻璃馆
788
定得尔敦织毯局
799
伦敦信局
828

珥贝尔类酒局

833

马嘎生（magasin）禄茀尔大店

835

爱尔卜郎电报局

848

5. 其他单位

代模斯新报馆

124

阿贵里亚恩鱼馆、罗亚尔阿魁尔里亚姆水族院

126 290 374

布利来斯妙西阿姆（British Museum，不列颠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136 225 377

纳慎阿尔毕觉尔嘎剌里、拉圣拉尔格勒里(National Picture Gallery，国立画院)

151 516

罗亚尔久戛尔敦（Royal Kew Garden，皇家植物园，即有名的"丘"园）

167

卜尔谛斯铿兴敦妙西因、铿新登博物院（British Ken-

sington Museum，不列颠肯辛顿博物馆）
174 185 357 607 618 746
豪斯阿甫黎颇布加喀雷阔尔斯（House of Public Records，档案馆）
176
波丹黑尔戛尔敦、波丹里克戛尔得（Botanical Garden，植物园）
200 244
罗亚尔阿伯色尔法多里（Royal Observatory，皇家天文台）
241 382 657
罗亚尔开得密倭甫阿克斯（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美术学院）
244 420 515 532 552 574 580
格林壳罗斯书馆
345
铿星登养鱼处
357
格拉伦敦卜来斯印书局
380
阿客难得妙西因
381
巴黎矿务博物馆
423

审顺技艺会（伦敦画报会）

455　459

纳圣拉尔格勒里（National　Gallery，国立美术馆）

516

拉海（La　Hague）色亥斯画馆

643

拉海（La　Hague）阿克得比画馆

643

博里克塞来（Bruxelles）罗亚尔博物院

646

费家吼（Figaro）新报局

651

比弗立若代葛安那学那尔

652

巴里桑比尔妙西因

700

倭连恩达尔妙西因（Oriental　Museum）

700

巴黎工务学馆机器博物院

732

爱登白里（Edinburgh）拉什拉尔格拉里画馆

763

英得斯得尔妙西因（制造博物院）

768

栗温甫洼克格拉里画馆

780

喀斯格尔画馆

788

嘎得里画馆

788

葛罗文讷尔画馆

848

科仑波（Colombo）博物院

927

新加坡博物馆

950

生毕达何斯毕达布里斯多（St.Peter's Hospital, Bristol：布里斯托尔的圣彼得医院）

235

格林里叱阿斯毕达尔（Greenwich Hospital，格林威治医院）

243

该尔斯阿斯毕得（Guy'e Hospital）

254

安那多米法尔妙西因（Anatomical Museum，人体解剖学陈列馆）

255

科里治阿甫色尔贞斯（Colloge of Surgery，外科学院）
551 616
觉尔治赫尔若得何士毕得尔（George Harold Hospital，乔治—哈罗德育婴堂）
761
香港东华医院
964
上海仁济医院
976

6. 游观场所

新嘉坡胡氏花园
37
新嘉坡洪家花园
40
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Cleopatra's Needle，克娄巴特拉方尖碑）
74
马尔他总督署
81
海得花园（Hyde Park，海德公园）
99 104 146 220 502

博雅那像、阿剌伯梅摩里那尔（Albert Memorial，阿尔伯特纪念碑）
104 146
歪克斯独索（蜡人馆）
111
毓阿罗奇格尔家定司（Zoological Gardens，动物园）
112
柏金哈恩宫殿（Buckingham Palace，白金汉宫）
95 125
罗亚尔阿剌伯哈纳（Royar Albert Hall）
146
韬尔阿甫伦敦（Tower of London，伦敦塔）
147
维登巴尔克（威克公园）
251
阿里克三达巴雷斯（亚历山大宫）
265
森波尔（Sao Paulo）教堂
276
阿定敦巴尔克（亚当公园）
323
法国赛奇会、巴黎炫奇会、万国博览会、大会场
327 570 632 713 724

桑珥斯戏园

453

布阿得卜郎园（Bois de Boulogne，布伦拟园）

561 635

雷立赛宫（Elysee Palace，爱丽舍宫）

563

倭伯亥（Opera）戏馆

566

巴罗喇马（Panorama，全景画堂）

566

拉克得谛来央斐（L'Arc de Triomphe，凯旋门）

567

桑山塞尔街（Champs—Elysées，Les，爱里舍田园大街）

567

舍得来戏园

567

勒森发里得（Les Invalides，荣军院）

567

荷兰王后花园

643

荷兰国王市肆

643

标特灼莽园

660

巴黎地沟（下水道）
664
鲁法博物院、陆蒹尔画馆（Louvre Palace，罗浮宫）
665 849
华塞旧宫（Versailles Palace，凡尔赛宫）
667
宝星局
731
爱登白里（Edinburgh）小礼拜堂
756
故苏格兰王宫
760
阿萨尔公爵城堡
763
那白尔沃丹戏馆
844
阿非滃克里酒馆
850
来西恩阿摩戏馆
873
方丹布罗（Fontainebleau，枫丹白露）
889
赖孟湖（莱蒙湖）
892

马赛巴雷得隆相花园

893

莫拉哥（Monaco）赌场

894

毕萨歪塔（比萨斜塔）

897

生得马里亚马觉里（St.Marla Maggiore，圣玛利亚大教堂）

897

莽得倭（Pantheon，潘提翁神殿）

897

毕亚札谛白恩巴里牙（Piazza di Pompilib，旁比略广场）

897

森必得多罗（St.Pietro，圣彼得教堂）

897

罗马古城

898

狄笃纪功碑

898

君士但丁纪功碑

898

特拉占罗柱

898

弗隆议院（Forum，古罗马议事场）

898

阿得里亚墓

898

戈罗色阿（Colosseum，古罗马圆形剧场）

898

丰达洛代尔特立多来（Fontana di Trevi，特拉飞泉）

899

宾酌花园

899

旁皮依（Pompeii）古城

899

(四)人名索引

1. 中 国 人

丁日昌（雨生、禹生）

4 6 21 30 750 982 995 1000 1012 1015

马建忠（眉叔）

195 289 511 555 562 563 659 696 697 698

704 724 729 834 846 850 851 893 981 1010

1011

王　韬（子潜）

964 966

王文韶（夔石）

12 25 129 277 545 994 1009

文　祥（博川、文忠公）

4 8 54 751

方伯谦（益堂）

449 533 586 637 696 838 846

左宗棠（季高、恪靖）

7 129 142 393 421 429 497 516 546 610
684 739 827 854 996 1002 1018 1019

刘锡鸿（云生、广东生）

2 12 20 24 28 100 107 108 142 156
173 215 267 268 277 280 282 283 287 288
289 293 298 303 308 322 324 334 368 410
411 413 420 424 428 461 464 494 504 540
561 574 582 584 585 620 622 624 666 679
682 690 719 724 736 737 792 809 812 813
814 823 831 842 856 982 1002 1003 1004 1007

刘步蟾

4 278 511 836 838 846 853

西太后（慈禧）

3 6 20 280 485 739 984

朱克敬（香荪）

27 30 994 1000 1005 1008 1009

伍廷芳（秩庸）

100 119 176 964

严宗光（又陵，即严复）

449 450 496 511 533 535 562 586 588 594
637 647 652 659 664 667 696 816 838 846

835 869 880 885 1010 1018
李 圭(小池)
628
李凤苞（丹崖）
19 195 215 313 324 348 368 369 423 424
427 431 433 438 456 461 464 478 493 510
512 562 575 584 594 610 612 620 624 626
632 650 657 659 660 664 667 700 719 733
737 746 750 753 781 783 791 796 809 820
869 1001 1017
李善兰（壬叔）
6 9 555 786 814 966
李鸿章（合淝、伯相）
3 11 14 16 17 23 100 122 172 198
267 268 275 280 334 348 410 415 445 463
485 493 504 510 512 552 610 666 680 725
739 750 753 802 803 815 836 989 995 1003
何 铸（金寿）
280
何如璋(子峨)
18 19 426 997 1008
沈葆桢(幼丹)
24 27 198 258 333 428 465 504 982 983
986 995 1020

沈桂芬(经笙、吴江相国)

2 10 13 14 27 274 666 726 751 796
812 814 978 1003

陈兰彬(俪秋)

18 19 119 700 805 814 1013

林则徐(文忠)

111

杨仁山(文会)

854 855 880 889

罗丰禄(稷臣)

195 302 345 384 400 421 430 438 459 478
511 584 619 626 659 846 853 893 1013

张德彝(德在初)

20 28 63 99 122 133 142 269 277 324
368 445 525 549 695 733 753 821 830

张力臣 (自牧)

11 20 373 391 995 997 1012 1019

张斯桂(鲁生)

11 280 426 997 1003 1008

胡璇泽(玉玑)

37 41 120 206 420 424 552 703 949 951
952

奕 䜣(恭王、恭邸)

8 14 16 18 27 485 540 630 985

洪稚存(亮吉)

991

徐　寿(雪村)

383　431　1006

徐　润(雨之)

30　981　985　986

唐廷枢(景星)

4　23　30　48　123　124　148　183　199　202

439　733　972

梁夫人

100　105　118　122　135　175　268　315　316　320

411　585　609　697　810　832　868　870　989　990

1007

容　闳(春圃、纯甫)

119　281　390　420

黄遵宪(公度)

426

萨镇冰(鼎铭)

449　533　586　638　696　838　847

龚自珍(定庵)

1004

崇　厚(地山)

10　16　651　724　781　782　799　811　820　824

833　835　836　837　841　842　855　879　958　1013

1018 1019 1020 1021
盛宣怀(杏生、杏荪)
25
曾国藩(文正公)
25 118 461 610 625 827 1017
曾纪泽(劼刚)
23 461 684 718 781 811 814 820 822 826
841 848 854 856 857 858 879 880 886 887
949 953 958 1002 1006 1008 1009 1013 1018 1019
1020
黎庶昌(莼斋)
20 28 108 238 262 269 287 298 413 540
622 626 628 783 791 803 881 1013
薛福成(叔耘)
652 803 814

2. 外 国 人

Alcock (阿里格、阿尔科克、阿立科克,1809—1897,今译阿礼国)
101 157 198 206 424 451 454 456 461 472
474 538 540 558 573 585 632 677 681
Allen, Young John (林乐知, 1836—1907)
53 980 985 986

Armstrong（阿密斯冬、安蒙士唐、阿莆士庄，1810—？）
116 273 390 594 750 771 772 779
Beaconsfield（毕根士非尔得、毕根士由，1804—1881）
101 119 159 281 320 393 398 429 430 443
477 479 516 649 881 885
Bell, Alexander（卑尔、贝尔，1847—1922）
299 311 326
Birch（百尔洽、贝尔洽，1813—1885）
451 453 461 873
Bowen（博琅、柏琅、博温，1842—1926）
31 231 280 425 461 661 856
Brandt（巴兰德、巴公使，1835—1920）
7 22 540 622 679 683 696 733 735 740
744 795 1001
Browning（白娄霖，1812—1889，今译白郎宁）
135
Butzow（布策）
17 22 740 744
Campbell（金登幹，1833—1907）
73 94 100 103 116 124 126 179 206 262
267 282 292 298 327 334 340 346 412 415
447 460 463 494 498 525 530 558 563 675
676 695 884

Cernuschi（色尔罗斯纪、舍尔罗斯基，1821—1896）
631　846
Comte de palikao（八里桥伯爵，1796—1878）
423
Davenport（达文波，1836—1916）
454　461　973　979　985
Davis（德威斯，1795—1890，即德庇时爵士）
677
Derby（德尔比、罗德比、德丞相，1826—1893）
94　99　100　119　120　189　198　248　364　391
393　410　429　492　495　516　519　545　735
Detring（德璀琳，1842—1913）
563
Dufaure（1798—1881，谛布洛斯、堆苐尔、多发尔，今译杜苐尔）
346　542　555　564　628　637　638　852　886　887
Edkins, Joseph（艾约瑟，1823—1905）
11
Edison（爱谛生，1847—1931，今译爱迪生）
576　787
Fryer（傅兰雅，1839—1928）
129　147　348　695　746　884　909　914　915　919
922　923　926　930　932　959　965　978
Gambetta（堪伯达、干毕得、堪莫尔、刊毕得，1838—1882，

今译甘必大）
346　875　886　887
Giquel（日意格，1835—1886）
4　195　198　202　238　277　281　313　368　555
561　636　650　651　700　713　725　852　869　889
Gladstone（格兰斯顿、噶拉斯敦，1809—1898）
101　141　159　233　292　301　398　429　453　496
497　529　717　788
Goldwin Smith（哥尔文施密斯，1823—1919）
378
Goodman（古得门、古得曼、古里门、鼓得门）
489　513　515　516　532　533　552　580　585　609
692　725　734　749　754　799　823
Gordon（戈登，1833—1885）
101　172　259　474
Grant（格兰斯、美国前伯里玺天德1822—1885，即格兰特）
216　227
Graham Bell（格力音贝尔，1847—1922）
576
Grevy（克来威，1867—1891）
887　910
Hanbury（韩百里、韩博里、鼾百里，1832—1907）
206　263　298　305　307　321　323　366　383　822
839　893　895　926　986

Hart（赫德、赫乐斌、赫乐宾、赫总税司，1835—1911）
2 9 15 103 116 126 173 174 179 206
292 415 494 498 531 552 556 558 561 576
628 651 666 753 755 809 823 971
Hillier（禧在明，1849—1927）
9 43 53 63 94 99 156 362 363 425
971 982 985
Hooker, Sir Joseph Dalton（虎克、虎喀、虎哥，1817—1911，今译胡克）
150 167 190 201 231
Jamieson（哲慕森，1843—1920）
409
Jardine, Robert（渣甸、嘉定，1825—1905）
231 232 263 359 483
Krupp（克鹿卜，克罗布、克鲁伯，1810—1887）
122 198 348 445 512 562 594 639 745 748
750 789
Legge（李裕、里格、李克，1814—1897，即理雅各）
376 378 474 484 875
Lesseps（赖赛朴、拉布类斯、勒色布斯，1805—?，即勒塞普斯，一译作李西蒲）
70 72 650 846 909
Lister（立斯得，1827—1912）
619

MaCartney（马格里，1833—1906）
20 24 78 100 102 115 142 143 197 214
231 236 268 269 280 299 324 343 345 346
385 392 403 413 420 430 438 445 451 453
459 485 557 670 675 695 782 786 798 809
856 868 880 881
MacMahon（麦马韩、马克脯、法国国主、伯里玺天德，1808—1893，今译麦克马洪）
293 346 433 557 563 565 727 852 887 894
909
Medhurst（麦华陀，1823—1885）
27 135 156 157 174 185 316 389 391 461
472
Major（梅楂、美査）
843 854 971 979 982
Martin, Parsons（丁韪良、丁冠西，1827—1916）
6 16 18 420 555
Mayers, Frederick（梅辉立，1831—1878）
2 690
Novion（那威勇，1838—?）
843
Payne（盘、密思盘、密思特盘、盘尔）
149 179 182 185 213 220 236 280 297 348
400 456 461 471 512 518 534 542 550 594

Russell (勒色、勒斯,1792—1878,今译罗素)
129 141 438 610 799
Salisbury (沙乃斯百里、沙乃斯、沙侯, 1830—?)
175 177 227 430 519 523 545 550 576 615
624 679 735 751 825 866 867 868 870 885
Sasson (沙逊)
128 180 231 232 581
Seward (西华,1840—1919)
420 422
Siemens (希门斯、西门斯, 1816—1892,今译西门子)
509 539
Smith (施买斯,1818—1883)
539
Spottiswoode (斯博得斯武得)
140 149 156 158 160 173 179 190 216 259
275 459 464 506 585
Stanley (斯丹雷、斯坦利,1841—1904)
396 451 456 714
Stephenson (斯蒂文森, 1809—1896)
133 155 157 269 348 461
Tenterden (定得敦)
100 249 392 394 424
Tyndal (定大、定得、定得尔)
140 149 158 190 464 507

Verne（卫尔恩，1828—1905，今译凡尔纳）
922
Wade（威妥玛，1818—1895）
2 7 10 19 21 99 119 121 157 189
234 248 257 299 362 364 410 411 424 429
454 461 472 474 483 484 503 518 545 552
671 681 695 733 734 735 744 751 782 795
810 823
Warrende la Rue（谛拿尔娄、谛拿罗）
141 173 178 179 190 459 507 619 825
Williams（卫廉士，1812—1884）
19 420
Williamson（韦廉臣，1829—1890）
11
Woddington（瓦定敦）
542 555 557 563 564 571 623 661 700 832
852 857 886
Yakoob（阿古柏、雅古波、俄古波，1820—1877）
234 235 257 268 290 292 369 412 444 479
517 524 684 816 867 868

Вера（维尔拉，1851—1919，今译薇拉）
549
Ирнатьев（意格纳谛尔弗、尼勾拉欧娄夫、义克拉谛爱

福，1832—1908，今译伊格那提也夫）
317　423　454　465　841
Трепов（格力波弗，今译特烈波夫）
549
Яблочков（雅伯洛廓夫，1847—1894，今译雅布洛契科夫）
786　787

いのうえかおる（恩娄業欧姆、井上馨，1835—1915）
145　156　207
うえのかげのり（乌葉那欧戛真呐立、乌使、上野景範）
102　108　129　136　142　189　192　207　260　340
346　349　364　407　412　424　462　506　524　553
719　723　883　888
えのもと〔たけあき〕(安勒莫陀，1836—190，8即榎本〔武扬〕)
883

3. 泰西历史人物

Adams（阿达曼斯、阿达摩斯，1816—？）
309　479
Adam Smith(阿达格斯密斯，1723—1790，今译亚当·斯密)
145　676

Alaric（阿拿立克，380—410，今译阿拉里克）

791

Alexander(the Great)（亚力克山太，前356—前323，即亚历山大大帝）

373 939 943 945 947

Amherst（阿格尔斯得、阿摩斯得、安摩斯得，1773—1857）

168 191 678 882

Antisthenes（安夫子，前435—前370，即安提西尼）

947

Antonius（安多尼，前82—前30，今译安东尼）

453 941

Aristoteles（阿立斯多得尔、亚夫子，前384—前322，今译亚里士多德）

752 947

Astley Cooper（阿斯谛里古巴，1768—1841，即库柏）

255

Attila（阿谛拿，?—454，今译阿提拉）

971

Bacon（毕尔庚、比耕、倍根，1561—1626，今译培根

275 384 405

Barrow（巴罗，1630—1677）

405

Barry（白尔来，1780—1835）

255

Bismarck（毕斯马克、毕士马，1815—1898，今译俾斯麦）
52 683 707 866 920
Black（卜来克，1728—1799）
766
Blackstone（卜来客思登、博来客思登，1723—1780，今译布莱克斯东）
136 268
Bossuet（包许爱，1627—1704，今译波舒哀）
699
Boyle（包以尔，1627—1691）
405
Bruce（卜仑斯，1746—1767，今译布洛斯）
765
Brunel（伯鲁勒尔，1769—1849）
256
Byron（巴雍，1788—1824，今译拜伦）
892
Caesar, Julius（色萨尔、居里欧该撒，前100—前44，今译居里欧·恺撒）
895 941
Canova（卡诺瓦，堪罗法，1757—1822）
259
Captain Cook（喀布敦楷克，1728—1779，今译库克）
463

Cassini（嘎西里，1625—1712，今译卡西尼）
896
Caxton（达克斯登、加斯敦，1422—1492，今译卡克斯顿）
274　404
Cicero（西萨罗，前106—前43，今译西塞罗）
850
Cleopatra（克里阿卑拿、克里阿稗得拿，前69—前30，今译克娄巴特拉）
74　451　453
Cobden（高布登、高布敦，1804—1865，即哥布敦）
494
Colombo（科仑波，约1451—1506，今译哥伦布）
896
Comte（刚莫特，1798—1857，今译孔德）
209
Crassus（蛤稣，前114—前53，今译克拉苏）
941
Cromwell（格郎挖立、克郎莫尔，1599—1658，即克伦威尔）
405　760
Darius（大利乌虚大士比，前521—前486在位，即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
939　943

Darwin（达韦，1809—1882，即达尔文）
443
Davy（带昧，带非，1778—1829，今译戴维）
406
Descartes（嘎尔戴希恩、戴嘎尔得，1596—1650，今译笛卡儿）
697　850
David（前十一至前十世纪，大辟，即大卫）
935
Diogenes（谛寫奢尔斯、杜知尼，约前404—前323，今译第欧根尼）
373　947
Epicurus（叹夫子，前341—前270，即伊壁鸠鲁）
947
Fabius(西比吴，前280—前203，即费边)
941
Faraday（法来里，1791—1867，今译法拉第）
509
Flamsteed（弗兰斯得，1646—1719，即夫拉姆斯蒂特）
405
Gainsborough（格音斯白拉，1727—1788，即根斯波诺）
533
Galileo（格力里渥、嘎里赖，1564—1642，今译伽里略）
370　385　403　697

Grotius, Hugo（克娄迪尔斯、格鲁西亚斯，1583—1645，今译格老秀斯）

676　746

Gutenberg（古登伯尔克，1400—1468，即古敦贝克）

275　699

Guy（该尔斯，1643—1724）

255

Halley（哈力，1656—1742，今译哈雷）

405

Harrison（哈力生，1693—1776，即哈礼逊）

406

Hartley（亨得，1705—1757，即哈特里）

616

Harvey（哈尔非，1578—1657，今译哈维）

405

Homer（何満得、河满、胡麦卢，约前九至八世纪，今译荷马）

275　374　869　895　946

Henry Bell（亨得里贝尔，1767—1830）

765　766

Herschel（黑尔舌、侯实勒，1738—1822，今译赫歇耳）

406　703　834

Hannibal（哈拿巴，前248—前183，即汉尼拔）

940

Hooke, Robert（何格，1635—1703，今译胡克）
405
Ignacio de Loyola（意格纳希珥斯罗尔窝拉，1491—1556，即罗耀拉）
343 409
James（雅各）
912 933
Jean Adam（汤若望，1591—1666）
190 344
Jenner（瞻勒尔、日纳尔，1749—1823，今译琴纳）
370 406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前4—后30）
54 69 146 897 910 912 932 936
Joan of Arc（权阿尔克，约1412—1431，即圣女贞德）
111
John Stuart Mill（长斯觉尔密罗，1806—1873，今译约翰·穆勒）
145
Judah（犹大）
912
Lasker（拉斯噶，1829—1884）
683
Leibnitz（来意伯希克，1646—1716，今译莱布尼茨）
697

Lepidus（利百都，?—约前13，今译李必达）
941
Leverrier（利非里亚、雷非利亚、类非里尔、歪立爱，1811—1877，今译勒威耶）
309 479 703 834
Livingstone（莅温斯敦、立文斯登，1817—1873，今译利文斯通）
117 397 456
Locke（洛克，1632—1704）
850
Lukas（路迦）
912
Luther, Martin（路剔，1483—1546，即马丁·路德）
409
Marco Polo（马尔克波罗、马哥孛罗、马古波罗，1254—1324，今译马可·波罗）
391 524 540 572 622 830
Mark（马可）
912
Margary（马加理，1846—1875）
495 672 684
Matthew（马太）
912
Michelangelo（买格尔安吉罗、安颉洛，1475—1564，今

译米开朗基罗）
151 533
Mill（密尔，1773—1836）
268
Moltke（穆尔克、砚摩尔克，1800—1891，今译毛奇）
52 402 874
Morse（莫阿士，1817—1872）
607
Moses（摩西，前1400或前1200）
54 70 237 910 912 935 938 944
Muhammad（摩哈麦、摩汉密得、谟罕麦德，约590—632，今译穆罕默德）
69 118 195 221 944 945
Murillo（摩乃洛，1617—1682）
850
Nebuchadnezzar（尼布甲尼撒，？—前562）
937 945
Nelson（义尔生、颉尔生、勒尔斯，1758—1805，今译纳尔逊）
587 621 694
Newton（纽登、奈端，1642—1727，今译牛顿）
385 405 588 619
Octavius（胡得夫，前63—后14，今译屋大维）
941

Orange（阿兰治，指Willem de Eerste，1533—1584）
643 644
Park（巴尔克，1771—1806，即帕克）
458
Parmerston（巴尔莫斯登、巴尔麦斯登、巴摩斯登，1784—1865，今译帕麦斯顿）
301 530 894
Paul（保罗，10？—65？）
912 933 941
Petros（森必得，？—64年左右，即圣彼得）
897 912
Phidias（费谛雅斯，前500—前32）
259
Phillimore（费利摩，1809—1865）
746
Philip（腓力，前382—前336，今称腓力大王）
939
Plato（巴夫子，前427—前347，即柏拉图）
946
Pliny（布仑拟、卜勒尼，此指普尼林叔侄，即大普林尼和小普林尼，公元一世纪在世）
551 752
Pompeius（奔标、邦贝，前106—前48，今译庞培）
96 941

Praxiteles（布来喀斯意谛里斯，前360年顷在世）
259
Priestley（博里斯特力，1733—1804）
443
Ptolemy Ⅰ（多利买，前367—前285，即托勒密一世）
936 939 940 945
Pythagoras（毕夫子，约前580—前500，即毕达哥拉斯）
946
Raffaello（拉非尔、刺非尔，1483—1520，今译拉斐尔）
151 533 850
Rembrandt（娄班斯、陆井斯，1606—1669，今译伦勃朗）
151 850
Rennie（勒尼，1761—1821）
406
Ricci，Matthew（利玛窦，1552—1610）
55 190 344 409
Rizzio（立吉若，1533—1566）
760
Ronsard（罗沙，1525—1585）
892
Rousseau（乐苏，1712—1778，今译卢梭）
562
Sallust（萨里士，前86—前35，今译萨勒斯特）
900

Scott（斯噶得，1771—1832，今译司各特）
765
Secchi（色启，1818—1878）
479
Shakespeare（舍色斯毕尔、舍克斯毕尔，1564—1616，即莎士比亚）
275 744 873
Sokrater（梭克拉谛斯，前469—前399，今译苏格拉底）
850 946
Sophia（速发，即彼得大帝之姊，今称索菲亚）
916
Speke（斯毕格，1827—1864）
397 456
Thalas（退夫子，约前624—前547，即泰勒斯）
946
Tiglathpileser Ⅰ（滴腊比利斯，前1115—前1093，今译蒂格拉皮利泽一世）
937
Timur-i-lang（打没连，即帖木儿，1336—1405）
943
Verbiest, Ferdinand（南怀仁，1628—1688）
190
Vergilius（费尔颉尔，前70—前19，今译维吉尔）
869

Voltaire (华尔得尔，1694—1778，即伏尔泰)
562
Wallis (瓦立斯，1616—1703)
405
Walpole (瓦尔波，1676—1745)
406
Watt (瓦的、华脱、滑得，1736—1819，今译瓦特)
406 443 606 765 766
Wellington (威林得、威德林、威林登，1769—1852，今译惠灵顿)
86 116 158 243 745
Wheatstone (费斯登，1802—1876)
509
Wyclif (味格里弗，1324—1384，即威克里夫)
409
William Penn (威里恩芹，1644—1718，今译威廉滨)
623
Zenon (西夫子，前336—前264，即芝诺)
947
Zoroaster (梭洛阿斯得，约前660—前583)
294

4. 泰西君王

〔罗马〕

Romulus（洛莫勒斯、罗牧卢，据云前753—前715年在位，为罗马王政之始，今译罗慕洛）

869 940

Tarquinius（大今，前534—前510年在位，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之王，今译塔尔奎尼厄斯）

940

Augustus Caesar（亚古士都该撒，前30—后14年在位，罗马帝国始皇帝屋大维之尊号，今译奥古斯都凯撒）

941

Nero（尼罗，54—68年在位，今译尼禄）

941

Vespasian（非巴什暗，69—79年在位，今译维斯佩申）

941

Titus（狄笃、提多，79—81年在位）

898 941

Nerva（奴法，96—98年在位，今译纳夫）

941 944

Trajan（特拉占罗、特雷战，98—117年在位，今译图拉真，一作大剌壤）

898 941

Hadrian（阿得里亚，117—138年在位，今译黑德里恩斯）
898
Antoninus—Pius（安都乃奴，138—161年在位，今译安东尼·匹斯）
942
Aurelian（奥立连，270—275年在位，今译奥里利安）
942
Constantine Ⅰ（冈三丁、君士但丁，324—337年在位，即君士坦丁大帝）
898 943
〔英国〕
Havold Ⅱ（哈罗德第二，1066年在位）
209
Henry Ⅲ（亨得理第三，1216—1272年在位，今译亨利三世）
509
Edward Ⅴ（义德瓦第五，1483年在位，今译爱德华五世）
147 209
Richard Ⅲ（力查第三，1483—1485年在位，今译理查三世）
147 209
Henry Ⅶ（显理第七，1485—1509年在位，今译亨利七世）
176 404

Henry Ⅷ（显理第八，1509—1547 年 在 位， 今译亨利八世）
147　148　176　209　404
Edward Ⅵ（义德瓦第六，1547—1553年在位， 今译爱德华六世）
404
Elizabeth Ⅰ（以利沙伯，1558—1603年在位，今译伊丽沙白一世）
209　404
James Ⅰ（葱迷斯第一，1603—1625年在位， 今译詹姆士一世）
210　405
Charles Ⅰ（查尔斯第一，1625—1649年在位，今译查理一世）
147　380　760
Charles Ⅱ（查尔斯第二，1660—1685年在位，今译查理二世）
405　443
William Ⅲ（维廉第三，1689—1702年在位，今译威廉三世）
405
Anne（女主安，1702—1714年在位，即安娜女王）
499　513
George Ⅰ（爱觉尔得第一，1714—1727年在位，今译乔治

一世）

442

George Ⅱ（若尔治第二，1727—1760年在位，今译乔治二世）

757

George Ⅲ（若尔治第三，1760—1820年在位，今译乔治三世）

167 406 515

Victoria（君主，1819—1901，维多利亚女王）

106 393 765 871

〔苏格兰〕

Bruce，Robert Ⅰ（伯鲁斯，1306—1329年在位，今译罗伯特一世）

677 757

James Ⅰ（占摩斯第一，1424—1437年在位，今译詹姆士一世）

757

James Ⅱ（占摩斯第二，1437—1460年在位，今译詹姆士二世）

757 762

James Ⅳ（占摩斯第四，1488—1513年在位，今译詹姆士四世）

760

James Ⅴ（占摩斯第五，1513—1542年在位，今译詹姆士

五世）
757
Mary Stuart（马利，1561—1568年在位，今译玛丽·斯图加特）
209 757 760
〔法国〕
Louis XIV（路易第十四，1643—1715年在位，今译路易十四）
661 667 668
Louis XVI（路易第十六，1774—1792年在位，今译路易十六）
667
Napoléon I，Bonaparte（拿破仑，即拿破仑第一，1804—1814年在位）
81 86 437 570 661 668 882 893 895 896
Nepoléon III，Charles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拿破仑第三，1852—1870年在位）
664 668 697 724 886
〔俄国〕
Oleg（亚来，880—912年在位，今称奥莱格大公）
916
Dinitrii III（大迷，1362—1389年在位，即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三世）
916

Ivan Ⅲ（唵凡，1462—1505年在位，今译伊凡三世）
916
Romanov，Michail（禄迈，1613—1645年在位，为罗曼诺夫王朝之第一位君主，今全称米哈尔·罗曼诺夫）
916
Peter（the Great）（毕德、彼得利爾来，1682—1725年在位，即彼得大帝）
414 518 916
Alexande Ⅱ（爱力斯唵特，1855—1881年在位，今译亚历山大二世）
917
Nicolai Ⅰ（内格来恩，1825—1855年在位，今译尼古拉一世）
917
〔土耳其〕
Osman Ⅰ，Ghaze（阿得门，1228—1326，今译奥托曼一世）
917
Murad Ⅰ（爱门第一，1359—1389年在位，今译穆拉德一世）
917
Murad Ⅱ（爱门第二，1421—1451年在位，今译穆拉德二世）
917
Suleiman Ⅰ（赛尔门第一，1520—1566年在位，今译苏里

曼一世）

917

Selim Ⅱ（思廉第二，1566—1574年在位，今译塞里姆二世）

917

Murad Ⅲ（爱门第三，1574—1595年在位，穆拉德三世）

917

Suleiman Ⅱ（赛尔门第二，1687—1691年在位，苏里曼二世）

917

Sultan（萨敦，即苏丹，指Selim Ⅲ，1789—1807年在位，今译塞里姆三世）

917

Mustafa（买斯堆非，1807—1808年在位，今译穆斯塔法）

917

Mahmud Ⅱ（蒙汉第二，1808—1839年在位，今译马哈茂德二世）

917

5. 神话人物

Abrahan（亚伯拉罕）

935

Adam（亚当）
935
Aeneas（意拟亚斯、以尼亚，今译伊尼厄斯，维吉尔史诗中人物）
869 940
Atem（阿曼，今译阿蒙，古埃及神名）
874
Brahma（伯拉麻、白拉密，即梵天，婆罗门教三大神之一，主创造）
293 944
Helen（喜伦，即海伦，荷马史诗中人物）
939
Jason（铁撒罗尼迦王，即希腊神话中之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
939
Jupiter（究毕达，今译丘必特，罗马神话中之最高神，西洋以名木星）
704
Liberty（类白尔底，自由之神）
715
Mars（玛珥斯，今译玛尔斯，罗马神话中之战神，西洋以名火星）
704
Mercurius（墨尔曲里，罗马神话中的神之使者，西洋以名

水星)
309 704
Minerva (米格法，即雅典娜。)
216
Noah (挪亚)
935
Neptune (勒布登，罗马神话中之海神，西洋以名海王星)
309 479
Paris (巴黎斯，今译帕里斯。)
939
Saturn (萨得姆，罗马神话中之农神，希腊神话中宙斯之父克洛诺斯，西洋以名土星)
704
Siva (希发、石法，即湿婆，婆罗门教三大神之一，司毁灭)
294 944
Sphinx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之狮身人面怪)
452
St.Andrews (森丹得鲁，今译圣安德鲁，为苏格兰之保护神)
762
St.George (森觉尔治，今译圣乔治，为英格兰之保护神)
762
Uarnus (纽兰拉斯、于拉纳士，希腊神话中克洛诺斯之

父乌拉诺斯，西洋以名天王星）
309 406

Venus（维讷斯，罗马神话中的美与爱情之神，西洋以名金星）
704

Visnu（维希拉，即毗湿奴，婆罗门教三大神之一，可维持万物及生命）
293 944

Vulcan（茀尔铿，今译武尔坎，罗马神话中的工艺与锻冶之神）
704

（五）出版物索引

1. 报　刊

申　报

8　174　179　206　465　498　725　733　734　749
754　841　842　843　868　870　972　974　979　982
1021

戴模斯报、代谟斯报（*The Times*, 泰晤士报）

43　62　66　100　119　124　226　264　290　292
321　324　325　401　461　474　490　548　574　629
651　785　799　817　822　823　843

得令纽斯、台来新报（*Daily News*, 每日新闻）

62　100　322　547　582

撒得对尔日溜（*Saturday News*, 周末报）

62

斯伯格对得（*The Spectator*，观察报）

62

斯丹得（*The Standard*，旗帜报）

62 100

得勒格拉茀、得力克纳茀（*The Telegraph*，电讯报）

62 339 396 456 497

贝勒墨勒太至得（*Parliamentary Test*，议院纪钞）

62

波赛（*Port Said*）日报

77

字林日报、罗斯占宜斯代利纽斯（*North China Daily News*）

94 690 854

摩宁波斯、穆里普斯得（*The Morning Post*，晨邮报）

100 200 401 461 479 480 548 581

噶拉非喀新闻报

101

卜拉底斯阿阁满、卜利谛斯威尔克曼（*The British Workmen*，英国工人报）

261 266

占宜斯得利喀纳茀（*Chinese Telegraph*，中国电讯）

302

占宜斯珥喀斯卜来斯（*Chinese Express*，中国快报）

302

尼阿来安斯纽斯新报

322

纽约赫拿尔得新报（*New-York Herald*，先驱报）

339　396　456

伊蕗宁斯丹得（*The Evening Standard*，旗帜晚报）

428

谛爹嘎洽新报

454

凡匿台绯阿新报

459

机器新报

459

伦敦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

459

佩士画报

459

攀趣新报（*Punch*，笨拙画报）

459

克来非其

459

伦敦安得占拿、伦敦安得占宜士（*London and China*，伦敦与中国）

461　495　538

埃仑拉拿阿非斯爱尔（*Tournal Officiel*，为*Journal Offi-*

米①⑫月⑤权

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的简称）
556
费嘎候尔、费家吼（*Le Figaro*，费加罗报）
556 651
歪尔洛得新报
729
倭佛尔兰得弥耳新报（倭茀兰梅尔新报）
799 854
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拉新报
823 825
德巴新报
824
瀛寰画报
856 916
循环日报
967

2. 西文及新学图书

丁韪良：星轺指掌
6
韦廉臣：格物探源
11

徐继畬：瀛寰志略

45 54 63 69 73 482

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图（*Cleopatra's Needle*图）

74

斯谛文森：为中国拟火轮车路图

133

代威斯：汉文诗解

134

博来客思登（*Blackstone*，布莱克斯东文集）

136 268

慕维廉：英国志

147

罗伯马理森译：康熙字典

191

佛尔格逊：电气学

191

德沙讷拉：格物学

191

卜刊额斯：瓜得利类非有（*Quarterly Review*，每季评论）

209

何满得（荷马）：谛雅得、以利亚地（*Iliad*，伊利亚得）

275 869 946

何满得、胡麦卢（荷马）：阿锡得、胡底什（*Odyssey*，奥德赛）

275 946

米①⑫月⑤朱

安莫拉客得哥达（*Almanac de Gotha*，哥达年鉴）

231

旧约

289　532　932

米鲁、曼鲁律例（*Manu*，摩奴法典）

294　685

林乐知、严良勋译辑：四裔编年表

302

罗阿得：电学

345

茀来明金根：电学

345

拍尔塞：藏学

345

卜洛克生：化学

384

哇脱：化学三十六册

384

张力臣：蠡测卮言

391

格拉斯译：元史

394

日本户籍表

407

驿递寮第五次年报、驿递寮邮便规则

407　462

内国劝业博览会出品目录

407

法国通律

425

山波里安：挨及字典

453

东京开成学校一览

462

拉毕尔：火轮车机器

471

斯毕澈斯阿甫利扭尔得高布敦(*Speeches of Richard Cobden*，哥布登论说集)

494

张力臣：瀛海论

496

议院增议学馆章程

516

学部年报

516

毕利干译：法国律例

547

丁韪良译：万国公法
547 676 1009
公法便览
555
德理文译：诗经
564
德理文译：楚辞
564
卑伯尔：由云南省城至腾越厅日记
518 540 572 802
俄土和约分界图
574
英人某撰：儒门医学
594
严宗光：沤舸纪经
594
李寿田：笔记
595
吴德章：欧西日史
600
梁炳年：西游日录
605
杨廉臣：日记
612

优拉：马尔克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诠释
622 830
威里恩拜行迹（*William Penn*，威廉滨传）
623
禁烟会录
624
李凤苞绘：天下全图
624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628
亚维林修路汽机图说
647
屠威斯：公法论
675
茀伦西色斯阿维多里亚：公法
675
荀得阿尔费斯得（*Zend-Avesta*，阿维斯陀注释）
685
回得尔、法德经（*Veda*，吠陀）
685 943 944
鸦拉发尔基亚（*Yajnavalkya-Smrti*，雅基刺瓦路迦法典）
685
马庚希：阿非利加引海水内灌湖地之议
695

马立生：游历中国纪程

698

费罗瓦：宝星章程

731

刘锡鸿日记、英轺日记

737　786　856　870

赖襄：日本外史二十二卷

743

川田刚：螙簪社古文偶评二卷

743

大谷元知、伊田春信：古文奇观三卷

743

里士叨芬：中国矿产

746

费利摩：万国交涉公法论十三卷

746

密斯盘：机器用法

748

凤尾草（凡五巨册）

774

赖额洛：地学

787

挂得里占尔拉尔阿甫阿克里克尔丢尔（*Quarterly Journal*

of Agriculture，耕植新报）
792
阿尔波里登爱特弗脱布希登布里丹里鉴（*Arboreal and Fetterbush Seed in Britannia*，英国树种）
792
辉泰格尔历书
800
蓝书（*Blue Book*，蓝皮书）
809 103
印度阿富汗交战地图
811
薛叔耘：通商条约类编
814
严又陵译：蒲日耳游历日记（郭谓大约即贝伯尔游记）
816
伯尔恩、斯颁合编：各种机器图说
822
安得里：开矿机器图说
822
安得里：论煤矿
822
略仑：论矿学兼矿务机器图说
822
殷巴什尔恩挂尔里（*Impartial Inquiry*，公正的调查）

830

倭里巴尔：桑达克来斯低拿(*St.Christian*, 圣克利斯丁传)

869

费尔颉尔(维吉尔)：意拟亚斯(*Aeneas*, 伊尼厄斯颂)

869

阿伯尔里莫萨：噶丹史记

873

觉米尼（约米尼）兵法

874

矾摩尔克（毛奇）兵法

874

禄赛：东游日记

889

色萨尔（恺撒)：行师笔记

895

新约

912

伯芬：生物穉史

916

戈立容：论机器

922

戈立容：论运动起重行远

922

戈立容：论水学

922
戈立容：论电学
922
洛比安那：亚墨利加十八月游记
922
卫尔恩（凡尔纳）：绕地球游记
922
卫尔恩：新式炮弹
922
卫尔恩：新奇游记
922
弗罗基迦、斯百里合著：巴美科尔拿非尔（药理学）
926
高第丕：古国鉴略
934
亚法德经
945
高兰经（可兰经）
945
王子潜：瀛壖杂志
964 966
王子潜：瓮牖尺牍
964
陈瑞南：东华医院录

964
何镜海：洋务条理
1001
李雨苍：论西陲事略
1002
袁镜村：柔远全书
1003
朱香荪：雨窗销意录
1005
上海格致书院录要
1006
曾劼刚日记
1009
皮肤新论
1012
内科新说
1012
妇婴新说
1012
西药略释
1012
罗研生：禁烟说
1017

（六）全书注释索引

二　画

二客思伦喜　2
丁达坦　2
丁韪良　1
卜林斯堪梭尔得　18
卜林斯克立斯谛安　14
卜林斯爱都尔得阿甫萨客斯歪麦尔　14
卜林斯阿甫威尔诺斯　6
卜来斯毕谛里安　14
卜来登　4
卜拉斯　18
卜罗林　24
卜罗林兰德　24
卜利谛斯威尔克曼　9
卜仑斯　24
卜鲁非色　13
卜尔谛斯铿兴敦妙西因　6
卜娄宁　5
卜洛卜也得　27
卜鹿沙　16
力霸里岛　29
力查第三　5
乃得洛真　25

三　画

三斯克里得　22
三斯谛法那　16
三希学馆　21
三法兰析斯哥　25
三边酒　26

三马兰 18
干毕得 28
干波底亚 23
于拉纳士 11
大辔廓尔 2
大迷 29
大辟 29
上野景範 2
上海格致书院 30
山斯谛法诺 16
山妥宁 30
千层纸金 13
么城 22
广东生 19
义克拉谛爱福 11
义奎多尔 3
义德瓦第五 5
义律 8
义尔生 19
卫尔恩 29
卫廉士 1
子种 13
马理生 30
马吉斯特里得 11
马斯得赛勒嶨里阿非斯 3
马斯尔得喀得拉尔里 10
马克西恩 7
马格理 1
马格里 28
马提麻地客斯 5
马揣士 22
马拉该得 26
马拉迦斯 29
马里他 2
马嘎生 26
马科里 27
马得利得 11
马得尼克 29
马尔克得 25
马尔克波罗 14
马尔贵斯 3
马摩拿海峡 14
马海 2
马加 8

四　画

丰丹布罗 25
丰达洛代尔特立多来 28
开斯 29
开里 11
井上馨 5
韦廉臣 1
太谷行 4
木斯古 29

木甲 2
尤加立葛哷 30
五里吡 20
五里治 20
日士巴尼牙 5
日人 25
日意格 1
日纳尔 13
比耕 10
比勒乃 28
比萧立若代葛安那学那尔 21
比利敦 14
戈茀来特 18
戈罗色阿 28
戈登 3
戈尔施密斯 18
扎米喀 26
瓦的 14
瓦加尔拉瓜 30
内格来思 29
贝勒墨勒太至得 2
贝得洛波尔倭斯喀海口 22
贝尔 11
贝尔里恩 20
牛治登 28
牛约口 1
什非尔得 7
长斯觉尔密斯 5
风格里 14
丹牛埔江 9
乌蕖那欧戛真呐立 2
乌勒萧南摩 12
方罗格纳夫 25
方丹布罗 25
计乐末 23
巴夫子 29
巴都莫 16
巴塔底亚 29
巴莫 16
巴布扪得 29
巴顿巴丹 16
巴比的士 14
巴雷斯丹 29
巴拉克 25
巴拉堪 9
巴拉该 18
巴比鸾 27
巴恩 8
巴哈麻 5
巴罗喇马 19
巴黑尔斯 5
巴伦 3
巴得里 27

巴得拿 23
巴尔弗尔 5
巴尔克 16
巴尔比里安 17
巴尔比多斯 3
巴尔仑 28
巴尔客 26
巴摩斯登 18
巴立时 16
巴立恩 25
巴立西得尔 17
巴雍 28
巴兰德 1
巴社 12
巴费亚 18
巴力门 7
巴纳马 30
以利亚地 27
以阿尼群岛 2

五　画

刊拉达 25
刊得哈尔 26
刊洛费尔 27
刊谛里岛 29
刊弗伦斯 16
末里沙 13
艾勒考特 13
艾克斯才克尔 6
艾约瑟 1
北黄道 13
北夏窠尔 2
北那四利亚国 6
古里碑 9
古里被格 9
古得曼 17
古鲁目 25
布勒非 21
布莱弗尔得 26
布林科卜 16
布戛里亚 11
布来克施密斯 18
布来喀斯意谛里斯 9
布拉斯得拉弓高 21
布拉马铺得拉河 25
布里地史安得弗尔林
　禅布洛苏赛雅得 9
布里地科仑比亚 24
布里门 18
布哈尔 7
布罗明 25
布罗康达 29
布利地科仑比亚 24
布利来斯妙西阿姆 5

布利谛斯苏士尔申 10
布的客 26
布仑拟 18
布策 1
布加利亚 11
布阿得卜郎 19
可伦比亚合众国 3
打没连 29
卡尔得甫 14
占罗阿 26
占摩斯瓦得 24
占洛洼 26
占宜斯珥喀斯卜
　来斯 11
占宜斯斯多姆 12
占宜斯得利喀纳蒂 11
生觉尔治 18
代英斯威英布里治 24
代模斯 8
代模斯廓尔得 17
白颉斯 24
白拉丁 15
白里底时科伦比亚 24
白得非尔阿拉比安 21
白鲁塞尔 9
白名恩斯摩尔阿尔麦斯 15
白尔幕大 5
白尔来 9
白尔塞波里斯 27
白娄霖 5
瓜得利类非有 7
印的亚空斯尔 5

司诺教 7
尼罗 29
尼德尔宾尔克 6
尼勾拉欧娄夫 27
尼法达 17
尼客尔 7
圣全恩燮斯巴雷司 2
皮爱 8
加勒海湾 13
加打古 29
加特力 14
加拿他 5
发尔英 2
纠里 18

六画

邦贝 29
吉位达位加 28
吉尔喀斯 11
吉尔得和尔 13
吉娄格兰莫 25
老金山 17
耳洛 3
芒渚海 20
亚夫子 29
亚古士都该撒 29
亚金 29
亚德尔 2
亚密兰 5
权阿尔克 4
机发 4
西夫子 29
西艾腊尼瓦大 2
西亚 4
西萨罗 27
西威尔英京意亚尔 5
西比吴 29
西华 15
西盘司 2
西爱拉得博达生 15
西洽里 2
西尼尔郎克勒 13
西皮里亚 15
百林 4
百米底斯 12
百兰弗得尔 19
达韦 15
达克斯登塞尔里布来申 10
达戈答 17
达和米 15
达特勒尔 9
达尔得类尔得 16
达文波 16

灰的好室 5
迈 23
毕夫子 29
毕士马 2
毕亚札谛白恩巴里牙 28
毕斯玛 2
毕斯苏赛尔得 9
毕萨 28
毕根士 3
毕根士由 3
毕根士非尔得 2
毕拉 11
毕德 14
毕尔芒 14
毕尔庚 10
毕灼 7
毕灼尔得 13
当铿尼格 14
吐尔吉斯丹 25
回得尔 22
刚莫特 7
刚莫特学问 7
伦敦斯摩尔阿尔摩
斯刊木巴尼 9
伦敦至东印度商人 14
会馆
伦敦安得占拿 16
伦敦巴施儿地立佛利
康柏琅 16
伦敦妙西因 13
华脱 14
华尔 22
华尔得尔 19
华塞 21
伊弗宁斯丹得 15
伊拉克得鲁洼克 15
伊拉乌抵江 1
伊里亚得 27
伊里恩 27
危尼苏爱拉 14
多克多尔 13
多拉尔 16
多里 14
多铭意堪 12
多利买 29
多米尼干教会 23
多米呢喀 3
多发 11
色克 4
色克力达理 5
色根得朗克勒 13
色里西恩 7
色里戛 7
色伍伦 2

色尔非尔 11
色尔茀尔施密斯 18
色尔嘎西亚 16
色尔伦登南得 10
色尔得朗克勒 13
色尔洼尔斯噶得 24
色尔费得阿甫信喀 23
色启 16
色尼 22
色维来意斯得 17
米格法 7
米达拉坦布拉 6
米思亚 27
米义斯特 27
米义斯得勒西登得 27
米义斯得布来宜波登
　什尔里 27
米鲁 10
汕荅佃 17
安 17
安邦萨多尔 27
安额洛 18
安都伯尔 18
安其呢尔 23
安勒莫陀 28
安莫拉客得哥达 8
安蒙士唐 20
安的列斯 5
安拿多尼亚 14
安多尼 29
安摩斯得 6
安摩斯得阿丹摩 21
安那多米法尔妙西因 9
安陀乌 24
那威勇 27
那达尔 5
防 18
买格尔安吉罗 5
买格洛风 25
戏马来雅山 1
欢都拉斯 3
如斯 20
如力 14
好斯曷甫恪门斯 5
好的曷甫乐尔知 5

七　画

麦西 2
麦克尼西恩 7
麦托的士 14
麦华陀 2
麦得尔 23
麦勿尔 26
麦马韩 15

玛珥恩 23
玛斯达 13
玛林来茀 5
玛尔克 16
克斯大立嘎 3
克斯登吉 9
克来斯觉尔治 13
克来米亚 16
克拉得 12
克里甫 12
克里倭稗古拉 2
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 2
克罗林 24
克罗布 12
克伦那地尔 5
克尔基斯 11
克尔勒尔 25
克洛恩 2
克郎莫尔 24
劳尔德禅伯尔勒恩 3
苏士威尔士 18
苏士得尔恩阿斯里亚 19
苏士阿尔得里亚 19
苏士阿母敦 2
苏克得拉 2
苏伯尔英敦丹得阿甫
波里斯 17
苏的阿摩 14
苏爱尔 13
苏赛尔得阿甫费林得斯 9
苏赛意地 5
苏塞也得阿甫茀林得
阿甫茀尔林尔斯 17
苏禄 29
杜知尼 29
李格 13
李迈协 4
来吉斯达阿甫伯尔斯
安得台斯 5
来英 14
来比里亚 13
来恩 11
来得哈屋斯洼尔克斯 9
来意伯希克 22
里斯玻亚 2
里茀尔门克罗伯 8
里格 13
里占得巴尔克 7
里特勒 23
里付 29
里得 25
时得番生 20
吸气 5
吸铁 5

哎夫子 29
发朴 5
利非里亚 11
利百都 29
利科尔得阿甫伦敦 17
利与容岛 29
秀才 13
何天爵 30
何思嘎尔治 19
何得满班摩 21
何满得 10
何满安得科罗尼亚尔
苏赛也得斯古洛 15
伯理玺天德格兰斯 7
伯勒色尔斯 21
伯夏湾 25
伯来明 18
伯来登 4
伯拿明 10
伯鲁林 5
伯鲁勒尔 9
伯尔施亚格尔甫 14
伯尔的海 23
伯麻拉 10
伯洛莽斯得 24
伯宁苏拉安得窝里恩
达斯谛默那维略申
铿白尼 8
佛尔球安 25
佛兰克佛尔得 18
佛朗西 2
佛尼西亚 13
余斯海 20
希利倭格拉夫 7
希得 9
希发 10
亨得 20
亨得利安得巴麦尔毕
斯格法克多里 13
这尔蒙戈江 16
这阿拉巴尔 26
应勒尔坦布拉 6
怀得哈尔 13
怀得施密斯 18
狄笃 29
犹脱类 24
犹谛马登 27
汪非尔 21
沙赫拉 19
沙拉摩尼亚克 15
沙洛门 25
沙乃斯百里侯 4
沙逊 4
究勒得 8

究毕达 23
君士但丁 16
陆珥 18
陆森布尔克 18
阿非里尼会堂 7
阿琐西安 17
阿博尔立真里斯卜罗
得克升苏赛野得 11
阿北西尼亚 2
阿斯谛里古巴 9
阿勒弗尔得 16
阿勒山喀 2
阿勒富海 2
阿萨甫海 16
阿古柏 9
阿森尼恩喀罗部 7
阿格里喀尔都拿尔阿尔 7
阿格得 26
阿格尔斯得 6
阿刺伯 5
阿刺伯梅摩里那尔 5
阿西拉会堂 7
阿西里亚 27
阿百里占宜斯会 13
阿真坦 3
阿克细真 25
阿布色尔法多里 13
阿歪希 14
阿达格斯密斯 5
阿达曼斯 11
阿达什 16
阿拉比安 21
阿拉尔海 25
阿里琐拉 17
阿里克三台(阿勒山喀) 23
阿里格 3
阿里恩塔尔斯葛拉 5
阿里墨格得 3
阿曼 27
阿思得格伦罗梅尔 5
阿思服 5
阿路威得 2
阿喀得密西安 17
阿墨尔斯得 6
阿铿毕灼 4
阿得锡 10
阿什密尔 16
阿伯定 24
阿金 29
阿拿里克 25
阿拿巴麻 15
阿得门 3
阿得里亚 15
阿得迷拿尔 5

阿鲁米恩 25
阿尔格立据尔堵尔 23
阿尔什拍茀尔公班尼
阿甫克罗塞 6
阿尔伯马尔里谛麦 28
阿尔赓 5
阿尔米尼亚 14
阿尔波里登爱特茀脱
布希登布利丹里鑑 25
阿摩斯得（即阿美士得） 6
阿摩斯登（即阿密斯冬） 4
阿摩尼阿 27
阿文 6
阿怀希 18
阿兰治 21
阿美士得 6
阿密斯冬 4
阿密尔 9
阿禄 29
阿谛拿 25
阿纳谛尔 29
努北阿 2
纳慎阿尔毕觉尔嘎剌里 5
纽开斯 3
纽吉拟 19
纽苏士威尔士 19
纽墨西哥 17
纽登 13
纽兰拉斯 11
纽浮恩得兰得 25
纽加苏 3

八　画

非克 14
非格尔 8
非达经 13
非拉得尔费亚 9
非尔 11
武达 17
武里痴阿色拉尔 6
耶尔科尔治 15
苦里 22
苦尔家 27
苦尔加 27
茾英苏拉安得阿里恩
达尔 16
茾勒诺比 22
茾嘎伯 16
茾得倭 28
茾尼罗布 20
英吉牙那 26
英茀理克尔白里 17
英茀来白昔尔 17
英制 14

英兰敦类非纽 6
英诚里亚 10
英谛莽丹得 14
茀地 14
茀克斯敦 20
茀临洛洛基 29
茀里敦摩阿甫挤色底 22
茀里塞得 14
茀罗林斯 21
茀罗郎斯 21
茀利密森斯 25
茀尔斯得罗尔得阿甫
　齐特立灼里 13
茀尔达里 28
茀尔铿 23
茀尔得罗尔得阿甫齐
　阿尔得墨尔阿尔地 13
茀兰遂斯十教会 23
茀必里汗 20
茀陆尔林 25
茀隆 28
林恶色拉斯 11
林乐知 2
林赓新 6
板得嘎尔 29
矾摩尔克 27
奔标 2
奔色尔番意亚 9
奇巴答答 2
奇约喀刺非科尔苏赛
　意地 5
拍布喇 9
拍拉苏岛 2
拍定登车行 13
拉斯噶 22
拉古尔代恭得 26
拉萨立斯得 12
拉克得谛来央斐 19
拉布勒多尔 26
拉布类斯 21
拉布湾 2
拉吡(即拿尔吡) 10
拉海 18
拉圣拉尔格勒里 17
虎克 6
明柏阿甫拍来森科非
　尔敏得 5
呲噜 1
呢嘎拉卦 3
帖丹尼恩 25
罗 3
罗亚得英斯谛土申 5
罗亚尔珥克斯占治 24
罗亚尔珥喀斯詹吡 5

罗亚尔开得密倭甫阿克斯 8
罗亚尔斯古洛阿甫买英斯 25
罗亚尔苏赛意地 5
罗亚尔百尔喀赛尔希得意思达比里治扪得 13
罗亚尔喀得密 17
罗亚尔利成斯波丹里克觅尔得 8
罗亚尔科里叱阿甫非西升斯 8
罗亚尔科里治阿甫铿密斯德 25
罗亚尔敏特 5
罗亚尔久戛尔敦 6
罗亚尔那克得密阿甫阿尔得斯 15
罗亚尔阿剌伯哈纳 5
罗亚尔阿凯得密敖甫阿耳刷 18
罗亚尔阿伯色尔法多里 8
罗牧卢 27
罗伯马理森 6
罗伯逊 2
罗伦谛尔 13
罗尔基甫觉斯谛斯 6
罗尔得吉夫觉斯谛斯 11
罗尔得梅尔 4
罗尔得占希洛尔 6
罗尔得丈西洛(同上条) 6
罗尔得卜里西丹得 13
罗尔得海蝉塞勒尔阿甫英格兰得 13
罗尔觉斯谛斯 6
罗尔塞得斯多姆 16
罗立恩 25
罗沙 28
乖宁 7
和国 1
和姆阿非斯 3
佩泥 2
依斯德生兑 5
依斯得森特 18
的弗克斯都 26
舍利夫 13
舍色斯毕尔 10
舍尔多里安西尔得 13
金楷理 30
金那尔德 16
金登幹 2
彼得罗保 29
彼得利掰来 29
京 17

京科理叱 5
底多得尔苏塞也得 21
庚色尔法尔甫 14
怡和(洋行) 8
定大 5
定得敦 2
法斯茀斯得 24
法尔茀尔德 25
法林阿非斯 3
法来里 17
法伦海德 30
法郎克 16
沾西洛尔 13
学浦 29
波斯莫斯 4
波斯茀勒斯 16
波斯里亚 15
波斯得马得尔真尔拉尔 13
波斯阿非司—得利喀纳福 5
波克伦伯里斯 2
波拍利喀赫尔斯 5
波里地科尔 5
波里司 3
波里得克尼克英斯谛士申 5
波罗特士 14
波仑 25
波丹里尔戛敦尔 7
波丹尼 5
波多 20
波尔得阿大威尔克斯 3
波兰 25
波塞 2
波子伦敦 2
郎拨拉彭 1
该尔斯 9
该尔斯阿斯毕得 9
居里欧该撒 29
迦德非尔 29
细八士多波罗 4
孤打伯 20
孤加沙商 20

九　画

玻利非亚 3
带味 14
苘得阿尔费斯得 22
胡麦卢（即何满得） 10
胡璇泽 2
胡得夫 29
胡底什 29
标尔爱斯铿百里 9
查斯第二 15

柏林(岛) 2
柏来默得阿甫阿拉 8
英兰
柏卓安 8
柏金葛恩巴雷司 2
柏乐尔芬 13
柏郎 20
刺非尔 5
刺斯哥 5
柬埔治 1
威斯达非利牙 24
威斯敏斯得阿比 7
威林斯 28
威林登 4
威烈雅摩第一 2
威里恩弃 20
威里伯 28
威妥玛 1
威立斯 17
威诺斯里 2
歪斯占西洛尔 13
厘倭尔铺拉 5
南亚墨利加 5
南墨利加 15
南掌 1
鸦拉发尔基亚 22
挂尔治 26
挂得里占尔拉尔阿甫
阿克里克尔丢尔 25
显理第八 5
哑来 29
哑乌 20
星子文生 2
哈甫色维来意斯得 17
哈略 14
哈别斯髙伯斯 14
哈拿巴 29
哈得门 3
哈尔非 14
哈尔喀得 11
哈尔洼得科里治 15
哈法拿 11
哈湾拉 21
哈富 10
哈力 14
钢戈江(康哥河) 12
斩学 20
钖立嘎 15
科菲纳 11
科克西克 16
科布罗来斯 12
科门刊色尔曼 10
科里特 16
科里治阿甫色尔占斯 18

科里治阿甫色尔贞斯
妙西因 18
科罗里阿非斯 3
科罗拿多 17
科罗拿多毕特尔 10
科罗尼亚尔恩斯得究得 8
科白尔 7
科仑比 30
科仑波 28
科密底 16
科密遂尔 14
俄古坡 9
哀速(海) 29
帝拿罗 5
美斯麦意斯模 29
美格洛风 25
美国百年大会 6
美得 14
类理 4
类百尔底 23
类布拉尔 14
类布尔得 18
类布兰 9
类丁 13
类顿 25
类里斯科里治 24
类嘶斯 16
类德拿里芬 6
类得 18
类沃布里第一 21
娄班斯 5
娄拿巴翻 16
洼尔阿非斯 3
举城 22
举人 13
洛莫勒斯 27
洛克 27
洛克尔科费尔扪得阿
非斯 14
觉斯 27
觉尔治赫尔若得何士
毕得尔 24
觉尔治斯魁尔 24
觉米尼 27
客来斯阿士布达洛学馆 5
退夫子 29
费勒斯巴尔 26
费里伯布立斯 9
费嘎侯尔 18
费拿弗斯多克 23
费尔颉尔 27
费尔阿甫来甫 17
费家吼 21
费谛雅斯 9

贺伯尔特 19
贺璧理 16

十 画

班克比拉 2
珥勒客得利西地 5
珥克斯伦喜 2
珥克希卦得尔 27
珥克司哲克 3
珥布斯赫德 2
珥戈尔珥宽罗密波罗谛克 10
珥滑格林阿喀 9
珥纳多斯塔特斯 15
珥纳该 18
都郎 20
盐强 6
埃仑拉拿阿非斯爱尔 18
恭克道巴当得 23
恭赞乙 27
莫卧尔 20
莫拉戈 18
莫里舍斯 29
莫那嘎 18
莅温斯敦 4
哥斯建斗罗 16
哥罗 5
哥德拿破仑 10
哥弗来兑 5
格士奇 20
格勒得格西比申 14
格林里叱 8
格林里叱阿斯毕达尔 8
格林里治 8
格雷新 6
格拉莫 25
格罗斯得 7
格仑毕 18
格鲁西亚斯 24
格立波里 9
格兰斯敦 3
格力布里 16
格力里渥 13
格力波弗 18
栗温浦 5
索尼 4
速发 29
酌尔洼 29
顾曼 17
夏弗斯百里 5
哲蔡森 14
哲威里 2
哲和尔 29
哲·纪 20

热勒雍 28
热索亦得 12
挨尔奢尔 12
恩伯腊 17
恩伯洛尔 8
恩娄蕖欧姆 5
盎高尔 1
特勒灼里 2
特力格讷甫 12
特累风 25
特力爱斯得 14
倭克萨里克阿希得 25
倭里铿 17
倭伯亥 19
倭多华 24
倭尔比里 17
俾路芝 12
拿塔 29
拿尔叱 10
殷巴什尔恩挂尔里 26
爱森 12
爱门第一 29
爱里番得 11
爱罗斯 22
爱生 12
爱尔甫 29
爱尔伦 7
爱敦百里 7
爱廓尔得盟 21
爱觉生 21
爱谛生 19
爱力斯俺特 29
爱登白里 7
爱登白里犹里法斯谛 24
爱约林 25
爱约伦 18
高布登 17
高布登客勒布 17
高罗亚 22
高得麻 29
高诺 2
旁比爱 18
旁皮依 18
海佩泥 2
海得 3
海得洛真 25
海得巴 17
海卫厌 18
浮摩 27
诺 2
桑达克来斯低拿 27
桑山里塞 19
桑山塞尔街 19
桑的美得 14

桑希巴尔 12

十一画

琐非亚 15
琐格底 29
琐的恩 20
教师 6
基甫塞克力达里弗尔爱尔兰得 13
基央莫第一 21
基伯尔 25
基得拉尔 27
基阿那 5
勒森发里得 19
勒色 4
勒色尔乐布尔 18
勒尔斯 19
勒尔阿尔色尔科尔 16
勒塞布斯 21
萌 19
萨克 18
萨克亚摩尼 22
萨克逊尔 26
萨拉瓦多尔 3
萨里士 28
萨得来得 23
萨得姆 23
萨康 18
萨沙尼末 12
萨司马 12
萨力西盘司 2
萨马琅 29
梅藏邹威 22
梅亚尔 18
梅辉立 1
梅得尔 3
梅尔 3
梅渣 30
梭克拉谛 27
梭罗麦克斯法尔 24
梭利斯多尔占得洛尔 13
梭立西多尔 17
梭洛阿斯得 10
戛尔西恩 7
排沙格 1
野特日 12
嗒立米达 26
曼鲁律例 22
唵凡 29
硚硫 20
得理纳达得 26
得勒菲得 21
得勒格纳福 2

得勒客多尔斯 5
得来波斯 13
得罗尔 27
得令纽斯 2
盘喀阿甫英兰 5
船务 8
毫司敖伍靠雷克慎 5
毫司敖伍狄坦慎 5
麻剌甲 2
麻打拉萨 2
康克来斯 16
康谛山伯尔 28
康谛巴黎 28
盖泼非尼士特 2
浆皮 12
淅哥梨 12
密琐里江 17
密西滋特得郎热尔教会 23
密里美得 14
密思得 4
密的阿罗奇格阿非司 2
密义斯得 18
谛士 18
谛布洛马底克色尔科尔 16
谛雅得 10
谛畀得 17
谛贝尔河 28
谛拿尔娄 5
谛音 7
谛窝奢尔斯 13
维尔拉克斯 18
维哈尔克 18
维希拉 10
维尔拉 18
维尔安罗 22
维讷斯 23

十二画

颉琐威得会 23
颉尔西岛 28
颉尔生 19
替你风 25
博琅 8
博大西恩 7
博来客思登 5
博托西 19
博雅那像 3
博里克塞来 21
博明噶玛 5
博秩洛尔 13
博温 8
博沙拉 15
博宏 4
博郎 8

堪莫尔 27
堪罗法 9
斯博德斯武得 5
斯古得阿甫买英斯 8
斯古洛波尔克 17
斯古洛阿甫买英斯 6
斯达尔 17
斯达尔嘎尔得尔 17
斯达尔巴斯 17
斯毕格 5
斯毕澈斯阿甫利扭尔得高布敦 17
斯噶底什科尔百里升何尔 13
斯伯格对得 2
斯得圈西恩 20
斯丹雷 14
斯丹得 2
斯多克火恩 9
斯官 7
斯谛文森 5
斯那 29
惹迷斯 7
楷尔邦 28
森毕德百尔客 14
森佛兰锡斯堪 12
森得哲谟斯 3
森丹德鲁 24
森江 18
森波尔 10
森必得多罗 28
森马尔登 28
韩博理 26
韩百里 26
硝强 6
提多 29
雅古波 9
雅尔得 14
阑干 15
阑尔大阿甫铿门普力斯 6
喇丁 29
蛤稣 29
喀非 29
喀拉苏姆江 11
喀里茀尔尼亚 17
喀里多尼亚阿赛伦 8
喀拿喀尔 11
喀尔斯 12
喀尔格得 17
喀尔本 25
喀尔喀得 17
喀尔希恩 7
喀尔般尼克阿希得 25

喀尔定拉尔 16
喀沙纪 22
黑尔舌 14
黑摩来里山 2
铿博德基 5
铿勒谛喀得 10
铿莆林斯法尔齐立法尔姆安得科谛费格林升阿甫英得纳升尔那 11
铿摩尔 22
铿得白里 6
铿色尔维谛甫 22
铿尔狄 2
铿密斯得里 5
铿密斯脱利 13
傅理兰 30
傅磊斯 1
傅兰雅 24
傅澧兰 30
傅澧南得 30
奥地里亚 3
舒多 21
番达尔 15
鲁拉巴霸 14
鲁掰 29
鲁伯尔 16
鲁美尼亚 11
鲁法博物院 21
就尼尔科斯摩波里登克罗卜 13
普尔旁 12
渣甸 8
温都固斯 27
温则行宫 2
温谛米里亚 28
滑得 20
渡郎 20
窝克希敦达尔 8
窝里恩达克罗伯 8
谟里普斯得 3
裕泰克特 21
登白伦斯苏塞也得 21

十三画

蓝书 3
蒲桃牙 1
蒲恩林 26
赖得 2
赖赛朴 21
雷立赛宫 19
路易斯 28
路剔 14
詹纳 13

新克 18
意格纳希玛斯罗尔窝拉 12
意格纳谛尔蒳 11
意达合 17
意毕斯哥稗里安 14
意拟亚斯 27
意稗勒斯 21
意伯斯维吡 8
意得 9
满吉斯得 5
满格尼斯 12
满克得林男爵 2
满车斯得 5
满拉哥 26
满得尼克洛 11
满答拉 17
溜克 3
塞克类推尔 27
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弗尔印地亚 13
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弗尔佛林阿尔非斯 13
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弗尔廓伦拟斯 13
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弗尔洼尔 13
塞克力达里阿甫斯谛得弗尔齐和满谛巴尔特门得 13
塞布拉斯 21
塞拉咯安宾 5
塞舌勃 5
塞尔 4
塞尔格得 3
塞也维 2
福洛伦 2
辟勒配尼苏 29

十四画

韬尔阿甫伦敦 5
嘉甸 8
嘉定 8
赫政 3
赫拉尔得 12
赫喀究类里恩 18
赫生斯般得 16
赫德 1
赫尔斯非拉 15
赫尔克 18
赫尔拉得 26
赫尔得 19
赫乐斌 1
赫总税司 1

嘎克达里 28
嘎西里 28
嘎里 21
嘎里赖 22
嘎里恩摩 16
嘎尔戴希恩 22
嘎尔谛那尔 19
蝉塞勒尔阿甫齐艾克斯颉科尔 13
毓阿罗奇格尔家定司 4
魁英 12
魁英斯班迟 6
魁达 25
魁音斯兰得 19
豪事阿甫黎颇布力略雷阔尔斯 6
遮拿尔班得 25
遮那斯道里 22
赛勒发多尔 18
赛英斯 5
赛格栾 2
赛毕尔里亚 18
赛尔费尔希得 9
赛阿德雅古布可汗 7

十五画

撒克森 20
撒得对尔日溜 2
撒马儿罕 20
噶拉斯敦 3
噶里得卜尔丹 6
噶伯施密斯 18
墨尔森杠伯里 24
墨尔曲里 11
墨痴 22
鎠流 20
德克碑 19
德萨里 21
德威斯（即代模斯） 8
德列 2
德比尔得升 18
德尔比 2
德尔比代 7
德漂谛罗尔得勒茀吞兰得 22
箱饼 28
摩门得 27
摩思噶 14
摩哈麦 2
摩尔克 2
摩那噶 18
摩登阿森斯 24
澳模尼柏斯 16
额尔金 6

十六画

整理万国刑法监牢会 9

磺强 6

穆尔克 2

禧在明 1

十七画

戴模斯 2

戴嘎尔得 27

鼾剌伯 7

鼾百里 7

鼾百尔克 14

鼾那费尔 14

十八画

瞻勒尔 13

瞻治 11

二十一画

霸得维亚 29